狄更斯文集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杜南星 徐文绮译

DICKEN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发表于1839年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狄更斯的一部早期作品。

主人公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一座寄宿学校的教员。作者通过他的经历，揭露了当时所谓为穷人兴办的学校实际上只是牟利的场所，学生整天忍饥挨饿，鞭笞竟成了最主要的教育手段。

小说发表后，其逼真的描写和尖锐的控诉曾招致某些当权者和保守评论家的攻击。然而，广大读者是最公正的评判。同狄更斯的其他小说一样，这部饱含愤懑的作品当时就获得了读者们的一片叫好，在多年后依然有着广泛的共鸣和夺目的光彩。



狄更斯文集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杜南星　徐文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NICHOLAS NICKLEBY

狄更斯文集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杜南星　徐文绮　译

王辛笛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25　插页6　字数721,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1617-1/I·971

定价:34.30元

目　次

下　卷

译 本 序

——漫谈狄更斯的魅力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之一。他自廿二岁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投稿,到五十八岁病逝为止,也就是从一八三四到一八七〇的三十六年间,共写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奥立弗·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巴纳比·鲁吉》、《马丁·瞿述伟》、《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此外还有临终前未完成的《德鲁德疑案》以及中短篇和游记《博兹特写集》、《圣诞故事集》、《游美札记》和《意大利风光》。他给后代留下了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至今不仅为英国人民所酷爱,即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有无数读者和戏剧观众为他的作品所倾倒,他的书仍然畅销不衰,而根据他的原著改编的剧本,只要一经舞台上演出,就会场场客满。以近年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纽约、洛杉矶各地连演《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剧的盛况为例,可见一斑。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书,系狄更斯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一八三七年春,狄更斯在伦敦租下了位于布卢姆斯伯里区道推大街四十八号的房子(现今这所狄更斯在伦敦的故居之一已经保存下来,作为他的纪念馆),住了三年,写出了三部不朽之作:《匹克威克外传》(1837)、《奥立弗·退斯特》(中译本曾用过

《雾都孤儿》的书名，林纾译名为《贼史》)(1838)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林纾译名为《滑稽外史》)(1839)。狄更斯由于前两部小说已用分期连载形式发表，受到普遍欢迎，所以在《奥立弗·退斯特》后几章还未写完时，就应出版商的要求开始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创作。狄更斯不愧为一位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在《奥立弗·退斯特》中抨击了贫民习艺所的种种罪恶，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则深刻地揭露了欺弱凌小、对儿童进行无情剥削和虐待的校长，以及毫无心肝的唯利是图的高利贷者的丑恶行为。当时贫民习艺所和学堂的腐败情况早已引起英国社会的普遍关注，狄更斯这两部小说一经问世，更有助于舆论的形成，有力地促使政府下决心予以改革。无疑，这些故事也都和狄更斯童年时期个人生活的遭遇分不开的。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书的全称为:《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活和奇遇，包括好运、灾祸、造反、(寄宿学堂)垮台的如实报道与尼克尔贝一家的全部历程》。整本小说以青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为主角，他的遭遇，正如书的全名所提示的，成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其中贯穿了他的伯父拉尔夫对他施加的种种阴谋诡计，以多西伯义斯堂(Dotheboys Hall，意译即“坑人子弟学堂”)校长斯奎尔斯为例，就是拉尔夫所驱使的鹰犬之一。书中从第四章拉尔夫介绍侄儿尼古拉斯到斯奎尔斯所办的学堂作教师起，一直到第十三章尼古拉斯在堂内造反，带着斯麦克离开学堂止，狄更斯都运用了极其讽刺挖苦的笔法，把斯奎尔斯一家老小的养尊处优、凭借手中权力在堂内作威作福、伤天害理、把物质生活全部建筑在堂内寄宿的学童的无穷痛苦之上，描写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后来，斯奎尔斯因受拉尔夫的差遣，长期留在伦敦城内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就把堂务全部交给他的妻女管理照料，而自己则把它置之脑后，不闻不问，这也暴露了斯奎尔斯

利欲熏心的恶劣本质。书中后来也就很少提到堂内的情况，直到本书末了，在第六十四章中，尼古拉斯去约克郡重访老友约翰·布劳迪时才得知多西伯义斯堂已经完全垮台了。

狄更斯对小说中人物的描绘刻划总是沿着善人和恶人两条壁垒分明的阵线来展开故事的发展的。一方是一大群善良、仁慈、温和的属于贫苦无告的劳动人民，另一方则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剥削资产者及其仆从。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书中，尼古拉斯是作为青年一代中作风正派，奋发向上，抗恶扶弱，见义勇为的代表人物的。他尽管常常濒临困境，却总能绝处逢生，若有天助。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青年时代的影子，既有自传意味，更显得作者有所偏爱。尼古拉斯对妹妹凯特的关怀和爱护，正是从狄更斯和他姐姐范尼的手足之情脱胎而来的。尼古拉斯的母亲尼克尔贝太太的原型据说是取自狄更斯母亲的爱唠叨、爱幻想的形象的；她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惯于缅怀往日的顺境，爱慕虚荣，随时触景生情，不胜今昔之感。

青年尼古拉斯在父亲死后，带了母亲和妹妹凯特来伦敦投奔伯父拉尔夫，谋求工作以维持生活，不料拉尔夫贪婪成性，嗜财如命，对他们十分冷淡，反而心存另一种打算。为了把尼古拉斯支开，远离伦敦，便介绍给斯奎尔斯去约克郡多西伯义斯堂作教师，以便于叫凯特听从摆布，供他驱使。但是尼古拉斯目睹斯奎尔斯一家刻薄成性，剥削欺凌寄宿儿童，无所不至，实在忍无可忍，乃在学堂内带头造反，终于带着一个特别孤苦伶仃的病童斯麦克一同逃走，另谋生路。他回到伦敦后，靠着拉尔夫的办事员纽曼·诺格斯私下帮助，在其同楼邻居肯维格斯家当家庭教师。尼古拉斯不愿过分拖累诺格斯，于是通过职业介绍所到议员格雷戈斯伯里处应征作秘书，初次领略人世丑态而遭到议员奚落，未被录用。他只有再带着相依为命的斯麦克外出寻求机会。

他们偶然碰到热心的克拉姆尔斯剧团的团长，一谈即合，两人一起参加演出，竟获成功。这儿显示出狄更斯本人对戏剧的爱好，他当年也曾有意去做一名演员，这无异于夫子自道。狄更斯待到老来，在著作之余仍热心于参加义务演出，这就可以理解的了。

凯特和尼古拉斯分手后，由拉尔夫作介绍，到曼塔里尼夫人的帽店当店员，但不久，帽店易手，凯特失业，看了报纸上的广告，应征到朱丽亚·维蒂特利太太家作伴读保姆，而拉尔夫存心不良，把凯特当作摇钱树，把她推荐给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结果惹出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幸而这些阴谋均未得逞。正当凯特忍受不了这些坏蛋的纠缠时，尼古拉斯在得到纽曼送信后，赶紧和斯麦克离开剧团，回到她的身边，并就此宣布和拉尔夫断绝一切关系。不久尼古拉斯在职业介绍所无意间结识到一位好心肠的查尔斯·奇里伯老人，因而能进入奇里伯兄弟商行工作。时来运转，尼克尔贝一家境遇大为改善。在尼古拉斯和马德琳·布雷小姐的交往中，又险遭拉尔夫和另一放债人亚瑟·格赖德两人的暗算。阴谋终告失败，斯奎尔斯锒铛入狱。斯麦克病死后，拉尔夫才被告知原来这就是他当年的弃儿。他精神上受此痛击，走投无路，落得悬梁自尽。至于霍克爵士、格赖德等坏蛋也都得到应有的坏下场。至此，尼古拉斯和马德琳，凯特和奇里伯的侄儿弗兰克两对情人终成眷属；那个坑人的多西伯义斯堂永远崩溃。凡此均体现了狄更斯一贯主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皆报的道理。

现在来谈谈狄更斯的魅力所在。

首先，我们应该说狄更斯的小说故事性强，有头有尾，事事有交代，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描绘维妙维肖，生活细节不厌其详，处处以悬念引人入胜。这当然得力于他对当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熟悉。一则由于他幼年家道中落，十岁时父亲由于欠债入狱，

十一岁就去一家鞋油厂当学徒，每周挣六先令工资养家，饱尝困顿屈辱之苦；二则由于他后来有一个短时期在寄宿学校上学，体验到英国儿童的悲惨生活，恰如他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等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学校情况；三则还由于他文字粗通而被录用为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办事员，并进而当上下议院、法院、报刊的记者，因而得以广泛而锐敏地观察并了解人生和社会众生相。所有这一些都成为狄更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说创作的生活源泉。这些自传性材料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他成为现实主义小说大家的坚实基础。不仅如此，狄更斯所身体力行的创作方法和生活习惯正是符合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即以《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为例。狄更斯在一八四〇年简装第一版序文中提到他自己最初对这些儿童寄宿学堂的腐败现象的印象是和一件化脓的脓肿的事有关的：一个孩子回到家里，由于约克郡的某一校长曾不惜用一把沾有墨汁的铅笔刀划破他的脓肿而导致溃烂。这事给他的深刻印象永远留在心上，无法消失。他后来试图进一步打听这些学堂的详情细节，但总是碰到种种封锁和回避而失败。但是当时这种腐败现象已普遍存在，臭名昭著，他还是从侧面了解到不少情况，促使他下了写这部小说的决心。在着手下笔之前，狄更斯为了描叙力求真实无误，还在一八三八年冬天亲自冒着严寒到约克郡作有关采访，终于遇见了一个爽朗而富有同情心的知情人，透露出一些内幕真情。小说中塑造的约翰·布劳迪其人，正是这次访问的难得成果之一。

还有，我们在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以及狄更斯的其他小说时，都不禁会赞叹他对伦敦街道环境之熟悉程度，特别是关于浓郁夜景的描绘，往往令人神往，俨如置身其境一般。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他从童年起所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到晚间，他往往出

门到伦敦街道上夜游，这样，他在随意的漫步中会接触到市民群众，从而把街上店中听到的谈话、见到的景象摄取下来，日积月累，成为他小说的素材。狄更斯的这种种观察采访的方法，不也是能给人以启示的吗？

其次，我们一般读者往往是在支离破碎的现实处境中度日的，在读小说时，除了为了消遣以外，还渴望着一种理想世界，那是日常生活所不可企及的，如果它能是一个善恶分明、天理昭彰的世界，就会在思想感情上得到一种满足。狄更斯的长篇小说最初大都以分期连载的形式发表的，这自然会一下子在各阶层的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他在小说中总要追求道德教育的目标，随时透露出他的单纯的道德观，体现出“善良必将战胜邪恶”的公式，但他并不是以抽象的是非观念来直截了当地教导读者，而是忘不了作为小说家的职责，亲切地向读者讲故事，通过故事的情节缕述来感染读者。在这一方面，狄更斯具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这固然是由于他在童年饱尝种种磨难和贫穷的痛苦，在当小办事员和记者的生活经历中得以冷眼观察人间的炎凉世态，而且由于对为富不仁的人物的刻骨仇恨和憎恶，对贫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赞美，这一切都已溶化在他的血肉当中，很自然地形成了黑白分明的爱憎，使他能不断用讽刺和幽默的笔触来鞭挞丑恶，同时做到悲天悯人。他始终站在贫苦人一边，展开对富贵权势的无情攻击，就这样赢得了广大读者对他的倾心和爱戴。

有一些文学评论家指出狄更斯的小说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例如结构松散，枝节横生，富有十八世纪以来流行的流浪汉小说体裁的传奇色彩，不免有冗长拖沓之感；人物性格一经定型，即无发展变化，而且缺少复杂起伏的心理分析和描绘，尤其是对于女性形象总是满足于外表平面的叙述，很少从各个不同人物的个性来挖掘，因而在读者看来，很难有娓娓动人的立体感……对

这些诟病的批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是,不论怎样说,都是瑕不掩瑜,并不能有损于狄更斯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光辉。英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吉·基·切斯特顿(1874—1936)说得好:与被批评的作品的伟大相比较,那些批评家总是显得狭隘而渺小,正如攻击宇宙的悲观主义者根本制造不出太阳和月亮,嘲笑河马丑陋的人也根本产生不了河马。

当今人类社会固然是由于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日新月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面貌不断变化,但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仍然是一个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框架,不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还是贫苦的人大大多于少数穷侈极奢的富人。人类既然摆脱不了由日常生活营营扰扰所交织而成的困惑的网,每每在喘息的余隙当中还向往于或听或看或读一些故事性强的文艺作品,从而从中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安慰和享受,甚至试图藉以找到某一种解脱或出路。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大众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等等之所以普遍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而一跃成为畅销读物的原因所在。只要仗义济贫抑富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生活的现实主义潮流和读者与生俱来的爱听、爱读故事的习惯打倒不了,狄更斯的小说就会永远拥有他的广大读者,这也是无可厚非、势所必至的。

也有人好心地提醒大家:狄更斯除了揭露和鞭挞当时英国社会腐败的一面之外,还是一个迎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小说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不乏对情节性、娱乐性、刺激性的追求。由于长期采取分期连载方式来努力写作,势必随时关注到不同口味的读者的不同反应,从而不惜增减情节,变更线索,开拓情境,甚至大量运用悬念来为下文作铺垫,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抓住读者。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我们读者予以注意的;但在现代商品化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种创作手法已不足为奇,可以说已经是变本加

厉，无所不至了。而我们在给予狄更斯这一位伟大作家以公正评价时，还不能忘记这样值得为大家啧啧称道的两点：一，狄更斯在坚持对善恶是非爱憎分明的道德观的同时，首先倾注全力于发挥讲述故事的本领，也就是他懂得作为小说家毕竟不是单纯干巴巴的说教者，不能把空洞的道德概念强加于他的读者，而是要通过讲故事的艺术来感染读者，使他们对书中人物的具体遭遇产生巨大同情或是深恶痛绝。在人物塑造和环境场面的描绘上，他笔下流露的细致笔触、英国民族特有的幽默感和讽刺手法，以及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都具有非凡动人的艺术魅力。二，我国当今正处于大众通俗文学上升的势头当中，这自然是商品化社会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很难贸然予以制止的。为了善于应付这一潮流并适当予以引导利用，提倡大家多读一些狄更斯的作品，并多了解一点他的为人，是件不无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看到他和福楼拜迥然不同。福楼拜写作谨严，句斟字酌，一丝不苟；而相形之下，狄更斯则从来没有机会能把他所写的长篇小说从头到尾好好地看一遍，因为他每在写小说的第二章时，第一章早已在先发表了，更毋须说在他写小说的结局时，他难于追溯到小说是如何开头的了。然而，即令如此，他总还是能保持故事整体的一贯性，他总还是努力保持他忠于小说写作的艺术良心的。无疑，对于一些粗制滥造、一味追求离奇情节或过分淡化情节的作者，狄更斯正好成为一面镜子，或者能提供一种借鉴。

最后，在此想再讲两句关于狄更斯的改良主义观点。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总是体现他一贯持有惩恶扬善、黑白分明的思想，但一写到小说的结尾几章，尽管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例如本书中的拉尔夫、斯奎尔斯等；好人总是以功成名遂、美满姻缘收场，例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他妹妹凯特等；但狄更斯总还

是天真地寄希望于个别富人发善心来解决困难，例如本书中后来出现的奇里伯弟兄。狄更斯痛恨当时的社会，也痛恨一切立法，但用什么办法来代替，却又茫然不知所措，无法为读者指出有希望的前途。这种不彻底的改良主义当然是一种缺憾。不过，我们也许会注意到：狄更斯是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当然不可避免地有许多局限性，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古人我们自然也不能有所苛求。

狄更斯作品的现实主义的魅力是永存的。

王辛笛

一九九〇年冬初稿

一九九一年六月修改

人　物　表

哥德夫雷·尼克尔贝——拉尔夫和老尼古拉斯的父亲

老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凯特及小尼古拉斯的父亲

青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昵称:尼克)——本书的男主人公

凯特·尼克尔贝——青年尼古拉斯的妹妹

尼克尔贝太太——青年尼古拉斯和凯特的母亲

拉尔夫·尼克尔贝——青年尼古拉斯的伯父,放债人

纽曼·诺格斯——拉尔夫·尼克尔贝的办事员

马修·帕普克爵士——下议院议员

邦尼先生——拉尔夫·尼克尔贝的朋友

拉·克里维小姐——微型画像画家,尼克尔贝太太和子女曾租她的房子居住;最后与蒂姆·林金瓦特结婚

汉娜——拉·克里维小姐的女仆

瓦克福·斯奎尔斯——一个残忍的约克郡多西伯义斯堂的校长

斯奎尔斯太太——他的妻子,一个凶狠的女人

范尼·斯奎尔斯——他们的女儿

小瓦克福·斯奎尔斯——他们的儿子

斯诺利——小商人,斯奎尔斯的两个学生的继父

斯诺利太太——他的妻子

贝林少爷——斯奎尔斯的学生

维廉——萨拉森人头客店的服务员

斯麦克——斯奎尔斯手下的苦力,尼古拉斯的好友,结果原来是拉尔夫的亲生子

格雷马什——斯奎尔斯的学生

科比——斯奎尔斯的学生

伯尔德——斯奎尔斯的学生

莫伯斯——斯奎尔斯的学生

玛蒂尔达·普赖斯(昵称:蒂尔达、蒂丽)——范尼·斯奎尔斯的好朋友,与约翰·布劳迪结婚

约翰·布劳迪——一个好心的约克郡人,尼古拉斯的朋友

曼塔里尼夫人——女帽和女装制造商

阿尔弗雷德·曼塔里尼——她的丈夫,一个浪荡子

西蒙兹小姐——曼塔里尼夫人手下的女工

纳格小姐——曼塔里尼夫人手下的女工头,后买下夫人的店铺

莫蒂默·纳格——她的弟弟

菲勃——斯奎尔斯小姐的吃不饱的使女

克劳尔——纽曼·诺格斯的隔壁房客

肯维格斯——象牙车工,纽曼·诺格斯同一幢房子的房客

苏珊·肯维格斯——他的妻子

莫尔丽娜·肯维格斯——他们的大女儿

利利未克先生——肯维格斯太太的叔父,水费收费员

斯纽克斯先生——肯维格斯先生的朋友

亨丽爱塔·佩陶克小姐——演员,嫁给利利未克先生,后来和一个拿半饷的上尉私奔

卡特勒先生和太太——肯维格斯家的朋友

乔治——肯维格斯家的朋友

格林小姐——肯维格斯家的朋友
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下议院议员，尼古拉斯曾申请做他的私人秘书
帕格斯泰尔斯——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的代表团的代言人
约翰逊——尼古拉斯的假名和艺名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酒徒兼色鬼，由于侮辱凯特·尼克尔贝，受到她哥哥的惩罚
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一个愚蠢的年轻贵族，后来在和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决斗中被杀
汤姆——职业介绍所的办事员
普拉克先生——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食客
派克先生——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食客
斯诺伯先生——拉尔夫·尼克尔贝筵席上的宾客之一
汤姆·蒂克思先生——对债务人财物的估价人
斯凯利先生——行政司法长官
乔塞上校——拉尔夫·尼克尔贝筵席上的宾客之一
朱丽亚·维蒂特利太太——凯特住在她家作为她的陪伴
亨利·维蒂特利先生——她的丈夫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剧团的团长，尼古拉斯曾加入他的剧团演出
克拉姆尔斯太太——他的妻子
克拉姆尔斯少爷——他们的儿子
珀西·克拉姆尔斯——另一个儿子
妮内特·克拉姆尔斯——他们的女儿，以“神童”著称
奥古斯塔斯·福雷尔——克拉姆尔斯剧团的哑剧演员
托马斯·伦维尔——克拉姆尔斯剧团的悲剧演员

伦维尔太太——也是剧团的成员

加津吉小姐——克拉姆尔斯剧团的女演员

斯内夫利契小姐——克拉姆尔斯剧团的女演员

斯内夫利契先生及太太——上述小姐的父母

格拉敦太太——克拉姆尔斯剧团的女演员并管理杂务

雷德路克小姐——克拉姆尔斯剧团的成员

勃拉伐萨小姐——克拉姆尔斯剧团的成员

贝尔伐尼小姐——克拉姆尔斯剧团的成员

柯德尔先生——朴次茅斯一绅士，一本小册子的作者，该书论述《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个小角色

柯德尔太太——他的妻子

博勒姆先生——克拉姆尔斯剧团的资助人

博勒姆太太——他的妻子

奥古斯塔斯——他们的儿子

夏洛特及爱玛——他们的两个女儿

阿尔方斯——维蒂特利太太家的小听差

奇里伯兄弟——查尔斯和埃德温（昵称内德）系孪生兄弟，商人，尼古拉斯的雇主

蒂莫西（昵称蒂姆）·林金瓦特——奇里伯兄弟商行的办事处主任，后来与拉·克里维小姐结婚

林金瓦特小姐——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

特里默斯先生——奇里伯兄弟的朋友

大尉——奇里伯兄弟的男管家

弗兰克·奇里伯——奇里伯兄弟的侄子，和凯特·尼克尔贝相爱

塞西莉亚·鲍勃斯特小姐——纽曼·诺格斯介绍给尼古拉斯的

一位小姐

亚瑟·格赖德——一个老守财奴、放债人

瓦尔特·布雷——一个浪费成性、贫病交加、自私的父亲

马德琳·布雷——瓦尔特·布雷的女儿，后来和尼古拉斯结婚

布鲁克尔——拉尔夫·尼克尔贝的前办事员

龙贝先生——医生，护理肯维格斯太太

非洲吞剑者——克拉姆尔斯剧团的成员

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克拉姆尔斯剧团的成员

韦斯特伍德——莫尔伯利·霍克爵士与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决斗中助手之一

亚当斯上尉——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与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决斗中助手之一

佩格·斯莱德斯柯——亚瑟·格赖德的女管家

霍雷肖·佩尔蒂罗格斯——尼克尔贝太太的老邻居的儿子，对凯特钟情

第一章

介绍除主角外的所有其他登场人物。

从前，在德文郡的幽僻之乡，居住着一位可敬的绅士，哥德夫雷·尼克尔贝先生，他年纪很不小了，才想起应该娶个妻室，但自己既非青年，又不富裕，不敢高攀有财产的女子，于是单凭感情出发娶了个老相好，她呢，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才接受他。这两位打不起输钱赢钱的牌，有时候安闲地坐下来，空手打牌，以做消遣。

有些不正派的人嘲笑这种搭伴过日子的婚姻，或许会认为这一对贤夫妇倒像一场拳击赛的主角，虽然时运不济，捧场的不多，却仍然奋勇动起手来，且图一快。从一方面看，这个比喻确实很恰当，因为斗拳场上那两个英雄人物后来总要叫众人传递一顶帽子，靠看客的布施来吃顿饱饭；哥德夫雷·尼克尔贝先生和他的老搭档也是如此，蜜月一过，就眼巴巴地在天地间东张西望，切切实实地指望有个机会来增加收入。尼克尔贝先生结婚之后，每年的收入是不低于六十镑，也不超过八十镑。

天知道，这世界上人可够多的了！就是在尼克尔贝先生当时所住的伦敦，也没几个人发牢骚，抱怨人口太少。在人群里无论窥探多大工夫，竟发现不了一个朋友的面孔，这是怪事，然而又

是真事。尼克尔贝先生张望来，张望去，望得眼睛酸疼，心里也酸疼，但朋友还是不露面。他搜寻得心烦了，转过脸去望着回家的路，仍然难以让自己的倦眼松快一下。画家对某种耀眼的颜色盯得太久了，可以看看深色和暗色，让视觉舒服舒服，而尼克尔贝先生呢，眼前的一切都是阴暗而昏黑的，要是来一个相反的色彩，他的畅快之感可就无法描绘了。

终于在五年之后，尼克尔贝太太给她的丈夫生了一双儿子。那位心里发慌的老先生，深感有必要给家里做些准备了，就想搞次小小的有利的投机，即在那一季度结账之日去保个寿险，以备万一不留神从伦敦大火纪念塔顶上摔下来。他正在认真地翻来复去这样思索的时候，一个早上，早班邮差送来一封带黑边的信，通知他他的叔父拉尔夫・尼克尔贝死了，把一份小小的财产一古脑儿留给他，共计五千英镑。

却说死者生前对这个侄儿是不大在意的，仅仅给后者的大儿子（也以拉尔夫命名，这是煞费苦心地考虑的结果）送过一把银匙，装在摩洛哥皮的盒子里；那孩子所吃的东西不太用得着它，它就似乎成了一种讽刺，笑他未能出生于富贵之家[①]。这样，哥德夫雷・尼克尔贝先生最初简直不能相信这个突然得到的消息。然而，经过查对，消息竟是千真万确的。说起来，那位可亲的老先生本来打算把这笔钱全部遗赠给皇家人道协会，而且确实立下了如此这般的遗嘱；可惜该协会竟倒了霉，在几个月前救了一个穷亲戚的命，而此人是他每周拿三先令六便士来周济的。这么一来，他自然一怒之下修改遗嘱，撤回遗赠，把它全移交给哥德夫雷・尼克尔贝先生了；他还特别声明很是气忿，不但对该协

---

① 英国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有“一个人生下时口中含着一把银匙，另一个含着一把木勺”的说法；前者喻指生在富贵人家，后者喻指生在贫苦人家。

会救那个穷亲戚的命不满，而且对那个穷亲戚让他们救自己的命也不满。

哥德夫雷·尼克尔贝先生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买了一个小农场，就在德文郡的道利什附近，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那里去隐居，靠着余款所得的尽可能高的利息和土地上的小额农产品来维持生活。这两项都搞得挺兴旺，因而，等到大约十五年后，即他的妻子死后大约五年，他本人去世的时候，得以给大儿子拉尔夫留下现款三千镑，给小儿子尼古拉斯留下一千镑和那个农场，如果说确乎可以称作农场的话，原来除了屋子和围场以外，只有拉塞尔广场那样大，还是从周围那些屋子的大门算起的呢。

这兄弟俩是在埃克塞特的一家学校里教养起来的，照例每周回家一次，因此经常从母亲口中听到一大套的话，讲到他们的父亲过穷日子时的苦楚，还讲到那已去世的叔叔对他能过上富日子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话给兄弟俩的影响大不相同。弟弟呢，性情腼腆、孤僻，听了只得到这样一个警告：将来应该躲开广大的世界，安心过清静的乡居生活；哥哥拉尔夫呢，却由此取得两个大教训，一是，财富是幸福和权力的唯一真正来源，二是，只要不犯重罪，想尽一切办法去筹划钱财是合理合法的。"而且，"拉尔夫暗自思量道，"我叔祖的钱，生前虽然没啥用处，死后用处可大了；现在到我父亲手里了，并且给我存起来了，那可是大好事啊；再说，回头来谈那位老先生，对他可也实在有好处，因为他一辈子舒舒服服地想着那些钱，而且受全家的羡慕和奉承呐。"于是，拉尔夫的不出声的独白终于老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什么也比不上钱好。

这个有出息的孩子并不仅仅推理算了，也就是说，年纪尽管那么小，已不允许自己机能衰退，只作抽象的空想；他在学校里就搞起小规模的高利贷来，拿石笔和弹子当小资本，放出去生点

厚利，业务逐渐发达，后来竟想用本王国的铜币来放账，从事投机而获大利。他一概不用空洞的数字计算给债户找麻烦，也不去查简易计算表；他的利息规章很简单，妙在一言以蔽之，“每借半便士还两便士”，这就大大简化了帐目，而且一成惯例，比任何已知的算术公式都好学好记，值得拚命努力地推荐给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尤其是代办借款的经纪人和证券贴现商。说真的，不冤枉，这些先生，他们中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此法，取得卓越的成效呢。

同样，年青的拉尔夫·尼克尔贝也避免那么琐碎麻烦地计算零星的天数，凡是统计单利的人，没有不觉得这种事是极其令人烦恼的；他制定的唯一原则是：所有的本金和利息须在发零用钱的日子，即星期六，付清；而且无论贷款合同是星期一或星期五订的，必须照付同样的利息。他确实认为，满有道理地认为，应该宁可让一天的利钱多些，也不让五天的利钱多些，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颇可断定债户正深陷于绝境，否则他是根本不会吃了这种亏来借钱的。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说明了智广才高的人物之间永远有秘密的相通之处。尽管拉尔夫·尼克尔贝少爷当时还不理解这一点，前文提到的那一类先生们正是应用完全同样的原则来搞种种交易的。

我们介绍了这位青年绅士，读者对他的品质自然会立刻加以赞赏，可能由此推断他必定是即将言归正传的这部著作的主角。为了一劳永逸地改变这个看法，我们得赶快加以点破，闲言少叙。

在父亲去世之前，拉尔夫·尼克尔贝就已在伦敦一家贸易公司任职，父亲一死，他便热切地致力于弄钱，这是老行当了；他很快就着了迷，中了魔，因而有许多年把他的弟弟完全忘掉了；再说，就算有时候忽然透过周围的迷雾——因为金钱能弄出来

一团迷雾把人围住，比木炭的烟气更能伤害人的理性，迷惑情感——想起从前一块儿玩的那个伙伴来，也同时跟着来了一个念头：假使他们俩过从密切，弟弟就会想跟他借钱。于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耸耸肩膀，说目前这样倒好。

却说尼古拉斯，靠父亲的遗产过着独身生活，到后来觉得腻烦了，就娶了邻近一位绅士的女儿为妻，得了一千镑陪嫁钱。这位贤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等儿子到了十九岁左右，女儿到了十四岁左右，这是较有把握的猜测——有关年青女子的年岁的新法案尚未通过，我国各登记处都没有保留公正的记录——尼克尔贝先生四处搜寻添补他的资产的方法，因为家里人口增多，加上他们的教育费，亏空不小。

“做做投机买卖吧，”尼克尔贝太太说。

“投——机——买——卖，亲爱的？”尼克尔贝先生说，似乎有所怀疑。

“怎么不行？”尼克尔贝太太问。

“因为，亲爱的，*万一*我们赔了，”尼克尔贝先生回答，他说话老是不慌不忙，“*万一*我们赔了，我们就活不下去了，亲爱的。”

“废话，”尼克尔贝太太说。

“那我可不完全说得准，亲爱的，”尼克尔贝先生说。

“有尼古拉斯在呐，”太太接着说，“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是时候了，也该自己干点什么了；还有凯特，这可怜的孩子，生在天地之间，一个子儿也没有。想想你哥哥吧！他要是没做投机买卖，能有今天吗？”

“这倒不假，”尼克尔贝先生回答说。“好极了，亲爱的。对。我*一定*做投机买卖，亲爱的。”

搞投机是一种轮回的纸牌戏；一开头，谁也看不清或者看不见自己的牌；可能大赢钱——也可能大赔本。尼克尔贝先生时运

不济；狂热了一阵子，肥皂泡就破裂了，四位股票经纪人在佛罗伦萨住上了别墅，四百个无名小卒破了产，尼克尔贝先生就在其中。

“连我住的房子，”这位可怜的先生叹口气说，“明天也许也会给拿走。我的旧家具，哪一件都得卖给生人！”

想到此处，他难过之极，立刻躺在床上，显然是下了决心，无论如何得把他那张床留下。

“打起精神来，先生！”药剂师说。

“您可别弄得灰心丧气，先生，”护士说。

“这种事天天有啊，”律师说。

“不甘心忍受就是犯大罪，”牧师低声说。

“有家眷的人决不能这样干，”邻居们补充道。

尼克尔贝先生摇摇头，挥手要他们都走出房去。他拥抱妻子儿女，把他们轮流搂在心脏跳得有气无力的胸前，疲乏之极，颓然倒在枕上。他们见他接着变得神志不清，都觉担心，因为他说了好大半天胡话，谈到他哥哥如何慷慨善良，还谈到他们俩当初一块上学的欢乐日子。这阵昏迷过去之后，他严肃地把他们托付给上帝，因为上帝决不抛弃寡妇和她的丧父的孩子们，然后对他们微微一笑，把脸转而向下，说他觉得可以睡着了。

第　二　章

关于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以及他的机构和业务活动。并关于一家具有重大全国意义的大股份公司。

严格点说起来，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并不是你会称之为

商人的人；他不是银行家，也不是代理人，也不是特定辩护人，也不是公证人。他肯定不是零售商，更不能把什么行家的头衔加在自己身上；要说出来他属于哪种公认的行业真是难上加难。然而，由于他住在黄金广场的一所大宅子内，除了大门上的铜牌之外，左边门柱上还有块小两号半的铜牌，标着“事务所”这些字样，下面有一只铜制的婴儿小手，紧握着一根残缺的扦子，那么，显然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是搞某种业务的，或者是装装样子的。这一点，若再需旁证，可由下列事实作为充分的证明：有一个身穿褪色褐衣、面黄肌瘦的人，每天九点半到五点来值差，坐在走廊尽头处男管家膳食房里一只特别硬的凳子上，应答门铃时耳朵上老是夹着一支钢笔。

这黄金广场那一带虽然也住着三两个有比较正当的职业的人，却不一定是不管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的必经之处。它是没落的广场之一，是城中已走下坡路的一个区域，已开始把房屋做出租的宿舍了。许多带家具的二楼和三楼的房间都租给了单身客，外加招包膳宿的客人。它是外国人常到的地方。戴着大指环和沉重的挂表链、胡子满腮、皮肤黝黑的人们，聚集在歌剧院的柱廊里，每逢演出季节则在售票处附近，下午四、五点钟之间，塞吉先生在那儿分发优待券——他们都住在黄金广场，或场外一街之内。歌剧院乐队的两三名提琴手和一名管乐手就住在那范围之内。供应伙食的宿舍都听得到音乐，日暮时，钢琴和竖琴的乐声回荡在广场中央那座愁容满面的雕像(那是一小片灌木丛的守护神)的头顶周围。若是夏夜，窗子都敞开了，过路人看得见一群群肤色黝黑长着小胡子的男人闲靠在窗扉前，死劲地吸着烟。练习声乐的粗犷嗓音打破了黄昏的寂静，上好烟叶的烟雾使空气芬芳。在那里，鼻烟和雪茄，德国短笛和长笛，小提琴和大提琴，平分秋色。那是歌声和烟雾的领域。黄金广场上，街头乐队大显身手，

巡回演出的流浪歌人随处放声高唱，喉音不禁颤抖起来。

这地方看来不大适合于作生意的场所；虽然如此，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却已在那里住了许多年，并未因此发出怨语。他不认识周围的人，也没有人认识他，尽管他享有大富豪的声誉。零售商们说他可以算律师，另外的邻居们说他像个包揽一切的代办人；假如猜测别人的事经常猜得对，或者必然猜得着，那么这两种猜测也就差不离了。

有一个上午，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坐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整装已毕，准备出门走走。他穿了一件深绿色羊毛短外衣，套在蓝色上衣外面；还有白背心，灰色混纺织物的灯笼裤，长统靴高达膝盖，在他的下颏和短外衣的顶头钮扣之间，衬衣的细纹褶边拱出了一角，好像非露露面不可；他的短外衣短得遮不住那条长长的、由一列素净的小环子组成的金表链，链头连着尼克尔贝先生衣袋里那只金制打簧表的把手，链尾连着两把小钥匙：一把是开金表用的，另一把是开有只专利的挂锁用的。他头上撒了一点发粉，似乎想给人一种慈祥的神气，不过，若真有此意，恐怕脸上也得搽点粉才好，因为就在他脸上的皱纹和他那冷漠不安的眼神中，似乎有点狡诈的神色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他；这时他正一人独坐，所以发粉也罢，皱纹也罢，眼神也罢，对任何人都起不了一丁点好的或坏的作用，因此眼下跟咱们毫不相干。

尼克尔贝先生把桌上的一本帐册合起来，在坐椅上往后一靠，从肮脏的窗子望出去，望得出了神。伦敦有些房子的后面有一小块可怜的空地，通常四面有白灰粉刷的高墙，有一排排烟囱朝它不悦地望着；在那里，一年又一年，有棵衰残的树过着凋零的日子，等到深秋，别的树木落叶之时，才费力地长出几瓣叶片来装装样子，被弄得低垂着头，破败不堪，被烟熏干了，拖到下一

年再重复这个过程；如果碰到特别融和的天气，居然也能招来一只害风湿病的麻雀栖在枝头叫上几声。有时候人们管这些阴暗的小院子叫“花园”，也不指望那里曾能种植过什么，不如说只是些未开垦的小块土地，剩下点原来那砖瓦场上的枯萎草木罢了。谁也不想在这种荒凉之处散步，或者把它利用一下。房客刚来时，会丢出来几个筐子，五、六只破瓶子以及这一类垃圾，并无他物；它们就留在那儿，直到他离此而去的时候也不搬掉。潮湿的干草腐朽着，不知时日，伴着清瘦的黄杨、长不大的总是枯褐色的树以及散乱得可悲的破碎的花盆——任凭污染物和脏东西来侵害。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双手插在衣袋里，隔窗注望着的正是这么一个地方。他盯着的是一棵歪歪扭扭的枞树，那是从前有个房客栽在一只褪了色的绿盆里的，前些年被丢在那儿，任其一寸寸的烂掉。此树并无十分动人之处，但是尼克尔贝先生却看呆了，只顾坐着呆望，比他有意识地对最难得的异国珍品所赐予的注意要多得多。后来，他的眼光转向左边的一扇肮脏的小窗子，那办事员的脸隔窗隐约可见；那位妙人儿正巧一抬头，他就招手叫他过来。

办事员遵命离开他坐的高凳子（只因无数次的上来下去，他已把凳子给磨得精光锃亮了），来到尼克尔贝先生的房间内。他是个高个子中年人，长着双暴眼睛，其中的一只一动也不动，还长着红鼻子和死白的脸容，他那套服装（称之为一套，似欠妥当，因其极不合体）已经穿得太破了，而且实在太小了，钮扣也太少了，他居然能够穿在身上真是怪事。

“刚才敲的是十二点半吗，诺格斯？”尼克尔贝先生说，声音尖刻刺耳。

“最多是二十五分吧，按——”诺格斯刚要说“酒店的钟”，但

是定了定神，改口说，“按正规时间”。

“我的表停了，”尼克尔贝先生说，“不知道为什么。”

“没上足发条吧，”诺格斯说。

“不，上足了，”尼克尔贝先生说。

“那么就是上过头了，”诺格斯接着说。

“那不太可能，”尼克尔贝先生说。

“一定是，”诺格斯说。

“嗬！”尼克尔贝先生说，把打簧表放回衣袋，“也许是吧。”

诺格斯从嗓子眼里发出奇特的“嗯嗯”之声，同他的主人争辩结束时照例是这样，表示他，诺格斯，胜利了；于是冷冷地沉默下来（因为他极少跟任何人说话，除非有人先跟他说话），不慌不忙地交替着搓两只手，把指关节弄得格格地响，还把手指尽可能地乱扭一气。诺格斯先生的特色多得很，其中有两种是跟他不熟悉的人刚一见面就会注意到的；一种是，一有机会，就没完没了地这样摆弄手指，另一种是，让他那只没有毛病的眼睛显出凝固不动之态，以便两眼一致，因而任何人也没法说得准他正在往哪儿看或者正在看什么。

“今天上午，我要到伦敦大会堂去，”尼克尔贝先生说。

“开大会？”诺格斯问。

尼克尔贝先生点点头。“我盼着律师来信，关于拉德尔商行抵押的事。如果的确来的话，该由两点的邮班送到这儿。大约那时候我要离开商业区，沿着马路左边走到查灵十字架区[①]；来了信的话，你去找我，带着信。”

诺格斯点点头；头刚一点，办公处的铃响了。老板的目光离开文件，办事员仍旧安然不动。

---

① 查灵十字架区：位于伦敦市中心，有特拉法尔加广场等名胜。

"铃声,"诺格斯说,似乎在解释。"会客吗?"

"会客。"

"谁都会吗?"

"对。"

"收税员也会?"

"不!叫他下次再来。"

诺格斯照例"嗯嗯"一声,好像是说"我早知道的!"铃又响起来了,他便出去应门,很快又回来,引进一位邦尼先生,他脸色苍白,十分慌张,整个脑袋上的头发都竖立着,一条窄窄的白色领巾松松散散地系在脖子上,看样子好像夜里突然被人叫起来,一直没有整装似的。

"我亲爱的尼克尔贝,"这位绅士说,把白帽子摘下来,帽子里塞满了文件,简直戴不住了,"一刻也不能耽搁;门口有我的马车。马修·帕普克爵士当主席,有三位下院议员肯定到场。我看见两位已经安然起床了;第三位呀,一整夜都在克罗克福赌场消遣,刚刚回家去穿上干净衬衣,喝一两瓶苏打水,他准能赶得上到会发言。昨天夜里他有点兴奋,可是不要紧;他一兴奋,说话更有劲。"

"光景很不错嘛,"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说,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跟另外那位生意人的活泼劲儿大不相同。

"很不错!"邦尼先生附和着说。"这么高明的主意真是难得之极。'联合京都改良热酥饼松脆饼烤制与准时供应公司。资本,五百万镑,分五十万股,每股十镑。'不消说,单单这个公司名称就能让股票涨价,过不了十天。"

"等到真涨了价的时候,"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微笑着说。

"真涨了价,你是比谁都有办法干它一场的,到恰当的时候还能不声不响地拔出腿来,"邦尼先生说着,亲热地拍了一下这

位资本家的肩膀。“我说呀，你那个办事员可是个实在了不起的人物。”

“嗯，这可怜的家伙！”拉尔夫回答说，把手套戴起来。“从前，纽曼·诺格斯还养过马和猎狗呐。”

“唔，唔？”邦尼漫不经心地说。

“对，”拉尔夫接着说，“可也不是陈年久月的事；可惜他把钱都浪费了，乱投资，出利借钱，总之，把自己先弄成大傻子，后来弄成叫花子。他喝起酒来了，还有点瘫痪，后来跑来借一镑钱，因为他过好日子的时候我曾——曾——”

“跟他打过交道，”邦尼先生带着意味深长的神情说。

“正是，”拉尔夫回答说，“我不能借给他，你知道。”

“啊，当然不能。”

“不过我当时正缺个办事员，给开个门什么的，我就发善心把他留下，他就跟着我干到现在了。他有点神经病，我看，”尼克尔贝先生说，装出一副好心眼的神气，“可是他很有点用，这可怜的家伙——很有点用。”

这位心肠慈悲的绅士没有附带说明，因为纽曼·诺格斯穷困不堪，他的服务所得，比十三岁男孩的通常工资还要低一点；同样，那段介绍讲得仓促，没有提到在一个业务大忙、对外又不得透露一字的地方，他沉默得出奇，因而成了特别有价值的人。可是邦尼先生显然急于离开，他们便赶紧跳上出租单马双轮车，所以也许尼克尔贝先生就忘记谈那么不重要的情况了。

他们来到有围墙的主教门街停下马车时，那里一片喧闹。那是个刮风天，有五、六个人在马路对面张贴大幅招贴，宣告下午一时正开大会，审议是否应当请求议会支持联合京都改良热酥饼松脆饼烤制与准时供应公司，资本五百万镑，共五十万股，每股十镑；以上数字都用相当大的黑体字写成。邦尼先生精神勃

勃，从人丛中挤出路来上楼，一路之上，站在楼梯平台上引路的接待员们都对他大鞠其躬，于是他带着尼克尔贝先生冲入会议大厅后面的一套房间，在第二间里有一张台子，似乎是供办公用的，还有几个人，似乎是业务人员。

“来了！”邦尼先生一到，一位双下颏的绅士就喊起来。“请坐，先生们，请坐！”

这两位新到的人受到了一致的拥护，邦尼先生急忙跑到台子的首席去，摘了帽子，伸手拢了两下头发，用小木锤照出租马车车夫那样敲了一下桌子，于是几位绅士喊道，“听着！”同时互相微微点点头，好像认为邦尼的动作神气之至。就在此时，一名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接待员闯进屋来，哗啦一声敞开了门，高声喊道，“马修·帕普克爵士到！”

大家站起身来，高兴得鼓掌；马修·帕普克爵士在掌声中走进来，后面跟着两位活生生的下院议员，一位是爱尔兰人，另一位是苏格兰人，都是笑容满面，点头哈腰，兴高采烈，看起来若有任何人存心投票反对他们，那简直是件怪事呢。单说马修·帕普克爵士，脑袋小而圆，顶着一头淡黄色假发，鞠了那么一大阵子躬，使假发随时差一点掉下来。这种高潮稍退的时候，同马修·帕普克爵士或另外两位议员有交情的绅士们拥上前去，围住他们，形成三个小圈子，旁边是那些同马修·帕普克爵士或另外两位议员没有交情的绅士们，他们站在那里踌躇不前，只顾微笑，搓手，痴心希望着忽然发生什么事来让自己受到注意。同时，马修·帕普克爵士和另外两位议员一直在各自的小圈子里讲说政府打算如何处理那个法案，仔细叙述了他们上次和政府要人一起吃饭时所听到的低声谈话，以及要人们一面低声谈话一面眨眼的神态，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政府心目中有个最受重视的对象的话，那就是联合京都改良热酥饼松脆饼烤制与准时供应

公司的兴旺和利益。

同时，对会议程序和演讲的公平分配正在进行安排，大厅里的公众一会儿窥望空无一人的讲坛，一会儿窥望音乐台上的女士们。在这种观赏中，大多数人已经消磨了两个钟头啦。由于最惬意的娱乐，若时间拖得太长，也难免令人生厌，那些性子较暴的人就用靴子后跟敲打起地板来，以各式各样的怪声喊叫表示不满。这种叫闹出自等得最久的那些人，当然也就是离讲坛最近而离在场的警察最远的那些人啰；警察们不大乐意从人群中杀出一条路来，然而仍怀有出点力来平息骚乱之志，真令人钦佩；他们立即动手，抓住离门口很近的没吵没闹的人们，上抓衣领，下抓后襟，一齐往外拉，同时举起警棍来大打一气，打得人皮肉刺痛，大有那位天才演员潘趣先生之风，他在武器类型和技术套路方面做出的光辉榜样，此类公务人员于必要时是以之为法的。

几场十分热闹的小型战斗正在进行，忽听有人大叫一声，连打架的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从边门到讲台，涌进来一大串绅士们，手拿着帽子全都往后看，口里欢呼不绝；当马修·帕普克爵士和另外两位活生生的下院议员在震耳欲聋的叫嚷声中走到前面来时，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如此热闹了；他们虽不开口，却互相以手势来表示，在他们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还从没见过这样辉煌灿烂的场面。

后来，大家好不容易才停止喊叫，可是等马修·帕普克爵士一当选为主席，欢呼声又爆发了五分钟。其后，马修·帕普克爵士接着致辞说，对这个伟大场合他岂能不感动，这个大会在全世界眼中岂能不突出，他面前的同胞们的聪明才智岂能不高超，他背后的高贵朋友们的财产和威望岂能不充裕；最末一点，像联合京都改良热酥饼松脆饼烤制与准时供应公司这样的机构，对一个伟大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来说，在财富方面、幸福方面、舒适方

面、自由方面以及生存本身方面，岂能不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随后，邦尼先生上场来提出第一提案；他用右手拢拢头发，把左手轻松地贴在肋骨上之后，把帽子交给那位双下颏的绅士（他通常是给演讲者端茶送水的），说要给大家念念第一提案——“本大会忧心忡忡地看待本京都及其外围的酥饼业现状；认为在目前的安排下，卖酥饼的小贩们完全不配受到公众的信任；认为整个酥饼体制也是对人民的身心健康有损、对广大商业和贸易界的最高利益有害的。”这位可尊敬的绅士发表了一通演讲，讲得女士们眼泪直流，讲得在场的人个个慷慨激昂。他访问过伦敦各区的贫民家庭，发现在那里连一个酥饼的影子也看不见，这就充分说明那些寒苦的人们一年到头吃不着一个酥饼。他发现有些卖酥饼的人放荡荒唐，成了酒色之徒，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这种行业在目前的情况下便于使人堕落；他也看到，本来应该吃得起酥饼的比较贫穷的人们中间存在同样的情况，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吃不起这种营养丰富的东西，在失望之余，只好胡乱喝酒来找点不正当的刺激。他愿意在下议院的专门委员会上证明有一帮人保持酥饼的高价，让沿街叫卖酥饼的人加以垄断；他要通过在下议院受审讯的沿街叫卖酥饼的人来证明这一点；他也要证明这些人用黑话和暗号来互通消息，例如“斯努克斯”、“沃克”、“弗格森”、“墨菲对不对？”等等一大套。筹建的公司打算纠正的就是这种糟糕的现象，办法是，第一，以重重的处罚来取缔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私人酥饼交易；第二，由筹建的公司把质量高、价钱低的酥饼供应给一般公众，并给贫苦的人送货上门。为此目的，爱国心切的公司主席马修·帕普克爵士已经把一个法案提交议会；议会已经开会加以支持的就是这个法案；正是支持这个法案的人们会给英国带来永不消逝的辉煌和壮丽，法案的具体内容就是成立联合京都改良热酥饼松脆饼烤制与准时供应

公司，附加一句，资本五百万镑，分五十万股，每股十镑。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附议这个提案，还有一位绅士提出补充意见，建议提案中“酥饼”字样之处一律加上“松脆饼”三字，得到了大家的同声赞成。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喊了一声“不同意！”他就被警察当场逮捕，立即拖走。

第二提案是，有必要马上取缔“一切酥饼（或松脆饼）贩子、所有各种各类的酥饼（或松脆饼）商人，不论是男是女，是孩子是大人，摇铃的或者不摇铃的”。这个提案人满面愁容，样子有一半像牧师，他悲悲切切，倾诉苦情，一下子把第一个发言人比得完全不在话下了。他描述起卖酥饼的孩子们受老板们残酷对待的情况时，全场鸦雀无声，羽毛落地也听得见。他很机灵地强调说，单凭这一点，就有充分理由建立这个意义不可估量的公司。看来那些倒霉的少年人，在一年中天气最为险恶的时期，夜夜都被赶到阴湿的街道上去四处游荡，摸着黑，冒着雨——不然就是冰雹或风雪——接连好几个钟头，没处躲避，无食缺衣；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热酥饼有被毯来遮盖，那些孩子却无依无靠，只得艰苦地自作打算。（岂有此理！）这位可钦可敬的绅士讲到一个卖酥饼孩子的事例，孩子在这种非人的野蛮制度下生活了五年之久，终于遭难，得了伤风感冒，越来越没气力，直到出了一身大汗才复元；这事他亲眼看见，保证无误，他还听说过（他也没法子不相信）一种更叫人心胆俱裂、毛骨悚然的情况：有个卖酥饼的孤儿，被一辆出租马车给碾了，抬到医院，作了外科手术，把他膝盖以下的一条腿切除了，现在确确实实是拄着拐杖在做生意。正义女神啊，难道容许这种事永远发生吗！

就是这一段话题，抓住了会场，就是这种谈风，取得了大家的同情。男人们喊叫起来，女士们泪流不止，小手帕都湿透了，她们挥手不停，直到小手帕都干了。全场慷慨激昂，达到高潮，于是

尼克尔贝先生悄悄对他的朋友说，股票价格将从此上涨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提案在热烈欢呼声中通过了，每人都举双手赞成，大家热情洋溢，本来想把双腿也举起来，因不大方便，只得作罢。接着，有人提出的请愿书的草案全文宣读了；这请愿书，同所有的请愿书一样，说请愿者们十分谦恭，受请愿者十分崇高，请愿的目的十分正当，因此（据请愿书说），提案应该立即通过，成为一条法律，而那极受崇敬、极为光荣的英国下议院，得到了永世长存的崇敬和光荣。

接着，那位通宵在克罗克福赌场消遣因而眼圈发黑的绅士走上前来，告诉他的同胞们他打算在请愿书一交上去的时候就怎样说好话，如果提案遭到拒绝，他打算怎样拚命大骂议会；他还告诉他们，遗憾的是，他的可敬的朋友们没给加上那么一条，把买酥饼和松脆饼强制规定为社会上各种各类人等的共同义务；他反对一切不彻底的折中措施，赞成来个十分彻底，所以要在专门委员会上提出这一条来分组讨论。这位可尊敬的绅士宣布自己的这个决心之后，竟开起玩笑来；他的漆皮靴子呀，淡黄色小羊皮手套呀，上衣的皮领子呀，都用来增加噱头，弄得场上哄笑不绝，喝采不断，这还不算，女士们都挥起五光十色的小手帕，这位可怜的绅士倒着实为之逊色了。

却说请愿书宣读已毕，即将通过，此时那位爱尔兰议员（他是位青年绅士，天生的热心肠）走上前来，讲了一番只有爱尔兰议员才能讲的话，流露出地道的诗的气概和风味，又以强烈的热情吐露出来，以致你一看他，就觉得心里温暖。在讲话中，他说到他将怎样要求把这份巨大的福利也赐给他的本土；他将怎样要求有关酥饼的法律条文，应同所有的其他法律条文一样，在他的祖国有同等的遵守之权；他还希望看见那么一天，松脆饼会在祖

国的那些粗陋小屋里烤制，卖酥饼的铃声会在祖国丰饶的绿色山谷中回响。他讲话后，那位苏格兰议员跟着上场，对利润的大概数字作了种种有趣的暗示，因而增强了刚才的诗情所激起的兴致；以上各篇讲话合起来，恰恰起了预期的作用，让听众从心眼里认定，在投机生意之中，再也没有比联合京都改良热酥饼松脆饼烤制与准时供应公司更前程远大的了，或者再没有比它更值得夸耀的了。

就这样，拥护那个法案的请愿书通过了，大会在欢呼声中结束，尼克尔贝先生和另外的董事们到办公室去吃中饭，这是每天一点半钟例行的事；因为公司尚在草创时期，他们每人每次出席只向公司要三畿尼[1]来报偿自己的吃饭之劳。

第　三　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得到弟弟的噩耗但豁达处之。奉告读者他对将在本章中作介绍的尼古拉斯的喜爱，以及他如何诚恳地提出马上发家立业之道。

对迅速处理午餐的事，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以充分的机敏和精力(这是事业家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予以热心帮助之后，亲切地辞别了同道的投机家们，异常高兴地向西走去。他经过圣保罗教堂，转身走进一个门洞去对对表，正在专心致志地

---

① 畿尼：英国旧金币，合二十一先令。(请读者诸君记住这个数字，以便阅读第四章有关的一段。)

手摸着表钥、眼望着教堂大钟的钟面的时候，有一个人忽然在他面前站住了。原来是纽曼·诺格斯。

“啊！纽曼，”尼克尔贝先生说，一面抬头看钟。“那件抵押的事总有信来了吧？我原想会来了。”

“错了，”纽曼答道。

“什么！关于这件事也没有人来吗？”尼克尔贝先生问，怔了一下。诺格斯摇摇头。

“那么来了什么呢？”尼克尔贝先生问。

“我来了，”纽曼说。

“还有什么？”老板严厉地责问。

“还有这个，”纽曼说，把一封密封的信慢慢地从衣袋里拿出来。“邮戳，河滨大街，黑火漆，黑边，女人笔迹，角上有‘凯·尼’二字。”

“黑火漆？”尼克尔贝先生说，把信看了一眼。“这笔迹我也有点认识。纽曼，要是我弟弟死了，我也不会吃惊。”

“我看你也不会，”纽曼平静地说。

“怎么不会呢，老兄？”尼克尔贝先生问。

“你从来没吃惊过，”纽曼回答说，“就是这么回事。”

尼克尔贝先生把那封信一把抓过来，冷冷地看着他的助手，打开信，读了一下，放在衣袋里。此时已经对准了时间，他就上起发条来。

“不出我之所料，纽曼，”尼克尔贝先生一面说着话。“他真的死了。伤心呐！唉，突如其来呀。我可真没想到。”尼克尔贝先生说着这几句感人的悲痛之辞，把表放回表袋里，仔仔细细地戴好手套，转身上路，倒背着双手，慢慢向西走去。

“孩子们活着呐？”诺格斯追上前去问他。

“对呀，说到点子上了，”尼克尔贝先生回答说，似乎当时他

正想着他们。“两个都活着。”

“两个！”纽曼·诺格斯低声重复了一句。

“还有那寡妇，也活着，”尼克尔贝先生接着说，“而且三口儿都在伦敦，真该死；三口儿都在这儿呐，纽曼。”

纽曼稍稍落于他的老板之后，脸上的肌肉歪歪扭扭，颇为出奇，好像犯了痉挛病，究竟是因为中风，还是因为悲伤，或者因为强压笑容，那就除他本人外谁也万不能够解答了。人的面部表情，一般说来，有助于说明他的思想，或说明他的语言，然而纽曼·诺格斯的面容，在他平日的心情下，也是竭尽聪明才智无法理解的问题。

他们又走了几步之后，尼克尔贝先生说，“回家去！”他掉头看了一眼那个办事员，好像身后有只狗一样。这三个字刚刚出口，纽曼就窜过马路，钻入人群，霎时无影无踪了。

“理所当然，没错儿！”尼克尔贝先生一面走，一面自己咕哝起来，“真是理所当然！我弟弟没给我帮过一点忙，我也从没指望过；他那口气刚咽，我就叫人家看上了，成了一个浑身是劲的女人和一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和一个女儿的靠山。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从没见过他们！”

尼克尔贝先生这样思前想后，心事重重，赶快走向河滨大街，又看了一下信，似乎想查对他要找的门牌号码。等那条人来人往的大街差不多走过了一半，他在一家人家的便门前停住脚。

住在那儿的是一位微型肖像画家，街门上钉着一只镀金大画框，在黑色天鹅绒的底子上展示着两幅画像，画中人身穿海军服上衣，戴着望远镜，脸朝外望；另一幅是位青年绅士，鲜红的制服，挥舞着军刀；再一幅是位文人，高脑门，画上有钢笔和墨水、六本书以及一幅帷幕。此外还有一幅动人的画像，是个年青的女郎，在深不可测的森林里读一篇手稿，还有一个大脑袋的小男孩

的可爱的全身像，坐在凳子上，两条腿按透视法给缩成盐匙那么小。除这些艺术品外，还有一大群老太太和绅士的头像，相对痴笑，背景是蓝色和褐色的天空。还有一张价目表，字体雅致，周围饰以凸花。

尼克尔贝先生极其轻蔑地看了一眼这些琐细的东西，连敲了两下门，这样共敲了三次之后，才有个脸上特别脏的侍女来应门。

“尼克尔贝太太在家么，姑娘？”拉尔夫厉声问道。

“她不姓尼克尔贝，”姑娘说，“您找的是拉·克里维吧。”

侍女给他这么一改正，尼克尔贝先生显得十分生气，就用更粗暴的语调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刚要说话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语声从走廊尽头的垂直形楼梯那边传来，问他找谁。

“尼克尔贝太太，”拉尔夫说。

“在三楼，汉娜，”同一个语声说，“你这个笨货！三楼的在家吗？”

“刚才有人出去了，可是我看是顶楼的，他一个人打扫来着，”姑娘回答说。

“你留点神才好，”那个看不见的女人说。“指给这位先生门铃在哪儿，告诉他找三楼的不要连敲两下门；我可不允许敲门，除非门铃坏了，那得敲两回，一回一下。”

“是这儿，”拉尔夫说，他不再答腔就走进去了，“对不起，是拉·什么女士吗？”

“克里维——拉·克里维，”那个语声回答说，同时，有个黄头巾在楼梯栏杆之上摆动着。

“我想跟您说句话，女士，对不起，”拉尔夫说。

那个语声回答说，请这位先生走上来，可是说话之前他已经走上去，登上二楼，受到这个女人接待了，她头裹黄头巾，身穿匹

配的黄长袍，脸皮也几乎是同样的颜色。拉·克里维小姐是位装腔作势的五十岁的年青女士，而拉·克里维小姐的房间，就是楼下那只镀金画框的放大，而且更脏一点。

"嗯哼！"拉·克里维小姐说，用黑色无指绸手套捂着嘴，娇声娇气地咳了声嗽。"要画像吧，我想。多么适于画像的面貌啊，轮廓分明，先生。您以前让人画过像吗？"

"我看您弄错我的来意了，女士，"尼克尔贝先生回答说，照例很不客气。"我没有钱浪费在画像上，女士，即使我有钱，画了也没人可送啊，感谢上帝。刚才看见您在楼梯上，我就想跟您打听一件事，关于这儿的几个房客。"

拉·克里维小姐又咳了一声嗽——这次咳嗽为的是遮掩她的失望——接着说，"哦，真的吗！"

"听您跟侍女的谈话，我看上边那层楼是您的吧，女士？"尼克尔贝先生说。

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不错，上面的房子正是她的，因为当时她不需要三楼那些房间，便照例出租了。说真的，就目前来说，有一位从乡下来的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三楼。

"是个寡妇吧，女士？"拉尔夫说。

"不错，她是个寡妇，"那位女士回答。

"一个穷寡妇，女士？"拉尔夫说，着重强调了那个大有深意的形容词。

"唔，我看她就是穷，"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

"我凑巧知道她没钱，女士，"拉尔夫说。"那么，一个穷寡妇住这样的房子干什么呢，女士？"

"说得很对，"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听了对房子的不言而喻的称赞，一点也没不高兴。"说得非常之对。"

"我熟悉她的情况，女士，"拉尔夫说。"实际上，我是这家人

家的亲属；我得劝告您别让他们呆在这儿，女士。”

“我希望，假如有什么钱财上的问题不好解决的话，”拉·克里维小姐又咳了一声嗽说，“这位太太的亲属会——”

“不，他们不会，女士，”拉尔夫急忙插话。“别以为是这样。”

“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拉·克里维小姐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那您就知道知道吧，女士，”拉尔夫说，“您就照此安排吧。我代表整个家族，女士——至少，我相信我是他们唯一的亲属，我认为应该让您知道，我不能供给他们，任他们铺张浪费。他们住这些房间有多久了？”

“只是一礼拜一礼拜地算，”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尼克尔贝太太预付了头一个礼拜的租钱。”

“那么，等这个礼拜一结束，您最好把他们赶出去，”拉尔夫说。“除了回乡下，他们没有更好的出路，女士；他们在这儿给人人找麻烦。”

“当然，”拉·克里维小姐搓着手说，“要是尼克尔贝太太租这些房间没办法交钱，她这位太太可就太不体面了。”

“那不用说，女士，”拉尔夫说。

“自然啰，”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我目前——嗯哼——是个没依没靠的女人，经不起房租的损失。”

“当然您是经不起的，女士，”拉尔夫回答说。

“不过，同时，”拉·克里维小姐补充说，显然是难以把自己的好心肠和自己的利益一致起来，“我一点也说不出来那位太太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她非常让人喜欢，脾气也好，虽然她，这可怜人，好像情绪特别低落；我也没法说那两个年青人不好，因为没有比他们再好、再规矩的青年了。”

“好得很，女士，”拉尔夫说，向门那边转过脸去，因为这种对

贫苦人的赞美使他恼火。"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也许已经太多了;当然,我说了那些话,是没人会感谢我的。"

"我担保,至少我是十分感谢您的,先生,"拉·克里维小姐很亲切地说。"请您赏光看几幅我的画像样品好吗?"

"您非常客气,女士,"尼克尔贝先生说着,急急走开。"我得到楼上去找人,时间宝贵,实在不能看了。"

"以后什么时候您路过这儿再看吧,我非常欢迎,"拉·克里维小姐说。"也许您乐意带走一份价目表吧?谢谢您——再见!"

"再见,女士,"拉尔夫说,走出房去,猛然关上门,以免再多说话。"该会我的弟妇了。哼!"

又登上一段垂直的楼梯,它造得精巧异常,全部靠着楼角,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在平台上停了步喘口气,这时被那侍女追上了,原来拉·克里维小姐颇为知礼,派她上来给他通报的;她自从同他见面之后,显然白费了种种气力想用围裙把自己的脏脸擦干净,但她的围裙比她的脸还脏得多。

"姓什么?"姑娘问。

"尼克尔贝,"拉尔夫回答。

"喂!尼克尔贝太太,"姑娘喊着,把门呼的推开,"尼克尔贝先生来了。"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走进屋门,一位身穿重孝的女士站了起来,又似乎没气力上前去迎接他,就靠在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姑娘的胳臂上;姑娘身子单薄,容貌秀丽,她是一直坐在母亲身边的。一个年青人,看样子比她大一、两岁,走过来给拉尔夫行礼,叫他伯父。

"噢,"拉尔夫粗哑地说,不耐烦地皱着眉,"你是尼古拉斯吧?"

"这正是我的名字,先生,"年青人答道。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和他的亲戚们见面

“把我的帽子放好，”拉尔夫摆着架子说。“嗯，太太，你好吧？你得顶得住伤心的事，太太；我老是顶得住。”

“我受的打击可不寻常！”尼克尔贝太太说，一面用手帕擦眼。

“不是不寻常的，太太，”拉尔夫回答说，无动于中地解开短外衣的钮扣。“哪天不死几个丈夫呀，太太；还有，哪天不死几个老婆呀。”

“还有呐，哪天不死几个哥哥弟弟呀，先生，”尼古拉斯说，愤慨地看了他一眼。

“不错，老弟，还有小狗呐，哈巴狗也一样，”他的伯父回答着，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你信里没提我弟弟得的是什么病，太太。”

“医生们说不出来有什么具体的病，”尼克尔贝太太流着眼泪说。“我们有极其充分的理由认为他是肝肠寸断而死的。”

“呸！”拉尔夫说，“没这种事。我能理解有人因脖子断了而死去，还有胳臂断了的，有头断了的，有腿断了的，有鼻子断了的；可是肝肠寸断！——讲不通，这是流行的鬼话。有人还不了债，他才肝肠寸断而死，他的寡妇就成了苦恼人。”

“我相信，有些人无肝无肠，又断个什么，”尼古拉斯不动声色地说。

“天哪，这个孩子到底几岁了？”拉尔夫问，把椅子转过去，用极其藐视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他的侄子。

“尼古拉斯就要满十九岁了，”寡妇回答。

“十九岁，嗬！”拉尔夫说，“你打算怎样挣饭吃呢，老弟？”

“不靠我母亲过活，”尼古拉斯自豪地回答。

“你想靠她，也靠不上一丁点，”那位伯父回嘴说，轻蔑地瞧着他。

“不管怎么样，”尼古拉斯说，气得脸发红了。“我可不指望您给帮忙。”

“尼古拉斯，我亲爱的，别上火，”尼克尔贝太太劝告着。

“亲爱的尼古拉斯，求求你，”那位姑娘也劝他。

“住嘴吧，老弟，”拉尔夫说。“直言谈相吧！开头开得好，尼克尔贝太太——开头开得好！”

尼克尔贝太太打了个手势，要求尼古拉斯别再开口，算是回答了拉尔夫；于是伯侄二人都一句话不说，眼光相对了几秒钟。那位老人容貌可畏，面色严厉，倔头倔脑；那位青年容颜俊秀，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老人目光锐利，闪耀着贪欲和狡诈；青年目光明亮，放射着智慧和气魄。他身材稍细，体态端方，有男子气；除了青春的风采仪容外，他的满腔热情，发自内心，现于眉目，形于神态，使那位老人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对照，不管在旁观者看来多么显著，那个由此产生自卑感的人在灵魂中对它的感受之深，是谁也连一半都无法体会的。它刺伤了拉尔夫的内心深处，从此以后，他就痛恨起尼古拉斯来了。

他们的互相注视终于结束了，拉尔夫把目光收回来，一派轻蔑之态，称尼古拉斯为“孩子”。年岁大的绅士们常用这个词儿称呼他们的晚辈，以示斥责，可能意在哄骗大家，让人相信，即使他们能够恢复青春，他们也是绝对不干的。

“唔，太太，”拉尔夫不耐烦地说，“你告诉我债权人把遗产接管了，那么什么也没给你留下吗？”

“什么也没有，”尼克尔贝太太回答。

“你还花费了仅有的那一点钱老远地跑到伦敦来，看看我能帮你们什么忙？”拉尔夫接着说。

“我当时希望，”尼克尔贝太太结结巴巴地说，“你可能有机

会给你弟弟的孩子们想点办法。他临死时嘱咐我替他们来请求你。”

“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拉尔夫咕哝着，在屋里走来走去，“人死的时候，自己一点财产没有，似乎总认为有权去处理别人的财产。你的女儿干得了什么呀，太太？”

“凯特受过很好的教育，”尼克尔贝太太抽咽着说。“告诉你伯父，我亲爱的，你的法文和别的学科都学了多少。”

那可怜的女孩子刚要小声说几句话，她的伯父很不客气地把她拦住了。

“我们得想办法让你到一个管吃管住的技工学校去当学徒，”拉尔夫说。“你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我想总会受得了吧？”

“对，真的，伯父，”姑娘流着泪回答。“只要有住处，有饭吃，我一定努力，干什么都行。”

“好吧，好吧，”拉尔夫说，态度和缓了一点，要不是因为侄女的美貌，就是因为她的困苦（勉强点说，就算是后者吧）。“你得去试一下子，要是生活太苦，也许缝纫或者刺绣会轻松点。”（转向他的侄子）“你可曾干过什么活儿，老弟？”

“没干过，”尼古拉斯直率地回答。

“没干过，不出我之所料！”拉尔夫说。“这就是我弟弟教养孩子的方法，太太。”

“尼古拉斯刚离校不久，他那可怜的父亲只能给他那点教育了，”尼克尔贝太太接着说，“他曾打算——”

“打算让他将来成点材，”拉尔夫说。“老一套；老是有打算，没行动。假如我弟弟是个又活跃又精明的人，可能会给你留下不少的钱了，太太；假如他早把他的儿子送到社会上去，像我父亲一样，当时我比这孩子还小一岁半呐，那样的话，他就会有力量帮助你，而并不成为你的负担，增加你的痛苦。我弟弟是个没头

脑的轻率的人，尼克尔贝太太，我敢说，对这一点，你理当比谁都能体会。”

这一套宣讲让寡妇想到，有她那一千镑，本来不难做个较成功的投机生意，接着又想到，那么一来，岂不有了一笔钱过点舒服日子；她思量到悲惨处，泪如泉涌。她这个人，心肠满好，只是很脆弱，这时满腹忧伤，于是首先哀叹自己的苦命，然后抽抽答答地说她确实给可怜的尼古拉斯做了奴隶，常常跟他说（的确常常跟他说）她本来可能嫁到更好的人家去；说在他生前她从来不知道钱是怎么花出去的，不过他要是听她的，当时全家都会过得好些。此外还说了些痛苦的回忆，那是已婚妇女都有的，时期是丈夫生前或死后，或者一辈子。最后，尼克尔贝太太痛惜亲爱的死者从来不肯听她的劝告赚点钱，除了有那么一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只此一次，他就落得家败人亡。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半露笑容，听着这些话；等寡妇说完，他又把上面交代的那套感情冲动的倾诉之前留下的话头拾了起来。

“你愿意工作吗，老弟？”他皱着眉问他的侄儿。

“当然愿意，”尼古拉斯满不在乎地回答。

“那就看看这个吧，老弟，”他的伯父说。“今天早晨，这样东西惹我注目，也是你的好运到了。”

随着这开场白，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把它打开，浏览了一下那些广告，读起其中的一则来：

“‘教育。——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的中等学校，多西伯义斯堂，在可爱的多西伯义斯村，靠近约克郡的哥列塔桥。学生管吃管住，给衣服，给书，给零用钱，必需品应有尽有，用各种通行的和已废的语言教授数学、正字法、几何学、天文学、三角学、地球仪使用法、代数学、单棍击剑（选修）、习字、算术、防御工事

建设以及古典文学的各种部门。费用：每年二十畿尼。杂费免收，不放假，伙食尽善尽美。斯奎尔斯先生现在市内，每天一至四时办公，在雪山大街萨拉森人头客店。[1]附启：招请能干的助教一名，年薪五镑。文学硕士有优先权。'

"好了，"拉尔夫说着，把报纸折起。"谁得到这个位子，谁就发迹了。"

"可是他不是文学硕士呀，"尼克尔贝太太说。

"这个，"拉尔夫回答道，"这个呀，我看可以不管它。"

"可是工资那么少，离家又那么远，伯父！"凯特怯生生地说。

"少说话，凯特，乖孩子，"尼克尔贝太太打断她的话，"你伯父一定知道得最清楚。"

"听着，"拉尔夫尖刻地重复着说，"谁得到这个位子，谁就发迹。他要是不愿意干，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吧。没有朋友，没有钱，没人推荐，或者没有一点业务知识，他要在伦敦找到正当的工作，能生活下去，我就给他一千镑。至少，"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停顿了一下，"我一定给他，假如我有那么多钱的话。"

"可怜的哥哥！"小姑娘说。"哎呀！伯父，我们非这么快分开不可吗！"

"你伯父正在想主意呐，只为我们的好处，你别提问题麻烦他了，乖孩子。"尼克尔贝太太说。"尼古拉斯，亲爱的，我希望你说句话。"

"好，妈妈，好，"尼古拉斯说，他这阵子一直没说话，正想得出了神。"如果我真是运气好，先生，能得到这个我不大够资格的位子，可是扔下她们怎么过呢？"

---

① 萨拉森人指中世纪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勇悍善战；其头像常做旅店招牌花样，以之守卫大门，与我国旧日的门神相似。详见第四章。

“要是事情办妥了，毫无变动，老弟，”拉尔夫回答说，“你妈妈和你妹妹就归我照管，把她们安置到能够独立生活的地方。那是我眼下的责任；你走后一个礼拜，她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我保证。”

“要是这样，”尼古拉斯说，高兴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伯父的手，“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们马上找斯奎尔斯先生去碰碰运气吧；他准会拒绝的。”

“他不会，”拉尔夫说。“有我的推荐，他会欢迎你的。你多给他帮点忙，立刻就会提升为那家学校的一份子。哎呀呀，你倒想想看！他要是一死，不用说，你转眼就走运了。”

“真的，我都懂了，”可怜的尼古拉斯说。他精神焕发，天真烂熳，产生了千百种幻想，高兴起来了。“要不然，假如有个贵族青年，正在这家学校学习，把我看中了，等他离校时，请他父亲让我当他的旅行私人教师，等我们从欧洲大陆回来了，就给我找到一个像样的职位。啊，伯父？”

“嗯，没错儿！”拉尔夫冷笑着说。

“谁知道呢，说不定等我定居之后，他来看我（他当然会来看我的），也许会爱上给我照管家务的凯特，他就——他就——娶了她，啊，伯父？谁知道呢？”

“可不是，谁知道呢？”拉尔夫气哼哼地说。

“那我们会多幸福啊！”尼古拉斯热情地喊着说。“有重逢之乐，离别之苦又算什么呢。凯特成了漂亮姑娘，我听人这么说就得意得很，而母亲跟我们又住到了一块儿就高兴得很，现在这些难过的日子就都忘了，还——”这样的远景，光辉灿烂，简直叫人受不了，把尼古拉斯真给压倒了，他微微一笑，泪如雨下。

这个质朴的家庭，生在田园，长在乡野，完全不认识所谓的外界社会——这个惯用的说法，若加以解释，意味着其中所有的

流氓无赖——想到初次离别，不免泪眼相对；这种感情的冲动过去之后，他们满怀未经考验的希望，欢欣鼓舞，畅谈起前途的光明景象来，于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提醒他们说，若不抓紧时间，会有运气更好的候补人，把广告上所说的财富的敲门砖从尼古拉斯手里夺过去，从而破坏他们的一切空中楼阁。这个及时的启示颇为有效，他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尼古拉斯仔细抄下了斯奎尔斯先生的地址，伯侄二人便一起动身，去找那位多才多艺的绅士；尼古拉斯坚定地让自己相信，刚一见面就厌恶伯父，实在是对他大为误解；尼克尔贝太太谆谆告诫她的女儿，说她确信他是个心怀好意的人，不应只看表面，尼克尔贝小姐很恭敬地说，他颇有可能是这样的。

说真的，这位大伯总说尼克尔贝太太比较懂事，还意在言外地恭维她的高尚品质，因此她的看法大大受了他的影响；尽管她深爱她的丈夫，对孩子也是依旧溺爱，拉尔夫却已十分有效地拨动了一根不调谐的小小心弦（他深深认识人性的最大弱点，虽然一点也不认识它的最大优点），因此她已开始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温柔敦厚，含辛茹苦，而已故的丈夫轻率鲁莽，使她做了牺牲者。

第　四　章

尼古拉斯和他伯父（为了不失时机地追求富贵）
前去造访约克郡的校长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

雪山！安份守己的城里人，瞧见北部地区公共马车上这两个金字，在深色背景衬托之下，清晰夺目，能把雪山看做什么样的

地方呢?对一个地方,常见其名,或常闻其名,大家总有一种模模糊糊、隐隐约约的想法。对这个雪山,也必然有一大堆联翩的浮想不住地飘来荡去的吧。这个名字可真好。雪山——还是雪山,加上一个萨拉森人的头;二者联系起来,让我们想象到冷酷、粗暴的东西!茫茫乡野,一片荒凉,阻不住刺骨的寒风,冬令的暴风雪——一片晦暗、寒冷、阴沉的荒原,日间人迹罕至,夜间更不在常人念中——孤身旅客,裹足不前,亡命强徒,成群结队——这就是,或者大概是,我们对那个在遥远的乡野之区的雪山的一般概念;在那里,那个萨拉森人的头,像一个狰狞的幽灵,日日夜夜,按时往来奔驰,鬼影憧憧,神秘莫测,任凭气候变异,照例猛冲而前,似乎专与险恶的自然气象作对。

再看实际情况[①]呢,却是很不一样,然而也绝不该等闲视之。你瞧,就在伦敦的核心,在热热闹闹的商业集中点,在喧嚣和纷乱的漩涡里,伫立着新门监狱,可以说是生活的巨大潮流汇集之处,那些滚滚不尽的潮流来自各方,汇合在它的墙下;被它那阴森森的暗影所笼罩的那条拥挤的大街上——和那些肮脏的摇摇欲倒的房屋近在咫尺——就在卖鱼羹汤和残破水果的小商贩尽力拉生意的地方——在甚至把大城市的喧嚣压倒在那些噪声的咆哮声中,好几十个人,每次四个、六个或八个壮汉,在暴力下,被急急赶出人世之外,当时人群密集,场面可怖,好奇的人们在窗扉前、屋顶上、墙上和石柱上瞪目而望;在一大堆向上仰望的苍白的面孔中间,那个将死的可怜虫,带着应有尽有的待毙的苦相,看不见有一个人——一个人也没有——表露出怜悯或同情。

---

① 上文的雪山实为当时伦敦的一条大街的名字,萨拉森人头客店就在那里。详见下文。

离监狱不远之处，也就是临近伦敦牛马市场，临近负债人牢房，临近商业区的扰攘和喧哗之处，在雪山大街那一段马路上，拉公共马车的马儿从那儿往东走，专想故意翻车，拉出租单马双轮车的马儿从那儿往西走，屡屡跌倒在地，此处正是萨拉森人头客店的马车停车场；客店大门由两名萨拉森人的头和肩膀来守卫。从前，到夜间就把它们撤下来，以示对本京都的高等精灵尊崇敬仰之意，但后来就任其安安稳稳留在原处，无人打扰，这样已有一段时间了；这种风习，现在也许只限于圣詹姆斯教区了，在那里，门环招人喜欢，因为比较容易取走，门铃的铁丝也受重视，因为可作牙签之用。不管是否可做守卫者吧，那两个人头就在门道的两侧，皱起眉来瞧着你，而客店的本身，装设了另一个萨拉森人的头，在停车场的最高处对你皱眉而视；停在场上的所有红色马车后部的行李箱的门上也有个瞪着眼的小萨拉森人头，和大门口的那两个大萨拉森人头的神气一般无二，所以，这建筑群的总的面貌显然是萨拉森式的了。

你走进这片停车场，就看得见左边是售票处，右边是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圣赛尔克教堂的塔楼，而左右两边还有成排的客房。就在正对面，你会看见一扇长窗，顶上触目地写着“咖啡室”[①] 三个字；你凭窗而望，如果时间凑巧，还会看见双手插在衣袋里的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

斯奎尔斯先生的外貌并不令人喜爱。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一般人则看惯了双目齐全的。他那只眼睛无疑是有用的，决非装饰品，它灰中带绿，形状像街门上的扇形窗。瞎眼的那半边脸上皱纹和折子极多，因而显出一副凶相，尤其是微笑时，那简直像是恶棍之貌了。他的头发十分光亮、平滑，只是发际之处，低而突

---

① 咖啡室，一般旅店里的小卖部，备有咖啡、酒、鲜果之类。



斯奎尔斯先生

出的脑门顶上，梳得根根倒竖，跟他刺耳的语声和粗鲁的态度颇为配合得当。他大约五十二、三岁，身材比中等的稍矮，戴了一条末梢很长的白领巾，穿了一套黑衣服，色泽同学者服装一样，不过上衣袖子长得不得了，裤子短得不得了，因而显得局促不安，时时刻刻都像是发现了自己非常体面而大吃一惊的样子。

斯奎尔斯先生站在咖啡室一只壁炉旁的厢座内，里面有一张咖啡室里常见的桌子，还有两张桌子，形状和大小都不寻常，是为了适合隔墙的角度而特制的。在长椅的一角有只很小的松木衣箱，由一条细绳子捆住了，衣箱上蹲坐着一个非常小的男孩，结着带子的半统靴和灯芯绒长裤悬垂着，两肩耸到耳旁，双手搭在膝上，时时怯生生地瞟着那位校长，显然是又担惊、又害怕。

"三点半，"斯奎尔斯先生咕哝着，从窗前转过身来，闷闷不乐地望着咖啡室里的钟。"今天不会有人来了。"

想到这儿，斯奎尔斯先生十分烦恼，瞧了那个小男孩一眼，看他在干什么，好找个碴儿打他。凑巧他什么也没干，于是只打了他两个耳光，吩咐他不许再发呆。

"仲夏节结帐日那天，"斯奎尔斯先生叨念着，又接着抱怨起来，"我收了十个男孩子；十乘二十就是二百镑。我明天早上八点钟回去，才收了三个男孩子——三零得零——三二得六——六十镑。那么多男孩子都怎么啦？做父母的想的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那时候，坐在衣箱上的小男孩打了一个挺响的喷嚏。

"哎哟！老弟！"校长狠狠地说，转过身来。"怎么回事，老弟？"

"没事，对不起，先生，"小男孩答道。

"没事，老弟？"斯奎尔斯先生喊叫着。

"对不起，先生，我打了个喷嚏，"孩子接着说，他发抖了，身

子底下的小箱子跟着摇晃起来。

“哼！打喷嚏了，是吗？”斯奎尔斯先生回嘴说。“那你为什么说没事呢，老弟？”

对这个问题没法子回答，那个小男孩把两个手指的关节紧揉左右两眼，哭了起来，因此斯奎尔斯先生给他左脸一巴掌，把他从衣箱上打下来，接着给他右脸一巴掌，又把他打回衣箱上去。

“等着吧，等我把你弄到约克郡去，我的小绅士，”斯奎尔斯先生说，“那时候我再叫你受用个够。别发出那种怪声好不好，老弟？”

“是——是——是，”小男孩抽泣着，用写着叫花子求乞书的印花布使劲擦脸。

“那就立刻这么做，老弟，”斯奎尔斯说。“听见了吗？”

听了这一套训斥，加上吓人的姿态，蛮横的神气，孩子更加使劲擦脸了，好像要把眼泪挡回去；他一会儿擤鼻子，一会儿抽咽，感情的发泄也就到此为止了。

正在这关头，接待员从门口朝内探望。“斯奎尔斯先生，”他说，“有一位绅士求见，在柜台那儿等着呐。”

“把他请进来，理查德，”斯奎尔斯先生回答，声调柔和起来。“把你的手帕搁在衣袋里，你这小无赖，不然，等那绅士一走，我就宰了你。”校长刚说完这几句声调又低又凶的话，客人就进来了。他假装没有看见，只顾专心修理一支钢笔，同时对他的小学生提出好心的劝告。

“我的好孩子，”斯奎尔斯先生说，“所有的人都得受考验。你这么小就受到这个考验，足以使你小小的心碎裂，眼珠子哭得暴出来，但这算得上什么呢？没什么；一丁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你要离开你的朋友们了，可是你将有一个父亲，那就是我，亲爱的，

还有一个母亲，斯奎尔斯太太。在可爱的多西伯义斯村，靠近约克郡的哥列塔桥，学生管吃管住，给衣服，给书，管洗澡，给零用钱，必需品应有尽有——”

“正是这位绅士，”客人说，打断了正在背诵广告的校长。“斯奎尔斯先生，我想就是您吧？”

“正是啊，先生，”斯奎尔斯先生说，装出大为惊讶的样子。

“这位绅士，”客人说，“就是在《泰晤士报》上登那广告的？”

“——《晨邮报》、《纪事报》、《先驱报》，还有《广告报》，说的是名叫多西伯义斯堂的中等学校，在可爱的多西伯义斯村，靠近约克郡的哥列塔桥，”斯奎尔斯先生接着说。“您是因事而来，先生。我一见这两位小朋友就知道了。你们好吗，我的小绅士们？您好吗，先生？”斯奎尔斯先生一面问候，一面拍着客人带来的两个眼睛凹、身材小的小男孩的头，等着继续交谈。

“我是搞油画的。我姓斯诺利，先生，”客人说。

斯奎尔斯点点头，好像在说，“这个姓氏也特别漂亮。”

客人接着说下去。“我一直在考虑，斯奎尔斯先生，让我这两个孩子进您的学校。”

“说句不该我说的话，先生，”斯奎尔斯先生回答道，“您这么办，我看实在再好也没有了。”

“哦！”客人说。“每年二十镑，对吧，斯奎尔斯先生？”

“畿尼，”校长说，带着劝导的微笑。

“两个孩子，我看就按镑收费吧，斯奎尔斯先生，”斯诺利先生严肃地说。

“我看那可不行，先生，”斯奎尔斯回答说，好像他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让我想一想，四五得二十个畿尼，加一倍，再减去——好吧，多一镑少一镑的，反正不妨碍我们的事，您务必把我向您的亲戚朋友们介绍介绍，先生，那就算补上了。”

"他们俩饭量不大,"斯诺利先生说。

"嘈!那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斯奎尔斯回答。"我们这家学校不在乎孩子们的胃口大小。"这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就是满不在乎。

"样样有益的奢侈品,先生,凡是约克郡能提供的,"斯奎尔斯接着说,"种种高尚的思想,凡是斯奎尔斯太太能灌输的;种种——总而言之,凡是家里种种让人舒服的东西,孩子们想要的,这儿都给,斯诺利先生。"

"我希望对他们的道德教育特别重视,"斯诺利先生说。

"您提这个,我很高兴,先生,"校长回答说,腰板为之一挺。"要讲道德教育,他们可找对地方了,先生。"

"您本人就是位有德之士,"斯诺利先生说。

"我很相信您这句话,先生,"斯奎尔斯回答说。

"知道您是位有德之士,我很满意,先生,"斯诺利先生说。"我问过一位您的介绍人,他说您是仁慈善良的。"

"嗯,先生,我希望我还算能当之无愧吧,"斯奎尔斯回答说。

"我希望自己也是这样,"对方接着说。"我可以到隔壁厢座和您谈几句话吗?"

"完全可以,"斯奎尔斯龇着牙一笑,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俩跟你们的新伙伴谈一两分钟好么?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先生。他叫贝林——是唐顿区的孩子,先生。"

"他呀,真的吗?"斯诺利先生应道,看着这可怜的小顽童,好像他是什么特殊的天然宝物。

"明天他跟我下乡,先生,"斯奎尔斯说。"他现在坐着的是他的行李。每个学生都得随身带着,先生,两套衣服、六件衬衣、六双长袜子、两顶睡帽、两块小手帕、两双鞋、两顶帽子和一把剃刀。"

“一把剃刀！”斯诺利先生大声说，这时他们走进隔壁的厢座。“干什么用？”

“刮脸呗，”斯奎尔斯回答的声调又慢又稳。

这三个字颇为简单，可是说话的那种态度里肯定有些含意，目的在惹人注意，因为校长和客人互相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交换了一下颇有深意的微笑。斯诺利是个动作灵活、鼻子扁平的人，身穿暗色衣服和黑色长绑腿，脸上显出受了委屈又很自尊的神色，因此他那令人莫明其妙的微笑就越发不寻常了。

“这么说，孩子们在你们学校能呆到几岁呢？”他终于问道。

“只要他们的朋友按季度交费，交给我那在城里的代理人，呆多久都可以，或者，等到有一天他们逃跑了，也就算了，”斯奎尔斯回答说。“让我们互相了解了解吧，我看这样稳妥点。这两个孩子是什么人——私生子吗？”

“不是，”斯诺利接着说，目光正好和校长那一只眼的目光对上了。“他们俩不是。”

“我还以为可能是呐，”斯奎尔斯冷冷地说。“我们这儿有好些个，那个孩子就是。”

“隔壁那个吗？”斯诺利说。

斯奎尔斯点头肯定，他的客人又瞧了衣箱上的孩子一眼，转过身来，似乎大为失望，因为看不出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说这简直难以设想。

“他正是，”斯奎尔斯叫道。“不过，谈谈您这两个孩子吧，您刚才就想跟我谈吧？”

“是啊，”斯诺利回答说。“其实，我不是他们的父亲，斯奎尔斯先生。我只是他们的继父。”

“噢！是这样吗？”校长说。“这一下可明白了。我正纳闷您究竟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到约克郡去呐。哈哈！哦，我现在明白

了。"

"您知道，我跟他们的母亲结婚了，"斯诺利接着说，"把这两个孩子养在家里花费不小，因为她自己名下也有一点钱，我怕(妇道人家都傻得厉害啊，斯奎尔斯先生)她早晚会浪费在他们身上，那就会把他们毁了，您知道。"

"我知道，"斯奎尔斯回答说，倒身靠在椅背上，挥挥一只手。

"就为了这个，"斯诺利又说，"我急于把他们送到一家离家相当远的学校去，那儿没有假日——完全没有一年回家两次的不明智的规定来让孩子们心慌意乱——并且在那里他们可能过些艰苦生活——您理会了吧?"

"要按期交费，不得提出问题，"斯奎尔斯点着头说。

"对呀，一点不错，"对方接着说。"不过，思想教育方面得严格注意。"

"严格注意，"斯奎尔斯说。

"我看也不允许家信写得太多吧?"那位继父吞吞吐吐地说。

"不允许，除了圣诞节发个通知，说他们从来没这么幸福过，并希望千万不要派人来接，"斯奎尔斯接着说。

"再好不过了，"那位继父说，一面搓着手。

"那么，我们既然彼此了解了，"斯奎尔斯说，"我可不可以请问您，您是不是认为在私生活方面，我是个非常有道德的、起模范作用的、品行端正的人呢;我是管理少年人的负责人，您是不是对我的无可指责的正直、公平、仁慈和才干有最强的信心呢?"

"当然是了，"那位继父回答说，一面同样地龇牙笑了一笑。

"如果请您当我的一个身份保证人，您也许不反对把我的为人照刚才那么说吧?"

"一丝一毫也不反对。"

"真有您的!"斯奎尔斯说，拿起一支笔来。"这是搞业务，我

就爱搞业务。”

这位校长写下了斯诺利先生的通讯处，就得办越发惬意的事了，即写上预收第一季度的费用，等他刚刚写完，就听到有人说要见斯奎尔斯先生。

“他就在这儿，”校长回答，“什么事呀？”

“不过是桩业务问题，先生，”拉尔夫·尼克尔贝说，他走上前来，身后紧跟着尼古拉斯。“今天早晨报纸上有张您登的广告吧？”

“不错，先生。请到这边来，”斯奎尔斯说，此时他已回到了壁炉旁的那个厢座。“您请坐，好吗？”

“唔，我看我得坐下，”拉尔夫一面回答一面照办了，把帽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是我的侄子，先生，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先生。”

“你好，先生？”斯奎尔斯说。

尼古拉斯鞠了个躬，答说很好，看样子这位多西伯义斯堂的业主的外貌似乎把他吓了一跳，实际上他也真的吓了一跳。

“也许您还记得我吧？”拉尔夫说，一面端详着校长。

“我每半年进一回城，您都按期付给我一小笔钱，大概有几年了，我想，先生，”斯奎尔斯回答。

“不错，”拉尔夫说。

“替一个孩子的父母交费，孩子叫多克，他不幸——”

“——不幸死在多西伯义斯堂了，”拉尔夫接嘴说完这句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先生，”斯奎尔斯接着说。“啊！斯奎尔斯太太呀，先生，可偏爱那孩子了，当他亲生的一样；他一生病，先生，她真是费尽了心——每天夜里和早上，他什么都咽不下去的时候，给他烤面包和热茶——就在他死的那天夜里，给他卧室里点上一支蜡——那本顶好的字典给他送去当枕头——可是我并

不后悔。回想一下对他尽到了责任的事，叫人心里痛快。”

拉尔夫微笑了，却又好像没有一丝笑意，他看了看周围的那些生人。

“这些孩子不过是我的几名学生，”瓦克福·斯奎尔斯说，指指衣箱上的那个小孩子和站在地板上的两个小孩子，他们一直一声不吭，只顾瞪着眼睛对看，同时把身子拧来拧去，弄得出奇地七歪八扭，一般孩子们刚刚认识时，照例是这样的。“这位绅士，先生，是一位家长，多蒙他称赞我在多西伯义斯堂所采取的教育方针，这学校座落在可爱的多西伯义斯村，靠近约克郡的哥列塔桥，在那儿学生管吃管住，给衣服，给书，管洗澡，还给零用钱——”

“不错，这些个我们都知道，先生，”拉尔夫烦躁地打断了他的话。“广告上全有啊。”

“您说得真对，先生，广告上的确全有，”斯奎尔斯回答说。

“实际上呢，除此之外，”斯诺利先生插话说，“我觉得有必要叫您相信，先生，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叫您相信：我认为斯奎尔斯先生是位非常有道德的、起模范作用的、品行端正的绅士，而且——”

“这我都不怀疑，先生，”拉尔夫插了一句，来打断那一大串推荐之辞，“一点也不怀疑。我们来谈业务好不好？”

“衷心赞同，先生，”斯奎尔斯接着说。“‘决不耽误业务’，我们对学做生意的学生，刚上头一课就灌输这句话。贝林少爷，我亲爱的，要永远记住这句话；听见了吗？”

“是，先生，”贝林少爷用老调说。

“他把这句话记住了吧？”拉尔夫说。

“给这位绅士说说，”斯奎尔斯说。

“决不，”贝林少爷背诵着说。

“很好，”斯奎尔斯说，“往下说。”

“决不，”贝林少爷又重复了一遍。

“实在很好，”斯奎尔斯说。“对。”

“耽——”尼古拉斯好心地提醒他。

“担负——业务！”贝林少爷说。“决不——担负——业务！”

“很好，老弟，”斯奎尔斯说，向犯了罪的孩子投射令人生畏的一瞥。“你别忙，你和我得单独地担负点业务。”

“眼下，”拉尔夫说，“我们来办点我们自己的业务，也许更好一点吧。”

“如果您愿意的话，”斯奎尔斯说。

“好吧，”拉尔夫又说，“不必费多大工夫；只消一谈，我希望结束也容易。您登了广告，要招个能干的助手，是吧，先生？”

“一点不错，”斯奎尔斯说。

“您真需要个助手？”

“当然，”斯奎尔斯回答说。

“人就在这儿，”拉尔夫说。“我的侄子尼古拉斯，刚刚离开学校，在那儿学到的一切都在他头脑里打着转，衣袋里可没有什么打转的东西，正是你需要的人手。”

“我恐怕，”斯奎尔斯说，看到尼古拉斯仪表堂堂，心想这样的青年竟然来应征，不禁弄糊涂了，“我恐怕这个小伙子对我不合适吧。”

“没错儿，他很合适，”拉尔夫说，“我比你了然。别灰心，老弟，过不了一礼拜，你就要教多西伯义斯堂所有的贵族少爷了，除非这位校长比我所估量的还要固执。”

“我怕的是，先生，”尼古拉斯对斯奎尔斯先生说，“您嫌我太年青，而且不是文学硕士。”

“没有学位是一个问题，”斯奎尔斯回答说，尽量显出一副严

肃的样子；由于那侄子天真幼稚，伯父世故老练，相差之多，让他莫明其妙，提到他所教的贵族少爷，他也不解其意。

“你瞧，先生，”拉尔夫说；“只消两秒钟，我就能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

“那就请说吧，”斯奎尔斯接着说。

“这是个孩子，或者少年，或者小伙子，或者青年人，或者不懂事的小青年，或者随你怎么叫都行，十八岁，或者十九岁，或者差不多这么个岁数，”拉尔夫说。

“这我明白，”校长说。

“我也明白，”斯诺利先生说，认为有机会该给他这新朋友帮帮腔为是。

“他父亲死了，他完全不懂人情世态，没有一点收入，想找点活儿干，”拉尔夫说。“我把他介绍到您这家出色的学校来，开这么个头，以后就能发迹了，要是他会利用机会的话。您明白吗？”

“这谁都准会明白，”斯奎尔斯回答说，一半模仿着那位老先生对他的不觉察的侄子加以嘲笑的态度。

“当然，我明白，”尼古拉斯急切地说。

“当然，他明白，您瞧，”拉尔夫用同样枯燥生硬的态度说。“万一他太任性，不等这个绝妙的机会完全发挥作用就把它丢掉，我就认为对他母亲和妹妹加以帮助的事与我无关了。您瞧瞧他，想想他在五、六个方面可能对您有帮助吧！目前，问题是，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对于您，他是不是比您在一般情况下能找到的二十人更有用。这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吗？”

“是啊，不错，”斯奎尔斯说；拉尔夫对他点点头，他也点头作答。

“好，”拉尔夫接着说。“我跟您说两句话吧。”

这两句话是私下说的；过了两分钟，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

就宣布，从此刻起，正式任命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先生，就多西伯义斯堂第一助理教师之职。

“这是你伯父推荐之功啊，尼克尔贝先生，”瓦克福·斯奎尔斯说。

尼古拉斯对他的成功高兴得不得了，同他的伯父热烈握手，对斯奎尔斯几乎要当场参拜。

“他是个怪模怪样的人，”尼古拉斯想。“那有什么呢？波森就是怪模怪样的啊，约翰逊博士[1]也一样；所有念书念得发迷的人都一样。”

“明天早上八点钟，尼克尔贝先生，”斯奎尔斯说，“公共马车将出发。你务必早一刻钟赶到这儿，因为我们还要带这几个孩子一起走。”

“一定，先生，”尼古拉斯说。

“你下乡的车费，我已经付了，”拉尔夫气哼哼地说。“所以你没别的事儿，只消穿暖一点就行了。”

这又是一个他伯父慷慨大方的例子。尼古拉斯对这种出乎意料的厚道，感动之至，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话道谢才好；说真的，等他们辞别了那位校长、出了萨拉森人头客店大门，他想起来的感谢话还不到一半呐。

“我早上到这儿来，把你光明正大地送走，”拉尔夫说。“不要躲躲闪闪！”

“谢谢您，先生，”尼古拉斯答道，“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厚意。”

“留心记住才是，”他的伯父说。“现在你最好回家去，把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你看先到黄金广场去，你认得路吗？”

---

① 理查德·波森(1759—1808)：英国有名的希腊文学学者，常喝得烂醉，有失观瞻，当众态度粗暴。约翰逊(1709—1784)：英国诗人，批评家，散文家，字典编纂家，视力极劣，容貌粗陋，衣装龌龊，走路时左右摇晃。

"没问题,"尼古拉斯说。"这容易打听。"

"那么,就把这些文件交给我的办事员吧,"拉尔夫说着,拿出一个小包来,"叫他等着,等到我回去。"

尼古拉斯高兴地接受了这任务,向可敬的伯父亲切告别,听那位热心肠的老先生哼了一声作答,便急急忙忙地走开,办自己的事去了。

尼古拉斯及时找到了黄金广场;诺格斯先生到酒馆去了一两分钟,刚刚回来,正在用弹簧锁钥匙开门的时候,他也到了台阶前。

"那是什么?"诺格斯指指那个小包问。

"我伯父的文件,"尼古拉斯回答说。"请你费神等着他,等到他回来。"

"伯父!"诺格斯叫道。

"尼克尔贝先生,"尼古拉斯解释说。

"进来,"纽曼说。

他没再说一句话,就把尼古拉斯引入走廊,进了走廊尽头的公用食品室,把他推到一把椅子里,然后自己爬上高凳坐下,两臂在身旁直垂下来,眼睛死盯着他,好像在从瞭望塔上往下看。

"没答话,"尼古拉斯说着,把小包放在身旁的桌子上。

纽曼不作声,把两臂交叉在一起,头往前一伸,以便凑近一点尼古拉斯的脸,就这样仔细端详起他的容貌来。

"没答话,"尼古拉斯说,声音很高,认为纽曼·诺格斯耳朵聋了。

纽曼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声不响,照旧仔细观察那位来客的脸。

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样表现,真是太出奇了,他的外貌又古怪之极,尼古拉斯对可笑的对象相当敏感,禁不住开颜一笑,同时问诺格斯先生有什么事要他做。

诺格斯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这时尼古拉斯站起身来，说他不需要休息，随即告辞。

这位来客，纽曼·诺格斯从来没见过，他费了很大的劲(而且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他那股劲儿是怎么来的)，深深吸了一口气，才终于说出话来，声音很高，毫不息气，说这位年青绅士要是肯告诉他的话，他愿意知道他伯父打算帮他什么忙。

尼古拉斯丝毫没有不肯说之意，恰恰相反，他颇为高兴有这个机会谈谈他满心想着的事儿；于是他又坐下了(一开口，他的乐观的想象就活跃起来了)，开始兴高采烈地叙述他在多西伯义斯堂这样的学府任职所能得到的荣誉和利益。

"不过，你怎么啦——病了吗？"尼古拉斯说，忽然打断了自己的话，因为对方摆出了各种莫明其妙的姿势之后，双手伸到凳子下，把指关节弄得格格地响，好像两只手所有的骨头都大声响起来了。

纽曼·诺格斯不回答，还是接着耸耸肩膀，把指关节弄得乱响，不住地怪笑，眼睛往上翻，直勾勾地发怔，样子极其吓人。

起初，尼古拉斯以为这个神秘人物犯了什么病，但又一考虑，认定他喝醉了，在这种情况下，觉得立刻走开为是。他开了大门，回头看了一下。纽曼·诺格斯仍然在没完没了地摆出奇特的姿势，手指的响声也大得多了。

第　五　章

尼古拉斯动身前往约克郡——述及他辞别家属、和何人同行以及途中的遭遇。

假如滴入衣箱中的泪珠成为随身护符，能使主人摆脱悲伤

和不幸，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就能极为顺遂地开始远行了。该做的事那么多，剩下的时间那么少，要讲的温情话那么千头万绪，内心的痛苦又那么深切沉重，因而语到唇边，欲言又止，以致草草安排行装，也真正令人凄惘。母亲和妹妹，眷顾情深，催他带去一百件她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以保安适，尼古拉斯却定要留备后日之用，或于必要时加以变卖。惆怅的行前之夜，他们进行了一百次这样的亲切的争论；每次心平气和的争议一过，简单的准备工作便愈近结束，凯特愈加忙碌，她的悲泣愈加静悄。

行李箱终于装好了，然后摆上晚饭，有一些特制的好菜；为了节省出来这点花费，趁尼古拉斯不在场时，凯特和母亲假装吃了一顿。这可怜的男孩子试着吃一点饭，几乎噎住；勉强开一两句玩笑，苦笑一声，又几乎上不来气。他们这样拖延着，等到一夜已过，离别的时刻到了；此时他们才觉得，不如早一点把真正的感情发泄出来，反正怎么压也是压不住的。于是他们任其奔放了一场，倒也觉得宽慰了。

尼古拉斯熟睡到次日早晨六点，梦见了家，或已往的家——不管哪个吧，反正变动了的或消逝了的东西总要在睡梦中回来，感谢上帝，外观依旧——起床后精神勃勃。他用铅笔写了几行告别的话，这是他很怕当面说的，还把自己现有的一点钱拿出一半来，同这纸短简一起放在妹妹的房门口，背起行李箱，轻轻悄悄地下了楼。

"是你吗，汉娜？"一个语声在拉·克里维小姐的起坐室里喊着说，微弱的烛光在那里闪耀。

"是我呀，拉·克里维小姐，"尼古拉斯说，放下箱子往里面望。

"哎哟！"拉·克里维小姐叫了一声，她吓了一跳，手往上一

伸，快碰着卷发纸了。“你起得挺早哇，尼克尔贝先生。”

“跟您一样啊，”尼古拉斯答道。

“美术把我闹得睡不成了，尼克尔贝先生，”那位女士应道。“我等着天亮呐，好画出一个意象来。”

拉·克里维小姐起床那么早，为的是给一个很丑的小男孩的微型画像画上一个理想的鼻子，那孩子的祖母住在乡下，把他选中了，预料她会让他承受遗产，要是他长得像家里人的话。

“画出一个意象来，”拉·克里维小姐又说了一遍。“住在河滨大街这样的大马路上可真方便啊。有哪个让我画像的人，需要画上那么一个鼻子或者那么一只眼的话，我只要往窗外一望，等到正好看见的时候就是了。”

“这回，找那么一个鼻子费工夫吗？”尼古拉斯带着微笑问。

“哟，那多半得看是什么类型，”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狮子鼻，罗马鼻，都多得很，逢到埃克塞特会堂[①] 一开会，就有各式各样的扁平鼻子；可是完美的鹰钩鼻呢，对不起，太少了，我们通常给军人或者社会上的名人画像时才用得着。”

“真的！”尼古拉斯说。“我在旅途中万一碰见，就想法给您画些草图吧。”

“冬天这么冷，难道你真要路远迢迢下乡到约克郡去，尼克尔贝先生？”拉·克里维小姐说。“昨天晚上我才听说一点。”

“我要去，真的，”尼古拉斯答道。“不得不这样，你知道，有人在逼我啊。局势逼人，那位先生的代名词就是局势。”

“唔，我很遗憾，也只能说这句话了，”拉·克里维小姐说，

---

① 埃克塞特会堂在伦敦河滨大街，是当时五月间宗教或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

"为你的母亲和妹妹，为你也一样。你妹妹是个挺好看的年青姑娘，尼克尔贝先生，这又是一个应该找个人来保护她的理由。我劝过她让我给她画一两回像，摆在大门外的画框里。啊！她的微型画像一定很可爱。"拉·克里维小姐说着，拿起一幅象牙白的脸部画像，脸上透出一些极明显的天蓝色的静脉，她十分得意地端详着它，使尼古拉斯对她大为羡慕。

"什么时候您有机会给凯特帮点忙，"尼古拉斯伸出手来说，"我看您是不会放过的。"

"一定靠得住，"那位好脾气的微型画像画家说，"上帝保佑你，尼克尔贝先生；我祝你顺利。"

人情世态，尼古拉斯知道得很少，可是他根据自己的猜测，认为给拉·克里维小姐一个小小的亲吻，也许她对他撇下的亲人的好意不会因此减少吧。于是，他以逗趣的殷勤亲了她三、四次，拉·克里维小姐只端正了一下黄头巾，说她从没听说过这种事，也没相信过会有这种事，除此以外，可并无更不高兴的表现。

这样满意地结束了此次意料之外的会见之后，尼古拉斯赶快离了家。等到他找到一个给他搬箱子的人，还只七点钟，于是他缓步而行，在此人前面几步，胸中的一颗心却多半不如人家那么轻松，尽管那人前胸并无背心遮盖，而且从衣服的模样看来，显然是在马棚里过了一夜，在水泵边吃了早饭的。

尼古拉斯怀着大大的好奇心和兴趣，看到街街户户一片繁忙，准备度此一日；他一阵阵想到，那么多的人，十等九流，都在伦敦挣得一口饭吃，似乎颇为不易，而自己呢，竟不能不长途跋涉来找一口饭吃。他转眼便来到雪山大街萨拉森人头客店。他打发走了脚夫，照看着行李箱在公共马车管理处寄放妥当，随即到咖啡室去找斯奎尔斯先生。

他发现这位博学之士正坐在那里吃早饭，对面座位上排成

一行的是，他见过的那三个小男孩，和他前一天离开后交了好运来到此处的另外两个小男孩。斯奎尔斯先生面前摆着少量的咖啡、一盘热的烤面包片和一块冷牛腿肉；不过此刻他正在专心给孩子们准备早饭。

“这是两便士的牛奶，对不对，侍者？”斯奎尔斯先生说着，往一只蓝色大杯子里面看，还把它轻轻歪过来一点，以便精确地瞧瞧牛奶分量如何。

“是两便士的，先生，”侍者回答。

“牛奶这东西，哎呀，在伦敦可真难得呀！”斯奎尔斯先生说着，叹了一口气。“威廉，请你拿温开水来，给倒满了吧。”

“倒得满满的吗，先生？”侍者问。“嗐，牛奶会给冲淡啦。”

“甭管它，”斯奎尔斯先生应道。“活该，这么贵。你叫了三大片面包加黄油了吧？”

“这就来，先生。”

“你用不着忙，”斯奎尔斯说，“有的是工夫。把急性子忍住点，孩子们，别老惦记着吃的。”他一面讲这条戒律，一面咬了一大口冷牛肉，并且认出尼古拉斯来了。

“坐下，尼克尔贝先生，”斯奎尔斯说。“瞧，我们都在这儿吃早饭呐！”

尼古拉斯看不见有人在吃早饭，除了斯奎尔斯先生；他仍然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尽力显出高兴的神气来。

“嗬！这是牛奶和水，对吧，威廉？”斯奎尔斯说。“很好；别忘了就来面包加黄油。”

又听见说面包加黄油，那五个孩子面露急切之色，目送着那侍者走出去；同时，斯奎尔斯先生尝了尝牛奶和水。

“啊！”这位绅士舐唇咂嘴地说，“这叫又浓又香！想想街上那些个叫花子和孤儿，要是吃着这个得多高兴吧，孩子们。饿，真是

吓人的东西，对不对，尼克尔贝先生？”

“太吓人了，先生，”尼古拉斯说。

“我叫一号，”斯奎尔斯接着说，把那只大杯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左边离窗子最近的孩子就可以喝一下子；我叫二号，挨着他的孩子就喝，照这样子叫到五号，就是那末一个孩子。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先生，”孩子们急急地喊着说。

“那就对了，”斯奎尔斯说，不慌不忙地接着吃早饭。“准备好了等我叫你们。要是你们顶得住馋虫，我亲爱的，你们就把人性克制了。培养坚强的意志力，我们就是这么个教法，尼克尔贝先生，”校长转向尼古拉斯说，他嘴里鼓鼓囊囊，满是牛肉和烤面包。

尼古拉斯咕哝了一、两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作为回答；那些孩子们一会儿瞧着牛奶杯子，一会儿瞧着面包加黄油（此时已经送到），还瞧着斯奎尔斯先生一口又一口往嘴里填东西，弄得双眼疲劳，备尝盼望之苦。

“感谢上帝给了一顿好吃的早饭，”斯奎尔斯吃罢了饭说。“一号可以喝一下子啦。”

一号饿狼似地抓住那只杯子，刚刚咽下去一大口想再喝的时候，斯奎尔斯先生叫了二号，二号刚刚喝到妙处，照样让给三号，这样重演下去，终于五号把奶和水都喝光了。

“现在呀，”校长说，一面把三份面包加黄油分得使每个孩子都有一份，“你们最好快点吃早饭，过一两分钟喇叭就要响起来，哪个孩子都得走。”

孩子们得到了吃饭的许可，狼吞虎咽，心急似火，校长呢，吃过了早餐，兴致勃勃，用叉子剔着牙，微笑旁观。顷刻之间，听见了喇叭响。

“我早想快到时候了，”斯奎尔斯说着，一下子跳起来，从座位底下拿出一只小筐子，“把你们没工夫吃的东西，搁在这里面，孩子们！你们路上会想吃的！”

尼古拉斯颇为吃惊，这些安排真是节约得很，不过他没时间考虑了，得把小孩子们抱到马车顶上去，得把他们的箱子搬出去放在车上，得小心照看斯奎尔斯先生的行李好好存入后车箱，这些都是他的任务。他慌慌张张，忙忙碌碌，即将处理完毕的时候，他的伯父，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前来跟他说话了。

“啊！在这儿呐，老弟！”拉尔夫说。“你母亲和你妹妹来啦，老弟。”

“哪儿呐？”尼古拉斯喊着，急忙往四处看。

“这儿呐！”他伯父回答。“钱太多了，怎么也花不掉，所以我到这儿的时候，老弟，她们正给出租马车付车钱呐。”

“我们怕来得太晚，他走了，就见不到了，”尼克尔贝太太说，拥抱了她的儿子，没注意停车场上那些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很好，太太，”拉尔夫应道，“当然你最能讲出理来。我刚才只是说你们正给马车付车钱。我可从来不给出租马车付钱，太太，我从来不雇马车。三十年了，我没坐过自己雇的出租马车，我希望我再这么过三十年，要是能活那么久的话。”

“我要是没见着他，是决不会原谅自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可怜的乖孩子——都没吃早饭就走了，怕我们难过。”

“太好了，当然，”拉尔夫说，上起火来了。“我刚起头搞业务的时候，太太，每天早晨走到商业区去，早饭吃的是一便士的面包和半便士的牛奶；你看怎么样，太太？早饭！呸！”

“得了，尼克尔贝，”斯奎尔斯说，这会儿正扣着大氅扣子走来。“我看你最好上到后面去。我怕孩子们摔下去一个，那就一年二十镑没了。”

“亲爱的尼古拉斯，”凯特低声说，轻轻捅了一下哥哥的胳臂，“这个挺粗鲁的家伙是谁？”

“嗬！”拉尔夫气呼呼地说，他耳朵尖，听见了这句问话。“把你介绍给斯奎尔斯先生好吗，我亲爱的？”

“那个人就是校长！不，伯父。哎呀，不要！”凯特回答着，身子往后缩。

“我敢保我听见你那么说的，我亲爱的，”拉尔夫顶嘴说，声调冷酷讥诮。“斯奎尔斯先生，这是我侄女，尼古拉斯的妹妹！”

“很高兴认识你，小姐，”斯奎尔斯说，把帽子抬起一两英寸。“但愿斯奎尔斯太太收女孩子，我们可以让你当老师。不过，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嫉恨你，要是你真在我们那儿的话。哈！哈！哈！”

假如多西伯义斯堂的业主能知道此刻他的助手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会有些吃惊地发现：只差一丁点，他就得饱饱地吃一顿一辈子没尝过的拳头。凯特·尼克尔贝对她哥哥的情绪比较敏于觉察，便把他轻轻地拉到一旁，斯奎尔斯先生才得以避免在特别不舒服的情况下对这个场面产生坏的印象。

“我亲爱的尼古拉斯，”这位年青的姑娘说，“那个家伙是什么人？你要上什么样的地方去呀？”

“我也不清楚，凯特，”尼古拉斯回答说，紧紧握住妹妹的手。“我看约克郡的人有点没礼貌、没教养，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这个人，”凯特追问。

“是我的雇主，或者老板，或者不管哪个专用的词儿吧，”尼古拉斯急忙回答说。“刚才我是个傻子，为他的粗鲁动气。他们正往这边瞧呐，我该上车了。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再见！妈妈，盼着我们哪天重逢吧！伯父，再会！衷心感谢您帮了那么多忙，还有您打算帮的那么多忙。都准备好了，先生！”

尼古拉斯这样匆匆告别，敏捷地登车就座，殷勤挥手，不胜



凯特·尼克尔贝被介绍给斯奎尔斯先生

依依。就在这个时候，赶车人和护车人行前最后一次核对乘客名单，脚夫们费着劲索要最后一次勉强付出的六便士银币，穿街走巷的卖报人最后一次供应早报，那几匹马最后一次急躁地把马具摇晃得哐啷哐啷地响；就在这个时候，尼古拉斯觉得有人轻轻拉他的腿。他低头一看，只见纽曼·诺格斯站在那儿，把一封挺脏的信举起来塞到他的手里。

"这是什么呀？"尼古拉斯问。

"别嚷！"诺格斯说，指指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他正在不远的地方跟斯奎尔斯说几句要紧的话。"拿着。打开看看。没人知道。完了。"

"站住！"尼古拉斯叫着。

"不啦，"诺格斯回答。

尼古拉斯又喊他站住，可是纽曼·诺格斯已经走了。

热闹了一分钟，车门一阵子砰砰响，公共马车摇摇晃晃往一边歪，这时身子很重的赶车人，和比他还重的护车人，爬到座位上去了；只听得"好了"这么一声喊，吹了几声喇叭，仓促地看了一眼下面那两张忧愁的脸，还有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的严峻的脸容——于是马车开走了，轱轳轳，咯登登，走在伦敦牛马市场前的石子路上。

孩子们的腿太短了，他们坐在车顶上，谁的脚都什么也够不着，因此他们的身子有眼看给甩下去的危险，尼古拉斯要把他们都拉住，忙不过来。这个活儿让他体力和精神一齐紧张起来，等马车到了伊斯林顿，在孔雀客店门前停下时，他才颇觉松快。有一位精神饱满的绅士，脸色十分红润，神气十分高兴，上到车子后面，提议坐在他们座位的另一头，此时他就更加松快了。

"我们要是把这些年岁小的放几个在中间，"这位新来的旅客说，"他们就是睡觉也保险了，啊？"

"您这么费心，先生，"斯奎尔斯答道，"那就这么办吧。尼克尔贝先生，把三个孩子搁在你和这位先生的中间。贝林和顶小的斯诺利可以坐在我和护车人的中间。三个孩子，"斯奎尔斯给客人解释说，"花两份车钱。"

"我一丁点也不反对，说真的，"那位满面红光的绅士说，"我有个哥哥，他呀，我敢说，在全国无论哪家肉铺或者面包店，都是给他那六个孩子买两份的。"

"六个孩子，先生？"斯奎尔斯叫道。

"对呀，还都是男的，"客人答道。

"尼克尔贝先生，"斯奎尔斯急急忙忙地说，"抓住那个筐子。我来给您张卡片，先生，介绍一家学校，那六个孩子在那儿可以受到开明、自由的道德教育，卡片上决无半字虚言，每人全年交费二十畿尼——二十畿尼，先生——要不然，我把他们全收下，一齐拉平，全年共总算一百镑吧。"

"噢！"那位绅士说，瞧着卡片，"您大概就是这上面提到的斯奎尔斯先生吧？"

"正是我，先生，"这位可敬的儿童教育家回答说；"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是我的名字，叫这个名字我一点不觉得惭愧。这是我的几个学生，先生；那是我的一位助教，先生——尼克尔贝先生，一位绅士的儿子，高明的学者，数学呀，古典文学呀，商业呀，无一不精。在我们学校里，没有半途而废的事。各色各样的知识，我的学生们都学得到手，先生；花费概不考虑；就像有个父亲照管他们一样，还管洗衣服、洗澡。"

"没错儿，"那位绅士说，眼望着尼古拉斯，脸上现出五分微笑，七分惊讶，"这些个真是优点。"

"您可以这么说，先生，"斯奎尔斯接着说，把双手插进大氅衣袋。"可得有必不可少的、最让人满意的保证人。不管哪个孩

子的保证人，要是不能负责一季交费五镑五先令的话，我就不要他；不行，您就是跪下求我，哗哗地流眼泪也不行。”

“非常慎重啊，”客人说。

“我的主要目标、主要志愿就是慎重，先生，”斯奎尔斯接着说。“小斯诺利，你要还是这么打牙巴骨，打寒战，过不了半分钟我就猛抽你一顿，叫你暖和暖和。”

“坐稳了，先生们，”护车人说着，爬上车来。

“后边没事，狄克？”赶车人喊道。

“没事，”护车人回答。“让她走吧。”于是她果真走了——如果马车可算是女性的话——只听得护车人的喇叭呱呱地响，十分响亮，只见聚在孔雀客店的所有会赏识马车和马儿的人们，都沉住了气在赞美那辆马车，尤其是那些帮忙的人们，他们胳臂上搭着抹布，站在那儿望着它，一直到不见了踪影，才悠悠闲闲地、满意地走向马棚，一面用各种粗俗的夸奖之词，说那辆马车怎样装备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

护车人是个壮实的老约克郡人，他吹喇叭吹得确实喘不过气来了，才把喇叭放在一只长筒似的小筐子里，它拴在车旁，专供此用；他往自己的前胸和肩膀上大敲大打了一场，势如阵雨，说天冷得出奇；敲打完了，他一个个地问车上的人是否一直坐到终点，如果不，那么要上哪儿。他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又说经过昨夜那场雪之后，道路想必难行，不揣冒昧，请问各位先生有没有带着鼻烟盒的。凑巧都没带，他就怪里怪气地说，上礼拜到格兰森去，听一位医生先生说吸鼻烟对眼睛怎么有害处，不过，在他呢，倒从没觉得是这样，他认为，谁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感受。这一点，没人想跟他争论，他便从帽子里拿出一个褐色的小纸包，戴上一副牛角边眼镜（因为要看难认的字），把纸包上的说明念了五、六遍，然后，把纸包放回原处，眼镜也收起来，把周围的人一

个一个盯着瞧。然后，他又吹了一下喇叭，提提精神；此刻，他惯常的谈话题目已尽，他把两臂尽力交叉在两件上衣之内，严肃地沉默下来，漠然望着马车所经的道路两旁触目的熟习的景物，注意的似乎只是马匹和成群的牲口，它们在路上被驱而过的时候，他以挑剔的眼光加以查看。

天气严冷、酷寒；时时下大雪；风吹如刀割，令人难以忍受。斯奎尔斯先生几乎每站都下车，说去舒舒筋骨，他走那么一趟回来的时候，鼻子老是红得很，立刻安心睡觉，所以，他这么做大概是大有好处的。小学生们吃了剩下的早饭，精神稍好，又喝了几小杯斯奎尔斯先生带来的各样稀奇的甘露酒，更觉畅快，那酒喝起来很像泡了烤面包的水，给错放在白兰地酒瓶里了；于是他们睡呀，醒呀，打寒战呐，叫喊呐，各各听其自然。尼古拉斯和那位好脾气的人觉得有很多话题可谈，因此，一面闲谈，一面哄孩子，车上虽然不好过，时间倒也过得够快。

这一天终于快拖到尽头了。到了伊顿·斯洛科姆，在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和赶车人并坐的客人、四个车顶前座的客人、一个车厢里的客人、尼古拉斯、那位好脾气的客人以及斯奎尔斯先生，都参加了；那五个小孩子则被带到火旁取暖，并受到三明治的款待。又走了一、两站，灯都点着了，发生了一场大热闹：原来经过一家马路旁的客店时，有一位极其讲究的女客要上车，她带着多种多样的斗篷和小包，大叫大嚷，为车顶上的客人们惋惜预定来接她的自用马车未到，使得护车人一本正经地答应下来，只要看见一辆绿色马车，就叫它停住；因为夜色漆黑，又因他的座位面对着另一方，他多次热情声明坚决照办。最后，这位很讲究的女客看见车厢里有个孤身的绅士，就把她手提袋里的一盏小灯点亮；那几匹马，费了不少的力才给套好，被赶着轻快地小跑起来，这辆公共马车又迅速前进了。

夜和雪相偕而来，阴沉沉，凄切切。除冷风怒号外，别无音响；因为厚厚的雪覆盖上地，刻刻不住加深，车轮辘辘和马蹄得得之声，都难得听见。他们穿过斯坦福镇，街道荒凉，银色地面之上，耸立着几所古老的教堂，阴暗、狰狞。更进二十英里后，车顶前座的两位客人颇为聪明，看见已经来到英国最好的旅社之一，就下了车，在格兰森的乔治客店去过夜了。其余的客人用上衣和斗篷把身子加紧裹起来，撇下镇上的光亮和温暖，头靠在行囊上，多次把悲叹声压下去一半，又准备和卷过旷野的刺骨寒风相抗衡了。

他们离开格兰森，大约走了一站，或者走到了它和纽阿克之间的半路上，这时，尼古拉斯已经睡了一会儿，突然被公共马车一下猛烈的颠簸弄得惊醒过来，这一下几乎把他从座位上颠下去。他一把抓住了栏杆，发现车子已经大大地歪到一边去了，虽然马照旧在往前拉；这时，它们又蹿又跳，车厢里那位女客狂叫起来，他也着了慌，一时犹豫不决，不知是不是跳下去好，马车却一下子翻倒了，把他给甩到大路上，再也不必放心不下了。

第　六　章

前章所述的意外事件发生后，给两位绅士提供机会讲出旨趣相反的故事。

“站住！”护车人吆喝着，很快地爬起来，奔向那两匹先导马的马头那边。“有没有哪位先生来帮一把啊？老实点，真该死，你们！站住！”

“怎么回事儿？”尼古拉斯问，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

"事儿，哼，这事儿够闹腾一夜啦，"护车人回答说。"这白星眼的枣红马真该死，车翻了，我看它高兴得疯了。来呀，你不能帮一把吗？天杀的，就是我的骨头全碎了，我也要把它管住。"

"来了！"尼古拉斯喊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没事儿了。我不过有点儿发慌，没别的。"

"使劲儿拽住它们，"护车人喊着，"我去抓缰绳。好歹拖住它们就行。干得好，我的小伙子。就该这样。现在松手吧。该死的，它们回家可会飞跑啊！"

真的，这些牲口刚放开就掉头小跑起来，心中有数，往它们刚离开的马棚跑去，那儿还不到一英里路远。

"你会吹喇叭么？"护车人问，一面卸下一只车灯。

"大概还可以，"尼古拉斯回答说。

"那就把掉在地上的那只喇叭使劲吹吧，要响得把死人吹活了才行，请吧，"那人说。"我来稳住车里的这种尖叫。来了，来了，别这么嚷了，娘们。"

护车人说着话，走过去动手拧开最上边的车门，这时尼古拉斯抓起喇叭，作了一场极其不寻常的、人间难得听到的演奏，激起远远的回声四处飘扬。结果呢，这喇叭声不但让摔得晕过去刚刚苏醒的那几个人振作起来，而且唤来了帮忙的救兵，因为只见远处灯光闪烁，人们已经动起来了。

实际上，没等到旅客们完全聚在一处，已有一个骑马的人飞跑而来；一场仔细的查看正在开始，看起来，车厢里那位女客的小灯给打碎了，那位绅士的头破了；车顶前座的那两位幸免于难，只落得眼眶青紫；赶车人座位上的客人鼻子流血；赶车人的太阳穴挫伤了；斯奎尔斯先生后背上有个旅行皮包的撞伤；其余的客人则平安无事——这是他们倒在松软的雪堆上之故。这些情况刚刚全部查清，那位女客就显出两三回发晕的样子，不过有

人预先警告她，说她一发晕，就得让一位绅士背到那最近的酒店去，她斟酌了一下，改变了念头，便跟大伙一块回头走了。

到了酒店，他们发现那是个偏僻的所在，说起出租的房间来，没什么像样的条件——这方面的安排，总共只有一大间公共住房，里面是沙土地，加上一两把椅子。然而，一大捆木柴和大量的煤正在投入火中，原来的状况不久就变了样；等到他们洗去了这场灾难所造成的洗得掉的痕迹，屋里已是又暖又亮，而外面则又冷又黑，这个变化真是太惬意了。

"唔，尼克尔贝先生，"斯奎尔斯说着，巧妙地挤身在一个暖和的犄角，"你把那几匹马给勒住，做得非常之对。假如我能及时苏醒过来，我自己就那么干了，不过，你给干了，我十分高兴。你干得好极了；好极了。"

"干得太好了，"那位满面春风的绅士说，似乎不大赞成斯奎尔斯的以长者自居的语调，"假如他勒马没勒得那么紧，十有八九你的脑子都会给撞碎，再也教不了书啦。"

这几句话，引得人们大谈尼古拉斯的果敢、敏捷的行动，称许赞扬之声在他耳边沸腾起来。

"我脱了难，自然很高兴，"斯奎尔斯说，"无论谁，脱了难都会高兴的；可是，假如我负责照管的任何一个孩子受了伤——不管这些孩子之中的哪一个，假如我把他交还给他的父母的时候，他不像我收留他的时候那么结结实实、不伤不残——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不用说，车轱轳轧到我头上我倒会觉得好得多。"

"他们都是亲兄弟吗，先生，"那位原来提着"戴维"[①] 即安全灯的女客问。

"从某一方面说，他们都是，女士，"斯奎尔斯回答说，伸手探

---

① 因英国化学家，矿工安全灯的发明者汉弗莱·戴维（1778—1829）而得名。

进大氅衣袋去掏广告卡片。"他们都同样得到父母亲的那种亲切的照顾。斯奎尔斯太太和我本人是他们每个人的父母亲。尼克尔贝先生，把这几张卡片递给那位女士，把这几张给那位绅士。也许有几位家长，他们知道，高兴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家学校去。"

斯奎尔斯先生是决不放过义务宣传的任何机会的，他这样说着话，把双手放在膝头上，尽量装出和蔼、慈祥的神气来望着那些小学生，尼古拉斯却羞得红了脸，遵命把卡片分发。

"我希望这次翻车没使你受到什么委屈吧，女士？"那位满面春风的绅士对这好挑剔的女客说，好像是出于好意，想换个话题。

"身体上没受到什么，"女客回答说。

"精神上也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想？"

"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不好受，先生，"女客激动地回答说，"求求你，你是位绅士，就不要提它了。"

"哎呀，"满面春风的绅士说，越发显得春风满面了，"我无非是想问问——"

"我希望什么也不要问了，"女客说，"否则我不得不请别的绅士们来保护了。老板，请你派一名小徒弟到门外去等着——要是有辆绿色马车从格兰森那边来，叫它立刻停住。

这个要求让酒店的人员惊叹不已；那位女客吩咐那个小徒弟记住认清她盼望的绿色马车的方法，说前座上的赶车人戴一顶有金带子的帽子，车后的跟班多半穿着长统丝袜，于是酒店的那位好心妇女加倍殷勤起来了。连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那位客人也受到了感染，变得特别恭敬，立刻问她那一带街坊邻居之中是否不乏上层社会人士，女客回答说，正是如此；语气中充分透露出来，她是来往于乡里的最上层和最高层的。

"护车人骑马到格兰森去另找马车了，"那位好脾气的绅士

说，当时大家已经围炉默坐一会儿了，“至少至少得去两个钟头，所以我提议来一大缸热的五味酒。您看怎么样，先生？”

这句问话是跟车厢里跌伤了头的那位绅士说的，他显得颇有教养，身穿孝服。他未过中年，头发却过早地灰白了，似乎由于操劳或悲伤之故。他欣然接受了那个提议，看来对提议者的和蔼大方很有好感。

五味酒调好了，那位好脾气的绅士主动地自任酒保，分送四座，然后把话题引到约克城的古迹上去，对这方面，他和那位头发灰白的绅士都显得十分熟悉。后来谈资将尽，他对那位灰白头发的绅士微微一笑，问他会不会唱歌。

“我实在不会，”那位绅士也微笑着回答。

“太可惜了，”那一团和气的人说。“这儿难道没人能唱个歌儿来解解闷吗？”

客人们异口同声，都声明不会唱，说巴不得会唱，还说没有歌谱，连一个字也记不住，等等。

“也许这位女士不会推辞吧，”那位主持人恭恭敬敬、眉开眼笑地说。“城里最近上演的歌剧，唱一些那里面的意大利小曲，我敢保会大受欢迎。”

那位女客不屑答话，只目空一切地把头一甩，又低声叨念着没想到绿色马车迟迟不来；这时有一两个人极力主张，为了让大家高兴，主持人自己唱一支歌试试，最为适当。

“要是会的话，我一定唱，”那位好脾气的人说，“因为我认为，这个场合也好，别的场合也好，只要互不相识的人们凑巧聚在一块儿，就应该尽量把高兴劲儿拿出来，好让小小的一伙人都痛快痛快。”

“我希望这个原则能实行得再普遍一点，没有例外，”那位灰白头发的绅士说。

“这话我爱听，”对方应道。“您不会唱，给我们讲个故事也许可以吧？”

“不。我应该请你讲。”

“您讲完了，我一定讲，非常乐意。”

“真的！”那位灰白头发的绅士微笑着说。“好，就这么办吧。恐怕我这种心绪不会让你们在这儿过得轻松愉快，不过，这是你们提出来的，只能由你们来评判。刚才我们谈到了约克城的修道院礼拜堂，我的故事就跟它有点关系。题目可以叫做：

约克城的五姐妹

别的客人们发出嗡嗡的声音表示同意，那位好挑剔的女客就此悄悄地喝了一杯五味酒，灰白头发的绅士接着就讲起来：

“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十五世纪开头还不到两年，当朝的英国国王是亨利四世——在古老的约克城里有五位年青的姐妹，我这个故事的主角。

“五姐妹都是绝代佳人。最大的二十三岁，二姐小一岁，三姐又小一岁，四姐又小一岁。她们的体态修长、庄重，双瞳剪水，发如墨玉。一举一动，威仪万方。美艳之名，播于四野。

“这四位姐姐虽秀丽多姿，最小的妹妹，十六岁的娇娃，更具出群之貌！果实嫩霜染轻红，花朵羞怯弄颜色，比不上她那玫瑰和百合相间的脸色或深蓝的眼睛。盘藤结蔓、郁郁葱葱的葡萄树，比不上她那蓬松松笼罩前额的深棕色鬈发。

“假如我们的心房，都像美丽少年的心房一样，跳动得那么轻快，这个人世就真成了天堂！假如我们的身躯衰老、枯萎起来，内心却保持着早年的青春活力，还怕什么悲哀和痛苦！可惜呀，童年时期刻记在心的乐园的淡影，在世间的艰辛坎坷中消磨尽

了，难免只剩下可悲的空白。

“这位娇美小姑娘的心房，喜悦、欢快地跳动。她对姐姐们的挚情，对自然界一切美妙景物的热爱，是纯真无瑕的。她那欢乐的嗓音、快活的笑声，是家里最动听的音乐。她就是光，她就是生命。园中最鲜艳的花是她培育的；笼中的鸟雀们，听见她的语声就唱歌，听不见就难过。爱丽斯啊，亲爱的爱丽斯，在她那温柔的魅力所及之处，凡有生命的哪能不爱她！

“而今，你如去寻访五姐妹居住的地方，将徒劳无功，连她们的名字也湮没了，迷茫的考古家说到她们，像讲神话一样。其实，她们住的是一所古老的木屋——即在当时已是古老的——山墙突出，阳台是橡木的，雕饰粗陋。木屋位于可喜的果园之中，四周以怪石为墙。壮实的弓箭手可以从那里把一支箭射到圣玛利修道院。这座老修道院当时很兴旺，五姐妹就住在它的区域之内，每年把房租交给所属的圣本尼迪克宗的黑衣僧。

“有一天，晨光灿烂，正值长夏佳期，黑衣僧之一从修道院门廊走出来，转向五姐妹家。上有碧云天，下有绿草地；阳光下河水闪耀，像一列金刚石；树木阴阴，鸟雀齐鸣；云雀在波动的麦田上空飞翔，营营的虫声萦绕耳际。万物现欢笑之容，唯有那位高僧愀然前行，双眼俯视地面。尘世之美仅在瞬间，人的生存无非幻影。或此或彼，一位高僧岂能有所眷恋？

“却说这位修道者低头前进，或略一抬头，以免遇到阻路之物把他绊倒。他缓缓而行，到了五姐妹果园，从小小的便门进去，把门关好。没走多远，轻柔的语声与欢快的笑声，交织起来，送入耳内；他打破谦卑的常习，举目望去，只见不远的草地上，五姐妹并肩坐着，爱丽斯居中，都忙着做惯常的刺绣细工。

“‘愿神保佑你们，俊美的女郎！’修道者说，说得确实不错。连一个僧人也会爱上她们，她们是造物者精制的杰作啊。

“五姐妹以适度的尊敬向圣者作礼，大姐指给他附近的苔藓从生之处，要他坐下，但这位高僧摇摇头，一下子坐在一块很硬的石头上——天使们无疑对此是满意的。

“‘你们很快活，女郎们，’僧人说。

“‘可爱的爱丽斯多么轻松愉快呀，你知道，’大姐应道，一面用手指梳理微笑着的五妹的蓬松头发。

“‘看阳光灿烂，万物欢笑，让我们心里多么快乐，多么高兴啊，神父，’爱丽斯接着说，在修道者的严峻目光下，她脸色羞红了。

“僧人不答，只庄重地点一下头，姐妹们不作声了，继续刺绣。

“‘还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后来，僧人说话了，转脸对着大姐，‘还在这种没用的琐事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哀哉，哀哉！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又暗又深，上天只许我们看见河面上那几个水泡，而我们，竟任其轻轻消散了！’

“‘神父啊，’大姐急切地说，她和四个妹妹都把手中的针线活停了，‘清晨祈祷，我们做过了，每天的施舍，我们在大门口分发了，生病的农民，我们照看了——所有早晨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我想干这点活不算过失吧？’

“‘瞧这个，’修道者说，把刺绣框子从她手里拿过来，‘一片俗艳的色彩，错综复杂，无功无用，除非有一天使它成为无谓的装饰，来满足你们脆弱轻浮的女性的虚荣。这个毫无意义的工作，消耗了一天又一天，然而它还没有完成一半。每一个离去的日子的暗影落在我们的坟墓上，蛆虫看见了就狂欢起来，知道我们正忙着往那儿走。女郎们啊，度过飞逝的时间，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四个姐姐垂头俯视，圣者的责备似乎使她们有羞愧之意，

但爱丽斯抬起眼睛，温柔地看着那位修士。

"'我们亲爱的母亲，'她说，'愿上天安息她的灵魂！'

"'但求如愿！'修士用深沉的声音说。

"'我们亲爱的母亲，'秀美的爱丽斯结结巴巴地说，'在世的时候，这个持久的工作就开始了，她嘱咐我们，她去世之后，要在闲暇时十分细心、十分愉快地努力刺绣；她说，我们姐妹若在和谐的欢笑中，在少女的工艺上，一起度日，那个时期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平安的时期；又说，其后我们若走上社会，遇到忧虑和考验——我们若被世上的诱惑所引，被人间的荣华所眩，竟忘了把孩子和母亲以神圣的纽带系在一起的挚爱和责任——只要看一眼我们所共有的少女时期的这个旧作，就会唤起对往日的怀思，让我们的心肠柔和起来，向往着亲情和爱情。'

"'爱丽斯说得好啊，神父，'大姐有些得意地说，于是又做起女红来，她的姐妹们也一样。

"五姐妹面前各有一块大型的像是绣花样品的东西，设计错综复杂，花样和颜色五个都一样。她们娴雅地俯身织作，那位僧人双手支颏，默默地看一下大姐，又看一下小妹。

"'撇开所有的这些想法和机缘吧，'他后来才说道，'在礼拜堂的平安庇护下，把你们的生命奉献给上天，不是要好得多吧！婴儿时期、童年时期、壮年时期和老年时期，蜂拥而来，飘落而去，一样地快。且思我等，尘土之身，滚滚前行，趋于坟墓；浮世欢娱，聚为云朵，迷人耳目，宜望墓门，以避此劫。当修女，女郎们，当修女吧！'

"'决不，姐姐们，'爱丽斯高声说。'不要把苍天的阳光与和风、大地的蓬勃生气以及作息其上的美好的万物，去换取寒冷的修道院和斗室啊。大自然自身的恩惠是人生的正当财产，我们可以安心地一起分享。死亡是我们沉重的天数，但是，呀，让我们死

也死在生的中间吧；等我们冰冷的心停止跳动时，让我们的身边有温暖的心在跳动吧；让我们最后的目光落在天主划定范围的明朗天空之上，而并不落在石墙和铁栏之上吧！亲爱的姐姐们，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就让我们生生死死都在这个碧绿的花园之内吧；只要躲开修道院的阴暗和忧伤，我们就会很幸福。'

"这位女郎结束了热情奔放的诉说，把头埋在大姐的怀里的时候，泪如雨下。

"'放心吧，爱丽斯，'大姐说，吻着小妹秀美的前额。'修女的头巾决不会在你那娇嫩的额头投下阴影。你们怎么说，妹妹们？为你们自己说说心里话，不要替爱丽斯，或者替我，说话。'

"三个妹妹异口同声，喊着说五姐妹的命运系在一起，说修道院围墙之外也有安宁和美德之所在。

"'神父啊，'大姐说，庄严地站起身来，'你听见我们表的最后决心了。上天的圣洁的关怀，给圣玛利修道院增光，把我们这几个孤儿置于它的神圣保护之下，也正是这种关怀指示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志趣受到强制，应该随自己的意愿过生活。别再重复你的这套话了，求求你。妹妹们，快到正午了。我们回家吧，晚上再说！'大姐向修士致了礼，和爱丽斯手挽着手走向家宅，妹妹们随在后面。

"那位高僧，过去也常常这样苦口说法，却没遇到过这么直截了当的拒绝；他隔开几步，走在后面，垂下目光，注视地面，双唇微动，好像在祈祷。姐妹们走到门廊的时候，他加快脚步，叫她们站住。

"'停一停，'他高举着右手说，用发怒的目光看一下爱丽斯，又看一下大姐，'停一停吧，听我说说你们的回忆意味着什么；那些记忆，比永生更受你们的珍爱，若幸而忘却，你们就用闲谈给引回来。到死后，对尘世的种种记忆，都带着惨痛的失望、苦恼和

死亡；带着凄凉的变迁和伤人的哀愁。总有那么一天，对那些毫无意义的废物看一眼，就会深深撕裂你们某几个人的心胸，震撼你们的灵魂最深处。那个时候一到——听我说吧，它是必然会来到的——抛开你们依恋的世界，转向你们摈弃的庇护所吧。给我那个修道斗室吧，它比在灾难和磨炼中黯淡下去的凡人之火更为寒冷，在那里为青春之梦哭泣吧。这些都出于天意，并非我意，'僧人说着，环顾这些畏畏缩缩的姑娘，放低了语声。'愿圣母马利亚保佑你们，女郎们！'

"言毕，他经便门走出去，不见了踪影，姐妹们匆匆进屋，当日不再露面。

"然而，尽管教士蹙额，万物仍自欣笑，次日，阳光灿烂，日复一日，都是如此。晨光炫耀，暮色安宁，五姐妹依旧散步，或做女红，或以笑语消闲，在寂静的果园之内。

"时光迅速消逝，如同已讲完的故事；真的，甚至速于许多已经讲完的故事，这个故事怕也在内。五姐妹的宅舍仍在原处，树木依然把宜人的阴影投在果园的芳草上。姐妹们也在那里，娇美如初，但宅中已有了变迁。有时，盔甲铿锵作响，月光照射钢盔；有时，几匹疲乏的骏马直冲到大门前，有个女郎的身影匆促地迎上前去，似乎急于向疲惫的使者探问消息。有一夜，武士列队，淑女成群，住在修道院围墙之内，次日策马而去，秀丽的五姐妹有两个也在其中。其后，骑手渐稀，来时似乎带来不幸的消息，最后竟至绝迹，黄昏时只见双脚酸痛的农人潜行而来，在大门前隐秘地有所传递。一次，夜静更深，一名奴仆仓皇地抵达修道院，到得早晨，五姐妹宅中便有了悲伤号泣之声。自此以后，一片哀悼的静寂笼罩下来，武士或淑女，骏马或甲胄，那里再无踪影。

"天色阴沉晦暗，太阳恼怒而落，以怨愤的最后余辉点染了暗淡的云朵，此时，重来的黑衣僧缓步前行，双臂合抱，距修道院

只有一箭之遥。乔木和灌木丛忽现枯萎之容，风终于打破了自朝至暮的奇异的沉寂，时时长叹，似在悲伤地预言暴风雨将临的灾难。蝙蝠以奇特的飞行在沉闷的空气中飞掠，虫豸在雨中不禁出游，纷纷遍地爬行，使自己肥壮起来。

“修士的目光已离开地面，转向四方，巡视了一处又一处，那阴暗、荒凉的景象似在他胸中引起迅速的反应。他又一次在五姐妹的宅舍附近暂停，又一次从便门走了进去。

“但他的耳朵未能又一次听到欢笑之声，他的双眼未能又一次注视五姐妹美丽的姿容。万籁俱寂，满目凄凉。群树的枝条下垂或折断了，高大的杂草蔓延滋长，百日千日未有轻盈的脚步踩在其上。

“僧人似已习于这种变迁，心思空漠，步履轻悄，溜进宅舍，走入既低且暗的房间。四个姐妹坐在那里。她们的黑衣使她们脸色更显苍白，时间和悲伤已对她们大加蹂躏。她们端庄如故，但红颜之美与意气之豪都已消逝。

“那么爱丽斯呢——她在哪里？在天上。

“那僧人，甚至他也感受到这里的悲苦，因为这几位姐妹久已在此相聚，她们惨白的脸上皱纹重重，非年月所能平复。他默然就座，稍一点头，要她们继续谈话。

“‘那些东西都在，妹妹们，’大姐说，语声颤抖。‘我一直不忍看它们，但今日应自责我的怯懦。我们如何能畏惧纪念她的东西呢？追怀过去的好时光，将仍然是严肃的乐趣。’

“她说着，看了僧人一眼，打开柜橱，取出久已绣完的那五份女红。她脚步坚定，但拿出最后一份时双手发起抖来；三位妹妹一见它，涕泗横流，她强忍的泪珠也抑制不住，哽咽地说，‘天主保佑她！’

“僧人站起来，朝她们走去。‘这怕是她健在时手触的最后之

物吧，'他低语着。

"'正是，'大姐喊着，恸哭起来。

"僧人转向二姐。

"'那位殷勤的青年，初次见你专心刺绣这份女红之时，曾凝视你的眼睛，难舍你的气息，而今已葬于原野，血染墓草。生锈的碎盔残甲，一度光彩夺目，而今委地消蚀，不识曾属何人，白骨在土中腐朽，也不知姓名！'

"大姐吁叹着，紧扭着双手。

"'求爱的方策，'他接着说，转向三妹和四妹，'使你们离开平安的家，亲临宴乐和豪华的场面。仍是那种方策，加上骄横男子不倦的野心，使你们成了年轻的寡妇和被贬的无依者。我说的是真话吗？'

"两姐妹只以抽泣作答。

"'再也不要虚掷时光，'僧人说，投以含意深长的眼色，'去把玩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它们必然唤起早年的希望之淡影。埋葬它们吧，把忏悔和苦修堆在它们头上，压住它们，让修道院做它们的坟墓吧！'

"姐妹们要求用三天的时间仔细考虑；当晚，她们觉得以修女的头巾做已逝的欢乐的殓衣，似乎确也适当。但早晨又来了，虽然果树枝条下垂，遍地疯长，却仍是那个旧园林。野草高大丛杂，昔日不识忧患、屡屡共坐之地，也依然在目。爱丽斯使之生趣的散步之处，幽僻之区，一如往日，而她已安眠于修道院教堂中殿的一方石板之下。

"记得当初她想到修道院的围墙，少年的心便觉憎厌；修女衣装，使她冢中的骨灰生寒，她们能穿在身上去探视她的坟墓吗？她们屈身祈祷诸天倾听之时，能使悲哀的暗影浮现在一个天使的脸上吗？不能。

“她们遣人出外，找到当时声誉卓著的艺术家们，并取得教堂对他们的虔诚之作的许可，请他们在五方鲜艳的镶色玻璃上复制出逼真的昔日刺绣细工的图像，装在一扇大窗子上，直到将来湮没之时；对她们的刺绣，阳光久已乐于观赏，于是明亮地照射下来，那些熟悉的花样辉映出原有的颜色，把一片灿烂之光投射在地上，暖洋洋地照在‘爱丽斯’这个花体字样上。

“每天好几个钟头，四位姐姐在教堂中殿缓步徘徊，或跪在那方宽阔的石板之侧。多年后，那里只剩下三个姐姐；然后是两个，又过了一个长时期，只有一个老得弯了腰的孤独的女人了。最后她也不来了，那方石板上有了一目了然的五个教名。

“那方石板早已磨灭，屡次更易，其后，许多世代来往交迭。时间使色彩暗淡，但同样的那道阳光仍然照射在被人遗忘的踪迹全无的坟墓上；直到今天，约克城大教堂里还有一扇古老的窗子，名为五姐妹，供生客们观览。”

“这个故事叫人心酸，”那位春风满面的绅士说，把他的酒喝干了。

“这是个生活故事，没有伤心事就没有生活，”讲故事的人谦恭地应道，不过语声是庄重的，凄惋的。

“所有的好画都有阴暗的地方，可是也有明亮的地方，只看我们愿不愿意仔细瞧，”那位满面春风的绅士说。“您讲的那个顶小的妹妹就老是心情轻松的。”

“而且死得早，”对方轻轻地说。

“不那么轻松愉快的话，也许她死得还要早呐，”第一个开口的人深有感受地说。“她的姐姐们多么爱她呀，假如她生前过的是怏怏不乐的日子，你以为她们就不那么悲痛了吗？人刚刚受了沉重的打击，痛苦之极，如果还能得点安慰的话，我看就该是这

种想法：我所哀悼的人，在世的时候，爱周围的一切，不知道什么叫忧愁，这就做好了准备，会到一个更纯洁、更幸福的地方去。太阳照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决不是来迎接愁眉苦脸的人的。”

“你说得对，我相信，”讲故事的绅士说。

“相信！”对方反驳着说，“难道还能有人怀疑吗？不管拿什么可悲的憾事来说，请看它关联着多少乐趣吧。回忆过去的快事可能带来痛苦——”

“就是带来痛苦，”头发灰白的绅士插嘴说。

“嗯，不错。想起不能再得到的乐事是痛苦的，不过程度较轻。我们的记忆不幸混杂着许多憾事和许多我们痛悔的行动，然而，在极其盛衰无常的生活中，我坚决认为，有那么多多少少的光明之处可以回顾，所以，我不相信任何人（除非他置身于希望的界限之外）会完全自愿地把一大杯忘川[①]之水喝得干干净净。”

那个灰白头发的绅士稍加考虑，说道，“也许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倒是认为你不错。”

“唔，那么，”对方接着说，“让有名无实的哲学家们随便说什么吧，在这种生活情况下，善还是能战胜恶的。体察一下我们对亲人的爱，便知它使我们安慰、舒适；而记忆呢，不管多么可悲，乃是尘世和天堂之间最好的链环。不过，别提啦。我要给你们讲个大不相同的故事。”

这位满面春风的绅士略一沉默，把五味酒挨次送给大家，那个好挑剔的女客似乎怕得要命，惟恐他说出什么非分之言，他偷偷瞟了她一眼，开始讲起来：

---

① 据希腊神话，地狱里有一条河，叫做忘川，人死后喝了此水，就会忘掉生前的一切。

格罗格茨维格的男爵

“从前，德国格罗格茨维格的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是一位典型的年青贵族。我不必说他住在一座城堡里。那是当然的；也不必说他住的是老城堡，因为哪位德国男爵住过新的呢？有不少奇闻怪事和这个古色古香的府第有关，其中颇为神秘可惊的是，风一吹起来，那些烟囱里就轰隆轰隆地响，或者附近树林之间也呜呜地叫；月光普照时，穿过墙上的一些小枪眼，那些宽广的大厅和长廊竟有几处清辉闪闪，几处暗影沉沉。我相信，男爵的祖先之一，因手中无钱，曾把匕首捅进一位夜间来问路的绅士的身上，人们因而认为，那些怪事随之而来了。不过，我不大明白怎么会发生的，因为男爵的祖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事后觉得自己太卤莽，深为愧悔，把一位比较软弱的男爵的一大堆石料和木料夺过来，盖了一座小礼拜堂以表歉意，因而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份收据，领受他的一切要求了。

“谈起这位男爵的祖先来，我就想到他靠着家谱而有了大受尊重的资格的事。真的，我不敢说他有多少祖先；不过我知道他的祖先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的都多得多；我但愿他生在近代，祖先再多些才好。过去各个世纪的伟人们那么早就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苦事，因为，一个三、四百年前出生的人，当然不能指望他的祖先跟现在出生的人的祖先一样多。那最后出生的人，不管他是谁——是个修鞋匠或者是个卑贱、粗俗的没用的家伙也未可知——总会比现在活着的最伟大的贵族有一部更长的家谱；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好吧，且说格罗格茨维格的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吧！他是个豪华子弟，皮肤黝黑，黑头发，大胡子，骑马打猎，身穿林肯

绿服[1]，脚登红棕靴子，肩头挎个号角，像长途驿车的护车人。他一吹那个号角，二十四位等级较低的绅士，身穿稍粗的林肯绿服，脚登靴底稍厚的红棕靴子，立即出场，于是全队人马，手持长矛，像地下室前的油漆栏杆，他们驰骋而去，追捕野猪，或偶与熊斗，遇熊时男爵先杀死它，然后把熊油涂在胡子上。

"格罗格茨维格的男爵乐此不疲，他的侍从们更是尽兴狂欢，夜夜畅饮莱茵酒[2]，直至倒在桌下，卧地牛饮，更唤人送大桶酒来。格罗格茨维格的这一群游荡子弟，宴乐为欢，兴高采烈，纵酒飞杯，嬉天笑地，真是前所未有。

"但酒宴桌上的乐趣，或酒宴桌下的乐趣，不宜过于单调；日复一日，二十五人依旧，筵席依旧，话题依旧，讲的故事依旧，便觉索然。男爵渐生厌倦，需要找些刺激。他开始同侍从的绅士们吵闹，每天饭后，提起脚来，试踢两三人。最初此事倒还有趣，但大约一周之后，又觉无聊，精神十分郁闷，失望之余，试图寻找新的娱乐。

"一夜，经过整日的狩猎，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胜过尼姆罗德或吉林瓦特，杀死了'又一只像样的熊'，胜利地带回家来之后，抑郁寡欢，坐在餐桌上首，失意地望着烟污的大厅屋顶。他满满饮了几大杯，但喝得越多，越是眉头紧锁。有幸得到招灾的优待、坐在他左右的绅士们，学他的豪饮之状，维妙维肖，互相蹙额而视。

"'我一定要！'男爵猛然大喊一声，右手拍桌子，左手捻胡子。'斟满了酒，为格罗格茨维格的贵小姐干杯！'

"二十四个林肯绿衣人脸色转白了，他们的二十四个鼻子除

---

① 林肯绿服：往时英国林肯郡有一种土布，其色似鲜绿的叶子，山林中人如猎户等常服之。

② 莱茵酒：德国莱茵河流域葡萄园所酿造的白葡萄酒。

外，它们是永不变色的。

“‘我说为格罗格茨维格的贵小姐干杯，’男爵重复着说，举目环视。

“‘为格罗格茨维格的贵小姐干杯！’那些林肯绿衣人喊叫着，把二十四英制品脱陈白葡萄酒倾入二十四个嗓子眼儿，那酒名贵之至，他们不禁把四十八片嘴唇咂得乱响，又眨起眼睛来。

“冯·石维伦豪森男爵的美丽的女儿’科尔德维托特放下架子解释说。‘我们定要去要求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我，不等到明天太阳落山。他若拒绝求婚，我们定要把他的鼻子割下来。’

“大家嘶哑地嗡嗡一声；每人先摸一下剑柄，后摸一下鼻尖，那种含意是吓人的。

“孝顺可真是一种好品德，值得深思熟虑！假如冯·石维伦豪森男爵的女儿推托说心中已有人，或者伏在她父亲的脚前，用咸眼泪腌他的脚，或者只是晕过去，狂叫几声向父亲致意，那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石维伦豪森的城堡会给抛出窗外，说得妥当一点，把男爵抛出窗外，把城堡毁掉。然而，次日早晨，一名先来的使者带来了冯·科尔德维托特的请求，那位闺女却不吵不闹，老老实实地退入卧室，在窗前守望求婚者和侍从们的来临。她弄清楚了那位大胡子骑士就是送上门来的丈夫，立刻跑到父亲面前，说愿意牺牲自己以保他平安无事。可敬的老男爵把女儿抱在怀里，闪出快乐的眼色。

“当日，城堡里大摆筵席。冯·科尔德维托特手下的二十四位林肯绿衣人同冯·石维伦豪森手下的十二位林肯绿衣人交换了誓言，保证友谊永世长存，对老男爵约定要喝他的酒，一直喝到‘一切都变成蓝色的为止’——这话的意思大概是，喝到他们整个脸庞都变成跟他们的鼻子颜色一样为止。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你拍我的后背，我拍你的后背；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和他

的侍从们快活地骑马回家。

“那些熊和野猪都放了六个礼拜沉闷无聊的长假。科尔德维托特和石维伦豪森两个家族结为姻亲；长矛都生了锈；男爵的号角无人吹，也嘶哑了。

“那是二十四人的大好时光；但是，真可惜！他们的全盛日子把靴子给自己拿来，已经扬长而去了。

“‘我亲爱的，’男爵夫人说。

“‘我心爱的，’男爵说。

“‘那些个乱吵乱闹的粗人——’

“‘哪些个呀，夫人？’男爵吓了一跳。

“男爵夫人从他们站立的窗前指向下面的院子，那些毫无察觉的林肯绿衣人正在喝满杯的上马酒，准备出发，去打一两只野猪。

“‘我的打猎随从，夫人，’男爵说。

“‘把他们遣散，心爱的，’男爵夫人低声说。

“‘把他们遣散！’男爵喊着说，大吃了一惊。

“‘好让我高兴，心爱的，’男爵夫人应道。

“‘好让魔鬼高兴，夫人，’男爵应道。

“男爵夫人一听这句话，大叫一声，晕倒在男爵的脚下。

“男爵有什么办法呢？他高喊侍女，狂叫医生；然后冲进院子，踢那两个最惯于挨踢的林肯绿衣人，咒骂遍了其余的绿衣人，叫他们都滚到——别管哪儿了吧。那个德语词儿我不会讲，要不然，我一定巧妙地说出来。

“有些太太有办法把丈夫降住，我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或者经过哪些阶段，不过，对这件事，我倒是有点个人意见，认为下院议员都不应该结婚，因为四位议员之中有三位得顺着太太的心眼儿（如果有所谓心眼儿的话）去投票，而不是顺着自己的心

眼儿。此刻我要说的只是，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夫人自有办法，真正控制了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于是一点一点地，一阵一阵地，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两个人发生争论，男爵再也顶不住了，或者，他多年的嗜好，叫她不动声色地给推翻了；到他四十八岁左右，成了一个很有精神的胖子的时候，他没有丰盛的筵席，也不能闹酒作乐，也没有打猎队，也不能打猎——总之，他喜欢的都没了，他从前有的也没了；尽管他凶猛如狮，面皮似铁，显然，在格罗格茨维格他自己的城堡里，被他自己的夫人给镇住了，制住了。

"然而男爵的倒霉事儿并不以此为限。他婚后一年左右，一位结结实实的小男爵诞生了，放了大批的花炮，喝了大量的酒，以表庆祝；但过了一年，生下一位小女男爵，又过一年，又一位小男爵，这样下去，每年来个小男爵或者小女男爵（有一年两个一齐生下来了），终于男爵成了十二个孩子的小家族的父亲。如此一年一度，年高德劭的冯·石维伦豪森男爵夫人提心吊胆，为她的女儿冯·科尔德维托特男爵夫人的健康和安乐担忧；尽管没人看见这位老夫人对女儿的康复做出什么具体的帮助，她总是义不容辞，到格罗格茨维格的城堡来，十分放心不下，把全部时间一半用来对女婿的持家之道发表感慨之辞，一半用来悲叹不幸的女儿的苦命。格罗格茨维格男爵对此不免有些发烦动气，有时竟鼓起勇气来说他的妻子至少不比其他男爵们的妻子处境更坏，于是冯·石维伦豪森男爵夫人提请大家注意，除她以外，谁也不同情她亲爱的女儿的痛苦；于是她的亲戚朋友们说她实实在在比她的女婿多哭了好些回，说世上若有冷酷无情、人面兽心的人的话，那就是格罗格茨维格的男爵。

"可怜的男爵忍受了这一切，天长日久，不得解脱，便觉饮食无味，元气不扬，一腔懊恼，垂头枯坐而已。然而还有更糟的事等

待着他，正是情况愈坏，悲苦愈增。时过境迁，他债务缠身。格罗格茨维格的资财将尽，虽然石维伦豪森家族曾认为万世不竭；正当男爵夫人即将第十三次扩展家系的时候，冯·科尔德维托特发现他的亏空已无法弥补了。

"'我是无能为力了，'男爵说。'我看我得自杀。'

"这是个妙计。他从身旁的柜里拿出一把旧猎刀，在靴子上磨了磨，对准嗓子眼儿，用男孩子的词儿说吧，'动起手来'了。

"'哞！'他忽然停住手说。'也许刀还不够快。'

"他又磨了一回刀，又动起手来，只听得那些小男爵和小女男爵一阵尖声大叫，他把手缩回去了。原来他们的保育室就在一个二楼的高阁上，窗外有铁栏，免得他们摔到壕沟里去。

"'我要是个光棍儿，'男爵叹口气说，'我早连干它五十回了，而且一回也不让人拦住。来呀！把一瓶酒，跟那个顶大的烟斗拿来，放在大厅后面的拱顶小屋里。'

"有一名仆人，颇为殷勤，过了大约半点钟，把男爵吩咐的事办完了，冯·科尔德维托特得到通知，便走向拱顶小屋；屋里的壁炉中满堆圆木柴，火焰熊熊，光照四壁，那些木板墙是深色的，亮闪闪的，与火光互相辉映。酒和烟斗齐备了，整个地方的气氛令人舒畅。

"'把灯留下，'男爵说。

"'还要什么吗，老爷？'仆人问。

"'这间屋子，'男爵答。仆人遵命，男爵锁上了门。

"'我来抽最后一袋烟吧，'男爵说，'然后我就告辞了。'于是他把刀放在桌子上以备取用，把相当多的酒一饮而尽，这位格罗格茨维格的贵族反身靠坐在椅子上，把双腿伸到炉前，噗噗地抽起烟来。

"他想到好些好些事——想到目前的苦恼和过去的独身生

活，想到那些林肯绿衣人，早已东逃西散，不知去向，只听说有两个人不幸被斩首，有四个人烂醉而死。他的心思正在熊和野猪的事上转来转去，把一杯酒慢慢喝干的时候，稍一抬头，不禁惊奇万分，原来刚刚发现了他并非独自一人。

“真的，他并不孤单；因为，炉火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可怕的影象，两臂交叉，一脸皱纹，深陷的眼睛布满血丝，苍白的脸老长老长，又黑又粗的头发，桠桠杈杈，缕缕缠结，从头上披下来。他穿了一件紧身短上衣，灰暗发蓝，男爵仔细一看，前襟上竟用棺材形的钩子当钮扣或者装饰。他的两条腿也是插在棺材板里，好像裹着铠甲；他左肩披了一件发黑的短斗篷，似为棺材布的碎片所制。他不理睬男爵，专心看着炉火。

“‘喂，喂！’男爵说，跺着脚招呼他。

“‘喂，喂！’那个生客回答着，眼光转向男爵，脸或者身子仍旧不动。‘怎么啦？’

“‘怎么啦！’男爵说，一点不怕他说话瓮声瓮气，看人两眼无光，‘是我该提那个问题的。你怎么到这儿的？’

“‘从门进来的，’那个影象回答。

“‘你是什么？’男爵说。

“‘人，’那个影象回答。

“‘我不信，’男爵说。

“‘那就别信，’那个影象说。

“‘我决不信，’男爵接着说。

“那个影象向大胆的格罗格茨维格的男爵看了一会儿，然后很亲切地说：

“‘谁也制服不了你，我知道了。我不是个人。’

“‘那你是什么？’男爵问。

“‘是个精灵，’那个影象回答说。

“‘你瞧着不大像，’男爵轻蔑地说。

“‘我是掌管绝望和自杀的精灵，’那个幽灵说。‘现在你认识我了。’

“说着，那个幽灵转向男爵，像是安下心来准备谈话了——接着，发生了一件非常希奇的事：他把斗篷扔到一旁，露出一根尖桩，是从他身子正中间穿过去的，他猛然一拉，把它拔了出来，搁在桌子上，面不改色，好像那是一根手杖。

“‘现在，’那个影象说，瞟了一眼那把猎刀，‘你准备好了吧，为我？’

“‘还差一点，’男爵说，‘我得先抽完这袋烟。’

“‘那就赶快吧，’那个影象说。

“‘你似乎挺着急，’男爵说。

“‘嗯，是啊，挺着急，’那个影象回答说，‘此刻，整个英国和法国，人们正在做我这行买卖，挺兴旺，把我的时间占去了不少。’

“‘你喝酒吗？’男爵说，用烟斗锅儿捅了一下酒瓶子。

“‘十回有九回喝，而且喝得很凶，’那个影象冷冷地说。

“‘从来不少喝点儿？’男爵问。

“‘从来不少喝，’那个影象回答说，打了一个冷颤。‘少了高兴不起来。’

“男爵又瞧了一眼这位新朋友，认为他是个特别古怪的家伙，后来又问他，对于自己盘算着的小小的行动，他是不是积极参加。

“‘不参加，’那个影象推托着说，‘不过我总是在场。’

“‘好当个公平的裁判吧？’男爵说。

“‘正是，’那个影象回答说，摆弄着那根尖桩，察看上面的铁箍。‘你尽量快点好不好，因为我发觉，有位年青的绅士，太有钱，

太有闲，把他给折磨得想找我，就在现在。’

“‘要自杀，因为钱太多！’男爵嚷着说，觉得非笑不可了。‘哈哈！真怪得要命。’（这是好多漫长的日子以来男爵头一次笑。）

“‘听着，’那个影象劝告道，显得极其惊慌，‘别再笑了。’

“‘为什么呀？’男爵问。

“‘因为让我浑身难受，’影象答。‘叹气你可以随便；对我有好处。’

“男爵一听这话，呆板地叹了一口气；那个影象又高兴起来，极其彬彬有礼地把猎刀递给他。

“‘这个主意倒还不坏，’男爵说，摸着那把猎刀的刃，‘钱太多了就自杀。’

“‘呸！’那个幽灵很暴躁地说，‘跟没钱或者钱太少就自杀完全一样。’

“究竟那个精灵说这句话是说漏了嘴呢，还是他觉得男爵完全打定了主意所以随他说什么也不要紧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男爵忽然停住手，睁大了眼睛，看样子似乎是头一次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

“‘嗐，当然啦，’冯·科尔德维托特说，‘无论什么事，也不会糟到不可挽回。’

“‘钱柜空了可不在此例，’那个精灵嚷着说。

“‘嗯，可是有一天，又会填满的，’男爵说。

“‘骂人的太太们，’精灵气哼哼地说。

“‘嗬！可以叫她们老实点嘛，’男爵说。

“‘十三个孩子，’精灵喊着说。

“‘肯定不可能全都走错了路，’男爵说。

“那个精灵显然对男爵气得要命，因为这些看法是突如其来的；不过，他勉强一笑置之，说要是对方告诉他什么时候开始说

正经话，他会觉得感激。

"'可是我并不在开玩笑；我从来没这么正经过，'男爵反驳道。

"'好吧，这话我爱听，'那个精灵说，显出十分冷酷的样子，'因为玩笑开得直截了当，就会要我的命。来吧！立刻离开这个阴沉沉的世界吧。'

"'我不明白，'男爵说，摆弄着那把刀子，'当然它是阴沉沉的，不过我看你那个世界也不是好得多的，因为你并没显出特别舒服的样子。所以我这么想——如果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多少总会好一点，这又有什么保证呢！'他喊着，跳起身来，'我可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赶紧下手，'那个影象咬着牙说。

"'躲开！'男爵说，'倒霉的事，我再也不盘算了，我要把这问题想开些，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还是要去打熊；如果不行，我就跟男爵夫人好好地谈，跟冯·石维伦豪森那一家子一刀两断。'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哈哈大笑，笑得四壁轰鸣。

"那个影象倒退了一两步，同时眼睛打量着男爵，显得十分害怕，过了一会儿，他把那根尖桩拿起来，猛插进自己的身子，狂号一声，就不见踪影了。

"冯·科尔德维托特从此再没有看见它。他一下子决心行动起来，不久就使男爵夫人和冯·石维伦豪森一家子服了理，多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据我所知，虽不是个有钱的人，却确乎是个快乐的人，遗下一大群家属，都曾在他亲眼监督、细心教导之下学会了猎熊和打野猪。对所有的人，我都要这么劝告一下：要是由于类似的原因，他们一旦被压倒了，觉得愁闷（有好多人是这样的），那就看看问题的正面和反面，再用放大镜看最有利的那一面；如果他们还是想不辞而别，那就抽一大锅烟，喝一大瓶酒，以

格罗格莰维格的男爵为榜样，以便得到好处。”

“新叫的马车来了，女士们和先生们，请吧，”一个新来的赶车人往里望着说。

这个消息一来，五味酒都给急急忙忙地喝光了，对刚讲完的故事的讨论也就作罢。有人看到斯奎尔斯先生把灰白头发的绅士拉到一边，显然大有兴趣地问了一个有关约克城五姐妹的问题，原来问的是，可以不可以告诉他，当时在约克郡各修道院寄宿的人，每年得交费多少。

旅行于是又开始了。天将亮时，尼古拉斯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非常遗憾地发现在他睡梦中间，格罗格莰维格男爵和灰白头发的绅士都已下车而去。这一天好不容易挨过。当晚六点钟左右，他和斯奎尔斯先生，还有那几个孩子，连同他们大伙的行李，都一块儿在哥列塔桥的乔治与纽客店外面下了车。

第　七　章

斯奎尔斯夫妇在家里。

斯奎尔斯先生平安下了车，扔下尼古拉斯和孩子们带着行李站在马路上看公共马车换马作为消遣。他跑进酒馆，在酒柜前舒舒筋骨。几分钟之后，他跑回来，如果鼻子的色彩和短促的打嗝儿可算是标志的话，那么，他的筋骨已经完全舒散开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套着马驹的生了锈的二轮马车从客店停车场驶出，后面还有一辆大车，由两名车工赶着。

“叫孩子们和箱子都上这辆大车，”斯奎尔斯说，搓着双手，

"这个小伙子跟我坐马车走。上车吧，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很听话。斯奎尔斯先生费了点劲，让马驹也听话了，于是他们动身了，让大车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满载着刚开头的受苦的滋味。

"你冷吗，尼克尔贝？"斯奎尔斯问，这时他们已经默默地赶了一段路。

"够冷的，先生，说实在的。"

"嗯，我倒不想抱怨，"斯奎尔斯说，"长途旅行嘛，在这种天气。"

"多西伯义斯堂离这儿还非常远吧，先生？"尼古拉斯问。

"从这儿起大概有三英里，"斯奎尔斯回答说。"不过在这儿，你不用管它叫'堂'。"

尼古拉斯咳嗽了一声，似乎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它不是个堂，"斯奎尔斯冷冷地说。

"哦，真的吗？"尼古拉斯说，听了这句话非常惊讶。

"不是，"斯奎尔斯回答说。"在伦敦，我们称之为堂，为的是好听点，可是在这一带，没人知道这个名称。你要是高兴，管你的房子叫岛也可以；我看议会也没有什么法令禁止这么叫吧？"

"没有，我相信，先生，"尼古拉斯接着说。

这段短短的对话结束时，斯奎尔斯溜了他的同伴一眼，顾自沉思起来，似乎不想再发什么议论了，自己也就不作声，只扬鞭赶着马驹，直到旅途的终点。

"跳下去，"斯奎尔斯说。"喔嗬！来呀，把这匹马牵到马棚去。快点行不行！"

那位校长急急躁躁，呼来喊去，尼古拉斯趁机看了一下校舍，那是座长长的平房，显得冷凄凄的，后面还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房子，近旁有一座谷仓和一间马厩。过了一两分钟，听见有人

开场院大门的锁，当即有个又高又瘦的少年人，手提着提灯走出来。

“是你吗，斯麦克？”斯奎尔斯叫着。

“是我，先生，”那个少年人回答。

“那么你到底为什么不早来？”

“请原谅，先生，我在炉火旁睡着了，”斯麦克低声下气地回答。

“炉火！什么炉火？哪儿有炉火？”校长尖刻地问。

“就在厨房里，先生，”少年人回答说。“太太说我熬夜，可以进去暖和一下。”

“太太是个笨蛋，”斯奎尔斯回嘴说。“你呀，在冷地方呆着，早就清醒得要命了，没错儿。”

这时，斯奎尔斯先生已经下车了；他命令斯麦克照管好马驹，又说别让它夜里再多吃谷子后，吩咐尼古拉斯在前门外等着，等他绕过去放他进屋。

一路上从头到尾，尼古拉斯产生了一大堆不愉快的疑虑，现在独自一人，那些疑虑更是汹涌奔腾，冲入他的头脑。他离家老远，即便心急如火，也万难回去，除非步行；这个想法露了头，使他极其慌乱不安。抬头望着这阴沉的房屋、晦暗的窗子以及积雪覆盖着的一片荒凉的郊野，他感到从来没经历过的心头抑郁，精神沮丧。

“喂！”斯奎尔斯喊叫着，把头伸出前门。“你在哪儿呐，尼克尔贝？”

“这儿呐，先生，”尼古拉斯回答。

“那就进来吧，”斯奎尔斯说，“这个风啊，刮进门来，足以把人刮得两脚朝天。”

尼古拉斯叹了一口气，急忙进去了。斯奎尔斯先生把门加上

门，以防吹开，带他走进一间小接待室，里面稀稀拉拉地摆着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发黄的地图，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有些东西，是准备吃晚饭用的；另一张桌子上，有一本教学参考书、一本莫雷氏语法[1]、半打收费卡片和一封残破的写给瓦克福·斯奎尔斯老爷的信，摆得杂乱无章，但别具一格。

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呆了还不到两分钟，有个女人蹦蹦跳跳地进来了，一把抓住斯奎尔斯先生的脖子，很响地亲了他两下子，一下紧接一下，像邮差敲门一样。这位女士是个骨瘦如柴的大个子，比斯奎尔斯先生大约高半个头，身穿一件提花粗棉布的短睡衣，头发上缀着卷发纸；她还戴着一顶脏睡帽，用一条黄色棉布手帕给勒住了，下巴颏底下打个结，这么一搭配，倒也中看。

"我的斯奎奎好吗？"这位女士用玩笑的调子说，声音嘶哑得很。

"好极了，我的爱人，"斯奎尔斯答道。"母牛都好吗？"

"不错，都没毛病，"女士回答。

"那么猪呢？"斯奎尔斯说。

"也挺好，跟你走时一样。"

"得；那真是好福气，"斯奎尔斯说，一面脱下大衣。"我想，孩子们都跟以前一样吧？"

"对呀，好得很呐，"斯奎尔斯太太暴躁地回答。"迪彻尔那孩子发烧了。"

"不行！"斯奎尔斯喊叫着。"该死的东西，他老犯那种毛病。"

"从没见过这样的孩子，我敢说，"斯奎尔斯太太说，"不管他得了什么病，还老是传染。哼，就是难治，想叫我信能治得好可办不到。我要打他，把病从他身上打掉；我六个月前就跟你说了。"

---

① 该书由"英语语法之父"林德利·莫雷（1745—1826）编写，出版于1795年。

“你是说了，我的爱人，”斯奎尔斯接着说。“咱们试着办吧。”

他们说这些知心话的时候，尼古拉斯站在屋子中央，尴尬得很，不大清楚他应该退到走廊里去，还是留在老地方。这时，斯奎尔斯先生才把他的为难给缓和下来。

“这是新来的小伙子，我亲爱的，”这位绅士说。

“噢，”斯奎尔斯太太应道，向尼古拉斯点点头，冷冷地从头到脚打量着他。

“今天晚上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斯奎尔斯说，“明天早上再到孩子们那儿去。今天晚上，你给他在这儿弄个临时床铺，行不行？”

“反正我们得想个办法，”那位太太回答。“我看你不大在乎怎么睡吧，先生？”

“对，真的，”尼古拉斯回答，“我不考究。”

“那可巧了，”斯奎尔斯太太说。这位太太本来是最爱跟人顶嘴的，于是斯奎尔斯先生哈哈大笑起来，好像还盼着尼古拉斯也跟着笑呢。

男女主人又谈了些斯奎尔斯先生这次出行的顺利情况，提到已经交费的那些人，和拖欠未交的那些人，这之后，一个年青女用人送来一只约克郡馅饼，还有些冷牛肉，放在桌子上，那少年斯麦克也捧着一大罐麦芽酒进来了。

斯奎尔斯先生正在从一只只大衣衣袋里拿出给各个学生的信，还有别的小文件，这些都是他此次带回来的。那个少年急煎煎、怯生生地偷窥那些信和文件，似乎渴望其中之一跟自己有关才好。那副神情极其凄苦，顿时刺痛了尼古拉斯的心，因为它表露出一段长长的可悲的历史。

这就使他更加留神地观察这个少年了，看到他的服装是杂七杂八的衣服凑成的，尼古拉斯觉得惊讶。尽管他至少已是十

八、九岁了，而且论岁数是个高个子，穿的却是很小的孩子穿的紧身衣裤，虽然袖子和裤腿都短得十分可笑，配他这个细瘦的身子，衣服总算还不算窄。为了让他的小腿完全适应这种出奇的服装，他穿了一双挺大的靴子，本来是长统的，也许有哪个矮胖的农民穿过，现在则是补了又补，破烂不堪，连叫花子也不肯要了。天知道他在那里已呆了多久，却仍然穿着他头一次下乡带来的那件亚麻布衬衫，因为脖子上还围着那条残破的童装花边，只是被一条大人戴的粗布领巾给遮住了一半。他是个瘸子；他假装忙着布置饭桌，对那些信瞥了一眼，眼光是那么锐利，然而又那么沮丧，那么失望，使得尼古拉斯不忍心再看他。

“你在那儿捣什么乱呐，斯麦克？”斯奎尔斯太太叫着，“别动那些东西不行吗？”

“嘿！”斯奎尔斯说，抬起头来。“啊！原来是你呀？”

“是，先生，”少年回答，把双手紧贴在一起，似乎想使劲控制住手指的神经性抖动，“有没有——”

“哼！”斯奎尔斯说。

“您是不是——有没有人——没听说——我的什么事吗？”

“一点没有，”斯奎尔斯烦躁地回答。

少年低下头来，伸手捂着脸，走向门口。

“一个字也没有，”斯奎尔斯接着又说，“而且永远不会有。瞧，硬把你给扔在这儿，这么多年来，除了前六年，再没交钱——也没得到通知，也找不到线索你是归谁的，这可妙极了，对不对？我得喂养你这么一个大个子，永远别指望得着一文钱，这可妙极了，是不是？”

少年伸手去摸脑袋，好像要努力回想什么事，然后看着提问的人发起呆来，一会儿又笑了，一瘸一拐地走出去。

“我跟你说实话吧，斯奎尔斯，”门关上以后，他的妻子说，

"我看那小伙子要变成傻子了。"

"我希望不至于,"校长说,"因为干起户外活儿来,这个家伙挺能干,给他好吃好喝,反正吃不了亏。我想,即使他傻了,他的脑子干我们这些活儿还是能行的。得了,我们吃晚饭吧,我饿了,也累了,想睡觉了。"

他这么一说,给斯奎尔斯先生专用的一大块牛排送进来了,他立刻大嚼起来。尼古拉斯把椅子往前拉了一下,可是他的胃口确实已经垮了。

"牛排怎么样,斯奎尔斯?"斯太太说。

"嫩得跟羊羔肉一样,"斯奎尔斯答道。"来一点。"

"我可一口也不能吃,"他的妻子回答说。"这个小伙子吃什么呀,我亲爱的?"

"眼前摆着的随他挑,"斯奎尔斯接着说,忽然大大地打破常规,慷慨起来了。

"你怎么说,纳克尔博伊[①] 先生?"斯奎尔斯太太问。

"我来一小块馅饼好吧!"尼古拉斯回答。"小小一块,因为我不饿。"

"哎呀,你要是不饿,把馅饼给切开就可惜了,是不是?"斯奎尔斯太太说。"你吃点牛肉好吗?"

"叫我吃什么都行,"尼古拉斯心不在焉地回答,"我都无所谓。"

斯奎尔斯太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显出大为殷勤的样子,还向斯奎尔斯点点头,好像在说这个年青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她很满意,于是用她的玉手给尼古拉斯送过去一片肉。

"麦芽酒,斯奎奎?"那位太太问,一面挤眉弄眼,向他示意,

---

① 斯奎尔斯太太把他的姓氏读别了,变得意为"指关节小伙子"了。

她这一问，问的是尼古拉斯该不该喝麦芽酒，而不是他（斯奎尔斯）要不要喝些。

"当然啦，"斯奎尔斯说，照样回了个信号。"来一杯。"

于是尼古拉斯得到了一杯酒，因为自己只顾东想西想，便张口喝了下去，幸而没觉察刚才那番嘴上官司。

"滋味可不寻常，这块牛排，"斯奎尔斯说，他不声不响地对付这牛排，吃了一阵子，放下刀叉。

"那是上等肉，"他的太太接着说。"我亲自买了好大一块，单给——"

"给谁！"斯奎尔斯急躁地叫起来。"不是给——"

"不，不，不是给他们的，"斯奎尔斯太太接着说，"那是单给你回家来吃的。天呐！你不会以为我能犯那种错误吧。"

"我保证，亲爱的，刚才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斯奎尔斯说，他早已脸色煞白了。

"你不必把自己弄得这么不舒服，"他的妻子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难道我会蠢到那种地步！嘿！"

这一段话不大容易理解；当时有些街谈巷议，都说斯奎尔斯先生慈悲为怀，反对杀生，屡次把寿终而死的牛羊的尸体买来给学生吃；此次他也许有点害怕，惟恐自己没留神，吃了一口给那些少爷们准备的"高等"肉食。

晚饭吃过，一个饿得两眼发直的小丫头收拾了餐桌，斯奎尔斯太太回到后面，把剩下的东西锁起来，把刚到的那五个学生的衣服也妥为保管，他们一路受冻，通向死亡之门的那一段不好受的楼梯，已经迈上去了一半。他们得到一顿稀粥的款待，然后都给塞进一张小床，一个挨着一个去取暖，去做梦；如果他们惦记着吃一顿解饿的饭，接着再吃一点热的，那么他们就都梦得见，其实，他们必然是这样惦记着的。

斯奎尔斯先生自己享用了一大杯兑了水的白兰地，酒水各占一半，使糖分可以溶解；他的和蔼可亲的老伴也照这个方法给尼古拉斯调了特小的一杯。随后，斯奎尔斯夫妇挪近火边坐下，把脚搁在火档子上，低声密语；尼古拉斯呢，拿起那本教师参考书，看各种思考题里面有趣的传奇故事，外加那些插图，然而相当心不在焉，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好像早已被催眠了。

斯奎尔斯先生终于很凶地打起呵欠来，说实在已到睡觉的时候了；斯奎尔斯太太和那个丫头一听此言，拉进来一个小草垫子和两条毯子，给尼古拉斯安排了一个床铺。

"我们明天让你睡进正经的寝室里去，尼克尔贝，"斯奎尔斯说。"等我想想，谁睡在布鲁克斯的那张床上，亲爱的？"

"布鲁克斯的那张床呀，"斯奎尔斯太太沉思着说，"有詹宁斯、小伯尔德、格雷马什，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几个，"斯奎尔斯接着说。"不错，布鲁克斯的床满了。"

"满了！"尼古拉斯想。"我看正是满了。"

"还有个地方，我记得，"斯奎尔斯说，"可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了。反正明天就能全安置好。晚安，尼克尔贝。早七点，记着点。"

"我会准备好的，先生，"尼古拉斯回答。"晚安。"

"明天我亲自来，指给你井在什么地方，"斯奎尔斯说。"厨房窗台上老搁着一小块肥皂，归你用。"

尼古拉斯睁大了眼睛，可是没开口；斯奎尔斯刚一抬脚，又转身回来。

"我可确实不知道，"他说，"你跟谁合用一条毛巾；不过，明天早晨你要是能将就一下，斯奎尔斯太太就会在当天解决这问题的。亲爱的，别忘了。"

"我来留神吧，"斯奎尔斯太太回答。"小伙子，你可得记着，

要争取头一个洗脸。老师应该天天先洗，可是他们能抢得过你就抢过去了。"

随后，斯奎尔斯先生用胳臂肘拱了一下斯奎尔斯太太，让她把白兰地酒瓶拿走，以防尼古拉斯夜里偷喝；那位太太一个俯冲，抓住了酒瓶，他们就一块安歇去了。

剩下尼古拉斯一个人了，他在屋里来去走了五、六回，非常焦躁，非常激动；可是又慢慢平静下来，在椅子上落了座，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尽力忍受一个时期，不管有什么倒霉的事等着他；想到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妹妹，他决心不给伯父任何借口，在她们急需的时候撒手不管。发自内心的恰当的决断总会在精神上产生好的效果。他不那么灰心丧气了，而且青年人富于乐观，富于朝气，他甚至希望着多西伯义斯堂的实际情况会比表面看到的好些。

他似乎又有点高兴起来了，正准备上床睡觉，一封密封的信从他的上衣口袋掉出来。他仓促离开伦敦，忽略了这封信，其后也一直没想到它，现在，他立刻回忆起纽曼·诺格斯的神秘的举动了。

"哎呀！"尼古拉斯说，"多么奇特的字迹呀！"

这封信是给他本人的，信纸非常脏，写得歪歪扭扭，颠三倒四，几乎没法认。他费了很大的劲，猜来猜去，才算把它念出来：

我亲爱的年青人，

我懂得世故。你父亲不懂，不然的话，就不会帮我的忙，而他却明知道我是报答不了的。你不懂世故，不然的话，你就不会动身跑这么一趟。

什么时候你想在伦敦找个住处（别生气，我以前也认为我根本用不着），他们是知道我的住处的，那是王冠客店，在白银街，

黄金广场。在白银街和詹姆斯街交界的那个犄角，有酒吧间，门通两条路。你可以晚上来。从前谁也不懂得爱面子——但别去管它了。全过去了。

原谅我的错字。现在连整齐的上衣我都忘了怎么穿了。我把老习惯全忘光了。字也拼不上来了。

纽曼·诺格斯

再者：万一你到巴纳德堡附近去，王头客店①有好麦芽酒。说一声你认识我，我敢保他们不跟你要酒钱。你在那儿可以提诺格斯先生，因为当时我是个上等人。我的确是。

这样记录下来恐怕很不体面：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把这封信折起来夹在皮夹子里之后，眼睛模糊了，有点润湿，你也许以为是流了泪吧。

第 八 章

关于多西伯义斯堂的内幕。

把能工巧匠做成的硬梆梆的床变得柔软起来，有几种最好的方法，其一是，在严寒的天气中坐车赶二百多英里的路。也许连尼古拉斯做的梦也会变成好梦，在那张硬床上飘来飘去，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些虚无缥缈的话，这种梦终究是惬意而幸福的。他

① 以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而得名。他于1625年即位，厉行专制，反对立宪，内战后被立宪党的清教徒杀头。

正在确乎极其迅速地成功立业的时候，一支快要熄灭的蜡烛的微光在他眼前闪动，还有一个语声在催他按时起床，他没费劲就把斯奎尔斯先生特有的声调听出来了。

“七点过了，尼克尔贝，”斯奎尔斯先生说。

“早晨已经来临了吗？”尼古拉斯问，从床上坐起来。

“嗐！这下子可好，”斯奎尔斯回答说，“都结了冰啦。嗨，尼克尔贝，来吧；翻身爬起来，好不好？”

尼古拉斯用不着再催，就立刻“翻身爬起来”，借着斯奎尔斯先生举着的小蜡光开始穿衣服。

“大事不好了，”这位绅士说，“水泵冻坏了。”

“真的！”尼古拉斯说，对这个消息兴趣不大。

“是啊，”斯奎尔斯回答说。“今天早晨你不能洗澡了。”

“不能洗澡了！”尼古拉斯叫着。

“对，一点也不能洗了，”斯奎尔斯尖刻地接着说。“所以你只好干擦一擦，等我们把井里的冰打开，也好给孩子们打一桶水。别站着老瞪着我，可得快点儿，好不好？”

尼古拉斯没再说话，胡乱把衣服穿上，这时斯奎尔斯打开窗扉，吹灭了蜡烛，走廊里传来他的和蔼可亲的老伴的语声，问能不能进来。

“进来吧，我的爱人，”斯奎尔斯说。

斯奎尔斯太太走进来，仍然穿着那件头天晚上显示出她的匀称身材的老式短睡衣，加上了一顶相当旧的水獭皮女帽，她把它戴在前已提到过的睡帽上面，颇为舒适、轻便。

“这些东西真讨厌，”这位太太说着，把碗橱打开。“我哪儿也找不着那把学生用的勺子啦。”

“别管它啦，亲爱的，”斯奎尔斯用安慰的声调说，“不是要紧的东西嘛。”

“不是要紧的，哎哟，你这是什么话！”斯奎尔斯太太尖刻地回嘴道，“今天早晨不是该喝硫磺水了吗？”

“我忘了，亲爱的，”斯奎尔斯接着说，“对，当然该喝了。我们时常给孩子们清血解毒，尼克尔贝。”

“清个屁，解个屁，”那位太太说。“小伙子，你别以为我们舍得花钱买上好的硫磺糖水，专为给他们解毒；你要是以为我们那么办事，你就弄错了，所以我跟你说老实话。”

“亲爱的，”斯奎尔斯皱着眉说。“嘻！”

“嘻！你胡说什么，”斯奎尔斯太太接着说。“这个小伙子要在这儿当教员，就得立刻告诉他我们可不想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干傻事。给他们硫磺糖水喝，一方面因为不让他们吃点这样那样的药，他们就老是闹病，叫你麻烦得要命，还有一方面，这东西能搞坏他们的胃口，又比早饭和中饭省钱。所以，对我们、对他们同时都有好处，我敢保，这就够公平的了。”

这样解释一番之后，斯奎尔斯太太把手伸进碗橱，更加仔细地找起那把勺子来，斯奎尔斯先生也帮上一手。此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但那语声让碗橱给挡住了一部分，尼古拉斯只能听出斯奎尔斯先生说斯奎尔斯太太刚才说的话太失算了，而斯奎尔斯太太说斯奎尔斯先生说的全是“废话”。

跟着是一场大搜查，但一无结果，他们便把斯麦克叫进来，斯奎尔斯太太伸手推他，斯奎尔斯先生用巴掌打他；这种对待倒让他灵机一动，说那把勺子可能在斯奎尔斯太太的衣袋里，这话果然说对了。然而，因为斯奎尔斯太太原来坚决地说她十分肯定勺子不在她那儿，而斯麦克胆敢跟他的女主人对立，他又挨了一个耳光，同时说定了，如果以后他不对她多恭敬一点，就要挨一顿痛打；所以他的提醒并没有让他得到一点好处。

斯奎尔斯的老伴把那个苦力朝前面推，匆忙走开之后，斯奎

尔斯说，"她呀，是个十分难得的女人，尼克尔贝。"

"真的，先生！"尼古拉斯说。

"比得上她的人，我没见过，"斯奎尔斯说，"比得上她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儿啊，现在你看见了，尼克尔贝，老是一个劲儿地——老是一个劲儿地忙忙碌碌、活蹦乱跳，又会节约。"

想到暴露在自己眼前的这种可喜的家庭内幕，尼古拉斯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幸而斯奎尔斯只顾自思自想，未加注意。

"到了伦敦，我就爱这么说，"斯奎尔斯接着说，"对这些孩子说来，她是个母亲。其实她比母亲还好，要好上十倍。她给孩子们做好事，尼克尔贝，世界上的母亲给自己亲生孩子那么做的，我敢说连一半也没有。"

"我看她们不肯那么做吧，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说起来，其实斯奎尔斯夫妇都把孩子们看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换句话说，他们完全认为他们的任务和职业就是尽可能把每个孩子压榨净尽，敲骨吸髓。在这一点上，他们意见相同，因而行动一致。两人之间唯一的差别是，斯奎尔斯太太公开地、大胆地对敌作战，斯奎尔斯却拿他那股子习以为常的虚伪劲儿来掩盖自己的无赖相，就是在家里也是如此，好像他真的以为会有那么一天能骗过自己，相信自己是个大好人。

"得了，"斯奎尔斯说，这样打断了他的助教对上述情况的默想，"我们到教室去吧；帮我穿上在学校穿的上衣，好不好？"

尼古拉斯从走廊里一个木钉上取下一件旧的粗斜纹布紧身猎服，帮他的主人穿好；斯奎尔斯拿起一根藤杖，把自己武装起来，带路穿过一个院子，走向房舍后面的一个门口。

"你瞧，"这位校长说，两人一块儿走进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场所，尼克尔贝。"

那是多么乱糟糟的场面啊，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东西，因而尼

古拉斯最初张目四顾，确实什么也没看清。可是，那个地方在他眼前慢慢地显现出一间空荡荡、脏兮兮的屋子，有两扇窗子，也许其中的十分之一装着玻璃，其余都是拿旧字帖和纸给蒙住的。有两张摇摇晃晃的旧长书桌，桌面被刀子砍过，划出了道道，被墨水沾污了，弄得破损了，完全不成模样；还有两、三条长板凳，一张单摆着的书桌，是供斯奎尔斯用的，还有一张，供他的助手使用。顶棚用横梁和椽子支着，跟谷仓的顶棚一样；四面的墙都肮脏不堪，全褪了色，再也没有法子看出是否曾上过一点漆，或者刷过一点白粉水。

且看那些学生吧——那些贵族少爷！尼古拉斯巡视四周，不禁为之气馁；看来要在这个窑洞里靠尽力而为来产生一点好的效果，其最后的一线薄弱的希望，最模糊的一缕闪动的微光，也竟离开他的心头，冉冉而去了！苍白憔悴的脸孔，瘦骨嶙峋的身躯，孩子的容颜，却似老人的面貌，畸形的四肢，好像镣铐加身一般，有些孩子，发育不良，有些孩子，两腿瘦长，几乎支撑不住弓腰驼背的身子，这一切都一齐汇集在他的眼前；有烂眼，有豁唇，有弯脚和种种的丑相和变态，显示出父母对子女怀有反常的厌恶，或者显示出这些小小的生命，从婴儿时期刚刚开始，就一直受着可怕的暴行和冷落。有些小脸儿，本来应该是俊美的，却被难堪的痛苦折磨得一团晦气；幼年时代明亮的目光熄灭了，美丽的姿容丧失了，只剩下无可奈何之态；有些孩子，面带恶相，眼光呆滞，怀恨沉思，像监牢里的罪犯；有些少年，父母操守不坚，祸延己身，他们甚至为曾相识的图财的保姆流泪，他们生活在孤苦中，却仍觉孤苦。一切深厚的同情和挚爱，随生而灭，一切青春的健康的情感，随鞭打而消，随饥饿而逝，一切复仇的怒火会在肿胀的心房中滋长，无声地侵入心灵深处，好一个初期的地狱正在这里形成啊！

然而，这种景象，尽管令人难过，仍有其奇形怪状的特点，要是在场的生人，不像尼古拉斯那样对此有切身关系，恐怕会不禁发笑的。斯奎尔斯太太站在一张桌子边，掌管着老大一盆硫磺糖水，她接连不断地把这种美味的合剂分给每个孩子大大的一份；她那把专用的公共木勺，原来可能是为一个脑袋特大的人制造的，它把每位少年绅士的嘴给撑得相当大；谁也不得不把那么一大勺子一口喝下去，否则就要受重重的体罚。在另一个犄角里搭伴挤在一块儿的那几个小孩，就是前一天晚上来的，其中三个穿着很大的皮马裤，两个穿着旧的长裤子，现在已比通常穿的衬裤还紧了；离这些孩子不太远的地方坐着斯奎尔斯先生的年少的儿子兼继承人——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斯麦克正在给他穿一双新靴子，他使出大劲来在斯麦克手底下踢来踢去；那靴子看来极像刚到校的顶小的孩子路上穿的那一双——这孩子本人似乎也这么想，因为他看着这种盗用，显出十分惨痛、惊奇的神色。除此之外，还有一长排孩子在等着喂糖水，脸上并无高兴的预感，还有一排孩子则刚刚受完了吃药之苦，龇牙咧嘴，神态各异，只是缺少满意的表情。所有的孩子都穿着那么不调和的杂色的奇装怪服，本来会使人忍俊不禁，但那种由肮脏、混乱和疾病所造成的污浊形象又叫人笑不出来。

"嗨，"斯奎尔斯说，用他的藤杖猛敲了一下桌子，使孩子们有一半都几乎甩掉靴子跳起来，"药喂完了吗？"

"刚完，"斯奎尔斯太太说，她一忙，把最末了那个孩子呛了，她就拿木勺子敲他的头顶，好让他回过气来。"过来，斯麦克；现在拿走吧。快点！"

斯麦克端起盆来拖着脚走出去，斯奎尔斯太太把一个鬈发的小孩子叫来，把她的双手在他头发上抹了几下，急忙走出去，跟着斯麦克进入一间可算是洗衣房的屋子，里面有只小火炉和



斯奎尔斯太太分发一种可口的混合液

一把大水壶，还有若干小木碗，摆在一块木板上。

斯奎尔斯太太由那个吃不饱的使女帮着，把暗黄色的杂烩（好像是泡在水里的一些没套套子的插缝纫针用的针垫），倒入那些木碗里，称之为粥。每只碗里给插上一块极小的三角形的黑面包，他们用面包把粥送进嘴里，最后再把面包吃掉，早饭就结束了；于是斯奎尔斯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得食了，愿上帝使我们衷心感谢！”说完走开，自去吃早饭。

尼古拉斯用一碗粥撑大了肚子，这跟有些未开化的野人吞吃泥土大概是一个道理——免得找不着东西吃时饿得难受。因职务关系，他又分得一片黄油面包，吃光之后，坐下等着上课。

他不能不注意到所有的孩子多么沉默，多么愁苦。一点也听不到学校教室里乱哄哄的叫嚷声，听不到打打闹闹的喧嚣声或者痛痛快快的欢笑声。孩子们都蜷缩在一起打哆嗦，似乎没有精神四处走动。只有一个学生微有活动戏耍之意，那就是斯奎尔斯少爷，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用新靴子去踩别的孩子的脚趾头，他这种精神勃勃只有令人讨厌而已。

耽搁了半点钟左右，斯奎尔斯先生又露面了，孩子们各就各位，带着书，平均差不多八个人才有一本。斯奎尔斯先生显出极其渊博的样子，似乎彻底理解所有的书的内容，只要不怕麻烦，就能把书中每个字都背诵出来。几分钟后，这位绅士吩咐上第一堂课。

学生们奉命排在校长的讲桌前面，半打骨瘦如柴的孩子，露着膝盖和胳膊肘，其中的一个把一本撕破了的脏兮兮的书放在那只有学问的眼睛之下。

“这是英语拼写和哲学的第一课，尼克尔贝，”斯奎尔斯说，招手叫尼古拉斯站到他身旁来。“我们将开拉丁语课，把它移交给你。现在，好吧，头一个学生在哪儿？”

“老师，他在擦会客室的后窗户呐，”哲学课的临时班长说。

“他是在那儿擦，没错儿，”斯奎尔斯接着说。“我们采取实用的教学方式，尼克尔贝，正规的教育方法。c-l-e-a-n，克林，描述动作的动词，弄得发亮，刷洗。w-i-n，温，d-e-r，[1]德，温德，一个窗子。学生从书本里学到了这个，他就会去做。这跟用地球仪、天球仪教地理、天文是一样的道理。第二个学生在哪儿？”

“您老，他在花园里拔草呐，”一个细小的声音回答说。

“没错儿，”斯奎尔斯说，一点也不发慌。“他是在那儿。B-o-t，伯，t-i-n，廷，伯廷，n-e-y，尼，伯廷尼，实质名词，一种植物知识。知道了伯廷尼是一种植物知识，他就会去识别植物了。这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尼克尔贝；你以为如何？”

“反正是非常有用的，”尼古拉斯意味深长地回答说。

“我信你的话，”斯奎尔斯接着说，没留神他的助教的加重语气。“第三个学生，一匹马是什么？”

“一头走兽，您老，”那个孩子答。

“正是，”斯奎尔斯说。“对不对，尼克尔贝？”

“我相信那是一点不错的，先生，”尼古拉斯答。

“当然一点不错呀，”斯奎尔斯说。“马是 quadruped，quadruped 是拉丁语，就是走兽的意思[2]，这是每一个念过语法的人都知道的，不然，要语法有什么用呢？”

“真的，有什么用呢？”尼古拉斯心不在焉地说。

“这一点，你全懂得了，”斯奎尔斯转向那个孩子说，“你就去照管我的马吧，把它的毛刷得顺溜溜的，要不然，我刷你的毛。班上别的学生都去打水，有人叫你们停手的时候才能停手，因为明

---

① 斯奎尔斯的拼字、发音和讲解，都有不合规范之处，下同。

② 实在该词意为“四足动物”。

天是洗衣服的日子，几个大洗衣锅都得灌满。”

说着，他结束了叫孩子们做实用哲学实验的第一堂课，看了尼古拉斯一眼，眼神是一半狡猾一半怀疑的，似乎不完全清楚此时他的助教对他评价如何。

“这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尼克尔贝，”他停顿了一下说。

尼古拉斯微微耸耸肩，几乎看不出来，他说他认识到了。

“而且是种非常好的方法，”斯奎尔斯说。“好吧，带着这十四个小孩子，听听他们念点课文，因为，你知道，你得起点作用了，在这儿懒散着可不行。”

斯奎尔斯先生这样说着，似乎忽然想到，他不能跟他的助手说话太多，要不然就是，他的助手对他说的赞扬学校的话太少。孩子们站成了半圆形，围着这位新教师，一会儿他就听到他们的呆板的、拖长了的、吞吞吐吐的声调，在背诵那些陈旧不堪的拼音书里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在这种令人兴奋的作业之中，一上午拖拖拉拉地熬过去了。下午一点，孩子们已经先吃了燕麦粥和土豆，弄得胃口全没了，这时坐在厨房里吃些硬梆梆的咸牛肉，尼古拉斯却得到特别优待，可以把他那一份拿到自己书桌边去安安稳稳地吃。接着，还有一个钟头，他蜷缩在教室里冷得打哆嗦，然后又是上课。

半年一次到首都回来之后，斯奎尔斯先生照例把孩子们召集到一块儿，作个报告之类的东西，谈谈他见过的亲戚朋友、他听到的新闻、他带回来的信件、已经付清的帐、拖欠未还的帐，等等。这种隆重的集会老是在他回来的次日下午举行；多半是因为孩子们在上午稍得休息，恢复了一点精神，也许因为斯奎尔斯先生本人吃了比较早的中饭之后，惯于喝一种热酒而越发严厉、刚强起来。不管怎么样吧，孩子们奉命从窗口、庭院、马棚、牛场回来了，全校聚在一起开大会，斯奎尔斯先生手里拿着一小捆文

件，斯太太跟在后面拿着两根藤杖，走进教室，吩咐大家肃静。

“不经许可，谁要是说一句话，”斯奎尔斯先生客客气气地说，“我就把他背上的皮扒下来。”

这个特别宣告果然见效，死一般的沉默立刻笼罩了会场，于是斯奎尔斯先生接着说：

“孩子们，我上了一次伦敦，又回到我的家里人和你们的身边来了，还是结结实实的，平平安安的。”

依照半年一次的老例，孩子们为这令人心情舒畅的消息有气无力地欢呼了三声。好一场欢呼！那是额外的叹息，寒意袭人。

“我见了一些孩子们的家长，”斯奎尔斯接着说，一面翻着手里的那些文件，“家长们非常高兴，得悉自己的儿子们在这儿过得很好，一点儿也不想离开，这当然对各方面来说都是想来令人愉快的事。”

斯奎尔斯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两、三只手伸到眼睛上去，不过这些少年绅士大多数说不出来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因此，不管情况怎么样，他们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也有些令人失望的事我得去对付，”斯奎尔斯说，脸色极其严厉。“伯尔德的父亲欠了两镑十先令。伯尔德在哪儿？”

“他在这儿，您老，”二十个好管闲事的声音回答说。说真的，孩子跟大人完全一样。

“伯尔德，到这儿来，”斯奎尔斯说。

一个看样子不大健康的孩子，两只手上长满了疣子，从座位上走到校长的课桌前，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斯奎尔斯的脸；孩子的脸十分苍白，因为心跳得厉害。

“伯尔德，”斯奎尔斯慢吞吞地说，因为他正在考虑怎么挑他的错，用俗话说就是“找碴儿”。“伯尔德，你父亲要是以为因为——嗨，这是什么呀，老兄？”

斯奎尔斯说着，一把抓住孩子的短上衣的袖口，把他的手拉过来，用一种惊恐、厌恶的教训神气看着它。

"你管这个叫什么，老兄?"校长问，用藤杖抽了他一下子，催他回答。

"我没办法呀，真的，您老，"孩子哭着回答。"疣子老是长啊；我想是因为干了脏活儿，您老——反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老，这可不是我的错。"

"伯尔德，"斯奎尔斯说，挽上袖口，把右手掌弄湿，好攥紧那根藤杖，"你是个改不过来的小无赖，上次那顿打不管事，我们来瞧瞧再打一顿能不能把这东西打掉。"

说着，斯奎尔斯先生完全不顾那一声可怜的求饶的喊叫，猛扑上去，用藤杖狠狠地抽起他来；真的，再也不住手，一直到他的胳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才罢。

"得了，"斯奎尔斯打够之后说，"使出劲来搓它，一下子还搓不掉呐。嘀！你还不肯住嘴，是吗？把他撵出去，斯麦克。"

这个苦力有了长期的经验，懂得立刻遵命为妙，于是把那个倒霉鬼从旁门赶出去了，斯奎尔斯先生又在自己的凳子上落了座，斯奎尔斯太太扶着他，坐在他身旁的另一个凳子上。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奎尔斯说，"有一封给科比的信。站起来，科比。"

另一个孩子站起来了，使劲盯着那封信，斯奎尔斯心里归纳着信的要点。

"啊！"斯奎尔斯说，"科比的祖母死了，他的伯父约翰喝起酒来了，他姐姐写的就是这点事，还捎来了十八便士，正好赔那块打碎了的窗玻璃。斯奎尔斯太太，我亲爱的，你收下这钱好吗？"

这位可敬的太太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神气，把十八便士放进衣袋，斯奎尔斯便冷冷地接着叫下一个孩子。

"格雷马什，"斯奎尔斯说，"该他了。站起来，格雷马什。"

又一个孩子站起来了，这位校长像刚才一样，扫了一眼手里的信。

"格雷马什的姨妈，"斯奎尔斯领略了信的内容之后说道，"知道他挺结实、挺舒服，非常高兴，向斯奎尔斯太太恭恭敬敬地问好，认为她必定是一位天使。她也同样认为斯奎尔斯先生这么个大好人应该上天堂去过日子，不过她还是希望他长留在人间办他的学校。本想送给格雷马什两双袜子，可是没钱，所以改送他一本传教的小册子，希望格雷马什信仰上帝。顶要紧的是，希望他用心学习每门功课，让斯奎尔斯先生和太太高兴，把他们看成唯一的朋友；还希望他爱戴斯奎尔斯少爷，也不反对五个人睡一张床，基督徒就该这样。啊！"斯奎尔斯把信折起来说，"这封信招人喜欢。真是叫人太感动了。"

那封信，从一方面看来，是感人的，因为格雷马什的姨妈的比较亲密的朋友们都坚决认为，她不是别人，乃是格雷马什的生母；然而，斯奎尔斯略去了这一点（在男孩子们面前说出来怕是有伤风化的），接着进行报告，大声喊道，"莫伯斯，"于是另一个孩子站起来，格雷马什又坐下了。

"莫伯斯的后母，"斯奎尔斯说，"一听说他不肯吃肥肉，就病倒了，从此一直病得挺厉害。她通过早班邮递发来一封信，说她很想知道：要是在吃东西上闹气，他心里有什么打算；好心的校长作了饭前祷告之后，他见了牛肝汤还敢扭过脸去，这究竟是什么感情。这情况她是从伦敦报纸上得悉的——不是斯奎尔斯先生告诉她的，因为他心眼太好了，太善良了，决不搞挑拨离间——这件事让她有多烦恼，莫伯斯是想象不出的。让她难过的是他不知足，那是有罪的，可怕的，希望斯奎尔斯先生给他一顿打，把他打得满意一点；也因为这个，她取消了他每周半便士的零花

钱，还把带瓶塞钻的双刃折刀送给传教士们了，本来那是特意给他买的。"

"生气，闹别扭，"斯奎尔斯很吓人地停了一下后说，把他的右手掌又弄湿了，"不行。一定要经常高兴、满意。莫伯斯，到我这儿来！"

莫伯斯慢慢地往课桌走去，揉着眼睛，想着等一会儿反正是要揉的；过了不大工夫，他从旁门退出去了，这也是当然之理。

斯奎尔斯先生接着打开一捆各式各样的信件；有些是装着钱的，由斯奎尔斯太太"保管"起来；还有些牵涉到小件的衣物，例如便帽之类，所有这些小东西这位太太不是说太大就是说太小，谁穿谁戴也不合适，除了小斯奎尔斯，他确实好像生就了可长可短的两只胳膊和两条腿，凡是送到学校来的东西都恰恰合身，尤其是他的脑袋，必然弹性特大，因为各种尺寸的有边没边的帽子对他都一样。

此事迅速处理完毕之后，又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课，于是斯奎尔斯回到家里，留下尼古拉斯在很冷的教室里照管孩子们，天黑之后不久，在那里供应了一顿干酪和面包。

离校长的课桌最近的屋角里有只小火炉，尼古拉斯就在炉边坐下，想到自己的境遇，充满了沮丧和自卑之感，当时死亡若来到眼前，恐怕他也会欢迎的。他出于无奈亲眼看见的残酷情景、斯奎尔斯就是在最高兴时也难免干出的粗暴的恶棍行为、肮脏的地方、四周的景象和声音，这一切都促成了他此刻所有的这种心境；可是，在这里做了助教，他真好像是——不论是哪一连串不幸的情况把他引到这个地步——给那种让他满心厌恶和愤慨的教育方法帮了忙，卖了力，想到此处，他痛恨起自己来，一时觉得似乎只消一意识到目前的处境，这一辈子在世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然而，他暂时还是拿定了主意，而前一晚他所下的决心也没有变动。他已经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诉她们他一路平安，信中尽量少提多西伯义斯堂的情况，所提的那一点儿也是尽量写得轻松愉快。既然留在存身之处，即在这里他也希望能做些好事；总之，别人都过于信赖他的伯父的好意，当时无从设想他会招惹侄子的愤怒。

有一个念头，比他的地位所引起的个人的考虑更加使他心绪不宁。这就是他妹妹凯特可能到哪儿去的问题。伯父已经欺骗了他，难道就不会把她也送到一个倒霉的地方去，而她的青春和美貌可能带来的灾祸，会比衰老和丑陋所带来的还大得多。对一个被人捆住手脚、关在笼子里的人来说，这个想头是可怕的——然而，不，他想道，有他母亲在她身边嘛；还有那位人像画家——够简单的，可是还活在世界上，属于这个世界。他相信拉尔夫·尼克尔贝对他有一种出于个人的憎恶。此时他理应予以还报，因而不太费力地作出上述的推断，同时让自己相信，那种憎恶只存在于他们叔侄二人之间而已。

在这样的沉思默想中，他忽然看见斯麦克向上仰着的脸，这个少年人正跪在炉前，从炉床上捡起几块散落的煤渣放回火里去。他刚才停了一下手，偷偷望了尼古拉斯一眼，发现对方也在注意他，就退缩了，好像等着挨一巴掌似的。

"你不必怕我，"尼古拉斯和蔼地说。"你冷吗？"

"不—不—不冷。"

"你在打冷颤呐。"

"我不冷，"斯麦克干脆地回答说。"我惯了。"

他十分明显地流露出惟恐惹人见怪的神气，是个十分胆小、丧魂落魄的人，因而尼古拉斯不由得喊了一声，"可怜的小家伙！"

这个苦力要是挨了打，就会一句话不说，偷偷走开。但这一回他哭出来了。

"嗳呀，嗳呀！"他哭叫着，用他那裂了缝的、长了老茧的双手把脸捂住。"我的心要碎了。要碎，要碎了。"

"别做声！"尼古拉斯说，伸手放在他的肩上。"拿出点男子气来！看你的年纪，也可算是个男子汉了，上帝帮助你。"

"看我的年纪！"斯麦克嚷着说。"嗳呀，嗳呀，有过多少人啊！有过多少人啊，自从我小时候，比现在在这儿的无论谁都小的时候起！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你说的都是谁呀？"尼古拉斯问，想让这个呆头呆脑的可怜虫振作起来，清醒一下。"告诉我。"

"我的朋友们，"他答道，"我自己——我的——唉！我受了那么多的苦呀！"

"总还是有希望的，"尼古拉斯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没有，"对方接着说，"没有，我可没有。你记得在这儿死去的那个孩子吗？"

"那时候我还没来，你知道，"尼古拉斯轻声说，"他怎么啦？"

"嗐，"那个少年回答说，凑近提问人的身边，"那晚我跟他在一块儿，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不哭了，不再喊他盼着来陪他坐坐的朋友了，可是他慢慢看见从家里来的人的脸孔在他床边；他说他们都在微笑，跟他说话；后来他在仰起头来亲吻他们的时候咽了气。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听清了，"尼古拉斯接着说。

"等我死的时候，哪些脸孔会对我微笑啊！"他的同伴说，打着冷颤。"夜夜那么长，谁跟我来说话呀？他们不能从家里来；要是来了会把我吓坏，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都成了什么，会认不出他们的。苦呀，怕呀，我活也罢，死也罢，就是又苦又怕。没希望，没

希望！”

睡觉铃响了，那个少年一听，又显出平时的无精打采的样子来，便蹑手蹑脚地走开，似乎唯恐被人发现。过了一会儿，尼古拉斯心里很沉重地——不，没去安歇；在那儿谈不到安歇——跟在后面——到他的又脏又挤的宿舍去。

第　九　章

关于斯奎尔斯小姐、斯奎尔斯太太、斯奎尔斯少爷和斯奎尔斯先生一家老小；以及和斯奎尔斯一家与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同样有关的种种事务及人物。

斯奎尔斯先生离开教室去过夜，如前所述，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不是在尼古拉斯刚来的时候吃晚饭的那间屋子里，而是宅舍后面一个小一点的房间，他的贤夫人、他的和蔼可亲的儿子和多才多艺的女儿，都在那里大享团聚之乐；斯奎尔斯太太在以主妇的身分缝补袜子，那位年青小姐和少爷在桌面上伸着拳头打来打去，以便解决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什么纠纷，那位受尊敬的父亲一到，他们的拳击便改为脚踢，在桌子底下无声地进行了。

在这里，不妨奉告读者诸君，范尼·斯奎尔斯小姐已二十三岁了。如果人生中这一时期该有其独特的魅力或可爱之处的话，人们可以认为在斯奎尔斯小姐身上也是存在的，因为这是普遍规律，不能设想她单单例外。她身高不如其母，身矮恰似其父；母亲传给她的，是刺耳的语声，父亲传给她的，是一只表情很出奇的右眼，跟完全没有表情相差无几。

斯奎尔斯小姐在邻居一个朋友家呆了几天，刚刚回到父母

身边。由此可见，对尼古拉斯她毫无所知，现在，斯奎尔斯先生本人才把他作为话题提出。

"喔，亲爱的，"斯奎尔斯说，把椅子拉了过来，"此刻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觉得谁？"斯奎尔斯太太问道，她（自己常说）不是语法家，感谢上帝。

"那个小伙子——新教员——除了他还有谁呀？"

"唶！那个纳克尔博伊呀，"斯奎尔斯太太急躁地说，"我恨他。"

"你为什么恨他，亲爱的？"斯奎尔斯问。

"你管得着吗？"斯奎尔斯太太回嘴说。"我就是恨他，这还不够吗？"

"尽够他受的了，亲爱的，我看对他实在太过分了，要是他知道的话，"斯奎尔斯用温和的音调说。"我不过是好打听才问你的，亲爱的。"

"那好吧，你愿意打听，我就告诉你。"斯奎尔斯太太接着说。"因为他呀，洋洋得意，看不起人，妄自尊大，像头鼻子往上翘的孔雀。"

斯奎尔斯太太一上火，惯于骂人，而且喜用一串形容词，有的是比喻，例如"孔雀"，还有对尼古拉斯的鼻子的说法，她并不想叫人照字面意义，而是可以照听者自己的想象来自由解释。她那些形容词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联系，只是都用在一个对象上罢了，眼前这个例子就是如此：鼻子往上翘的孔雀在鸟类学中是个奇闻，也颇不常见。

"呣！"斯奎尔斯说，似乎对她这一套发作稍有不敬之意。"他挣的钱少，我亲爱的，雇这个小伙子可真便宜。"

"一点也不便宜，"斯奎尔斯太太反驳着说。

“一年五镑啊，”斯奎尔斯说。

“这算什么；你要是用不着他就是不便宜，对不对？”他的妻子应道。

“可是我们用得着他呀，”斯奎尔斯强调说。

“我看你用不着他，跟你用不着死人一样，”斯奎尔斯太太说。“别跟我说了。你可以在广告卡片和报纸广告上这么写，‘由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和能干的助手们任教’，其实一个助教也不用，难道不行吗？所有这一带的校长不都是每天这么办的吗？你真叫我生气。”

“你生气！”斯奎尔斯冷冷地说。“我来告诉你吧，斯奎尔斯太太。在这个用助教的问题上，对不起，我得自便。在西印度群岛，看管奴隶的监工手下可以有个帮手，不让黑奴们逃跑或者造反，我呢，手下也得有个人来监视我们的黑人，一直到小瓦克福能够主持学校为止。”

“等我长大成人，让我管学校吗，爸爸？”小瓦克福说，因为过度高兴，把正向姐姐踢去的那只脚给缩住了。

“是啊，我的儿，”斯奎尔斯先生深情地回答。

“哎呀呀，我要不把那些孩子揍一顿才怪！”那个好玩的孩子说，一把抓起他父亲的藤条。“爸爸啊，我要不让他们再乱叫一阵才怪！”

这是斯奎尔斯先生生活中的得意时刻，他眼见他的孩子内心中的热情爆发出来，也看到其中有他将来飞黄腾达的预兆。他把一个便士塞到他的手里，不禁流露真情（照他妻子所做的榜样），纵声大笑，以示赞许。这孩子气的表现投合了他们共同的心意，立刻让他们的谈话又轻松愉快起来，全家和谐融洽。

“他是头讨厌的自高自大的猴子，我就是这么看，”斯奎尔斯太太说，话头又回到尼古拉斯身上。

"就算他是吧,"斯奎尔斯说,"他在我们教室里也跟在别处一样自高自大,对不对? ——尤其是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嗯,"斯奎尔斯太太说,"这话也有道理。我希望能把他的傲气压下去,要是压不下去,也决不是我的错儿。"

说起来,在约克郡的一家学校里有个目中无人的助教,真是没听说过的十分出奇、十分难得的事——居然有个助教已经是奇闻了,而且是个高傲的人,那是随你怎样胡思乱想,也梦想不到世上会有这么个人的——以致斯奎尔斯小姐,本来对学校的事很少劳神过问,现在也大发好奇心,问这个纳克尔博伊是何等人士,竟如此洋洋得意。

"是尼克尔贝,"斯奎尔斯说,照他自己所设想的特别拼法把这个名字拼了出来,"不论是人是东西,你母亲老是叫错了名儿。"

"这无关紧要,"斯奎尔斯太太说,"我瞧他们一眼就瞧得对,这就够了。今天下午,你狠揍小伯尔德的时候,我观察他来着。他一直气得火冒三丈,有一回竟跳起身来,好像非要扑到你身上去不可。我看见了,他还以为我没看见呐。"

那位家长刚要答话,斯奎尔斯小姐说,"别管那个,父亲。他是个什么人呐?"

"嗐,你父亲糊里糊涂,以为他是前儿天去世的一个穷绅士的儿子,"斯奎尔斯太太说。

"绅士的儿子!"

"对呀;不过我可一丁点儿也不信。就算他是个绅士的儿子,他也是个从外头捡回来的宠儿,我就是这个想法。"

斯奎尔斯太太原想说"捡回来的弃儿"[1],不过,她犯这类错

---

① "宠儿"(fondling)和"弃儿"(foundling)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字母(u)之差。

误的时候，总是说一百年也改不了；真的，孩子们受到异乎寻常的虐待很觉得苦恼的时候，她惯于用这个哲理来安慰他们。

“他决不是那种人，”斯奎尔斯回答她刚才说的话，“因为他母亲嫁给他父亲多年之后才生下了他，现在她还活着。即使他是捡回来的，也跟我们不相干，因为我们要他到这儿来，是交上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如果除了照管孩子们以外，他愿意教他们点什么，说老实话，我也没意见。”

“我再说一遍，我恨他，恨得要命，”斯奎尔斯太太狠狠地说。

“你要是不喜欢他，我亲爱的，”斯奎尔斯应道，“你可最会把讨厌他的那个劲头摆出来了，我知道，无论谁也比不上你；当然，对于他，也没有费劲去掩饰的必要。”

“我不打算掩饰，我保准儿，”斯太太插话说。

“这就对了，”斯奎尔斯说，“就算他有点傲气（我认为他是有那么一点），我可不相信整个英国还会有一个女人能像你那么快，我的爱人，把别人那种得意劲儿给压下去。”

斯奎尔斯太太受到这样的奉承、夸奖，咯咯地笑个不住，说她年青的时候倒也征服过一两个大摆架子的人物。她应该说在她那位值得尊重的丈夫同心协力之下，她已经把好多好多这种人给镇住了，这才合乎她的性格呐。

范尼·斯奎尔斯小姐用心记住了这话，以及有关同一话题的很多议论，一直用心到晚上安歇的时候，她仔仔细细地盘问那个吃不饱的使女，尼古拉斯外貌如何，态度如何；这姑娘给了极其热情的回答，外加一大堆称赞的话，说他的乌黑的眼睛多么好看，他笑得多么甜，还着重地说他的腿多么直，因为多西伯义斯堂的人们两条腿一般都是歪歪扭扭的；于是斯奎尔斯小姐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这位新助教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或者照她自己选用的词儿，“十分不寻常的人物”。于是斯奎尔斯小姐下定

决心，次日就要亲自把尼古拉斯观察一番。

按照这个计划，这位年青小姐等抓住了母亲有事、父亲外出的一个机会，假装无意地跑进教室去修理一支笔，一看那儿并无别人，只有尼古拉斯在照管着孩子们；她脸红得厉害，显出极其慌张的样子来。

"对不起，"斯奎尔斯小姐结结巴巴地说，"我还以为我父亲——或者也许在——哎呀，多难为情啊！"

"斯奎尔斯先生出去了，"尼古拉斯说，一点儿没叫这个精灵给吓住，尽管是意料之外的。

"你看他要好半天才能回来吗，先生？"斯奎尔斯小姐问得吞吞吐吐、腼腼腆腆。

"他说大概要一个钟头，"尼古拉斯回答说——当然是很有礼貌的，不过完全没显出被斯奎尔斯小姐的魅力打动他的心的样子来。

"我从来没碰上过这么别扭的事，"这位年青小姐嚷着说。"谢谢你！我来打扰了，真对不起。我要不是以为父亲在这儿，无论如何也不会——这实在太冒犯了——一定显得大不对头，"斯奎尔斯小姐咕咕哝哝，脸又红了，她的眼光从手里的笔上转到讲桌旁的尼古拉斯身上，接着又转回来。

"你要是就为这点小事，"尼古拉斯说，指指那支笔，这位校长的女儿装模作样的尴尬之态让他禁不住微微一笑，"也许我能替他来办。"

斯奎尔斯小姐往门那边瞟了一眼，好像拿不定主意，不知道稍稍走近一点这个从没见过的生人是否合适；她接着把整个教室用眼光扫了一下，看到有四十名学生在场，似乎多少让她安心一点儿了；她终于侧着身子走到尼古拉斯面前，把笔递到他的手里，显得拘谨和殷勤兼而有之，倒是可爱之至。

“笔尖要硬些还是软些？”尼古拉斯问，用微笑来制住自己放声大笑。

“他笑得就是好看，”斯奎尔斯小姐想着。

“你说要哪样的？”尼古拉斯问。

“哎哟，说真的，我刚才想起别的事儿来啦，”斯奎尔斯小姐回答说——“哦！越软越好，劳你驾。”说了这话，她叹了一口气；这也许是对他表示她的心是软的，愿意笔尖也照样儿。

尼古拉斯遵命修好了笔；他把笔递给斯奎尔斯小姐，笔从她手里掉下去了，他一弯腰去捡，斯奎尔斯小姐也一弯腰，两个脑袋碰到一块儿了，这一来，二十五个小男孩哈哈大笑，这肯定是半年之中他们头一次大笑，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次呐。

“我太笨手笨脚了，”尼古拉斯说，开门让这位年青小姐回去。

“一点也不，先生，”斯奎尔斯小姐回答说，“那是我的错。都怪我呆头呆脑——啊——啊——再见吧！”

“再见，”尼古拉斯说。“下次我给你修，希望不这么笨了。留神了，你快把笔尖给咬掉了。”

“真的，”斯奎尔斯小姐说，“太不好意思了，我简直忘了我在——这么麻烦你真对不起。”

“一丁点儿也不麻烦，”尼古拉斯回答说，关上教室的门。

“我这一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腿儿！”斯奎尔斯小姐一面说，一面走开。

实际上，斯奎尔斯小姐爱上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了。

若问这位年青小姐对尼古拉斯产生热情何以如此之快，那就得交代一下，她最近去看望的那位朋友是个磨坊老板的女儿，才十八岁，已经跟一个住在最近的集镇上的小粮食经纪人的儿子订了婚。斯奎尔斯小姐和磨坊老板的女儿是可靠的朋友，大约

两年前，按照年青姑娘们中间通行的习惯，她们俩一块儿约定：谁要是先订了婚，决不能把这个大秘密泄露给任何外人，一定得肝胆相照，首先告知对方，而且立即预定由她做伴娘；磨坊老板的女儿遵守了这个信约，一天晚上，厨房里的荷兰钟指着十点二十五分的时候，粮食经纪人的儿子向她求婚献爱，她应允之后，十一点钟就离开家门，飞快地跑到斯奎尔斯小姐的卧室去报告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却说斯奎尔斯小姐比她的朋友大五岁，已超过了“妙龄”(这又是一件大事)，自此以后，就特别着急，但愿自己也能答谢对方的祝贺，用同样的秘密让她的朋友艳羡不已；但她难得称心的事，或者让别人满意更为不易，既无这种秘密可宣，也就没有机会表演一番了。然而，跟尼古拉斯有了这一次短暂的会见之后，斯奎尔斯小姐立刻戴上帽子，横冲直撞，跑到她的朋友家里，把从前各种保密的誓言重复了一回，然后吐露真情，说她——不好算已订了婚，而是即将订婚，对象是一位绅士的儿子(决不是你的那类粮食经纪人，而是一个裔出名门的绅士的儿子)，他是在极其神秘、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到这里来当多西伯义斯堂的教师(确实是如此，斯奎尔斯小姐不止一次表示她理应相信)，来寻访她，向她求婚，赢得她，这都是她千娇百媚的名声给招惹出来的。

“这不是出奇的事吗？”斯奎尔斯小姐说，把那个形容词着重地说出来。

“出奇之极，”那位朋友回答说。“可是他对你说了些什么话呢？”

“别问我他说了些什么，我亲爱的，”斯奎尔斯小姐接着说。“真可惜你没看见他那个相貌，那个笑脸儿！我一辈子从没这么着迷过。”

“他的眼神是这个样子的吗？”磨坊老板的女儿问道，尽最大

的努力学那个粮食经纪人得意的媚眼。

“倒是挺像——不过还得再文雅一点，”斯奎尔斯小姐回答说。

“嘿！”她的朋友说，“那他就是有意了，没错儿。”

斯奎尔斯小姐对这一点本来稍有顾虑，现在得到高明人物的肯定，自然不会不高兴；经过进一步的交谈和商议，她发现了尼古拉斯和那个粮食经纪人的举止行动之间有好多相似之处，因而变得更加推心置腹，把一大套尼古拉斯没有说过的话透露给她的朋友，这些话都是对她赞许备至的，因而都是富有说服力的。然后，她叙述了一个可怕的难题，即父亲和母亲极力反对她选中的丈夫；这一不幸的情况她谈个没完没了，而她那位朋友的双亲对女儿的婚事则完全同意，整个求爱过程之平淡无奇自是意料之中的了。

“我多想见见他呀！”朋友嚷着说。

“包在我身上，蒂尔达[①]，”斯奎尔斯小姐回答说。“要是我拒绝你，我就好算加入最忘恩负义的家伙们的行列了。我看妈妈要出两天门去接几名学生，等她一走，我就请你和约翰来喝茶，把他叫来见你。”

这是个巧妙的主意，两个朋友充分讨论之后，当即辞别。

却说斯奎尔斯太太准备到不太远的地方去接三名新学生，还去催两名旧学生的家长补足一小笔欠款的尾数，就在当天下午，把决定外出的日子定在第三天；到了第三天，斯奎尔斯太太赶到格列塔桥，公共马车停在那儿换马；她带着一个小包裹，里面有点用瓶子装着的东西，还有些三明治，另外带了一件白色的大外套留着夜间穿；她就这样地上了路。

---

① 这是玛蒂尔达的昵称。

一碰上这种机会，斯奎尔斯老是以有急事为名，每天晚上坐车到集镇上去，在一家他喜好的酒馆里呆到十点或十一点。上述的茶会对他并无妨碍，倒是个让他跟斯奎尔斯小姐妥协的办法，所以他马上表示完全同意，而且自愿通知尼古拉斯，请他当天下午五点到会客室去喝茶。

时间快到了，当然，斯奎尔斯小姐心慌意乱得要命，当然，她打扮得十分锦上添花：把头发（颜色比红色还深一点，发型是剪短的）卷成很明显的五道，一直通到头顶，还给梳得巧妙地笼罩着她那只不像样的眼睛：至于在她背上飘垂下的蓝绸带子，或者绣花围腰，或者长手套，或者一头在一肩上面一头在另一肩下面的绿纱围巾，或者必然像箭一样射中尼古拉斯心房的那么多奇装美饰，也都不必说了。她刚刚梳妆打扮得十分称心如意的时候，朋友就来了，带着一个稍带白色的褐色小包——扁平的，有三个角儿——里面是各种小装饰品，准备上了楼再戴上，这位朋友一面戴，一面说个滔滔不绝。斯奎尔斯小姐“做”完了朋友的头发，朋友就“做”斯奎尔斯小姐的头发，把垂在脖子上的那些小发卷加以显著的改进；然后，她们俩都修饰得心满意足了，才戴上长手套，冠冕堂皇地走下楼来，专等着会客。

“约翰在哪儿呐，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问。

“他回家去把身上收拾干净，”她的朋友回答。“茶味一泡出来，他就会到这儿来。”

“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好厉害，”斯奎尔斯小姐说。

“嗐！我懂得那个滋味，”朋友应道。

“我还不习惯，你知道，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说，伸手去摸左边的绸带子。

“过一会儿你就不会怕了，亲爱的，”朋友接着说。她们这样叙话的时候，那个吃不饱的使女把茶具送进来了。不久，便有人

敲门。

“他来了！”斯奎尔斯小姐叫着。“哎哟，蒂尔达！”

“别嚷！”蒂尔达说。“嗯！说，请进。”

“请进，”斯奎尔斯小姐轻声喊着。于是尼古拉斯走了进来。

“晚安，”这位年青的绅士说，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得胜了。“我听斯奎尔斯先生说——”

“对呀；没问题，”斯奎尔斯小姐插话说。“父亲不跟我们一起喝茶，也许你不介意吧。”（这话说得很巧妙。）

一听这话，尼古拉斯睁大了眼睛，可是这点事他很冷静地撇开了——当时无论什么事他也不特别上心——便遵照例行礼节，被介绍给磨坊老板的女儿，他显得优美得体，让那位年青小姐惊叹不已。

“我们还在等另一位绅士前来，”斯奎尔斯小姐说着，把茶壶盖拿下来，往里望了一下，看茶泡得怎么样了。

不论她们等的是一位或者二十位绅士，对尼古拉斯来说，其重要性都是一样，所以他听了这话，显得毫不在意；他觉得兴致索然，也没有特殊的必要去迎合别人，于是望着窗外，不禁叹了一口气。

凑巧斯奎尔斯小姐的朋友爱开玩笑，她听见尼古拉斯叹气，想到拿这一对情人的无精打采把他们戏弄一下子。

“要是因为我在这儿，你们才这个样儿，”这位年青小姐说，“那就一点也别管我，因为我也同样不规矩。你们只当我不在这儿就是了。”

“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说，脸色红到了头顶最高的那道鬈发，“我替你害臊。”这两位朋友忍不住就此咯咯地笑起来，笑态百出，又随时从小手帕的上端瞟一下尼古拉斯，他先是只有惊讶之感，却渐渐觉得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因为，一方面，人家

竟认为他爱上了斯奎尔斯小姐，另一方面，这两个姑娘的形象和举动都显得反常；这二者合在一起，让他感到十分滑稽，因此，尽管境遇艰苦，他笑起来了，一直笑到筋疲力尽。

“得了，”尼古拉斯想，“既然我到了这儿，又似乎总该平易近人一点，我显出傻瓜的样子来也没用。倒不如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好。”

我们不好意思说出来：他那种青年人的意气和活泼劲儿一时战胜了低沉的情绪，于是他刚拿定主意，就极其殷勤地跟斯奎尔斯小姐和那位朋友打了一番招呼，把一把椅子拉到茶桌边，开始显出完全无拘无束的态度，恐怕自有助教以来，没有一个在雇主家里能如此随随便便的。

尼克尔贝先生这样改变了作风，两位小姐欢喜不尽，就在这时候，她们期待的那个情郎来到了，新洗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穿了一件干净衬衣，领子也许是一个个子特大的祖先留下的，再加上那件尺寸也差不多的白背心，这就是他身上的主要装饰了。

“啊，约翰，”玛蒂尔达·普赖斯（顺便交代一下，这是磨坊老板女儿的姓名）小姐说。

“啊，”约翰龇牙一笑说，这个笑容，连他的领子也不能给遮盖住。

“对不起，”斯奎尔斯小姐急于尽介绍之谊，便插话说，“尼克尔贝先生——约翰·布劳迪先生。”

“久仰，先生，”约翰说，他身高六英尺多，脸和身子都微微超过了一点应有的比例。

“请你指教，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一面大吃大嚼起黄油面包来。

布劳迪先生不是一位谈风很健的绅士，所以又龇牙笑了两回，这样对每个在座的人照他的常规打了招呼，便又并不有所指

地龇牙笑了一下，吃起东西来。

"老太太出门了，是吧？"布劳迪先生说，嘴里塞得满满的。

斯奎尔斯小姐点头肯定。

布劳迪先生龇牙一笑，嘴咧得特大，好像他认为这确乎是桩可笑的事儿，然后加紧努力，吃起黄油面包来。他和尼古拉斯把一盘东西分吃一空，那个吃法真值一看。

"俺看哪，不是天天晚上都有黄油面包吃的吧，老弟，"布劳迪先生说，他坐对空盘，已经瞪着眼看了尼古拉斯好半天了。

尼古拉斯咬了一下嘴唇，红起了脸，可是假装没听见。

"天呐，"布劳迪先生说，放声大笑起来，"他们才不多多地给你摆上呐。要是在这儿呆长了，你不成了皮包骨才怪。哈！哈！哈！"

"你在开玩笑，先生，"尼古拉斯轻蔑地说。

"不，俺不大清楚，"布劳迪先生回答说，"反正那个教员，哎呀，他是个瘦子，真瘦。"布劳迪想起了前任教员之瘦，似乎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笑个没完，终于不能不拿上衣袖口去擦眼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清楚的头脑，布劳迪先生，让你认识到你这话说得非常冒失，"尼古拉斯说，火气越来越高了，"你要是有的话，那就劳你驾——"

"你再说一句，约翰，"普赖斯小姐尖声叫着，她的情人刚要插话就让她把嘴给封住了，"再说半句，我就决不饶你，就再也不理你了。"

"嘿，俺的小妞，俺不在乎他，"那个粮食经纪人说，亲热地吻了一下玛蒂尔达小姐，"让他往下说，让他往下说。"

现在轮到斯奎尔斯小姐去拦住尼古拉斯了，她说话时露出种种惊讶和害怕之态；经过两次阻拦，结果是，他和约翰·布劳迪隔着桌子郑重其事地握起手来；握手仪式动人之至，把斯奎尔

斯小姐感动得流出眼泪来。

“怎么啦，范尼？”普赖斯小姐说。

“没什么，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抽咽着回答。

“根本没出什么事，”普赖斯小姐说，“对不对，尼克尔贝先生？”

“一点事也没有，”尼古拉斯回答说。“真可笑。”

“对呀，”普赖斯小姐低声说，“跟她说句好话，她一会儿就会好的。听着，约翰和我可以到小厨房去一下立刻就回来吗？”

“千万不必，”尼古拉斯接着说，这个提议让他吃了一惊。“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唷，”普赖斯小姐说，招手把他叫到一边，有几分轻蔑地说——“你该留下陪陪人家。”

“这话怎么讲？”尼古拉斯说，“我压根儿不用留下来陪陪人家——在这儿反正我不用。我真不明白。”

“对，我也不明白，”普赖斯小姐接着说，“不过，男人老是反复无常，现在是，过去也是，将来也是；这我看得明白，很容易就看出来。”

“反复无常！”尼古拉斯叫嚷起来，“你想到哪儿去了？难道你是说你认为——”

“啊，不对，我什么也不认为，”普赖斯小姐回嘴说，发起脾气来。“你瞧瞧她，穿戴得那么漂亮，气色那么好——真正简直可爱。我替你害臊。”

“我的好姑娘，她穿戴得漂亮或者气色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尼古拉斯问。

“得了，别管我叫好姑娘了，”普赖斯小姐说，但还是笑了笑，因为她很俏丽，还多少是个爱卖弄风情的女子，尼古拉斯又长得英俊，她以为他是属于别人的，这就是她想到自己给他留下了点

好印象而高兴起来的缘故，“要不然范尼就要说是我不对了。来，我们正准备打一场牌。”她大声说了这末一句话，便轻快地走开，到那个大个子约克郡人身边去了。

对于尼古拉斯这是完全难以理解的，此刻他的心里并没有其他明确的感受，只觉得斯奎尔斯小姐相貌平常，她的朋友普赖斯小姐则容颜俊美；他还来不及仔细揣想而有所悟，因为这时炉边已打扫干净，烛芯也已剪掉，他们就都坐下来打“投机买卖”①。

“我们只有四个人，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说，偷偷地瞧着尼古拉斯，“所以最好找好搭档，两个对两个。”

“你看怎么样，尼克尔贝先生？”普赖斯小姐问。

“十二万分愿意，”尼古拉斯回答。他这样说了，完全没想到犯下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行，竟把分给自己的和分给普赖斯小姐的两份当筹码用的多西伯义斯堂的收费卡片混在一块儿了。

“布劳迪先生，”斯奎尔斯小姐几乎歇斯底里地说，“我们做搭档跟他们打好不好？”

那个约克郡人答应了——新助教的卤莽行为显然把他弄得不知所措了——斯奎尔斯小姐恶狠狠地瞪了她的朋友一眼，剧烈地咯咯笑起来。

轮到尼古拉斯担任发牌，这一副打得很得手。

“我们打算全给赢过来，”他说。

“我看蒂尔达已经把没想赢的都给赢过来了，对不对，亲爱的？”斯奎尔斯小姐刻薄地说。

“不过二十分罢了，亲爱的，”普赖斯小姐回答说，装着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

---

① 这种纸牌戏中的王牌可买可卖，参加者竞买最大的王牌，以求赢得赌注。

“今天晚上你多没精神啊！”斯奎尔斯小姐嘲笑地说。

“不对，真的，”普赖斯小姐说，“我呀，精神十足。刚才我还觉得你才无精打采呐。”

“我！”斯奎尔斯小姐叫嚷着说，咬着嘴唇，满心的嫉恨让她发起抖来。“我才不呐！”

“那就好，”普赖斯小姐说。“你的头发乱了，亲爱的。”

“甭管我，”斯奎尔斯小姐吃吃地笑着说，“还是去管你的搭档吧。”

“谢谢你提醒她，”尼古拉斯说。“她已经这样做了。”

那个约克郡人握紧了拳头，把自己的鼻子打扁了一、两回，好像是要管住自己的手，等有了机会好把它用在另外一位绅士的脸上去；斯奎尔斯小姐把头一摇，气愤不堪，她的密密层层的发卷一动，掀起一阵风，几乎把蜡给刮灭了。

“我从没这么顺手过，真的，”爱卖弄风情的普赖斯小姐又打了一、两副之后，叫嚷着说。“我看呐，是因为有了你做搭档的关系，尼克尔贝先生。我倒愿意有你当终身搭档。”

“我愿你如意。”

“不过，如果你打牌老是赢，你就娶不着好媳妇了，”普赖斯小姐说。

“要是如你的意，我就赢不了，”尼古拉斯应道。“那么一来，我准保能娶个好媳妇。”

瞧瞧他们这么谈话的时候斯奎尔斯小姐怎么摇头、粮食经纪人怎么打扁自己的鼻子吧！单为瞧这场表演，拿出一小笔养老金也值，何况还瞧得见普赖斯小姐因招来两人嫉妒而流露的那种明显的高兴劲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让人家不舒服而自己竟不知不觉的那份糊涂劲儿呢。

“我们似乎只顾自己谈话了，”尼古拉斯说，他把牌都拿起来

准备再发，很高兴地环视了一下桌子边的人们。

“你们谈得那么好，”斯奎尔斯小姐吃吃地笑着说，“要给打断了就可惜了，对不对，布劳迪先生！嘻！嘻！嘻！”

“不对，”尼古拉斯说，“因为没有别人可以一道说话，我们才自己说的呀。”

“要是你们开口谈两句，我们就会跟你们谈的，你们知道，”普赖斯小姐说。

“谢谢你啦，蒂尔达，亲爱的，”斯奎尔斯小姐满有气派地回嘴说。

“要不然，如果你们不愿跟我们谈，你们可以互相交谈嘛，”普赖斯小姐说，把她的好朋友嘲笑了一下子。“约翰，你怎么不说点什么？”

“说点什么？”那个约克郡人重复着说。

“对呀，别坐在那儿不出声儿，死气沉沉的。”

“那么好吧！”那个约克郡人说，把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俺要说的是——俺要是再忍下去，会把俺连皮带骨都干掉的。你得跟俺回家；那个活泼伶俐的妄自尊大的小伙子得留点神，下次到俺手下，小心打破他的脑袋。”

“我的天呐，这可是怎么啦？”普赖斯小姐喊着说，装出吃惊的样子。

“回家去，告诉你，回家去，”那个约克郡人严厉地回答。他刚说完，斯奎尔斯小姐哇的放声大哭，泪如雨下；一则因为烦恼得要命，再则因为她有股无能为力的欲望，想用她那秀气的手指去抓破某人的脸。

这种局面是有种种来由和活动所促成的。斯奎尔斯小姐那方面是，没有可靠的根据，却一心要达到订婚这个高级身份和地位；普赖斯小姐呢，听命于三个动机：第一，她的朋友并无真正的

资格而妄想正式竞争，她有意加以惩罚；第二，得到了一个伶俐小伙子的称赞，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第三，她想叫那个粮食经纪人相信他不赶快举行预定的婚礼就得冒很大的风险；尼古拉斯则在半个钟点的寻欢作乐中缺乏慎重，并衷心不愿担起对斯奎尔斯小姐倾心的坏名声。因此，那些方式方法和那种结局，都同样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因为年青的姑娘们总是盼着结婚，总是会你挤我，我撞你，往婚礼台那儿狂跑，总是会利用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显示自己的动人之处，一直到最后的一刻，还是跟最初的一刻一样。

"哎呀，范尼可在这儿哭起来了！"普赖斯小姐喊着说，好像是又吓了一跳。"这又是怎么啦？"

"哟！你不知道，小姐，你当然不会知道的啦。请你不必费心打听了，"斯奎尔斯小姐说，她脸上的神气变了，用孩子的话来说，就是做了个鬼脸。

"嗬，吓死人了！"普赖斯小姐嚷着说。

"谁管你吓死不吓死呢，女士？"斯奎尔斯小姐回嘴说，又做了个鬼脸。

"你倒怪有礼貌啊，女士，"普赖斯小姐说。

"我可不来找你给我上课教这套把戏，女士！"斯奎尔斯小姐顶嘴说。

"可是，你少费点劲吧，别过分地显出原形来，女士，"普赖斯小姐接着说，"那是完全不必要的。"

斯奎尔斯小姐脸涨得通红，她回答说，感谢上帝，她的脸皮不像某些人那么厚，普赖斯小姐便接着说，她很庆幸自己没有别人的那种嫉妒之心；于是斯奎尔斯小姐发表了一些概论，涉及跟下等人交往的危险性；对这一点，普赖斯小姐意见完全一致，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她早已有这种想法了。

"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神气活现地叫着说,"我恨你。"

"嘿!我们俩之间根本谈不上失去什么友情,我敢保,"普赖斯小姐说,一下子把帽子带儿系上。"我一走,你就会哭肿了眼睛;你知道你会这样的。"

"我不听你的废话。冒失鬼,"斯奎尔斯小姐说。

"说这话,你是太夸奖我了,"磨坊老板的女儿说着,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祝你大大的晚安,女士,祝你多做好梦!"

临别祝福之后,普赖斯小姐大摇大摆地走出屋子,那个大个子约克郡人跟在后面,在和尼古拉斯分别时,两人交换了凶神恶煞般的目光,含意特别深长,一些传奇剧演出中的剑拔弩张的伯爵们就是用这个方式互相通知后会有期的。

他们刚刚走后,斯奎尔斯小姐就应了那位旧友的预言,扑簌簌地眼泪直流,嚎啕大哭,还说了种种悲叹痛惜之辞和支离破碎的话。尼古拉斯站在那儿旁观了几秒钟,倒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他难以断定这场发作会怎样结束,认为无论她拥抱他也罢,抓他也罢,这两种罪都是不大舒服的,因此,趁斯奎尔斯小姐用小手帕捂着脸哼哼唧唧的时候,他轻轻悄悄地走开了。

他摸索着走到黑洞洞的寝室,想道,"闹出来这么一个后果,都是由于我这种讨厌的随随便便的态度,不管偶然碰上什么人,总是去迎合对方。我本来可以坐在那儿一声不出,一动不动的,我要是那样,就没事了。"

他倾听了几分钟,万籁无声。

"我庆幸自己,"他咕哝着说,"能抓住机会少看一眼这个可怕的地方,或者少接触一下这儿的坏透了的主人。我搞得这些人争吵起来,还树立了两个新的敌人,天知道,这儿可不是应该树敌的地方。唔,受这点惩罚并不冤枉,因为我忘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即使是一个钟头的工夫也罢。"

这样说着，他在那一群睡着了的伤神的孩子们中间摸索着走过去，爬上自己的可怜的床铺。

第　十　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如何为他的侄女和弟妇安排生计。

尼古拉斯离家往约克郡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凯特·尼克尔贝在拉·克里维小姐的房间里，坐在高踞在尘埃封满的宝座上的一把完全褪了色的椅子上，让那位女士给她继续画像；将近全部完成的时候，拉·克里维小姐叫人把大门外的画框拿到楼上来，以便把其中用过的一种鲜明的鲑鱼肉色更恰当地点染在尼克尔贝小姐画像的面貌上，这个色调是她给一位年青军官画微型像时偶然发现的，拉·克里维小姐的知交们和主顾们都认为那是艺术上一桩新成就；这确实并非过誉。

"我看现在我把它掌握了，"拉·克里维小姐说。"真是恰到好处！这将是自从我作画以来最可爱的一幅，没错儿。"

"这么说，我敢保是您的天才起的作用啊，"凯特微笑着应道。

"不，不，我可不承认这个，我亲爱的，"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这是个挺美妙的作画对象——真是个挺美妙的作画对象——不过，当然啦，还多少靠对它的处理方式如何。"

"这可大有关系，"凯特说。

"不错，我亲爱的，这一点你说对了，"拉·克里维小姐说，"这一点你基本上说对了，虽然我不承认在这画像上处理方式有



凯特·尼克尔贝坐着让人画像

那么不得了的重要性。啊！艺术之难，我亲爱的，简直不可想象。”

“一定是这样，我相信，”凯特说，附和着她这性情好的“小”朋友。

“那难劲儿超过了你只有点最模糊的认识的东西，”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你又要竭尽全力让眼睛传神，又要费大劲让鼻子听话，又要给脑袋加工，又要不叫牙齿露出一点来，你才不知道一幅小小的微型画像给人多少麻烦呐。”

“那点儿报酬简直报答不了您，”凯特说。

“啊，报答不了，这是真的，”拉·克里维小姐应道，“还有呐，人们竟那么不满意，不讲理，十回有九回，给他们画像真没意思。有时候他们说，‘嘿，你把我的神气画得实在太严肃了，拉·克里维小姐！’瞧着别的画像，他们又说，‘拉·克里维小姐，笑得实在太假了！’其实呢，要把人像画好，顶要紧的就是该画出严肃的神气，要不就是一副假笑，不然，还叫什么画像呢。”

“真的！”凯特笑着说。

“当然啦，我亲爱的；因为叫人画像的人，不是这副样子就是那副样子，”拉·克里维小姐应道。“瞧英国皇家艺术院的作品吧！所有的那些个漂亮的、光闪闪的绅士画像，穿着黑色天鹅绒背心，紧捏着拳头放在圆桌上或者大理石板上，神气都是严肃的，你知道；而所有的女士画像上，她们摆弄着小花伞或者小狗，或者逗着小孩——画法都相同，只是物象不一样——都带着假笑。实际上，”拉·克里维小姐把语声压低到说贴心话的音量，“人物画像只有两种方式，严肃的和带假笑的；对专业人员，总是取严肃的方式（有时候演员除外），但有些没有公职的女士绅士们不大在乎是否画出能干的神气来，就用带假笑的方式。”

这一番介绍，凯特似乎觉得十分有趣，拉·克里维小姐便一边画、一边继续谈，始终显出沾沾自喜的样子。

"您画的军官像似乎多得很呐!"谈话稍一停顿,凯特利用这机会这么说,并朝房间四下扫视了一眼。

"什么多得很,孩子?"拉·克里维小姐抬起头问道。"特型画像嘛,是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军人,你知道。"

"不是军人!"

"哎哟,当然不是啊;无非是职员之类,他们租了一件军服上衣,放在绒毯手提包里送到这儿来,穿上了让我画。有些个艺术家,"拉·克里维小姐说,"备有一件红上衣,额外收七先令六便士的租钱和红颜料钱;我本人可不那么干,我认为那是不正统的做法。"

拉·克里维小姐趾高气扬起来,似乎大为得意自己不靠这些引诱人的东西来招徕顾客,她更加专心致志地工作,只是偶尔抬一下头,用万分满意的眼光看她刚刚加上去的一笔,还不时通知尼克尔贝小姐此刻她正在画五官的哪一部分。"可并不是,"她明确地说,"要你为这张画做态,我亲爱的,不过,我们有时候惯于告诉顾客们正在画哪个地方,为的是他们要是愿意把某一种表情特意画上去,当时就可以告诉我,你知道。"

"什么时候,"拉·克里维小姐足足沉默了一分半钟之后,说道,"什么时候你会见到你的伯父呢?"

"我不大清楚,我原来还以为不到现在就见得着呢,"凯特回答说。"希望快点才好,老这么没个准儿可真糟透了。"

"我看他是有钱的,是不是?"拉·克里维小姐问。

"听说他很有钱,"凯特接着说。"我说不准,不过我相信正是如此。"

"啊,没错儿,不然他脾气不会那么倔,"拉·克里维小姐说,她是个怪里怪气的老小孩儿,又机伶、又单纯。"性子暴的人一般都很能独立自主的。"

“他态度粗鲁，”凯特说。

“粗鲁！”拉·克里维小姐叫着说，“他拿豪猪都能当做鸭绒被！我从没见过这样倔强的野蛮老头。”

“我看那不过是他的态度，”凯特怯生生地说，“他早年不得志，我好像听说过，或许因为受过灾难，把脾气弄得别扭了。我认为把他往坏处想是不对的，除非他真正罪有应得。”

“唔，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人像画家说，“可千万不要因为我，你就改变对他的看法！不过，他现在是不是会轻而易举地给你和你妈妈一小笔可爱的生活补贴，让你们母女俩可以过得舒服，一直到你美满地结了婚，以后让那点小小的财产归你母亲呢？比如说每年给一百镑，对他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

“我不知道对他算不算一回事儿，”凯特使劲地说，“可是对我来说，那是宁可去死也不愿接受的。”

“啊哟哟！”拉·克里维小姐叫起来。

“依靠他，”凯特说，“我会痛苦一辈子。我觉得当叫花子也远没有那么下贱。”

“嘀！”拉·克里维小姐嚷着说。“我说，你这话听下去实在奇怪，说的是你的亲属啊，假如有不相干的人说他的坏话，你都会不爱听的，我亲爱的。”

“我的话也许听起来奇怪，”凯特讲得语调更温和些，“真的，我相信说得准是这么样。我——我——无非是说过去的好日子我还记得，还有感受，无论靠谁的施舍过日子——不单是他的，而是无论是谁的——我都受不了。”

拉·克里维小姐偷偷地看了她的伙伴一眼，似乎认为拉尔夫本人未必不是她所讨厌的对象，不过看她这年青朋友很难过，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求他的不过是，”凯特接着说，一边讲一边流泪，“让他愿

意特地为我出那么一点儿力，由他作介绍——仅仅是由他作介绍——让我，说清楚点儿就是，挣一口饭吃，还能跟妈妈守在一块儿。我们是不是又会过起幸福的生活来，那要看我亲爱的哥哥运气如何了；不过，他要是肯帮这点儿忙，尼古拉斯只要告诉我们他身体好、心情好，我就知足了。”

她的语声一停，从挡着门的屏风后面传来一阵衣衫拂动的声音，有人敲敲护墙板。

“进来吧，不管你是谁，”拉·克里维小姐大声说。

那人答应了，立刻走上前来，一看他的身形和容貌，便知正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本人来到了。

“在下问候女士们，”拉尔夫说，锐利的眼光轮流落在她们两人身上。“你们说话声音那么高，我怎么敲，你们也没听见。”

这位实干家心头怀有非常刻薄的怒骂的时候，惯会把自己的一双眼睛一时几乎隐蔽在突出的浓眉之下，随即放射出锋利逼人的目光。此刻他又如法炮制，同时紧闭着两片薄唇，不露笑意，嘴角旁的深纹也皱起来，于是她们俩都认为，刚才的谈话，若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肯定被他偷偷听见了。

“我上楼时弯过来看看，想着多半会在这儿找到你，”拉尔夫对他的侄女说，轻蔑地看了一眼那幅画像。“这是我侄女的像吗，女士？”

“对，正是，尼克尔贝先生，”拉·克里维小姐说，声调极为轻快，“没有外人，跟您在家里说说，先生，这幅像画完了会是很可爱的，虽然我就是画家，不该说出口来。”

“不劳您指给我看了，女士，”拉尔夫大声说着，走开了两步。“欣赏画像，我没有眼力。是不是快完工了？”

“唔，是啊，”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把画笔另一头的铅笔含在嘴里，盘算了一下。“再有两次就——”

“赶紧画完吧，女士，”拉尔夫说。“明天以后，她就没有工夫在无聊的事上鬼混了。工作，女士，要工作；我们都得工作啊。您把那套房间租出去了吗，女士？”

“我还没有贴出广告呢，先生。”

“立刻贴出去吧，女士；过了这个礼拜，她们就不需要那些房间了，即使她们想要，也出不起房租。来吧，我亲爱的，你要是准备好了，我们就不耽误工夫了。”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装出一副甚至比他平时的态度更不配他的仁慈的样子来，挥手要那位年青姑娘在他前面走，庄重地向拉·克里维小姐鞠了个躬，便关上门，跟着上楼去了。尼克尔贝太太说了许多表示敬意的话来接待他，拉尔夫多少突然地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把话打断了，开始谈自己的来意。

“我给你女儿找到了个职位，太太，”拉尔夫说。

“好啊，”尼克尔贝太太应道。“噢，我得跟你说，这正是我指望你给办的。‘指望着吧，’就在昨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凯特说，‘你伯父已经那么爽爽快快地把尼古拉斯安置好了，他就不会扔下我们不管，至少得照样给你办妥当了。’这就是我的原话，照我所能记得的。凯特，我亲爱的，你怎么不谢谢你的——”

“请让我说吧，太太，”拉尔夫说，打断了他弟妇的滔滔不绝的谈话。

“凯特，我亲爱的，让你伯父说吧，”尼克尔贝太太说。

“我特别急着让他谈呐，妈妈，”凯特接着说。

“那好，我亲爱的，你既然急着让你伯父谈，那就别打断他的话，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尼克尔贝太太说着，不断地又点头、又皱眉。“你伯父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亲爱的；不管你多么愿意——我敢保，像我们跟他这么的近亲关系，又那么不容易见面，当然愿意他跟我们在一块儿挺高兴地多呆一会儿，可是我们

只顾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体谅他在市中心区还有重要的业务。”

“我非常感谢你，太太，”拉尔夫说，那种嘲笑的声调是几乎没法觉察的。“这个家庭没有讲求实际的习惯，显然弄得在明明有实际问题得考虑的时候，也要把它完全丢开先说一大堆没用的话。”

“恐怕就是那样吧，真的，”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叹了一口气。“你的可怜的弟弟——”

“我的可怜的弟弟，太太，”拉尔夫尖刻地插嘴说，“不知道什么叫实际——我实在相信，他连这个词儿的意思都不懂。”

“恐怕他是这样的，”尼克尔贝太太说，边用手帕擦着眼泪，“如果不是有我的话，我不知道他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们都是多么奇怪的人物啊！拉尔夫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巧妙地投出去的那个小小的钓饵，此时仍在钓钩上晃来晃去。二十四小时之中，只要出现一点点损失或困难让她想到今非昔比的窘境，尼克尔贝太太那一千镑陪嫁钱的恼人的影象就会浮上心头，使她终于有了这样的信念：在她已故丈夫的债权人之中，她是最受苦、最可怜的一个。然而，多年来她非常爱他，她的自私并不超过一般人。突如其来的贫困就是这样地令人烦恼。假如有一笔像点样的年金，她的心思会立刻恢复过去的状态。

“埋怨是没用的，太太，”拉尔夫说。“徒劳无益的事不少，其中最糟的就是用眼泪对待过去的日子。”

“正是这样，”尼克尔贝太太抽咽着说。“正是这样。”

“不注意实际，对你本人，对你的财产，所产生的后果，你既然体会得这么深刻，太太，”拉尔夫说，“我相信你就会叫你的孩子们从小就牢牢记住一定要着重实际。”

“当然，我得记住这方面，”尼克尔贝太太接着说。“惨痛的经

验，你知道，大伯——。凯特，我亲爱的，下次给尼古拉斯写信把这个写上，或者提醒我一下，要是我写的话。”

拉尔夫沉默了几分钟，他觉得，即使女儿反对他的主张，那母亲的想法他已经相当有把握了，于是接着说：

“我托了人情给她找到的工作，太太，是在——在一个女帽和女装制造商那儿，说得直截了当些。”

“女帽制造商！”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

“一个女帽和女装制造商，太太，”拉尔夫回答说。“伦敦的女装制造商们，这还用我说吗，太太，对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情况都那么熟悉，她们大赚其钱，车马侍从，一律齐备，巨富在手，鸿运当头。”

却说尼克尔贝太太听到了女帽和女装制造商这几个字，首先想起她从前见过的一些衬着黑油布的柳条筐被人挎着在街上来来往往；然而，随着拉尔夫讲下去，这些柳条筐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伦敦西区的高楼大厦、精致的私人马车和银行家的支票册，这些形象络绎不绝地滚滚而来，因而他的话刚刚说完，她就点头说“一点不错”，显得十分满意，喜上眉梢。

“你伯父说得一点不错，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我记得我跟你那可怜的爸爸结婚之后进城时，有一位年青女士给我送来一顶圆顶女草帽，有白绿两色的花饰和绿色波斯绸帽衬，她坐着自己的马车，飞跑到我家门口——至少，我虽然不敢肯定是她自己的马车还是出租的马车，我可记得非常清楚，那匹马拐弯的时候倒下去死了，你可怜的爸爸说它有两个星期没有吃粮食了。”

这个故事是个十分显著的例子，说明了女帽制造商们的富有，但没有激起什么明显的兴趣，因为叙述的时候凯特低下了头，而拉尔夫流露出分明是极其不耐烦的神色。

"那位女士的名字，"拉尔夫急忙插嘴说，"叫曼塔里尼——曼塔里尼夫人。我认识她。她住在卡文迪什广场附近。你的女儿要是愿意得着这个职位去试试，我就带她到那儿去，马上。"

"你没有话要跟你伯父说吗，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问。

"多着呐，"凯特回答说，"可不是这会儿。我情愿跟他单独谈——要是我们一路走的时候，我给他道谢，再说点想跟他说的话，那就不耽误他的时间了。"

凯特说完，为了不叫人看见悄悄从脸上淌下的感情的痕迹，便忙着走开，去准备出行了。尼克尔贝太太呢，流着不少眼泪跟她的大伯闲谈，说他们生活宽裕的时候有一架紫檀立式钢琴，仔细说了它的大小尺寸，跟着又很细致地讲了客厅专用的八把活腿椅子，绿色印花棉布椅垫跟窗帘相配，每把花了两镑十五先令，早已拍卖一空，几乎分文未得。

这些回忆，后来被凯特所打断，她换好出外穿的衣服回来了。她不在场时，拉尔夫始终气恼不堪，此刻，他便毫不客气，立即下楼，走上了街头。

"来吧，"他说，挽住她的胳臂，"尽量快点走，你就能应付每天早晨上班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步法了。"说着，他带了凯特，健步如飞，走向卡文迪什广场。

"我非常感谢您，伯父，非常，"他们沉默着急走了一阵子，这位年青小姐说。

"听你这么说叫我高兴，"拉尔夫说。"希望你好好干。"

"我一定努力叫人满意，伯父，"凯特回答说，"真的，我——"

"别哭，"拉尔夫吼道，"哭，让我厌烦。"

"哭是太蠢，我知道，伯父，"可怜的凯特说到这里。

"不错，"拉尔夫一下子打断了她的话，"而且是装模作样。从此把它收起来吧。"

这也许不是止住她的眼泪的最好的办法；她是个敏感的年青女子，正要第一次进入全新的生活环境，周围又都是冷漠无关的生人；然而，那两句话还是起了作用。凯特涨得满脸通红，急喘了一会儿，然后脚步较为安稳、坚定地继续向前走。

看他们两人的神情，真是一种少见的对照：这个怯生生的乡下姑娘，在大街上匆忙来往的人群里躲躲闪闪地穿行，给冲过来的行人让路，紧偎着拉尔夫，好像唯恐他在人丛里失踪似的；那个冷酷无情、面目可憎的实干家呢，却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用胳膊肘把别人推到一旁，还不时跟碰到的相识者粗声粗气地打一声招呼，那些人转身回顾他带着的秀丽的姑娘，露出惊讶的神色，对这种不相称的结伴同行，似乎莫明其妙。但是，如果你能看透那两颗相邻的跳动着的心，揭示一颗的善良天真和另一颗的阴险毒辣；再细想一下那挚情的女孩子的纯洁单纯的心思，并吃惊地发现，那位老人的种种狡猾的打算和计谋之中，竟没有一字一词涉及死亡或坟墓的念头，你就会觉得两人之间的对照越发奇怪了。然而，情况就是这样；而更为难得的是——虽然这是每天看得到的——那一颗热情的年青的心跳动得忐忑不宁，悬虑烦忧，千头万绪，而那一颗世故的老人的心却在心房里生着锈，只像一台灵巧的机器那样搏动着，并不为任何在世的人的希望或恐惧，爱恋或牵挂跳动一下。

"伯父，"凯特说，她认为他们必然快到目的地了，"我得问您一件事。我可以住在家里吗？"

"在家里！"拉尔夫回答说；"家在哪儿呀？"

"我是说跟我的寡妇母亲住在一块儿，"凯特着重地说。

"实际上你得住在这儿，"拉尔夫接着说，"因为你要在这儿吃饭，你要在这儿从早晨呆到晚上——有时候再接着呆到早晨。"

“可是我说的是夜里，”凯特说，“我不能离开她，伯父。我得有那么个地方，可以管它叫家；她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您知道，就是非常简陋也不要紧。”

“也不要紧！”拉尔夫说，她的话让他急躁，因而走得更快了，“你应该说，一定得非常简陋。非常简陋也不要紧！你这孩子疯了？”

“我没留神嘴里漏出那句话了，我真没想说啊，”凯特急切地说。

“但愿如此，”拉尔夫说。

“可是我问您的话，伯父，您还没回答呐。”

“哼，我早预料到这类事儿了，”拉尔夫说，“所以——尽管我非常不赞成，你听着——已经想了个办法。我跟人说你是个外发加工工人，所以你可以回到那个简陋点也不要紧的家里去，每天晚上。”

这话让她安心了。对伯父的这种体谅，凯特不住地谢了又谢，拉尔夫不客气地接受了，似乎认为这全是应得的；他们不再多谈，来到那位女装制造商的门口，门上有块很大的牌子，上面有曼塔里尼夫人的名字和职务名称，门前有一段漂亮的台阶。这房子附有一间作坊，可是出租给一位玫瑰香精的进口商了。曼塔里尼夫人的陈列室在二楼，在以窗帘为美饰的窗子前，随意摆着两三顶最新式的雅致女帽和几件最高级的昂贵的流行服装，使贵族们和绅士们一见便知。

一名身穿号衣的男仆开了门，拉尔夫问他曼塔里尼夫人是否在家，他便领他们通过一间华丽的厅堂，走上宽敞的楼梯，进入展览厅，那是两间宽敞的客厅式的屋子，展出了种类极多的超级女服和衣料：有些陈列在架上，有些随便摊在沙发上，还有些散放在地毯上，挂在女用穿衣镜上，或者以其他方式跟各种各样

大量展出的富丽堂皇的家具杂陈在一起。

他们在这儿等了好久好久，让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不大高兴，他漫不经心地看着四下的那些俗艳的服饰，后来正要伸手拉动铃绳，有位绅士忽然把头探进门来，看见屋中有人，又忽然缩回去了。

“来呀。喂！”拉尔夫叫着。“是谁呀？”

听见拉尔夫的语声，那人又伸进头来，嘴里露出很长的一排很白的牙齿，装腔作势地说道，“真该死。怎么啦，尼克尔贝呀！哎呀，真该死！”嚷了这么几声之后，那位绅士走上前来，跟拉尔夫十分亲热地握手。他穿了一件华丽的晨衣和同类花样的背心和土耳其式长裤，一条桃色丝围巾，和一双翠绿色的拖鞋，身上有一条盘来绕去的长表链。此外，他留着络腮胡子和两撇小胡子，都染黑了，卷得颇为雅致。

“真该死，难道你是来找我的吧，对不对，真该死？”这位绅士说着，猛拍了一下拉尔夫的肩膀。

“还不到时候呐，”拉尔夫嘲笑着说。

“哈！哈！真该死，”那位绅士叫着；他车转身去想笑得文雅一点，却碰上了站在近处的凯特·尼克尔贝。

“我的侄女，”拉尔夫说。

“我想起来了，”那位绅士说着，用食指关节敲了一下鼻子，算是对自己没记性的惩罚。“真该死，我想起来你干什么来了。这边走，尼克尔贝；我亲爱的，跟着我走好不好？哈！哈！他们都跟着我，尼克尔贝；老是跟着我，真该死，老是。”

就这样，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尽情打趣，他把客人们领到三楼的私人会客室，其陈设的雅致，几乎不亚于二楼，那里有一把银咖啡壶、一个鸡蛋壳和一份剩有汤汁的瓷制餐具，似乎说明了他刚刚吃完早饭。

“坐下吧，我亲爱的，”那位绅士说，先把尼克尔贝小姐盯得局促不安，然后高兴得龇着牙笑。“这种讨厌的高房子叫人喘不上气来。这几间要命的会客室——恐怕我得搬家了，尼克尔贝。”

“要是我，就非搬不可，”拉尔夫应道，不快地往四周看了一下。

“你可真是个该死的妙人，尼克尔贝，”那位绅士说，“比你更该死的、更机伶的、脾气更古怪的造金币、银币的老手从来也没有过呀——真该死。”

那位绅士把拉尔夫这样恭维一番之后，按了铃，又盯着尼克尔贝小姐，一直到男仆应声而来才移开目光，叫他去请女主人马上前来；然后他的目光又转回原处，曼塔里尼夫人出场之前再没移动过。

这位女装制造商丰满可人，服装漂亮，面貌倒也标致，不过比那位穿土耳其长裤的绅士年岁大得多，她是大约六个月前跟他结婚的。他原来姓门特尔，只消轻易一转，就改成曼塔里尼；那位夫人考虑到英国的姓氏会给业务造成严重损失，这正是她的高明之处。[①]他结婚时是个络腮胡子，为了装点门面，过去已经留了几年，近来又加以改良，经过耐心蓄养，增添了两撇小胡子，这就让他有了不费力而能独立生活的希望。目前呢，他在业务上所出的力只限于把钱花出去，偶尔手头紧，就乘车到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那儿，把顾客付的期票——按百分率——打了折扣取得现金。

“我的命根子，”曼塔里尼先生说，“真该死，你可真能耽误工夫啊！”

---

① 曼塔里尼为意大利姓氏，当时一般认为缝纫师等行当由欧洲大陆的人担任较时髦。

“我哪知道尼克尔贝先生来了，我心爱的，”曼塔里尼夫人说。

“这么说，那个男仆准是个双料的该死的、无法无天的无赖，我的魂灵儿，”曼塔里尼先生指责着说。

“我亲爱的，”夫人说，“这全是你的过错。”

“我的过错，我的心上人？”

“当然啦，”那位太太回答说，“你要是不申斥他，最亲爱的，还好得了吗？”

“申斥这个人，我魂灵儿喜悦的人儿！”

“对，我敢保他欠教训，实在欠教训，”曼塔里尼夫人说，噘起嘴来。

“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曼塔里尼先生说，“我一定拿马鞭子抽他，抽得他大喊大叫。”这样说定了之后，曼塔里尼先生吻了曼塔里尼夫人，接着曼塔里尼夫人开着玩笑揪揪曼塔里尼先生的耳朵，然后他们才谈起正事来。

“好了，太太，”拉尔夫说，他一直是在一旁瞧着，那副轻蔑的神气是别人难以表现出来的，“这是我侄女。”

“正是啊，尼克尔贝先生，”曼塔里尼夫人应道，把凯特从头上打量到脚上，又回到头上。“你会说法语吗，孩子？”

“会，太太，”凯特回答说，不敢抬起头来，因为她觉得那个讨厌的穿着晨衣的男人的眼光正对着她。

“跟一个该死的法国人一样？”那位做丈夫的问。

尼克尔贝小姐并不作答，却把身子背过去，好像是准备回答他的妻子可能提出的问题。

“我们这儿经常雇用着二十个年青的女人，”夫人说。

“当真，太太！”凯特羞怯地说。

“对呀；她们中有几个还漂亮得要命呐，”那位男主人说。

"曼塔里尼!"他的妻子威严地叫着。

"我真心崇拜的人儿!"曼塔里尼说。

"你想叫我心碎吗?"

"不想,就是给我两万个半球,住满了——住满了——住满了小芭蕾舞女也不行,"曼塔里尼先生用诗的调子回答。

"你就是那么想,除非你说话换个方式,"他的妻子说。"让尼克尔贝先生听见了,他会怎么想呢?"

"嗐! 没什么,太太,没什么,"拉尔夫回答道。"我知道他那种可爱的脾气,还有你的——无非是些简短的词句,给你们的日常生活添点兴趣——爱人间的争吵,给能白头到老的家庭中的乐趣增加点甜味——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假设一扇铁门能跟门铰链闹别扭,下定决心,顽强之至,不肯快开,结果把铰链给磨得粉碎,这种开门的声音也比拉尔夫这几句粗暴、刺耳的话好听一点。连曼塔里尼先生也感受到它的影响,吃惊地转过身来,嚷着说,"多要命的、可怕的叫唤啊!"

"请你不要在意曼塔里尼先生的话,"他的妻子对尼克尔贝小姐说。

"我不在意,太太,"凯特的语气平静而轻蔑。

"曼塔里尼先生丝毫也不懂关于任何年青女人的事,"夫人接着说,眼望丈夫,面对凯特。"就算他瞧见其中的哪一个,他必定是在街上看见她去上班或者回家,而不是在这儿。他连那个房间里也没呆过。我不许他进去。你习惯什么工作时间?"

"我还从来没有工作的习惯呐,太太,"凯特低声回答说。

"因为这样,现在她能工作得更好点,"拉尔夫插嘴说,唯恐她说了真话会对这次协商不利。

"我希望这样,"曼塔里尼夫人说,"我们的时间是从九点到九点,工作很忙的时候加班,我容许给加班费。"

凯特低下头去，暗示她听见了，感到满意。

“你的饭食，”曼塔里尼太太接着说，“我说的是午餐和茶点，在这儿吃。我想你的工钱是平均每周五到七先令；不过这一点我还不能说得准，还得看你的工作能力。”

凯特又低下头去。

“你要是准备来，”曼塔里尼夫人说，“你最好礼拜一早晨九点准时开始，女工头纳格小姐到时会接到通知先给你点轻活儿试试。还有什么事吗，尼克尔贝先生？”

“没别的了，太太，”拉尔夫回答，站起身来。

“那么，我看就这样吧，”那位太太说。这样自然地结束了谈话之后，她往门那边看了一下，似乎想走开，然而又犹豫起来，好像是不愿意把送客下楼的光荣任务单留给曼塔里尼先生似的。拉尔夫马上告辞，解脱了她的困惑；曼塔里尼太太客客气气地问了好多次他为什么老不来看他们，曼塔里尼先生随着他们下楼，口若悬河地咒骂楼梯，希望诱使凯特回头看一眼——然而，这个希望注定是达不到了。

“好了！”他们走上大街，拉尔夫说，“现在你可以自食其力了。”

凯特正要再谢谢他，却被他拦住了。

“我本来有个想头，”他说，“想把你母亲安置在乡下一个舒服的地方——（他给康沃尔郡边境的几家救济院作过捐献，他想到这个已不止一次了）——不过，你愿意跟她呆在一块儿，我就得给她另想办法。她有点儿钱吧？”

“很少，”凯特回答说。

“钱少也能多办事，只要省吃俭用，”拉尔夫说。“她得想法使那点儿钱能够维持好久，房租可不必出。你们礼拜六离开现在的住处？”

"是您叫我们这么办的，伯父。"

"不错；有一所空房子，是我的，你们可以去住，一直住到出租给人家为止，那时候，要是不出什么事，也许我又能得到一所。你们得住在那儿。"

"离这儿远吗，您老？"凯特问。

"相当远，"拉尔夫说，"在伦敦市的另外一区——在东区；礼拜六五点钟，我将派我的办事员到你们那儿把你们带去。再见。你认得路吧？一直往前走。"

拉尔夫冷冷地握了一下侄女的手，把她撇下在摄政者街的街口，自己转入一条横街，一心筹划着赚钱的事。凯特走回河滨大街的寓所，怏怏不乐。

第十一章

纽曼·诺格斯先生把尼克尔贝太太和小姐导入城内新居。

尼克尔贝小姐打道回府，早晨的事态足以在她心里唤起消沉的思绪。伯父的态度似乎难以消除她一开始就可能产生的怀疑和恐惧，她对曼塔里尼太太那座成衣铺的所瞥见的印象也毫无鼓舞人心之处。因此，她瞻望征途的新开始时，沉重的心头怀着种种阴暗的预感和顾虑。

如果说母亲的安慰能够让她恢复愉快一点和比较值得羡慕的心情，尼克尔贝太太可有很多这种话来产生这种效果。凯特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位好太太已经想起两个真实可靠的例子，那两位女帽制造商的财产颇为可观，尽管她记不大清她们是全靠做

生意得来的，还是开头就有一笔资本，还是有幸嫁到了殷实的人家。然而，她理直气壮地说，肯定有某个年青人没出一个本钱，靠干了那种行业发了财，这既然不成问题，为什么凯特就不能照办呢？拉·克里维小姐参加了这次小规模的会议，鼓起勇气来，对尼克尔贝小姐在她的并非与众不同的一辈子之内取得那种圆满结果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那位好太太把这个想法完全放在一边，告诉她们说她有一种预感——一种超人的视力，过去她老是在跟已故的尼克尔贝先生讲理时拿来解决争端，其实呢，十次有九又四分之三次她作出了错误的结论。

"恐怕那种工作对身体没好处，"拉·克里维小姐说。"我记得刚开头画像的时候，有三位年青的女帽制造商让我画，她们个个是脸色苍白、病殃殃的。"

"嗐！总不能说一律都是那样的吧，"尼克尔贝太太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我找了一位人家特别推荐的女装制造商，给我做一件鲜红的外套，当时鲜红的外套可时髦呐，她呀，满面红光——真正是满面红光。"

"也许她喝了酒吧，"拉·克里维小姐说。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尼克尔贝太太应道，"可是我知道她脸蛋红通通的，所以你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就这样，那天早晨提出的新计划，无论有什么可议之处，这位可敬的主妇都用同样强有力的推理来对付。快活的尼克尔贝太太啊！一个计划，只要是新的，就会中她的意，涂了漆，镀了金，像一样光闪闪、亮堂堂的玩具。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凯特告诉她她的伯父关于空房子的打算，尼克尔贝太太也同样爽爽快快地同意了，照她的老脾气，说晚上天气好，她走到伦敦西区去接女儿回家，该是桩很好玩的事，同时也照她的老脾气，忘了一年之中几乎每星期都会碰上阴

雨的夜晚和恶劣的天气。

"我离开您很难过——衷心感到难过，我的好朋友，"凯特说，那位可怜的人像画家的友好感情给了她深刻的印象。

"不管怎样办，可不许你把我丢开，"拉·克里维小姐说，尽量讲得轻松愉快。"我要经常跟你见面，我去找你，听你讲日子过得怎么样；要是在全伦敦，或者在外面整个世界上，没有别人惦记着你的幸福，还有个寂寞的小女人，日日夜夜在为你的幸福祷告呐。"

说完，那个可怜的人儿（她胸怀广大，关心他人，比得上伦敦的守护神歌革，而且还能包括玛各[1] 在内）做了许许多多种特有的表情，假如移到象牙片上或者画布上去，就能给她挣来一大笔钱；她坐在一个角落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然而，流泪也罢，谈话也罢，希望也罢，害怕也罢，都挡不住那可怕的礼拜六下午的来临，也拦不住纽曼·诺格斯；他准时无误，一瘸一拐地来到门前，从钥匙孔里喷进去一阵有兴奋作用的杜松子酒的酒气，正是附近那几只教堂大钟采取一致行动、齐声敲起五点的时候。纽曼等到最末一下响了，才敲起门来。

"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差遣来的，"纽曼上了楼，尽量简短地说明来意。

"我们这就准备好，"凯特说。"可带的东西不多，不过，恐怕得找一辆马车。"

"我去叫，"纽曼应道。

"真的，你不必费神了，"尼克尔贝太太说。

---

[1] 据《圣经·创世记》第十章及《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歌革为罗施、米设、土巴的王，玛各为挪亚的孙子，后被伦敦市定为保护神，在市政厅内有两尊木雕像，高达十四英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

"我要去,"纽曼说。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尼克尔贝太太说。

"您来不及了,"纽曼说。

"来不及了!"

"对。我一路上已经想过了,可是没叫马车,以为你们可能还没准备好。我想了一大堆事儿。谁也拦不住。"

"对呀,我懂得,诺格斯先生,"尼克尔贝太太说。"想事儿当然随便怎样都可以。不用说,一个人怎么想别人也管不了。"

"不见得吧,要是有人说怎么样就该怎么样的话,"纽曼咕哝着说。

"唔,那可就不行了,诺格斯先生,你说得很对,"尼克尔贝太太接着说。"有些人确实是那样——你的老板好吗?"

纽曼向凯特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回答说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很好,并寄语问好,最末那个字是使大劲说出来的。

"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他,"尼克尔贝太太说。

"非常,"纽曼说。"我会转告他的。"

对纽曼·诺格斯,只要见过一次,就不很容易把他错认,他那种奇特的态度(不过,这一回,尽管言语生硬,却带着些敬重之意,甚至体贴之心)引起凯特的注意,她比较仔细地瞧着他,回想起这位奇怪的人物她曾仓促地见过一面。

"原谅我打量您,"她说,"我哥哥上约克郡那天早晨,在马车停车场我不是见过您吗?"

纽曼似有所求地看了尼克尔贝太太一眼,毫不犹豫地说,"没有。"

"没有!"凯特叫着说,"我到哪儿也会说这句话。"

"那你就说错了,"纽曼接着说,"三个礼拜了,我这是头一回出来。我得了痛风病。"

从外表上看，纽曼可远远不像个痛风病人，凯特禁不住这么想；不过他们的谈话被尼克尔贝太太给打断了，她坚持要把门关好，以免诺格斯先生受寒，还一定要打发那个使女去叫马车，怕他再次发病。对这两点，纽曼只得听从。马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于是，悲伤地说了一声声再见，拉·克里维小姐一阵阵地在人行道上跑前跑后，她的黄头巾猛撞在形形色色的过路人身上，然后，它(指马车，不是指头巾)又走了，载着两位女客和她们的行李，纽曼呢，尽管尼克尔贝太太屡次说他必然会送命，还是坐在赶车人的身旁。

他们进入市中心区，转向河滨；街上正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马车慢吞吞地走了很久，在泰晤士街一座古老的、黑黝黝的大楼门前停下；大楼的门窗上溅满了污泥，似乎已多年无人居住了。

纽曼开了这座荒废的大厦的门，钥匙是他从帽子里拿出来的——顺便交代一下，只因他的衣袋个个残破不堪，他把种种什物都放在帽子里，假如有钱，多半也会存在那儿——马车卸空了，他便领路走进大厦之内。

那座楼房真是又老又旧，又暗又黑，那些房间，昔日热闹、兴旺，今天变得阴晦、凄凉。屋后有一个码头，面对泰晤士河。一个空空的狗窝、几根动物骨头、一些铁箍的碎片和旧木桶的残板，狼藉遍地，没有一丝人影。一片凋零景象，寒冷而静寂。

“这座房子叫人扫兴、寒心，”凯特说，“好像遭到了一场大灾。假如我迷信的话，我简直会多少相信这古老的四壁中间发生过可怕的罪案，从那以后就兴旺不起来了。瞧这个样子，黑洞洞的，多吓人！”

“天呐，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应道，“别那么说话，不然你会把我吓死的。”

“这无非是我发傻的想法罢了，妈妈，”凯特说，勉强微笑了一下。

“那好，我心爱的，但愿你把自己的发傻的想法藏在心里，别唤起我的发傻的想法来凑到一块儿，”尼克尔贝太太回嘴说。“这一切你怎么没有早想起来——你太粗心了——我们本来可以找拉·克里维小姐来给我们做伴儿，或者借一只狗，或者其他千百种东西——可是事情老是这个样儿，你那个可怜的亲爱的父亲也完全是这样儿。除非我什么都想到了——”尼克尔贝太太发一般的牢骚照例是这么开头的，一连串就是十几句复杂的句子，并不针对着什么人讲的，现在就是这样已经开了口，要一直到喘不过气来为止。

纽曼似乎没听见这些话，只顾领着她们走进二楼的两个房间，里面已经稍加收拾，可以住人了。一个房间里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条旧的炉边地毯和一些褪了色的台面呢；炉栏里火也生起来了。另外那个房间里有一张旧行军床，略有几件卧室家具。

“好了，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使劲高兴起来，“这不是你伯父会照顾人、体谅人吗？不用说，要不是他考虑得周到，我们除了昨天买的这张床可以躺一躺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心肠挺好，真的，”凯特应道，向周围张望。

纽曼没有说她们看见的那些旧家具是他从顶楼和地下室内搜寻来的，也没告诉她们搁板上摆着的值半便士的饮茶用的牛奶是他拿进来的，或者炉边锅架上的长了锈的水壶是他给灌满了的，或者那些碎木片是他从码头上捡来的，或者那点煤是他跟人家讨来的。不过，认为一切都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安排的这个想法逗得他心里发痒，禁不住把十个手指头一个接一个弄得格格地响；这个举动使尼克尔贝太太一开头有点吃惊，不过，她认

为也许跟他的痛风病略有关系，便没说什么。

“我们不必耽误您的工夫了，我想，”凯特说。

“我能做的事一点没有了？”纽曼问。

“没有了，谢谢您，”尼克尔贝小姐回答说。

“我亲爱的，也许诺格斯先生愿意陪我们干一杯吧，”尼克尔贝太太说，在她的手提袋里摸索着零钱。

“我看呐，妈妈，”凯特吞吞吐吐地说，注意到纽曼把脸背着她，“您要是拿出钱来，会伤他的感情。”

纽曼·诺格斯对这位年青的姑娘鞠了个躬，神气颇像位绅士而不太像个倒霉的可怜虫，他把手放在胸前，怔了一下，显出很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样子，走出房去。

沉重的大门上的碰簧锁关上时的刺耳的回声在全楼里阴森森地回响着，凯特犹犹豫豫地想叫他回来，请他再呆一小会儿；但她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子小，于是纽曼·诺格斯便上路回家了。

第十二章

从本章中，读者诸君可以进一步追踪范尼·斯奎尔斯小姐的求爱进程，并弄明白这进程顺利与否。

范尼·斯奎尔斯小姐总算运气不坏；开小茶会之夜，她那位可敬的父亲回到家里时，已是行家们所谓“喝得酩酊大醉”了，因此，从她神色间显然可以看出的心情极其懊丧的种种迹象，他都未加注意。但他酒醉后不免脾气很凶，喜好翻脸，只要有个现实的或空想的话题，他就会跟她吵闹起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幸

而这位年青小姐十分高明，既有先见，又知慎重，她故意不让有一个学生去睡觉，以便校长大人一怒，由他首当其冲；结果是，那股怒气在各式各样的拳打脚踢上发泄出来之后，趋于平息，父亲接受了该上床安歇的劝告，便脚登长靴，臂夹雨伞，走回寝室。

那个吃不饱的使女照例在斯奎尔斯小姐自己的房间里服侍她，给她卷头发，做其他梳妆方面的小事，还故意多说些她能编造出来的奉承话；因为斯奎尔斯小姐之懒（再加上相当虚荣和轻浮）实在够得上一位上流仕女，只是出于偶然，身分和地位不同，才使她没成为上流仕女。

"今儿晚上您的头发卷得多好看呐，小姐！"使女说。"我敢说，要把它梳直了，不是太可惜、太不应该吗！"

"闭嘴！"斯奎尔斯小姐十分恼怒地说。

那女孩子有了相当的经验，不管斯奎尔斯小姐怎么大发脾气，她一点也不吃惊。她对那一晚上发生的情况有几分觉察，于是改变讨好的方式，采取间接方针了。

"哎哟，我就是忍不住，小姐，"使女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得说出来：普赖斯小姐今儿晚上那个样儿，真不够格儿，我从来没见过。"

斯奎尔斯小姐叹了一口气，定下神来听着。

"我知道这么说是太不对了，小姐，"女孩子接着说，她很高兴话说得投机起来了，"普赖斯小姐是您本人的朋友，也是大伙的朋友；不过她就是那么个打扮，还老是拿那个样子去招人——嗬——算了，把自己瞧一眼也好嘛！"

"你这话怎么讲，菲勃？"斯奎尔斯小姐问，对着自己的小镜子一照，她呀，跟咱们之中的好多人一样，看见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头脑里一个可爱的形象的反映。"别要嘴皮子啦！"

"要嘴皮子，小姐！单单看一眼她摇头晃脑的那股劲儿，就能

叫一头公猫用法国调儿说话，"使女说。

"她就是摇头晃脑，"斯奎尔斯小姐说，好像出神了。

"那么自以为了不起，那么个——土气样儿，"女孩子说。

"可怜的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情。

"还老是使出那么大的劲儿来叫人家赞赏她，"使女接着说。"哎哟！真是贱气。"

"我可不许你这么说话，菲勃，"斯奎尔斯小姐说。"蒂尔达的朋友们都是不够格儿的，她要是不比她们懂事，那是她们的错，不是她的错。"

"嗯，可是您知道，小姐，"菲比说（"菲勃"是人家赏脸的简称），"她要是肯跟朋友学个样儿——啨！她只要认识到自己怎样不对头，只要照您的榜样把毛病改改，过些时候她会变成多好的姑娘啊！"

"菲勃，"斯奎尔斯小姐摆着架子说，"我不该让你这么比来比去，把蒂尔达说成一种俗气的、不正派的人，我听你说这些话，就显得不够朋友。我宁愿你不再谈这个话题，菲比；同时我还要说，蒂尔达·普赖斯要是想跟别人学学样儿——不一定准跟我——"

"嗯，一定；跟您学，小姐，"菲勃插嘴说。

"得了，你咬定了我，就算是我吧，菲勃，"斯奎尔斯小姐说。"我敢说，她要是愿意学，倒对她会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个人也这么看呐，除非我弄错了，"女孩子装神弄鬼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奎尔斯小姐问。

"别管它了，小姐，"女孩子回答说，"我知道就是我知道，这就结了。"

"菲勃，"斯奎尔斯小姐拿腔拿调地说，"我非叫你说清楚不

可。这个闷葫芦里头装的是什么？说。”

“哎哟，您一定让我说呀，小姐，是这么回事儿，”使女说。“约翰·布劳迪先生跟您的想法一样；除非他喝得太醉了，说了不算；他跟普赖斯小姐断了，才高兴呐，跟着和斯奎尔斯小姐交上了。”

“哎呀我的天呐！”斯奎尔斯小姐叫嚷着，郑重其事地把两手紧握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

“真事，小姐，全是真事，”会耍花招的菲勃回答说。

“这个局面可不得了！”斯奎尔斯小姐嚷着说，“几乎不知不觉地把我自己的蒂尔达的平安和幸福给破坏了。是什么道理呢，男人们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爱上我，为了我把他们选好了的未婚妻都给甩掉了？”

“因为他们不能不那么做，小姐，”女孩子回答说，“道理明摆着呐。”（如果道理在斯奎尔斯小姐身上，那更是明摆着的了。）

“永远别叫我听见这种话了，”斯奎尔斯小姐回嘴说。“永远！你听见了吗？蒂尔达·普赖斯有缺点——很多缺点——不过我希望她幸福，最要紧的是我希望她结婚；因为我认为她得结婚，越快越好，这是大大合乎心愿的事——从她那些缺点的性质上看，这是完全合乎心愿的。不行，菲勃。叫她要布劳迪先生吧。我可以同情他，可怜的家伙；可是我对蒂尔达非常关心，我就是希望她成为一个比我所预料的还好的妻子。”

这种情绪迸发已毕，斯奎尔斯小姐便上床安歇。

“恨”，是个小单音节词儿，可是它比得上英语里无论哪个多音节词儿，奇妙地代表着种种纷乱的情感和不协调思想。斯奎尔斯小姐，在她内心最深之处，明明知道那个可怜的使女所说的完全是胡编乱造的奉承话，而女孩子也自知为信口开河；然而，单单有那么一个机会在伤了人的普赖斯小姐身上发泄一点怨气，

并且装着同情她各方面的弱点，尽管只是在一个孤身女侍的面前也罢，对自己的愤恨情绪安慰之大，真好像那一大套假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一样。不，不仅如此呐。劝导的力量，一发挥到自己身上，就非同小可，所以，斯奎尔斯小姐庄严地拒绝了约翰·布劳迪的求婚，用一种圣洁的沉着、冷静的态度鄙视着她的情敌，这就极其有效地缓和了她自己的苦恼，觉得自己十分高洁，十分伟大了。

这种舒畅的心情起了一些作用，让她跟她的朋友言归于好。第二天，有人来敲前门，仆人通报磨坊老板的女儿到了，斯奎尔斯小姐走到会客室去，一派宽宏大量的神态，看起来美妙之至。

“哟，范尼呀，”磨坊老板的女儿说，“你瞧，我来看你了，尽管昨晚上我们俩吵了几句。”

“我可怜你，上那么大的火，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答道，“不过我不记仇。我不屑那样做。”

“别生气了，范尼，”普赖斯小姐说。“我来告诉你点事儿，我知道你听了会高兴的。”

“那可是什么事呢，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问着，把嘴噘起来，好像土、风、火、水[1] 之中，再也没有让她有一丁点满意的东西了。

“是这个事儿，”普赖斯小姐接着说。“昨晚上我们一走，约翰跟我大吵了一场。”

“这并不让我高兴，”斯奎尔斯小姐说——不过还是松了口气，微笑了。

“老天爷！我可不认为你会那么坏，会高兴起来，”她的朋友说。“不是这么回事。”

---

① 古代西方哲学家认为这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四大要素。此处泛指宇宙间。

“噢!”斯奎尔斯小姐说,又沉闷起来了。“说下去吧。”

“争吵了一大阵子,说永远谁也别见谁的面了,”普赖斯小姐接着说,“后来我们讲和了,今天早晨约翰去写下了我们俩的名字,下礼拜天就头一次贴出去,过三个礼拜我们就结婚,我来通知你把你的吃喜酒的衣服准备好。”

这个消息让她觉得又苦又甜。苦的是,朋友这样快就要结婚,甜的是,肯定她对尼古拉斯并没有抱着认真的打算。总起来看,甜味大大地超过了苦味,于是斯奎尔斯小姐说她要把衣服找人做好,说她希望蒂尔达幸福,尽管她还是不能说得准,也不想让她指望得太多,因为男人是希奇古怪的,有好多结了婚的女人十分悲惨,一心一意惦记着重过独身生活;此外,她还说了些同样可以振奋她朋友的精神、促使她心情愉快的劝慰之辞。

“现在好了,范尼,”普赖斯小姐说,“我想关于小尼克尔贝先生跟你谈一两句话。”

“他跟我无干,”斯奎尔斯小姐插话说,显得有点歇斯底里。“我太看不起他了!”

“嘿,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敢保,”她的朋友应道。“老实点,范尼;现在你喜欢他吗?”

斯奎尔斯小姐没有直接回答,突然把一股子怨恨的眼泪都倾泻出来,叫嚷着自己是个倒霉的、不受重视的、伤心的、被抛弃的人。

“我谁都恨,”斯奎尔斯小姐说,“但愿人人都死去——但愿如此。”

“哎哟,哎哟,”普赖斯小姐说,这一套愤世嫉俗的自白让她十分感动。“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敢保。”

“不,是真心话,”斯奎尔斯小姐接着说,把小手帕打成一个个紧紧的结子,还咬紧了牙。“但愿我也死去。完蛋了结。”

"哟！再过五分钟你就绝对不会这么想了，"玛蒂尔达说。"对他重新发生好感，比老是这么样来伤害自己不是好得多吗？现在让他专跟你要好，成双捉对，谈情说爱，欢欢喜喜，不是好得多吗？"

"也许是吧，我说不准，"斯奎尔斯小姐抽咽着说。"蒂尔达呀，你怎么能干得这么卑鄙无耻啊！假如别人告诉我，我也决不会相信你是那样的呀。"

"哎哟！"普赖斯小姐叫着，吃吃地笑起来。"人家会以为我至少杀害过什么人啦。"

"你简直就是那么坏，"斯奎尔斯小姐激动地说。

"这都是因为我凑巧长得像样儿，人们就看得起我，"普赖斯小姐叫道。"谁也不能制造自己的相貌，别人相貌不好，不能怪他们，我的相貌好，也同样不能怪我呀。"

"给我闭上嘴，"斯奎尔斯小姐用最尖的声音高叫起来，"要不然你就要叫我抽你的嘴巴，蒂尔达，抽完了再后悔。"

不消说得，此时这种谈话的声调让两位年青小姐都上了一点火，口舌之中不免搀进一些个人的东西。真的，这次吵架，开头轻描淡写，后来上升到相当的火候，形势十分紧张，弄得两人嚎啕大哭起来，同时叫嚷着再也没想到对方竟张口说出那种话来，这个表白引起一场规劝，逐渐转为解释，结果是，她们互相拥抱在怀，起誓发愿，保证友谊长存；此次表演，恰是一年中第五十二次重复同样的动人心目的仪式。

就这样，二人完全和好如初，其后自有一番谈话，说到普赖斯小姐进行神圣的婚姻大事所万不可缺的服装数量若干，质地如何，斯奎尔斯小姐明白表示，那个磨坊小老板置备不起的或不愿置备的大批衣物乃是绝对必需的，若节省下来便不体面了。这位年青小姐随即轻转话题，转到她本人所有的服装上去，仔细讲

了其中主要的华衣美饰之后，把朋友带到楼上去参观。两只抽屉和一只壁橱里的宝物都展览了，各种小饰物也戴上试过了，已是普赖斯小姐回家之时；只因她对所有那些衫裙喜爱万分，还有一条新的桃红围巾让她叹赏得目瞪口呆，斯奎尔斯小姐便兴高采烈地说要相送一程，以享同行之乐；于是她们一起走出去，斯奎尔斯小姐在路上详谈了她父亲的种种成就，把他的收入扩大了十倍，让她的朋友对她家的显要地位和高贵门庭略有一点印象。

却说斯奎尔斯先生的学生们，每天从吃过了称心如意地所谓正餐之后，到继续上课学习有用的知识之前，有一段短短的休息时间，就在此时，尼古拉斯总要出去在村内村外闲步一番，没精打采，抑郁寡欢，思量着自己的不幸的命运。斯奎尔斯小姐完全知道他这种习惯，也许一时忘记了，因为她一见这位年青的绅士向她们走来，就显出种种惊讶慌乱之态，对她的朋友说她确实觉得"要陷到土里去了"。

"我们回去呢，还是跑进一个小农舍去？"普赖斯小姐问。"他还没瞧见我们。"

"不，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回答说，"我应该搞个水落石出，我一定这么干！"

她的声调像一个已经下了几乎是最大的决心的人，而且突然呛了一两次，急急地喘气，证明情绪大为紧张，她的朋友也就不再说什么；她们一直走向尼古拉斯，他呢，是眼望着地面在走的，直到她们到了近前才发现，否则也许早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早安，"尼古拉斯说，鞠了个躬便走过去。

"他走了，"斯奎尔斯小姐低声说。"我快出不来气了，蒂尔达。"

"回来，尼克尔贝先生，快！"普赖斯小姐叫着，对她朋友的吓唬劲儿假作惊慌，实际上是出于恶意，想听听尼古拉斯要说些什

么,"回来呀,尼克尔贝先生!"

尼克尔贝先生回来了,他显得慌慌张张,问是不是两位小姐要他做什么事。

"别站住了说话,"普赖斯小姐急忙催促他说,"你在那边扶着她。现在觉得怎么样,亲爱的?"

"好一点了,"斯奎尔斯小姐叹口气说,把戴着系着绿纱巾的红褐色水獭帽子的脑袋靠在尼克尔贝先生的肩上。"这样发晕,真蠢!"

"哪好算蠢啊,亲爱的,"普赖斯小姐说,一见尼古拉斯发窘,高兴得明亮的眼睛闪动起来,"你大可不必不好意思。有些人太骄傲,不这么闹一场不肯回头,他们才应该不好意思呐。"

"你是非要扣在我头上不可,我知道了,"尼古拉斯微笑着说,"尽管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了这不是我的错。"

"听着,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我亲爱的,"不老实的普赖斯小姐说。"也许你对他太忌妒了,或者是性子太急了吧?你听见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我看这好算是道了歉吧。"

"你不想了解我的意思,"尼古拉斯说。"请你别这么开玩笑了,我没工夫,眼下也真不想当个话柄或者给人开心的人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普赖斯小姐故作惊讶地问。

"别问他了,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叫着说,"我不怪他。"

"喔唷,"尼古拉斯说,那只褐色的女帽又压到他的肩膀上了,"这事可比我想象的要来得严重。对不起了!请你听我说两句好吗?"

此时他把那只褐色的女帽抬起来,看见斯奎尔斯小姐柔情责备的眼色,着实吃了一惊,后退了几步,不让那个美貌的担子近身,接着说下去:

"我很抱歉——实在抱歉之至——昨天晚上惹起了你们之

间的争吵。我狠狠地责备自己，那么不知趣，闹出那种纠纷来，尽管我保证我绝不是故意的，而是过于疏忽。"

"得了，你要说的肯定还不仅仅是这一点吧，"尼古拉斯停顿了一下，普赖斯小姐就嚷起来。

"倒是还可以说点别的，"尼古拉斯结结巴巴地说，稍露笑容，眼望着斯奎尔斯小姐，"说出来真是太难为情了——不过——单单提一下这么个想法就会叫人把你看成一个自负的傻小子——尽管这样——我可以问一声，是不是这位小姐觉得我有点——一句话，她认为我爱上她了吗？"

"叫人尴尬得真高兴，"斯奎尔斯小姐想道，"我到底把他拉到本题上来了。替我回答吧，亲爱的，"她低声跟她的朋友说。

"她这样认为吗？"普赖斯小姐说，"当然她这样认为呀。"

"她这样认为！"尼古拉斯喊出这句话来，声调之强有力，一时很可能被人误认为他高兴得要命了。

"没问题，"普赖斯小姐说。

"尼克尔贝先生要是信不过的话，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红着脸轻声细气地说，"他可以放心。他的感情不是单方——"

"住嘴，"尼古拉斯急忙大声说，"请听我说。这是严重到了头、荒唐到了底的误解，这是极端又极端的、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错误，古往今来的人还没经受过，也没作出过。我跟这位小姐见面还不到六回，就是见过她六十回，或者注定得见她六万回，也还是，也一定还是这个样子。我没有一个想头，一个心愿，一个希望，跟她有关系，除了——我说这话，不是想伤她的感情，而是想让她认识我自己的真实感情——除了有那么一个唯一的目的，我恋恋不舍，像我的命一样，那就是，有一天能够逃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再也不迈进来一步，再也不去想它——绝不再去想到它——除非是带着腻烦和厌恶的心情。"

这段特别清楚明白、直截痛快的宣言，在愤慨、激动的情绪下，以狂风暴雨之势倾泻出来之后，尼古拉斯微微欠欠身子，不等答话，便退场而去。

可怜的斯奎尔斯小姐啊！她满腔气愤、暴怒、苦恼；怨意和激情，接二连三地在心里乱转，不易加以描绘。受到了拒绝！受到了一名助教的拒绝，这样的助教，年薪五镑，发放无定期，所供给的食宿，完全跟学生一样，靠发了广告才招来的；受到了拒绝，又是当着磨坊老板的女儿、一个十八岁的黄毛丫头的面，她三个礼拜之后就要结婚，嫁给一个确实是双膝跪下向她求婚的人！想到自己身受这样的屈辱，她实在会真正闭过气去。

不过，屈辱之中，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她怨恨、嫌恶尼古拉斯，那么心地狭隘、优柔寡断，不愧为斯奎尔斯家族的后代。但也还有聊以自慰之处，这就是，每日每时，她都可以伤害他的自尊心，拿轻视或者侮辱或者苛待来刺激他，这即便在最迟钝的人身上也不能不有所反应，像尼古拉斯那么敏感的人就必然感受更深了。斯奎尔斯小姐念念不忘这两个想头，便以塞翁失马的态度对她的朋友说，尼克尔贝先生是那么一个怪人，脾气又那么暴，恐怕她不得不放弃他了；说罢，二人分手。

这里可以交代一下，斯奎尔斯小姐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寄以痴情（或者换个词儿也可以，但还没有更恰当的字眼儿），却一次也不曾认真考虑到他对此事有可能跟她的想法不一致。斯奎尔斯小姐认为，她招人喜爱，如花似玉，父亲又是主子，尼古拉斯是属下，加上父亲积蓄不少，尼古拉斯两手空空，这一切，使她得出结论，看来这个小伙子有幸被她选中，只有受宠若惊才是。她也早已料到，有她这么个朋友，他的处境会多么称心如意，有她这么个对头，又会多么令人不快。而且，毫无疑问，专就这个十分清楚明白的理由来说，许多不像尼古拉斯那么拘谨的年青绅

士对她的过火的行动早已会加以鼓励了。然而，他偏要别出心裁，斯奎尔斯小姐不免一腔怒火。

“让他瞧着吧，”这位气恼的年青小姐回到自己房里，说了这么一句威胁的话给菲勒听，以便松一下心，“等母亲回来了，我要不让她再对他凶狠一点才怪！”

这样做几乎没有必要，可是斯奎尔斯小姐说话是算数的；可怜的尼古拉斯，饭食粗劣，住处肮脏，还不能不亲眼看到毫无改变的、已成常例的污浊、悲惨的情况，现在却又加上了出于恶意的种种特殊的侮辱或者最残酷的苛待。

然而还不止此。还有个更深的懊恼之源，那种欺压和残忍让他满心沮丧，几乎神经失常。

斯麦克这个可怜虫，自从那天晚上尼古拉斯在教室里对他亲切地谈了话之后，总是跟到东、跟到西，时时刻刻打算给他帮点忙，效点劳，惦记着干点自己微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在他身旁就感到满意。他往往坐在他身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一个劲儿地瞧着他的脸，一句话就会让他那忧伤憔悴的面容有了笑意，甚至是一掠而过的快乐的闪光。他不是从前那样了；现在他有了个目的，那就是，表现出对那个人——那个生人——难舍难分之情，因为只有他，不单对他友好，而且把他当一个人来看待。

这个可怜的人，无休无歇地承受着不能发泄到尼古拉斯身上的种种怨气和怒气。做苦工算不了什么——斯麦克早已习惯了。无缘无故挨几巴掌，同样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当了长期的、叫人乏味的学徒，颇有经验；然而，他刚刚被人发现和尼古拉斯交好，所得到的便只有鞭打和拳击，拳击和鞭打，早晨如此，中午如此，晚上也如此。斯奎尔斯忌恨他的助手那么快地得势，他家里的人也恨他，二者都让斯麦克倒了霉。此情此景，尼古拉斯看到了，那种蛮横、怯懦的进攻，每重演一次，他便为之咬牙切齿。

他给孩子们安排好了一些经常的作业；有一晚，他在沉闷的教室里走来走去，那个激起他的同情心的一无所有的可怜虫，由于得到了他的爱护、支持，竟受到了加重的折磨，想到这里，他痛恨得心肝欲裂，不知不觉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停了步，他所关切的人正坐在那儿。

那不幸的少年，脸上泪痕未干，正用力注视着一本破碎的书，妄图学会一点功课，那是具有一般智力的九岁儿童也容易掌握的，但对这个饱经挫折、头脑糊涂的十九岁的少年，却成了无法理解的天书。然而，他坐在那里，耐心苦读，一遍又一遍，连聚在周围的拙笨的孩子们也拿他取笑开心；他这么用功，并非出于年青人的大志，而是怀着个唯一的渴望，想让他的孤独的朋友高兴起来。

尼古拉斯把手搁在他的肩上。

“我读不了这个，”斯麦克没精打采地说着，抬起头来，满脸是极其失望的神色。“不行，不行。”

“别费劲了，”尼古拉斯说。

少年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把书合上，呆呆地往四周一望，把头靠在胳臂上。他在哭。

“千万别哭，”尼古拉斯用激动的声调说，“瞧着你哭我难过。”

“现在他们对我越发凶狠了，”少年抽咽着说。

“我知道，”尼古拉斯说。“就是这样。”

“要没有你，”那无家可归的人说，“我就活不成了。他们会害死我的，他们一定会，我知道他们会。”

“等我走了，可怜的朋友，”尼古拉斯应道，悲哀地摇着头，“你会过得好一点。”

“你走！”斯麦克叫着说，使劲盯着他的脸。

“小点声儿！”尼古拉斯说。“不错。”

“你就要走了吗？”少年急切地低声问。

“我说不准，”尼古拉斯答道。“那多半是我自言自语，不算跟你说话。”

“告诉我，”少年恳求着说。“千万告诉我吧，你要走——要走吗？”

“我早晚不得不走！”尼古拉斯说。“世界总还是在我眼前敞开着呐。”

“告诉我，”斯麦克追问着，“世界跟这个地方一样坏、一样可怕吗？”

“绝对不能，”尼古拉斯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世界上最累、最脏的苦活跟这儿一比也是乐事啦。”

“我还能在世界上见着你吗？”少年问，声调异常狂热而流畅。

“能，”尼古拉斯想安慰他，这样回答。

“不，不！”斯麦克说，紧紧握住他的手。“我还能——还能——再跟我说一遍吧。说我一定找得着你。”

“你一定能，”尼古拉斯出于同样仁爱的心情说，“我一定帮助你，照顾你，不像在这儿一样给你添伤心的事。”

少年把青年的两只手热情地握在自己手里，又紧抱到胸前，说了几句不连贯的、听不清的话。此时斯奎尔斯进来了，他便退缩到他呆惯了的那个角落里去。

第十三章

尼古拉斯精力充沛地干下一桩万分出奇的事，使多西伯义斯堂的沉闷气氛为之一变，并导致相当重大的后果。

一月中，清早的寒冷、微弱的曙光悄悄地从窗户溜进那间公共寝室的时候，尼古拉斯用一只胳臂把身子撑起来，瞧着四周围趴着睡的孩子们，像是在寻找某一个心目中的对象。

从乱挤在一块儿的那些熟睡者当中，要想认出某一个人来，非有敏锐的眼力不可。他们紧而又紧地挨在一起，为了取暖，盖着带补钉的破烂衣服，除了那些苍白的脸的瘦削轮廓之外，什么也看不大清楚，幽暗的天光照射下来，却和他们的脸色一样呆滞、阴沉。他们的胳臂东一只西一只地伸出着，骨瘦如柴，毫无遮蔽，奇丑之状，暴露无遗。有些人仰身而卧，脸往上翻，双拳紧握，在阴沉的晨光中依稀可辨，那神态真是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鬼。还有一些人蜷成一团，样子极其古怪，他们恐怕只是费尽气力以求暂时的松快，而不是要睡出什么花样来。在最小的孩子们之中，有两、三个睡得很安稳，面带笑容，也许梦见家了；可是时时有一声深沉的长叹打破屋子里的寂静，宣告某一个新来的孩子醒了，感觉到又是一个难过的日子来临了；这样，早晨代替了黑夜，那些微笑也就渐渐地和使之产生的友好的夜色一同消失了。

梦是诗和传奇中的光明天使，他们在黑夜里游戏人间，在初升的第一缕阳光中消逝，阳光每日在世界上巡行，照亮着冷酷的

忧患和严峻的现实。

尼古拉斯望着那些睡着的孩子们，起初，他所注视的场面尽管是熟悉的，仍然难免令人伤感，后来，像一个失掉了常在眼前的东西希望重新看见的人那样，十分急切地仔细搜索着。他仍在继续查找，急得从床上欠起半个身子，此时从楼梯下面传来了斯奎尔斯叫嚷的声音。

“喂，喂，”那位绅士喊着，“你们是不是打算在上边睡上一整天——”

“你们这些个懒狗？”斯奎尔斯太太补充完了那句话，同时弄出一种很响的声音，好像是系了一下胸衣带子。

“我们立刻就下去，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立刻下来！”斯奎尔斯说。“哼！你们立刻下来才好，要不然我立刻给你们几个人两下子。那个斯麦克在哪儿？”

尼古拉斯又急忙环视四周，但没有答话。

“斯麦克！”斯奎尔斯喊叫着。

“你想让你脑袋上添个窟窿吗，斯麦克？”他的和蔼可亲的太太问，用的是同样的调子。

仍然没有回答，尼古拉斯仍然瞪着眼往四下看，孩子们此时已被惊起，不少人也瞪着眼往四下看。

“他好放肆，真该死！”斯奎尔斯叨念着，急躁地用藤杖敲着楼梯扶手。“尼克尔贝！”

“嗯，先生。”

“把那个死硬的无赖赶下来。你听不见我在叫吗？”

“他不在这儿，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不要跟我撒谎，”校长顶嘴说。“他在那儿呐。”

“他不在这儿，”尼古拉斯气呼呼地驳他，“不要跟我撒谎。”

“一会儿我们就明白了，”斯奎尔斯先生说着，冲上楼去。“我

找得着他，我跟你保证。"

说了此话，斯奎尔斯先生窜进宿舍，举着藤杖，东摇西晃，准备抽一下子，就这样冲向那个苦力的枯瘦的身躯夜间经常横卧的角落里去。藤杖打在地上，打了个空。角落里没有人。

"这是怎么回事?"斯奎尔斯说着，脸色十分苍白地转过身来。"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

"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没见过他，"尼古拉斯回答说。

"得了，"斯奎尔斯说，显然是害怕了，尽管使劲装出镇静的样子，"你使这个法子也救不了他。他在哪儿?"

"说不定在最近的那个水池子底上吧，"尼古拉斯低声说，两眼紧盯着校长的脸。

"天杀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斯奎尔斯慌慌张张地回嘴说。他没等答话，便去问学生们是不是有哪个知道这个失踪的同学怎么啦。

大家嗡的一声，急切地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挺尖的语声说(真的，好像谁都自以为听见了)：

"我看，您老，斯麦克逃跑了，您老。"

"哈!"斯奎尔斯叫着，身子急转过去，"谁说的?"

"汤姆金斯，您老，"许多声音一齐回答说。斯奎尔斯先生冲进人群，一下子抓住一个还穿着睡衣的非常小的孩子，把他拉到前面来，孩子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似乎表明还说不准自己就会受到惩罚或者得到奖励。没多大工夫他就明白了。

"你认为他已经逃跑了，对不对，老兄?"斯奎尔斯问。

"是，您老，"那个小男孩回答说。

"凭什么，老兄，"斯奎尔斯说，抓住了孩子的双臂，突然十分熟练地撩起他的衣服，"你凭什么认为有哪个孩子会从这家学校逃跑? 啊，老兄?"

孩子发出一声惨痛的号叫作为回答，斯奎尔斯先生摆出最便于甩手使劲的架式，不住地狠打起来，打得孩子乱翻乱滚，从他手中滚到一旁，他这才慈悲为怀，任凭他尽力滚开了。

“瞧吧，”斯奎尔斯说。“要是再有哪个孩子认为斯麦克逃跑了，我很愿意跟他好好谈谈。”

随后，自然是一阵深沉的静默，在这期间，尼古拉斯的脸上万分明显地浮现出厌恶的神情。

“嘿，尼克尔贝，”斯奎尔斯说，恶狠狠地盯着他。“你认为他逃跑了吧，我看？”

“我认为非常可能，”尼古拉斯不慌不忙地回答。

“哼，你这样认为，是不是？”斯奎尔斯冷笑着说。“也许你知道他逃跑了？”

“没有的事。”

“他没跟你说他要逃跑，我想，对不对？”斯奎尔斯又冷笑着说。

“他没说，”尼古拉斯答道，“我非常高兴他没告诉我，要不然我就有责任及时向你报告了。”

“不用说，你这样做是会觉得难过得要命的，”斯奎尔斯挖苦地说。

“确实如此，”尼古拉斯回答说。“我的想法你解释得一清二楚。”

斯奎尔斯太太早已在楼梯下面听着他们谈话，不过，此刻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急忙穿好睡衣跑到现场来。

“在这儿胡闹些什么呀？”这位太太说，孩子们都从她的身旁连滚带爬地跑开，免得她用结实的胳臂费劲开出一条路来。“你究竟跟他说话干什么，斯乖乖？”

“嗐，我亲爱的，”斯奎尔斯说，“出了点事儿，找不着斯麦克

了。”

“嗯，这个我知道，”这位太太说，“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要是你搞来一帮洋洋得意的助教来鼓动小鬼们造反，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嘿，小伙子，请你给我走开，到教室去，把孩子们也带过去，没有许可，不准出来，要不然，我们俩就会打起来，你不是以为你长得漂亮吗，那时候你就不那么好看了，告诉你吧。”

“当真！”尼古拉斯说，带着微笑。

“对，真而又真，捣蛋鬼先生，”这位上了火的太太说，“我要是得了手，决不叫你这号人在这儿多呆一个钟头。”

“我得了手，也决不叫你在这儿多呆一个钟头，”尼古拉斯说。“喂，孩子们！”

“哼！喂，孩子们，”斯奎尔斯太太说，尽量学着那位助教的声调和神态。“跟着带头的人干吧，孩子们，学斯麦克的样吧，有胆子就行。等把他弄回来了，你们瞧瞧他有什么下场。听着！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敢开口谈论他一个字，叫你们的下场照样坏，加倍坏。”

“我要是抓住了他，”斯奎尔斯说，“除了活剥他的皮以外什么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告诉你们，孩子们。”

“要是你抓住了他，”斯奎尔斯太太摆着架子说，“你准得那么办；你要想把工作搞好，不那么办就不行。好了，去你们的吧！”

说了这话，斯奎尔斯太太把孩子们打发走，于是走在后面的孩子们往前挤，想跑到两边去，可是暂时被前面的一大群给挡住了，此时她跟他们有了一点小小的冲突，终于教室全空了，只剩下她和她的丈夫两人相对。

“他跑了，”斯奎尔斯太太说。“牛圈和马棚全锁着，所以他不会在那儿；楼下也哪儿都没有他，丫头找过了。他准是往约克城

那边走了，打公路走的。”

“为什么准是这样呢？”斯奎尔斯问。

“傻话！”斯奎尔斯太太气呼呼地说。“他哪儿有钱呐？”

“据我所知，他一辈子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过，”斯奎尔斯说。

“没错儿，”斯奎尔斯太太接着说，“他也没带着什么吃的东西，这我敢担保。哈！哈！哈！”

“哈！哈！哈！”斯奎尔斯也大笑了。

“那么，当然啦，”斯太太说，“他只好一路讨饭，那就在哪儿也办不到，除非在公路上。”

“这倒是实话，”斯奎尔斯嚷着说，一面鼓掌。

“实话！对；尽管这样，我要是没说，你可一点也想不到，”他的妻子说。“这么说，要是你坐我们的马车走一条路，我借斯瓦罗的马车走另一条路，只要留神细瞧，并且到处打听，我们俩总有一个肯定能抓住他。”

这位可敬的太太的方案立即得到采纳，马上执行。斯奎尔斯匆匆吃了早饭，在村子里打听了几次，其结果似乎证明他并没有看错追踪之路，于是他坐了套着马驹的马车前进，一心想找到了人，一解心头之恨。过了一会儿，斯奎尔斯太太穿着白外套，裹着各式各样的围巾和手帕，坐了另一辆马车向另一方向出发，随身带着一根很粗的木棍，几条零散的、挺结实的绳子，还有一名壮实的小工；一切齐备，参加远征，唯一的目的是协助追捕不幸的斯麦克，一旦捉住，保证叫他再不能逃脱。

尼古拉斯留在校内，心烦意乱，他知道不论那个少年逃走的结局如何，恐怕难免会得到痛苦、悲惨的后果。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长途跋涉，人地生疏，冻饿而死就算最幸运的了。接受这种命运好呢，还是回到约克郡那家学校接受宽大处理好呢，也许是不容易选择的；然而，斯麦克已经牢

牢地占有了他的怜悯和同情，他想到这个可怜的人万难逃脱的苦难就觉得心痛。他一味思索，焦虑不安，想象着一千种可能性，一直想到第二天晚上，斯奎尔斯回来了，独自一人，毫无所获。

“那个坏东西，没消息！”校长说，显然早已按照老规矩，在旅途中把筋骨舒散过几回了。“要是斯奎尔斯太太追不上他，尼克尔贝，我就要找个别人当替身来出气，所以我预先警告你。”

“我可当不了这个替身，先生，”尼古拉斯说。“这不干我什么事。”

“那才怪呐，”斯奎尔斯吓唬着说。“我们瞧着吧！”

“瞧着吧，”尼古拉斯接着说。

“看这匹小马驹，累坏了，我只得租了一匹短腿马回家，除了别的花费之外，还得多出十五先令，”斯奎尔斯说。“由谁来出这笔钱呢，你听见了吗？”

尼古拉斯耸耸肩，不作声。

“我要找个人来出这点钱，错不了，”斯奎尔斯说，他平时的粗暴、狡猾的神态变成公然的威吓了。“不许你在这儿乱叫唤，小狗先生，滚到你的狗窝里去，已经过了你睡觉的时候啦！快，滚出去！”

尼古拉斯不由得咬住嘴唇，双手紧握在一起，因为他的指尖跃跃欲试，想对这种侮辱加以报复，但是想到那个家伙喝醉了，结果无非会乱吵乱骂一顿，便把轻蔑的眼光投射到这个暴君身上，就算了事，自己威风凛凛地走上楼去；然而，他还是气得够呛，因为看到斯奎尔斯小姐和斯奎尔斯少爷，还有那个使女，都在一个角落里挺自在地欣赏刚才的场面；姐弟二人肆无忌惮地说了好多训斥的话，说那些不自量的狂妄的家伙如何装腔作势；这些话引起了乱哄哄的大笑，连那个一切可怜的使女中最可怜的也跟着笑起来；尼古拉斯呢，被刺中了痛处，用自己的被子蒙

住了头，下定决心，要出乎斯奎尔斯先生预料地把他们两人之间那笔不可不算的帐清算一下。

第二天了，尼古拉斯刚刚醒来，就听见马车轱轳的声音临近了。车停下了。又听见斯奎尔斯太太的话声，在高高兴兴地给一个人要一杯烈酒，这就足以说明一桩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尼古拉斯简直不敢往窗外瞧，不过他还是瞧了，一眼就看见那倒霉的斯麦克，浑身溅满了泥浆和雨水，那么憔悴不堪，枯瘠衰弱，如癫如狂，要不是他的衣服破得连稻草人都从来没穿过，即在当时，他也不敢说他就是斯麦克本人。

"把他拉下来，"斯奎尔斯真心满意地把那个罪犯默默地看了个够才说。"把他带进去；把他带进去！"

"留点儿神，"斯奎尔斯太太叫嚷着，她的丈夫帮起忙来了。"我们把他围裙底下那两条腿捆住，紧紧拴在马车上了，怕他还要逃跑。"

斯奎尔斯高兴得双手哆嗦着，松开了绳子；斯麦克的神色，与其说像个活人，倒不如说像个死人，他被拖进宅中，牢靠地锁在地窖里，等斯奎尔斯先生认为方便时在全校面前处置他。

乍一看来，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意外，斯奎尔斯夫妇二人竟然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把这个少年抓了回来，本来他们总是大嚷大叫，抱怨他是个累赘的；不过一经说明就可了然，这个苦力所干的多种多样的重活儿，要叫别人来做，学校就得每周付出大约十或十二先令的工资；此外，根据办学方针，所有逃跑者都要拿来做严格的榜样，因为，在多西伯义斯堂，除了害怕得要命之外，其他叫人不愿离开的吸引人之处不多，学生们又是生就了两条腿，而且会使用它们的。

捉住了斯麦克，把他胜利地带回来，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在饥饿的全体学生中间传遍了，整个早晨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等

待着。然而，脖子又不能不伸到下午，那时，斯奎尔斯吃过了午餐，长了精神，又额外喝了些酒，才在他那个慈祥的老伴陪伴下露了面，神气十足，趾高气扬，手拿一条全新的、外软内硬的、末梢打了蜡的、可怕的鞭子——总之，是那个早晨特地为这个场合买来的武器。

"孩子们到齐了吗？"斯奎尔斯用吓人的声调问。

孩子们个个在场，但个个不敢说话；于是斯奎尔斯瞪着眼挨行去查看，这一来每只眼睛都低下去了，每个脑袋都垂下去了。

"谁也不许动，"斯奎尔斯说，照例极其得意地猛拍一下桌子，大家和往常一样都吓了一跳，这一跳让他脸色阴沉，心中舒畅。"尼克尔贝，到你的位子上去，老兄。"

不止一个小观察员都注意到，助教的脸上有一种十分出奇的、不寻常的表情；不过他还是去就座了，没有开口答话。斯奎尔斯耀武扬威地瞟了他的助手一眼，又以充分的暴君姿态看了孩子们一眼，便走出去，不一会儿就走回来，抓着斯麦克的衣领把他拖进教室——说是衣领，其实是那件紧身上衣的一部分，假如有过衣领，大概就在那个地方。

若在别处，这个狼狈不堪、疲劳过度、无精打采的人物必定会引起一阵表示怜悯和不平的低声议论。就是在这里，总算也有一点儿反应：那些观众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有几个最大胆的偷偷地交换愤慨和同情的眼色。

然而，斯奎尔斯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倒霉的斯麦克，遵照这种场合的惯例，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说。

"我看你无话可说吧？"斯奎尔斯穷凶极恶地龇牙一笑。

斯麦克环视四周，他的眼光一霎时落在尼古拉斯身上，好像是指望他来说些好话；但是尼古拉斯的目光只盯住了自己的课桌。

“你有什么可说的吗?”斯奎尔斯又问,把右胳臂抡了两、三下子,试一试他的刚柔兼备的劲头。“躲开一点儿,斯奎尔斯太太,我亲爱的;我有点要不开。”

“饶命,您老!”斯麦克喊着说。

“嗬! 没别的话了,啊?”斯奎尔斯说。“好吧,我要把你抽得差一丁点断气,就饶你那一丁点儿。”

“哈,哈,哈,”斯奎尔斯太太大笑了,“这是个好办法!”

“我是逼得没法子啊,”斯麦克有气无力地说,又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周围。

“逼得没法子,是吗?”斯奎尔斯说。“嘿! 不是你的错,那就是我的错啰——啊?”

“下流货,忘恩负义,不听话,没人性,顽固不化,鬼鬼祟祟的东西,”斯奎尔斯太太大声叫着,用胳臂夹住斯麦克的头,打一拳,骂一声。“他那话是什么意思?”

“靠边儿站站,我亲爱的,”斯奎尔斯回答说。“我们来想法子弄明白。”

斯奎尔斯太太累得喘不过气来,答应了。斯奎尔斯紧紧揪住那个少年;一鞭子已经猛抽到他的身上——他退缩了一下,发出苦痛的尖叫——鞭子又举起来,又要抽下去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突然跳起来,大喝一声“住手!”喊声震动了檐子。

“谁说住手?”斯奎尔斯说着,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

“我,”尼古拉斯说,走上前去。“决不能再打了。”

“决不能再打!”斯奎尔斯喊着,几乎是尖声怪叫了。

“不能!”尼古拉斯怒吼着。

这种大胆的干涉把斯奎尔斯吓得发了呆,他松手放开斯麦克,后退了一、两步,眼睛直瞪着尼古拉斯,那眼光真叫人毛骨悚然。

"我说不能,"尼古拉斯重复着说,毫不畏缩,"不许。我一定要拦住。"

斯奎尔斯仍然直瞪着他,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可是这么一惊吓,一时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给这可怜的孩子好好地说情,你不理睬,"尼古拉斯说,"我给你写过信,替他求饶,保证他安安分分地留在这儿,你不答。别怨我这次公开干涉吧。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我。"

"坐下,穷鬼!"斯奎尔斯尖声叫着,气得几乎发疯,一面说,一面又抓住了斯麦克。

"坏蛋,"尼古拉斯凶猛地接着说,"你再碰他,发生危险你自己负责!我决不袖手旁观。我气极了,我的力气比你这样的人大十倍。留点神吧,你要是再逼我,我对天发誓决不饶你!"

"往后站,"斯奎尔斯挥舞着武器大喊。

"你那么多次侮辱我,这笔帐得算,"尼古拉斯说,气得面孔发紫,"在这个脏窝子里,对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加以种种无耻的虐待,更让我愤慨之极。小心点吧,你要是真把我的邪火惹上来,你将自作自受,自食恶果!"

此话刚刚说完,斯奎尔斯怒气冲天,像野兽一样狂吼了一声,朝他迎面啐了一口,用那个拷打的武器劈头盖脸地抽了一下,尼古拉斯脸上顿时绽起一条青黑色的伤口。他疼痛不堪,他的暴怒、蔑视和愤激之感都在那一瞬间集中起来,便猛扑过去,从那个恶棍手里夺过武器,掐住他的喉咙,连连打他,直到他乱叫求饶。

所有的孩子们——斯奎尔斯少爷除外,他给他父亲帮忙,在敌人的身后捣乱——都呆若木鸡,一动不动;斯奎尔斯太太呢,不住地狂喊求援,抓住了她老伴的上衣后摆不放,竭力把他曳开,脱离愤怒的对手;而斯奎尔斯小姐原想欣赏完全相反的场

面，早已从锁眼里窥看起来，战局一起就闯了进去，先把许多墨水瓶抛到助教头上，然后不住手地乱打，打得她心满意足，每一拳下去，就想起了他拒绝她求爱的事，因而精神振奋，那只胳臂也长了劲(她的胳臂和她母亲的一样，平时也不是最没气力的)。

尼古拉斯在猛攻猛打之中，觉得自己所挨的拳头只不过像羽毛般落在身上一样；不过乱吵乱叫的声音让他厌烦，加上觉得自己的胳臂也气力不足了，他就使出剩下的那点劲儿，抽了五、六鞭作为结束，把斯奎尔斯尽力抛出去。那家伙猛地倒下去，把斯奎尔斯太太整个身子摔倒在近处的长凳上；斯奎尔斯在倒下时，脑袋撞在长凳上，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昏了过去，一动不动。

战斗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尼古拉斯十分满意地看出斯奎尔斯只是一时昏过去，并未丧命(这一点他起初没有把握，有点不自在)，便由他的家属去加以救护，顾自走开，思量着采取何种方策为是。他走出教室时，急切四望，寻找斯麦克，却哪里也找不到。

稍加考虑之后，他把几件衣服在一个小皮包里装好，见无人拦阻，便放胆走出前门，不一会儿，上了去格列塔桥的大路。

等到他相当冷静下来，能对当前的情况略加思索的时候，才觉得此行不甚美妙，因为他衣袋里只有四个先令和几个便士，而离伦敦还有二百五十多英里之遥，他决定步行到那儿去，以便首先弄清楚斯奎尔斯先生将怎样对他的最亲爱的伯父报告今晨发生的事件。

他断定这种不幸的情况已无法挽回了，举目望去，只见一人骑马而来，渐渐临近，使他不胜懊恼，因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约翰·布劳迪先生，身穿灯芯绒裤子，裹着皮绑腿，正手拿一根粗槐木棍，策马前进，那根棍子似乎是从壮实的小树上新砍下来

的。

“我不想再乱吵乱闹了，”尼古拉斯想道，“可是，不管我怎么样，免不了跟这个挺老实的傻瓜打起架来，也许被那根棍子打上一、两下。”

其实，预料两人相遇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似乎也有些道理，因为约翰·布劳迪一望见尼古拉斯走来，立即在小路旁把马勒住，等他走上前来，同时从两只马耳中间十分严肃地瞧着从容上前的尼古拉斯。

“你好，年青的绅士，”约翰说。

“你好，”尼古拉斯说。

“嘿，咱们到底碰上啦，”约翰说，用槐木棍猛敲了一下，马镫铿锵地响起来。

“不错，”尼古拉斯似乎不知说什么好。“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坦率地说，“上次见面，我们不欢而散；那是我的错，我相信；不过我没打算得罪你，得罪了也是不知不觉的。后来，我觉得非常抱歉。握握手好吗？”

“握手吧！”那个心情愉快的约克郡人叫道，“啊！太好了，”同时在马鞍上一弯身，把尼古拉斯的拳头使劲拧了一下子。“可是你的脸怎么啦，伙计？好像都裂开了。”

“是个伤口，”尼古拉斯说着，大大地红了脸——“挨了一鞭子，不过，打我的人也叫我给打了，而且加重地回敬他。”

“嘀，真的吗？”约翰·布劳迪大声说。“干得好！俺喜欢这样的人。”

“说实话，”尼古拉斯说，要承认这一点，有点说不上来了，“说实话，我一直是挨欺负的。”

“得了！”约翰·布劳迪用同情的语气插嘴说；因为他是个挺有劲儿的大个子，尼古拉斯在他眼里很可能是个小矮子，“甭提

那个了。”

“真的，”尼古拉斯说，“我一直受斯奎尔斯那个家伙的气，我这次狠揍了他一顿，所以要离开这儿了。”

“什么！”约翰·布劳迪高兴得要命，大喊一声，连那匹马也吓了一跳。“打了校长！哈！哈！哈！打了校长！谁听说过这等事儿！再伸过手来吧，小伙子。打了校长！干得好，俺太喜欢你了。”

约翰·布劳迪说了这几句高兴的话，大笑了一回又一回——笑得那么响，以致远远近近，回声四起，传来的都是愉快的轰隆轰隆的声音——同时和尼古拉斯热烈握手。一场欢笑之后，他问尼古拉斯打算怎么办；听他说要一直赶到伦敦去，摇摇头不大相信，又问他旅途那么远，知道不知道要花多少车费。

“不知道，”尼古拉斯说，“不过对我没多大关系，我打算走着去。”

“走到伦敦去！”约翰惊讶地喊道。

“从头走到尾，”尼古拉斯应道。“本来现在我该走老远的了，所以再见吧！”

“先甭走，”那个老实的乡下人应道，勒住了不耐烦的马，“站住，俺告诉你。你手头有多少现钱？”

“不多，”尼古拉斯说，脸红起来，“不过能对付着用了。有决心就有办法，你知道。”

约翰·布劳迪口头没有回答，只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一定要借给尼古拉斯他目前所需要的那么多钱。

“甭耽心，伙计，”他说，“拿一笔够你回家的钱去。你总会还俺的，俺信得过。”

尼古拉斯只肯拿一枚金币，再也不肯多借了，布劳迪先生多

次劝说无效(照约克郡人有备无患的想法说,如果花不了,可以把余数存起来,等有机会时免费寄还),只得作罢。

“拿着这段木头,走路方便点,伙计,”他又说,把那根棍子塞给尼古拉斯,又把他的手紧握了一下。“甭泄气,上帝保佑你。打了校长!天呐,这是二十年来俺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这样说罢,出乎他平时很少有的体贴之意,约翰·布劳迪又一连串地大笑起来,以免尼古拉斯开口道谢,随后用靴刺一踢,马儿轻驰而去;他不时回头,只见尼古拉斯站在那里望着他,欣然地挥着手,似在祝他一路顺风。尼古拉斯伫望着马儿和骑者消失在远方的小山脊后面,才自行赶路。

这天下午,他没走多远,因为当时天色将暮,又下过一场大雪,行进艰难,而且路径迷茫,不易辨识,天黑之后,非得有经验的旅人才能行路。当夜,他住在一个茅店里,那儿床位便宜,供较贫寒的旅客租用;第二天早晨他及时起身,日落之前赶到市镇桥。他穿过该镇,寻找便宜的安歇之处,在路边二百码不到的地方偶然见到一座空谷仓,就在里面一个暖和的角落里,伸开疲乏的四肢,不久便入睡了。

次早醒来,他努力回忆昨夜的那些梦,它们都是跟他最近在多西伯义斯堂的那一段居留有关的;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盯着看——脸上的神色不是十分安详——一个似乎就呆在他眼前几码之内的丝毫不动的影象。

“奇怪呀!”尼古拉斯叫着,“难道这是还没离开我的幻觉所造成的吗!不可能是真的——然而我——我可醒着呐!斯麦克?”

那个影象动起来,站起来,往前走来,在他脚前双膝跪下了。果然是斯麦克。

“你跪下干什么?”尼古拉斯说,忙把他扶起来。

“要跟你走——上哪儿都行——走遍天下也行——到天涯

海角去——到教堂的坟墓里去，”斯麦克回答说，抓住了尼古拉斯的手不放。“答应我，答应我呀。你就是我的家——我的好心的朋友——带着我走吧，求求你。”

“我是个帮不了你什么忙的朋友，”尼古拉斯亲切地说。“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看来他是早就跟着他的；一路上瞧得见他，他睡觉也罢，停下来吃饭也罢，这个少年都守望着；在这以前，他不敢露面，只怕被打发回去。现在他也没打算露面，可是没想到尼古拉斯突然醒来，来不及躲藏了。

“可怜的孩子！”尼古拉斯说，“你的苦命让你只有一个朋友，差不多跟你一样可怜，一样无依无靠。”

“我可以——可以跟你走吗？”斯麦克怯生生地问。“我一定给你当个忠实的、苦干的佣人，我一定，真的。我不需要衣服，”这个可怜人又说，一面把他的破衣服拢在一起，“这点衣服就很不错了。我只想呆在你身边。”

“你会如愿的，”尼古拉斯大声说。“这世界将像对待我一样地对待你，直到我们中有一个，或者两个都上了天堂。来吧！”

说着，他把皮包拴在背上，一只手拿着棍子，把另一只手伸给他的高兴的伙伴，就这样，两人一起走出那老谷仓。

第 十 四 章

不幸只能来写寻常百姓，难免庸俗不雅。

在伦敦那一区，黄金广场的所在地，有一条古老的、黯淡而破败的街道，有两排房屋，又高又窄，歪歪斜斜，似乎多年来痴痴

相对，早已面无颜色了。连那些烟囱，也除了对面的同伴之外，别无他物可见，因而现出沉闷、忧伤的神情。它们的顶部破碎不堪，烟污如漆；远远近近，有的烟囱较高，沉重地倾斜下来，在屋顶上摇摇欲坠，好像是有所打算，想猛压在下面顶楼住客的身上，以报五十年来饱尝冷落之苦。

群鸡在几个狗窝附近啄来啄去，身子东摆西摇，只有城里的鸡才有这种罕见的步态，乡下的公鸡或母鸡难以领会其妙处，这倒是跟它们的主人的残破住所十分协调的。有些脏兮兮的、羽毛不整的、昏昏欲睡的公鸡，像许多附近的孩子们一样，被赶到街上去找食，它们在石头上跳前跳后，几乎绝望地搜寻藏在泥土里的食物，几乎没有一只能叫出一声来。唯一的稍能出声的一只，是只面包房的老矮脚公鸡，连它也是个哑嗓子，因为过去生活太坏了。

从这些房屋的大小看来，有一个时期，住过比目前的房客更为优裕的人们，现在则是以星期计算，把楼面或房间分开出租了，每个楼门外几乎都有和里面的房间数目相同的姓名牌或门铃拉手。那些窗子也因此显得斑驳一片，以种种意料之内的一般的窗帘或幕布为饰；各个门廊都堵塞住了，几乎无法通过，里面是大小不等的一大堆混杂的孩子们和黑啤酒瓶子，小则是怀抱的婴儿和半品脱的酒瓶，大则是成年的女孩子和半加仑的酒桶。

这些住所之中有一幢楼房，也许比邻近的房屋都脏一些，那里的门铃拉手、孩子们和黑啤酒瓶也多一些，而且能得到从附近大酿酒厂日日夜夜吐出的最早那一阵极其新鲜的浓密的黑烟；在这幢房子的会客室里挂着一张通知单，说本楼内还有一个房间可供出租，至于这间空房究竟在哪一层楼——即使看了全楼正面所显示的有关各房客的可见标志，从厨房窗中的切得乱糟糟的东西，到阳台矮墙上的花盆也罢——却是一个会数会算的

孩子也无法说出来的。

这座大厦的公用楼梯是光秃秃的，并无地毯，不过，有好奇心的来客要是不得不一直爬到顶，就可以看出房客们一层比一层贫苦，这一点不乏迹象，尽管门都是关着的。这样，二楼的住户们家具很多，总是把一张桃花心木的旧桌子——真正的桃花心木——摆在门外的楼梯歇脚处，必要时才搬进去。在三楼，不用的家具只是两把旧松木椅子，其中一把是后屋用的，缺了一条腿，椅座也没了。再上一层呢，多余的只有一只被虫子蛀坏的洗衣盆；在顶楼歇脚处，就没有比两把摆不平的水壶和几只破碎的黑鞋油瓶更值钱的东西了。

就在这个顶楼歇脚处，有个面貌粗陋、四方脸盘的男子，年岁不小，衣衫褴褛，站住了开前顶楼房门的锁，他把长了锈的钥匙在长了更多锈的锁孔里转了几下，完成了任务之后，以合法主人的模样走了进去。

此人戴着又短又粗的红色假发，把它连同帽子一起摘下来，挂在钉子上。他在头上戴上一顶很脏的棉布睡帽，在暗中摸来摸去，好容易摸着一个蜡烛头，就去敲两间顶楼之间的隔墙，高声问诺格斯先生有没有火。

应答的声音被墙板和灰泥给压低了，而且似乎是从一只大酒杯或者别的酒器里面发出来的，不过，还可以听出的确是纽曼的语声，他给了肯定的回答。

“晚上这种天气，真糟糕，诺格斯先生！”戴睡帽的人说着，走进去点他的蜡。

“在下雨吗？”纽曼问。

“在下雨吗？”那个人急躁地反问道。“我湿透了。”

“把我们俩湿透也用不着多少雨啊，克劳尔先生，”纽曼说着，把手放在残破的上衣翻领上。

“嗯，那就越发烦人了，”克劳尔先生说，声调仍然是急躁的。

此人粗陋的面貌上带着一副十足的自私的神情，他气哼哼地低吼了一声，把烧得不旺的炉火几乎给耙到炉床外面去，他喝干了诺格斯推给他的残酒，问煤在哪儿。

纽曼·诺格斯指了一下碗柜的下端，克劳尔先生抓起铁铲，把储存的煤加了一半到火上，诺格斯一言不发，十分仔细地把煤都耙开。

“我看除了这个时候你不出门吧？”克劳尔说。

纽曼指指空酒杯，好像这就足以把他驳倒似的，然后简短地说就要下楼去吃晚饭。

“到肯维格斯家去吗？”克劳尔问。

纽曼点头肯定。

“想想这宗事吧！”克劳尔说。“我要是没有——还以为你一定不去，因为你说过你不去——我要是没有告诉肯维格斯我不能去，并且下决心跟你一块儿过这个晚上，那才好呐！”

“我不得不去，”纽曼说。“他们不放我。”

“哦，可是我怎么办呐？”那个自私的人问，他从来不关心别人。“都是你的错。我跟你说怎么办吧——我要在你的炉火边坐着，坐到你回来为止。”

纽曼灰心丧气地看了一眼他存下的那一点儿煤，可是没有勇气说个“不”字——这个字，对自己也罢，对别人也罢，他一辈子从来不曾说得正是时候过——就对对方提出的安排让步了，于是克劳尔先生马上动手，用纽曼·诺格斯的燃料，在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内，让自己充分舒服起来。

克劳尔所说的“肯维格斯家”这家房客，指的是肯维格斯先生，一个象牙旋床工人，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本楼里，他被人看做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占用了整个二楼，两室一

套。肯维格斯太太呢，从举止上看，也很够得上一位夫人的气派，而且出于颇有教养的家庭，她有位叔父，是收水费的人员，这就提高了她的身分，此外，她许多小女儿之中的最大的两个，每周两次，到附近的舞蹈学校去上课，淡黄的头发上系着蓝色缎带，背后垂着粗大的辫子，穿着小白长裤，裤脚周围镶上饰边——由于这些情况（还有种种同样可靠的情况，不及细表），肯维格斯太太成了大家很愿意结识的人，街巷之中，连街头的三、四家和巷尾的三、四家也在内，闲谈起来，经常是以她为主题的。

法定的英国国教教会把肯维格斯太太授予肯维格斯先生那个幸福的日子又逢周年了，为了欢庆此日，肯维格斯太太邀请了几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来二楼打牌并吃晚饭，穿上了一件新长袍来接待客人；这件长袍，颜色鲜艳，是根据少女的服式制作的，结果大受欢迎，以致肯维格斯先生说，结婚八年，生了五个孩子，宛如一梦，今天的肯维格斯太太比他陪伴她的第一个星期日更年青，更是一位如花美眷。

尽管肯维格斯太太打扮起来很漂亮，又那么大大方方，你不免猜想她至少有一名厨子和一名使女，除了吩咐他们干活以外，无事可做，其实呢，此次筹备宴会，她受了无穷无尽的累；真的，她的体质娇柔、文弱，若不是主妇的自豪感支撑着她，本来是难当此任的。然而，一定得备齐的种种东西终于备齐了，一定得丢开的种种事情终于丢开了，一切准备就绪，那位收水费的人员也答应出席了，此次庆宴，正是鸿运高照。

参加庆宴的人员，挑选得令人赞美。首先，有肯维格斯先生、肯维格斯太太和四位皮肤黄褐色的小肯维格斯，她们不去睡觉，先来吃饭，一则欣逢佳日，自应享受一番，二则若是当着客人的面去睡觉，纵不失礼，也多有不便。其次，有一位青年女士，肯维格斯太太的衣服是她缝制的，她——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方

便的事了——就住在三楼后屋,把自己的床让给肯维格斯家的小男娃,还找了个小姑娘看着他。还有一个小伙子,和这位年青女士不相上下,肯维格斯先生没结婚时就认识他,有浪子之名,大受女士们的重视。还有一对新婚夫妇,求爱时期曾拜访过肯维格斯夫妇;还有肯维格斯太太的一个妹妹,满称得上是个美女;此外,还有一个青年人,对上述这位女士抱有光明正大的意愿;还有诺格斯先生,是个有教养的人,因为从前他是一位绅士。还有一位住在后楼会客室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和另外一位青年女士,除了那位收费员,恐怕算得上是来宾之中的大红人了,她是一个剧场消防人员的女儿,擅长神话剧,舞台艺术之妙可称空前,高歌一曲,朗诵一篇,能够让肯维格斯太太眼泪汪汪。此次良朋盛会,仅有微疵,那就是住在后楼会客室的那位女士,身体肥胖,已过六十,穿了一件露胸的薄纱上衣,戴了一双小山羊皮短手套而来,这可把肯维格斯太太气坏了,她私下对她的妹妹明确地说,当时要不是凑巧正在用后楼会客室的火炉烧晚饭的话,她包管会要求这个人物退场的。

"我亲爱的,"肯维格斯先生说,"打一场不限人数的牌可好?"

"肯维格斯,我亲爱的,"他的妻子回答说,"没想到你说这话。没有我叔父你打得了吗?"

"我忘了收费员了,"肯维格斯说,"不行啊,那可不行。"

"他太好挑剔了,"肯维格斯太太扭头跟那位新婚的女客说,"要是他没到我们就打,他的遗嘱上再也不会写上我了。"

"哎哟!"新婚的女客叫着说。

"你可不知道他那个人呐,"肯维格斯太太说,"可是活人之中又没有比他再好的。"

"没有比他再好心眼儿的了,"肯维格斯说。

“要是有些人不交水费，不得不给他们停水，我相信，他心里可难过呐，”那个单身朋友说，有意开个玩笑。

“乔治，”肯维格斯先生郑重地说，“不要说这种话，好不好。”

“不过是开个玩笑嘛，”那位朋友不好意思地说。

“乔治，”肯维格斯先生接着说，“开玩笑是很好的事——很好的事——不过，玩笑开得伤了肯维格斯太太的感情，我就要反对。一个搞公务的人受到嘲笑，他是不以为怪的；那是他地位高的错误，不是他本人的错误。肯维格斯太太的亲属是个公务员，他认识这一点，乔治，他受得住；不过，抛开肯维格斯太太不提（在这个当口，要是能抛开她不提的话），我有幸跟这位收费员有内亲的关系，我就不许这种玩笑话在我的——”肯维格斯先生本来想说“在我的宅子里说”，却改为“在我的房间里说”了。

这一套话，显然打动了肯维格斯太太的心，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让客人们深深感到那位收费员不可小觑。他的话刚说完，门铃响了。

“是他来了，”肯维格斯先生低声说，十分兴奋。“莫尔丽娜，我亲爱的，跑下去把你的外叔公接进来，一开门你就亲亲他。嗯哼！我们接着谈吧。”

大家接受了肯维格斯先生的建议，提高嗓门，畅谈起来，显得随随便便，无拘无束；谈话差不多刚一开头，一位矮小的老绅士，穿着黄褐色厚呢衣服，套着绑腿，那一张脸好像是错用了生命树[①] 的木料雕刻出来的，就被莫尔丽娜·肯维格斯小姐跳跳蹦蹦、嬉皮笑脸地给带进来了。（这里也许得说明一下，莫尔丽娜这个不常见的教名，是肯维格斯太太第一次分娩之前发明创造的，意在她的头生孩子若是女孩，便以此表示其不同凡俗。）

---

① 生命树又名愈疮木，为一种热带乔木，其木料是黄褐色的。

“叔父呀，瞧见您我太高兴了，”肯维格斯太太说，亲热地吻了收费员的两个脸颊。“太高兴了！”

“祝你长命百岁，我亲爱的，”收费员回答了她的寒暄。

说起来可真有意思。这位收水费的人员，不带帐本，不带笔墨，不连敲两下门，不说吓唬人的话，亲吻——真的亲吻——一位可人心意的女性，把水费呀，传票呀，通知呀（告诉用户他已经催索过一次，或者决不再来催索，两季度的欠款），都一股脑儿丢开了。瞧一瞧大家在一旁看着收费员，看得发呆、看得出神的模样，再瞧一瞧大家看着收费员那么通情达理因而又点头、又挤眼来表示满意的神气，倒也有趣得很。

“您坐在哪儿，叔父？”肯维格斯太太说，她那高贵的亲属一到，家族自豪感让她满面红光。

“哪儿都可以，我亲爱的，”收费员说，“我不在乎。”

不在乎！这位收费员多么谦虚呀。一个不肯越分的作家也不过如此啊。

“利利未克先生，”肯维格斯对收费员说，“这儿有几位朋友，您老，满心盼着您允许——谢谢你们——卡特勒先生和太太，利利未克先生。”

“认识您可光荣了，您老，”卡特勒先生说，“我常常听说您。”这并不是客气话，因为卡特勒先生在利利未克先生的教区安过家，的确常常听人提到他。对于上门收费，他是特别殷勤的。

“乔治，我想你认识利利未克先生吧，”肯维格斯先生说，“楼下的女士——利利未克先生。斯纽克斯先生——利利未克先生。格林小姐——利利未克先生。利利未克先生——德鲁里街皇家剧院的佩陶克小姐。两位知名人士在这儿结识，我很高兴！肯维格斯太太，我亲爱的，你把筹码整理一下好不好？”

肯维格斯太太由纽曼·诺格斯（他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季节

都给她那几个孩子好心地做各种小事，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叫他多出面，人们只是低声谈论，说他是个落魄的绅士）帮忙，办好了这件事，于是大部分客人都坐下来玩“投机买卖”，只有纽曼本人、肯维格斯太太和德鲁里街皇家剧院的佩陶克小姐，照管摆设晚饭的事。

女士们这样忙三迭四的时候，利利未克先生正在专心致志地打牌，这位可爱的老绅士有网不挑鱼，只要碰上机会，就毫无顾忌，把牌友们的钱据为己有，对他们一个劲儿地笑脸相迎，说了一大堆降低身分的话，那些钱的主人对他这种亲切和蔼十分欣赏，从心眼里认为他至少应该当个财政大臣。

闹了不少麻烦，小肯维格斯们脸上挨了好多巴掌之后，才把最会捣乱的两个给及时赶开。于是桌布极其雅致地铺好了，两只炖鸡、一大块猪肉、苹果馅饼、马铃薯和绿色蔬菜，都摆了上来；可敬的利利未克先生一见这些东西，说了许许多多俏皮话，出人意料地精神焕发，于是全体钦佩他的人们高兴异常，满意之至。

晚宴进行得十分顺利、迅速；无大困难，除了客人们不断地要干净刀、叉，让可怜的肯维格斯太太不止一次希望私人宴会也采取学校的做法，由每位客人都把自己的刀、叉、匙子带来，这样在很多情况下无疑是一种大大的方便，对本宅的男女主人来说更是如此，特别是学校的做法充分执行的时候；这里还有个微妙的问题，就是可指望那些餐具不会再带回去。

每人都是无所不吃，餐桌上一片乱哄哄，风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烈酒（纽曼·诺格斯见了它，眼睛亮了）已准备好，还有热水和冷水，大家安下心来，只等酣饮为欢；利利未克先生安坐在炉边一把大扶手椅子里，那四位小肯维格斯坐在一条小长凳上，面对炉火，淡黄色的辫子对着来宾，刚刚安置停当，肯维格斯太太就再也压制不住母亲的感情，倒在肯维格斯先生的左肩上，

哭得眼泪汪汪。

“她们长得太漂亮了!”肯维格斯太太抽咽着说。

“哎哟,”女宾们齐声说,“可不是吗!你为这个得意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你可别伤心,可别这样。”

“我忍——不住啊,这倒不要紧,”肯维格斯太太抽咽着说。“唔! 她们太漂亮就活不长,漂亮得过分了!”

一听这个吓人的预言,说她们在最好的幼年时期注定要早死,四个小女孩都大哭大喊起来,一齐把脑袋扎到母亲身上,尖声号叫,叫得八条淡黄色的辫子又不住地摇摇摆摆,同时,肯维格斯太太把她们轮流搂在怀里,显出心乱如麻之态,这一点,佩陶克小姐本人恐怕已经学到手了。

后来,这位急煎煎的母亲受到抚慰,平静了一些,小肯维格斯们也安下心来,被分散到客人中间去,以免她们的美艳照人的光彩聚在一起可能又让她受不住。随后,那些绅士和女士共同预言,说她们能活很多很多年,肯维格斯太太没有一点伤心的理由;说老实话,理由就是不大充分,那几个孩子并不真正漂亮得能让她担心。

“八年前的今天,”肯维格斯先生歇了一下,说道,“哎呀——嘿!”

这句话得到全体在场的人的反应,他们先说了一声“嘿!”接着说“哎呀!”

“那时候我还年青呐,”肯维格斯太太吃吃地笑着说。

“不对,”收费员说。

“当然不对,”大家齐声说。

“我记得我的侄女,”利利未克先生说,一本正经地环视着客人们,“我记得她,就在那天下午,她头一次对她母亲承认她偏爱肯维格斯。‘妈妈,’她说,‘我爱他。’”

“我说‘崇敬他’，叔父，”肯维格斯太太插话说。

“‘爱他’，我记得，我亲爱的，”收费员坚决地说。

“也许你说得对，叔父，”肯维格斯太太谦恭地说。“刚才我以为说的是‘崇敬’。”

“‘爱’，我亲爱的，”利利未克先生回嘴说。“‘妈妈，’她说，‘我爱他！’她母亲喊了一声‘你说什么？’立刻全身猛抽起来。”

大家都惊讶得突然大叫了一声。

“全身猛抽起来，”利利未克先生重复道，用严峻的眼光瞧着大家。“肯维格斯会原谅我在朋友们面前说他当时曾大受反对，因为他身分不如我家高，不免玷辱门庭。你记得吧，肯维格斯？”

“当然啦，”那位绅士回答说，对这种回忆一点也没不高兴，因为它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肯维格斯太太出身于一个多么高贵的家族。

“我当时也有那种想法，”利利未克先生说，“也许这是自然的，也许不是自然的。”

大家的一片嗡嗡之声好像在说，处于利利未克先生那样的地位，加以反对，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极其值得赞扬的。

“我及时地转过弯儿来了，”利利未克先生说。“等他们结了婚，事情就无可挽回了，我是最先说话的一个，说决不能不关注肯维格斯。于是我们一家子果然关注他了，根据我的建议；现在我不能不说——而且很自豪地说——我总认为他那个人挺老实，挺有礼貌，挺正直，挺可敬。肯维格斯，握握手吧。”

“跟您握手，我觉得光荣，您老，”肯维格斯先生说。

“彼此彼此，肯维格斯，”利利未克先生接着说。

“跟您的侄女在一块儿，我过得很幸福，您老，”肯维格斯说。

“假如你不幸福，那该是你自己的过错，先生，”利利未克先生说。

“莫尔丽娜·肯维格斯，”她的母亲叫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受感动，“亲亲你的亲爱的外叔公！”

那位年青的小姐照办了，其余三个小女孩一个挨一个地被高举到收费员的面前，也照办了，后来，客人们之中的大多数对她们也照办了。

“哟，肯维格斯太太，”佩陶克小姐说，“趁诺格斯先生调五味酒给你祝贺的时候，千万叫莫尔丽娜在利利未克先生面前跳跳花样舞蹈吧。”

“不，不，我亲爱的，”肯维格斯太太应道，“那只能让我叔父心烦。”

“不会让他心烦的，我担保，”佩陶克小姐说。“您会非常高兴的，对不对，您老？”

“我准会非常高兴的，”收费员回答说，看了在调酒的诺格斯一眼。

“那好吧，我跟你们说呀，”肯维格斯太太说，“要是叔父能让佩陶克小姐紧接着给我们朗诵《饮血者的葬礼》，我就叫莫尔丽娜先跳舞。”

听了这个提议，大家热烈地鼓掌、跺脚；那女孩轻轻点了几下头，表示答应。

“你们知道，”佩陶克小姐抱怨着说，“我不愿意在私人宴会上搞专业的表演。”

“嗐，难道在这儿也不成？”肯维格斯太太说。“我们大伙儿都是极其亲近、极其快活的，你还不是跟在自己房间里表演一样；而且，这个场合——”

“我没法辞掉啦，”佩陶克小姐插话说，“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高兴地去做。”

肯维格斯太太和佩陶克小姐早已私下安排妥了小规模的余

兴节目，派定了上述的表演，不过她们也决定对这两个表演者加以强烈要求，以便显得自然一点。大家都准备好了，佩陶克小姐用鼻子哼着曲调，莫尔丽娜便跳了一场舞，她鞋底上事先涂了白粉，涂得十分仔细，好像她要去踩绳索似的。她的花样舞蹈跳得很美，双臂动作多得很，大家喝采不绝。

“我要是有这种福气，”佩陶克小姐红着脸说，“有这么一个——一个天才的孩子，我一定叫她立刻上歌剧院去登台。”

肯维格斯太太叹了一口气，瞧着肯维格斯先生，他摇摇头，说他觉得不大靠得住。

“肯维格斯害怕了，”肯太太说。

“怕什么？”佩陶克小姐问，“不是怕她演不好吧？”

“不是啊，”肯维格斯太太回答说，“只不过她长大了，要是还跟现在一样——那就想想那些个年青的公爵和侯爵吧。”

“太对了，”收费员说。

“尽管是这样，”佩陶克小姐说，“她要是有相当的自尊心，你知道——”

“说得满有道理，”肯维格斯太太说，瞧着她的丈夫。

“我就知道——”佩陶克小姐结结巴巴地说，“当然说不上是通例——不过我从来没觉得那有什么不方便或者不愉快的地方。”

肯维格斯先生相当爽快地说那就立刻把问题解决了，他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这样说定之后，大家要求佩陶克小姐开始朗诵《饮血者的葬礼》，这位年青的小姐为此把脑后的头发松散下来，在屋子另一头站定了，那个单身朋友守在一个角落里，只等她朗诵到“气绝身亡”这几个字，就冲上前去，趁她说着疯话而“死去”的时候把她抱在怀里，她把这场表演演得特别精彩，把小肯维格斯们都吓坏了，几乎吓得昏过去。

大家看了表演，还没离开入迷的境界；夜这么深了，纽曼已经好久并不完全清醒，还没能插进一句话去宣告五味酒已经调好，这时忽然有人急急敲门，肯维格斯太太不禁尖叫了一声，因为她立即想到她的小男娃从床上滚下去了。

“谁呀？”肯维格斯先生厉声问道。

“别惊慌，是我呀，”克劳尔说，他戴着睡帽，探进头来。“小娃娃很舒服，我下楼时瞧了一眼，他睡得挺香，看她的女孩子也是这样；我看那支蜡烛不会把帐子烧着，除非有阵风吹进屋里——是有人来找诺格斯先生。”

“找我！”纽曼嚷着说，大吃了一惊。

“嘿，这个时候来，真怪，对不？”克劳尔应道，他怕自己烤不上火了，不十分高兴。“他们都是怪模怪样的，满身是雨水和泥浆。要我把他们打发走？”

“不，”纽曼说，站起身来。“他们？几个人呐？”

“两个，”克劳尔接着说。

“找我？指名了？”纽曼问。

“指名了，”克劳尔回答说。“纽曼·诺格斯先生，叫得正合式。”

纽曼稍一思索，随即匆匆跑出去，嘟哝着说马上就回来。他果然说到做到，顷刻之间，又闯进屋来，没说一句道歉或者解释的话，就把桌上一支点上的蜡和一大杯热五味酒抓在手里，像疯子似地跑出去了。

“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克劳尔大声说，一下子把门推开。“听！楼上有什么声音没有？”

客人们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面对面互相瞧着，不知如何是好，有点害怕，伸长了脖子，侧耳倾听。

第 十 五 章

奉告读者诸君前章所述的不速之客的来历，并述及一些应让读者知悉的其他事实。

纽曼·诺格斯极度慌张地爬上楼去，带着热气腾腾的饮料，那是他毫不客气地从肯维格斯先生的餐桌上抓过来的，实在可说是从收水费的人员本人手里出其不意地抢过来的，那时这位先生正在细看杯中佳酿，满面欢容明显可见。他带着这战利品直上后楼，来到自己的楼顶小屋，坐在那里的是水淋淋、脏兮兮、两脚疼痛、鞋子脱落、旅途劳顿、体倦神衰、不成模样的尼古拉斯和斯麦克（他是此次出走的促成者和参与者），不习惯的、过久的奔波把两个人都搞得疲惫不堪了。

纽曼的头一个行动就是文雅地强迫尼古拉斯把五味酒一口气喝下去一半，虽然它几乎是滚烫的；接着，又把剩下的酒灌进斯麦克的嗓子眼儿，这个少年一辈子也没喝过比轻泻药更厉害的东西，热酒下喉之时，显出各种怪模怪样，又是惊讶，又是欢喜，喝完了酒，使着大劲往上翻眼睛。

"你湿透了，"纽曼说着，伸手在尼古拉斯脱下的上衣上很快地摸来摸去，"我——我——连一件替换的衣服也没有。"他一面说，一面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残破衣服。

"我的包里有干衣服，至少总够我用的了，"尼古拉斯说。"你并不宽裕，来投靠你过这一晚上本来我就过意不去，你见了我，显出这么不好受的样子来，我就更难过了。"

听了尼古拉斯这么讲，纽曼的神色并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他

的青年朋友热情地紧握住他的手，说只因为衷心相信他讲话真诚、感情亲切，才毫无顾忌地把到了伦敦的事也让他知道，于是诺格斯先生又高兴起来，就凭自己力之所及，轻轻快快地为两位客人的舒适做些安排。

安排颇为简单；可怜的纽曼心有余而力不足，其间相差很远，然而，即便这样草草行事，他也东奔西跑，忙乱了一场。尼古拉斯善于节约，他手头那一点钱还没有花光，于是晚饭不久就摆在桌子上了，有面包、干酪，还有些小饭馆里的冷牛肉；这些食品之外，还有一瓶烈酒和一壶黑啤酒，这样总算用不着担心忍渴挨饿了。为客人在此过夜，纽曼尽力做了准备，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完成了。他坚决地让尼古拉斯先换了衣服，让斯麦克先穿上他自己那件唯一的上衣（他为此把它从自己身上脱了下来，怎么也拦不住），然后两位旅客分吃了简单的饭食，吃得十分满意，二人之中至少有一个吃过不少次比这好一点的饭，却不觉得这么可口。

饭后，他们挨近炉边，那火是克劳尔侵占了存煤之后，纽曼想办法给弄旺的。尼古拉斯，因为他的朋友非常急切地让他远行后养一下神，一直克制了没有开口，此时才关切地提出有关母亲和妹妹的一些问题，催对方回答。

"唔，"纽曼照常讲得很简短，"两个人都好。"

"她们还是住在市中心区吗？"尼古拉斯问。

"不错，"纽曼说。

"我妹妹——"尼古拉斯又问，"她干的还是那个活儿吗？她写信告诉过我她认为会挺喜欢的。"

纽曼把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一点，可是只喘了一口气算是答话，同时他的脑袋总要动一动，朋友们可以由此看出他同意不同意。这一次呢，他在这哑剧表演中是点头而不是摇头，因此尼古

拉斯认为是个肯定的答复。

“你且听我说，”尼古拉斯说，把手放在纽曼的肩上。“我早就认为，最好先到你这儿来一下，再想法子去看她们，免得我只顾自己如愿，把她们害了，后悔不及。我伯父从约克郡听到了什么消息？”

纽曼一连好几次张开嘴又闭上了，似乎一个劲儿地想说话又说不出来，终于只用冷酷逼人的眼光死盯着尼古拉斯。

“他听到了什么消息？”尼古拉斯催问着，脸发红了。“你知道，我就是准备着听坏心眼儿的人提供的顶坏的消息。你何必瞒我呢？早晚我一定得知道；把这个不当回事儿，耽误几分钟有什么好处呢？这原是用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告诉我的。马上告诉我吧，求求你。”

“明天早晨，”纽曼说，“明天早晨听吧。”

“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尼古拉斯追问道。

“那样你会睡得好点儿，”纽曼回答说。

“那我就会睡得坏点儿，”尼古拉斯急躁地应道。“睡！尽管我这么筋疲力尽，可压根儿不需要一般的休息，你要是不把什么都告诉我，我一整夜就甭想闭上眼睛。”

“我要是把什么都告诉了你，”纽曼犹犹豫豫地说。

“不用说，你就会激起我的怒火或者伤了我的自尊心，”尼古拉斯接着说，“可是你不会破坏我的休息；因为，假如那场戏再演一回，我还是只能扮演原来的角色；而且不论在我身上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对自己的行为决不会后悔——决不会，就是落得挨饿或是讨饭也罢。把最卑鄙、最没有人性的坏蛋给惩治了，受点穷或者受点苦算得上什么！我告诉你，假如我老老实实地、乖乖地袖手旁观，我就得痛恨自己，就应当让每一个活人看不起。好一个黑心的恶棍！”

对不在眼前的斯奎尔斯先生这么稍稍点了一下之后，尼古拉斯压住往上冒的怒火，给纽曼如实地讲了发生的多西伯义斯堂的事件的经过，恳求他不用再催，就讲出有关的情况。诺格斯先生听从了这番嘱咐，从一只旧箱子里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满是似在十分匆忙中胡乱涂抹的字迹。他露出种种奇特的勉强之态，然后说出以下的话来：

"我亲爱的年青人，你千万不要让步——不能容许这种事，你知道——说起立身之道来，要是你支持所有受虐待的人——天杀的，听了你的话我太痛快了，我自己也会那么做的！"

纽曼这次发作是十分不寻常的，而且在桌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似乎是一时上了火，把桌子误认为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的前胸或者肋骨了。他这样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感情之后，便不想再给尼古拉斯讲什么处世要小心谨慎的话（他本来是打算讲的），而言归正传了。

"前天，"纽曼说，"你伯父接到了这封信。趁他不在家时，我匆匆地抄下来了。我念念好不好？"

"就请你念吧，"尼古拉斯回答说。于是纽曼·诺格斯照读如下：

多西伯义斯堂

礼拜四上午

先生：

我爹要求我写信给您。他那两条让他拿不了笔的腿是不是还能好，医生们认为没有把握。

我们的心情实在没法子说，我爹全身成了花脸，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那两条长凳都泡在他的血液里了。我们不得不叫人把他抬到厨房里，现在他就在那儿躺着。您从这一点可以断定他

让人家搞得大大垮台了。

您推荐来当助教的您的侄子这么对付了我爹，还用双脚踩他的身子，讲的骂人话嘛，我不细写了，免得弄脏了我的笔，他还十分凶猛地殴打我妈，把她往地上撞，把她脑后的梳子撞到头皮里好几英寸深。再深一丁点儿就一定会扎进脑壳里去了。我们有一张医生证明书，说要是扎进了脑壳，那只玳瑁梳子就会把脑子伤了。

随后，我和我弟弟成了他的怒火的受害者，我们吃了大苦，这就叫我们痛苦地相信我们受了些内伤，尤其是因为表面上看不出暴力的痕迹。我写这信时，始终不住地尖声喊叫，我弟弟也是这样，这让我走了一点神，希望原谅写错的地方。

那个妖魔满足了杀心，逃跑了，带走了他领着造反的一个小亡命之徒，和一只石榴石戒指，是我妈所有的，他们没叫警察逮住，大概是因为已经坐上驿车了。我爹拜托，他要是到您那儿去，您可以把戒指归还，把那个小偷兼凶手放了，因为我们要是告他，他只不过落个发配，把他放了，他过不了多久一定会被绞死，那就省了我们的事，而且越发叫人满意了。希便中来信。

您的

范尼·斯奎尔斯

再者：我可怜他无知，看不起他。

读完这封精采的信札[①]之后，有一阵深沉的静默，这时纽曼把信折叠起来，用一种古怪的怜悯的眼光盯着信中提及的小亡

① 此处为作者的反话，因该信在原文中写得别字连篇，可惜在译文中难以表达。

命之徒；这个少年对当前的问题没什么明确的认识，只知道尼古拉斯经受的不少麻烦和诬陷都是因他而起的，便坐在那里，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显出极其忧愁、极其痛心的神色来。

“诺格斯先生，”尼古拉斯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得马上走。”

“走！”纽曼大声说。

“不错，”尼古拉斯说，“到黄金广场去。认识我的人谁也不会相信关于这个戒指的鬼话，可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会假装相信它，这样可以称他的心，解他的恨。应该由我去说明实际情况，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此外，我还有一、两句话要跟他谈谈，我憋不住了。”

“就得憋住，”纽曼说。

“真不该憋住，”尼古拉斯坚定地说，准备出门了。

“你听我说，”纽曼说，走上前去挡住他这位情绪冲动的朋友。“他不在那儿。他离开市区了。他三天不回来。我知道要等他回来以后才能写回信。”

“你说得准吗？”尼古拉斯问，他焦躁不堪，迈着大步在那间窄窄的屋里迅速地走来走去。

“完全说得准，”纽曼接着说。“他刚看完信就让人叫走了。除了他和我们俩，谁也不知道信里的事。”

“你这话靠得住吗？”尼古拉斯心情急躁地问。“连我母亲或者我妹妹也不知道吗？我要是早知道她们——我一定要到那儿去——一定得见见她们。该怎么走？在哪儿？”

“得了，听我的话吧，”纽曼说，他十分诚恳，一时语调和常人一样了，“连跟她们也不必打算见面，等他回来再说。他那个人，我了解。你就装作没干扰过任何人。等他一回来，就直接去找他，随你便跟他大胆说话。他一看出事情的真相，也就跟你我一样清楚了。要信得过他。”

“你这是好意，你对他了解应该比我多，”尼古拉斯略加考虑之后，这样回答。“好，就这样吧。”

两人作上面的谈话时，纽曼一直是背靠着门站在那儿，以便于必要时拦住硬要出去的人，此时才很满意地就座；壶里的水也开了，他给尼古拉斯调了一杯搀水的烈酒，把一只裂了缝的大杯子倒满了混合酒给自己和斯麦克，他们俩喝得情投意合，尼古拉斯却用手支着头，还是闷闷不乐地沉思着。

同时，楼下的那一群人注意倾听着，但什么也听不见，觉得只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干扰是不妥当的，于是回到肯维格斯家的房间里，对诺格斯先生的突然不见而且迟迟不来的原因，七嘴八舌地乱猜起来。

“哎哟，我跟你们说吧，”肯维格斯太太说。“说不定派来了一名专差，通知他把财产全部归还给他！”

“哎呀，”肯维格斯先生说，“这倒不是不可能的。要是那样的话，恐怕我们最好叫人上去问他要不要再来点五味酒。”

“肯维格斯！”利利未克先生说，声音大得很，“想不到你说这种话。”

“怎么啦，您老？”肯维格斯先生问，对收费员恰当地毕恭毕敬。

“你说出这种话来，老兄，”利利未克先生气呼呼地回答。“他已经喝过五味酒了，对不对，老兄？我认为把那杯酒给劫走，要是我可以用这个词儿的话，这种举动是对我们大家十分不恭敬的，是丢脸的，过分丢脸的行为。这座屋子里也许一向容许这种行动，不过我是一直看不惯的，所以我不客气，跟你直说了，肯维格斯。一位绅士，手头有一杯五味酒，他刚要沾唇，又来了一位绅士，抓起那杯酒来，连一声‘对不起’或者‘请允许我’都不说，就把五味酒给拿走了。这也许是懂礼貌吧——我看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就是不明白；而且，我完全不明白也不怕。我素来好说实话，肯维格斯，这就是我的实话；你要是不爱听，现在已经过了我平时睡觉的时候了，我可以取路回家，不再耽搁了。”

这真是一件难办的事！前几分钟，收费员已经是气冲冲地坐着，怒火满胸，只觉失了体面，现在可大发雷霆了。把这位伟人——这位有钱的亲戚——这位单身的叔父（他有权让莫尔丽娜当继承人，让那个小娃娃也当遗产承受人）给得罪了。哎呀，天呐，这事要怎样收场啊！

“我很抱歉，您老，”肯维格斯先生低声下气地说。

“不用跟我说你抱歉，”利利未克先生十分尖刻地回嘴说。“那你就早该提防着。”

这场家庭间的吵闹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后楼会客室的那位女士张大了嘴坐着，失神地盯着收费员，给吓坏了；别的客人们也叫伟人的怒气压倒了。肯维格斯先生对这种事无应变之才，只会以风熄火。

“我没想到这一点，实在没想到，您老，”这位绅士说。“我想不到一杯五味酒这么一点小事会叫您发起脾气来。”

“发脾气！你说这句岂有此理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肯维格斯先生？”收费员说。“莫尔丽娜，孩子——把帽子给我。”

“哟，您不是要走吧，利利未克先生，您老，”佩陶克小姐插嘴说，赔着笑脸，极其迷人。

然而利利未克先生不睬这个妖女，还是赌着气喊，“莫尔丽娜，我的帽子！”他第四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肯维格斯太太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哭叫了一声，这一声，连大水桶也会受感动，不用说收水费的人员了；同时，那四个小女孩（被私下教过要这么干）紧抱住她们外叔公的灯心绒短裤，用不完整的英语求他不要走。

“我在这儿呆着干什么，我亲爱的女孩们？”利利未克先生

说，“这儿用不着我啊。”

“唷，说话别这么狠心，叔父，”肯维格斯太太抽抽答答地说，“除非您存心害死我。”

“假如有些人说我存心害死你，也并不奇怪，”利利未克先生回答说，气呼呼地瞟着肯维格斯。“发脾气！”

“唉！瞧他瞪着我丈夫的那副德性，我受不了，”肯维格斯太太嚷着说。“都是家里人，多可怕呀。唉！”

“利利未克先生，”肯维格斯说，“看您侄女的面上，和好了吧，希望您别反对。”

客人们也都帮着他的侄女婿请求，收费员的脸变得不那么紧绷绷的了。他不要帽子了，却伸出手来。

“得了，肯维格斯，”利利未克先生说，“我跟你说句话吧，同时也叫你知道刚才我发了多大的脾气：假如我不言不语地走了，我死的时候，还是照旧要给你的孩子们留下一镑两镑的呀。”

“莫尔丽娜·肯维格斯，”那位妈妈动了感情，连珠炮似的说，“给你亲爱的外叔公跪下，求他一辈子都爱你，因为他更像个天使，不大像凡人，我不是常说的吗！”

莫尔丽娜小姐遵命走上前去致敬，立刻被利利未克先生抱起来亲吻，于是肯维格斯太太冲过去吻了收费员，客人们亲眼看见他那么宽宏大量，不由得爆发出一阵乱哄哄的欢呼。

这位可敬的绅士又成了这群人中的灵魂，又恢复了大红人的老位子，大家对这头雄狮的认识一时有点混乱，曾剥夺了这个高位。四条腿的狮子，据说只有饥饿的时候才大发野性，两条腿的狮子呢，只有在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没得到满足时才会长久地绷起脸来。利利未克先生此时更高高在上了，因为他已经显示了他的力量，暗示了他的财产和遗嘱里的打算，获得了无私而有德

的高名，除此以外，最后还得到了比纽曼·诺格斯那么凶狠地抢走的那只杯子大得多的一杯五味酒。

“喂，请大家原谅我又来打扰，”克劳尔说，他恰巧在这个关头探进头来，“可是这种事儿真怪，对不对？诺格斯在这个地方住了快五年了，连顶老的住户也不记得有人来看过他。”

“在夜里这个时候让人叫走了，老兄，实在是怪事儿，”收费员说，“而且诺格斯先生本人那种行动，至少也是令人莫明其妙的。”

“嗯，正是如此，”克劳尔接着说。“我告诉你们，还有呐——我看那两个妖怪，不管他们是谁，是从什么地方逃跑出来的。”

“怎么见得呢，老兄？”收费员问，他似乎通过默认，已经当选为大家的代言人了。“我想，你不该随便推测，认为他们因为不按期交地方税和国税而逃跑出来吧？”

克劳尔先生显出鄙夷之色，正要对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交纳种种地方税和国税提出普遍的反对意见的时候，幸而肯维格斯及时跟他低声说了几句，肯维格斯太太又皱了几回眉，使了几个眼色，算是把他给拦住了。

“事情嘛，是这样的，”克劳尔说，他原来是在纽曼的门外拚命偷听了好久的，“是这样的，他们说话声音那么大，我在屋里叫他们吵得心烦，不由得东听见一句，西听见一句；而我所听见的，都似乎涉及他们从一个什么地方逃跑出来的事。我并不想吓唬肯维格斯太太，不过我希望他们不是从牢房或者医院来的，那就不至于带来什么热病之类的麻烦，把孩子们给传染了。”

肯维格斯太太听了这段假设，心乱如麻，慌张之至，得由德鲁里街皇家戏院的佩陶克小姐竭尽全力对她殷勤照看，才让她冷静下来一点，更不必说肯维格斯先生那份周到的体贴了，他把一大瓶嗅盐凑在他夫人的鼻子上，后来她泪流满面，究竟是由于

感情作用还是挥发盐[1] 的作用，那就只得存疑了。

那几位女客一个个地对她表示同情之后，又照例来一套安慰之辞的小合唱，其中最突出、重复次数最多的是这一类的："可怜的宝贝儿！"——"我要是她，我也得照样难过"——"真的，这事可实在叫人受不了"——还有，"不是当妈妈的，哪能体会妈妈的感受啊"。总之，大家的看法已是十分清楚明白，以致肯维格斯先生想到诺格斯先生的房间去要求作出解释，而且确实喝下了一杯五味酒来壮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却发生了一桩新的、可怕的意外事，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从上一层楼，忽然传来一连串十分尖锐、十分响亮的喊叫声，而且很显然是出于三楼后屋，小娃子肯维格斯当时正珍藏在里面。肯维格斯太太刚一听见，就认为必是那个小姑娘睡着了，来了一只怪猫，把小娃子舐得喘不过气来；她便走向门口，紧扭着双手，尖声惨叫起来，叫得大家十分慌乱，不知所措。

"肯维格斯先生，去瞧瞧是怎么回事，赶快！"肯维格斯太太的妹妹大声喊着，拚命抓住她的姐姐，硬是不让她往前走。"哎哟，别这么扭来扭去的，亲爱的，我快揪不住你了。"

"我的娃娃，我的有福气的，有福气的，有福气的，有福气的娃娃！"肯维格斯太太尖声叫着，一声比一声重。"我的亲宝贝，可爱的、纯洁的利利未克——哎哟，让我去瞧他吧。让我去—去—去—吧！"

她这么狂喊着，四个小女孩也又哭又闹的时候，肯维格斯先生已经急忙冲上楼去，跑到发出叫喊声的屋门口，正好碰上抱着小娃子的尼古拉斯从屋里猛冲出来，把这位急煎煎的父亲撞到

---

[1] 挥发盐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铵，加上香料，用做治昏晕的嗅盐。

六级楼梯下面去，在最近的楼梯歇脚处停住了，才来得及开口问一下出了什么事。

“别惊慌啦”尼古拉斯大声说着，跑下楼来，“娃娃在这儿；火灭了，没事了；请你们放心吧，没人受伤。”他说了这话，又说了一千句其他的安慰的话，把小娃子（他慌忙之间，给抱得脚朝天了）交给肯维格斯太太，又跑上去帮肯维格斯先生的忙，这位先生正在使劲摩擦头皮，看样子是跌得狼狈不堪了。

这个叫人高兴的消息让大家定了定神，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刚才是完全不能镇静下来，竟发生了一些十分稀奇的事儿：那个单身朋友，用两只胳臂好大半天搀扶着肯维格斯太太的妹妹，而不是肯维格斯太太；人们还确实看见可敬的利利未克先生，心里一发慌，在屋门后面亲吻了佩陶克小姐几下，从从容容地，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悲惨的事一样。

“这算不上什么，”尼古拉斯说，回到肯维格斯太太面前，“那个小女孩，正看着小娃子，我猜她是累了，睡着了，把头发烧着了。”

“哎哟，你这没好心眼的小坏蛋！”肯维格斯太太叫着，用食指使人敬畏地点着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她约摸十三岁，头发烧焦了，一脸慌张相，在一旁怔着。

“我听见她叫嚷，”尼古拉斯接着说，“就跑下来，正好没让她烧着别的东西。千真万确，小娃娃平安无事；我亲自把他从床上抱下来，抱到这儿来让您看了好放心。”

情况简述已毕，因为小娃子以收费员的姓氏为教名，名叫利利未克·肯维格斯，受到了偏爱，大家你也吻他，我也抱他，妈妈也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让他快出不来气，终于又大叫起来。然后，大家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那个小姑娘身上，她胆大妄为，竟敢烧掉自己的头发，于是劲头较足的那些女客把她推来搡去，

还不太重地打了她几巴掌，才开恩放她回家了。本来说定要给她做报酬的九个便士，也被肯维格斯家没收了。

“我们应该跟你说什么才好，先生，”肯维格斯太太对小利利未克的拯救者说，“我可实在不知道。”

“您什么也不必说，”尼古拉斯应道。“我没做出一点十分值得您夸奖的事，真的。”

“要是没有你，先生，他也许给烧死了，”佩陶克小姐说，赔着笑脸。

“我看不见得吧，”尼古拉斯应道，“这儿有的是帮忙的，不等发生危险就准能把他救了。”

“你总得让我们为你的健康干杯呀，先生！”肯维格斯先生说着，朝桌子扬扬手。

“可别当我的面，千万，”尼古拉斯接着说，笑了一笑。“我一路上累乏了，完全是个可有可无的客人——给您添不了什么乐趣，只会大杀风景，就是我能保持清醒也没用，而这我想是不大办得到的。对不起，让我回到我的朋友诺格斯先生那儿去吧，他一看没什么大事，又上楼了。晚安。”

尼古拉斯这样说明了不能参加盛会的苦衷，极其殷勤而大方地向肯维格斯太太和别的女客们告辞，也给全体客人留下了大不寻常的印象之后，退出房去。

“多讨人喜欢的年青人呐！”肯维格斯太太大声说。

“难得的绅士风度，真的，”肯维格斯先生说。“您说是不是，利利未克先生？”

“不错，”收费员说，半信半疑地耸耸肩。“他有绅士风度，很有绅士风度——外表上。”

“希望您没有看不上他的地方，叔父？”肯维格斯太太问。

“没什么，我亲爱的，”收费员回答说，“没什么。我相信他不至

于——嗯——没什么——祝福你，我亲爱的，祝小娃子长命百岁！”

“跟您叫同样的名字，”肯维格斯太太说，甜蜜地一笑。

“希望他配得上这个名字，”肯维格斯先生说，想宽慰一下收费员。“希望小娃子永远不给他的教父丢脸，长大了能跟利利未克家的人相像。说实话——肯维格斯太太也有这个想法，跟我深有同感——我认为，他取得利利未克这个名字，是我一辈子种种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之一。”

“唯一的最大的幸福，肯维格斯，”他的夫人轻声说。

“唯一的最大的幸福，”肯维格斯先生改口说。“这份幸福，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应得。”

这是肯维格斯夫妇的政治手法，指明利利未克先生是小娃子受到重视的本源。那位老绅士领会到了其中的微妙和巧妙之处，立即提议为那个不知其名的绅士的健康干杯，此人又冷静、又活跃，当晚颇为显眼。

“说说也无妨，”利利未克先生说，作了一次大让步，“这个年青人长得够好看的，希望他的品质配得上他的风度。”

“他的相貌和作风都很好，真的，”肯维格斯太太说。

“当然是啊，”佩陶克小姐补充道。“他外表上有一股子劲儿，很——哎呀，哎呀，那个词儿可是什么呢？”

“哪个词儿？”利利未克先生问。

“嗐——哎哟，我好笨呐，”佩陶克小姐回答说，还是支支吾吾。“有爵位的人敲断了门环，打了警察，拿了别人的钱假装成教练来寻开心，这类的事都干，你怎么说呢？”

“是贵族派头吗？”收费员提醒她说。

“啊！贵族派头，”佩陶克小姐说，“他很有点贵族派头，对不对呀？”

绅士们不作声，只相对一笑，好像是说，“唔！各人有各人的

看法，没法子说。”不过女士们一致认定尼古拉斯有贵族气派，没人打算加以争辩，这个论点就胜利通过了。

此时，五味酒已经喝光，小肯维格斯们已经用她们小小的食指把小小的眼睛撑开好久了，发起烦来，很着急地要求妈妈打发她们去睡觉，收费员也行动起来，掏出表来，告诉大家快到两点钟了；这一来，客人们有的吃一惊，有的吓一跳，在桌子下面摸来摸去，找男帽，找女帽，结果找到了，便大家散去，分散之前，握了无数次的手，说了一大堆的话，说他们从来没过过这样愉快的夜晚，说他们一听说时候这么晚了觉得多么奇怪，本来还以为最晚不过十点半呐，说他们多么愿意肯维格斯先生和太太每周有个结婚纪念日，说他们真不知道肯维格斯太太有什么秘密的办法居然能够安排得这么成功，以及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话。对所有的这种奉承之辞，肯维格斯夫妇的反应是，向每位女士和男士挨次道谢，感谢他们大驾光临，希望他们今晚过得能有一半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快乐就满意了。

至于尼古拉斯呢，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留给大家的那种印象，早已睡着了，撇下纽曼·诺格斯先生和斯麦克分喝瓶中的残酒，他们喝得亲亲热热，纽曼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不是还是相当清醒，也同样摸不清他有没见过像他的新相识那么迷迷糊糊、昏昏沉沉、酩酊大醉的人。

第十六章

尼古拉斯求新职未成，在一家人家接受家庭教师之职。

次日早晨，尼古拉斯第一件放不下的事就是找个房间，权

且安身，等待时运好转，免得给纽曼·诺格斯增加殷勤款待之劳：为了让这位年青的朋友留宿，他睡在楼梯上也是高兴的。

本楼会客室窗上的出租招贴上所指的那间房，经过询问，原来是一间三楼的小后屋，在平的铅屋顶上搭建而成，面临着煤烟污染的屋瓦和烟囱，满目荒凉。那座房屋的这一部分按周出租，租价合理，由会客室的那位房客受理；他受房东的委托，凡有空出来的房间就代为处理，并严密监视房客们，不许他们逃走。为了让他及时对此加以防范，允许他免费住房，要不然他自己也会有随时逃跑的打算。

尼古拉斯成了这房间的住客；从一个邻近的经纪人那儿租来了几件一般的家具，预付了第一周的房租，那是从变卖几件多余的衣服所得的现钱里拿出来的。他在这里坐下来反复思量，觉得自己的种种前景正像窗外的景象一样地相当闭塞和黯淡。那些前景，熟虑之后也决不会有所好转，而是熟则生厌，于是他决定出去拼命走路来打消这些念头。他拿了帽子，扔下可怜的斯麦克把房间收拾了一番又一番，满心欢喜，好像那是最华贵的宫殿；他自己则走上大街，进入拥挤的人群中。

尽管一个人成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分子，一点不受大家的注意，能觉得自己并不重要，却不应由此推论，他就能同样轻易地把沉重地压在心头的重大的烦恼丢开。尼古拉斯虽然尽量快走，他自己不幸的境遇仍是盘踞在心上的唯一念头；他设法对周围行人的处境和前景加以推测，来摆脱自己的心事，但过了几秒钟，就意识到自己正在拿他们的情况跟自己的作对比，几乎不知不觉地又回到原有的思路上去了。

他愁绪满怀，沿着伦敦的广阔的通衢之一向前走，偶然抬眼看见一块蓝色的木牌，上面有两行金字："职业介绍所；各种职业和工作，请入内询问。"那是个商店模样的门面，外有纱帘，内有

小门；橱窗内挂着一长串很引诱人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各行各业的空缺，上至秘书，下至小听差。

在这希望的殿堂前，尼古拉斯不觉停下步来，从头到尾读着这些用大写字母写的大量展出的就业门路。看罢，他往前走了一小段路，又折回来，又往前走，终于，在职业介绍所门前踌躇了几次之后，下定决心走进去。

他走进去，一看是一个小房间，地板上铺着漆布，一个角落里有一张高书桌，围着栏杆，后面坐着一个瘦瘦的青年，目光狡诈，下巴突出，他的大写字母书法练习把橱窗都给遮暗了。一本翻开的厚厚的登记簿放在他的面前，他把右手手指插进那些纸页，眼睛盯着一位头戴头巾式女帽、正在炉旁烤火的很胖的老太太——显然是这介绍所的女老板——似乎只等她吩咐便去查看那生了锈的书夹中的某些事项。

因为外面有一块通告牌，通知大家从十点到四点总有勤杂工们在等候雇用，尼古拉斯立刻明白那五、六个带着木屐和伞、坐在屋角一条长凳上的壮实的年青女子是为此而来的；她们那种又着急、又疲倦的神色更可作证。有两个时髦的年青女士正在炉边跟胖太太谈话，对她们的职业和身分他就不那么说得准了，后来，他坐在一角说他愿意等别人都谈完了自己再谈，那位胖太太便把在他进去时被打断的对话继续下去。

"厨娘，汤姆，"胖太太说，仍然如上所述，在烤火。

"厨娘，"汤姆说，把登记簿翻了几页。"哦！"

"念一、两个轻松的差使听听，"胖太太说。

"请你挑些工作很轻的，小伙子，"一个穿黑白小格子呢靴子的很有风度的女性插嘴说，看来她就是那个顾客。

"'马克太太'"汤姆念着，"'拉塞尔路，拉塞尔广场；工资十八畿尼，供茶和糖。家庭成员二人，客人极少。有五名仆人。没

有男的。仆人没有男友。'"

"天呐!"那位顾客吃吃地笑着说。"这可不行。再念一个好不好,小伙子?"

"'赖默格太太,'"汤姆念道,"'安乐路,芬斯伯里。工资十二畿尼。不供茶和糖。正派人家——'"

"嘿!你不必念这个了,"顾客打断了他的话。

"'三名正派的男仆,'"汤姆拿腔拿调地说。

"三名,你说三名?"顾客改变了调子问。

"'三名正派的男仆,'"汤姆回答说。"'厨娘,使女、保姆;每名女用人每礼拜日得参加三次小伯特利公理会的礼拜——跟一名男仆一起去。要是厨娘比男仆正派,她就该给男仆好的影响;要是男仆比厨娘正派,他就该给厨娘好的影响。'"

"我要把那个地址记下来,"那位顾客说,"这个职位可能对我十分合适也说不定。"

"这儿还有一个,"汤姆说,又翻了几页,"'下院议员加兰比尔先生的家。十五畿尼,供应茶和糖,允许女用人会见姨表兄弟,如果他们是敬神的。附注:安息日在厨房用冷餐,加兰比尔先生十分重视修会的戒律问题。主日不举火烹调任何食品,加兰比尔先生和夫人的正餐除外,因为那是敬神的和必要的举动,可以作为例外。加兰比尔先生每当休息的日子吃饭很晚,以便防止厨娘为了外出而犯梳妆打扮之罪。'"

"我觉得这个职位不如刚才那个合适,"那位顾客跟她的朋友轻声讲了几句之后说。"我要另外的那个住址,请给我吧,小伙子。要是不合意,我只能再回来。"

汤姆照她的要求,把住址抄好,此时这位很有风度的顾客给了让胖太太高兴的一点钱,由她的朋友陪伴着走了。

尼古拉斯刚刚开口请那个年青人翻到"禾"部,告诉他有哪

些秘书的职位还无人担任，有一个候补人走进办公室，他马上让位后退；那个人的容貌让他又吃惊、又高兴。

此人是一位年青小姐，可能十八岁还不到，十分纤小、娇弱，但体型秀美，她羞怯地走到办公桌前，声音极低地问了一声有关家庭女教师或女士的随身女伴的职位的情况。她发问的一转眼间，掀起面纱来，露出极不寻常的美丽的容颜，尽管笼罩着悲愁的暗影，那暗影，在这么一个年青的人身上，显得加倍引人注意。她接过一张给登记簿里某人的介绍卡片，照例致谢之后，轻轻悄悄地走了。

她的衣装整洁而朴素；整洁而朴素到如此程度，以致如果她这套衣装当真由一个优雅的风度不足的人来穿，就会显出粗陋、褴褛的样子来。她带着一名随从，那是个红脸盘、圆眼睛的邋遢女孩，看她那拖曳的围巾下面露出的光着的胳臂的粗糙皮肤，和她脸上只洗掉一半的煤烟和石墨所画出的花纹，就知道她显然是跟坐在长凳上的勤杂工们一类的人；她们和她早已交换过种种眼色和龇着牙的笑脸，说明大家都属于互助组织的同行。

这个女孩跟随着她的女主人；尼古拉斯还没有从惊讶和赞叹之中清醒过来，那位年青的小姐就已经走了。在某些冷静的旁观者看来，要不是那位胖太太和她的办事员的谈话把他吸引住的话，他跟着她们走出去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她什么时候再来，汤姆？"胖太太问。

"明天早上，"汤姆回答说，一面修理他的笔尖。

"你把她打发到哪儿去了？"胖太太问。

"克拉克太太家，"汤姆回答说。

"到那儿去，她会过得挺好的，"胖太太说着，用手指从一只锡盒中取出一点鼻烟。

汤姆没再说什么，只把舌头抵着一边的腮帮[1]，用他的羽毛笔的上部指着尼古拉斯——这提醒了胖太太，她便问道，"喂，先生，我们能帮你点什么忙啊？"

尼古拉斯简短地回答说，他想知道有没有给一个绅士当秘书或者抄写员之类的工作。

"有没有！"女主人接着说，"有一打这类的，对不对，汤姆？"

"我想是这样吧，"那位年青的绅士回答说；说着，他向尼古拉斯挤挤眼，稍稍显出亲近的样子来，这无非是想表示些恭维、奉承之意，但尼古拉斯毫不领情，只觉得非常厌恶。

查了登记簿，十二个秘书的职位变成只有一个了。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伟大的下院议员，曼彻斯特大楼，威斯敏斯特，招聘一位青年整理文件和信件；而尼古拉斯正是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所需要的那种青年人。

"我不知道待遇条件怎么样，他说要由他本人跟对方来解决，"胖太太说，"不过一定是很可观的，因为他是位下院议员。"

尽管尼古拉斯没有经验，他并不觉得这种推论有什么说服力，或者说不大相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可是他懒得再发问了，便记下住址，决定马上去造访格雷戈斯伯里先生。

"我不知道门牌号数，"汤姆说，"不过曼彻斯特大楼地方不大，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把两边所有的门都敲一下，总可以找到他，不会花多长时间。嘿，那个姑娘多标致啊，对不对？"

"哪个姑娘，先生？"尼古拉斯厉声问。

"对呀。我知道——哪个姑娘，啊？"汤姆小声说，闭上一只眼睛，把下巴往上一扬。"你没看见她，你没——嘿，明天早上她来

① 类似我国的暗地吐舌，有不以为然之意。

的时候，你不愿意变成我吗？”

尼古拉斯眼望着这个长得很丑的小职员，看样子似乎想拿登记簿打他几个耳刮子，来报答他对那位年青小姐的赞扬，不过他忍住了，便迈开脚步，高傲地走出办公室；他很气愤，也就不顾古代骑士行为的戒律了，根据那些戒律，一切善良的骑士，不但一定要倾听对自己所崇拜的美女的赞词，而且有责任巡游天下，敲打那些呆头呆脑、毫无诗意的人的脑袋，因为他们不肯把从来没机会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的女郎捧到天上去——好像这样就有了借口。

尼古拉斯不再思量自己时运不佳的情况了，而是纳起闷来，不知他碰到的那位美丽的姑娘有什么倒霉的事；他拐错了好多弯子，打听了好多次，还听了同样多的错误的指引，才终于走向他被指引的地方。

在威斯敏斯特这座古城[①] 境内，离它的古老的庇护所不及八分之一英里，有一片狭窄、肮脏的区域，是今天地位较低的议员们的庇护所。它全部只有一条街，都是些幽暗的宿舍，休假期间，那些窗子上挂有长长的几排愁眉苦脸的招贴，写着“出租”的字样，一目了然，跟昔日并排坐在政府党席和反对党席上的这些房子的住客们的面容一样。在一年中较忙的期间，这些招贴便不见了，宿舍里挤满了立法人员 。会客室里也是这样，二楼、三楼、四楼、顶楼也都是这样；那些小套间变得臭烘烘的，都是代表团的成员的呼吸所致。天气阴湿之时，许多湿漉漉的议会法令和生霉发臭的请愿书大放潮气，使人气闷。上午第一批邮递员们走进这污染的地方就头昏眼花，衣衫褴褛的人物仓皇地忽去忽来，搜求免费寄递的特备信封，像已故的《尺牍大全》的作者们的不安

---

① 现为伦敦市的一区，有多处政府机关及古老的教堂。

定的灵魂一样。这就是曼彻斯特大楼；在这里，整夜都听得见大门钥匙在各个钥匙孔里卡嗒卡嗒地响，有时候有阵风从冲击大楼底部的水上掠过，把冲击声送到大门口，这时传来了某个年青的议员练习第二天讲话的微弱、尖脆的声音。漫长的一整天之中，总有风琴的呜呜声和小八音盒的叮叮咚咚声，因为曼彻斯特大楼像是只捉鳗鱼的篓子，没有出口，只有个叫人尴尬的入口——还像只有壳子的瓶子，瓶颈又短又窄，不能畅通——这一点似乎象征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住客中某几个人物的命运，他们拼命扭弯了身子，钻进议会，却发现那里对他们并没有坦途；议会跟曼彻斯特大楼一样，有入口而无出口，终于他们只得退出来，不比进去的时候更聪明或者更富足，而且一点也不比那时候更出名。

尼古拉斯转身走进曼彻斯特大楼，手里拿着伟大的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的住址单；因为川流不息的人群涌入一所离大门口不远的残破的房子，他等到他们都进去之后才凑到那仆人身边，鼓起勇气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住在哪儿。

那仆人是个脸色十分苍白的、衣衫褴褛的男孩子，看样子好像从小就一直在地下室过夜的，实际上也很可能就是如此。"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他说，"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住在这儿。对了。请进！"

尼古拉斯觉得还是有机会就进去为妙，所以便进去了；等他一进去，男孩子立刻关上门走开了。

这就够怪的了，可是更叫人无可奈何的事是，整条狭窄的走廊里，整个狭窄的楼梯上都是乱哄哄的人群，挡住了窗子，把黑洞洞的入口处挤得越发黑洞洞了；那些人个个神气十足，处处显出在静候某种事件发生的样子。时时有个人跟身旁的人低声说话，或者有一小群人一起嘁嘁喳喳，随后低声说话的人们互相使

劲点头或者拼命摇头，似乎一心想做些极其了不起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后退一步。

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没发生什么事，无从解释这些怪现象；尼古拉斯觉得自己的处境特别不舒服，正要跟身旁的人打听消息的时候，突然看见楼梯上有了动静，有一个声音喊着说，“喂，绅士们，好不好请你们走上来！”

楼梯上的绅士们不但没往上走，倒极其敏捷地往下走了，特别客气地请求离街道最近的绅士们先走；这些离街道最近的绅士照样很客气地回嘴说绝对没想到要这样做；可是尽管没想到却做到了，因为别的绅士们把五、六个人，尼古拉斯也在内，给挤到前面去，又紧紧聚在他的身后，把他们不但推上楼梯，而且一直推进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的会客室，他们身不由己，非常不体面地猛撞进去，无法后退，因为身后的人群已经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了。

“绅士们，”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欢迎你们。见到你们我很高兴。”

这位见了一群客人很高兴的绅士，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看样子却是十二分不舒服的；不过，这也许是出于国会议员的老成持重，和政治家感情不形于色的习惯。他是个又结实、又魁伟的呆头呆脑的绅士，声音洪亮，好摆架子，令人莫明其妙的话说得还算过得去，总之，真正高明的议员的种种品质无不具备。

“喂，绅士们，”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把一大捆文件丢到脚边的柳条筐里，一下子靠在椅背上两臂搁在扶手上，“你们不满意我的举动，我在报上看到了。”

“不错，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我们不满意，”一个肥胖的老绅士从人群里冲出来，站在前面，非常激动地说。

“是我的眼睛看错了呢，”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望着那个说

话的人，“还是我的老朋友帕格斯泰尔斯驾到了呢？”

“正是我，不是别人，先生，”那个肥胖的老绅士回答说。

“伸过手来吧，我的可敬的朋友，”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帕格斯泰尔斯，我亲爱的朋友，在这儿看见您，我感到很遗憾。”

“到这儿来我感到很遗憾，先生，”帕格斯泰尔斯先生说，“不过您的举动，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使您的选民们绝对不能不派这个代表团来了。”

“我的举动，帕格斯泰尔斯，”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潇洒大方地瞧着周围的代表们——“我的举动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以对我们这个伟大、幸福的国家的真诚关切为准则的。无论我眼望国内或国外，无论我看到我们本岛的和平、勤劳的社会：江河里满是轮船，铁路上满是机车，大街上满是马车，天空中满是气球，其动力和等级都是我国或他国航空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刚说了，无论我只看本国，或放眼注视展现在眼前的被征服、被占领的地域的无边无际的远景（都是靠不列颠的坚强和不列颠的英勇所取得的），总要双手紧握，眼光转向头顶上广阔的太空，高叫一声，‘感谢上天，我是个不列颠人！’”

从前，这种热情爆发之后，就会喝采不绝，掌声如雷，而此次呢，代表团却报以淡漠和冰冷的态度。普遍的印象似乎是，拿这套话来解释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的政治行为，谈得还不够详细，于是后面有一位绅士毫不顾忌地大声说他别有用心，这发言太有点“胡说八道”的味道了。

“那个词儿——‘胡说八道’，”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我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如果指的是我歌颂我的祖国有点太热情了，或者甚至到了夸大的地步，我承认那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我就是为这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感到自豪。我一想到她的伟大和她的荣耀，就身子发胀，眼睛发亮，前胸膛挺起，心头兴奋，五内燃烧。”

“我们希望，先生，”帕格斯泰尔斯先生沉着地说，“问您几个问题。”

“请吧，绅士们；我把我的时间贡献给你们——贡献给我的国家——给我的国家——”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

得到了允许，帕格斯泰尔斯先生戴上眼镜，查看从衣袋里掏出的一张写好的问题的清单；于是代表团几乎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张来，一面听帕格斯泰尔斯先生念，一面跟他核对。

这样准备好了，帕格斯泰尔斯先生便开始宣读。

“问题一。——先生，投您的选票以前，您是不是不曾自愿保证过，说您要是当选，就要马上制止下院中大声咳嗽和用哼哼声表示反对的举动？还有，是不是在会议期间刚刚第一次开始辩论时，您不曾让咳嗽和反对声给镇住，并且此后不曾努力为此争取改革呢？您是不是不曾还保证过要把政府要人都吓一跳，使他们缩成一团呢？您是不是已经把他们都吓了一跳，使他们缩成一团了呢？”

“接着念下一个，我亲爱的帕格斯泰尔斯先生，”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说明没有，先生？”帕格斯泰尔斯先生问。

“当然没有，”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

代表团成员们很厉害地互相瞪眼看着，随后瞪着那位议员，而那位“亲爱的帕格斯泰尔斯”从眼镜上面瞪了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好大工夫，才接着念他的问题。

“问题二。——先生，您是不是不曾还自愿地保证，说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支持您的同党；您是不是前天夜里不曾唾弃那位同党而站在对方那一边，只因为对方的一位领袖的妻子曾邀

请格雷戈斯伯里太太参加一个晚会?”

“念下去,”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

“对这个也没什么话说吗,先生?”那位发言人问。

“什么话也没有,”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代表团只在他作竞选演说或者投他的选票的时候见过他,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把他们吓呆了。看来他不是原来那样了;从前他甜言蜜语——现在可刻板拘谨。不过,人都是一时一变的!

“问题三——也是最后的——”帕格斯泰尔斯先生着重地说。“您是不是,先生,在竞选演说台上不曾说过您下决心一定要反对所有的建议,在每个问题上让全院对立起来,要提议对每个议题加以答辩,要每天在记录簿上加一条动议,总之,用您自己的名言来说,要把一切事和每个人都搞得乱糟糟?”帕格斯泰尔斯先生念完了这个综合性的问题,把写好的单子折叠起来,所有支持他的人也这样做了。

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想了一想,擤了一下鼻涕,在椅子上更往后靠,又走上前来,胳臂肘搁在桌子上,用两个大拇指和两个食指搭成一个三角形,拿三角形的尖顶敲了一下鼻子,笑着回答说,“我一概否认。”

听了这个出人意料的答话,代表们发出一片嘶哑的嗡嗡声,那个曾提意见说他的开场白有胡说八道的味道的绅士,又吼叫出两个字来:“辞职!”这一声吼叫被别人接了过去,变为十分认真的普遍抗争。

“我受大家的要求来表示一个希望,”帕格斯泰尔斯先生说,冷淡地鞠了一躬,“那就是,您的大多数选民对您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您总不会反对马上把您的职位让给一位他们认为更信得过的候选人吧。”

对这个要求,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念了下面的答复,这是他预

料到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事先用书信的格式撰写好的，而且早已把抄件分送各个报社了。

我亲爱的帕格斯泰尔斯先生，

除了我们这可爱的岛国——这个伟大、自由、幸福的国家，她的威力和资源，我衷心相信，是无限的——的福祉之外，我所重视的就是她的高贵的独立自主，这是一个英国人认为最值得夸耀而引以为荣的，而且我热望能清白无瑕地传给后代。我没有什么个人动机，而只是从崇高、伟大的立宪政治来考虑（如何考虑，我不想再加以说明，因为我细致、刻苦地钻研政治，已成名家，那些没有成家的人实在难以理解），我还是保持自己的本职为好，并且拟即照办。

请您代我向选民团体致意，并告知他们上述情况。

顺致崇高的敬意，

我亲爱的帕格斯泰尔斯先生，

其它等等。

“这么说，您是无论如何不肯辞职的了？”那位发言人问。

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笑了一笑，摇摇头。

“那就再见吧，先生，”帕格斯泰尔斯气呼呼地说。

“上帝保佑你！”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代表团怒吼了好多回，怒视了好多次，排成纵队，尽管楼梯很窄，还是尽快地下了楼。

最后一个人走后，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搓搓手，咯咯地笑起来，好开玩笑的人们认为自己说了特别好的话，或者做了特别好的事总是这么笑的；他只顾自喜自庆，没注意到尼古拉斯还留在屋里的窗帘暗影之中，后来，这位年青的绅士怕听见那种以为无

人在场时的自言自语有些不便，于是咳嗽了两、三声以引起那位议员的注意。

“怎么回事？”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尖声说。

尼古拉斯走上前去，鞠了一躬。

“你在这儿干什么，先生？”格雷戈斯伯里先生问。“窥探隐私的探子！暗藏的选民！你已经听见我的答复了，先生。请你跟着代表团走吧。”

“要是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我早走了，可我不是啊，”尼古拉斯说。

“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先生？”下院议员格雷戈斯伯里先生不禁问了一句。“你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先生？”接着又问了一句。

“我从职业介绍所带了这张卡片前来，先生，”尼古拉斯说，“自愿给您当秘书，因为听说您需要一名。”

“你是专为这个来的，对不对？”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有点怀疑地瞧着他。

尼古拉斯给了肯定的回答。

“那些个混蛋报纸，你跟哪家都没关系，对不对？”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你不是到这屋里来听了我们谈的事，去登在报上吧，啊？”

“说起来很遗憾，目前我跟哪儿都没关系，”尼古拉斯接着说——颇有礼貌，但相当从容不迫。

“哦！”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那么你怎么上楼来的呢？”

尼古拉斯说了他让代表团硬挤上来的经过。

“原来如此，是吗？”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坐下吧。”

尼古拉斯就了座，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盯着他，看了好半天，似乎想在继续提问之前，先弄清他的外表是否有不可取之处。

“你想当我的秘书，是吧？”他随后说。

"我愿意被雇用干那个工作，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唔，"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你能干点什么？"

"我想，"尼古拉斯微笑着回答，"一般秘书该做的事我都能做。"

"都是些什么呢？"格雷戈斯伯里先生问。

"什么？"尼古拉斯回答说。

"嗯！什么？"那位议员回嘴说，一面狡猾地望着他，歪着头。

"一位秘书的职责范围也许不大容易规定，"尼古拉斯思索着说。"我看，包括信件吧。"

"好，"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插嘴说。

"整理记录和文件——"

"很好。"

"也许，有时候写下您口授的东西；还可能，"尼克拉斯微笑着说，"把您的讲话抄好准备公开发表，要是特别重要的话。"

"当然，"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接着说。"还有呐？"

"真的，"尼古拉斯想了一会儿之后说，"我眼下说不出一位秘书还应当干什么了，除了一般的要求，就是尽量让雇主满意，让他觉得有用，又不失自己的身分，不要超出自己所担任的职责范围和通常认为他这职位应当遵守的范围。"

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直勾勾地盯着尼古拉斯一小会儿，然后谨慎地环顾四周，压低了声音说："这都好得很，先生——贵姓是？"

"尼克尔贝。"

"到此为止，这都好得很，尼克尔贝先生，也都很恰当——到此为止，可是还不够。还有别的应该做的事，尼克尔贝先生，是一位议会绅士的秘书决不能忽略的。我应该要求充填，先生。"

"请再说一遍，"尼古拉斯插嘴说，有点怀疑自己没听清楚。

"——要求充填,先生,"格雷戈斯伯里先生重复着说。

"还得请您再说一遍,我可以问问您是什么意思吗?"尼古拉斯说。

"我的意思,先生,是十分明白的,"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带着严肃的神气回答说,"我的秘书必须掌握报纸上所反映的全世界的外交政策,必须通读各种集会的全部报道、一切社论和各个公共团体的会议记录;要是准备对放在桌子上的请愿书之类所提问题作个简单答复,他必须把他认为该重视的东西都先写下来。你明白了吗?"

"我想是的,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还有,"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他有必要熟悉一天又一天的报纸上的新闻消息,例如'酒保失踪奇案,疑有自杀可能'等诸如此类的事,根据这类材料,我可以向内政大臣提出问题来。还有,我的秘书得把问题和我所能记得的答复(包括一些对我的独立思考和清醒的头脑加以称赞的话)记录下来,把稿子装在免费邮递的信封里寄给当地的报纸,也可以附加几行作为社论,大意是我在议会里的职位是永久性的,我对自己的艰苦而重大的职责决不放松,等等。你懂了吗?"

尼古拉斯鞠了个躬。

"除此以外,"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接着说,"我指望我的秘书随时看看各种印好的统计表上的一些数字,记下几个总数来,以便我对木材税问题、财政问题等等都能很好地露一手;我还想要他提供几个小小的论点,谈一谈恢复现金支付和金属硬币的灾难性后果,有时候对出口金银块条、俄国皇帝、钞票和所有这一类的东西也说上几句,只要谈得滔滔不绝就行,反正谁也不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了解了,"尼古拉斯说。

“至于那些非政治性问题，”格雷戈斯伯里先生继续说，兴奋起来了，“那肯定是谁也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当然得留神，不能容许下层的人们跟我们自己一样富裕，否则我们还有什么特权呢？我希望我的秘书编出几小段天花乱坠的讲话，要有点爱国的调子。例如，要是有人提出荒谬的法案，主张以写作为生的穷苦的文人们获得自己的产物的所有权，我倒想这么说：拿我来说，决不同意设置无法超越的障碍，让文学作品不能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你明白吗？——金钱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人干的，可以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是脑子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上帝干的，当然应该属于一般群众——要是我高兴起来，我倒想拿子孙后代开个玩笑，提出为子孙后代写作的人们应该心甘情愿以子孙后代所给的赞许为酬劳；这话可能得到议会的好评，决不会对我有什么坏处，因为不能指望子孙后代知道我的什么事，或者知道我所开的玩笑——你懂了吗？”

“这个我懂，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在这一类不影响我们的利益的情况下，你一定得始终记住，”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要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因为这在选举期间非常有效；你还可以谈谈作家们，开多大的玩笑都可以，因为，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住公寓，都不是选民。这是你得干的主要任务的粗略说明，此外，你得每天夜里在下院的休息室等着，也许我忘掉了什么事，需要重新充填。在大辩论期间，你得坐在旁听席的前排，可以随时跟人说话——‘你瞧那位绅士，手支着脸，胳臂搂着柱子——那就是格雷戈斯伯里先生——那出名的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再加上点当时偶然想起来的小小的歌颂话。至于你的薪水呢，”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十分麻利地结束这次谈话，因为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说起薪水来，无妨马上说出个整数，免得你不称心——尽管比我平时出的要多一点

儿——每礼拜十五先令，膳宿自理。好了！”

说了这个可观的薪水数目之后，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又在椅子上往后靠，神色之间显出自己一直是极其大方、极其慷慨的，而且已下定决心，概不反悔。

“十五先令一个礼拜不好算多嘛，”尼古拉斯温和地说。

“不好算多！十五先令一个礼拜不好算多，小伙子？”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叫嚷着说。“十五先令一个——”

“请您别以为我对这个数目有意见，”尼古拉斯回答说，“因为我说出来也不怕丢丑：不管这个数目本身怎么样，对于我是着实不少了。不过，那么多的任务和责任，这报酬就显得不多了，而且工作过于繁重，我恐怕担任不了。”

“你拒绝这个工作，先生？”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伸手准备拉铃。

“我怕自己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先生，”尼古拉斯回答说。

“这就等于说你还是不情愿接受这个职位，你还认为一礼拜十五先令太少，”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着，拉起铃来。“你拒绝接受，先生？”

“我是出于万不得已，”尼古拉斯回答说。

“开门，马修斯！”格雷戈斯伯里先生说，这时男仆露面了。

“对不起，我平白无故打扰了您，先生，”尼古拉斯说。

“你来打扰，我很遗憾，”格雷戈斯伯里先生接着说，把身子背过去。“开门，马修斯！”

“再见，先生，”尼古拉斯说。

“开门，马修斯！”格雷戈斯伯里先生大声说。

男仆对尼古拉斯招招手，懒洋洋地、跌跌撞撞地带头下楼，开了大门，把他领到街上。他从原路折回自己的住处，神色间满是忧愁和焦虑。

斯麦克把昨天的夜餐剩下的东西凑成了一顿饭，正急切地等他回来。早晨发生的事没有让尼古拉斯的胃口好起来，他就没有碰一下饭食。纽曼·诺格斯往屋里探头的时候，尼古拉斯正若有所思地坐着，身旁的盘子里是那个可怜的小家伙煞费苦心挑出来的几口好吃东西，他并未沾唇。

"回来了？"纽曼问。

"对，"尼古拉斯回答说，"累得要死；更糟的是，尽管我尽了全力，我也许只能留在家里了。"

"哪能指望一早晨办成很多的事啊，"纽曼说。

"说得也是，不过我是乐观的，曾经这么指望过，"尼古拉斯说，"失望自然也大一点。"他接着给纽曼讲了那番经过。

"假如我在拉尔夫·尼克尔贝回来前能干成点什么，"尼古拉斯说，"哪怕一丁点儿也好，就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宽下了心，不怕见他的面了。天知道，我就会觉得干活并不丢脸。懒懒散散地躺在这儿，像头养乖了一半的发着愁的野兽，可真烦死人啦。"

"我说不准，"纽曼说，"干点小活儿也有用——可以交得起房租，这还不算——可是你不会愿意干的；不行，怎么能指望你受得了啊——不行，不行。"

"怎么能指望我受得了什么呀？"尼古拉斯问，抬起眼睛来。"你倒说说看，在伦敦这一大片荒漠上，有什么老老实实的办法，可以让我至少能支付这么一间可怜的小屋每周的房租，那时候再看我会不会退缩，不愿接受。忍受！我忍受得太多了，我的朋友，现在已没有尊严感也不讲究什么审慎了，除非——"尼古拉斯停顿了一下又说，"除非这审慎涉及到保持一般的忠诚老实，而那么一点尊严感涉及到自尊心。给卑鄙而无知的暴发户，不管是不是议员，当个拍马屁的奴才，跟给野兽一样的教书匠当个助

教，我看也没什么两样。”

“今天早上我听说的事，是不是应该告诉你，我有点拿不定主意，”纽曼说。

“这跟你刚才说的话有关系吗？”尼古拉斯问。

“有。”

“那就千万告诉我吧，我的好朋友，”尼古拉斯说。“看在上帝面上，想一想我这种可悲的境遇；我保证采取什么行动都要先跟你商量，不过也至少让我自己做一点主吧。”

这个请求感动了纽曼，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大堆杂乱无章、莫明其妙的话，大意是当天早上肯维格斯太太仔细地盘问了他，问他怎样跟尼古拉斯成为相识，还打听了尼古拉斯的全部生活、变故和家世；纽曼尽可能回避这些问题，但后来被逼得再也躲不开了，只得说出尼古拉斯是个学识很高的私人教师，遭到了一些他不便明说的倒运的事，还说他姓约翰逊。肯维格斯太太出于感谢，或者雄心壮志，或者母亲的自豪感，或者母爱，或者这四种有力的因素合在一起，去跟肯维格斯先生私下商量了一番，最后回来提议请约翰逊先生教四位肯维格斯小姐法语，以法国人的口语为准，每周致酬五先令通用货币，按每周教一位一先令计算，还多出来一先令，等将来小娃子能学语法的时候，就不再加钱了。

“除非我估计得大错特错，”肯维格斯太太提出这个建议时说，“这学习时间不会很长，因为，这么聪明的孩子们，诺格斯先生，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我实在相信。”

“好，”纽曼说，“没别的了。这对你有点屈尊，我知道；不过我当时觉得也许你可以——”

“可以！”尼古拉斯极其快活地大声说。“我当然干。我立刻接受这份工作。马上通知那位可敬的母亲吧，我亲爱的朋友；她

愿意什么时候开课，我就照办。”

纽曼以轻快的步伐跑去告诉肯维格斯太太他的朋友同意了，不久就带回口信来，说他们一有便就高兴跟他在二楼会面，说肯维格斯太太立时找人去买一本旧的法语语法和会话书，这种书在附近街口书摊上的廉价书栏里翻来滚去已经好多日子了；还说他们全家眼看在高贵的身分方面能添上这一招，觉得十分兴奋，愿意立即开始这启蒙的课程。

这里可以说明一下，尼古拉斯并不是一般所谓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他自己受了侮辱，便怀恨在心，别人受了虐待便挺身援救，那种大胆和豪放的劲儿很像个放不下长矛的骑士；但他缺乏雄心勃勃的绅士们经常所特有的过分的冷静和放任的自私。老实说，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有意把这样的绅士们看做前途有望的家庭的障碍而不是别的东西；我们凑巧认识几个这样的人，他们不安心于低贱的工作，把雄心仅仅表现在留两撇小胡子和显出凶猛之态的倾向上，尽管小胡子和凶猛之态本身都是非常好看的，十分值得夸奖的，我们实在愿意这两种东西叫雄心勃勃的人吃点亏，而不是叫并不雄心勃勃的人吃亏。

尼古拉斯既然不是一般所谓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因而为了能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认为跟纽曼·诺格斯借钱，比教小肯维格斯们法语、每周挣五个先令要可耻得多，于是正如上文所述，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聘请，轻快地来到二楼。

在那里，肯维格斯太太接待了他，摆出一副大家风度，好心好意地要让他相信她对他的支持和爱护；在那里，他还见到了利利未克先生和佩陶克小姐，和坐在听讲的长凳上的四位肯维格斯小姐，以及那个小娃子，他坐在一张看门人用的矮椅子上，面前有只松木盘子，正在玩一只没有脑袋的玩具马，这马是用一只小木筒做成的，很像只意大利熨斗，由四只弯木钉支撑着，身子



尼古拉斯给肯维格斯家四个小孩当家庭教师

染成红黑二色，巧妙得活像有好些红色薄饼插在黑漆里。

“你好，约翰逊先生？”肯维格斯太太说。“叔父——这是约翰逊先生。”

“你好，先生？”利利未克先生说——说得有点生硬，因为昨晚他不知道尼古拉斯是什么人，一位收费员对一名教员当时过于客气，真是一件恼人的事。

“约翰逊先生被聘用为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了，叔父，”肯维格斯太太说。

“刚才你已经说过了，我亲爱的，”利利未克先生应道。

“不过，我希望，”肯维格斯太太挺直了身子说，“她们别为这个骄傲起来；她们应该感谢自己的好运气，一生下来就比一般的孩子优越。你听见没有，莫尔丽娜？”

“听见了，妈，”肯维格斯小姐回答说。

“要是你出门上街，或者到别处去，我希望你别对别的孩子夸口，”肯维格斯太太说，“要是你一定要说说这个事儿，你就至多说，‘我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到家里来教我们，可是我们并不感到骄傲，妈说那就有罪了。’你听见了吗，莫尔丽娜？”

“听见了，妈，”肯维格斯小姐回答说。

“那么你就用心记住，照我说的办，”肯维格斯太太说。“就叫约翰逊先生开课吧，叔父？”

“要是约翰逊先生准备开课，我就准备听课，我亲爱的，”收费员说，摆出一副思想深邃的批评家的神气。“你认为法语是哪种语言呢，先生？”

“您指的是什么？”尼古拉斯问。

“你认为它是一种好语言吗，先生？”收费员说，“是一种美的语言，一种合情合理的语言吗？”

“当然是一种美的语言啰，”尼古拉斯回答说，“无论什么东

西它都叫得出名字来，对无论什么事都能作一套高雅的谈话，我看它是合情合理的。”

“我不清楚，”利利未克先生有所怀疑地说。“你说它现在是一种叫人高兴的语言吗？”

“是啊，”尼古拉斯回答说，“我看从前也是，没错儿。”

“我的时代过去了，法语已经大变了，”收费员说，“大变了。”

“难道在您那个时代它是叫人乏味的吗？”尼古拉斯问着，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叫人乏味得厉害，”利利未克先生态度有点暴躁地回答说。“我说的是战争期间，上一次战争[①]。法语可能是一种叫人高兴的语言。我不愿意跟别人唱反调，不过我只能说我听见过法国犯人说话，他们是本国人，应该知道怎么讲的，但他们说话的调子太叫人乏味了，一听就叫你难受。嗐，我听过五十回了，先生——五十回了！”

利利未克先生越来越暴躁，肯维格斯太太觉得最好给尼古拉斯打个手势，叫他别答腔了；后来佩陶克小姐说了好几句卖乖的话来讨好这位高超的老绅士，他才开了尊口问道，

“法语中‘水’怎么说，先生？”

“L’eau，”尼古拉斯回答说。

“哦！”利利未克先生摇着头说，颇为慨叹，“我早想着得这么说。Lo，啊？这种语言我觉得算不上什么——一点儿也算不上什么。”

“我看孩子们可以上课了吧，叔父？”肯维格斯太太说。

“行，可以开始啦，我亲爱的，”收费员不快地说。“我可不想阻拦她们。”

---

① 指拿破仑战争（1803—1815）。

得到了这个允许，四位肯维格斯小姐坐成一排，小辫子都垂在一边，以莫尔丽娜为首，尼古拉斯呢，拿起书来，讲些开头的话。佩陶克小姐和肯维格斯太太在一旁默默地观赏，只是有几次被这位母亲打断了，她低声说莫尔丽娜马上就都能背出来了；利利未克先生皱着眉，留神瞧着这一伙人，自己埋伏起来，等待时机，好对这种语言再来一场辩论。

第 十 七 章

本章追述尼克尔贝小姐的遭遇。

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和无法摆脱的愁苦的预感，凯特·尼克尔贝，在她被曼塔里尼夫人雇用的第一个早晨，各只大钟才到七点三刻时，就离开市中心区，在几条街道的喧嚣扰攘之中，独自穿过人群，走向伦敦西区。

在这么早的时刻，有许多带病的女孩子，她们的任务，像可怜的蚕儿一样，就是要忍苦耐劳地去生产华美的服饰来打扮那些只顾自己的人和生活奢侈的人，她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走向每天劳动的场所，急急前行，好像在偷偷地吸一口有益卫生的空气，接受一缕明亮的阳光，好让她们在一个工作日的漫长时刻中的单调生活稍稍松快一下。凯特走近市内比较繁华的地区时，注意到好多这类的人走过身边，跟她自己一样，行色匆匆，奔向痛苦的工作，从她们那种不健康的容颜和无力的脚步上看出万分清楚的迹象，证明她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她来到曼塔里尼夫人的住所，比指定时间还早几分钟，希望有另外的女工走来，免得她尴尬地对那个用人说自己的职务，于

是在那儿踱来踱去了几次，才羞怯怯地敲门。过了一会儿，男仆才来开门，刚才他一面上楼一面穿上条纹短上衣，此时正在专心系好围腰布。

“曼塔里尼夫人在家吗？”凯特结结巴巴地问。

“这个时候不常出去，小姐，”那人回答，用的声调，叫人听起来觉得“小姐”二字比“我亲爱的”还讨厌。

“我可以见她吗？”凯特问。

“啊？”那个人说，手把着门，赏给她直瞪瞪的一眼和龇牙一笑，嘴张得很大，“哎哟，不行。”

“是她本人指定叫我来的，”凯特说，“我——我——要在这儿上班了。”

“啊！你该拉工人用的铃才对，”男仆说，摸了一下门框上的门铃拉手。“不过，等我想想，我忘了——是尼克尔贝小姐吧？”

“是，”凯特答道。

“那就请你走上楼去吧，”那人说。“曼塔里尼夫人等着见你呐——这边走——留神地板上的这些东西。”

他这话是让她小心，不要叫乱七八糟的点心盘子、灯、放满酒杯的托盘和几堆轻便长凳给绊倒，这些东西在大厅里散乱得到处皆是，分明是前一晚上的晚会开到夜深；那人领凯特上了三楼，带她进入一间后屋，有道双扇折门通向她初次跟女老板见面时所在的房间。

“请你在这儿等一下，”那人说，“我马上禀报她。”他极其殷勤地说了这话，便走开了，把凯特一个人留在那里。

屋里可以用来消遣的东西不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幅油画，是曼塔里尼先生的半身像，那位艺术家描绘了他正在轻松地抓头皮的形象，因而手指上的一只钻石戒指特别显眼，那是结婚前曼塔里尼夫人给他的礼物。此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对话

的声音，声音响亮，板壁又薄，凯特不由得听出那是曼塔里尼先生和夫人的语声。

“你要是叫人讨厌、无法无天得要命地吃醋，我的魂灵儿，”曼塔里尼先生说，“你就会非常不好受——不好受得可怕——不好受得要死。”随着有一个响声，好像曼塔里尼先生在轻轻地呷咖啡。

“我就是不好受，”曼塔里尼夫人答道，显然噘起了嘴。

“那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一文不值的、不领情得要命的小仙女，”曼塔里尼先生说。

“我不是，”夫人说，抽咽了一声。

“别让它不高兴，”曼塔里尼先生说着，敲开一只蛋。“这是张好看的、迷人得要命的小脸蛋儿，不应该让它不高兴，因为这会使它丧失它可爱的地方，变得易怒而阴沉，像个吓人的、顽皮的、天杀的小鬼了。”

“说这种话我不服，什么时候也不服，”夫人气呼呼地接着说。

“让你最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就能让你服了，如果你觉得原来那样更好，你就服不了，”曼塔里尼先生回嘴说，嘴里插着吃蛋的小匙。

“讲这话容易极了，”曼塔里尼太太说。

“一边吃要命的蛋，讲话就不那么容易了，”曼塔里尼先生应道，“因为蛋黄从背心上往下淌，除了黄背心，哪种背心也配不上，糟透了。”

“一整晚你都调戏她，”曼塔里尼夫人说，显然想把离题的话拉回原处。

“没有，没有，我的命根子。”

“你就是那么干的，”夫人说，“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呐。”

"上帝保佑那只一闪一亮的小眼睛;可一直盯着我呐!"曼塔里尼大声说,似乎懒洋洋地高兴起来。"啊,真要命!"

"我要再说一遍,"夫人又说,"除了你自己的妻子以外,你不应该跟别人跳舞;我宁愿先服毒,也决不能忍受这个,曼塔里尼。"

"她不会服毒,忍受可怕的痛苦,是吗?"曼塔里尼说;他的语声变了,好像已经挪动了椅子,离他妻子近一点儿了。"她不会服毒,因为她有位好得要命的丈夫,他本来可能娶两位女伯爵和一位富孀——"

"两位女伯爵,"夫人插嘴说。"你从前跟我说的是一位!"

"两位!"曼塔里尼叫着说。"两个好得要命的女人,地道的女伯爵,豪富之家,真该死。"

"你怎么没娶到手呢?"夫人开起玩笑来。

"我怎么没娶到手!"她的丈夫回答说。"难道在一次早场音乐会上,我没看见全世界最要命的小迷人精吗?这个迷人精成了我的妻子,全英国的女伯爵和富孀还说不上——"

曼塔里尼先生没说完这句话,却很响亮地吻了一下曼塔里尼夫人,夫人也还报了一吻;其后似乎还有几次,是一面吃早饭一面进行的。

"现钱怎么样了,我生活中的宝贝?"亲热场面结束之后,曼塔里尼说。"我们手头有多少?"

"少得很,真的,"夫人回答说。

"我们得多弄点儿,"曼塔里尼说,"我们得从老尼克尔贝那儿弄点贴现来好跟人家斗,真该死。"

"眼下你根本用不着钱啊,"夫人哄着他说。

"我的命根子和魂灵儿,"她的丈夫应道,"斯克拉伯斯手里有一匹马出卖,不弄到手就是大傻子——简直不用花钱,我满心

喜欢的人儿。”

“不用花钱，”夫人叫嚷着说，“我太高兴了。”

“确实不用花钱，”曼塔里尼应道。“有一百畿尼的现款就能把它买下；鬃毛、颈脊、腿儿、尾巴，都好看得要命。我要在公园里骑着它到被我拒绝的女伯爵们的马车前头去。那个要命的老富孀会气恼得晕过去，另外两位夫人就会说，‘他结了婚，等于自杀了，这是要命的事，全完了！’她们会互相恨得要命，只盼着你死去，给埋了。哈！哈！真要命。”

曼塔里尼夫人即使有点慎重，也抵挡不住这些美妙的胜利前景；钥匙串叮叮当当地响了一会儿，她说她要看看她的办公桌里还有多少钱，于是站起身来，开了双扇折门，走进里面坐着凯特的那间屋子。

“哎哟，小姑娘！”曼塔里尼夫人叫起来，吃惊得往后退。“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小姑娘！”曼塔里尼喊着，匆匆跑进来。“你怎么来到——啊！——哦——真要命，你好？”

“我在这儿等了些时候了，太太，”凯特对曼塔里尼夫人说。“我看那用人准是忘了通知您我来了。”

“你真得管管那个人，”夫人转脸对她的丈夫说。“他把什么都忘了。”

“把这么满漂亮的姑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我非把他那个该死的鼻子从脸上拧下来不可，”她的丈夫说。

“曼塔里尼，”夫人大声说，“你忘掉自己的身分了。”

“我可没忘掉你，我的魂灵儿，永远不会忘，永远不能忘，”曼塔里尼说，吻了他妻子的手，偷偷对尼克尔贝小姐做个鬼脸，她不以为然地把身子扭过去。

听了这些奉承话，掌管营业的夫人平和了下来，从办公桌里

拿出几张单据，递给曼塔里尼先生，使他欢喜之至。然后，她叫凯特跟她走，曼塔里尼先生又装模作样了几回，来吸引姑娘的注意，但她们走开了，撇下这位绅士挺直了身子，躺在沙发上两脚朝天，手里拿着一张报纸。

曼塔里尼夫人领路，下了一层楼梯，穿过一条走廊，进入楼房后面的一个大房间，有不少年青女子正在里面缝纫呀，裁剪呀，缝制呀，改制呀，以及只有精于女帽、女装缝制技术的人们才会的种种其它程序。屋里是气闷的，有个天窗，十分死气沉沉，毫无声响。

曼塔里尼夫人高声呼唤纳格小姐，一个忙忙乱乱的、穿着过分的矮个子女人，神气十足地出现了，所有的年青女士都暂时停下了工作，对尼克尔贝小姐的服装的样式和料子，她的脸色、相貌和风度，互相嘁嘁喳喳地加以种种评论，言谈之间，颇有人头挤挤的跳舞厅里最上流的人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尚风度。

"纳格小姐呀，"曼塔里尼夫人说，"这就是我跟你谈起的那位年青人。"

纳格小姐给了曼塔里尼夫人一个恭恭敬敬的笑脸，转向凯特的时候很巧妙地把那个笑脸变成一副和气的模样，她说，雇用完全不熟悉业务的年青人当然是麻烦之极的事，尽管这样，她相信这个年青人会尽力而为——有了这种信心，她对凯特已经发生点兴趣了。

"我想，至少目前，最好让尼克尔贝小姐跟你到展览室去，试穿衣服给人看，"曼塔里尼夫人说。"别的方面，她眼下还顶不了多大用处；而她的外貌能——"

"正好配得上我的外貌，曼塔里尼夫人，"纳格小姐插嘴说。"错不了，其实我早知道您不久就会看出来的，因为您对所有

这类事情都有那么高的鉴赏力，真的，我常跟这些姑娘说，我不知道您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并且怎么能长这么多知识——嗯哼——尼克尔贝小姐跟我完全是一对儿，曼塔里尼夫人，只不过我比尼克尔贝小姐皮肤稍稍黑一点儿，还有——嗯哼——我看我的脚也许小一点儿。我说这话敢保尼克尔贝小姐不会生气，要是她听说了我们全家一向因为脚小而出名，那是自从——嗯哼——自从我们家的人长出脚来的时候起，真的，我这么想。从前我有个伯父，曼塔里尼夫人，他住在切尔特南，是个烟草商，营业极其兴旺——嗯哼——他的脚哇，小得跟通常装在木腿上的脚一样——连您，曼塔里尼夫人，也能想象出来的最匀称的脚。"

"那该有点像畸形足的模样吧，纳格小姐，"夫人说。

"啊哟，这正是您的本色，"纳格小姐说。"哈！哈！哈！畸形足！好得很呐！我不是常跟这些姑娘说：'嘿，我就是要说，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在我在任何地方听到过的——嗯哼——出口成章的幽默话之中'——我听到的可真不少了；因为我亲爱的哥哥在世的时候（我给他管家，尼克尔贝小姐），我们每礼拜一次请两、三个小伙子来吃晚饭，都是当时很出名的幽默家，曼塔里尼夫人——'在我听到过的所有的出口成章的幽默话之中，'我跟这些姑娘说，'曼塔里尼夫人的幽默话是最出色的——嗯哼。她所说的都是那么文雅，那么尖锐，又那么温厚（今天早上我还跟西蒙兹小姐说呐），究竟这种本领她怎么得着的、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得着的，我可真是莫明其妙。'"

说到这里，纳格小姐停顿了一下，喘喘气，趁她喘气之时，我们无妨谈一谈——不是谈她多嘴多舌得出奇，对曼塔里尼夫人恭而敬之得出奇，这两点都是事实，并无评论的必要；只是在口若悬河的长谈之间，她惯于随时随刻来一声又响、又尖、又清晰

的"嗯哼"，此中旨趣，她的相识者各有己见；有的说纳格小姐喜欢夸张，新的创造正在头脑里形成之时就来这么一声；也有的说她讲话时略一犹豫，马上来这么一声以占用时间，免得别人趁机插嘴。此外，还可以谈到的是，纳格小姐依然旨在给人以年青的印象，尽管在多少年前就已超出了这个范围；而且她生性软弱，又自以为了不起，拿一句格言，眼见为实，不可轻信，来形容她这种人最最恰当了。

"你得费神让尼克尔贝小姐注意工作时间，这类的事你都管一管，"曼塔里尼夫人说，"我就这样把她留给你了。你不会忘了我的嘱咐吧，纳格小姐？"

纳格小姐当然回答说，忘掉曼塔里尼夫人的任何嘱咐在道义上讲是不可能的；于是夫人对她的助手们普遍地说了再见，翩然而去了。

"她这个人，招人喜欢，你说是不是，尼克尔贝小姐？"纳格小姐搓着手问。

"我很少跟她见面，"凯特说。"我还不大清楚。"

"你见过曼塔里尼先生吗？"纳格小姐问。

"见过；见过两回。"

"他不也招人喜欢吗？"

"我确实并不觉得他是这样，绝对不是，"凯特回答说。

"不觉得，我亲爱的！"纳格小姐大声说，举起双手。"啊，我的老天爷，你的鉴赏力都到哪儿去了？这么个身量高、胡子全、精神好、绅士味足的高雅的人，还长着那样的牙齿和头发，还——嗯哼——啊呀，你真叫我吃惊。"

"恐怕我很蠢，"凯特说，把帽子搁在一旁，"不过，既然我的看法对他或者别人都是一点也不重要的，有这个看法我就不后悔，也不急于改变它，我想。"

“他是个很高雅的人，你不觉得吗？”姑娘们之中有一个问。

“真的，他也许是这样，可我说点相反的话也不要紧吧，”凯特回答说。

“他还会赶漂亮的马儿，对不对？”另一个姑娘问道。

“也许是吧，可我从没见过，”凯特回答说。

“从没见过！”纳格小姐插嘴说。“得了！问题马上来了，你知道；你怎么能谈你对一位绅士的看法——嗯哼——要是你没见过他的整个表现的话？”

老女帽制造工头的这种说法之中有不少世故人情，甚至这位乡下姑娘也稍稍懂得一点，凯特因此当然急于改变话题，便不再说什么，任凭纳格小姐独占阵地了。

大家略一沉默，大多数姑娘们仔细地观察了凯特的容貌，并对之交换了意见，有一个姑娘说愿意帮她把围巾解下来，凯特答应了，她问凯特是否觉得黑色的衣饰穿戴起来很不舒服。

“我实在觉得很不舒服，”凯特回答说，凄苦地叹了一口气。

“沾着这么多的尘土，又热，”那个女工说，替她整理了一下衣服。

凯特有几句话没有说出口来；丧服是人类能穿的最冷的衣服，不但让穿孝的人胸中发冷，而且会影响夏天般热情的朋友们，冻结了他们的好意和友爱的源泉，枯萎了他们从前十分慷慨地萌发的希望的芽苞，只剩下赤裸裸的腐烂的心暴露于外。丧失了作为生活唯一靠山的朋友或亲属而不深切感到黑色丧服的这种冰冷的影响的人实在太少了。她早已强烈地尝到的个中的滋味，此刻又涌上心头，她再也不能忍住自己的眼泪了。

“真对不起，我那句不懂事的话叫你难过了，”那个同伴说。“我没有想到啊。你是给近亲穿孝吧？”

“给我父亲，”凯特哭泣着回答。

"给什么亲属，西蒙兹小姐？"纳格小姐用清晰可闻的话音问道。

"她父亲，"对方轻轻答道。

"她父亲，啊？"纳格小姐说，一点儿没把声音压低。"唷！长期生病吧，西蒙兹小姐？"

"嘘——请别作声，"那位姑娘答道。"我不知道。"

"我们那不幸的事来得很突然，"凯特说着，背过脸去，"要不，我这时也许能更镇静一点。"

在这个房间里，根据对待任何新来的"年青人"的常例，大家非常想知道凯特是谁，是什么人，以及跟她有关的一切；然而，尽管她的容貌和情绪理所当然地助长了这种好奇心，她们了解到对她盘问会让她难过，这足以使她们甚至把这份好奇心抑制下去，纳格小姐呢，看出当时已没有希望进一步探究细情，勉强吩咐大家停止谈话，继续工作。

于是，工作在沉默中进行，一直到一点半，厨房里供应烤羊腿加土豆。饭后，姑娘们洗了手，享受了这额外的照顾，松弛了一下，又工作起来，又是一声不响地干，一直到街上的马车的辚辚声和一连两下的响亮的敲门声，说明上流社会人士一天的活动也开始了。

曼塔里尼夫人门上一连两下的敲击声，宣告某一位高贵的夫人——或者不如说豪富的夫人，因为有时候豪富跟高贵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带着女儿来对几套久已在缝制中的宫廷女服作鉴定，凯特被派去伺候她们，由纳格小姐作伴，当然由曼塔里尼夫人作指挥。

在这一盛举之中，凯特是个着实卑微的角色，她的任务仅限于捧着几件衣服，等着纳格小姐试穿，有时候系一条带子，或者扣上一个钩扣。她也许理所当然地自以为别人的傲气或者脾气

不会发到自己的头上，然而，恰巧那一天，那位阔太太和阔小姐都发了脾气，这位可怜的姑娘分到了一份她们的辱骂。她动作笨拙——手冷——又脏——又粗——她一切都干得不对头；她们不明白曼塔里尼夫人怎么会手下有这种人；要求下次来的时候能见到另一个姑娘，等等。

这么常有的事，要不是招来了后果，本来是不值一提的。那两个人走后，凯特流了不少辛酸的泪，第一次感觉到她的职业使她屈辱。真的，她早就一想到贱役和苦工就害怕，可是挣钱吃饭，她并不认为是降低身分，直到受了侮辱和最卑鄙的轻视的时候才改变看法。人生哲学会教导她说，降低了身分的是那些个品质太差、无缘无故就惯于发脾气的人们，不过她太年青，还不能以此自慰，而她的正直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有句牢骚话，“寻常的人地位低而品质高”，恐怕时常是从不寻常的人地位高而品质低这个事实给引发出来的吧？

在这种场面和工作中，时间流逝了，直到晚上九点，凯特被白天发生的事弄得无精打采，疲乏不堪，赶快摆脱工场间的拘禁，到街角去会见母亲，一起走回家去——却更加难过了，因为她不能不把真实的情感遮掩起来，假装着分享母亲的种种乐观的梦想。

“哎哟，凯特，”尼克尔贝太太说，“我想了一整天了，要是曼塔里尼夫人肯跟你合伙，那可真叫人高兴啊——这是很有希望的呀，你知道！是啊，你那可怜的好爸爸的表兄的小姨子——一位布朗多克小姐——跟一个在哈默史密斯办学校的女士合伙开业，马上就发了财。哎呀，我忘了，布朗多克小姐就是那位中了彩票得到一万镑的小姐，不过我想就是她；真的，现在我再一想，我敢保就是她。曼塔里尼和尼克尔贝公司，多好听啊！——要是尼古拉斯交上了好运，成了尼克尔贝博士，威斯敏斯特学校的校

长，你就可以跟他住在同一条街上啦。”

“亲爱的尼古拉斯！”凯特叫着说，从手提袋里把她哥哥从多西伯义斯堂写来的信拿出来。“我们有这么多的苦难，妈妈，知道他干得挺好，看他的信写得这么高高兴兴，叫我多喜欢呐！不管我们可能受多少委屈，一想到他过得又舒服、又快活，我就感到安慰了。”

可怜的凯特！她哪里想得到她的安慰是多么靠不住，多么快她就能明白真相。

第十八章

纳格小姐对凯特·尼克尔贝溺爱了整整三天，打定主意从此永远恨她。使纳格小姐作出这个决断的种种原因。

世间有种种烦恼、艰难、痛苦的生活，除了身临其境的人们以外，别人对此兴趣不大，而那些不乏思想或感情的人竟加以忽视，他们的同情心若不加以绝大的刺激，是无法激起的。

有好多主张行善的人，要是叫他们发善心，所需要的刺激简直不在享乐的信徒们所需要的以下。因此，病态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经常用在毫不相干的对象上，而健康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的正常施与，却有许许多多需求，连最孤陋寡闻的人也经常能看到和听到这种事例。总之，慈善家非要虚构的情节不可，跟小说家或者戏剧家一样。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小偷是个俗物，不在高雅人士的心目之中，然而，给他穿上绿色天鹅绒的服装，戴上高顶帽子，再把他作案的地点从稠人广众的城市转移到深山僻路上去，你

就必然觉得他是个诗歌和冒险故事的中心人物了。那种伟大的基本品德[①]也是如此，若加以适当的培养和使用，即使不能包括其它基本品德，也可与之相通。它非要虚构的浪漫故事不可；故事里跟真实的、艰苦奋斗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越少越好。

可怜的凯特·尼克尔贝投入的那种生活，由于已在本书中展现的一连串事先没料到的情况，是艰苦的；她的生活内容正是沉闷单调、不卫生的拘禁和肉体上的疲劳，如果对曼塔里尼夫人所主持的女服装店里那些情况，一开始便加以详细、冗长的描写，怕能使有善心和同情心的人士兴味索然，所以，眼下我还是情愿以凯特·尼克尔贝小姐本人为主题。

"哎哟哟，真的，曼塔里尼夫人，"纳格小姐说，正是凯特当了新学徒的第一个夜晚，走上疲乏的回家之路的时候，"尼克尔贝小姐是个十分靠得住的年青人——真是个十分靠得住的年青人——嗯哼——说实在的，曼塔里尼夫人，没想到您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有礼貌、非常——嗯哼——非常不摆架子的姑娘来帮忙试衣服，这么一来，连您的眼力也会大大地受到赞扬了。我见过几个年青的女人，她们有机会在比她们优秀的人面前夸耀自己，摆出一副那么——天呐——哦——不过您总是对的；曼塔里尼夫人，总是这样；而且我多少次跟这些年青姑娘说，那么许多人错了那么多回，你们怎么能就一点也不错，我真觉得莫明其妙。"

"除了叫一位非常高贵的顾客发脾气以外，尼克尔贝小姐今天没干什么出色的事——至少我知道的是这样，"曼塔里尼夫人应道。

---

① 指仁慈，按西方传统观念，其它基本品德为信义、希望、公正、明智、节制、坚忍。

“哎哟!”纳格小姐说,“不过您得多体谅她没经验呐,您知道。”

“还有年青?”夫人问。

“哟,我可不愿提这一个,曼塔里尼夫人,”纳格小姐回答说,脸红起来,“因为要是年青也是个借口的话,您就不会有——”

“我就不会有这么一位极好的女工头了,我想,”夫人紧接着说。

“哟,我可从没见过像您这样的人,曼塔里尼夫人,”纳格小姐极其得意地说,“这是实话,因为人家的话还没到嘴唇边,您已经知道要说的是什么了。嘀,好极了!哈,哈,哈!”

“就我本人说,”曼塔里尼夫人说,假装不在意地瞟了她的助手一眼,顾自畅快地暗笑起来,“我认为尼克尔贝小姐是最笨拙的姑娘,我这辈子没见过。”

“可怜的小东西,”纳格小姐说,“那不是她的错。就算是她的错,我们也可以盼着她改过来;其实是她的不幸,曼塔里尼夫人,不过,真的,您知道,照那个人关于那匹瞎马的说法,我们应该加以尊重。”

“她伯父告诉我人家认为她长得漂亮,”曼塔里尼夫人说。“我看她是我所见过的姑娘之中最普通的一个。”

“普通!”纳格小姐叫嚷着说,眉飞色舞起来,“而且笨拙!嗯,我只能说,曼塔里尼夫人,我非常爱这个可怜的姑娘;她就是比现在再加倍地相貌平常,再加倍地拙手笨脚,我也只能越发是她的朋友,这可是实话。”

实际上,纳格小姐看到凯特·尼克尔贝那天上午的不成功的表现之后,便开始对她有好感了,此次和上级的简短谈话又把她的宠爱提高到大为可惊的程度;她头一次审视那位姑娘的面貌和身姿的时候,已经私下有些担心和上级绝对不会意见一致,

因而对她的偏爱越发显著了。

“现在呢，”纳格小姐说，望了一眼不远的镜子里的自己的影子，“我爱她——我十分爱她——我声明我就是爱她！”

这份忠诚的友情是高度的无私无我的，超然于奉承或恶意这两种小小的弱点之上，因而，第二天，好心的纳格小姐坦率地告诉凯特·尼克尔贝，说她看出她干不了这种活儿，不过她一点也不必为此不安，因为她（纳格小姐）通过自己的越来越大的努力，就可以尽可能不叫她太显眼，她所要做的只是在顾客面前完全保持安静，尽她最大的能力避免引起人家的注意。最后这一点恰恰符合了这位腼腆的姑娘的心情和愿望，她便爽爽快快地答应了绝对要听从这位高明的老处女的忠告，而不问其实是毫不考虑其动机如何。

“我对你实在有很深的兴趣，我亲爱的孩子，千真万确，”纳格小姐说，“这是一个姐姐的兴趣，真的。这种事太出奇了，我从来没体验过。”

说它出奇是一点不错的；要是纳格小姐真觉得对凯特·尼克尔贝有一种强烈的兴趣，那当然不会是没结婚的姑母或者祖母的兴趣；这是她们各自在年岁上的差别所必然造成的结果。但纳格小姐所穿的服装是很年青的式样，也许她的情感也是同一类型的吧。

“上帝保佑你！”纳格小姐说，在第二天下班的时候，给了凯特一吻，“这一整天你真是笨拙得厉害呀。”

“恐怕您这番亲切和坦率的话让我更加苦恼地感觉到自己的缺点，可是并没有使我有所改进，”凯特叹了一口气说。

“没有，没有，恐怕还没有，”纳格小姐接着说，极其不寻常地高兴起来。“不过你一开头就知道了，也就能够老老实实、舒舒服服地干下去，那不是要好得多吗！你往哪边走啊，我亲

爱的？”

“往市中心区那边，”凯特回答说。

“市中心区！”纳格小姐叫道，她系好帽子，得意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的老天爷！现在你真住在市中心区吗？”

“难道有人住在那儿是非常出奇的事吗？”凯特问，露出几分笑意。

“不管处于什么情况，我就是不相信任何年青的女子能在那儿一连住上三天，”纳格小姐回答说。

“破落的——我应该说贫穷的人，”凯特说，急忙改口，唯恐流露出傲气来，“能住在哪儿就得住在哪儿。”

“嗯！这倒是实情，他们没法子，说得真对！”纳格小姐接着说，遵照一般人之间稍表怜悯心的方式，轻轻叹了一口气，并且轻轻点了两、三下头。“我常常跟我弟弟说的就是这句话，每当我们的用人一个接一个地病了，他认为厨房后屋太潮湿，不能让她们睡在里面的时候，我跟他说，这种人呐，无论在哪儿睡都乐意！天生的脊梁骨，正好背东西。想想正是这么回事，多妙啊，对不对？”

“真妙，”凯特回答，掉转身去。

“我陪你走一程吧，我亲爱的，”纳格小姐说，“因为你准得走到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天太黑了，我们上一个用人脸上害了丹毒，上礼拜进了医院，我愿意你给我做个伴儿。”

凯特本想摆脱这种讨人喜欢的伙伴关系，但纳格小姐给她正了正帽子，让她十分满意，又挽起了她的胳臂，那股劲儿，显然表示这位监工多么有意地赐以温存，她欲言未吐，两人已经走上大街。

“恐怕妈妈，”凯特吞吞吐吐地说，“——我说的是我母亲——正等着我呐。”

“你一点也不必道歉，我亲爱的，”纳格小姐说，一面甜蜜地微笑，“我看她该是个非常可敬的老人，我将非常——嗯哼——非常高兴认识她。”

可怜的尼克尔贝太太在街角不是等了一会儿，而是等了大半天了，凯特只得把她介绍给纳格小姐，而这个监工把对付最后一位马车阶级顾客的那一套搬来，略一屈尊，有礼貌地对这介绍作出反应。随后，三人挽臂而行，纳格小姐居中，显得特别和蔼可亲。

“我可真喜欢上你的女儿了，尼克尔贝太太，你万万想不到，”纳格小姐摆着架子，默默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才这样说。

“这话叫我高兴，”尼克尔贝太太说，“尽管这并不是什么希奇事儿，因为连生人也都喜欢凯特的呢。”

“嗯哼！”纳格小姐叫了一声。

“你要是知道她有多好，就会越发喜欢她了，”尼克尔贝太太说。“有这么个孩子是我苦日子里的天大的福气呀，她不懂得自大，也不懂得虚荣，她受的教育很可能从一开头就让她多少避免一点这两种缺点。你不知道失去了丈夫的滋味，纳格小姐。”

纳格小姐还根本不知道得到了丈夫是什么滋味，也就几乎可以说自然不知道失去了丈夫是什么滋味；于是她有些匆促地说，“对，我的确不知道。”她的神态旨在流露出决不愿跟任何人结婚之意——决不，决不，她才不那么糊涂呐。

“尽管时间这么短，凯特已有点长进了，这我信得过，”尼克尔贝太太说，得意地瞧着自己的女儿。

“哦！当然了，”纳格小姐说。

“还会更加长进呐，”尼克尔贝太太又说。

“正是这样，我保证，”纳格小姐应道，用胳臂夹住凯特的一

条胳臂，来突出这句玩笑话[①]。

“她是一向机灵的，”可怜的尼克尔贝太太说，高兴起来了，“一向如此，从小娃娃时候起。我记得她才两岁半的时候，有位常到我家作客的绅士——瓦特金斯先生，你知道，凯特，我亲爱的，你可怜的爸爸把他保了出来，后来他逃到美国去了，给咱们寄来一双雪鞋，还写来一封亲亲热热的信，让你可怜的好爸爸哭了一个礼拜。你还记得那封信吧？信上说他很对不起，眼下无法还那五十镑钱，因为他的本钱都放出去生利了，他正在发财致富，忙得不得了，可是他没忘记你是他的教女，要是我们不给你买一只银柄珊瑚咬环[②]，记在他的老账上，他就会认为我们跟他太不亲近——哎哟，是啊，我亲爱的，你多么蠢呐！他还那么亲热地提到他每次来我们家时总要喝一瓶半的陈红葡萄酒呐。你一定记得吧，凯特？”

“不错，不错，妈妈；他怎么啦？”

“哟，这位瓦特金斯先生，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不慌不忙地说，好像正在费大劲回想极端重要的事，“这位瓦特金斯先生——他跟在村里开‘老野猪’酒店的瓦特金斯没有亲属关系，纳格小姐懂得这个；还有，我不记得是‘老野猪’酒店还是‘乔治三世’酒店了，但正是二者之一，我知道，反正差不多一个样——这位瓦特金斯先生说，当时你才两岁半，你是他见过的最出奇的孩子之一。他真是那么说的，纳格小姐，而且他一点也不喜欢孩子，他说这话也不可能有丝毫的用意。我知道说这话的是他，因为我还记得，像昨天的事情那么清楚，他刚刚说完就跟你可怜的好爸爸借了二十镑钱。”

---

① 上文的“我保证”一语原文为“I'll be bound”，照字面可理解为“我被绑住了”。

② 供出牙期的婴儿咬着玩，免得淌口水并可助长牙齿成长。



纽曼·诺格斯

尼克尔贝太太引用了那句不寻常的、毫无私心的话来证明她女儿出人头地之后，停住了嘴来喘口气；纳格小姐觉得话题转到门第上去了，即刻插嘴，谈起一小段往事来抬高自己。

“别谈借钱的事了，尼克尔贝太太，”纳格小姐说，“要不然你会把我气疯，完全疯的。我妈妈——嗯哼——是最可爱的美人儿，她那个最惊人而美妙的——嗯哼——最美妙的鼻子是人类的脸上从来没有过的，我确实相信，尼克尔贝太太，”（说到这里，纳格小姐激动地擦擦自己的鼻子）“她是最讨人喜欢的多才多艺的女人，也许是从来没见过的；不过她就是有个把钱借给人家的弱点，而且走了极端，以致借出去了——嗯哼——嘀！几千镑，我们那点小小的家财都光了，不但这样，尼克尔贝太太，即使我们活到——活到——嗯哼——活到世界末日，我看也没法子要回来了。我真是这么看。”

纳格小姐一无阻拦地说完了这一套虚构的话之后，又讲起许多另外的往事来，都是又真实又有趣的，滔滔不绝，尼克尔贝太太怎么也拦挡不住这股急流，后来只得顺流而下，却加上自己的种种往事所构成的潜流，于是两位女士一起侃侃而谈，十分满意，两人之间唯一不同之处为，纳格小姐是对凯特说话的，语声嘹亮，而尼克尔贝太太只是单调地、刺刺不休地独语，以谈为乐，有没有人听，她是根本不在意的。

就这样，她们十分友好地往前走，到了纳格小姐的弟弟家，此人是个美术文具商，又是个小图书租阅站的业主，住在托特纳姆路附近的一条小街上；他出租看旧了的新出版的小说，按日、按周、按月或按年均可，门柱上挂着一张用墨水写的书名名单的硬纸牌在晃来晃去。凑巧纳格小姐当时正讲到一位富有家资的绅士对她第二十二次求婚的事，只讲了一半，便坚决地请她们母女到家里去吃晚饭，她们就进去了。

“别走，莫蒂默，”她们走进店堂时，纳格小姐说。“不过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姑娘和她的母亲。尼克尔贝太太和小姐。”

“哦，当真！”莫蒂默·纳格先生说。“啊！”

纳格先生深思熟虑地叫嚷了这几声之后，慢慢地剪了柜台上两支厨房用的蜡烛的烛花，以及窗台上的两支的烛花，然后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鼻烟盒，吸了一小撮。

这几个动作干得怪里怪气，有些给人深刻印象之处；因为纳格先生是位又高又瘦的绅士，面貌古板，戴着眼镜，头发比接近四十或四十左右的人常有的少得多，尼克尔贝太太才对她的女儿低声说她觉得他必定是个文人。

“十点过了，”纳格先生说，看了一下自己的表。“托马斯，把仓库关上。”

托马斯是个男孩，身量只有百叶窗的一半高，而仓库呢，大致只能容纳三辆出租马车。

“啊！”纳格先生又说，长叹一声，把他看的书放回原来的书架上。“哦——不错——我相信晚饭准备好了，姐姐。”

纳格先生又叹了一口气，从柜台上拿了厨房用的两支蜡烛，迈着悲伤的脚步领女客们进入后会客室，那里有个打杂女工正在摆设晚饭，她是临时雇来的，报酬大约十八便士，从那个因病请假的女用人应得的工资中扣除。

“布洛克逊太太，”纳格小姐用责备的语气说，“我请求你不要戴着帽子进屋，真不知有多少回了！”

“我不能不戴，纳格小姐，”打杂女工说，把头一昂。“这屋子里打扫的活儿不少，你要是不愿让我戴帽子，我就得劳你驾去另外找人，因为这活儿给我简直没什么好处，这是真的，就是马上把我绞死也罢。”

“请你别说了，我不爱听这种话，”纳格小姐说，把“你”字说

得很重。“楼下有没有火，能一会儿就把些水烧热吗？”

“没有，真的，纳格小姐，”临时女工回答说，“我决不跟你说谎话。”

“那么为什么没有呢？”纳格小姐说。

“因为没有剩下的煤了，我要是能造出煤来，我一定造，可是我不会造，我就决不造，并且大胆地告诉你，女士，”布洛克逊太太回答说。

“请你住嘴好不好——婆娘？”莫蒂默·纳格先生猛然插嘴道。

“对不起，纳格先生，”打杂女工回嘴说，一下子转过脸去。“在这屋子里我不说话才真高兴呐，除非在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和有人跟我说话的地方，先生；至于我是个婆娘的事儿，先生，我倒想知道你自以为是什么人。”

“可怜的倒霉蛋，”纳格先生喊着说，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可怜的倒霉蛋。”

“我很高兴你不给自己起个好名儿，先生，”布洛克逊太太说。“我有一对双生孩子，到前天才生下来七个礼拜，我的小查利，上礼拜一从小床上摔下来，胳膊肘儿脱了臼，劳你驾，明天别等钟敲十下，就把一礼拜的工钱九先令送到我家去吧。”

说了这几句告辞的话，这位好太太轻松自如地离开这间屋子，让门就那么大大敞开着，纳格先生呢，同时扑进“仓库”，大声哼唧起来。

“那位绅士怎么啦，请问？”尼克尔贝太太问，被这声音弄得大为不安。

“他病了吗？”凯特问，确实感到惊慌。

“别响！”纳格小姐说，“有一段极其叫人伤心的经历呐。他曾一度一心爱慕——嗯哼——曼塔里尼夫人。”

“哎哟哟！”尼克尔贝太太叫着说。

“不错，”纳格小姐接着说，“还受到了不小的鼓励，他就很自信地希望跟她结婚。他那种想入非非的劲儿可大啦，尼克尔贝太太，其实——嗯哼——其实我们全家都有那么一股子劲儿，因此希望落了空使他大受打击。他是个出奇的多才多艺的人——多才多艺得极不寻常——小说呀——嗯哼——印出来一本他看一本；我是说每一种——嗯哼——有风格的小说，当然如此啦。说实话，他确实从那些书里找到好多跟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有关联的东西，确实觉得自己各个方面都像书里的男主人公——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高超的地方，我们也都如此，一点不奇怪——所以他对什么都瞧不起，成了天才；我完全相信，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在写一部新书了。”

“又一部新书！”凯特重复着说，因为纳格小姐稍一停顿，好让别人说句话。

“不错，”纳格小姐说，洋洋得意地点点头，“一部新书，共分三卷，大八开本。当然对他大大有利的是，所有他那些合乎时尚的描写中都有我的——嗯哼——我的经历，因为，当然了，写这类事的作家能够像我这么有机会去了解生活的太少了。他那么专注于写上流社会的生活，对商务或者俗事稍稍一提——就像刚才那个女人那样——就会给弄得晕头转向；不过，我常说，我认为他的失意对他倒是桩大好事，因为，他要是没失意的话，他就不可能描写受了挫折的希望和这一类的东西；其实，要是没有发生那些事，我相信他的天才就一点也不会流露出来。”

假如机会更好，纳络小姐还会怎样更健谈，那是无法预测的，只是当时那位忧郁的人离她不远，火也该生了，她的藏不住的话便到此结束。从各方面的迹象以及烧热水颇不容易这一点看来，上一个用人对生火必然不是很熟悉的，除了她的丹毒之火

以外；不过，后来，一些加热水的白兰地总算调制好了，客人们此前已经享用了冷羊腿肉和干酪面包，过一会儿便告辞了。一路上，凯特别无消遣，回想着她最后所见的莫蒂默·纳格先生在店堂里神不守舍的模样，尼克尔贝太太则在心里盘算着那家女子服装店终究会成为“曼塔里尼、纳格与尼克尔贝公司”呢，还是“曼塔里尼、尼克尔贝与纳格公司”。

在这高潮中，纳格小姐对凯特的友谊持续了整整三天之久，使曼塔里尼夫人的青年女工们觉得大为惊奇，这种坚定性是她们那儿从来没见过的；不过，到了第四天，高潮受到了阻止，既猛烈，又突然，此事是这样发生的：

却说有一位系出名门的老贵族，即将跟一个门第无可称道的年青女士结婚，他们俩一起来了，而那位年青女士的妹妹，也来看前一天定做的两顶供婚礼用的女帽怎样试戴；曼塔里尼夫人用尖锐的最高音，由通向工作室的传话管宣布了这个消息，纳格小姐便双手各举着一顶女帽，急忙窜上楼来，进了展览厅，显露出一副动人的心慌意乱之态，存心表示对此事的热情。女帽刚刚算是戴在头上，纳格小姐和曼塔里尼夫人就激动得全身乱颤。

“多么高雅的样子啊，”曼塔里尼夫人说。

“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纳格小姐说。

那位老贵族已是非常之老了，一句话不说，只是模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声，嘻嘻地笑起来，既为这两顶供婚礼用的女帽和戴女帽的人，也为他自己得到这么个好姑娘为妻的巧妙手段，显得高兴之极；那位年青女士是个很活泼的姑娘，看见老贵族这样欢天喜地，就追着他到一面穿衣镜后面，立刻在当地吻了他，这时，曼塔里尼夫人和另外那位年青女士都很懂事地望着别处。

可是，在尚未正式打招呼之前，纳格小姐怀着好奇心，偶然走到穿衣镜后面去，她的眼光和那位活泼姑娘的眼光碰上了，正

巧在她亲吻老贵族的关头；于是姑娘噘起嘴来，低声说了几句"这个老东西"和"岂有此理"这类的话，最后不高兴地瞪了纳格小姐一眼，藐视地笑了一笑。

"曼塔里尼夫人，"姑娘说。

"小姐，"曼塔里尼夫人说。

"请你把我们昨天见过的那位漂亮姑娘叫上来。"

"对呀，劳驾吧，"她的妹妹说。

"全世界的事都算上，曼塔里尼夫人，"老贵族的未婚妻说，懒洋洋地倒在沙发上，"我最受不了的是由丑八怪或者年岁大的人来伺候我。求求你，让我来的时候总能看见那位年青姑娘才好。"

"千万，"老贵族说，"那位可爱的姑娘，千万。"

"人人都在谈她呀，"年青的女士照旧漫不经心地说，"大人是位赞赏美色的名家，非见见她不可。"

"她就是受到普遍的赞赏，"曼塔里尼夫人应道。"纳格小姐，叫尼克尔贝小姐上来。你不必回来了。"

"对不起，曼塔里尼夫人，您末了的那句话是什么？"纳格小姐问着，发起抖来。

"你不必回来了，"这位老板厉声说。纳格小姐一声不响地走了，过了相当的时候，凯特来代替了她，把新女帽给人家摘了下来，换上旧的，看到老贵族和两位年青的女士始终盯着自己，不禁满脸飞红，局促不安。

"哟，你脸红得这个样儿，孩子！"老贵族特选的新娘说。

"她业务还不太熟悉，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曼塔里尼夫人殷勤地微笑着说。

"恐怕你是一直拿不正经的眼神来瞧着她呐，大人，"那位未婚妻说。

“不，不，不，”老贵族回答说，“不，不，我就要结婚了，要过新生活了。哈，哈，哈！新生活，新生活！哈！哈！哈！”

听这位老绅士说要过新生活，是叫人满意的，因为，很显然，他这条老命不会维持多久了。单单是嘻嘻地笑了半天，这么一费劲，就闹得他大咳大喘了一阵子，过了几分钟才回过气来，说那个女孩子太漂亮了，不该当个女帽工。

“我希望您别认为相貌好就干不了这一行，大人，”曼塔里尼夫人说，装了个笑脸。

“我丝毫也不这么认为，”老贵族应道，“要不然，你早就不干了。”

“你这个捉狭鬼！”那位活泼的女士说，用花阳伞戳了一下老贵族。“我不许你这么说话。你怎么这么大胆？”

说着这句玩笑话，她又戳了他一下，接着又是一下，这时老贵族把阳伞一把抓住，再也不放，促使另外那位姑娘来帮着夺，接着很有趣地戏闹了一场。

“你留心给稍微修改一下吧，曼塔里尼夫人，”那位女士说。“不行，大人，非叫你先走不可，我决不让你留下陪这个漂亮姑娘，半秒钟也不行。我太了解你了。简，我亲爱的，让他先走，我们就放心了。”

老贵族听说对他不放心，显然十分得意，走过凯特身边时，怪模怪样地对她瞟了一眼，这个不正经的表现，又让他被花阳伞戳了一下，他趔趔趄趄地下楼走到门口，两名壮实的男仆把他矫健的身子给抬上马车。

“呸！”曼塔里尼夫人说，“他怎么能在上马车时想不到灵车，我可不明白。好了，把东西拿走，我亲爱的，拿走吧。”

凯特刚才那一阵子始终羞怯地眼睛盯着地面，现在好容易奉命退场了，于是高高兴兴地赶快下楼，到纳格小姐的管区去。

然而，她不在场的那个短期间，那个小小的王国已经情况大变。纳格小姐是惯于高踞于自己的座位之上、显示出曼塔里尼夫人的代表应有的威严和尊贵的，此时，这位可敬的人物却躺在一个大箱子上，眼泪汪汪，姑娘们之中有三、四个在贴身服侍她，拿着鹿角精、醋和其他兴奋剂，这样，即使她头巾不松，额前卷发不乱，也有充分的迹象可以证明她刚才昏晕得几乎不省人事了。

"哎哟！"凯特说，赶快走上前去，"怎么回事？"

这句问话引起纳格小姐的剧烈症状又一次爆发起来，几个姑娘把气恼的眼光投向凯特，又敷了些醋和鹿角精，说那是"丢脸"的事。

"什么丢脸的事啊？"凯特责问道。"怎么回事呀？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吧。"

"什么事！"纳格小姐叫嚷着，猛然笔直地挺起身来，把那一群姑娘都吓得慌乱不堪。"什么事！呸，不要脸，你这下流东西！"

"天呐！"凯特叫道，纳格小姐的那个形容词从牙缝里往外跳得那么猛，几乎把她给吓瘫了。"我得罪您了吗？"

"你得罪我了！"纳格小姐回嘴说，"你！一个毛孩子，黄毛丫头，一步登天的无名小卒！嘿，真是的！哈！哈！"

纳格小姐这一笑，显然是她觉得发生了什么极其可笑的事，由于她是领班，姑娘们就随声附和，马上一齐大笑，微微点着头，然后面对面嘲弄地微笑，好像是在说，这真是好得很！

"她来了，"纳格小姐接着说，从箱子上下来，对那一群高兴的姑娘行了许多深深的屈膝礼，十分恭敬地把凯特介绍给她们，"她来了——人人都在谈到她——这个美人儿，姑娘们——这个美女，这个——嘿，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在这个紧要关头，纳格小姐禁不住全身打战，这一来马上使所有的姑娘也跟着打战，随后，纳格小姐笑了，随后，哭起来了。

“十五年了，”纳格小姐喊叫着，极其令人感动地抽咽起来。“十五年了，我在这间屋里是有声望和有光采的人，在楼上那间屋里，我也是这样。感谢上帝，”纳格小姐说，使出了大劲，先跺右脚，后跺左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从没经受过手下人的这套手法，卑鄙的手法，她的行动给我们丢脸，让正派的人为她害臊。可是现在我经受了，我确实经受了，尽管我觉得恶心。”

说到这里，纳格小姐又安静下来，姑娘们又去照看她，喃喃地说这种事她应该不介意，说她们自己就看不起这种行径，认为不值得注意；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们比刚才更着重的嗓音喊着说那是丢脸的事，说她们十分生气，真是这样，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活到今天为的是让人管我叫丑八怪吗？”纳格小姐喊叫着，突然全身痉挛，使劲抓住额前的假发，想把它扯下来。

“哎哟不能，不能，”大家齐声说，“请您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

“难道我应该被人叫做年岁大的人吗？”纳格小姐尖声叫着，乱扯自己身上多余的装饰品。

“别想这种事了，亲爱的，”大家齐声回答说。

“我恨她，”纳格小姐喊着说，“我讨厌她，恨她。永远别让她再跟我说话了；谁是我的朋友，谁就永远别跟她说话了；这邋遢鬼，下流货，厚颜无耻的、诡计多端的下流货！”

这样痛骂了她所深恨的人之后，纳格小姐尖叫了一声，打了三个嗝儿，嗓子里咯咯地响了几声，便打起盹来，浑身冷颤，醒过来，苏醒了，整整头巾，宣告她已经完全好了。

起初，可怜的凯特看着纳格小姐的这些表现，觉得十分慌张。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有一、两次打算说话，可是随着这种反常的举动的真正动机渐渐展现出来，她往后退了几步，冷静地

旁观着，不屑置答。虽然如此，尽管她大模大样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前，背过身去，不去看最远的屋角里围绕着主行星的那一群小卫星，她还是禁不住流下辛酸的眼泪来，纳格小姐要是看得见，必然会从心眼里大为高兴的。

第十九章

描述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家大摆筵席的情况，以及宾客们在宴会前、宴会中、宴会后如何寻欢作乐。

在那一周余下的日子里，可尊敬的纳格小姐的愤怒和怨恨并未减退，反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加重起来；全体女工的义愤也完全随着这位老处女的愤慨程度而上升，或者看来有些上升；每次尼克尔贝小姐奉命上楼，双方便大上其火；由此不难想象这位年青女士的日常生活决不是最愉快的，或者最叫人羡慕的了。她欢呼礼拜六晚上的到来，好像一名囚犯在长期难挨的苦楚中得到几小时的欢快的休息一样，她觉得，第一周劳动所得的那一丁点可怜的收入，即使再加上两倍，也是代价不小、来之不易的。

在街角照常和母亲相会的时候，她吃惊不小，因为母亲正在跟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谈话；但过了一会儿，她便加倍吃惊了；这一方面由于谈话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尼克尔贝先生本人那种与平日不同的温和文静的态度。

"啊！我亲爱的！"拉尔夫说，"刚才我们正谈起你呐，"

"真的！"凯特应道，不知为什么，她伯父的冷冰冰、亮闪闪的目光竟让她畏缩起来。

“我刚才正想去接你，”拉尔夫说，“想务必不等你出来就见着你；可是你母亲和我谈了些家事，时间过得那么快——”

“哎哟，可不是吗？”尼克尔贝太太插嘴说，完全没有听出拉尔夫末一句话中的讽刺意味。“说真的，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么一个——凯特，我亲爱的，明天六点半你陪你伯父一起用餐。”

尼克尔贝太太抢先传达了这个不寻常的消息，十分得意，一个劲儿地点头微笑，想把这件冠冕堂皇的好事印在凯特的重重疑虑之中，随即一下子掉转话题，说起赴宴时的衣装来。

“我来想想，”这位好太太说。“你那套黑绸衣裙是够像样的，我亲爱的，加上那条漂亮的小围巾，头发上系一条朴素的带子，再穿上一双黑丝袜——哎呀，哎呀，”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又转了口风，“我要是还保留着那些可怜的紫水晶——你可记得，凯特，我心爱的——总是那么亮闪闪的，你知道——可是你爸爸，你可怜的好爸爸——唉！再也没有比那些宝石给丢失得叫人难受的了，再也没有！”尼克尔贝太太想到此处，悲不自胜，沮丧地摇摇头，用手帕去擦眼睛。

“我不要那些个，妈妈，真的，”凯特说。“忘了您曾有过那些东西吧。”

“天呐，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不高兴地接着说，“你说话真像个小孩儿！二十四把银茶匙，大伯，两只肉卤碗、四只盐瓶、那么多的紫水晶——项链、胸针和耳环——一下子全给拿走了，我差一点跪下，跟那个可怜的好人说，‘你怎么不管管呐，尼古拉斯？你怎么不想个办法呀？’我敢保，当时在我们身边的人，谁都会天公地道地承认，我不止说了一遍，一天就说上了五十遍。对不对呀，凯特，我亲爱的？难道我没有抓住每一个机会跟你可怜的爸爸说个够吗？”

“不错，不错，妈妈，您从不放弃机会，”凯特回答说。给尼克

尔贝太太说句公道话，她从来没错过——再给全体已婚女士说句公道话，她们也很少错过——任何机会来讲这类的至理名言，其唯一的缺点是通常总讲得有点模模糊糊，不够明确。

“嗳！”尼克尔贝太太热情洋溢地说，“要是从一开头就听我的话——对呀，我老是尽到了我的责任，总算说得过去了。”

谈到这种想法，尼克尔贝太太叹了口气，搓搓手，抬眼一望，最后装出一副谦恭沉静的神色，用来表示自己是个受迫害的圣徒，这一点该是谁都看得清的，她也就不愿在听她讲的人们面前提出了。

“好吧，”拉尔夫说，微笑了一下，这微笑，跟另外种种感情的流露一样，似乎是潜藏在他的脸皮里边，而不是无拘无束地浮现在他脸上的——“刚才咱们跑题了，把话说回来吧。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宴会，明天，在我家里，请的是——是——眼下在生意上跟我有来往的绅士们；你母亲答应我了，叫你去给我管管家务。请客我不大习惯，不过这次为的是生意，有时候这种无聊的活动也很重要。你可以答应我吗？”

“什么‘可以’！”尼克尔贝太太高声说。“我亲爱的凯特，怎么——”

“对不起，”拉尔夫打断了她的话，挥手让她不要多嘴。“我在跟我侄女说话。”

“我当然很高兴啊，伯父，”凯特回答说，“不过，恐怕你会觉得我笨手笨脚，非常别扭。”

“啊，不会的，”拉尔夫说，“随你什么时候去，坐出租马车——我来出钱。晚安——啊——啊——上帝保佑你们。”

这一声祝福似乎梗住在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的嗓子眼里，好像它从没走过那条路，不知道出口在哪儿。不过它终于算是出来了，尽管相当尴尬；他吐露这话之后，跟他这两位亲戚握

了手，贸然离去。

“你伯父的相貌真是太有棱有角了，”尼克尔贝太太说，他临别的表情给了她很深的印象。“我一点也看不出跟他的可怜的弟弟有什么相像的地方。”

“妈妈，”凯特责备似地说。“您想到哪儿去了！”

“没有，”尼克尔贝太太思索着说。“肯定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不过还是个挺老实的相貌。”

这位可敬的太太把此话说得十分有声有色，好像其中大有奥妙，值得钻研；实际上，把它列为当代的特殊发现之一也并不是不应该的。凯特慌忙抬起头来，又慌忙低下头去。

“我的老天爷，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她们沉默着往前走了一会儿，尼克尔贝太太问道。

“我不过是在想，妈妈，”凯特回答说。

“想！”尼克尔贝太太重复着说。“是啊，可想的事儿也确实不少。你非常中你伯父的意，这是很清楚的；从今以后，你要是不大大的好运临头，我可就会觉得有点意外了，没别的了。”

接着，她着手讲述年青姑娘们的各种经历，有的是从古怪的叔叔、伯伯们手里得到装在手提袋里的一千镑票面的钞票，还有些是在叔叔、伯伯家里偶然碰上家资豪富、和蔼可亲的绅士，经过短期的热情的求婚，结为夫妇；凯特听她说着，起初只是漠然，后来感到兴趣了，在回家的路上觉得母亲的一些乐观的脾性在自己的胸中渐渐觉醒了，于是想到自己的前途可能是光明的，比较好的日子即将来到她们眼前。希望就是这样，是上天赐给辗转求生的人类的礼物；在一切好的和坏的情况下，处处存在，像是天空中撒下的某种微妙的精华；像死亡那样普遍，比疾病更有传染性。

微弱的冬日的阳光——伦敦城里，冬日的阳光真是微弱得

很——射入那座古老大楼的幽暗的窗子，看到有一间陈设不全的房间里的怪相，也许会露出笑容来吧。多年来，在一个阴晦的角落里，搁着一堆尘封的、不出声的货物，窝藏着成群的老鼠，死气沉沉地怒视着镶着护壁板的四壁，只有外面街道上沉重的运货马车隆隆而过的时候，它着力地应声抖动起来，把它那些渺小的居民的明亮的眼睛吓得更加明亮，一动也不敢动，竖起了耳朵，心怦怦跳着，直到车轮声消逝了才罢——就在这阴暗的角落里，仔仔细细地陈列着凯特所有的那点儿合时的漂亮服装，在熟悉或揣度她的风姿的人们的眼中，每一件衣服，虽然尚未穿在身上——不论是出于联想，还是由她的体型加以塑造的暗示——都有些难以言传的特点和潇洒之态。从前有一小堆发霉的货物之处，现在放着那套黑绸衣裙，它本身的式样已是齐整之极。那一双鞋尖制作得十分精致的小鞋，竖立在一个沉重的旧铁砧上；一堆褪色的粗糙的皮革不知不觉地让位给尼克尔贝太太特别心爱的那么小小的一双黑色长统丝袜了。那些大小老鼠和这一类小动物，都早已饿死，或者搬迁到更好的地方去了；代替它们的是手套、缎带、围巾、发夹以及好多别的对人富有挑逗性的小饰物，都是几乎跟大小老鼠一样精巧的。活动在这一切小东西之间的是凯特本人，给予这座严峻、阴暗的旧楼房不少美好或难得的调剂。

这事干得及时呢，还是不及时，让读者诸君随自已的意来说吧，因为尼克尔贝太太的急性子比市区那一头的各只大钟走得快得多，于是在该考虑到时间问题的整整一个半钟点之前，凯特就从脚上到头上完全穿戴齐整了——不管是及时呢，还是不及时，梳妆打扮的事完毕了；终于原定的动身时间来到了，卖牛奶的人从最近的马车出租处叫来了一辆马车，凯特向母亲说了好多声再会，给约定要来吃午后茶点的拉·克里维小姐留下好多

殷勤的问候，上了马车，气派十足地走了，要是乘出租马车也能气派十足的话。于是，马车呀、马夫呀、马儿呀，轱辘轱辘，哐啷哐啷，加上马鞭声、小骂声、大骂声，一起跌跌撞撞地前进，来到了黄金广场。

马夫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两下，还没有敲完，门早已开了，快得真好像门后有个人，一只手捆在门闩上。凯特原想最意外的也不过是纽曼·诺格斯身穿干净衬衣来开门，不料一看开门的竟是一名一身漂亮制服的男仆，而且大厅里还有两、三名，使她大吃一惊。然而这所楼房肯定没有认错，因为门上有名字，于是，她随了那个上衣袖子镶了花边的人走进去，被领到楼上，进入一间后会客室，被独自撇下了。

如果说她见了那名男仆的身影觉得惊奇，那些富丽堂皇的家具则使她完全诧异不止了。那些最柔软、最精致的地毯，最优美的名画，最豪华的穿衣镜，最名贵的装饰品，都是美艳绝伦，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大量地散放在四周，令人应接不暇。那座大楼梯几乎直通大厅的门口，都塞满了美丽的、奢华的东西，好像整幢楼房都是宝藏横溢，如果再加上一丁点儿，就真要流到大街上去了。

不久，她听见大门上传来一阵阵接连两下的响亮的敲门声，每敲一次之后，隔壁房间便响起了新的语声；起初，拉尔夫·尼克尔贝的嗓音很容易听出来，不过，逐渐就跟大家的一片嗡嗡声混在一起了，她听得清的只是几位语声不大好听的绅士在大声谈话，纵声大笑，连声咒骂，次数多得使她觉得实在不必要。不过这是各人看法不同的问题了。

后来，门开了，已经脱掉靴子、由于讲究礼节而穿上黑丝袜和黑皮鞋的拉尔夫本人那副狡诈的脸孔出现了。

“刚才我不能来见你，我亲爱的，”他低声说，一面指指隔壁

房间。“我忙着接待他们。现在——你跟我过去好吗?”

“请问,伯父,”凯特说,有点发慌,其实,对社交比她熟悉得多的人们,事先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到了即将走进满是生客的屋里的时候也常常有些发慌的,“这儿有女客没有?”

“没有,”拉尔夫简短地说,“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女的。”

“我一定得马上进去吗?”凯特问,往后退了一点。

“随你的便吧,”拉尔夫说,耸耸肩膀。“不过他们都到齐了,过后宴会就要开始——就这么回事。”

凯特本来想要求休息几分钟,不过她考虑到,她伯父恐怕认为代付出租马车的钱的交换条件是她准时到场,她就听凭他挟着她的一条胳臂,把她带过去。

他们进屋的时候,七、八位绅士正站在壁炉前,高声谈着话,没注意到他们进来了,直到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把一位绅士的袖子轻轻碰了一下,用似乎有意引人注意的刺耳的声音着重地说:

“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我的侄女,尼克尔贝小姐。”

这群人分散开来,好像大为吃惊,而那位绅士听到有人对他说话,转过身来。只见他身穿一套裁剪得特别出色的服装,两边的连鬓胡子也十分出色,还有两撇小胡子、一头好头发和一个年青的脸庞。

“嘿!”这位绅士说,“这——究竟——是怎么!”

大声说了这么一句断断续续的话,他把单眼镜戴好,极其惊讶地盯着尼克尔贝小姐。

“我的侄女,大人,”拉尔夫说。

“这么说,我的耳朵没有欺骗我,这不是蜡——蜡——蜡做的,”勋爵说。“你好?我非常高兴。”这位大人随即转向另一位年

岁大些、身子胖些、脸色红些、在伦敦呆得长些的高等绅士，用比较重的低声说这姑娘“漂亮得要命”。

“把我介绍一下吧，尼克尔贝，”这第二位绅士说，他背对炉火，懒洋洋地把两只胳臂肘搁在壁炉台上。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拉尔夫说。

“换句话说，这副纸牌—牌—中最通人性的那一张，尼克尔贝小姐，”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说。

“别丢下我呀，尼克尔贝，”一位脸孔瘦削的绅士大声说，他正坐在一把高背矮椅上看报。

“派克先生，”拉尔夫说。

“也别丢下我，尼克尔贝，”一位脸色发红、神气活现的绅士，从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身边嚷道。

“普拉克先生，”拉尔夫说。然后车转身子，再面向一位脖子像鹤，两条腿说不上像哪种动物的绅士，拉尔夫介绍他为尊敬的斯诺伯先生；还有桌旁的一个白发人，说是乔塞上校。上校正跟一个人在谈话，此人看来是个滥竽充数的人物，因而根本未加介绍。

在这晚会的初期，有两种现象深印在凯特的心头，使她感到脸上热辣辣的。一是客人们对他伯父显然是简慢、轻蔑的，二是他们对她本人的轻松、傲慢之态。第一种现象很可能导致第二种现象的加重，这是不需卓识远见就能体会到的。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对这一点却不免忽略了，因为，不管一个从乡下来的年青女士（就天赋而言）多么没有经验，对符合习俗的行为举止多么不熟悉，但极有可能她会对生活中的礼貌和规矩有一种相当强的天然的敏感，好像已经在十几个伦敦社交季节中受过折磨了——也许她的这种敏感要来得更强，因为在这提高自己的过程中，这种感觉是会弄得迟钝的。

拉尔夫完成了介绍之礼以后，就把他的羞红了脸的侄女领到一个座位上，同时很小心地环顾四周，似乎想肯定一下她这次出人意料的出场所造成的强烈印象。

“没想到的乐趣呀，尼克尔贝，”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说，把他一直盯着凯特的单眼镜从右眼眶上取下，嵌在左眼眶上，转向拉尔夫。

“是有意让您吃惊的，弗雷德里克勋爵，”普拉克先生说。

“这个想头不坏，”勋爵大人说，“几乎可以保证额外多得百分之二点五的好处。”

“尼克尔贝，”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声音又粗又重，“接受这个提示吧，把它加在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上面，或者不管多少吧，然后分给我一半，来答谢我这个建议。”

莫尔伯利爵士说这番话时，加上沙哑的大笑，最后笑骂了一声尼克尔贝先生的笨胳臂笨腿儿，惹得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也大笑起来。

这几位绅士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仆人便来宣布入席了，接着他们被同一原因又弄得大乐起来；原来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正要带着凯特下楼，不料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得意忘形，竟从他身边灵活地冲过去，拉住她的一条胳臂，用自己的肘弯挟住了。

“不行，真该死，维里索夫特，”莫尔伯利爵士说，“作风公正最要紧，十分钟之前，尼克尔贝小姐和我已经用眼神把这件事儿定妥了。”

“哈，哈，哈！”尊敬的斯诺伯先生大笑起来，“太好了，太好了。”

这一番喝采给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增添了乐趣，他十分诙谐地瞟着他的朋友们，带了凯特下楼，神情亲昵，使她那温柔的

胸膛中燃起了厌恶和愤激之火，她觉得几乎无法抑制。等她发现自己被安置在宴席的上首、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和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分坐左右的时候，这种愤激的情绪丝毫没有减退。

"嘿，你跑到我们身边来了，是不是？"勋爵大人落坐后，莫尔伯利爵士说。

"当然啦，"弗雷德里克勋爵回答说，眼睛盯着尼克尔贝小姐，"你怎么能问一问我这个？"

"得了，你只管吃饭吧，"莫尔伯利爵士说，"别管尼克尔贝小姐和我了，因为恐怕我们将对你十分冷淡。"

"我希望你来干预一下，尼克尔贝，"弗雷德里克勋爵说。

"怎么回事啊，大人？"拉尔夫问，他坐在下首，由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作伴。

"霍克这个家伙，把你的侄女独占了，"弗雷德里克勋爵说。

"凡是你认为有权据为己有的，他多少都有一点份儿，"拉尔夫冷笑着说。

"天呐，就是这样，"那位年青的贵族说。"我家里的主子是谁，是他还是我，我要是说得出来才怪呐。"

"我倒知道，"拉尔夫嘟哝着说。

"我看我可以给他一个先令，取消他的继承权，[①]"年青的贵族诙谐地说。

"不，不，真该死，"莫尔伯利爵士说。"等你只剩下一个先令——最后一个先令——的时候，我会马上跟你断绝关系；不过只要没到那个时候，我决不离开你——你可以一万个放心。"

---

① 这句话的来源是：立遗嘱的人想取消子嗣的继承权，就给他一个先令，免得将来宣读遗嘱处理财产时，他会借口没提他的名字来争产业。

这几句俏皮话(确有事实根据的)引起了一场哄笑,其中极其听得清的是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的笑声,这两人显然是莫尔伯利爵士的常任马屁精。真的,不难看出,在场的大多数人是以这位不幸的青年贵族为鱼肉的,他呢,又软弱,又愚蠢,看上去却毫无害人之心。身旁有些狗腿子的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很会靠他本人和他那帮人的力量坑害有钱的年青绅士——搞这种高尚、文雅的行当,无疑他已经成了老手。他富有独特的天才,大胆地创造了一套和通常的方式相反的完全新颖的处理方法,当他对被他控制的人们处于上风的地位时,他惯于压制他们,而不大愿意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并且公开地把自己的活泼劲儿发挥在他们身上,一无保留。就这样,他使他们成为有双重意义的笑柄,并用滔滔不绝的言辞使他们感到自己贫乏空洞,促使他们打开种种不同的恰到好处的话匣子,来使宾客们取乐。

这筵席是颇不寻常的,其场面之豪华,设备之完美,正与这座大厦本身相称。客人们也是不寻常的,狼吞虎咽,不负盛宴,在这方面,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更是鹤立鸡群;这两位绅士每道菜必吃,每瓶酒必喝,食量之大,耐力之强,的确使人惊叹不已。而且如此努力加餐之后,他们还是出奇地劲头十足;因为饭后点心和水果一上,他们又来个风卷残云,似乎早饭后并没有吃下什么解饿的东西一样。

"哦,"弗雷德里克勋爵说,品着他的第一杯红葡萄酒,"如果这是一个贴现的筵席的话,我只想说这么一句:每天搞点贴现,不是个好办一办法才怪。"

"你正逢好时光,贴现还不是多得很,"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尼克尔贝会告诉你的。"

"你看怎么样,尼克尔贝?"这位年青贵族问,"我能当个赚钱的买主吗?"

"这完全得看情况如何，大人，"拉尔夫回答说。

"这得看您大人的情况如何，"乔塞上校插话说，他是管民兵的——赛马场他也管。

这位英勇的上校瞟了一眼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似乎认为他们听了他的玩笑话应该笑起来，可是这两位绅士只有给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捧场的时候才会开颜一笑，此时一齐搭拉着脸，像承办丧事的人一样，使他大失所望。更使他感到失败的是，莫尔伯利爵士认为任何这一类表现对他的特权有所侵犯，便隔着酒杯死死地瞪着这冒犯他的人，仿佛对对方的莽撞大为吃惊，并且一清二楚地发表意见，说他"放肆得要命"，这话提醒了弗雷德里克勋爵，他也举起自己的酒杯来，打量着那个被谴责的对象，好像他是一只头一次展出的奇异的野兽。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呢，当然也盯着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盯着的那个人，因而那位可怜的上校，为了遮掩他的狼狈之态，不得不把一杯红葡萄酒放在右眼前面，装出兴趣十足地仔细观察它的颜色的样子。

这一段时间之内，凯特始终坐在那里，尽量一声不响，简直不敢抬眼，只怕碰上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的赞赏的目光，或者他的朋友莫尔伯利爵士那种厚颜无耻的眼光，那是更叫她难受的。这位爵士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也算是相当体贴人意的了。

"瞧吧，"莫尔伯利爵士说，"尼克尔贝小姐正在纳闷：究竟为什么某人不跟她求爱。"

"不，真的，"凯特说，急忙抬头一看，"我——"她又停住了，觉得倒不如一个字不说为是。

"我出五十镑，跟谁赌都行；"莫尔伯利爵士说，"我说尼克尔贝小姐决不会用眼瞧着我，告诉我刚才她没那么想。"

"行！我跟你赌，"那位发傻的贵族大声说。"十分钟为限。"

“行!”莫尔伯利爵士应道。双方都把钱拿了出来,尊敬的斯诺伯先生被选为赌注保管员兼计时员。

准备即将完毕的时候,凯特十分惊慌地说,“求求你们,别拿我当打赌的对象。伯父,我实在不能——”

“怎么不能,我亲爱的?”拉尔夫说,可是他那刺耳的语声是特别嘶哑的,似乎他是不得已而发言,似乎愿意没有这回事儿才好些。“这是偶然提出来的;没什么要紧。要是几位绅士一定要这么办——”

“我可不是死心眼儿,”莫尔伯利爵士响亮地笑了一声说。“这就是说,我决不坚持要尼克尔贝小姐瞧我一眼,因为她一瞧我,我就输;其实我看见她的明亮的眼睛就高兴,特别是她太喜欢这个餐桌,总不肯抬头。”

“她就是喜欢它,你可真太坏—坏—坏呀,尼克尔贝小姐,”那位青年贵族说。

“太狠心啦,”派克先生说。

“狠心得要命,”普拉克先生说。

“真输了我也不在乎,”莫尔伯利爵士说,“因为尼克尔贝小姐的眼睛尚可容忍地瞧上一眼就值双份的赌注。”

“还不止呐,”派克先生说。

“远远不止,”普拉克先生说。

“还有多少时间,斯诺伯?”莫尔伯利·霍克爵士问。

“过了四分钟啦。”

“好啊!”

“你为我干—干—下好不好,尼克尔贝小姐?”稍过了一会儿,弗雷德里克勋爵问。

“你不必费心问她了,我的花花公子,”莫尔伯利爵士说,“尼克尔贝小姐和我彼此了解;她宣称跟我站在一边,显得她有眼

力。你没机会了，老伙计。什么时间了，斯诺伯？”

“过了八分钟啦。”

“把钱准备好，”莫尔伯利爵士说，“一会儿就递过来。”

“哈！哈！哈！”派克先生笑了。

普拉克先生老是后出头，又很想后来居上，他马上尖叫起来。

可怜的姑娘慌张万分，不知所措，本来是下定决心一声不响的，却又怕这么一来倒显得支持了莫尔伯利爵士那句夸口话，那话说得十分粗野，态度下流，于是她抬起头来，面对面看了他一眼。他还报的眼光之中有那么一股子讨厌的、蛮横的、叫人恶心的劲头，使她说出半个字的气力也没有了，便站起身来，匆匆走出屋去。她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忍住眼泪，到了楼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痛哭起来。

“太好了！”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把两份赌注放进自己的衣袋。“这位姑娘有魄力，我们来为她的健康干杯。”

不用说，派克那伙人热烈响应了这个建议，大家喝祝酒时，说了很多巧妙的奉承话来暗示莫尔伯利爵士大获全胜。其他的宾客们在刚才那一场中只顾注意那两个当事人的时候，拉尔夫像一只狼一样盯着他们，现在他的侄女走了，才似乎松了一口气；酒瓶迅速地满座传来传去，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光追随着说话的人们，他们酒酣耳热，显出寻思的神气，把种种无聊的想头表露出来，给他做了恼人的娱乐。

此时凯特独自一人，无人打扰，多少镇静下来了。一名侍女来对她说，她伯父愿意在她临别前跟她见面，还给了她一个叫她满意的消息，说那些绅士要去餐厅喝咖啡。她想到不会再见着他们了，焦躁之感大为减轻，便拿起一本书，安心阅读起来。

有时候餐厅的门突然开了，传来了闹饮狂欢中的一声狂叫，

使她吃惊，不止一次地幻想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担心有一个离群的客人独自回来，不禁吓了一大跳。然而，没有发生什么事说明她的疑虑是有根据的，她便努力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阅读上，逐渐兴趣十分浓厚起来，一连读完了好几章，把时间和地点都忘了，那时，忽然听见一个男人的语声，近在耳边，叫着她的名字，真让她惊慌失措了。

书从她手里掉下了。懒洋洋地靠在她身旁的榻椅上的正是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显然已经喝醉了——一个心怀歹意的人决不会越喝越清醒。

“这么用功，可真让人喜欢呀！”这位多才多艺的绅士说。“嘿，是真用功呢，还是专门为了展示你的眼睫毛？”

凯特咬咬嘴唇，焦急地望着屋门，不答话。

“我望着你的眼睫毛，有五分钟了，”莫尔伯利爵士说。“千真万确，完美到极点了。我怎么能出声，把这么好看的一幅小景象给破坏了呢！”

“行行好，别说话了，先生，”凯特说。

“不，别这样，”莫尔伯利爵士说，把他的压扁了的帽子折起来，垫着胳臂肘，越发靠近这位年青的姑娘。“无论如何，你不应该这样。这么一个忠于你的仆人，尼克尔贝小姐——对他这么苛刻，太狠心了，实在太狠心了。”

“希望你能明白，先生，”凯特说，不由得全身颤抖，但语调却激愤之极，“你的行动叫我恼怒，叫我厌恶。你要是还剩下一丁点绅士味儿，就立即离开我吧。”

“这又是为什么，”莫尔伯利爵士说，“为什么你老是放不下这副严厉的神气呢，我的可爱的人儿？得了，自然一点吧——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小姐，自然一点——千万。”

凯特慌忙站起来；可是她还没站好，莫尔伯利爵士便一把抓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侮辱凯特·尼克尔贝

住她的上衣，硬是把她拦住。

"放开我，先生，"她怒气填胸地叫着。"听见没有？赶快——立刻。"

"坐下，坐下吧，"莫尔伯利爵士说，"我要跟你谈谈。"

"松手，先生，马上松手，"凯特喊着说。

"说什么也不行，"莫尔伯利爵士接着说。他一面说，一面向前弯身，似乎想拉她再坐下去；可是这位年青姑娘拼命挣脱，他站不住脚，全身扑倒在地上。凯特向前一跳身，正要出门，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在门洞子里出现了，跟她打了个照面。

"这是怎么回事？"拉尔夫说。

"是这么回事，您老，"凯特万分激动地回答说，"我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您的去世的弟弟的女儿，在您的关照下，本来是应该大受保护的，但结果却受到了侮辱，这种侮辱应该让您不敢正视我的脸。让我过去吧。"

气愤的姑娘把冒火的眼睛盯着拉尔夫，他真有点害怕了，不过并没听她的话；因为他把她领到一个远处的座位那儿去，自己回到已经站起来的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身旁，用手指了一下门。

"你得往那边走，先生，"拉尔夫压低了语声说，那语声，恐怕是恶魔也会为之自豪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朋友狠狠地问。

拉尔夫满是皱纹的前额上，血管胀得像腱子肉一般，嘴边的神经抽搐起来，好像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然而，他轻蔑地笑笑，又指了一下门。

"你认识我吗，你这疯子？"莫尔伯利爵士问。

"哼，"拉尔夫说。那个高等流氓，在这个年岁比他大的恶人的强硬目光之下，一时畏缩起来，嘴里嘟哝着走向门口。

"你要的是那位勋爵，对吧？"他说。他走到门口，突然站住，

似乎一下子有了个新的想头，便又去跟拉尔夫照面了。"真该死，我刚才碍事了，对不对？"

拉尔夫又笑了一笑，却不作答。

"谁先把他给你找来的？"莫尔伯利爵士接着问，"没有我，难道你能够照现在这样把他缠在你的网里吗？"

"那是一张大网，而且差不多满了，"拉尔夫说。"留神别叫它把人给憋死在网眼儿里。"

"拿你的亲骨肉卖钱你也干；出卖你自己你也干，要不是你早已跟魔鬼订好了合同的话，"对方回嘴说。"你打算告诉我，你把你的漂亮的侄女带到这儿来，并不是来勾引楼下那个喝醉了的小家伙吗？"

尽管双方都压低了声音来进行这套仓促的对话，拉尔夫仍禁不住环视四周，看看凯特是不是已经挪动位置，听得见他们的话。他的敌手看出自己取得的优势，便乘胜穷追下去。

"你打算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吗？"他又问，"你打算说，如果溜到这儿楼上来的是他，而不是我，你也不会比刚才更加装瞎、装聋，并且不那么得意吗？得了，尼克尔贝，回答我吧。"

"我告诉你这个，"拉尔夫回答说，"要是我把她带到这儿来，作为一桩生意——"

"着，这样说才对，"莫尔伯利爵士笑着插嘴说。"现在你又清醒过来了。"

"——作为一桩生意，"拉尔夫接着说，声调从容而坚定，像一个打定主意不再多谈的人那样，"因为我想她可能让那个小傻子（你已经掌握了他，正大力帮他忙，叫他破产）产生一点好的印象，我知道——因为很了解他——知道他不会很快就伤害这女孩子的感情，而且除非他的小狗般的神气和浅薄空虚让她生气，对放高利贷者的侄女，他只要稍加检点，也会尊重女性和她的品

格的。然而，尽管我想到用这种方法慢慢地引诱他，我可没想到让那女孩子身受你这么一个老手的放荡和粗暴的蹂躏。现在我们彼此理解啦。”

“特别是，这样做也捞不到什么油水——啊？”莫尔伯利爵士冷笑着说。

“一点也不差，”拉尔夫说。他已经转过身去了，这句最后的话是把脖子扭过来说的。这两位可敬的人物四目相对，神色之间似乎显露出谁对谁也掩盖不住自己的真面目了；于是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耸耸肩，慢慢地走出去。

他的朋友关上门，心神不安地望着自己的侄女，她仍然留在原处，一点没有移动。她已经沉重地扑倒在长椅上，她的头垂在坐垫上，双手蒙着脸，似乎仍在哭泣，深深感到耻辱和悲伤。

要是走进任何一个穷困不堪的债户家里，尽管那人正在服侍一个将死的小孩子，拉尔夫也会指指他，交给法警，完完全全无动于衷，因为那是做生意的通常过程之内的事，而那人已经触犯了他那唯一的道德规律。然而，眼前是一位年青的姑娘，她并未犯罪，除了活着出生到人间；她耐心地遵从了他的愿望；她竭力让他高兴——尤其是，她不欠他钱——他觉得尴尬，觉得焦躁不安起来。

拉尔夫在稍远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接着换了一把近一点的，然后是更近一点的，又换了很近的，最后坐在凯特坐的沙发上，把手放在凯特的胳臂上。

“别哭了，我亲爱的！”他说，她把胳臂缩回去，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住口，住口！别在意了；别去想它了。”

“哎呀，可怜可怜吧，让我回家吧，”凯特大声说。“让我离开这儿回家吧。”

“好，好，”拉尔夫说。“一定叫你回家。可是你得先擦干眼泪，

定下神来。让我把你的头扶起来。好啦——好啦。”

“唉，伯父！”凯特叫着，扣紧了两只手。“我干了什么啦——我干了什么啦——使您硬要叫我忍受这个？即使我曾在思想上，或者言语上，或者行动上对不起您，这么对待我，对待您从前必然曾爱过的死者，也太残忍了，何况——”

“先听我说句话吧，”拉尔夫插嘴说，她感情那么激动，使他真正惊慌起来。“我没想到会闹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事先知道啊。我已尽了全力。——来，我们走动走动。屋里挺闷气，这些灯也叫人闷热，使你感到晕眩。你稍微动一动，立刻就会好一点。”

“我怎么着都可以，”凯特回答说，“只要您打发我回家。”

“好，好，我一定，”拉尔夫说，“不过你得恢复平时的样子，因为你现在这副神气会吓人一跳，而且除了你我以外，不能叫任何人知道。我们就从另一边走吧。好了。现在你已经瞧着好点了。”

说着这一套劝慰的话，拉尔夫·尼克尔贝走来走去，他的侄女靠在他的胳臂上，使它确实发起抖来。

等到他认为可以放心让她走了，他给她整了整围巾，还做了诸如此类的一些小事，这在他一生中多半是破天荒的。穿过大厅，走下楼梯，拉尔夫仍然搀着她，直到她坐进马车才松手。

由于马车门被粗鲁地关上，凯特头发上掉下一把梳子，落在她伯父的脚边；他把它拾起来、递到她手里的时候，邻近有盏灯的灯光正照在她的脸上。笼罩着她额头的一缕松散下来的头发、还没有干的泪痕、泛红的两颊、忧伤的神色，都激发了这老人胸中潜伏着的一连串记忆；于是他的已故弟弟的脸孔似乎出现在眼前，那神情正是童年时期一遇到可悲的事时就会显现出来的，当时种种最细微的情节掠过他的心头，像昨天的影像那么清晰。

拉尔夫·尼克尔贝本来是对一切骨肉之情、亲故之谊无动

于中的——对一切悲伤或惨痛的故事是毫不动情的——此时却站立不稳，跌跌撞撞地走回家去，好像看见了人世之外的鬼魂一样。

第二十章

在本章中，尼古拉斯终于面责伯父，极度坦率地力陈己见，并痛下决心。

礼拜一的大清早——宴会的第二天——小个子的拉·克里维小姐轻快地匆匆穿过伦敦西区的若干条街道，她的重要任务是去通知曼塔里尼夫人：尼克尔贝小姐身体不适，今天不能上班，希望明天能照常工作。拉·克里维小姐一路前行，心里盘算着各种优美的语言和文雅的措辞，想把最好的挑选出来表达她的来意；她这年青朋友何以稍患小恙，对这一点也盘算了好久。

“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拉·克里维小姐说。“昨天晚上，她的眼睛肯定是红的。她说头疼；但头疼眼睛不会红。她谅必哭过。”

这个结论，其实她昨晚已经认为万无一失了，于是她接着思索——就像昨天几乎整整一夜那样——究竟又有什么新的情况让她的年青朋友不高兴。

“我什么也想不出来，”这位小个子的人像画家说。“一点也没有，除非那个倔老头又态度恶劣了。跟她发脾气了吧？这叫人厌恶的畜生！”

这样骂了一声，尽管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总算出了一点气，拉·克里维小姐便匆匆赶到曼塔里尼夫人屋里；听说那位女老

板尚未起床，就要求会见二老板，于是纳格小姐露面了。

听了来人娓娓动听地传达给她的消息，纳格小姐说，“就我个人来说，让尼克尔贝小姐一辈子请假也可以。”

“哟，真的吗，女士！”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大大地动了气。“不过，你知道，你不是这里的女主人，你这话呀，分量不大。”

“很好，女士，”纳格小姐说。“还有什么见教吗？”

“没有了，女士，”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

“那就再见吧，女士，”纳格小姐说。

“再见吧，女士；多谢你有礼貌、有教养到极点了，”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

会见就这样结束了，两位女士全身发抖，客气得出奇——但有些征象表明她们差一点就要拼命吵起架来了——拉·克里维小姐蹿出门外，上了大街。

“不知道此人是谁，”这位古怪的小女人说。“真是个像样的人物，我看！但愿给她画个像才好，我会画得极逼真的。”拉·克里维小姐觉得自己把纳格小姐挖苦得够劲儿了，便心满意足地大笑了一场，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吃早饭。

从这里，可以看出长期独自过日子的好处。这位忙碌、活泼、愉快的小人物，完完全全在自己的内心里过生活，跟自己谈话，拿自己当心腹，有人惹她生气，她便独自背着人把他们挖苦个够；给自己寻开心，无害于人。她可以大讲人家的坏话，却不会伤人家的名誉；她可以小小地报复一下，却没有人会受到丝毫的损伤。跟好多为境遇所限制的人们一样，她不能称心如意地跟人交往，所接触到的她都不愿亲近，伦敦竟成了叙利亚的平原，一片荒凉、寂寞，这位无声无臭的艺术家多年辛勤度日，孤独而满足；在尼克尔贝一家的特殊的不幸情况引起她的注意之前，尽管她对世人充满着最友好的感情，却一直无朋无友。像可怜的拉·克

里维小姐这样孤僻其外、炽热其中的人是不在少数的。

然而,目前这都是不着边际之谈。她回家吃早饭,刚刚尝到第一口茶的全部风味,侍女就来报知,说来了一位绅士,拉·克里维小姐马上想到那人必是来找她画像的,因看了大门口的镜框而惊叹得发呆。她因为眼前摆着茶具,不免手忙脚乱起来。

"来,都拿走;快拿到卧室去;哪儿都行,"拉·克里维小姐说。"哎哟,哎哟;我怎么天天早起,单单今天起得这么晚,三个礼拜了,都是早上八点半就准备接待,可没有一个人上门!"

"别叫我把你弄得手忙脚乱,"一个拉·克里维小姐熟悉的语声说。"我跟侍女说别提我的名字,打算吓你一跳呐。"

"尼古拉斯先生!"拉·克里维小姐大声叫着,惊讶得跳起身来。

"看样子,你没忘了我,"尼古拉斯应道,伸过手去。

"可不是,我看就是在大街上碰见你,我也会把你认出来的呀,"拉·克里维小姐微笑着说。"汉纳,再拿一套茶杯和茶碟来。嘿,我跟你说呀,小伙子;劳你驾,别再像你走的那天早上干那种失礼的举动了。"

"你不会生很大的气吧,对不对?"尼古拉斯问。

"我不会!"拉·克里维小姐说。"你不如试一试;就这么回事。"

尼古拉斯马上殷勤得体地照她的话做了,她低声尖叫了一下,给了他脸上一巴掌,不过打得不太重,这倒是事实。

"我从没见过这么粗鲁的家伙!"拉·克里维小姐叫嚷着说。

"你说过让我试一试嘛,"尼古拉斯说。

"得了吧;我说的是反话,"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

"嗐!那可就不一样了,"尼古拉斯说,"你早该把这话也告诉我呀。"

“我看你的确没弄清楚！”拉·克里维小姐反驳道。“不过，现在我再瞧你，好像你比上次瘦了，脸上憔悴而没血色。你怎么会离开约克郡的？”

说到这里她顿住了，因为她的声调和态度都有所改变，显出一片关切之情，使尼古拉斯十分感动。

“我难免变了点样子，”他稍稍沉默了一下说，“因为离开伦敦以后，我吃了点苦头，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并且我很穷，甚至日子也不好过。”

“天呐，尼古拉斯先生！”拉·克里维小姐喊着说，“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没有一点值得让你这么着急的，”尼古拉斯应道，语调爽朗起来。“我到这儿可不是来诉苦，而是有个具体问题。我打算跟我伯父面对面谈一下。我应该先告诉你这个。”

“那么，我就只消跟你提出这一点，”拉·克里维小姐紧接着说，“我并不羡慕你这种兴趣；反正叫我跟他坐在一间屋里，连瞧着他那双靴子我就受不了，就得两个礼拜不痛快。”

“总而言之，”尼古拉斯说，“到现在为止，你跟我之间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不过，你明白，我愿意跟他面对面地给自己讲讲理，把他的口是心非和害人之心当面捅个窟窿。”

“那可是另外的问题了，”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说句不好听的话，把他绞死，我也不会把眼睛全哭肿的哩。”

“为了这个目的，今天上午我去找了他，”尼古拉斯说。“他礼拜六才回城，昨天深夜我才知道这个消息。”

“你见着他没有？”拉·克里维小姐问。

“没有，”尼古拉斯答道。“他出门了。”

“嗬！”拉·克里维小姐说，“恐怕是好心人行善去啰。”

“有个朋友熟悉他的行动，”尼古拉斯接着说，“跟我讲了些

话，所以我相信，他打算今天去找我母亲和妹妹，用他那套词儿跟她们说说落到我头上的事。我得上那儿去见见他。”

“这就对了，”拉·克里维小姐搓着手说。“不过，我说不准——还有不少该考虑的呐——得替别人想想。”

“我已经替别人想过了，”尼古拉斯接着说，“不过，由于涉及到诚实和体面的问题，我是非去不可。”

“你应该最明白的，”拉·克里维小姐说。

“关于这桩事，我希望是这样，”尼古拉斯说。“我只想请你给我出点力，让她们有所准备。她们以为我还在远处，如果我突然去见她们，会吓她们一跳。要是你能抽空去告诉她们你见着我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会去见她们，那可就给我帮了大忙了。”

“我真愿意给你，或者给你们无论谁，帮更大的忙，”拉·克里维小姐说，“不过，有了心意，不见得就会有力量，有了力量，也不见得就会有心意，我是这么想的。”

拉·克里维小姐这样滔滔不绝地畅谈着，极其仓促地吃了早饭，把茶叶罐收拾好，把钥匙放在炉档子下面，戴上帽子，挽着尼古拉斯的胳臂，立即大踏步动身进城。尼古拉斯把她撇下在他母亲住所的门外，说定至多过一刻钟就回来。

事有凑巧，拉尔夫·尼克尔贝自作打算，终于认为先去说明尼古拉斯犯下的暴行为妥，便径直去找他的弟妇（而不是照纽曼·诺格斯的猜想，先到市内另一处去搞业务）。因此，等到拉·克里维小姐被一个打扫房屋的女孩子接待进屋、一直走进坐谈室时，看见尼克尔贝太太和凯特泪流满面，而拉尔夫则刚刚讲完他侄子所做的坏事。凯特作个手势叫她不要走，拉·克里维小姐便默默就座了。

“你已经在这儿了，对不对，我的绅士？”这位小个子女人想着。“那么他就得自己来报到，看看你有什么反应啰。”

“这件事办得漂亮，”拉尔夫说，把斯奎尔斯小姐的来信折叠起来，“漂亮得很。我当初把他推荐——放弃了我原先的看法，其实我早知道他绝对干不出好事来——给那么一个人，假如他规规矩矩地跟那个人相处，是可能舒舒服服地过好多年的。结果如何呢？干了好事，怕要到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去招供了。”

“我决不相信，”凯特愤慨地说。“决不。那是一种卑鄙的阴谋，当然有漏洞。”

“我亲爱的，”拉尔夫说，“你冤枉好人了。那些情况不是捏造的。那人挨了痛打，你哥哥却无影无踪了；他们提到的那个少年跟着他跑了——记着吧，记着吧。”

“不可能，”凯特说。“尼古拉斯！——还是个小偷！妈妈，您怎么能安坐着听这些话呢？”

可怜的尼克尔贝太太，她从没显露过十分明晰的理解力，而近期境遇的变迁，又使她处于极其错综复杂的、处处为难的状态之中，因而对女儿的恳切规劝所做的回答，仅仅是用揉成一团的手帕掩着脸，叫嚷着说她决不可能相信那些话——这一来，十分巧妙地使人听了可以猜想到其实她是完全相信的。

“要是他落到我手里的话，我就有把他交给法庭的责任，”拉尔夫说，“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是个通达世故的人，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不该采取别的方策。然而，”拉尔夫用极其着重的声调说着，一面偷偷地、目不转睛地瞧着凯特，“然而我不愿这么干。我不能让他——他的妹妹难过。当然，还有他的母亲，”拉尔夫加上这么一句，好像是临时想起来的，而且语气也比较不那么着重。

凯特完全明白他的话是对她进一步加以诱导，要她对昨晚发生的事只字不提。拉尔夫刚刚说完，她不由得看了他一眼，但他的目光已转向别处，似乎暂时忘记她在场了。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默默无言，只听到尼克尔贝太太抽

抽搭搭的声音，然后，拉尔夫说，“种种情况，种种情况加起来都证明这封信说的是事实，假如万一对它有所怀疑的话。难道无罪的人会躲开善良的人溜走，像歹徒那样东躲西藏吗？难道清白的人会诱骗几个没名没姓的流氓、跟他们在乡下逛荡，像闲逛的强盗那样吗？袭击，闹事，偷盗，你说这都叫什么呀？”

“造谣！”一个语声高叫着，这时门撞开了，尼古拉斯冲进来，来到屋中央。

拉尔夫起初吃了一惊，也许是吓了一大跳，离座而起，后退了几步，冷不防被这个意料之外的妖怪弄得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他稳稳当当地站住了，一动不动，交抱着胳膊，狠狠地皱着眉瞧着他的侄子，这时，凯特和拉·克里维小姐赶忙跑过去把两人隔开，免得他们动起手来，因为，尼古拉斯怒气冲冲，颇有跃跃欲试的样子。

“亲爱的尼古拉斯，”他的妹妹叫着，抱住他不放。“安静点，想一想——”

“想一想，凯特！”尼古拉斯怒气冲冲地喊着，紧握着她的一只手，弄得她疼痛难忍。“我什么都想过了，想到那些经过，我得是个铁打的人才能面对着他。”

“或者青铜打的也行，”拉尔夫冷冷地说，“反正血肉之躯没那么厚的脸皮死硬到底。”

“哎哟哟，哎哟！”尼克尔贝太太嚷着说，“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啊！”

“是谁拿腔拿调地说话，听起来好像我犯了罪，给他们丢了人？”尼古拉斯往周围看着说。

“你的母亲，老兄，”拉尔夫回答说，向她挥挥手。

“她的耳朵中了你的毒，”尼古拉斯说，“中了你的毒——是你，假装有资格承受她给你的千谢万谢，却把种种侮辱、过失和

蔑视都堆在我的头上。是你，把我送到一个鬼地方，在那儿，像你这样的人才干得出来的卑劣的残酷行为大肆横行，过早的苦难扑面而来；在那儿，童年的轻快变成老年的迟钝，童年的一切希望都泯灭了，在成长中枯萎了。我祈求上天作证，"尼古拉斯说，急切地望着周围，"这些情况我都看见了，那个人明明知道。"

"你得驳斥这些鬼话，"凯特说，"更耐心点，他们就占不了便宜了。告诉我们你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好证明他们不老实。"

"关于他们——或者他说我犯了什么罪吗？"尼古拉斯说。

"首先，谈谈你痛打了你的老板，差一点成为该受审的凶手，"拉尔夫插嘴说。"我说的是实话，小伙子，随你大嚷大闹吧。"

"我当时出头，"尼古拉斯说，"是要把一个可怜的人儿从最凶险的残酷处境中救出来。就那样，我给了一个坏人不容易忘掉的惩罚，尽管比他应得的还少得多。要是现在我眼前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还要担当同样的角色；不过一定要打得更重而更厉害点，让他进坟墓的时候也带着这些伤疤，不管他什么时候进去。"

"你听见了吗？"拉尔夫说，转向尼克尔贝太太。"这是悔过呐！"

"天啊！"尼克尔贝太太叫喊着，"把我闹糊涂了，我实在弄不懂了。"

"现在先别说话，妈妈，求求你，"凯特说。"亲爱的尼古拉斯，我只想让你知道，有坏心眼儿能干出什么事来，他们不是指控你——一只戒指丢了，而他们竟敢说——"

"那个婆娘，"尼古拉斯满不在乎地说，"编造这些诬蔑话的家伙的老婆，把一只不值钱的戒指丢在我的几件衣服里了，我想就在我离开那儿的大清早。至少，我知道她当时正在那个放着我的衣服的寝室里揪打一个倒霉的孩子，等我在路上打开我的行李的时候，看见了那只戒指。我立刻让马车给送回去，现在就在

他们手里。”

“我早知道的，我早知道的，”凯特说，望了一眼她的伯父。“关于那个少年，亲爱的，他们说你跟他一块儿离开的，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少年是个有些傻气的无依无靠的人，脱离了残暴的迫害和繁重的苦役，现在正在我那儿，”尼古拉斯接着说。

“你听见了？”拉尔夫又对着那位做母亲的说起来，“什么都证实了，连他自己也承认了。你打算把那个小家伙送回去吗，老兄？”

“不，我不打算，”尼古拉斯回答。

“你不干？”拉尔夫冷笑着说。

“不干，”尼古拉斯重复着说。“决不能再送到原来的那个人手里。我要是能知道他的身世才好，即使他一个亲属也没有，我还可以努力让他想到一点体面呐。”

“哼！”拉尔夫说。“老兄啊，听我说一、两句好不好？”

“你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都随你的便，”尼古拉斯回答说，拥抱着他的妹妹。“我才不管你怎么说，或者怎么吓唬人呐。”

“太好了，老兄，”拉尔夫回嘴说，“不过，跟别人也许有关系，他们可能认为值得听一听，考虑考虑我说的话。我要跟你母亲说说，老兄，她懂得人情世故。”

“嗳！我可真愿意不懂得才好，”尼克尔贝太太抽抽搭搭地说。

对这一点，这位好太太实在没有必要大为烦恼，她懂得的世故究竟有多少，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拉尔夫似乎也这样看，因为她一说他就笑了。接着他轮流地盯着她和尼古拉斯，一面作了以下的发言：

“我给你，太太，和我的侄女帮过的忙，或者早打算帮的忙，

我半个字也不提了。我没许过愿，这都由你们自己去判断吧。现在，我也不来吓唬你们，不过，我要说，这个孩子，这么顽固、任性、无法无天，他甭想让我拿出一个子儿或者一片面包皮，或者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全欧洲最高的绞架上救下来。我决不想再见他，不管他从哪儿来，我决不答理。我决不帮助他，或者那些帮助他的人。他完全知道他那么干给你们招来了什么祸害，可是他回来了，懒散、自私，来加重你们生活上的困难，给他妹妹的很少的收入增加负担。眼下，我舍不得丢下你，更舍不得丢下她，不过，我不愿鼓励这个又卑鄙、又残忍的东西，又不想要求你们跟他断绝关系，所以只好不再见你们了。”

如果说拉尔夫感觉不到自己有多大力量去伤害他所痛恨的人，他说上面这一套话时，对尼古拉斯瞪的好几眼，已经足够使对方感觉到这份力量了。尽管这个年青人并无罪过，那些狡猾的暗示和巧妙的讽刺都深深刺痛了他，而拉尔夫一见他那苍白的脸色和颤动的嘴唇，便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真是善于挑选嘲骂的词句，来深深扎入那一颗年青火热的心。

“我无可奈何，”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我知道你曾对我们很好，也打算给我的好女儿多多帮忙。这我都信得过；我知道你出了力，你的心肠真好，把她接到你家里去，等等——当然，这对她、对我都算得上一件大好事。不过，我不能，你知道，大伯，我不能跟自己的儿子断绝关系，即使他干了你说他干过的那些事——不能啊，我干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得破家破产了，凯特，我亲爱的。可我受得了，我敢说。”尼克尔贝太太说了这些话，加上除了她谁也无法串连起来的一大串十分奥妙的支离破碎的表示遗憾之辞，她扭着双手，眼泪流得更快了。

“你为什么说‘即使尼古拉斯干了他们说他干过的事’呢，妈妈？”凯特问，真心感到气愤。“你明知道他没干啊。”

“把我闹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尼古拉斯这么激烈，你伯父却这么冷静，我只能听他说的话，不能听尼古拉斯说的话了。不要紧，我们就别多谈了。我们可以上贫民习艺所，或者难民收容所，或者济良医院去，我敢说；越早走越好。”尼克尔贝太太乱糟糟地说了这些慈善机关之后，又不由得哭起来。

“等一等，”尼古拉斯说，这时，拉尔夫正转身要走。“你不必离开这儿，先生，因为一分钟之内，我就要走了，而且要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才会再来登门。”

“尼古拉斯，”凯特叫着，扑到她哥哥的肩上，把他紧搂在怀里，“别这么说话。我亲爱的哥哥，你要让我心碎了。妈妈，跟他说话吧。你别管妈妈，尼古拉斯；她不是有意这么说的，你应该了解她。伯父，您是重要人物，千万跟他谈谈。”

“我决没打算，凯特，”尼古拉斯亲切地说，“我决没打算跟你们一块过日子，别把我看错了，别以为有那种可能。也许我会比原定的还要提前几小时就背弃这个城市，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在一块儿也不会忘掉彼此，将来会有好日子，我们可以再不分离。拿出点勇气来吧，凯特，”他豪迈地低声说，“别叫我在他眼前显得没骨气。”

“不，不，我决不想叫你丢脸，”凯特急切地说，“可是你不要离开我们。唉！想想我们没受到这种苦难的时候在一块儿过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吧；想想家里的种种温暖、幸福，和现在不得不忍受的折磨吧；想想我们遭受到这么多的轻蔑和冤枉没人维护，这都是贫穷给招来的，你就不能离开我们，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去承担这些痛苦呀。”

“我走后你们会得到帮助，”尼古拉斯急促地回答说。“我帮不了你们的忙，保护不了你们。除了忧愁、贫困和痛苦之外，我不

能给你们别的东西。我自己的母亲都看出来了，她对你的疼爱和担心指出了我该走的路。就让所有的好天使保佑你吧，凯特，等我早晚有了个家，能够把你带到那儿去，重享现在得不到的快乐，讲述这些已成往事的苦难。别留住我，让我立刻走吧。好了。亲爱的姑娘——亲爱的姑娘。”

搂住他的双手松开了，凯特在他怀里晕过去了。尼古拉斯弯下身去看了几秒钟，把她轻轻地安放在一把椅子里，交托给他们的忠实朋友。

“我不必求你多多关心，”他说，使劲握着拉·克里维小姐的手，“因为我知道你的好心。你决不会忘记她们的。”

他走到拉尔夫面前，此人的神态在此次会见中始终没有丝毫改变，像泥塑木雕一样。

“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先生，”他用只有他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我都要严格记笔帐。照你所希望的，我把她们交给你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跟你算帐的，你要是欺侮她们，那一天你就不好过。”

拉尔夫不让自己脸上的肌肉有丝毫松动来表示他听到这段告别辞的一个字。他几乎没有察觉到话已经说完，尼克尔贝太太也来不及下定决心，如果必要的话，用强力来留住她的儿子，尼古拉斯就走了。

他匆匆穿过几条街走向他的阴暗的小屋，似乎想和闪电般涌来的千思万绪保持同步，这时有许多疑虑和踌躇出现在脑中，几乎诱使他转身回去。可是这对她们有什么好处呢？假如他不把拉尔夫·尼克尔贝放在眼里，甚至幸运地找到一份小职务，他跟她们在一块儿也只能使她们目前的境况更坏，也许对她们的前程还大有损害，因为他的母亲已经讲了凯特受到更多的照顾的事，而凯特并没加以拒绝。“不回去，”尼古拉斯想，“我这么做

对她们最好。”

然而，走了不到五百码，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他便把脚步放慢，拉下帽子来遮住眼睛，任凭忧郁的思绪沉重地压在心头。他没犯错误，却在这世界上落得十分孤独，离开了他唯一心爱的人们，像一个罪犯似的被放逐了，而六个月以前，他还生活在种种安乐之中，受人尊重，成为全家主要的希望——这一切多么难以忍受啊。可不是他应得的。不过，这里面倒也有点聊以自慰之处，于是可怜的尼古拉斯又振奋起来，接着又沮丧了，因为急剧变化的思绪把各种光与暗的影像呈现在他的眼前。

一路上，他就是在这些希望和顾虑的交替下度过的，这是处于一般患难中的人不能不经历的。尼古拉斯终于来到他的简陋的小屋，在那儿，一直支撑着他的那股兴奋劲儿没有了，只剩下让他沮丧的剧变的情绪，他扑到床上，转脸对着墙，让长时间压抑住的感情决口而出。

他没听见有人进来，斯麦克到了屋里他也没觉察到，后来他偶然一抬头，才看见斯麦克站在房间的另一头，眼巴巴地望着他。那个少年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便把目光收回去，假装正忙着准备简单的午饭。

“喂，斯麦克，”尼古拉斯说，尽量装出愉快的调子，“告诉我，今天早上你结识了新的人没有，或者在这条街和邻近的街上发现了什么新鲜事没有。”

“没有，”斯麦克说，悲痛地摇着头，“今天我得谈点别的事儿。”

“你愿意谈什么都可以，”尼古拉斯好心好意地说。

“谈这个，”斯麦克说。“我知道你不痛快，把我带出来，使你碰到了挺大的麻烦。我早该放明白点，留在那边——要是那会儿我想到了，我决不会来，真的。你——你——并不富裕；自己都维

持不了，我真不该呆在这儿。你变了，”这个少年说，把手羞怯地放在尼古拉斯的手上，“你变得一天比一天瘦，你的脸色更苍白了，眼睛更下陷了。瞧着你这样，想到我给你加上多大的负担，我实在受不了。今天我打算溜走，可是一想到你可亲的样子，我没动身。我不能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你。”这可怜的小家伙说不下去了，因为眼睛里满含着泪水，嗓子失了音。

“我们俩分开这句话，”尼古拉斯说，热忱地抓住他的肩膀，“我永远不会说出口来，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和依靠。我现在决不能失去你，斯麦克，无论什么也换不了你。想到你，我才受得了今天身受的痛苦，再有五十回我也挺得住。伸过手来。我的心连着你的心呐。咱们一定要一块儿出发，离开这个地方，不出这个礼拜。我就是穷到底又怕什么呢？你使情况轻松一点儿，我们穷也穷在一块儿。”

第二十一章

曼塔里尼夫人碰到一些麻烦，尼克尔贝小姐则陷入困境。

凯特·尼克尔贝心烦意乱，激动不安，不能到女装店去上班，过了三天，她才按照惯常的时间，拖着疲惫的双脚，走向曼塔里尼夫人以无上权威统治着的那座时髦的殿堂。

这期间，纳格小姐的恶意丝毫没有减退，因而那些姑娘仍然步步留心，避免接近这个受了斥责的同事；等到几分钟后，那位为人模范的女人到了，看见凯特重来，她的恼怒溢于言表。

“哎哟哟！”纳格小姐说，这时她的侍从们一齐拥上去给她脱

帽子，解围巾。“我本来还以为，有些人知道自己在正直的人面前是个绊脚石，就会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再也不露面了。可是这个世界真奇怪，唉，这个世界真奇怪呀！”

纳格小姐对世界作了这样的评论，用的声调正和发脾气时评论这个世界的多数人相同，这就是说，好像自己跟这个世界毫不相干；到末了，她长叹一声，这一来又好像情愿对人类的不仁不义谦卑地有所体谅了。

她的侍从们赶快响应了这一声叹息，纳格小姐显然准备再多赐给她们一些品德上的启发，却听见传话筒里送来曼塔里尼夫人的语声，吩咐尼克尔贝小姐上楼去帮忙布置展览室，这种优待使得纳格小姐频频地摇头，狠狠地咬嘴唇，一时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哦，尼克尔贝小姐，孩子，”曼塔里尼夫人对露面的凯特说，“你又完全好了吧？”

“好多了，谢谢您，”凯特回答说。

“可惜我不能说这话，”曼塔里尼夫人说，无精打采地坐下。

“您病了吗？”凯特问。“我很不安。”

“并不确切是病了，而是心烦，孩子——心烦，”夫人接着说。

“那我听了就越发不安了，”凯特轻声说。“身体上的病比思想上的病好受一点。”

“啊！而且说说容易受着难呐，”夫人说着，极其烦躁地搓搓鼻子。“得了，去干活吧，孩子，把东西都整理好，千万。”

凯特心想不知这些不寻常的烦恼的征象预示着什么，正在纳闷的时候，曼塔里尼先生从半开着的门外先把胡子尖儿伸进来，然后慢慢伸进头来，轻轻叫着说——

“我的命根子和魂灵儿在这儿吗？”

“不在，”他的妻子回答说。

“她明明在前屋里出落得容光焕发，像要命的花盆里的一朵小玫瑰花，怎么能这么答话呢？”曼塔里尼急着问。“她的宝贝儿可以进来谈谈吗？”

“当然不行，”夫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决不许你到这儿来。去吧！”

然而，那个宝贝儿也许是受了答话的柔和声调的鼓励，竟大胆抗命，溜入房中，踮着脚走向曼塔里尼夫人，一面给了她一个飞吻。

“为什么她作难自己，把她的小脸儿扭成迷人的胡桃夹子呢？”曼塔里尼说，用左臂搂住他的命根子和魂灵儿的腰肢，用右臂把她拉过来。

“哎哟！我可受不了你的这股劲儿，”他的妻子说。

“受不了——呃，受不了我的这股劲儿”，曼塔里尼叫嚷着说。“瞎说，瞎说。不能够。活着的女人，没一个能够当面跟我说这种话——当着我本人的面。”曼塔里尼先生说着，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颏，讨好地看了一眼对面的镜子。

“这么铺张浪费，真害死人，”他的妻子低声发议论了。

“他太高兴了，赢得了这么个可爱的人儿，这么个小爱神，这么个要命的诱人、动人、媚人、迷人的小爱神，”曼塔里尼说。

“看你使我陷入了什么处境！”夫人急切地说。

“坏事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他自己的宝贝儿身上，”曼塔里尼先生接着说。“全都过去了，出不了什么事了；钱一定收得回来；如果收得不够快，就叫老尼克尔贝再拿出来，不然就割断他的喉管，要是他敢磨难、敢伤害你这小——”

“小点儿声！”夫人打断了他的话。“你没瞧见吗？”

到此时为止，曼塔里尼先生只顾跟他的妻子打圆场，一直没注意到，或者假装没注意到尼克尔贝小姐，但听了这话，便把一

个手指按在嘴唇上，把语声放得越发低了。接着是一大阵悄悄话，其间曼塔里尼夫人似乎不止一次提到曼塔里尼先生和她结婚前所负的某些债务，也谈到用来还债的一笔意料之外的支出；另外还讲到这位绅士的一些可喜的弱点，例如赌博、浪费、闲逛和爱马的脾性；对每种指责，曼塔里尼先生都衡量轻重，给了她一个或不止一个亲吻来对付。最后的结果是，曼塔里尼夫人对他心醉神迷，二人上楼吃早饭去了。

凯特忙着做她应做的事，正在默默地把种种装饰品按照自己想到的最好的格式陈列起来，忽听得屋里有一个生人的语声，让她吃了一惊；她往周围一望，又吃了一惊，原来有一顶白帽子、一条红围巾、一张又宽又圆的脸、一个大脑袋，还有一件绿上衣的一部分，也都进了门。

“别心慌，小姐，”这些东西的主人说。“喂，这儿就是女服商行，对不？”

“对，”凯特大为惊讶地说。“你有什么事？”

那个生人不答，先回头一望，似乎要招呼门外一个还没露面的人，然后不慌不忙地走进屋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小矮子，穿着一身褐色衣服，已破旧不堪，随身带来一股隔宿的烟味和新鲜的球葱的混合味儿。这位绅士的衣服上有不少毛屑，鞋袜和下半身衣服，从脚跟一直到上衣的腰扣，像绣上的花一般，溅满了大量泥浆，那还是两礼拜以前天气未放晴的时候溅上的。

凯特的极其自然的印象是，这两个引人注目的角色找上门来，为的是把偶然看中的东西非法占有。她没想掩饰自己的顾虑，便往门口走了一步。

“等一等，”穿绿上衣的人说，轻轻把门关上，背靠着门站住了。“这是桩叫人不舒服的事儿。你的老板在哪儿？”

“你说的是我的什么？”凯特哆嗦着说，她以为“老板”也许是

行话，指的是“表”或者“钱”。

“满特尔亨尼先生，”那个人说。把曼塔里尼这姓氏读别了。“他怎么样了？在家吗？”

“他在楼上，我想，”凯特回答说，那句问话叫她放下了一点心。“要见他吗？”

“不，”客人回答说。“不一定要见他，要是那算一种优待的话。你只要把这张名片给他，问问他如果想跟我谈话，可以省点事，我就在这儿，没别的了。”

说了这些话，那个生人把一张很厚的方名片放在凯特手中，转身对他的朋友从容不迫地说，“这些房间实在是上等的，”他的朋友表示同意，并加以补充说明，说“屋里宽宽敞敞，无论在哪一间里，一个小孩子一直长成大人，也不必怕长高了头顶会碰着天花板。”

凯特拉铃请曼塔里尼夫人前来，然后看了一下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斯凯利”，还有些她来不及看的其它说明，这时，斯凯利先生本人引起了她的注意，只见他走向一面穿衣镜，用他的手杖朝镜子正中毫不在意地猛戳了一下，好像它是铸铁做的一样。

“这块平板玻璃可不赖，蒂克思，”斯凯利先生对他的朋友说。

“啊！”蒂克思先生应道，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上留下四个手指印，外加一个大拇指印，“这块绸子可真有意思，你瞧。”

蒂克思的赞赏从绸子上转到几件精致的衣服上，斯凯利先生悠闲地对镜整理他的围脖儿，然后，看着自己的影子，对下巴颏上一个小疙瘩仔细观察起来，正在全神贯注的时候，曼塔里尼夫人走进来，惊叫了一声，把他惊动了。

“嗬！这是老板娘吗？”斯凯利问。

“是曼塔里尼夫人，”凯特说。

“那么，”斯凯利先生说，从衣袋里拿出一纸小公文，慢慢地把它打开，“这是没收令，要是处理不便，对不起，我们就得检查全店，开个清单。”

可怜的曼塔里尼夫人难过得使劲扭自己的手，拉铃唤她的丈夫，接着倒在椅子里，同时昏迷过去。然而，那两位专业的绅士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因为斯凯利先生靠在陈列着一件漂亮女服的架子上（这一来，他那高于衣架的肩膀的姿态差不多跟定做这件衣服的女士把它穿在身上的时候一样了），把帽子推到一边，满不在乎地抓起头皮来，同时，他的朋友蒂克思先生在执行任务之前趁便笼统地瞧了一下整个房间，臂下夹着财产登记本，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儿，心里盘算着给他看到的每一件东西标多少价。

曼塔里尼先生匆匆走进来时，情况就是这样；由于这位著名的怪人结婚前同斯凯利先生有过不少友好的往来，而且，目前的令人激动的情况并没有使他大吃一惊，他仅仅耸耸肩，把双手深深插到衣袋的底部，抬起双眉，吹了一、两节口哨，咒骂了一、两声，然后叉开腿儿，坐在一把椅子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镇静得很，稳重得很。

“该死的总数是多少？”这是他的头一句问话。

“一千五百二十七镑四先令九便士半，”斯凯利先生回答说，手脚一动也不动。

“那个半便士见鬼去吧，”曼塔里尼先生急躁地说。

“完全可以，要是你想这样的话，”斯凯利先生应道，“连九便士也可以抹掉。”

“就我所知，就是把一千五百二十七镑都抹了，也跟我们无干，”蒂克思先生说。

“完全无干，”斯凯利说。

"好啦,"这位绅士顿了一顿,又说,"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可干呢?不过是道小裂缝儿,还是彻底粉碎了呢?整个机构全垮了——很好。那么,尊敬的汤姆·蒂克思先生,你得通知你那天使般的妻子和可爱的家属,你三个晚上不能在家睡觉,因为这儿用得着你。这位女士苦恼自己有什么用啊?"斯凯利先生这样说下去,因为曼塔里尼夫人抽泣起来了。"恐怕这儿的东西多半都没付过钱,这对她的情绪不该是个大大的安慰吗!"

斯凯利先生说了这两句既是大开玩笑又是精神安慰的话,开始搞起清单来,此事是不容易的,财物估价人蒂克思先生的不寻常的圆通和老练具体地帮了他的忙。

"让我称心如意的甜姐儿,"曼塔里尼说,带着忏悔的神气走到他的妻子面前去,"听我说两分钟的话好不好?"

"嗐!别理我,"他的妻子抽搭着回答说。"你把我毁了,这就够了。"

曼塔里尼先生必然早已充分考虑过自己的地位了,此时,一听到这两句严厉的伤心话,立刻后退了几步,装出一副苦恼的满心难过的样子,一下子从屋里冲出去,过了一会儿,只听得楼上砰的一声,化妆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尼克尔贝小姐,"曼塔里尼夫人听见了楼上的声音就叫着说,"看在老天份上,赶快上去,他要把自己毁了,我对他说话太无情,他受不了啦。阿尔弗雷德,我亲爱的阿尔弗雷德。"

她这样叫嚷着,匆匆赶上楼去,凯特跟在后面,尽管不像那个多情的妻子那样担心,也还是有些着慌。化妆室的门一下子给打开了,只见曼塔里尼先生的衬衣领子匀称地向后翻着,他正在用磨剃刀用的皮条使劲磨一把早餐刀。

"嘿!"曼塔里尼先生喊着,"给打断了!"嗖的一声,那把早餐刀溜进曼塔里尼先生的晨衣衣袋里去了,他的眼珠滴溜溜地乱

转，乱蓬蓬的头发飘动着，和连鬓胡子搅在一起。

“阿尔弗雷德，”他的妻子叫着，伸出双臂抱住他，“刚才我说的不是真心话，不是真心话呀！”

“把你毁了！”曼塔里尼先生大声说。“难道我把上天赐给一个该死的无赖的最好的、最纯洁的人儿给毁了吗！天杀的，放开我。”曼塔里尼先生一面说胡话，一面伸手去抓那把早餐刀，但被他的妻子一把拉住了，他便试着把脑袋往墙上撞去——然而，又万分小心，至少离墙有六英尺。

“镇静点，我的好天使，”夫人说。“谁也没有错，就算有，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们还会过好日子的。得了，阿尔弗雷德，得了。”

曼塔里尼先生觉得不该马上完全恢复常态，不过，喊叫了几回要服毒，又要求让一位女士或绅士开枪把他的脑浆打出来之后，他情绪缓和一点了，伤心落泪起来。在这种软化的心情中，他没有反对让夫人把早餐刀拿去——说实在话，早餐刀放在衣服口袋里总是一件不妥当而危险的东西，拿走了他才高兴呢——最后，任凭他的爱妻把他带走了。

耽搁了两、三个钟头之后，那些姑娘得到通知：停止上班，听候消息。过了两天，曼塔里尼的名字上了破产者的名单；当天上午，尼克尔贝小姐收到一封信，说此后本店在纳格小姐的名下经营，不需凯特帮忙了——尼克尔贝太太刚得此信，就宣告她早就料到了，还提到过去别人不大注意的种种场合，她当时的预言是丝毫不错的。

“我再说一遍，”尼克尔贝太太说，其实她从来没说过，这是大可不必一提的，“我再说一遍吧，凯特，你本来就该好好打算打算，无论干什么活儿，也不能干女帽女服店的那一种啊。我这可不是责备你，我心爱的，不过我还要说，要是你早跟你自己的妈妈商量商量——”

"嗯,嗯,妈妈,"凯特温柔地说,"目下您看干什么好呢?"

"我看!"尼克尔贝太太叫嚷着说,"事情是明摆着的,我亲爱的,对一个处于你这种地位的年青姑娘来说,世上的所有工作之中,就你的学识、风度、相貌,还有种种别的方面来看,最恰当不过的不就是给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当个女伴[①]吗?你难道没听你可怜的好爸爸提到在他结婚前和他同住在一所寄宿舍里的一位老太太,她有个年青姑娘吗?——我又说不上来她姓什么了,只知道头一个字母是B,末一个是g,不过到底是瓦特斯呢,还是——不,也不可能是这个,不过甭管她姓什么吧,你可知道那位年青姑娘给一位太太当了女伴,不久太太死了,她跟太太的丈夫结了婚,生了个医生很少见的漂亮男孩儿——前后不到一年半。"

凯特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套讲得滔滔不绝的美好回忆,说明她母亲发现了做女伴的行业是个出路,是否可靠却不一定。于是她十分耐心地等待着,等她说尽了种种切题或不切题的回忆和故事,才放胆问她究竟发现了什么。于是真相大白了。原来那天早晨,尼克尔贝太太去买黑啤酒,从酒馆里带回来一张前一天的富有声望的报纸,报纸上有张以毫无语法错误的纯正英语写的广告,说有一位太太要找一位有教养的年青姑娘做女伴,说那位太太的姓名和住址,到伦敦西区的某图书馆一问便知。

"你听着,"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洋洋得意地放下报纸,"要是你伯父不反对,这是很值得试一试的。"

凯特经过了那场让她见世面的粗暴折磨之后,心里极其难过,对自己的前途一时也实在不想多加考虑,便听从了。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毫不反对,反而大为赞成这个想法;对曼塔里

---

① 这种女伴和雇用她的女主人住在一起,陪同喝茶谈心,兼理家务。

尼夫人的突然垮台也没有表示太多的惊讶，假如他表示出来，可就实在奇怪了，因为那主要是他本人给造成的。这样，尼克尔贝小姐和她母亲很快地问明了那位太太的姓名和住址，就在当天上午，到斯隆恩街凯多根巷去找维蒂特利太太了。

凯多根巷是条窄窄的纽带，联系着两个显著的极端，一边是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贵族气派的地面，一边是粗陋芜杂的切尔西区[①]。它在斯隆恩街的范围之内，但和那条街不是一回事儿。凯多根巷的人们看不起斯隆恩街，认为勃朗普敦也是低一等的。他们追求时髦，却摸不清新马路在哪儿。他们并不自以为跟贝尔格雷夫广场和格罗夫纳广场的上等人士地位完全相同，不过论起关系来，那就有点像伟大人物的私生子，尽管不能认父归宗，还是愿意自夸家世。凯多根巷的人们竭力装神气、摆样子，以最高级的人物为法，实际上只是居于中游。它是个导体，把本区并不存在的、由外面的泉源引来的门第和地位的自豪的气焰传到外界去；换句话说，像连结着暹罗双胞胎的韧带一样，它具有两个身体的活力与精髓，却又与之无干。

就在这个含糊不清的地方，居住着维蒂特利太太，凯特·尼克尔贝小姐用颤抖的手，敲响了维蒂特利太太的门。门是由一名大个子男仆开的，他的头发似乎用面粉扑过，或者用粉笔涂过，或者把擦脸粉撒上过（反正看上去不像是真正的发粉），这位大个子接过介绍卡片，递给一名小听差，他的身子真是小得排不下听差制服上必不可少的那许多照常排列的钮扣，因此，只能把四个钮扣并成横排。这位小绅士托着托盘里的卡片上楼了，把凯特和母亲留在一间相当肮脏、破旧的餐室里，这间屋子安排得极好，几乎适于作任何一种用途，除了用在吃喝方面。

---

① 伦敦西南部一住宅区，为艺术家聚居之地。

却说，就常情看来，并且根据书本上有关上流生活的可靠的叙述，维蒂特利太太本来应该在她的闺房里，不过，无论因为维蒂特利先生正在房里刮胡子或者因为别的情况，维蒂特利太太肯定是在客厅里接见了客人，那里一应俱全，包括玫瑰色的窗帘和家具上的罩布，给维蒂特利太太脸上添上一抹浅红色，还有一只小狗会猛扑客人的腿使女主人开心，还有那个上述的小听差，递上巧克力做太太的点心。

这位女主人显得无精打采，倒也可爱，脸色苍白，却也动人；一种憔悴之态笼罩着她，笼罩着家具，笼罩着整座屋子。她正靠在沙发上，那么从容，那么自然，也许人们会把她看做一个女演员，准备演出芭蕾舞剧的第一幕，只等低垂的大幕上升。

“把椅子摆好。”

小听差摆好了椅子。

“出去吧，阿尔方斯。”

听差出去了；不过，要是有个男孩，名字叫阿尔方斯而面貌和身条却像比尔①，这名听差就是。

“我冒昧来访，太太，”凯特局促不安地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道，“因为看见了您登的广告。”

“不错，”维蒂特利太太答道，“我家里人给登在报上的——不错。”

“我想，”凯特谦恭地说，“要是您还没有最后决定人选，也许我来应征不会给您添太多的麻烦吧。”

“不错，”维蒂特利太太又慢声慢气地说。

“要是您已经选好了——”

---

① 阿尔方斯是个法国名字，比尔为威廉的爱称，是个普通的英国名字。此处意谓，这小听差实在是个一般的孩子，女主人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有意给他起了个时髦的法国名字。

“啊，还没有，”那位太太打断了她的话，“叫我满意可不那么容易。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从来没当过女伴吧，对不对？”

不等凯特答话，尼克尔贝太太便很灵巧地插进来，她原是一直在急切地等机会。“没给什么生人当过，太太，”这位好太太说，“可是给我当女伴有几年了。我是她母亲，太太。”

“噢！”维蒂特利太太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我担保，太太，”尼克尔贝太太说，“有那么个时候，我一点不认为我的女儿走出家门去有什么必要，因为她那可怜的好爸爸是位经济独立的绅士，本来到今天还能供养我们，只可惜他当时不听我常说的话就——”

“亲爱的妈妈，”凯特低声说。

“我亲爱的凯特，你要是允许我说话，”尼克尔贝太太说，“我就冒昧给这位太太说明——”

“妈妈，我想这几乎是不必要的。”

尽管尼克尔贝太太又皱眉又挤眼，暗示她只消说几句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凯特却仍然不肯让步，给了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就此使尼克尔贝太太把快要讲出口的长篇大论给煞住了。

“你有哪些才能啊？”维蒂特利太太闭着眼睛问。

凯特红着脸提及她的主要的本领，她说一样，尼克尔贝太太便扳一个手指头，原来她在出门前早已计算好了。幸而二者相符，因而她没有说话的借口了。

“你脾气好吧？”维蒂特利太太问，一时睁开了眼睛，然后又闭起来。

“不算坏，”凯特接着说。

“你有个受人尊敬的保证人来保证一切吧，对不对？”

凯特回答说有，便把她伯父的名片放在桌子上。

“你费神把椅子挪近一点，让我好好瞧瞧你，”维蒂特利太太

说，“我近视得太厉害，看不清你的相貌。”

凯特照办了，尽管有点发窘，维蒂特利太太便懒洋洋地端详着她的容颜，用了两三分钟的工夫。

“我喜欢你的模样儿，”那位太太说，摇摇一个小铃。“阿尔方斯，请你主人到这儿来。”

小听差接到这任务便走开了，过了一小会儿，其间双方都没说一句话，把门开了，让进一位很神气的人物，此人大约三十八岁，面貌平庸，头发浅淡，在维蒂特利太太身边俯下身去有一会儿，低声地跟她说话。

“哦！”他说，转过身来，“不错。这是十分要紧的事儿。维蒂特利太太生性动不动就兴奋，非常娇嫩，非常脆弱；是温室里的植物，外来的品种。”

“哟！亨利，我亲爱的，”维蒂特利太太插嘴说。

“你就是这么样的，我心爱的，你也知道你是这么样的；吹口气儿——”维蒂特利先生说着，做出吹一根羽毛的样子。“噗！你就给吹飞啦！”

太太叹了一口气。

“你的心灵太博大了，和你的身子不相称，”维蒂特利先生说。“你的才智把你折磨坏了；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这么说；你知道，请来的医生没有一个不洋洋得意的，就是因为给你看病。他们的一致意见是什么呢？‘我亲爱的大夫，’我曾对塔姆里·斯纳菲爵士说，就在这间屋里，就是上次他来的时候。‘我亲爱的大夫，我妻子有什么病？都告诉我吧。我受得了。是神经过敏吗？’‘我亲爱的朋友，’他说，‘为这位女士自豪吧，尊重她吧，她给上层社会增光，给你增光。她的病在心灵中。它膨胀，伸展，扩张——热血沸腾了，脉搏加快了，越来越兴奋了——好家伙！’”说到这里，维蒂特利先生热情奔放，把右手一挥，离尼克尔贝太太

的帽子约摸不到一英寸了，他赶紧收回来，狠狠地擤鼻涕，响得跟开动了大机器一样。

“你把我的病说得太重了，亨利，”维蒂特利太太说，淡淡地一笑。

“没有，朱丽亚，我没有，”维蒂特利先生说。“你处身的社交界——从你的地位、你的交往和你的天资看来，你不能不在里面活动——是一个旋涡，一股旋风，叫人兴奋得可怕。哎呀，我的天呐，我怎么能忘掉那个晚上啊，你和准男爵的侄子在竞选舞会上跳舞，在埃克塞特！多惊人呐。”

“我这样春风得意，事后总觉得不痛快，”维蒂特利太太说。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的丈夫接着说，“你一定得有个女伴，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可爱、极端关心人和安静的女伴。”

维蒂特利先生和太太的谈话，虽是互相之间的，其实多半是讲给尼克尔贝母女听的，他们说到这里，停下来瞧着两位来客，神色间好像在说，“你们认为怎么样？”

“维蒂特利太太呀，”她的丈夫对尼克尔贝太太说，“受到成群的人士和著名人物的追求和奉承。歌剧让她兴奋，戏剧让她兴奋，还有美术，还有——还有——还有——”

“贵族们，我心爱的，”维蒂特利太太插话说。

“贵族们，当然了，”维蒂特利先生说。“还有军人们。她针对成千上百个问题，设想并提出过成千上百种意见。要是社会上有某些人士听说了维蒂特利太太对他们的真实意见，也许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趾高气扬了。”

“别说了，亨利，”太太说，“这么说不大公平。”

“我又没有指名道姓，朱丽亚，”维蒂特利先生回答说，“伤不了人。我只不过提出这情况，说明你不是个普通人；在你的心灵和肉体之间老是断不了摩擦；你非得有人安慰、有人照顾不可。

现在让我平心静气地听一听这位年青小姐有些什么条件担任这个职务吧。”

在这个要求之下，凯特具备的种种条件又重新提了一遍，维蒂特利先生打断了好多次，盘问了好多次。最后的安排是经过调查后，两天之内，把明确的回答用书面通知尼克尔贝小姐，由她伯父转交。商议停当，小听差把她们带下楼，一直领到楼梯间的窗前，那名大个子男仆那儿接过去，把她们十分安全地送到大门口。

“他们显然是非常有身分的人，”尼克尔贝太太说，挽住她女儿的胳臂。“维蒂特利太太多么有教养啊！”

“你这么看吗，妈妈，”凯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

“当然了，谁能不这么看呢，凯特，我心爱的？”她母亲接着说。“不过她很苍白，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我倒是希望她不要把自己折磨坏了，不过我非常担心。”

这些想法让这位有深谋远虑的太太对维蒂特利太太有生之年做了大致的估计，同时估计了那个丧偶的丈夫向她女儿求婚的可能性。不等她们到家，她就把维蒂特利太太的灵魂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给凯特在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只剩下一个次要的问题尚未解决：把她自己用的一张上了法国罩光漆的漂亮的桃花心木床架摆在凯多根巷的三楼后屋好呢，还是四楼前屋好，她无法肯定这二者之间的得失，因此经过最后斟酌，决定这个问题由她的女婿去解决。

凯特的情况经过了调查，结果——凯特却不十分高兴——是对她有利的；于是一周之后，她带了她的随身用具和有价值的东西到维蒂特利夫人的公馆去，在此按下不表。

第二十二章

尼古拉斯由斯麦克作伴，外出寻求生计。他结识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此人为谁，本章中可见分晓。

尼古拉斯付了房租，还清了租给他简单家具的经纪人的帐之后，他所有的全部财产，无论是现有的，将来有权继承的，或能期待得到的，只有二十先令和几枚半便士的零钱了。然而，他轻松愉快地欢呼起来，向他决心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欢呼，以青年幸而特有的活生生的力量从床上跳下来。青年们若不是这样，世上也就没有老人了。

那是个初春的早晨，寒冷，干燥，有雾。雾蒙蒙的街道上，有几个瘦小的人影溜来溜去，有时候，沉闷的雾霭中浮现出一辆在归途中的出租马车的浓重的轮廓，它慢慢临近，颠簸而过，把发白的车顶上的一层薄霜抖落下来，不久又消失在茫茫迷雾之中。每隔一阵子，能听到那可怜的扫烟囱工人的拖曳的脚步声和怕冷的喊叫声，他打着寒颤，缩手缩脚地去上早班；能听到那个公家守夜人的沉重的步履，慢吞吞地走来走去，咒骂迟缓的时间使他仍不能上床去安眠；能听到笨重的大小运货马车的隆隆声，把买主们和卖主们送到各个市场去的轻便车辆的辚辚声，和沉睡的人们屋外的无效的叩门声——这些音响随时传到耳边，却似乎都被重雾裹得听不清，正如雾里的每样东西都看不清一样。时间渐移，呆滞的雾气更加浓重，那些奋勇起床、隔着窗帘窥望了一下阴暗的街道的人又趴回床上去，蜷卧而睡。

这些早晨将临的迹象在繁忙的伦敦还不太多的时候，尼古

拉斯已经独自走向市中心区，在他母亲住所的窗下站住了。那房屋看上去沉闷而素朴，但他觉得其中有光明和生气，因为在那些古老的墙壁之内至少有一颗心，经受了侮辱或耻辱就会热血沸腾，和他自己血管内的血液一样。

他跨过马路，抬头望着他认识的他妹妹的卧室窗子。窗子是关着的，黑黝黝的。“可怜的女孩子，”尼古拉斯想道，“她哪想得到谁在这儿逗留啊！”

他又望了一下，一时觉得几乎急躁起来，因为凯特没在身边，不能交谈一句告别的话。“上帝呀！”他想，忽然改变了念头，“我真是太孩子气了！”

“这样倒好，”尼古拉斯说，他踱了几步，又回到了原处。“上次离开她们的时候，本来我告别一千次也行，可是我没让她们尝受离别之苦，那现在何必不那么办呢？”他这样念叨着，幻想中那窗帘动了一下，几乎使他一时相信凯特来到窗前了，但他却产生了我们大家都有的一种奇怪的矛盾情绪，不由得退缩到一个门洞子里，好让她看不见。他为自己的软弱笑了一笑，说了一声“上帝保佑她们！”便脚步较为轻快地走开了。

他来到旧住所的时候，斯麦克正急切地等待着他，纽曼也是这样，他把一天的工资买了一瓶牛奶甜酒来饯行。他们已经打好了行李，斯麦克背上肩，便出发了，由纽曼·诺格斯陪伴着，他坚持要跟他们走一程，走得越远越好，度过一夜。

“往哪儿走？”纽曼依依不舍地问。

“先上金斯敦，”尼古拉斯回答说。

“然后上哪儿？”纽曼问。“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因为我自己还说不准，好朋友，”尼古拉斯回答说，把一只手放在纽曼的肩上，“就算我说得准，我也没有计划，没有前景，也许要等搬一百回家以后你才能跟我通信呢。”

“恐怕你心里有些深谋远虑吧,”纽曼将信将疑地说。

“太深远了,”他的年轻朋友回答说,“连我都没法测量。无论我决定干什么,一定赶快给你写信。”

“你不会忘掉?”纽曼说。

“不大可能忘掉,”尼古拉斯接着说。“我的朋友并不多得数不清,连最好的都会忘掉吧。”

这样说着话,他们继续走了两个钟头,要不是尼古拉斯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下来,断然说他一步也不走了,除非纽曼·诺格斯转身回家,他们也许竟会走上两天。纽曼先要求再送半英里,又改为四分之一英里,都未得同意,只好听从,等他们多次互致热诚、亲切的告别辞后,他取路走向黄金广场,还是频频回头,两个旅人已成远方的黑斑了,他还在向他们挥动帽子呢。

“现在你听着,斯麦克,”在他们勇敢地跋涉前进的途中,尼古拉斯说,“我们到朴次茅斯去。”

斯麦克点头微笑,但并无其它表示;因为就他来说,只要两个人紧紧相依,无论到朴次茅斯去或者到皇家港[①] 去都是一样。

“这一类情况我知道得不多,”尼古拉斯又说,“不过,朴次茅斯是个海港城市,要是找不着别的工作,我们可以到一条船上去。我年青,有劲儿,在好些方面有用。你也是如此。”

“希望如此吧,”斯麦克说。“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

“对,我知道,”尼古拉斯说。“不必说出地名来。”

“哦,我在那儿时,”斯麦克接着说,想到有希望显一显他的能力,眼睛闪出亮光来,“我会挤牛奶,会养马,不比任何人差。”

“哈!”尼古拉斯郑重地说。“恐怕船上不会养很多牲口吧,不

---

① 朴次茅斯是英国南部一军港,皇家港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一海港。

论是牛是马，斯麦克，而且即使他们有马，也不是一定要给它们梳毛的；不过，你可以学着干点别的，你知道。有志气就有办法嘛。”

“我的志气正大呐，”斯麦克说，又高兴起来。

“上帝知道你正是这样，”尼古拉斯说。“要是你找不着活儿，准得难受，但我可以多干，够养活两个人。”

“今天我们就一直走到头吗？”过了一会儿，斯麦克问。

“那就会太辛苦了，尽管你愿意，你的两条腿也会受不了的，”尼古拉斯笑嘻嘻地说。“不行。戈达明离伦敦有三十多英里——我从借来的地图上发现的——我打算在那儿歇息。我们明天还得赶路，因为我们没钱，不能耽搁。把行李卷儿让我来背，来吧！”

“不，不，”斯麦克说，后退了几步。“别要我把它给你。”

“为什么？”尼古拉斯问。

“至少让我给你帮点小忙，”斯麦克说。“你老是不让我给你干我应该干的活儿。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怎样整天整夜地想法子让你高兴。”

“说这话你就是个傻子，因为我全明白，也看见了，不然我就成了什么也不懂的瞎眼畜生了，”尼古拉斯接着说。“想起来了，问你一个问题吧，好在这儿没别人，”他又说，面对面盯着斯麦克。“你记性好吗？”

“我不知道，”斯麦克说，伤心地摇摇头。“我想我从前有过记性；现在可全没了——全没了。”

“你怎么以为从前有过记性呢？”尼古拉斯问，赶快转过身去对着他，似乎对方的答话在某种程度上能把问话的意图发挥出来。

“因为我小时候能记住东西，”斯麦克说，“不过那是很早很

早的时候，至少好像是很早的时候。在你带我离开的那个地方，我老是心乱神迷，什么也记不住；有时候他们跟我说话，我竟然听不懂。我——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你说起离题的话来了，”尼古拉斯说，摸了一下斯麦克的胳臂。

“不，”他的伙伴神情迷茫地说。“我不过是想如何——”他说着，不由得打冷颤。

“别再想那个地方了，都过去了，”尼古拉斯应道，眼睛盯住他的伙伴，这伙伴的眼光很快地变成毫无表情的、呆呆的凝视；他从前惯于如此，甚至目下也常常如此。“你头一天到约克郡去觉得怎么样呢？”

“呃！”那个少年叫道。

“那时候你还没开始丧失记忆力，你知道，”尼古拉斯悄声说。“当时是热天还是冷天？”

“潮湿，”斯麦克答道，“非常潮湿。每逢下过一场大雨，我总是说，跟我来的那个夜里一样；每当雨下大了，他们看我哭起来，常常紧紧围着我笑。他们说我像个小孩子，这叫我更想起从前的事了。有时候我浑身发冷，因为我能够看见自己当时那个样儿，从那扇门走进来。”

“当时那个样儿，”尼古拉斯重复着说，装出不在意的样子，“什么样儿呢？”

“那么个小毛孩子，”斯麦克说，“只要想起我那个样儿，他们本应该可怜我，对我发点善心才是。”

“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去的吧！”尼古拉斯说。

“不是，”斯麦克接着说，“啊，不是。”

“是谁送你去的？”

“一个男人——一个黝黑、干瘦的男人。在学校里，我听他们

说过，而从前我也还记得。离开他我很高兴，我怕他；可是他们更让我害怕，他们待我更苛刻。”

“你瞧着我，”尼古拉斯说，想让斯麦克把注意力集中一下。“好，不要望着别处。你难道不记得有过什么女人，好心的女人，曾经守着你，亲你的嘴唇，说你是她的孩子吗？”

“没有，”这可怜虫摇摇头说，“没有，从来没有。”

“除了约克郡的房子，也没有过别的住宅吗？”

“没有，”那个少年说，显得伤感起来，“有间屋——我记得我曾睡在一间屋里，一间又大又空的屋子，在楼顶，天花板上有个天窗。我常拿衣服蒙住头，不去瞧它，因为它叫我害怕，就这么一个小孩儿，在夜里没人在身边，我就老是弄不清在外边有什么。屋角还有只钟，一只旧钟。我记得它。我从来没有忘掉过那间屋子，我一做可怕的恶梦，就看见它了，跟从前一个样。我看见在屋里有从前没见过的几个人和几件东西，可是屋子老是那副原样；它永远不变。”

“现在让我拿行李卷儿吧，好不好？”尼古拉斯问，忽然换了话题。

“不，”斯麦克说，“不。得了，咱们往前走吧。”

他说着，加快了脚步，显然认为他们刚才谈话的时候一直是站着不动的。尼古拉斯仔细打量着他，这次谈话的一字一句都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此时距正午已不到一个钟头了，尽管一片浓雾仍然笼罩着他们离开的城市，仿佛市内那些忙忙碌碌的人的气息也笼罩着那些人的种种图利生财的计谋，觉得呆在那儿比在安静的上空更有意思，但空旷的野外却是天朗气清的。偶然，在低洼之处还有些阳光尚未驱散的薄雾，他们不久就走过去了，吃力地爬上较远的小山，下望重滞的雾团在可喜的日光下旋转而去，煞是好

看。一片广阔美好的阳光照亮了碧绿的草原和粼粼的河水，颇有夏意，把一年年初所有的活力给了旅客，令人气爽神清。他们脚下的土地仿佛富有弹性，耳边有动听的羊铃声；走路使他们快活，希望让他们兴奋，他们奋力前进，勇如雄狮。

日转时移，一切辉煌的颜色隐去了，余下沉静的淡影，正如年青人的希望随时间而减退，或年青的风姿渐渐变为老年的恬静和安谧。然而，那些华彩徐徐凋谢之时，其美色并不少于郁郁葱葱之日，因为，对每一时期，每一季节，大自然都给予独特的美，一日之中，从清晨到黑夜，正如从摇篮到坟墓，乃是一系列转变的过程，悠闲而从容，使人不易察觉。

他们终于到了戈达明，在那里出钱租了两张简陋的床位，睡得很香甜。一早就起来，虽然太阳已经出山，便再登旅途，尽管不像昨天那样精神抖擞，却也怀着足够的希望和勇气，欢快地前进。

这一天的路程比昨天的更加艰苦，因为山峦绵亘，攀登为劳；旅途似人生，下山容易，上山大难。但他们节节前进，不屈不挠，山岗也并没有耸起头来，插入高空，他们终于奋力越过山顶。

他们走在“魔鬼的五味酒缸”[1] 的边缘上，斯麦克凝神细听尼古拉斯念诵那伫立在荒野间的石碑上的字迹，记述在黑夜中这里发生的无耻的凶杀案。他们脚踩的是曾经被鲜血染过的荒草，那被害者的鲜血，一滴又一滴，流到此处因之得名的洼地之中。“魔鬼的酒缸呀，”尼古拉斯望着长空想道，“盛那种酒可最合适！”

他们意志坚定，不断前进，终于走进一片广大辽阔的丘陵地，有各种各样的小山和平原改变了它的葱翠的面貌。这里有片

---

① 这是一片奇特的低地，1786 年有一名水手在此地被害，后人立碑纪念。

隆起的高地，几乎直耸入云，陡峭得除了在边缘吃草的绵羊、山羊以外，无法临近，那里有个绿色的土冈，那么缓缓地倾斜下来，那么悄悄地化为平地，你难以看出它的界限来。山峦此起彼伏，重重叠叠，或齐整或粗陋，或光滑或嵯峨，或秀美或奇特，杂陈并列，屏蔽八方；不时噪声突起，从地面飞起一群乌鸦，喧叫着环绕最近的山头盘旋，似在寻路，忽然悬在空中不动，然后急转直下，像闪电一样，低低地掠过开豁的山谷里的长列树丛。

两侧的景象渐渐一时比一时退后了，他们原先在封闭的环境中，看不见丰饶广阔的景物，此刻又进入了开旷的乡野。他们知道目的地已近，勇气倍增，但山路难行，途中耽搁很久，斯麦克已经累了。因此暮色已经降临，他们离开小径，走到路旁的一家客店门前，距朴次茅斯还有十二英里之遥。

"十二英里，"尼古拉斯说，他双手拄着木棍，迟疑地瞧着斯麦克。

"十二英里可不短呐，"店主说。

"路好走吗？"尼古拉斯问。

"难走得很呐，"店主说。当然，店主怎么能不这么说呢。

"我还想往前走，"尼古拉斯犹豫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让我的话左右你的行动，"店主接着说。"要是我呀，一定不走了。"

"你一定不走？"尼古拉斯问，仍然拿不定主意。

"要是我知道手头宽裕，我就不走，"店主说罢，把围裙往上一拉，双手插进衣袋，在门外走了一、两步，望着夜色中的道路，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尼古拉斯看了一眼斯麦克那被苦工弄得憔悴不堪的脸，便不再多加考虑，决定在这里过夜。

店主领着他们走进厨房，里面炉火挺旺，他说天很冷。假如碰巧火头不旺，他准会说天很暖。

“晚饭你给我们什么吃啊？”尼古拉斯很自然地问。

“嗐——你们爱吃什么呀？”店主的回答也很自然。

尼古拉斯说要冷肉，可是没有冷肉——说要水煮荷包蛋，却没有蛋——说要羊排，可是三英里之内找不到一块羊排，尽管上礼拜多得他们不知怎么办才好，后天又将有特多的供应。

“那么，”尼古拉斯说，“我得完全听你的了，本来一开始我就想这么办，假如你允许的话。”

“好，我来告诉你吧，”店主接着说。“接待室里有一位绅士，预定了热牛肉酥饼和马铃薯，九点钟吃。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我几乎说得准，要是我去请求，你可以陪他一块儿吃晚饭。我一会儿就去说。”

“不，不，”尼古拉斯拦住他说，“还是不找他的好。我——至少——嗐！我为什么不能明说呢？听着，你瞧，我这次旅行很不富裕，是走到这儿来的。我看，多半那位绅士不会喜欢由我作伴，同时呢，尽管我的样子尘土狼藉，你瞧见了，但我还有点傲气，不想硬跟人家打交道。”

“愿上帝保佑你，”店主说，“那不是别人，是克拉姆尔斯先生；他并不挑剔。”

“他是这样吗？”尼古拉斯问，说真的，想到有美味的酥饼可吃，心里有点活动了。

“可不是，”店主回答说。“你说话有那么股劲头，他会喜欢的，我知道。反正过一会儿我们就都清楚了。先等一下。”

店主不等尼古拉斯进一步表示同意，便急忙走进接待室，尼古拉斯也不阻拦，明智地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晚饭是件正经事儿，可不能等闲视之。不久，店主便兴冲冲地回来了。

“行了，”他低声说。“我早知道他会同意的。那儿有点很值得你瞧瞧的东西。天呐，他们真搞得像个样儿！”

末了这句话说得兴高采烈，却不知何所指，也无暇细问了，因为他已经把接待室的门呼的打开，尼古拉斯便走进去，斯麦克随后，肩上背着行李卷儿（他老是十分小心，好像背的是一袋金子），径直走了进去。

尼古拉斯预料会有什么新鲜事儿，可是没想到会像他看见的那么新鲜。屋子的另一头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很高，一个很矮，都穿了水手服——至少是戏台上的水手服，腰带、带扣、辫子和手枪，一应俱全——正在进行一场海报上所谓的激烈开打，各持一把小剧场中常用的有筐形把柄的大斫刀。矮个儿的孩子大占上风，高个儿的孩子处境险恶；监督他们的人是个大个子，正倚坐在桌角上，大声吩咐他们要打得砍刀再多冒出些火星来，头一个晚上就必然能博得满堂采。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店主毕恭毕敬地说。“这就是那位年青绅士。”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用一半像罗马皇帝、一半像酒友的姿态对尼古拉斯点头为礼，吩咐店主人关上门走开。

“这是个好场面，”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对尼古拉斯挥手，叫他不要走上前来加以破坏。“小个子得胜了；大个子要是不投降，过三秒钟 ，他就没命了。再来一遍，孩子们。”

两名战士又斗起来，接连地大砍大劈，弄得两把腰刀冒出阵阵火星，克拉姆尔斯先生大为满意，看来他认为这确是个极其精彩的高潮。战斗开始时，两名水手互相砍了大约二百下，未分胜负，后来矮个子水手失利了，跪下一条腿，但他毫不在意，因为他一膝着地，靠左手帮忙来回交锋着，决一死战，一直到高个子水手把他的刀劈落在地。本来的结果是，矮个子水手已陷入绝境，

难免立即屈服，大叫饶命，不料他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支大手枪，直逼高个子水手的脑门，这一手出人意外，高个子不知所措，只好让对方把刀捡起来，重新开始。于是又是你砍我劈，各显奇技，或左手砍一刀，或腿下砍一刀，或刀劈右肩，或刀劈左肩；后来矮个子朝高个子的腿上猛砍下去，如若命中，两腿就会全给斩断，当时那高个子从矮个子的刀上一跃而过，而且公平交易，照样奉还了一刀，矮个子也纵身跃过他的刀子。此后是种种闪展腾挪的功夫，还屡次把没有背带的裤子往上拉，然后，那矮个子水手（显然是个正派角色，因为他总是占上风）猛扑过去，逼近对方，高个子水手招架了几下，兀自无效，失足倒地，矮个子脚蹬着他的前胸，用刀子把他的身子戳透了一个窟窿，叫他痛苦地死去了。

"你们好好干，孩子们，人们就会要求你们重演两回，"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你们还是喘喘气，去换衣服吧。"

对战士们说了此话之后，他跟尼古拉斯打招呼，尼古拉斯这时注意到克拉姆尔斯先生的脸同身子在大小上很是相称；他的下嘴唇极其丰满，嗓音沙哑，似乎惯于大喊大叫，头发又短又黑，头顶以下几乎全剃光了——为的是（他后来才知道）戴各种角色的各种类型的假发都方便些。

"你看他们演得怎么样，先生？"克拉姆尔斯先生问。

"非常好，真的——妙极了，"尼古拉斯答道。

"这样的孩子你不常见得到吧，我想，"克拉姆尔斯先生说。

尼古拉斯表示同意——说他们要是配合得再好一点——

"配合！"克拉姆尔斯先生嚷道。

"我是说要是他们的身材差不多的话，"尼古拉斯解释道。

"身材！"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嗐，格斗的要素就在于两个人的身材应该差一、二英尺。你怎么能正当地引起观众的同情呢，要不是小个子跟大个子斗——除非至少五个斗一个，可我们剧

团里又没有那么多人会演这个。”

“我懂了，”尼古拉斯应道。“对不起。我实在没想到，我承认。”

“这可是要点，”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后天我就要在朴次茅斯演出。要是你到那儿去，进剧场瞧瞧吧，看效果怎么样。”

尼古拉斯答应能去就去，他将一把椅子拉到炉边，立刻跟这位团长谈起话来。此人很健谈，肚里藏不住话，恐怕不仅天性如此，他大量喝下的兑水的烈酒或者大量吸进去的藏在背心衣袋里用淡棕色纸包着的鼻烟，也助了他的兴。他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事务，相当详细地谈他的剧团的成绩和他家里人的才艺，那两个会耍刀的孩子在这两方面都占着光荣的份儿。他们父子三人在吉尔福德的演出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据说明天将在朴次茅斯有个诸般女士和绅士的集会，现在他们就要到那儿去（不是作一般的戏剧季的演出，而是随处凑趣）。

“你是往那边去吧？”那位团长问。

“不——不错，”尼古拉斯说。“正是。”

“你对那个城市有所了解吗？”团长问，他似乎认为，他对别人如何推心置腹，别人也就应该照样对他推心置腹。

“不了解，”尼古拉斯回答道。

“从来没去过？”

“没去过。”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急促地干咳了一声，好像是说，“你要是不肯说老实话，你就不说吧。”他又从那纸包里一下接着一下捏出鼻烟来吸，以致尼古拉斯摸不清那么多鼻烟都让他吸到哪儿去了。

克拉姆尔斯先生一面这样忙着，一面饶有兴趣地时时瞧着斯麦克，看来一开始就给他留下相当好的印象。斯麦克这时已经

睡着了，在椅子里打盹。

“恕我冒昧说句话，”团长说，朝尼古拉斯弯过身去，放低了语声，“你这位朋友的相貌可真是妙极了！”

“可怜的人儿！”尼古拉斯似笑非笑地说，“要是不这么瘦，不这么憔悴，就好了。”

“不这么瘦！”团长大为震惊地嚷着说，“那可就糟到底了。”

“你这么认为？”

“这么认为，先生！不用说，照他现在这个样儿，”团长说，使劲拍着他的膝头，“身上不加衬，脸上不化妆，他就能当个英国从没见过的能扮演饿得要死的表情和动作的好演员。让他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药剂师，就能胜任，只要鼻子尖上抹上一丁点儿红色油彩，把脑袋一伸到舞台左前方布景板上的门外，就必然能招来三阵喝采。”

“你是拿专业的眼光来看他的，”尼古拉斯笑道。

“这是理所当然的，”团长接着说。“自从我搞这个专业以来，没见过他这样的小年青的，正好适合于干这一行，可我一岁半的时候，还是呆头呆脑的呐。”

牛肉酥饼送来了，同时那两个小文森特·克拉姆尔斯也来了，谈话就换了内容，实际上，有一阵子，谈话完全停止了。那两位少年绅士用起刀叉来，几乎跟使大砍刀一样熟练，而全体在场的人饥肠辘辘，像刀叉或大砍刀那么锐利，就再也没工夫说话，直到晚饭被解决掉。

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刚刚把能吃到的最后一口吞下，就忍不住连连打呵欠，伸胳臂伸腿儿，显然表示想去就寝了；斯麦克则表现得更是显著，在吃晚饭的过程中，已经睡着了几回。因此，尼古拉斯提议马上散去，但那位团长压根儿不听，坚决地说他早已打定主意，邀请他这位新相知共饮一缸五味酒，若不答应，他

就认为非常失礼。

“让他们走吧，”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我们守着火，舒舒服服地一块儿喝。”

尼古拉斯还不太想睡觉——其实是心情万分急切——所以，稍一推辞之后，便答应了，便跟两位小克拉姆尔斯握握手，同时那位团长对斯麦克说了句极其亲切的祝福话，然后，两人在炉边面对面地坐下来，准备共同把一缸酒喝干，过了不久，酒就到了，热气腾腾，芳香四溢，叫人看得高兴，心醉神迷。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酒和这样的团长，这团长讲了不少故事，还拿个烟斗抽烟，使出惊人的劲儿，像吸鼻烟那样往鼻子里吸，尼古拉斯却是心不在焉，无精打彩。他的心思都在老家那儿，后来转而想到了当前的处境，他又为渺茫的前途愁绪满怀，竭尽全力也无法排遣。他神不守舍了，尽管听得见那位团长的语声，却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话；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还讲了一番很长的、不寻常的经历，纵声大笑，问他遇到那些情况时会怎么办，尼古拉斯只能尽力深深致歉，自认对对方所谈的一切茫然不知。

“嘿，我早看出来了，”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你心里不安。是怎么回事呀？”

这句话问得突然，尼古拉斯不禁失笑，但他觉得简直不值得避而不答，便承认说他有些担心，只怕达不到他到这个地区来的目的。

“什么目的呀？”团长问。

“找点活儿干，好让我和我这可怜的旅伴不缺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尼古拉斯说。“这是实话，恐怕你早已猜着了，所以我也不必避讳，爽爽快快地告诉你为好。”

“在朴次茅斯能找着什么别处找不着的活儿呢？”文森特·

克拉姆尔斯先生把烟斗杆上的封蜡烤化了,用小指头把它揉好。

"有不少船只要开出港口,我想,"尼古拉斯回答说。"我要想法无论在哪条船上找个职位。那儿总有肉有酒的吧。"

"咸肉和新酿的甜酒;豌豆糕和糠饼干,"团长说,吸了一口烟,好不让它熄掉,又接着修饰烟斗。

"也许吃的比这还坏呐,"尼古拉斯说。"我相信我不怕受苦,跟年岁和我相同、过去的习惯也相同的多数青年人一样。"

"你要是上了船,"团长说,"你就得能受苦;不过你不必。"

"怎么不必?"

"因为哪个船长或大副也不会认为你是能干的,如果他找得着一个熟手的话,"团长回答说,"而且熟手正多得很,像大街上的牡蛎一样。"

"你这话怎么讲?"尼古拉斯问,这个预言,还有说话时自信的语气,都让他吃惊。"人不是生来就是好水手的。我看得培养吧?"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点点头。"得培养,可是你这个年岁,或者像你这样的绅士,就不行。"

谈话停顿了一下。尼古拉斯脸色阴沉了,他盯着炉火,很难过。

"难道你没想到什么别的职业,一个有你这种身材和谈吐的年青人能胜任的,还能见见世面得点好处?"团长问。

"没有,"尼古拉斯摇摇头说。

"那么我来给你提一个吧,"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把烟斗丢在炉火里,提高了语声。"舞台。"

"舞台!"尼古拉斯叫着,声音几乎也那么高。

"演剧这一行呀,"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我本人干这一行,我妻子干这一行,我的孩子们也干这一行。我有过一只

狗，从小养大的，干这一行一直干到死；我的拉马车的马驹老在《鞑靼人帖木儿》中出场。我可以让你当演员，还有你的朋友。答应了吧。我需要新角色。”

“我对这个一点儿不懂，”尼古拉斯接着说，这个突然的提议几乎把他吓倒了。“我一辈子没演过戏，除了上学的时候。”

“你的神气和走路的姿态里有文雅的喜剧，你的眼睛里有青年人的悲剧，你的笑声里有一触即发的闹剧，”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说。“真好像你从诞生以来除了舞台灯光之外没想过别的东西似的。”

尼古拉斯想到付清了客店的帐后所剩下的那一点点零钱，心里有点活动了。

“你在上百个方面能对我们有用，”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想想吧，有你这种文化程度的人，写个橱窗里的广告会写得多漂亮啊。”

“唔，我看这部分工作我还办得了，”尼古拉斯说。

“当然办得了，”克拉姆尔斯先生应道。“‘详细情况请看广告小传单’——我们可以把每张传单写成半本书。还有剧本呐；不用说，需要的时候，你能给我们写个使全体演员都能发挥全部才能的剧本。”

“这我可没有十分把握，”尼古拉斯应道。“不过，我可以随时乱写点适合你们用的东西。”

“我们即将搬演一出新戏，”团长说。“我想想看——本剧团的独特的潜力——新颖豪华的布景——你得想法子把一个真水泵和两只洗衣盆写进去。”

“写到剧本里去？”尼古拉斯问。

“对，”团长回答说。“是我在有一天大减价时买进的便宜货，搬上台去满出色。伦敦人就是这样策划的。他们找些服装和道具来，再叫人写个剧本，把那些东西都用上。大多数戏院都养个

作家，专干这个。”

“真的呀！”尼古拉斯大声说。

“可不是吗！”团长说，“这是常有的事儿。在海报上分行写，可像样儿呐——真水泵！——漂亮的洗衣盆！——大饱眼福！是不是你正巧可以算是个美术家呢？”

“那可不在我的本领的范围之内，”尼古拉斯回答说。

“啊！那就没法子了，”团长说。“假如你是个美术家，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场戏搞一幅大木刻画放在海报上，画着整个舞台，水泵和洗衣盆放在中央；不过，你不是美术家，那就没法子了。”

“我干这一切活儿该有多少收入呢？”尼古拉斯盘算了一会儿之后，这样问。“我能靠它生活吗？”

“靠它生活！”团长说。“王侯一般的生活！有你自己的工资，你朋友的工资，还有你的写作，你就能够挣——嗯！你就能够一个礼拜挣一镑！”

“您说的不是真话！”

“千真万确，而且，要是我们一连好些时候上座好，差不多还可加一倍呐。”

尼古拉斯耸耸肩，可是真正的穷困就在眼前；就算他能够拿出毅力来忍受极端的艰难困苦，但把无依无靠的斯麦克费力救了出来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只为的是叫他过跟从前一样难堪的日子吗？跟那个待自己那么苛刻的人在同一个城市里，激起他最惨痛的情绪，这时候，很容易认为七十英里算不上什么，可是现在呢，恐怕就是够远的了。要是到了海外，母亲或者妹妹死了，那可怎么办呢？

他不再多加考虑了，急忙宣告同意，和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签订了合同。

第二十三章

本章叙述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的剧团和他的公私境况。

克拉姆尔斯先生有头不寻常的四条腿牲口，在客店马棚里，他称之为小马驹，还有一辆怪模怪样的车子，他称之为轻便四轮马车，因此，第二天早晨，尼古拉斯继续上路，觉得出乎意料地轻松；那位团长和他坐在前座，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和斯麦克挤在后边，跟一只盖着结实的防潮油布的柳条筐在一块儿，筐里放着上述那两位少年绅士的大砍刀、手枪、发辫、水手服和其它演出时需要的东西。

小马驹在路上磨磨蹭蹭，而且——也许是因为受了剧院的熏染吧——老是过不了一会儿就很想躺下。不过，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勒几下缰绳，甩几下鞭子，就使它不致倒下去了；有时候这些办法无效，牲口站住了，那个做哥哥的克拉姆尔斯少爷就下车去踢它。由于这种种刺激，它只得时时移动脚步，他们拖拖拉拉地前进（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得对），大家都很舒服。

“它到底是头好马驹，”克拉姆尔斯先生转脸对尼古拉斯说。

它也许是“到了底”，不过它肯定没有“到了顶”，因为它的皮毛可算是最粗糙和最难看的了。所以尼古拉斯只是说，算它是头好马驹也可以。

“这头小马驹参加巡回演出已有好多好多回了，”克拉姆尔斯先生说，用鞭子轻巧地拂了一下它的眼皮，因为它是老相识

了。"它跟我们真算得上是一家子。它母亲就上过台。"

"它真是这样?"尼古拉斯接着说。

"有十四年以上,它母亲在马戏团里表演吃苹果馅饼,"团长说,"还会开手枪,戴着睡帽入睡;总之,专演滑稽剧。它父亲是个舞蹈家。"

"还算是出名的吗?"

"不很出名,"团长说。"小时候就品格不高。其实,原来它是按天出租的,它的老习惯不容易改。它言情剧演得好,不过太撒野了——太撒野了。母马死后,它就演红葡萄酒的戏了。"

"演红葡萄酒的戏!"尼古拉斯叫嚷着。

"喝红葡萄酒,跟丑角一块儿喝,"团长说,"可是它贪嘴,有一天夜里它咬掉了高脚玻璃杯的杯身,给卡住嗓子眼儿,所以它的粗鲁劲儿终于把它害死了。"

克拉姆尔斯一路赶车,那头倒霉的牲口的后代就越让他劳神,也就没多少闲谈的工夫了,这样,尼古拉斯得了空儿,可以自己东想西想,后来他们赶到了朴次茅斯的吊桥桥头,克拉姆尔斯先生才勒住了马。

"我们就在这儿下车,"团长说,"孩子们把马拉到马房去,带着行李回家。你们的行李也可以暂时拿到我家去。"

尼古拉斯感谢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的亲切关照,跳下车来,把胳臂伸给斯麦克,随着团长顺着高街走到剧院去,想到立刻会看见从未见过的场面,觉得相当紧张,不是滋味。

他们路过大批海报,有贴在墙上的,有贴在橱窗里的,上面印着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克拉姆尔斯少爷、珀·克拉姆尔斯少爷和克拉姆尔斯小姐的名字,都是用的特大字体,另外的一切则是很小的字体;后来,他们拐进一个入口处,那里有浓重的橘皮味儿和灯油味儿,外加一股泛上

来的锯末味儿，他们摸索着穿过一条黑洞洞的走廊，走下一、两级台阶，曲曲折折地穿过杂乱的帆布屏幕和化妆油彩瓶，登上朴次茅斯剧院的舞台。

“我们到了，”克拉姆尔斯先生说。

那儿不怎么亮堂，不过尼古拉斯看出自己正站在靠近舞台右侧第一个入口的地方，四周是光秃秃的墙壁、布满灰尘的布景片、发了霉的云景、色彩涂得很重的帷幕和脏兮兮的地板。他望望四周，天花板、正厅后座、包厢、楼座、乐池、装修设备和各种装饰品——看上去都很粗陋，不像样儿，冷清清，阴沉沉。

“这是个剧院吗？”斯麦克惊讶地低声说，“我还以为该是亮堂堂而漂漂亮亮的呐。”

“嗯，是个剧院，”尼古拉斯回答说，也有些惊讶，“不过，白天不是，斯麦克——白天不是。”

他本想再仔细看看这个剧场，听到团长的招呼，就走到舞台的左边去，那儿有张摇摇晃晃的红木长方小桌，旁边坐着一位健壮、肥胖的妇女，看来四十开外，五十不到，穿了一件褪了色的丝绸斗篷，手里提着帽带，帽子在下面摆来摆去，密密层层的头发编成了花彩形，垂在两边鬓角上。

“约翰逊先生，”团长说（因为尼古拉斯把纽曼·诺格斯跟肯维格斯太太谈话时给他起的姓氏告诉了他），“我来介绍一下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吧。”

“见到你我很高兴，先生，”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用阴森森的语调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欢迎你在我们剧团做个有作为的成员，我更是高兴。”

说着这些话，这位太太跟尼古拉斯握手；他一看那是一只大手，但没想到她那表示敬意的一握竟有铁一般的劲儿。

“这一位，”太太说，向斯麦克走过去，她的步态正像根据舞



尼克拉斯和斯麦克在后台

台指示行动的悲剧女演员一样，"这是另外那位吧。同样地欢迎你，先生。"

"我看他可以吧，我亲爱的?"团长说，吸进一捏儿鼻烟。

"他很像样儿，"太太回答说。"实在是个人才。"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走回桌子边的时候，一个小女孩不知从什么地方跳上舞台来，身穿肮脏的白色衣裙，上面打着些横褶儿，一直到膝盖，还有短裤、凉鞋、白色短上衣、桃红色纱帽、绿色面纱和卷发纸；她用脚尖转了一圈，弹踢两次，又用脚尖转了一圈，然后，掉转眼光，瞧着舞台左侧，尖叫一声，向前一跳，跳到离脚灯不到六英寸的地方，扮出一副优美的恐惧相，这时有个穿着软皮旧拖鞋的衣服褴褛的绅士嗤溜一下子滑过来，他的牙齿喀嗒喀嗒地响，恶狠狠地挥舞着一根手杖。

"他们在排演《印第安野人和少女》，"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说。

"嗬!"团长说，"芭蕾舞小插曲。非常精彩，演下去。请你站过来一点，约翰逊先生。行了。好!"

团长拍手为号，于是那个野人变得凶猛起来，滑步溜向少女，但少女旋转了六次避开他，最后一次的末了，单单趾尖着地。这似乎给那个野人一点儿好印象。因为他又稍现凶恶的模样，把少女追得无路可逃之后，变得温和起来了，用右手的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抹了几回自己的脸，来表示对她的美丽的赞美。在这股热情冲动的刺激之下，他把前胸捶了几下子，加上另外的动作，表示他满心爱上了她，不过，这些表现相当乏味，多半就由于这个缘故吧，少女竟睡着了；不管是不是，她确实睡着了，在河岸斜坡上睡得十分香甜，野人见了，把左耳朵靠在左手上，歪着头做出打盹的样子，对观众表明她的确睡着了，并非装假。他独自一人，跳了一场单人舞，刚刚停止，少女就醒了，揉揉眼睛，离开河岸，

也跳了一场单人舞——这一跳，跳得野人自始至终看得入了迷，等到跳完了，野人从近处树上摘下一种珍奇的东西，好像一棵小小的腌白菜，奉献给少女，开头她不肯要，后来野人流了泪，她便心软了。于是野人高兴得跳起来，于是少女也欢乐得跳起来，因为她太喜欢那种腌菜的香味儿了。于是野人和少女在一起狂舞，末了，野人单膝跪下，少女单腿站在他的另一个膝头上；芭蕾舞就这样结束了，至于最后她是嫁给野人呢，还是回到她的朋友们当中去，那就让观众去享受猜测之乐吧。

"实在好得很，"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妙！"

"妙！"尼古拉斯叫着说，决心随遇而安地对待一切。"太美了！"

"这个，先生，"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把少女领到跟前来，"这就是那个神童——妮内特·克拉姆尔斯小姐。"

"您的女儿？"尼古拉斯问。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回答说，"我们走到哪儿，她都受人崇拜，先生。我们收到了不少祝贺这个女孩子的信，从英国几乎每个城市的贵族绅士们那儿来的。"

"这我并不觉得奇怪，"尼古拉斯说，"她一定是个天生的奇才。"

"确实是个——！"克拉姆尔斯先生顿住了；这个神童是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我得告诉你，先生，"他说，"这个孩子的才干没法儿想象。你一定得亲眼看见她，先生——亲眼看见她——才能稍微有一点儿体会。好啦，找你妈妈去吧，我亲爱的。"

"我可以问问她多大了吗？"尼古拉斯问。

"可以，先生，"克拉姆尔斯先生回答说，一个劲儿地盯着对方的脸，有些人拿不稳对方是不是完全相信他们要说的话，常会

做出这种表情来。“她十岁了，先生。”

“没超过一点儿？”

“一天也不差。”

“哎呀！”尼古拉斯说，“真难得呀。”

此话说得不错；因为这个神童，身材虽矮，面貌却显得相当老了，并且她的岁数一直是固定不变的——也许不见得在最老的街坊邻舍的全部记忆中都是如此，不过肯定有五年之久了。她每一夜都不让早睡，从婴儿时期起就让她大量地喝兑水的杜松子酒，免得她长高起来；或许这种训练方式在这个神童身上产生了这些额外的怪现象吧。

他们作这简短的谈话时，那个扮演野人的绅士走过来了，脚上穿着日常的鞋子，手里拿着拖鞋，走到几步之内，像是很想参加谈话的样子。他觉得这时有个好机会，便插话了。

“天才在那儿，先生！”野人说，朝克拉姆尔斯小姐点点头。

尼古拉斯表示同意。

“啊！”那位演员说，把牙齿合拢起来，吸了一口气，发出嘶嘶的声音，“她不应该留在外地，她不应该。”

“此话怎讲？”团长问。

“我是说，”对方热情地回答，“她在乡下戏院太屈才了，她应该在伦敦某一家大剧院演出，别处哪儿也不行；还有，我跟你直说吧，要不是因为你明知道的来自某些方面的猜忌和嫉妒，她早在伦敦演出了。是不是现在把我介绍一下，克拉姆尔斯先生。”

“福雷尔先生，”团长说，把他介绍给尼古拉斯。

“认识你很高兴，先生，”福雷尔先生用食指摸了一下帽沿，然后握手。“听说你是我们的新成员，先生？”

“很不够格儿，”尼古拉斯回答说。

“你见过那样夸耀的吗？”这位演员低声说，把尼古拉斯拉到

一边，这时克拉姆尔斯先生把他们丢开，跟他的妻子说话去了。

“什么样儿？”

福雷尔先生做了他搜集的哑剧脸谱之中的一个鬼脸，然后把手伸到肩膀上往后指。

“你说的不是那个神童吧？”

“屁童，先生，”福雷尔先生回答说。“慈善学校里稍微伶俐点儿的女孩们，没一个不能比她演得更好。她走了好运，生下来就是个团长的女儿。”

“你似乎挺认真，”尼古拉斯笑着说。

“不错，天知道，这不怪我，”福雷尔先生说，挽住了尼古拉斯的胳臂，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瞧着那个小爬虫每天晚上都当上最好的角色，硬要让观众看她，让别人坐冷板凳，搞得剧院实际上赚不了钱，这还不够叫人生气的吗？瞧着一个人的该死的家族自豪感让他迷了眼，连自己的利益也看不见了，这还不是出奇的事吗？哼，我听说上月有一个晚上，在南安普敦，有人为了看我跳苏格兰高地舞花了十五先令六便士，可结果怎么样呢？从那次以后再也不让我跳了——一次也不行——而那个‘神童’可是每天晚上在假花后面，冲着池座中的五位观众和一个小娃子以及楼座的两个男孩儿龇着牙笑。”

“要让我说呀，照我所见到的你的表演看来，”尼古拉斯说，“你一定是这个剧团的重要成员。”

“嗬！”福雷尔先生应道，把两只拖鞋一起敲打着，为了清除尘土，“我能够干得不错——演我所专长的，也许没人能压倒我——可是，我在这儿的遭遇，好像脚上没有擦白粉，倒绑着一块铅，带着脚镣在跳舞，劳而无功。喂，老伙计，你好？”

他所招呼的这位绅士是个黑脸膛的人，实际上有点蜡黄色，一头黑发又长又密，下巴上的胡子，尽管刮得很干净，显然是很

硬的，络腮胡子也是深黑的。他的年龄似乎不超过三十，虽然乍一看来，许多人会认为他大得多，因为经常用舞台化妆，让他那张马脸显得没血色。他穿了一件格子衬衣，一件旧的绿上衣，缀着新的镀金纽扣，还有一条有红绿阔条纹的围巾，一条蓝色的长裤；还拿着一根普通的槐木手杖，显然多半是装样子的，因为他把它甩来甩去，弯头朝下，只偶尔有几秒钟举起来，猛然做出一个舞剑的姿势，对着侧景刺一两下子，或者对着当时凑巧成为适当目标的人或物件。

“喂，汤米，”这位绅士说，向他的朋友刺去，对方巧妙地用拖鞋挡开了，“有什么新闻？”

“有个新来的，没别的了，”福雷尔先生回答说，望着尼古拉斯。

“要尊敬人家，汤米，客气一点儿，”伦维尔先生说，用手杖敲敲他朋友的帽顶以示责备。

“这是伦维尔先生，我们的首席悲剧演员，约翰逊先生，”那位哑剧演员说。

“除非老‘胶泥砖头’自己想演，你应该加上这句话，汤米，”伦维尔先生说。“我想你知道‘胶泥砖头’是谁吧，先生？”

“我不知道，真的，”尼古拉斯回答说。

“那是我们对克拉姆尔斯的称呼，因为他的表演风格又呆板又笨重，”伦维尔先生说。“不过，我不该开玩笑，因为我弄到了一个角色，有十二段台词，明天晚上得背得烂熟，而我还没工夫看一眼呐；好在我背台词快得要命。”

用这个想法安慰了自己一下，伦维尔先生从上衣衣袋里掏出一份有油渍的揉皱了的手稿，又向他的朋友刺了一下子之后，开始走来走去，默默地背诵着，有时候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剧本的提示，顾自配上合适的动作。

这时，剧团的成员差不多集合在一起了，因此除了伦维尔先生和他的朋友汤米之外，在场的还有个细高挑的年青绅士，他视力不大好，专门扮演无精打采的情人，还会唱男高音，是跟一个扮滑稽乡下人的演员挎着胳臂来的——那人眼光发呆，长着狮子鼻、大嘴和宽脸。有个衣着褴褛不堪的、醉醺醺的长者，对神童显得十分亲切，他是扮演沉静、善良的老人的；另一位年长的绅士，看上去较体面些，对克拉姆尔斯太太特别殷勤，扮演脾气暴躁的老人——那种可笑的老头儿，总是提着粗手杖各处跑，强迫他们参了军的侄子和外甥们跟能继承财产的女人结婚。此外，还有一个目光游移不定的穿着粗糙的大外套的人，正在脚灯前大步走来走去，耍着一根精致的藤杖，呱呱地低声作响，十分活跃，给一群理想的观众助兴。他不像过去那么年青了，身段也走样了，不过仍有一副装腔作势的文雅派头，显出大摆架子的喜剧主角的神气。还有三四个年青人，瘦长的下巴，浓重的眉毛，在一个角落里闲谈，但他们看来不是重要人物，一起说说笑笑，并不特别引人注意。

女演员们围着前面提到的那张站不稳的桌子，聚成一团。其中有斯内夫利契小姐，她什么都会，从跳混合舞到扮演麦克白斯夫人，义演时老是扮一个穿蓝色绸短裤的角色；她从煤篓式草帽的深处望着尼古拉斯，假装在专心给她的朋友雷德路克小姐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她这朋友把针线活带了来，正在缝一条圆绉领，神态极其从容、自然。还有一位贝尔伐尼小姐，她不大想望当有台词的角色，经常扮演小侍从，穿着白色长统丝袜，一条腿弯着站在台上打量着观众，或者在庄严的悲剧中随着克拉姆尔斯先生走出走进，把美丽的勃拉伐萨小姐的鬈发捻来捻去，这位女演员有一回叫一个雕刻师的学徒给刻了一幅剧装像，每当她在每年年夜献演的海报贴出时，那幅画像就在糕点店的橱窗中，在

蔬菜水果商店，在巡回图书馆，在剧院售票处张挂起来出售。还有伦维尔太太，把软塌塌的女帽和面纱戴成她有意让伦维尔先生看了高兴的那种样子；还有加津吉小姐，脖子上系着一条假白鼬皮长围巾，挽了个松松的结子，用两端去打小克拉姆尔斯先生来取乐。最后，还有格拉敦太太，身穿棕色布大衣，头戴海狸皮帽，她帮助克拉姆尔斯太太料理家务，在剧场门口收钱，给女演员化装，打扫剧场，当最后一场全体演员登台时，她拿着提词用的演出本，碰到紧急时刻，她无论哪种角色都可以扮演，不必事先排练，在海报上可以随便用哪个或哪几个名字，只要克拉姆尔斯先生认为看上去像样就行。

福雷尔先生很殷勤地透露了这些细节之后便走开了，让尼古拉斯跟别人去结伙在一起；把他介绍给大家的事由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做完了，并当众宣告这位新演员是个天才和学者。

“对不起，”斯内夫利契小姐说，侧着身子走向尼古拉斯，“你在坎特伯雷演出过没有？”

“从来没有过，”尼古拉斯回答说。

“我记得在坎特伯雷见过一位绅士，”斯内夫利契小姐说，“只有几分钟工夫，因为他加入剧团时我正要离开，可那个人真像你，我几乎能肯定他就是你。”

“现在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你呀，”尼古拉斯彬彬有礼地接着说。“我敢保从前没见过你，不可能会忘掉的。”

“哟，真的——你这样说真讨人喜欢，”斯内夫利契小姐优雅地欠身答话。“现在我仔细地再看了一下，发现在坎特伯雷的那位绅士的眼睛跟你的不一样——我留神这一类事儿，你会认为我非常傻吧，对不对？”

“一点儿也不，”尼古拉斯说。“你多少注意我，我怎么能不觉

得得意呢？”

“哎哟！你们男人就是这么虚荣！”斯内夫利契小姐大声说，显出一种怪迷人的窘态，从一只有镀金扣子的褪了色的桃色丝织手提袋里把手帕掏出来，叫唤雷德路克小姐——

“雷德呀，我亲爱的，”斯内夫利契小姐说。

“唔，怎么了？”雷德路克小姐说。

“不是那一个。”

“不是那一个什么呀？”

“坎特伯雷——你知道我的意思。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然而雷德路克小姐不肯到斯内夫利契小姐那儿去，斯内夫利契小姐便只好到雷德路克小姐那儿去，蹦蹦跳跳地，魅力十足；雷德路克小姐显然跟斯内夫利契小姐开着玩笑说尼古拉斯打动了她，因为，她们低声说笑了一会儿，斯内夫利契小姐重重地拍了一下雷德路克小姐的手背，带着讨人喜欢的困惑表情走开了。

“女士们，先生们，”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他一直在一张纸上写着，“明天早晨十点，我们召集《生死斗争》的演员们，大家一律到场。《阴谋》和《种种手段》，你们都很熟练了，再排演一回就行了。请大家都来，十点。”

“大家都来，十点，”格拉敦太太重复着说，向周围看了一下。

“礼拜一上午，我们念一个新剧本，”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剧名还没定下来，不过每个人都会有个好角色。由约翰逊先生负责。”

“哟嗬！”尼古拉斯说，吃了一惊，“我——”

“礼拜一上午，”克拉姆尔斯先生重复着说，提高了嗓门儿，好把那可怜的尼古拉斯的异议压下去，“就这样吧，女士们，先生们。”

女士们和先生们不用再通知，便应声散去，几分钟之后，剧场空了，只剩下克拉姆尔斯一家、尼古拉斯和斯麦克。

“说实话吧，”尼古拉斯把团长拉到一边，对他说道，“礼拜一我看来不及。”

“呸，呸！”克拉姆尔斯先生应道。

“实在不行，”尼古拉斯回嘴说，“我的创作能力满足不了这些要求，要不然我也许写出——”

“创作能力！该死的，跟这有什么关系！”团长急切地喊着说。

“完全有关系，我亲爱的先生。”

“一点没关系，我亲爱的先生，”团长回嘴说，显然不耐烦了。“你懂法文吗？”

“熟得很。”

“太好了，”团长说，拉开桌子抽屉，拿出一卷文件来递给尼古拉斯。“拿去，只消把这个翻成英语，把你的名字写在封面上就是了。真该死，”克拉姆尔斯先生气呼呼地说，“难道我不常说过，我这个剧团不要不精通法语的男演员或者女演员，那样就可以念原文的剧本而用英语演出了，这一来就不必又费神又花钱找人翻译了。”

尼古拉斯笑着把那个剧本放在衣袋里。

“你的住处打算怎么办？”克拉姆尔斯先生问。

尼古拉斯不由得想到，头一个礼拜，要是在剧院正厅后排搭一个临时床铺就特别方便了，不过他嘴里只说还没考虑过这件事。

“那就跟我回家吧，”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晚饭后，我的孩子们会陪你出去，指给你最恰当的地方。”

尼古拉斯只好听从了，他和克拉姆尔斯先生都伸给克拉姆尔斯太太一只胳臂，大摇大摆地走上大街。斯麦克、两个男孩子

和那神童都由近便的路回家，格拉敦太太则留在后面，在售票处吃些冷的洋葱土豆炖羊肉，并喝一品脱黑啤酒。

克拉姆尔斯太太在人行道上迈步，好像在径直走向刑场一样，带着因自知无罪而意气昂扬的样子，还有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激发的英勇不屈的气概。反之，克拉姆尔斯先生却装出一副冷酷的暴君的神气和步态；但他们两个都多少引起许多过路人的注意，当他们听见有人低声说"克拉姆尔斯先生和太太！"或者看见一个小孩子跑回来盯着瞧他们的脸的时候，他们的严峻的表情便放松下来，因为感觉到自己受人欢迎了。

克拉姆尔斯先生住在圣托马斯街一个名叫巴尔夫的领航员的住宅里，此人惹人注目地把他的大门漆成船绿色，窗框也是这个颜色，还把一个淹死的人的小指摆在客厅壁炉架上，跟其它海上的天然珍品放在一起。他还炫耀地安了一个黄铜门环、一块黄铜招牌和一个黄铜门铃拉手，都是亮堂堂、光闪闪的；后院还竖有一根桅杆，顶上有面风信旗。

"欢迎你，"他们走到了有弓形窗的二楼前室，克拉姆尔斯太太转身对尼古拉斯说。

尼古拉斯鞠躬表示感谢，看见餐桌上已经铺好桌布，实在高兴。

"我们只有一条羊肉前腿，外加葱头沙司，"克拉姆尔斯太太说，仍然是阴沉的声调，"不过，尽管没什么好吃的，我们还是请求你参加。"

"你们太好了，"尼古拉斯回答说，"我一定吃得饱饱的。"

"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说，"什么时候了？"

"晚饭时间过五分钟了，"克拉姆尔斯先生说。

克拉姆尔斯太太拉拉铃。"把羊肉和葱头沙司端上来吧。"

伺候巴尔夫先生房客们的用人走了，不一会儿便端着盛宴

回来。尼古拉斯和那神童对坐在折叠桌子的两对面，斯麦克和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在沙发床架上吃。

“住在这儿的人爱看戏吗？”尼古拉斯问。

“不，”克拉姆尔斯先生摇着头回答说，“谈不到——谈不到。”

“我可怜他们，”克拉姆尔斯太太说。

“如果他们对演出正规的戏剧没兴趣的话，”尼古拉斯说，“我看也可怜。”

“他们就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先生，”克拉姆尔斯先生接着说。“去年，女孩子演义务戏，重演了顶受欢迎的三个角色，还在《豪猪仙女》里照原来那个样子上了场，可全场收入只有四镑十二先令。”

“这可能吗？”尼古拉斯叫道。

“其中有两镑还是赊帐，爸，”神童说。

“其中有两镑还是赊帐，”克拉姆尔斯先生重复着说。“克拉姆尔斯太太本人演出的时候，只有几小撮观众。”

“可是那些观众总是可爱的呀，文森特，”团长太太说。

“要是看得上好戏——真正的好戏，大多数观众都是可爱的，”克拉姆尔斯先生着重地说。

“你收学生吗，太太？”尼古拉斯问。

“收啊，”克拉姆尔斯太太说。

“我看这儿没有上课的事儿吧？”

“有过，”克拉姆尔斯太太说。“我在这儿收过学生。我给一个船舶食品商人的女儿上过课，不过后来发现她来找我的时候是个疯子。在那种情况下她居然前来，真是出奇。”

尼古拉斯认为不十分靠得住，觉得以不说话为妙。

“我想想看，”晚饭后，团长盘算着说。“你愿意跟女孩子在一

块儿演个好角儿吗?”

“你太好了,”尼古拉斯急忙回答说,“不过,万一我会演得别别扭扭的,我看一开头还是有个身量和我一样高的人同演的好。也许我会觉得随便一点儿。”

“不错,”团长说。“恐怕是这样,可慢慢地你就可以给她当配角了,你知道。”

“当然,”尼古拉斯应道,衷心希望这份光荣他享受得越晚越好。

“那么我来告诉你怎么办吧,”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搞完了那个剧本——可别忘了顺便把水泵和洗衣盆写进去——你把罗密欧的台词背一下,由斯内夫利契小姐扮朱丽叶,老格拉敦演奶娘[①] ——嗯,那就很够意思了。还有罗弗——你可以同时演习演习罗弗,还有凯西欧,还有杰里米·迪德勒。[②] 扮这几个角色你很容易胜任,拿下来一个,第二个就简单多了。都给你吧,连说白的结尾也有。”

克拉姆尔斯先生仓促地作了大致的指示之后,把几本小册子塞到尼古拉斯的畏畏缩缩的手里,吩咐大儿子陪他一同去找住处,跟尼古拉斯握了手,并祝他晚安。

在朴次茅斯,备有家具的舒服房间多的是,要找些适合于经济情况拮据的房间也并不难,可惜前者太好,后者太坏,因此他们看了好多处,都不中意,于是尼古拉斯认真地盘算起来:他终于不能不要求在戏院里过夜了。

然而,结果是,在叫做公共硬坡道的那条通往造船厂的肮脏

---

①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深夜海誓山盟时,朱丽叶的奶娘不断地喊她去睡觉。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喜剧性场面。

② 凯西欧为《奥赛罗》中男主人公奥赛罗的副将,杰里米·迪德勒为英国作家詹姆斯·肯尼的《兴风作浪》中的角色。

的街上有一家烟草店，他们凑巧发现里面有两个小房间，得上三层楼梯，其实是两层楼梯和一个梯子。尼古拉斯把它们租下了，因为不必先交一个礼拜的房租，高兴之至。

“好啦！把我们的私人东西搁下吧，斯麦克，”他把两个小克拉姆尔斯送下了楼之后说。“我们过这种日子，真新鲜，只有老天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不过这三天发生的事使我太累了，不愿再多去想了，等明天再说吧——要是办得到的话。”

第二十四章

在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盛大义演中，尼古拉斯初登舞台。

早晨，尼古拉斯及时起床，不过，他刚刚开始穿衣服，就听见上楼梯的脚步声，不久，哑剧演员福雷尔先生和悲剧演员伦维尔先生的语声便对他打招呼了。

“剧院，剧院，剧院！”福雷尔先生叫着。

“喔，嗬！那里边的！”伦维尔先生说，声调深沉。

“这两个家伙真该死！”尼古拉斯想道，“我看他们是来吃早饭的。我马上开门，你们等一下吧。”

两位绅士告诉他不要着忙；他们为了打发这段时间，在很小的楼梯平台上用手杖表演了一场击剑，闹得楼下所有的住客都慌乱得不得了。

“好了，进来吧，”尼古拉斯盥洗后说道。“看在一切无法无天的事儿的份上，别在外头大闹啦。”

“这是个特别舒服的小房间，”伦维尔先生说着，走进前屋，

不得不在门外先摘下了帽子才能走进来。“舒服死人了。”

“对一个在这方面不大讲究的人来说，也许有点儿太舒服了，”尼古拉斯说，“因为，你不必离开座位，就能够伸手拿得到在房间的上边，下边，左边，右边的要用的东西，实在是方便之极，不过这种方便只能在最窄小的房间里才有。”

“对一个单身汉来说，还不算太窄，”伦维尔先生应道。“这使我想起来了——我希望，我的妻子，约翰逊先生——在你写的剧本里可以有个好角色吧？”

“昨天晚上，我瞧了一下法语脚本，”尼古拉斯说。“看来是非常出色的，我想。”

“你打算叫我演什么呀，老伙计？”伦维尔先生问，拿他的手杖拨弄似熄未熄的火，然后往上衣的下摆上一抹。“有什么使性子、发牢骚的角色没有？”

“你把你的太太和孩子赶出了家门，”尼古拉斯说，“你上了邪火，起了嫉妒心，在书房里刺死你的大儿子。”

“难道我干这个！”伦维尔先生叫道。“倒也是一场好戏嘛。”

“后来，”尼古拉斯说，“你老是后悔得难受，一直到最后一幕，那时你下决心自杀。可是，你刚举起手枪来对准了脑袋，钟响了——敲了十下。”

“我懂了，”伦维尔先生叫道。“很好。”

“你怔了一下，”尼古拉斯说，“你想起在幼年时曾听见过钟敲十下。手枪从你手里掉下去——你禁不住了——你哇的一声哭起来，从此以后你永远成为一个善良的典型人物了。”

“妙极了！”伦维尔先生说。“这是万无一失的，万无一失的。带着那么点儿人情味，大幕落下来，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有什么好角色给我吗？”福雷尔先生急切地问。

“我想想看，”尼古拉斯说。“你扮演那个忠实可靠的用人；你

跟女主人和孩子都被赶出门外。”

“老是离不开那个可怕的神童，”福雷尔先生叹口气说。“于是我们住进粗陋的住处，我不要工钱，大谈感情，对吧？”

“哦—— 不错，”尼古拉斯答道，“剧情正是这样开展的。”

“我一定要跳某一种舞，你知道，”福雷尔先生说。“你还得给那个神童安排一场跳舞，所以你还是最好搞一段双人舞，省点时间。”

“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伦维尔先生看到这位年青的剧作家发愁的神气，就这样说。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好，”尼古拉斯接着说。

“嗐，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吗？”伦维尔先生讲起道理来了。“天哪，谁能不知道怎么个写法呢？——你真叫我吃惊！你不是让那位遭难的太太，还有那个小孩儿，还有那个忠实的用人，都到粗陋的住房里去了吗？——好，你听着。那位遭难的太太颓丧地坐在椅子里，用手帕蒙住了脸——‘你哭什么，妈妈？’孩子说。‘别哭了，妈妈，要不我也得哭了！’——‘还有我呐！’那个忠实的用人说，拿胳臂擦眼睛。‘我们怎么才能让你好过一点儿呢，亲爱的妈妈？’小孩子说。‘唉，我们能怎么做呢？’忠实的用人说。‘皮爱尔呀！’遭难的太太说，‘但愿我能甩掉这些个叫人难过的想头才好呐。’——‘努力吧，太太，努力吧，’忠实的用人说，‘振作起来，太太，高兴点吧。’——‘我一定这么办，’那位太太说，‘我一定学着忍苦受难。你还记得那种舞蹈吗，我的忠实的朋友，就是在比较快乐的日子里，你跟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常常练习的？那时候它准能叫我安下心来。呀！让我还没死去以前再看上一回吧！’——就是这一句——给乐队的暗号：还没死去以前——他们就跳起舞来了。这是通常的做法，对不对，汤米？”

“正是，”福雷尔先生回答说。“那位遭难的太太想起往事来，

悲不自胜，在跳舞快完时晕倒了，你就让大幕合拢在这幅画面上吧。”

两位演员根据个人的经验，用这些话和其他教诲使尼古拉斯得益，尼古拉斯便高高兴兴地拿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早饭来款待他们，等他们终于走后，专心工作起来，觉得比最初所预料的容易多了，一点儿也没有为此感到不快。他一整天奋力执笔，没有出门，直到晚上才到剧院去，斯麦克已经先去了，在那儿跟另一位绅士闲谈，算是放松一下。

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大大地变了样，他简直不认识他们了。假头发、假脸色、假腿肚子、假肌肉——使他们成为另外的人了。伦维尔先生是一位精力充沛、躯干雄伟的武士；克拉姆尔斯先生是个气派十足的苏格兰高地的强徒，一张大脸上满是黑胡子；两个年长的绅士，一个是监狱看守，一个是可敬的主教；那个滑稽的乡下人，现在是个非常勇猛的斗士，有点儿幽默劲儿作为调剂；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都是正统的王子；还有那个无精打采的情人，现在是个灰心丧气的俘虏。为第三幕准备的丰盛筵席的餐桌也摆好了，有两个硬纸板做的花瓶、一盘饼干、一只黑色酒瓶和一只醋瓶；总之，一切都是规模盛大、场面豪华的。

尼古拉斯站在那里，背对着大幕，有时候盘算着第一场的布景，那是个哥特式的拱门，比克拉姆尔斯先生大约矮二英尺，这位绅士就是通过这个拱门第一次上场的；有时候听着两个人在楼座上砸硬壳果的声音，说不清他们是否就是全部观众了，这时，团长随随便便地走过来跟他搭话。

“今天晚上你一直在前座上吧？”克拉姆尔斯先生问。

“没有，”尼古拉斯回答说，“还没去。我准备看戏。”

“我们上座很不错，”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当中的四只前座和所有的包厢都满了。”

“啊，真的！”尼古拉斯说，“是一家子吧？”

“对呀，”克拉姆尔斯回答说，“对呀。是个动人的事儿。一起有六个孩子，神童不演他们就不来。”

不论什么人，一家子也罢，不是一家子也罢，要在神童不参加演出的晚上到剧院去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每天晚上，她总是扮演一个角色的，而扮演两、三个角色的时候也不少；不过，尼古拉斯能体会这父亲的心情，不肯提出这个无关紧要的情况，于是克拉姆尔斯先生的话没被他打断，继续说下去了。

“六个，”这位绅士说，“加上爸和妈，八个，姨妈，九个，家庭女教师，十个，爷爷和奶奶，十二个。另外还有那个听差，他站在外面，拿着一袋橘子和一罐泡过干面包片的水，隔着包厢门上那扇小玻璃窗看白戏——总共一个畿尼，很便宜；他们要个包厢，可上算了。”

“你怎么容许那么多人坐在里面？”尼古拉斯说。

“没办法呀，”克拉姆尔斯先生回答说，“在乡下，这是意料中的事儿。如果说有六个孩子，就会来六个大人把他们抱在大腿上。一个家庭包厢老是坐着双倍的人。拉铃把乐队叫进来，格拉敦！”

那位会帮忙的太太照办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三把提琴调整音调的声音，闹个没完没了，似乎只要听众还能勉强忍住就不能停下来，后来，铃又猛响了一下，这个信号是通知乐队正式开演，于是他们演奏了各种流行歌曲，有时候不知不觉走了调。

如果说绅士们改了装，变得更像样儿了，已经把尼古拉斯吓了一跳，女士们的变化就越发叫人大吃一惊了。他从团长包厢的一个舒适的角落里望去，看见斯内夫利契小姐穿了一身镶着金边的白色纱衣，灿烂辉煌；克拉姆尔斯太太扮成强徒的妻子，端

庄严肃；勃拉伐萨小姐扮成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知心朋友，温柔秀丽；贝尔伐尼小姐扮成一个小随从，身穿白色绸衣，到处执行任务，发誓说要为人人服务而生，也要为人人服务而死；尼古拉斯不由得赞赏起来，鼓掌欢呼，并对演出场面加以极其密切的注意。这出戏的情节极其有趣。它说不上是有关什么时代、民族或国家的，这样，也许倒越发讨人喜欢了，因为虽然有些事先的介绍，对于故事的结局，谁也无法提供一点点线索。有一名强徒在某地做了坏事，做得很成功，凯旋而归，在欢呼声和小提琴声中问候他的妻子——一位有男子胸襟的太太，她大谈她父亲的尸骨，它似乎尚未埋葬，这是因为那位老绅士本人有特殊爱好呢，还是他的亲属们不可原谅的疏忽之过，还弄不清楚。这名强徒的妻子，不知怎的跟一位主教鬼混上了，主教住在远处的城堡里，是几个剧中人的父亲，不过他不知道究竟是哪几个，也说不清在他的城堡里扶养长大的是自己的儿女还是别人的儿女；他心想多半是别人的，觉得不快，便摆了筵席来消愁，席上有个披斗篷的人说，“小心点！”这个人，谁也不知道（除了观众）就是那名强徒本人，他来的原因不明，也许是看上那些调羹了。在那个灰心丧气的俘虏和斯内夫利契小姐之间、与那个滑稽的斗士和勃拉伐萨小姐之间的爱情表现上有点儿小小的令人惊奇之处；此外，伦维尔先生有几幕在暗影中的很悲惨的场面，他到远方去进行几次凶杀，都被那个滑稽斗士（他偷听到了全剧中的谈话）的武技和刚毅与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勇猛无畏所挫败，她穿了紧身衣，带着一小篮点心和一只暗淡的手提灯，到狱中去探望她的被俘的情人。最后，强徒的妻子发现了对她父亲的尸骨极其不敬的人原来是那位主教，因此她到他的城堡去杀他，进了一间暗室，在那里，大家暗中摸索了好久之后，每人都抓住了一个人，都误认了，这就造成了一片混乱，混乱中出现了手枪射击、火把，有几个

人丧了命；其后，主教走到台口，显出了解一切的神气，说现在把他的儿女的事都弄清楚了，等他们回到家里时告诉他们，还说他给那些年青人主持婚礼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当的场合了，于是他让他们结了婚，那个不知疲倦的小随从也完全同意，他（另外的幸存者也只有他了）举起帽子指着天，右手指着地，这样为他们祈福，并做为落幕的暗号，大幕就在一片鼓掌喝采声中落下来了。

“你认为演得怎么样？”克拉姆尔斯先生问回到舞台上来的尼古拉斯。克拉姆尔斯先生脸色通红，热得不堪，因为扮演强徒的人都是拼命喊叫的。

“我认为实在妙极了，”尼古拉斯回答说，“斯内夫利契小姐更是特别精彩。”

“她是个天才，”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实在是个天才，那个姑娘。顺便提一句，我一直想着上演你那出戏，在她预演的那个晚上。”

“什么时候？”尼古拉斯问。

“她预演的那个晚上。她那晚演义务戏，她的朋友们和赞助者们预约看戏，”克拉姆尔斯先生说。

“哦！我明白了，”尼古拉斯应道。

“你知道，”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在这种场合，那出戏肯定拿得出去，即使万一完全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当然得由她来负责，你知道，与我们无干。”

“你是说与你无干，”尼古拉斯说。

“我说的是与我无干，难道不是这样？”克拉姆尔斯先生回嘴说。“从星期一算起再过一星期。你看怎么样？那时候你该写完了，扮演那个情人也肯定有把握了，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我可不敢说绰绰有余，”尼古拉斯应道，“但到那个时候我

想我可以作好准备了。”

“很好,”克拉姆尔斯先生接着说,“那我们就算说定了。现在,我想问你点儿别的事儿。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小小的——怎么说呢?——小小的拉戏票的活动。”

“在赞助者中间发动吧,我想?”尼古拉斯说。

“在赞助者中间;实际上,斯内夫利契在这儿已经搞过那么多次义演了,她想来一出精采的。她的婆母去世时她搞过一场,她伯父去世时又搞过一场;神童过生日时,克拉姆尔斯太太和我本人就搞义演,还有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以及那一类的场合,所以,实际上,搞一场上座好的义演有点儿困难。那么,你给这个可怜的姑娘帮帮忙好不好,约翰逊先生?”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在一面鼓上坐下了,吸了一大撮鼻烟,一个劲儿地瞧着尼古拉斯的脸。

“您的意思是?”尼古拉斯接着说。

“你看能不能在明天上午拿出半个钟头来,陪她到一、两个主要人物家里去访问一下?”经理嘟嘟哝哝地说,用的是劝导的调子。

“哎呀,”尼古拉斯说,显出坚决反对的神气,“我不愿意干那个。”

“女娃子说定了陪她去,”克拉姆尔斯先生说。“这个想法刚提出来,我就答应了。不会有一丝一毫不得当的地方——斯内夫利契小姐,先生,是最讲体面的。那可是真正有用的——伦敦来的绅士——新剧本的作者——本剧中的演员——首次登台——对成功的义演大有帮助啊,约翰逊先生。”

“我不愿给任何人所希望的泼冷水,尤其是一位女士,”尼古拉斯说,“不过,让我去参加拉戏票活动,我可真得坚决反对。”

“约翰逊先生在说什么，文森特？”一个近在耳边的语声问；他转脸一瞧，原来克拉姆尔斯太太和斯内夫利契小姐本人已站在他的身后了。

“他有点儿不赞成，我亲爱的，”克拉姆尔斯先生说，看着尼古拉斯。

“不赞成！”克拉姆尔斯太太大声说。“这可能吗？”

“哟，别这样才好！”斯内夫利契小姐叫嚷着说。“你决不会这么狠心吧——哎呀呀！——嗐，我——真正没想到啊，早就眼巴巴地望着呐！”

“约翰逊先生不是死心眼儿的，我亲爱的，”克拉姆尔斯太太说。“别把他往坏处想。他有义气，通人情，生来富有种种美好的感情，在这件有意思的事儿上一定都会表现出来。”

“这件事儿，连团长都给打动了，”克拉姆尔斯先生笑着说。

“外加团长太太，”克拉姆尔斯太太加了一句，还是演悲剧的声调。“得了，得了，你会软下来的，我知道。”

“我天生不会拒绝别人的请求，”尼古拉斯说，他们的话把他打动了，“除非要做的事是绝对错误的；再说，除了自尊心之外，什么也拦不住我做这件事。我在这儿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我。那么，就那样儿吧。我答应了。”

斯内夫利契小姐立刻满脸羞红，千恩万谢，关于后面这一点，克拉姆尔斯先生和太太都绝不有所保留。说定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尼古拉斯到她家去，不久他们便分手了：他回家去写作，斯内夫利契小姐去化妆，准备加演个余兴节目，那无私的团长和他的妻子准备再讨论一下即将举行的义演可能的收益，他们将分得三分之二，这是正式约定了的。

第二天上午，尼古拉斯在原定的时刻去到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寓所，那是在一名裁缝的家里，那个地方叫做伦巴德街。窄小

的走廊里满是熨斗烫衣服时冒出的浓重气味；那裁缝的女儿开的门，显得慌慌张张，这种神气是定期来取一家人的内衣等物时极为常见的。

“斯内夫利契小姐住在这儿，没错吧？”门一开，尼古拉斯问道。

裁缝的女儿作了肯定的回答。

“劳驾请你告诉她约翰逊先生来了，”尼古拉斯说。

“噢，请上楼吧，”裁缝的女儿笑着回答。

尼古拉斯跟着这位年青姑娘，给带进二楼的一个通着后屋的小房间；后屋里传来不大听得清的杯盘的玎珰声，让他猜想到斯内夫利契小姐此时正在床上吃早饭。

裁缝的女儿进去了不多一会儿，后屋的玎珰声停止了，接着是低低的语声，她走回来说，“请你等一下吧。她就出来。”

她说着，把窗帘拉起来，以为这就可以把约翰逊先生的注意力从屋里引到街上去，又把晾在炉栏上的一些很像长统袜子的东西抓起来，飞也似的跑出去。

窗外并无多少可看的东西，尼古拉斯便环视屋内，好奇心反倒增加了。沙发上搁着一把旧六弦琴、几份翻旧的乐谱和一些乱扔着的卷发纸，跟一堆杂乱的海报和一双弄脏了的缀有蓝色大玫瑰花形饰物的白缎子鞋子在一起。搭在一把椅子背上的是一件没完工的棉布围裙，上面有镶着红缎带的小衣袋，是舞台上侍女用的那一种，因此在别处难得看见。一个屋角里放着一双小马靴，是斯内夫利契小姐扮演小骑师时常穿的；近旁一把椅子上有个半敞开的小包，里面的东西很有点儿像短裤。

不过最有趣的东西也许就是乱放在桌子上的那些有关戏剧的十二开本书籍之间的一本摊开着的剪贴簿了，上面贴的是对斯内夫利契小姐的演技的种种评论，摘自各种地方报刊，还有一

首向她致敬的诗，开头是——

斯内夫利契小姐呀，她才艺无双，
歌唱吧，爱神，给我讲一讲
她怎样光荣地来到人世上，
她的笑、她的泪、她的目光
让我们禁不住神魂飘荡，
这是为什么呀，快快对我讲。

除了这首热情奔放的诗篇外，还有数不清的赞扬她的文字，也是摘自各种报纸的，例如——“我们今天注意到本报另版有一则广告，说妩媚多姿、才华出众的斯内夫利契小姐将于礼拜三举行义演，为此她已散发了节目单，会使厌世者的胸中也燃起欢乐之火。我们的市民同胞们对公共效用和个人价值都具有深切体会，至今不变，这是早就声名卓著的，在这一信念下，我们预言这位富有魅力的女演员将大受欢迎，全场满座。”“给记者们——J. S. 搞错了，他以为，在我们的漂亮、宽敞的小剧院里，每天晚上让所有的人神魂颠倒的、才高貌美的斯内夫利契小姐，并不是那位住宅距约克城不及一百英里的、资产豪富的年青绅士最近郑重求婚的对象。据可靠消息，我们知道，斯内夫利契小姐正是跟那个神秘而浪漫的爱情事件难解难分的姑娘，她当时的表现显示了她的聪明智慧，正如舞台上的胜利显示了她的卓越天才一样。”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剪贴簿的主要内容是这一类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片段，和义演的长篇节目单，末尾都是“请早驾临”，一律用大号字母排印。

这些剪报，尼古拉斯读了一大堆，有一篇令人难过的详细报道，说在温彻斯特，有个人形的怪物（原文如此）把橘皮丢到舞台

上，滑倒了斯内夫利契小姐，扭伤了她的脚踝，并叙述了事前的一系列情况——尼古拉斯正在看得入神，那位年青的女士本人，戴了煤篓式女帽，穿了一身外出的服装，轻快地跑进房来，对他道了一千次的歉，说不该在约定的时刻之后耽误了他这么长的工夫。

“不过，实在的，”斯内夫利契小姐说，“跟我一块儿住的我亲爱的雷德，夜里发病，发得厉害极了，以致我想她怕会在我的怀里断气呐。”

“这种好运气简直叫人羡慕，”尼古拉斯说，“不过我听了还是很不安。”

“你这个人呐，真会说奉承话！”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慌慌张张地扣上手套扣子。

“要是夸奖你的魅力和艺术就算奉承，”尼古拉斯一手放在剪贴簿上，接着说，“更好的样本都在这儿呐。”

“哎哟，你这个狠心的，怎么看起这些东西来啦！以后我简直没脸跟你见面了，实实在在的，”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把那本簿子抢过去，放在壁橱里。“雷德太粗心大意了！她怎么能那么顽皮呀！”

“我还以为你出于好心，把它留在这儿，存心给我看的，”尼古拉斯说。实际上，也许就是那么回事儿。

“我呀，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你看见它！”斯内夫利契小姐接着说。“我从来没那么烦恼过——从来没有过！可她就是那么粗心大意，根本没法信赖她。”

这时，谈话被那位神童进来打断了，到此刻为止，她一直谨慎地呆在卧室里，现在才文雅而轻松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挺小的绿阳伞，花边很宽，没有把儿。他们随口谈了几句，就踊跃地走上街头了。

那位神童是个很会给人添麻烦的伙伴，起先是右脚上的凉鞋掉了，接着左脚上的也掉了，等这些意外事得到补救之后，又发现她的白色小长裤一只裤腿长、一只裤腿短；此外，那把绿阳伞掉到下水道的铁栅下面去了，费了很大的劲，才好容易捞上来。可是不能说她，她是团长的女儿，因此，尼古拉斯把这些都付之一笑，一只胳臂挽着斯内夫利契小姐，一只胳臂挎着好闹事儿的神童，向前走去。

他们访问的第一家，在一条看来很像样的胡同里。斯内夫利契小姐从容地连敲了两下门，一名小听差来开门，她问柯德尔太太会不会客，他使劲睁大了眼睛，使劲咧着嘴笑，说他不知道，但可去问一声。说罢，他把他们领进会客室，他们等了好久，才来了两名女用人，嘴里说着假话，其实是想来看看演员；他已经在走廊里跟她们交换过意见，一块儿讲了一大阵悄悄话，一面格格地笑，后来才上楼去报知斯内夫利契小姐到了。

却说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士认为柯德尔太太在有关文学和戏剧的种种问题上颇有伦敦人的鉴赏力，柯德尔先生呢，写过一个六十四页的小册子，小八开本，论述《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奶娘的已故丈夫的性格，并提出一个问题：他生前真是个“快活的人”呢，还是那个寡妇因为偏爱他才这么说。柯德尔先生还证实，如果改动公认为不错的标点符号，莎士比亚的无论哪个剧本都可以大变样儿，变得意义全非；因此，不消说得，他是个伟大的评论家，是个学识渊博、独树一帜的思想家。

“喂，斯内夫利契小姐，”柯德尔太太说，走进会客室来，“你好？”

斯内夫利契小姐温文尔雅地对她鞠躬，问候她，也问候了刚到场的柯德尔先生。柯德尔太太身穿肥大的晨衣，头顶上扣着一顶小女帽。柯德尔先生披着一件宽松的长袍，右手食指按

在脑门上，像斯特恩[①]的那幅肖像上一样，因为有人说过他像得厉害。

“我冒昧前来，想问问您愿不愿意订座，支持我的义务演出，太太，”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把登记簿拿了出来。

“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柯德尔太太回答说。“现在可不像剧院全盛时代那样了——你不必站着，斯内夫利契小姐——戏剧消失了，完全消失了。”

“把诗人的幻想美妙地体现出来，把人类的才智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把我们的梦想时刻镀上灿烂的金光，并且叫人从内心里看到一个新的、神奇的世界。这样的戏剧可消失了，完全消失了，”柯德尔先生说。

“现在活着的人，还有谁能够把哈姆雷特所具有的性格中的多变的五颜六色都表演给我们看呢？”柯德尔太太大声说。

“真的，还有谁呀——在舞台上，”柯德尔先生说，为了给自己留些余地，说得稍有分寸。“哈姆雷特！呸！岂有此理！哈姆雷特可消失了，完全消失了。”

这些悲观的想头使得柯德尔夫妇二人十分难过，他们叹了口气，不出声地坐了一会儿。后来，那位太太转向斯内夫利契小姐，问她打算演什么戏。

“一出挺新的戏，”斯内夫利契小姐说，“这位绅士是作者，也是演员，头一次登台。这位绅士名叫约翰逊先生。”

“我想你总会保留三一律[②]吧，先生？”柯德尔先生说。

“那个剧本原来是法语的，”尼古拉斯说。“情节复杂，对话生

---

①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感伤的旅行》的作者。

② 指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制定的“三一律”，要求在戏剧创作中遵守关于剧情发展在时间(一般不超过廿四小时)、地点(发生在同一地点)、动作(环绕主要冲突)的一致性。

动，人物性格突出——”

“——全都没用处，除非严格遵守三一律，先生，”柯德尔先生说。“戏剧里的三一律是首要的。”

“我可以问问您，”尼古拉斯说，他觉得该表示一下应有的尊敬，又想到自己是富于好奇心的，因而有点吞吞吐吐，“我可以问问三一律是什么吗？”

柯德尔先生咳了声嗽，盘算起来。“三一律嘛，先生，”他说，“就是完整性——是一种在地点和时间方面的完全吻合——一种全面的统一，要是允许我用这么重的字眼儿的话。我认为这就是戏剧中的三一律，在我所能注意到的范围之内，关于这方面我在书上读到了很多，也想得很多。看过了这个孩子的好多次演出，”柯德尔先生说，转向那个神童，“我发现了一种情绪上的一致性，一种广度，一种光与暗，一种色调上的温暖，一种声调，一种和谐，一种炽热的光，一种对原有的概念的艺术加工，这些都是我在年龄较大的演员们身上找不着的——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完全清楚了，”尼古拉斯回答说。

“一点儿不错，”柯德尔先生说，把围巾往上拉了一下。“这就是我对戏剧中的三一律的定义。”

柯德尔太太坐着听那套一清二楚的说明，大为得意。等话说完了，她问柯德尔先生对订座的事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我亲爱的；我实在不知道，”柯德尔先生说。“我们要是订座，一定得先弄清楚：演出的质量我们不打保票。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名字来批准全部戏目，而仅仅是赞许斯内夫利契小姐的演出。在这个明显的前提之下，我认为可以说我们有点责任，应该支持一下退化的戏剧界，就算为了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也好。你有没有两先令六便士的零钱跟我换

半克朗[1]，斯内夫利契小姐？"柯德尔先生说，手里翻动着四枚半克朗的银币。

斯内夫利契小姐摸遍了她的桃色提袋的各个角落，什么也没找到。尼古拉斯嘟嘟哝哝地开着玩笑说，他是个作家，他认为最好不必走形式去摸他自己的各个衣袋了。

"我想想看，"柯德尔先生说，"二四得八——包厢每位四先令，斯内夫利契小姐，照眼下的戏剧质量来说，实在太高了——三枚半克朗合七先令六便士；差六便士，我看不会发生争论吧？六便士不会叫我们反目吧，斯内夫利契小姐？"

可怜的斯内夫利契小姐接过三枚半克朗的银币，不住地微笑，不住地鞠躬，柯德尔太太又补充了一些指示，说得给他们留座位，得把座位打扫清爽，节目单一印出来就给他们送两张干净的，然后她拉铃，算是宣布散会。

"这两位真是怪人，"他们离开了这所住宅之后，尼古拉斯说。

"说实在的，"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挽住他的胳臂，"我认为运气挺好，他们只抹掉了六便士，而不是全部拖欠。你看，要是你演得成功，他们就跟别人说他们老是支持你；要是你不成功呢，他们就说一开头他们就料到了。"

他们到了第二家，十分得意，因为它就是有六个孩子的那一家，神童的公共演出让他们心醉神迷，他们是从育儿室叫下来的，好私下见见那位年青的姑娘，他们用手指头戳她的眼睛，用脚踩她的脚趾，还做出符合他们年龄的很多另外的小动作，表示殷勤接待。

"我一定要劝说博勒姆先生订个私人包厢，"这家的女主人

---

① 克朗：有王冠的或戴冠人头的银币，当时值五先令。

殷勤接待之后，说。“我只带两个孩子去，剩下的空位子都给绅士们——赞美你的人们，斯内夫利契小姐。奥古斯塔斯，你这顽皮孩子，别去惹那个小女孩儿。”

这话是对一个小男孩说的，他正在捏神童的屁股，显然是想弄清楚她是不是真人儿。

“我敢保你一定挺累了，”那位母亲说，转向斯内夫利契小姐。“不先喝杯酒，我可不能考虑放你走。呸，夏洛特，我替你害臊！雷恩小姐，我亲爱的，请你管管孩子们。”

雷恩小姐是家庭女教师，刚才对她说的这句话是因为顶小的博勒姆小姐突然行动起来，偷了神童的小绿伞，正在把它拿走，那位心里发烦的神童正无可奈何地在一旁瞧着。

“真的，你现在的演技是从哪儿学来的，”和气的博勒姆太太说，又转向斯内夫利契小姐，“我说不清（爱玛，别那么瞪着眼儿）；这出戏里你笑，那出戏里你哭，所有的戏又都演得那么自然——哎哟哟！”

“听您这么夸奖，我很喜欢，”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您爱看我的戏，真叫人高兴。”

“爱看！”博勒姆太太说。“谁能不爱看啊！要是办得到，我一礼拜一定去看两回；我入迷了——不过你有时候真叫人受不了。你真会摆弄我——叫我哭了好几阵子，哭成那个样子。哎呀，我的老天爷，雷恩小姐，你怎么能让他们那么折磨那个可怜的女孩儿啊！”

那位神童的两只胳臂真是快给扯下来了，因为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小男孩儿，每一个紧抓着她一只手，正在往两边拉，好像在比赛气力似的。然而，雷恩小姐一直只顾盯着两个成年演员，对孩子们的这些活动未加应有的注意，到此刻才把这可怜的孩子救出来，给了她一杯酒定定神，她的朋友们不久就把她带走

了，除了她的桃红色纱帽给挤扁了、她的白衣和白裤子皱得不成样子以外，倒没受什么重伤。

那是个不好过的上午，访问的人家太多了，每人的爱好都各有不同。你爱看悲剧，他爱看喜剧；你不想看跳舞，他却专想看跳舞。有人认为那个逗趣的歌唱家肯定不够格儿，有人希望他比平时多唱几支。有些人不肯订座，因为有些别人不肯订座；还有些人，因为有些别人要去看，自己坚决不去了。到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地，这里减去点什么，那里加上点什么，斯内夫利契小姐保证这场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如果说只此一个优点也罢。除了一些零星节目以外，它将包括四出戏、各种歌曲、两三场武打和几场舞蹈；这一天，他们忙得筋疲力尽，才回家去。

尼古拉斯努力搞那个剧本，很快就排演起来了，然后努力排练自己担任的角色，兢兢业业地学习，刻画入微地扮演——整个剧团都这么说。最后，那光辉的日子来到了。早晨，那个广告宣传员被派往各条大街，叮叮当当地摇铃，宣告上演的消息；三英尺长，九英寸宽的特制海报四处散发，投到各个地区，插在家家的门环之下，在各个商店里张挂起来。同时，海报也贴在所有的墙上，尽管出了一点毛病：因为那个专职的张贴员生了病，由一个不识字的人替他工作，以致一部分海报是横着贴的，其余的是倒着贴的。

五点半，有四名观众冲到楼座的门口；五点三刻，又来了至少一打；六点，踢门的声音很吓人；做哥哥的克拉姆尔斯少爷开了门，只好钻到门后面去，免得丧命。开头的十分钟内，格拉敦太太就收到了十五先令。

在后台，同样是一片不常有的热闹景象。斯内夫利契小姐满身大汗，脸上的脂粉简直要给冲掉了。克拉姆尔斯太太紧张之极，几乎忘了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勃拉伐萨小姐心急似火，她的

发卷都变直了；连克拉姆尔斯先生本人也老是从幕布上的小洞往外望，时时刻刻跑回来宣告正厅后排又来了一位观众。

最后，乐队停止了演奏，大幕上升，新戏开演。第一场没有什么特出的表演，剧场平静，可是，第二场，斯内夫利契小姐带着扮演孩子的神童一登台，喝采欢呼声便像雷声般爆发了。博勒姆家包厢里的人们一齐起立，摇晃着帽子和手帕，高声叫好。博勒姆太太和家庭女教师把好几个花环扔到台上，有些飞落在脚灯上，还有一个落在池座的一位胖绅士的两鬓上，他正在一心看戏，对这份荣幸不曾觉察；那位裁缝和他的家属乱踢上层包厢的护壁板，差一点全给踢掉了；那个卖姜汁啤酒的少年站在剧场中央，一动不动；一位青年军官，大概是太喜欢斯内夫利契小姐了，把眼镜片嵌在眼眶里，好像想遮盖泪水似的。斯内夫利契小姐一次次地行屈膝礼，腰弯得越来越低，喝采声一阵阵传过来，声音越来越响。后来，神童拾起一个冒烟的花环，歪戴在斯内夫利契小姐头上，笼罩着她的眼睛，此时喝采声达到高潮，戏接着演下去了。

当尼古拉斯和克拉姆尔斯太太上场演他那场精采的戏时，响起好一阵狂热的鼓掌！当克拉姆尔斯太太（扮演他的不够格的母亲）骂他是个“没规矩的孩子”、他却不把她放在眼里时，又是一阵多么喧闹的喝采啊！他跟另一位绅士为那个年青姑娘吵起架来，竟拿出一匣手枪，说如果对方是位绅士，就到会客室里去决斗，要打到家具上溅满了鲜血，至少是一个人的鲜血——此时，包厢、池座和楼座上的观众们，众口如一，发出多么猛烈的欢呼啊！因为他的母亲不肯让出那个年青姑娘的财产，他骂起她来，她软下去了，这么一来他也软下去了，便跪下一条腿求她祝福，这时候，观众中的女士们抽抽搭搭地哭成什么样儿啊！他在黑暗中藏在幕帷后面，那个坏心眼儿的亲戚手拿利剑，四面八方

刺出去，独独没有刺着明显地露着他的腿的地方，这时候，全场的观众又急又怕、毛骨悚然到什么地步啊！他的神气、他的身形、他的步态、他的眼光、他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受到赞扬。他一开口，就来一阵喝采。最后，就是有水泵和洗衣盆的那一场，格拉敦太太点着了蓝色的火，刚才未上场的剧团成员们全体出台，大摔跟头，方向各各不同——这跟剧情毫无关系，只是用个热闹场面作结罢了——全场观众（此时又增加了不少）热情地大喊大叫，是这个剧场里好多好多天以来不曾听见过的。

一句话，这本新戏和这个新演员都获得圆满的成功。剧终时，观众要求斯内夫利契小姐出场，尼古拉斯便领着她上场，共享大家的欢呼。

第二十五章

一位年青小姐来自伦敦，加入剧团，一位上了年纪的捧角者追踪而来，结果举行动人的婚礼。

那出新戏获得显著的成功，通报说此后每周续演三个晚场，期限不定。续演结束之后，每周的演出便改为两个晚场了。它异常成功的标志还不止这些，因为演出的下一个礼拜六，不知疲倦的格拉敦太太转交给尼古拉斯一笔钱，足足有三十先令之多；除了这点物质报酬以外，他还获得了不小的声名和荣誉：戏院收到了柯德尔先生谈戏的小册子的赠阅本，扉页上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单单这个就是无价之宝），附来一纸短简，写了很多赞许之辞，并主动提出保证，说尼古拉斯留在这个城市的期间，柯德尔先生满心高兴地愿意每天早饭前用三个钟头把莎士比亚的著作

读给他听。

“还有一件新鲜事儿呐，约翰逊，”一个早上，克拉姆尔斯先生兴高采烈地说。

“什么事儿啊？”尼古拉斯问。“小马驹的事儿吧？”

“不，不，到无论什么都搞糟了的时候才能提小马驹呐，”克拉姆尔斯先生说。“这整个季节中，我看，我们完全谈不到小马驹的事儿。不，不，不是关于小马驹的。”

“也许是男神童的事儿吧？”尼古拉斯说。

“神童只有一个呀，先生，”克拉姆尔斯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是个女孩儿啊。”

“一点儿不错，”尼古拉斯说。“对不起。那么，我实在说不清了。”

“有个年青姑娘从伦敦来，你看怎么样？”克拉姆尔斯先生问。“某某小姐，德鲁里街皇家剧院来的。”

“我看印在海报上会显得很像样儿，”尼古拉斯说。

“你的看法差不离儿，”克拉姆尔斯先生说，“如果你说她在舞台上也很像样儿，你也不会太错。喂，瞧这个怎么样？”

克拉姆尔斯先生问着，依此打开一张红海报、一张蓝海报和一张黄海报，这三张的顶端都用特大号字母印着公告——“首次登台，绝世无双，德鲁里街皇家剧院的佩陶克小姐！”

“哎呀！”尼古拉斯说，“我认识这位小姐。”

“那你就对聚集在一个年青人身上的无限的才华有所认识了，”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把海报都卷起来，“我指的是某一种才华——某一种。《饮血者》，”克拉姆尔斯先生又说，预言家似的叹了一口气，“这位姑娘一去世，《饮血者》就再也没人能演了；我见过的空中仙女只有她一个，能一条腿站着，在另一条腿的膝头上打铃鼓，活像个空中仙女。”

"她什么时候到来?"尼古拉斯问。

"预料在今天,"克拉姆尔斯先生回答说。"她是克拉姆尔斯太太的老朋友。克拉姆尔斯太太能看出她的本事——总是一开始就知道的。真的,她把自己的技能几乎全教给她了。原来演饮血者的是克拉姆尔斯太太。"

"真是她吗?"

"不错,虽然她不能不让出去。"

"对她不合适吗?"尼古拉斯带着微笑问。

"对她算不上什么,对她的观众可不大合适,"克拉姆尔斯先生回答说。"谁也受不了。太惊人了。你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克拉姆尔斯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呐。"

尼古拉斯婉转地表示他对她是有所认识的。

"不,不,你还没有,"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你还没有,真的。我也还没有呐,这是实情。我看她的国家对她还没有认识,到她死也不会做到。这个叫人吃惊的女人身上每年都会迸发出一些新的东西,来证明她的才华。瞧吧,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三个活着,都上了舞台!"

"真出奇呀!"尼古拉斯叫道。

"啊!确乎出奇,"克拉姆尔斯先生接着说,得意地取了一撮鼻烟,郑重其事地摇着头。"我们是同行,跟你说实话吧,我竟然直到上次她义演时才发现原来她会跳舞,然后,她扮演朱丽叶和海伦·麦克格雷戈,幕间插演跳绳单人舞。我头一回看见这位令人赞赏的女人的时候,约翰逊,"克拉姆尔斯先生凑近了尼古拉斯一点儿,用说心腹话的调子说,"她用脑袋抵着花枪托儿竖蜻蜓,周围是耀眼的烟火。"

"您使我吃了一惊!"尼古拉斯说。

"她使我吃了一惊!"克拉姆尔斯先生应道,神色十分严肃。

"那么优美,而且那么庄重! 从那时候起我就崇拜她了!"

谈话之间,他所称赞的那位才女来到了,使克拉姆尔斯先生的颂词突然打住。紧接着,珀西·克拉姆尔斯少爷拿着一封午前第一次投递的信走进来,收信人是他的慈祥的母亲;克拉姆尔斯太太一见信封上的字迹就大声说,"是亨丽爱塔·佩陶克写来的,错不了!"她立刻一心一意地读起信来。

"事情是不是——?"克拉姆尔斯先生犹豫不决地问。

"是啊,没问题,"克拉姆尔斯太太回答说,早料到他问的是什么了。"这一来她可美了,真的!"

"是一件大好事啊,我看,很难得呀,"克拉姆尔斯先生说;然后,克拉姆尔斯先生、克拉姆尔斯太太和珀西·克拉姆尔斯少爷,一齐哈哈大笑。尼古拉斯丢开他们,让他们去一起纵情欢笑,顾自走回寓所,心里十分纳闷,不知佩陶克小姐有什么神秘的事儿叫他们笑成那个样子,同时更多地想着那位小姐是戏剧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发现他忽然加入了这一行,必然会惊讶之至。

不过,关于这一点,尼古拉斯可想错了;因为,无论是因为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已经通了消息,或者佩陶克小姐别有缘故而对他比平时越发亲切,他们第二天在戏院会面时颇像是两个自幼形影不分的亲密朋友,而不大像只是偶然见过五、六次面的点头之交。不仅如此,佩陶克小姐甚至悄悄地说,她跟团长一家谈话的时候,一点儿没提到肯维格斯一家,只说她在第一流的上层人士的圈子内碰到过约翰逊先生;尼古拉斯听了这话,着实吃了一惊,她却甜蜜地瞧了他一眼,进而说她如今认识到了他的善良性格,或许不久就需要他费神关照一下。

当晚,尼古拉斯有幸跟佩陶克小姐合演了一出小戏,不由得注意到她所受到的热烈欢迎主要是来自二楼包厢里一位拿着阳

伞的喝采不绝的人;他还看见这位迷人的女演员向发出采声的地方多次投去甜蜜的目光,每次目光到处,必有采声应答。有一次,他觉得在同一方向有顶奇形怪状的帽子似乎有点儿眼熟,不过他得专心演他的戏,对此便不大注意,等回到寓所时已经忘怀了。

他刚刚坐下,跟斯麦克共进晚餐,房主人家里有个人来到门外,说楼下有一位绅士想跟约翰逊先生谈谈。

"哦,要是他想谈谈,你得请他上楼来,没别的了,"尼古拉斯回答说。"我看,斯麦克,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肚子饿了。"

斯麦克瞧着冷肉,不出声地盘算着还能留下多少供明天午饭时候吃,他把已经给自己切下的一片放回去,这样,客人来侵占一下也许就不太可怕了。

"不是到这儿来过的人,"尼古拉斯说,"因为他跨每一级都跌跌绊绊的。进来,进来。好怪呀——是利利未克先生?"

来客果然是那水费收费员,他盯着尼古拉斯,神情呆滞,特别严肃地握了手,在炉边落座。

"嗬,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尼古拉斯问。

"今天早晨,老兄,"利利未克先生说。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今儿晚上去看了戏,而那正是你的阳——"

"就是这一把,"利利未克先生说,举起一把挺大的绿布伞,伞的金属包头已经损坏了。"你觉得这次演出怎么样?"

"我是个演员,据我看,"尼古拉斯说,"演得有味道。"

"有味道!"收费员叫着说。"我认为,老兄,演得妙极了。"

利利未克先生身子向前一探,着重地说出来末尾那三个字,然后挺直起来,没完没了地又皱眉又点头。

"我说,妙极了,"利利未克先生重复着说。"叫人着迷,像仙

女一样，激动人心呐，”他又挺直了身子，还是又皱眉又点头。

“啊！”尼古拉斯说，那种醉心的赞扬让他有点儿惊讶。“不错，她是个伶俐的姑娘。”

“她是个女神，”利利未克先生回答说，照收费员敲门的样子用上述的伞在地板上一连敲了两下。“女神般的女演员们我见过，老兄；我常去收——至少我常去要——常去要——水费，到一位女神般的女演员家里去，她在我的管区住了四年以上，可是，我从来——我从来，老兄——在所有的女神般的人物之中，是女演员也好，不是女演员也好，没见过比亨丽爱塔·佩陶克更像女神的了。”

尼古拉斯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笑；觉得不便多嘴，便默不作声，只随着利利未克先生点头。

“我要跟你私下说句话，”利利未克先生说。

尼古拉斯向斯麦克和善地使了个眼色，斯麦克心领神会，便走出去了。

“单身汉是个倒霉的可怜虫啊，老兄，”利利未克先生说。

“是吗？”尼古拉斯问。

“正是，”收费员接着说。“我活在世上快六十年了，应该懂得世态人情吧。”

“你应该懂得，当然了，”尼古拉斯心想，“不过你是不是懂得，那是另一回事。”

“要是一个单身汉凑巧攒了一点儿钱，”利利未克先生说，“他的姐妹兄弟们、侄子侄女们就会惦记着那点儿钱，而不是惦记着他；即使他是个公务员，当了家长，或者仿佛是各条支管与之相通的总管道，他们还老是盼着他死去，每次看见他没灾没病，就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想把他那点小小的财产拿过来。你明白了吗？”

“是啊，”尼古拉斯答道，“说得非常正确，毫无疑问。”

“不结婚的重大原因，”利利未克先生接着说，“是花费问题；这就是使我不结婚的原因，要不然——老天啊！”利利未克先生把手指头捻得啪啪地响，“我恐怕早娶了五十个女人了。”

“好看的女人？”尼古拉斯问。

“好看的女人，老兄！”收费员回答说，“对呀！可不像亨丽爱塔·佩陶克那么好看，因为她是个少有的美人儿，而是并不是无论哪个男人都能碰得到的，我可以告诉你。得了，要是一个男人能够得着一份财产，不是妻子带来的，而是她身上的——啊？”

“不用说，他就是交上了好运啰，”尼古拉斯回答说。

“这是我要说的话，”收费员应道，用阳伞亲切地轻拍了一下尼古拉斯的脑袋的一侧，“正是我要说的话。亨丽爱塔·佩陶克，富有才华的亨丽爱塔·佩陶克本人就是一份财产，我就要——”

“让她当利利未克太太？”尼古拉斯试探着说。

“不，老兄，不是让她当利利未克太太，”收费员回答说。“女演员们，老兄，老是保持姓她们娘家的姓的，照例是这样的——可是我就要娶她了，而且就在后天。”

“我祝贺你，先生，”尼古拉斯说。

“谢谢你，老兄，”收费员回答说，把背心钮子扣上。“当然了，我将领她的薪水，反正我希望养活两个人差不多跟养活一个人一样省钱，这是一种安慰。”

“在这种时候，你不至于需要什么安慰吧？”尼古拉斯说。

“不至于，”利利未克先生回答说，不大自然地摇起头来，“不至于——当然不至于。”

“不过，既然你就要结婚了，那么你们俩怎么都到这儿来了呢，利利未克先生？”尼古拉斯问。

“嗐，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呀，”水费收费员回答说。“说老

实话，我们想最好不要让家里人知道。”

“家里人！”尼古拉斯说。“谁家呀？”

“当然是肯维格斯家呀，”利利未克先生说。“要是我还没离开伦敦、我的侄女和孩子们就得着消息的话，她们必然会在我脚下晕过去，除非我起誓说我决不和任何人结婚，她们是再也不会苏醒过来的——要不然，她们就会拿出一份精神病鉴定书或者别的可怕的东西，”收费员说着，真正发起抖来了。

“千真万确，”尼古拉斯说，“不错，她们就是会妒忌，一定的。”

“为了避免这种事儿，”利利未克先生说，“我们商量妥了：亨丽爱塔·佩陶克到这儿来找她的朋友们克拉姆尔斯一家，拿这次演出当个借口，我呢，该在前天赶到吉尔福德去，跟她一起坐上马车，我照办了，我们昨天就一块儿从吉尔福德来到这儿。哦，我们怕你给诺格斯先生写信的时候可能谈到我们，觉得最好先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我们准备从克拉姆尔斯家出去结婚，欢迎跟你见面——在礼拜堂前面也好，吃早饭时候也好，随你便吧。花钱不多，你知道，”收费员说，对这一点他最怕别人弄不明白，“无非是酥饼和咖啡，也许来点小虾或者类似的东西给你尝尝味道，你知道。”

“对，对，我懂了，”尼古拉斯回答说。“我很高兴去参加；我会享受最大的乐趣的。这位小姐住哪儿——跟克拉姆尔斯太太在一块吧？”

“唔，不是，”收费员说，“晚上他们不能给她很好地安排住处，所以她跟一个熟人和另外一位年青小姐住在一起，那两个都是剧团里的。”

“我想有斯内夫利契小姐吧？”尼古拉斯说。

“对，是姓这个。”

"恐怕都要当伴娘吧?"尼古拉斯说。

"嗐,"收费员愁眉苦脸地说,"她们非得要四位伴娘不可;恐怕会跟演戏差不多了。"

"不,根本不像,"尼古拉斯应道,想把他的笑声变成咳嗽的声音,结果却不大像。"四个都是些谁啊?斯内夫利契小姐,当然了——雷德路克小姐——"

"那个——那个神童,"收费员嘟哝着说。

"哈,哈!"尼古拉斯大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不错,那就妙得很了——有神童——还有谁呢?"

"反正是个年青的女人,"收费员回答着,站起身来,"亨丽爱塔·佩陶克的另一个朋友。好吧,请你千万别跟人说起这个事儿好不好?"

"你放心,我是靠得住的,"尼古拉斯回答说。"你不吃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吗?"

"不啦,"收费员说,"我没有胃口。我还是觉得日子会过得很有趣,我是指结婚生活,呃?"

"我认为这毫无问题,"尼古拉斯接着说。

"不错,"收费员说,"一定的。对啦。毫无疑问。祝你晚安。"

在这个会见的整个过程中,利利未克先生的态度极其出奇,把急躁、犹豫、自信、怀疑、愚蠢、忧虑、卑鄙和自负全都混合在一起了;他说了前面的话,转身出门,留下尼古拉斯一个,让他想笑便独自笑上一阵子。

婚礼前的那一天,尼古拉斯是否有长日迟迟之感,这不在话下,而那些对婚礼直接有关系的人都觉得匆匆而过,到了翌日早晨,佩陶克小姐在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卧房中醒过来,说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真是个她生活发生变化的日子。

"我决不相信,"佩陶克小姐说,"我实在不信。光说是没用

的，我实在下不了决心经受这场考验！”

斯内夫利契小姐和雷德路克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们这位秀丽的朋友已经下定决心有三、四年之久了，那期间，假如能碰到一位适当的绅士情愿结合，她早就会高高兴兴地承受当前的这种重大考验了，于是她们听了这话，开始劝导她，对她讲舒适生活，讲意志坚强，说她应该觉得十分骄傲，能够把永久的最大幸福带给一个有资格享受的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女人们必须具有坚忍的意志和顺从的态度，又说尽管在她们看来，真正的幸福在于独身生活，这是她们不情愿交换——不情愿和世俗的报酬交换的——然而（感谢上天）一旦时机来到，她们希望会深知责任所在，不发怨言，宁愿温顺谦恭地安于命运，因为这显然是上天的安排，意在让她们的人世间的同胞得到满足和酬谢。

“换了我，”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把老伙伴们的友谊和这一类的交往都打断，也许会觉得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我愿意忍受，我亲爱的，我愿意，真的。”

“我也愿意，”雷德路克小姐说，“这种枷锁，我倒情愿套上，而不是回避。我曾伤过一些人的心，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回想那种事儿是可怕的。”

“的确可怕，”斯内夫利契小姐说。“雷德呀，我亲爱的，我们实在得帮她准备好，否则就要来不及了，真的要来不及了。”

这种真诚的劝告，也许是怕时间来不及，使得新娘正式穿上了礼服，然后交替地喝了浓茶和白兰地，以便使她的软弱的四肢长点气力，走得稳一点儿。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我心爱的？”斯内夫利契小姐问。

“利利未克呀！”新娘叫着。“你哪知道我为你受着多大的苦啊！”

"当然他知道，亲爱的，而且永远忘不了，"雷德路克小姐说。

"你以为他会忘不了吗？"佩陶克小姐大声说，真正表现出高超的表演艺术。"呀，你以为他会忘不了吗？你以为利利未克会永远记得住——永远，永远，永远吗？"

要不是斯内夫利契小姐这时来通知出租马车到了，她的感情不知道还要发作成什么样子才会告一段落，这个消息把这新娘吓坏了，她压下正在剧烈地奔腾的千愁万绪，奔到穿衣镜前去整装，镇静地说她准备豁出去了。

于是她被人搀上马车，一路上"没完没了地"（正如斯内夫利契小姐所说）吸嗅盐，呷白兰地和其他温和的兴奋剂，直到来到剧团团长的家门口，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已经把门打开，他们戴着白帽章，穿着剧装之中最精美、最耀眼的背心。经过这两位少年绅士和女傧相们的共同奋力和赶车人的帮忙，好不容易才把疲惫不堪的佩陶克小姐搀扶到二楼，在那儿，一见那位具有青年特性的新郎，她便非常合宜地晕过去了。

"亨丽爱塔·佩陶克！"收费员说，"打起精神来，我可爱的人儿。"

佩陶克小姐一把抓住收费员的手，但感情冲动得说不出话来。

"难道你一见我就这么难受吗，亨丽爱塔·佩陶克？"收费员说。

"不，不，不，"新娘回答说，"不过，所有的朋友，我少年时代的亲爱的朋友们——都得离开他们——真叫人寒心呐！"

说了这几句悲伤的话，佩陶克小姐紧接着把她少年时代的朋友们一个个地举出来，喊着当时在场的过来拥抱她。然后，她想起克拉姆尔斯太太待她比母亲还要好，克拉姆尔斯先生待她比父亲还要好，又想起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和妮内特·克拉姆

尔斯小姐待她比兄弟姐妹还要好。这些个想头提起一个就要紧紧拥抱好几回，花了好一会儿，她们才不得不急急赶到礼拜堂去，以免错过时刻。

他们一行共乘两辆出租马车；第一辆里有勃拉伐萨小姐（那第四位伴娘）、克拉姆尔斯太太、收费员和被选为伴郎的福雷尔先生。另一辆里有新娘、克拉姆尔斯先生、斯内夫利契小姐、雷德路克小姐和那神童。服装都是漂亮的。几位伴娘满身是人造的花朵，特别是那位神童，简直是藏身在一座可以移动的花亭里，见花不见人了。雷德路克小姐有些浪漫情调，胸前佩戴着一位不知其名的陆军校官的微型画像，是她前不久买到的廉价货；其他几位女士炫耀着几件光彩夺目的假珠宝饰物，几乎可以乱真；克拉姆尔斯太太一派威仪，严肃而阴沉，引起所有观众的赞赏。

但是，克拉姆尔斯先生的外貌恐怕是所有在场的人之中最显眼、最得体的了。这位绅士装扮成新娘的父亲，遵照一个巧妙的、别出心裁的想法来"扮演"这个角色，戴上了舞台上用的假发，那式样是通称为褐色大陶壶的，还穿上了一套前一世纪的鼻烟色服装、灰色长统丝袜和带大扣子的鞋子。为了演得更像一点儿，他决定表现出难过之极的神态来，因而，他们一进礼拜堂，这位慈爱的父亲抽泣得令人心酸，于是教堂里的领座人劝告还是让他退进祈祷室去休息一下，喝一杯水定定神，才开始举行婚礼更妥当。

走过通道的行列煞是好看。新娘和四位伴娘一起，照预先排练的形式簇成一团；收费员身后的伴郎学着他的步态和姿势，让观览席上一些戏剧界的朋友们开心得不得了；克拉姆尔斯先生颤巍巍地迈着步；克拉姆尔斯太太踏着台步，迈一大步停一停——都是炉火纯青，令人叫绝。婚礼很快就结束了，在场的人们都在结婚登记簿上签了名（轮到克拉姆尔斯先生时，他为此仔

细擦亮了一副特大的眼镜，小心地戴上），高高兴兴地回到早餐桌旁。尼古拉斯正在那儿等着他们。

“现在来用吧，”克拉姆尔斯大声说，他一直帮着格拉敦太太做准备工作，搞得规模不小，叫收费员不大满意。“早饭，早饭。”

用不着发出第二次邀请了。大伙儿在餐桌边尽量挤坐在一起，马上吃起来：有人看佩陶克小姐的时候，她羞得满脸通红，没人看她的时候，她就大吃大嚼；利利未克先生进餐的方式表现出他的深思熟虑，他认为，既然那些好吃的东西肯定由他来付钱，便打定主意剩得越少越好，让克拉姆尔斯一家事后去吃光。

“那么快就结束了，先生，是不是？”福雷尔先生问收费员，从桌上探过身子去跟他说话。

“什么那么快就结束了，老兄？”利利未克先生反问道。

“打个结子——跟新娘结在一块儿，”福雷尔先生说。“这用不了多大工夫，是不是？”

“是，老兄，”利利未克先生答道，脸红起来。“用不了多大工夫。那又怎么样呢，老兄？”

“嗐！没什么，”那位演员说。“人要是上吊，也用不了多大工夫，啊？哈，哈！”

利利未克先生放下刀叉，又气恼又惊讶地扫视桌边的人们。

“上吊！”利利未克先生重复着说。

一阵深沉的静默笼罩着大家，因为利利未克先生流露了说不出的尊严。

“上吊！”利利未克先生又大声说。“难道想在这儿大家的面前把结婚和上吊相提并论吗？”

“圈套儿啊，你知道，”福雷尔先生说，有点垂头丧气了。

“圈套儿，老兄？”利利未克回嘴说。“谁敢跟我提圈套儿，跟亨丽爱塔·佩——”

“利利未克，”克拉姆尔斯先生提醒他说①。

“——跟亨丽爱塔·利利未克说到一块儿？”收费员说。“在这个宅子里，在克拉姆尔斯先生和太太的面前，他们把有本领、有品德的一家人培养成了天才和神童等等，难道我们听人家谈圈套吗？”

“福雷尔，”克拉姆尔斯先生说，觉得听了提到他们夫妇的话若为之所动便是失礼，“我没想到你说出这种话来。”

“你为什么这么申斥我？”那个倒霉的演员说。“我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老兄！”利利未克先生叫着，“想打过去，给整个社会组织一拳头——”

“还想打击最美好、最温柔的感情，”克拉姆尔斯先生接着说，恢复了常态。

“还想打击最崇高、最可尊重的社会关系，”收费员说。“圈套儿！好像把人给逮住了，套住了，陷入结婚生活了，把腿捆上了，而不是出于自愿，不是乐于结合！”

“我并没有有意说你叫人逮住了，套住了，把腿捆上了，”那位演员说。“对不起；我再也不说了。”

“你应该这样，老兄，”利利未克先生应道，“我很高兴听说你还有这点儿人情。”

这句话似乎把这场吵嘴结束了，利利未克太太觉得到了放声大哭的时候（因为大家的注意力不再分散了），于是需要四位伴娘全都来照顾她，她们立刻跑过来，但不免闹了些乱子，因为屋子小，桌布长，刚一走动，就把一整排盘子从餐桌上撞下去了。然而，利利未克太太不顾这情况，不愿安静下来，一定要吵架的

---

① 提醒他不该称新娘为亨丽爱塔·佩陶克，应改为亨丽爱塔·利利未克了。

两位战士声明停止争辩，他们表示不愿，过了相当时间才照办了。从这时起，福雷尔先生坐在那儿，不出声地生闷气，有人说话时，他只是拧一下尼古拉斯的腿，来表示藐视说话的人和所谈的内容。

讲话接连不断；尼古拉斯讲了几次，克拉姆尔斯讲了几次，收费员讲了几次；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为自己讲了两次答谢的话，神童代表伴娘们讲了一次话，克拉姆尔斯太太听得流起泪来。还唱了些歌，由雷德路克小姐和勃拉伐萨小姐演唱，本来很可能会再多唱些，不料那个赶马车的人等着要把这一对幸福夫妻送到他们打算乘汽船到莱德港去的地方，给了他们一个紧急通知，要他们立即动身，不然就一定得外加十八便士的车费。

这个严厉的警告有效地结束了盛会。利利未克先生和他的新娘极其惆怅地告辞，到莱德港去过此后两天真正退隐的生活，由神童陪同，因为她是利利未克先生特别约定的旅行伴娘，因为他事先打听好了，汽船管理人一见她的身量，必会上当，只收半价。

因为当夜没有演出，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他有意坐下去，到所有饮料都喝完为止；可是次日晚上，尼古拉斯就要首次扮演罗密欧，此时，在格拉敦太太的行动中意外地出现了酩酊大醉的种种现象，他便设法在一时的混乱中溜开了。

他此次走开，不仅出于自己的意愿，也出于对斯麦克的急切关怀，那个少年担当了药剂师的角色，一直无法把台词记在脑中，只有自己是个十分饥饿的人这个概念，倒领会得极深，大概是早日的回忆所致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斯麦克，”尼古拉斯说着，把剧本放下。“恐怕你记不住了，我可怜的伙伴。”

“恐怕不行了，”斯麦克摇着头说。“我看，要是你——不过这



斯麦克扮演药剂师，参加排练

样就太麻烦你了。”

“什么?”尼古拉斯问。“别管我。”

“我看,”斯麦克说,“要是你一直一点儿一点儿地说,说它好多遍,我听熟了就能记住。”

“你这么看吗!”尼古拉斯叫着。“说得好。瞧我们谁先厌烦。我可不会厌烦,斯麦克,相信我。听着。‘谁这么大声叫唤?’”

“‘谁这么大声叫唤?’”斯麦克说。

“‘谁这么大声叫唤?’”尼古拉斯重复说。

“‘谁这么大声叫唤?’”斯麦克叫道。

就这样,他们互相问谁这么大声叫唤,不住地问来问去;等斯麦克记住了这句话,尼古拉斯就往下说另一句,然后一次说两句,然后三句,如此下去,一直到半夜,可怜的斯麦克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觉得自己真能把台词记住一点儿了。

大清早,他们又练习起来,斯麦克有了进步,增加了信心,学得更快,记得更牢了。他刚把台词背得相当熟,尼古拉斯就做给他看,一上场得怎么伸开两只手捂着肚子,得怎么过一会儿就揉一揉,做出在舞台上表示想吃东西时的那种照例的动作来。早晨彩排过后,他们又接着干下去,除了草草吃了一顿午饭外,始终不停,到晚上方按时到剧院去。

做教师的从没见过这么好学、这么谦虚、这么听话的学生。做学生的也从没见过这么耐心、这么辛苦、这么体贴、这么亲切的教师。

他们上装之后,尼古拉斯只要不出场,就重新教一下斯麦克。他们的演出很成功。罗密欧得到热烈喝采和普遍欢迎,斯麦克呢,被观众和演员们一致认为,把那药剂师演得出神入化了。

第二十六章

本章详述尼克尔贝小姐遇到一些危害，打破了宁静的心情。

地点：摄政王街，一套漂亮的私人房间。时间：对精神麻木的苦工来说，是下午三点钟，但对精神十足的花花公子来说，却是早上的头一个钟头。人物：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和他的朋友莫尔伯利·霍克爵士。

这两位有名的绅士正懒洋洋地靠在一对沙发里，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杂七杂八地放着没动过的早餐饭菜。屋里乱放着不少报纸，也像那顿早餐一样受着冷落，无人理睬；然而并不是因为滔滔不绝的谈话使得报纸上吸引人的东西没有得到注意，因为他们俩并未交谈一句，一声不吭，除了其中的一位，在把他的正在疼痛的脑袋摇来晃去、找个舒服一点儿的位置时，不耐烦地喊叫一声，似乎一时把新的不安情绪传达给他的伙伴了。

前一晚的放荡生活闹成什么样子，单单上述情况就能提供有力的暗示了，即使没有另外的迹象来说明那一夜的寻欢作乐也罢。两只成了泥蛋的脏台球、两顶七凸八凹的帽子、一只香槟酒瓶，脖子上裹着一只脏手套，当做攻击武器好抓得更稳一点儿；一根折断的藤杖、一个没有盖的纸牌盒子、一个空钱包、一条硬给拉断表链、一堆银币，混杂着吸了半截的雪茄和隔宿的烟灰屑；这些东西，还有好多另外的纵酒胡闹的迹象，分明显示了上等人士彻夜狂欢的性质。

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首先开口。他把穿着拖鞋的

脚放在地上，大打呵欠，好容易才吃力地坐起来，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转向他的朋友，用带着睡意的调子叫了他一声。

"呵哈！"莫尔伯利爵士转过身来回答道。

"我们是不是要在这儿躺上一整天一天？"勋爵说。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儿，"莫尔伯利爵士回答说，"至少这会儿还不能干。今天早晨我一点儿活力都没有了。"

"活力！"弗雷德里克勋爵叫着。"我觉得好像马上就死才最畅快最舒服呐。"

"那你为什么不死呢？"莫尔伯利爵士说。

问了这句话，他把脸转过去，似乎是一心想睡觉了。

那位怀着希望的朋友和学生，把椅子拉到餐桌边，打算吃早饭，但实在吃不下去，便移步到了窗前，然后用手摸着发烧的头，在屋里懒洋洋地走来走去，终于又一下子躺在沙发上，再次叫醒他的朋友。

"究竟怎么回事儿啊？"莫尔伯利爵士哼哼着说，在椅子上挺直地坐起来。

虽然莫尔伯利爵士说这话时老大不高兴，他似乎觉得不应完全保持沉默；他伸了不少次懒腰，打了个冷颤，说天"冷得要命"，便试着去吃一点儿早饭，结果比他那比较受不起考验的朋友稍有胃口，没有离开餐桌。

"我看，"莫尔伯利爵士说，举着叉子尖儿上的一小块食物，暂时停止了吃饭，"我们再来谈谈小尼克尔贝吧，啊？"

"哪个小尼克尔贝，那个放债人还是那个姑—姑娘？"弗雷德里克勋爵问。

"我看你听懂了，"莫尔伯利爵士回答说。"那个姑娘，当然了。"

"你答应过我，一定找得着她，"弗雷德里克勋爵说。

“不错，”他的朋友说，“不过，后来我又想了想。你不放心让我去干这事——那你只能自己去找了。”

“不—不行，”维里索夫特勋爵抗议说。

“不过我说行，”他的朋友回答说。“你只能自己去找她了。你别以为要是你找得着她，我打算——我们俩都明白：要是我把她找着了，没有我你就见不着她。不行。我说你就得自己去找——就得——我给你机会。”

“嗬，你不是个真正的、纯粹的、不得了的、难得的朋友才怪呐，”年青的勋爵说，他听了上面的话，精神为之大振。

“我告诉你怎么办，”莫尔伯利爵士说。“她参加上次的宴会为的是把你钓上钩。”

“不！”年青的勋爵叫道。“究竟怎么——”

“为的是把你钓上钩，”他的朋友重复着说，“老尼克尔贝亲口告诉我的。”

“这位老哥真是好样儿的！”维里索夫特勋爵喊着说，“是个高超的滑头！”

“不错，”莫尔伯利爵士说，“他知道她是个伶俐的小妞——”

“伶俐！”年青的勋爵插话说。“千真万确，霍克，她是个十全十美的美人儿——一——一张画儿，一座雕像，一——一——千真万确啊！”

“唔，”莫尔伯利爵士应道，耸耸肩，显出不在乎的神气，不管是不是装出来的，“那是个爱好问题；我有我的爱好，跟你不一样更好。”

“真该死！”勋爵争论起来，“那天反正你跟她够热乎的。我简直插不进话去。”

“有那么一回是好事儿，有那么一回是好事儿，”莫尔伯利爵士应道，“可是来个第二回就太麻烦了。你要是真想追那个侄女，

就跟那个伯父说你一定要知道她住在哪儿，日子过得怎么样，跟谁住在一起，否则你就不再当他的主顾。他准会立刻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早说？”维里索夫特勋爵问道，“却偏要让我一个劲儿地上火发烧，费心劳神，好像受了多少年一年的折磨？”

“一则我还不知道，”莫尔伯利爵士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二则我不相信你认真得那么厉害。”

却说实际情况是，拉尔夫·尼克尔贝举行宴会之后，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偷偷调查：凯特突然露面，来自何方，又失踪不见，走向何处。然而，自从他和拉尔夫一怒而别，就此没再来往之后，没有拉尔夫的帮忙，他的一切努力都完全没有生效，因此，他才下定决心把他从那个高明人物那里费力得到的消息传达给这位年青的勋爵。有种种考虑促使他这样做，其中的一点在他心里占着首要的地位，那就是，盼望再跟那放高利贷者的侄女见面，竭力施展手腕来扼制她的自尊心，并对她的蔑视加以报复，同时，确切地了解那个低能的年青人所知道的情况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是条精明的行动路线，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必然对自己有好处，因为他已经硬逼拉尔夫·尼克尔贝说出他把侄女介绍给这些人的真意所在，又把它无私而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他的朋友，单是这个情况就不能不提高他在那位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使得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衣袋里的钱转移到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衣袋里来越发方便了（这种转移本来已是经常而且迅速的）。

莫尔伯利爵士这样分析了问题，根据这个推理，他和他的朋友过了不多时候就到拉尔夫·尼克尔贝家里去执行一个莫尔伯利爵士自己制定的行动计划，声言为了朋友能达到目的，实则为了自己。

他们见了拉尔夫，家里没有别人。他把他们领到会客室，似

乎回想起上次在那儿搬演过的场面，对莫尔伯利爵士有所怀疑地看了一眼，那位爵士却满不在乎地笑了一笑，并无别的反应。

他们简短地谈了一些正在处理中的债务问题，刚刚讲完，那位呆头呆脑的贵族听从了他的朋友的指挥，有点发窘地提出要跟拉尔夫单独谈谈。

“单独谈谈，啊？”莫尔伯利爵士大声说，装出吃惊的样子。“啊，很好嘛。我到隔壁房间去。只是别叫我等得太久。”

说着，莫尔伯利爵士拿起帽子，哼了一段歌曲，穿过两个会客室中间的便门，随手把门带上。

“喂，勋爵阁下，”拉尔夫说，“谈什么？”

“尼克尔贝，”他的主顾说，一下子倒在他原来坐的沙发上，好把嘴唇挨近点老人的耳朵，“你的侄女可真是个美人儿！”

“是吗，阁下？”拉尔夫应道。“可能是——可能是。这种事儿我也懒得去想它。”

“你知道她是个漂亮得要命的姑娘，”那位主顾说。“你该懂得这一点，尼克尔贝。得了，别不承认了。”

“对，我相信人们认为她漂亮，”拉尔夫应道。“真的，我也知道。假如我不知道，反正对这种事儿你是个权威，你的欣赏力，阁下——无论在哪方面，真的——都是极其靠得住的。”

除了这位年青人，谁也不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嘲笑的声调，也不会看不见说话时的轻蔑的神气。可是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在这两方面都毫无感觉，认为说的尽是恭维之辞。

“哦，”他说，“也许你说得有点儿对，也许有点儿错——两样都有一点儿，尼克尔贝。我想问问你这位美人儿住在哪儿，我好再瞧她一眼，尼克尔贝。”

“说真的——”拉尔夫恢复了平时的语调，开口说。

“小点声儿说话，”对方叫嚷着，绝妙地执行这计划中的主要

的一着。“别叫霍克听见。”

“你知道他是你的对手，是吧？”拉尔夫说，用锐利的眼光瞧着他。

“他老是我的对手，该死一死的东西，”那个主顾回答说，“而且我想偷偷地抢在他的前头。哈，哈，哈！我们背着他在一块儿谈话，他会大发脾气的，尼克尔贝。她住在哪儿，尼克尔贝？就是这么一点事儿。告诉我她住在什么地方，尼克尔贝，没别的了。”

“他上钩了，”拉尔夫想道。“他上钩了。”

“啊，尼克尔贝，啊？”那位主顾不放松地说。“她住哪儿？”

“真的，阁下，”拉尔夫说，慢慢地搓着两只手，“我得先想想再告诉你。”

“不，完全用不着，尼克尔贝；一点儿不许你想，”维里索夫特应道，“住在哪儿？”

“你知道了不会有什么好处，”拉尔夫回答说。“她很纯洁，很有教养；她确实漂亮，没钱，没人保护——这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拉尔夫这样简短地概括了一下凯特的情况，好像仅仅是从自己的心头掠过，不想大声说出来似的；然而，当时投在他的伙伴身上的他那机敏、狡猾的目光却证明了这个猜想是错误的。

“我告诉你，我只是想见见她，”那位主顾大声说。“一个男—男人去瞧瞧一个漂亮女人，是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对不对呀？说吧，她在哪儿住啊？你知道你在靠着我发财，尼克尔贝，说句心里话，只要你告诉我这个，谁打算拉着我去找别人就绝对办不到。”

“既然你这么答应我了，阁下，”拉尔夫说，装出为难的样子，“我又非常乐意帮你的忙，而且又出不了什么毛病——出不了毛病——我就告诉你吧。不过你最好别泄露出去，阁下，要严格保密。”拉尔夫一面说，一面指指隔壁房间，点头示意。

年青的勋爵也假装同样地深感有必要作这番告诫，拉尔夫便说出了他的侄女目前的住址和职业，还谈到他听说凯特一家巴不得和显贵结识，因此一位贵族和她们接近必然十分容易，要是有这个打算的话。

“你的目的无非是再见见她，”拉尔夫说，“那你什么时候想去就悄悄地去吧。”

维里索夫特勋爵把拉尔夫的粗硬的带老茧的手紧握了好多好多次，表示对他的提示的感谢，一面低声说他们的谈话最好就此结束，通知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可以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莫尔伯利爵士说，他回来了，一副没好气的神气。

“耽误你了，对不起，”那个糊涂人回答说，“尼克尔贝实在太——太会逗趣了，让我没法子脱身。”

“不，不，”拉尔夫说，“完全是勋爵阁下的缘故。你知道弗雷德里克勋爵是个多么机灵、幽默、文雅、多才多艺的人。小心点走，勋爵阁下——莫尔伯利爵士，请你让路。”

这么恭维了一番，还鞠了好多九十度的躬，拉尔夫脸上的冷嘲的表情却一直没有变化，他急忙把客人送下楼；莫尔伯利·霍克爵士似乎用佩服的眼光来赞美他是个特别高明的、十全十美的无赖，拉尔夫并无反应，仅仅嘴角微微动一动罢了。

几秒钟前有人拉铃，是纽曼·诺格斯去接应的，这时他们正来到门厅。按照平时的情况，纽曼本该不是让客人默默地走进来，就是请他或她先站在一旁，让这两位绅士走出去。然而，他刚刚认出客人是谁，就好像凭着什么个人的理由似的，大胆地打破了拉尔夫的大厦的办公时间的常规，目光朝着走上前来的那三位可敬的人物，声音洪亮地喊道：“尼克尔贝太太！”

“尼克尔贝太太！”莫尔伯利·霍克爵士也大声说，这时他的

朋友回过头来，迎面盯着他。

真的，来客正是那位好心肠的太太，她收到了有人写给拉尔夫的信，要买城里那所空房子，便急急忙忙地给他送来了。

“不是你认识的人，”拉尔夫说。“到办公室去，我—我—亲爱的。我马上就来。”

“不是我认识的人！”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叫嚷着，迎上那位吃惊的太太。“这是尼克尔贝太太吗？——就是尼克尔贝小姐的母亲——这个可爱的姑娘，我有福气在最近那次在这屋子里举行的宴会上见过面！——可是不对呀，”莫尔伯利爵士说，忽然顿了一下。“不对，不可能。也是那个相貌，也有那种描画不出来的神态——不，不。这位太太太年青了。”

“我想你可以告诉这位绅士，大伯，他要是很想知道的话，”尼克尔贝太太说，文雅地弯弯腰，答谢对她的称赞，“凯特·尼克尔贝正是我的女儿。”

“她的女儿，阁下！”莫尔伯利爵士叫着，转向他的朋友。“这位太太的女儿，勋爵阁下。”

“勋爵阁下！”尼克尔贝太太想道。“哎呀，我可从没——！”

“这么说，阁下，”莫尔伯利爵士说，“我们的幸运就是这位太太的好婚姻给造成的啰。这位太太是可爱的尼克尔贝小姐的母亲。你没看出相貌特别像吗，阁下？尼克尔贝——给我们介绍介绍。”

拉尔夫万不得已，只好照办。

“实在是太叫人高兴的事儿啊，”莫尔伯利爵士说着，往前凑去，“你好？”

对这种不寻常的敬意，尼克尔贝太太受宠若惊，她觉得可惜头上没戴着另外那顶帽子，一时答不上话来，只得连连欠身微笑，惶恐之至。

"尼克尔贝小姐也—也好吗?"弗雷德里克勋爵说。"我想她很好吧?"

"她好得很,谢谢你,阁下,"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恢复了常态。"好得很。从那次在这儿吃饭之后她有几天不大舒服,我不由得想到,她坐出租马车回家时受了寒。出租马车呀,阁下,实在太讨厌了,简直还不如什么时候都走路的好,因为尽管我相信,如果马车窗子给打破了,赶车人可能被终身发配,可是他们照旧满不在乎,以致几乎所有的马车都有破窗子。有一回,我的脸肿了六个礼拜,阁下,就是因为坐了出租马车——我想那是一辆出租马车,"尼克尔贝太太仔细回想着,"尽管我不敢说它不是辆四轮轻便马车;总之,车是深绿色的,号码挺长,开头是0,末尾是9——不,开头是9,末尾是0,这才对呢,当然,要是到印花税务局去问,他们立刻会说出是出租马车还是四轮轻便马车——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有一扇车窗破了,反正我脸肿了六个礼拜——我想我们坐的就是那辆出租马车,我们后来弄清楚了,车顶一直是敞着的,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回事儿,要不是为了敞开车顶,他们额外跟我们要了一先令一个钟头的话,那好像是有法令规定的,或者是当时有这法令,它看来是条很不像话的法令——我不懂那一套,不过,我敢说,连谷物法[①] 也比不上那条国会通过的法令。"

尼克尔贝太太这时谈得快吃不消了,便一下子打住了,像她开始谈话时一样地突然,接着重复了一句凯特身体很好。"真的,"尼克尔贝太太说,"我看她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自从她同时得了百日咳、猩红热和麻疹以来,这是事实。"

"那信是给我的吗?"拉尔夫粗声喊着说,指指尼克尔贝太太

---

① 谷物法:英国的谷物输入限制法,于1846年废除。

手里的小包。

“是给你的，大伯，”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来，专为给你送信。”

“一路走到这儿来的！”莫尔伯利爵士大声说，趁机打听尼克尔贝太太从哪儿来。“可远得要命啊！你说有多远呐？”

“我说有多远！”尼克尔贝太太说。“我想想看。整整一英里，从我家门口到中央刑事法院。”

“不，不。没那么远，”莫尔伯利爵士急切地说。

“哎哟！真有那么远啊，”尼克尔贝太太说。“问问那位勋爵阁下吧。”

“我敢肯定说有一英里，”弗雷德里克勋爵郑重其事地说。

“一定有，一码也不会少，”尼克尔贝太太说。“通过整条新门街，整条便宜坊，整条朗巴迪街，顺着天恩教堂街走，然后沿着泰晤士街，一直走到斯匹格维芬码头。喏！那就是一英里路。”

“对呀，再想想，我应该说是的确如此，”莫尔伯利爵士应道。“不过你不一定想完全走着回去吧？”

“啊，不，”尼克尔贝太太接着说。“我坐公共马车回去。我那可怜的好尼古拉斯活着的时候，大伯，我到哪儿去也不坐公共马车。可是眼下，你知道——”

“对，对，”拉尔夫不耐烦地说，“你最好别等天黑就到家。”

“谢谢你，大伯，我应该这样，”尼克尔贝太太应道。“我想最好马上就告辞吧。”

“不呆一会儿——歇一歇？”拉尔夫说，他难得拿出茶点来，除非会捞到什么便宜的时候。

“哎呀，不啦，”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望了一眼钟面。

“弗雷德里克勋爵，”莫尔伯利爵士说，“我们跟尼克尔贝太太同路。我们护送她上公共马车吧？”

"当然，当然。好——好吧。"

"嗬！我可真不敢当！"尼克尔贝太太说。

然而，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和维里索夫特勋爵的盛意是不容推却的，他们丢下拉尔夫，他好像很懂事，觉得参加进去未免可笑，只做旁观者倒好些；尼克尔贝太太在两人左右陪同下离开了那座宅第，这位好太太得意忘形，一则有两位有爵位的绅士对她大献殷勤，二则深信现在至少有两份大财产和两个称心如意的丈夫由凯特随意挑选了。

一连串有关女儿的锦绣前程的想头一时潮涌而来，使她神魂颠倒；莫尔伯利爵士和他的朋友在这位可怜的太太深悔戴错了的帽子顶上互相使眼色，接着万分高兴地、而且恭恭敬敬地仔细讲说尼克尔贝小姐各方面的才华。

"这位和蔼可亲的姑娘一定会让你快乐之极、安慰之极、幸福之极呀，"莫尔伯利爵士装出最热情的声调说。

"确实是这样，阁下，"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她是个性格最讨人喜欢、心眼最善良的人儿——而且十分聪明！"

"她是聪明外露的呀，"维里索夫特勋爵说，好像对这方面他很会品评似的。

"我保证她是十分聪明的，阁下，"尼克尔贝太太应道。"她在德文郡上学的时候，是那儿公认的真正绝顶聪明的女孩儿，而且很聪明的那儿也有的是，这是事实——二十五个年青的姑娘，每年五十畿尼，杂费免收，两位道德尔小姐，都是最多才多艺的、文雅的、迷人的人儿——哎呀呀！"尼克尔贝太太说，"我将永远忘不了她在那家学校的时候给我和她的可怜的爸爸带来的欢乐，永远忘不了——每半年就来一封那么叫人高兴的信，通知我们她是全校第一名，比哪个学生都进步得快！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兴奋得不得了。所有的信都是姑娘们自己写的，"尼克尔贝太太

又说，“写好后，书法教师用放大镜和银笔给修一修；至少我认为是她们写的，尽管凯特没肯定过，因为她事后连自己的笔迹还认不出来呢；不管怎么样吧，我知道她们都是照一份通知抄写的，这当然是叫人非常高兴的事——叫人非常高兴。”

一路之上，尼克尔贝太太用这一类的回忆解闷，到了公共马车站，她的两位新朋友对礼节极端重视，马车不走，他们是万万不肯离开的，最后他们把帽子“整个摘下来”(这是尼克尔贝太太事后屡次郑重地对人讲的)，马车走远了，他们还在不住地吻他们的米黄色小羊皮手套，直到马车消失了踪影。

尼克尔贝太太往后靠着坐在车中最远的犄角里，闭上眼睛，纵情极其快意地沉思着。凯特一个字没提过她曾见过这两位绅士之中的哪一位；“这说明，”她想，“她已经对其中的一位大有好感了。”于是问题来了，是哪一位呢。那位勋爵最年青，他的头衔当然是最高的；然而，凯特不是这种条件所能动摇的姑娘。“我对她的心意决不加以约束，”尼克尔贝太太顾自思量着，“不过说实在的，我想那位勋爵和莫尔伯利爵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莫尔伯利爵士那个人儿那么殷勤周到，有绅士味儿，那么有礼貌，那么像样儿，那么会给自己说好话。我希望她看中莫尔伯利爵士——我看一定是莫尔伯利爵士！”然后，她忽然回想起自己过去说的预言，记得曾说过多少次：无家产的凯特会比别人家的有无数财产的女儿找到更好的丈夫；她以母亲的美妙幻想，想象着那么乐观地同新生活中的艰苦患难作斗争的可怜的女儿，想象着她的美丽的容颜和优雅的姿态，觉得一腔热情涌上心头，不禁滴下泪来。

此时，拉尔夫正在他的后楼办公室内走来走去，刚才发生的情况使他心烦意乱。如果说在人类中间他爱谁或者关心谁——即使是最一般的爱或者关心——那是极端荒唐的神话。虽然如

此，他常常无意中想到他的侄女，对她稍有同情和怜悯之意；冷淡和厌恶的暗云遮蔽了他眼前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凯特身上却有一缕非常微弱、苍白的光——最好的时候也不过如此了——但它是存在的，使那个可怜的姑娘在他眼中显得更美好、更纯洁。

“但愿，”拉尔夫想，“我根本没这么做。然而这一来，那个后生就离不开我了，而且总有钱能到手。出卖一个女孩子——让她碰上诱惑和侮辱，听到粗俗的话语。可是已经从他那儿得着近两千镑的好处了。呸！媒婆还不是天天在干这种事儿吗！”

他坐下来，搬着手指头算赚钱的可能性是大是小。

“假如今天我没把正确的路子指给他们，”拉尔夫想，“这个糊涂女人也会帮他们的忙。好吧。要是她的女儿能照我估量的那样不失自己的身分，会出什么毛病呢？受一点儿挑逗，丢一点儿脸，流几滴眼泪。不错，”拉尔夫出声地说，把铁保险箱锁起来。“她只能走着瞧。她只能走着瞧。”

第二十七章

尼克尔贝太太初会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两人的殷勤和兴趣大得无以复加。

尼克尔贝太太此次回到家里，觉得得意洋洋、十分了不起，这是好多天以来没有的事，因为一路之上，她完完全全陶醉在快活的梦想之中了。莫尔伯利·霍克夫人——是个独占上风的念头。莫尔伯利·霍克夫人！——上礼拜二，在汉诺威广场圣乔治礼拜堂，由可尊敬的兰达夫主教主持，北威尔士莫尔伯利城堡的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和德文郡已故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先生的独生女儿凯瑟琳结为夫妇。"没错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听起来太好了。"

这位乐观的母亲称心如意地在想象中办完了婚礼以及与之俱来的喜庆活动之后,接着想象凯特的光辉灿烂的新环境必然会给她带来的一长串的荣誉和特殊待遇。她在王宫中会受到引见,没问题。到了她的生日,那是七月十九日("上午三点十分,"尼克尔贝太太顺便想道,"我记得当时我问几点钟了"),莫尔伯利爵士将大摆筵席,招待他的全体佃户,并把上半年地租的百分之三点五退还给他们,此事会在上流社会的报刊上予以记载和详细叙述,使所有的读者都无限欢喜、赞叹。凯特的肖像会在至少五、六种年鉴中出现,对面的一页上会用精致的字体刊出"为莫尔伯利·霍克夫人画像题诗。 丁格尔比·戴伯爵士作"。或许某一种年鉴内容更加丰富,甚至有可能载有莫尔伯利·霍克夫人的母亲的肖像,由丁格尔比·戴伯爵士的父亲题诗。比这更意外的事情也发生过嘛。比不上她们母女的肖像也发表过。这位好太太想到此处,脸上不知不觉地做出睡眼蒙眬和张口呆笑的神态来,由于这一类肖像无不如此,它们总是那么可爱、那么动人,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吧。

尼克尔贝太太偶然会见了拉尔夫的有爵位的朋友们之后,整个晚上她便忙于胜利地建筑她的空中楼阁了;当夜她做了不少梦,也是同样有所预示的,充满希望的。第二天,她仍然怀着同样的念头——或许因为睡过了一夜,在光天化日之下略有减退——正在准备简单的午饭的时候,那个给她做伴也帮她做家务的女孩子非常慌乱地冲进房来通报,说有两位绅士在走廊里等着回话,想上楼来。

"我的天呐!"尼克尔贝太太叫着,赶紧整整她的帽子和额前

假发，“万一是——哎呀，一直在走廊站着——还不去把他们请上来，你这个笨货？”

那个女孩子领命而去，尼克尔贝太太慌慌张张地把剩下的吃喝东西都藏进碗橱，她刚刚罢手，坐下去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气来，两位完全陌生的绅士就来到了面前。

“你好？”一位绅士说，特别着重这句问话的第二个字。

“你好？”另一位绅士说，改变了重音，似乎免得单调。

尼克尔贝太太屈膝为礼，笑了笑，又行个礼，搓着手说她还没有——真的——那种荣幸——

“还没有认识我们的荣幸，”头一位绅士说。“吃亏的是我们，尼克尔贝太太。吃亏的不是我们吗，派克？”

“是我们，普拉克，”另一位绅士回答说。

“我们好多次觉得这是个遗憾，我相信，派克？”头一位绅士说。

“好多次了，普拉克，”第二位绅士回答说。

“可是现在，”头一位绅士说，“现在我们得到我们朝思暮想的幸福了，想得我们死去活来。我们是不是为之想得死去活来，派克？”

“你知道我们确是如此，普拉克，”派克抱怨着说。

“你听见他的话了，太太？”普拉克先生说，往四下望望。“你听见我的朋友派克作的无可怀疑的证词了——这一来提醒了我——礼节，礼节，在文明的交际界一定不能被忽视。派克——尼克尔贝太太。”

派克先生把手放在心窝上，深深地一鞠躬。

“我是不是照这个样儿作自我介绍，”普拉克先生说，“是不是由我来说我姓普拉克呢，还是请我的朋友派克（我已经把他作了正式介绍，有资格这样做了）来替我说我姓普拉克，尼克尔贝

太太；我要求跟你认识，是仅仅因为对你的福利特别关心呢，还是因为我该告诉你我是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朋友——尼克尔贝太太，这些都由你来决定吧。”

“只要是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朋友，那就是最好的介绍了，”尼克尔贝太太和蔼可亲地说。

“你说这话真让我高兴，”普拉克先生说着，把一把椅子拖到尼克尔贝太太身边，坐了下来。“你给我的极好的朋友莫尔伯利爵士这么高的评价，我听了心里真舒服。说句体己话，尼克尔贝太太。要是莫尔伯利爵士知道了，他可会开心死的——嘿，尼克尔贝太太，他可会开心死的。派克，坐下吧。”

“我的评价，”尼克尔贝太太说，这位可怜的太太满心欢喜，认为自己圆滑得出奇，“对莫尔伯利爵士这样的绅士来说，我的评价实在没什么要紧。”

“没什么要紧！”普拉克先生叫道。“派克，尼克尔贝太太的评价，对我们的朋友莫尔伯利爵士有多大关系呀？”

“有多大关系呀？”派克学着说。

“是啊，”普拉克重复着说，“是不是关系重大呢？”

“关系重大之极，”派克回答说。

“尼克尔贝太太不能不知道，”普拉克先生说，“那位可爱的姑娘给人的绝妙印象——”

“普拉克！”他的朋友说，“小心点儿！”

“派克说对了，”普拉克先生顿了一下，嘟哝着说。“我不该提这个。派克说得很对。谢谢你，派克。”

“哎哟，真的！”尼克尔贝太太心里想。“这么小心翼翼，我可从来没见过！”

普拉克先生装出十分不好意思的样子，过了几分钟，才继续讲话，请求尼克尔贝太太对他无意中说出的话不要在意——可

以把他看成没分寸、没脑筋的冒失鬼。只要她相信他是完全出于好意，他就提不出另外的对自己有利的要求了。

“不过，”普拉克先生说，“我看到一方是那么俏丽，那么可爱，另一方又是那么热情，那么忠实，我——原谅我，派克，我没打算接着谈这个。换个话题吧，派克。”

“我们答应过莫尔伯利爵士和弗雷德里克勋爵，”派克说，“我们今天上午来拜访，问你昨天晚上受了寒没有。”

“昨天晚上一点儿也没受寒，先生，”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多谢勋爵阁下和莫尔伯利爵士费心问候；一点儿也没受寒——这可是怪事儿，因为我确实是非常容易受寒的，真的——非常容易。我受过一次寒，”尼克尔贝太太说，“我记得那是一八一七年；等我想一想，四加五得九，再——不错，是一八一七年，当时我认为我再也好不了啦；千真万确，我认为我再也好不了啦。最后，用了一种不知你是不是凑巧也听说过的方法才给治好了，普拉克先生。你用一加仑的热水，热得你还能受得住的，加上一磅盐，六便士的顶细的糠，每天晚上临睡的时候，你坐下，把你的脑袋在水里泡上二十分钟；不说你的脑袋吧——至少把你的双脚浸在里面。这是个极其出奇的治疗法——极其出奇的治疗法。我记得，我头一次用它是在圣诞节后的那一天，到了第二年四月半，寒气就没有了。你一想起来就觉得妙不可言，因为我是从九月初得病的。”

“多大的灾难呐！”派克先生说。

“太可怕了！”普拉克先生叫着。

“不过我们知道了尼克尔贝太太的病给治好了，听她讲就不算白费劲，对不对，普拉克？”派克先生大声说。

“那种经过叫人听得心里扑通扑通地跳，”普拉克先生回答说。

“可是，得了吧，”派克说，好像忽然醒悟过来了，“我们可别只顾谈得高兴，忘了我们的任务。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尼克尔贝太太。”

“执行任务，”那位好太太大声说，心想肯定是来向凯特求婚的，这个想头在她心里活跃起来。

“是莫尔伯利爵士叫我们来的，”派克说。“你在家里一定闷得慌吧。”

“有点儿，说实在的，”尼克尔贝太太说。

“我们带来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问候，还要请求你一千次，请今天晚上去坐私人包厢看戏，”普拉克先生说。

“哎哟！”尼克尔贝太太说，“我从来不出门儿，从来不。”

“就是因为这个呀，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今天晚上你才应该出门呐，”普拉克先生劝说着。“派克，求求尼克尔贝太太。”

“噢，请你去吧，”派克说。

“你非去不可，”普拉克催促着。

“你们太客气了，”尼克尔贝太太说，一时拿不定主意了，“可是——”

“这回可用不着‘可是’，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普拉克先生劝说着，“词汇里没有‘可是’这个词儿。你的大伯会来陪我们，弗雷德里克勋爵会来陪我们，莫尔伯利爵士会来陪我们，派克会来陪我们——万万没有拒绝之理。莫尔伯利爵士给你派一辆四轮马车来——准六点四十分——你不会那么狠心叫大伙都失望吧，尼克尔贝太太？”

“你们这么催得紧上加紧，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位可敬的太太回答说。

“什么也别说了，一句话也不用说了，一句话也不用说了，我最亲爱的太太，”普拉克先生敦促着说。“尼克尔贝太太，”这位高

明的绅士放低了声音说，“我打算说几句话，不过说出来就是一种极其无关紧要、极其可以原谅的泄密，然而，我的朋友派克要是听见了——他这个人特别正直，尼克尔贝太太——等不到吃晚饭时候就会把我赶出去。”

尼克尔贝太太担心地瞧了一眼已经走到窗子那边的、有理不让人的派克；普拉克先生紧紧握住她的手，接着说：

“你的女儿获得了一个爱情的俘虏——可喜可贺。莫尔伯利爵士，我亲爱的太太，成了她的忠实奴隶。嘿！”

“哈！”派克先生在这节骨眼上叫了一声，从壁炉台上像演戏似的抓起一件东西。“这是什么！我瞧着什么呐！”

“你倒是瞧着什么呐，我亲爱的伙计？”普拉克先生问。

“瞧的是这张脸蛋，这个容貌，这副神气，”派克先生大声说，手里拿着一幅微型画像倒在椅子上，“画得不带劲儿，描得不够完美，可还是那张脸蛋，那个容貌，那副神气。”

“离这么远我都认得出来！”普拉克先生喊道，热情洋溢。“我亲爱的太太，这是不是依稀地像——”

“那是我女儿的画像，”尼克尔贝太太说，十分得意。她说得不错。小拉·克里维小姐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才送到家里来让她们看的。

派克先生刚证实了他的猜测完全不错，就拚命赞扬起那画像的出类拔萃的本人来；怀着一股奔放的热情，他吻了画像一千次，普拉克先生呢，把尼克尔贝太太的手紧贴到他的心窝上，亲亲热热地祝贺她有这么个女儿，以致眼泪汪汪起来，或者好像是眼泪汪汪起来了。可怜的尼克尔贝太太听着他们的赞语贺词，起初显出令人羡慕的心安理得之态，到后来，那种对全家的深情厚谊的表现让她乐不可支了，连那个在门口张望的侍女也脚底生根，叫两个友好的客人喜极若狂的神态给吓呆了。



派克先生发现了凯特·尼克尔贝的微型画像

欢天喜地的气氛渐渐减退，尼克尔贝太太对贵宾们哀叹起她的倒霉的命运来，并有声有色地讲说她乡下的老家：详细描绘了各个房间，连那间小储藏室也没漏掉，生动地回忆起走到院子里去要下多少级台阶，你走出客厅的门时往哪边拐，厨房里有什么主要设备。这最后一桩自然而然地使她讲到了洗衣房，在那儿她被那些酿酒的器具绊倒了，要不是一提到这个即刻让派克先生联想起他正“渴得要命”，她恐怕还要在那儿盘桓一个钟头呢。

“我告诉你吧，”派克先生说，“你要是派人到酒馆去打一壶不浓的两搭搀[1] 来，我是绝对准保要喝的。”

派克先生果然老实不客气地喝起来了，由普拉克先生作陪，尼克尔贝太太在一旁瞧着，对这两位客人颇为钦佩，一则由于他们不摆架子，二则由于他们能把着锡镴酒壶自斟自饮；这看来奇突的情景，是不难解释的：像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这样的绅士是靠小聪明过日子的（也许少一半是靠自己的小聪明，多一半是靠别人的不聪明），若碰到特殊困难，不免运转不灵，难于应付，于是惯于用喝一杯酒这个旧式的简单做法来解围。

“这么说，到六点四十分，”派克先生说着，站起身来，“马车就会来到这儿。再瞧一眼吧——再瞟一眼那张可爱的脸蛋儿吧。啊！就在这里。还是挺庄重的，还是那个样儿！”顺便说一句，这可是出奇的事儿，微型画像上的表情本来是很容易变来变去的。“嗨，普拉克！普拉克！”

普拉克先生没有回答，却十分热情、十分亲切地吻了尼克尔贝太太的手，派克先生也照办了，随后，两位绅士急忙退场。

尼克尔贝太太平时惯于相信自己是眼力相当锐敏、见解相当高明的，可是她对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满意过。

---

① 两搭搀：酒名，由麦酒和黑啤酒各半对搀而成。

她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琢磨到了。她从没见过莫尔伯利爵士和凯特在一起——甚至连莫尔伯利爵士的名字也没听说过——然而，她不是从一开头就跟自己说她已经看出局面如何了吗？还看出胜利在握了，因为现在已是万无一失了。即使这种对自己的恭维之辞算不了充分的证据，莫尔伯利爵士的那位知心朋友也一字不漏地把秘密都泄漏出来了。"我实在从心眼里喜欢那位亲爱的普拉克先生，千真万确呀，"尼克尔贝太太说。

在这个好运当头的时刻，却有一桩大事让她感到烦恼，那就是身边无人可以把她的心腹话加以倾诉。有一两次她几乎下了决心要径直走到拉·克里维小姐家里去，把什么都告诉她。"不过我说不准，"尼克尔贝太太想，"她是个大好人，可是比起莫尔伯利爵士来，她的身分就太低了，我们怎么能跟她结交呢。可怜的人儿！"在这样的郑重考虑之下，她丢开了拿那位渺小的人像画家当心腹的念头，只对那个侍女隐约而神秘地透露种种自己快要发迹的希望就满足了，女孩子听着这些即将飞黄腾达的模糊的暗示，极为钦佩。

迎接她的车子准时来到，不是出租马车，而是一辆私人的四轮轻便马车，后面跟着一名侍从，两条腿颇为粗大，倒显得身子太小了，但专就抽象的腿来说，大可摆在皇家艺术院展览会上作为规范。尼克尔贝太太上车之后，他一甩手关上车门，跳上去坐在后面，这一阵砰砰嘭嘭之声，煞是好听；这位太太一点也不知道他把他的长手杖的镶金头儿贴在鼻子上，这样极其无礼地给正好坐在她头顶上方的赶车人打了个暗号，只顾坐得直挺挺的，神气十足，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十分得意。

到了剧院门口，又是一阵子砰砰嘭嘭，还有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正在那儿等着把她送入包厢，一派恭恭敬敬，以致当有个很老的人，提着手提灯东倒西歪地走来，不经意地挡住了她的路

时，派克先生便满嘴咒骂着，吓唬着说要把他“杀戮”——尼克尔贝太太吓坏了，她多半是看见派克先生怒气冲冲，而不是根据过去所理解的这两个字的字义，猜想“杀戮”和流血基本上是一回事，不免惊恐万状，只怕惹出祸来。幸而派克先生的“杀戮”只限于口头上，他们才没有碰上什么严重阻碍，便走到了包厢，除了那照管包厢的人员不巧弄错了号码，招得这同一位好斗的绅士很想把他“打烂”。

尼克尔贝太太刚刚被安置在包厢帷幕后的扶手椅里，莫尔伯利爵士和维里索夫特勋爵就来到了，他们从天灵盖到手套的指尖，从手套的指尖到靴子的尖端，都打扮得文文雅雅，阔气之极。莫尔伯利爵士比上一天嗓子哑了一点儿，维里索夫特勋爵则显得睡眼朦胧，头昏脑胀；尼克尔贝太太根据这些迹象，加上他们俩都有点儿站立不稳，正确地断定他们已经用过晚餐了。

“我们刚才一个劲儿地——一个劲儿地——给你可爱的女儿祝酒，尼克尔贝太太，”莫尔伯利爵士悄声说，在她身后落了座。

“啊哈！”这位伶俐的太太想道，“酒后吐真言呀。——你太友好了，莫尔伯利爵士。”

“不，不，说心里话！”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应道。“你才友好呢，我说心里话。今儿晚上你来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你是说你把我请来，是非常友好，莫尔伯利爵士，”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把头一甩，显出特别机伶的神气来。

“我实在急于了解你，急于博得你的好感，实在愿意我们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如家人的和睦的谅解，”莫尔伯利爵士说，“所以你千万别以为我做什么事都没有私心。我自私得很；我就是——说心里话，我就是自私。”

“我敢保你不可能是自私的，莫尔伯利爵士！”尼克尔贝太太

回答说。“你的相貌多么坦率，大方，不可能这样。”

“你真是特别会看人呐！”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

“哪里呀，真的，我看什么也看不大透，莫尔伯利爵士，”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她那种声调听起来让这位准男爵体会到她确实是非常有眼力的。

“我可真怕你呀，”准男爵说。“说心里话，”莫尔伯利爵士重复着说，看了一下身旁的同伴们，“我怕尼克尔贝太太。她精明得不得了哇。”

派克和普拉克两位先生装神弄鬼地摇摇头，一齐说他们早已看出来了；听了这句话，尼克尔贝太太吃吃地笑起来，莫尔伯利爵士也笑起来，派克和普拉克则哈哈大笑。

“可是我的大伯在哪儿呢，莫尔伯利爵士？”尼克尔贝太太问。“他不在这儿我不该来。我希望他就来。”

“派克，”莫尔伯利爵士说，拿出他的牙签，懒洋洋地往后靠在椅背上，像是懒得编谎话来回答这句问话似的。“拉尔夫·尼克尔贝在哪儿？”

“普拉克，”派克说，学着准男爵的做法，把撒谎的事儿移交给他的朋友，“拉尔夫先生在哪儿？”

普拉克先生刚要说句搪塞的话，有几个人进入紧挨着的那个包厢，掀起一阵乱哄哄的声音，似乎把这四位绅士的注意力全给吸引去了，他们互相挤眉弄眼，意味深长。新来的那几位一起交谈起来，莫尔伯利爵士顿时显出十分用心倾听的样子，而且央求他的朋友们不要出大气儿——不要出大气儿。

“为什么呀？”尼克尔贝太太说。“怎么啦？”

“别出声！”莫尔伯利爵士回答说，一手放在她的胳臂上。“弗雷德里克勋爵，你听得出那是谁的话声吗？”

“我没听出是尼克尔贝小姐的话声才怪。”

"哎哟,老天爷!"尼克尔贝小姐的妈妈喊着说,把头伸到帷幕另一边去。"咦,真是——凯特,我亲爱的,凯特。"

"你来了,妈妈!太难得了!"

"难得吗,我亲爱的?不错。"

"嗨,是谁呀——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呀,妈妈?"凯特说,看见有个男人笑着用手背捂着嘴,她真有点畏缩了。

"你猜是谁呀,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往维蒂特利太太那儿探过身子去,提高了一点声音给那位太太听。"是派克先生、普拉克先生、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和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呀。"

"哎呀,天呐!"凯特着急地想道,"她怎么跟这种人闹到一块儿了!"

却说凯特由此心里非常着急,并大大吃了一惊,这还不算,不由得回想起拉尔夫的盛情的宴会上发生的情况,以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显得极其焦躁,这些迹象被尼克尔贝太太看在眼里,立刻认为是由强烈的爱情所引起的。然而,尽管这位精明的太太满心高兴,因为这个发现证明了自己善于体察,她作为一个母亲,却仍然对凯特放心不下,便战战兢兢地离开自己的包厢,赶快走进维蒂特利太太的包厢。维蒂特利太太深深感到跟一位勋爵和一位准男爵结识的荣幸,赶快跟维蒂特利先生打手势,叫他开包厢的门,于是,不到三十秒的工夫,尼克尔贝太太那一伙已经闯进她的包厢里来,给塞得满满当当,实际上,派克和普拉克这两位先生也只能把脑袋和背心挤进去罢了。

"我亲爱的凯特,"尼克尔贝太太慈爱地吻了她的女儿。"刚才你脸色可不好看啊!你把我吓坏了,真的!"

"那无非是想象罢了,妈妈——也许是——是——是灯光的

反照造成的，"凯特说着，不安地往四周一瞧，觉得没法子低声说几句劝说或者解释的话。

"你没看见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吗，我亲爱的？"

凯特微微点点头，咬着嘴唇向舞台转过脸去。

要拒绝莫尔伯利爵士可没那么容易，因为他向前探身，伸出一只手来；尼克尔贝太太好意地提醒女儿注意，凯特只得也伸出手来。莫尔伯利爵士握住了她的手不放，嘴里嘟嘟哝哝，说了一大堆奉承话，凯特难忘两人间发生的事，认为这些话进一步侮辱了她。接着是维里索夫特勋爵打招呼，接着是派克先生问候，接着是普拉克先生问候，最后，尤其让这位年轻姑娘难过的是，在维蒂特利太太的请求下，她不得不正式介绍了这几位丑恶的、让她万分气愤、深恶痛绝的人物。

"维蒂特利太太很高兴，"维蒂特利先生搓着手说，"我担保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阁下结识，我相信，阁下，我们会增进这份情谊的。朱丽亚，我亲爱的，你可别止不住过度兴奋起来，可别止不住。千万千万。维蒂特利太太生来太好激动，莫尔伯利爵士。是个烛花儿，灯心儿，鲜桃上的白霜儿，蝴蝶身上的绒毛儿。你一口气就能把她吹走，阁下，一口气就能把她吹走。"

莫尔伯利爵士似乎认为，假如真能把那位太太吹走，那就太方便了。不过，他说，双方是一样高兴的，维里索夫特勋爵也说，双方是一样高兴的，于是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在远处嘟哝着说，双方确乎是一样高兴的。

"我爱看戏，阁下，"维蒂特利太太说，淡淡一笑，"就是爱看戏。"

"不一不错。看戏挺好玩儿，"维里索夫特勋爵说。

"看了莎士比亚的戏我老是闹病，"维蒂特利太太说。"第二天我简直不能活；看了一出悲剧，那种反应可太大了，阁下，莎士

那老人面前，把一条胳臂搁在他的肩上，“我并不想发脾气，闹乱子——要是我显出要那样干的话，请你原谅，亲爱的伯父——可是你不知道我受了什么磨难，你实在不知道。你无法体会一个年青女孩子的心——我不该指望你能做到，不过，等我告诉了你我太可怜，我的心快碎了，我相信你就会帮助我。我相信，我相信你会！”

拉尔夫看了她一眼，然后背过脸去，不安地用脚敲打着地面。

“我一天天地挨着，”凯特说，弯下身子，怯生生地把她的小手放在他的手里，“巴望这种迫害会结束；我一天天地捱着，明明难过极了，还不能不装出高兴的样子来。没人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没人来保护我。妈妈以为那几个人都是正人君子，有钱有势，这点儿幻想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正乐得入迷，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把她的迷梦给打破呢？你把我安置在那位太太家里，但对她那样的人，我不能推心置腹，把这么微妙的问题吐露出来，所以终于来找你，我身边唯一的朋友——算得上朋友的几乎只有你一个人了——来请求、恳求你的帮助。”

“我该怎么帮助你呀，孩子？”拉尔夫说着，离开椅子站起身来，照老样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对那几个人中的一个可以起些作用，我知道，”凯特着重地回答说。“难道你不能说句话，来止住他们这种卑鄙的行动吗？”

“不行，”拉尔夫说，突然转过身来，“至少——那——即使起得了作用，我也不能说。”

“不能说！”

“不行，”拉尔夫站定了说，两只手在背后握得更紧了。“我不能说。”

太接着思索着说。“不错，我保证有这么回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正怀着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就在那个早上，一个像意大利人的孩子把我吓了一大跳。说实在的，幸而我的儿子，太太，”尼克尔贝太太跟维蒂特利太太低声说，“没变成莎士比亚那样的人物，要不然可就太可怕了！”

尼克尔贝太太讲完了这个有趣的故事，派克和普拉克一心为自己的主子尽力，提议在座的人中分一批到隔壁的那个包厢去；这预选工作安排得极其巧妙，尽管凯特竭力反对，也只得身不由己，让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把她带走。她母亲和普拉克先生陪他们过去，但这位可尊敬的太太，认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到，特意多加小心，整个晚上对她的女儿看也不看一眼，看样子专心致志在普拉克先生的谈话和玩笑上了，普拉克呢，他的特殊任务就是奉命监视尼克尔贝太太，便利用种种机会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留在邻厢，听维蒂特利太太讲话，派克先生作陪，必要时也插进一两句话。至于维蒂特利先生，他在成群的观众之中，忙不迭地对凑巧在场的那些朋友和相识说，他们看见的在上面跟维蒂特利太太谈话的那两位绅士，就是尊贵的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和他的亲密朋友，风流倜傥的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这样的介绍使得几个有身分的主妇怒火中烧、妒火盛燃，使得十六位待嫁的姑娘濒于绝望。

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然而，凯特还是不得不让那个讨厌的莫尔伯利爵士搀扶着下楼；而派克和普拉克两位先生使出巧妙之极的手法，让她和准男爵留在最后，而且——看来完全不是有意地——离别人稍远一点儿。

凯特急着往前走，想把她的胳臂解脱出来，莫尔伯利爵士说，“别忙，别忙。”

她不理他，仍然抢步前进。

“好，那么——”莫尔伯利爵士若无其事地说，立刻把她拉住了。

“你最好别打算拦住我，先生！”凯特生着气说。

“为什么？”莫尔伯利爵士回嘴说。“我亲爱的人儿，你呀，何必老是显得这样不高兴呢？”

“显得！”凯特气愤地重复着这两个字。“你怎么敢这样大胆跟我说话，先生——跟我搭话——闯到我面前来？”

“你一生气就更好看了，尼克尔贝小姐，”莫尔伯利爵士说，弯下身去，好把她的脸看得更清楚点儿。

“我极端讨厌你，蔑视你，先生，”凯特说。“你要是认为讨厌你、嫌弃你的神气有什么好看，你——让我找我的朋友们去，先生，立刻。到现在为止，要是我还有点什么顾虑的话，我坚决完全把它们丢开，而且你再是不马上让我走，我就要采取行动，让你也认识认识。”

莫尔伯利爵士微笑了，仍然盯着她的脸，不放松她的胳臂，往门口走去。

“你要是不尊重女性，不顾我的困难处境，还是这么没有男子气，粗暴地迫害我，”凯特说，她气得十分激动，简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我有个哥哥，他会饶不了你的，总有那么一天。”

“说心里话！”莫尔伯利爵士叫道，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一面说，一面用胳臂搂住她的腰，“这样儿，她比低着头、安安静静的时候更美了，我也更喜欢她了！”

她根本记不得自己怎么一来到了门廊上，朋友们正在那儿等她，但她完全不管他们，急忙穿过去，突然抽出胳臂来，跳上马车，一下子扑在最暗的角落里，放声大哭起来。

派克和普拉克两位先生得到了暗示，马上狂喊马车，弄得大

家一片混乱又跟各色各样的毫无妨害的旁观者拼命吵闹，趁着混乱之际，把受惊的尼克尔贝太太送上她的四轮轻便马车，让她安全上路，然后去关照维蒂特利太太，把她也搞得慌慌张张，不知所措，果然顾不得想到凯特了。不久，她坐了原来的车子走了，只剩下四位杰出的人物，在柱廊上痛痛快快地大笑了一场。

"听着，"莫尔伯利爵士对他的尊贵的朋友说，"昨天夜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是让我的手下人买通一名随从，打听到他们往哪儿走，然后我们再跟那位妈妈拉上关系，他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家了？啊，结果行了，不出二十四小时就办到了。"

"不—不错，"那个傻瓜说。"不过我一晚—晚上也没能离开那位老太太呀。"

"你们听听！"莫尔伯利爵士对他的两位朋友说，"听听这位不知足、只会抱怨的人物说的话吧。这还不足以叫人对天起誓再也不帮他搞计谋、耍手段了吗？这不是太岂有此理吗？"

派克问普拉克，普拉克也问派克，难道这不是太岂有此理吗？可是双方都不回答。

"这不是眼前的实情吗？"维里索夫特问。"刚才不是如此吗？"

"刚才不是如此吗！"莫尔伯利爵士重复着说。"你要怎么样才好呢？要是你这位勋爵没跟那家发傻的女主人搞得合得来，我们怎么能够跟她初次见面就都受欢迎——可以爱去就去，爱走就走，爱呆多久就呆多久，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呢？难道我惦记这个女孩子吗，除了做你的朋友，还会有别的想法吗？难道我没在她耳朵里一个劲儿地赞扬你，没为了你一整晚忍受她使性子、发脾气吗？你认为我是哪种人呢？我肯对无论谁都这么办吗——我不应该得到同等的感谢作为报答吗？"

"你是个好得要命的家伙，"那位可怜的青年贵族说，挽住了

他的朋友的胳臂。“千真万确，你是个好得要命的家伙，霍克。”

“我做对了，对不对？”莫尔伯利爵士问。

“全对一对。”

“照这个样儿，我就像条可怜的、发傻的、好脾气的、友爱的狗，是吧？”

“不一不错，不一不错；像个朋友，”对方回答说。

“那好，”莫尔伯利爵士说，“我就满意了。昨天晚上那位德国男爵和那个法国人把你的钱赢得干干净净，玩得真漂亮，我们这就走吧，去报复他们一下子。”

说了这些话，这位友爱的人物挽住了他伙伴的胳臂，带着他走出去，同时半面转身跟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使了个眼色，轻蔑地笑了一笑，那两个人把手帕塞在嘴里，以表明对他的整个手法无言的赞美；他们跟随着他们的主子和那个受骗的家伙走去，在后面保持着一小段距离。

第二十八章

尼克尔贝小姐备受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折磨，被复杂的困难和痛苦的处境弄得走投无路，终于只得走访伯父要求保护。

第二天早晨来临，带来了反思，这是每天早晨通常如此的；但在前一晚由派克和普拉克两位先生出人意料地积极努力拉拢到一起的人中唤起的一连串思绪是大不相同的。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心思——要是这个满腹计谋、头头是道的浪荡子的想法可以称之为心思的话；他的种种欢乐、痛

苦、悔恨和兴趣完全是个人的，似乎除了会让自己堕落下去、让他的虚有其表的人性堕落下去之外别无聪明才智了——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心思转到了凯特·尼克尔贝身上，总之，他所想的是，她无疑是个美人儿，以他的谈吐和经验去克服她的羞怯必然是毫不费力的，而且一旦得了手，只会增加他的荣誉，大大提高他在社会上的名声。最后这一点——莫尔伯利爵士并不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要是有些人听来觉得奇怪的话，那就不要忘记：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他们只是渴望着那个小范围之内的声誉和赞扬罢了。莫尔伯利爵士的天地里放荡的人们多得很，他就依此行事。

这样，不公平的事例、压迫人的事例、残暴的事例和过份顽固的事例，每天不断地发生在我们的中间。那些主要当事人完全不顾社会的舆论，令人大为惊奇，这样的高谈阔论是惯常能听到的，其实却是再荒谬也没有了。正是因为那些人参照了他们自己小范围中的舆论，才做出那类事来把广大世界给吓得目瞪口呆。

尼克尔贝太太的心思让她趾高气扬、得意洋洋起来；在极其如意的幻想的指导下，她立刻坐下来给凯特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完全同意凯特所做的选择，把莫尔伯利爵士捧上了天；为了让她的女儿真正心满意足，她断言如果让她在全人类中挑选的话，她选中的女婿也一定是他。然后，这位好太太先提了一下：她可以公正地认为，她在世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总不至于不懂得人情世态吧；接着传达了一大套在被人求爱期间适用的微妙的戒律，用她的个人经验来证实那些戒律是明智的。她说最要紧的是一个处女万万不能轻易表态，这不仅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而且有助于加强和提高求爱者的热情。“我这一辈子，”尼克尔贝太太又写道，“从来没像昨天晚上那么高兴过，我亲爱的，因为我看到你的脑筋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在她这封字迹不太清楚的长信

的结尾中，除了这种意见之外，还提出了种种暗示来表达她的欢喜，欢喜的是她的女儿把她的通情达理、慎重处世的高尚品德继承到那么大的一部分（她要是用心，可能有希望过了相当的时期能几乎全部学到手）。

这封长信用了两张信纸，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还画了好多横线，凯特收到一看，几乎发了疯，信里所祝贺的正是让她一直在卧室里流泪、不眠、整夜合不上眼的那件事；更糟、更苦的是她有必要对维蒂特利太太表示殷勤，前一晚的疲劳使得那位太太无精打采，自然指望女伴尽量高高兴兴。（要不然，她为什么得到食宿和工资呢？）至于维蒂特利先生，因为跟一位爵士握过手，并确实邀请他到家里来看望自己，就一整天走来走去，高兴得直打颤。那位爵士本人觉得想得太多难免劳神，于是以听派克和普拉克先生的谈话作为消遣，他们两个把他出钱买来的各种名贵的酒大喝特喝，来磨练自己的谈锋。

这时是下午四点钟——即凡夫俗子根据太阳和时钟所谓的下午——维蒂特利太太照常靠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听凯特朗读一部三卷本的小说，名为《芙拉贝拉夫人》，那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的阿尔方斯当天早晨从书房里找来的。此书对有着维蒂特利太太那种病的人再合适也没有了，因为书中从头到尾并无一行能够微乎其微地给活着的人一点点刺激。

凯特朗读下去。

"'舍丽节特'，芙拉贝拉夫人说，把她的老鼠般的双脚伸进蓝缎子拖鞋，上一天晚上，在明塞弗尼尔公爵家的舞厅里，就是这双拖鞋不知不觉地惹得她和那年轻的贝菲雷尔上校一半玩笑、一半生气地吵起嘴来的。'舍丽节特，我亲爱的，请你把花露水给我，我的孩子。'

"'谢谢你，'芙拉贝拉夫人说，这时又活泼、又忠诚的舍丽节

特把芳香的花露水大量地洒在芙拉贝拉夫人的手帕上，手帕是上好的亚麻布做的，四周缀有最好看的花边，四角有芙拉贝拉家族的花饰和华丽的纹章，'谢谢——可以了。'

"就在这个时候，芙拉贝拉夫人正把手帕凑在像精心雕刻出来的秀丽的鼻子上，闻那种可人的芬芳，她的闺房的门(被华丽的锦缎门帘巧妙地遮蔽着，门帘的颜色和意大利的天空一样)一下子给打开了，两名贴身男仆，身穿桃花色和金色的豪华制服，悄没声儿地走进房来，后面跟着一名穿长统丝袜的侍童，在两名男仆正从离她稍远之处致最文雅的敬礼之际，侍童已走到他的可爱的女主人脚前，跪下一条腿，托着一只华贵的镂花金盘，递上一封有香气的信。

"芙拉贝拉夫人不由得有点激动，急忙撕开信封，扯掉有香气的封蜡。那是贝菲雷尔写来的——年青、苗条、低声说话的贝菲雷尔——她自己的贝菲雷尔。"

"哟，妙哇！"凯特的雇主插话说，有时候她有点儿文学味儿，"有诗意呀，真的。把这段描写再念一下，尼克尔贝小姐。"

凯特照办了。

"真美呀！"维蒂特利太太说，叹了一口气。"那么撩人呐，是不是？那么软绵绵的？"

"对，我看也是，"凯特轻轻地回答说，"文文雅雅的。"

"把书合上，尼克尔贝小姐，"维蒂特利太太说。"今天我不能多听了。搅乱这段美妙的描写给我的印象就太可惜了，把书合上吧。"

凯特满心愿意地听从了；此时维蒂特利太太用无力的手举起杯子来，说她脸色苍白。

"是受了惊吓的缘故——昨天晚上，那么乱嚷嚷、闹哄哄的，"凯特说。

“多奇怪呀!”维蒂特利太太大声说,显然很惊讶。当然了,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实在会觉得奇怪:一个做女伴的居然会烦恼起来。一台蒸汽机或者别的精巧机器出了毛病,也比不上这个。

“你怎么会认识弗雷德 里克勋爵和另外那些可爱的人物呢,孩子?”维蒂特利太太问,仍然隔着杯子瞧着凯特。

“我在伯父家见过他们,”凯特说,觉得自己满脸绯红,因而感到烦躁,但一想到那个人就不免热血涌上两颊,无法压下去。

“你认识他们好多日子了吗?”

“不,”凯特接着说。“日子不多。”

“我非常高兴你那位可敬的母亲给我们机会认识他们,”维蒂特利太太拿着架子说。“有几个朋友也刚刚要给我们作介绍,太凑巧了。”

她这样说,免得尼克尔贝小姐因为认识维蒂特利太太所不认识的四位大人物(因为派克和普拉克也被包括在这些可爱的人物之列)而觉得体面、光荣、得意起来。其实这情况没有给凯特留下什么印象,她听了此话也就完全无动于衷了。

“他们要求我们允许他们来串门,”维蒂特利太太说。“当然我答应了。”

“他们今天会来吗?”凯特放胆发问道。

维蒂特利太太的答话被一阵大敲街门的乒乒乓乓声弄得听不见了,而且余音未尽,一辆漂亮的双轮马车便来到门前,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和他的朋友维里索夫特勋爵跳下车来。

“他们来了,”凯特说,站起来急忙走开。

“尼克尔贝小姐!”维蒂特利太太叫着,一个做女伴的未得她的允许竟敢离开房间,让她着实吃了一惊。“请你别惦记着走。”

“你太好了!”凯特回答说。“不过——”

“千万别叫我说太多的话,说得我发烦,”维蒂特利太太干脆

地说。"哎哟,尼克尔贝小姐,我请求——"

凯特说她身子不舒服,也没有用,因为不管敲门的人是谁吧,他们的脚步声已经上了楼梯。她刚刚重新坐下,那个有其名未必有其实的侍童蹿进房来,一口气通报了派克先生、普拉克先生、维里索夫特勋爵和莫尔伯利爵士的名字。

"世界上顶出奇的事儿,"普拉克先生说,极其亲切地向两位女士敬礼,"顶出奇的事儿。弗雷德里克勋爵和莫尔伯利爵士乘车来到大门口,派克和我正巧在敲门。"

"在敲门,"派克说。

"不管你们怎么来的,反正你们到这儿了,"维蒂特利太太说,她由于在那沙发上躺了三年半了,学会了一些像演哑剧似的优美姿势,这时做出其中最动人的一种,以便让客人们惊讶一番。"我很高兴,说实在的。"

"尼克尔贝小姐好吗?"莫尔伯利·霍克爵士低声向凯特搭话——但并不低得使维蒂特利太太听不见。

"嗐,她抱怨说昨天晚上受了惊,现在很不舒服,"那位太太说。"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的神经也完全支持不住了。"

"可是你的脸色,"莫尔伯利爵士说,转过身去,"可是你的脸色——"

"比什么都好,"派克先生说,帮了他的雇主的忙。当然,普拉克照样说了一句。

"恐怕莫尔伯利爵士很会奉承吧,勋爵阁下,"维蒂特利太太说,转向那位年青的绅士,他一直不出一声地用舌头舐他的手杖头儿,眼睛盯着凯特。

"嘿,拿手得要命!"维里索夫特应道。说完了这句漂亮话,又恢复了原状。

"尼克尔贝小姐的脸色也不差呀，"莫尔伯利爵士说，厚着脸皮用眼睛盯住她。"她什么时候都是俊俏的，不过，说句真心话，太太，你似乎把你的一部分美貌分给了她呢。"

那位可怜的姑娘脸上涨满了红晕，从这点看来，认为维蒂特利太太把她自己脸上的人为的鲜艳给了凯特一点儿似乎是有道理的。维蒂特利太太尽管微微有些勉强，也承认凯特的确容颜秀丽。她同时开始觉得莫尔伯利爵士并不完全是她最初想象的那么可人心意的人物；因为一个善于奉承的人，尽管他专门奉承你本人的时候显得非常可爱，一旦他夸奖起别人来，他的鉴别力就十分靠不住了。

"派克，"处处留神的普拉克先生说，看到了赞扬尼克尔贝小姐所起的作用。

"唔，普拉克，"派克说。

"有没有哇，"普拉克先生故作神秘的样子问，"有没有你认识的人，你一见维蒂特利太太的脸部侧影就想起来？"

"就想起来！"派克回答说。"当然有啊。"

"你是指谁呀？"普拉克说，仍然是那副神秘的样子。"英公夫人？"

"英伯夫人①，"派克回答说，龇着牙笑的神气还微微留在脸上。"那位容貌相仿的美人是伯爵夫人，不是公爵夫人。"

"不错，"普拉克说，"英伯夫人。像得出奇呀！"

"像得惊人之极！"派克先生说。

就是这么回事儿！两位诚实可靠的证人的证明，宣告维蒂特利太太跟一位伯爵夫人长得一模一样！这就是打进上流社会的好处之一。不用说，恐怕跟低级的人相处二十年也不会听见这句

---

① 这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英国公爵夫人"和"英国伯爵夫人"的略语。

话吧。真的，怎么能听得见呢？他们对伯爵夫人有什么认识呢？

维蒂特利太太贪婪地吞下这个钓饵，两位绅士由此测验出她好听奉承话到了什么程度，便进而把这种东西大量奉上，这一来，让莫尔伯利爵士得到机会去折磨尼克尔贝小姐，他说长道短，问东问西，弄得她万不得已，只好略作回答。同时，维里索夫特勋爵不受干扰地品尝着他的手杖的金质圆头儿的滋味，他本来可以一直这样干到底的，如果维蒂特利先生不回家来，使谈话转到他所喜好的题目上去的话。

"勋爵阁下，"维蒂特利先生说，"我很高兴——很荣幸——很自豪。请再坐下吧，阁下。我很自豪，真的——十分自豪。"

维蒂特利先生说的这些话让他的妻子暗中着恼，因为尽管她也是受宠若惊，洋洋得意，却愿意让贵宾们相信他们登门造访，并不稀奇，平时每天总有贵族们和准男爵们来探望的。然而，维蒂特利先生的情绪再也压制不住了。

"真正是一种光荣！"维蒂特利先生说。"朱丽亚，我的魂灵儿，这么一来，明天你就得闹病。"

"闹病！"维里索夫特勋爵叫道。

"是反应，勋爵阁下，是反应啊，"维蒂特利先生说。"整个神经系统极端紧张，阁下，后果是什么？没气力，没精神，消沉，疲乏，衰弱。阁下，如果塔姆里·斯纳菲爵士这会儿看见这位娇嫩的人儿，他不会拿啊——啊——这个来救她的命的。"为了说明这句话，维蒂特利先生从鼻烟盒里捏了一撮鼻烟，轻轻往高处一甩，表示病情稳定不下来。

"那个东西不行，"维蒂特利先生说，一本正经地往四下瞧着。"塔姆里·斯纳菲爵士不会拿那个去救维蒂特利太太的命。"

维蒂特利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几分有节制的高兴的样子，似乎谁有这么一个病得七死八活的妻子也是给自己增光不

少的事，维蒂特利太太则叹了一口气，只顾旁观着，好像她感觉到了那种光荣，但尽量温顺地忍受似的。

"维蒂特利太太，"她的丈夫说，"是塔姆里·斯纳菲爵士最心爱的病人。有一种新药，据说害了肯辛顿区沙石坑的一家子，但我看我可以冒昧地说，维蒂特利太太是吃那种药的头一个病号。我相信她是头一个。要是说错了，朱丽亚，我亲爱的，你就指出来。"

"我相信我是头一个，"维蒂特利太太有气无力地说。

永远精神十足的派克先生看他的主子似乎正在犹疑，不知怎么插进话去才好，便抓紧时机，为了说些切题的话，问了一声上述的那种新药好吃不好吃。

"不，先生，不好吃。连这么点好处都没有，"维蒂特利先生说。

"维蒂特利太太真是个不怕牺牲的人，"派克说着，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我看我正是那样的人，"维蒂特利太太微笑着说。

"我看你正是那样的人，我亲爱的朱丽亚，"她的丈夫说，声调之中似乎表露出他并不自负，但对那个称号肯定是义不容辞的。"要是有什么人，阁下，"维蒂特利先生扭转身子，对那位勋爵说，"给我指出比维蒂特利太太更不怕牺牲的人，我要说的话就是，我很愿意见见那个人，不论是男是女——没别的了，阁下。"

派克和普拉克即刻说，当然这话说得公正极了；此时，这次拜访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便按着莫尔伯利爵士的眼色行事，站起身来要走。莫尔伯利爵士本人和维里索夫特勋爵也站起身来。宾主多次声明了彼此之间的友谊，预言这种幸运的结识必然能带来无穷的乐趣，然后，客人告辞，并重新保证，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季节，维蒂特利夫妇的宅第都将接纳他们，使之四壁生

辉。

他们来访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季节——他们在那儿今天进午餐，明天吃晚饭，后天又进午餐，来来往往，习以为常——他们到公共场所结伴出游，有时在娱乐场所偶遇——在这些场合中，尼克尔贝小姐总受到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接连不断的纠缠，他开始感觉到（连他的两个食客也这样看）他有办法削弱她的傲气了——她呢，时时不得安宁，不得休息，除了晚间在屋里独坐，为一天所受的磨难流泪——这一切情况，当然都起因于莫尔伯利爵士手段之高和派克与普拉克协助能力之强。

这样，两周过去了。不用说，除了最蠢最笨的人们以外，谁都可以只会一次面就看得出来：维利索夫特勋爵，尽管是个贵族，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尽管是个准男爵，都不善于做别人最好的伙伴，至于在女士们中间，他们的习惯、举止、趣味或谈吐，也确实并不能让他们显得非常才华出众，这是不消说的了。然而，在维蒂特利太太看来，那两个头衔已经完全足够了；鄙俗成为幽默，粗野被冲淡而成为最动人的怪癖；骄横无非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表现，只有有幸跟上流人士交往的人们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既然这位主妇对她的新朋友们的行为作出了如此的解释，她的女伴怎么能劝导她去反对他们呢？既然他们在全家的女主人面前惯于不讲客气，对她雇用的人更会放肆到什么地步呢！然而，最糟的甚至还在后面。随着那讨厌的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缠着凯特，越来越不避讳了，维蒂特利太太对尼克尔贝小姐的杰出的魅力便起了妒忌之心。假如这种念头使她在那样的来客在会客室时把这位姑娘打发走，凯特只会觉得高兴之至，但愿常常如此，但不幸的是，她天生丽质，温文尔雅，具有百般风韵，千种才华，这对女性说来是最动人的伴侣；如果说这些品质在任何地方

都富有价值的话，在一个仅仅像个活木偶的女主人的家里，就更其如此了。结果是，凯特感到双重的屈辱，一则只要莫尔伯利和他的朋友们在场，她便万万不能脱身，二则，正因为这样，等他们走后，她就成为维蒂特利太太闹别扭、使性子的对象。她变得十二万分地苦恼。

维蒂特利太太对莫尔伯利爵士一直是不肯暴露真面目的，但碰到特别大动肝火时，便用女士们常用的说法，归因于神经不够健康。然而，维里索夫特勋爵也对凯特有些喜爱，因而维蒂特利太太本人成了次一等的人，这可怕的想头在她心里闪现出来，逐渐扩展，使她几乎充满了极其正当、极其高尚的愤慨情绪，觉得自己是个已婚妇女，又是品行端正的社会成员，那就有责任把这个情况赶快告诉"那个年青人"。

于是，第二天早晨，在小说朗读的间歇中，维蒂特利太太开口了。

"尼克尔贝小姐，"维蒂特利太太说，"我打算正正经经地跟你谈谈。我本来不好意思谈，实在不好意思，可是，你弄得我没别的办法了，尼克尔贝小姐。"说着，维蒂特利太太把头一甩——并不是激动地，只是富有正义感地——然后似乎有些激动地说话，以致她怕心悸的老毛病又要发作起来。

"你的举动，尼克尔贝小姐，"这位太太接着说，"远远不能让我满意——远远不能。我是确实非常盼着你好好干的，可是，说实在的，尼克尔贝小姐，如果你老是现在这么样，你就是不愿意好好干 。"

"太太！"凯特尊严地叫道。

"别用这种腔调来刺激我，尼克尔贝小姐，别这样，"维蒂特利太太说，有点儿发狠了，"难道你要逼我拉铃吗？"

凯特瞧着她，一声不响。

“你别以为，”维蒂特利太太又说，“你这么瞧着我，我就会把要说的话收回去，我认为这是我道义上的责任。你不必紧盯着我，”维蒂特利太太说，突然肝火发作了；“我可不是莫尔伯利爵士，哼，也不是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尼克尔贝小姐；我也不是派克先生，也不是普拉克先生。”

凯特又看了她一眼，但不像刚才那么有劲头了，她把一只胳臂肘支在桌面上，用一只手捂住眼睛。

“我是个年青姑娘的时候(顺便提一下，那个时候一定还过去不久)，假如出了这种事儿，”维蒂特利太太说，“我看无论谁也不会相信。”

“我也这么想，”凯特嘟哝着说。“我似乎命里注定得受的那些磨难，要不是身临其境，也是无论谁也不会相信的。”

“请你不要跟我说命里注定得受磨难，尼克尔贝小姐，”维蒂特利太太说，声调很尖，像她那样的大病人能用这个调子说话真是怪事儿。“跟我顶嘴可不行，尼克尔贝小姐。我听不惯，一分钟也不容许。你听见没有？”她加上这么一句，显然莫明其妙地等着对方回答。

“听见了，太太，”凯特回答说，“可是很吃惊——惊讶得不得了。”

“我总以为，就你的社会地位来说，你是个行为特别端正的青年人，”维蒂特利太太说，“而且你看上去很健康，服装也齐整，等等，我一直对你有好感，现在仍然如此，因为我觉得，对那位可敬的老太太，你的母亲，我得负一点儿责任。因此，尼克尔贝小姐，我必须爽爽快快地告诉你，请你留神听我说，那就是，对那几位到我家来做客的绅士，我坚决要求你马上改变你的冒冒失失的举动。那实在是不得体的，”维蒂特利太太说着，闭上她的规规矩矩的眼睛，“那可不成体统，太不成体统了。”

“喔!”凯特叫了一声，抬头看了一眼，紧握住双手，“这不是，这不是太苛刻，太叫人难受了吗！我竟然日日夜夜受着这种折磨，竟然几乎贬低了自己的身价，那么可耻地被人把我跟那几个人拉扯到一起；难道这还不够，还一定要也受到这种不公平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吗!”

“请你费心想一想，尼克尔贝小姐，”维蒂特利太太说，“你用了‘不公平’、‘毫无根据’这种字眼儿，实际上就是指责我说的是谎话。”

“正是这样，”凯特愤愤不平地说。“你这么责备我，是自发的也好，受人鼓动的也好，对我都是一样。我认为这就是说假话，撒大谎，故意冤枉人。怎么能够呢，”凯特大声说，“同样是个女人，就坐在我身边，却瞧不见那几个男人害苦了我？怎么能够呢，太太，你当时就在场，可是没注意到他们的眼光老是露出欺负人的放肆劲儿？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那几个放荡的家伙，一点儿不尊重你，一点儿不顾绅士身分，简直没脸没皮，到这儿来只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施展手段，糟害这个没倚没靠、无朋无友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即使不说出这些丢面子的话，也该可以指望从一位比她年岁大得多的人那儿得到一点女性的帮助和同情吧？我不——我无法相信!”

假如凯特稍稍懂一点儿世故，即使在被激怒了的情况下，她也肯定不会说出这种失算的话来。这种话所产生的效果，恰恰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观察家能预见到的。凯特抨击维蒂特利太太，说她不讲实话，她充分镇静地接受了，凯特对她诉说自己的苦楚，她也异常坚忍地倾听了。然而，一提到那几位绅士不把她放在眼里，她就显示出强烈的情绪，而随着这个打击，又跟着说她年纪大了，此话刚刚出口，她立即倒在沙发上，可怕地尖叫起来。

“出了什么事儿啦!”维蒂特利先生大声喊着，蹿到屋里来。

"天呐,我眼前是什么呀!朱丽亚!朱丽亚!抬眼望望,我的命根子,抬眼望望吧!"

然而,朱丽亚极其固执地低着头儿往下看,尖叫得更响了;于是维蒂特利先生拉了铃,在维蒂特利太太坐的沙发周围发狂地蹦跳,一声接着一声大喊塔姆里·斯纳菲爵士,坚决不肯稍停一下,问一问当前的情由。

"快跑,把塔姆里爵士请来,"维蒂特利先生叫嚷着,举着两个拳头吓唬那个侍童。"我早知道,尼克尔贝小姐,"他往周围瞧着,带着种伤心的胜利的神气,"这种交际她应付不过来。这全是精神问题,你知道,完完全全是这样。"说着,维蒂特利先生把维蒂特利太太卧倒的身子整个儿抱起来,送到床上去了。

凯特一直等到塔姆里·斯纳菲爵士来瞧了病后,向屋里一望,报告说,由于慈悲的上帝加以特殊照看(塔姆里爵士是这样说的),维蒂特利太太已经睡着了。于是她赶紧换了出外的衣服,留言说两个钟头之内就回来,然后匆匆走向伯父的住处。

对拉尔夫·尼克尔贝说来,这是个好日子——走好运的日子。他在小后屋里走来走去,双手在背后紧握着,在脑中把一天之内从业务上已经捞到或者快要捞到的那几笔钱都加在一起,于是他咧开了嘴,冷酷地笑了;那些直线和曲线所形成的坚定的笑纹,以及他的冰冷、明亮的眼睛里放射出的狡猾的眼光,似乎表示出:要是坚决或者诡诈可以增加收益的话,他不会不加以应用。

"好得很!"拉尔夫说,显然想到了当天的某种活动。"他反对放高利贷的,是吗?好,我们走着瞧吧。'诚实才是上策',是吗?我们也试试看吧。"

他停住脚,然后又走动起来。

"他很愿意,"拉尔夫说,开颜一笑,"拿他那众所周知的名誉

和行为来对抗金钱的力量——废物，照他的说法。嘿，这家伙不是个大傻瓜才怪！也是废物，废物！——谁呀？"

"我，"纽曼·诺格斯说，向屋里望着。"你的侄女。"

"她怎么啦？"拉尔夫尖刻地问。

"她来了。"

"来了？"

纽曼对着自己的小室晃了一下脑袋，表示她在那儿等着。

"她有什么事儿？"拉尔夫问。

"我不知道，"纽曼回答说。"要我问问吗？"他赶快加上一句。

"不要，"拉尔夫回答说。"把她领进来——你等一下。"他急忙把桌子上那个带锁的钱盒收起来，换上一个空钱包。"好了，"拉尔夫说，"现在让她进来吧。"

纽曼对这种举动冷笑了一下，招手叫年青的姑娘过来，给她搬了一把椅子，自己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出去，偷偷地回头望望拉尔夫。

"唔，"拉尔夫说，声调相当粗暴，不过，仍然比对别人的态度温和一点儿。"唔，我——亲爱的。怎么回事啊？"

凯特举目仰视，眼泪汪汪；她用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她又垂下头去，一声不响。她的脸背着拉尔夫，可是他看得出她在流泪。

"我猜得着为了什么！"拉尔夫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这样想道。"我能——我能——猜出来。得了！得了！"拉尔夫想着——注视着美丽的侄女的痛苦神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又有什么大不了？无非是几滴眼泪罢了，而且对她是个很好的教训——很好的教训。"

"怎么回事儿啊？"拉尔夫问，拉过一把椅子，对面坐下。

凯特突然沉住气，抬眼望着他，开口回答，倒叫他着实吃了

一惊。

“要是把我的来意说出来，先生，”她说，“你就会羞红了脸，听得耳朵发烧，而我讲的时候也会跟你一样。我受到了委屈；我的感情受到了侮辱、伤害，再也治不好了，而且都是你的朋友们干的。”

“朋友们！”拉尔夫严厉地叫着。“我可没有朋友啊，孩子。”

“那么，就是我在这儿见过的那几个人，”凯特立即回答说。“假如他们不是你的朋友，而你实在是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的——嘿，那你就更无耻了，伯父，因为你把我跟他们弄到了一块儿。出于对你那些客人的误信，或者不够了解，就让我在这儿来受这份罪，这是需要有充分的借口的；可是你这么干了——现在我相信你是干了——你很了解他们，这是再卑怯而残暴不过的。”

听了这段坦率的话，拉尔夫后退了一步，觉得万分惊恐，用最冷酷的眼光盯着凯特。但她却以自尊的、坚定的眼光回敬，尽管她脸色非常苍白，竟显出前所未有的高洁和美丽，简直容光焕发。

“我看，你的血性有点像那个男孩子，”拉尔夫用他的最刺耳的声调说，因为她眼光一闪，多多少少地让他想起上次跟他见面的尼古拉斯。

“我希望有点儿像！”凯特回答说。“我明白这一点，应该感到自豪。我很年青，伯父，我的处境那么艰难困苦，把我的血性压下去了，可是今天，我无名火起，忍无可忍了，不管出什么事，我是你弟弟的孩子，我决不能再忍受这种侮辱。”

“哪种侮辱哇，孩子？”拉尔夫尖刻地问。

“别忘了在这儿发生的事儿，问你自己吧，”凯特回答说，满脸通红。“伯父，你一定得——我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从眼前这种卑鄙可耻的交往中解救出来。我并不想，”凯特说，赶快走到

凯特后退了一两步，瞧着他，好像有点儿怀疑，怕是自己听错了。

“我们在生意上有来往，”拉尔夫说，脚趾和脚跟轮换地一起一落，来保持身子的平衡，冷冷地盯着他侄女的脸，“在生意上，我得罪不起他们。究竟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有难处，这是你的一种难处。有些女孩子，有这样献殷勤的绅士拜倒在她们脚下还觉得得意呐。”

“得意！”凯特叫着。

“我不敢说你蔑视他们是不对的，”拉尔夫说，举起一个食指，“是啊，在这一点上你显得很有头脑，真的，我一开头就想到你会这样做的。嗯，在所有别的方面你都很有天赋。没什么太受不了的。那位年青的贵族紧追着你不放，在你耳边说些昏头昏脑的疯话，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一种不光彩的激情。随它去就是了，闹不了多久的。总有一天会涌现些别的新鲜事儿，你就能脱身了。眼前这一阵子——”

“眼前这一阵子，”凯特插嘴说，理所当然地有些自豪和气愤，“我难免成为女性的笑料，男性的玩物；所有正派的妇女都会责备我，所有纯朴的男人都会小看我；自己降低了人格，使别人不把我放在眼里。不行，我宁可让我的双手磨成枯骨，宁可拼命干顶苦顶累的活儿。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会辜负你的推荐。我一定留在你给我安置的那一家，一直等到合同期满了再走——可是，你听着，我可再不见那几个人了！我走后，一定躲着他们，躲着你，尽力干活儿，供养我的母亲，至少我要平平安安过日子，相信上帝会帮助我。”

说罢，她一挥手，离开那个房间，剩下拉尔夫·尼克尔贝，一动也不动，像一座雕像。

凯特关上房门，看见纽曼·诺格斯直挺挺地站在一个挨着

门的壁龛里，像个稻草人或者放在冬季营房前的盖伊·福克斯像[①]，把她吓得几乎大叫起来。纽曼用一个手指按在嘴唇上，她才控制住了自己。

"别出声，"纽曼说，从壁龛里溜出来，陪她穿过门厅。"不要哭，不要哭。"说着，两滴很大的眼泪却从纽曼自己的脸上淌下来。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怜的诺格斯说，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挺旧的抹布似的东西，给凯特擦眼睛，擦得那么轻，拿她当个娃娃似的。"你现在动感情了。不错，不错，很好；做对了，我愿意你这样。不在他面前动感情，就是做对了。对，对！哈，哈，哈！是啊！可怜的孩子！"

说着这些断断续续的话，纽曼用前面提到的那块抹布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街门，开门让她出去。

"不要再哭了，"纽曼低声说。"我就会见到你的。哈！哈！哈！还有个别人也一定跟你见面。对，对。嘀！嘀！"

"上帝保佑你，"凯特说着，急忙走出去，"上帝保佑你。"

"上帝也保佑你，"纽曼又把门开了一道小缝，这样接着说。"哈，哈，哈！嘀！嘀！嘀！"

纽曼·诺格斯重新开了门，高高兴兴地点着头儿笑起来——然后关上门，悲悲切切地摇着头儿哭起来。

拉尔夫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见关门的声音，才耸耸肩，在屋里打了几个转儿——起初走得很快，然后渐渐慢下来，恢复了老样子，在书桌前坐下。

有些和人性有关的问题，可以记录下来，却不容易解答，这

---

① 盖伊·福克斯：1605年英国火药阴谋事件的主谋者，于11月5日被捕。后来，每年的那一天晚上，盛行于街头焚烧他的怪诞模拟像的风俗，并放焰火以示庆祝。

里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拉尔夫哄骗了那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尽管此时并无后悔之意，尽管他那些放荡的主顾所干的事正中下怀，正合他的心愿，正是对他极为有利的，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痛恨他们那种行为。

“啊哼！”拉尔夫说，皱着眉四望，脑中浮现出那两个浪子的面孔，便握紧了拳头，对着他们晃晃，“你们会受到报应的。嘀！你们会受到报应的！”

这个放债人转向账本和单据来安慰自己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门外正在演出一场戏，万一他知道了，必然会吃惊不小。

演员只有一个，就是纽曼·诺格斯。他站在近处，面对着门；上衣的袖子挽到手腕上，正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打空拳，打得痛痛快快，劲头十足，熟练之至。

乍一看去，好像这仅仅是一个坐惯了的人，明智地以练功作为预防措施，这样来扩展前胸，增强臂力的。但是，纽曼·诺格斯满脸是汗，显得极其热烈，极其高兴，以惊人的力量接连不断地对着那块大约离地五英尺八英寸的门板打去，而且不知疲倦地不歇一分钟，一个劲儿地打去，足以使一个留心的旁观者看出，纽曼正在无形中把那位有形的欢蹦乱跳的雇主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给打个半死。

第二十九章

事关尼古拉斯的某些行动，以及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的剧团内部的某些分歧。

克拉姆尔斯先生在朴次茅斯的试演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和声

誉，他便把访问这个城市的期限比原定的延长两周，在这期间，尼古拉斯扮演了各色各样的角色，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把许许多多从来没看过戏的人吸引到剧院来，因而团长认为举行一次义演，估计收入会不在少数。尼古拉斯对所谈的条件表示同意，义演举行了，他由此得到的那一笔钱竟有二十镑之多。

得到了这笔意外的钱财，他首先给忠诚老实的约翰·布劳迪寄去那笔出于友情的贷款，附带写了不少致谢致敬的话，以及对他婚后生活的亲切祝福。他又把自己所得的半数寄给纽曼·诺格斯，求他便中偷偷交给凯特，并转达对她的最深切的钟爱之情。他没提到自己得到工作的情况，只通知纽曼，来信写他的化名，寄朴次茅斯邮局，即可妥收无误，还求他这位好友详细写来母亲和妹妹的情况，并叙述一下他离开伦敦后拉尔夫·尼克尔贝为她们做的种种大好事。

"你呀，无精打采的，"发信之后的晚上，斯麦克说。

"我才不呐!"尼古拉斯应道，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怕说了真话，这个少年就会一整夜不好受，"刚才我在想我妹妹呢，斯麦克。"

"妹妹!"

"是啊。"

"她长得像你吗?"

"啊，人家都说像，"尼古拉斯回答说，笑了，"不过比我漂亮得多。"

"她一定是非常好看的，"斯麦克叉着手，眼望着他的朋友，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管是谁，只要不像我跟你这么熟，我亲爱的伙伴儿，都会说你很有才气，会说奉承话，"尼古拉斯说。

“我连什么叫奉承话都不懂呐，”斯麦克摇着头说。“我能见得着你妹妹吗？”

“当然了，”尼古拉斯大声说，“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大伙儿会团圆的——等我们有了钱，斯麦克。”

“你对我这么好，这么亲近，可没一个人对你好，这是怎么回事呢？”斯麦克问。“我实在摸不清。”

“唁，说起来话就长了，”尼古拉斯回答说，“说了你也不容易听得懂，我看。我有个对头——你知道什么叫对头吗？”

“知道哇，我懂得，”斯麦克说。

“嗯，就是因为他，”尼古拉斯说。“他有钱，要惩治他可不像惩治你的老对头斯奎尔斯先生那么容易。他是我的伯父，可他是个恶棍，他冤枉了我。”

“是真的吗？”斯麦克问，急切地往前探身。“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吧。”

“拉尔夫——拉尔夫·尼克尔贝。”

“拉尔夫·尼克尔贝，”斯麦克重复着说。“拉尔夫。我得把这个名字牢记在心里。”

他把这个名字小声嘟哝了差不多二十遍，让一阵很响的敲门声给搅乱了。他还来不及开门，哑剧演员福雷尔先生的脑袋便伸了进来。

福雷尔先生经常戴一顶圆圆的帽子，帽顶高得出奇，帽檐紧紧卷起。此次他戴得大歪而特歪，而且是反戴的，因为前半部已陈旧不堪；他颈上围了一条火红色的绒线围巾，它的零乱的穗子从破旧的长外衣下面露出来，外衣紧裹在身上，从下到上扣着一大行钮扣。他手里拿着一只挺脏的手套和一根便宜的带玻璃把手的手杖；总之，他的整个外貌非常潇洒，对于梳妆方面显得比平时注意得多、仔细得多。



哑剧演员福雷尔先生

“晚安，先生，”福雷尔先生说，摘下礼帽，用手指拢着头发。“我来送封信。嗯哼！”

“谁写来的，有关什么事？”尼古拉斯问。“今天晚上你特别鬼鬼祟祟的。”

“也许是冷的关系，”福雷尔先生回答说，“也许是冷的关系。这不是我的错，是我的身分的错，约翰逊先生。我的身分是双方的朋友，义不容辞，先生。”福雷尔先生顿了一下，显出十分非同小可的神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手伸进帽子，拿出一只折叠得怪模怪样的淡赭色小纸套，又从这使它不受沾污的纸套里取出一封短简，把它递给尼古拉斯，说道：

“劳驾看看这个吧，先生。”

尼古拉斯大为惊讶，接过那封短简，拆开封蜡，一面瞅着福雷尔先生，只见他十分庄严地紧皱双眉，撅起了嘴，正坐在那里，眼睛直瞪着天花板。

信上写明烦请奥古斯塔斯·福雷尔绅士递交约翰逊绅士，措辞简洁明了，使尼古拉斯觉得越发奇怪了。其内容如下：

伦维尔先生向约翰逊先生致意，如蒙告知明晨何时有便在剧场与伦先生相会，不胜感谢，届时当在大家面前抻约先生的鼻子，以示羞辱。

伦维尔先生恳请约翰逊先生不可玩忽，务必约定相会，因已邀请二三同行友人参加观礼，无论如何不能令他们失望。

朴次茅斯，礼拜二晚。

尽管这蛮横无礼的挑战书使他恼火，其中却有些非常莫明其妙之处，尼古拉斯只得咬着嘴唇看了两、三遍，才摆出沉着、严肃的神气来说话；那个有敌对态度的使者呢，眼光一直没有离开

天花板，脸上的表情也丝毫没有改变。

“你知道这封短简的内容吗，先生？”他终于问道。

“知道，”福雷尔先生说，往周围看了一眼，马上把眼光又盯着天花板。

“那你怎么竟敢把它送到这儿来，先生？”尼古拉斯问，把它撕得粉碎，把纸片朝对方身上用力抛去。“难道你不怕给踢得滚下楼去吗，先生？”

福雷尔先生把他那点缀着几片碎纸的头转向尼古拉斯，照旧不动声色地摆着架子简短地说，“不怕。”

“那么，”尼古拉斯说，拿起那顶大礼帽，朝门口扔去，“你还是跟着你的帽子为妙，先生，要不然，过了十几秒钟，你就会知道你大大地失算了。”

“听着，约翰逊，”福雷尔先生忽然架子全没了，劝告着说，“不要来这一套，你知道。别拿一位绅士穿戴的东西开玩笑。”

“离开这间屋子，”尼古拉斯应道。“你怎么竟敢到这儿来办这种事儿，你这下贱东西？”

“嘿！嘿！”福雷尔先生说，把围巾解开，慢慢地摘下来。“好了——够了。”

“够了！”尼古拉斯叫道，走向他的面前。“去你的吧，先生。”

“嘿！嘿！我告诉你，”福雷尔先生应道，挥着手求对方别再发火，“我并不是认真的。我送信来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最好留点儿神，别再开这种玩笑了，”尼古拉斯说，“要不然，你会认识到：提起抻鼻子来，就会让人想到你的玩笑不怀好意。信也是写着玩的吧，请问？”

“不是，不是，这倒是顶呱呱的，”那位演员回答说，“实在是认认真真的——没错儿。”

尼古拉斯对着眼前这位奇特的人物，禁不住笑了一笑，原来

福雷尔先生经常是引人发笑的时候多，惹人动气的时候少，此时更是这样，因为他一条腿跪在地上，那顶旧帽子在他手里滴溜溜地转，他装出最着慌的神气来，好像只怕碰掉帽子上的绒毛似的——其实，不消说得，他的帽子好几个月以来已经是光秃秃的了。

"好吧，先生，"尼古拉斯说，忍不住笑起来。"劳你驾给我解释解释。"

"嗐，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福雷尔先生说，十分冷静地在一把椅子里落了座。"自从你来到这儿，伦维尔就完全降格到干第二流的活儿了，而且，过去他每天晚上老是得个满堂彩，现在呢，他出他的台，人家把他当做无名小卒。"

"'满堂彩'是什么意思？"尼古拉斯问。

"老天爷啊！"福雷尔先生叫道，"你真是个不懂事的小领导，约翰逊！还用说吗，就是你一上场，大家拍手欢呼呗。一晚又一晚，老没人给他鼓掌，你呢，至少给你鼓两回，有时候三回，到后来闹得他简直走投无路了，昨天晚上在扮演蒂巴尔特的时候，有点想拿一把真剑来扎你一下子——不是扎中要害，而只想弄得你一、两个月起不了床。"

"真是手下留情啊，"尼古拉斯说。

"不错，我看这是情况使然；他的舞台声誉快垮了，"福雷尔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但他下不了狠心，就想打别的主意来跟你为难，同时恢复自己的声望——因为这才是要害。出名，出名，要的是名。哎哟，他要是扎了你，"福雷尔先生顿了一下，心里计算起来，"可就值钱了——嗬，他可以每周多得八个或十个先令。全城的人都会前来看这位几乎误杀了人的演员；如果伦敦把他请去，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可是，他不能不试试用别的办法来出名，这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这是个巧妙的主意，真的。要是你表示

胆怯，叫他擤了你的鼻子，他就会给登在报上；要是你控告他要杀害你，也会上报，他就会跟你一样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你还不明白吗？"

"啊，当然，"尼古拉斯接着说，"不过要是我占了上风，擤了他的鼻子呢？那会对他有利吗？"

"唔，我看不会，"福雷尔先生抓着头皮回答说，"那就没有什么风头可出了，他也不会出名了。不过，跟你说实话吧，他也没往这方面去多想，因为你一向说话和和气气，跟女人们那么合得来，我们并不以为你会动武的。然而，如果你动武的话，他也有办法不费劲就拔出腿来的，没错儿。"

"有办法？"尼古拉斯接着说。"明天早上看吧。眼下，你可以随你的便去把我们俩见面的经过说说。再见吧。"

福雷尔先生是演员们众所周知的好耍鬼把戏的人，而且绝对无所顾忌，所以尼古拉斯觉得他很可能暗地鼓动那个悲剧演员采取这个手段，而且，要不是他来传信时，碰上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抗议，搞得他很狼狈，他还会把高压手段施展出来呢。然而尼古拉斯认为用不着跟他太认真，便把这位哑剧演员打发走了，只稍微透露了一下口风，假如他再敢无礼，就会受到打破头的处分；福雷尔先生对此警告作出善意的理解，便跑去跟他的头目谈话，用他觉得最适于把这次玩笑开下去的办法报告了此行的经过。

当然，他报告说尼古拉斯万分害怕，唯恐受重伤；等到第二天，这位年青的绅士按平时的时间不慌不忙地走进剧院时，发现全体演员都已在场，显然是专候观战，而伦维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像在舞台上一样，还吹着挑战的口哨。

却说绅士们（出于嫉妒）都支持那失望的悲剧演员，所以围

着这勇猛的伦维尔先生聚成一小堆，女士们则支持尼古拉斯，有点胆怯心焦，在稍远的地方旁观。尼古拉斯停步对她们打招呼的时候，伦维尔先生轻蔑地笑了一笑，讲了几句关于小狗成长史的一般性议论。

“嘿！”尼古拉斯说，从容地环视四周，“你准备好了吗？”

“贱货！”伦维尔先生回敬道，挥挥右胳臂，迈开舞台上的大步走近尼古拉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为什么他显得有点吃惊，似乎尼古拉斯不像他预料的那么惊慌，他突然很尴尬地站住了，这一来，聚在一起的女士们忍不住尖声笑起来。

“被我蔑视、叫我怨恨的家伙！”伦维尔先生说，“我看不起你。”

这种表现，尼古拉斯觉得颇为意外，乐得大笑起来；而那些女士笑得更响，以示对他的鼓励；这一来，伦维尔先生极其怨恨地微笑着说她们都是“得宠的奴才”。

“可是她们救不了你！”这位悲剧演员说，把尼古拉斯从下往上看，从靴子看到头顶，然后从上往下看，从头顶看到靴子——这两眼，谁都知道，在舞台上是表示轻蔑的。“她们救不了你啊——毛孩子！”

这样说着，伦维尔先生把两臂交叉起来，对尼古拉斯做出一副他在情节剧中对暴君常用的表情来，当时，暴君们说“把他带走，关在城堡壕沟底下最深的地牢里去”这句话，加上些铁镣的当啷啷的声音，过去总会产生很好的舞台效果的。

然而，不管是不是因为没有铁镣，伦维尔先生的话对他的敌手并没有产生多么深的印象，反倒似乎加强了他的高兴的神色；比试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两位绅士，本是特意来观看伦维尔抻尼古拉斯的鼻子的，觉得不耐烦了，嘟嘟哝哝地说，要是还想比试的话，还是马上动手的好，要是伦维尔先生不想比试了，就不

如明说，别叫人家在那儿等着了。在这样催促之下，这位悲剧演员把上衣的右袖口翻起来以便行动，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尼古拉斯从容地让他走到了必要的距离之内，便丝毫不动声色地把他打倒了。

这位给打败的悲剧演员还没能把头从舞台上抬起来，伦维尔太太（前已暗示，她怀孕了）就从女士们的后排猛冲过来，尖声大叫，扑在他的身上。

"你瞧见这个没有，凶神？你瞧见这个没有？"伦维尔先生喊叫道，坐了起来，指着那紧紧抱住他的腰、趴在那儿的夫人。

"喂，"尼古拉斯点点头说，"昨天晚上你给了我一封狂妄的信，快道歉吧，别再耽误工夫说闲话了。"

"绝对不干！"伦维尔先生叫着。

"干——干——干！"他的妻子尖声喊道。"就为了我的缘故——为了我，伦维尔——别来这一套装模作样了，除非你存心要我伤透了心，死在你的脚下。"

"这一下打动了我！"伦维尔先生说，向周围看着，用手背擦眼睛。"天然的牵累可厉害呀。我这个软弱的丈夫，我这个做父亲的——将来的父亲——心软了。我道歉。"

"低头了吗，服了吗？"尼古拉斯问。

"低头了，服了，"悲剧演员回答说，瞪着眼往上看。"可是仅仅为了救她——因为迟早有一天——"

"好极了，"尼古拉斯说，"我希望伦维尔太太有个好孩子；等孩子生下来了，你当了父亲，要是你有勇气的话，就撤销原议吧。好啦。小心点儿，先生，别让你的嫉恨下次使你闹得不像样子；还得小心点儿，在你闹得太凶之前，先得看准你的对手的脾气。"尼古拉斯发出了这个分手前的劝告，拾起伦维尔先生飞出手的槐木手杖，把它折为两段，朝他扔过去，并向观众微微弯身致意，然

后走出去。

当晚尼古拉斯得到了最高的尊敬，早上非常急切地想瞧他叫人抻鼻子的人们，抓住机会，把他拉到一边，亲亲热热地对他说，他对待伦维尔竟然那么有分寸，他们认为真是够朋友，因为伦维尔这个家伙讨厌之极，大家或先或后地作出不约而同的打算，想给他适当的惩罚，只是有些怜悯之心，尚未执行罢了；的确，根据这一类事件千篇一律的结果来看，再也没有像克拉姆尔斯先生的剧团里那一群男成员那么大慈大悲的人了。

尼古拉斯对待这次比试的胜利，和对待在剧院的小世界里的成功一样，都是非常有节制而心平气和的。那个垂头丧气的伦维尔先生拼死努力，要报一击之仇，便打发一个男孩子到楼座去给尼古拉斯喝倒采，却挨到了观众的斥骂，立刻被人赶出剧场，票价也没退还。

“喂，斯麦克，”第一出戏演毕后，快换好衣服即将回家的时候，尼古拉斯说，“有什么信吧？”

“有，”斯麦克回答说，“ 这是我从邮局取来的。”

“纽曼·诺格斯写来的，”尼古拉斯说，瞧着信封上难认的姓名地址，“认出他的笔迹可不容易。我来试试看——试试看。”

他盯着那封信，看了半个钟头，才算把内容弄明白了，这一来当然不会让他心境平静。纽曼做主把那十镑钱退回来了，说他了解到，尼克尔贝太太也好，凯特也好，目下都不急着用钱，说也许过不了多久尼古拉斯自己倒会比她们还用得着；说他要讲几句话，叫尼古拉斯千万不要惊讶——并没有坏消息——她们身体很好——不过，他认为可能会发生一些情况，或者正在发生一些情况，使得凯特绝对需要她哥哥的保护，纽曼还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会写信告知不误，不是由下一班邮递，就是由再下一班邮递。

尼古拉斯把这一段读了好几遍，他越想就越怕是拉尔夫想搞什么阴谋。有一两次他不由得想不顾一切返回伦敦，一个钟头也不耽误，但稍一思索，又认定这个行动若是必要的话，纽曼不会不立刻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的。

“无论如何，我应该让这儿的人们有所准备，我可能会突然离开，”尼古拉斯说，“我得赶快跟他们讲。”这样想着，他拿起帽子，急忙赶到后台的演员休息室去。

“喂，约翰逊先生，”克拉姆尔斯太太说，她正坐在那儿，一身王室服装，怀里搂着扮演少女的神童，“下礼拜到莱德去，然后到温彻斯特，然后到——”

“我有点理由相信，”尼古拉斯打断了她的话说，“恐怕等不到你们离开这儿，我跟你们的关系就要结束。”

“结束！”克拉姆尔斯太太叫道，惊讶得举起了双手。

“结束！”斯内夫利契小姐叫道，穿着紧身服，大大地发起抖来，竟然伸手搭在团长夫人的肩膀上，以免跌倒。

“哼，他说要走可不是真心话！”格拉敦太太嚷着说，朝克拉姆尔斯太太一路走去。“好家伙！胡扯。”

神童生来好动感情，而且容易激动，禁不住大叫一声，而贝尔伐尼小姐和勃拉伐萨小姐则当真流下泪来。连那些男演员也中断了谈话，跟着说了一声“要走！”尽管其中也有几个人（那天他们祝贺时声音最高）互相使眼色，好像失掉这么一个受人宠爱的对手，他们并无怅然之意；真的，这个想头是老老实实的福雷尔先生（扮演野人，已装束完毕）当众对跟他一起喝黑啤酒的一个扮演恶魔的演员一字不差地说出来的。

尼古拉斯简短地说大概他就要走了，虽然还不能说得准；于是他尽快走开，回家去再读一遍纽曼的来信，重新思考一下。

他一夜没有入睡，觉得好几个礼拜以来占据他的时间和思

绪的一切东西实在太没价值了，而在他心里不住翻来复去的只有一个念头：处在大苦恼、大困难之中的凯特也许就在此时正盼着跟他见面——却是枉然！

第三十章

尼古拉斯突然离开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及其剧团中的伙伴们，他们为他举行盛会欢送。

一得悉尼古拉斯当众声明说可能很快就要脱离剧团，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马上显出种种忧愁和惊慌的神态；他失望之极，甚至提出一些含糊的诺言，说不仅要尽快提高这位演员的平时薪水，还要提高剧本编写的附加酬金。然而，尼古拉斯一心想离开这个团体——因为他已决定，即使纽曼不再来信，也要不顾一切返回伦敦，把妹妹的确切处境弄清楚，以便安下心来——克拉姆尔斯先生万不得已，只好盘算着他去而复返的可能性如何，并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趁他尚未动身之时充分利用他一下。

"我想想看，"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摘掉他扮演强盗用的假发，让头脑冷静下来，好把整个情况考虑得更周到些。"我想想看。现在是星期三晚上。我们早上第一桩事就是去贴出海报，明白宣布你明天的最后一场演出。"

"不过也不见得准是我的最后一场演出，你知道，"尼古拉斯说。"除非有信来叫我走，我不愿不等到周末就离开，给你添麻烦。"

"那就更好了，"克拉姆尔斯先生应道。"我们可以准定把你的最后一场演出安排在星期四——星期五晚上重演一场——还

要尊重那一大批没买上戏票的有地位的主顾们的意愿，星期六再演一场。这三场叫座总该不错的。”

“这么说，我就得作三场告别演出啰，对吧？”尼古拉斯笑着问。

“不错，”团长接着说，搔着脑袋，多少有点着恼的样子，“三场还不够，不能多演几场，真太糟糕，太不像话了，不过，如果没办法那就是没办法，所以空谈也没用。来个新鲜玩艺儿才好。你不能骑上小马驹唱个滑稽歌儿吧？”

“不能，”尼古拉斯回答说，“我实在不行。”

“这一手从前赚过大钱，”克拉姆尔斯先生显得有点儿失望地说。“来场热热闹闹的烟火大会，你看怎么样？”

“那恐怕不便宜吧，”尼古拉斯淡淡地回答说。

“花十八便士就行了，”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你站在一段台阶的顶上，带着神童摆个架势，后面的透明幕上缀着‘再会’这两个字，两边各站九个人，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小花炮——十八个小花炮一齐放——那是挺排场的——从前排看起来令人震惊，震惊得很。”

看来尼古拉斯对那种仪式的预期的效果一点也不在意，相反，他以最不客气的态度对待这个建议，笑得前仰后合，克拉姆尔斯先生只好放弃这刚出笼的计划，愁眉苦脸地说，他们一定得尽力用武打和水手舞演出最好的戏来，不离正统。

为了即刻实现这个计划，克拉姆尔斯先生马上走进一间就近的小化妆室，这时克拉姆尔斯太太正在那儿忙着把情节剧中女皇的服装换成十九世纪主妇穿的家常衣服。在这位女士和多才多艺的格拉敦太太的协助下（搞海报她很有才干，善于加上美妙的赞词，并且靠长期的经验，真正懂得什么地方该用最大的大写字母），他郑重其事地编写起海报来。

“嗨嗬！”尼古拉斯给了斯麦克必要的提示之后，叹了口气，一下子坐在提台词者用的椅子里。斯麦克在幕间节目中扮演一个精瘦的穷缝衣工，上衣的下摆只剩下一半，小手帕上有个大窟窿，头戴毛线睡帽，长着个红鼻子，以及舞台上的缝衣工所具备的其它特点。“嗨嗬！我巴不得这一切全都不必搞了。”

“不必搞了，约翰逊先生！”背后有个女人的语声重复着说，惊讶的调子中有些惋惜。

“说这话有点不够殷勤，当然了，”尼古拉斯说，抬起头来看是谁在说话，认出正是斯内夫利契小姐。“要是我知道你就在近处，我决不会那么说。”

“那位狄戈比先生多可爱呀！”幕间节目演完了，缝衣工在喝采声中从舞台的另一边下场的时候，斯内夫利契小姐说。（斯麦克在剧团中用的艺名为狄戈比。）

“我马上把你的话告诉他，叫他高兴高兴，”尼古拉斯应道。

“哎哟，你这调皮鬼！”斯内夫利契小姐接着说。“不过我也不见得十分介意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如果是别人的话，真的，那就说不定——”说到这儿，斯内夫利契小姐顿住了，似乎想等人问她下面要说什么，然而没人问，因为尼古拉斯正在盘算比较重要的问题。

“你的心眼可真是好，”过了一会儿，斯内夫利契小姐又说，“坐在这儿一晚又一晚，不管多累也等着他，为他操那么大的心，干得那么高兴爽快，好像你这一来就能够发横财了！”

“他当得起我能给他的种种照顾，再多多地照顾他也应该，”尼古拉斯说。“他是世界上最感恩、最老实、最亲切的人。”

“还非常古怪，”斯内夫利契小姐说，“对不对？”

“愿上帝帮助他，也帮助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人们吧；他呀，的确是古怪，”尼古拉斯接着说，摇了摇头。

“他的嘴皮子实在紧得要命，”福雷尔先生刚走过来，此刻搭了话。“谁也没法让他透露一句半句话来。”

“人们该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呢？”尼古拉斯问，突然转过身来。

“天哪！你真是个刺儿头，约翰逊！”福雷尔先生回嘴说，把他的跳舞鞋的后跟提上。“我只是提一下这儿的人有一种自然的好奇心，想知道他从前都干过什么就是了。”

“可怜的人儿！我看，很明显，他没有那份脑筋去干他们或者别人认为极其重要的事，”尼古拉斯说。

“着，”那位演员接着说，对着灯光反射镜看自己脸上的表情，“不过，这牵连到整个问题，你知道。”

“什么问题？”尼古拉斯问。

“嗐，他是怎么个人，是干什么的，还有，你们俩大不相同，怎么会成为这么亲密的伙伴，”福雷尔先生回答说，很高兴有机会说些不大好听的话。“大伙儿都这么说。”

“剧团里的‘大伙儿’，是吧？”尼古拉斯轻蔑地说。

“剧团里的，还有剧团外的，”那位演员回答说。“嗐，你知道，伦维尔说——”

“我原以为已把他弄得无话可说了呢，”尼古拉斯插嘴说，有点儿上火了。

“也许是吧，”福雷尔先生不动声色地接着说，“要是你说得对，就是他有话可说的时候说过这么几句。伦维尔说你是个十足的呆头呆脑的演员，仅仅因为出了些神秘的事儿，你才从城里跑到这儿来跟大伙儿搞在一起，克拉姆尔斯为了自身的利益保持了秘密；然而伦维尔说他不相信那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无非是你在什么地方干下了些什么，跟人发生了冲突才逃跑的。”

“噢！”尼古拉斯勉强笑着说。

"他说的话还不止这几句，"福雷尔先生又说。"我告诉你这个，因为我是你们双方的朋友，决不外传。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你知道。他说他认为狄戈比不像个傻子，倒像个无赖；还有那老弗拉格斯，演反派角色的，你知道，他说再前一个戏剧季节他为科文特加登剧场送信，那儿广场上总有个扒手，在马车站附近溜达，脸相长得跟狄戈比一模一样，不过他也说得很对：狄戈比不一定就是那个扒手，大概是他的兄弟或者什么近亲吧。"

"噢！"尼古拉斯又叫了一声。

"不错，"福雷尔泰然自若，沉着地说，"别人都那么说。我想我得告诉你，因为你确实应该知道。嗬！这有福气的神童总算来了。哼，你这个小骗子，我真想——准备好了，我的宝贝儿——小骗子——拉铃开幕，格太太，让这个大众情人给他们提提精神！"

前面这几句话里，对不明真意的神童的恭维是大声说出来的，对她的嘲骂则是对尼古拉斯偷偷说的。福雷尔先生的眼光随着大幕上升，观众对扮演少女的克拉姆尔斯小姐鼓掌欢呼，他只嗤之以鼻；他倒退了一两步，以便上前时效果更好，并事先开口吼叫了一声，牙齿咔哒咔哒地响，挥舞着铁皮战斧，这位印第安野人出台了。

"原来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编造的一些谣言，传来传去没个完！"尼古拉斯想道。"要是有个人一定要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去反对别人，不论人数多少，那就让他成名吧。除了这一点，人家会饶恕他的任何罪行的。"

"你一定不在乎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说的坏话吧，约翰逊先生？"斯内夫利契小姐用最柔媚的声调说。

"我不在乎，"尼古拉斯回答说。"假如我要留在这儿，我看倒还值得纠缠一番。现在呢，就让他们把嗓子说干了吧。不过，"尼古拉斯看见斯麦克在走过来，又说，"那些好心眼儿的人所议论

的另一位对象也来了，所以，让他和我一块儿告辞吧。”

“不行，你们俩谁也不许告什么辞，”斯内夫利契小姐应道。“你一定得到我家去看妈妈，她今天才来到朴次茅斯，急着想见你。雷德，我亲爱的，劝劝约翰逊先生。”

“哟，我相信，”雷德路克小姐很俏皮地回答说，“你要是劝不动他——”她没再往下说，不过她那巧妙的开玩笑的声调已经表示出来：斯内夫利契小姐要是劝不动他，那就谁也不行了。

“利利未克先生和太太住在我们家的房子里，暂时跟我们共用一间起坐室，”斯内夫利契小姐说。“这还请不动你吗？”

“当然请得动，”尼古拉斯回答说，“你的邀请才是最大的动力呢。”

“哎哟，哪里！也许是这样吧，”斯内夫利契小姐接着说。雷德路克小姐说，“没错儿！”听了此话，斯内夫利契小姐说雷德路克小姐是个冒失鬼，雷德路克小姐说斯内夫利契小姐不必脸红得那么厉害；于是斯内夫利契小姐动手打雷德路克小姐，雷德路克小姐也打了斯内夫利契小姐。

“喂，”雷德路克小姐说，“我们该走了，要不然，可怜的斯内夫利契太太会以为你带着她的女儿逃跑了，约翰逊先生；那就得闹出一场大乱子来。”

“我亲爱的雷德，”斯内夫利契小姐顶嘴说，“你都给说成什么了！”

雷德路克小姐没答话，挽住了斯麦克的胳臂就走，随她那位朋友和尼古拉斯高兴，跟不跟着走；他们高兴这样做，马上照办，或者不如说是尼古拉斯很高兴，因为当时他不大愿意再闲谈了。

他们四个走到街上的时候，并不缺乏谈话的材料，原来斯内夫利契小姐带着一只小筐子回家，雷德路克小姐则带着一只圆筒形小盒子，里面都放着些戏装上的小件饰物，是女演员们每天

晚上照例带来带去的。尼古拉斯非要拿那个筐子不可，斯内夫利契小姐则非要自己拿着不可，结果就争夺起来，尼古拉斯把筐子抢过去了，那只盒子也抢过去了。然后，尼古拉斯说他真摸不清筐子里究竟有什么好东西，想打开瞧上一眼，这一来，斯内夫利契小姐就尖叫起来，一本正经地说要是她认为他偷看了，必然晕倒无疑。接着，那只盒子也碰到同样的情况，雷德路克小姐也作了同样的声明，然后两位小姐发誓说再也不往前走一步了，除非尼古拉斯答应再也不说想看一眼了。最后，尼古拉斯保证不提此事，他们才往前走；两位小姐吃吃地笑了一大阵子，说她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不正经的人儿——实在没见过。

这样打趣开心，一路上颇不寂寞，不久便来到那缝衣工的宅子；在那里，他们聚成小小的一群，在场的除了利利未克先生和利利未克太太以外，不但有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妈妈，还有她的爸爸。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是个不寻常的漂亮人物，长着鹰钩鼻、白脑门、黑鬈发、高颧骨，总起来看，面貌颇为俊秀，只是长了些粉刺，似乎是喝酒所致。这位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前胸极为宽阔，穿了一件很旧的蓝色燕尾服，密密排着镀金钮扣；他一见尼古拉斯走进房来，马上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猛然放在中部的两枚钮扣之间，用左臂很文雅地叉着腰，好像在说，“喂，我来了，我的公子，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就是这副模样，就是摆着这种气派坐在那儿的，自从他第一次在圣诞节童话剧里扮演十岁的小精灵以来，就没离开过这一行；他会唱点歌，跳点舞，耍点剑，演点戏，样样都能干一点，但并不精通；有时候芭蕾舞团里有他，有时候合唱队里有他，在伦敦每个剧院都出过台；他身材优美，老是被人选中，要他扮演有军职的客人和不讲话的贵族；他老是穿一身漂亮衣服、跟一个穿短裙的俏皮女郎挽着胳臂上场——老是

那么神气活现，据说正厅池座的观众有几次给他大声叫好，认为他是个大人物。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就是这样的，有些嫉妒他的人说坏话，说他有时候打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妈妈，她仍然是个舞蹈家，身段小巧，风韵尚存，此刻她是闲着的，因年事已高，不堪舞台脚灯的照射，只得在最后面助演了。

在这两位老人家面前，尼古拉斯受到极其郑重的介绍。介绍已毕，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带着搀水甜酒的酒气，说他很高兴认识这么一位富有才华的绅士，又说那种精采的演出是多年难遇的——自从他的朋友格雷渥梅利先生在科堡剧院初次登台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你没看过他的演出吧，先生？"斯内夫利契的爸爸问。

"没有，我实在没看过，"尼古拉斯回答说。

"你竟没见过我的朋友格雷渥梅利，先生！"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说。"那你就是从来没看过戏。假如他能活到——"

"啊，他死了，是吧？"尼古拉斯插话说。

"不错，"斯内夫利契先生说，"不过他没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真是岂有此理。他是个——。也罢，没什么。他到那个旅客们去而不返的地方去了。我希望他在那儿受到重视。"

说着，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用一条很黄的丝手帕擦了擦鼻尖，告诉大家说那些回忆让他很难受。

"哦，利利未克先生，"尼古拉斯说，"你好吗？"

"很好，老兄，"收费员回答说。"什么也比不上婚姻生活，老兄，错不了。"

"的确！"尼古拉斯笑着说。

"啊！什么也比不上，老兄，"利利未克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你觉得，"收费员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说，"你觉得今儿晚上她的容颜怎么样？"

"还是原来那么秀丽呀，"尼古拉斯回答说，瞧了一眼那过去的佩陶克小姐。

"啊，她有那么一股子劲儿，老兄，"收费员低声说，"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见过。瞧她，她这会正去把水壶搁在火上。怎么样！不叫人着迷吗，老兄？"

"你是有福气的，"尼古拉斯说。

"哈，哈，哈！"收费员接着说。"没有。不过你认为我有，啊？也许是有吧，也许是有吧。听着，假如我还是个年青人，也不会过得比现在好得多呀，是不是？你要是我，也不会过得比现在好得多，对不对——啊——对不对？"利利未克先生就这样不住地问了又问，拿胳臂肘往尼古拉斯腰际撞去，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满脸发紫，好不容易才把他的满意劲儿压下去。

这时，在各位女士的共同指挥之下，餐桌摆设好了，由两张桌子并在一处，一张又高又窄，一张又低又宽。桌布上端摆着牡蛎，下端摆着香肠，中间是一对海豚，还有到处放着烤马铃薯。外加的两把椅子是从卧室里搬来的；斯内夫利契小姐坐在餐桌的上首，利利未克先生坐在对面；尼古拉斯不但荣幸地坐在斯内夫利契小姐身旁，而且右边挨着斯内夫利契小姐的妈妈，对面是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总之，他是筵席上的贵宾；等席上的杯盘残菜收掉了，端上了一些热酒，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站起身来，提议为尼古拉斯的健康干杯，并致惜别之辞，情真意切，因而斯内夫利契小姐落下泪来，只得退回卧室。

"别出声儿！别放在心上，"雷德路克小姐在卧室门口往外望着说。"嗨，等她出来的时候，说她太劳神就行了。"

雷德路克小姐故作神秘地不住点头、皱眉，费着劲说了这几句话，才又把门关上，于是大家都一声不响了，此时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摆出特大的架子来——真正神气十足——轮流面对

着每一个人，尤其是尼古拉斯，同时举杯一个劲地饮了又斟，斟了又饮，直到女士们簇拥着斯内夫利契小姐回来。

“你一点儿用不着发慌，斯内夫利契先生，”利利未克太太说，“她只不过有点乏力，有点儿紧张，从一早起就这样了。”

“啊，”斯内先生说，“原来如此，对吧？”

“对呀，就是如此。不必大惊小怪，”女士们一齐大声说。

却说斯内夫利契先生是个男子汉，又是个做父亲的，听了这话，觉得不大对胃口，对自己的尊严多少有点儿触犯，便拿可怜的斯内夫利契太太当靶子，问她跟他说这样的话究竟用意何在。

“哎哟，我亲爱的——”斯内夫利契太太说。

“别管我叫亲爱的，太太，”斯内夫利契先生说，“请你别叫。”

“爸，请您别这样，”斯内夫利契小姐插嘴说。

“别怎么样，我的孩子？”

“别这样说话。”

“有什么不好呢？”斯内夫利契先生说。“我爱怎么说便怎么说，希望你别以为这儿有什么人能阻止我。”

“谁也不想阻止您啊，爸，”女儿接着说。

“就是真想阻止我，谁也不敢，”斯内夫利契先生说。“我并不替自己害臊。我姓斯内夫利契；在伦敦时，一到弓街宽巷就找得着我。要是我不在家，谁都可以到剧院后台门口去说要找我。真该死，我看在后台门口，人家都认得我吧？他们大多数看见过我的画像，就在拐角上的雪茄烟店里。几种报纸上早就提起过我，对不对？说话呀！我来告诉你们吧，要是我知道了有什么人拿我女儿的感情开玩笑，我决不声张。我要一声不吭，把他吓一跳——这就是我的作风。”

说着，斯内夫利契先生用拳头把自己的左手心猛捶了三下，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做出抻一个人的鼻子的样子，一口气又把

一杯酒喝干了。“这就是我的作风,”斯内夫利契先生重复着说。

大多数公务员都有他们的缺点;说实话,斯内夫利契先生有些贪杯,或者,要是得说大实话,那他简直没有不醉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醉态有三个明显的阶段:摆架子、吵嘴和放荡。有生意在身时,他决不超过第一阶段;在私生活中,他三者并举,接连出现,其转变之快,常常让无缘和他相识的人莫明其妙。

斯内夫利契先生就这样又干了一杯,马上对所有在场的人露出笑容,把刚才显出有意吵架的样子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神气活现地举杯祝酒:“全体女士们——上帝保佑她们吧!”

“我爱她们,”斯内夫利契先生说,环视四座,“我爱她们每一位。”

“不是每一位,”利利未克先生温和地解释道。

“不,是每一位,”斯内夫利契先生又说了一遍。

“那就连结了婚的女士也包括在内了,你知道,”利利未克先生说。

“先生,我也爱她们,”斯内夫利契先生说。

那位收费员显得又严肃又吃惊,盯着周围的一张张人脸,好像在说,“这是个好人!”利利未克太太没有流露出厌恶和愤慨的表情,也让他有点意外。

“人心换人心呐,”斯内夫利契先生说。“我爱她们,她们就爱我。”说了这话,好像只怕对所有的道德上的义务蔑视得还不够,你猜他怎么干?他挤挤眼睛——毫无顾忌地、明目张胆地把右眼挤了一下——针对着亨丽爱塔·利利未克!

收费员惊愕之极,软瘫瘫地靠在椅子里。假如她还是亨丽爱塔·佩陶克,有人对她挤眼睛,那已是无礼到了极点,可现在她是利利未克太太呀!他这样想着,全身冷汗淋漓,不知是否可能正在做梦,此时斯内夫利契先生却又挤挤眼睛,而且做了个为她

祝酒的手势，竟然丢给她一个飞吻！利利未克先生站起来，一直走到餐桌的另一头，向斯内夫利契先生扑上去——确实是扑上去了——捷如闪电。利利未克先生身子很重，因此这一扑非同小可，弄得斯内夫利契先生倒在餐桌底下。利利未克先生也跟着倒下去，女士们都尖声叫起来。

“这两个人怎么了——疯了不成？”尼古拉斯喊道，低头冲到桌子底下去，使劲拉起利利未克先生，把他那个弯成一团的身子推到一把椅子里，拿他当个大布娃娃。“你打算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这是怎么回事？”

尼古拉斯拉起收费员的时候，斯麦克已经同样地把斯内夫利契先生拉起来了，此时，这位先生正醉醺醺地、惊异地瞧着他的对手。

“听着，老兄，”利利未克先生回答说，指着他的吃惊的妻子，“这个纯洁和高雅双全的人儿，她的感情受了作践——受了污辱，老兄！”

“天呐，他在扯什么鬼话啊！”利利未克太太叫起来，回答了尼古拉斯的怀疑的神色。“谁也没跟我说话呀。”

“说话，亨丽爱塔！”收费员嚷着说，“难道我没瞧见他——”利利未克先生难以往下说，却装了一下挤眼睛的动作。

“嗬！”利利未克太太大声说。“你以为谁也不能看我一眼吗？要是有这种规矩，结婚可真是美事儿啦！”

“你不在乎那个？”收费员嚷着说。

“在乎！”利利未克太太轻蔑地也说了一声。“你应该跪下求大伙儿原谅你，应该这样做。”

“原谅，我亲爱的？”狼狈的收费员说。

“不错，先求我原谅，”利利未克太太回答说。“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不规矩，难道你以为我不是最好的评判员吗？”

"哎哟哟,"所有的女士都叫嚷道。"要是有什么应当注意的事儿,难道你以为我们不应该首先说话吗?"

"难道你以为她们不知道吗,老兄?"斯内夫利契的爸爸说,把衣领拉起来,嘟哝了几句要去揍人家脑袋的话,可惜考虑到上了年纪,未能实行。接着他冷冷地死盯着利利未克先生几秒钟,然后故意离座站起身来,吻了在场的全体女士们,从利利未克太太开始。

倒霉的收费员愁苦地望着他的妻子,似乎想看一看利利未克太太身上还有没有一点儿佩陶克小姐的味道,结果确实看不出来,才恭恭敬敬地给大伙儿道歉,然后落座,一派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好梦难圆之态,尽管他又自私又昏愦,倒真成了可怜虫了。

斯内夫利契小姐的爸爸取得了胜利和受女性欢迎的确证,得意之极,虽没有大喊大闹,却马上大说大笑起来,禁不住唱了几支并不太短的歌,间或给大家有声有色地回忆起据说曾对他钟情的若干高贵的女人,其中有几个他提名道姓,举杯祝酒,同时趁便说明:要是他多关心一点儿自己的利益的话,当时是不难过起高车驷马的生活来的。这些怀旧之谈看来并没有让斯内夫利契太太心里十分痛苦,因为她正忙着对尼古拉斯仔细讲说她女儿的多方面的才艺和优点。这位年青的小姐本人也毫不落后,大显其最迷人的魅力;然而,尽管还加上雷德路克小姐巧妙的帮腔,这些表现仍然丝毫不能打动尼古拉斯,他对斯奎尔斯小姐的先例记忆犹新,坚定地抵制种种诱惑,在举止方面十分检点,因而,等他告别之后,女士们异口同声说他实在是个不通人情的古怪人物。

第二天,海报按时张贴了出去,五光十色,字体极尽奇形怪状之能事,对公众宣告约翰逊先生当晚将举行告别演出,最好提

早订票，因为他的演出是特别观众如潮的——这是剧场中一向存在着的一种特出的情况，是大家公认为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要是不能先让人们相信自己无论如何进不了剧场的门，想法子叫他们来看戏就是白费力气。

当晚，尼古拉斯一进剧院，看见全剧团的人脸上都露出特别慌张和激动的神色，觉得有些莫明其妙，可是工夫不大他就明白了，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打听是怎么回事，克拉姆尔斯先生便走了过来，用激动的声调告诉他包厢里有一位伦敦的剧院经理。

"就因为神童啊，错不了，先生，"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把尼古拉斯拉到布幕上的一个小窟窿那儿，让他偷看一眼伦敦经理。"我一丁点儿不怀疑，就是因为神童的名气——那一位就是，穿着外套，衬衣上没佩硬领。一定得每周给她十镑，约翰逊；少给一个小钱儿，她决不在伦敦登台。要是不同时聘请克拉姆尔斯太太，他们也请不动她——两人每周二十镑；要不然，我告诉你吧，我和我的两个男孩儿也加入，全家三十镑就行。我看这是公平到家了。要是不请全家我们谁也不去，他们就得请。伦敦有些演员就是这么办的，这个办法老是有效。每周三十镑——太便宜了，约翰逊。便宜得很。"

尼古拉斯回答说当然很便宜；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便吸了几大撮鼻烟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急忙跑去告诉克拉姆尔斯太太说他已经确定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定决心不愿少要一个小钱儿。

等到每人都上了装、大幕升起了，伦敦的经理在场一事所引起的骚动又增强了一千倍。每个人都凑巧知道那位伦敦经理此次下乡乃是特为看他或者她的演出的，大家都慌乱不堪，满心的焦虑和希望。有些第一场不出场的人匆匆跑到舞台边厢，从那儿伸长了脖子望他一眼；另外的人悄悄溜进对着舞台门的两个小

包厢去观察那位伦敦经理。有一次，人们看见他笑了——他笑那个滑稽的乡下人假装着捉一只绿头苍蝇，这时正巧克拉姆尔斯太太演得极其卖力气。"太好了，我的好朋友，"此人下场后，克拉姆尔斯先生对他摇晃着拳头说，"下礼拜六晚上你就离开这个剧团吧。"

同样，舞台上每人只看得见一个观众；每人都在给伦敦经理演出。伦维尔先生忽然发怒，把皇帝叫做歹人，然后咬着手套说"可是我得假装不知道"的时候，本来他应该照例很扫兴地看着地面，等人给他暗示的，他的眼光却盯在伦敦经理身上了。勃拉伐萨小姐对她的情人唱歌，他照例应该站在那儿准备每唱完一节就跟她握手的，这两个演员看的却都不是对方而是伦敦经理。克拉姆尔斯先生死去时，分明是面对着伦敦经理的，他挣扎了很久才闭目死去，那两个卫士上场把尸体搬出去的时候，人们看见他睁开眼睛，瞟了一下伦敦经理。后来大家发现经理睡着了，过了一小会儿他醒过来，退场了，这一来，全剧团的人都跟那个不幸的滑稽乡下人做起对来，声称这完全是由于他的插科打诨所致；于是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他已经忍了好长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了，因此，但愿那个演员自去另找门路。

这一切使尼古拉斯大为开心，他对此事唯一的真正满意之处在于那位大人物没等他上场就走了。他尽快地演完最后两出戏，博得观众无限的赞扬和前所未有的喝采——次日发布的海报上这样说，那是上演前一、两个钟头就印出来的——之后，他挽住了斯麦克的胳臂回家去睡觉。

第二天早晨，由早班邮递送来了纽曼·诺格斯的信，一封小小的、短短的、墨水污染的、很脏的、怪里怪气的信，敦促尼古拉斯立刻回伦敦去，不要耽搁一秒钟；如有可能，就当夜赶到。

"我一定照办，"尼古拉斯说。"天知道我留在这儿尽力好好

干，乃是极其不情愿的；到现在，恐怕我已经耽搁太久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斯麦克，我的好伙计，给你——拿着我的钱包。把我们的东西收拾起来，把我们欠的那点儿债还清——快点儿，我们能赶上早班马车。我只去跟他们说一声我们要走了，很快就回来。”

他说着，拿了帽子，匆匆跑到克拉姆尔斯先生的住所，诚心诚意地伸手去敲门环，把这位还没起床的绅士叫醒了，弄得房东巴尔夫先生大吃一惊，几乎把早晨头一袋烟的烟斗从嘴里拔出来。

门开了，尼古拉斯毫不客气地奔上楼去，直闯进二楼前部的暗沉沉的起坐室，只见那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已经从沙发便床上跳下来，正在飞快地穿衣服，以为还是半夜，紧邻失火了。

他还来不及跟他们说清楚，克拉姆尔斯先生穿着法兰绒长袍、戴着睡帽下来了，尼古拉斯对他简短地说明因为有急事，不得不马上到伦敦去。

“所以再见吧，”尼古拉斯说，“再见，再见。”

他已经走下一半楼梯，克拉姆尔斯先生才惊魂稍定，喘吁吁地说起海报的事来。

“我没办法呀，”尼古拉斯回答说。“就拿这个礼拜可以分给我的钱来作补偿吧，要是还不够的话，赶紧说该怎么办。快点，快点。”

“那就算两清了吧，”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不过，我们不能再来个最后一晚的演出吗？”

“一个钟头也不行——一分钟也不行，”尼古拉斯急躁地说。

“你不稍呆一下跟克拉姆尔斯太太说几句话吗？”这位团长问道，随着他下楼到了门口。

“就让我多活二十年我也不能呆了，”尼古拉斯接着说。“给

你，握握我的手，还有满心的感谢。——唉，我真不该在这儿鬼混呐！”

他说着，急得把脚一跺，从团长的紧握不放的手里猛扯出自己的手来，在街头飞奔而去，转眼就不见了。

“啊呀，啊呀，”克拉姆尔斯先生说，愁眉苦脸地望着那个人影隐去的地方，“假如他这样演下去，可以挣多么多的钱啊！这次巡回演出他应该坚持到底才是；他对我一直是很有用的。可惜他不懂得什么才对他自己有利。他是个性子急的青年人。青年人就是不慎重，太不慎重。”

克拉姆尔斯先生说理的劲头上来了，本来还会多说上几分钟的，不过当他照常向背心的衣袋一伸手、想掏出鼻烟来的时候，却摸不着衣袋，才突然想起身上没穿着背心，从而联想到自己穿着得极少，便猛然关上门，急急忙忙地回到楼上去。

尼古拉斯外出之时，斯麦克可没闲着，他这么一帮忙，出发的事很快准备就绪了。他们简直一口早饭也没吃上，用了不到半点钟的工夫，就到了公共马车售票处；为了及时赶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倒还剩下几分钟空闲时间，于是，订好座位之后，尼古拉斯匆匆赶到附近一家估衣店，给斯麦克买了一件厚大衣。就是一个身子结实的乡下人穿它也太大一点儿，不过那个售货员一口咬定（也不好算说大谎）极其合身，而尼古拉斯正迫不及待，比这件大一倍的也会买下呢。

马车停在大街上，准备启程，他们俩赶上前去，尼古拉斯没想到自己忽然被人紧紧地、狠狠地搂抱住了，不禁大吃一惊，他被抱得几乎站不住脚；他听见克拉姆尔斯先生的语声，又同样大吃一惊，那语声说，“正是他——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老天爷啊，”尼古拉斯叫道，在团长的怀里挣扎着，“你这是干什么？”

团长不答，又把他贴胸抱紧，一面大声喊着，“再见了，我的高尚的、我的勇猛的孩子！”

原来克拉姆尔斯先生万万不肯丢掉做专业表演的机会，他是专为跟尼古拉斯公开告别才跑出来的；为了让这个告别式更为显眼，此时他不顾尼古拉斯多么心烦意乱，给了他一连串舞台上的拥抱，大家知道，这是要把下巴颏儿贴在亲人的肩膀上，然后朝外望的。克拉姆尔斯先生摆出来一副情节剧中最精采的做派，同时滔滔不绝地叨念着能想得起来的老戏里的种种凄惨的告别辞。这还不算完，因为年纪大些的那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对斯麦克举行了类似的仪式，而珀西·克拉姆尔斯少爷呢，左肩上戏剧性地披着一件又小又旧的驼毛呢斗篷，站在一旁，像个侍从武官，等着把这两个可怜虫送上断头台。

旁观的人们放声大笑，尼古拉斯脱开身子之后，也笑起来，算是打个圆场；他把受惊的斯麦克解救出来，跟着他爬上车顶，马车上路时还吻了他的手，以表示对没到场的克拉姆尔斯太太的敬意。

第三十一章

本章述及拉尔夫·尼克尔贝和纽曼·诺格斯以及某些明智的预防措施，结果是成是败将见诸下文。

那天上午，骏马四匹，风驰电掣，把尼古拉斯送去他伯父的活动场所，每一分钟都缩短了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幸喜拉尔夫·尼克尔贝对此全然不晓，仍然照常坐着，埋头于惯常的业务之中，然而无法阻止前一天和侄女会见的情景时时回到自己的

思绪中来。当时，这样地略一出神之后，拉尔夫总要暴躁地怪叫一声，重新沉着地、认真地查看摆在眼前的帐本，但是，同样的思绪一次次地去而复返，无法驱除，让他算不清帐目，他的注意力竟完全离开了眼前的那些数字。终于拉尔夫把笔放下，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好像下了决心，任凭这种顽强的反思像浪潮般流去，等它到了尽头，他就可以把它摆脱掉了。

“我这个人，可不是美貌所能打动的，”拉尔夫冷酷地叨念着说。“像我这样的人们，看事物不重表面，工作只求实质，瞧得见美妙的外表之下龇着牙的骷髅。话虽如此，我还是几乎喜欢上那个女孩子了，换句话说，假如她不是那么傲慢、那么拘谨地长大起来的，我就会喜欢她。假如那个男孩子淹死了或者被绞死了，那个母亲也死了，我这所宅子就会成为她的家。这是我的愿望，衷心的愿望。”

尽管拉尔夫对尼古拉斯怀着深仇大恨，对尼克尔贝太太极端看不起——尽管他的行为过去是卑劣的，此时是卑劣的，而且对凯特本人也还会是卑劣的，只要对他有利的话——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奇怪的是，他的思绪之中竟有点人情味儿了，甚至有点温和的劲头了。他想到他的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假如凯特在那儿的话；他可以叫她坐在那空着的椅子上，瞧着她，听她说话；他又感到那只颤抖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胳臂上了；他感到他那些华贵的房间里有了一百种静悄悄的女性的芳踪倩影；然后，他重新回到寒冷的炉边和沉寂、凄惨的豪华气氛里去；就这样，从种种自私自利的心思中产生了一点人情味儿的刹那间，这位富豪觉得自己无亲无友，无儿无女，孤苦伶仃。顿时，在他的眼中，黄金失掉了光辉，因为它绝对买不到难以数计的心灵的珍宝。

不过，对他这样的人，这样的念头是只消发生一桩小事就足以驱散的。拉尔夫茫然地望着隔院对面公事房的窗子，突然发现

纽曼·诺格斯对自己在深切注意着，只见纽曼的红鼻子几乎贴到窗玻璃上，手里拿着半截长了锈的小刀，正假装着在修削一支笔，其实正死盯着他的雇主，全神贯注地仔细观察着。

拉尔夫把出神的姿态改变为日常处理业务的神情，顷刻之间，纽曼的脸和自己的一腔思绪一齐不知去向了。

几分钟后，拉尔夫拉拉铃。纽曼应命而来，拉尔夫抬起眼皮偷看他的脸，好像是简直有点害怕，怕看出对方已经察觉了自己的刚才的心思的那种神色。

然而，纽曼·诺格斯的神色之间毫无若有所思的迹象。假如你能想象一个人两目俱全，还睁得很大，却既无所视，又无所见，那么，在拉尔夫·尼克尔贝眼前，纽曼就是这副样子。

"怎么回事？"拉尔夫凶狠地问。

"噢！"纽曼说，忽然有了一点眼神，目光落在他的主人身上，"我以为你拉了铃。"纽曼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转身一瘸一拐地走开。

"站住！"拉尔夫说。

纽曼满不在乎地站住了。

"我拉了铃。"

"我知道你拉了铃。"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走呢？"

"我以为你拉铃把我叫来，好告诉我没拉过铃，"纽曼回答说。"你常常这样做。"

"你怎么敢偷看我，盯着我，瞪着我，你这家伙？"拉尔夫责问道。

"瞪着你！"纽曼大声说，"哈哈！"他懒得再加什么解释了。

"留点神，老兄，"拉尔夫瞪着他说。"我这儿不准喝醉了胡闹。你看见这个包裹了吗？"

"可不小啊，"纽曼说。

"把它拿到市中心区，送到宽街十字架旅店去，就放在那儿——快点儿。听见没有？"

纽曼似乎使劲点了点头，做为肯定的回答，然后走出去，过了几秒钟，拿着帽子回来。他试着用种种方法把这两英尺见方的包裹塞到帽子里去，都不成功，只好把它夹在腋下，接着十分仔细地戴上无指手套，眼光始终没离开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又万分小心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装装样子的）把帽子戴好，似乎它是崭新的，十分珍贵的，最后才出差上路。

他极其迅速地完成了任务，只在一家酒馆里呆了半分钟，连这件事也可以说是顺路干的，因为他刚从正门进去就从旁门出来了；不过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河滨马路的时候，他的脚步缓下来，现出迟疑的神色，好像拿不定主意，不知站住好还是一直往前走好。他稍加思索，决定先不回去，便走向意中的地点，在拉·克里维小姐的门上轻敲了两下，其实呢，是斗着胆子敲了一下。

开门的是个生疏的侍女，这位来客的古怪样子看来不可能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以致她刚一见他就差一点儿又把门关上，只从窄窄的门缝里问他有何贵干。但纽曼仅仅说了一声"诺格斯"，这似乎是一种奇妙的咒语，念诵一下，门闩就会飞快滑开，大门就会敞开，他没等那个吓了一跳的侍女拦住他，便轻快地擦身过去，一直来到拉·克里维小姐起坐室的门口。

"请进来吧，"拉·克里维小姐说，她听见纽曼指关节的叩门声了；于是他走了进去。

"我的天呐！"拉·克里维小姐叫道，纽曼冲进屋来，让她吃了一惊，"你有什么事啊，先生？"

"你把我忘了，"纽曼说，点头为礼。"这使我纳闷。从前认识我的人谁也不记得我了，这是当然的；可是，见过我的人，现在把

我忘了，可真少有。”他一面说，一面瞧了一眼自己的破旧的衣服和一条麻痹的腿，微微摇了一下头。

“我把你忘了，真的，”拉·克里维小姐说，站起身来接待客人，纽曼也迎了上去，“我觉得这样做怪不好意思；因为你是个怪和气的好人，诺格斯先生。坐下来，把尼克尔贝小姐的事都告诉我吧。可怜的小宝贝儿！我好几个礼拜没见她了。”

“怎么会呢？”纽曼问。

“嗐，实情是，诺格斯先生，”拉·克里维小姐说，“我这些时候出去做客了——十五年来头一回呀。”

“时间可不短了，”纽曼阴郁地说。

“不错，论年头儿，回想起来很不少了，然而，感谢老天，不管怎么样，那些冷落的日子过得倒也又安静又快乐，”微型人像画家应道。“我有个弟弟，诺格斯先生——是我唯一的亲属——可是这么多年，我一回也没见过他。不是因为我们曾吵过架，而是他下乡去当了学徒，在那儿结了婚，身边冒出种种新的社会关系和宠爱的对象，就把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女人给忘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别以为我心里不痛快，因为我常常跟自己说，‘这是非常自然的；可怜的亲爱的约翰发迹起来了，有个老婆给他分忧解愁，有几个孩子在他身边玩儿，那就求上帝保佑他和他们吧，总有一天，把我们都送到那个地方去，大家聚在一块儿，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你想想看，诺格斯先生，”这位人像画家说，高兴起来，拍起手来了，“就是我这个弟弟，终于来到伦敦，东跑西跑，好容易把我找着了；你想想看，他来到这儿，就在那把椅子上坐下，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因为他见了我太高兴了——你想想看，他一定要把我路远迢迢地带到乡下去，到他的住宅去（那个地方满阔气，诺格斯先生，有个大花园，还有我说不上数目来的田地，还有个穿制服的用人伺候吃饭，还有牛呀、马呀、猪呀和

我不知道的好多东西)，他留我住了整整一个月，还非让我在那儿住一辈子不可——不错，一辈子——他的妻子、孩子们也这么说——孩子一共四个，其中，那个最大的女孩子，他们——他们给她起了跟我一样的名字，在足足八年前，他们真是这么办的。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一辈子没那么高兴过！”这位好心肠的人用手帕蒙住了脸，大声抽咽起来，因为这是她所得到的头一个倾诉衷情的机会，所以珠泪夺眶而出了。

“可是，我的天呐，”过了一会儿，拉·克里维小姐擦着眼泪说，十分忙乱地把手帕塞到衣袋里去，“你准得把我看成大傻瓜了，诺格斯先生！我这些话本来一句也不应该说，不过我是想跟你说明一下为什么我没见着尼克尔贝小姐。”

“你见着那位老太太了吗？”纽曼问。

“你是指尼克尔贝太太吧？”拉·克里维小姐说。“那么我告诉你，诺格斯先生，你要是想博得她的好感的话，最好别再管她叫老太太了，因为我看她听见你这么叫不见得很高兴。对了，前天夜里我到那儿去了，可是，关于什么事她显得洋洋得意，那么摆架子，故作神秘，我实在莫明其妙；于是，跟你说实话吧，我忽然想起我也得摆摆架子，就大摇大摆地回来了。我以为这两天她会到这儿来的，可是她没来。”

“关于尼克尔贝小姐——”纽曼说。

“嗐，我外出的时候她来过两回，”拉·克里维小姐应道。“我怕她也许不愿意在那个什么什么广场的那些大人物面前见我，所以想等一两天，要是再见不着，就写信。”

“啊！”纽曼叫了一声，把手指头弄得咯崩咯崩地响。

“可是，我愿意你把她们的情况都告诉我，”拉·克里维小姐说。“黄金广场的那个凶狠的老魔头怎么样了？没灾没病，当然了，那种人老是这样。我不是问他身体怎么样，我是问他在干些

什么，有什么举动。”

“该死的东西！”纽曼喊着说，把他心爱的帽子摔在地上，“像头狡诈的猎狗。”

“哎哟，诺格斯先生，你把我吓坏了！”拉·克里维小姐大声叫道，脸色变白了。

“昨天下午，要是我能豁出去，我早打他个鼻青脸肿了，”纽曼说，不安地走动着，对着壁炉台顶上一幅坎宁先生[①]的画像晃着拳头。“差一点我就动手了。我不得不把双手插在我的衣袋里，牢牢地放在里面。不定哪一天我会在那间后楼小客厅里跟他干的，我知道会这样的。要不是我怕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我早就下手了。我要把门上个双锁，把我和他关在里面，趁未死以前跟他算帐，这我是确实要做到的。”

“你要再不冷静下来，诺格斯先生，我就大声叫了，”拉·克里维小姐说，“我相信再也忍不住了。”

“那不要紧，”纽曼接着说，使劲地东蹿西跳。“今天晚上尼古拉斯就来：我给他写过信。拉尔夫想不到我都知道；他想不到我关心这事。狡猾的恶棍！他想不到。他哪里想得到。那不要紧，我会打垮他的——我，纽曼·诺格斯。哈，哈，这个无赖！”

他的满腔怒火一下子猛烈燃烧起来，纽曼·诺格斯在屋里乱蹦乱跳，做出谁也没见过的极其离奇的举动来：一会儿对着墙上的那些微型画像把拳头打出去，一会儿猛击自己的脑袋，真像身临其境一样，闹得自己气喘吁吁，筋疲力尽，这才软瘫在原来的座位上。

“好啦，”纽曼说，把帽子捡起来，“发作了一下子对我有好处。我现在好受点了，可以把事情都跟你说说了。”

---

① 坎宁(C. J. Canning，1770—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外长及首相、财政大臣等职。

纽曼这样出奇地大闹了一场，几乎把拉·克里维小姐吓得晕过去，他费了一会儿工夫才让她安下心来；然后，纽曼一五一十地讲了凯特和她伯父会见的整个经过，在讲以前，先谈了他以前对此事的种种猜疑和猜疑的原因，结束时谈了他已经采取的步骤，即给尼古拉斯偷偷地写了信。

尽管个儿小的拉·克里维小姐的愤慨没有像纽曼那么古怪地表现出来，其强烈的程度是相差无几的。真的，假如拉尔夫·尼克尔贝凑巧当时来到这里，他不一定不会发现拉·克里维小姐甚至是个比纽曼·诺格斯本人更危险的敌手。

“求上帝饶恕我说出这句话来，”拉·克里维小姐说，她的种种愤怒的表现至此告一结束，“我真觉得能把这个扎在他身上才高兴呐。”

拉·克里维小姐手里拿着的武器并不是太可怕的，其实无非是一支铅笔罢了；不过，她知道自己弄错了之后，这位小小的人像画家就把它换成一把螺钿柄的削水果的小刀；她一面说话，一面用它向前刺了一下，以表奋不顾身之意，这一刺，简直连一只两磅重的面包的皮也刺不破。

“过了今天晚上，她就不愿住在现在的地方了，”纽曼说。“这可叫人安心。”

“住口！”拉·克里维小姐叫道，“几个礼拜前就该离开那儿啦。”

“如果我们早知道这情况就好了，”纽曼接着说。“可是我们不知道。除了她母亲和她哥哥，谁去干涉也不合适。她那位母亲啊，很软弱——可怜的人——很软弱。那位亲爱的年青人今儿晚上就到。”

“哎呀呀！”拉·克里维小姐喊道。“你要是立刻告诉他，诺格斯先生，他就会干出拼死拼活的事来。”

纽曼不再搓手了，显出思索的神色。

"错不了，"拉·克里维小姐郑重其事地说，"你要是冒冒失失地把实情告诉他，他就会对他的伯父行凶，或者对那几个人之中的某一个行凶，那就会把他自己搞得大难临头，叫我们大家痛心、难过。"

"我可一点没想到这个，"纽曼接着说，他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我来找你，为的是请你接待他的妹妹，要是他把她带到这儿来的话，可是——"

"可是当前的这个问题要重要得多，"拉·克里维小姐打断了他的话，"你没来的时候恐怕已经看清楚了，不过结果如何，谁也不能说得准，除非你十分小心谨慎。"

"我有什么办法呀？"纽曼抓着头皮大声说，显得非常着急，非常为难。"他要是说想把他们都开枪打死，我也只能说，'当然啦——他们也是活该。'"

听了这话，拉·克里维小姐不由得小声叫了一声，马上开口央求纽曼郑重保证尽最大的努力让尼古拉斯的怒气平息下去；纽曼起先不允，后来才答应了。然后，他们一起商议怎样用最稳妥可靠的方式把需要他来伦敦的情况告诉他。

"得给他时间先冷静下来，才谈得到采取什么行动，"拉·克里维小姐说。"这是极端重要的。不到深夜，万万不能告诉他。"

"可是晚上六、七点钟他就到伦敦了，"纽曼应道。"他一问我，我不能不说。"

"那么你就得到外边去，诺格斯先生，"拉·克里维小姐说。"你因事离家，有什么难呢，不快到半夜千万别回去。"

"那他就会一直到这儿来，"纽曼回嘴说。

"我也这么想，"拉·克里维小姐说，"可是他呀，找不着我，因为等你一走，我就立刻到市中心区去，跟尼克尔贝太太说些

好话，把她带到戏院去，他就连他的妹妹住在哪儿也不知道了。”

两人又讨论了一回，看来这是能够采取的最稳妥可行的办法。于是，最后决定照此办理。纽曼听了好多补充的劝告和请求之后，辞别了拉·克里维小姐，拖着两条疲惫的腿走回黄金广场；谈话的余音在耳，思绪满怀，一路盘算着一大堆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

第三十二章

主要叙述一些异乎寻常的谈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些异乎寻常的行动。

“伦敦总算到了！”尼古拉斯喊道，把大衣往后一甩，把睡了好久的斯麦克叫醒。“我还以为我们永远到不了啦。”

“可是这一路走得还算相当快呀，”赶车人说，回过头去瞧着尼古拉斯，有点儿不大高兴。

“不错，我知道，不过我老是巴不得快快结束旅程，这一来就使得路程看起来好长了。”

“嘆，”赶车人说，“这样的牲口，这样的座位，还说路好长，你一定是着急得要命了。”说着，他甩了一下鞭子，轻轻拍拍一个小男孩的腿肚子，表示话说得有劲。

哐啷哐啷，他们的车子通过伦敦的几条热闹嘈杂、人头济济的大街，此时，长长的两行街灯灯火通明，随处夹杂着药店的耀眼的灯光，亮晶晶的大片灯光从商店橱窗里倾泻出来，里面的灿烂辉煌的珠宝、五光十色的丝绸和天鹅绒，最引人的美味佳肴，

最豪华、最奢侈的种种装饰品，争奇斗妍，名目繁多。条条人流看不见尽头，流个不住，人群之中，你推我，我撞他，急急赶行，四周琳琅满目，似也无心观看；同时，形形色色的车辆杂在一起，聚而成群，流动如河水，吼叫不休，加强了鼓噪喧嚣之声。

他们那一辆疾驰的马车所经之处，种种景物瞬息万变，见到他们在一个极其古怪的行列中从眼前掠过，你会觉得惊奇。大商场中陈列着华衣美服，衣料来自世界各地；诱人的百货商店，一应俱全，对已获满足的贪欲再加刺激和纵容，给常常举行的盛宴增添新的风味；光闪闪的金银器皿，精巧万状的杯盘和花瓶；枪、剑、手枪，还有专利的毁灭性武器；歹人用的螺钻和铁器、婴儿的衣服、病人的药品、死者的棺木、被葬者的墓地——这一切，杂陈并列，像穿着杂色衣服的小丑般在跳舞，飞掠而过，就像那位荷兰老画家[①]笔下的奇形怪状的人群一样，对浑浑噩噩、忙碌不安的群众具有同样的严酷的教育意义。

就在这人群中间，也不乏让那变化流转的场面平添一些新的意义的东西。在映射出金匠的珍品的强光中，飘荡着肮脏的民谣歌手的褴褛衣衫；在展示美味食品的橱窗前，闪动着一些苍白、枯瘦的面孔；饥饿的目光扫视着丰盛的肴馔，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对他们却成了一道铁墙；衣不蔽体的瑟缩的人影伫望着中国围巾和印度的黄金制品。孩子的洗礼命名会在最大的棺材店里举行，挂在死者门前的纹章匾打断了最华美的大厦的扩建。生与死携手而行；贫与富并肩而立；饱与饿卧在一处。

却说，伦敦到了；车厢里的那位乡下老太太，离金斯敦还有一、二英里的时候，就把头伸到窗外去，对赶车人叫嚷着，说她说得准金斯敦已经过了，他忘了告诉她下车；终于，她心满意足了。

---

① 指荷兰十七世纪风俗画家加·梅曲(Gabriel Metsu，1629－1667)，擅于描绘市场生活。



阿尔弗雷德·曼塔里尼先生

尼古拉斯在马车歇脚的那个客店里给自己和斯麦克订好了床位之后，马上跑到纽曼·诺格斯的寓所，因为他越来越心急如焚，再也忍耐不住了。

纽曼的顶楼后屋里生有炉火，一支蜡烛尚未熄灭；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一间简陋的小房间，竟收拾得可以容身，而桌子上已摆好了酒肉。纽曼·诺格斯的一片深情厚谊，处处可见，但他本人却不在家。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尼古拉斯敲着顶楼前屋邻居的门，问道。

“啊，约翰逊先生！”克劳尔开了门说。“欢迎你，先生——你真是满面红光啊！我绝对想不到——”

“对不起，”尼古拉斯插话说。“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巴不得知道呐。”

“嗐，他有一件麻烦事儿，”克劳尔答道，“过了十二点才能回来。他很不愿意出去，我可以告诉你，不过没办法。他可留下话了，叫你在这儿等他，随便一下，不要客气，还叫我招待你，这我很高兴干。”

克劳尔先生想表示一下竭力款待的热情，便一边讲话，一边拉过一把椅子到桌旁，顾自大吃其冷肉，并请尼古拉斯和斯麦克照样行事。

尼古拉斯又失望、又心烦，难以下咽，于是，等照料斯麦克安然就餐后，自己走出去（尽管嘴里塞满了食物的克劳尔先生说了一大堆劝阻的话）；让斯麦克去留住纽曼，如果纽曼先回来的话。

正如拉·克里维小姐所预料的，尼古拉斯径直去到她的寓所。听说她不在家，他心里盘算了一会儿：如果到母亲那儿去，就会引起拉尔夫·尼克尔贝和她的纠葛，那么去还是不去呢？但是，他完全相信，纽曼若没有充分的理由，是决不会那么着急地

劝他回来的；他决定还是去一下，便急急忙忙向东而行。

尼克尔贝太太出门去了，那个侍女说，要过了十二点或者再晚一点儿才能回来。她相信尼克尔贝小姐日子过得挺好，不过现在不在家里住，也不常回家。她说不清她住在哪儿，只知道不在曼塔里尼太太那儿——这一点她很清楚。

尼古拉斯心跳得厉害，只怕出了意外的灾难；他回到他撇下斯麦克的地方。纽曼还没有回来。不到十二点他不会回来；没有别的指望。难道打发人去把他找来一分钟也不行，给他送个字条去要个口头的答复也不行吗？这都做不到。他不在黄金广场，可能出差到远地去了。

尼古拉斯打算老老实实等下去，但是心慌意乱，坐也坐不住。他觉得呆着不动就是白白耽误时间。这是胡思乱想，他知道，可是他完全无法控制。于是他拿了帽子又走出去。

这一回他是往西走的，脚步匆匆，过了几条长街，一千种猜疑和忧虑缠扰着他，难以摆脱。他走进海德公园，此时园中寂静无人，他加快了脚步，似乎想把自己的思绪丢在后面。然而，这里没有任何过往的人物来吸引他的注意力，那些思绪越发蜂拥而来了，而一直浮现在心头的想法是：必然发生了什么飞来横祸，由于情况特别严重，谁也不敢对他明说。那个老问题屡次冒上来——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尼古拉斯终于走得疲乏起来，却仍旧茫无头绪；说真的，等他终于走出公园，竟比进公园时心里更慌张得多、混乱得多了。

他从大清早起就没有吃喝什么东西，觉得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他无精打采地由原路走回去，穿过公园巷和邦德街[1]之间的一条大路，走过一家华丽的饭店，在门前不知不觉地站住了。

---

① 这是伦敦最繁华的大街。

“也许是个奢侈的地方，”尼古拉斯想，“不过，来它半品脱酒，一些饼干，不管在哪儿，也不算胡闹吧。可是我不敢担保。”

他向前走了几步，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街道上那长长的一行煤气灯，设想走到头要用多少时间——而且，正处于最容易为首先涌现的冲动所控制的时候——而且，那家饭店对他有了强烈的吸引力，一半由于他的好奇心，一半由于他难以解释的复杂情绪——他又转身回去，走进饭店的咖啡室。

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四壁以最华美的法国墙纸为饰，墙顶有一道精致的镀金檐板。地板上铺着华丽的地毯；还有两面精美绝伦的镜子，一面在壁炉台之上，一面在屋子另一头，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以其自身之美和映照出来的影像之美使全屋更加光彩。炉边的厢座里有四位闹嚷嚷的绅士，此外只有两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绅士，无人陪伴。

对这一切，尼古拉斯用一个初来乍到的生客的眼光扫视了一下，便顾自在和那些闹嚷嚷的绅士相邻的厢座里落了座，背对着他们；那侍者正在为菜单上某一项价钱和上了年纪的两绅士中之一争论不休，他本来想要一品脱红葡萄酒，也只好等一等，拿起一张报纸来读。

他还没看完二十行，其实正是处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忽然听见有人提到他妹妹的名字，把他吓了一跳。他听到的是“小凯特·尼克尔贝”这几个字。他惊异地抬起头来，从对面的镜子里看见他背后的两个人已经离开座位站在壁炉前了。“准是其中的一个人说的，”尼古拉斯想。他等着听他再说些什么，显出一些愤慨的神色来，因为那句话的声调中毫无敬意，而他自以为是那说话的人又是面貌粗俗、盛气凌人的。

尼古拉斯刚才对镜一瞥时见到了这个人的面貌，也看清了他正背对炉火而立，跟一个比他年青的人谈话，那个年青人背对

着大家，戴着帽子，正望着镜子整理衬衣领子。他们低声悄语，时而放声大笑，但尼古拉斯听不见他们再说那个引他注意的名字或者稍微相似的字眼了。

后来那两个人重新入座，又要了酒，一伙人说笑得更加响亮了。但仍然没提到他熟悉的任何人的名字，于是尼古拉斯认为只是自己的处在兴奋状态中的幻想把另外几个字变成他念念不忘的名字了，或者完全是幻觉所造成的声音。

"还有一点很怪，"尼古拉斯想道，"说的要是'凯特'或者'凯特·尼克尔贝'，我还不会那么惊讶；可说的是'小凯特·尼克尔贝'呀！"

这会儿酒来了，打断了他的想头。他喝了一杯，又拿起报纸来。就在这个时候——

"小凯特·尼克尔贝！"他背后的一个语声喊着说。

"我没想错，"尼古拉斯嘟哝着说，报纸从他的手里滑下去了。"就是我猜到的那个人。"

"由于不赞成喝剩酒为她干杯，说得有理，"那个语声说，"我们就拿新上的大瓶酒为她喝头一杯吧。小凯特·尼克尔贝！"

"小凯特·尼克尔贝，"另外的三个人大声说。于是酒杯放下时都是空的了。

在公共场所提起他妹妹的名字，那么轻蔑随便的声调和态度，引起尼古拉斯强烈的反应，他顿时发起火来，却又用力忍住，连头也没回。

"这个小贱人！"最初说话的那个语声又说。"她不愧是尼克尔贝家的——真会学她的老伯父拉尔夫的样儿——她躲躲闪闪的，好让你追得更紧——他也是如此；你要是不紧追他，就什么也到不了手；这么一来，他的钱就加倍受人欢迎，成交也就加倍困难了，因为你着急，他不着急。嗬，狡猾得要命啊。"

“狡猾得要命啊，”两个帮腔的语声说。

对面那两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一个挨一个站起来走了，尼古拉斯十分烦恼，只怕他们这一走他会有一句半句听不清。可是那谈话却中断了，等他们离开以后才越发随便地继续下去。

“那个老太婆[1]呀，”那年青的绅士说，“恐怕吃—吃起醋来，把她给关起来了。错不了，像是这么回事儿。”

“要是她们吵了嘴，小尼克尔贝回家去找她母亲，那就更好了，”前一个人说。“那位老太太，我怎么对付她都可以。我说什么她都信。”

“哎哟，这可不假，”后一个人接着说，“哈，哈，哈！可怜的家伙！”

那两个异口同声的人也跟着笑起来，结果是，四个人一齐取笑尼克尔贝太太。尼古拉斯怒火中烧，但他暂时忍住了，等着听下文。

他听到的下文不必在这里细表了。只消这样说就够了：那几个人酒过数巡，他从听到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品格和阴谋，充分了解了拉尔夫的卑鄙无耻，和他必须到伦敦来的真正原因。这些还不算，他还听到妹妹的苦难被人嘲笑，她的贞洁行动被人讥讽和曲解；他听到她的名字被人说来道去，她成了胡言乱语的对象，随便戏弄的对象，蛮横无礼地打赌的对象。

最先开言的那个人做了谈话的主导，其实几乎唱了独角戏，只是随时不定哪个伙伴稍加促进而已。尼古拉斯镇定下来，可以面对这几个人了，才不顾舌干口燥，对那个人开了口。

“我跟你说句话，先生，”尼古拉斯说。

“跟我，先生？”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反问道，又蔑视、又吃惊

---

① 指维蒂特利太太。

地打量着他。

“我说的是跟你，”尼古拉斯回答得很费劲，因为他气得噎住了。

“嘿嘿，好一个怪客！”莫尔伯利爵士叫道，把酒杯举到唇边，环视他的朋友们。

“跟我单独谈几分钟，你是干，还是不干？”尼古拉斯厉声说。

莫尔伯利爵士只在喝下一口酒时顿了一下，要尼古拉斯说出事由来，不然就走开。

尼古拉斯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扔在那人面前。

“给你，先生，”尼古拉斯说，“事由，你估量吧。”

莫尔伯利爵士一看名片，脸上暂时显出惊讶的神色，也夹杂着一点慌张，可是他马上控制住了，把名片扔给坐在对面的维里索夫特勋爵，从眼前的玻璃杯里拿出一根牙签，悠悠闲闲地插在嘴里。

“你的姓名和住址？”尼古拉斯说，他激愤得脸色更苍白了。

“我都不告诉你，”莫尔伯利爵士回答说。

“在座的要是有个正人君子的话，”尼古拉斯说着向周围一看，简直无法让他的惨白的嘴唇吐出字来了，“把这个人的姓名、住址说给我听吧。”

谁也一声不出。

“我就是你们所谈的那位年青姑娘的哥哥，”尼古拉斯说。“我要痛骂这个人是骗子，是胆小鬼。要是这儿有他的一个朋友，就不该让他妄想瞒住姓名，免得他丢人——这种妄想一点儿用也没有——因为我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就不走。”

莫尔伯利爵士藐视地瞧着他，对伙伴们说道：

“让这个家伙说吧。跟他这种身分的毛孩子我没有正经话可讲；他就是说到半夜，我也要看在他的漂亮妹妹的面上，决不打

破他的脑袋。”

“你是个卑鄙的、没种的流氓！”尼古拉斯说，“该通告全世界说你是这号人。我非知道你是谁不可；你就是在大街上走到天亮，我也要跟到你家里。”

莫尔伯利爵士的一只手不由得抓住了圆酒瓶，一时好像要立刻照着挑战人的脑袋甩去。但结果他只是斟满了一杯酒，戏弄地笑起来。

尼古拉斯坐下了，正对着那几个人；他唤来侍者，付了帐。

“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他指着莫尔伯利爵士，用谁都听得见的声音问那人。

莫尔伯利爵士又笑了，那两个老是同时附和的语声也笑起来，不过劲头儿不大足。

“那位绅士吗，先生？”侍者反问道，他当然懂得给他的暗示，为了安全起见，便作出了敬意相当少、失礼相当多的回答，“不，先生，我不知道，先生。”

“喂，你这位老兄！”侍者刚要走，莫尔伯利爵士叫嚷着说。“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名字，先生？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就看这个吧，”莫尔伯利爵士说，把尼古拉斯的名片扔过去，“你把名字记住以后，把这个破纸片丢到火里去——听见了吗？”

那人龇着牙笑了，怀疑地瞧着尼古拉斯，用折中的办法把名片插在壁炉台上的镜子上，然后退出。

尼古拉斯交抱着双臂，咬着下唇，坐在那儿一声不响；然而，只看他的神态，已可证明他说跟着莫尔伯利爵士回家并非单纯的威吓，而是下定决心要付诸行动的。

从在场的那位年青人的语调听起来，他显然是正在苦劝他

的朋友，认为他不该这样行事，敦促他同意尼古拉斯的要求。然而，莫尔伯利爵士已有几分醉意，紧绷着脸，死皱着眉，一步也不肯退让，不但拒绝了那个软弱的年青朋友的建议，而且——好像是不要再听人劝告似的——定要他们都退场。不管怎么样吧，过了一会儿，那位青年绅士和那两个老是同声附和的人果然站起身来，走了出去，撇下他们的朋友一个人和尼古拉斯在一起。

不难想象，处于尼古拉斯这种地位，谁也会觉得时间的翅膀十分沉重，再也飞不快了，尽管一台法国制造的时钟不住地嘀嘀嗒嗒，一刻钟报时一次的小铃丁零作响，也都无济于事。他就在那儿坐着，屋子的另一边，莫尔伯利·霍克爵士靠在刚才坐的椅子上，双脚放在椅垫上，他的手帕随便地丢在膝头上，全然满不在乎地喝完大瓶子里剩下的红葡萄酒。

这样，他们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个多钟头——恐怕尼古拉斯会以为至少过了三个钟头了，但那只小钟铃仅仅响了四次。有两三回，他气愤，急躁地向周围看看，但莫尔伯利爵士还是原样不动，时时举酒凑在唇上，呆呆地望着墙，好像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有个活人在场。

后来他打个呵欠，伸个懒腰，站起来，安闲地走到镜子前面，打量了自己一下，转过身来，不惜屈尊，瞪了尼古拉斯一眼，这一眼瞪了半天，傲气凌人。尼古拉斯回瞪了一眼，却并无恶意；莫尔伯利爵士耸耸肩，微微一笑，拉了铃，吩咐侍者帮他穿上大衣。

那人照办了，开了门，扶着门扇。

“不必侍候了，”莫尔伯利爵士说；于是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莫尔伯利爵士在屋里走来走去，转了几个圈子，不断地随意吹着口哨；他停住脚，把前几分钟斟上的最后一杯葡萄酒喝干，又移动脚步，戴上帽子，对镜子正了一正，戴上手套，最后慢慢地

走出门外。尼古拉斯早已焦躁、愤怒得几乎发疯了，离座蹿出去追他——跟得很紧，还没等到莫尔伯利爵士走出去之后门扇荡回来，他们两个已经在街上并肩而立了。

有一辆自用马车在那儿等着；马夫解开皮围膝，跳下车来，去把马头勒住。

“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说不说？”尼古拉斯压低了声音问。

“不说，”对方凶狠地说，接着咒骂了一声来加重语气。“不说。”

“你要是仗着你的马跑得快，那你就错了，”尼古拉斯说。“我一定跟着你。老天在上，我跟定了，就是站在踏板上也不怕。”

“你敢这样做，你逃不了挨马鞭子，”莫尔伯利爵士说。

“你是个坏东西，”尼古拉斯说。

“我看你是个小听差，”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

“我是一位乡绅的儿子，”尼古拉斯应道，“出身和受的教育跟你一样，除此以外，肯定我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你强。我再告诉你一回，尼克尔贝小姐是我的妹妹。你对自己的没大丈夫气概的下流行为究竟负责不负责？”

“要是跟有骨气的人说话——负责。跟你说话——不负责，”莫尔伯利爵士回答说，把缰绳握在手里。“别挡我的道，狗东西。威廉，放开马头。”

“还是别这么做，”尼古拉斯喊道；莫尔伯利爵士跳上马车，尼古拉斯跟着蹿到踏板上，伸手去抓缰绳。“他管不住马，当心吧。你走不了——不许你走，我发誓——除非你把名字告诉我。”

马夫退缩了，因为那母马是一匹性子暴的骏马，它猛地向前冲，他几乎勒不住了。

“松手，我吩咐你！”他的主人吼叫着。

马夫遵命。那马一跳，后腿站了起来，再朝前冲，好像要把马

车给撞得粉碎似的，但尼古拉斯把一切危险置之度外，只觉怒火千丈，站定身躯，紧握缰绳不放。

“你撒手不撒手？”

“你报名不报名？”

“不报！”

“不撒！”

这几句话说得快似疾风，莫尔伯利爵士把马鞭往后一收，照着尼古拉斯的脑袋和肩膀猛抽下去。两人抢夺鞭子，鞭子断了，尼古拉斯抓住了沉甸甸的鞭柄，把对手的半边脸打开一道很深的口子，从眼睛直到嘴唇。他看见那道伤口，知道母马已经放开四蹄，疯狂地飞跑起来；他眼中冒着一百颗金星，觉得自己被马车猛地抛到地上了。

他又发晕、又恶心，赶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因为有些人在大喊大嚷，飞跑到街头，尖声叫前边的人让路。他觉得急流似的人群从身旁慌忙冲过——举目看去，望得见那一辆马车以可怕的速度沿着人行道飞跑——接着听见一声大叫，有个沉重的身子被压倒了，玻璃也碎了——接着，远处有一群人拥向前来，他就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了。

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从他的身上转到了马车里那个人身上，他只剩独自一人了。他正确地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追车就是蠢事，于是转身走进一条小街去找最近的马车出租处，过了一两分钟，忽然头昏眼花起来，像吃醉了酒一样，此时他才第一次感觉到头上有一道血从脸上点点滴滴地流到胸前。

第三十三章

本章叙述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非常迅速地被他的亲戚与之断绝一切关系。

纽曼·诺格斯心中不耐，远远早于商定的时间就赶回家里，和斯麦克坐在炉火前等待尼古拉斯归来，焦急地倾听楼梯上的每一个脚步声和屋里响起的任何极轻微的声音。时间在消逝，越来越晚了。他本来答应一个钟头之内回来，因此他的迟迟不归在两人心中引起相当大的惊慌。每一次新的失望之后，他们相互投以茫然的眼神，更充分证实他们的忧虑。

终于听见有辆马车停下的声音，纽曼便奔出去给尼古拉斯照亮上楼梯的路。看到对方处于前一章结尾所述的惊恐状态之中，他不禁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不要大惊小怪，"尼古拉斯说着，叫他急忙转身回进屋内，"并没有受伤，只要一盆冷水就能治好。"

"没有受伤！"纽曼大声说，用手迅速抚摸尼古拉斯的背脊和双臂，好像要弄清楚他并未骨折。"你干了什么呐？"

"一切我都知道啦，"尼古拉斯打断他的话说，"我听到了一部分，其余的我猜到了。在我洗清一点儿污迹之前，一定要先听你的详细报告。你瞧，我很镇定。我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

我的好朋友，说出来吧，因为需要隐瞒或掩饰的时期过去了，再没有一件事可以帮拉尔夫·尼克尔贝的忙啦。”

“你衣服上有几处给撕碎了，你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肯定你在忍疼受痛，”纽曼说。“先让我瞧瞧你的伤吧。”

“我并没有什么伤可瞧，只是有点儿疼，有点儿僵，不久就会好的，”尼古拉斯有点儿困难地坐下说。“即使我四肢都已骨折，我的神志仍然很清醒。在你没有告诉我有权知道的事之前，你别打算给我包扎一条绷带。讲吧，”尼古拉斯说，把手伸向诺格斯。“记得有一次你告诉我，你也有个妹妹，她在你灾难临头之前就死了。你想想她吧，然后把一切都告诉我，纽曼。”

“好，我一定，一定，”诺格斯说。“我一定把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你。”

纽曼这样做了。尼古拉斯时时点点头，似乎证实了他已搜集到的各个细节。他的眼睛注视着炉火，没有向周围看一眼。

纽曼的叙述结束了。他坚持要他的青年朋友脱下外衣，以便给他的伤痛施以适当护理。尼古拉斯略微反对，最后同意了。他的双臂和肩上有几处相当严重的挫伤，纽曼向邻居借到了油和醋以及其它有效的药品，给他揉擦。与此同时，尼古拉斯讲了受伤的经过。叙述对纽曼丰富的想象产生了深刻印象，因为在尼古拉斯说到大吵大闹的那部分情事时，他揉擦得特别使劲，以致引起尼古拉斯一直不愿暴露的伤处特别疼痛。十分清楚，纽曼目前完全是在给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施手术，全然忘记了他真正的病人。

受完了这份罪，尼古拉斯和纽曼商定翌晨在他从事其他工作时，要安排他母亲立即离开目前的住所，还要派遣拉·克里维小姐向他母亲透露信息。他然后穿上斯麦克的大衣，回到他们要在那儿过夜的小客店，写了几行给拉尔夫（将委托纽曼第二天

交给他）之后，尽力使自己好好安睡，那是他绝对需要的。

据说醉汉可能滚下悬崖，但是在酒醒以后，对任何个人的烦扰竟会全然无知。这话也可适用于在其他极度激动的事件中所受到的伤痛；事情确实如此，虽然第二天早晨，尼古拉斯刚醒来时，感到有些疼痛，但是钟一敲七下，他就并不太困难地跳下床来，随即尽量保持着警惕，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尼古拉斯只向斯麦克的房间里看了一下，告诉他纽曼·诺格斯很快就会来找他，便下楼走到街上，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按照纽曼上一夜给他的地址，吩咐赶车人驶往维蒂特利太太家。

他们到达凯多根巷才七点三刻。尼古拉斯开始担心这么早还没人起来走动，但这时看见一个雇来打扫门前石阶的女仆，总算放了心。由这个仆人去通知那个靠不住的侍童，只见他头发蓬乱，面部红润发亮，显然刚刚起床。

由这个少年通知他，尼克尔贝小姐这时正在屋前花园里散步。他提出了是否能去找她的问题，侍童垂头丧气地表示不能，但是在一个先令的刺激下，侍童变得开朗了，认为可以办到。

“告诉尼克尔贝小姐，她的哥哥来了，急于要见她，”尼古拉斯说。

身穿缀有金属钮扣制服的侍童极其敏捷地离去了，这是侍童们不常会这样做的。尼古拉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情万分激动，这使耽误一分钟也感到不能容忍。不久，他就听见一阵熟悉的轻盈脚步声，还没来得及上前去迎接她，凯特已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哇的一声哭起来。

“我亲爱的姑娘，”尼古拉斯拥抱着她说，“你多么苍白啊！”

“我在这儿非常，非常不快乐，亲爱的哥哥，”可怜的凯特呜咽着说，“非常，非常痛苦。别把我留在这儿，亲爱的尼古拉斯，不然我会心碎而死。”

“我哪儿也不把你留下了，”尼古拉斯应道——“永远不再这么做，凯特，”他把她抱在胸前，不禁感动得大声说。“告诉我，那时我只得那么做。告诉我，我们当初所以分离，是因为怕给你们带来不幸；那是对我的一场磨难，也同样是对你们的。要是我做错了，那是由于对世界无知，没有发觉。”

“为什么我们还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的事呢？”凯特反过来安慰他。“尼古拉斯——亲爱的尼古拉斯——你怎么能这么屈服呢？”

“知道你遭受了什么苦难，”她的哥哥回答说。“看见你变了许多，却仍然这么善良、忍耐对我是严厉的谴责，——上帝啊！”尼古拉斯紧紧握着拳头，大声叫道，但是突然改变了声调和态度说，“我又火冒三丈了。你必须立刻和我一块儿离开这儿；昨晚你就不该睡在这儿的，但是等我知道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该对谁说一声呢？”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那时维蒂特利先生走进来了。凯特向他介绍了她的哥哥，他立即宣布来此的目的，而且不可能延期执行。

“应该在一季度前就预先通知，”维蒂特利先生带着一个站在正确一边的人的严肃态度说，“现在连一半也还没过去呐。所以——”

“所以，”尼古拉斯插话说，“必须损失一季度的工资，先生。请您原谅这样匆忙，但是情况需要我立刻让妹妹离开，一刻也不能耽误。如果您允许，在一天之内，我会派人来拿她带到这儿的东西。”

维蒂特利先生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对于凯特立即离去并无反对意见；的确，他对此倒是挺满意的，因为塔姆里·斯纳非爵士曾提出他的意见，认为她和维蒂特利太太的性格相当不合。

“关于应该支付的那一小笔工资的事，”维蒂特利先生说，“我将——”说到这里，他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所打断——“我将——欠尼克尔贝小姐了。”

应该说明，维蒂特利先生有拖欠小债的习惯，而且挂在那里不付。一切男人都有些小小的自得其乐的做法，而这就是维蒂特利先生的。

“对不起，”尼古拉斯说。他再一次迅速请求原谅如此突然离去，然后催凯特上车，嘱咐赶车人全速急驰进城。

他们就这样按照出租马车力所能及的全速行驶入城。由于那些马匹正巧住在白教堂街[①]，习惯在那儿吃早餐，如果吃得上早餐的话，它们便以超过能预计的更大速度跑完了行程。

尼古拉斯把凯特在他前几分钟送上楼去，这样，他的意外出现才不致吓着他的母亲，等路已铺好之后，他带着深情厚意露了面。纽曼并没有闲着，因为门外已有一辆小运货马车，财物已被匆匆运出。

说起来，尼克尔贝太太并不是一个在匆忙中能向她说明白任何事的人，也不能在短时间内了解特别微妙、特别重要的任何事。因此，尽管小拉·克里维小姐对这位好太太做了整整一个钟头的准备工作，目前再由尼古拉斯和他妹妹两人用清楚易懂的词句向她讲述，她仍然处于非常迷惑、慌乱的状态中，压根儿不理解如此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我亲爱的尼古拉斯，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伯父，他能有什么用意呢？”尼克尔贝太太说。

“亲爱的妈妈，”尼古拉斯回答道，“讲道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一步路可走，那就是对他藐视，愤怒地抛弃他，这是

---

① 在伦敦东部白教堂区，当时有不少出租马车公司。

他罪有应得的。你自己的自尊心和好名声要求，在发现了他的卑鄙行径后，你就一刻也不应该再感激他，即使为了这光秃四壁的避难所也罢。”

“真的，”尼克尔贝太太痛哭着说，“他是个畜生，怪物！墙壁非常光秃，需要粉刷，我花了十八个便士给天花板刷上了白粉。想起那么多钱都流进你伯父的衣袋，实在是件令人苦恼的事。我决不能相信——决不。”

“我也不，任何人也不，”尼古拉斯说。

“愿主保佑我！”尼克尔贝太太叫着说。“尼古拉斯，我亲爱的，想想看，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竟会是像拉·克里维小姐所说的那样一个放荡的坏蛋！可我还每天都在庆贺自己，因为他是我们亲爱的凯特的崇拜者。我想，要是他能和我们结亲，那对这个家庭会是什么重要的事啊！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关系给你弄一个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啦。我知道，朝廷周围有许多好职位可以弄到，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在埃克塞特的克罗普利小姐，我亲爱的凯特，你记得吧？），她有个哥哥，就有个职位，我还知道他的主要任务包括穿着丝袜，还戴一只好像黑表袋的丝袋假发[①]；可是想想看，事情终究弄到了这步田地——唉，天呀，天呀！这就足够气煞人了，就是这样！”尼克尔贝太太用这种悲伤的话语对她的伤心事又发泄过之后，悲惨地哭了。

这时，尼古拉斯和他的妹妹不得不指挥搬动那少数的几件家具，就由拉·克里维小姐致力于安慰这位主妇，她态度十分谦和地说，太太必须真正努力高兴起来。

“哦，我敢说，拉·克里维小姐，”尼克尔贝太太使性子地回嘴说，这在她不幸的境遇中不好算是反常的，“说说高兴起来是

---

① 脑后的假发盛于一只丝袋中，故名。

很容易的，可是，如果你也有像我那么多的机会需要高兴起来的话——再说，"尼克尔贝太太说，突然顿住了一下，"想想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吧，世上最十全十美的两位绅士，我打算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哎哟！要是我对他们说，'听人说你们的朋友莫尔伯利爵士是个卑鄙的坏蛋，'他们一定会笑话我。"

"我相信，他们再也不会笑话我们了，"尼古拉斯走上前来说。"来吧，妈妈，有一辆马车停在门口，无论如何，到星期一我们就将回到我们的老住处去了。"

"那儿不但各事都已齐备，还有热诚的欢迎呐，"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现在，我陪你一块儿下楼吧。"

但是尼克尔贝太太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走的。首先，她坚持要到楼上去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忘在那儿，然后再到楼下看看，是否已把每一样东西都拿走了。正当她上车时，她又想象到有一把咖啡壶给忘在后厨房的铁炉架上，等她被关进了车中，她突然忧郁地回忆起一把绿伞，那是放在她也不知道哪扇门后面的。尼古拉斯终于在绝对失望的心情中命令赶车人驱车离去。由于车子突然起动的意外颠簸，尼克尔贝太太的一个先令掉在麦秆里了。幸而这件事把她的注意力只限制在马车里，直到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再想起任何别的东西为止。

尼古拉斯看见各物都已安全运出，便解雇了仆人，锁上了门，跳进一辆轻便马车，到靠近黄金广场的一个偏僻角落，和诺格斯相约在那里相会。一切都办得很麻利，他到达会面地点时，才刚刚九点半钟。

"这是给拉尔夫的信，"尼古拉斯说，"钥匙在这儿。你晚上来找我时，对昨夜的事一个字也别提。坏事传得快，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可曾听说，是不是他觉得很不高兴？"

纽曼摇摇头。

“我要亲自弄弄清楚，一分钟也不耽搁，”尼古拉斯说。

“你最好稍微休息一下，”纽曼应道，“你有病，在发烧。”

现在支撑尼古拉斯的兴奋状态已经过去了，他便把真正感到的不舒服隐瞒起来，毫不在乎地摇摇手，向纽曼·诺格斯匆匆告别，随即离去。

纽曼离开黄金广场只有不到三分钟的路程，但是就在这三分钟的过程中，他把那封信从他的帽子里拿出拿进至少有二十次。起先是信封的正面，接着是反面，然后是两边，然后是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然后是封印，都成了纽曼赞美的对象。最后他把手臂伸直，握着信封，仿佛要整个再有兴味地检查一遍似的，然后搓搓双手，对受委托的事十分得意。

他到达事务所后，把帽子挂在经常挂的钉子上，把信和钥匙放在书桌上，不耐烦地等待拉尔夫·尼克尔贝到来。几分钟之后，就听见他的靴子在楼梯上发出的熟悉的嘎吱嘎吱声，然后铃声响了。

“邮件来了吗？”

“没有。”

“还有别的信吗？”

“有一封，”纽曼紧紧盯住他，把信放在书桌上。

“这是什么？”拉尔夫拿起钥匙问道。

“和信一块儿留下的——一个男孩带来的——大概一刻钟左右之前。”

拉尔夫对着这个方向扫视了一眼，打开信，阅读如下：

“现在我总算认识你的为人了。随我对你怎样大加谴责，都无法唤起这封信会在你心中唤起的羞耻感的千分之一。

“你弟弟的遗孀和她的孤儿拒绝寄身于你的篱下，满怀憎

恨，厌恶地避开你。你的亲属抛弃你，因为他们认为把他们的姓氏和你联系起来的血缘关系才是耻辱。

"你是一个老人，听任你走向坟墓吧。让你的有生之日的每一回忆都紧紧缠住你 那颗虚伪的心，在你临终的床上投下黑暗的阴影。"

拉尔夫·尼克尔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紧皱双眉，陷入沉思。信纸从他手中飘下，落在地板上，但是他仍然五指紧握，仿佛还拿着信。

他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把信塞进衣袋，把它全弄皱了，转身对纽曼·诺格斯大发雷霆，好像在责问他，为什么还不走开。但是纽曼站着不动，背对着他，用一支用坏了的、发黑的旧羽毛笔杆，正顺着贴在墙上的利息表上的某些数字溜动着，显然对其它任何东西心不在焉。

第三十四章

在本章中，读者早已熟识的几个人物来拜访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

"真该死，你要我一直撤这只要命的哑声旧茶壶似的铃，多长时间啊，每一个叮玲声都足够使一个强壮的人引起沮丧的痉挛。我敢凭生命和灵魂起誓，天杀的！"曼塔里尼先生对纽曼·诺格斯说，同时把靴底的泥刮在拉尔夫·尼克尔贝的踏脚板上。

"我只听见一次铃声啊，"纽曼应道。

"那么你是个头号荒唐的聋子，聋得和天杀的柱子一样，"曼塔里尼先生说。

这时曼塔里尼先生已走进通道，径自向拉尔夫的办公室走去，表现得不太礼貌。纽曼把身体拦住他，暗示说：尼克尔贝先生不愿人打扰他，并问顾客的事务是否属于紧迫性的。

“特殊得最最要命了。那是把一些脏纸的碎片，化成光辉灿烂、闪闪发光、叮当作响的天杀的金币，”曼塔里尼先生说。

纽曼接过曼塔里尼先生送上的名片，意味深长地哼了一声，一瘸一拐地走进主人的办公室。他把头伸向门里，看见拉尔夫重新陷入了沉思姿态。在他仔细阅读了他侄子的来信后，也曾如此。而且他似乎又看过了，因为他又一次把信打开拿在手中。这一瞥很短暂，因为受干扰的拉尔夫马上转身问打扰的原因。

在纽曼说明原因以后，那打扰者本人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带着罕见的感情一把抓住拉尔夫有老茧的手，起誓说，他一辈子都没见过他的气色这么好。

“你天杀的脸色真是非常红润，”曼塔里尼先生没等邀请就自己坐下，理着头发和连鬓胡子说。“你看起来十分年轻、快活，真见鬼！”

“现下只有我们俩，”拉尔夫尖刻地应道。“你找我要什么？”

“好！”曼塔里尼先生大声说，露出他的牙齿。“我要过什么！是啊。哈，哈！很好。我要过什么！哈，哈！哼，真该死！”

“你到底要什么，老兄？”拉尔夫严厉地问。

“天杀的贴现，”曼塔里尼先生龇牙一笑，滑稽地摇着头回答说。

“现钱不足，”拉尔夫说。

“该死的不足，不然我也不会要现钱了，”曼塔里尼先生打断他的话说。

“这年头儿不景气，一个人几乎不知道谁是可信赖的，”拉尔夫继续说。“眼下我不想做生意，事实上我宁愿不做；但是既然你

是朋友——你手头有多少期票呐？”

“两张，”曼塔里尼先生应道。

“总数多少？”

“该死的一点儿钱——七十五。”

“日期呢？”

“两个月和四个月。”

“我一定为你办——注意，为你啊；对有些人我可不愿——为了二十五镑，”拉尔夫审慎地说。

“哼，真该死！”曼塔里尼先生大声喊道，对于这个慷慨的建议，他的脸变得相当长起来了。

“嗨，留给你五十呐，你还要什么啊？”拉尔夫反驳道。“让我看看名字吧。”

“你是多么该死的狠心肠啊，尼克尔贝，”曼塔里尼反抗地说。

“让我看看名字，”拉尔夫应道，不耐烦地伸手要期票。“噢！他们并不稳当，但是他们还是够可靠的。你同意这些条件吗？你要拿这笔钱吗？我不要你这么做。我宁愿你不要。”

“真该死，尼克尔贝，难道你不能——”曼塔里尼说到这里。

“不，”拉尔夫打断他的话，回答道。“我不能。你愿意把钱拿去——现款，请注意。不需要耽搁，不需要到商业区去假装和对方的什么人谈判，这个人不存在，从来没存在过。成交还是不成交呢？”

拉尔夫一面说话，一面将几张纸推过去，漫不经心地把他的钱箱弄得铿锵作响，好像纯粹是偶然的事。这响声简直使曼塔里尼先生受不了啦。响声一传到他的耳际，他立即成交，拉尔夫便在桌上数出钱来。

他几乎还没数完，曼塔里尼先生还没来得及把钱全部收起，

就听见撤铃声，随后纽曼立刻引进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曼塔里尼夫人。曼塔里尼先生一看见她，就表现出相当心绪不宁的样子，异常敏捷地将现钱席卷进他的衣袋。

"啊，你在这儿呐，"曼塔里尼夫人把头往后一仰说。

"是，我的命根子和魂灵儿，我是在这儿，"她的丈夫应道，跌跪在地，像小猫般顽皮地扑去抓掉在地上的一枚一英镑的金币。"我在这儿呐，我的快乐的魂灵儿，正在汤姆·提德勒的地盘[①]上拾取该死的金银呐。"

"我替你害臊，"曼塔里尼夫人十分愤怒地说。

"害臊——替我，我的欢乐？你明知道在讲的可爱得要命的情话，不过是顽皮的撒谎罢了，"曼塔里尼先生应道。"你明知道你就是不会替自己的风流冤家害臊。"

无论是什么情况引出这样的结果，肯定看来倒仿佛是这风流冤家目前算错了他夫人的恩爱程度。曼塔里尼夫人仅仅以藐视的神色作为回答，随即转向拉尔夫，请他原谅来打扰他。

"完全应归咎于，"夫人说，"曼塔里尼先生严重的行为不端和极其错误的举动。"

"我的行为，我的续命汤啊！"

"你的行为，"他的妻子应道。"但是我再也不容许了。我不愿让任何人的铺张浪费和放荡行为来毁掉我。我请尼克尔贝先生来为我打算和你交涉的步骤作证。"

"求你别叫我为任何事作证吧，太太，"拉尔夫说。"你们俩自己解决，你们俩自己解决吧。"

"不，但是我一定要恳求你帮忙，"曼塔里尼夫人说，"听听我

---

① 指一个容易拾到钱财的地方。出自一种古老的儿童游戏：由一个孩子扮演汤姆·提德勒，划地为界，阻止别的孩子侵入他的地盘去攫取东西。孩子们唱道：我们在汤姆·提德勒的地盘上拾起金银。



曼塔里尼先生玩“汤姆·提德勒的地盘”游戏

给他的通知，那是我坚决要做的——我坚决的意图，先生！”曼塔里尼夫人对她丈夫飞快地投以愤怒的一瞥，重复道。

“她竟要叫我‘先生’！”曼塔里尼叫喊道。“叫我，这个以最该死的热情迷她的人！她，把迷人的魅力盘绕在我身上，活像一条纯洁的、天使般的响尾蛇！一切都和我的感情一起彻底完蛋了；她要把我抛进一个该死的境地。”

“不要谈什么感情了，先生，”曼塔里尼夫人坐下来，背对着他回答说，“你并不体谅我的感情。”

“我不体谅你的，我的魂灵儿！”曼塔里尼先生惊叫道。

“不，”他的妻子应道。

尽管曼塔里尼先生用各种方法讨好，曼塔里尼夫人还是说不，而且说得如此坚决、果断，是发着坏脾气说的，使曼塔里尼先生显然大吃一惊。

“他的铺张浪费，尼克尔贝先生，”曼塔里尼夫人对拉尔夫说，这时他正靠在安乐椅上，两手放在背后，面带极度轻视的微笑，注视着这可爱的一对——“他的铺张浪费超出了一切范围。”

“我竟然简直没想到，”拉尔夫嘲笑地回答。

“我向你保证，尼克尔贝先生，不管怎样，就是这么回事，”曼塔里尼夫人应道。“这事弄得我很痛苦；我经常担心害怕，经常手头很紧。即使这样，”曼塔里尼夫人抹着眼睛说，“也还不是最坏的。今天早上，他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从我的书桌中拿走了几张有价值的纸头。”

曼塔里尼先生轻声呻吟，扣上他的裤袋。

“从最近一次不幸事件以后，”曼塔里尼夫人继续说，“我被迫付给纳格小姐一大笔钱，为了在店里加上她的名字。我实在负担不起他的一切浪费了。尼克尔贝先生，我拿准他会直接到这儿来，把我说起的那几张纸变换成现钱。既然以前你常常帮助我

们，而且在这一类事情中和我们有很多联系，我希望你了解，是他的行为才迫使我决心到这儿来的。”

曼塔里尼先生从他妻子的帽子后面又呻吟了一声，把一枚一英镑的金币嵌在一只眼眶中，用另一只眼睛对拉尔夫使了个眼色。十分灵巧地完成了这个行动，他把金币刷地放进衣袋，又呻吟一声表示愈加忏悔。

由于拉尔夫的脸色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曼塔里尼夫人说：“我已下了决心，给他津贴。”

“做什么，我的欢乐?”曼塔里尼先生问道，他似乎没有听清楚这几个字。

“给他安排，”曼塔里尼夫人看着拉尔夫说，小心地避免向她丈夫瞥一眼，生怕他的那些讨好的言词会引诱她，动摇她的决心，“给他安排一笔固定的津贴。我说，如果他一年有一百二十镑买衣服并做零用钱，他可以认为自己是很幸福的人了。”

曼塔里尼先生很礼貌地等着听提出的定期生活津贴的数目，但是等他听到了，他把他的帽子和手杖扔在地板上，拉出手帕，用凄凉的呜咽发泄他的感情。

“天杀的!”曼塔里尼先生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喊道。在他又突然跳回椅子上时，他夫人的神经大受打击了。“但是，不行。这是个该死的恶梦。这不是现实。不!”

曼塔里尼先生凭着自信，以此自慰，于是闭上眼睛，耐心等待，直到他该醒来的时候。

“非常明智的安排，”拉尔夫轻蔑地笑着评论道，“如果你的丈夫将保持在这范围之内的话，太太——毫无疑问，他会的。”

“天杀的!”曼塔里尼先生一听到拉尔夫的话声，便睁开眼睛，大声呼喊道：“这是个可怕的现实。她就坐在我的前面。她的体型曲线优美；不可能搞错——没有什么比得上她了。那两位伯

爵夫人根本没有曲线，那位富孀的曲线糟透了。为什么她那么非凡地美丽，即使现在我也无法对她发怒呢？”

“那是你自己造成的，阿尔弗雷德，”曼塔里尼夫人回答说——仍然在斥责，但是口气已经变软。

“我是个该死的坏蛋！”曼塔里尼先生猛击一下自己的脑袋，大声叫喊道。“我要拿一英镑的金币换成半便士的，装满了我的衣袋，自己在泰晤士河里淹死；但就是在那时我也不会对她恼怒。我在进行时，会寄一张两便士邮费的便条，告诉她尸体在哪儿。她就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寡妇。我将成为一具死尸。一些漂亮的女人将会哭泣；她将笑得要命。”

“阿尔弗雷德，你是个残忍而又残忍的家伙，”曼塔里尼夫人想象到这可怕的情景，呜咽地说。

“她说我残忍—我—我—我为了她将成为一具潮湿得要命的讨厌的死尸！”曼塔里尼先生惊叫道。

“你知道，就是听你说到这样一件事，就几乎使我心碎，”曼塔里尼夫人应道。

“不受信任，我还能活下去吗？”她的丈夫大声叫着说，“难道我不是已把我的心切成无数该死的小片儿，而且把它们一片接一片地全都给了同一个要命的小迷人精，却被她怀疑，那我还能活下去吗？真该死，不，我不能。”

“问问尼克尔贝先生，我提到的津贴数目是不是恰当，”曼塔里尼夫人规劝道。

“我不要什么金额，”她忧郁的丈夫回答道，“我需要的不是该死的津贴。我一定要成为一具死尸。”

对于曼塔里尼先生这次重复提出的致命威胁，曼塔里尼夫人只能使劲扭着手，恳求拉尔夫·尼克尔贝加以干预。在大量眼泪和讲话以后，在曼塔里尼先生几次试图走到门口，准备立刻对

自己施行暴力之后，终于勉强说服这位绅士应允不做死尸了。这个巨大目的达到了，曼塔里尼夫人又讨论起津贴问题，曼塔里尼先生又同样做了，乘机表示他能非常满意地靠面包和水生活，穿破旧衣服度日，但是被他那最虔诚热爱的，最无私钟情的人儿不信任这一附加负但，却会使他没有勇气活下去。这又使曼塔里尼夫人热泪盈眶，以致对刚开始展现的曼塔里尼先生的几分缺点，才打开了一条很小的路，又能轻易地关起来了。结果是，曼塔里尼夫人并不完全放弃这津贴问题，但把它推迟到将来再作进一步考虑；于是拉尔夫看得相当清楚，曼塔里尼先生已重新获得了他的安逸生活，他的落魄和垮台也被推迟了，无论如何要隔较长的一个时期。

"但是这事仍会来得很快，"拉尔夫想，"一切爱情——呸！我竟然也采用少男少女的无稽之谈啦——都是够短暂的；然而，以对那边那个有络腮胡子的狒狒般的面孔的迷恋为唯一根源的爱情或者能维持得最长久，因为它来源于盲目，被虚荣所饲养。既然傻瓜把谷物带到我的磨盘里，那就让他们活过他们的全盛时期吧，越长越好。"

在拉尔夫·尼克尔贝想起这些如意算盘的同时，他关心的两个对象正交换着各种细小的爱抚和甜言蜜语，旁若无人。

"如果你再没有什么要对尼克尔贝先生说，我亲爱的，"曼塔里尼夫人说，"那我们就告辞吧。我们肯定已打扰他太久了。"

曼塔里尼先生首先轻轻拍几下曼塔里尼夫人的鼻子作为回答，然后用语言回答：他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真该死！不过我有啊，"他几乎立刻接着说，把拉尔夫拉到屋角里。"这儿有件关于你的朋友莫尔伯利爵士的事。这种要命的特别破例的事是从没有过的！——"

"你是什么意思？"拉尔夫问道。

"真该死,你不知道吗?"曼塔里尼先生问道。

"我从报上知道:昨天晚上,他从他的双轮轻便车里被人扔了出去,伤得很厉害,而且生命有些危险,"拉尔夫十分镇静地回答说,"但是我认为其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意外事件可并非奇迹啊,尤其是人们生活艰难,晚饭后还要去赶车的话。"

"嘘!"曼塔里尼先生发出一声刺耳的长口哨,大声说:"那你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啰?"

"不,除非是像我刚才设想的,"拉尔夫回答说,漫不经心地耸耸肩,好像要让他的提问者知道,他对这个话题并不好奇。

"真该死,你让我惊奇,"曼塔里尼大声说。

拉尔夫又耸耸肩,仿佛让曼塔里尼先生惊奇并不好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又用领会的眼神瞧了瞧纽曼·诺格斯的脸,他已几次出现在房门上的两块方格玻璃的后面了。这原是纽曼的任务之一:在不重要的人来访时,常常假装以为拉铃叫他指引他们出去,用这个方法来对这样的来访者作出温和的暗示,表示该是走的时候了。

"你难道不知道,"曼塔里尼先生拖住拉尔夫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事件,而是你的侄子对他发动的该死的凶狠攻击!"

"什么!"拉尔夫握紧拳头,脸色青白,咆哮着说。

"真该死,尼克尔贝,你和他一样,是一只大老虎呀!"曼塔里尼说,对他这些表示感到惊讶。

"说下去,"拉尔夫恶狠狠地叫道。"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这段情事是怎么回事?谁告诉你的?说呀,"拉尔夫咆哮着说。"你听见我的话吗?"

曼塔里尼先生退向他的妻子说:"天呐!尼克尔贝,你是多么要命的凶暴老恶魔啊!你简直要把我的命根子和魂灵儿吓得精神错乱了——这样突然大发脾气,语无伦次,你可从来没有过

啊，真该死！”

“唷！”拉尔夫强作笑颜地接着说，“那不过是装腔作势嘛！”

“这种装腔作势真叫人不舒服，是私人疯人院里的那一套，”曼塔里尼说，拾起他的手杖。

拉尔夫假装微笑，再一次询问曼塔里尼先生从谁那儿得到这消息的。

“从派克那儿，而他是一只该死的、杰出的、讨人欢喜的、貌似绅士的狗，”曼塔里尼回答说，“讨人欢喜得要命，呱呱叫的老手。”

“那他说了些什么呢？”拉尔夫紧锁双眉问道。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你的侄子在一家咖啡馆遇见了莫尔伯利爵士，凶狠得要命地扑向他，跟踪他到他的马车前，发誓说即使骑在马背上，或者把自己钩在马尾上，也要和他一同回家，还打破了他的脸，那是一个天生漂亮得要命的脸。马惊了，莫尔伯利爵士和他本人都给摔了出来，于是——”

“于是给摔死了？”拉尔夫两眼发光，打断他的话说。“是吗？他死了？”

曼塔里尼摇摇头。

“唷，”拉尔夫说，掉过头去。“这么说他什么事也没干啦，等一等！”他又环视四周，接着说。“他折断了一条腿或一只胳臂，或者肩膀脱了臼，或者锁骨破裂了，或者撞碎了一两根肋骨？由于有缰绳，他的脖子是保住了，但是因而弄得有几处疼痛，还有难于治好的内伤——对不对？至少你应当听到的吧。”

“没有，”曼塔里尼又摇摇头，接着说。“除非他被砸成那么小的碎片，他们把他吹掉了。他没有受伤，因为他走掉时镇静、愉快得像—像—像魔鬼一样，”曼塔里尼先生找不到适当的比喻，只得这样说。

“那么什么，”拉尔夫有点迟疑地说，“什么是吵架的起因呢？”

“你是最该死的老手，”曼塔里尼先生用赞美的语气回答说，“最狡猾、最危险、最高级的老狐狸——唷，真该死！——现在还假装不知道它的起因就是你那位眼睛亮晶晶的小侄女——那最温柔、最可爱、最美丽的——”

“阿尔弗雷德！”曼塔里尼夫人插嘴道。

“她总是正确的，”曼塔里尼先生奉承地接着说，“她说该是走的时候了，那就是时候了，她一定要走。她带着她的郁金香沿街散步，女人们一定忌妒地说，她有一个好得要命的丈夫，男子们一定着迷地说，他有一个好得要命的妻子。这些男女说得都对，都不错，我敢发誓说——哼，真该死！”

说了这些话，还有许许多多同样有头脑而十分中肯的话，曼塔里尼先生吻了拉尔夫·尼克尔贝戴着手套的手指，挎着他夫人的胳臂，带领她扭扭捏捏地走了。

“好了，好了，”拉尔夫跌进椅子，咕哝着说，“这个恶魔又自由了，事事都反对我，好像生来就该这样做的。有一次，他告诉我，在我们之间迟早有算帐的一天。我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位真正的预言家，因为这一天确实会来到。”

“你在家吗？”纽曼突然伸进头来问道。

“不，”拉尔夫同样突然地回答。

纽曼把头缩了回去，但是又伸了进来。

“你十分确定你不在家，是吧？”纽曼说。

“这傻瓜是什么意思啊？”拉尔夫暴躁地大声说。

“他几乎从他们刚走进来时就一直在等着，可能还听见了你的声音——就是这些，”纽曼搓着手说。

“谁呀？”拉尔夫责问道，被刚才听到的情报和他的办事员可

恨的冷淡弄得火冒三丈。

第三者——那个正被谈及的人物——的意外进入代替了急需的回答，他用一只眼（因为他仅有一只）瞄准拉尔夫·尼克尔贝，蹒跚而行，鞠躬不停，然后在一把圈手椅上落了座，双手放在膝上；由于尽力坐下，以致他的黑短裤被高高地拽到腿上，几乎达不到他那双威灵顿长统靴的顶端之下了。

"啊唷，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啊？"拉尔夫瞧着来访者说，再聚精会神地仔细看着他，半笑着说，"我应该认识你的脸的，斯奎尔斯先生。"

"啊！"那位大人物应道，"要不是我最近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你早该了解得清楚些了，先生。"接着斯奎尔斯向纽曼说，"把那个孩子从后屋里的高凳上抱下来，叫他到这儿来，行吗，伙计？嗳呀，他自己站起来了。我的儿子，先生，小瓦克福。你认为他怎么样，先生，可以作为多西伯义斯堂喂养的样品吗？难道他不是肥胖得足以使衣服绽开，线缝脱线，全部钮扣都飞掉吗？这是块肥肉！"斯奎尔斯大声说着，让孩子向后转，多少次用指戳，用拳打他身上最肥的部分，弄得坑坑洼洼，弄得他传宗接代的儿子深感苦恼。"这儿多坚硬，这儿多结实！嗐，无论你用食指和拇指夹住他的哪一部分，也简直没法把他捏痛。"

无论斯奎尔斯少爷经常处于多么良好的状态，他当然还不曾扮演过这种异常结实的人物，因为当他父亲捏紧食指和拇指来给他的话作证时，他发出一声尖叫，极其自然地揉擦痛处。

"啊，"斯奎尔斯有些困窘地说，"我把他那儿弄疼了，不过这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很早就吃了早饭，他还没吃午饭呐。等他吃了晚饭，你就拿门也夹不住他啦。瞧瞧他的眼泪，先生，"斯奎尔斯带着胜利的神态说，这时瓦克福少爷正用上衣袖口在擦眼睛，"还有油呐。"

"他看起来挺好,真的,"拉尔夫应道,为了他自己的某些私人目的,他似乎想要向这位校长讨好。"可是斯奎尔斯太太的身体怎么样?你的身体还硬朗吧?"

"先生,斯奎尔斯太太,"多西伯义斯堂的业主回答说,"可永远是老样子——待那群小伙子像母亲一样,对所有认识她的人是赐福,安慰,欢乐。我们的一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塞饱了吃食,接着生病了;那就是他们的习惯——上个礼拜他生了个脓肿。瞧瞧她是怎样用一把削笔刀给他开刀的!天哪!"斯奎尔斯长叹一声,拼命地点着头说,"那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人士啊!"

斯奎尔斯先生沉迷在回顾之中有十多秒钟之久,仿佛这次提及他夫人的美德,自然而然地把他的思路引导到约克郡那靠近哥列塔桥城的多西伯义斯这一和平的村庄,于是看着拉尔夫,似乎等待他说点什么。

"那个流氓对你的打击已经完全恢复了吗?"拉尔夫问道。

"我只是刚刚治好,要是我直到现在还治的话,"斯奎尔斯回答说。"先生,我是遍体鳞伤,"斯奎尔斯说着,先从头发根摸起,直摸到靴子尖,"从这儿到那儿。醋和牛皮纸,醋和牛皮纸,从早到晚。我猜想,贴在我身上的牛皮纸从头到脚大约有半令[1] 之多。我放了一大堆在厨房里,浑身上下都贴满了,你可以想象我真成了一个牛皮纸大包,里头塞满了呻吟声,没有别的。我是大声呻吟呢,还是细声细气地,瓦克福?"斯奎尔斯向他儿子提出问话。

"大声,"瓦克福回答道。

"孩子们看见我的情况这么可怕,他们是难过呢,还是高兴,

---

① 纸张的计数单位,一令为五百张。

瓦克福？"斯奎尔斯深有感触地问道。

"高——"

"哼？"斯奎尔斯急忙转过头来，大声叫道。

"难过，"儿子接着说。

"啊！"斯奎尔斯说，抓住他狠狠地打了一下耳光。"把你的手从衣袋里拔出来，在回答问题时不要结结巴巴地说话。在绅士的办公室里声音要放低点儿，老兄，不然，我一定从家里逃跑，永远不再回来；这一来，这些宝贝的，孤独的小伙子就将被放到世界上，没有他们这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看他们大家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

"你不得不接受医药护理吗？"拉尔夫问。

"唉，我接受了，"斯奎尔斯接着说，"那护理员给了我一张高价的帐单；可是我仍然照付了。"

拉尔夫抬了抬眉毛，那副样子，可以说很好地表示了同情，也可以说表示了惊讶——就凭看到的人乐意怎么想就怎么想。

"是的，我付了，每一个子儿，"斯奎尔斯回答说，他似乎很了解这个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了解得太透彻了，不会以为对此问题的任何回避能导致对方赞同付出这笔费用，"而且根本也没有从我的衣袋里掏出来。"

"没有！"拉尔夫说。

"连半便士也没有，"斯奎尔斯回答说。"事实是，我们对孩子们只有一项额外费用，那就是在需要时给医生的——不是当时现付，除非我们对我们的主顾有把握才行。你明白吗？"

"我懂，"拉尔夫说。

"很好，"斯奎尔斯接着说。"于是在我的帐单到达后，我们挑出五个小男孩(几个小商人的儿子，肯定愿意付钱的)，他们从没得过猩红热。于是我们送一个孩子到一座已有生了病的孩子的

农舍去，这样他也得上了病，接着让那四个孩子和他睡在一块儿，他们也得上了，然后医生来了，一下子把他们全护理了一次，于是我们把我的总额分给他们，加在他们的小帐单上，他们的双亲便付了钱。哈！哈！哈！”

“这也是个好办法，”拉尔夫偷偷瞥了校长一眼说。

“我相信你，”斯奎尔斯接着说。“我们老是这么做。噢，当斯奎尔斯太太怀着这个小瓦克福卧床期间，我们把百日咳传染给半打孩子，把她的生育费用由他们大家负担，还包括一个月的护士费呐。哈！哈！哈！”

拉尔夫从来不笑，但这一次他居然流露出他最近似的笑容，等待斯奎尔斯称心地畅谈完他的职业笑话，才问他进城有何公干。

“有些讨厌的法律事务呗，”斯奎尔斯抓抓头回答说，“有关一桩诉讼，人家叫做什么忽视孩子。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名堂。他有和我们一样的放牧的好机会，那个孩子就是这样。”

拉尔夫看起来好像听不大懂这个说法。

“放牧，”斯奎尔斯提高声音说，以为拉尔夫没能理解他，一定是耳聋的关系。“一个孩子体弱生病，食欲不振，我们便给他改变一下饮食——让他每天到外面耽上一个钟头左右，到邻人的萝卜地里，或者有时，如果碰到微妙的病情，就轮换使用萝卜地和一块胡萝卜地，随 他喜欢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个倔强的小伙子去放牧的土地，郡内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可是他去了，却害上了伤风和消化不良症等等。于是他的亲人就对我起诉了。现在，你简直没法想象，”斯奎尔斯又接着说，不耐烦地在椅子上挪动着身子，像是个被冤枉的人，“人们的忘恩负义竟会使他们走得多么远。你倒说呢？”

“是件难对付的事，真的，”拉尔夫评论道。

“你说的一点儿也没有超过事实，”斯奎尔斯回答说。“我不认为世上还有人像我对青年这么有情义。目前，在多西伯义斯堂所收青年的总额一年是八百镑。如果我能弄到一千六百镑，在每个人身上花上二十镑，那他的学费就简直不能相比了！”

“你还是耽搁在老地方吗？”拉尔夫问道。

“是，我们在撒拉森人头旅社，”斯奎尔斯回答说，“由于现在到年中已不久了，我们要继续留在那儿直到我募集到钱，并且希望弄到些新孩子。我把小瓦克福带来，目的是要给双亲和保护人瞧瞧。这次我要把他放在广告上。瞧瞧这孩子——他本人就是个学生——呃，他真是个高级喂养的奇迹呢。”

“我希望和你说句话，”拉尔夫机械地听了一些时候说，似乎一直在思考。

“随你喜欢说多少都行，先生，”斯奎尔斯接着说。“瓦克福，你到办公室后间去玩吧，不要走动得太利害，不然你会变瘦的，那可不行。你手头有没有像两便士的这类东西，尼克尔贝先生，有没有啊？”斯奎尔斯说着，把一串钥匙在外衣衣袋里弄得玎珰作响，含糊地咕哝着说他有的全是银币。

“我——想我有吧，”拉尔夫说得很慢，在一只旧抽屉里翻找了许久，才拿出一枚一便士、一枚半便士、两枚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

“谢谢你，”斯奎尔斯说着，把钱交给儿子。“给，你去买一只果馅饼——尼克尔贝先生的手下人会指点你上哪儿去买的——记着，买一只油份多的。”斯奎尔斯在瓦克福少爷身后关上门，接着说：“吃油酥糕点能使他的皮肤闪闪发亮，家长们会认为那是健康的标志。”

斯奎尔斯先生这样解说时，辅以一种特殊的会意的眼神，于是他移动椅子，在面对拉尔夫·尼克尔贝不远的地方，安置妥贴

后坐了下来。

“听我说呀，”拉尔夫向前微微屈身说。

斯奎尔斯点点头。

“我看，”拉尔夫说，“你不至于笨得愿意轻易原谅或忘却那个对你干的暴行吧，还是揭发将随之而来呢？”

“丝毫不，”斯奎尔斯尖刻地回答。

“如果你能得到一个加重报复的机会，你会错过吗？”拉尔夫说。

“告诉我这样一个机会，试试看吧，”斯奎尔斯接着说。

“是不是正是这样一个目的使你来找我的？”拉尔夫抬起眼睛看着校长的脸说。

“不—不—不是，我不知道，”斯奎尔斯回答说。“我想，除了你送过的一点儿钱以外，你是否有能力再给我一些赔偿费——”

“得了！”拉尔夫大声说，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必再说下去了。”

谈话中止了好久，拉尔夫显然陷入了沉思，然后他打破了沉默，问道：

“他带走的孩子是谁？”

斯奎尔斯说了他的名字。

“他年纪小还是年纪大一些？健康还是有病？听话还是不听话？说出来嘛，老兄，”拉尔夫迅速反驳道。

“啊唷，他年纪可不小啦，”斯奎尔斯回答道，“那就是说，已经不是你知道的那样年纪小的孩子了。”

“我猜想，那就是，他根本已经不是孩子啦？”拉尔夫打断话说。

“嗯，”斯奎尔斯轻快地回答道，仿佛他觉得这一提倒使他松了一口气，“他总快到二十了吧。然而他好像长得不那么老气，尤

其是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看来，因为他这儿有点儿迟钝，”碰了碰他的前额，“如果你经常打他的话，你也会以为没有人在场呢。”

“那么你一定经常打他啰，我敢说？”拉尔夫嘟哝道。

“相当对，”斯奎尔斯露齿一笑，回答道。

“在你写信告知收到你所说的那一点儿钱时，”拉尔夫说，“你告诉我他的亲人早已抛弃他了，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以告诉你他是谁。那是事实吗？”

“正是，倒霉透了！”斯奎尔斯回答道。在拉尔夫越来越坦率地继续询问他时，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安心自如了。“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按照我登记簿上的记录，有一个秋天的夜晚，有个陌生人带了他到我的住所，把他留下来，为他预付了第一季度的费用，五镑五先令。那时候他可能只有五、六岁——不会更大。”

“你还知道他些什么？”拉尔夫问道。

“非常少，很抱歉，”斯奎尔斯回答说。“钱付了六年或是八年就停了。那家伙给了一个在伦敦的地址，但是到了需要时，当然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事了。所以我就留下了这个少年，出于——出于——”

“慈善？”拉尔夫冷冰冰地建议道。

“慈善，确乎如此，”斯奎尔斯回答说，摩摩膝部，“在他开始在某方面显得有用处的时候，尼克尔贝家的这青年恶棍来把他拐走了。但是整个事件的最伤脑筋、最可气的部分是，”斯奎尔斯放低声音，把椅子拉得更靠近拉尔夫，说，“终于有人询问关于他的几个问题了——不是来问我，而是拐弯抹角地打听我们村子里的人。这样，正巧碰到我应该付掉全部欠款的时候，也许，也许——谁说得准呢？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一行里从前也曾发生过——假使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和我们好多的孩子一样，就可以作为一件额外的礼物，把他送给一个农民或是把他送到海上，

这样他就永远不会使他的父母丢脸了——真该死，要不是尼克尔贝家的那个恶棍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抓走，像拦路抢劫犯一样高明地抢劫我的钱袋的话。”

“我们俩不久就会和他清帐的，”拉尔夫把手放在约克郡校长的胳臂上说道。

“清帐！”斯奎尔斯重复说。“哎唷！我倒愿意给他留下一小笔余数，只要他能了结就好。但愿斯奎尔斯太太能逮住他。上帝祝福她！她一定会杀死他的，尼克尔贝先生——她一定会的，就像吃顿饭一样干脆。”

“我们再谈这事吧，”拉尔夫说。“我必需有时间考虑一下。通过他自己的感情和喜爱去伤害他。如果我能通过这个孩子打击他的话——”

“随你喜欢怎样打击他，先生，”斯奎尔斯插话说，“就是要打击得够狠，就这么回事——接着，我要说再见了。好！——请把那小男孩的帽子从屋角的钉子上拿下来，把他从凳子上抱下来，行吗？”

斯奎尔斯先生对纽曼·诺格斯大声说了这些请求，就走进办公室后间，充满父爱地给孩子戴好帽子，这时，纽曼，耳朵上夹着羽毛笔，呆板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轮流打量父子俩。

“他是个好孩子，是吧？”斯奎尔斯说着，头略微歪向一边，退后到书桌边，更便于估量小瓦克福身材的比例。

“很好，”纽曼说。

“他胖得都胀出来了，是吧？”斯奎尔斯继续说。“他有二十个孩子的肥胖程度，他有。”

“啊！”纽曼回答说，他把自己的脸突然逼向斯奎尔斯的脸，“他有——二十个的肥胖程度！——还不止呐。他应有尽有。上天帮助其他的人吧。哈！哈！主啊！”

发表了这些片段的言论之后，纽曼扑在桌上，用惊人的速度书写起来。

"怎么，这个人是什么意思？"斯奎尔斯涨红了脸大声说。"他醉了吗？"

纽曼没有回答。

"他疯啦？"斯奎尔斯说。

但纽曼还是显得不觉得有任何人在场，除了他自己以外；这样，斯奎尔斯就自慰说他是既醉又疯了；于是给予了这临别赠言，领着他前程远大的儿子离去了。

拉尔夫意识到对凯特艰苦持久地关心的程度，和他对尼古拉斯的厌恶的程度成为正比。或许是，要补偿向任何一人倾心的爱好，他认为必需比以前更恨另外一个人；这正是他的感情的发展方向。而现在，他被蔑视和摒弃，被人用最恶劣、最可憎的色彩向她描绘；他知道，她已被教唆得憎恨他，藐视他，他觉得自己跟人接触会给人污染，自己跟人交往会玷污人家——所有这一切他都知道；他还知道：一切的原动力都来自那个作为亲戚的男孩子。他在他们初会时就曲解他，此后一直公然反对他，敢于反对到底，因而激起他暗怀恶意，一至于此。只要他能找到立即报复的方法，他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但是尼古拉斯幸运之至，拉尔夫·尼克尔贝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尽管那天整天忙碌，并留下一部分心思为那一件急事的全盘方案和随之而来的业务操心，到了晚上，他终于又旧调重弹，仍然陷入无益的沉思。

"当我的弟弟像他一样年轻时，"拉尔夫说，"人家就开始把我们作比较，结果总是对我不利。他开朗、慷慨、勇敢、快乐；我呢，一个狡猾冷血的守财奴，除去热爱储蓄，别无爱好，除去渴望利润，别无兴致。我对第一次看见这个傲气十足的小人物时的情

景，记忆犹新，现在更铭记在心。”

他刚才忙着将尼古拉斯的信撕得粉碎，他说话时，把碎纸片像小阵雨般向身边撒开。

“这一类的回忆，”拉尔夫带着痛苦的微笑继续说，“只消稍一放松，就会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向我涌来。世界上一部分人倾向于鄙视金钱的力量，我一定要给他们指出金钱是什么。”

这时拉尔夫·尼克尔贝已经心情愉快，适于睡眠，于是他上床了。

第三十五章

斯麦克结识尼克尔贝太太及凯特。尼古拉斯也喜遇新交，全家似乎开始时来运转。

尼古拉斯把母亲和妹妹在那好心的微型画像画家的公寓里安顿好，弄清楚了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并没有丧命的危险，他的思绪这才转向可怜的斯麦克。斯麦克和纽曼·诺格斯一同吃了早餐后，一直郁郁不乐，呆在那个高尚人物的住所里，万分焦虑地等待关于他的保护人的进一步消息。

“既然他将成为我们自己小家庭的一分子，无论我们住在哪儿，无论我们将碰到什么运气，”尼古拉斯想，“我一定要按照适当的形式，把这个可怜人介绍给她们。为了他自己，她们会待他很好，如果并不(完全由于那一点)达到我能希望的程度，我确信，她们也会为了我而通融的。”

尼古拉斯说的是“她们”，但是他的担忧仅限于一个人。对于凯特，他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知道他母亲的种种怪癖。

他不能十分肯定，在尼克尔贝太太的眼中，斯麦克会获得她的欢心。

“话得说回来，”尼古拉斯出去办这桩慈善使命时，想道，“等她知道了他是个多么忠实的人，她不会不喜欢他的，而且她一定很快就会发现，对他的观察时期将是短暂的。”

斯麦克非常高兴又看见他的朋友，说：“我害怕你又陷入什么新的麻烦里了；时间好像那么长，我几乎担心你丢失啦。”

“丢失！”尼古拉斯高兴地回答。“你可不会那么容易地摆脱我的，我敢向你保证。我还会上升到水面上好几千次，而把我推下去的力量越大，我就会越快地重新跳起来，斯麦克。可是来吧，我来这儿的使命就是带你回家啊。”

“家！”斯麦克胆怯地向后退缩，嗓音颤抖地说。

“是啊，”尼古拉斯抓住他的臂膀，接着说，“为什么不呢？”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希望，”斯麦克说，“日日夜夜，日日夜夜，想了许多年。我渴望有个家，直到我厌倦了，悲伤得消瘦了，但是现在——”

“什么现在？”尼古拉斯温和地看着他的脸说。“什么现在，老朋友？”

“我不能离开你到世界上无论哪个家去，”斯麦克紧握着他的手回答说，“除了一个，除了一个。我不会活到成为老头子；只希望你亲手把我放在坟墓里，在我死前能想到，你有时会带着你和善的微笑到坟上来看望我。在夏天的气候里，每一样东西都生气勃勃的时候——不像我那么已死去——我几乎能不流一滴眼泪就到那个家去。”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可怜的孩子，如果我和你在一起的生活是快乐的呢？”尼古拉斯说。

“因为我将改变；而不是在我身边的人们。要是他们忘掉我，

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斯麦克回答道。“在墓地里我们大家全都一样，但是在这儿，没有人像我一样。我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是我很清楚。”

“你是个愚蠢的笨家伙，”尼古拉斯高兴地说。“假如那就是你的意思，我同意你。嘿，在一群女士中这儿也有一张忧郁的脸——我的漂亮的妹妹也在内，你常常向我问到她的。难道这就是你们约克郡人对女人的殷勤态度吗？真丢脸！真丢脸！”

斯麦克脸上露出喜色，微笑了。

“我说到家的时候，”尼古拉斯继续说，“是指我的家——自然也就是你的。如果它被解释为特定的四堵墙和一个屋顶，那上帝知道，我应该相当为难地说，还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儿；但那并不是我所指的。我说到家的时候，说的只是这么一个地方，在那儿——因为没有更好一些的——我喜爱的那些人都聚集在一块儿；即使那个地方是个吉卜赛帐篷或是一个谷仓，我还是要用同一个好名字来称呼它。现在说到我目前的家，不管它可能大大出乎你的预料，但是无论它的大小或者它的豪华程度都不会吓着你。”

这样说着，尼古拉斯抓住了他这伙伴的胳臂，关于同一个问题又说了好多话。他们一面向前走，他一面指出不同的景物来引起他的兴趣，领他到了拉·克里维小姐的房子。

“凯特，”尼古拉斯走进他妹妹单独坐着的房间说，“这位就是我准备你接待的忠诚的朋友和亲切的旅伴。”

可怜的斯麦克起先觉得害羞，尴尬，相当害怕，但凯特那么温和地向他走来，用十分甜美的声音说：她哥哥告诉她一切以后，她是多么渴望见到他；她应该多么感谢他，在他们极端困苦倒霉时，他给予尼古拉斯多大的安慰。这使他开始十分怀疑他是否应该流泪，因而变得更加惊慌失措了。然而，他设法用断断续

续的声音说：尼古拉斯是他唯一的朋友，他愿意豁出性命去帮助他。至于凯特，尽管那么和善，体贴，似乎对他眼前的困难和尴尬全然不知，这使他几乎立刻恢复了常态，觉得毫无拘束了。

这时拉·克里维小姐进来了，斯麦克也不得不被引见。拉·克里维小姐也非常和善，而且健谈得出奇——可不是对斯麦克，因为起先会使他感到不安，而是对尼古拉斯和他的妹妹讲话。过了一会儿，她就不时对斯麦克本人说话了，问他能不能鉴赏画像，是否认为屋角的那一幅很像她本人，是否认为，假如她画得使自己看上去年轻十岁，会看起来要好些，是否认为，作为一般的意见，年轻的女士们不仅在画像上，也在画像之外比年老的看起来更好些。她还讲了许多小笑话和诙谐的话，表达得情绪良好，兴高采烈，使斯麦克心里认为她是他见到过的最和蔼可亲的女士，甚至比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剧团里的格拉敦太太还要和蔼可亲。她也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女士，也许话也更多，而且确实比拉·克里维小姐嗓门更大。

最后门又开了，有一位戴着孝的女士走了进来。尼古拉斯深情地吻了她，称她为母亲，领她走向斯麦克坐的那把椅子，但在她走进房间时，斯麦克已经站了起来。

"你总是慈悲为怀的，会巴不得帮助受压迫的人，我亲爱的母亲，"尼古拉斯说，"所以你对他会有好感的，我知道。"

"我肯定，我亲爱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死盯着她这位新朋友，相当尊严地向他弯弯身，而这种尊严却似乎不是这个场合所需要的——"我肯定，任何一个你的朋友有，确实自然应该有，必须有，当然啦，你知道——对我大大提出要求的权利。当然，我很高兴被介绍给任何一个你感到兴趣的人——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根本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尼克尔贝太太说。"同时，我必须说，尼古拉斯，我亲爱的，你可怜的好爸爸偏爱

带客人到家里吃饭，而家里却什么也没有，这时我常对他说：假如他在前天来——不，现在我的意思不是前天；我也许应该说前年——我们就能比较好地接待他了。”

发过那些议论，尼克尔贝太太转身向她女儿，用听得见的低声问，这位先生是不是打算在这儿过夜。

“因为如果他是这样打算，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我不知道可能让他睡在哪儿，这是实情。”

凯特优美地跨步向前，既无任何厌烦之意，也无恼怒的表情，对她母亲的耳中低声说了几句话。

“哎呀，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向后退缩着说，“你讲得多逗啊！当然啦，我懂得那一点，我的宝贝儿，用不着你告诉我；我对尼古拉斯也这么说过，我是非常高兴。你还没有告诉我，尼古拉斯，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摆出比以前更不大克制的态度，转过身接着说，“你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母亲，他名叫斯麦克，”尼古拉斯回答说。

这一讲所产生的效果是事先根本没料想到的；这名字刚刚讲出了口，尼克尔贝太太就倒在一把椅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怎么啦？”尼古拉斯惊叫道，跑过去扶住她。

“这名字多像派克啊，”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确实不折不扣地像派克，就是那样。哎呀！别跟我说话——我一会儿就会好些的。”

在表现出了慢性窒息的每一种症状以后，从一满杯水中喝了大约一茶匙，把剩下的都倒掉了，尼克尔贝太太是好些了。她无力地微笑着说：她知道自己很傻。

“这是我们家族的一种毛病，”尼克尔贝太太说，“所以，当然，我不能因此受到责备。凯特，你的祖母也完全一样——确实如此。最起码的激动，最轻微的惊奇，都会使她马上晕倒。我经

常听她说，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在结婚之前，有一天，她正拐弯走上牛津街，她突然碰见她自己的理发师，他好像正在逃避一只狗熊——仅仅这样一次突然的意外相遇就使她马上晕倒。哦，且慢，"尼克尔贝太太顿住了考虑了一下，接着又说，"让我想想讲得对不对。是她的理发师在逃避一只狗熊，还是一只狗熊在逃避她的理发师呢？我声明，我眼下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个理发师非常英俊，我知道，十足的绅士风度；这样，这和这故事的主题并没有关系了。"

尼克尔贝太太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回忆的情绪，从那时起脾气变好了；由于轻松地偶然改变了话题，她又滑进其他不同的往事轶闻之中，同样精确地和手头的题目联系起来。

"尼古拉斯，我亲爱的，斯麦克先生是从约克郡来的吗？"尼克尔贝太太在晚餐后，沉默了一些时候，然后说。

"当然，母亲，"尼古拉斯说，"我知道你没有忘掉他的悲惨史。"

"哎哟，不，"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嗳！悲惨，真的。斯麦克先生，你从来没有和格林布尔堂的格林布尔家的人一同进过餐吗？该堂在北区[1] 的某个地方，你去过吗？"这位好太太对他说。"是个很骄傲的人，托马斯·格林布尔爵士，有六个成年的、最可爱的女儿，还有座全郡最好的园林。"

"亲爱的母亲，"尼古拉斯讲道理了，"难道你以为约克郡一家学校里的不幸的弃儿可能接到附近的贵族和乡绅的许多请帖吗？"

"说真的，我亲爱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显得很特别，"尼克尔贝太太说。"我知道当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去，至少每半

---

① 北区是约克郡的三大行政区之一。

年到唐顿谷的霍金斯家去两次，他们可比格林布尔家富得多，而且跟他们结了亲；所以，你该知道，这根本不是那么很特别的事。”

尼克尔贝太太正为击败尼古拉斯而得意洋洋，突然发作起健忘症，忘记了斯麦克的真名，不由自主地管他叫斯拉门斯先生。她把这种情形归因于两个名字就声音而言特别相似，两者都是斯(s)音开始，此外又都有个字母 m，不管在这一点上可能有什么疑问，但是他确实是个最佳的听众，这可是毫无疑问的。这情形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彼此非常亲密，而且引起尼克尔贝太太对他的一般举止和气质表示十分激赏。

这个小圈子就这样保持着最友好的、最愉快的关系，直到星期一的早晨，尼古拉斯离开了他们一个短时期，严肃地考虑他的情况，并决定是否能采取某种生活道路，使他能供养那些完全依赖他的努力来生活的人。

他不止一次想到克拉姆尔斯先生；不过，虽然凯特了解他和那位绅士的关系的全部经过，他的母亲可不了解；因此他预见到她那方面会有一千条烦恼的理由，反对他在舞台上寻找生计。并且还有更严重的理由，反对他回到那种生活方式。就算不考虑收入菲薄并不稳定的那些理由，他内心中也确信他永远没有希望出人头地，即使只做个在地方上演出的演员，他如何能带着妹妹从一城到一城，从一地到一地？如何能阻止她和任何别人联系，除了和那些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几乎都是无名小卒的人以外？“不行，”尼古拉斯摇着头说，“我必须试试去干别的工作。”

作出这个决定比实地做起来要容易得多。除了他在短期忧患中所获得的，他没有更丰富的人世经验。他具有相当轻率冒险的精神，会采取鲁莽行动（这些特性在他的年纪并不足为怪），加上积蓄有限，朋友更少，他能做什么呢？“天哪！”尼古拉斯说，

"我还是到职业介绍所再去试试吧。"

在他快步走开时,他讥笑起自己来;因为,在瞬息之前,他还在自责行动鲁莽呐。可是,他并未对自己的意图一笑置之,因为他仍然继续走下去;当他走近该地时,对自己描绘着各种光辉灿烂的可能性,说起来也想到了一些不可能的事,并且以为,或许也着实有道理,他很幸运,能具有如此轻快乐观的性格。

那办公室看起来与他上次离开时完全一样,真的,只有一、二处例外。橱窗内似乎还是挂着那些同样的招贴,那是从前就看见过的。那儿仍有同样无可指摘的男女雇主,需要找善良的仆人,也有同样善良的仆人,需要找无可指摘的男女雇主,有同样宏伟的产业需要投入资金,有同样大量的资金需要投入产业中去。总之,对于希求发财的人,那儿有各种同样的机会。而这是对国家的繁荣兴旺的一个最惊人的证明,很久以前人们一直没有发觉他们自己大可利用这些利益。

尼古拉斯站住了向窗内望去,有一位老绅士恰好也停下了步。尼古拉斯沿着橱窗玻璃看去,从左到右,寻找若干用大写字母书写的招贴,那是可以适用于他的情况的。他瞥见了这位老绅士,本能地把眼睛从橱窗上移开,更密切地观察这个人。

他是一个健壮的老人,穿着宽下摆的蓝色上衣,做得很大,宽松合身,看不出显著的腰身;粗壮的双腿上穿着黄褐色的裤子和高统绑腿;头上戴着低顶宽边的白色帽子,就像一个有钱的牧场主戴的那一种。他的上衣都扣上了钮子,有皱纹的双下巴埋在白围巾的褶层里——不是你那种上了浆的临时领巾,而是高级而舒适的老式白围巾,人们可以戴着入睡,一点也不会走样。但是主要吸引尼古拉斯注意的是老绅士的眼睛——从来没有过这样清澈、闪烁、诚实、愉快、幸福的眼睛。他站在那儿,略向上看,一只手插在上衣的前襟内,另一只正在玩弄他的老式金表链,他

的头略微歪向一边，而他的帽子比他的头歪得更厉害一点（但那显然是偶然的，不是他平常戴帽子的样子），嘴上泛起如此愉快的微笑，这样滑稽的表情集顽皮、单纯、仁慈、愉快于一炉，照得他的老脸喜气洋洋。尼古拉斯甘愿站在那儿看着他，直到夜晚。他当时竟然忘却，在整个宽广的世界里，还会碰到一个敌对的情绪或是愠怒的面容。

但是尼古拉斯对这个可喜的人连轻微的接近也不可能，因为，虽然老人似乎对自己成为观察的对象全然不知，却仅仅漫不经心地看看尼古拉斯；后者害怕冒犯老人，立刻重新细看窗上的招贴。

老绅士仍然站在那里，从一张招贴看到另一张招贴，尼古拉斯也禁不住再举目看他的脸。同他的奇特的外表结合在一起，有某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说明多么值得观看，而他的嘴角和眼角闪闪发亮，因而注视他不仅是消遣，而且确实是愉快。

情况就是这样，无怪老人实际上已不止一次发觉尼古拉斯在看他。这时，尼古拉斯涨红了脸，显得局促不安，因为事实是，他开始怀疑，这陌生人是否有可能要找个事务员或者秘书，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好像老人一定也明白。

这一番经过说来话长，实际上还不到两分钟。陌生人正准备离去，尼古拉斯又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即刻尴尬地结结巴巴说了声请原谅。

“不要见怪——哦，不要见怪！”老人说。

这话是用十分热忱的语调说的，声音完全符合这样一位说话人的身份，而且态度如此和蔼，以致鼓励尼古拉斯继续说下去。

“这儿有极多的机会，先生，”他说着，半现笑脸向橱窗作手势。

"我敢说,许多愿意并且巴不得被雇用的人都经常认真地这么想,"老人回答道。"可怜的人!可怜的人!"

他一面说,一面拔脚走开;但是看到尼古拉斯正要说话,他温厚地放慢了脚步,好像不愿意不让他讲下去似的。在略为迟疑之后(有时在街上也可以看见这情景,在两人相互点头之后,双方都不能确定,是否还要折回来交谈),尼古拉斯发现他自己已在老人身旁了。

"你想说话,年轻绅士;你准备说什么?"

"只想说我几乎抱着希望——我的意思是说,设想——你在看那些广告时,怀有什么目的吧,"尼古拉斯说。

"哦,哦?眼下有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呢?"老人狡猾地看着尼古拉斯,回答道。"你认为我现在要找一个职位吗——呃?你以为我是这样吗?"

尼古拉斯摇摇头。

"哈!哈!"老绅士笑道,搓着双手和手腕,好像正在洗手似的。"看见我注视那些通告,不论怎样,自然就会有这种想法。说心里话,起初我对你也这样猜想。"

"如果你终于也这么想,先生 ,你就离事实不远了,"尼古拉斯回答道。

"呃?"老人大声说着,从头到脚打量他。"什么!哎呀!不,不。品行端正的青年绅士竟落到如此穷困的地步!不不,不不。"

尼古拉斯鞠了一躬,祝他早安,便朝后转过身去。

"停一下,"老人说着,示意要他走进一条小街,在那里能够谈话,较少干扰。"你这是什么意思,呃?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不过是你和善的面貌和态度——两者都和我所见过的大不相同——诱使我透露真情。在伦敦这个荒芜之地,我对任何一个陌生人是绝不会讲这些话的,"尼古拉斯回答说。

"荒芜之地！是的，正是，正是。对。它是一片荒芜之地，"老人非常兴奋地说。"它对我也曾经是荒芜之地。我是赤脚来到此地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感谢上帝！"于是他举起了帽子，脸色非常严肃。

"怎么回事——是什么——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老人说着，把一只手放在尼古拉斯肩上，拉着他沿街走去。"你是——呃？"把手指放在他黑色上衣的袖子上。"给谁戴孝，呃？"

"我的父亲，"尼古拉斯回答道。

"啊！"老绅士迅速地说。"丧父对于青年人是件坏事。还有寡居的母亲吗？"

尼古拉斯叹了口气。

"也有兄弟姊妹吗——呃？"

"有一个妹妹，"尼古拉斯回答说。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你也是个学者，我敢说？"老人说，渴望地注视着年轻人的脸。

"我受过好教育，还算过得去罢了，"尼古拉斯说。

"好事，"老绅士说，"教育是一件大事——一件很大的事！我就从来没有。我羡慕那些受更多教育的人。一件非常好的事。是的，是的。多告诉我一些你的经历。让我听到全部经历。可不是出于没礼貌的好奇——不，不，不。"

说所有这些话的态度里带有某种十分热忱、坦率的意味，而且如此全然不顾一切习俗的拘束，绝不冷酷无情，以致尼古拉斯简直无法抵制。在高尚、优秀品质的人们之间，再没有像坦率那么有感染力的了。尼古拉斯立即受了感染，就扼要地复述了他的简短经历，毫无保留，仅仅把姓名隐去了，尽可能少触及他伯父对待凯特的事。老人极其注意地倾听着，等他结束后，老人热忱地挽住他的臂膀。

“不要再说一句话——不要再说一句话！”他说。“跟我来吧。我们一分钟也别耽误。”

这么说着，老绅士拉他回到牛津街，招呼一辆正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把尼古拉斯推上车，然后自己跟了上去。

他出色地坐立不安，兴奋至极，只要尼古拉斯表示要说什么，他立刻加以阻止，说——“不要再说一句话，亲爱的先生，不管任何原因——不要再说一句话。”青年人想，最好不再干扰他。这样，他们一路进城，没有任何交谈。他们走得越远，尼古拉斯就越纳闷：这奇遇的结局可能是什么。

他们到达银行以后，老绅士极敏捷地下车，再次挽着尼古拉斯，引他迅速地沿着针线街前进，穿过右边的几条胡同和通道，终于到达一片有树荫的宁静的小广场。他引路走进广场上一家最古老、外表最清洁的商行。门柱上仅有的标记是：奇里伯兄弟商行。但是匆匆一瞥放在那里的几个包裹上写的地址后，尼古拉斯猜想，奇里伯兄弟一定是德国商人。

穿过一座处处显示出兴旺业务的货栈，奇里伯先生（从他们经过的货栈工人和脚夫对他所表示的敬意，尼古拉斯猜想，他应该就是这个人）领他走进一间小会计室，它由板壁隔开，像一只大玻璃匣；会计室内坐着一名身子肥胖、年纪较大、脸盘很大的办事员，他戴着银框眼镜，满头扑有白粉——他好像不受尘土和污染的影响，仿佛会计室在放上屋顶之前，他就被固定在这玻璃匣里，而且从此就没有出来过。

“蒂姆，我哥哥在他的房间里吗？”奇里伯先生说，态度之和善并不亚于他对尼古拉斯所表示的。

“对，先生，他在，”胖办事员回答说，把眼镜玻璃对着他的上司，他的眼睛却对着尼古拉斯，“但是特里默斯先生正和他在一起。”

“啊！他来做什么，蒂姆？”奇里伯先生说。

“先生，他正在为一个人的寡妇和儿女筹集捐款，这人今天早晨在东印度船坞内被杀，”蒂姆接着说。“被一大桶糖砸死的。”

“他是个好人，”奇里伯先生十分真诚地说。“他是个仁慈的人。我非常感激特里默斯。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把一千件案子的情况告诉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绝对没法发现的。我非常感激特里默斯。”奇里伯先生说了这些话，极其高兴地搓搓手，这时特里默斯刚巧出来时走过房门，他便飞快地冲出去跟在后面，伸手抓住他。

“我要感谢你一千次，特里默斯，感谢你一万次。我认为你对我非常友好，的确非常友好，”奇里伯先生说，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使别人听不见。“特里默斯，有多少孩子啊？我哥哥内德给了些什么？”

“有六个孩子，”这位绅士回答说，“你哥哥给了我们二十镑。”

“我哥哥内德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特里默斯，”老人说，热忱地用发着抖的双手摇撼他。“给我另外写下二十镑——要不——停一下，停一下。我们不应该显得炫耀；给我写十镑吧，加上蒂姆·林金瓦特十镑。开一张二十镑的支票给特里默斯先生，蒂姆。上帝保佑你，特里默斯——这个星期的哪 一天，来和我们一同就餐吧；你总是会找到一份刀叉的，我们将十分高兴。现在，亲爱的先生——林金瓦特先生开的支票，蒂姆。被一大桶糖砸死了，有六个可怜的孩子——哎哟，真不得了！”

他用这种口气尽快地说下去，避免募捐人就这笔大额的捐款作出任何友好的规劝。尼古拉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使他同样吃惊并受感动。于是奇里伯先生领着尼古拉斯走到另外一间房间的半开着的门口。

"内德哥,"奇里伯先生说着,用指节轻轻敲敲门,弯腰倾听,"你忙吗,亲爱的哥哥,能抽出时间来和我说一两句话吗?"

"查尔斯弟,亲爱的伙伴,"有一个声音从室内回答说。他的嗓音和刚说话的那人如此相像,使尼古拉斯吃了一惊,几乎以为是同一个人。"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就马上进来吧。"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进去。当尼古拉斯的向导走向前,和另一位老绅士互相热情致意时,他是多么吃惊啊!同一的类型,他本人的类型——相同的面容、相同的体型、相同的上衣、背心和围巾,相同的裤子和高统绑腿——不仅如此,那儿还有一只完全相同的白帽子挂在墙上!

在他们互相握手时,脸上都由于洋溢的友情而发亮了,这种情况在婴儿脸上最最令人喜欢,而在这么老的人中,是无法形容地动人的。尼古拉斯能看出,后来的这位老绅士比他的弟弟略为矮胖些,他的步态和身材也略为呆笨些,这就成为他们中间唯一看得出的区别。毫无疑问,他们是孪生兄弟。

"内德哥,"尼古拉斯的朋友关上房门说,"这儿有一个我的年轻朋友,我们应该帮助他。为了对他,也对我们自己公正,我们应该适当地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情况。如果证实了——我确信一定能的——我们就应该帮助他。我们应该帮助他,内德哥。"

"你说我们应该,那就够了,亲爱的弟弟,"对方回答道。"你说了,就不用再调查了。他一定会得到帮助。他需要什么,他要求什么?蒂姆·林金瓦特在哪儿?让他到这儿来。"

这里该说明的是,这兄弟俩说话的声调都很有力,认真;两人的嘴里都落掉了同样的几颗牙齿,因此说话时带着相同的特点。两人除了最温厚无猜的性格所赋予的极度安详的心情而外,说起话来,就好像要把命运之神赏赐的一部分,保留一些供眼前使用,含在嘴里不放似的。

“蒂姆·林金瓦特在哪儿?”哥哥内德说。

“等等,等等,等等!”弟弟查尔斯把哥哥拉到一旁,说。“我有一个计划,亲爱的哥哥,我有一个计划。蒂姆上年纪了,他一直是个忠心的仆人,内德哥,我不以为给蒂姆的母亲和妹妹一笔补助金,在他可怜的哥哥死后为他的家庭出钱修个小坟墓,就足够回报他忠实的服务了。”

“不,不,不,”对方回答道。“当然不够。一点儿也不够,一点儿也不。”

“如果我们能减轻蒂姆的工作,”老绅士说,“说服他有时到乡下去,每星期有两三次睡在新鲜的空气中(他能做到,只要他早上晚一个钟头上班就行),老蒂姆·林金瓦特很快就能变得又年轻起来! 他现在比我们实足大三岁。老蒂姆·林金瓦特又年轻啰! 呃,内德哥,呃? 啊,我还记得老蒂姆·林金瓦特完全是个小孩儿时的情况呐,你呢?哈,哈,哈!可怜的蒂姆,可怜的蒂姆!”

于是这两个老好人一同愉快地大笑,每个人的眼中都噙着一滴关心蒂姆·林金瓦特的眼泪。

“但是,先听听这个——先听听这个,内德哥,”老人急速地说,在尼古拉斯身边一边放上一把椅子。“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你,内德哥,因为这位青年绅士很谦虚,是一位学者,内德,我觉得不应该要他一遍遍地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好像他是个乞丐,或者好像我们怀疑他似的。不,不,不。”

“不,不,不,”对方严肃地点头回答说。“很对,亲爱的弟弟,很对。”

“假如我讲错了,他会告诉我我讲错了的,”尼古拉斯的朋友说,“但是无论我讲错还是不讲错,你一定会很受感动,内德哥,别忘了当初我们也是两个没有朋友的青年,到这个大城市来挣第一个先令。”

孪生兄弟默默地相互紧紧握手，于是弟弟查尔斯用朴实的态度，叙述他从尼古拉斯处听到的详情。接着是长长的谈话；结束后，哥哥内德和蒂姆·林金瓦特在另一间屋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几乎花了同样长的时间。如果说在尼古拉斯和兄弟俩密谈前十分钟，他对每一个新的仁慈、同情的表示，只能摇手致意，并啜泣得像个小孩，这可并不对他有所诋毁。

终于哥哥内德和蒂姆·林金瓦特一同回来了；蒂姆立即走向尼古拉斯，用非常简短的句子对他耳语（因为蒂姆一般是个说话很少的人），说他已经记下了河滨马路的地址，而且要在当晚八点钟去拜访他。然后，蒂姆擦了擦眼镜，再戴上，准备倾听奇里伯兄弟还要说些什么。

"蒂姆，"弟弟查尔斯说，"你可知道，我们有意邀请这位青年绅士在会计室就职？"

哥哥内德说蒂姆已经知道了那个意图，而且十分赞成；蒂姆点头称是，把身子挺直，显得格外肥胖，非常神气。此后，寂静无声。

"你们知道，早上我不准备迟来一个钟头，"蒂姆突然打破寂静说，看来十分坚决。"我不准备睡在新鲜空气中——不，也不准备到乡下去。竟然在白天这个时候提出这桩好事，真是的。讨厌！"

"你固执得真该死，蒂姆·林金瓦特，"弟弟查尔斯看着他说，但眼睛里一点也没冒怒火，而是满面喜悦，对这老事务员深怀体贴之情。"你固执得真该死，蒂姆·林金瓦特，你是什么意思，先生？"

"四十四年啦，"蒂姆用羽毛笔在空中比划着说，在停手之前划了一条想象中的线条，"四十四年啦，到五月份，从我第一次给奇里伯商行管帐以来。我每天早上打开保险柜，总是那个时候

(星期日除外),在钟敲九下的时候,我每天夜里仔细检查房子,在十点半(除了有外国邮件的夜里,那时在十二点缺二十分)看看门是不是都闩上了,火是不是都熄灭了。我从来没有一夜睡在后顶楼的外面。在窗子的中部有同样的种木犀草的木匣,同样的四只花盆,每一边两只,那都是我第一次来时带来的。哪儿也没有——我说过一遍又一遍,我要坚持这样说——在这个世界上,哪儿也没有像这样的广场。我知道哪儿也没有,"蒂姆突然生气勃勃地说,一本正经地望着周围,"一处也没有。为了生意或者为了娱乐,在夏季或者在冬天——我不在乎哪一个——哪儿也没有什么可以相比。在英国,哪儿也没有这样的泉水,像在拱廊下的那个抽水机那样。在英国,哪儿也没有这样的风景,像我窗子外面的风景那样;每天早上在我剃胡须之前,我总看它,所以我应该了解它。我睡在那间屋子里,"蒂姆略微降低声音,接着又说,"已经有四十四年;如果没有什么不便,而且并不妨碍生意的话,我要请求让我留在那儿,到死为止。"

"真该死,蒂姆·林金瓦特,你怎么敢说到死?"孪生兄弟同时冲动地吼叫道,拚命擤他们的老鼻子。

"那就是我必须要说的,埃德温先生和查尔斯先生,"蒂姆说,又把肩膀向两旁撑开。"你们谈到让我退休养老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很对不起,我们把这次当做最后一次,永远别再提这个话题吧。"

说完这些话,蒂姆·林金瓦特傲然阔步地走出去,把自己关进他的玻璃匣里,带着这样一种神气:他已经说完了他要说的话,而且十分坚决,不容遭受拒绝。

兄弟俩四目相视,咳嗽了约有六次之多,没有说话。

"一定要给他做些事,内德哥,"另一个热情地说。"我们一定不理他多年来的顾虑,那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一定得有一名助

手，内德哥；假如他不愿太太平平地服从，我们一定得求助于暴力。”

“十分正确，”哥哥内德回答说，点着头，像一个人下定决心时的模样，“十分正确，我亲爱的弟弟。假如他不肯听从道理，我们必需违反他的意愿来干，让他明白我们决定行使我们的职权。我们必需和他争吵，查尔斯弟。”

“我们必需——我们确实必需和蒂姆·林金瓦特有一番争吵，”对方说。“但是此刻，我亲爱的哥哥，我们把我们的青年朋友留住了不放，那位可怜的夫人和她的女儿一定在急着盼望他回家了。所以让我们目前就说再见吧，而且——那儿，那儿——当心那个盒子，亲爱的先生——并且——不，不，不，现在一句话也不要说；但是当心十字路口和——”

兄弟俩用一些不连贯的话阻止尼古拉斯倾诉他的谢意，赶紧催他出去，一路上和他握手，矫揉造作得不很成功——他们都不是骗人的高手！——装着完全感觉不到尼古拉斯心头压倒一切的感情。

尼古拉斯在稍稍恢复镇静之前，心中充塞着激情，无法拐上街头。等他终于走出了阴暗的门洞子，他曾在那儿被迫停留了一会儿，他瞥见那孪生兄弟正在偷看玻璃匣的一个角落，显然决不定是否应当继续前一次的进攻，毫不拖延，还是目前且延缓进一步围攻那固执的蒂姆·林金瓦特。

要讲述上述的情事在拉·克里维小姐家的人们心中唤起的一切欢乐和惊讶之情，以及由此而所做、所说、所想、所期望并预言的一切，都不在报道这些奇遇的经过和目的之内。在此只要这样简单地说明一下就够了：蒂莫西·林金瓦特先生如约准时到达；尽管他为人怪诞，而且必然对正确地履行他的雇主们的内容包罗万象的慷慨施舍心怀妒忌，他还是坚决而热情地汇报了有

利于尼古拉斯的事；而第二天，他便被派到奇里伯兄弟商行的会计室内的空凳子上，现下的薪金为每年一百二十镑。

“我还想，我亲爱的哥哥，”尼古拉斯先结识到的朋友说，“要是我们把弓街上空着的那所村舍租给他，租金比一般的略低一点，好吗？呃，内德哥？”

“根本不要钱，”哥哥内德说，“我们很有钱，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到租金，应该感到害臊。蒂姆·林金瓦特在哪儿呐？——根本不要钱，亲爱的弟弟，根本不要钱。”

“或者最好还是提出一个数目，内德哥，”对方温和地建议说，“那会有助于保持节约的习惯，你知道，而且解脱痛苦的受人恩惠的感觉。我们可以说十五镑，或者二十镑，假如能按期付款，就用别的方法去补偿。而且我可以秘密预付一小笔贷款，供购置少数家具之用，内德哥，你也可以秘密预付另外一小笔贷款；要是我们发现他们做得很好——正像我们所希望的，这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就可以把贷款改成馈赠——要小心，内德哥，一步步地进行，不要催逼他们太紧。你现在怎么说，哥哥？”

哥哥内德表示赞同，不但说这是应该做的，而且也做了，于是在短短的一星期中，尼古拉斯坐上了那只凳子，尼克尔贝太太和凯特住进了房子。一切都充满希望，忙忙碌碌，轻松愉快。

住进那所村舍的第一个星期，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星期，充满了发现与惊奇。每夜，尼古拉斯回到家中，总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一天是一株葡萄藤，另一天是一只锅炉，又一天是在盛雨水的大桶底下发现了前客厅壁橱的钥匙，等等，足足有一百项。接着，这间屋子被用薄纱窗帘装饰起来，那个房间被遮光帘弄得十分雅致，做成这样的改进，没有人会设想是可能的。再说，还有拉·克里维小姐，她坐公共马车前来帮忙，住了一两天，她不断地失落放铁钉的很小的棕色纸包和一把很大的铁锤，还把

衣袖在腕部捋起，东奔西跑，从两级楼梯上摔下，受了很大的伤——还有尼克尔贝太太，她说个不停，偶尔做些事，但不经常——还有凯特，她不声不响，各处奔忙，对一切都很满意——还有斯麦克，他把花园收拾得看上去成为完美的奇迹——还有尼古拉斯，他帮助并鼓励每一个人——家庭中的一切和平与欢乐的气氛都已恢复；只有不幸和分离才能给予每一分朴素的愉快以这样的新的生趣，并且给予每一个钟点的聚会以这样的喜悦。

简而言之，贫穷的尼克尔贝一家是和睦而幸福的；而那位富有的尼克尔贝却是孤独而痛苦的。

第三十六章

有关隐私、事涉机密的家庭事务。表述肯维格斯先生如何经受剧烈的打击，以及肯维格斯太太的境况如何差强人意。

也许是时值晚上七点钟，靠近黄金广场的那些狭窄街道已经暗下来了，这时，肯维格斯先生派人去买了一副最便宜的小山羊皮白手套——价值十四便士的那种——选了最结实的那一只，刚巧是一只右手的，带着既有几分夸耀，又显得十分兴奋的神气走下楼，动手包住街门门环上的球形把手。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漂亮，肯维格斯先生便拉开门，随手关上，径自走到马路对面，从街对面看看效果如何。看到这样子再好也没有了，感到满意，肯维格斯先生于是又走回去，通过锁眼叫莫尔丽娜开了门，消失在房子里，再也看不见了。

且说，作为一个莫测高深的情况来看，肯维格斯先生没什么

显著的原因或理由要找麻烦来包住这个个别的门环，就像去把在十英里外的任何贵族或绅士的公馆的门环包住一样；因为，为了众多住户的更大便利，街门是经常敞开的，根本从来不用门环。二楼、三楼和四楼都有各自的门铃。至于顶楼，那是从来无人访问的；如果任何人要使用客厅，它们就近在手边，他只要直接走进去就是；而厨房另有一个入口，从采光小天井的台阶走下去就是。因此，单从需要和有用的问题来看，包住这个门环完全是莫明其妙的。

但是为了其他目的，不仅仅为了实用主义，门环是可以包起来的，就像目前这一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在文明生活中必须遵守一定的礼貌形式和仪式，否则人类会退步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从来还没有哪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在分娩期间——的确，没有上流社会的分娩能——不伴有一个包住的门环作为象征的。肯维格斯太太多少自命系出名门，而现在正在分娩期间。所以，肯维格斯先生用小山羊皮白手套把街门上不响的门环包住了。

"我也吃不准，"肯维格斯先生说着，整了整衬衫硬领，慢慢走上楼去，"既然是个男娃儿，我是不是把它登在报上。"

考虑着这个可取的步骤，并且在邻居中很可能产生轰动一时的新闻，肯维格斯先生走进起坐室，那里有各种特别小的衣着用品正在炉前的晾衣架上烘干，而那位医生，龙贝先生，正在照料那男娃儿——那是说，原来的那个——不是新生的一个。

"真是个出色的小男娃，肯维格斯先生，"龙贝医生说。

"你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小男娃，是吗，先生？"肯维格斯先生反问道。

"这个小男娃是我一生中所见的最出色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娃儿。"

想到这一点真是件乐事，并且给那些力主人种在逐渐退化

的人提供一个完整的回答，那就是新生到世上的每一个婴儿总要比前一个更出色。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婴儿，”龙贝医生说。

“莫尔丽娜当初也是个出色的婴儿，”肯维格斯先生说，言外之意，好像对方那句话确实是对他的家庭的进攻。

“他们全都是出色的婴儿，”龙贝先生说。他继续护理小男娃，带着沉思的表情。究竟他是否正在考虑把这看护工作在什么项目下列入帐单最合适，那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在此暂短的谈话期间，莫尔丽娜小姐，作为家庭的长女，在她母亲小病期间成为天然的代表，不停地推搡和殴打那三位较小的肯维格斯小姐；那种深情体贴的行为使得肯维格斯先生热泪盈眶地说：在理解和行为这方面，那个孩子已俨然是个妇人了。

“她将是她所嫁的那个男人的财富，先生，”肯维格斯先生用几分像旁白的方式说，“我想她将嫁一个身分比她高的人，龙贝先生。”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医生应道。

“你从没看过她的舞蹈，先生，是吗？”肯维格斯先生问道。

医生摇摇头。

“唉！”肯维格斯先生说，好像打从心眼里在怜悯他，“那你就还不了解她的本领呐。”

这时在另一个房间里一直传来有好多人进进出出的声音；每分钟大约有二十次很轻的开门声和关门声(因为得让肯维格斯太太保持安静)；那婴儿被展览给二、三十个代表团看，那都是从女朋友中选出来的，她们聚集在通道里和街门的附近，多方面地讨论着那桩大事。的确，兴奋情绪延伸到整条街道，可能看见有一群群妇女站在各家的门口——有些人也像肯维格斯太太最

后在公共场所出现时那样，有趣地大着肚子——叙述她们自己的类似的经验。有几个人因为在前天就预言事情会怎么发生而大大地得到赞许；另一些人又叙述她们一看见肯维格斯先生脸色发白，费劲地拼命跑到街上，就猜出了是男是女。几个人说一件事，几个人说另一件；但大家都在一起谈论，都同意下列这两点：第一，对于肯维格斯太太的所做所为大可奖励，值得高度赞扬；第二，从来没有像龙贝医生这样熟练而科学化的医生。

在全面的喧哗声中，龙贝医生坐在二楼前厅，如前所述，正在照料那个已被取代得宠地位的男娃儿，并和肯维格斯先生谈话。他是一位身体结实、外表坦率的绅士，说不上有衬衫硬领，从昨天早晨不断地长出来的胡子没有刮；因为龙贝医生颇有名望，街坊邻居又是多产；那里另外有不少于三家人家都包起了门环，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以内，一个接着一个。

"好了，肯维格斯先生，"龙贝医生说，"这一来就是六个啦。你早晚将有一个美妙的家庭，先生。"

"我认为六个几乎是够多的了，先生，"肯维格斯先生应道。

"呸！呸！"医生说。"胡说！半数还不到呐。"

说着这话，医生大笑；但是他还没笑到一半，肯维格斯太太的一个已婚朋友刚巧从病房走出来报告进展情况，并啜了一小口搀水的白兰地；她似乎认为这是针对上流社会的最精采的笑话之一。

"他们并不完全依靠大量财产，两个都不，"肯维格斯先生说，把第二个女儿放在膝上，"她们有前程。"

"哦，确实如此！"龙贝医生说。

"而且是非常远大的，我相信，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位太太问道。

"噢，太太，"肯维格斯先生说，"我无法确切地说他们将能成

为什么，或者他们不能成为什么。我不该夸耀任何我有幸与之结亲的家庭；同时，肯维格斯太太的家庭是——我应该说，”肯维格斯先生突然在说话时提高了声音，“我的孩子们每一个人也许可以继承到大约每人一百镑。也许还更多些，但那是一定的。”

“也是一小笔满不错的财产啊，”这位太太说。

“肯维格斯太太家有几个亲戚，”肯维格斯先生说着，从医生的烟匣里吸了一撮鼻烟，接着大打喷嚏，因为他对此并不习惯，“他们每人可以给十个人每人留下一百镑，这样做了以后，还仍然不必去乞讨。”

“嗳！我知道你指的是谁，”这位太太点着头说。

“我没有提名，我希望不提名，”肯维格斯先生带着自命不凡的神气说。“我有许多朋友都遇见过肯维格斯太太家的一位亲戚，就在这个房间里，可谓给任何在座的人都带来荣誉。我能说的只有这些。”

“我遇见过他，”这位太太说，对龙贝医生瞥了一眼。

“作为一个父亲，看到他那样一位人物，亲吻而且关怀我的孩子们，自然使我在感情上十分满足，”肯维格斯先生继续说。“作为一个男子汉，认识那位人物，自然使我在感情上十分满足。作为一个丈夫，让那位人物了解到这件大事，自然将使我在感情上十分满足。”

肯维格斯先生用这种语言方式表达了他的感情以后，用手整理二女儿的淡黄色发辫，嘱咐她做个好女孩，记住她姐姐莫尔丽娜说的话。

“那个姑娘越长越像她的母亲了，”龙贝先生说，突然对莫尔丽娜热烈赞叹起来。

“着啊！”这位太太接着说。“我经常说什么来着——我经常说什么来着。她活像是她的一幅画像。”把大家的话题引导到对

那位青年小姐身上后，这位太太抓住机会又啜了一口搀水的白兰地——而且是挺长的一口。

“对！是很相像，”肯维格斯先生略略思考以后说。“可正像肯维格斯太太在结婚前那样的女人！天呐，正像那样的女人！”

龙贝先生极其严肃地摇摇头，好像意思是：他猜想她当初一定是个光艳照人的人儿。

“提起漂亮姑娘啊！”肯维格斯先生高声说，“我可从没见过任何人那么身轻如燕——从没见过。还有那种风度；那么爱开玩笑，可仍然那么得体！至于她的身材！并不普遍为人所知，”肯维格斯先生压低声音说，“但是在当时，她的身材是如此之好，以致在霍洛韦路那边的不列颠剧院的招牌就是根据它描绘出来的！”

“但是只要瞧瞧现在，”这位太太极力鼓动道，“她可像六个孩子的母亲吗？”

“十分可笑，”医生大声说。

“她看起来更加像她自己的女儿，”这位太太说。

“她是这样，”龙贝先生同意地说。“像得很呐。”

肯维格斯先生正要进一步发表言论，也许多半是为了证实这个意见，这时，另一位太太（她顺便来看望肯维格斯太太，鼓起她的情绪，并帮助清理在吃喝方面可能端出的任何东西）把头伸进来说，她刚才下楼应声开门，有一位绅士要见肯维格斯先生，有“最特殊的事”。

这口信一送到，高贵亲戚的朦胧形象就掠过肯维格斯先生的脑海，于是在这影响下，他派莫尔丽娜去领那位绅士直接上楼。

“噢，说真的，”肯维格斯先生说着，站在门口对面，以便在来访者上楼时可一眼瞥见他，“原来是约翰逊先生！你身体怎么样啊，先生？”

尼古拉斯跟他握手，亲吻在周围的那些过去的学生，把一大包玩具交给莫尔丽娜保管，对医生和女太太们都作了揖，问起肯维格斯太太的健康情况，关心的口气把那护士的心灵都打动了，她刚巧走进来，在火上热一只小锅里的一些神秘的混合物。

“为了在这样的时刻来拜访，我应当向你道歉一百次，”尼古拉斯说，“但是我直到拉铃时才知道这情况，而我现在正非常忙，我怕要过几天才能再来。”

“目前来最好，先生，”肯维格斯先生说。“肯维格斯太太的情况，先生，对于你我之间的简短谈话是没有妨碍的，我希望。”

“你非常客气，”尼古拉斯说。

在这节骨眼上，另一位太太扬言道，婴儿已经开始拼命吃东西；这一来，已经提到的两位太太激动地冲进卧室去看他的表演了。

“事实是，”尼古拉斯继续说，“在我离开乡下之前，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时日，我受托传送一个口信给你。”

“啊，啊？”肯维格斯先生说。

“而且我已经在城里有几天了，”尼古拉斯接着又说，“但一直没有机会送来。”

“没关系，先生，”肯维格斯先生说。“我敢说，放冷一下也不会有所损失！从乡下来的口信！”肯维格斯寻思着说，“真是奇怪。我不认识在乡下的什么人呀。”

“佩陶克小姐，”尼古拉斯提醒他道。

“哦！是她捎来的，对吗？”肯维格斯先生说。“哎哟，是的。啊！肯维格斯太太一定很高兴听听她的消息。亨丽爱塔·佩陶克，呃？说起来，这些奇怪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你竟会在乡下遇见她——唷！”

听见提到她们这老朋友的名字，四位肯维格斯小姐都聚拢

在尼古拉斯周围，张大了眼睛和嘴，希望多听到一些。肯维格斯先生看起来也有点好奇，但是十分安心，并不怀疑。

“这个口信是有关家庭情况的，”尼古拉斯说，犹疑起来了。

“嗬，没关系，”肯维格斯先生说，看了一下龙贝先生，他正在毛手毛脚地照管小利利未克，发现没有人肯解除他这宝贵的负担。“这儿全是朋友嘛。”

尼古拉斯哼了一两次，好像有些难于继续讲下去。

“亨丽爱塔·佩陶克是在朴次茅斯吧，”肯维格斯说。

“是，利利未克先生也在那儿，”尼古拉斯说。

肯维格斯先生脸色转白，但是他恢复后就说：那倒也是个奇怪的巧合。

“口信就是由他那儿来的，”尼古拉斯说。

肯维格斯先生显得又振奋起来。对方知道他的侄女身体虚弱，毫无疑问送来口信，要他们转达详细情况。是的。他非常周到——这原是他的本色！

“他希望我代他致以衷心的问候，”尼古拉斯说。

“十分感谢他，我确信。你们的外叔公，利利未克，我亲爱的孩子们，”肯维格斯先生插嘴说，谦虚地解释给孩子们听。

“他衷心的问候，”尼古拉斯继续说，“还说他没有时间写信，但是他已经和佩陶克小姐结婚了。”

肯维格斯从椅子上惊跳起来，呆瞪着眼，一把抓住他二女儿的淡黄色发辫，用手绢蒙住了脸。莫尔丽娜跌倒在一只婴儿的坐椅上，全身僵硬，正像她在看见她母亲跌倒而晕过去时的样子，还有那两个小肯维格斯也吓得尖声叫喊。

“我的孩子们，我的受欺骗的娃娃们！”肯维格斯先生高声喊叫道，情绪激昂，使劲地拉着二女儿的淡黄色发辫，以致把她举高得踮起了脚，使她保持那种姿态有好几秒钟。“恶棍，傻瓜，

叛徒!”

“讨厌的男人!”护士大声说,生气地看看四周。“他在这儿吵吵闹闹是什么意思?”

“住嘴,女人!”肯维格斯先生恶狠狠地说。

“我才不住嘴呢!”护士反驳道。“还是你自己住嘴吧,你这个坏蛋。你难道不关心你的小男娃儿?”

“不!”肯维格斯先生回答道。

“更加为你害臊,”护士回击道。“呸!你这个反常的怪物。”

“让他死掉吧,”肯维格斯先生大发雷霆,高声叫道。“让他死掉!他没有前途,没有遗产可继承。我们这儿不要男娃儿,”肯维格斯先生不顾死活地说。“带他们走开,带他们到弃婴收容所去!”

发表了这些可怕的议论,肯维格斯先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公然反抗那护士,她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走进邻室,带着一长串女太太们回来,宣称肯维格斯先生说话渎骂他的家庭,一定是发疯了。

种种表现当然是不利于肯维格斯先生的,因为他使用了过分强烈的语言,脸色红得发黑,然而音调并不太高,不会使他的悲号传到肯维格斯太太的耳中;此外,在这种场合的刺激下,加上异常地畅饮畅啖了各种有强烈兴奋作用的饮食来庆祝它,使他的五官已膨胀到极不正常的程度。但是医生起初很消极,十分怀疑肯维格斯先生是否当真如此,这时和尼古拉斯一同插话,解释他的异常状态的直接起因,于是女太太们的愤怒也改变为怜悯,她们深表同情地恳求他安安静静去睡觉。

“殷勤,”肯维格斯先生说,带着哀怨的神情环顾四周,“多么殷勤,我对那个男人!多少牡蛎,他吃掉了;多少品脱的淡啤酒,他都喝了;就在这座房子里——!”

"是很恼人,很难于忍受的,我们了解,"一位太太说,"但是你要考虑到你那亲爱的好妻子。"

"哦,是的,仅仅这一天,她已经忍受了好多呀,"许多声音一齐大声说。"做个好家长,尽力干吧。"

"我送给了他多少礼物啊,"肯维格斯先生恢复平静说,"烟斗、鼻烟匣——一双高统橡胶套鞋就值六先令六便士呢——"

"啊!确实是想一想都受不了的,"女太太们一齐高声说,"不过一切都会被他所理解的,别担心。"

肯维格斯先生脸色阴沉,看着女太太们,好像他宁愿一切都会被他所理解,因为已经是一无可获了;但他没有说什么话,把脑袋俯倒在手上,打起瞌睡来。

于是女太太们又细说送这位好绅士去上床休息是如何得当之举,说他明天就会好一些,她们还知道,一些男人在妻子受到肉体折磨时,就像肯维格斯太太那天所受到的,会受到什么样的精神折磨。她们认为那情况给他大大地增了光,毫无该感到羞愧之处,恰恰相反;她们喜欢看见那情况,她们的确如此,因为那显示了一副好心肠。一位太太说,有一个和现在一样的有关情况:她的丈夫经常十分轻率,对于类似的场合从不着急,有一次,在她的小约翰出生时,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他才恢复过来,在那全部期间他什么事也不做,除了嚷嚷:"是个男娃儿吗,是个男娃儿吗?"那副模样,真使全体听到他叫的人伤心。

最后,莫尔丽娜(当她发现没有人注意她时,忘却了自己曾晕倒过)报告说,为她受折磨的父亲已准备好一个房间,于是肯维格斯先生紧紧拥抱了四个女儿,几乎使她们透不过气来,然后接受了医生用臂膀在他的一边扶住他,由尼古拉斯扶着另一边,被领到楼上一间卧室里,那是专门用来安置他的。

尼古拉斯看见他已睡熟,听见他的鼾声,感到满意,于是进

而主持分配玩具，获得全体小肯维格斯的彻底满意，这才离去。太太们也一个个地离开，除了六个或者八个特殊朋友，她们决定全夜逗留。房子里的灯光逐渐消失，最后消息传出：肯维格斯太太经过情况良好，全家都已安眠。

第三十七章

尼古拉斯在奇里伯兄弟和蒂莫西·林金瓦特先生心目中进一步获得青睐。两兄弟在每年一度的盛会中设宴；尼古拉斯赴宴后回到家，从尼克尔贝太太嘴里得悉一桩神秘的大事。

尽管奇里伯兄弟商行的会计室所在的广场并不完全符合一个陌生人听到了蒂莫西·林金瓦特所给予它的热情赞扬后所产生的乐观的期望，然而，在伦敦这种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中心，这总可算是一个相当称心的角落。它在有几位曾在那一带居住过的重要人物的深情回忆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这些怀念究竟是属于更加近期的事，所以他们对这个地点的感情远远不如热情的蒂姆的回忆那样一往情深。

有些人的眼睛习惯于格罗夫纳广场和汉诺威广场的贵族式的庄严，菲茨罗伊广场的寡妇式的荒芜和冷漠，或者拉塞尔和尤斯顿广场的砂砾小路和公园座椅。不要让他们以为蒂姆·林金瓦特或者这个特定地点的低级爱好者的钟爱之情，都会不管树叶多肮脏，或草皮多稀疏，被任何清新的联想而得以复苏，变得生气盎然。伦敦中心广场除了中央的路灯柱以外，没有围栏；除了灯柱台座四周丛生的杂草以外，没有草皮。那是个安静的、游

人稀少的、隐僻的地点，适合于忧思与冥想以及长时间等待的约会；赴约者沿着四边闲步，达一小时之久，单调的脚步声在磨得光滑了的路石上激起回响。他首先计算窗子的数目，然后数他周围寂静的高楼的墙砖。冬季，此处积着雪，要等繁忙的街道和大路上融化后好久才融化。夏季的太阳只多少占有它一部分，欢快的光线只有少量进入广场，却把如火如荼的高温和炫目的强光保留给更喧闹而不太庄严的地区。在你停下来在广场的清新空气中凉快片刻时，那里寂静得你几乎能听见自己怀表的滴答声。有一阵遥远的嗡嗡声——那是公共马车，而不是昆虫的声音——此外再无别的声音来打扰广场的宁静。有执照的脚夫懒散地斜倚着角落的柱子，尽管那是火辣辣的大热天，仍然感到舒适地暖和，而不是酷热。他的白围裙在风中慢吞吞地拍动着，脑袋逐渐下垂到胸前，双眼同时合上，好一会儿才睁开；连他也无法抵制这地方的催眠影响，终于逐渐入睡。但是此刻他突然完全惊醒，向后退了一两步，眼色急切、狂妄，盯住他的前面。是被猛打了一下，还是有个男孩子在打弹子？他看见了一个鬼魂，还是听见了一只风琴声？不，这情景更加异乎寻常——竟有一只蝴蝶在广场内——一只真正的活蝴蝶！离开了鲜花和香味，迷路了，焦急地在小天井的满是灰尘的栏杆的铁柱头之间飞来飞去！

但是，如果没有许多直接发生在奇里伯兄弟商行门外的事，吸引这年轻办事员的注意或者分散他的思想，商行内却有不少事能使他发生兴趣，感到高兴。这儿几乎没有一样有生命的或是无生命的东西不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蒂莫西·林金瓦特先生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方法以及他严守时间的习惯的特色。他像会计室的那只钟一样准确，一直拿它作为伦敦的最佳时计，仅次于附近的那只隐藏在某座不知名的老教堂中的钟（因为蒂姆认为虽说

警卫骑兵队司令部① 那只钟十分优良，却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虚构，是由善于妒忌的伦敦西区人士所创作的）。这老办事员按照严格、正规的秩序执行一天活动的细节，安置小房间里最微小的物件，即使确实是一只装配有最精选的珍品的真正的玻璃匣，也不过如此了。纸张、羽毛笔、墨水、尺、封蜡、封缄纸、吸墨粉盒、放绳子的盒子、火绒盒、蒂姆的帽子、蒂姆的折叠整齐的手套、蒂姆的另一件上衣——看起来活像他的背影挂在墙上——一切都有分寸地放在习惯的位置上。除了那只钟以外，现有的仪器中，再没有比挂在门后的温度计更准确而无可指摘的了。全世界再没有一只鸟像那只瞎眼的黑鸟那样惯于有条有理和一本正经地生活的了；它在一个舒适的大鸟笼里在美梦和瞌睡中度过光阴；在蒂姆最初买它之前，它已由于年老而失音。在一系列轶事中，再没有一个像蒂姆讲述有关获得那只鸟的故事那么丰富多采的了。由于怜悯它饥饿与受苦的情况，他如何用人道的观点购买了它，让它结束它的悲惨生活；他又如何决定等待三天，看鸟是否还能复活；结果过了不到一天半，它竟复活了；他还如何使它继续恢复精力、食欲和漂亮的外貌，直至它逐渐成为——“你现在看到它的样子，先生”——蒂姆会边说边骄傲地瞄着鸟笼。说完这话，蒂姆会发出一声悦耳的啁啾，高声叫“迪克”；凭这鸟过去所流露出的生气来看，满可能是只木头制成的或者剥制的黑鸟，制作得粗心大意，但是它现在也会跳三小步来到笼边，把嘴从栅栏间伸出来，转动没有视力的脑袋，对着它的老主人——这时就很难确定两者之间哪一个更快乐一些了：是鸟儿，还是蒂姆·林金瓦特。

一切也还不止于此。再说，一切都多少反映着两兄弟的体贴

① 该司令部在伦敦白厅街，其大钟当时被认为是伦敦的标准钟。

精神。货栈职员和脚夫都是如此强健有趣的家伙，看见他们简直是件乐事。船期通知和蒸汽班轮表装饰着会计室的墙壁，在两者之间是救济院设计图、慈善行为的报表以及新医院方案。一支大口径短枪和两把剑挂在壁炉架上，为了吓唬坏人，但是那支枪已生了锈而且破裂了，两把剑都是既破且钝。换了别的地方，把这样破旧的玩意儿公开陈列出来会引人发笑，但是在那儿，似乎甚至凶猛的攻击性武器也受到这凌驾一切的温情的影响，成为慈悲和宽恕的标志了。

尼古拉斯在坐上那只空凳子的第一个早晨，强烈地勾起了这些思绪，他感到自由自在，安心地四处张望，这是过去没机会这样做的。或许是这些鼓励并刺激了他，使他奋力工作，因为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他把全部余暇、深夜以及清晨都不停地专心致志于学到簿记的秘密和商业会计的一些其他形式。他以往对上述知识了解不深，仅只模糊记得曾把两三个很长的数字记入学校的计算本，而对于父亲的检查，是以画一只胖天鹅并优雅有致地加上花饰的字体来应付过去的；而那些字是书法教师亲手所写。他极其坚定踏实地努力学习上述知识，到了第二个星期末，他觉得已有条件向林金瓦特先生报告自己的熟练程度，并要求他允许他，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现在就帮助他做更重要的工作。

挺惹人注意的是：蒂姆·林金瓦特慢慢地拿出一厚本总帐和流水帐，翻阅再三之后，深情地抹掉书脊和封面上的灰尘，随意打开书页，半悲哀地，半骄傲地看着那些整洁、没涂改的条目。

“到五月份有四十四年啦！”蒂姆说。“从那时以来，有了许多新的总帐。四十四年呐！”

蒂姆又阖上帐本。

“得了，得了，”尼古拉斯说，“我已迫不及待，急于开始了。”

蒂姆·林金瓦特带着温和的谴责神情摇摇头。尼克尔贝先生对他事业的严肃性和深度方面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印象。假如竟会出什么差错——作某些涂改！——

年轻人是喜欢冒险的。显得出格的是他们会急于从事某些工作。甚至事先并不在自己的凳子上坐下来，尼古拉斯便从容地站在桌旁，面带微笑——当真在微笑（这是错不了的，林金瓦特先生后来经常提到这一点）——把他的羽毛笔插进面前的墨水瓶，一头投入奇里伯兄弟商行的簿记工作。

蒂姆·林金瓦特脸色转白，翘起凳子，由靠近尼古拉斯的那两条凳子脚支撑着，从他的肩上看过去，忧心忡忡，连气也透不过来。弟弟查尔斯和哥哥内德一同走进会计室，但是蒂姆·林金瓦特连头也不回，急躁地挥挥手，好像在警告必须绝对安静。他用紧张渴望的目光，跟随着这支不熟练的羽毛笔的笔尖。

兄弟俩旁观着，面带微笑，但是蒂姆·林金瓦特有好几分钟既不笑，也不动。后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仍然坐在翘起的凳子上，看了弟弟查尔斯一眼，用他笔的羽毛偷偷地指指尼古拉斯，点点头，态度严肃而且坚决，显然表示：“他能行。”

弟弟查尔斯又点点头，和哥哥内德交换了一下笑脸，但恰好那时尼古拉斯停了手去查阅另外某一页，蒂姆·林金瓦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满意情绪，从凳子上下来，狂喜地抓住他的手。

“他做成啦，”蒂姆掉头看着他的两个东家，胜利地摆着头说。“他大写的‘B’和‘D’完全和我写的一样；在他写的所有小写的‘i’上，都加上一个点，写每一个小写的‘t’时，都划上一横。全伦敦也找不出一个像这样的年轻人，”蒂姆拍着尼古拉斯的背说，“一个都没有。别对我说不是这样。这座城市产生不出他的对手。我向这座城市挑战！”

蒂姆·林金瓦特说着这句挑战的话，捏紧了拳头重重捶了一下桌子，以致那只老黑鸟受惊得从栖木上摔了下来，由于极度震惊，竟然微弱地惨叫一声。

“说得好，蒂姆——说得好，蒂姆·林金瓦特！”弟弟查尔斯高声说，高兴的程度决不亚于蒂姆本人，在他说话时还温和地轻轻拍手，“我知道我们的年轻朋友会下苦功，而且我也十分确定，他会很快成功。我是不是这么说过来着，内德哥？”

“你说过的，亲爱的弟弟——当然，亲爱的弟弟，你是这么说过，而且你说得十分正确，”内德回答道。“十分正确。蒂姆·林金瓦特很激动，但是激动得很公正，很得体。蒂姆是个好人。蒂姆·林金瓦特，先生——你是个好人。”

“有一件高兴的事值得考虑，”蒂姆说，全然不注意这段对他本人说的话，从总帐簿上抬起眼睛对着两兄弟。“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你们还记得，我不是常常想，我死后这些帐簿会变成什么样吗？你们还记得，我不是认为在我被抬走以后，这儿各事可能会乱七八糟地继续下去吗？但是现在，”蒂姆说，伸出食指对着尼古拉斯，“现在，我稍微多指点了他一点儿，我就满意了。事业将继续下去，一如既往，无论我死了，或者还活着——都完全一样；而且我将会满意地看到哪儿也从没有过这样的帐簿——从没有过这样的帐簿！不，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帐簿——像奇里伯兄弟商行的帐簿那样。”

林金瓦特先生这样表达了他的感情，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表示对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区的蔑视。他不出声地转回到他的书桌，从他算出的最后一列的总数七十六出发，继续工作起来。

“蒂姆·林金瓦特，老兄，”弟弟查尔斯说，“我们来握握手吧，老兄。今天是你的生日。在人们祝你长寿之前，你怎么敢尽谈别的事，蒂姆·林金瓦特？上帝保佑你，蒂姆！上帝保佑你！”



尼古拉斯在会计室

“亲爱的弟弟，”另一个说，抓住蒂姆那只空着的拳头，“蒂姆·林金瓦特看起来比他上次生日时年轻了十年。”

“内德哥，亲爱的伙伴，”另一位老人应道，“我相信蒂姆·林金瓦特已经一百五十岁了，正逐渐回到二十五岁；因为他每一次生日总比前一次要年轻些。”

“他是这样，查尔斯弟，他是这样，”哥哥内德应道。“这是毫无问题的。”

“记住了，蒂姆，”弟弟查尔斯说，“我们今天五点半吃饭，而不是两点；在这个节日，我们经常改变我们平日的习惯，蒂姆·林金瓦特，这你是十分清楚的。尼克尔贝先生，亲爱的先生，你也来参加。蒂姆·林金瓦特，把你的鼻烟盒给我，作为一个亲近的，忠诚的滑头给内德哥和我的纪念品，拿这个做交换，作为我们尊敬你和器重你的微弱的标志。在你上床之前不要打开它，并且关于这个问题永远别再说一个字，不然，我就杀死这只黑鸟。一只狗！如果金鸟笼能使它或是它的主人更快乐一点儿的话，它在六年前就该有只金鸟笼了。现在，内德哥，亲爱的伙伴，我准备好了。五点半，记住了，尼克尔贝先生。蒂姆·林金瓦特，老兄，五点半照顾一下尼克尔贝先生。好了，内德哥。”

弟弟查尔斯就这样说个不停地走开了，按照习惯，以防止对方有机会表示任何感谢。孪生兄弟臂挽臂地匆忙离去，事先送给了蒂姆·林金瓦特一只昂贵的金鼻烟盒，内藏一张钞票，面额比它的价值大十倍多。

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按照每年常规，于五点一刻到达，一分也不差。为了蒂姆·林金瓦特妹妹的帽子，在她和老管家之间曾有一番周折。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曾派小厮把她的帽子从她搭伙的人家急速送来。尽管帽子是装在一只圆筒纸盒内，纸盒是包在大手帕里，而大手帕是系在小厮的胳臂上的；此外，尽管

交货的地址被详尽地写在一只旧信封的背面，而且嘱咐那小厮要尽快送到，不能一路闲逛，否则要受到各种可怕的处罚，其严重的程度是无人能预见到的；但是帽子仍然还没有到手。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在伤心，管家在安慰她，两人都把头直伸到三层楼的窗外，看看小厮是否正在"前来"——那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因为总的说来，等于他已经来到了，因为到那街角的距离还不到五码——可是在对他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时候，这送货员突然小心翼翼地带着纸盒在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出现了，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而且可能由于刚才使劲赶了路而弄得满脸通红；因为他先跟在一辆到坎伯韦尔去的出租马车后面溜达，后来跟随两名插科打诨的丑角走，还送一些高跷演员回家到他们的门前。无论如何，帽子完好无损——那是一个安慰——责骂他已经无用——那是另一个安慰。所以这小厮高高兴兴地上他的路了，而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到楼下出席聚会时，蒂姆·林金瓦特那只万无一失的钟敲了半点后正过了五分钟。

聚会包括奇里伯兄弟、蒂姆·林金瓦特、蒂姆的一个红脸膛白头发的朋友（他是位退休的银行职员）和尼古拉斯，他被认真严肃地介绍给蒂姆的妹妹。客人都已到齐，哥哥内德摇铃吩咐开饭，稍后就宣布就餐。内德搀引蒂姆的妹妹进入邻室，那里早已充分准备，安排就绪。于是哥哥内德在餐桌前端就座，弟弟查尔斯坐在桌尾，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坐在内德的左边，蒂姆·林金瓦特本人坐在他的右边。一名像中过风的老男仆，双腿非常短，站在哥哥内德的扶手椅背后；他挥动右臂，准备以炫耀性的动作揭开菜盆的盖子，站得笔直，一动不动。

"查尔斯弟，为了这些以及一切其他的赐福，"内德说。

"主啊，使我们忠诚地感谢吧，内德哥，"查尔斯说。

于是那中过风的男仆突然揭去大汤碗的盖子，大家立刻进

入极度活跃的状态。

话题极为丰富，简直不必担心兴趣会有所减退，因为老孪生兄弟的愉快心情逗引每一个人都开口说话。喝了最初的那一杯香槟酒后，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立即开始详尽地讲述蒂姆幼年时期的事情——小心地提出她比蒂姆要小得多，只因这些事都保留在家庭成员的记忆中，留传了下来，她才知道。这段往事讲完了，哥哥内德也叙述：在足足三十五年前，蒂姆·林金瓦特如何被怀疑收到一封情书，这个不够明确的消息又如何被传到会计室。据说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处女一同在彻普塞德街上散步；这些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蒂姆被说得面红耳赤，被迫作解释，否认指责是真的，并更进一步说，假如确有其事，是否会有害呢。这最后一点引起了那位退休银行职员的惊人大笑，说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精采的事，还说蒂姆·林金瓦特在说任何话之前，应该作出大量的解释才能击败那个传说。

那天还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小仪式，它的性质和方式都对尼古拉斯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印象。桌布正在撤去，细颈酒瓶第一次挨个儿传递，接着大家肃静无声，在兄弟俩愉快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表情，不是纯粹的忧郁，而是沉思，这在筵席上是甚罕见的。尼古拉斯受到这突然变化的打击，正在纳闷这是什么不祥之兆之际，兄弟俩一同站起来，在桌子前端的那一个向前靠向另一个，低声说起话来，好像是只对他一个人讲的，他说的是：

“查尔斯弟，亲爱的伙计，还有另外一个联想和这个日子有关，你和我决不应当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一个最忠实、最杰出、堪称模范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但使一个最和善、最最好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最好的母亲。但愿她能看到我们的兴旺景象，分享这一切，而且有幸得知我们在这时如何深切地爱着她，就和我们还是两个穷孩子时一

样——但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亲爱的弟弟——怀念我们的母亲吧。"

"天啊!"尼古拉斯想,"有几十个跟他们自己的身分同样的人,都了解这一切,还有另外两万个人,他们不会邀请这些人赴宴,只因为他们用刀来吃东西[1],而且从来没有进过学校!"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来作有关道德的议论了,因为欢乐的活动又活跃起来,细颈瓶内的葡萄酒即将倒尽,哥哥内德拉拉铃,那中过风的男仆立刻出现了。

"大卫,"哥哥内德说。

"老爷,"男仆应道。

"拿一大瓶双钻石酒来,大卫,为林金瓦特先生的健康干杯。"

那中过风的男仆即刻把左手灵巧地(那是大家都赞赏的,一连好几年每年一度都是如此)从腰部后面伸出来,出示一只酒瓶,已插好了开塞钻;他猛地一扭,拔出瓶塞,把大酒瓶和软木塞都放在主人的面前,态度庄重,自觉动作灵巧。

"哈!"哥哥内德笑道,先检查了软木塞,然后倒满一杯,这时老男仆在旁观看着,自鸣得意,和蔼可亲,仿佛那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财产,但欢迎大家尽情享用,"这酒看起来很好,大卫。"

"这是应该的,老爷,"大卫应道。"你很难找到一杯酒像我们的双钻石这样好,这林金瓦特先生知道得很清楚。那是林金瓦特先生初来时就贮存起来的,那种酒正是这样,诸位老爷。"

"不,大卫,不,"弟弟查尔斯插话说。

"请听我说,我亲自在酒窖记录本上登记来着,老爷,"大卫用一个深信自己是有事实根据的人的口吻说。"林金瓦特先生在

---

[1] 英国人一般用叉来吃,用刀来吃表示不够文明。

这儿还只有二十年，老爷，那只双钻石的大酒桶就安置下了。”

“大卫说得完全对——完全对，查尔斯弟，”内德说。“那些人来了吗，大卫？”

“就在门外，老爷，”男管家回答道。

“让他们进来，大卫，让他们进来。”

听到了这样的嘱咐，老男仆在他主人面前放下一小托盘干净酒杯，打开门让兴高采烈的脚夫和货栈工人进来，尼古拉斯曾在下面看见过他们。一共有四个人，他们走进来，鞠着躬，咧嘴笑着，脸色通红；女管家、厨娘和女仆殿后。

“七个，”哥哥内德说，倒满了与人数相符的七杯双钻石酒，“还有大卫，八杯——给！现在，你们全体都举杯祝贺你们最好的朋友蒂莫西·林金瓦特先生健康，并祝他长寿，生日快乐，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你们的两个老主人，他们把他看作无价之宝。蒂姆·林金瓦特，先生，祝你健康。魔鬼制服你，蒂姆·林金瓦特，先生，上帝保佑你。”

说着奇怪的矛盾语词，哥哥内德在蒂姆·林金瓦特的背上拍了一下，使他暂时看起来几乎像那男仆一样中过风似的。转瞬之间，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对蒂姆·林金瓦特表示敬意的祝酒还没结束，一个最强健而且最快乐的下级职员，略微挤在他的同事们的前面，展示出一张发烫而发红的脸，拉下他前额正中的一绺灰色头发，作为对大家致敬的姿态。他在一块蓝手帕上使劲摩擦手掌，一边发表谈话如下：

“我们一年一次许可失礼，诸位先生，因此允许我现在就要失礼了；再没有像目前这样的机会，任何双鸟在手，都不如一鸟在林[1]，这是众所周知的——至少道理正相反，意思可是相同

① 引申自西谚：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的。(停顿了一下——那男仆看来并不信服。)我们的意思是说,这儿从来也没有(看一眼男仆)——这样——(看一眼厨娘)崇高——杰出——(到处看,但谁也没看见)自由、慷慨、精神饱满的老板,像他们那样,在这一天那么大方地接待我们。我在这儿谢谢他们的一切善行,而且是那样经久不变,传播到各处。祝他们活得长寿,死得愉快!”

上面这一段演说结束了,它可能讲得十分漂亮,也可能毫无意义。全体低级职员在中过风的男仆的指挥下,发出三次轻声喝采;使那位绅士大不高兴的是,喝采声并不十分整齐,鉴于那些妇女全然不顾当时的场合,坚持要自行喊出大量“好哇”的刺耳欢呼声。做完了这个,他们全都退出;过了不多一会儿,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也离开了;再过了一段适当的时间,在座的人分散开来,有的去喝茶或咖啡,有的去打一局牌。

十点半——对这个广场地区来说,已经很晚了——端来了一小托盘的三明治和一大缸热果子酒;喝了双钻石酒后再喝这热果子酒,加上其他令人兴奋的事儿,对蒂姆·林金瓦特起了极大的作用,以致他把尼古拉斯拉到一旁,秘密地告诉他,关于那异常漂亮的老处女的事完全是真的,说她确实是好看,正如人们形容的一样——确乎更好看些——但是她太急于改变她的境况,结果,等到蒂姆正要向她求婚、考虑改变她的境况时,她和别人结婚了。“总之,我敢说那是我的错,”蒂姆说。“我有一张她当年的相片在楼上,我改天给你看。它花了我二十五先令呐。我是在我们彼此冷淡后不久花钱弄到的。别提啦,但这是你所见过的最像本人的相片——是她本人的肖像,先生!”

这时已敲过十一点,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说她本该在整整一个钟头以前就到家的,于是设法雇来了一辆马车,由哥哥内德礼貌周到地搀扶她上车,而弟弟查尔斯给赶车人作了详细的

指示，此外，在车费之外加付了一先令，为了要他万分小心地照看这位女士，并用一杯浓度不寻常的酒把他噎住了，接着为了使劲缓过气来，弄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

终于，马车隆隆地驶走了，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正在回家途中。尼古拉斯和蒂姆·林金瓦特的朋友一同告辞离去，撇下老蒂姆和高尚的两兄弟留下休息。

由于尼古拉斯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等他到家时，午夜已过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的母亲和斯麦克还在端坐着等他。这时已远远超过他们平常休息的时间，他们期望他至晚在两个钟头以前就会回来的；但是他们并没感到时间过得漫长，因为尼克尔贝太太将她的母亲家系的情况给斯麦克娓娓而谈，其中还包括各主要人物的略传。斯麦克坐着，感到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从一本书里看来的，还是从尼克尔贝太太自己脑中虚构出来的；结果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

要是尼古拉斯不详谈奇里伯兄弟的美德和慷慨，不叙述那天在艰难尝试后得到了巨大的成功，他是无法上床安眠的。但是他还没有说多少话，尼克尔贝太太就狡猾地点头眨眼，说她肯定斯麦克一定已经累坏了，坚决不让他再多坐一分钟。

"他是一个最听话的人，这不会错，"在斯麦克祝他们晚安，离开房间以后，尼克尔贝太太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尼古拉斯，我亲爱的，但是我不喜欢在第三者面前做这件事；的确，在一个青年人面前会不很恰当，虽然说实在话，我终究不明白会有什么害处，除了这确实不是一件十分合适的事。虽然有些人说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但我实在不明白，要是制作得很好，滚边都打上小褶子，为什么就不行呢？当然啰，主要是依靠小褶子。"

说完这段开场白，尼克尔贝太太把折叠得很小的睡帽从一大本祈祷书的书页中拿出来，开始系上，同时一直不断地像平日

那样东扯西拉地谈着。

“人们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尼克尔贝太太评论道，“但是戴睡帽的确非常舒服，我相信你也会承认，我亲爱的尼古拉斯，假如在你的睡帽上有几根带子，戴着它就会像个基督徒，而不是把睡帽顶在头顶上，像个穿蓝制服的听差。你不必以为讲究一下睡帽就是娇气或者古怪的表现，因为我常听你可怜的好爸爸和那位可敬的牧师先生，我忘了他的名字，他经常在那座有着奇怪的小尖塔的老教堂里念祈祷文，那儿的风标就在你出生前一个星期的夜里给吹掉的，我常听他们说，大学里的青年人对他们的睡帽就是特别讲究的，牛津的睡帽就以它们的牢度和优良的质地而十分著名；的确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青年人从不梦想不戴睡帽上床，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承认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不娇纵他们自己。”

尼古拉斯大笑，就不再进一步谈有关这段冗长的演说的问题，回到那次生日小宴会的欢乐气氛。尼克尔贝太太立刻对这宴会十分好奇，提出了大量的问题：晚餐吃了些什么？如何摆上餐桌的？菜烧得太烂还是半生不熟？都有些谁在座？两位“奇里伯先生”说了些什么？尼古拉斯又说了些什么？他那么说了以后，两位奇里伯先生又怎么说？尼古拉斯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庆祝活动，还讲了早晨发生的事。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尼古拉斯说，“我还是几乎自私得希望凯特还没有去睡，能听到这一切。我一路上早已迫不及待，巴不得就告诉她。”

“噢，凯特，”尼克尔贝太太说着，把双脚放在火炉围栏上，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好像准备长谈似的，“凯特已经睡了——哎呀！已经有两个钟头了——我很高兴，尼古拉斯，我亲爱的，能说服她不再坐着等你，因为我非常愿意有个机会对你说几句话。我

自然是急切地想这样做的，当然啦，有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可以说心里话，可以商量，是非常令人愉快而可以自慰的——我确实不知道有儿子究竟有什么用处，除了能对他们说心里话以外。”

尼古拉斯困倦地打呵欠，在他母亲开始说话以后，便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她。

“我们的邻居里有过一位女士，”尼克尔贝太太说，“她谈到儿子时让我想到这一点——我们邻居里有过一位女士，那还是我们住在道利什附近的时候，我记得她姓罗杰斯。我确实肯定是那个姓，如果不是墨菲的话，这只是我唯一拿不准的——”

“你要对我说的就是关于她的事吗，妈妈？”尼古拉斯文静地说。

“关于她！”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老天爷啊，尼古拉斯，我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可笑呢？不过你可怜的好爸爸过去也一直是这么样的——他就是这么样的，老是恍恍惚惚的，从来没法把他的思想固定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两分钟也不行。我想我现在就能看见他！”尼克尔贝太太擦着眼睛说，“每当我对他谈论他的事时，只顾看着我，正好像他的思想竟滚作一团似的！如果有任何人突然进来看见我们，他一定会以为我正把他弄得糊里糊涂，而不是正在把事情弄得清楚点。说真的，他们会这样想的！”

“真对不起，妈妈，我竟继承了这个不幸的理解迟钝的缺点，”尼古拉斯温和地说，“但是我一定尽力理解你，只要你直接说下去，我一定会理解的。”

“你可怜的爸爸！”尼克尔贝太太考虑着说。“我要让他做些什么，他永远也弄不懂，直到已经太晚了！”

事实无疑正是如此，因为已故的尼克尔贝先生到他死去时也未达到理解的程度。尼克尔贝太太自己也没有，这一点对情况是能有所说明的。

“无论如何，”尼克尔贝太太擦干眼泪说，“这一点跟隔壁的那位绅士一点也没有关系——当然，无论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想隔壁的那位绅士和我们也同样没有一点关系，”尼古拉斯应道。

“毫无疑问，”尼克尔贝太太说，“他是一位绅士，而且风度和外表也都是绅士模样，虽然他穿紧身齐膝裤和灰色绒线袜。那可能是怪僻，或者他可能以他的腿儿自豪。我不懂为什么他就不应该。那摄政王也以他的腿儿自豪。丹尼尔·兰伯特[①]也是这样，而且他是个胖子，他也以他的腿儿自豪。毕芬小姐[②]也是这样，她是——不，”尼克尔贝太太矫正自己的话，接着又说，“我认为她只有脚趾，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尼古拉斯凝视着，对引起的这个新话题感到十分惊讶，这种态度看来正是尼克尔贝太太所期望的。

“你可以十分惊讶，尼古拉斯，我亲爱的，”她说，“真的，我本来也是。它突然向我袭来，像火光般一闪，几乎把我的血都凝住了。他花园的尽头和我们花园的尽头相连；当然啦，我有几次看见他坐在小凉亭里的红豆树当中，或者在小温床上操作。我经常认为他爱盯着看，但是我并没有怎么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是新来的人，他也许感到好奇，要瞧瞧我们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他开始把他的黄瓜扔过我们的墙——”

“把他的黄瓜扔过我们的墙！”尼古拉斯重复说，极其惊讶。

“是的，尼古拉斯，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用很严肃的口气应道，“黄瓜越过我们的墙。而且还有南瓜也这样。”

---

① 丹尼尔·兰伯特(1770—1809)被公认为当时世界上最胖的人。曾在英国各地展览，死时体重七百三十九磅。

② 毕芬(1784—1850)生来无上下肢，身高不满三十七英寸，但她长于用嘴来作各种艺术表现，如画肖像画，曾在英国各地演出。

“该死的放肆!”尼古拉斯立刻发怒说,“他那么做是什么意思?”

“我根本不认为他是故意无礼,”尼克尔贝太太回答道。

“什么!”尼古拉斯说,“这个家庭的人员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黄瓜和南瓜却飞到他们的头上,还不是故意无礼! 哎呀,妈妈——”

尼古拉斯突然顿住了,因为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胜利的表情和端庄的困惑混合在一起,在尼克尔贝太太的睡帽滚边之间流露出来。这一切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一定是个十分软弱、愚蠢、考虑不周的人,”尼克尔贝太太说,“真是该骂——至少我猜想别人都会认为他是这样的;当然,关于这一点你不能指望我表示任何意见,尤其是经常为你可怜的好爸爸辩护之后;为了向我求婚,别人总是责备他;而且确实毫无疑问,他是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来表示的。同时,那人的殷勤仍然是——那是说,照现在的情况,当然,已到了一定的程度——怪讨人喜欢的。虽然我有了一个像凯特那样的好姑娘还没有在生活中安顿下来,我绝对不该梦想到再结婚——”

“当然啦,妈妈,你是一秒钟也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念头的?”尼古拉斯说。

“我的天哪,尼古拉斯,我亲爱的,”他母亲用带怒的口气回答道,“如果你肯让我说话,难道我说的不正是这个意思吗?当然啦,我从来不再去想它,因此感到惊讶,你竟认为我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我要说的是,该采取什么最好的步骤来文明而微妙地拒绝这些友好的表示,而并不过份地伤害他的感情,使他陷于绝望,或者做出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的天啊!”尼克尔贝太太半痴笑地大声说,“假如他准备对自己轻率地做出什么事,我还能再有快乐吗,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尽管既恼火又担心，也简直忍不住微笑，他接着说，“得了，难道你以为，妈妈，最残酷的拒绝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吗？”

“说真的，我亲爱的，我可不知道，”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肯定记得在前天的报上有一件事例，从一份法国报纸上摘录的，关于一个满师的鞋匠的事。他嫉妒一个邻村的小姑娘，因为她不愿把自己关在密封的三楼房间里，用炭烧死，和他同归于尽。他带了一把尖刀藏在树林里，当她和几个朋友走过时，他冲了出来；首先自杀，然后杀了所有的朋友——最后她——不，首先杀了所有的朋友，然后她本人，最后他自己——这事就是想想也十分可怕。不知怎的，”尼克尔贝太太暂时停顿一下以后，又说，“按照报上所说的，在法国做那些事的人总是满师的鞋匠。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猜想，皮子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吧。”

“但是现在这个人并不是个鞋匠——他做了些什么，妈妈，他说了些什么？”尼古拉斯问道，烦躁得几乎忍耐不下去了，但是看起来几乎还是和尼克尔贝太太同样顺从而有耐心。“你知道，世上并没有一种蔬菜语言，可以把黄瓜转变成爱慕的正式宣言。”

“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把头向后一仰，望着壁炉里的灰烬，应道，“他做过而且说过种种的事。”

“在你这方面没有搞错吗？”尼古拉斯问道。

“搞错！”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天呐，尼古拉斯，我亲爱的，难道你以为我不懂一个男人是不是认真的吗？”

“算了，算了！”尼古拉斯咕哝道。

“每次我走到窗前去，”尼克尔贝太太说，“他就吻他的一只手，把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心上——当然，他那样做很愚蠢，我敢

说，你会说那是很不对的，但他做得很恭敬——真的很恭敬——而且很温柔，极其温柔。到目前为止，他非常值得赞许，这是毫无问题的。再说，还有那些礼物，每天源源不绝地送过墙来，它们当然都很好，很好；昨天晚餐我们就吃了一根黄瓜，还打算把其余的都泡腌起来，供冬天吃用。还有昨天傍晚，"尼克尔贝太太接着又说，越来越慌乱了，"我正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在墙那边轻声叫唤，向我求婚，并提议私奔。他的嗓音清澈得像一只铃，或者像一只奏乐玻璃碗——确实很像奏乐玻璃碗——但是当然，我并没有理睬他。那么问题是，尼古拉斯，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办？"

"凯特知道这事吗？"尼古拉斯问道。

"关于这事我还没说过一个字呐，"他的母亲回答道。

"那么为了上天，"尼古拉斯站起来接着说，"不必说了，因为那会使她非常不高兴的。关于你应该怎么做，亲爱的妈妈，只要照你的明智和感情，以及对我父亲怀念和尊敬去做就行了。你有上千个办法来表示你对这些荒谬、昏愦的殷勤如何厌恶。假如你的行动像你应该的那样坚决，而这些事仍然继续下去，惹你烦恼，我能迅速使它们停下来。但是我不应该干涉那么可笑的事；要直到你证明你自己没做错，我才该予以重视。大多数妇女能那么做，但尤其是一个有你这样年龄和条件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值得严肃考虑的。看来你已对这些事动心，或者一时热诚地对待它们，我就不会使你难堪。荒谬的老白痴！"

这样说了，尼古拉斯吻了他的母亲，祝她晚安，他们便回到各自的寝室去。

为尼克尔贝太太说句公道话吧，即使她已多少克服了对亡夫的追忆，在那方面产生了任何强烈的意向，但是她对子女的眷恋也会阻止她严肃考虑再婚的问题。虽然尼克尔贝太太心中并无恶意，也绝无真正的自私，但是她意志薄弱，头脑空虚，而直到

这时候还有人来向她求婚(而且是白白追求),这是多么讨人喜欢的事,以致并不像尼古拉斯显然认为的那样,干脆而轻松地在心中打发掉这位不知名的绅士的满腔热情。

"至于这是又荒谬、又糊涂、又可笑的事儿,"尼克尔贝太太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道,"我可根本看不出来。当然,在他那方面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为什么他就应该是一个荒谬的白痴?我坦白说,我弄不懂。不能让他以为那是没有希望的。可怜的人,我想,他是应该被同情的。"

经过了这番思量,尼克尔贝太太对着小化妆镜看了一眼,向后退了几步,努力回忆有个什么人过去常常说:在尼古拉斯二十一岁时,他看起来会更像她的弟弟,而不像她的儿子。她无法想起这话的根据,便熄灭蜡烛,拉开遮光帘,让晨曦进入。这时已是破晓。

"光线太坏,无法看清东西,"尼克尔贝太太发着怨言,窥视着花园,"而我的眼睛又不很好——从童年起就是近视眼——但是,说真的,我想那儿一定又有一只大南瓜,这时正插在墙头的破玻璃瓶上!"

第三十八章

本章包含某些有关一次慰问活动的细节,今后将显得意义重大。斯麦克无意中遇见一个老朋友,此人不顾他的反对,邀请他到家里。

对于他们那多情邻居的热情表示,或者她妈妈那易动感情的心胸所受的影响,凯特·尼克尔贝都一无所知。现在她已开始

享受平静和快乐的定居生活，而在过去，这种生活是一直和她无缘的，连偶然或暂时的一瞥都没有。她和热爱她的哥哥曾经突然而且粗鲁地被分开，现在又和他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了。迫害曾能使她两颊发红，心中剧痛；现在没有了任何迫害，心情舒畅，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了。她昔日的愉快性格业已恢复，她的步伐又是轻盈而有弹性，曾经暗淡无光的双颊，现在重又红润，凯特·尼克尔贝出落得比过去更加美丽了。

这样的结果都是拉·克里维小姐的反复思考和细心观察引导出来的，这时那村舍已如她所着重指出的，"从烟囱管帽到大门口的刮泥毯都开始井井有条，"于是这忙碌的小妇人终于有一些时间去考虑到同住的人们了。

"我声明，从我第一天到这儿以来，"拉·克里维小姐说，"除了榔头、钉子、螺丝起子和手钻之外，我早晨、中午和夜晚什么也不考虑。"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你自己，我相信，"凯特微笑着应道。

"说真的，我亲爱的，这儿有那么多更令人高兴的事要考虑，如果我那么做，我一定是个傻瓜，"拉·克里维小姐说。"顺便说一声，我也曾考虑过一个人。你可知道，我留意到这个家庭中有一个人有了极大的变化——一种异乎寻常的变化。"

"谁呐？不会是——"凯特着急地问道。

"不是你的哥哥，我亲爱的，"拉·克里维小姐抢在这句话说完之前应道；"因为他总是那么一个深情、好脾气、聪明的人，有着一种气质——我不必说像谁——在我第一次认识你们时，他只要一有机会，已是那样。不。至于斯麦克，这是大家都将这么叫他的，可怜的人！因为他不愿听见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字，他可大大地变了，甚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怎么回事？不是在健康方面？"凯特问道。

“不——不，也许不好确切地说在健康方面，”拉·克里维小姐说，顿住了思考了一会儿，“尽管他是个疲惫衰弱的人，脸上有副神气，如果在你的脸上，会叫我痛心的。不，不是在健康方面。”

“那么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很明白，”微型画像画家说。“但是我注意过他，他使我有许多次眼中含泪。当然，要做到这样并不太困难，因为我的心肠很软；话得说回来，我这样出眼泪是有正当的理由和原因的。我肯定自从他到这儿以来，由于某种强烈的原因，他变得更意识到自己的低能了。他的感受更深了。在他知道他有时神志恍惚，无法了解很简单的事情时，他非常痛苦。当你不在旁边时，我注意过他，我亲爱的，他独自沉思地坐在那儿，带着痛苦的神情，几乎使我不能忍受；接着他站起来，离开房间，那么悲伤，那么沮丧，我无法告诉你这多么使我痛心。不到三个星期以前，他还是个轻松愉快的忙人，非常喜欢吵吵闹闹，快乐得什么似的。现在，他可成了另一个人——同样心甘情愿、心地善良、忠实可爱——但是，其他方面再也不一样了。”

“这一切一定全会过去的，”凯特说。“可怜的人！”

“我希望，”她的小个子朋友带着一种她少有的严肃态度应道，“会过去。我希望，为了这个可怜的年轻的好人，会过去的。然而，”拉·克里维小姐又恢复了欢快的、喋喋不休的老习惯说，“我说够了，是一段很长的话，也是很错的话，这我根本不必怀疑。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让他高兴起来，因为要是他将陪我一路去河滨马路的话，我就说啊，说啊，说个不停，直到把他引得发笑为止。所以他走得越早对他越好，而我也是走得越早越好，我肯定，不然的话，我的女佣人会和什么男人寻欢作乐，他可能到我家来抢劫——尽管除了桌椅而外，还有什么可以拿走，我就不知道了，除了那些微型画像。如果他能卖掉画像得到大利，

那他真是个聪明的贼，因为我就不能，我明白，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样说着，小拉·克里维小姐用一顶顶部很平坦的有带的帽子裹住了脸蛋，把身子裹在一条很大的围巾里，用一只大别针把围巾紧紧地固定在她身上，说公共马车由它高兴，随时会来，而她已准备就绪了。

但是还有尼克尔贝太太那里得去告别；这位好太太又回忆一些往事，谈着有关的适合时宜的话，在她结束谈话以前很久，公共马车就到了。这事弄得拉·克里维小姐十分忙乱，结果是，当她在大门后面偷偷地酬谢女仆十八便士的时候，她从手提袋里撒出值十便士的半便士硬币，它们滚到过道的好几个角落里，为了把它们拾起来，花了相当的工夫。当然，这一来又得和凯特及尼克尔贝太太第二次吻别，并且把那小篮子和棕色纸包收拾在一起，在这过程中，“那公共马车，”正如拉·克里维小姐所断言的，“可怕地咒骂起来，听起来十分吓人。”最后，马车终于假装要启动了，于是拉·克里维小姐冲出大门，冲进车门，对全体乘客滔滔不绝地道歉，说明她不会为了任何原因，故意让他们久等的。在她正寻找一个舒适的座位时，车掌把斯麦克推了进去，叫了一声好啦——其实并没好——这辆其大无比的车子便至少带有半打酒商运货车的嘈杂声离去了。

前面提到的车掌让马车随它高兴继续它的旅程，他姿态优美地靠在后面的小架子上，吸着有气味的雪茄，听任马儿停下，或者继续赶路，或者急速奔驰，或者徐徐行进，只要这位先生认为合适可取就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乘机来弄清楚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的情况。他从双轮轻便车上被猛烈地抛出，因而受伤的情形，已详细叙及；现在来看看他已恢复到什么程度。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一肢粉碎性骨折，身子上严重挫伤，脸

上被半愈合的伤疤弄得破了相，给近来的伤痛和发烧折磨得脸色苍白，正朝天笔直地躺在长沙发上，那是他命定作为一个囚犯，还要在上面躺上几个星期的。派克先生和普拉克先生在隔壁房间里坐着拼命喝酒，间或把他们谈话的单调嘁喳声改变成半抑制的闷笑，而那位年轻的勋爵——这伙人中唯一的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人，而且确实心地善良——正坐在他的良师益友的身旁，嘴里含着一支雪茄，靠着身旁的灯光，读给他听当天报纸上最可能使他感到兴趣或者可供消遣的片断消息。

"这些该死的卑鄙家伙！"病人不耐烦地把头转向隔壁房间说，"难道没有东西能堵住他们那可恨的喉咙了吗？"

派克和普拉克两位先生听见这声叫喊，即刻住了口，同时互相眨眨眼睛，然后把酒斟满杯子，作为被剥夺说话权利的一种补偿。

"真该死！"病人咬牙切齿地咕哝说，不耐烦地在床上扭动着。"难道这床垫还不够硬，房间不够叫人烦闷，伤痛不够剧烈，却偏偏要来折磨我？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八点半，"他的朋友回答道。

"得了，把桌子拉得近点儿，我们来再玩牌吧，"莫尔伯利爵士说。"还是打皮克牌[①]。来吧。"

这病人不能挪动一点儿身子，只能把头转来转去，看他在玩牌的过程中热切地注视着他朋友的每一个动作，真令人觉得奇怪；而且他玩得多么卖力，兴致勃勃，然而又多么小心冷静。他技巧熟练，比他的对手不止强二十倍；甚至对手侥幸拿到好牌，也不大能有所进展，而拿到好牌也并非常有的事。莫尔伯利爵士每盘必胜；在他的同伴扔下牌不肯再玩时，他把那只受了伤的臂膀

① 皮克牌为两人用三十二张牌对玩的一种纸牌戏。

向前伸去，一把抓起赌注，大夸其口，粗声大笑，这当然比数月前在拉尔夫·尼克尔贝饭厅里震响着的声调要低沉得多。

在他正这么干时，他的仆人露面了，声称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在下面，希望知道他今晚身体可好。

“好些了，”莫尔伯利爵士不耐烦地说。

“老爷，尼克尔贝先生希望知道——”

“我告诉你，好些了，”莫尔伯利爵士手敲桌面，应道。

仆人迟疑了一两分钟，接着说尼克尔贝先生请求允许会见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如果没有不便的话。

“是不便。我不能见他。我谁也不能见，”他的主人比以前更凶地说。“你知道的，你这个傻瓜！”

“非常抱歉，老爷，”仆人应道。“但是尼克尔贝先生坚持要求，老爷——”

事实是，拉尔夫·尼克尔贝曾向这人行贿，他为了今后的好处，急于赚到这笔钱，便用手抓住了门，敢于耽着不走。

“他说过有什么生意要谈吗？”莫尔伯利爵士略微不耐烦地考虑以后，问道。

“没有，老爷。他说希望能见你，老爷。尼克尔贝先生说，特别希望能见你，老爷。”

“告诉他上来吧。来，”莫尔伯利爵士大声叫他回来，用手抹了一下破了相的脸，高声说，“把那盏灯搬开，放在我背后的台座上。把桌子推开，放一把椅子在那儿——过去一点儿。把它搁在那儿吧。”

仆人按照这些指示办了，仿佛他十分理解这些吩咐的动机似的，然后离开这个房间。维里索夫特勋爵说他过一会儿再回来，就踱进隔壁房间，随手关上折门。

接着只听到楼梯上有一阵放低的脚步声；于是拉尔夫·尼

克尔贝手里拿着帽子,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身子向前弯着,好像在表示深厚的敬意,眼睛紧盯在他尊贵的顾客的脸上。

"喂,尼克尔贝,"莫尔伯利爵士说,指点客人坐到长沙发边的椅子上,并摆摆手,假装毫不介意的样子,"我碰到了一次糟糕的事故,你知道。"

"我知道,"拉尔夫接着说,仍然盯着看。"糟糕,的确!我简直不认识你了,莫尔伯利爵士。哎哟,哎哟。的确糟糕!"

拉尔夫的态度十分谦卑、尊敬,他的语调之低,是对病人最温和的体谅,确是可以教导来访者采用的。但他脸上的表情,和别转的莫尔伯利爵士的表情,形成异乎寻常的强烈对照;在他以常有的姿态站着,平静地看着他面前平卧的躯体时,脸上所有没有被凸出而皱起的眉毛投下阴影的部分,都带有讥诮的笑意。

"坐下吧,"莫尔伯利爵士说,转身向他,好像费了很大的劲儿似的。"难道我是个怪物,竟使你站在那儿盯着瞧吗?"

在他转过他的脸时,拉尔夫向后退缩了一两步,好像是迫不得已才表示惊讶的,但是他又决定不那么做,于是坐下来,假装十分慌乱。

"我每天都在门口打听,莫尔伯利爵士,"拉尔夫说,"一天两次,真的,起初是这样——由于过去的交易,我们彼此都得到了点儿好处,所以,今夜我忍不住,就利用老相识的关系请求允许到你的寝室来。你——你受了很多苦吗?"拉尔夫说,弯腰向前,让脸上堆起同样刺目的微笑,而对方却闭上了眼睛。

"要使我高兴,可受得太过份了,但要使你我都知道的那些衰弱的驽马高兴,可又不够,我想,它们在我们之间安下了灾难,"莫尔伯利爵士回答说,在床罩上不停地摇摆手臂。

拉尔夫耸耸肩,表示蔑视对方在狂怒中所说的这段话,因为在他的谈话和态度中显然有种加剧的冷漠,大大地激怒了病人,

使他简直无法忍受。

“那些‘过去的交易’中有些什么东西使你今夜赶到这儿来？”莫尔伯利爵士问道。

“没有什么，”拉尔夫回答说。“这儿有几张勋爵的票据，需要展期，但在你复原之前，就由它们去吧。我——我——前来，”拉尔夫说，说得更慢了，而且采用了更刺耳的强调语气，“我前来是为了说明我是多么伤心，我的一个亲戚，虽然我已声明脱离了关系，竟会给你这样的惩罚，像——”

“惩罚！”莫尔伯利爵士打断他的话说。

“我知道那是很利害的，”拉尔夫说，故意误解对方打断讲话的用意，“这就使我更急于来告诉你我和这个流氓已脱离关系——我不承认他是我的亲属——我听任你和所有的人来让他受到应得的处罚。你高兴的话，拧断他的脖子也可以。我绝不干涉。”

“这个故事，他们在这儿已经告诉了我，这么说已经在外边传开了？”莫尔伯利爵士握紧双手，咬紧牙关，问道。

“四处都传遍了，”拉尔夫回答道。“每一个俱乐部和赌场都广为传播。有人告诉我，关于这事已经编了一支好歌曲，”拉尔夫急切地看着发问的人说。“我本人尚未听见，因为这方面的事我不在行，但是人家告诉我，甚至已经出版了——在私人中发行，但是已传遍了全城，当然。”

“这是撒谎！”莫尔伯利爵士说，“我告诉你，这完全是撒谎。是那匹母马受了惊。”

“人家说是他吓唬了母马，”拉尔夫仍然用冷漠的、安详的态度说。“有些人说，他吓唬了你，但那是撒谎，我知道。我大胆地这样说过——哎，有二十次了！我是一个息事宁人的人，但是我不能听任人们那样说你——不，不。”

等到莫尔伯利爵士能用连贯的言词讲话时，拉尔夫弯腰向前，一手按在耳边，脸色平静得仿佛每一根严峻的线条都是用铁铸成的。

“等我离开了这该死的床铺，”病人说着话，竟然欣喜若狂得打了一下自己骨折的腿，“我一定要像从来还没有人做过的那样报仇。上帝啊——我一定要报仇！事故帮了他的忙，他给我留下了伤痕，有一两个星期之久，但是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伤疤，让他带到坟墓中去。我要割掉他的鼻子和耳朵——用鞭子抽他——让他终身残废。我要干的还不止这些；我要把那个贞洁的模范，那个假正经的化身，那个娇气的妹妹，拖得通过——”

这会儿，可能连拉尔夫的冷血也会刺痛他的双颊。也可能是莫尔伯利爵士想起了尽管他是个恶棍和放高利贷者，在幼年时期，一定曾用胳臂缠绕过他父亲的头颈。他住了口，用手打着威胁的手势，用一声可怕的诅咒确认了未说出口的威胁话。

“想想看，”拉尔夫沉默了片刻以后说，在这期间，他尖锐地看着这个受伤的人，“一个出没于娱乐场所的人，一个浪荡子，一个酒色之徒，一个二十年的赌棍，竟被一个毛孩子弄到这般田地，真是件叫人着恼的事！”

莫尔伯利爵士对他投以愤怒的一瞥，但是拉尔夫的眼睛只望着地上，脸上除沉思的表情外，别无其他。

“一个又瘦又长的不成熟的小伙子，”拉尔夫接着说，“竟然和一个单靠体重就能压扁他的人对抗，更不必说那人的本领了——我想，我是对的，”拉尔夫抬起眼睛说，“你曾经是拳击场的老主顾，不是吗？”

病人打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拉尔夫却自以为是默认的表示。

“哈！”他说，“我是这样想的。那还是在我认识你以前，但是我十分确定，我不会弄错。我以为他又轻巧又灵敏。但是和你相

比，那就算不上什么有利条件了。幸运，幸运——那些下贱的流浪汉有的是幸运。”

“等我复原了，他会大大需要他的幸运的，”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让他飞到他要去的地方吧。”

“哎呀！”拉尔夫迅速地应道，“他可没有梦想到这一点呐。他就在这儿，好先生，正等着侍候你呢——就在这儿伦敦，正午在大街上行走，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正在找你呐。我坚决认为，”拉尔夫说，脸色阴沉下来，当尼古拉斯的欢乐形象出现时，他自己心中的仇恨第一次占着上风，“但愿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那儿可以安全地随便做什么事，那我一定花一大笔钱叫人一刀扎进他的心脏，把他滚到狗窝里去让狗去撕碎！”

拉尔夫在发泄这一小部分家庭私愤时，他的老主顾多少有点吃惊。他拿起帽子准备离去，这时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正朝室内张望。

“哟，霍克，你和尼克尔贝究竟在谈什么呀？”这青年人说。“我还从没听见过这么让人受不了的吵闹声呢。呱，呱，呱。哇，哇，哇。都谈了些什么啊？”

“莫尔伯利爵士生气来着，勋爵大人，”拉尔夫说着朝长沙发看去。

“我希望不是关于钱吧。在生意方面没有出什么错儿吧，是吗，尼克尔贝？”

“没有，勋爵大人，没有，”拉尔夫应道。“在那一点上，我们总是意见一致的。莫尔伯利爵士正想起那事的原因——”

既无必要也无机会让拉尔夫继续说下去，因为莫尔伯利爵士开始谈这个题目，发泄他对尼古拉斯的威胁和诅咒，几乎和以前一样凶狠。

拉尔夫确是非同一般的观察家，他看见维里索夫特勋爵在

这篇激烈议论继续下去的过程中的态度感到惊奇：起初勋爵一直拈他的连鬓胡子，带着花花公子般的无精打采的神气，后来逐渐彻底改变了态度。他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在莫尔伯利爵士停止说话时，年轻的勋爵怒气冲冲而几乎毫无掩饰地要求在他面前永远别再谈这个问题。

"注意了，霍克，"他非常使劲地接着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参预这号事，要是能有办法，也不会允许对这个青年进行懦怯的攻击。"

"懦怯的，维里索夫特勋爵！"他的朋友打断他的话说。

"是——的，"对方转过身来，正面对着他说。"如果你告诉了他你是谁，如果你把卡片给了他，事后发觉他的身分和品格该防止你去打他，那时就该是够糟糕的了。我敢发誓说，那时就该是够糟糕的。事实上是，你做错了。我也做错了，没有去干涉，为了这个我感到懊悔。后来你所遭遇的事，是这次事故的结果，也是预谋的结果，而你的过错比他的多。依我之见，不应该去残酷地惩罚他——真的，不应该。"

着重重复讲了他最后讲的几个字，年轻的勋爵急向后转，但是在他走到隔壁房间之前，又转回身去，用甚至比他以前采用的更加激烈的口气说：

"现在我确实相信，以我的荣誉担保，我确实相信，妹妹是一位有道德的、端庄的年轻小姐，同时也是一位漂亮的小姐，至于哥哥，我要这样说，他所做的，正是作为她的哥哥应该做的，而且具有男子汉的勇敢态度。我只是全心全意地希望我们的任何一人能较好地摆脱这个事件，能像他那样一半好。"

这样说着，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走出房间，把拉尔夫·尼克尔贝和莫尔伯利爵士留在最不愉快的惊讶中。

"这就是你的学生吗？"拉尔夫悄声问道，"还是新从乡村教

区来的？”

“没经验的傻瓜们有时就会发作这样的痉挛，”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咬着嘴唇，指着门回答说，“让我来对付他吧。”

拉尔夫和他的老相识交换了亲密的眼神，因为，由于这吓人的意外事件，他们忽然变得又互相信任起来。他在回家的路上慢慢走着，认真思考。

在那些事正在谈论着，进行着，远远没有结束之前，公共马车已经把拉·克里维小姐和她的陪同送到她的家门口。现在，这好脾气的微型画像画家不先让斯麦克呷一口觉得舒服的东西并吃一些什锦饼干之类，振作振作精神，是决不肯准许他再走回去的，而斯麦克无论对于呷一口觉得舒服的东西，或者吃一些什锦饼干都不反对，而且相反地认为这是为了走到弓街前的最好的准备。结果是，他比原来打算的耽搁得太久了，等他动身回家时，已是黄昏来临后半个多小时了。

他没有迷路的可能，因为他的面前是一条笔直的路，几乎每天他都和尼古拉斯一同走进城，然后单独回家。这样，拉·克里维小姐同他相互信任地握握手，托他向尼克尔贝太太和小姐问好，斯麦克便动身离去。

在勒德门山街的南端，他为了满足看一眼新门监狱的好奇心，略微从大路上拐下来。他十分小心而担惊受怕地在路对面抬头注视那灰暗的墙壁几分钟之后，转身回到老路上，轻快地穿过市中心区。他时而停下来注视某家特别吸引人的商店的橱窗，然后奔跑一小段路，接着又停下来，再跑，又停，正像别的乡下孩子可能做的一样。

透过一家珠宝店的橱窗，他盯着看了许久，希望能带几件美丽的小饰物回家去作为礼品，想象到如果他能够买得起，他们会多高兴。这时钟正敲八点三刻。他被钟声惊醒，连忙快步向前，

正跨过一条支路的拐角，觉得自己被凶猛地拖住了，这一下来得那么突然，以致他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根灯柱，免得倒下。同时，一个小男孩使劲地抱住他的一条腿，尖声高叫，“他在这儿，爸爸——好哇！”这声尖叫在他耳中震响着。

斯麦克太熟悉那个声音了。他绝望地垂下眼睛，朝着发出那个声音的身形看去，从头到脚战栗不已，一面向四周张望。原来斯奎尔斯先生用他的伞柄钩住了斯麦克的上衣衣领，全力以赴地紧握着另一端。那声胜利的喊叫是从瓦克福少爷口中发出的，他全然不顾他的脚踢挣扎，像一只顽强的叭喇狗那样紧缠住他！

仅只一瞥就向他显示这一切：在那一瞥中，这吓坏了的人变得彻底无力，连一声也吭不出来。

“这事真出人意料！”斯奎尔斯大声说，逐渐用左右手交替着顺着伞摸去，直到紧紧抓住受害者的领子时才不钩住他。“真是出人意料得要命！瓦克福，我的孩子，去叫一辆公共马车来。”

“一辆公共马车，爸爸！”小瓦克福大声说。

“是的，一辆公共马车，老兄，”斯奎尔斯回答道，盯着斯麦克的脸部表情以饱眼福。“该死的浪费——让他坐一次公共马车吧。”

“他都干了些什么？”一名拿着一砂斗砖头的工人问道，刚才猛地一拉伞时，斯奎尔斯先生曾倒退到他和另一名工人身上。

“什么都干下了！”斯奎尔斯先生回答道，定睛凝视着他的老学生，高兴得有点发晕。“什么都干下了——逃跑，老兄——参加了对他的校长凶狠的攻击，老兄——没有一件坏事他没有干过。哎哟，这可真是出人意外得要命！我的老天爷！”

这人把目光从斯奎尔斯身上移到斯麦克身上，但是这可怜虫所具有的思想功能已经彻底抛弃他了。公共马车到达了，瓦克福少爷先上车，斯奎尔斯把他的战利品推了进去，自己紧跟着上

去，拉上玻璃窗。赶车人爬上他的座位，驱车慢慢离去，留下两个砌砖人和一个卖苹果的老妇人，还有一个从夜校回来的都市小男孩，他们都是这一幕场景的仅有的见证人，在他们空闲时会思量这回事的。

斯奎尔斯先生在不幸的斯麦克对面的座位上落了座，两手牢固地放在膝上，看着他足足有五分钟。当他似乎从昏迷中恢复过来时，他突然放声大笑，打了他老学生的耳光好几下——是左右开弓地打的。

"这可不是在做梦！"斯奎尔斯说。"这是真正的血肉之躯，我明白我打时感觉得到。"凭这些实验深信自己运道正好，斯奎尔斯先生在他耳朵上打了几下，免得这玩儿显得过于单调；每打一下，他笑得一次比一次更长、更响。

"你妈妈听见了这件事，一定会惊喜得发狂，我的孩子，"斯奎尔斯先生对儿子说。

"啊，她正会这样呢，爸爸，"瓦克福少爷回答道。

"想想吧，"斯奎尔斯说，"你和我竟然会在拐出一条街时，在这节骨眼上碰上了他；而且我只要把伞一伸出去就牢牢地钩住了他，仿佛我用了一只抓钩似的！——哈，哈！"

"我不是也抓住了他的一条腿吗，爸爸？"小瓦克福说。

"你这样干了。好样儿的，我的孩子，"斯奎尔斯先生说，拍拍他儿子的头，"你将得到一件上好的钉满钮扣的茄克衫和背心，那是第二个新学生会带到乡下去的，作为功劳的奖赏——记住了。你永远在同一条路上走下去，做起事情来看你父亲的样儿，等你去世时，就会直接走向天堂，没人会提出问题。"

抓住机会说了这些开导话，斯奎尔斯先生又拍拍他儿子的头，然后拍拍斯麦克的——但是拍得要重些。他又用开玩笑的口气问斯麦克现在身体可好。

“我一定要回家，”斯麦克疯狂地东张西望着回答道。

“的确，你一定要。你快要到那儿了，”斯奎尔斯先生应道。“你不久就要回家了，你会的。用不到一个星期，你就会住在约克郡的多西伯义斯的平静的村子里，我的青年朋友；而且下一次你再从那儿逃跑，我会答应你离去的。你逃跑时穿的衣裳呢，你这忘恩负义的强盗！”斯奎尔斯先生严厉地说。

斯麦克望望尼古拉斯供给他的整洁的衣着，扭着双手。

“你可知道我能把你高高吊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外面，就因为你拿走了那几项衣物？”斯奎尔斯先生说。“你可知道那是该处绞刑的案子——我还不十分确定，此外是不是还有解剖罪犯尸体的一个规定——就因为从一所住房中顺手偷走了有五镑多钱的皮夹子？哦——你可知道？你猜想得到你那些衣裳的价钱吗？你可知道你穿的威灵顿长统靴，那时一双要值二十八先令，而鞋子要值七先令六便士吗？但你到我那儿时，你正好找对了地方，可以得到怜悯，并且应该感谢你的命运，正是我供应你这些东西的啊！”

凡是不是斯奎尔斯先生的知己的人都会以为他相当缺少上述物品，而不是他手头正有大量储存，随时可以供给所有新来的人；而且当斯奎尔斯说了这番话后，紧接着用伞的金属包头戳戳斯麦克的胸膛，并用伞骨在他的头上和肩上痛打一通时，这些将信将疑的人的意见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我可从来没有在出租马车里揍过孩子，”斯奎尔斯先生停手后说。“这事干来有不方便之处，但是新奇的事物也有一种特殊风味！”

可怜的斯麦克！他尽力挡开抽打，这时缩成一团，伏在马车的角落里，头放在双手上，双肘搁在膝上。他不知所措，呆若木鸡。他根本想象不出有什么办法能使他逃离这神通广大的斯奎

尔斯之手。现在，他和尼古拉斯到来以前他在约克郡生活中度过的全部厌烦的岁月中一样，既无朋友可交谈，也无人一同商量。

旅程似乎无穷无尽，驶进了一条街又一条街，都被撇在后面了，他们仍然继续颠簸着前进。斯奎尔斯先生终于开始每半分钟把脑袋伸出窗外一次，对赶车人高声讲了好几个不同的指示。有几条简陋的街道上的房子的模样以及道路低劣的情况，表明都是最近才建造起来的。马车相当艰难地穿过这几条街之后，斯奎尔斯先生突然拼命猛拉停车铃绳索，高声喊道："停车！"

"你为什么要拉掉一个人的胳臂？"赶车人生气地朝下面看着说。

"就是那幢房子。"斯奎尔斯先生回答说。"这四幢一层楼高的小房子中的第二幢，有绿色百叶窗的——门上有一块铜牌，刻有'斯诺利'这个姓氏。"

"你能不能说话别扭断一个人的胳臂？"赶车人问道。

"不！"斯奎尔斯先生大声责骂道。"再说一个字，我就要告你打破一扇车窗！停车！"

赶车人听从了这指示，在斯诺利先生的门口停了下来。读者总还记得：斯诺利先生就是那位花言巧语、道貌岸然的绅士，曾把两个儿子（继子）托付给斯奎尔斯先生精心照管，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已曾述及。斯诺利先生的房子在某些新开拓的地区的最边沿，毗连萨默斯镇。斯奎尔斯先生在城里停留较长时，曾短期耽搁在那里。撒拉森人头客店熟悉瓦克福少爷的胃口，不愿用别的方式招待他，除非把他当作一位成年的主顾。

"我们到了！"斯奎尔斯说，催斯麦克快快走进小客厅，斯诺利先生和他的妻子正在那里享用龙虾晚餐。"这是个流浪儿——重罪犯——造反者——不领情的怪物。"

"什么！这就是那个逃掉的孩子！"斯诺利大声说，把刀叉竖

直地搁在桌上，尽力睁大眼睛。

“就是这个孩子，”斯奎尔斯说，把拳头贴近斯麦克的鼻子，随即拉开，用恶毒的神态重复了好几次。“如果不是这儿有位女士的话，我就会给他这样一——没关系，我给他挂在帐上。”

于是斯奎尔斯先生叙述他是怎样，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逮住这个逃犯的。

“很清楚，是有老天爷在作主的，先生，”斯诺利先生说，带着谦卑的神情，眼睛朝下看着，举起叉子，叉端叉有一小块龙虾，朝着天花板。

“毫无疑问，老天爷也反对他，”斯奎尔斯先生应道，一面搔搔鼻子。“当然，这原是意料中事。谁都可以明白这一点的。”

“冷酷无情和为非作歹永远不会得逞，先生，”斯诺利先生说。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斯奎尔斯接着说，从钱包里拿出一卷钞票，看看是否安然无恙。

“我曾经，斯诺利太太，”斯奎尔斯先生检查钞票后感到满意，说道，“我曾经是那个家伙的恩人，供养人，老师和供衣着人。我曾经是那个家伙的古典文学、商业课程、数学、哲学、三角的老师。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子，瓦克福——曾经是他的兄弟；斯奎尔斯太太曾经是他的母亲、祖母、姨妈——啊！我可以说也是叔叔，一切集于一身。她从来不对任何人发生好感，除了他们，你们的两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对这个家伙也一样。我的报答是什么呢？我慈悲为怀地供应的乳汁变成了什么呢？我看着他时，它化成了凝乳和清水。”

“很有这可能，先生，”斯诺利太太说。“唉呀！很有这可能，先生。”

“他一直在哪儿？跟他住在一起的是——？”斯诺利问道。

"嗨，老兄！"斯奎尔斯打断他的话，又对斯麦克质问起来。"你可曾和那个穷凶极恶的尼克尔贝住在一起过，老兄？"

但是，无论是威胁或是巴掌都无法从斯麦克口中引出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已在内心中决定：宁愿死在他即将被领回去的那个恶劣的监狱里，也不说出一个字，拖累他那最早结交的真诚的朋友。他想起了尼古拉斯和他从约克郡出发旅行时，曾告诫他对过去的生活要严格保密；并且有个混乱而又困惑的念头：他的恩人当初把他带走，可能犯了滔天大罪，因为假如被发觉，他就可能受到严重的处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把他沦落到自己现在的冷漠可怕的境地。

想法就是如此——如果说通过他那衰弱无力的脑海的那些十分模糊而不完整的幻想可以称作"想法"的话——这就是斯麦克目前的所想，使他对于威胁和劝诱都变得像聋子一样。想尽一切办法全都无用，斯奎尔斯先生只得把他带到楼上一间小后屋，叫他在那里过夜。为了预防起见，拿掉了他的鞋子、外衣和背心，还从外面锁上门，生怕他会鼓起全力试图逃走。这位尊贵的绅士就撇下他，让他去冥想了。

这些冥想都是些什么？当他思量的时候——他何曾有一刻停止过思想？——一想到他最近的家，以及与之有关的那些亲爱的朋友和熟悉的脸庞，这苦命人的心如何直往下沉？这些都无法说了。要使这头脑能这样地昏昏入睡，他的发育必然在童年时期就被苛刻和残酷的虐待所阻碍；多年的苦难必然未受到一丝希望之光所照亮过；对于温柔慈爱的声音迅速作出反应的心弦深处必然已经生锈并且断裂，听不到过去的仁爱的话语的绵绵不绝的回声了。短暂的白昼确乎令人沮丧，漫长漫长的黄昏又令人感到沉闷，而这黄昏正是作为他那种智能的黑夜的前奏的。

即使在那时，也有些声音可以唤醒他，但是这些受人欢迎的

语音不可能渗透到那里；于是他爬到床上去睡，仍然是尼古拉斯第一次在约克郡那家学校见到的那个无精打采、毫无希望、受尽折磨的可怜虫。

第三十九章

本章述及又一位老友和斯麦克相遇，非常及时，并产生一定的成效。

对于一个可怜的灵魂充满着如此众多苦难的黑夜终于让位给一个光明无云的夏日早晨。一辆北方来的邮车，带着愉快的响声，穿过伊斯林顿区仍然寂静的街道，护卫按的喇叭的欢快声生动地宣布它的来到，马蹄得得，一路前来，到邮局附近停下。

仅有的一个坐在车外的旅客是个外表健壮诚实的乡下人，他坐在邮箱上，两眼盯住圣保罗教堂的圆顶，显得如此全神贯注，满怀赞美之情，以致对于大家忙乱地搬出包裹等东西毫无感觉，直到马车的一扇玻璃窗突然被放下，他才环顾四周，看见一个秀美的女人面孔，刚巧伸出来。

“瞧那儿，小姑娘！”乡下人指着他赞美的目标，高声叫道。“那是圣保罗的教堂。天哪，它的确相当大，正是的。”

“天啊，约翰！我哪该设想它只有一半大小啊。怎么样的怪物啊！”

“怪物！——俺认为你差不多说对了，布劳迪太太，”乡下人兴致勃勃地说，穿着肥大的大衣，慢慢地走下来，“你以为那边的屋子是什么——就是对面的那所。你就是再试它十二个月也永远不能再走近它。那不是别的，只是个邮局罢了。嗬！嗬！他们

需要收你两封信的费呐。一家邮局！你以为怎么样？天哪，假如那只是家邮局，俺倒想去看看伦敦的市长住在哪儿。”

这样说着，约翰·布劳迪——因为确实就是他——打开马车门，向里瞧着，同时拍拍布劳迪太太，即原先的普赖斯小姐的面颊，发出一阵兴高采烈的大笑。

“喂！”约翰说，“要是她没有再睡熟，就打俺的屁股！”

“她睡了一整夜，昨天整天也是，除了时而醒过来一两分钟，”约翰·布劳迪的意中人应道，“她睡醒的时候，我倒十分担心，因为她脾气糟透了。”

这些话中提到的那主角是一个在小睡状态中的人物，被围巾和斗篷裹得紧紧的，以致不可能猜出其性别，除却装饰着头部的一顶棕色獭皮女帽和一幅绿色面纱，它们在二百五十英里的行程中，已在车子的那一个角落中被揉皱压平。这时，这位女士的鼾声正从这一角落中传出，她的外貌相当滑稽，足以使约翰·布劳迪红润的脸上的笑肌较僵化的肌肉松动起来。

“喂！”约翰扯着拖下来的面纱的一端，大声说，“来吧，你好醒来啦。”

把身子在那个角落里折腾了几次，不耐烦而疲倦地发出了许多声惊叫之后，这个人物勉强地坐了起来，于是在一堆给弄皱的獭皮的下面，由一些蓝色卷发纸组成的半圆形所包围着，露出了那娇生惯养的范尼·斯奎尔斯小姐的脸容。

“哎呀，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大声说，“这整个该死的夜晚，你把我踢得好苦啊！”

“嗯，说得倒轻巧，”她的朋友笑着应道，“你可几乎把全部马车都占为己有啦。”

“别抵赖，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着重地说，“因为你是这么做来着，你想说没做也没用。你睡着了可能不知道，蒂尔达，但是

我没有合过眼，所以我想你是可以信得过我的。”

作了这番答话，斯奎尔斯小姐着手整理帽子和面纱；实在只有靠超自然力量的干预和自然法则的全然中断，才能把它们改变得像个样子。她显然自以为给弄得看起来分外地整洁，便刷掉堆积在裙子上的三明治碎屑和饼干碎片，扶住约翰·布劳迪伸出的手臂，从马车上下来。

叫来了一辆出租马车，女士们和行李都匆匆地上了车，约翰说，“现在，到萨拉的人头去，伙计。”

“到哪儿？”赶车人大声说。

“听着，布劳迪先生！”斯奎尔斯小姐插嘴说，“好主意！撒拉森人头客店。”

“确实如此，”约翰说，“俺知道那是关于萨拉的什么玩意儿——到萨拉儿子[①] 的人头去。你知道吗？”

“哦，啊——我知道那地方，”赶车人粗暴地回答道，砰地把车门关上。

“蒂尔达，亲爱的——说真的，也不知道他会把我们当做什么人，”斯奎尔斯小姐抗议说。

“随他们喜欢把俺们当做什么人吧，”约翰·布劳迪说，“俺们到伦敦来，除了享乐，再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我希望不是，布劳迪先生，”斯奎尔斯小姐回答道，看起来情绪异常低落。

“那好，”约翰说，“这无关紧要。俺只是个结了婚才几天的人；因为可怜的老爸爸死了，才推迟了。这是个结婚的团体——新娘和伴娘，加上新郎——要是一个人现在不享乐，什么时候才

---

① 撒拉森人头客店店名中的“森”(cen)和“儿子”(son)的发音相同，故约翰误作萨拉儿子。

应该呢，呃？真该死，这就是俺想知道的。”

这样，为了可以即刻开始行乐，布劳迪先生立即动手，热情地亲吻他的妻子，又强行吻了一下斯奎尔斯小姐。这位年轻小姐是个未婚女子，作出了反抗，抓呀扭的，但还是让对方得逞。这过程还未结束，他们已经到达撒拉森人头客店了。

到了这儿，这群人直接引退就寝。经过了如此冗长的旅行，恢复精力的休息是必需的。他们直到中午左右才又相会，共进丰富的早餐，由约翰·布劳迪先生作出安排，开在楼上的一间私人小房间里，可以俯瞰马厩的全景。

这时斯奎尔斯小姐已脱去了棕色獭皮帽、绿色面纱，拿掉了蓝色卷发纸，盛装打扮，穿着整洁的白色连衣裙和针织短大衣，戴着平纹细布的白色女帽，里面还插有一朵缎子制的盛开的玫瑰花；一头浓密的头发做成条条发鬈，它们是如此之紧，即使发生任何意外，也不可能散开，而她的女帽顶上缀着不少缎子制的小朵玫瑰花，可以想象那是那一大朵花长出的那么许多的小花——看见这一切，加上缎子的宽腰带，和家族的玫瑰花以及那些小玫瑰相配，围着她的细腰，设计得很巧妙，使短上衣的背后不致显得太短——见到这一切，再进一步注视那些珊瑚珠手镯(珠子相当少，使串珠的黑带子显而易见)扣住了她的手腕，还有那条珊瑚项链，戴在颈上，在外面的上衣上孤零零地垂着一颗红玉制的鸡心，恰好标志出她自己尚无着落的情怀——想一想所有这些不会开口但又能诉诸我们本心中纯洁感情的希求的东西，也许可以溶解老年人心中的冰霜，并把新的和无法扑灭的燃料加到青年人心中的烈火上。

侍者受到感动。尽管他是名侍者，他也有人的激情和感情，于是他送上松饼时，紧紧盯住了斯奎尔斯小姐。

“我爸在吗，你可知道？”斯奎尔斯小姐端庄地问道。

"您说谁，小姐？"

"我爸，"斯奎尔斯小姐重复说，"他在吗？"

"在哪儿？"

"就在这儿——在这客店里！"斯奎尔斯小姐回答道。"我爸——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他就耽搁在这儿。他在吗？"

"我不知道在这客店里还有什么叫那个名字的绅士，小姐，"侍者回答道。"也许在咖啡室里吧，"

也许。这个说法很漂亮，的确！这儿是斯奎尔斯小姐，她在到伦敦的路上一直指望着可以让她的朋友们看她能如何得其所哉，她的姓氏和社会关系能如何受人尊敬，引人瞩目，现在竟听人告诉她，她的父亲也许在那儿！"好像他只是个普通人！"斯奎尔斯小姐显然愤慨地说。

"你最好去打听一下，伙计，"约翰·布劳迪说。"另外再拿一份鸽子馅饼来，好吗？这家伙真该死，"约翰在侍者退下后，望着空盘子咕哝说，"他竟叫这是一只馅饼——三只小鸽子和一小片肉排，还有那么薄的馅饼皮，你简直不知道它一到你嘴里咋的就已经没有了？俺不知道一顿早饭得吃多少馅饼！"

约翰忙于享用火腿和圆腿冷肉，隔了一会儿，侍者拿着另一只馅饼回来，通知说斯奎尔斯先生并不住在这旅店里，但是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他一到，就会把他接引上楼。说完这话，他退了下去；还没过两分钟，他又带着斯奎尔斯先生和他那大有前途的儿子回来了。

"啊唷，谁会想到会这么样啊？"斯奎尔斯先生说，当即和众人打招呼，并从女儿处得到一些有关家庭的消息。

"谁，说真的，是爸呀！但是，你看蒂尔达终于结婚啦！"这年轻小姐怨恨地回答道。

"俺简直被伦敦的景致吓着了，校长，"约翰猛攻馅饼说。

“青年人结婚之后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带着钱到处跑，满不在乎，”斯奎尔斯应道。“现在不这么做该有多好，比如说，把钱存起来用来做小男孩的教育费。他们会突然袭来的，”斯奎尔斯先生又在说教了，“而且是在你意识到之前；我的就是这样袭来的。”

“你想吃点儿什么吗？”约翰说。

“我自己不想吃，”斯奎尔斯回答说，“但是，如果能让小瓦克福塞进去点儿油腻的东西，我一定非常感激。让他拿在手上，不然侍者就要收费，在这些吃食方面正大大地有利可图呐。如果你听见侍者走来，老兄，就往口袋里一塞，看着窗外，你听见啦？”

“我清醒着呐，父亲，”百依百顺的瓦克福回答道。

“好了，”斯奎尔斯说着转向女儿，“紧接着就轮到你结婚了。你得赶紧啊。”

“哦，我不忙，”斯奎尔斯小姐很尖刻地说。

“不吗，范尼？”她的老朋友带着几分调皮的口气，大声说。

“不，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使劲摇着头，回答说。“我——能等。”

“看来那些年轻人也能等啰，范尼，”布劳迪太太评论道。

“我总不见得引诱他们去结婚吧，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反驳道。

“不，那倒是千真万确，”她的朋友回答道。

这句答话的讽刺口气可能引起斯奎尔斯小姐相当刻毒的反驳，她除却在本质上性情险恶——由于旅行和最近的挫折而加强了——那些对过去的回忆以及自己企图追求布劳迪先生没有成功，都有点儿使她气愤。这刻毒的反驳还可能引起许多其他的反驳，结果会怎么样，可只有老天爷知道了。幸而恰恰在那个时刻，斯奎尔斯先生本人无意中改变了话题。

“你们想得到吗?”这位绅士说,“你们猜猜我们抓住了谁,瓦克福和我?”

“爸!不会是——?”斯奎尔斯小姐无法说完这句话,但是布劳迪太太替她接着说了:“尼克尔贝先生吧?”

“不是,”斯奎尔斯说。“但却是他的紧邻!”

“你的意思不会是斯麦克吧?”斯奎尔斯小姐拍着手高声说。

“是啊,可是我行,”她的父亲接着说。“我抓住了他,牢牢地不放。”

“什么!”约翰·布劳迪大声惊叫,推开他的盘子。“抓住了那个可怜——倒霉的流氓——在哪儿?”

“喏,就在我住所上面的后屋里,他给锁在一边,钥匙可在另一边,”斯奎尔斯回答道。

“在你的住所!你把他关在你的住所?嗬!嗬!这个校长来对付全英国。把你的手给俺们,伙计——俺该死,但是俺一定要为这件事和你握手——把他关在你的住所?”

“是的,”斯奎尔斯回答道。为了表示庆贺,这粗壮的约克郡人在他胸膛上打了一拳,使他在椅子上摇晃起来——“谢谢你。不要再这么做吧。你的用意是好的,我知道,可是弄痛了我——是的,他在那儿。这并不太坏,是吧?”

“坏!”约翰·布劳迪重复说。“你说得可真够吓人的。”

“我原想会让你有点儿惊奇的,”斯奎尔斯搓着手说。“这件事做得既非常干净,又非常利落。”

“是咋回事?”约翰紧靠着他坐下来,问道。“把一切都告诉俺们,伙计;来,快。”

尽管他还跟不上约翰·布劳迪的迫不及待的情绪,斯奎尔斯先生仍然尽快地叙述他运气真好,斯麦克落到了他的手中。除了有时被他的听众的赞美之词所打断,他的叙述从来不停,直到

讲完为止。

“为了怕他利用任何机会逃走，”斯奎尔斯说，讲完了那段经过，样子显得很狡猾，“我已订好明天早上的三个车顶座位，为小瓦克福、他和我，并作好安排，把帐目和新学生都留给了代理人，你懂吗？所以你们今天来，运气很好，不然就会和我们错过了，就算这样，除非你们今晚能来和我一同喝茶，我们走之前就不会再看见你们了。”

“甭再说别的话啦，”约克郡人回答说，和他握手。“即使有二十英里路，俺们也一定来。”

“不，可是你愿意吗？”斯奎尔斯先生应道，他没有想到他的邀请竟会如此爽快地被接受，否则他在开口之前一定会再三考虑的。

约翰·布劳迪唯一的回答只是再一次紧握他的手，并保证他们要到明天才开始观光伦敦，这样，他们可以在六点准时到达斯诺利先生家。在继续谈了一会儿之后，斯奎尔斯先生和他儿子一同离去。

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布劳迪先生的心情十分奇怪而又激动，不时放声大笑，随即拿起帽子，奔进马车场，独自乘车外出。他一刻也不停，经常走出走进，把手指捻得劈啪响，跳几段粗野的乡间舞蹈，简而言之，表现得如此特别，以致斯奎尔斯小姐推想他发疯了。她请求她亲爱的蒂尔达不要担忧，同时却用一大套话说明她的怀疑。可是布劳迪太太却一点儿不显得大惊小怪，说她以前有一次也看见过他这样，而且虽然在那以后他肯定会生病，不过也并不怎么严重，所以最好是别去管他。

结果证实她完全正确，因为那天晚上他们都坐在斯诺利先生的客厅里，刚刚开始暮色苍茫时，约翰·布劳迪突然病了，头晕目眩得吓人，使大家都惊恐万状。说真的，他的好太太是唯一

保持相当镇定的在场的人，说如果让他在斯奎尔斯先生的床上躺上一两个钟头，让他完全独个儿呆着，他一定会很快恢复健康，几乎和他得病一样快。在请外科医生来之前，没有人能拒绝试试这么一个合理的建议效果如何。因而，约翰好不容易才被扶到楼上。他体重异乎寻常，每次他们拖他上了三级楼梯，又总是跌跌撞撞退下两级。终于把他放在床上，由他妻子留下来负责。隔了一会儿，她回到客厅，带来可喜的消息：他已酣睡了。

且说，事实是那时约翰·布劳迪正坐在床上，满脸通红得从未有人这样过，他把枕头的一角塞进嘴里，以免爆发出大笑声。他刚一抑制住激动，就脱掉鞋子，爬到囚徒被禁闭的邻室门前，转动在外面的钥匙，冲进去，在斯麦克能出声之前，用一只大手遮住他的嘴。

"古怪的家伙，你认得俺吗，伙计？"约克郡人低声对迷惑的青年说。"我是布劳迪——就是在校长挨揍以后遇见你的小伙子！"

"是，是，"斯麦克叫道。"哎呀！救救我。"

"救救你！"约翰应道，他一说就停了一下嘴。"要是你不是这样一个傻小子，你也不至于要求救呐！那你来这儿干吗？"

"他带我来的；哎呀，他带我来的，"斯麦克叫道。

"带你来！"约翰应道。"你干吗不揍他的脑袋，或者躺下踢他，高声叫警察？在俺像你这样年轻时，俺会打垮一打像他这样的人！可你真是个可怜的快垮掉的小伙子，"约翰悲痛地说，"上帝原谅俺，竟对最衰弱的人吹牛！"

斯麦克正要开口说话，但是约翰·布劳迪阻止了他。

"站着别动，"约克郡人说，"在俺告诉你之前，啥也甭说。"

这么警告之后，约翰·布劳迪意味深长地摇摇头，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旋凿，从容不迫而有条有理地拿掉锁匣子，然后把它和工具一起放在地板上。

“看见了？那是该你干的。现在，逃吧，”约翰说。

斯麦克茫然地看着他，仿佛不能领会他的意思。

“俺说，逃吧，”约翰急忙重复说。“你可知道你以前住在哪儿？你知道吗？好。那边的是你的衣服，还是校长的？”

约克郡人催促他到邻室，指指放在椅子上的一双鞋和一件外衣，斯麦克回答说，“我的。”

“穿上，”约翰说着，硬把一条手臂塞进错误的袖子，把外衣的下摆卷起来围住这逃亡者的脖子。“现在跟着俺走，等你走出了外面的门，就向右转，他们就不会看见你走过去啦。”

“但是——但是——他会听见我关门的声音的，”斯麦克应道，从头到脚发着抖。

“那就根本不要关，”约翰·布劳迪反驳说。“真该死，你不会怕校长着凉吧，我希望？”

“嗯——不，”斯麦克说，他的牙齿正在打战。“但是他曾带我回来，他还会再这么干的。他会，真的，他会。”

“他会，他会！”约翰不耐烦地应道。“他不会的，他不会的。听着。俺要像个邻居一样这么干，让他们认为是你自己逃跑的，不过要是他从那间客厅出来，你已跑得无影无踪，他只有请求他自己宽容，因为俺是不会这么干的。要是他很快就发觉了，俺一定指给他一个错误的方向去追寻，俺向你保证。不过要是你有一副好心肠，你就会在他们知道你已逃跑之前赶回家。来吧。”

斯麦克对此不大领会，但明白对方这样做是打算鼓励他，于是准备蹒跚地跟随他，这时约翰凑着他耳朵轻声说：

“你只要告诉你那年轻主人，俺已娶了蒂丽·普赖斯[①]，后来一块儿到了撒拉森人头旅社，俺再也不嫉妒他——真该死，每

① 蒂丽为蒂尔达的爱称。

当俺想到那天晚上，俺总喜欢夸耀。天哪，俺以为现在正看见他在薄薄的黄油面包上涂上大粉呐！”

那时对于约翰来说，这真是个逗乐儿的回忆，因为他差一点儿大声狂笑。然而他及时地拼命克制自己，偷偷地溜下楼梯，用力拖着身后的斯麦克。他靠近客厅门站住了，准备对付第一个可能出来的人，示意他设法离开。

事情发展至此，斯麦克再不需第二次嘱咐了。他轻轻地打开街门，看了他的救命恩人一眼，目光里交织着感激和恐惧。他按照指点的方向，飞奔而去。

约克郡人在原位停留了几分钟，但是发现里面的谈话并未停止，又悄悄地匍匐着回去，站在楼梯扶手边倾听了足足一小时。一切都十分安静，他又一次回到斯奎尔斯先生的床上，拉过被子蒙住头，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只消那儿有一个人在旁边，看见被子在如何抖动，看见约克郡人的大红脸和圆脑瓜时而在被子上露出来，像一头愉快的怪兽浮到水面上来呼吸，又一次沉下去，爆发出阵阵大笑，身子直折腾——这个人感到有趣的程度，一定不会少于约翰·布劳迪本人。

第四十章

本章叙述尼古拉斯坠入情网。他雇用了一位中间人，此人采取的行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除了在某一方面。

斯麦克又一次逃脱了老虐待者的毒手，已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刺激，便能唤起他能唤来自助的全部精力，努力行动了。他没

有停一下去考虑正在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也不考虑是否可能回到家里，还是走的相反的方向，便在只有恐惧才能给他添上的双翼的驱使下，速度惊人而目标坚定地飞逃而去。他想象斯奎尔斯正带着一群追捕者在大声喊叫，正是这种耳熟的喊叫声赶着他向前跑去，因为在他的错乱的感觉中，这帮人似乎正在紧紧地追他。随着希望和恐惧的交替，他一忽儿以为现在已有一大段路留在后面，但一忽儿又以为他们正越跑越快地追上来了。他终于弄清楚了那些声音仅只是他紧张的脑海中的产物，但过了好一会儿，他仍然保持着相当的速度，甚至体格衰弱与精疲力竭都几乎无法使他减速；要直到走上了昏暗与宁静的乡间道路，他才恢复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头顶上的满天星斗警告他时间正在飞逝，于是他满身灰尘而又气喘吁吁，停下来倾听并察看周围。

一切都寂静无声。远方有一片炫目的亮光，在天空中投射着温暖的光辉，标志着那座大城市的所在。在他经过的和面前的路的两旁都有些被树篱和沟渠分开的荒凉的田野，他在飞逃时曾在其中不少田野上践踏过。这时已经很晚了。他们简直无法顺着他走的这些小路来跟踪他，假如他希望能返回自己的住所的话，他一定得趁着这种在黑夜笼罩下的时刻。这一点即使在斯麦克的心中也逐渐变得非常清楚。他起初心中存有一些模糊的幼稚念头，想在乡野步行十英里或十二英里，然后兜个大圈子回家，这样他就可以避开伦敦了——他十分担心单独顺着马路走，唯恐再遇见他那可怕的敌人——但是，他听从了那些曾鼓舞他思想的劝告，掉转身来，又走上了大路，虽然不无恐惧与担忧。他又走向伦敦，步履迅速，决不减于他离开斯奎尔斯先生的临时住所时那样。

等到他重行进入伦敦的极西区时，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了；在好些在白天的暑热后被吸引到外面的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

还留在街头，而他们也正在懒洋洋地把家回。他不时向这些人问路，由于一再询问，他终于到达了纽曼·诺格斯的住所。

那天一整晚，纽曼找遍了条条偏僻小路和角落，搜寻的正是这时正在敲他家的门的那个人，而尼古拉斯也一直在其他的方向作同样的追寻。当斯麦克的胆怯而不确定的敲门声传到纽曼的耳中时，他正意气消沉地坐在他那粗劣的晚餐前。他怀着焦急期望的心情，对每一个声音都很敏感，匆忙跑下楼去，由于意想不到的欢欣，大叫一声，把这位受欢迎的客人拉到过道上，然后上楼，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他让斯麦克平安地进了他自己的阁楼，随手关上了门。他调了满满一大杯搀水的杜松子酒，拿着送到斯麦克的嘴边，好像一个人可能拿着一碗药送到一个倔强孩子的唇边一样，命令他一口喝干。

当纽曼发现斯麦克仅只用嘴唇沾了一点点这珍贵的混合剂，他的脸色变得出奇地茫然若失；他正举起大杯到自己的嘴边，长叹一声，对他可怜的朋友的衰弱身体深表同情，这时，斯麦克开始叙述他遭到的惊险奇遇，讲到一半把他吸引住了，他手里拿着大杯，站着倾听。

如果你看见纽曼听斯麦克继续讲下去时所发生的变化，会觉得够奇怪的。起初，他用手背擦擦嘴唇，好像是作为一个预备仪式，有助于镇静自己，以便浮一大白；接着，一听提到斯奎尔斯时，他把大杯挟在臂下，眼睛睁得老大，极其惊讶地望着。当斯麦克谈到在出租马车里他突然遭到殴打时，他急躁地把大杯放在桌上，在房间里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情绪十分激动，不时猛然停下来，仿佛可以听得更仔细些。在说到约翰·布劳迪时，他慢慢地逐渐倒在椅子上，双手在膝上搓来搓去——随着故事达到高潮而越来越快——终于放声大笑：一声响亮的“哈！哈！”这样发泄以后，他的面色立刻又沉下来，非常急切地问约翰·布劳迪

和斯奎尔斯是否可能会打起来。

“不！我想不会，”斯麦克回答道。“我认为，在我已跑得很远了之前，他不会想到我。”

纽曼搔搔头，表示极为失望，又一次举起大杯，喝着杯内的酒，对着杯口微笑，同时对着斯麦克冷酷地一笑。

“你就呆在这儿，”纽曼说，“你累了——给搞垮了。我去告诉他们你回来了。关于你的事，他们已经急得半疯了。尼古拉斯先生——”

“上帝保佑他！”斯麦克大声说。

“阿门！”纽曼应道。“他连一分钟也没有休息或者安宁。这位老太太也没有，连尼克尔贝小姐也没有。”

“不，不。她会想起我？”斯麦克说。“不过她会吗？啊，她会，她会——要是她没有，就别这样告诉我。”

“她想起过。她胸怀高尚，就和她外貌美丽一样，”纽曼大声说。

“是的，是的！说得好！”斯麦克大声说。

“多么温柔，文雅，”纽曼说。

“是的，是的！”斯麦克大声说，越来越热烈了。

“还具有这样一种真诚勇敢的精神，”纽曼不放松地说。

他正一股劲地讲着，偶然看一眼他的伙伴，看见他用双手遮住了脸，眼泪正从指缝间悄悄流出来。

此刻以前，这男孩的眼睛还闪耀着罕见的火花，满脸兴奋，闪闪发亮，一时看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咳，咳，”纽曼咕哝说，仿佛他也有些迷惑。“想到这样本性善良的一个人竟经受这些磨难，我也不止一次地被感动。这个可怜人——是的，是的——他也感觉到了——这一切使他软化——使他想起了昔日的灾难。哈！就是这样！是的，就是——嗯！”

从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的语气，你一点也不清楚纽曼·诺格斯是否把这些回忆用来满意地解释那种引发回忆的感情。他坐着沉思了一会儿，偶尔焦急而怀疑地看一眼斯麦克，这就足以表明他并不十分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

最后，他又重复他的建议：斯麦克应该留在那儿过夜，而他（诺格斯）应该直接到村舍去，使这个家庭放心。但是，因为斯麦克不肯听从，说他急于再看见他的朋友们，他们终于只得一起动身。既然此时已是深夜，加上斯麦克脚痛异常，几乎难以拖着脚步走了，因而等他们抵达目的地时，不到一个钟头就要日出了。

尼古拉斯整夜失眠，盘算着如何找回他负责保护的人，一听到房子外面发出他们的声音，便从床上跳起来，欢欣地接纳他们。顿时叽叽呱呱地交谈起来，并有祝贺和义愤填膺的言词，弄得这个家庭的其余的人不久都醒过来，于是斯麦克不仅从凯特，而且也从尼克尔贝太太那里受到温暖和热忱的接待。尼克尔贝太太向他保证，今后要多关心和优待他，并且为了款待他和围成一圈的众人，万分亲切地讲起一段异乎寻常的故事，那是从某一本著作中引来的，但是书名她从来不知道，讲的是关于一个人从某个监狱里奇迹般逃跑的事，至于什么监狱她也记不起了，那是由一个军官办成的，她却又忘记了他的名字，原来他犯了某种罪被关起来，什么罪她也记不清楚了。

起初尼古拉斯曾认为这个劫走斯麦克的大胆的行动（已证明接近成功）应部分地归功于他伯父，但是经过更成熟的考虑后，他倾向于认为这全得归功于斯奎尔斯先生。他决定竭力通过约翰·布劳迪弄清事情真相，如果可能的话。他利用每天上班途中，盘算种种计划，来惩罚这位约克郡的校长。这些计划都严格根据因果报应的原则，但是唯一的缺点是还完全做不到。

“是个晴朗的早晨，林金瓦特先生，”尼古拉斯走进办公室

说。

“啊！”蒂姆应道，“说到乡下，真是的！你认为这个白天怎么样——伦敦的白天——呢？”

“城外要清澈一点儿，”尼古拉斯说。

“清澈一点儿！”蒂姆·林金瓦特重复说。“你应该从我的卧室的窗子去看看。”

“你也应该从*我的*去看看，”尼古拉斯微微一笑回答。

“呸！呸！”蒂姆·林金瓦特说，“瞎说。不必跟我提什么乡下！”（对于蒂姆，弓街是个乡气十足的地方。）“胡说八道。在乡下除了新下的鸡蛋和鲜花以外，你还能得到什么呢？我能在任何一个清晨早饭前到莱顿堂市场买到新下的鸡蛋；至于花嘛，奔上楼去闻闻我的木犀草，或者看看在院落里六号房的顶楼后窗里的桂竹香，也是值得的。”

“在院落里六号房有一株桂竹香吗？”尼古拉斯说。

“是，有的，”蒂姆回答道，“种在一只裂开的大壶里，连壶嘴也没有了。刚过去的这个春天，那儿还有风信子开得满欢呢，种在——可是，你听了是自然会笑的。”

“笑什么？”

“笑花开在旧的黑鞋油瓶子里，”蒂姆说道。

“我一点儿也不，”尼古拉斯应道。

蒂姆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儿，仿佛被这个回答的口气所鼓舞，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于是把刚在削的一支羽毛笔塞在耳后，干脆地卡嗒一声关上他的折刀，说：

“这些花都属于一个卧病在床驼背的男孩，在他凄惨的生活中，这似乎是他唯一的乐趣了，尼克尔贝先生。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时，”蒂姆沉思着说，“他还是个小孩子，拄着一对小拐杖，拖着身子走路，自从那时以来，已经有多少年了？嗯！嗯！也没有多

少年。如果我想到别的事情的话，就显得没有多久，但是我想到他时，就好像时间很长、很长啦。真是件悲惨的事，”蒂姆说着，停顿了一下，“看着一个畸形的小孩儿和别的孩子分开坐着，那些孩子既活泼又快乐，而他只能观看游戏，却无力分享。他常常使我心痛。”

“真是好良心，”尼古拉斯说，“能摆脱了每天的个人业余爱好来留意这些事儿。你刚才在说——”

“我在说这些花都属于这个可怜的孩子，”蒂姆说，“就是这些。天气好的时候，他能从床上爬起来，把一把椅子拖到靠近窗子，坐在那儿看着这些花，整天整理它们。起初，我们经常点点头，后来才开始交谈。从前，早上我向他打招呼，问他身体怎么样，他会微笑着说，‘好些了’，但是现在，他摇摇头，仅仅屈身更靠近他那些老植物。成年累月地看着那些黝黑的房顶和飞逝的云，一定单调无聊；但是他很有耐性。”

“在那幢房子里难道没人来使他高兴或者帮助他？”尼古拉斯问道。

“我知道他的父亲住在那儿，”蒂姆回答说，“还有别的人；但是似乎没有人来多多关怀这个可怜的残废人。我常常问他有什么我能为他做的事，他的回答永远相同——‘没有什么。’近来，他的声音逐渐变弱，但是我能听见的回答仍旧是那句话。现在他已不能下床，因此他们把床移到靠近窗子，他就整天躺在那儿，一会儿看看天空，一会儿看看他的花。他仍然勉强把花弄得整洁，用他那双瘦弱的手浇水。夜里，他看见我的烛光时，就拉开他的窗帘，一直拉开着，直到我上床。仿佛知道我就在这儿，对他是个好伴儿似的，所以我经常坐在我的窗前一两个钟头，为的是他可以看见我还醒着；有时夜里我起来看到他小屋里暗淡忧郁的灯光，就纳闷，不知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了。”

“总有一晚，”蒂姆又说，“他将睡去，永远不再醒来，这一晚不久就会来临。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连手也从未握过，然而我仍然会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怀念他。你可认为有什么乡野的花能像这些花一样让我爱好吗？还有，你可认为正在凋谢的那一百种由诘屈聱牙的拉丁学名命名的精选的花，会使我感到一点儿痛苦？但是，在那些旧水壶和瓶子被当作破烂扫除掉时，我倒会感到万分痛苦。乡下！”蒂姆蔑视地加强语气大声说，“你可知道，除了伦敦，在任何地方我都不能在我卧室的窗下有这样一片庭院？”

蒂姆问完这句话，转过身去，假装被帐目吸引住了，在以为尼古拉斯正看着别的地方时，趁机迅速地擦擦眼睛。

究竟那天早晨蒂姆的帐目比平常更加复杂呢，还是他惯有的平静心情有点被那些回忆所扰乱了，但是情况是，当尼古拉斯办完几件委托的事回来，打听查尔斯·奇里伯先生是否单独在他的房间里时，蒂姆毫不迟疑地立刻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尽管十分钟不到前曾有人经过那里进入房间，而无论兄弟俩任何一个接待什么客人时，他都以阻止他们来打扰而感到特别自豪的。

“如果情况如此，”尼古拉斯说，“我得立刻把这封信交给他，”说着，他走向那房间的门前，敲敲门。

没人应声。

再敲了一下，仍然没有应声。

“他不会在里面，”尼古拉斯想。“我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吧。”

于是尼古拉斯打开门走进去；他很快又转身走出来，因为他十分吃惊而且困窘地看见一位年轻小姐跪在奇里伯先生的脚旁，而奇里伯先生正在恳求她起来，并请求一个第三者——看来是年轻小姐的侍女——帮助他说服她这样做。



尼克拉斯走进去，见到一幕尴尬场面

尼古拉斯尴尬地结结巴巴道了歉，猛然退出，这时，这年轻小姐稍微转过头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可爱的姑娘的面貌，就是很久以前他第一次到职业介绍所时曾看见过的。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到侍女身上，认出她就是当时陪伴她的那个笨佣人。他对年轻小姐美貌的爱慕，以及这次不期而遇所引起的慌乱与惊奇，使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感到困窘，以致他一时既不会说话也不能动弹一步。

"亲爱的女士——亲爱的年轻小姐，"弟弟查尔斯极端激动不安地大声说，"请不要——再别说一句话，我恳求你。我哀求你——我求你——起来。我们——我们——不是单独在一起啊。"

他说着，把年轻小姐拉起来，她摇摇摆摆走到椅子边，昏了过去。

"她晕倒了，先生，"尼古拉斯急忙冲向前去说。

"可怜的宝贝儿，可怜的宝贝儿！"弟弟查尔斯大声喊叫说。"内德哥在哪儿？内德，亲爱的哥哥，请就到这儿来。"

"查尔斯弟，亲爱的伙伴，"他的哥哥应道，急忙走进房间，"怎么回事？——嗳唷！怎么——"

"嘘！嘘！——无论如何别说话，内德哥，"另一人回答说。"拉铃叫管家，亲爱的哥哥——叫蒂姆·林金瓦特来。叫蒂姆·林金瓦特到这儿来，先生——尼克尔贝先生，亲爱的先生，离开这个房间，我请求并恳求你。"

"我想她现在好一点儿啦，"尼古拉斯说，他十分卖力地观察病人，以致未曾听见这个要求。

"可怜的小鸟！"弟弟查尔斯大声说，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把她的头靠在他的手臂上。"内德哥，亲爱的伙伴，我知道，在营业时间看见这个情况，你会觉得奇怪；但是——"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尼古拉斯在场，便用手摇摇他，亲切地要求他离开

这个房间，去叫蒂姆·林金瓦特来，一刻也不要耽误。

尼古拉斯即刻退出，在到会计室的路上遇见那老管家和蒂姆·林金瓦特在走廊上相互挤撞，他们正急忙走向事件发生的地点。蒂姆·林金瓦特不等听他的口信，就冲进房间，不一会儿，尼古拉斯就听见关门和从里面锁上门的声音。

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反复思考这个发现，因为蒂姆·林金瓦特在这一个钟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不在。在这段时间内，尼古拉斯什么也不想，一心只想着这位年轻小姐和她非凡的美貌，还有她到那儿来有什么事，并且为什么他们做得那么神秘。他想得越多，就越是迷惑不解，更急于想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我在一万人中也应当能认出她来，”尼古拉斯想。这样一想，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回想起她的面容及身材（在这方面他记忆得特别清楚），抛弃其他一切问题，仅只细想那一点。

蒂姆·林金瓦特终于回来了——冷淡得惹人恼火，手里拿着些文件，嘴里衔着一支羽毛笔，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她完全恢复啦？”尼古拉斯急躁地说。

“谁？”蒂姆·林金瓦特反问道。

“谁！”尼古拉斯重复说。“那位年轻小姐呗。”

“你算算是多少，尼克尔贝先生，”蒂姆从嘴里拿出羽毛笔说，“你算算是多少，四百二十七乘上三千二百三十八？”

“不，”尼古拉斯反驳说，“你首先要怎样来回答我的问题？我问过你——”

“关于那位年轻小姐，”蒂姆·林金瓦特说着，戴上眼镜。“诚然。是的。哦！她很好。”

“很好，是吗？”尼古拉斯反问道。

“很好，”林金瓦特先生严肃地回答说。

“她今天能回家吗？”尼古拉斯问道。

“她已经走了，”蒂姆说。

“走了！”

“是的。”

“我希望她不消走远吧？”尼古拉斯认真地看着对方说。

“嗳，希望她如此，”冷淡的蒂姆回答说。

尼古拉斯想冒险地再说几句，但是显然蒂姆·林金瓦特有他自己的理由避免谈这个题目，而且决定不再进一步提供关于这美丽的陌生女子的消息，但她已唤起了这个青年人胸中那么多的好奇心。一点儿也没有被这次拒绝所难倒，尼古拉斯第二天被林金瓦特先生正处在健谈的情绪中这一点所激励，又开始向他进攻了；但是在他径直继续谈到这个题目时，蒂姆又故态复萌，变得使人恼火地沉默寡言，先是极简短的回答，后来除了用一些严肃的点头和耸肩暗示以外，根本不回答问题，这只是更增强了尼古拉斯对她理解的念头，而且已达到了不可理喻的高度。

这些企图都失败了，他只能满足于等候年轻小姐下次来访，但是对此又失望了。日复一日过去了，她并没有再来。他特别卖力地查看所有便条和信件上的姓名地址，但是其中并无一个他能想象是她的手迹。有两三次他因公被派到相当远的地方去办事，这些以往都是由蒂姆·林金瓦特去办理的。尼古拉斯不禁猜疑他是由于某种原因有意被派遣出去的，而在他不在时，那年轻小姐曾来过。然而，结果没发生什么事情来证实这个猜疑，而他既无法诱使蒂姆坦白，蒂姆也不会对这种想法予以丝毫的支持。

神秘和失望对于爱情的增长并不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却常常是爱情增长的有力的辅助剂。“眼不见，心不想”，作为谚语对于友谊来说是相当适用的，然而，即使在朋友中分离所造成心灵上的空虚也并不是常常必不可缺的，而真相和诚实，像珍贵的宝石一样，也许在远处最易仿造，那时赝品往往被当作真货。然而

爱情，却由热情而且活跃的想象力予以非常实质的帮助；这种想象力，通过长期的怀念，能靠非常微薄、少量的营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茁壮成长。这样，爱情常常会因分离以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获得最繁茂的成长。尼古拉斯就是如此，每天每时，除了这陌生的年轻小姐而外，什么也不想，并终于开始认为他已爱上了她，爱得晕头转向，而从来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受虐待，受迫害的情人。

他以最正统的方式爱着，并深受折磨，只因为多少考虑到在他一生中还从没跟他钟情的对象说过话，除了那两次偶然机会以外也从没再看到她，所以使他不向凯特吐露秘密。在这两次机会中，她也是来去匆匆，像电光一闪而过——或者像尼古拉斯在无数自言自语中所说，像梦幻中的青年和美人过于光彩夺目，不能持久。尽管如此，他还是保持着没有得到报偿的热情和忠诚。年轻小姐再也没有来，因而浪费了大量的爱情(确实足够供给半打极其正派的青年绅士)，而谁也一点不明白所以然；连尼古拉斯本人也不明白，恰恰相反，他变得更迟钝、感伤，每天都无精打采。

当事情处于这种状态时，奇里伯兄弟商行在德国的一个关系户事业陷于失败，迫使蒂姆·林金瓦特和尼古拉斯必需清算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的某些既冗长又复杂的帐目。为了用较快的速度来完成，蒂姆·林金瓦特建议他们应在会计室住上一两个星期，晚上要干到十点钟。对于这一点，因为没有任何事能减低尼古拉斯为仁慈的老板们服务的热忱——甚至恋爱也不会——他欣然同意了。就在第一个开夜班的夜晚，九点正，她来了：不是那位年轻小姐本人，而是她的侍女，她与弟弟查尔斯在密室中商谈了一会儿就走了。第二夜在同一时间又来了，下一个夜晚和再下一个夜晚都来。

这些重复的来访激起了尼古拉斯高度的好奇。被逗弄和激动得使他无法忍受，而且不忽略他的职责就无法探测这个神秘事件，他便向纽曼·诺格斯吐露全部秘密，恳求他次夜去守候，跟着那女孩到家，着手打听有关她女主人的姓名、境况及身世，因为他可以这样做，不会引起怀疑；然后尽快向他报告结果。

纽曼·诺格斯对于这个委托无比自豪，第二天傍晚比需要的时间提早了足足有一个钟头，他就在广场上就了位，站在抽水泵的后面，把帽子拉得罩在眼睛上，开始守候。他那副极度神秘的样子，很可能极妙地引起一切看到他的人的怀疑。的确，有好几个前来抽水的女仆，还有停下来用长柄勺喝水的各式的小男孩，由于纽曼·诺格斯在抽水泵的四周偷偷地窥看，他们几乎吓得要死，因为除了他的脸什么也看不见，而脸上的表情却像一个沉思的妖魔。

那位送信人准时又来了，在比平常较长时间的会见之后，又离去了。纽曼和尼古拉斯订了两次约会：一次在第二天黄昏，如果成功的话；另一次是接着的第二天夜晚，那是在一切情形下都得遵守的。第一晚，他没有到相会的地点来（那是某一家小饭馆，在伦敦城和黄金广场之间的半途），但是第二晚他在尼古拉斯之前到达，张开双臂接待他。

“很不错，”纽曼低声说。“坐下——坐下，亲爱的青年人，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

尼古拉斯并不需要第二次邀请，便急切地询问是什么新闻。

“新闻多极了，”纽曼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很不错。别着急。我不知道从哪儿讲起。没关系。振作起你的精神。很不错。”

“嗯？”尼古拉斯着急地说。“是吗？”

“是的，就是这样，”纽曼回答道。

“就是什么？姓名——姓名，亲爱的老朋友！”尼古拉斯说。

"姓鲍勃斯特，"纽曼回答说。

"鲍勃斯特！"尼古拉斯愤慨地重复了一遍。

"就是这个姓氏，"纽曼说。"我是靠'龙虾'① 这个字才记住的。"

"鲍勃斯特！"尼古拉斯比前一次更加重口气地重复道。"那一定是那个佣人的姓氏。"

"不，不是的，"纽曼非常自信地摇着头说。"她是塞西莉亚·鲍勃斯特小姐。"

"塞西莉亚，呃？"尼古拉斯应道，轻声咕哝着这个姓名，用各种不同音调一遍遍地重复着，听听效果如何。"好吧，塞西莉亚是个很美的名字。"

"非常之美。而且也是个美人儿，"纽曼说。

"谁？"尼古拉斯说。

"鲍勃斯特小姐。"

"啊唷，你在哪儿看见她的？"尼古拉斯问道。

"没关系，亲爱的孩子，"诺格斯回敬说，拍拍他的肩膀。"我看到了她。你也一定会看到她的。我已经全安排好了。"

"亲爱的纽曼，"尼古拉斯紧握住他的手，高声说，"你是当真的吗？"

"是的，"纽曼回答道。"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每一个字。明天夜晚你会看到她的。她同意听你谈谈自己的事。我说服了她。她非常和蔼、善良、可爱、美丽。"

"我知道她是这样，我知道她一定是这样，纽曼，"尼古拉斯紧握着他的手说。

"你说得对，"纽曼应道。

---

① 龙虾的原文为 lobster，和鲍勃斯特（Bobster）只差一个首字母。

“她住在哪儿?”尼古拉斯大声说。“你对她的身世了解到什么?她有父亲——母亲——什么兄弟——姐妹吗?她说了些什么?你怎么找到她的?她难道不很惊讶吗?你有没有说我是多么热情地渴望和她谈谈吗?你告诉过她我是在哪儿见到她的吗?你告诉过她我是如何,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多么长久,多么经常地想念那可爱的脸庞吗?这脸庞在我极其苦恼的时候突然向我显现,像对一个美好世界的一瞥——你告诉过她,纽曼——你告诉过她吗?”

当这些滔滔不绝的问题涌向可怜的诺格斯时,他确实只有喘气的份儿,并对于每一个新提出的询问,只能在椅子上痉挛地挪动着身子,同时困惑地凝视着尼古拉斯,表情十分滑稽可笑。

“不,我没有告诉过她这些,”纽曼说。

“没有告诉过她哪一些?”尼古拉斯问道。

“关于美好世界的一瞥,”纽曼说。“我也没告诉过她你是谁,也没说你在哪儿看见她的。我说你爱她爱得发狂。”

“那是真的,纽曼。老天知道我正是这样!”尼古拉斯带着他特有的激烈感情应道。

“我还说过你暗地里爱慕她已经很久了,”纽曼说。

“是的,是的。她听了这话说什么呢?”尼古拉斯问道。

“脸红了,”纽曼说。

“肯定的。当然她会,”尼古拉斯称许地说。

纽曼继续说这年轻小姐是个独生孩子,母亲已死,正和父亲同住,还说那女仆对她有很大影响,在女仆说情以后,她才答应和情人秘密相会。他又进一步述说需要多少鼓动和多大口才才诱使年轻小姐走出这一步;如何彼此明确地理解,她仅只给尼古拉斯一个机会吐露他的感情,如何她一点也没作出保证将对他的意图留下良好的印象。至于她拜访奇里伯兄弟商行的神秘举

动完全没有作出解释，因为无论在和女仆的初次谈话中，或是后来和女主人会见时，纽曼都没有对她们提及。他仅仅说有人吩咐他等女仆回家时，替他的青年朋友说些好话，而没有说他跟随她有多远，或者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但是纽曼暗示，根据这个知情人口头所吐露的话，他料想这年轻小姐在她父亲的严格控制下，生活得很痛苦。她父亲的性情凶暴残忍——他想这一点可能多少说明她为什么去谋求兄弟俩的保护和友谊，并且容许自己被说服，同意会见。这最后一点是由那些前提得出的非常合乎逻辑的推论，因为一位年轻小姐的目前情况并不值得羡慕，所以她一定特别希望改变它，这看来是很自然的。

在进一步盘问之后——因为只有经过了一个很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才能从纽曼·诺格斯嘴里掏出这一切——才明白纽曼在为他寒酸的外表做解释时，声称他正是为了和那计谋有关的某些必需的明智的目的而乔装打扮的。当他被问到怎样超出了委托他的范围，竟促成会见时，他回答：鉴于小姐看来愿意会见，他才认为出于责任感和豪侠精神，有责任利用这样一个好办法来使尼古拉斯能够去求爱。在一切可能的问题都问到而且回答过足有二十次之后，他们才分手，相约翌晚十时半再见，以便履行十一点钟的约会。

“事情发生得很奇怪，”尼古拉斯在走回家时想道。“我从来没有期望过任何这类的事，也从来没有梦想到此事的可能性。我对一个人竟如此感到兴趣，想知道她生活中的某些事，想在街上看见她，想经过她住的房子，想在她散步时有时遇见她，希望这样的一天会来到，我可以有机会吐露对她的爱情，这些是我能想到的最大要求了。现在，话得说回来——但是，我真是个傻瓜，竟去埋怨自己的好运道。”

尼古拉斯仍然感到不满意；除了仅仅感情发生突变之外，还

有其他不满意之处。他对于年轻小姐那么易于被征服甚为恼火，“因为，”他推想道，“看来她并不知道这人就是我，而可能是任何其他人”——这当然并不令人愉快。过了一会儿，他就对自己怀有这些想法而恼火，认为在这样的一座神殿中，除去善能存在而外，再无其他，而那两兄弟的行为已足够表明他们对她的尊敬。“事实是，她完全是个谜，”尼古拉斯说。这并不比他以前的思路更使他满意，反而只把他吹到一片新的思辨和推测的茫茫大海，他在其中十分不安地颠簸翻腾着，直到钟敲十下，会面的时刻业已临近。

尼古拉斯十分小心地穿戴好，连纽曼·诺格斯也稍微修饰一番：他外衣上只有两颗连续的钮扣，蔚为奇观，由一些别针作补充，每两只之间的距离还好算匀称。他按照最新式的风尚，也戴上了帽子，帽顶塞有一块手帕，卷折的一端像辫子般在后面挂下，然而他简直无法对这后一种装饰的独创性自认有所发明，因为他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处在紧张与兴奋的心境中，这使他对每一件事都变得十分麻木，除了这次探险的巨大目标以外。

他们沉默不语，穿过一些街道，用快速的步伐走得相当远之后，到达一条外表阴暗、不常有行人的街道，靠近埃奇威路。

“十二号，”纽曼说。

“哦！”尼古拉斯应道，看看四周。

“是条好街？”纽曼说。

“是的，不过相当冷落，”尼古拉斯回答道。

对于这句话，纽曼并没有回答，却突然停了步，安排尼古拉斯背靠在一个小天井的栏杆上，让他明白他得在那儿等着，手脚都别移动，直到他查明前面无人阻碍。然后诺格斯轻松地跛行而去，但不住地扭回头来望，要完全弄清楚尼古拉斯正遵从他的指示；于是登上大约相隔六个门的一幢房子的台阶，就看不见了。

短暂地停留之后，他重新出现了，跛行回来，半途停下来，招手要尼古拉斯跟随他。

"好啦！"尼古拉斯说，踮着脚向他走去。

"没问题，"纽曼欢天喜地地应道。"一切都已准备好；没有人在家。不能再好了。哈！哈！"

他胆子壮了起来，偷偷溜过一扇临街大门，尼古拉斯看了一眼门上的铜牌，上面刻着"鲍勃斯特"，字体很大。诺曼在厨房外小天井开着的矮门前站住了，示意他的青年朋友走下去。

"捣什么鬼！"尼古拉斯大声说着，往后退却。"难道我们要鬼鬼祟祟地溜进厨房，好像是来偷刀叉似的？"

"嘘！"纽曼回答道。"老鲍勃斯特——一个凶暴的家伙。他会把他们都杀死——打年轻小姐的耳光——他这么做——是经常的。"

"什么！"尼古拉斯勃然大怒，大声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居然有人敢打耳光，打这样一位——"

他这时没有时间歌颂他的情人，因为纽曼轻轻将他一推，几乎把他一头摔到小天井台阶的末一级。想到最好还是乖乖地接受提示，尼古拉斯不再作出进一步的抗议，便走下去，但是面部表情显示的并不是一个热情的爱人的期望与欣喜。纽曼跟随着——他本来是会走在前面的，要不是尼古拉斯及时地拉了他一把——握住了他的一只手，带领他穿过一条十分黑暗的石砌通道，进入一间后厨房，或是漆黑一片的地窖，在那儿他们停下步来。

"哼！"尼古拉斯不满地低语道，"我看还有下文吧，对不？"

"对，对，"诺格斯接着说。"她们会直接到这儿来的。没问题！"

"很高兴听到这句话，"尼古拉斯说。"我刚才不应该那么想，

我承认。”

他们没有再交谈。尼古拉斯站在那儿，听着纽曼·诺格斯在大喘气，就是在这笼罩他们的黑暗之中，也能想象出他的鼻子似乎像一块灼红的煤块般发着光。突然一阵谨慎的脚步声吸引住了他的耳官，随后马上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询问绅士们是不是已在那儿了。

“是的，”尼古拉斯转身向着发出话声的角落回答说。“是哪一位？”

“是我啊，先生，”那声音回答说。“小姐，现在请吧。”

一丝微光照进这个场所，侍女立刻露面了，手持蜡烛，她的年轻女主人跟随在后，似乎由于羞怯而不知所措，十分慌乱。

一见这年轻小姐，尼古拉斯就大吃一惊，脸色变了，心脏猛跳，站着呆若木鸡。那时，与她的来到以及烛光出现几乎同时，街门上响起一阵响亮的愤怒的敲门声，使纽曼·诺格斯异常敏捷地从跨坐着的啤酒桶上跳起来，脸色灰白，突然惊叫道，“鲍勃斯特，老天爷呐！”

年轻小姐尖声喊叫，侍女紧扭着她的双手。尼古拉斯从一人凝视到另一人，显然发呆了，而纽曼匆匆地来回走动，双手接连着插入所有的衣袋，在过分慌乱中，不断地拉出每一只衣袋的衬里。那只是片刻的事，但是充塞在那片刻中的混乱状况，却是随你怎样想象都不为过的。

“离开这幢房子吧，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们搞错了——我们自作自受，”年轻小姐大声说。“离开这幢房子吧，要不然我就被毁了，永远毁掉了。”

“你肯听我只说一句话吗？”尼古拉斯大声说。“只一句。我不会留住你。你肯听我说一句话来解释这场灾难吗？”

但是尼古拉斯可能是在对风儿说话，因为年轻小姐已心烦

意乱地匆匆忙忙跑上楼去。他本想跟随她，但是纽曼伸手揪住了他的外衣领子，把他向刚才进来时所走过的通道拉去。

“让我走吧，纽曼，以魔鬼的名义，”尼古拉斯大声说。“我一定要跟她讲话——我要，否则我不离开这幢房子。”

“考虑考虑名誉——人格——暴力吧，”纽曼说着，用双臂抱住他，催他赶快离开。“让她们开门。只等门一关，我们就像进来时一样离开。来吧。这边走。这儿。”

尼古拉斯终于被纽曼的劝阻和姑娘的眼泪与祈求所制服，加上上面的可怕的敲门声从未停止，他决定赶紧离去。正当鲍勃斯特先生从临街大门进来时，他和诺格斯从小天井的矮门走出去。

他们匆忙不停地走过几条街，一句话也不说。终于他们停下步来，面面相觑，心情沮丧，茫然若失。

“不要紧，”纽曼气喘吁吁地说。“别灰心。没关系。下次会更幸运些。真是没办法。我已经尽了我的一份力了。”

“好极了，”尼古拉斯应道，握住他的手。“好极了，你确实像是个忠实热心的朋友。只是——请注意，我并不失望，纽曼，觉得还是同样地感激你——只是，搞错了一位小姐。”

“呃？”纽曼·诺格斯大声说。“被那女仆糊弄了？”

“纽曼，纽曼，”尼古拉斯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连女仆也是个错的。”

纽曼张大了嘴，用那只健全的眼睛紧紧盯住尼古拉斯，一动也不动。

“别放在心上，”尼古拉斯说，“这是无足轻重的；你知道，我并不介意；你只是跟踪错了人，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是否纽曼·诺格斯在抽水泵边斜视时间太久，以致有损于他的视力呢，还是由于发现还有空闲时间，他饮

用了几滴比抽水泵能供给的水要强烈些的饮料，使自己补充了一下体力呢？——不管这事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他犯下的错误。于是尼古拉斯回到家中细想此事，想到那陌生的年轻小姐的妩媚之处，目前和以往一样，远远不是他的力所能及的。

第四十一章

本章包含尼克尔贝太太和隔壁那位身穿紧身齐膝裤的绅士之间的一些爱情段落。

自从尼克尔贝太太上次和她儿子作的重要谈话以来，她对个人的装饰方面逐渐显得分外关心。她在截止那时的那些日常衣着，那些适合主妇身分的庄重的装束上逐步添上五花八门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本身或许微不足道，但是放在一起，联系到她所泄露的问题来考虑，就相当重要了。甚至她的黑色孝服也以一种漂亮的方式穿在身上而显出一种极度活泼的气派；加上适当地在这里、那里安上某些适合青少年的装饰品，使这孝服仍然留存的吸引力为之生色。这些装饰品正因为廉价或一文不值才能逃脱遭难，平安地沉睡在旧抽斗和旧盒子的偏僻角落里，那儿阳光很少照到。由于以上的一切，她的丧服具有了一种非常新的特性：从对死者的尊敬和哀悼的外在标志，转变为对生者的带有毁灭性的设计了。

可能是被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无可置疑的美德所激励，尼克尔贝太太才这样做的。时至今日，她也许对长期沉溺在无效的灾难中产生了罪恶感，或者是由于需要给她那妙龄的女儿树立一个正派的整洁而高尚的榜样。责任心和克尽本分的考虑姑置

勿论，这个改变可能是由最纯洁与无私欲的宽厚感情所滋生的。隔壁的那位绅士曾受到尼古拉斯的诽谤，粗鲁地诬蔑他为老糊涂和大白痴；而对于这些对他的认识的抨击，尼克尔贝太太是多少得负责的。她可能觉得使出自己的一切解数来表明这位被辱骂的绅士既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那样的人，这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行为。由她来现身说法，对大家证明他的热情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达到如此道德高尚而值得称道的目的吗？他的这股热情正是那些谨慎的、好思考的人也许都预见到的其他感情的结果，而他们是根据她在一个多情善感的人的眼光下，径自轻率而毫无保留地炫耀她成熟的魅力这一点来作出预见的。

"啊！"尼克尔贝太太严肃地摇摇头说，"如果尼古拉斯知道他可怜的好爸爸在我们订婚之前（那时我常常讨厌他）受了多少苦，就会多有一点儿同情心啦。我有朝一日会忘记那个早晨他提议要替我拿阳伞时，我竟嘲笑地瞧着他吗？还会忘记那个夜晚，我对他皱眉来着？他没有就此走开，真是宽容。这事儿差一点逼他这么做。"

如果死者在独身时就迁居的话，他是否可能会处境变得好些，那是他的遗孀从未停止过考虑的问题，因为就在她还沉浸于沉思中时，凯特拿着她的针线盒走进了房间；而不管是有一点儿打扰，或者根本没有打扰，在任何时候都会把尼克尔贝太太的心思引上一条新的思路。

"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但是像这样一个晴朗暖热的夏日，有鸟儿在四面八方歌唱着，常常让我想起烤小猪，加上洋苏叶和洋葱做成的调料和肉卤。"

"这倒是个奇怪的联想，不是吗，妈妈？"

“说真的，我亲爱的，我不知道，”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烤小猪——让我想想看。给你施洗礼后五个星期的那一天，我们吃过烤——不，那也不可能是一只小猪，因为我记得当时要把肉切下来的有两只，而你可怜的爸爸和我从来没想到坐下来吃两只小猪——那一定是鹧鸪。烤小猪！我简直想不起我们什么时候曾吃过一只，现在我可想起来了，因为你爸爸在铺子里看见小猪都一直受不了，他常说，小猪经常让他想到很小的娃娃，不过小猪的肤色更白净一些罢了。他也怕小娃娃，因为他负担不起他家庭人口的任何增长，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很厌恶。说起来真是奇怪，现在我为什么竟会想到那些事儿！我记得有一次到贝文太太家去吃饭，就在那条宽街上，拐角处马车作坊的旁边，有个醉汉摔进了一幢空房子的地窖，那时是离季度结帐日差不多一个星期，直到新房客搬进来时他才被发现——可我们就是在那儿吃的烤小猪。我想一定是这回事才让我记起来了，尤其是当时房间里有一只小鸟，它在我们就餐的整个时间里一直在叫——至少那不是一只小鸟，因为那是一只鹦鹉，而且严格地说起来它并不在叫，因为它在说话，咒骂得很吓人；但我想一定是这回事。真的，我肯定是这回事。你不愿意这么说吗，亲爱的？”

“我愿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妈妈，”凯特带着高兴的微笑回答道。

“不，但是你确是这么想的吗，凯特？”尼克尔贝太太说，态度之严肃就好像那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令人大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你不，就马上这么说吧，你知道，因为估计正确正是好事，尤其是在这种问题上，当一个人考虑到时，那是非常奇突而值得加以解决的。”

凯特笑着回答她完全相信。由于她的妈妈显得仍然不能决定这个话题是否绝对重要，应该重新开始谈，她建议她们带着活

计到凉亭里去享受下午的美景。尼克尔贝太太欣然同意，于是她们一同到凉亭去，不再多加讨论。

“好了，我要说，”尼克尔贝太太就坐后说，“从来也没有像斯麦克这么好的人。说真的，他尽力使这个小凉亭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在周围种上最芳香的花，比我能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好。——只是我希望他不要把所有的砂砾小径都放在你那一边，凯特，亲爱的，而除了模制的堆花，什么也没有留给我。”

“亲爱的妈妈，”凯特迅速地应道，“坐这个位子——坐过来吧——答应我的请求，妈妈。”

“不，真的，我亲爱的。我还是坐在我自己的一边吧，”尼克尔贝太太说道。“嘿！这可真怪！”

凯特带着探询的神气仰望着。

“有一天晚上，”尼克尔贝太太说，“我说我很喜欢一种花，问你是否不——不对，是有一天晚上，你说你很喜欢，问我是否不，可是他竟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种花的二三只球根，反正这是同样的一回事。现在，说真的，我确实认为这是很友好、很体贴的举动！可是在我这边，我一株花也没看见，”尼克尔贝太太眼睛眯成一条缝，察看着周围，接着又说，“但是我看靠近砂砾小径的一定长得最好。没错儿，一定是的，凯特，那就是这些花全靠近你的原因，而且他把砂砾小径都放在那儿，因为那是向阳的一边。说真的，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着。我不应该只为自己打算，有几分也不应该！”

“妈妈，”凯特慌忙说，低头对着她的针线活，几乎把她的脸都藏了起来，“在你结婚之前——”

“哎呀，凯特，”尼克尔贝太太打断她的话说，“究竟怎么一来，使你飞回到我结婚以前的时代去啦？眼下我正在对你谈论他对我的体贴与关心啊。你似乎对花园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妈妈啊！”凯特抬起头来说，“你知道我是感兴趣的。”

"那好，我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赞美花园被搞得又整洁又美观呢？"尼克尔贝太太说。"你好古怪啊，凯特！"

"我是赞美的，妈妈，"凯特温和地回答道。"可怜的人！"

"我亲爱的，我几乎从没听见你讲过，"尼克尔贝太太反驳道，"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此时，这位好太太已经把同一个话题谈了好一阵子，所以她立刻就落进了她女儿存心改变话题的小圈套中——如果说那是圈套的话——询问她想说些什么。

"关于什么，妈妈？"凯特说，显然已完全忘记她要转移的话题。

"天呐，凯特，我亲爱的，"她的母亲回答道，"啊唷，你是睡着了，还是在发傻！关于我在结婚以前的事嘛。"

"哦，对！"凯特说，"我想起来啦。我刚才想问，妈妈，你在结婚之前是否有过许多求婚者？"

"求婚者，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带着惊人自满的微笑，大声说。"凯特，从头到尾，我一定至少有一打。"

"妈妈！"凯特用抗议的口吻应道。

"我真的有过，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还不包括你可怜的爸爸和还有一位青年绅士在内呐。他在那时经常去同一家舞蹈学校，竟用金边纸包着金表和手镯送到我们家（那些东西总是被退还的）。他后来不幸地搭乘军校学员的船——我的意思是一条囚犯船——到博坦尼湾[1]，逃进灌木丛，杀了不少羊（我不知道它们怎么到那儿的），人家正准备吊死他，可是他意外地窒息起来，于是政府赦免了他。还有那年轻的卢金，"尼克尔贝太太说，开始从左拇指数起，报出一个个人名——"莫格来——蒂普斯拉克——凯贝瑞——斯米夫塞——"

---

① 博坦尼湾在澳大利亚的东南海岸，靠近悉尼。

这时已经数到她的小指头了，尼克尔贝太太转到另一只手来数数，这时听见一声响亮的“哼”，发自花园的墙根，使得她自己和她女儿都大吃一惊。

“妈妈！那是什么？”凯特低声说。

“说真的，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相当吃惊地回答说，“除非是隔壁的那位绅士，我就不知道可能——”

“啊—哼！”同样的声音大声叫道。那可不是一般的清嗓子的声音，而是一种有几分像公牛的吼叫声，这声音激起了附近那一带的一切回声，而且拖得很长，准定使那不露面的吼叫者的脸变得相当黑。

“现在我明白了，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把手放在凯特的手上说，“别害怕，我的宝贝儿，这不是冲着你来的，也不是故意要吓唬任何人。让我们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吧，凯特，我有义务这么说。”

这样说着，尼克尔贝太太点点头，在她女儿的手背上拍了许许多多次，看起来仿佛她能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她愿意的话，但是感谢上帝，她克制住了自己，不愿意这样做。

“你是什么意思，妈妈？”凯特显然惊奇地问道。

“不必慌慌张张，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朝花园的墙张望着答道，“因为你看我并不慌张。假如任何人慌慌张张是情有可原的话，那当然——在一切情形下——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并不慌张，凯特——一点儿也不。”

“妈妈，这声音似乎是打算吸引我们的注意啊，”凯特说。

“它正是打算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亲爱的——至少，”尼克尔贝太太挺直了身体接着说，又拍拍她女儿的手，比以前更温和了，“是打算吸引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注意。哼！你根本不必担心，我亲爱的。”

凯特看来十分困惑不安，显然想要求更进一步的解释，这时她们又听见一声喊叫和拖着脚步在走的声音，好像有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在咳嗽，并用双腿拼命在松散的砂砾地上踢动。这些声音都和以前的声音一样来自同一个方向，在还未归于平静之前，就看见一条大黄瓜以火箭般的速度射向天空，从那里落下来，再三翻滚，直到落在尼克尔贝太太的脚边。

随着这个异常情况的出现，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正好相似的情况。只见一只硕大无比的上好南瓜从高处急转而来，摔倒在地上；接着几条黄瓜一起射出；最后由于阵雨般的洋葱、圆萝卜以及其他小蔬菜从四面八方落下，在各处翻滚、分散、冲撞，天空也变得暗淡了。

凯特有点惊恐地从坐位上站起来，一把抓住她母亲的手，和她一同向房子奔去，但她觉得自己的意愿碰到了阻碍而不是协助，并且随着尼克尔贝太太的目光看去，只见墙头像幽灵般出现一顶旧黑丝绒便帽，被吓了一大跳。看来这戴帽人正登上梯子或者一道台阶，于是这帽子从这堵把她们的花园和紧邻的村舍（这座村舍像她们的一样，是一幢独立的建筑）的花园隔开的墙上慢慢地升起，接着逐渐出现一个很大的脑袋和一张老人的脸，脸上有一双出奇的灰色眼睛，非常狂暴，张得很大，在眼窝里转动着，带着迟钝不灵、含情脉脉、频送秋波的目光，看来丑陋之极。

“妈妈！”凯特大声叫道，一时真的吓了一跳，“为什么你站住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妈妈，求求你，进来吧！”

“凯特，我亲爱的，”她的母亲回答说，仍然不肯进屋，“你怎么能这么笨？我简直替你害臊。假如你是这样的胆小鬼，你一生还怎么能生活过来呐！”尼克尔贝太太又用一种假装生气的口吻对闯入者说，“你要干什么，先生？你怎敢偷看这个花园？”

“我魂灵的女王，”陌生人回答说，十指交叉在一起，“喝了这



凯特、尼克尔贝太太和那个疯子

一杯吧！”

“瞎说，先生，”尼克尔贝太太说。“凯特，我的宝贝儿，请安静些。”

“你不愿意喝这一杯吗？”陌生人尽力劝说，脑袋歪在一边，带着恳求的神气，右手放在胸前。“哦，喝了这一杯吧！”

“我决不同意做这一类的任何事，先生，”尼克尔贝太太神态傲慢地说。“请走开！”

“这是为什么，”老绅士说着，又走上一级，手肘靠在墙上，十分得意洋洋，仿佛他正在向窗外眺望，“为什么美人儿总是冷酷无情，甚至对待像我这样高尚而值得尊敬的人的爱慕？”说到这里，微笑着亲吻自己的手，深深鞠躬了几次。“难道正是由于那些蜜蜂的缘故吗？它们在采蜜季节过去之后，理该用硫磺把它们杀死，可实际上飞到了巴巴里①去，把被俘虏的摩尔人②催眠，和它们的催眠曲一同入睡，”他接着又说，声音低到几乎成为耳语，“或者，难道是由于查灵十字架广场上的雕像③ 的缘故？最近有人在半夜看见他在证券交易所和穿着女骑装的阿尔德门街水泵④ 挽臂而行。”

“妈妈，”凯特低声说，“你听见他的话吗？”

“嘘，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用同样的声调回答说，“他彬彬有礼，我想那是引用了诗人的话。请别这么缠着我——你要把我的胳臂拧出乌青块啦。走开，先生！”

“完全离开？”绅士带着感伤的神情说。“哎哟！完全离开？”

“是的，”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自然啰。你在这儿又没有

---

① 巴巴里系北非伊斯兰教地区，位于埃及之西。

② 摩尔人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

③ 指查理一世的骑马雕像，于1675年竖立。

④ 阿尔德门街水泵系伦敦的著名界标，用以调节在铅山和沼泽教堂街汇合处的地下水源，于1876年关闭。

事。这是私人财产，先生；你应当明白。”

“我的确明白，”老绅士说，带着最应受申斥的亲昵神气，把手指按在鼻子上，“这是一个神圣而迷人的地点，在这儿最神圣的魅力”——说到这儿，他又吻了下自己的手，鞠了一躬——“把甜美飘送到邻人的花园，迫使水果蔬菜过早成熟。这个事实我是很熟悉的。可是你愿意允许我，最美的人儿，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维纳斯星[1] 因事到骑兵护卫队去而不在，要不然就会——因嫉妒你出众的妩媚——插进我们之间来吗？”

“凯特，”尼克尔贝太太转身对她的女儿说，“实在很难应付。我真不知道对这位绅士说什么好。一个人应该有礼貌，你知道。”

“亲爱的妈妈，”凯特接着说，“一句话也别对他说，只要让我们尽快跑开，把我们自己关起来，直到尼古拉斯前来。”

尼克尔贝太太看起来很庄重，对这个羞辱性的求婚方式，说不上有什么轻视。老绅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她们低声耳语。她转身对他说道：

“先生，如果你表现得像位绅士，从你的谈吐和——和——外表（完全是你外公在富裕日子里的模样，凯特，我亲爱的）来看，我应该这样设想，并且简单明了地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我一定回答。”

如果尼克尔贝太太的好爸爸在他富裕日子里和这位现在正朝墙这边看的邻居外貌相似的话，那他在壮年时期至少也一定是个相貌很怪的老绅士。或者凯特是这么想的，因为她放胆稍微注意地看了一眼这个活生生的画像，只见他脱掉了黑丝绒便帽，露出一个全秃的光头，不住地连连鞠躬，每鞠一次都重新吻一次自己的手。在这番劳神的表演过后，他显得筋疲力尽，又戴上便

---

① 维纳斯系司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星即金星。

帽，把它很小心地拉到遮住了耳朵的上端，恢复以前的姿态说：

“问题是——”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向各方环顾，确实无疑地搞清楚附近并无人在偷听。确信没有人，他才面带狡猾的表情，轻轻拍了几下鼻子，好像在祝贺自己的小心谨慎；然后伸长头颈，高声耳语道：

“你是位公主吗？”

“你在嘲笑我，先生，”尼克尔贝太太回答道，装作向房子退去。

“不，但是你是吗？”老绅士说。

“你知道我并不是，先生，”尼克尔贝太太回答道。

“那么你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什么亲戚吗？”老绅士非常焦急地询问道，“或者是罗马教皇的？还是下议院议长的亲戚？原谅我，假如我弄错了，但是人家告诉我你是道路建设局局长的侄女，是市长大人和市议会法院院长的儿媳妇。那就说明这三人全是你的亲戚。”

“不管是谁散布这样的传说，先生，”尼克尔贝太太有点激动地反驳道，“都是在任意糟蹋我的名声。我确信，如果我的儿子尼古拉斯知道这件事的话，他肯定马上不答应。”尼克尔贝太太挺直身子说，“多怪的念头！道路建设局局长的侄女！”

“求求你，妈妈，走开吧！”凯特低声说。

“‘求求你，妈妈！’瞎说，凯特，”尼克尔贝太太生气地说，“不过情况正是这样。如果他们说我是一只会唱歌的红腹灰雀的侄女的话，你会在乎什么呢？但是我一点儿也得不到同情——”尼克尔贝太太呜咽地说，“我也并不指望它，那是一码事。”

“泪珠！”老绅士大声叫道，非常起劲地一跳，以致跌下两三级梯子，下颏在墙上给擦得嘎嘎响。“抓住这些水晶小球——抓

住它们——把它们装在瓶子里——塞紧塞子——在顶上浇上封蜡——印上一个丘比特像——贴上'最佳质量'的标签——把它们藏在第十四只箱子里，放一根铁棒在顶上以防雷击！"

他发布着这些命令，好像这儿有一打侍者全都在积极地执行命令似的。他把他的丝绒便帽从里面翻到外面，非常庄严地戴上，遮起他的右眼和鼻子的四分之三，并伸出手臂撑着腰，恶狠狠地看着在近旁的一只麻雀，直到这只鸟飞开去，才非常满意地把帽子放在口袋里，举止恭敬地向尼克尔贝太太讲话。

"美丽的太太，"他是这样讲的，"如果关于你的家庭和亲戚的事，我说错了，我谦卑地恳求你原谅。如果我猜想你和外国政权或是本国政府部门有关系，那也是因为你仪态大方，风姿优美，举止端庄。你一定会原谅我这样说：除了你自己，再没有人(也许掌管悲剧的缪斯[1]是唯一的例外，当着东印度公司人员的面，她曾用手摇风琴作即席演奏)能与之相比。如你所知，我并不是一个青年人，太太；虽然像你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老，我仍敢于相信，我们彼此还是相配的。"

"真的，凯特，我的宝贝儿！"尼克尔贝太太有气无力地说，看着另外一边。

"我有一些产业，太太，"老绅士说，随随便便地挥着右手，仿佛把这种事看得微不足道，并且说得很快，"珠宝、灯塔、鱼塘、北海中有我自己的一条鲸鱼加工船，在太平洋中有几片牡蛎养殖场，收益颇丰。如果你肯帮忙到伦敦交易所去，从那最矮胖的牧师助理的头上拿掉卷边帽，你会在帽顶的衬里中发现我的名片，包在一张蓝色纸中。向下议院的牧师提出申请，还可以看到我的手杖，那是严禁收费出示的。在我的周围也有我的敌人，太太，"

---

① 缪斯为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女神，共九位。

他朝他的房子看看，声音很低地说，“他们无时不在攻击我，希望把我的财产弄到手。如果你愿赐福，真心接受我的求婚，你就能向大法官提出申请或者出动军队，如果必要的话——只消把我的牙签盒捎给总司令就够了——这样就能在举行婚礼之前使他们全清除出这房子。在那以后，爱情就是天赐之福和神魂颠倒。神魂颠倒也就是爱情和天赐之福了。嫁给我吧，嫁给我吧！”

神魂颠倒、热情奔放地重复着这最后几句话，老绅士又戴上黑丝绒便帽，急躁地仰头看着天空，说了些不太容易听懂的话，好像是说他在等待一个气球来临，却是相当晚了点。

“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老绅士重复道。

“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我简直没有精力说话了，但为了大家的愉快，这件事应该永远结束才对。”

“当然啰，你是没有必要说一个字的，妈妈，”凯特规劝道。

“请你允许我，我亲爱的，让我替自己作出判断吧，”尼克尔贝太太说。

“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老绅士大声喊叫道。

“这是决不可能有指望的，先生，”尼克尔贝太太说，两眼端庄地盯着地上，“我不会告诉一个陌生人，对于这样的求婚，我是否觉得荣幸和感激。这确实是在非常奇特的情况中提出的；同时话得说回来，就它的范围来说，当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尼克尔贝太太是习惯于作保留的），“对于一个人的感情来说，该是可喜而令人满足的。”

“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老绅士大声喊叫道。“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嫁给我吧，嫁给我吧！”

“我只消这样说就够了，先生，”尼克尔贝太太绝对严肃地继续说——“而且我肯定你将得到了回答就得体地走开——我已决定仍然做个寡妇，献身于我的子女。你可以不认为我是两个孩

子的母亲——说真的，许多人都曾经怀疑过，说他们说什么也无法相信这种事是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他们俩都已长大成人。我们有你这样一个邻居很高兴——很高兴；我肯定乐意——但是要加上任何别的身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至于我还算年轻，可以再婚这一点，也许是这么回事，也许不是；但是我一刻也不能考虑这事，无论为了什么情况也决不。我说过从来不要，将来也永远不要。不得不拒绝求婚，确是件很痛苦的事，我宁愿绝对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同时这就是我很久以前就决定做的回答，这也是我始终要给的回答。"

这些言论，一方面是向老绅士说的，一方面是向凯特，还有一方面则是自言自语。听到末了，这求婚者表现出十分傲慢、漫不经心的样子。尼克尔贝太太几乎还没讲完话，他的举动就把这位太太和她的女儿都吓得心惊胆战。原来他突然甩掉外衣，跳上墙头，摆出一副姿势，充分展览出他的紧身齐膝裤和灰毛线袜，最后金鸡独立，再三重复他所喜爱的吼叫声，感情越来越激烈。

在他仍然拖长最后声调、加上长时间的手舞足蹈时，只见一只脏手暗中迅速地沿着墙头溜过来，好像在追逐一只苍蝇似的，然后极其灵巧地紧紧抓住老绅士的一只脚踝。这样抓住了之后，另一只手露出来，抓住另一只脚踝。

老绅士受到这样的困扰，尴尬地一两次举起腿儿，仿佛它们很不灵活，像不完整的机器零件，然后他向墙的自己那一边朝下看了一眼，突然放声大笑。

"原来是你，是吗？"老绅士说。

"是的，正是我，"一个粗哑的声音回答道。

"鞑靼皇帝身体好吗？"老绅士说。

"哦！他还是和平常一样，不好不坏，"这是回答。

"年轻的中国王子，"老绅士很感兴趣地说，"他跟他的岳父，

那位伟大的土豆推销员，重修旧好了吗？”

“没有，”粗哑的声音回答道，“他说他永远不会这样做，这就更利害了。”

“如果情况是这样，”老绅士说，“也许我最好还是下来吧。”

“好吧，我想也许你应该这样做，”在墙那边的人说。

一只手到那时才小心地松开，老绅士跌坐在墙上，扭回头来，对着尼克尔贝太太微笑、鞠躬，这时他仓猝地失踪了，仿佛他的双腿是被人在下面拉下去的。

他的失踪使凯特大为宽慰，她正要转身对妈妈说话，那双脏手再次出现了，立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粗鲁矮胖的人的身形，他是从刚才一直由她们那奇怪的邻人所占用的梯级上爬上来的。

“请你们原谅，女士们，”新来的人说，露齿笑着，伸手碰碰帽边。“他刚才是不是向你们哪一位求爱来着？”

“是的，”凯特说。

“嗳！”这个人接着说，从帽子里拿出手帕，擦了擦脸，“他总是爱这么做，你们知道。简直无法阻止他求爱。”

“我无需问你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啰，这可怜的人，”凯特说。

“怎么不是，”这人回答说，看看他帽子里面，把手帕轻轻一挥，扔了进去，又戴上帽子。“那是十分清楚的，正是这样。”

“他这样已经很久了吗？”凯特问道。

“挺长一阵子啰。”

“难道他就没有希望复原吗？”凯特富有同情地说。

“一点也没有，而且也不该有，”看护人回答说。“他丧失理智的时候，比他正常的时候要讨人喜欢得多。在所有活着的人中，他是最残酷、最凶恶、彻头彻尾的老吝啬鬼。”

“当真！”凯特说。

“天哪!”看护人回答说，非常用力地摇着头，以致不得不以皱眉蹙额才使帽子不落下来。“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流氓，我的老伴也这么说。他让可怜的妻子很伤心，还把几个女儿都赶出门，把几个儿子也赶到大街上——真是幸事，由于坏脾气、贪婪、自私、滥吃、酗酒，他终于发疯了，不然的话，他还会逼许多人发疯的呢。对他的希望，这个老浪子！实在没有太多的希望了，但是我愿拿一枚五先令硬币打赌，即使有点什么希望，无论如何也得保存起来，给那些比他更值得的家伙。”

看护人表白了自己的这种信念后，又摇摇头，等于在说：如果事情要继续下去，不这样就不行。他绷着脸碰了一下帽边——并不是因为他情绪不佳，而是他看管的那个人触怒了他——从梯子上走下去，并把梯子拿走了。

在进行这场谈话期间，尼克尔贝太太一直以严肃而坚定的神气注视着此人。这时她长叹一声，噘起嘴唇，慢慢地摇摇头，表示怀疑。

“可怜的人!”凯特说。

“嗳！真可怜!”尼克尔贝太太接着说。“准许做这种事真是可耻——真是可耻!”

“妈妈，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凯特悲哀地说。“天生的毛病嘛——”

“天生的!”尼克尔贝太太说，“什么!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位可怜的绅士是精神不正常?”

“妈妈，难道哪一个见过他的人能有别的想法吗?”

“那好，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凯特，”尼克尔贝太太反驳道，“他与这病毫不相干。我很奇怪你竟会上当。这是那些想占有他的财产的人搞的阴谋——难道他自己不也这么说过吗？他也许有点儿古怪，轻浮，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是这样的；但是哪好说

是明显的疯子！他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很恭敬，而且用十分诗意的语言，在求婚时也带有那么多顾虑、关怀、慎重——并不像一个疯子那样，会跑到大街上，向他遇见的第一个毛丫头就双膝跪下。不，不，凯特，他发疯的举动太井井有条了；没错儿，我亲爱的。”

第四十二章

以实例来阐明这一令人生欢的观点：好友有时仍得各奔东西。

雪山大街的路面终日在热浪烘烤煎熬之中，那两个撒拉森人头像守卫着通向以它们命名并作标志的客店的入口处，看起来——或者似乎在赶路赶得疲惫而脚痛的路人眼中——比平常更不自然了，由于在烈日下都晒得起泡了。这时，在客店的一间最小的休息室里，通过打开的窗子，传进从发臭气的拉马车的马儿呼出的强劲的气息，像一股股简直可触摸到的蒸汽。那件通常应用的家具，茶桌上摆放得整洁有序，引人入胜。两侧是大块烧烤腿肉、牛舌、一只鸽子馅饼、一只冷鸡、一大杯麦芽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小食品。这些东西在一些衰落的小城镇中，一般被当作特别丰盛的午餐、公共驿车的晚餐，或者不平常的豪华早餐的。

约翰·布劳迪先生双手插在衣袋里，不停地徘徊在这些精美的食物周围，偶尔停下来，用他妻子的手帕驱赶苍蝇离开糖盆，或者用茶匙在牛奶缸里舀些牛奶放在嘴里，或者切下一小块面包皮和一小角肉，两口就吞了下去，好像吞两颗药丸一样。每

一次把食物加以品味之后，他拉出怀表，以相当可怜巴巴的劲头表明他无法再多坚持两分钟了。

“蒂丽！”约翰对他的太太说，她正半醒半睡地躺在沙发上。

“嗯，约翰！”

“嗯，约翰！”她的丈夫不耐烦地回嘴道。“小姑娘，您不觉得饿吗？”

“不很饿，”布劳迪太太说。

“不很饿！”约翰重复说，抬起眼睛对着天花板。“听她说不很饿，我们就得三点吃饭，只能吃些糕点，使一个人的饥火反而加重，而不能平息！不很饿！”

“有一位绅士来找你，先生，”侍者向室内探头说。

“一位啥，找俺？”约翰说，好像他认为那一定是一封信，或是一个包裹。

“一位绅士，先生。”

“是戴星形勋章和嘉德勋章[①]的人呐，小伙子！”约翰说，“你来说这个做啥？带他进来。”

“先生，你会客吗？”

“会客！”约翰大声说，“俺倒愿意俺正是在家里[②]，那俺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喝上茶了。怎么，俺通知过另一个小伙子，要他在门外留神瞧着，等他一到就对他说，俺们已经饿得发晕了。带他进来。啊哈！握手吧，尼克尔贝先生。这差不离是俺一生中最光荣的一天啦，先生。你一切都好吧？说说看！但是俺很喜欢这样！”

在热诚地说客气话时，约翰·布劳迪甚至忘了饥饿，连连地

---

① 嘉德勋章系英国的最高勋位。

② “会客”的原文为 at home，一般可作“在家里”解。

猛握尼古拉斯的手，在每一次握手之间十分猛烈地拍击对方的手掌，以增加欢迎的热忱程度。

“啊！她在那儿，”约翰说，注意到尼古拉斯正朝着他妻子看去。“她在那儿——现在我们用不着再为她吵架了——呃？天呐，俺想到那件事时——但是你想吃点什么。开始吧，男子汉，开始吧，我们就有啥吃啥吧——”

毫无疑问，饭前按例做了谢恩祷告，但就此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因为约翰已开始用上了刀叉，他的演说便一时暂告结束了。

“布劳迪先生，我按照一般惯例办事了，”尼古拉斯给新娘放了一把椅子之后说。

“要吃啥，悉听尊便，”约翰说，“我们走了，就再也得不到了。”

尼古拉斯并不停手作解释，却吻了羞红了脸的布劳迪太太一下，扶她到她的座位上。

“俺说，”约翰说，一时有点吃惊，“千万甭拘束，好吧？”

“这你大可放心，”尼古拉斯回答说，“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可能是啥呢？”约翰问道。

“那就是只要你有第一次机会，就让我做教父。”

“啊！你听到没有！”约翰大声叫道，放下刀叉。“一个教父！哈！哈！哈！蒂丽——直到现在才听见——一个教父！甭再多说啦，说得太精采啦。一有机会就做——教父！哈！哈！哈！”

从来没有人对于一个高雅的老笑话会像约翰·布劳迪那样被逗得这么乐不可支。他嘻嘻地笑，大喊大叫，笑得大片牛肉进入了气管，以致差一点窒息，又大喊大叫，同时还坚持继续吃东西，面孔涨得通红，前额发黑，咳嗽，喊叫，略微好了些，又开始暗中发笑，又恶化了，喉咙哽住，叫人把背脊捶得砰砰响，跺着脚走

来走去，把他的妻子吓得要命，终于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中恢复原状，眼中流出泪水，但是仍然昏昏沉沉地突然喊道："一个教父，蒂丽！"他的声调像是表示对刚才的一番发作感到津津有味，这是任何痛苦也无法使之减弱的。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茶的那个夜晚吧？"尼古拉斯说。

"伙计，难道俺会忘记吗？"约翰·布劳迪回答道。

"可是那天夜晚，他是个不顾死活的家伙，不是吗，布劳迪太太？"尼古拉斯说。"他真是个怪物。"

"尼克尔贝先生，假如你听到了他在我们回家时说的话，你就确实会这么说，"新娘回答道。"我一辈子也没那么害怕过。"

"得了，得了，"约翰大大地咧着嘴说，"你应该更明白事理些，蒂丽。"

"我当时是这样，"布劳迪太太应道。"我几乎下定决心再也不和你说话呐。"

"几乎！"约翰把嘴比刚才咧得更大，说，"她几乎下定决心！可是她一直在花言巧语，连哄带骗，一路上一直在哄骗。俺说，'你为啥让那年轻家伙和你调情？''我没有啊，约翰，'她说，紧抱住俺的胳臂。俺说，'你没有吗？'她说，'没有，'又紧紧抱住俺。"

"老天爷呐，约翰！"他美丽的妻子脸涨得通红，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能这么瞎说？好像我该做梦也想到这种事似的！"

"俺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梦想过，尽管俺认为那是满可能的，请注意，"约翰反驳道，"但是你那么做来着。俺说，'小姑娘，你是个反复无常、见异思迁的人。'她说，'约翰，不是反复无常。'俺说，'是的，是反复无常，反复无常得要命。自从那年轻的家伙到了校长家以后，甭告诉俺说你不是。''他！'她说，声音很尖锐。'啊！他！'俺说。'啊唷！约翰，'她说——于是走得挺靠近俺，把我比她以前抱得更紧——她又说，'现在你可认为那是很自然

的，有了你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来结交，我竟然还会愿意和那样一个渺小、单薄而妄自尊大的年轻人来往吗？'哈！哈！哈！她竟说他是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俺说，'天呐！那件事以后，你订个日子，我们把事情了结吧！'哈！哈！哈！"

尼古拉斯听了这个故事也放声大笑，既是因为故事针对着他自己，同时也希望分担布劳迪太太的羞愧，她的抗议被淹没在她丈夫的阵阵大笑声中。他的温厚态度使她不久就处之坦然了；并且尽管她仍然否认指责，却也为之放声大笑，因此尼古拉斯满意地确信，这故事的一切主要方面纯属事实。

"我们一同进餐，"尼古拉斯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我见到你还只三次；然而我真正以为似乎我已经处身在老朋友当中了。"

"好啦！俺也这么说，"约克郡人说。

"真的，我也这样，"年轻的妻子接着说。

"请注意，我有最好的理由对这种感情留下深刻印象，"尼古拉斯说，"因为如果不是由于你的慈悲心肠，我的好朋友，当我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期望这一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目前还该处在怎样的困境中。"

"谈点儿别的吧，"约翰哑声回答道，"甭在意啦。"

"那么一定是同一个调子谱的新歌啰，"尼古拉斯微笑着说。"我在信中曾告诉你，我非常钦佩你对那个可怜的青年的同情，并且感受殊深。为了释放他，你冒着把自己卷入纠纷和困难的危险；但是我却永远无法告诉你，由于你同情他，他和我是多么感激你，还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也是如此。"

"天呐！"约翰·布劳迪把椅子拉过来一点儿，接着说，"俺也永远无法告诉你，如果有些我们认识的人知道了俺曾同情他，也会多么感激。"

“嗳！”布劳迪太太大声说，“那个夜晚我是多么紧张啊！”

“难道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是你帮助逃走的？”尼古拉斯向布劳迪问道。

“一点儿也不，”约克郡人大咧着嘴，笑着回答道。“俺就在那儿躺着，舒舒坦坦地睡在校长的床上直到天黑以后好久，可并没有人到那地方来。俺想，‘好啊！他已经很好地抢了先，如果他现在还没到家，就永远也甭想啦。这样，你就可以尽快来到，发现我们已准备好了。’——那就是说你知道，校长可能会来。”

“我明白，”尼古拉斯说。

“不一会儿，”约翰继续说，“他果然来啦。俺听见楼下关门的声音，他正在乌漆墨黑里走上来。‘脚步缓慢而稳定，’俺对自己说，‘先生，悠着点儿——甭忙。’他来到门前，转动钥匙——转动钥匙，可是门儿并没有锁上——于是大声叫唤‘喂！’——‘是啊，’俺想，‘先生，你可以再叫一声，也不会叫醒任何人。’‘喂！’他说，接着住了口。过了一会儿，这位校长说，‘斯麦克，你最好别惹我发火。’又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会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敲得粉碎。’突然之间，他大声叫唤要盏灯，等灯来了——天呐，就此闹得天翻地覆！‘出了什么事？’俺说。‘他跑掉啦！’他说——开始勃然大怒。‘你没有听见什么吗？’‘不，’俺说，‘俺听见关街门的声音，就刚才不一会儿。俺听见一个人往那儿跑下去’(指指另外一条路——呃？)‘来人哪！’他大声叫道。‘俺来帮助你，’俺说，于是我们出发了——向着相反的方向！哈！哈！哈！”

“你们走得远吗？”尼古拉斯问道。

“远！”约翰回答道。“俺领他奔跑了一刻钟，弄得他腿儿都快断了。只见那老校长，没戴帽子，泥水淹到膝部，一路飞速前进，被围栏绊倒，滚进沟中，高声叫喊，好像是疯了一样，用他的独眼留神搜寻那个青年，外衣的后摆在身后挥动着，污泥溅满了脸蛋

和浑身上下——俺想俺简直要倒下来，笑得死去活来。”

约翰光是回想起这一切，就畅快地大笑起来，使得他的两个听众都受到感染，于是三个人都爆发出阵阵响亮的笑声。笑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他们笑不动才停止。

“他是个坏人，”约翰擦着眼睛说，“一个很坏的人，这位校长。”

“约翰，我一看见他就受不了，”他的妻子说。

“得了，”约翰反驳道，“你心里可有数，正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就压根儿不会认识他。蒂丽，不是你先认识他们的吗？”

“约翰，我怎么能不认识范尼·斯奎尔斯啊，”他的妻子回答道，“她是我童年时一起玩儿的伙伴，你是知道的。”

“好吧，”约翰应道，“小姑娘，俺不正是这么说的吗？最好是像邻居般相亲，维持像老相识的关系。俺说的是，你要是能办得到，就别吵架。尼克尔贝先生，你不也这么认为吗？”

“当然啦，”尼古拉斯回答说，“并且在我们那个难忘的夜晚之后，我在路上遇见你骑在马上时，你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

“真的，俺说到就坚决做到，”约翰说。

“那正是做了一件好事，而且富有大丈夫气概，”尼古拉斯说，“不过我并不完全明白，你在便条上写着，‘到约克郡来找我们，’可这是在伦敦呐。你却又写着斯奎尔斯小姐正和你们住在一起。”

“对啊，”约翰应道，“她是蒂丽的伴娘，也是个古怪的伴娘。俺认为她并不急于做新娘。”

“真替你害臊，约翰，”布劳迪太太说。尽管她自己是个新娘，她深刻地体会到这是在开玩笑。

“新郎将是个有福的人，”约翰说，眼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他会走运的，正是这样。”

“你知道，尼克尔贝先生，”他的妻子说，“正是由于她在这里，约翰才写便条给你，约你今晚来，因为我们原以为由于过去发生的事儿，也许你们见面会不愉快——”

“毫无问题。你这想法完全正确，”尼古拉斯打断她的话说。

“特别是，”布劳迪太太看来很调皮地分析道，“我们知道恋爱事件都已过去，而且无可挽回以后。”

“真的，我们知道！”尼古拉斯摇着头说。“我看你那次的行为确是相当恶劣的。”

“当然她是这样，”约翰·布劳迪说，把粗大的食指穿过他妻子的一个漂亮的发卷，看来对她颇为得意。“她总是轻佻而诡计多端的，像个——”

“哼，像个什么？”他的妻子说。

“像个女人，”约翰回答道。“着啊！俺可想不出说到哪儿啦。”

“你正在谈斯奎尔斯小姐啊，”尼古拉斯说，为了阻止在布劳迪先生和太太之间已开始进行的某些新婚生活中的小龃龉，这种事使第三者多少处于为难的境地，因为这只能使他感到在妨碍人家。

“哦，对啦，”布劳迪太太接着说。“约翰干下了——约翰订在今天晚上，因为她决定要去陪她父亲喝茶。而且为了保证不会出任何岔子，你完全单独和我们在一起，他安排好到那儿去接她回家。”

“这真是很好的安排，”尼古拉斯说，“尽管我很抱歉，竟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

“一点儿也不麻烦，”布劳迪太太应道，“因为我们——约翰和我——早就怀着莫大的喜悦，盼望着见到你呐。你可知道，尼

克尔贝先生，”布劳迪太太面带极其调皮的微笑说，“我真正认为范尼·斯奎尔斯非常喜欢你。”

“我非常感激她，”尼古拉斯说，“但是，我起誓，我可从没指望在她纯洁的心灵里留下任何印象啊！”

“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布劳迪太太嗤嗤地笑着说。“不，但是你可知道——现在要正经八百地，一点儿也不能开玩笑——实际上从范尼自己的话里我理解到，你曾向她求婚，并且正准备十分隆重地、正规地订婚。”

“难道你，太太——难道你，”一个尖锐刺耳的女人声音喊着说，“难道你曾听我说我——我——正准备跟一个行凶的贼骨头订婚？这人竟害得我爸流了多少血！太太，难道你——难道你认为——我竟会非常喜欢在我脚下的这样肮脏的东西？就像我不能屈尊去碰厨房里用的火钳而手不被弄黑，不被弄脏我自己一样。太太，难道你——难道你真这样想？哼！卑鄙下贱的蒂尔达！”

斯奎尔斯小姐说着这些谴责的话，刷地把门推得大开，出现在受惊的布劳迪夫妇和尼古拉斯眼前的不仅是她本人的匀称的身形，穿着以前描述过的洁白的服装（略微脏了些），而且还有她的弟弟和父亲，一对名叫瓦克福的宝贝。

“就是这个长舌妇，是吧？”斯奎尔斯小姐接着说，她由于激动，把“长”字念得特别重。“就是这个长舌妇，是吧，就是我以全部忍耐和友谊对待的那个两面派——那条毒蛇，那条——那条——美人鱼？”（斯奎尔斯小姐为了最后这个称号迟疑了好久，终于得意洋洋说了出来，仿佛那是十分切合实际的。）“就是这个长舌妇，是吧，我尽力忍受她的欺骗、她的卑鄙、她的虚伪。她竭尽全力引起凡夫俗子的爱慕，使用的手段简直使我害臊，替我的——我的——”

“女性身份，”斯奎尔斯先生建议说，用恶毒的眼神看着众

人——实实在在是一种恶毒的眼神。

“正是，”斯奎尔斯小姐说，“但是我真谢天谢地，我妈也是同样——”

“听啊，听啊！”斯奎尔斯先生说道，“我真希望她能在这儿和这伙人较量一下。”

“就是这个长舌妇，是吧，”斯奎尔斯小姐说，突然把头向后一仰，轻蔑地看着地板，“就是那个使我注意的微不足道的家伙，而且降低我的身分去庇护她吗？”

“啊，得了，”布劳迪太太接着说，不顾她的配偶尽一切努力来制止她，仍然强行冲向前排，“别这么胡说八道啦。”

“我难道没有庇护过你吗，太太？”斯奎尔斯小姐责问道。

“没有，”布劳迪太太反驳道。

“在这样的地方，我不会看到有人会脸红，”斯奎尔斯小姐傲慢地说，“因为那张脸对一切都是陌生的，除了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

“我说，”约翰·布劳迪插嘴说，因为这些对他妻子的集中攻击而着恼，“甭夸张，甭夸张。”

“你呀，布劳迪先生，”斯奎尔斯小姐很快就接受他的挑战说，“我怜悯。先生，除了一份未经结算的怜悯，我对你毫无感情。”

“嗬！”约翰说。

“不，”斯奎尔斯小姐斜眼瞟着她的父亲说，“尽管我正是一个古怪的伴娘，并不急于做新娘，并且尽管我的丈夫一定会走运，先生，我对你并不怀有感情，只有怜悯。”

说到这里，斯奎尔斯小姐又瞟了她的父亲一眼，他也瞟了她一眼，等于是在说，“这下你击败了他。”

“我知道你必须经受什么么，”斯奎尔斯小姐使劲摆动她的满

头发卷说。“我知道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是我恨之入骨的死敌，我能指望你的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你难道不能指望你自己嫁给他吗？”布劳迪太太十分有礼貌地问道。

“嗬，太太，你多么机智啊！”斯奎尔斯小姐深深行了个屈膝礼，回嘴道，“你的机智几乎和你的聪明一样，太太。你的头脑是多么聪明，太太，你竟选择这么个时间，在我陪我爸来喝茶，而且确信没有人接不会回去的时候！真是遗憾，你从来想不到别人也可能和你自己一样聪明，能破坏你的计划！”

“孩子，你无法用这种装腔作势的姿态来使我恼火，”前普赖斯小姐摆出女主人的架子说。

“别这么傲慢地对待我，太太，对不起，”斯奎尔斯小姐尖刻地反驳道。“我可受不了。难道就是这个长舌妇——”

“真该死，”约翰·布劳迪不耐烦地大声说。“你胡说来胡说去，范尼，的确该结束啦，也不必问别人是该结束，还是不该。”

“布劳迪先生，谢谢你的忠告，但那并不需要，”斯奎尔斯小姐用矫揉造作的礼貌反驳说，“请别随便叫我的教名。甚至我对你的怜悯也绝对不会使我忘记对我自己公平的评价，布劳迪先生。蒂尔达，”斯奎尔斯小姐说，突然大发脾气，使约翰竟吃惊得蓦地跳了起来，“我要永远把你甩掉，小姐。我抛弃你，我否定你。”斯奎尔斯小姐又严肃地大声喊叫说，“我可不愿意让一个孩子用蒂尔达作名字——即使能使他起死回生也罢。”

“谈到这回事，”约翰说，“等到孩子出生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考虑名字的问题。”

“约翰！”他的妻子插嘴说，“别逗她！”

“嘿！逗她，真是的！”斯奎尔斯小姐发起怒来，大声叫道。“逗她，真是的！嘻！嘻！也算是逗！不，别逗她。请考虑考虑她

的感情吧。”

“假如命中注定人们绝对听不到人家说自己的任何好话，”布劳迪太太大声说，“我也没有办法，并且对此觉得很抱歉。但是我得说，范尼，我在你背后无数次谈到你，总是那么友好，甚至你对我说的话都无法挑剔。”

“嘿，太太，我敢说不是这样！”斯奎尔斯小姐大声说，又行了个屈膝礼。“对于你的好意 ，我千恩万谢，并且请求你，求求你，千万不要再次叫我难堪啦！”

“我不记得，”布劳迪太太继续说，“关于你我曾说过什么很坏的话，就是目前也没有——无论如何，我所说的全是真诚的，但是，假如我说过坏话，我对此十分抱歉，并请你原谅。你可说过我许多坏话，几十次啦，范尼，但是我对你从没怀有什么恶意，并希望你对我也不要怀有什么恶意。”

斯奎尔斯小姐不再直接回答，仅只从头到脚打量着她这昔日的朋友，鼻子朝天，带着不可言喻的傲慢态度。但是，有些字眼，“野猫”、“轻佻姑娘”和“卑鄙家伙”，从她嘴里漏了出来，隐隐地针对着对方；加上狠狠地咬自己的嘴唇，喉头哽住了，十分难于咽下口水，连连地一呼一吸，似乎都间接表明斯奎尔斯小姐胸中的怨恨正膨胀得无法表达。

上面的那段谈话正在进行的时候，瓦克福少爷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深深为食欲所压倒，于是一步步地侧身走到餐桌边，用小规模战斗的方式向食物发动进攻，诸如把手指在盘子里不停地打圈儿，接着极其津津有味地吮吸着手指——撕下一块面包，在黄油的表面上拖过去——把一些方糖放进衣袋，假装一直在沉思中——如此等等。他发现没人企图干涉这些小的越轨行动，便逐渐升级，干起更大的行动来，于是自己动手吃了一些相当好的冷小吃，此刻正埋头在吃馅饼。

没有一件这种事不受到斯奎尔斯先生的注意，只要这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对象上，他就沾沾自喜地认为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应当由敌人负担来把他养肥。但是目前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小瓦克福的举动就很难不被发现了，于是他假装初次发现这种情况，掴了这位青年绅士一下耳光，连茶杯也震得直响。

"吃他父亲的敌人吃剩的东西！"斯奎尔斯先生大声叫道，"这是能毒死你的，你这个没出息的孩子！"

"不会对他有害处的，"约翰说，看到可以有个人来与之争吵，显然感到非常宽慰，"让他吃吧。俺希望全体学生都在这儿。即使俺用掉最后一文钱，俺也愿给他们填饱他们的倒霉肚子！"

斯奎尔斯瞪眼怒视着他，表情万分阴险、万分恶毒，这种表情是他能做得出的——那正是一张在那方面有特殊能力的脸——并偷偷地晃晃拳头。

"得了，得了，校长，"约翰说，"别当傻瓜啦；因为，如果俺也晃晃俺的拳头——只要一次——你就会随风倒下。"

"原来是你，是你帮助我那学生逃跑的吗？正是你，是吧？"斯奎尔斯反驳道。

"是俺！"约翰回报说，嗓音响亮。"是的，正是俺，哼；那又怎么样！正是俺。怎么样！"

"你听见了，他说是他干的，我的孩子！"斯奎尔斯向他女儿求助道。"你听见了，他说是他干的。"

"真的干了！"约翰大声说。"俺还要多说几句，也听听这个吧。如果你捉到了另一个逃跑的学生，俺还要那么干。如果你捉到了二十个逃跑的学生，俺就要干二十次，比二十次还要多。俺再说几句吧，"约翰说，"现在俺的血已冲上了脑门，俺要说你是个老流氓。幸亏你是个老家伙，要不然，在你告诉一个老实人你

怎样在马车里揍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时，俺就应该把你敲得粉碎。”

“一个老实人！”斯奎尔斯冷笑着大声说。

“嘿！一个老实人，”约翰应道。“老实，但是竟曾和你这样的人同坐在一张桌子旁。”

“恶意诽谤！”斯奎尔斯得意洋洋地说。“这件事有两个证人啊；小瓦克福懂得什么是咒骂，他懂——我们会制服你的，老兄。流氓，呃？”斯奎尔斯先生拿出小本子，记了下来——“很好。我敢说在下次巡回法庭上这就值整整二十镑，不用讲什么老实不老实，老兄。”

“巡回法庭，”约翰大声说，“你最好甭对俺说啥巡回法庭。约克郡学校早已在巡回法庭上被揭露，伙计，而且这是个最最敏感的问题，就甭提了，俺能告诉你。”

斯奎尔斯先生用恫吓的态度摇摇头，由于发怒，看来脸色惨白。他挽起女儿的胳臂，伸手拖着小瓦克福，向房门退去。

“至于你，”斯奎尔斯转身对尼古拉斯说，由于后者曾在前一次场合中给了他一顿痛打，所以在他们交谈时，故意避免参与任何一边，“等着瞧吧，看我不就跟你过不去。你还想拐骗男孩儿，是吗？当心他们的父亲来找你算帐——听明白了——当心他们的父亲来找你算帐，并且把他们送还给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可以照我喜欢的做。”

“我不怕这个，”尼古拉斯应道，轻蔑地耸耸肩，转身走开。

“你不！”斯奎尔斯反击道，带着凶神恶煞般的目光。“好了，走吧。”

“我和我爸一起永远离开这帮家伙，”斯奎尔斯小姐说，轻蔑而傲慢地环视四周。“和这帮人共呼吸简直玷污了我。可怜的布劳迪先生！嘻！嘻！嘻！我的确可怜他，正是这样；他真是被蒙

在鼓里！嘻！嘻！嘻！——狡滑诡诈的蒂尔达！”

斯奎尔斯小姐突然故态复萌，又变得非常严酷、怒气冲冲，从房间里一掠而出。她总算维持了她的尊严直到最后一刻，到了通道里人们才听到她的啜泣声、尖叫声和挣扎声。

约翰·布劳迪仍然站在桌子后面，从他的妻子看到尼古拉斯，又看回来，嘴张得很大，直到他的手偶然落在一大杯啤酒上，于是拿了起来，把面貌遮住了一会儿，吸了长长的一口气，才把酒递给尼古拉斯，然后按铃。

“来，茶房，”约翰轻快地说。“快点，来吧。把这些东西都拿开，等到十点钟，让我们吃点烧烤的东西作晚餐吧——要味道很好的，数量很多的。拿一些白兰地和一些水来，还要一双拖鞋——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双——快点干好。见鬼去吧！”约翰搓着手说，“既然今天夜晚不用出去送什么人回家，天呐，我们就开始好好地消磨这个晚上吧。”

第四十三章

充当上流人士的一种引路人，把各种不同人物聚集到一起来了。

风暴早已让位给极端深沉的宁静夜晚，而夜已很深了——说真的，晚餐业已结束，大家喝下了适量的搀水白兰地，愉快地谈着心，消化过程就在绝对心平气和的心情的影响下顺利地进行着。大多数聪明人懂得人体的解剖和作用，会认为是应该这样进行的。这时，这三个朋友，或者有人根据文明和宗教这两方面的观念，对婚姻的神圣性相当尊敬与重视，可能会说成是两个朋

友(布劳迪先生和太太至多只能算是一人嘛)突然被楼下高声泄怒的威胁吵闹声吓了一跳,这声音随即达到那么高的调门,传播出来的语言是那么高昂,充满咒骂,极度狠毒,简直达到了顶点,无法超过了,好像这建筑中真有一个撒拉森人头,由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狂怒的和最无法平息的撒拉森人用双肩支撑着,安在他的身躯上。

这场吵闹并没有在初次爆发后迅即平息下来(作为吵闹原是常常会平息的,无论是在小旅馆、议会或是别的地方),却每时每刻在加剧,变成了纯系抱怨与咆哮的口角;虽然全部喧嚣声都是仅仅由一对肺脏所发出,然而这一对却有多么强大的质量,正重复着这些词儿,诸如“恶棍”、“流氓”、“蛮横的小畜生”以及五花八门的贬词,不亚于对所攻击的对象的奉承话。说话的劲头和声调之高,相形之下,成打的声音在任何普通的情况下一齐发出来也都只能发出远远小得多的喧嚣声,引起小得多的惊恐。

“啊唷,出了什么事啦?”尼古拉斯急忙走向室门说。

约翰·布劳迪正大步走向同一方向,这时布劳迪太太面色转白,仰靠在她的椅子背上,用软弱无力的声音求他注意:如果他陷在任何危险中,她便打算即刻发歇斯底里症,其后果可能比他想到的要严重得多。这个信息使约翰看来颇有点仓皇失措,虽然同时他脸上仍带有暗暗露齿的笑容;但是,由于无法置身于吵架之外,他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妻子的胳臂挟在他自己的下面,这样一同尽快跟随尼古拉斯到楼下去。

咖啡室门外的通道正是骚乱的所在,集合在这儿的有咖啡室里的那些顾客和侍者,还有两三个从停车场来的马车夫和助手。这些人赶忙集结在一个青年的周围,从外表看,他比尼古拉斯也许年长一两岁,除了曾开口反击刚才描写的挑衅话之外,似

乎十分愤怒地继续发言，讲得甚至更长，而他的脚上除去一双长袜子以外，别无它物，却有一双便鞋在对面角落里，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的脑袋不远，这人看来是被人一踢而摔进目前的避难所的，后来又被人把一双便鞋掷在他的耳朵边，作为向他表示敬意呢。

咖啡室内的这些顾客、这些侍者、这些马车夫、这些助手——不必提还有一个酒吧女招待正从一扇开着的推拉窗后面观看着——在那时看起来，假如有个观众可以从他们的皱眉、点头和咕哝的惊叹语来评论的话，恨不得对这穿长袜子的青年绅士群起而攻之。尼古拉斯看到了这一点，并且鉴于这位青年绅士和自己年龄相近，从外表上看绝对不像是个吵架老手，便在这种有时会影响年轻人的感情的驱使下，感到非常乐于站在那较弱的一边，于是立即投身到这群人的中心，用也许比情况所需要的更着重的口气，查问这样大吵大闹是为了什么。

“喂！”从停车场来的一个人说，“这是个乔装打扮的某某人，正是这样。”

“先生们，给俄国皇帝的大太子让路吧！”另外一个家伙喊道。

尼古拉斯不去理会这些俏皮话，因为那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凡是在人群中用来挖苦穿着考究的人的俏皮话往往如此。他漫不经心地环视四周，向这青年绅士讲话，这时他已拾起他的便鞋，把双脚套进去。尼古拉斯有礼貌地重复他的询问。

“不值一提的小事！”对方答道。

这一讲，旁观者中掀起一阵喊喊喳喳声，有几个最大胆的大声叫道：“嗬，说真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小事一桩，呃？——他管这个叫小事，不是吗？——如果他发现这是小事，他的运气可太好了。”等这些和许多其他讽刺非难的话都说尽

了，有两三个在门外的人动手乱推尼古拉斯和那个刚才大吵大闹的青年绅士：好像是偶然地绊倒在他们身上，踩他们的脚趾等等。但这是一个可由多人参加的游戏，无需只限三人或四人，对约翰·布劳迪也是敞开的，于是他突然闯进这一小堆人群中——他妻子可给吓坏了——倒向四面八方，时而倒向右面，时而倒向左面，时而向前，时而向后，还好像偶然地把臂肘扎破一个个头最高的助手的帽子，此人特别活跃，约翰很快就使形势为之大变；这时有不止一个矮胖的家伙蹒跚地走到隔开一定距离的地方，含着眼泪咒骂这粗壮的约克郡人用沉重的脚把他踩得太重了。

“让我看他再干一次，”那个被踢到角落里的人说道，边说边站起来，显然是更怕约翰·布劳迪一不小心踩到他，而并不是不希望同他原来的敌人较量一下。“让我看他再干一次。就是这样。”

“如果我听到你再发这些议论，”青年人说，“我一定把你的脑袋敲进你身后的那些酒杯里去。”

这时有一名侍者想到如果至多打破脑袋，所以极度欣赏这场戏而一直在搓着双手，这时极度认真地恳求观众去找警察来，宣称如果这样做就一定会发生谋杀行为，而他正是负责管理堂饮用的全部玻璃杯和瓷器的。

“谁也不必要自找麻烦去报警，”青年绅士说，“我准备整夜都呆在这幢房子里，如果要对打架负责，早晨可以在这儿找到我。”

“你为什么要揍他？”一个旁观者问道。

“嘿！你为什么揍他？”其他的人也责问道。

这个不得人心的绅士冷淡地环顾四周，跟着向尼古拉斯开口说话。

"你刚才问这儿出了什么事。事情仅仅是这样的:那边的那个人正和一个朋友在咖啡室里喝酒,那时我在那儿找了个座位,预备在上床前坐半个钟头(因为我刚旅行归来,宁愿今夜住在这儿,不愿在这时刻回家,因为家里人盘算我明天才会到)。他存心口出不逊,用侮辱性的言辞来谈论他和一位年轻小姐的亲密关系。从他的描述和其他情况,我听出这位小姐正是我有幸认识的。他说得调门很高,连在场的其他客人都会听到,我就非常客气地告知他的猜测是错误的,是属于冒犯性质,并请求他克制。他这样做了短短一会儿,但是,由于他在离开房间时又讲开了,而且语气比以前更加冒犯了,我便忍不住跟在他后面,踢他一脚,好让他早点离开。你刚才看见的他的狼狈相就是我那一踢所造成的。我是我自己的行为的最好审判官,我承担责任,"青年人说,显然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激怒中恢复过来,"如果这儿有什么人打算过问这场争吵,我绝对不会反对,我可以要他放心。"

在已详述的情况下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中,对于尼古拉斯当时的心情说来,确实没有一桩比这个能够显得更值得称赞的了。此刻能更有力地打中他的胸怀的问题并不太多,因为在他思想里最主要的念头尚是个未知数,他自然会想到,如果有任何大胆的搬弄是非的人敢于当着他的面轻浮地谈到她的话,他一定也会这样干的。受到这些考虑的影响,他十分热诚地支持这青年绅士的争吵,断言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正确,而且为此敬重他。约翰·布劳迪(尽管对于是非曲直尚不太清楚)也立刻支持他,剧烈的程度也并不低于他。

"叫他多加小心吧,就是这样,"战败的一方说。他刚才跌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之后,正由一名侍者在给他擦抹干净。"他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把我乱打一气的,我能告诉他。情况不妙啊,如

果一个人不爱慕一个漂亮姑娘，也就不会为这个被揍得粉身碎骨了！”

这个想法看来给酒吧间内的那个年轻姑娘印象颇深，她（在说话时整理了一下帽子，并对着镜子里瞥了一下）断言那真是情况大大不妙；如果为了像这样的天真而自然的举动，人们就得受惩罚，那么把人揍倒的人就会比被揍倒的人还要多。她觉得纳闷，这位绅士的用意是什么，她真是纳闷。

“我亲爱的姑娘，”青年绅士走向框格窗，低声地说。

“瞎说，先生！”年轻姑娘尖锐地回答说，虽然在她转过身去时带着微笑，并咬咬嘴唇（这时布劳迪太太仍然站在楼梯上，轻蔑地对她瞥了一眼，叫她的丈夫一同走开）。

“不，但是听我讲吧，”青年人说，“如果爱慕一张漂亮的脸蛋就有罪，我就该是活着的最不可救药的人了，因为我无法抵抗一张漂亮的脸蛋。它对于我具有极特别的影响，在最狂怒和执拗的情绪中也能控制住我。你可以看出你的脸蛋已经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了。”

“哦，正是非常漂亮，”年轻的姑娘把头一仰回答道，“但是——”

“是的，我知道是非常漂亮，”青年人用爱慕的神态凝视着酒吧女招待的脸说，“我刚才正是这么说过，你知道。但是美丽应该被尊重地谈论——尊重地，用高尚的词汇，并且应该适当地体会到它的价值及优点，而这个家伙却全没有起码的概念——”

年轻姑娘在这一点上打断了谈话，把头伸出酒吧的窗子，尖声地询问侍者，是否那个被揍倒的青年人要整夜都一直站在通道里，还是将把进口处让别的客人自由出进。侍者们领会了这暗示，通知了那些料理马匹的人，并立即改变了他们的语调。结果是，这个不幸的牺牲者转眼间就被匆忙撵走了。

“我以前一定看见过那个家伙，”尼古拉斯说。

“当真！”他的新知应道。

“我确信曾见过，”尼古拉斯说，顿住了回忆起来。“我会在哪儿——且慢——是啊，确实如此——他属于伦敦西区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我知道我能想起这张脸的。”

原来的确是汤姆——那个讨厌的办事员。

“真是怪事！”尼古拉斯说，反复思量着那家职业介绍所仿佛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不时地直盯着他的脸看，而且往往是在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的关头出现的。

“我非常感谢你为了我的事好心辩护，当时也最需要一个辩护人，”青年人说，笑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也许你愿意帮我忙，让我知道我能在什么方面感谢你。”

尼古拉斯拿了名片，在回答谢意时不由得看了一下名片，表示非常惊奇。

“弗兰克·奇里伯先生！”尼古拉斯说。“该不是奇里伯商行的侄子吧，因为他要明天才到呐！”

“平常我不管自己叫这个商行的侄子，”弗兰克先生愉快地回答说，“但是，由于商行是由这两位杰出的个人所组成的，我自豪地说我正是他们的侄子。而你，我知道，是尼克尔贝先生，关于你的事，我已听到很多啦！这是第一次最出乎意料的会见，但是一样欢迎，我向你保证。”

尼古拉斯用其他同样的话回答这些赞词，两人热情地握手。接着他介绍了约翰·布劳迪，自从酒吧里的年轻姑娘那么灵巧地被他争取到正确的一边，约翰对他一直保持着非常钦佩之情。其次介绍了布劳迪太太，最后，他们大家一同上楼，消磨接下来的半小时，相互款待，十分满意。约翰·布劳迪太太在开始谈话时先事声明，在她曾见过的所有的涂指抹粉的小东西中，楼下那

个青年女人最最轻浮而长相平凡。

这位弗兰克·奇里伯先生，虽然从刚才发生的事来衡量，是个鲁莽的青年人(并非绝对奇迹或自然现象)，其实是个活泼、愉快、好脾气的家伙，在外貌和性情方面有不少地方使尼古拉斯强烈地想起那好心的兄弟俩。他的态度和他们的一样真挚，而他的举止充满了热诚，对于气度宽宏的大多数人特别富有吸引力。这还不算，他外貌漂亮，天资聪明，轻松愉快，兴致勃勃，不到五分钟便适应了约翰·布劳迪的种种怪癖，轻松自如得仿佛从孩童时期就已认识他似的；而且毫无疑问，等他们当夜分手时，他不仅给这可尊敬的约克郡人和他的妻子，同时也给尼古拉斯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尼古拉斯在抓紧回家的途中，心中反复思量着所有这些事情，得出一个结论：他已和一个最可喜和最合心意的人奠定了结交的基础。

"但是关于那个职业介绍所的家伙却是一件最离奇的事！"尼古拉斯想道。"这个侄子可能知道什么有关那位美丽姑娘的事吗？不久前的某天，蒂姆·林金瓦特曾告诉我他要来这儿承担商行的一部分工作。他说他已在德国主管这商行有四年之久，而在最后的六个月当中，忙于在英格兰北部设立一家代理处。这样一共是四年半——四年半。看来那位姑娘现在不可能超过十七岁——就算至多十八岁吧。那么，在他离开的时候，她还完全是个孩子。我应该说，他对她一无所知，而且从未见过她，所以他对我是无可奉告的。无论如何，"尼古拉斯想道，在脑中得出一个真正的要点，"在那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优先占有她的感情的危险；这是十分清楚的。"

在构成被叫做爱情的那种激情中，难道自私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吗？再说，爱情值得诗人们在从事这无可置疑的行当时对它写出所有那些美好的诗行吗？无疑有的是真实的事例：在怀

着极为高尚的品格的情况下，绅士曾放弃女士，女士曾放弃绅士，把她或他让给值得称赞的对手。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女士和绅士并不把顺应必然当做一种美德而高尚地放弃他们无法得到的对象，这难道不是明确的事实吗？就像一个士兵不会发誓永不接受嘉德勋章，或者一个非常虔诚和有学问的穷副牧师，但是没有高贵的门第——除去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大家庭——也不会放弃一个主教的职位。

且说这个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鉴于奇里伯兄弟的侄子业已回来，就会不屑去盘算自己能获得奇里伯兄弟的青睐并从而发迹的机会如何，但已深陷在推测之中：究竟这同一个侄子是否可能成为争取那位陌生美人的感情的对手——同时正在暗自议论这个问题，严肃得仿佛除此而外，其他一切都已迎刃而解了似的；并且一再重新回忆起这个问题，想到竟有人正在向一个他毕生从没交谈过一句话的人求爱，感到十分恼火，受到折磨。实在他夸大了而不是低估了他这新相识的优点；但是他仍然把这当作一种个人冒犯，因为对方竟然也有些优点——这是说在这位特定的年轻小姐的眼中——因为在别人眼里他有尽多尽少的优点，那是无所谓的。这一切当中无疑存在着自私，但尼古拉斯的性情是无拘无束而宽宏大量的，很少一般人注定会有的卑鄙或肮脏的念头，因此没有理由设想，一旦陷入了恋爱，他的感情和思想会和处于同样崇高的情况下的别人有所不同。

然而，他并不开始对自己的一系列想法或感情状态作探讨，而是在回家的途中继续思考，彻夜都继续做同样的美梦。因为可以自慰的是弗兰克·奇里伯不可能知道，或认识这位神秘的年轻小姐，他便开始想到连他自己也可能永远再看不到她了。根据这个假设，他建立起一连串痛苦的念头，但这却甚至比对弗兰克·奇里伯念念不忘更合他的心意，然而这些念头日日夜夜仍

在折磨他，让他干着急。

尽管有人曾说不是这么回事，没有任何公认的实例可证明早晨可以推迟，或者提前一个钟头左右来到，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人的怀恨的情感来反对一个没有冒犯人的情人。太阳在执行公务时，正如以前所述，按照历书始终如一地升起，并不让自己被任何私人的考虑所左右。这样，早晨照常来到，办公时间也相继来到，弗兰克·奇里伯先生也按时上班，和他一同来到的是由那可尊敬的兄弟俩所发出的一长串微笑和欢迎，还有一个更严肃的、出于职员身份的、但是同样热情的接待，那是来自蒂莫西·林金瓦特先生的。

"那位弗兰克先生和尼克尔贝先生该在昨晚已见面了吧，"蒂姆·林金瓦特说，慢慢地从他的凳子上站起来，背部紧靠在他的桌子上，环视着会计室，这是他有什么很特殊的话要说时的老习惯——"这两个青年人昨晚竟在那种情况中见面，我说这是一个巧合，一个非凡的巧合。瞎，现在我不相信，"蒂姆接着又说，拿下他的眼镜，带着适度自豪的微笑，"全世界还有一个像伦敦这样富于巧合的地方！"

"关于这个我可不知道，"弗兰克先生说，"但是——"

"不知道，弗兰西斯[1] 先生！"蒂姆带着固执的神气，打断他的话说。"得，但是告诉我们吧。关于发生巧合的事，假如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那么是哪儿呢？是欧洲吗？不，那不是。是亚洲吗？嘿，当然不是。是非洲吗？绝对不是。是美国吗？无论如何，你该知道得更清楚。好吧，那么，"蒂姆坚决地抱住双臂说，"到底是哪儿呢？"

"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想争辩，蒂姆，"年轻的奇里伯笑着说。

---

[1] 弗兰克是弗兰西斯的昵称。

“我并不是那样的异教徒。我所要说的一切是，我当时对这巧合负有义务，才抑制了自己，就是这样。”

“哦！如果你不想争辩，”蒂姆十分满意地说，“那就是另一回事啰。可是我还要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当时做了。我希望你或者别人会这么做。我会好好地制服那个人的，”蒂姆用左手的食指着重地拍拍他的眼镜说，“用辩论来好好制服那个人——”

这样一个冒险的家伙在和蒂姆·林金瓦特针锋相对时，在心理方面会服输到什么程度，这是无法找到什么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完全由于词穷，蒂姆放弃了他的宣言的其余部分，又跨坐在他的凳子上。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自己非常幸运，内德哥，”查尔斯嘉许地拍拍林金瓦特的背脊之后说，“有像我们的侄子弗兰克和尼克尔贝先生这样两个青年人。这该是使我们十分满意并极其愉快的根源。”

“当然，查尔斯，当然，”对方回答道。

“关于蒂姆，”哥哥内德接着说，“我没有什么可说，因为蒂姆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婴儿——一个无名小卒——我们根本从没想到或者重视过他。蒂姆，你这个淘气鬼，对于这个你怎么说，老兄？”

“我嫉妒他们俩，”蒂姆说，“打算另外找个职位；所以你们自己找人吧，先生们，对不起。”

蒂姆以为这是句绝妙的、空前的、极端离奇的笑话，竟把笔搁在墨水台上，从凳子上翻滚下来，而不是像平时那样郑重其事地从凳子上站起来；他哈哈大笑，笑得差点厥倒，还一直摇着头，弄得发粉的微粒明显地飞散得办公室到处都是。兄弟俩也绝对不落后，因为他们几乎同样地放声大笑，为他们自己和老蒂姆双

方自愿分手的任何荒谬可笑的想法而大笑。尼古拉斯和弗兰克先生也笑得十分欢畅，也许是为了隐藏一些被这件小事所唤起的其他情感（这三个老家伙在第一次爆发大笑后也确实如此），所以也许从这许多笑声中能得到强烈的享受和乐趣，就像最讲究礼貌的聚会上的人们从取笑某一个人的最一针见血的妙语中会得到乐趣一样。

"尼克尔贝先生，"弟弟查尔斯把他叫到一旁，温和地拉着他的手说，"我——我——很着急，亲爱的先生，想弄明白你是否确实恰当地、舒适地定居在这个村舍里。我们不能让给我们好好干活的人们在任何我们有能力加以改善的贫困或不舒服的情况下工作。我们也希望拜访你的母亲和妹妹——结识她们，尼克尔贝先生，并且趁机让她们放心，让她们深信我们能够为她们做的任何细小的服务，都由你表现出的热忱提供了多得多的报偿。——亲爱的先生，我请求你一句话也不要说。明天是星期天。我要冒昧地在吃茶时间来，希望碰到你在家；如果你不在，你知道，或者女士们受到打扰会感到不便，宁可目前不跟我结识，那我可以在另外的时间再来，反正任何别的时间都行。就这样约定了吧。内德哥，亲爱的伙伴，让我在这边和你说句话。"

孪生兄弟手挽手地走出办公室，尼古拉斯从这个好心的举动，以及那个早晨许多以他的主角的别的事情中看出，这两兄弟在他们的侄子到达之时，竟把他们在他不在时给他的种种好心的保证又作了那么许多巧妙的补充。对于这般特殊的照顾，他不由得感到说不尽的赞赏和感激。

他们将有一位来访者——而且是这样一位来访者——的信息，第二天在尼克尔贝太太心中激起了得意和悔恨混在一起的感情；因为一方面她把这次来访看作自己即将重新进入上流社会的预兆，可以享受到那些几乎忘怀了的乐趣，诸如晨访和晚

茶，另一方面，她又禁不住心酸地回忆起那把盖子上镶有象牙球的银茶壶和配套的牛奶罐都不见了。这些东西本是昔日她心中的骄傲，一年到头都裹在麂皮套里，放在一口橱的顶层搁板上，在她悲伤的想象中，这一切目前仍都呈现出鲜明的色彩。

“不知道谁把那只香料盒拿走了，”尼克尔贝太太摇着头说。“它一直放在左手犄角上的，就在腌葱头的隔壁的隔壁再隔壁。凯特，你还记得那只香料盒吧？”

“完全记得，妈妈。”

“我可不认为这样，凯特，”尼克尔贝太太用严肃的态度反驳道，“你竟那么冷淡无情地提到它！在丢失了东西时，如果有任何事比丢失东西本身更叫我恼火的话，我着重地声明，”尼克尔贝太太带着激动的神情擦着鼻子说，“那就是在我身边的人们竟用这样惹人生气的镇静态度来看待这事情。”

“亲爱的妈妈，”凯特偷偷把手围住她母亲的脖子说，“我知道这话不是你真实的意思或想法，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因为我感到高兴和满意而对我生气呢？我只有你和尼古拉斯了，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为什么我还要关心那些我们从没感到缺少过的几件小东西呢？当我看到了由死亡带来的一切苦难和孤寂，体会到了在人群中感到寂寞孤单的滋味，还有在我们最需要相互安慰和支持时所身受的所有在忧伤和穷困中分离的痛苦，难道你还能怀疑我把这地方看作如此美妙地宁静和舒适的地方吗？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没有任何愿望和抱怨了。有一个时期，就在不久以前，我们老家的一切给人安慰的东西都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得承认，我很经常地想到——也许比你更经常地想到——但是我假装对它们漠不关心，希望这一来可以使你少对它们悔恨一些。说真的，我并不是没有感触的。如果我是那样，倒也许可以更快乐些。亲爱的妈妈，”凯特十分激动地说，“我

觉得在这个家和那个我们大家曾在那儿那么快乐地度过许多年的家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这一点：那个曾在世上受过苦的最仁慈、最和善的人[1] 已经平安地升天了。”

“凯特，我亲爱的凯特！”尼克尔贝太太搂住了她，大声说。

“我时时想到，”凯特呜咽着说，“所有他说过的仁慈的话——想到最后一次，在他上楼去睡觉的时候，朝我的小房间里望着说，‘上天保佑你，心肝。’妈妈，他的脸色灰白——怀着颗破碎的心——我现在知道正是这样——可我当时哪里想得到——就在那时——”

一泡涌出的泪水使凯特松了口气，她把头搁在她母亲的胸前，哭得像个小小孩。

我们的天性有一个十分美妙的作用，那就是在我们的内心被平静的幸福感或亲切的柔情所触动或软化时，对死者的追忆就会最有力地、不可抗拒地兜上心头。看来几乎好像我们的良心和同情心都具有魔力，依靠它们的力量，心灵才能和这些我们在生活中曾十分爱过的人的精灵保持一些虚无缥缈而神秘莫测的交流。唉！这些耐心的天使多么经常和多么持久地在我们的上空盘旋，等候着召唤，而这召唤是多么难得发出，却又多么快地就被忘怀的呀！

可怜的尼克尔贝太太惯于把心中任何最主要的想法马上说出口来，却从来没有想到她的女儿可能会暗自反复盘算这些想法，而且在没有艰苦的考验或吹毛求疵的责备引开她的这些想法时，尤其是如此。但是现在，尼古拉斯刚刚告诉她许多愉快的事，谈到她们的和平的新生活，使这些回忆十分强烈地影响凯特，以致她再也无法隐藏在心。这时尼克尔贝太太开始有一个模

---

① 指她的父亲，老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糊的感觉，她时常着实粗心大意，并且在拥抱她的女儿时，意识到一些像是自我谴责的感觉，便陷入了这样的一次谈话自然而然地会唤起的一些感情。

当晚这儿万分忙乱，为了那期待中的来访者得干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个很大的花束从附近一名园丁家弄来了，被分割成许多很小的花束，尼克尔贝太太要用它们来装饰小起坐间，其方式当然不可能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凯特表示愿意帮她的忙，把它们安排得再漂亮而整洁不过了。假如这村舍会显得漂亮，那一定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有如第二天那样。但是斯麦克对花园所感到的自豪、尼克尔贝太太对美好的家具所感到的自豪、凯特对每一件东西所感到的自豪，和尼古拉斯眼看着凯特本人所感到的自傲比起来，都算不上什么了；而全英格兰最昂贵的大厦的确能在她的美丽容颜及仪态万方中找到它无比精致的装饰品。

下午六点左右，尼克尔贝太太听到盼望已久的敲门声，立刻感到纷扰不安起来。从通道上听得见的脚步声是由两双靴子引起的，这一点儿也没有使这种不安为之稍减。尼克尔贝太太气喘吁吁地推测这一定是那“两位奇里伯先生”来了。虽然的确如此，但不是尼克尔贝太太所盼着的那两位，因为那是查尔斯·奇里伯先生和他的侄子弗兰克先生。这样冒昧地登门，弗兰克多次表示歉意，而尼克尔贝太太（拥有足够的茶匙供应大家）十分有礼貌地接受了。这位不速之客的来临也并没有引起一点儿为难之处（除了在凯特心中，但也只不过在开始时引起一两次脸红而已），因为老绅士十分和善，亲切，而这位青年绅士在这方面模仿他得真出色，以致通常在初次见面时的拘谨和俗套也没有显露一点痕迹，而凯特确实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正在纳闷，什么时候才会谈到正题上。

在茶桌上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话题的谈话，也不缺乏诸如此类的趣事可以讨论；因为正巧有人提到那位小奇里伯先生最近曾在德国逗留，老奇里伯先生便告诉大家，上述这位小奇里伯先生被怀疑曾深深爱上一位德国市长的女儿。小奇里伯先生非常愤慨地驳斥这个说法，这一来，尼克尔贝太太便俏皮地说，由于他那么激动地抵赖，她怀疑其中一定有些隐情。于是小奇里伯先生恳求老奇里伯先生承认这完全是开开玩笑的话，老奇里伯先生终于这么做了。小奇里伯先生却极其认真地对待此事，以致——尼克尔贝太太后来回忆到这一幕时曾说过千百次——他"大大地涨红了脸"，她准确地认为这是一个叫人难忘的情况，而且值得予以评论，因为青年人总的说来并不是以谦逊或自我克制著称的，尤其是在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姑娘时，他们倒是惯于在讲述事情经过时增加色彩，而不会使自己脸上增加色彩。

他们饮茶后到花园里去散步，因为傍晚天气十分晴朗，他们便溜达出花园门，走上几条小巷和支路，来回闲逛，直到天色变得相当黑。对全体参与的人来说，时间似乎过得很快。凯特走在前头，依在她哥哥的手臂上，和他以及弗兰克·奇里伯先生闲谈。尼克尔贝太太和那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跟随在后，落后一小段路。这位好心的商人的友好行为对尼古拉斯福利的关心以及对凯特的赞赏，对这位好太太的感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她平素的滔滔不绝的话被限制在非常狭窄和约束的范围内。斯麦克（他，如果在他一生中曾经成为人们关心的目标，那就是这一天）陪伴着大家，有时加入这一组，有时另一组，这要看是查尔斯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嘱咐他一道走，还是尼古拉斯微笑着四下看看，召唤他来和老朋友谈谈。尼古拉斯最了解他了，能够在他那忧虑忡忡的脸上赢得微笑，那是此外无人能够做到的。

骄傲是七大罪[1]之一；但是一个母亲以她的子女为骄傲，就不能算了，因为那是两种基本德性[2]——信念和希望的混合物。那天夜里，在尼克尔贝太太胸中高涨的就是这种骄傲，等他们回家时，逗留在她脸上的仍是这份骄傲，这是她生平流露过的最具有感激之情的热泪的痕迹，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文静的欢笑围绕着这小型的晚宴，完全和这种情感的格调协调一致。最后这两位绅士告辞离去。在告别时发生了一桩事引起了大量的微笑与逗乐，那就是弗兰克·奇里伯先生竟两次伸手向凯特告别，全然忘却已经向她告别过了。这件事被老奇里伯先生抓住了作为令人信服的证明：他正在想着在德国的情人。这句俏皮话引起了一阵哈哈大笑。打动轻松的心田是多么容易啊。

一句话，那是晴朗而平静愉快的一天。就像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快乐的日子——但愿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处在其他一群人中间时——我们会特别高兴地回想起这种日子一样，这一天以后也经常会使人回忆到，在共同分享的人们的日历中占据着明显的一席地。

这儿有一个人是例外吗？就是那个需要最最快乐的人？

那是谁呀？他在自己的寂静无声的房间中，跪下乞求，就像他的第一个朋友曾教过他的那样，双手合掌，狂热地伸向空中，勃然激起一股沉痛的哀愁，脸朝下地倒下。

---

① 指天主教会认为能使人的灵魂死亡的七大罪：骄傲、贪婪、淫邪、忿怒、贪食、嫉妒、懒惰。

② 基本德性也有七种：古代经院哲学的四德（审慎、坚毅、节制、公正）加上神学的三德（信、望、爱）。

第四十四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与一老相识绝交。本章内容还显示出：开玩笑，甚至在夫妇之间有时也可能开得太过分。

有些人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发财，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每天用来实现这个目的的流氓手段是多么卑鄙，却仍然装出——甚至对他们自己——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对世界上的腐败堕落行为摇头叹息。某些最狡猾的恶棍曾走遍这个地球，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走”的含意至少是像个人样地挺直了身子——是一直用最肮脏、最狭隘的方式爬行了一辈子，却一本正经地将每天的事情草草记在日记本里，并记下和老天爷的固定的借贷帐，上面永远显示出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浮动结余。这到底是这种人生活中的欺骗和诡计的单方受益（仅只单方受益）部分，还是他们真心希望欺骗老天爷本人，用同样的程序为来世积聚财富，就像使他们能够在这一世积聚财富一样——这不必问是怎么回事，因为实际上就是如此。而且这种簿记（像某些自传作品一样，曾给予世人以启发）无疑应该是有用的，这是就可以节约记录天使[1] 的时间和劳动这一方面而言的。

拉尔夫·尼克尔贝不是这一类型的人。他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固执己见，顽固不化，对生活中或来世的任何事都毫不关心，

[1] 据《圣经》记载，记录天使专门记录世人的善恶，以供末日审判应用。

仅只对满足两种欲望感兴趣：贪婪，这是他天生的第一和主要嗜好，其次就是仇恨。他自以为是整个人类的典型，对外界毫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性格，在内心中却为想出来的每一个阴谋诡计欢欣鼓舞，爱护备至。拉尔夫·尼克尔贝唯一从字面上重视的《圣经》中的告诫是"认识你自己"。他颇有自知之明，宁可想象全人类都被铸成同一模式，从而憎恨他们；因为虽然没有人会憎恨自己，并且我们当中最冷酷的人却因而过分自爱，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无意识地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评判世界，而人们通常会发现，那些惯常嘲笑人性并装出藐视人性的样子的人正是其中最坏而最不讨人喜欢的典型。

但是目前这些投机活动的生意是拉尔夫亲自做的，他站着紧皱双眉，凝视着纽曼·诺格斯，这时这位名人脱下他的无指手套，小心地摊在左手掌上，用右手抚平皱痕，进而心不在焉地把它们卷起来，仿佛完全不关心其他一切的事，而是对礼仪深感兴趣。

"出城去啦！"拉尔夫慢吞吞地说。"你犯了错误。又回来啦。"

"没有犯错误，"纽曼反驳说。"甚至不是正在走，而是已经走啦。"

"难道他变成姑娘或是娃娃啦？"拉尔夫打了个烦躁的手势，咕哝道。

"我不知道，"纽曼说，"但是他已经走啦。"

一再重复说"走啦"似乎给了纽曼·诺格斯无法形容的快乐，这和使拉尔夫·尼克尔贝烦恼成为正比。他用十分着重的口气说这几个字，尽力得体地拖长语调，等到再坚持下去就会引人注意时，就站在那里气喘吁吁地小声说了一声，好像这样也能叫他满意似的。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拉尔夫说。

“法国，”纽曼回答道。“丹毒有再次发作的危险——发作得更严重——在脑瓜里。所以医生们叫他离开。于是他就走啦。”

“那么弗雷德里克勋爵——？”拉尔夫说到这里。

“他也走啦，”纽曼回答道。

“他身受了打击，竟然走了，是吗？”拉尔夫转过身去说，“忍受了受的伤，偷偷地走开，连一句报复的话都没有，也没想索取最起码的赔偿！”

“他病得太重啦，”纽曼说。

“太重啦？”拉尔夫重复道。“哼，我就是死到临头，也得要报仇；在那种情况下，我只会更坚决地要报仇，而且毫不拖延——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他的话。但是他病得太重啦！可怜的莫尔伯利爵士！病得太重啦！”

极度藐视而万分恼怒地说了这番话，拉尔夫仓促地打手势示意纽曼离开房间；他本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只脚急躁地在地上敲打着。

“那个小伙子有某种魔法，”拉尔夫咬牙切齿地说。“种种情况竟联合起来帮助他！说到交好运，和这样好的鬼运气相比，金钱又算得上什么！”

他不耐烦地把双手插进衣袋，但是不管他刚才怎样想，这里面竟带着几分安慰，因此他的脸松弛了一些；但是，尽管那张脸依旧深深地皱眉蹙额，那是一种深谋熟虑，而不是悲观失望的表情。

“无论如何，这个霍克一定会回来的，”拉尔夫咕哝着说，“如果我了解这个人——事到如今，我也该了解他了——这阵子他的怒火并不会减退一分。被迫度着隐居生活——对有他这样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病室生活未免单调——没有生气——没有酒喝——没有消遣——没有他喜欢的和可以靠着度日的东西。

他不大会忘记对造成这一切的原由所承担的种种责任。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忘记,而他在所有的人中——不,不!"

他微笑着摇摇头,一手托着下巴,陷入深思,又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摇铃。

"那个斯奎尔斯先生,他来过这儿吧?"拉尔夫说。

"昨天夜晚他来过。我回家的时候,把他留在这儿的,"纽曼回答道。

"这我知道,傻瓜,难道我不知道吗?"拉尔夫暴躁地说。"后来他来过吗?今天早上他来过这儿吗?"

"没有,"纽曼用很高的音调叫喊道。

"假如我不在的时候,他来了——他肯定今晚九点钟会来的,就让他等着。假如有另外一个人一起来,这是可能的——也许吧,"拉尔夫纠正自己说,"让他也等着。"

"让他们俩都等着?"纽曼说。

"嗯,"拉尔夫回答道,带着生气的神气转向他。"帮我穿上这件羊毛短上衣,别重复我的话,像只叽叽呱呱的鹦鹉一样。"

"我倒希望我是只鹦鹉呢,"纽曼绷着脸说。

"我希望你正是,"拉尔夫拉上短上衣,接着说。"我早该拧断你的脖子啦。"

对这句恭维话纽曼没有作答,只隔着拉尔夫的肩头朝前望了一会儿(那时他正在拉尔夫身后拉拉正短上衣的领子),好像恨不得去扭他的鼻子似的。然而和拉尔夫的目光一接触,他便突然想到自己闲着的手指,于是十分惊人地使劲擦擦自己的红鼻子。

拉尔夫不再注意他这古怪的侍从,仅仅威胁地看了一眼,告诫他当心别犯错误,便拿起帽子和手套,走了出去。

他好像有些非常特别的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他进行很奇怪

的访问——有些在有钱人的深宅大院，有些却在贫穷的小户人家——但都是有关一个目标的：钱。对于那些衣冠楚楚的主顾的看门人和仆人来说，他的脸是个护身符，使他能迅速地得到接待，尽管他是步行跋涉而来的，而那些被挡驾的人却是坐着嘎拉嘎拉响的马车来到门前的。在这儿他非常和蔼可亲，阿谀奉承；他的脚步很轻，以致在厚地毯上几乎不会产生一点儿声响；他的声音柔和得除了他向他说话的人而外，谁也听不见。但是在比较贫穷的聚居地区，拉尔夫则变成了另一个人；当他冒失地走进去时，他的靴子在通道的地板上吱吱嘎嘎地响；当他讨还过期未付的钱时，他的声音既粗且高；他的恫吓的话又粗暴又愤怒。对于另外一类顾客，拉尔夫又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些声名着实可疑的代理人，他们帮助他搞新生意，或者从旧生意上获得新利润。同他们在一起，拉尔夫亲切而诙谐——对当天的那些话题富于幽默感，尤其高兴谈到破产和资金困难，因为这对生意有好处。简而言之，要从这许多不同的方面来识别这同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到了每家人家总是从衣袋中抽出装满了帐单和票据的饱鼓鼓的皮夹，并经常重复着同样的怨言(不同的只是说话的口气和方式)：人人都认为他很有钱，但如果他能我行我素，也许就的确如此了；但是不论是资本，还是利息，钱一旦出手了，就拿不回来，而生活就成了件艰难的事——哪怕从一天生活到另一天也罢。

这样兜了一大圈到处访问(其间只被在小饭店吃一顿节省的晚餐所打断)，最后到达匹姆利柯时，已经是傍晚了，于是拉尔夫顺着圣詹姆士公园的一旁走，打道回府。

即使他皱起的眉毛和紧闭住的嘴并没有使他对身旁的一切全然漠不关心或不知不觉，它们还是能充分证明在他的头脑里有一些深沉的计划。然而拉尔夫是彻头彻尾地心不在焉，以致通

常和任何人一样眼睛很尖的他，没有注意到自己正被一个走路蹒跚的人追踪着，此人有时毫无声响地偷偷跟在后面，有时蹑手蹑脚地赶到他前面几步路的地方，有时又悄悄地走在他的旁边，并且一直用十分敏锐的眼睛注视着他，眼神如此热切关心，比起一个最关注的观察者的仔细审视，更像是某张名画或是印象分明的梦中所显示的一个冒昧闯入者的脸部表情。

天上阴霾密布，已有一段时间了，暴风雨猛烈地开始，迫使拉尔夫跑到一棵树下躲避。他抱着双臂倚着树，仍在出神地深思，偶尔抬起眼睛，突然和一个人的目光相接，此人绕着树干偷偷上前，盯着他脸上看，目光锐利。那时在这放债人的表情中有某些东西，使这人显然清楚地记得，因此看出是他，便走得靠近拉尔夫，说出他的名字。

拉尔夫一时吃了一惊，向后退了两步，从头到脚打量着对方。只见这是个瘦小、衰弱、黑皮肤的人，和他自己年龄相仿，弯腰曲背，一张凶相毕露的脸，被饿得深深陷下的、被晒得棕黑的双颊弄得更加其貌不扬，浓黑的眉毛和满头的白发相比之下，显得更黑了；胡乱地穿着褴褛的衣衫，缝制得怪模怪样的；他带着一副无法形容的沮丧落魄相——这暂时就是他看到的一切。但是他再仔细一看，觉得这张脸和这个人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陌生了，看着看着，对方一直在变，外貌的轮廓渐渐变得柔和，成为熟悉的，终于仿佛靠了某种奇怪的视错觉的作用，变成一个他认识了多年、已经忘却而且几乎同样多年不见的人的面貌。

这人体会到双方已相互认清，便招手示意拉尔夫回到树下他原先站的地方，而不要站在雨中——关于这一点，最初在十分惊奇中，他竟完全没有注意到——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向他说话。

"尼克尔贝先生，我想从我的声音中你一定不会认出是我？"

他说。

“不，”拉尔夫反驳说，弯身用严肃的眼光看着他。“尽管你说得有点道理，我现在可回忆起来了。”

“我想，在我身上已经没有多少能使你想起八年前的模样了吧？”对方说。

“很足够了，”拉尔夫漫不经心地转过脸去说。“大大足够了。”

“尼克尔贝先生，如果我仍然对你有所怀疑，”对方说，“这个接待方式以及你的态度就会很快使我肯定下来。”

“难道你期望会用别的方式吗？”拉尔夫尖刻地问道。

“不！”那人回答。

“你这就对啦，”拉尔夫回嘴说，“既然你觉得不奇怪，也就没有什么需要表白的。”

“尼克尔贝先生，”那人稍稍顿住了一会儿，生硬地说，当时他似乎正在内心作斗争，要不要用一些指责的话来作为回答，“你愿意听听我不得不说的几句话吗？”

“我被迫在这儿直等到雨下得小一点儿，”拉尔夫看着外面说。“如果你说话，老兄，我不会用手指堵住耳朵，虽然你说的话也许会产生我那么做的同样效果。”

“我一度受你信任——，”他的同伙就这么开始了。拉尔夫环视四周，不由得微微一笑。

“噢，”对方说，“受你信任得达到你愿意信任任何人的程度。”

“嘿！”拉尔夫抱着双臂接着说，“那可是另一码事，完全是另一码事。”

“咱们别说俏皮话啦，尼克尔贝先生，看在人道的份儿上。”

“什么份儿上？”拉尔夫说。

“人道的份儿上，”对方坚定地回答道。“我又穷又饿。在这么长期的分别后，你一定看出了我身上的变化——一定看出了，因为这变化是慢慢地痛苦地发展的，我也看出了，而且十分熟悉了——如果这变化不能触动你的怜悯心，那就该知道，面包——并不是《主祷文》中提到的‘日用的粮食’，那是像这样的城市会施舍的，而这‘日用的粮食’，众所周知，是包括给富人的世界上的一半奢侈品，也包括维持穷人生活的粗劣的食品的——不是那个，而只是面包，一块又干又硬的面包皮，那是今天我已经没有力量得到的了——如果别的都不行，就让这一点对你起点儿作用吧。”

“假如这就是你用来乞求的通常的方式，老兄，”拉尔夫说，“那你把你扮的角色钻研得好算很透了；但是，假如你愿意接受一个人的忠告，而这人正是了解世界和一些世道的，那我该建议你用一种较低的语调——低一点儿的语调，不然你就大有希望认真挨饿。”

说这话时，拉尔夫用右手紧紧握住左腕，脑袋略略偏向一边，下巴垂在胸前，看着他，皱着眉，脸色阴沉地对他说话，活像一幅无法感动或软化的人的真实画像。

“昨天是我到伦敦的第一天，”老头儿说，看了一眼自己那被旅途的尘土沾污了的衣服和穿破了的鞋子。

“如果这也是你的最后一次，我想一定会对你来说更好，”拉尔夫应道。

“尼克尔贝先生，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到过我想最可能找到你的地方，”对方比较谦卑地继续说，“我几乎已经放弃遇到你的希望时，终于在这儿遇见了你。”

他似乎在等待某种回答，但是拉尔夫什么也没说，他便说下去：

"我是个最痛苦不幸的流浪者，已经快六十岁了，却贫困无依，像个六岁的小孩子。"

"我也六十岁啦，"拉尔夫应道，"但既不贫困，也不孤立无依。干活儿！别说什么关于面包的装腔作势的漂亮话啦，而是要去挣它！"

"怎么挣啊？"对方大声说。"哪儿去挣啊？指点我出路吧。你愿意给我——你愿意吗？"

"我给过一次，"拉尔夫镇静自若地回答说，"你简直不必问我是否再愿意给一次。"

"那是二十年前，或者更久，"这人用压低的声音说，"自从你和我闹翻以来。你还记得吧？我当初要求分给我替你做的某项生意的利润中的一份，后来，由于我坚持，你就借口为了一笔十镑多钱的老贷款，其中包括五分左右的利息，让我给逮捕了。"

"我多少还记得一些，"拉尔夫不介意地回答说。"那又怎么样呢？"

"那件事并没把我们分开，"这个人说。"我当时屈服了，因为正待在插销和铁栅的另外一边[1]；由于你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是个成功者，你相当高兴地领回一个事务员，他并不太让人满意，可是他知道你干的生意的一些底细。"

"你当时一再哀求，所以我同意了，"拉尔夫反驳道。"那是我发善心。也许是我的确需要你——我忘了。我该认为是我需要你，不然你恳求也是白费。你那时还有用——不太诚实，不太乖巧，手和心都不太让人满意——但是有用。"

"有用，当真！"这人说。"得了。在那以前你诈取、折磨我有几年，可是我仍然忠心地侍候你直到那个时候，不管你那一切像

---

① 指正待在牢房中。

狗的待遇——我是这样吧？”

拉尔夫没有回答。

“我是这样吧？”这人又说。

“你拿了工钱嘛，”拉尔夫接着说，“而且也干了活儿。我们一直是站在平等的地位的，双方都抵销了。”

“哦，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对方说。

“当然啦，后来不是这样，即使在当时也已经不是这样，因为（正像你刚说过的）你欠我钱，而且一直还欠着，”拉尔夫应道。

“这并不是全部情况，”这人热切地应道。“这并不是全部情况。留心听着。我当时没有忘记那笔老帐，相信我。部分是因为还记得这一点，部分是希望靠那计划有一天能弄到些钱，我才利用我对你的地位，做到能控制你，使你为了了解情况，愿意拿出你所有的一半，但除了通过我，你就永远没法了解。我当时离开了你——在那次以后很久，记得吧——可是，由于使了一些还在合法范围之内的可怜的诡计，这跟你们这些会赚钱的人每天刚好在合法范围之外所干的事相比，真算不上什么，但我却作为罪犯被放逐七年之久。我回来了，这你也看见了。说吧，尼克尔贝先生，”这个人带着谦卑和权力感奇怪地混在一起的神气说，“你要给我什么帮助——爽快点说吧，什么贿赂？我的期望并不大得异乎寻常，但是我要活，要活，我就得吃喝。钱是在你的一边，而饥渴却是在我的一边。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交一笔买卖。”

“就这些吗？”拉尔夫说，仍然用坚定的眼光看着他的同伴，除了嘴唇什么都不动。

回答是：“至于是否就是这些，尼克尔贝先生，那就全看你啦。”

“噢，那么你听着，我不知道用什么名字来称呼你，”拉尔夫说。

“如果你高兴，就用我的老名字吧。”

“噢，那么你听着，布鲁克尔先生，”拉尔夫用他最刺耳的音调说，“不用期望从我嘴里引出另一番话了——你听着，老兄。我知道你从前就是个现成的流氓，但是你从来没有一颗坚强的心；而艰苦的活儿，在你腿上带着（也许吧）镣铐的情况下，加上比我‘诈取’和‘折磨’你时更稀少的食物，使你的神志变得迟钝，不然你就不会带着这样一个故事到我这儿来了。你要控制我！保留它吧，要不公布给世人，假如你高兴的话。”

“我不能这样做，”布鲁克尔打断他的话说。“那对我不会有用。”

“不会吗？”拉尔夫说。“对你会有用的，正像你把它带给我一样，我可以保证。坦白对你讲吧，我是个谨慎的人，非常明白我自己的事务。我了解这个世界，世界也了解我。在你为我工作的期间，无论你搜集到什么，或者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世人都已经知道，而且已经夸大了。你没有可以告诉世人使他们吃惊的事儿——真的，除非是增加我的信誉的，可是人们就会斥责你是一个撒谎的人。而我却没有发现生意萧条或者主顾们顾虑重重。完全相反。我每天都被这个人或另一个人辱骂、恫吓，但是，生意仍旧照样进行，而我也没有变得穷一点儿。”

“我既不辱骂，也不恫吓，”这人接着说。“我能告诉你，由于我的行动你损失了什么；唯有我能恢复什么；还有，如果我没有把它们恢复就死去的话，什么东西会和我一起死去，而且再也不能重新得到。”

“我把自己的钱数得相当准确，通常都由我自己保管，”拉尔夫说。“我留神盯着和我打交道的大多数人，而所有人中我最留神盯着你。你要对我隐瞒一切，那就请便吧。”

“你自己的亲戚们对你亲切吗？”这个人着重地说。“假如他

们是——”

“他们不，”拉尔夫反驳道，对这人这样钉住了不放，加上最后那句问话使他想起了尼古拉斯，感到很恼火。“他们不。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乞丐来找我，我可能扔六便士给你，因为想到你曾是个聪明的流氓；但是既然你打算把那些过了时的诡计硬塞给一个你原该更了解的人，我就连半个便士也不拿出手——也不会把你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还得记住这一点，该死的家伙，”拉尔夫挥手威胁他说，“假如我们再见面，而你仍然摆出一个乞求的姿态来对待我，你一定会再一次进监狱去，在你和那些流氓被送去干的苦活的休息时间里，去抓紧控制我吧。这就是我对你的废话的回答。听好了。”

拉尔夫带着倨傲的怒容面对他发火的对象，对方和他目光相接，但是一声不吭。拉尔夫便用他通常的速度走开，丝毫没有显示出想看看他这以前的伙伴会怎么样的好奇心，但的确一度回头朝后面看过。只见此人仍留在老地方，两眼盯住正在走远的身影，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伸出双臂贴在胸前，好像湿气和饥饿让他感觉到很冷，用无精打采的步伐在路旁徘徊，向那些过路人乞讨。

拉尔夫一点也不被刚才过去的事所感动，至多达到他已经表达的感情那样的程度。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走，拐出公园，离开他右边的黄金广场，穿过这个城市西区的几条街，直至到达曼塔里尼夫人的住宅所在的那一条街。这位夫人的名字已经不再出现在火红的门牌上，而是以纳格小姐的名字代替了；至于那些在二楼窗中的女帽与服装，依靠夏日傍晚的余辉，仍然隐约可见，而除了所有权这显著的变化外，建筑的外表依然一切如旧。

“哼！”拉尔夫咕哝道，把手抹了一下嘴，带着像行家的神气，从上到下打量这幢房子，“这些人看起来还挺好。他们不可能维

持多久；但是，假如我能及时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去世，我就安全了，而且也有大利可图。我一定得紧紧地盯住他们——就是这样。”

这样，拉尔夫非常自鸣得意地点着头，正准备离开这个地点，这时他的尖耳朵听到一阵乱糟糟的嘈杂声和吵闹声，其中夹杂有这幢房子内人们上下楼梯时发出的很响的跑动声，而这幢房子正是他在仔细端详的目标；正当他决不定是否要去敲门、还是凑着钥匙洞眼再偷听一会儿的时候，曼塔里尼夫人的一个女仆（他曾常常见到她）突然开门一跃而出，帽子上的蓝色丝带在空中飘扬。

“喂，瞧这儿。站住！”拉尔夫高声叫道。“出了什么事？我在这儿呐。你没听见我敲门？”

“啊！是尼克尔贝先生，老爷，”女孩子说。“上去吧，我的天呐！主人又那么干了。”

“干了什么，”拉尔夫尖刻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早知道如果他被人逼了，他一定会干的，”女孩子大声说。“我一直这么说的。”

“过来，你这傻丫头，”拉尔夫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说，“别把家里的事传到邻居家去，损害店的信誉。过来，听见了吗，女孩子？”

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忠告，他领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拉着这个害怕的侍女走进房子，关上门；然后嘱咐她在他前面上楼，自己不拘礼节地跟在后面。

由极大的嘈杂的七嘴八舌的说话声领路，还没走上许多梯级，拉尔夫就急躁地赶到女孩子的前面，很快走进那私人起居室，突然看到一幕莫明其妙的混乱景象，吃惊得愣住了。

全体年轻女工都在这儿，有几个戴着帽子，有几个没有，全都用各种不同的姿态表示出惊恐的样子；有几个围住了曼塔里



拉尔夫·尼克尔贝在曼塔里尼夫人处所见

尼夫人，她正哭哭啼啼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有几个人围住了纳格小姐，也针锋相对地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哭着；其余的人则围住了曼塔里尼先生，他也许可说是整个人群中最惹人注意的人物，因为曼塔里尼先生的双腿伸得笔直地搁在地板上，他的脑袋和双肩却由一个个子很高的仆人支撑着，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曼塔里尼先生的眼睛闭着，脸色灰白，头发相当直，连鬓胡子和小胡子全无生气，还紧咬着牙关。他右手拿着一只小瓶，左手一把小茶匙，双手、双臂、双腿和双肩全都僵硬无力。然而曼塔里尼夫人并没有伏在他的身体上哭泣，而是坐在椅子上，凶暴地大声责骂着，在完全震耳欲聋的许多张嘴的吵闹声中，这确实看来把那个不幸的仆人弄得濒于发狂了。

"这儿出了什么事？"拉尔夫挤向前去说。

这一问，吵闹声增加了二十倍，于是一连串使人震惊的如此相互矛盾的声音尖利的说法如"他服毒自杀了"——"他没有"——"去请个医生"——"别去请"——"他就要死啦"——"他不会，他只是假装的"——以及别的不同的叫喊声，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叫人听得摸不着头脑，直到看见曼塔里尼夫人向拉尔夫讲话为止。那时，想听听她会说些什么的女性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于是仿佛出于一致同意，顿时一片死寂，没有人用低语来打破它。

"尼克尔贝先生，"曼塔里尼夫人说，"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这时突然听见发出一阵咯咯声，有如病人的胡言乱语的一部分，说的是："要命的甜蜜的人儿！"但是除了那仆人外，谁也并不在意，而此人听见了这种简直从他的手指间发出的可怕的声音大吃一惊，竟失手把他主人的脑袋丢在地板上，十分响亮地砰的一声，接着，他也并不用力把主人再抬起来，却凝视着那些旁

观者，好像干下了什么怪聪明的事似的。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曼塔里尼夫人接着说，擦干了眼泪，十分愤慨地说着，“当着你的面，而且当着这儿每一个人的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我绝对再也不供给那个人的奢侈堕落的生活了。我做一个受他欺骗的傻瓜，已经够长久了。将来，假如他能够，他将养活他自己，那时他爱花什么钱都可以，爱为谁花钱，如何花都可以；不过，这钱将再不会是我的，所以在你进一步信任他之前，最好就停止吧。”

于是曼塔里尼夫人的丈夫可怜巴巴地哭诉那药剂师没有把氢氰酸配制得够强烈，所以他还得另外再吃一两瓶才能干完他在干的事，她不为所动，开口罗列这和蔼可亲的绅士所干的向女人献殷勤、欺骗、奢侈、对妻子不忠（特别是最后一项）的行为，最后对人家以为她对他还怀着一丁点儿关怀加以驳斥，并且引用了在前两个星期中他曾私下服毒不少于六次、而她却一次也没有用语言或行动来拯救他的性命这一情况来证明她对他的感情已有所改变。

“而且我坚决要求脱离关系，自己一个人过活，”曼塔里尼夫人呜咽地说。“如果他敢拒绝我脱离关系，我要用法律手段来办到——我能够的——而且我希望这事对于全体姑娘会是一个警告，她们亲眼目睹了这场不光采的表演。”

纳格小姐毫无问题是这一伙人中最老的姑娘，她非常庄严地说这对她会是一个警告，那些年轻姑娘也普遍地认为是这样，除了有一两个例外，她们显然心存怀疑，是否这个连鬓胡子能够那么不道德。

“为什么你要当着这么多听众的面说这些呢？”拉尔夫低声地说。“你也明白你并不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曼塔里尼夫人高声回答道，然后退向纳格

小姐。

“好吧，但是要仔细想想，”拉尔夫劝说道，他在这件事中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好好地思考一下会有好处。一个已婚女子是没有财产的①。”

“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我的魂灵儿，”曼塔里尼先生靠在肘上抬起身子说。

“我完全明白这一点，”曼塔里尼夫人把头往后一仰，回嘴说，“而现在我也一无所有。店铺、股票、这幢房子和它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已属于纳格小姐了。”

“说得很对，曼塔里尼夫人，”纳格小姐说，她和她的前雇主对这一点早已达成了秘密友好协议在前。“完全对，的确如此，曼塔里尼夫人——嗯——完全对。而且我有生以来从没这么高兴过，因为我意志坚强，能拒绝那些求婚者，不管条件多么有利。这比当我把我现在的地位和你那十分不幸、十分不该得的地位相比时更加高兴，曼塔里尼夫人。”

“真见鬼！”曼塔里尼先生把头转向他的妻子，大声叫道。“难道不该掴，不该拧这个妒忌的老太婆，因为她竟敢指责自己的好主人？”

但是曼塔里尼先生讨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先生，纳格小姐，”他的妻子说，“是我的特殊朋友。”尽管曼塔里尼先生斜眼送秋波，弄得他的眼珠似乎有再也不能回到原位的危险，曼塔里尼夫人却毫无软化的表示。

说句公平话，这位杰出的纳格小姐，对于造成这对夫妻的关系的变化，曾起过主要作用，因为，她根据日常的经验发现，只要

---

① 按照英国原来的习惯，妻子的财产属于丈夫。直至1870年及1882年条例公布后，已婚女子的财产所有权始有明确规定。

曼塔里尼先生在开销方面插上一手，生意就不可能兴隆，甚至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她如今既然对事业的兴旺相当关注，曾小心翼翼地致力于调查几件与那位绅士的私人品质有关的小事，了解得十分清楚，便巧妙地透露给曼塔里尼夫人，让她睁开眼睛看得更清楚些，这比用最严密而最富有哲学意味的推理在一连好多年内所能做到的更加有效。纳格小姐偶然发现了几封柔情蜜意的信，在信中把曼塔里尼夫人形容为“老迈”和“平凡”，这当然最凑巧地在这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尽管曼塔里尼夫人很坚定，她仍然哭得很可怜；她倚在纳格小姐的身上，伸手向门指指，这位年轻小姐和所有其他年轻姑娘就都带着同情的神色拥着她出去。

“尼克尔贝，”曼塔里尼先生流着泪说，“你成了这个天杀的残酷行为的见证，这行为是由最最该死的奴役者和蛊惑者所一手造成的，真见鬼！我原谅这个娘们！”

“原谅！”曼塔里尼夫人怒气冲冲地重复说。

“我的确原谅她，尼克尔贝，”曼塔里尼先生说。“你会责备我，世人会责备我，女人们也会责备我；每一个人都会嬉笑，嘲笑，微笑，最该死地龇牙咧嘴地笑。他们会说：‘她有一个天赐的好人。可她不知道。他太懦弱了；他心地太好了；他是个该死的好人，但他爱得太深了；他无法忍受她脾气暴躁，并辱骂他。这是桩该死的事，再该死不过了。’但是我原谅她。”

作了这篇动人的演说，曼塔里尼先生又倒下去，躺得很平，看上去没有知觉也没有动作，直到全体女性都走出了房间，才小心地采取坐起的姿式，脸上毫无表情地面对拉尔夫，一只手仍拿着小瓶子，另一只手里拿着茶匙。

“你现在可以丢开这一套愚蠢的行为，靠自己的头脑过日子啦，”拉尔夫冷冰冰地戴上帽子说。

"天杀的，尼克尔贝，你不是当真的吧?"

"我难难得得开玩笑，"拉尔夫说。"再见了。"

"不，但是尼克尔贝，"曼塔里尼说。

"也许我错了，"拉尔夫接着说。"我希望如此。你应该最清楚。再见。"

拉尔夫假装没有听见他恳求自己留下来给他出主意，撇下这个垂头丧气的曼塔里尼独自冥想，悄悄地离开了这幢房子。

"哦嗬!"他说。"风向变得竟这么快? 半个流氓加上半个傻瓜，两方面都原形毕露了——哼——我看你的好日子过完了，老兄。"

他说这些话时，在他的笔记本上做了些节略记录，曼塔里尼先生的名字在上面十分醒目，接着，从他的表上发现已是九点和十点之间，便尽快地赶回家去。

"他们到了吗?"这是他问纽曼的第一个问题。

纽曼点点头。"已经到了半个钟头。"

"两个人? 一个是健壮圆滑的胖子?"

"对，"纽曼说。"现在在你的房间里。"

"好，"拉尔夫接着说。"给我叫一辆马车。"

"一辆马车!什么，你——要到——呃?"纽曼结结巴巴地说。

拉尔夫恼火地重复他的命令。诺格斯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别情况感到奇怪，这是应该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拉尔夫乘过马车——他走出去为他办事，一会儿就带了马车回来。

斯奎尔斯先生、拉尔夫和另一个人一同上了车，此人纽曼·诺格斯从没见过。纽曼站在门前石阶上看着他们离去，并不操心去想他们到哪里去或者去办什么事，直到偶然听见拉尔夫对马车夫提到要去的地址。

快得就像闪电一样，纽曼带着极端怀疑的心情，冲进他的小办公室去拿帽子，一瘸一拐地走在马车的后面，好像打算跳上车尾；但是这个打算被挫败了，因为马车启动得早，很快就跑得太远，没法跟上了，把他张口结舌地撇下在空荡荡的街上。

“可是我不知道，”诺格斯停了步，喘着气说，“即使我也一起去了，会有什么好处。如果我跟了去，他会发现我的。竟驾车到那儿去！这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我昨天就知道的话，我就能告诉一声了——驾车到那儿去！这当中一定有坏事。一定有！”

他的沉思受到一个人的干扰，那是个模样很特别的花白头发的男人，然而外貌并不具有吸引力。他偷偷地向他走来，恳求施舍。

纽曼仍在深思熟虑，转身走开了；但是这人跟着他，用一段十分痛苦的情事来劝说他，使得纽曼（他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无从乞求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足够的东西可以给人）只好在他的帽子里去找几个半便士的钱币，那是他有些钱时通常用手帕的一角卷起来放进去的。

他正忙着用牙齿解开手帕的结，那人提起的某件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不管那是什么事，它能引出一些别的事，结果他就和纽曼肩并肩地走开——这个奇怪的人认真地谈，纽曼留神地听。

第四十五章

本章包含一桩出人意外的事件。

“由于我们明天夜晚就要离开伦敦，由于俺没想到俺这辈子

竟从没这么高兴过，尼克尔贝先生，我的天！俺可乐意为我们下一次的愉快会见再喝一杯！”

约翰·布劳迪这么说完，非常高兴地搓搓双手，红光满面地看着周围，神情和这声明十分协调。

约翰发觉自己处身在这个值得羡慕的场合中，其时间就在上章所述及的同一个傍晚；地点是在那村舍中；在一起聚会的有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太太、布劳迪太太、凯特·尼克尔贝和斯麦克。

这是个非常愉快的聚会。尼克尔贝太太得知她儿子对这位诚实的约克郡人感恩，在稍微迟疑之后，同意请布劳迪先生和太太来喝茶。在安排此事时，起初由于她还不曾先有机会去“拜访”布劳迪太太，便产生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因为尽管尼克尔贝太太经常自鸣得意地宣称（就像最拘泥细节的人所做的那样），她本人一点儿也不傲慢，也不讲究俗套，但她仍旧是个十分拘泥于尊严和礼节的人；而且事情很明显，在进行拜访之前（客气地说，并且按照社交规矩），她甚至还不能确认布劳迪太太的存在这一事实，所以她觉得她的处境是特别微妙而困难的。

“拜访一定得由我发起，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我亲爱的，必须在我这方面表现出一种屈尊的态度，而且我应该向这个青年人表示我愿意关心她。这儿有个外貌很正派的青年人，”尼克尔贝太太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加上说，“他是开过这儿的公共马车的车长。他戴一顶上光的帽子——你的妹妹和我都常常看到他——他鼻子上有一个肉瘤，凯特，你知道，完全像一位绅士的仆人。”

“妈妈，难道所有绅士的仆人鼻子上都有肉瘤吗？”尼古拉斯问道。

“尼古拉斯，我亲爱的，你荒谬得多么利害，”他的母亲反驳

道，“自然，我的意思是他的上光的帽子使他看起来像个绅士的仆人，而不是他鼻子上的肉瘤——不过也许在你看来，即使这一点也并不是那么可笑，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侍童，他不仅有一个肉瘤，还有一个粉瘤，而且是个很大的粉瘤，他竟因而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发现粉瘤让他花了很多钱。让我想想，我是什么——哦，是的，我知道。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由这个年青人送一张名片去，连同我的问候（无疑他会为了一大杯黑啤酒去办这事），送到双脖撒拉森[1] ——如果茶房把他当作绅士的仆人，那就再好也没有啦。这样，布劳迪太太要做的一切就是由送信人带回她的名片（他能很不费劲地回来敲两下门），这事就办成啦。”

“亲爱的母亲，”尼古拉斯说，“我认为像这样的没见过世面的人不会有自己的名片，将来也不会有。”

“啊，这一点，说真的，尼古拉斯，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反驳说，“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根据这一点来说，嗐，当然啰，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毫不疑心他们是很好的一种人，而且要是他们愿意，我一点儿也不反对请他们来喝茶。我决心对他们很有礼貌，假如他们也这么做的话。”

这事就这样有效地解决了，尼克尔贝太太被适当地安置在多少有些屈尊的主人地位上，这是和她的身份以及多年的婚姻生活相称的；布劳迪先生和太太就被邀请前来了。他们对尼克尔贝太太很恭敬，似乎相当感谢她的慷慨，对每一件事都非常满意。这位好太太不止一次地对凯特低声地讲，她想他们是她所见过的最有善意的人，而且极有礼貌。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晚餐后，约翰·布劳迪在客厅里，也就

---

① 即前文提及的撒拉森人头客店，因有两个雕像，故说“双脖”。

是说在晚上十一点欠二十分时，表示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在这方面，布劳迪太太也并没有太落后于她丈夫，因为这位年青的太太——她的质朴的美貌与凯特的更雅致的秀丽相比，形成绝妙的对照，而且相形之下也没有什么损害，因为这一位事实上对另一位起了陪衬和装饰的作用——对这位年青小姐的动人的文雅风度，和年纪较大的那一位的温柔殷勤都赞美不止。起初这乡下姑娘在陌生人中间感到害羞，后来凯特巧妙地转换话题，她就感觉到完全和在家里一样了。如果尼克尔贝太太有时不十分恰当地选择谈话的题目，或者正像布劳迪太太所说的“见解相当高”，她还有可说再亲切不过了，而她对这年轻的一对相当感兴趣可以从有关家务的一篇很长的讲解中看出来。她非常乐于把这篇讲解单独款待布劳迪太太的耳官，其中多次提到这村舍的家庭经济情况，以此来作说明。在这家庭经济（在这方面是由凯特专门负责的）中，这位好太太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践方面都是有份的，就像用来装饰圣保罗教堂外部的耶稣十二门徒像中的任何一个一样。

“布劳迪先生，”凯特对他的年轻妻子说，“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幽默、最仁慈、最热心的人。如果我苦恼得不知道有多少心事，只要一看看他就会让我高兴。”

“凯特，我起誓他似乎真的是个最最好的人，”尼克尔贝太太说，“最最好的。我还肯定，任何时候有你，布劳迪太太以这样朴素的家常的方式来看我，都会让我高兴——现在就真高兴啊。我们没有炫耀，”尼克尔贝太太说，带着一种神气，似乎暗示他们能做大量事情，如果他们想做的话，“没有忙乱，没有准备；我不容许这样。我曾说‘凯特，我亲爱的，你只会让布劳迪太太觉得不安，那会是多么愚蠢，而且考虑不周啊。’”

“我非常感谢你，说真的，太太，”布劳迪太太感激地应道。“约翰，快十一点啦。我怕把你们耽误得太晚了，太太。”

“晚！”尼克尔贝太太大声说，轻快而小声地笑了一声，在末尾轻轻咳了一声，像是表示赞美的口气。“对我们还早着呢。我们通常都待到这些钟点！待到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我们都无所谓。舞会啊、晚宴啊、牌会啊——从来也不像我们从前生活的地方的那些人那样，度着这种放荡生活。现在我常常想，说真的，我们怎么居然能够受得了，真是惊人——这就是有那么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有很多人要来巴结所带来的灾难。我要劝告所有的已婚青年人坚决抵制；不过，当然啰，这十分清楚也是桩很快乐的事，我认为很少已婚青年人能够经受得了这样的诱惑。特别有一家人，他们当初的住处离我们大约有一英里——不是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而是向左急转弯，在收税路栅旁边，普利茅斯邮车碾死那头驴的地方——那是些十分特别的人，用假花、香槟和杂色的灯举行最豪华的宴会；简短地说吧，还有那些最讲究吃喝的人所需要的每一种精美的食品和酒类。我认为从来没有过像佩特罗格斯家那样的人了。凯特，你还记得佩特罗格斯那家人吗？”

凯特看出为了使客人们安心和舒适，最好及时来止住这些回忆往事的滔滔不绝的话，所以回答说，她对佩特罗格斯一家仍记得清清楚楚，跟着就说布劳迪先生在傍晚早些时候曾不经意地应允唱一支约克郡的歌曲，她最急切盼望他应该履行诺言，因为她确信这比其他任何能表示的都更能给她妈妈提供乐趣。

尼克尔贝太太极有风度地证实了她女儿的话——因为其中也包含着赞助的态度，还有一种言外之意：她在这方面有鉴别的能力，多少能算是个评论家——约翰·布劳迪便开始回想一支北方乡间小调的词句，并且参照他妻子对这同一歌曲的回忆。做

完了这事，他在椅子上做出种种笨拙的举动，从几只在天花板上沉睡的苍蝇中挑出一只个别的苍蝇，用眼睛盯住了它，开始引吭高歌一支柔情的歌曲（算是由一个文静的乡村情郎怀着爱情与绝望、迅速憔悴时唱出的），用的却是雷鸣般的声音。

在第一节结束时，好像有个人正在门外一直盼着要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似的，只听得一阵响亮的猛烈敲打临街大门的声音——那么响亮，那么猛烈，说实在的，使得女士们都一致地吓了一跳，约翰·布劳迪也停止不唱了。

“一定是弄错啦，”尼古拉斯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

然而尼克尔贝太太推测，也许是公司的帐房被烧成平地了，还有可能是“两位奇里伯先生”派人来叫尼古拉斯合伙经营（这在这么晚的夜间自然是大有可能的），或者也许是林金瓦特先生带着财产逃跑了，还可能是拉·克里维小姐病了，或者——

但是凯特发出一声仓促的惊叫，使她猛然不再继续推测，这时拉尔夫·尼克尔贝走进房来。

“站住，”拉尔夫说，因为尼古拉斯站了起来，而凯特向他走去，扑向他的手臂。“在这孩子开口之前，听我先说。”

尼古拉斯咬咬嘴唇，摇摇头，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是一时竟连一个字也无法清楚地说出来。凯特把他的胳臂抓得更紧，斯麦克退到他们的身后，约翰·布劳迪呢，听到了拉尔夫的声音，看来并没有什么困难就认出了他，便跨步向前站在这老人和他的年轻朋友的中间，好像打算阻止他们中任何一人再向前走一步。

“我说，要听我说，”拉尔夫说，“而不要听他的。”

“那就把你一定要说的话说出来吧，老兄，”约翰反击道，“可是得留点神儿，别激起俺的怒火，你还是尽力使它平息的

好！”

“我应该根据你的口音，”拉尔夫说，“知道是你；根据外貌（指指斯麦克）知道是他。”

“别理他，”尼古拉斯总算讲得出话来了。“我不容许这样。我不听他说话，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愿呼吸被他弄脏的空气。他的出现是对我妹妹的污辱。看见他就叫人感到耻辱。我受不了，我的天——”

“站住！”约翰大声叫道，把他的大手放在他的胸上。

“那就让他立刻离开，”尼古拉斯挣扎着说。“我不预备伸手去打他，但是他得出去。我不愿让他呆在这儿。约翰——约翰·布劳迪——这是我的家吗——难道我是个孩子？如果他站在那儿，”尼古拉斯怒火中烧，大声喊道，“那么镇定地看着这些都了解他的卑鄙的黑心的人，他一定会逼得我发疯的。”

对所有这些惊叫，约翰·布劳迪没有回答一个字，但是仍然抓住了尼古拉斯不放。等尼古拉斯安静下来时，他才说话。

“这儿有比你想到的更多要说的和要听的事儿，”约翰说。“俺告诉你，俺早就闻到那个味道啦。在门外的那个影子是什么呀？得了，校长，露露面儿吧，伙计；甭羞羞答答啦。得了，老绅士，让我们见见校长，来吧。”

斯奎尔斯先生一直逗留在通道上，等待适当的时机进屋，以便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时听见这个要求，不得不以多少有点不庄重和鬼鬼祟祟的方式露面。看到这副样子，约翰·布劳迪从心底感到高兴，便尽情地大笑，使得非常痛苦、焦急并惊奇的凯特，虽然眼中还噙着眼泪，也感到愿意陪他一起大笑。

“你高兴得够了吗，老兄？”拉尔夫终于说。

“目前已经差不多了，老兄，”约翰回答道。

“我可以等待，”拉尔夫说。“慢慢来好了，请吧。”

拉尔夫直等到完全安静了下来，才转向尼克尔贝太太，但是仍对凯特热切地看了一眼，仿佛更急于想察看自己对她的影响，说道：

"现在，太太，注意听我的话。我不认为你曾参与写作你儿子给我的那篇很漂亮的指责信，因为我不相信你在他的控制下，你还有一丁点儿自己的意志，还有，你的劝告、你的意见、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任何应该能对他有分量的天性和理智中的东西（不然你的极丰富的经验有什么用呢？）——会产生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影响或分量，或者曾被考虑过一会儿。"

尼克尔贝太太摇头叹息，好像其中确乎有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为了这个原因，"拉尔夫继续说，"我要向你说明，太太。一部分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一部分却是因为我不希望被一个堕落的小伙子的行动所侮辱，我被迫同他脱离关系，而后来，他却出于孩子气的傲慢，竟假装——哈！哈！——同我脱离关系。因此今天夜晚我到这儿来啦。我来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一个仁慈的动机。我到这儿来，"拉尔夫说着环视四周，带着尖刻的胜利的微笑，幸灾乐祸地拖长字音，好像不愿失去说出这话的乐趣，"要把孩子交还给他的父亲。着，老兄，"他热切地弯身向前对尼古拉斯说话，注意到对方的脸色有所改变，接着说，"把孩子交还给他的父亲——是他的儿子，老兄——被你屡次诱骗，伏击，监视，怀着卑鄙的阴谋来有一天抢劫他可能拥有的任何一丁点儿可怜巴巴的小钱。"

"在这些话里，你明白你是在撒谎，"尼古拉斯豪迈地说。

"在这些话里，我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把他的父亲带到这儿来啦，"拉尔夫反驳道。

"在这儿！"斯奎尔斯向前一步，轻蔑地笑着说。"你听见了

吗？在这儿！我不是告诉过你要留神他的父亲会前来把那孩子送回给我吗？噢，他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他应当马上回到我这儿，他应当。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呃！——现在——来吧——对于这个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懊悔费了那么多心思，结果一无所得吗？你不懊悔？你不懊悔吗？”

“你身上有些我给你的伤疤，”尼古拉斯安详地看着别处说，“可以谈谈对于伤疤愿意多么感谢，就多么感谢吧。你得花不少时间才能把它们擦掉呢，斯奎尔斯先生。”

最后提到的这位值得尊敬的绅士匆忙地看了桌上一眼，好像他被这反驳所促使，要扔一把壶或一只瓶子在尼古拉斯的头上，但是他被拉尔夫这打算（假如他有这样的打算的话）所打断。拉尔夫碰碰他的臂肘，嘱咐他告诉那位父亲，他可以露面认领他的儿子了。

这纯粹是桩斯奎尔斯先生心甘情愿干的事，他便马上照办，为此目的离开了房间，几乎即刻就扶着一个油光满面的圆滑的家伙回来了。此人从他身旁冲出去，让人看清是斯诺利先生的身形和面部。他直接走近斯麦克，把这个可怜虫的头挟在他的臂下，用的是一种十分粗野笨拙的拥抱方式。他举起他的阔边帽，在空中伸直手臂，作为虔诚地感恩的表示，同时大声地说：“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以来，我怎么也没想到能在这儿有这次快乐的会见！啊，我怎么一点也没想到啊！”

“别激动，先生，”拉尔夫带着生硬的同情的表情说，“现在你可得到他啦。”

“得到他！哦，难道我没有得到他！然而我得到他啦？”斯诺利先生简直不能相信，大声叫道 。“是的，他就在这儿，有血有肉，有血有肉。”

“肉可非常少啊，”约翰·布劳迪说。



斯诺利先生找到斯麦克后大为感恩

斯诺利先生太忙于享受他的父爱，没有听清这句话。为了更完全确保归还他的这个孩子，又把他的头挟在臂下，挟住了不动。

“当这青年的可尊敬的导师把他带到我家去时，”斯诺利接着说，“是什么使我对他发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呢？是什么使我大发其火，由于他丢下了他最好的朋友们——他的那些牧师和教师逃跑而渴望严厉地惩罚他呢？”

“这就是父爱的本能啊，先生，”斯奎尔斯评论道。

“正是这样，先生，”斯诺利接着说，“这是高尚的感情——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感情，田野里的野兽和天空中的飞鸟的感情，除了野兔和雄猫，它们有时会吞食自己的幼崽。我的心总是惦念着他。我可能会——我不知道怀着一个父亲的愤怒，我会对他做出些什么来。”

“这只不过说明人的天性是什么，先生，”斯奎尔斯先生说。“天性是件奇怪的东西，就是这样。”

“天性是件神圣的东西，先生，”斯诺利评论说。

“我相信你，”斯奎尔斯先生像个道学家似的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很愿意知道如果没有天性，我们还能怎样生活。体会天性，”斯奎尔斯先生严肃地说，“比描述天性更容易些。啊，先生，处于发挥天性的状况中是多么地福气啊！”

在这段讲哲学大道理的期间，旁观者惊奇得目瞪口呆。这时尼古拉斯锐利地从斯诺利看到斯奎尔斯，又从斯奎尔斯看到拉尔夫，心里交织着憎恶、怀疑和惊奇的感情。在这关头，斯麦克从他父亲处逃到尼古拉斯身边，以最动人的措词恳求他永远不要抛弃他，而要让他无论生或死都在他身边。

“如果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尼古拉斯说，“该瞧瞧他是个健康极度受损的人，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还打算把他送回那个万恶

的贼窝，而我却是从那儿把他带走的。”

“又要诽谤啦！”斯奎尔斯叫道。“记住，你是不值得我花费精力来计较的，但是我会设法和你扯平的。”

“住口，”拉尔夫插嘴说，这时斯诺利刚准备开口。“我们来快快结束这件事，不要和这些兔子脑袋的放肆家伙讲废话吧。这是你的儿子，正如你能证明的——而你，斯奎尔斯先生，你知道这就是和你多年在一起的以斯麦克为名的那个孩子——是吗？”

“正是！”斯奎尔斯应道。“难道不是吗？”

“好，”拉尔夫说；“现在再说极少几句话就足够了。斯诺利先生，你有一个你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吧？”

“我有，”那个人回答道，“他就站在那儿。”

“我们马上来弄弄明白，”拉尔夫说。“你和你的妻子分居了，她和孩子同住，那时他只有一岁。在你们分居一两年以后，你收到她的一份通知，说孩子死了；而你就信以为真。”

“我自然相信啰！”斯诺利应道。“哎，这份快乐——”

“先生，请不要感情用事，”拉尔夫说。“这是正经的事儿，但冲动只会坏事。你这个妻子在一年半前，大约如此吧——不会再早——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死去了，她在那儿当一家人家的管家。这是否属实？”

“正是，”斯诺利回答道。

“她临终时写了一封信或者坦白书给你，谈到的正是这个男孩儿。既然信不是直接寄到你的名下，而是绕了一大段弯路，所以直到几天前你才收到？”

“正是这样，”斯诺利说。“每一个细节都对头，先生。”

“而这份坦白书的大意是，”拉尔夫继续说，“孩子的死只是她的捏造，为了伤害你——是使人烦恼的方法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看来你们相互之间都采用过的——这男孩儿还活着，但是

身体虚弱，而且智力不全——所以她托一个可靠的人把他送进约克郡的一所便宜的学校——他的学费她曾付了几年，后来因为贫穷，而且离开得很远，就逐渐抛弃他；是不是为了这一点她祈求你原谅？”

斯诺利点点头，擦擦眼睛；头点得很轻微，擦眼睛可使足了劲儿。

“这学校就是斯奎尔斯先生的那一家，”拉尔夫接着说，“男孩儿被留在那儿用斯麦克这个名字。每一个特征都充分写明了，日期也和斯奎尔斯先生的登记簿完全吻合，而斯奎尔斯先生现在正和你住在一处；你在他的学校里另外还有两个男孩儿；你把全部发现通知了他，他带你到我那儿，因为是我把抢他孩子的拐子介绍给他的；于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这样吗？”

“你讲得就像在念一本好书，先生，除了事实之外，里面没有别的东西，”斯诺利回答道。

“这是你的皮夹子，”拉尔夫说，从他的外衣里取出一只，“你第一次结婚的证书和男孩儿的出生证，还有你妻子的两封信以及其他每一种能直接证明或暗示事实的文件，都在这儿，是吧？”

“每一件都在，先生。”

“而你并不反对在这儿出示这些东西，以便这些人可以相信你在法律方面和理智方面都有权即刻实现你的要求。你可以立刻恢复对你自己的儿子的控制。我了解你的心意吗？”

“我自己也不可能了解得更清楚，先生。”

“那就拿去吧，”拉尔夫把皮夹子扔在桌子上说。“假如他们愿意，就让他们看吧。既然这些都是原件，我该劝告你们在审阅时要站得近一点，不然你们不巧会弄丢一些的。”

说完这些话，拉尔夫自动地坐下来，紧抿起嘴唇（刚才由于微笑曾稍微把嘴唇分开一点），交叠起双臂，第一次看着他的侄

子。

尼古拉斯被最后那句嘲笑话所刺痛，忿忿地朝他倏的瞥了一眼；但是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开始仔细察看这些证件，由约翰·布劳迪来帮他的忙。没有东西可以说是有问题的。这些证书都有正规的签字，像是从教区登记簿中选录出来的。第一封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外形，是多年前写成并保存至今的，第二封信的笔迹和前一封完全符合(因为那是在临终时刻所写，该体谅到多少有些不同)，还有几张其他条目和备忘录的零碎纸条可供确证之用，这些是同样难以质疑的。

"亲爱的尼古拉斯，"凯特悄声说，她正从他肩上担心地看过去，"这能是真正的事实吗？这个说明是属实的吗？"

"我怕是的，"尼古拉斯回答道。"你说呢，约翰？"

约翰抓抓头，又摇摇头，但一句话也不说。

"你会看到，太太，"拉尔夫向尼克尔贝太太说，"既然这孩子尚未成年而且头脑有缺陷，我们今晚原可以以法律的权力为武装，由一队法律的奴仆支持着，来到这里。要不是我照顾到你本人的——还有你女儿的感情，我是毫无疑问会这样做的，太太。"

"你对她的感情的照顾，已表示得够好啦，"尼古拉斯说，把他的妹妹拉到他身边。

"谢谢你，"拉尔夫应道。"你的赞扬，老兄，才是真正的称赞。"

"好啦，"斯奎尔斯说，"还有什么要做？那些出租马车的马儿会着凉的，如果我们不想动身的话。它们当中的一匹正在打喷嚏，所以把街门吹得大开了。还有什么议程——呃？斯诺利少爷跟我们一起走吗？"

"不，不，不，"斯麦克朝后退缩，抓住了尼古拉斯回答道。"不。求求你，不。我不愿离开你跟他走。不，不。"

“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斯诺利看着他的朋友们，求援地说。“难道双亲把孩子们带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难道双亲把孩子们带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那个吗？”约翰·布劳迪粗鲁地说，一面说一面指指斯奎尔斯。

“跟你没关系，”这位绅士嘲弄地拍拍鼻子，回嘴道。

“跟俺没关系！”约翰说。“着，也跟任何人没一点关系，你说的，校长。正因为谁也觉得没关系，才使你这号病人在经济上吃得开。嘿，现在你想干什么呀？天杀的，伙计，甭想来糟害俺！”

约翰·布劳迪用动作来配合语言，就那么把手拐儿猛力打击这时正上前去抓斯麦克的斯奎尔斯的胸膛。这位校长十分灵敏地摇摇晃晃地朝拉尔夫·尼克尔贝倒去，由于没法恢复平衡，把这位绅士撞离他的椅子，沉重地绊倒在他的身上。

这个意外的情况是某些十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的导火线。由斯麦克的祈祷和哀求、女人们的惊叫以及男人们的怒吼所造成的一片喧闹声中，有人企图用暴力强行把那出走的儿子拉走，实际上是斯奎尔斯已经用力快把他拖出去了，这时尼古拉斯（他直到这时显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行动）一把抓住斯奎尔斯的衣领，拼命地摇他，以致他的牙齿打战，然后客气地护送他到门口，把他推进过道，关在门外。

“现在，”尼古拉斯对另外两人说，“请跟随你们的朋友出去吧。”

“我要我的儿子，”斯诺利说。

“你的儿子自己作出了选择，”尼古拉斯回答道，“他选择留在这儿，所以他将留在这儿。”

“你不会把他交出去吧？”斯诺利说。

“我不会违反他的意愿把他交出去，让他做那个人的那种野蛮行为的牺牲者，而你正是要把他委托给那个人，”尼古拉斯答

么能期望他会爱他的父亲呢？他永远不会爱他的父亲，他不愿意。他不知道有一个父亲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他心里没有这种感情。”

斯诺利直勾勾地看着他的儿子，足足有一分钟，接着用手遮住眼睛，又一次把他的帽子在空中举起，显出深深的悲哀的神情，痛惜对方卑鄙地忘恩负义。他然后伸出手臂横在眼睛前，拾起斯奎尔斯先生的帽子，挟在臂下，把自己的帽子挟在另一臂下，缓慢地、悲哀地走出去。

“老兄，你的浪漫的幻想，”拉尔夫一时逗留着不动身，说，“被打破了，我这样认为。没有来路不明的人；没有上等人的受到迫害的后裔；只有一个可怜的小商人的虚弱、低能的儿子。我们会看见在明明白白的事实面前，你的同情心会怎样融化掉。”

“你会的，”尼古拉斯指指屋门说。

“并且相信我，老兄，”拉尔夫接着又说，“我从没设想你会在今晚把他交出来。骄傲、固执、道德高尚的名声，全都反对这样做。这些一定要被摧毁，被贬低，被消灭，老兄，它们很快就会这样。长期的和累人的焦虑和最沉重形式的法律给人的时时刻刻的折磨、疲倦的白天和不眠的夜晚这种种代价——我要用这些来考验你，打垮你的傲慢精神，尽管你现在自以为很坚强。等你把这幢房子变成了地狱，把这些考验强加在那边的可怜虫(因为你会的，我了解你)和那些现在认为你是个年轻的羽毛已丰的英雄的人头上，我们彼此就将算算老帐，看看到底谁是欠债的人，谁最后成为赢家——哪怕在世人面前也罢。”

拉尔夫·尼克尔贝离去了。但是斯奎尔斯先生听见了这段结束词的一部分，此刻变得怀着几乎是空前的无能为力的恶意，禁不住不回到客厅门口，竟然蹦跳了几十次，扮着各种各样的鬼

脸和可怕的怪相，活脱露出胜利的神情，对尼古拉斯的失败深信无疑。

他在作这段战舞[①] 时，他的短裤和大皮靴把他的身形衬托得很触目。结束后，斯奎尔斯先生也跟随他的朋友们走了，让这家人家留在那里思量最近发生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本章对尼古拉斯的恋爱作一些阐明；但前途是好是歹还得由读者来断定。

经过忧心忡忡地考虑他那痛苦而窘迫的处境以后，尼古拉斯决定该马上向那和善的两兄弟坦白说明一切。因而在第二天傍晚，利用第一次和查尔斯·奇里伯先生单独相处的机会，他讲述了斯麦克的小史，谦恭而却坚决地表示他的希望，根据他描述的情况，这位好心的绅士会认为他采取极端行动去干涉父子之间的事，并支持儿子不顺从都是有道理的。即使尼古拉斯对他父亲的恐惧可以被看作，而且无疑地可以表明是一桩那么使人反感而不自然的事，这也足以使那些鼓励他的人成为众人厌恶和憎恨的对象。

"斯麦克对这人的恐惧显得这么根深蒂固，"尼古拉斯说，"我简直无法相信他真是他的儿子。人的本性似乎并没有把一份对他的持续不断的感情植根在斯麦克的心中，而本性是决不会错的。"

---

① 原意为原始部落在作战前跳的舞蹈。

“亲爱的先生，”弟弟查尔斯应道，“你犯了很普通的错误，竟把这种事归咎于本性，实在这和本性没有丝毫关系，本性也绝对不必负责。世人谈到本性像是谈一个抽象的东西，在这么做的时候却忽略了什么是天然的了。这儿是一个可怜的小伙子，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怀，除了苦难和悲伤以外，一辈子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他被引见一个人，据说是他的父亲，而这人的第一个举动就表明他的意图是结束他的短期的幸福生活，把他托付给他的老命运，使他离开他仅有的朋友——那就是你本人。事实既然如此，如果本性竟把一个敦促这小伙子趋向他的父亲而离开你的暗示放在他的心中，那么本性一定是骗子和白痴。”

尼古拉斯很高兴，因为这老绅士讲得那么热情；他希望他会对他再多讲些同样的话，因此没有作答。

“这种错误，以这个或那个形式，也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弟弟查尔斯说。“有些父母从来不流露他们的爱，却埋怨子女缺乏天伦之情；有些子女从来不尽孝道，却也埋怨父母缺乏天伦之情。立法者发现双方都十分痛苦，他们的感情从来没有足够的生命的阳光去培育，却向父母也向子女大谈伦理的说教，并且大叫本性的真正纽带已被忽视。亲爱的先生，天伦之情是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东西中最美丽的，但是也和他创造的其他美丽的东西一样，一定要得到培养和扶植，要不然，它很自然地会被全部抹杀，于是那些新的感情就会取而代之，正如那土地上最美好的植物，一旦无人照料，也会被杂草和多刺的植物所堵死。但愿我们能考虑到这一点，对于天生的职责，在关键的时刻能记住得更多一点儿，而在错误的时刻谈论得更少一点儿。”

说罢，讲得越来越激烈的弟弟查尔斯顿住了让自己冷静一点儿，然后继续说：

“我敢说你一定觉得奇怪，亲爱的先生，我听了你的叙述竟那么不吃惊。这是容易解释的——你的伯父今天早上已经来过这儿。”

尼古拉斯脸色变红了，退后了一两步。

“是啊，”老绅士着重地敲着桌子说，“就在这儿——在这间房里。他既不愿听从理智、感情，也不愿听从正义。但是内德哥对他可凶呐。先生，内德哥的火气可以融化一块铺路石呢。”

“他前来——”尼古拉斯说。

“埋怨你，”弟弟查尔斯应道，“来用诬蔑的谎话毒害我们的耳朵；但他来办的是毫无结果的差使，走的时候却在他的耳朵里带去了一些有益的真相。内德哥，亲爱的尼克尔贝先生——内德哥简直是头十足的猛狮。蒂姆·林金瓦特也是如此——蒂姆也完全是头猛狮。我们一开始就叫蒂姆进来对付他，蒂姆就向他进攻，先生，真是说时迟，那时快。”

“对你们每天给予我的一切深厚的恩惠，我究竟能怎样谢谢你们呢？”尼古拉斯说。

“用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的办法，亲爱的先生，”弟弟查尔斯回答道。“你会恢复名誉的。至少你不会受冤枉。跟你有关系的人都不会受冤枉。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你头上，或者这男孩儿头上，或者你妈妈头上，或者你妹妹头上的一根头发。我已经这样说过，内德哥也说过，蒂姆·林金瓦特也说过。我们大家都已说过，我们大家就会这么做。我已见过那做父亲的——假如他真是父亲的话——而我看他一定是。他是个野蛮人，是个伪君子，尼克尔贝先生。我对他说过，‘你是个野蛮人，先生。’我真的说过。我说，‘你是个野蛮人，先生。’我高兴这么说——我非常高兴我对他说他是个野蛮人——说真的，非常高兴！”

这时弟弟查尔斯愤激得怒火中烧，以致尼古拉斯认为他可

以冒昧地插一句话，但是正当他企图这么做时，奇里伯先生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臂上，并且指指椅子。

“这个问题现下告一段落了，”老绅士擦着脸说。“不要再说一句话来重新谈啦。我要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机密问题，尼克尔贝先生。我们一定要恢复冷静，我们一定要冷静。”

在房间里走了两三圈以后，他回到他的座位上，把椅子拉得靠近尼古拉斯坐的椅子，说道：

“亲爱的先生，我就要委派你去办一件机密、微妙的使命。”

“先生，你也许雇用着许多能干得多的使者，”尼古拉斯说，“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说，你不能再找到一个比我更可靠、更热心的人啦。”

“关于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弟弟查尔斯应道，“完全相信的。等我告诉你，这个使命的对象是一位年轻小姐，你就会感谢我是这么想的。”

“一位年轻小姐，先生！”尼古拉斯大声说，因为急于听到更多一些，竟一时颤抖起来。

“一位非常美丽的年轻小姐，”奇里伯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请说下去吧，”尼古拉斯应道。

“我正在考虑该如何来这样做，”弟弟查尔斯说——在他这青年朋友看来，显得忧心忡忡，还带着一副类似痛苦的表情。“有一天早晨，你正巧看见有位年轻的小姐在这间房里突然昏倒，亲爱的先生。你还记得吗？也许你已经忘了。”

“哦，不，”尼古拉斯赶紧应道。“我——我——记得很清楚，真的。”

“她就是我说到的那位小姐，”弟弟奇里伯说。像那只著名的

鹦鹉[1] 一样，尼古拉斯想得很多，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是一位太太的女儿，"奇里伯先生说，"当这位太太本人还是个美丽的姑娘、而我也年轻得多的时候，我——这个字眼我今天说起来似乎显得很怪——我十分爱她。也许听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来谈这种事，你会微笑；你不会冒犯我，因为当我正像你现在这样年轻的时候，我敢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真的，"尼古拉斯说。

"我亲爱的内德哥，"奇里伯先生继续说，"当初准备娶她的姐姐，但是她死去了。现在她本人也死了，已经有好多年了。她嫁了——她自己选择的对象；但愿我能进一步说她的后半生像我一直为她祈祷的那样幸福，这是上帝知道的！"

接着是一段短时间的寂静，而尼古拉斯并不打算打破它。

"如果降临在他头上的考验和灾难像我在内心深处真诚地希望的（为了她的缘故）那么轻，他的生活原会是平静而幸福的，"老绅士平静地说。"在此只要说明情况并不是这样就够了——就是说她并不幸福——他们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痛苦与困难之中——她在死前十二个月时凭着老友谊来求我帮助。她令人悲痛地变了，完全改变了，被损害和虐待弄得精神崩溃了，几乎心碎了。他当即利用了我为了能给她个把钟头宁静的心情而像流水般掏出的钱——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打发她回来再多要些——然而即使在他挥霍这些钱的时候，他还认为这是他的成功，把她向我讨钱的事作为残酷辱骂和嘲笑的根由，并声言他明白她对当初的选择十分懊悔，当初嫁给他是出于谋利和虚荣的动

---

① 此故事来自道茨利的《伊索寓言选集及寓言家》中的描述：某人问店中一只鹦鹉为何不像其他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它说："我想得多一些。"因此，他买了该鹦鹉，后来才发现它只会说这一句话。所以，这是对相信"假装一本正经"的惩罚。

机（在她选中他做丈夫的时候，他是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在他周围有许许多多朋友）。总而言之，对于他单独恣意挥霍所带来的破产和失望的痛苦，他都用一切不公平、不和善的手段拿她出气。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年轻小姐还只是个孩子。我再也没有看见她，直到你也见到她的那个早晨，但是我的侄子弗兰克——"

尼古拉斯吃了一惊，口齿不清地为打断话头道了声歉，要求老板讲下去。

"——我说，我的侄子弗兰克，"奇里伯先生继续说，"有一次碰巧遇见她，几乎在一分钟之后就看不见她了。这是他回到英国两天以内的事。她的父亲藏身在某个秘密地方来躲避债主，贫病交加，弄得已临近死亡的边缘。而她，还像是个孩子——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不理解上天所有的旨意的智慧所在的话——应该保佑一个较好的人才对，却不断地勇敢面对贫困、落泊以及每一桩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娇弱人的心灵极其可怕的事儿，这都是为了供养他。在这些逆境中，她受到照看，先生，"弟弟查尔斯说，"一个忠实的人的照看，那是这个家庭从前的可怜的厨娘，当时是他们唯一的仆人，而她很可能根据她心地的忠诚来看——很可能就是——哦！蒂姆·林金瓦特本人的妻子，先生！"

对这个可怜的侍从的这段赞词讲述得如此生动有味，这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弟弟奇里伯这时仰靠在椅背上，更加平静地把余下的话讲出来。

这段话实质上是这样的：这小姑娘高傲地拒绝了她已故母亲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一切永久性的帮助和资助，因为他们附有条件要她离开这个坏人，她的父亲，而他已没有什么朋友，她还因本性脆弱，不敢为他们的利益去向那个他憎恨的真诚高贵的心肠求助，而且通过它那极其伟大而纯洁的善心，被曲解和恶意

诬蔑深受冤屈。她只好独自奋斗，无助地用双手的劳动维持他的生活。她在穷困和折磨的深渊中辛苦地干活，一刻也不离开她的工作，从来没有对这病人由于没有聊堪自慰的回忆和对将来的希望所造成的动不动发怒的阴郁情绪表示过不耐烦，从不向往她拒绝过的舒适生活，也从不悲叹她甘愿遭受的恶运。她在比较好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每一样小小的技艺，为了这个目的都被派了用场。长长的两年来，她不但在白天，常常也在夜间苦干，用缝针、铅笔、羽毛笔工作，并且每天当管家，忍受种种反复无常和损害尊严的侮辱，这是妇女们（还有她们的女儿也是这样）在干这种行当时往往喜欢强加于和她们同性的人身上的，好像是在嫉妒她们被迫需要使用的较高智慧——而这些损害尊严的侮辱，百分之九十九是集中施加在比她们好上不知多少倍的人的头上的，但与那最最没有良心的骗子对他的仆从所给予的相比，在分量上要重得多。长长的两年来，她以所有这些身份不知疲倦地苦干，仍然没能达到她生活中的唯一目标，但是，在被积累起来的困难和失望所压倒时，她曾不得不去找她母亲的老朋友，并且带着一颗痛苦欲裂的心，终于向他吐露了真情。

“如果我是个穷人的话，”弟弟查尔斯说，眼睛闪闪发亮，“如果我是个穷人的话，亲爱的尼克尔贝先生，我也会把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节省下来去帮助她——当然啦，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干的——但是感谢上天，我并不穷。虽然事实如此，这还是一桩困难的事。如果她的父亲已经死了，那就再简单不过了，因为这样的话，她就可以分享内德哥和我能享有的最最快乐的家庭，好像她就是我们的孩子或妹妹一样。但是他还活着呢。没有人能帮助他——已经试了上千次啦；他不是无缘无故地被所有的人抛弃的，我知道。”

“能不能劝她——”尼古拉斯讲到这里，迟疑起来了。

“离开他吗?”弟弟查尔斯说。“谁能够要求一个孩子丢开她的父亲呢?这种要求,限制她只能偶尔去看他,是有人曾想强迫她这么做的——不是我的主意——但总是得到相同的结果。”

“他待她好吗?”尼古拉斯说。“他回报她的孝心吗?”

“真正的慈爱、自我克制的体贴,在他的性格中是不存在的,”奇里伯先生回答道。“我相信他只用他所懂得的那种慈爱来关心她。那个做母亲的是个文雅、亲切、轻信的女人,虽然从她结婚直到她去世,他一直在伤害她,达到了一个男人能做到的那么残忍、蛮横的地步,但她还是始终爱着他。在临终前,她托付她的女儿来照顾他。她的女儿从来没忘掉这件事,也永远不会忘掉。”

“难道你对他没有影响吗?”尼古拉斯问道。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这世界上最不可能影响他的人。他对我是那么妒忌而仇恨,要是知道了他的女儿曾对我敞开她的心扉,一定会指责她,使她的生活变得更糟。话得说回来——这就是他的个性的自相矛盾和自私自利之处——他要是知道了她所有的每一个便士都来自我这儿,也不会放弃个人的私欲,却会不顾一切地乱花她省下的那一点儿积蓄。”

“真是个不近人情的流氓!”尼古拉斯愤慨地说。

“我们不说难听的话,”弟弟查尔斯用温和的声音说,“但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这位年轻小姐所处的环境。我说服她接受的那种帮助,由于应她自己的热诚要求,只能发放最少量的,免得他发现了钱来得多么容易,会花得比他习惯的更加随便。即使这点儿钱,她也是一次次来来去去地在夜里偷偷地来取的。事情得这么继续下去,我受不了,尼克尔贝先生——我实在受不了。”

接着人们渐渐得悉:这对孪生兄弟曾如何在他们善良的老头脑里反复思考最细致、最体贴地帮助这位年轻小姐的多种多样的方案,这样她的父亲就不致疑心是从哪儿取得这帮助的;还

有，他们如何最终得出结论，最妥善的方法是假装出高价购买她的素描小品和装饰品，而且要坚持经常订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个人来扮演经营这类商品的商人；在仔细商议之后，他们选中尼古拉斯来演这个角色。

"他认识我，"弟弟查尔斯说，"也认识内德哥。我们俩都干不了。弗兰克是个好小伙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但是我们怕他干起这样一桩微妙的事来会有点儿轻浮而粗心，还也许可能——简而言之，他可能太容易动感情（因为她是个美丽的人儿，先生，她的母亲也正是那样），在他完全了解自己的心情之前，可能爱上她，把痛苦和忧虑输入那个天真无邪的心胸之中，而我们正得恭顺地使她逐渐高兴起来。他在最初偶然结识她时，就对她的命运非常感兴趣。我们从对他的调查中得悉，他那次闹的纠纷正是为了她。而通过那次纠纷，才使你们第一次相识。"

尼古拉斯结结巴巴地说出他以前也曾想到有这种可能，并解释他想到那事时的情况，说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本人见到这位年轻小姐。

"好吧；这样你就明白了，"弟弟查尔斯继续说，"他是干不了的。至于蒂姆·林金瓦特就不必谈了，因为蒂姆，先生，是这么一个吓人的家伙，从来管不住自己，到了那个地方不到五分钟就会和那做父亲的大吵一场的。你还不了解蒂姆是怎样一个人，先生，假如他被一件引起他热烈关切的事所激怒——那时他就非常要不得，先生，这就是蒂姆·林金瓦特的本相——绝对要不得。现在，我们能够绝对地信赖你；在你身上我们看见了——或者至少我已经看见，那是一回事，因为我和我哥哥内德之间是没有区别的，除了他是一位有史以来最好的人，在全世界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在你身上我们看见了家庭道德和天伦之情，还有细致的感情，这使你确实适合于这

样一个任务。所以,先生,你就是这个人选。”

“先生,这位年轻小姐,”尼古拉斯说,他感到困惑不安,以致他根本难于启齿说出什么话来——“她——是——是参与这个无伤大雅的欺骗行为的吗?”

“是,是,”奇里伯先生回答说,“至少她知道你是从我们这儿去的;然而,她除了知道你要常常去买这些小产品,再由我们卖掉而外,并不知道其他的事;所以,也许吧,假如你干得很出色(这是说,干得实在是好),也许她就会相信,我们——我们确实从中获利。呃?呃?”

讲得这样坦率而平易近人,弟弟查尔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就有可能使那年轻小姐相信她并不欠他什么情。他明显地觉得那么乐观,那么兴高采烈,以致尼古拉斯不会对这个问题吐露丝毫异议。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尼古拉斯始终有段要坦白的话逗留在舌尖上,那就是想说明奇里伯先生所说的反对委托他侄子去办理这事的理由也同样确实有力地适用于尼古拉斯本人,他足足有一百次想开口表白他的真实想法,请求免于承担这任务。但是同样有一百次之多,有另一个冲动紧随在这个冲动之后,极力主张不要声张,把他的秘密保持在自己的心中。“凭什么我该,”尼古拉斯想道,“凭什么我该设置困难来阻挡这个乐善好施的高尚计划呢?如果我真的热爱并尊敬这位善良可爱的人,又怎么样呢?——假如我一本正经地装得会有她爱上我的任何可能,那我不是会显得像个极其傲慢而浅薄的花花公子了吗?再说,难道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吗?难道我不是在道义上必须抑制这些念头的吗?这位大好人不是该有权要求我提供最完美、最忠诚的服务,而难道任何对自身的考虑该阻挡我不为他尽力吗?”

对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尼古拉斯在内心中着重地回答说

“不！”并说服自己做一个最真诚、光荣的牺牲者，高尚地决定去做那些如果他稍微仔细地检查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是无法抗拒的事。这就是我们用来耍弄我们自己的花招，把我们真正的弱点改变成为无比高尚的美德！

奇里伯先生自然完全不知道正出现在他这年轻朋友心中的这些思考，便继续发给他为将于翌晨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所必需的凭证和指示。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就绪，并受嘱咐严守秘密后，尼古拉斯走回家去过夜，确乎心事重重。

奇里伯先生指示他去的地方是一排不大清洁的下等房子，位于英国王座法院监狱的“特殊犯人区”之内，距离圣乔治空场内的方尖塔不过百步之遥。特殊犯人区是某种监外居住区，毗邻监狱，包含几十条街道。根据那些开明法律的明智的条款，那些能弄到一点钱来付大量费用的欠债人被允许在那里居住，而他们的债权人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根据同样的条款，凡是弄不到钱的欠债人只能在狱中挨饿，没有食物、衣服、像样的住处，也无法取暖，而这些东西对犯有使人类蒙受奇耻大辱的最最残酷的罪行的重罪犯们却是供应的。法律在经常的实施中产生了不少动人的谎言，而其中最最动人或者实际上极其幽默的要算这一条了：据说每一个人在法律的公正的眼光中，其价值是平等的，而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得到一切法律方面的利益，毫不涉及他们衣袋里的金钱有多少。

尼古拉斯拔脚走向查尔斯·奇里伯先生指示给他的这排房子，头脑里并没有去多想及这种事；穿过了一片满是灰尘、十分肮脏的郊区，在那儿，小型戏剧演出、水生贝类动物、姜汁啤酒、轻型货车、蔬菜水果店和旧货店，看来构成了最显眼的主要特征——他终于带着一颗颤抖的心到达这排房子。房前有一排小花园，在其他各方面全被忽略了，仅仅成为积累尘土的小围栏，等

到风从街角刮来，把尘土吹到路上。摇摇晃晃的大门在断了的铰链上耷拉着，好像一半让来访者进入，一半严拒来访者。尼古拉斯打开其中的一扇，用一只颤抖的手去敲敲屋门。

从外表看确实是一幢破旧的房子，客厅的窗子很灰暗，百叶窗极不完整，平纹细布的窗帘十分肮脏，悬在很松垂的无生气的细绳上，蒙住了窗子下部的窗格玻璃。打开了门，内部所显露的也并不和外表不符，因为楼梯上铺的是褪色的地毯，过道上是褪色的漆布。除了这些不舒服的事物而外，一位特殊犯人区的绅士正在前客厅里拼命吸烟（虽然还不到中午），而这时女主人正在后客厅的门边忙于在拆开的有顶篷的床架上涂松节油，好像在准备接待一位能订到这个房间的相当幸运的新房客。

尼古拉斯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这些观察，这时那个为房客们跑腿办事的小男孩啪哒啪哒地跑下厨房的楼梯，只听见他在尖叫布雷小姐的女仆，好像是在某个遥远的地下室里传来的。女仆马上露面了，要尼古拉斯跟着她走，使他显得神经紧张，并暴露了几分病态，实在提出要找那位年轻小姐这样自然不过的事看来是不该引起这样的后果的。

然而他终于走到了楼上，走进指给他的一间前房，里面临窗有一张小桌，上面是画图材料，一位美丽的姑娘正坐在桌旁从事绘画。她曾使尼古拉斯念念不忘，对关于她的事怀有深厚兴趣，由于她正处在这一切新奇而强烈的兴趣的包围之中，这时使他看来，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所设想的更要美丽一千倍。

但是，她散布在这陈设简陋的房间四处的魅力和优雅是如何深深地打进了尼古拉斯的心灵！鲜花、植物、鸟儿以及在往日发出多么美妙的乐音的竖琴和旧钢琴——她进行了多少搏斗才能继续保持那根仍然把她束缚在家中的已经断裂的铁链中的最后的这两个链节啊！她用制作每一件细小的装饰品来打发她的

闲暇时间,装饰品这每一件由妇女亲手做成的小巧玲珑的作品中都充满着优美的魅力,其中交织着几许坚韧的耐心和多少柔情蜜意啊!他觉得仿佛上天正冲着这小房间在微笑;仿佛一个如此娇弱的女子的美好的献身精神把自身的光辉照耀在周围的无生命物件上,使它们变得同它本身一样美丽;仿佛那些老画师在一个无罪的世界的那些光明天使头上所画的光轮也环绕着一个在精神上和她们相近的人,这光轮的光辉清晰地浮现在他面前。

然而尼古拉斯是在王座法院监狱的特殊犯人区之内!仿佛他确实是在意大利,而这时正逢日落时分,地点是一片高贵的露台——但是,一片宽阔的天空覆盖着全世界,不管是蓝色还是多云,天涯海角同此天空,所以,也许他就无需为这样想而感到内疚了。

不能设想尼古拉斯一眼就看清了一切,因为他还没有发觉在一把安乐椅中靠着一个用枕头支撑起来的病人,此人正不耐烦地在座位上不停地动来动去,终于吸引了尼古拉斯的注意。

病人可能刚刚五十岁,但是那么消瘦,以致显得老得多。他的五官仍然显出一副漂亮面容的痕迹,但是在这个面容上,冲动性的强烈激情的余烬比别的表情都更容易看出来,而那种表情会使一张远为平常的脸更加吸引人。他的面容非常憔悴,四肢和身体简直是皮包骨头,但是在那双深陷的大眼睛中仍然留有残火,在他敲一根粗手杖时,似乎将这过去的火重新点燃了。他似乎是用这手杖来支撑住坐在位子上的身子,急躁地在地板上敲了两三下,叫着他女儿的名字。

"马德琳,这位是谁?外人到这儿来干什么?谁跟陌生人说可以来看我们的?是什么事呀?"

"我相信——"年轻小姐开口说,这时她正侧着头,神情有点儿慌乱,对尼古拉斯的问候作出反应。

“你总是相信，”她的父亲使性子地反驳道。“是什么事呀？”

这时尼古拉斯恢复了镇定，足以为自己说话了，因而他说（就像原来约定他该说的）他来是为了要订一对手携式小面罩和一些卧榻上用的手绘丝绒软垫，两者都要求设计得尽可能精美，无论时间或是费用都不必考虑。他也得付两幅画的钱，并再三致谢，然后走到小桌前，把一只内有一张钞票的用封蜡封好的信封放在上面。

“瞧瞧数目对不对，马德琳，”那做父亲的说。“打开信封，亲爱的。”

“完全对，爸爸，我肯定。”

“拿来！”布雷先生说，伸出一只手，气呼呼而急不可耐地将那些瘦骨嶙峋的手指一开一合。“让我看。你在说些什么，马德琳？你肯定？你怎么能肯定这种事？五镑——嘿，这数目对不对？”

“完全对，”马德琳说，俯身向他。她正忙着把那些枕头放放好，以致尼古拉斯无法看到她的脸，但是在她弯下腰时，他自以为看到了一滴眼泪落了下来。

“拉铃，拉铃，”病人说，带着同样神经质的热切情绪，把手哆哆嗦嗦地朝那铃指指，使得钞票在空中沙沙作响。“告诉她把它兑开——去给我买份报纸——给我买些葡萄——再买一瓶我上星期喝过的酒——还有——还有——眼下我竟忘了一半我要的东西，但是她可以再出去买的。让她先去买这些——就先买这些。现在，马德琳，我亲爱的，快，快！我的好上帝，你多慢啊！”

“他记不得她要些什么了！”尼古拉斯想道。也许他在想的某些事情在他脸上流露了出来，因为那病人严厉地转向他，要求知道是否等着要收条。

“根本没有关系，”尼古拉斯说。

“没有关系！先生，你是什么意思？”对方尖刻地反驳。“没有

关系！难道你想带了你这笔微不足道的钱来这儿当作施舍，或是礼品吗？要不，作为一笔生意，为了得到了价值而作出交换吗？真该死，先生，因为你无法体会到花在你经营的货物上的时间和情趣，就以为你扔掉了你的钱啦？你知道吗，你是在和一位绅士谈话，先生，他从前能收买五十个像你这样的人，以及你所有的一切。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只是，既然我和这位小姐今后要做许多买卖，假如她好心地允许我的话，我就不愿用这种方式去麻烦她了，”尼古拉斯说。

“对不起，那么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有尽多尽少的方式。”这位父亲反驳道。“先生，我的女儿不需要你的，或者任何人的好意。请把你的买卖严格地限制在贸易和营业上，不要做得超出范围。现在每一个小商人都开始可怜她，是不？天哪！干得真漂亮。马德琳，亲爱的，给他一张收据；注意总要这么做。”

她正假装在写收据时，尼古拉斯却在反复思考这样展示在他眼前的这个异乎寻常但决不是罕见的角色。这病人看来时不时在忍受身体上的巨大病痛，这时朝后沉倒在椅子里，边呻吟边虚弱地埋怨那女仆已经出去了一个钟头，而每一个人都在合谋刺激他。

“几时，”尼古拉斯接过这张纸时说，“几时我可以——再来拜访呢？”

这是对做女儿的说的，但是那做父亲的却立即回答。

“先生，不必早来，等要求你来的时候再来。不必发愁或者为难。马德琳，亲爱的，这个人该几时再来？”

“哦，隔一段长时间再说——过三四星期再说——实在也不必来——不来，我也能对付，”年轻小姐满腔热忱地说。

“嗨，不来，我们怎么能对付啊？”她的父亲劝导她，声音不高

地说。“三四星期，马德琳！三四星期！”

“那就早点儿——早点儿，请过来，”年轻小姐转向尼古拉斯说。

“三四星期！”父亲咕哝道。“马德琳，究竟怎么回事——三四星期什么也不做！”

“女士，确实时间很长啊，”尼古拉斯说。

“你也这么想，是吗？”做父亲的生气地反击道。“假如我愿意乞求，先生，屈尊向我看不起的人祈求帮助，那三四个月也不算长——三四年也不算长。听着，先生，那是假如我愿意依赖人的话。但是既然我不愿依赖，你就在一个星期以内来吧。”

尼古拉斯向年轻小姐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出，思考着布雷先生的独立自主的想法，诚恳地希望像他那种搀和着人类的较低级的天性的独立精神还是少一些为妙。

他下楼的时候，听见上面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扭头一看，只见那年轻小姐正站在那儿，胆怯地朝他看了一眼，似乎在迟疑是否该叫他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即刻转身回去，尼古拉斯就这么做了。

“我不知道我来请求你是不是做得对，先生，”马德琳急匆匆地说，“但是请——请——不要对我可怜的母亲的那些好朋友提起今天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他病得很利害，今天早上更坏。先生，作为对我本人的恩惠，我求你帮我一个忙。”

“你只要暗示一下你的愿望，”尼古拉斯热情地应道，“我就会冒了生命危险去满足它。”

“先生，你说得太轻率了。”

“说得既忠实而又真诚，”尼古拉斯接着说，在说出这些话时，嘴唇在颤动，“如果说曾有人说得忠实的话。我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如果我善于，我也没法把我的心瞒着你。亲爱的女士，

由于我知道你的经历，并且怀着和听见并看到这种事的男人和天使们所必然有的相同的感觉，我一定要恳求你相信，我宁愿以死来为你服务。”

年轻小姐把头扭开，显然正在流泪。

“原谅我吧，”尼古拉斯带着尊敬的真挚态度说，“假如我看来说得太多，或者滥用了委托给我的信任的话。但是我不能就离开你，仿佛我的兴趣与同情和今天的使命已经一同完成了。我是你忠实的仆人，从这个钟点起就恭顺地献身于你了——绝对忠实并光荣地献身于派我到这儿来的人，那是位心地纯洁正直，在远处关心你的人。如果我这样说还多少有别的意图的话，我就不值得他的重视，也不忠于鼓舞我说出这些真心话的真正天性。”

她摇摇手，恳求他离去，但没有一句答话。尼古拉斯无法再说什么，只得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样就结束了他与马德琳·布雷的第一次会见。

第四十七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与另一位老友秘密往来。他们共同议定一个将对双方都有利的计划。

“在敲两点三刻啦！”纽曼·诺格斯抱怨地说，留神听着邻近教堂的谐和钟声，“可我吃饭的时间是两点。他故意这样做。他坚持要这样做。这正是他的本色。”

这是在他自己作办公室用的简陋小窝里，纽曼就这么坐在他的办公凳上自言自语；这段独白和纽曼通常所发出的抱怨独白一样，都是涉及拉尔夫·尼克尔贝的。

"我不认为他除了金镑、先令、便士而外，还曾有过什么爱好，"纽曼说，对于这些他可贪婪得像只恶狼。我倒愿意强迫他吞下每一种英国硬币。把便士一口吞，会弄得人很尴尬——但是五先令的硬币——哈！哈！"

想象到拉尔夫·尼克尔贝不得不吞下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使纽曼的愉快心情多少恢复了几分，他便慢慢地从书桌里拿出一只那种目下被称为"怀中小手枪"的可随身携带的小酒瓶，靠近耳朵摇了摇，使它发出汩汩声，听起来凉爽悦耳，顿时使他的面部表情得以放松，于是咯嘟咯嘟地喝了一大口，这就使表情更加放松了。他塞上软木塞，咂了两三次嘴，显出津津有味的神情，然而到此刻酒的味道消失了，他就又是牢骚满腹了。

"差五分就是三点了，"纽曼咆哮着说，"此刻我的胃口是再大也没有了；我的早饭是在八点吃的，那是怎么样的早饭啊！我吃中饭的准确时间是两点！我可能有一小块美味的热烤肉此刻正在家里变质了——他怎么知道我没有呢！'我回来前别走'，'我回来前别走'，一天又一天这么说。那么你为什么总要在我吃饭的时间出去呢——呃？你难道不知道这简直是惹人恼火的行为——呃？"

虽然这些话都是用很响亮的声调说出的，但仅仅是对着空洞的空气说的。然而，叙述自己身受的亏待似乎产生了使纽曼·诺格斯变得不顾死活的效果，因为他把他的旧帽子啪的扣在头上，戴上那副数十年如一日的手套，十分激烈地宣称，管它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就在这个时候出去吃饭。

他这个决心立即开始生效，但刚走上过道，大门门锁钥匙的声音使他又猛然退回自己的办公室。

"他来了，"纽曼叽咕着说，"还有个人和他在一起。现在该说'留着直到这位绅士离开'了。但是我不干了——断无二话！"

这样说着，纽曼溜进一只有上下两扇门的空的高壁橱里，把自己关起来；打算等拉尔夫进入了他自己的房间，安全无事了，就径直溜出去。

“诺格斯，”拉尔夫大声叫道，“那家伙在哪儿呀？——诺格斯。”

但是纽曼一声不吭。

“这条狗已经去吃饭了，尽管我曾吩咐他不要去，”拉尔夫咕哝着向办公室里望望，拉出他的怀表来。“哼！你最好到这儿来，格赖德。我的仆人出去了，太阳正热辣辣地照在我房间的上面。假如你不在乎因陋就简，这里在阴处，很凉快。”

“一点没关系，尼克尔贝先生，哦，一点没关系。所有的地方对我都是一样，先生。啊！的确很好。啊！非常之好！”

答话的这个人是个小老头，年纪大约七十岁或者七十五岁，体形极瘦，背驼得厉害，身子有点扭曲。他穿着一件翻领很狭的灰色外衣，一件黑色罗纹绸的老式背心，裤脚皱缩，露出了萎缩的细腿，丑陋不堪。他衣服上唯一可炫耀的装饰品是一条钢表链，链子上系着几枚金质大图章，还用一条黑色绸带把花白头发拢在脑后，这完全是按照旧式，在今天已很少看到了。他的鼻子和下巴尖削而凸得很出，由于掉了牙，上下颚都向内陷落，脸蛋萎缩发黄，只有双颊上带着些冬天干苹果颜色的条纹，而以前长胡子的地方仍然有几小簇灰毛逗留在那儿，就像乱蓬蓬的眉毛，意味着它们是从那片荒芜土壤里跳将出来的。这人的整个神情和态度是鬼鬼祟祟的，像猫一样阿谀奉承；整个面部表情都集中在紧蹙的斜眼瞥视上，其中交织着狡猾、好色、诡谲和贪婪。

老亚瑟·格赖德就是这副模样，他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衣服上没有一道多余的折裥，但是流露出一副极其贪婪的搜刮赤贫的坏相，这就足够表明他是属于拉尔夫·尼克尔贝为其中一



亚瑟·格赖德和拉尔夫·尼克尔贝

员的那个阶层的。老亚瑟·格赖德就是这副模样，那时他正坐在一张矮椅子上，仰望着拉尔夫·尼克尔贝的脸，而拉尔夫正懒洋洋地坐在办公室的高凳子上，双臂按在膝上，向下紧盯着格赖德的脸——无论对方为了什么事前来，总是他的势均力敌的对手。

“你近来好吧？”格赖德说，假装非常关心拉尔夫的健康情况。“我没有跟你见面已经——哦！有——”

“没有多久，”拉尔夫说，带着异样的微笑，表明他十分了解他的朋友此来并非只是问候性的拜访。“真是凑巧，你现在居然看到了我，因为你拐过街角时，我才来到大门口。”

“我非常幸运，”格赖德说。

“人们也这么说，”拉尔夫干巴巴地回答。

这年龄更大的放高利贷的摆动着下巴微笑，但并不引出什么新话题，他们俩便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每个人都留神如何乘隙算计对方。

“说吧，格赖德，”拉尔夫终于说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啊？”

“啊哈！你真是个大胆的人，尼克尔贝先生，”对方大声说，显然由于拉尔夫把话题引导到生意方面，感到非常宽慰。“哎哟哟，你是个多么大胆的人啊！”

“嗐，你有一套油嘴滑舌和鬼鬼祟祟的手法，和我对照之下，似乎不大一样，”拉尔夫反驳道。“我不能说你的那一套是否更吃得开，但是我对此却缺乏耐心。”

“你生下来就是个天才，尼克尔贝先生。”老亚瑟说。“深刻，深刻，深刻。嘿！”

“足够深刻，”拉尔夫反击道，“可以看出在你这样的人开口赞美的时候，我将需要运用我所有的深度。你知道，当你讨好、奉承别人的时候，我曾站在旁边，还记得很清楚那一来经常能产生什么结果。”

“哈，哈，哈！”亚瑟搓着手应道。“你是这样做过的，你是这样做过的，毫无疑问。没人知道得更清楚了。得了，想到你现在还记得往日的事，真叫人愉快。哎哟！”

“好吧，”拉尔夫镇静自若地说，“就要发生什么事啊？我再问一遍——是有什么事？”

“瞧瞧这个！”对方大声说。“就在我们闲谈往事的时候，他竟然也忍不住不谈生意经！哎哟哟，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你想重谈哪一件往事啊？”拉尔夫说。“其中的一件我知道，否则你是不会愿意谈的。”

“他甚至连我也怀疑！”老亚瑟举起双手，大声说。“连我——我的天连我也怀疑。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啊！哈，哈，哈！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啊！尼克尔贝先生反对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一样啦。矮人当中的一个巨人——一个巨人——一个巨人！”

当他用这种腔调咯咯地笑个不停时，拉尔夫面带平静的微笑看着这条老狗。由于盼望的午餐变得越来越渺茫，纽曼·诺格斯在壁橱里觉得心正在直往下沉。

“可是我一定要迁就他，”老亚瑟大声说，“他一定要一意孤行——是个任性的人，就像苏格兰人所说的——好吧，好吧，他们是个聪明的民族，那些苏格兰人——他会要谈生意的，不愿白白浪费时间。他非常正确。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啊。”

“我认为，他正是我们这些说这句谚语的人当中的一个，”拉尔夫说。“时间就是金钱，而且是很好的金钱，特别对于那些用时间来计算利息的人。时间就是金钱！是的，时间的代价是金钱；对于某些我们能说名道姓的人，那是件昂贵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就会忘记我的买卖。”

作为对这句俏皮话的反应，老亚瑟又举起双手，又咯咯地笑，又突然喊出“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啊！”说罢，他把矮椅子拉得

略微靠近点拉尔夫的高凳，向上注视着对方那无动于衷的脸，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我——我——正准备结婚的话，你会对我说什么呢？”

“我会对你说，”拉尔夫冷冷地朝下看着他回答道，“为了你自己的某种目的你在撒谎，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既不会吃惊，也不会上当。”

“那么我认真地告诉你，我正准备结婚，”老亚瑟说。

“那我也认真地告诉你，”拉尔夫接着说，“我刚才说的那一番话。等一等。让我看你一下。你脸上有带酒意的邪气——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会骗你的，你知道，”亚瑟·格赖德哀声诉说，“我做不来，如果要试着做，那简直是发疯了。我，我，骗尼克尔贝先生！矮人欺骗巨人。我再问一遍——嘻，嘻，嘻！——要是我告诉你我正准备结婚，你会对我说什么呢？”

“和一个老妖怪？”拉尔夫问。

“不，不，”亚瑟打断他的话，大声叫道，心醉神迷地搓着双手。“错啦，又错啦。尼克尔贝先生这一次可出毛病了——出错，完全出错了！是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鲜嫩，秀美，销魂，还不到十九岁呢。乌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红润丰满的嘴唇，一瞧见就想要亲吻——串串美发，使得人家的手指发痒，想去抚弄——这样的细腰，会使男人自然而然地想着向空中伸出双臂去搂抱——步履那么轻盈的小脚，简直不像是走在地上——和这一切结婚，先生，这个——嘿，嘿！”

“这比一般的胡言乱语还说得过了头，”拉尔夫听了这老罪人的狂热的话，撇着嘴说。“姑娘叫什么？”

“嘀，深刻，深刻！现在瞧瞧，这是多么深刻！”老亚瑟惊叫着

说。"他知道我需要他帮忙，他知道他能办到；他知道结果一定都会对他有利，他已经瞧见这一点啰。她叫什么——这儿有没有人会听见吧？"

"嗐，究竟有谁会在这儿啊？"拉尔夫暴躁地反驳道。

"我不知道，但是也许有人会上楼或下楼，"亚瑟·格赖德在门口往外看看，小心地把门再关上后说，"或者你的仆人可能已经回来，在外面偷听——办事员和仆人们都有偷听的习惯。我一定会很不自在，假如诺格斯先生——"

"让诺格斯先生见鬼去，"拉尔夫尖刻地说，"把你要说的话说下去吧。"

"完全赞成，让诺格斯先生见鬼去，"老亚瑟接着说，"我肯定一点儿也不反对。她名叫——"

"喂，"拉尔夫说，由于老亚瑟又顿住了，给弄得非常恼火，"到底是谁啊？"

"马德琳·布雷。"

不管可能有什么理由——亚瑟·格赖德看来早料到会是如此——使提到这个名字对拉尔夫产生了影响，或者不论确实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他都不容许自己流露出来，却平静地把这名字念了好几遍，好像在回忆在何时何地曾听到过。

"布雷，"拉尔夫说。"布雷——有一个青年姓布雷——不，他从来没有女儿。"

"你还记得布雷？"亚瑟·格赖德接着说。

"不，"拉尔夫毫无表情地看着他说。

"不记得瓦尔特·布雷了！那个闯劲十足、曾那么粗暴地虐待他俊俏的妻子的人？"

"要是你用这样的特征来使我回想起某个闯劲十足的人，"拉尔夫耸耸肩膀说，"我一定会把他和我曾认识的十之八九的闯

劲十足的人混淆起来。”

“啧，啧！那个布雷，眼下正住在王座法院监狱的特别犯人区里，”老亚瑟说。“你不可能忘掉布雷。我们俩都和他做过生意。嗨，他还欠你钱呢！”

“哦，是他呀！”拉尔夫接着说。“得，得。现在你说对啦。哦！是他的女儿，是吧？”

这话说得很自然，但并不自然得使一个像亚瑟·格赖德那样的志趣相投的人物也可能看穿拉尔夫在这方面的计谋，并引出比他自愿说出的更明确的话与解释来，或者比拉尔夫极有可能用别的方法得到的还更多。然而老亚瑟念念不忘自己的计谋，竟使自己上当受骗，毫不怀疑他这好朋友是认真的。

“我知道等你想了一会儿，你就不会想不起他的，”他说。

“你说得对，”拉尔夫应道。“但是老亚瑟·格赖德和婚姻是词汇中一组最不寻常的搭配；老亚瑟·格赖德和黑眼睛、长睫毛，和那两片一瞧见就想亲吻的嘴唇，和那些他想抚弄的发串，和那个他想伸手去量的腰肢，和那双不像是踩在任何东西上的小脚——老亚瑟·格赖德和诸如此类的事物放在一块儿，还是更可怪的。至于老亚瑟·格赖德要娶住在王座法院监狱特别犯人区的那个破产的‘闯劲十足的人’的女儿，那是所有一切中最可怪，最不可思议的事了。很清楚，亚瑟·格赖德朋友啊，要是在这笔生意中，你要我帮忙的话（当然你是要的，不然你就不会来这儿了），那就说出来，要开门见山。而且首先不要对我说好像这结果会对我有好处，因为我知道结果也一定会对你有好处，而且也一定能得到一个极好的价格，不然你就不会在这样一块饼上染指的。”

拉尔夫是够尖刻和挖苦的，不仅在他所讲的这番话中，也在他说话的音调中，加上他发言时的神态竟然点燃了这老高利贷

者的冷血，使他连干枯的双颊也涨得通红。但是他并没有流露一点儿怒火，仅仅满足于像以前那样惊呼一声“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啊！”并左右摇晃着脑袋，仿佛在毫无节制地享受着他无拘无束的玩笑。然而从拉尔夫的面部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要求最好尽快谈到正题，亚瑟便镇静下来办更严肃的事儿，进入谈判的精髓所在。

首先，他详细地讲述事实：马德琳·布雷死心塌地地供养着她唯一的亲人，像奴隶一样满足父亲的每一个愿望，而他在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朋友了。对于这一切，拉尔夫接着说以前也曾听到过一些这类的事，要是她对世道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就不会做这样的傻瓜了。

其次，老亚瑟详述她父亲的个性，坚决声称即使想当然地认为他也用他所能有的全部爱抚之情来爱她，作为回报，然而他爱他自己更深得多。拉尔夫说这完全不必要再多说什么，既然那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许就足够了。

第三，老亚瑟又说姑娘是个娇嫩美丽的人，他渴望她做他的妻子。对于这一点，拉尔夫除了冷峻地微微一笑，并对面前这枯萎的老人瞥了一眼，不屑作回答，然而这一眼已足够表明一切了。

“现在，”格赖德说，“来谈谈我心里怀着的如何做成这事的小计划，因为我甚至还没向她父亲提出过，应该先告诉你。可是你已经猜到了？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是一把多么锋利的刀啊！”

“那就别跟我开玩笑啦。”拉尔夫不耐烦地说。“你知道那句俗语吧。”

“回答总是在他的舌尖上！”老亚瑟叫道，举起双手，抬起双眼，表示钦佩。“他时刻准备着！天哪，有这样现成的机智，还有那么多现成的钱给撑腰，是多幸运啊！”接着，突然改变语调，他

继续说："最近六个月当中，我曾来来去去地到布雷的住所有好几次。自从我第一次瞧见这个娇嫩的小人儿以来，刚巧半年，天哪，这是怎样一个娇嫩的小人儿啊！但这是毫不相干的。我仍是他的有一千七百镑钱拖延待偿的债主。"

"你这么说好像只有你是拖延待偿的债主，"拉尔夫拿出他的笔记本说，"我是另外一个有九百七十五镑四先令三便士拖延待偿的债主呢。"

"仅有的另外一个，尼克尔贝先生，"老亚瑟热切地说。"仅有的另外一个。再也没有别人为收留一个拖欠金钱的人出资啦；全靠我们紧紧地抓住他，我向你保证。我们俩全落入了同样的圈套——天哪，那是个多糟的陷阱啊；它几乎毁掉了我！凭一些单据就把我们的钱借给他，在他的名字旁边只有一个签名，说实在的，人人都以为他的名字是好的，就像钱一样可以流通，但是结果如何——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当我们应该去找他算帐的时候，他宣告破产了。嘿！这笔损失几乎把我给毁了！"

"继续讲你的计划吧，"拉尔夫说。"此刻大声疾呼，抱怨我们的买卖是没有用的；这儿没人听得见我们的话。"

"不管这儿有人听，还是没人听，"老亚瑟咯咯一笑，反驳说，"还是小声点谈的好。你知道，熟能生巧。现在，假如我向布雷提出要做他的女婿，只要一个简单的条件，就是一旦我可靠地结了婚，他就悄悄地被豁免债务，并且可拿到一份津贴，可以就在河对面生活得像一个绅士（他不会活多久了，因为我问过他的医生，医生宣称他的病痛是一种心脏病，那是不可能活得长的）。假如这些有利条件都恰如所说，并对他详细讲述，你认为他能拒绝我吗？要是他不能拒绝我，你认为他的女儿能违拗他吗？难道我不能让她成为亚瑟·格赖德太太——标致的亚瑟·格赖德太太——一个小不点儿——一个秀色可餐的小妞——难道我不能

让她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天里成为亚瑟·格赖德太太？——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我提出。”

“说下去，”拉尔夫说，审慎地点着头，用一种故意冷淡的口气说话；这和他这朋友逐渐上升的狂喜的刺耳声音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说下去。你到这儿来不是问我这种事的。”

“哎哟，你说到哪儿去了！”老亚瑟大声叫道，把身子挪得更加靠近拉尔夫一点。“当然，我并不——我不再装蒜啦！我来是想问你，如果我和这父亲达成协议的话，关于欠你的那笔债，你想从我这里拿到多少。每镑折成五先令[1]，六先令八便士，十先令？为了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愿意出足十先令，因为我们是一向关系友好的，但你也不会那样使我过分难堪，我知道。说吧，你愿意吗？”

“还有许多话得讲嘛，”拉尔夫说，还是和以往一样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

“对，对，有，但是你不愿意给我时间啊，”亚瑟·格赖德反驳道。“关于这件事，我需要一个支持者，一个能讲话，能怂恿，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人，这除了你以外，别人都无法胜任。我就不行，因为我是个胆怯的神经质的可怜虫。现在，假如你能达成一个好的和解协议，解决这笔你很久以前就以为无法收回而放弃的债务，你就可以做我的好朋友，帮我一把。你不愿意吗？”

“还有别的事哪，”拉尔夫说。

“不，不，真的没有了，”亚瑟·格赖德叫道。

“是，是，真的还有。我跟你说的确还有，”拉尔夫说。

“啊！”老亚瑟假装突然得到启发，这样应道。“你的意思是说还有些别的事，是和我本人以及我的目的有关的。是啊，的确如

---

① 按一英镑为二十先令，此处是指在债户无力偿付时，债主愿意打折扣收回。

此。要我提出来吗?”

“我想你最好还是提出来,”拉尔夫干巴巴地接着说。

“我本来不想拿这些事来麻烦你,因为依我看在这件事上你的兴趣会同你自己的利害关系一起结束的,”亚瑟·格赖德说。“谢谢你问到这一点。天哪,你是多么够交情啊!噢,假设我知道有些财产——一些小财产——非常之小——是这个漂亮的小妞有权享有的;在这时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笔财产,但是如果她的丈夫知道得像我一样多的话,就能把它扫进自己的腰包,这能解释——”

“解释这整个进程吗?”拉尔夫突然接着说。“现在,让我们丢开这件事不谈,先考虑考虑,假如我帮助你做成功,我应该得到什么。”

“可是不要逼我啊,”老亚瑟用哀求的姿态举起双手,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别过分逼我。那只是一笔很小的财产,真是这样。说你答应十先令,我们就结束这笔交易。这已比我该给的多了,但是你是那么够交情——我们就决定十个先令吧?现在就敲定,敲定。”

拉尔夫并不理会这些恳求,却坐在那儿沉思了三四分钟,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个作出建议的人。他充分考虑后,才打破沉默,至于他使用了一些不必要的拐弯抹角的话,或者没有做到直截了当地说得中肯,那自然是别人无法提出异议的。

“即使你不靠我的帮忙就娶了这个姑娘,”拉尔夫说,“你也应当付清欠我的全部款项,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不能使她父亲获得自由。这就很清楚了,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全数,不打任何折扣或承担什么义务;不然的话,我承蒙你的信任,只会遭受到损失,而毫无所得。这是契约的第一款。至于第二款,我将规定:由于我在协商和说服过程中出了力,并且帮助你得到这笔财产,我要

拿五百镑钱。这是笔很小的数目，因为你会得到丰满的嘴唇和一串串的秀发，诸如此类，全都归你。第三款，也就是最后一款，我要求你签一份保证书给我，就在今天，保证你本人得付这两笔钱，在你和马德琳·布雷小姐结婚的那天的午前付清。你对我说过，我是能强调并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我坚持这一点，不符合这些条件，我就不接受。假如你愿意，就接受这些条件吧。如果你不同意，能不要我帮忙而娶到她，我也依然要得到欠我的款子。”

对于所有的恳求、抗议以及在他本人的提议和亚瑟·格赖德起初的建议之间达成妥协的要求，拉尔夫都充耳不闻。他不愿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这时老亚瑟正在详述他的要求过高，建议减轻一些，最后逐渐越来越接近他所抵制的条件——他默不出声地坐着，用一种心不在焉的宁静神态审视他笔记本中的帐目和票据。亚瑟·格赖德发现不可能对他这顽固的朋友产生任何影响，这种结果是他来之前早已思想准备有可能的，只得心情沉重地同意这些已提出的条款，并当场填了需要的保证书(拉尔夫在手边备有这种文件)，事先强行加一个条件：尼克尔贝先生应该立刻陪他到布雷的住所，如果情况对他们的图谋显得很顺利的话，马上开始谈判。

为了执行这最后取得谅解的协议，这两位尊贵的绅士过了一会儿就一同走出去，纽曼·诺格斯随即从壁橱里爬出来，手里拿着一只酒瓶。刚才，在讨论到那问题中他最感兴趣的那些部分时，他曾冒着随时会被发觉的危险，不止一次地把他的红鼻子从壁橱上半部的门中伸出来。

“现在我已经没有胃口啦，”纽曼说，把酒瓶放进衣袋。“我已经吃过我的午饭啦。”

用万分伤心的语调表达了这一点以后，纽曼跛着脚跨出一大步，到了门口，又跨了一大步拐回来。

"我不知道她可能是谁,或者是干什么的,"他说,"然而我全心全意地同情她。但我帮不了她的忙,也帮不了任何每天遭到上百桩阴谋攻击的人,而这些阴谋都及不上这桩阴谋那么卑鄙!唉,这件事增添了我的痛苦,可并不增加他们的。事情并不因为我对它了解了而变得更坏,它折磨我,也折磨他们。格赖德和尼克尔贝!好一辆双驾马车!嘿,真是流氓行为!流氓行为!流氓行为!"

带着这些想法,每次重复这最后一句话时,他就重重地敲一下他那不幸的帽子的帽顶。纽曼·诺格斯的头脑由于在刚才躲藏期间那"怀中小手枪"里那么多的液体下了肚而给弄得有点儿昏昏沉沉,他便出去到一家廉价的吃食店,想从牛肉和蔬菜中寻找到安慰。

这时,这两个阴谋策划者已经动身到那幢房子去了,那就是在仅仅几天前的早晨尼古拉斯第一次去过的同一幢房子。他们见到了布雷先生,发现他的女儿不在家,就采用拉尔夫最高超的本领所能设想的一系列最巧妙的方式表示亲近,最后亮出他们来访的真正目的。

"他就坐在那儿,布雷先生,"拉尔夫说,这时病人还没有从惊奇中恢复过来,正斜倚在椅子里,交替地看着他和亚瑟·格赖德。"倘使说他曾经不幸地成为使你被拘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那又怎么样?我就是另外一个原因。但是人们一定得活下去;你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不会看不清这问题的本来面目。我们会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补偿。补偿!这儿有个求婚的建议,许多有头衔的父亲都会为他的孩子一把抓住这个好机会。亚瑟·格赖德先生拥有王子那么多的财产。想想那将是怎样满满的一网鱼啊!"

"先生,我的女儿,"布雷高傲地回答说,"既然我已经把她带

大成人，将成为一个男人为得到她的允婚作为交换而付出的最大量的财产的丰富的报酬。”

“这恰恰是我跟你讲过的话，”狡猾的拉尔夫转向他的朋友老亚瑟说。“这恰恰是使我认为这件事是多么公平而且容易办到的。双方都不欠对方的情。你有钱，而马德琳小姐有美貌和身份。她有青春，而你有钱。她没有钱，而你没有青春。针锋相对，两相抵销，这是天作之合嘛！”

“听人说，婚姻是天赐良缘，”亚瑟·格赖德补上一句说，带着一副怪相斜眼看着他想与之攀亲的丈人。“假如我们俩结婚，按照那个说法，那一定是命中注定的。”

“那就想想吧，布雷先生，”拉尔夫急忙把这更加脚踏实地的话题来取代前面的那一个。“想想接受或者拒绝我的朋友的这些建议是多么利害攸关啊！”

“我怎么能接受或者拒绝？”布雷先生打断他的话说，烦躁地意识到这事真的该由他来作出决定。“这要由我女儿来接受或者拒绝，这是向我女儿求婚啊。你们也知道这一点。”

“确实如此，”拉尔夫着重地说，“但是你仍然有权力去提出忠告；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暗示一下你的愿望。”

“先生，暗示一下我的愿望！”欠债人回嘴说，骄傲与卑鄙轮流交替，而无论何时都是自私占着上风。“我是她的父亲，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要暗示，旁敲侧击？你难道也像她母亲的朋友们和我的仇敌们一样——我诅咒他们全体！——认为她为我所做的一切除了责任，先生，除了责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考虑吗？还有，难道你认为我所受的不幸该成为我们的相对地位应该改变，就是说她应该命令而我应该服从的充足的理由吗？还得暗示一下我的愿望！也许正因为你看见我在这个地方，没人帮助就几乎无法离开这把椅子，就认为我是个什么精神崩溃的依靠别人的

人，明知道怎样做对自己的孩子最好，也没有勇气和权力去做。仍然有权力暗示一下我的愿望！我倒希望能这样！”

“原谅我吧，”拉尔夫应道，他完全了解这个人，因此相应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没有让我讲完我的话。我刚才就是想说，你暗示一下你的愿望，就算暗示一下你的愿望也罢，确实会相等于命令。”

“噢，当然是会这样的，”布雷先生用恼火的口气反击道。“假如你没有碰巧听到过当时的事，先生，我要告诉你，当年有一个时期，我曾反对过她母亲全家的每一个观点，都获得了胜利，尽管他们那边既有权又有钱，而我有的只是自己的意志。”

“你仍然没有让我讲完我的话，”拉尔夫接着说，语气尽量温和。“你仍然是个有资格在社会上闪闪发光的人物，在你面前还有许多年的生活呢；这是说，假如你生活在更自由的空气中，在更明亮的天空下，并且选择你自己的同伴。欢乐的氛围适合于你，你曾在其中发过光。那儿能给你时尚和自由。法国，加上一笔能供应你在那儿过豪华生活的年金，能给你一个愉快的新生，并把你转移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中。本城曾充满了供你享用的高价乐趣，而你又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大放光彩，好好利用经验，多少靠别人出资来生活，而不再是让别人用你的钱来生活。这幕前景的反面有些什么呢？那儿有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最近的墓地在哪儿？但是不管究竟在哪儿，那儿将有一块墓碑，上面有个日期，也许是今后两年，也许是二十年。就是这些。”

布雷先生把他的臂肘搁在椅子的扶手上，用一只手遮住了脸。

“我讲得很明白，”拉尔夫说，在他旁边坐下来，“因为我的感受很强。为了我的好处，你应当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朋友格赖德，因为那时他才会让我拿到欠款——那是说，欠款的一部分。

我不隐瞒这事。我公开承认。但是你在劝告她采取这一步时能施加什么影响呢？要考虑到这一方面。她也许会反对，抗议，流泪，说什么他太老了，并且辩护说她的生活会变得很痛苦。但是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病人这方面的一些细微的动作表明他听清了这些论点，而他态度方面的细枝末节也同样使拉尔夫注意到了。

“我说，目前是什么情况呢？”这狡猾的高利贷者继续纠缠着说，“换句话说，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说真的，要是你死了，你痛恨的那些人就会使她幸福。但是想到这情况，你能受得了吗？”

“不！”布雷反驳道，被一股无法扼制的想复仇的冲动所激励。

“我看也不行，说真的！”拉尔夫平静地说。“如果她从任何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这话是用较低的声调说的，“还是让她从她丈夫的死亡中得到的好。别让她不得不回顾你的死亡，拿它看作开始过较好生活的起点。有什么反对意见呢？讲出来让我听听。是什么呢？说她的求婚者是个老头儿？嗨，有不少有身价和产业的人，并没有你那样的借口，而却能唾手可得许许多多财产和生活奢侈品，他们不是都常常把女儿嫁给老年人，或者（更糟的是），嫁给没有头脑或良心的青年人，为了满足无聊的虚荣心，增进家庭利益，或者获得议会的一个席位吗？为她作出判断，先生，为她作出判断吧。你一定最最明白，而她会一辈子感激你的。”

“嘘！嘘！”布雷先生突然吃惊地说，用一只发抖的手按在拉尔夫的嘴上。“我听见她在门口！”

由羞愧和惊恐而产生的这个迅速举动中，有他良心的一点闪光；这举动在一刹那间揭掉了蒙在那残酷的阴谋上的诡辩的薄薄外衣，把这毫无天良的卑鄙的丑恶行为暴露无遗。这个做父亲的跌坐在他的椅子上，面色惨白，全身发抖；亚瑟·格赖德则

拉扯着帽子，在帽子上摸来摸去，不敢把目光从地板上抬起来；连拉尔夫也一时蜷缩起身子，像一只挨打的猎狗，被一位天真的年轻姑娘的到场所吓倒了！

这些影响来得突然，也几乎同样短暂。拉尔夫首先恢复过来，看到马德琳惊恐的面容，便恳求这可怜的姑娘要镇静，向她保证这儿没有什么足以引起害怕的事。

“是突发的一阵抽搐，”拉尔夫看了布雷先生一眼说。“现在他已经完全好啦。”

仅仅在一分钟之前，他们正在策划使她陷入某种苦难，但她伸出双臂围住她父亲的脖子，倾吐一连串温柔的同情与热爱的语言，这是一个父亲的耳朵所能听到的，也是孩子的嘴里所能说出的最甜蜜的语言。看见这个年轻貌美的人的这些举动，是可能感动一个铁石心肠而老于世故的人的。但是拉尔夫只冷淡地旁观着，而亚瑟·格赖德呢，把老眼昏花的眼睛仅只贪婪地盯着外表上的美色，而对于主宰内心的精神却视若无睹，显示出的——当然是一种怪诞的热情，而并不确实是对美德的思考所通常激起的那种热情。

“马德琳，”她父亲说，轻轻地脱出身来，“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你昨天也这样抽搐过，看见你这么痛苦真是可怕。没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事吗？”

“目前没有。马德琳，这儿有两位绅士，其中的一位你以前见过。她过去常说，”布雷先生接着对亚瑟·格赖德说，“看到了你总会使我的病更重些。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她知道，只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引起的后果。得了，得了。也许她会改变对这问题的看法；应该容许姑娘们改变她们的看法，你知道。你很累啦，亲爱的。”

“我不累，真的。”

“真的，你是累啦。你做得太多了。”

“我希望我能再多做些。”

“我知道你正是这样，但是你辛劳得超过了你的体力。这个由日常的劳动和疲劳所构成的悲惨生活，亲爱的，超过了你能忍受的程度。我肯定是这样。可怜的马德琳！”

说了这些和许多更和善的话，布雷先生把他女儿拉到身边，满怀深情地吻她的面颊。此时拉尔夫机警仔细地注视他，朝门口走去，示意格赖德跟着他走。

“你会再和我们通消息吗？”拉尔夫说。

“会的，会的，”布雷先生回答说，连忙把他女儿推到一旁。“一个星期以内。给我一个星期吧。”

“从今天起，一个星期，”拉尔夫转向他的同伴说。“早上好。马德琳小姐，我吻你的手。”

“我们来握握手吧，格赖德，”布雷先生在老亚瑟鞠躬的时候，伸出手说。“你的本意是好的，毫无疑问。现在我应该这么说。假如我欠你钱，那不是你的错。马德琳，亲爱的，把你的手伸出来。”

“哎呀！如果年轻小姐肯屈尊！只消握握她的指尖就行了！”亚瑟迟疑地说，后退了半步。

马德琳不由自主地畏缩起来，想避免和这妖怪般的人接触，但仍将她的手指尖放在他的手里，即刻便抽了出来。老亚瑟想抓住了不放，但没有成功，本打算把这些手指尖挪到嘴唇边，结果咕哝着吻了自己的手指，只得色迷迷地把面容扭曲得变形有好多回，追踪他的朋友而去。此刻拉尔夫已到了街上。

“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些什么？巨人对矮人说了些什么？”亚瑟·格赖德一瘸一拐地追上拉尔夫，问道。

“矮人对巨人说了些什么？”拉尔夫反问道，扬扬眉毛，低头

看着他的问话人。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亚瑟·格赖德回答道。“他又希望又害怕。但是难道她不是个秀色可餐的小东西吗？”

“我对美人儿没有多大胃口，”拉尔夫咆哮着说。

“但是我有，”亚瑟搓着双手接着说。“天哪！当她弯腰向他俯身的时候，她的眼睛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啊！那么长的眼睫毛，那么细软的前刘海！她——她——那么温柔地瞧着我。”

“我想并不太充满深情吧？”拉尔夫说。“是吗？”

“啊，你不认为是这样？”老亚瑟应道。“但是你不认为那是能够造成的吗？你不认为那是能够的？”

拉尔夫轻蔑地皱皱眉，看着他，然后冷笑着低声回答道：

“你注意到他曾对她说她很累了，活儿干得太多，超过了她的力量吗？”

“对，对。那又怎么样呢？”

“你想想看，以前什么时候他曾对她那样说过？生活超过了她所能忍受的程度！是啊，是啊。他要为她改变生活。”

“难道你认为已经做到了吗？”老亚瑟问道，用半开半闭的眼睛凝视着他同伴的脸。

“我肯定已经做到了，”拉尔夫说。“甚至当着我们的面他也早就在竭力欺骗自己。他要人相信他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他自己的。他扮演着一个道德高尚的角色，那么体贴周到，那么充满柔情，先生，弄得他的女儿几乎不了解他了。我看见她眼中噙着一滴惊奇的眼泪。要不了多久，就会看到更多的惊奇的眼泪，尽管是属于另一种情况的。哦！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盼望一个星期后的那一天来临。”

第四十八章

本章写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的义演，实际上乃是他在该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尼古拉斯心情非常悲哀沉重，被许多痛苦的念头所压抑，顺原路向东折回，来到奇里伯兄弟商行的会计室。无论他曾任凭自已抱有什么痴心妄想，无论什么愉快的幻想曾在他心中突然升起，聚集在马德琳·布雷那美丽形象的周围，现在却都已烟消云散，所引起的欢乐与光明的前景也已荡然无存了。

在尼古拉斯连马德琳·布雷的姓名也不知道的时候，环绕着她有个谜，如果暗示说这个谜的解答，而且是这样一个解答，已抑制了他的热情或冷却了他的热烈的爱慕之心的话，这会是对他天性中较善良的一面的无力的赞扬，而且是他远远不应得的。假如以前他曾注意过她，那是带着仅仅被美貌和风度所吸引的青年们的热情的，那么现在可意识到更加深厚、更加强烈的感情了。但是，尊敬她忠诚纯洁的心怀，关心她孤寂无助的处境，同情一个如此年轻美丽姑娘的种种磨难，并爱慕她伟大崇高的精神，这一切似乎都把她提高到远远超出他力所能及的地步，而在对他的爱情给予新的深度与尊严的同时，却又低声说这是毫无希望的。

“我一定说话算数，像我对她保证的那样，”尼古拉斯果断地说。“我必须履行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义务，我要执行一个双重的任务，那是强加给我的最严格认真的负担。既然事实如此，我暗藏在心中的感情就不值得考虑，也将不再存在。”

其实，这些暗藏在心中的感情仍然照样存在，尼古拉斯还在暗地里加以鼓励，而不是相反。他推断(假如他终究推断的话)除了他自己而外，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假如他出于责任感而对这种感情保密的话，他就有附加的权力使自己保有这种感情，作为他的英雄气概的报答。

所有这些想法，加上他在那个早晨所看见的事情，以及对下一次访问的期待，使得他成为一个很是沮丧而心不在焉的伙伴。这确实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蒂姆·林金瓦特怀疑他一定在某个地方弄错了一个数字，所以正在折磨他的脑筋，于是严肃地恳求他，假如事实确实如此，就把它和盘托出，把这回事勾掉算了，而不要让他的整个生活被悔恨的折磨弄得怨恨不已。

但是在回答这些体贴的表示以及蒂姆和弗兰克先生两人说的许多其他的话时，尼古拉斯只能声明他一生中从没这么快乐过；于是那一整天他就这样继续下去，夜里就这样走向家里，仍旧反复思考着这同样的主题，一再考虑着同样的事情，一次次地得出同样的结论。

怀着这种忧郁、别扭而心神不定的心情，人们常常会一路闲荡而不明白为了什么，会非常注意地看墙上的布告，而对其内容却只字都毫无印象，并且会万分认真地凝视商店橱窗内的物品，却视而不见。尼古拉斯也正是这样，他正在饶有兴趣地察看一家小剧院挂在外面的一张大海报，这小剧院是他每天回家必得经过的。他看着那些，答应替某一场近期的义演增光的男女演员的名单，态度严肃，仿佛那是张在《命运之书》中名次最高的那些女士和绅士的人名录，而他正在一个劲地寻找自己的名字。他笑自己的麻木不仁，看了一眼布告的上端，正打算继续赶路，却看到上面有一段文字，用的是特大字体，每个字之间距离很大，宣告：“确实是本省著名人士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的最后一次演

出!!!”

“胡说八道!”尼古拉斯说着,又转过身来。“不可能。”

但确实是这样。单独一行文字宣告一出新传奇剧将作首夜演出;另外单独一行文字宣告最近六夜演出一出老戏;第三行文字专用于宣告已重新与那位无与伦比的非洲吞剑者订约,承他盛情允诺在他回国演出之前再演一星期;第四行文字宣告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重病已愈,当晚将光荣演出;第五行文字说明这里每夜都充满着“喝采,眼泪和笑声!”;第六行文字说明那确实是本省著名人士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的最后一场演出。

“肯定是同一个人,”尼古拉斯想。“不可能有两个文森特·克拉姆尔斯。”

为了较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他又查看这张海报,发现在第一出戏里有个男爵,而那个罗伯托(他的儿子)是由一位克拉姆尔斯少爷扮演的,斯帕莱特罗(他的侄子)由珀西·克拉姆尔斯少爷扮演——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而那是剧中附带的由那些角色表演的独特舞蹈,还有一场响板单人舞,由那个“神童”演出——也是她的最后一场演出——于是他不再有任何疑问了。他走到后台入口处,送进一张用铅笔写上“约翰逊先生”等字样的纸片,即刻被一个腰际系有一条有带扣的宽大的腰带、两手戴有很大的皮护手的“强盗”领他到以前的团长面前。

克拉姆尔斯先生看见他真心感到高兴,从一面小梳妆镜前蓦地站了起来,一条很浓的眉毛弯弯地粘在左眼的上方,另一条眉毛和一张小腿肚护腿拿在手中,热烈地拥抱他,同时说,要是在他们走之前能向他告别一声的话,会让克拉姆尔斯太太高兴的。

“你一直是她宠爱的人,约翰逊,”克拉姆尔斯说,从一开头

起就一直是这样。从第一天你和我们一起吃饭时起，我对你就非常放心。一个人只要克拉姆尔斯太太看中了，肯定结果是好的。啊！约翰逊，那是个多好的女人啊！”

“我忠心感谢她给我在这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的帮助，”尼古拉斯说。“可是你们要上哪儿去，你怎么说到了告别？”

“你没有看见报上的消息吗？”克拉姆尔斯先生带着几分尊严说。

“没有啊，”尼古拉斯回答道。

“我觉得奇怪，”团长说。“那是在杂技娱乐栏中。我本来在身上什么地方有这段文章——但是我记不得了——哦，是的，在这儿。”

这样说着，克拉姆尔斯先生先假装认为一定把它弄丢了，然后从他日常穿的紧身裤的裤袋里拿出一英寸见方的一张剪报（这条裤子是和其他几位绅士的便服散乱地放在房间里的一种衣柜上的），交给尼古拉斯，让他阅读：

“多才多艺的文森特·克拉姆尔斯，长期以来以非凡抱负的地方剧团团长及演员而闻名，即将横渡大西洋进行一场演剧远征。据悉，克拉姆尔斯将由其夫人及才华横溢的一家人陪同前往。克拉姆尔斯的那种特殊的品格，据我们所知，是无人能胜过他的，还有，无论作为抛头露面的人物还是私人，也没有人能比他赢得更多的朋友的良好祝愿了。克拉姆尔斯一定能成功。”

“这儿还有一小段，”克拉姆尔斯先生递过一张更小的剪报。“这一段是致通信记者的通知上的。”

尼古拉斯念出声来。“‘戏剧爱好者克拉姆尔斯，地方剧团团长及演员，年纪不可能超过四十三或四十四岁。克拉姆尔斯并不是普鲁士人，他生于彻尔息城。’哼！”尼古拉斯说，“这倒是一段



克拉姆尔斯先生准备作最后一次演出

奇怪的文章。”

“很怪，”克拉姆尔斯先生应道，抓抓鼻子的一侧，假装漫不经心地看着尼古拉斯。“我想象不出是谁把这东西送去发表的。我可没有。”

克拉姆尔斯先生仍然盯住了尼古拉斯，非常严肃地摇了两三次头，然后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些报纸如何发掘出这些情况的，于是折起这些剪报，放回他的衣袋。

“听见这个消息，我吃了一惊。”尼古拉斯说。“到美国去！我在你团里的时候，你并没有这个打算嘛。”

“没有，那时我还没有，”克拉姆尔斯先生应道。“事实是克拉姆尔斯太太——那是个最了不起的女人，约翰逊，”他讲到这里，突然顿住了，对尼古拉斯窃窃耳语。

“嗬！”尼古拉斯微笑着说。“眼看就要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吗？”

“那是第七个，约翰逊，”克拉姆尔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原想像神童这样的孩子该是末一个了；但是看上去我们又要添一个了。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祝贺你，”尼古拉斯说，“希望这个也将成为一个神童。”

“啊，这孩子肯定会是多少不平常的，我想，”克拉姆尔斯先生接着说。“另外三个的天才主要在武打和严肃的哑剧方面。我倒希望这一个对儿童悲剧有天赋；我知道人们在美国非常愿意要那种人才。然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也许这孩子会是个走绳索的天才呢。总之，这孩子可能会有任何一种天才，假如像母亲的话，约翰逊，因为她是个万能的天才。但是不管孩子是什么天才，这天才一定会得到培养的。”

克拉姆尔斯先生用这些话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把另一条眉毛粘在脸上，在两腿上系上小腿肚护腿，然后套上长袜，它是淡

黄的肉色，膝部相当脏了，这是由于经常表演诅咒、祈祷、垂死挣扎以及其他感情强烈的场面时，常常用这些关节下跪的。

这位前团长在完成他的化妆工作时，对尼古拉斯说他福气相当好，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合同，靠这笔收入，在美国会有一个顺利的开端，但他和克拉姆尔斯太太无法指望能永远演下去（他们不是永垂不朽的，除非是就名望和比喻的意义而言），既然如此，他决定在那儿定居下来，希望能弄到些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养老，还能在身后把它传给他们的孩子们。尼古拉斯对这个决定深表赞同，克拉姆尔斯先生便继续告诉他与他们那些共同的朋友有关的一些情况，他想可能尼古拉斯会感到兴趣。他还告诉尼古拉斯一些其他的事情，其中提到斯内夫利契小姐已幸福地嫁给一个殷实的青年蜡烛制造商，他曾为剧院供应蜡烛，还提到利利未克先生竟不敢说他的魂灵是属于他自己的，这就是那位利利未克太太称王称霸的影响。

尼古拉斯对克拉姆尔斯先生这番推心置腹的话的反应是把他自己的真名、处境和前景告诉对方，并且尽量用极为笼统的几句话告诉他导致他们初次相识的情况。在十分热诚地庆贺他的命运有所改善之后，克拉姆尔斯先生告诉他第二天早晨他和他的全家将动身到利物浦去，带他们离开英国海岸的船就停泊在那儿，还说要是尼古拉斯愿意向克拉姆尔斯太太最后话别，他得当晚和他一起前去共进饯别晚餐，那是为了向他的全家表示敬意，设在邻近的一家酒菜馆里。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将主持晚宴，而副司席的荣誉将属于那非洲吞剑者。

此时这房间里很热，多少有点儿挤，这是由于进来了四位绅士，他们刚才在演出的戏里相互残杀。尼古拉斯接受了邀请，答应在演出结束时回来。他更喜欢门外的清凉空气和暮色，不愿待在这弥漫着混合在一起的煤气、桔皮、有烟火药的气味的酷热耀

眼的戏院里。

他利用这段时间去买了一只银制鼻烟盒——那是他的现款所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一种——给克拉姆尔斯先生作为纪念品，还买了一副耳环给克拉姆尔斯太太，一条项链给那神童，并为每个青年绅士买了一只火红的衬衫饰针。此后，他用散步来恢复精神，回来时比约定时间过了一点儿，发现灯光已熄，戏院已空，大幕已升起过夜，克拉姆尔斯先生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期待他的到达。

"蒂姆伯利就来，"克拉姆尔斯先生说。"他今晚已经为观众演完了。在最后这出戏里他扮演一个忠实的黑人，要花长一点的时间才能把脸洗干净。"

"我认为这是种很不讨人喜欢的角色，是吧？"尼古拉斯说。

"不，我说不准，"克拉姆尔斯先生回答道，"不过那是相当容易去掉的，而且也只在脸和脖子上涂黑。我们团里曾有过一位第一流的悲剧演员，他在演奥赛罗的时候，经常把浑身上下都涂黑。但这是为了体验一个角色。进入了角色，仿佛你就是这角色一样；但这并不是常规，真是可惜。"

这时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露面了，和非洲吞剑者臂挽着臂，在被介绍给尼古拉斯时，把帽子举到半英尺高，说他以结识他为荣。吞剑者也这么说，脸相和说话的口音明显地像个爱尔兰人。

"我从海报上看到你曾生过病，先生，"尼古拉斯对蒂姆伯利先生说。"希望今天夜晚你没有因为卖力演戏而给弄得不舒服吧？"

蒂姆伯利神情沮丧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拍了几下胸膛，把他的斗篷裹得更紧，回答道："但是不要紧，不要紧。得啦！"

这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人们在舞台上处于十分筋疲力尽的

境地时，总是会表演一些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膂力的技艺。这样，一个受伤的王子或者强盗头子因流血过多，濒临死亡，过分虚弱而无法迈步，于是只能凭借双手和双膝，在最轻柔的音乐声中，挪近一扇小屋的门去求救。在这样一系列的折腾，扭曲的动作中，把双腿这样蜷曲起来，这样滚来滚去，爬起来又摔倒下去，这是除非由一个十分强壮而且擅长柔体操的人来做才能完成的。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做这类表演十分自然，所以在走出戏院，走向他们将在那里进晚餐的酒菜馆的途中，他做了一系列的体操动作，博得所有目击者的赞赏，来表明他最近那场病的严重性和对他神经系统的严重影响。

“哎唷，这可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乐事啊！”克拉姆尔斯太太在尼古拉斯到场时说。

“我也没想到，”尼古拉斯说。“我有这机会来见你，仅仅是碰巧，尽管我是愿意花大力气来利用这机会的。”

“这儿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克拉姆尔斯太太说，把身穿镶宽荷叶边的蓝色薄纱上衣和同样料子的裤子的神童猛推向前，“而这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介绍那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你的朋友，那忠诚的狄戈比可好？”

“狄戈比！”尼古拉斯说，一时竟忘却这曾是斯麦克演戏用的艺名。“哦，是的。他十分——我怎么说呢？——他可是远远不够好。”

“怎么！”克拉姆尔斯太太叫道，痛苦地退缩了一下。

“我怕，”尼古拉斯摇摇头，又勉强微微一笑说，“你的那口子现在一定比以前更害怕他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克拉姆尔斯太太用她最受欢迎的态度接着说。“为什么这样改变口气？”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一个卑怯的敌人曾通过他来打击我。

那时他想折磨我，就使斯麦克极度担心害怕，以致——我相信你会原谅我不讲下去的，”尼古拉斯克制自己说。“我永远不该说到这事，永远不，除非对那些知道此事的人，但是我竟一时忘乎所以。”

尼古拉斯匆忙道歉之后，弯下身子向神童打招呼，并改变话题；同时暗暗责骂自己太鲁莽，再三思量着不知道克拉姆尔斯太太会怎样看待他这样突然发作。

这位太太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晚餐已经摆在桌上，她便伸手给尼古拉斯，以仪态万方的步伐走向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的左边。尼古拉斯荣幸地随侍在她的身边，克拉姆尔斯先生被安置在晚宴主持人的右边；那神童和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则依次坐在副司席的两边。

客人总共约二十五到三十人，由戏剧业人士所组成，不管那时是在伦敦受聘与否，只要算得上是克拉姆尔斯先生和太太的最亲密的朋友就行。女士和先生们的人数完全相等；招待的费用全由先生们支付，每人有权邀请一位女士作为他的客人。

一般说来，这是个十分高级的聚会，因为除了这场合中围坐在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身边的那些戏剧业的次要人物以外，有位文学界人士也在座，他一生中曾把二百四十七部小说改编成剧本，而且差不多等小说一出版就改编好——有一些竟在小说尚未出版前就完成了——因此他成为一位文学界人士。

这位绅士坐在尼古拉斯的左边，他的朋友非洲吞剑者在餐桌的另一端把他介绍给尼古拉斯，对他的名望和成就赞不绝口。

“我很荣幸能认识这样一位伟大的知名人士，”尼古拉斯彬彬有礼地说。

“先生，”这才子应道，“我肯定你太客气了。先生，这份荣幸是双方都该感到的，在我把一本书改编成剧本时，我就常常这么

说。先生，你可曾听见过关于名望的有一条定义吗？”

“我听见过几条，”尼古拉斯带着微笑回答道。“你这一条怎么说？”

“先生，在我把一本书改编成剧本时，”这位文学界人士说，“那就是名望。使它的作者有名望。”

“哦，说的是！”尼古拉斯接着说。

“那就是名望，先生，”文学界人士说。

“这么说，理查德·特平、汤姆·金和杰里·阿伯肖[①] 对一些人干下了最无耻的掠夺行为，反倒是把这些人的名望传诸后世了吗？”尼古拉斯说。

“关于这些事我可一无所知，先生，”文学界人士回答道。

“莎士比亚改编过一些早已出版过的故事，这倒是真的，”尼古拉斯说道。

“意思是指比尔[②]吗，先生？”这位文学界人士说。“他确实是那么做的。比尔是个改编者，没错。他确实如此——而且也改编得很出色——从各方面来看。”

“我正想说的是，”尼古拉斯接着说，“莎士比亚从普遍流传的老故事和传奇中取得情节，但是依我看，目前你们这一行中的某些绅士却冲得远远地超过了他——”

“你说得很对，先生，”这位文学界人士打断了他的话说，他仰靠在椅背上，使用着牙签。“先生，人类的才智从他的时期起向前迈进了，正在迈进，将要继续迈进。”

“我的意思是，冲得超过了他，”尼古拉斯继续说，“而且是完全在另一方面，因为，他把那些特别适合于他的目的的传统吸收

---

① 这三人为十八世纪臭名昭著的英国剪径大盗。

② 比尔是莎士比亚的名字威廉的昵称。

进他的天才的魔力圈以内，把那些熟悉的事情变成一定会长久地照耀全世界的光辉灿烂的剧本，而你却把那些根本不适合于舞台要求的题材硬拉进你那愚钝头脑的魔力圈内，把他赞扬的反而贬低了。比如说，你把活着的作家还没有完成的书，刚刚脱手，油墨未干，加以剪削劈砍，来迎合你们的演员们的才干和能力，以及你们戏院的能力，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作品，匆忙粗糙地拼凑出种种情节，而那是原作者还不曾构思出来的，但是那无疑曾花费了他多少苦思冥想的日子和不眠之夜；拿事件和对白作对比，直到他也许在两星期前就写好的最后一句话，你竭尽全力抢先完成他所写的情节——这一切并没有得到他的许可，而且是违反他的意愿的；接着，作为完成这整个程序的末一着，把它印成低劣的小册子，这是把他的作品的片断篡改成毫无意义的大杂烩，而你在小册子上还写上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连同干下了上百桩类似的其他暴行的荣誉也接收了下来。现在，告诉我像这样的小偷行为和在大街上扒窃一个人的皮夹子有什么区别吧；说真的，除非立法机关只关心袋里的手帕而丢下人们的头颅不管，除了他们被暴力打倒在地才会来过问！”

“人总得要活下去啊，先生，”这位文学界人士耸耸肩说。

“这对双方都会是同样公平合理的口实，”尼古拉斯应道，“但是假如你把它放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除了这一点：如果我是个写书的人而你是个如饥似渴的剧作者的话，我宁愿付清你蹲小旅馆六个月的房钱，尽管数字可能很大也罢，也不要在名人祠最低微的一角的壁龛中占有我的地位，和你一同留芳六百代。”

谈话达到了这么激烈的程度，看来即将采用带着几分愤怒的声调了，但是克拉姆尔斯太太及时地插嘴，使谈话不致导致任何激烈的冲突。她向这文学界人士询问有关六出新戏的情节，他

写这些新戏是根据合同来介绍那位非洲吞剑者的各种各样无与伦比的表演的。于是他就迅速地和这位太太展开一段生气勃勃的谈话，谈得兴致正浓，使对刚才和尼古拉斯讨论的一切回忆很快地就打消了。

这时餐桌上已撤掉了那些比较丰盛的食品，放下了五味酒、葡萄酒和烈酒，并递给桌旁的诸宾客，他们刚才以三四人为一组进行谈话，逐渐趋于死一般的静寂，而这时大多数在座的人不时看一眼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那些大胆些的人甚至毫不迟疑地用指节叩击桌子，明白表示他们的愿望，说出这样的鼓励话，如“得了，蒂姆”、“醒醒吧，主持人先生”、“全都记在帐上啦，先生，等着祝酒词呐”，等等。

对于这些劝告，蒂姆伯利先生假装没有别的回答，只拍打着自己的胸部，气喘吁吁，并流露出许多其他的迹象，表明仍然患病未愈——因为一个人必须不使自己被人看低，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这时克拉姆尔斯先生十分明白他就是行将进行的祝酒的主要对象，便落落大方地坐在椅子上，一条胳臂漫不经心地搁在椅背上，时而把酒杯举到嘴边，喝一点儿五味酒，那神态正是他惯于在舞台上的宴会场面中从空无一物的纸板做的高脚杯畅饮时的情形一样。

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终于以叫众人一致满意的姿态站起来，一只手插在背心的前襟内，另一只手放在最近的那只鼻烟盒上，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欢迎以后，用大量引文提议为他的朋友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干杯。在结束一通相当长的演说时，他向一边伸直右手，向另一边伸直左手，然后分别邀请克拉姆尔斯先生和太太与他紧紧握手。握手之后，克拉姆尔斯先生致了谢词，致词以后，非洲吞剑者用动人的措辞提议为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太太祝酒。于是就听见一片响亮的呜咽声和啜泣声，这是由

克拉姆尔斯太太和其他女士们发出的。尽管如此，这英雄的妇人仍然坚持要亲自答谢，她这样做了，其态度以及她的演说都永远无法超越，无与伦比。接着就轮到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负责向两位克拉姆尔斯少爷祝酒了，他这样做了。之后，文森特·克拉姆尔斯先生以他们的父亲的身份对大家进行补充演说，夸说他们的品德、和蔼的性情和种种优点，并说，但愿他们是在座的每一位女士和先生的女儿。这些庄重的仪式后的一段长短适宜的时间内，有音乐演奏和其他节目来活跃气氛，此后，克拉姆尔斯先生才提议为那个为同行增光的人，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干杯。在当晚再晚一点儿的时候，他又为另一个为同行增光的人，那位非洲吞剑者的健康干杯，这是他的非常亲爱的朋友，如果允许他这样叫的话，非洲吞剑者便礼貌周到地允许他有这种自由(他原是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不允许啊)。文学界人士这时就快醉了，但是人们发现在另一次祝酒时，他已醉了一些时候，这时正在楼梯上熟睡，于是只有放弃这个企图，将此荣誉转让给女士们。最后，在坐了好长时间之后，斯尼特尔·蒂姆伯利先生空出主持人的位置，客人们便连声相互道别，拥抱，然后散去。

尼古拉斯等到最后才拿出他的小礼物送人。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再见，走到克拉姆尔斯先生面前，不能不注意到目前的离别和他们在朴次茅斯分手之间的差别。他的舞台上的举止荡然无存了；他伸出手来的那副神情，如果他能召之即来的话，一定能使他成为在他的全盛时期中演一般的角色时的最好的演员。当尼古拉斯激动地跟他握手时，他确实感觉到了，看上去完全心软了。

“我们曾是个非常愉快的小团体，约翰逊，”可怜的克拉姆尔斯说。“你和我从来没有口角过。明天早上我会非常高兴地想到我又和你相会，但是现在我几乎希望你没有来。”

尼古拉斯正要报以愉快的答话，这时由于格拉敦太太突然出现，使他大为仓皇失措。看来为了早晨要起得早些，她曾谢绝参加这次晚宴，而现在忽然从一间隔壁的卧室出现，穿着一件非常特别的白色长袍，伸开双臂围住他的脖子，满怀深情地紧紧拥抱他。

“什么！你也要去吗？”尼古拉斯说，竭力欣然服从，仿佛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青年女子。

“去吗？”格拉敦太太反问道。“老天爷修修好，你怎么竟以为他们可以没有我呢？”

尼古拉斯让她又拥抱了一次，甚至比以前更加欣然，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尽量愉快地挥挥帽子，向克拉姆尔斯一家告别。

第四十九章

本章记述尼克尔贝一家进一步的活动，并续叙那穿紧身齐膝裤的绅士之冒险经历。

尼古拉斯一心想着新近才向他公开的那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把他的闲暇时间都用来想念马德琳·布雷，为了执行弟弟查尔斯为她的利益担心而委托给他的任务时，常常看到她，但每一次对他平静的心情都增加一份危害，对他已下的崇高决心则起着更加削弱的影响。与此同时，尼克尔贝太太和凯特继续和平宁静地生活着，没有什么心事来使她们激动，除了那些由于斯诺利先生为了重新找回他的儿子做的某些骚扰活动有关的事以外，再就是她们为斯麦克本人所感到的焦虑，他的健康长期以来日益衰退，开始深受忧心忡忡和前途不定的影响，以致有时使她们

俩和尼古拉斯都相当不安，甚至惊慌。

打扰他们的可不是这可怜人本人发出的怨言或咕哝。他老是热切盼望有人要他做些他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经常极力用愉快的神情报答他的那些恩人，所以不那么友好的人不大可能从他身上看出有任何值得疑虑的理由。但是有些时候，而且也很经常，当凹陷的眼睛太明亮，深陷的脸颊太红润，呼吸的过程中气息浓而且重，身躯过于虚弱而且筋疲力尽时，就难于不引起他们的关心和注意了。

有一种可怕的疾病，可以说是能使它的受害者对死亡有所准备。这种病非常巧妙地减弱死亡的较恶劣的那一方面，围绕熟悉的面貌赋予种种神秘的迹象，表明即将来临的变化；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在病中灵魂和肉体的斗争是那么逐渐、安静而严肃地展开着，而其结果又是那么肯定，以致有生命的部分一天天、一点点地消耗殆尽，结果是精神在越来越轻的负担下逐渐变得轻飘而乐观，觉得不朽就近在咫尺，认为那只是终将一灭的人生的一个新的名称；这是一种疾病，在这种疾病中，生与死被那么奇特地混合成一体，使死亡取得生命的红光和色彩，而生命却获得死亡的憔悴可怖的形象；这是一种疾病，药物绝对无法治愈，财富绝对无法阻挡，贫困也不能夸口可被豁免；它有时大踏步地前进，有时用缓慢迟钝的步子，但是无论快或慢，永远是肯定无疑会来到的。

尽管尼古拉斯甚至对他自己也决不愿意承认，他头脑里对这种疾病确乎有些模糊的认识，所以曾带他的这个忠实伴侣去找过一位极有名望的医生。他说，不必立即感到惊慌。目前并没有任何能被认为具有结论性的症状。体质在孩提时期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和损伤，但是仍然可能不至于如此——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的情况似乎并没有越来越恶化，由于不难在他新近遭受的打击和焦虑中找到所以会有这些疾病的症状的原因，尼古拉斯满怀希望地自我安慰，认为他这可怜的朋友不久就会复原。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抱着这种希望；由于他们共同关心的对象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感到不安或沮丧，却是每天安静地微微一笑，回答说他觉得比前一天好些了，他们的担心便减轻了，逐渐恢复了举家的欢乐气氛。

多年以后，尼古拉斯无数次回顾他这段时期的生活，再次处身于这些平凡而宁静的家常场合中，历历如在目前。无数次在夏日傍晚的暮色中，或者在冬日摇曳的炉火旁——但是那时并不如此经常，或者如此悲伤——他的思潮会回到那些旧日，怀着叫人愉快的哀愁，缅怀聚集在一起的家中发生的每一件细节。想到他们经常在断黑后长时间坐在这间小屋里，想象着幸福的未来，听着凯特愉快的话音和欢乐的笑声；想到如果她外出了，他们便常常坐着等她回来，简直不打破沉默，除了说一声她不在是多么没劲；而那可怜的斯麦克会欢欣地从他经常坐的黑暗角落里蓦然跳起来，匆忙去接她进来；还有，他们常常看见他脸上的泪痕，多少有点纳闷，竟能看到他们自己和他是那么快乐和高兴。虽然那些杂七杂八的烦恼和考验都已忘光，但是昔日的每一件琐碎小事，甚至无关紧要的几句话和人们的神情，当时很少留意到，今天却都牢记在心头；它们无数次清晰而频繁地来到他的眼前，在尘封的岁月之上发出簌簌声，昨日的枝条又重新泛绿了。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人与这些回忆有着联系，而在他们出现之前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奇特的遭遇当即纳入它们惯常的顺序，没有任何轻浮的预期或任性的遐想的余地，而对这些奇特的遭遇的必要反思是遵循着它们的平稳而得体的进程的。

奇里伯兄弟发现尼古拉斯值得信任之后，每天给与他一些

新的实质性的东西来表示友好，但他们对那些依靠他的人的关心也并不少。他们送给尼克尔贝太太各种不同的小礼物，常常正是她们最需要的东西，在不小的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并装点这幢村舍。凯特的小玩意儿的收藏变得令人眼花缭乱；还有前来作客呢！假如弟弟查尔斯和哥哥内德每个星期日或者一星期中的某个黄昏没能前来至少看望几分钟，那么蒂姆·林金瓦特先生（他一生中结识的其他人从未超过半打，却以看望他这些新朋友为乐事，这是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在他经常傍晚散步来往的时候，会进来休息休息；同时由于某些情况的奇妙的巧合，弗兰克·奇里伯先生会在一星期当中至少有三个夜晚为了某些业务或别的什么事经过这个门口。

“他是我见过的最殷勤的青年人，凯特，”尼克尔贝太太在一天傍晚对她的女儿说，当时这位最后提到的绅士已成为这位尊敬的太太赞扬了一段时间的对象，但那时凯特却坐着完全默不作声。

“殷勤，妈妈！”凯特接着说。

“我的天呐，凯特！”尼克尔贝太太像她平常那样冷不防地叫道，“你的脸色怎么搞的；啊哟，你满脸通红呐！”

“唉，妈妈！你想象得多么奇怪啊！”

“不是想象，凯特，我亲爱的，我确信这一点，”她的母亲反驳道。“话得说回来，现在反正已经褪掉了，所以是不是红过脸都没有多大关系了。我们正谈什么来着？啊！是弗兰克先生。我这辈子还从没受到过这么殷勤的对待，从来没有。”

“你肯定不是认真的，”凯特回敬道，脸又红了起来；这次是没有争论的余地了。

“不认真！”尼克尔贝太太反驳道，“为什么我要不认真呢？我肯定我还从没这么认真过。我愿意说他对我的礼貌和殷勤是我

在好长的时间里见到的最恰当、最令人满意、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之一。在年轻人中你不常会看到这种态度，一个人在确实遇见它时会印象特别深刻。”

“啊！对你殷勤，妈妈，”凯特很快地接着说——“哦，正是这样。”

“哎哟，凯特，”尼克尔贝太太反击道，“你是个多么奇怪的女孩儿啊。难道有可能我会谈到他对其他什么人献殷勤吗？我说，想到他竟会和一位德国小姐恋爱，我感到十分惋惜，真是这样。”

“他十分明确地说过并没有这回事，妈妈，”凯特反驳道。“难道你不记得他第一次到这儿来的那个夜晚就这么说过吗？再说，”她用更温和的口气继续说，“即使情况正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惋惜呢？这对我们有什么大不了，妈妈？”

“也许对我们是没什么大不了，凯特，”尼克尔贝太太着重地说，“但是对我却有点儿什么，我承认。我喜欢英国人做彻头彻尾的英国人，而不要做半个英国人，半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人。下一次他来，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希望他娶一个他自己本国的女人；看他怎么说。”

“求求你别想这么做，妈妈，”凯特急忙应道；“无论如何也别说。考虑一下吧。那会是多么——”

“说吧，我亲爱的，多么什么？”尼克尔贝太太说，十分惊讶地张大了眼睛。

凯特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回答，只听得两下很怪的轻微的敲门声，表明拉·克里维小姐来看望她们了。等到拉·克里维小姐露面时，尼克尔贝太太尽管巴不得就上面那个问题争论一番，由于一个劲儿地猜想她来这里所乘马车的事，竟将那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她猜想赶车人不是那个不穿外衣只穿衬衫的人，就必定是有只黑眼睛的那人；但不管他是谁吧，他没有找到上星期她忘

在马车里的那把花阳伞；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来时，在中途旅店停了好久；要不，也许因为那边客满了，他们就直接一路驶来；最后，没问题，他们一定在路上驶过尼古拉斯的身边。

"我可没看见他，"拉·克里维小姐回答说，"但却看见了那位好老汉林金瓦特先生。"

"他正在作傍晚散步，在回伦敦前会到这儿来休息一下，我敢肯定！"尼克尔贝太太说。

"我想他会这样做的，"拉·克里维小姐应道，"尤其是那年轻的奇里伯先生正和他在一起。"

"这可肯定不是林金瓦特先生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的原因，"凯特说。

"我想是这个原因，亲爱的，"拉·克里维小姐说。"作为一个青年人，弗兰克先生可不是个很能走路的人。我注意到他通常给弄得很累，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是需要好好地多休息一下的。但是我的朋友在哪儿呢？"这个小妇人狡猾地瞥了一下凯特之后，看看周围说，"他不要又逃跑吧，是吗？"

"嗳！斯麦克先生在哪儿呀？"尼克尔贝太太说，"他刚才还在这儿呐。"

经过进一步询问，使这位好小姐万分惊讶的是，原来斯麦克那时到楼上睡觉去啦。

"噢，说起来，"尼克尔贝太太说，"他可是个最奇怪的人呐！上星期二——是星期二吧？对，肯定是；凯特，我亲爱的，你可记得那年轻的奇里伯先生最近一次来这儿——上星期二夜晚，门上一响起敲门声，他就用完全同样奇怪的方式走开了。这不可能是由于他不喜欢有人来，因为他总是喜爱尼古拉斯所喜爱的人，而我肯定年轻的奇里伯先生正是尼古拉斯所喜爱的。最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上床，所以不可能是由于他困了。我知道他没有上床

去睡，因为我的房间就在隔壁，等我在上星期二在他上去之后几个钟头上楼时，我发现他甚至连鞋子都没有脱；而且他没有蜡烛，所以一定是一直愁眉苦脸地坐在暗处的。现在，说真的，我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非常奇怪！”

听众们对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共鸣，而是仍然保持极度沉默，这不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因为不愿打断讲话。于是尼克尔贝太太按照自己的方式顺着这条思路讲下去。

“我希望，”这位太太说，“这个不可理解的行为不会是他准备上床睡觉的前奏，从而一辈子待在那里起不来，就像塔特伯里的口渴女人[①]，或是公鸡巷鬼魂[②]，或是这些怪人中的另外一个那样。他们当中的一个和我们家庭有些关系。我不看我楼上的那几封旧信，记不起到底是我曾祖父曾和公鸡巷鬼魂同学，还是塔特伯里的口渴女人曾和我祖母同学。拉·克里维小姐，你当然是知道的。是哪一个不留心听牧师的话来着？是公鸡巷鬼魂，还是塔特伯里的口渴女人？”

“是公鸡巷鬼魂，我相信。”

“那我就不怀疑啰，”尼克尔贝太太说，“正是他曾和我曾祖父同学，因为我知道那家学校的校长是个非国教徒，这正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公鸡巷鬼魂长大以后对牧师竟这样无礼。嘿！培养一个鬼魂——我的意思是小孩儿——”

对这丰富多彩的主题的任何进一步的看法，都被蒂姆·林

---

① 塔特伯里的口渴女人指塔特伯里的持斋女人安妮·穆尔。由于赤贫，她只吃极少食物以维持生命，后却以持斋逐渐闻名于当时，并有描述她持斋的小册子。由于好奇的旅游者的捐赠，她大发其财。但是在她女儿为她送来营养饮料时，骗局才被揭穿。

② “公鸡巷鬼魂”是伦敦公鸡巷一房主帕森斯和他的十一岁女儿于1762年策划的骗局，他们弄出种种神秘的声响，使人疑神疑鬼，后被发现，帕森斯被处枷刑。

金瓦特和弗兰克·奇里伯先生的到达突然打断了。由于忙着接待他们，尼克尔贝太太很快就忽略了其他的一切。

“真对不起，尼古拉斯不在家，”尼克尔贝太太说。“凯特，我亲爱的，你一定要既充当尼古拉斯又充当你自己。”

“尼克尔贝小姐只要充当她自己就行了，”弗兰克说。

“这么说，她无论如何会劝你留下来的，”尼克尔贝太太应道。“林金瓦特先生说十分钟，但我不能让你们那么快就走；我肯定尼古拉斯一定会十分恼火。凯特，我亲爱的！”

凯特除了对大量的点头、眨眼和富有额外意味的皱眉服从而外，加上自己的连声请求，要客人们务必留下来，但是显而易见，她对他们说话时是完全对着蒂姆·林金瓦特说的。除此而外，她的神态也有几分窘迫，这虽然远远不致损害她优美的风度，也不会让那涌上她脸颊的淡淡的红潮减弱她的美貌，但这窘态连尼克尔贝太太也只要看一眼就很清楚。然而她生性并不善于推测，除非在有些情况中，她的推测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并且说出口来，因而这位谨慎的太太把她女儿的这种神态归咎于她正巧没有穿着她最好的上衣。“当然，话得说回来，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漂亮，”她同时想道。她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极其自鸣得意，对这件事和对所有别的事例同样都很满意，因为她的猜测不可能不正确。尼克尔贝太太在心中打消了这些念头，暗自庆幸竟如此精明老练。

尼古拉斯并未回来，斯麦克也未再出现；但是说真的，这两点对于这个小聚会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尽可能地兴高采烈。的确，在拉·克里维小姐和蒂姆·林金瓦特之间突然出现相当多的调情取乐，林金瓦特说了上千桩滑稽的和开玩笑的事情，逐渐变得十分殷勤，虽然还谈不上是温柔体贴。那小个子拉·克里维小姐本人也是兴致勃勃，嘲笑蒂姆打了一辈子光

棍，竟获得那么大的成就，弄得蒂姆不由得声明如果他能找到什么人来要他，他可不知道是否还能改变他的境况。拉·克里维小姐热诚地推荐一位她认识的女士，说她完全适合林金瓦特先生，而且本人还有一份很叫人舒心的产业；但是最后这个条件对蒂姆简直没有什么影响，他果断地反对说，产业不是他的目的，真实的价值和开朗的性情才是一个男人找妻子时应该要求的条件，如果他能够得到这些，他自然能够赚足够的钱来供两人一般的需要。蒂姆的这个声明被认为十分高尚，以致尼克尔贝太太和拉·克里维小姐都连声颂扬个不止；由于被她们的夸赞所激励，蒂姆又提出几个其他的声明，也显示出他心中的无私和对女性的极大忠诚，这也同样受到赞许。这是夹杂着玩笑和真诚来做并说的，引起了大量笑声，实在使他们非常欢乐。

凯特通常在家中是谈话的中心和灵魂，但是在这场合中她却分外沉默寡言（也许是因为蒂姆和拉·克里维小姐只管自己讲得太多），于是她离开这些谈话的人，坐在窗前，在暮色降临后注视着外面的阴影，享受夜色的宁静美，这对弗兰克似乎具有几乎同样大的吸引力，他先在近处徘徊，后来就在她的身旁坐下来。无疑有许许多多适合于夏日黄昏的事情可以交谈，无疑这些事最好用低声来交谈，因为最适合于这时的和平与宁静的氛围；间或也有长时间的停顿，接着是一两句诚挚的话，然后是另一次沉默的间歇，不知怎的，这似乎并不像是沉默，因为也许不时会迅速地把头转过去，或者眼睛朝下看着地面；所有这些枝节情况，加上不愿意叫人拿蜡烛来的心情以及将几个钟点当作几分钟的倾向，都毫无疑问只是受到了当时的影响，这是许多可爱的嘴唇能够明确地证明的。当蜡烛终于被拿进房来时，凯特的明亮的眼睛竟受不了这亮光，使她不得不转过脸去，甚至短时间离开了房间，这使尼克尔贝太太表示惊奇，实在是没有丝毫理由的，

因为一个人在暗处坐了那么长的时间，蜡烛光确实显得耀眼，因此像所有见多识广的青年人都知道的，再没有比产生这些结果更绝对自然的了。关于这种情况，老年人也是知道的，或者曾经一度知道过，但是有时他们忘掉了，真是遗憾啊。

然而这位好太太的惊奇并未到此为止。当她发现凯特对于晚餐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时，这就使她更大大地吃惊了。这发现是如此叫她惊慌，如果此刻全体的注意力没有被一阵十分奇怪而不寻常的响声所吸引的话，不知道她要用多么费解的努力来发表一通演讲来发泄她的恐惧呢。据那个脸色发白、全身发抖的侍女肯定地说，这响声是从隔壁房间的烟囱中"直接传来"的，而每个人的听觉显然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清楚地理解，不管显得多么异乎寻常和不大可能，这响声的确是从那个烟囱里发出的；那是由各种不同的拖曳声、滑动声、隆隆声和挣扎声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声音，被烟囱弄得很轻微，它仍然在继续，弗兰克·奇里伯便一把拿起一支蜡烛，蒂姆·林金瓦特拿起火钳，如果不是尼克尔贝太太变得很虚弱，但不肯留在后面，他们一定很快就查明这个扰乱的原因。这事引起了简短的异议，结果他们一块儿到那间出事的房间去，仅只拉·克里维小姐没有去，因为那侍女主动表白在幼年时期曾患过痉挛症，愿意留下来陪她，以防情况紧急时可以帮她叫人并让她服用提神剂。

大家走到这个神秘房间的门口，竟听见一个人的声音，不由感到相当惊奇。那人正用极其复杂的忧郁表情吟唱着，声音是窒息的，好像是一个人从五六条质量最好的鸭绒被下面发出的声音，唱的是一支一度流行的歌曲："是否她后来把真诚失去，我崇拜的美丽少女！"他们也没有多费口舌，就闯入房间，发现这浪漫的歌声确实是从烟囱中的什么人的喉咙里发出来的，这就使他

们的惊奇没有减弱。此人除了双腿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两条腿正悬挂在炉栅的上方，显然在万分焦虑地用双脚去踩这炉栅的顶端，以便达到降落的目的。

像这样异乎寻常而不合规矩的情景完全使蒂姆·林金瓦特惊呆了。他轻轻地在这陌生人的脚踝上拧了两三下，结果并没产生任何影响，就站着把火钳啪的合拢，好像要磨磨快准备另一次袭击似的，就没有别的行动了。

“这人一定是个醉汉，”弗兰克说。“没有贼会这样宣布他的到达的。”

他十分愤怒地说了这话，举起蜡烛以便更清楚地看看那两条腿，正要飞快地冲向前去，全然不顾礼貌地把腿往下拉，这时尼克尔贝太太交叉握着十指，发出一声介乎尖叫和呼喊之间的声音，要求知道这两条神秘的腿儿是否穿着紧身齐膝裤和灰色毛线长袜，要不，也许是她的眼睛欺骗了她。

“是的，”弗兰克凑近一些看着，大声说。“的确是紧身齐膝裤，还有——还有——粗糙的灰色长袜。太太，你认识他吗？”

“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说，审慎地在椅子上坐下，带着那种绝望的顺从神情，似乎暗示现在事情已到紧要关头，一切隐瞒都已无用了。“我的宝贝儿，请你明确地解释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吧。我可没有给过他鼓励——一点儿都没有——丝毫也没有。这你是知道的，我亲爱的，非常清楚。他在表明心迹的时候，是很恭敬的，极端恭敬，这你是亲眼目睹的；然而与此同时，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如果说有名叫什么什么的蔬菜和各种各样的水果撒遍我家门外的道路，还有绅士们前来堵住我们家的烟囱，我可真不知道——我发誓我不知道——我的境况会变成怎么样。这是个万分困难的事例——比我在嫁给你那可怜的好爸爸之前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尽管那时我也遭

受到好多烦恼——话得说回来，这自然是我期望中的，而且决心接受的。我亲爱的，在我还不到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绅士在教堂里坐在我身旁，几乎每星期日都把我的名字用大写字体刻在他座位的前面，那时讲道还在进行着呐。我当然很满意，这是挺自然的，但这仍然是桩麻烦事，因为这条教堂里的长椅在很显著的地方，并且他却因为做这事而几次被教堂执事公开地带出去。但是那事无法和这事相比啊。这事要坏得多，叫人为难得多。凯特，我亲爱的，我宁愿，"尼克尔贝太太流着泪，极其一本正经地说，"我声明，我宁愿做一个长着猪脸的女人，也不愿招致像这样的生活呀！"

弗兰克·奇里伯和蒂姆·林金瓦特带着扼制不住的惊讶神情，先互相看看，接着看着凯特，她觉得必须作一些解释，但是对于那双腿的出现感到恐惧，害怕腿的主人会被闷死，又急于想对这无法忍受的神秘事件作出最不荒谬的解释，介于这些想法之间，简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使我非常痛苦，"尼克尔贝太太擦干眼泪继续说，"非常痛苦；但是，我请求别伤害他头上的一根头发。无论如何不要伤害他头上的一根头发。"

在那种现状下，要伤害这位绅士的一根头发也并不像尼克尔贝太太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他的那一部分还在烟囱里朝上几英尺的地方，而这烟囱绝对说不上宽敞。但是他一直没有停止唱那支有关那美丽的少女在真诚方面完全丧失殆尽的歌子；这时不但开始很虚弱地呱呱叫，而且使劲地踢腿，好像呼吸变得很困难，于是弗兰克不再犹豫，猛烈地用力拉那紧身裤和毛线袜，劲头那么大，以致把他踉踉跄跄地拉进房间，比他预期的更加仓猝。

"嗬！是的，是的，"在这奇特的访问者的整个身体以这样突

然的方式出现时，凯特说。"我知道他是谁。请别粗暴地对待他。他伤着了吗？我希望没有。哦，请瞧瞧他是不是伤着了。"

"他没有，我向你保证，"弗兰克正在吃惊地扶起这提到的对象，听到了这请求，突然温柔而尊重地回答道，"一点儿也没伤着。"

"别让他再走近一步，"凯特尽可能退得远些说。

"不，不，他不会，"弗兰克接着说。"你看我在这儿把他抓得牢牢的。但是可以请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你们在盼着这位老绅士来访呢？"

"啊，不，"凯特说，"当然不是这样；但是他——我相信妈妈是不这么想的——他只是个发疯的绅士，从隔壁房子里逃了出来，不得不找个机会把自己藏在这儿。"

"凯特，"尼克尔贝太太非常尊严地插嘴说，"我对你感到奇怪。"

"亲爱的妈妈，"凯特温柔地规劝道。

"我对你感到奇怪，"尼克尔贝太太重复道，"我发誓，凯特，我十分惊讶你竟会参加对这个不幸的绅士的迫害，实在你明知道那帮人对他的财产怀有最卑鄙的企图，那是这件事的全部秘密。凯特，如果你肯去请求林金瓦特先生或者奇里伯先生为他干预此事，为他伸冤，你就做了件大好事。你不应该让你的感觉来影响你；那是不对的，远远地不对。你以为我的感觉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有什么人应该感到愤慨，那是谁呢？自然是我啰，而且完全应该这样。同时，我仍然决不愿意犯这样不公平的错误。不，"尼克尔贝太太继续说，挺直了身子，看着另外一边，面带羞怯而却庄重的表情，"等我告诉了这位绅士我重复那一天给他的回答，他会了解我的；我将永远重复那句话，尽管当我发现他为了我置身于这样可怕的处境时，我确实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我

还要要求他行行好，马上走开，不然就不可能把他的行为对我的儿子尼古拉斯保密。我感激他，非常感激他，但是我一刻也不愿倾听他的求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篇演讲正在陈述中时，老绅士鼻子和双颊上装点着大摊的煤烟，坐在地上，抱着双臂，默不作声地看着众人，态度极其庄严。他似乎一点也不理会尼克尔贝太太说的是什么，但是等她住了口，他长时间凝视着她，表示尊敬，并问她是不是讲完了。

“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啦，”那位太太端庄地回答道。“我真的不能再说什么啦。”

“很好，”老绅士提高嗓门说，“那就拿一瓶闪电[1]、一只干净的大酒杯和一只开塞钻进来吧。”

没有人执行这个命令，老绅士便在略微停顿之后，又提高嗓门，要一份雷鸣三明治。这一种食品也没有拿来，他又要求供应一盘靴统煨肉块和金鱼调料，然后放声大笑，用一声拖得很长、音量很大而非常动听的吼叫使他的听众们满意。

但是尼克尔贝太太仍然只摇摇头来答复周围那些向她射出的意味深长的目光，仿佛向他们保证，对所有这一切她看不出有什么意义，除非确实是一种轻微程度的怪癖而已。她本可以把对这些意见的印象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情况，尽管是细小琐事，却改变了这事的整个面貌。

正巧拉·克里维小姐发觉那侍女的情况并不太严重，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急于看看事情正在如何发展，于是匆忙冲进房来，这时老绅士正在大声吼叫。并且正巧这老绅士一看见她就突然停止，即刻跳起身来，开始拼命吻自己的手。他的举动的这一

---

① 老绅士有意用诙谐的口吻来点菜，下面的“雷鸣三明治”、“靴统煨肉块”和“金鱼调料”都是如此。其中“闪电”可作“杜松子酒”解，一语双关。

改变把这位小个子人像画家几乎吓得魂不附体，使她尽快地退到蒂姆·林金瓦特的背后。

“啊哈！”老绅士大声叫道，两手合掌，使劲相互拧挤。“现在我瞧见她，现在我瞧见她啦。我的情人，我的性命，我的新娘，我无比的美人。她终于——终于来啦——万事大吉！”

尼克尔贝太太看来一时相当张皇失措，但是即刻就恢复过来，对拉·克里维小姐和其他人点了几次头，皱皱眉，严肃地笑笑，使他们了解她已看到错在什么地方，在一两分钟之内就会把一切矫正过来的。

“她来啦！”老绅士把手按在心房上说。“科莫兰和布伦德博[1]！她来啦！我的财富都是她的，只要她把我当作她的奴仆。哪儿找得到这样的雅致、美貌和甜言蜜语啊？在马达加斯加女皇那儿？不。在方块皇后那儿？不。在每天早晨毫无所获地在凯利多洗澡的罗兰太太那儿？不。把所有这些女人融化成为一个，加上美惠三女神、九位缪斯女神以及牛津街上的十四个糕饼师的女儿，做成一个女人，可只有她的美色的一半。呸！我向你们挑战，看你们有什么话说。”

说过这番狂热的赞美话之后，老绅士就劈劈啪啪地打榧子，打了二三十次，然后对拉·克里维小姐的妩媚之处入迷冥想。这一来提供给尼克尔贝太太一个解释的良机，她便立即开始。

“我肯定，”这位可尊敬的太太咳了一声嗽才说，“在这样的尴尬情况下，把任何其他的人错当作我，真是很大的宽慰——莫大的宽慰；而这种情况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尽管我曾几次被错当作我的女儿凯特。我相信人是非常愚蠢的，也许应该知道得清

---

① 英国古童话《杀巨人者杰克》中康沃尔郡农家子弟杰克所杀的两个巨人。

楚些，但是他们仍然把我当作她。这当然并不是我的过错，假如要我对这事负责，那确实很困难。然而就以此事为例，如果我使什么人感到不安，我当然会觉得我是铸成了大错的——尤其是对一个我受过大恩大惠的人——由于我的原故而使他不安。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那位绅士，他弄错了，我就是有个鲁莽汉告诉他是修路委员会主任的侄女的那位太太。我要求并恳求他安静地走开，如果只是为了，"说到这里，尼克尔贝太太傻笑着犹疑了一下，"为了我的原故。"

人们可能料想这位老绅士应该被这个微妙的要求的屈尊态度所深深打动，至少会报以一个适当的有礼貌的回答。但他竟上前用最清楚明白的态度和她说话，高声响亮地回答道："走开！猫儿！"这使尼克尔贝太太多么震惊啊！

"先生！"尼克尔贝太太叫道，声调软弱无力。

"猫儿！"老绅士重复道。"猫咪、小猫、小小猫、老雌猫、斑猫、斑纹动物！呼嗖！"这最后的声音是从他牙齿之间嘶嘶地发出的，老绅士猛烈挥舞胳臂，挥了一圈又一圈，同时向尼克尔贝太太进进退退，跳着一种野蛮的舞蹈，那是可以在赶集的日子上看到的，男孩们在猪羊以及其它动物要执意拐上错误的街道时就用这种舞蹈来吓唬它们。

尼克尔贝太太不再浪费口舌，而是发出一声恐怖和惊奇的喊叫，立刻晕过去了。

"我来看护妈妈，"凯特急忙说，"我一点儿也不惊慌。只是请把他弄走，请把他弄走！"

弗兰克在没有想出把他弄走的主意之前，对于有无力量来满足这个要求是毫无把握的。后来他想到把拉·克里维小姐向前送出几步，再敦促老绅士跟随她。结果奇迹般地成功了；于是他神魂颠倒地走了，由蒂姆·林金瓦特有力地守卫着一边，弗兰

克本人守卫着另一边。

“凯特，”等场地出清后，正在苏醒过来的尼克尔贝太太低声说，“他走了吗？”

她保证他已走开了。

“凯特，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尼克尔贝太太说，“永远！那位绅士丧失了理智，而我是他倒霉的起因。”

“你是起因！”凯特大吃一惊说。

“我，我的宝贝儿，”尼克尔贝太太态度极端平静地应道。“你看见过他以往是什么样的，也看见了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好几个星期以前，我跟你哥哥说过，凯特，希望一次失望对他不致是太大的打击。你现在看见了，他身体坏成什么样子。考虑到他现在有点儿异想天开，你也知道我们当初在花园遇见他时，他却谈得多么合理，多么明智，多么体面。你听见了他今晚胡扯的那一套可怕的话，还有他对那个不幸的小个子老处女的没完没了的举动。谁还能够怀疑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

“我可不会认为他们能够，”凯特婉转地说。

“我也不会这么认为，”她的母亲接着说。“唉！如果说我是这件事的倒霉的起因，我至少很满意这不是我的错。我告诉过尼古拉斯。我对他说，‘尼古拉斯，我亲爱的，我们应该万分小心该怎样进行下去。’他简直不愿听我的。但愿事情在一开始就适当地加以处理，像我希望的那样！但是你们俩都十足地像你们的可怜的爸爸。话得说回来，我有我的安慰，这对我就足够了！”

尼克尔贝太太这样讲清楚了这事情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推卸了全部责任后，和蔼地接着说希望她的孩子们永远不要比她有更大的原因来责备他们自己，并准备好接待不久就回来的护送人，他们宣告这老绅士已平安到家，他们找到了看护他的

人们，那些人正在和几个朋友作乐，对于他的跑开全不知情。

宁静又恢复了，接下来的美妙的半小时——在弗兰克和蒂姆后来走回家的过程中，他这样称颂这段时间——是在谈话中消磨的。蒂姆的表终于通知他该马上离开，让女士们单独留下来，尽管弗兰克好多次提议要他留下来，无论可能等到夜里的什么时候，都要等到尼古拉斯回家后才离开，如果在刚才那邻人闯入之后，她们自己待着多少还有点担心的话。但既然她们已从进一步惧怕的可能中解脱出来，他就再也没有借口坚持充当卫士了，只得放弃这堡垒，和可信任的蒂姆一同退却。

将近三个小时在静默中过去。当尼古拉斯回来时，凯特不好意思地发觉她竟一直单独坐着，只顾独自思量着。

"我真以为还不到半个钟头呐，"她说。

"凯特，这些念头一定是叫人愉快的，"尼古拉斯轻快地接着说，"才能使时间像那样消磨过去。到底都是什么呢？"

凯特心慌意乱；她把玩着桌上的几件小摆设，抬眼看看，微微一笑，再垂下目光，落下一滴眼泪。

"嗨，凯特，"尼古拉斯把妹妹拉向自己，吻着她说，"让我瞧瞧你的脸。不？啊！这只是一眼，这可不太公平。让我看得比那一眼长一点儿，凯特。得了——我来替你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在这个建议中有某种含义，尽管说得丝毫不是有意识的，也不预备执行的，却使他的妹妹十分惊慌，以致尼古拉斯笑着把话题改为谈家务事，这样才在一同离开房间上楼时逐渐了解到斯麦克整个夜晚是多么寂寞——这也是非常缓慢地逐渐了解的，因为凯特谈到这个问题时显得也带着几分勉强。

"可怜的人，"尼古拉斯轻轻地拍着他的房门说，"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会是什么呢！"

凯特正靠在她哥哥的臂上。门很快就开了，她还来不及松

手，斯麦克已面对着他们，面色苍白，形容枯槁，穿戴整齐。

“你还没有睡觉？”尼古拉斯说。

“哦——哦——没有，”对方回答。

尼古拉斯一边轻轻地留住努力要离开那儿的妹妹，一边问道，“为什么不睡？”

“我睡不着，”斯麦克说，一把抓紧他这朋友伸给他的手。

“你不舒服吗？”尼古拉斯接着说。

“我好一些了，真的。好得多啦，”斯麦克说得很快。

“那么你为什么一阵阵地突然忧郁起来？”尼古拉斯问道，态度极为和蔼。“还有，为什么不把原因告诉我们？你变成另一个人啦，斯麦克。”

“正是这样；我知道正是这样，”他回答道。“我改天会告诉你原因何在，但不是现在。为了这个，我恨我自己；你们可全都那么好，那么仁慈。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心里非常激动；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激动。”

他在放开尼古拉斯的手之前，再紧握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会儿站在一起的哥哥和妹妹，仿佛在他们强烈的关怀中有些东西深深打动了他，于是退进他的寝室，不久就成为那个平静的屋子里仅有的守夜者。

第 五 十 章

本章涉及一场大祸。

汉普顿的小赛马场已挤满了人，正处于欢乐的高峰。白昼尽可能地亮得使人目眩，太阳高悬在无云的天空中，照耀得极为光

辉夺目。马车座上以及花花绿绿的帐篷顶上的每一面俗艳的旗子在空中飘扬，照耀出极端俗不可耐的色彩。这些肮脏的旧旗又变成新的，褪了色的镀金部件被重新擦亮，沾污而破烂的帐篷看起来如积雪一样洁白，连乞丐们的褴褛衣衫也被洗得干干净净，而人们的感情在对如此美妙如画的贫困的热情赞叹中完全忘记是在做慈善事业了。

那是那些富有生命力与活动的场景之一，恰恰在最光辉灿烂、最朝气蓬勃的时刻被捕捉到，简直不能不令人高兴；因为即使眼睛看厌了表演和光彩，或者耳朵听厌了一片无休止的嘈杂声，人的眼睛几乎随便转向哪一方都可以停留在热切、快乐而充满期待的脸上，而耳朵可以在欢笑和振奋的声音中使对更恼人的声音的一切感受弄得麻木。甚至那些虽然半裸着的吉卜赛儿童的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也能给人一分慰藉。这些都是叫人愉快的事儿：看见太阳一直高挂在那儿；知道空气和天光每天都笼罩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他们都是儿童，过着儿童的生活；还有，假如他们的枕头给弄湿的话，那是被老天爷的露水，而不是被泪水弄湿的；他们的女孩的四肢灵活自如，她们没有由于变形而成为残废，以不自然而可怕的苦行来影响她们的性别；他们的生活至少在摆动的树丛中一天天度过，而不是在可怕的机器中间，它们使年轻的孩子们在懂得童年是什么之前就变得衰老，使他们像老年人那样筋疲力尽，患上疾病，却又不像老年人那样有死亡的特权。但愿上帝使那些古老的童话故事都是真的，那些吉卜赛人窃取了许多这样的儿童！

这天的大赛刚刚结束；挤在跑道两边的人们突然散开，涌上跑道，给这个场面平添了新的热闹景象，于是重又开始十分忙碌的活动。有些人急匆匆地渴望看一眼那得胜的马；另一些人来回奔跑，同样急匆匆地去寻找他们为了找更好的观看地点而撇下

的马车。这儿有一小群人聚集在赌豌豆和顶针戏[1]的桌子周围，观看一些不幸的新手在上当受骗；那儿有另一位摊主和他的同伙们用种种不同的乔装——一个人戴着眼镜，另一个戴着单片眼镜和一顶新型的帽子，第三个穿扮得像个很富裕的农民，他的大衣搭在臂上，突然亮出他的大皮夹子里的纸币；他们全都带着粗柄马鞭，表示最老实巴交的乡下佬是骑着马一路小跑而来的——试图用大声喧闹的谈话，假装玩耍，来引诱某个没有防备的顾客堕入壳中，而这时那些绅士模样的同伙（尽管穿着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上好的衣着，仍然更显得决非善类）从他们急于偷觑所有新来的人的眼神中，暴露出他们对这勾当的密切兴趣。这些新来的人逗留在聚集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魔术师周围的一大圈人的外围，有一个嘈杂的乐队或历史悠久的"公牛戴环"戏和这魔术师相抗衡。同时，腹语术表演者正和木娃娃进行对话，算命女人强使真正的婴儿忍住哭声，同前述那几种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分别吸引大伙儿的注意力。卖酒的帐篷已经客满，酒杯开始在马车里叮当作响，野餐篮被打开，诱人的食品陈列出来，刀叉叮当作响，香槟酒的软木塞高高飞起，从没显得呆滞的眼睛闪闪发亮，扒手们计算着在这最后的热潮中所得的收益。近来曾紧张地集中在一个关心的对象上的注意力，目前被分散到一百个上面去了；而无论你愿意望哪儿，都能看到宴饮、欢笑、谈话、乞讨、赌博和滑稽表演等等的大杂烩。

赌博摊头上富有阔绰的排场：地面上铺的地毯、有条纹的帘帷、绯红的桌布、尖塔形的屋顶、盆栽天竺葵和穿制服的小厮，显赫异常。有外邦人俱乐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汉普顿俱乐部、圣

---

[1] 豌豆和顶针戏是一种赌博。主持人以迅速手法将一豆置于三只顶针（或小杯）中任何一只之下，让赌客猜，以定胜负。

詹姆斯俱乐部以及半英里路长的各俱乐部可以供人在其中游玩，还有红与黑纸牌戏、法国骰子游戏和奇迹轮盘赌可以消遣。我们的故事正是从进入这些摊头中的一个时开展的。

用三张桌子搭成的台以备赌博之用，那里挤满着赌客和看热闹的人。虽然这是跑道上同一类场合中的最大的地方，那里可热得厉害，尽管帐篷顶的一部分已卷起来接纳更多的空气，而且有两道门作为自由出入的通道。有一两个人，每人左手中托着一长摞两个半先令的银币，其中夹杂着几个一英镑的金币，在小球每一次滚动前都押下他们的钱，带着一种做生意般的稳重，表明他们老于此道，已经赌了一整天，很可能上一天也整天赌博来着。除了这一两个人以外，那些赌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个性。他们主要是青年人，显然是为好奇心所吸引，或者以小额赌注作为整天娱乐的一部分，对于输赢并没有很大兴趣。然而这儿有两个人，作为一个类型的特别好的样板人物，值得顺便提一提。

关于这两个人，一个是六英尺半或许八英尺半的男人，他坐在帐篷的一个进口处的椅子上，两手交叠在他的手杖顶上，下巴在手上面露出来。他是个身材高大而又肥胖的人，穿着浅绿色外衣，钮子直扣到喉头，这使他的身材看起来竟比实际更高。除了穿着黄褐色的马裤和绑腿而外，他还戴着一条白色围巾和一顶白色宽边帽。他处身在各种赌博活动的一片营营声和不断走出走进的人群中，似乎极为平静，心不在焉，在他的脾性中连一丁点儿兴奋的情绪也没有。他并没有显出疲倦的迹象，在一个偶然来到的旁观者看来，也没有显出感兴趣的样子。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泰然自若。他有时，但是极其难得，对几个走过的人的面孔点点头，或者对一名侍者招招手，要他去接应某一桌的召唤。接着他又平静下来，回到过去的状态中。他简直像是个极度耳聋的老绅士，到这里来休息一下，或者可能正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朋

友，而毫不觉察到有别人在场，要不，他也许正处于精神恍惚之中，或者是受到了鸦片的影响。人们转过身来，看着他；他没有表示，并不朝任何人的眼睛注视，就让他们走过去。另有些人跟着走过来，其他的人继续走过，都毫不注意。当他确实有所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他怎么可能看到了什么东西使他这样做。事实上正是这样。但是无论走出走进的是什么人，这个人总是不会不看见；人们在三张桌子的任何一张边的动作，没有一个会被他忽略过去；那些庄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进入他的耳朵；没有一个赢家或是输家是他没有注意到的。他是这地方的老板。

另外一个人主持那张红与黑纸牌戏的台子。他比前人大概年轻十岁，是个肥头胖耳、大腹便便、外表壮实的家伙，由于他在付出钱时习惯于心算，他的下唇有一点儿缩拢，但是他脸上并没有明显的邪恶的表情，而这倒是张挺老实、挺愉快的脸呢。他没穿外衣，因为天气很热；他站在桌子后面，面前有一大堆五先令和两个半先令的钱币，还有一只放钞票的现金盒。这赌博戏不断地进行着。也许有二十个人同时下注。这个人就得把小球滚动，察看押下的一笔笔赌注，把押在赌输的颜色上的收进去，付给那些赢家，以极其迅速的手法做着这一切，又滚起球来，保持这赌博戏始终活跃。他做这一切都迅速得绝对不可思议；从来不迟疑，从来不出错，从来不停顿，而且从来不停地重复着下面这一类不连贯的话，那是部分由于习惯，部分是为了需要说些适当的像生意经一类的话。他就这样经常滔滔不绝地倾吐同样单调的加重语气的话，几乎整天都用相同的程序：

“从巴黎来的红啊黑！先生们，玩你们的游戏，拿定你们自己的主意——任何时候，只要小球一滚动——从巴黎来的红啊黑，先生们，这是一种法国赌博，先生们，我亲自带过来的，确实如此！——从巴黎来的红啊黑——黑的赢啦——黑的——等一会

儿，先生，我马上付给你——这儿两镑，那儿半镑，那儿三镑——还有那儿一镑——先生们，看小球在滚动啦——任何时候都行，先生，只要小球在滚动！——这赌博的优点是，你可以趁小球在滚动时押下双倍的赌注，或者放下你们的钱，任何时候都行——又是黑的——黑的赢啦——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我发誓从没见过；如果哪位先生在最近五分钟里坚持押黑的，在小球滚动四圈中，他一定赢到了四十五镑，他一定会，真的。先生们，我们有红葡萄酒、雪利酒、雪茄和最好的香槟酒。嗨，伙计，拿一瓶香槟酒来，咱们这儿要一打或者十五支雪茄——咱们来舒服一下吧，先生们——带几只干净玻璃杯来——任何时候都行，只要小球在滚动！——先生们，昨天在一次小球滚动中，我就输掉了一百三十七镑，真的是这样！——你好，先生”(向某个熟识的绅士打招呼，但丝毫没有住口，也没有改变音调，只那么轻微地眨眼示意，看来好像纯属偶然)，“你愿意来一杯雪利酒吗，先生？——嗨，伙计！拿一只干净玻璃杯来，把这雪利酒递给这位先生——把酒递给周围的各人，好吗，伙计？——这是从巴黎来的红啊黑，先生们——任何时候都行，只要小球在滚动！——先生们，玩你们的游戏，拿定你们自己的主意——这是从巴黎来的红啊黑——一种全新的游戏，我亲自带过来的，真的是这样——先生们，小球在滚动呐！”

有六个人悠闲地经过赌摊时，这摊主正忙着在干他的行当，于是向这些人恭敬地鞠躬，但是并没有停止他的演讲或工作；与此同时，使了个眼色，让他身旁的一个人对这伙人中最高大的老板予以注意，老板认出了这个人是谁，便脱帽为礼。那人就是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正和他的朋友兼学生在一起，还有一小批绅士打扮的人，身份不明，恰是更加可疑。

老板低声向莫尔伯利爵士问好。莫尔伯利爵士用同样的声

调说了声“老板见鬼去吧”,就转身和他的朋友们谈话了。

他显然烦躁地意识到,因为在他身受那场意外的灾难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公共场所露面,所以成为人们的好奇心的一个目标。人们很容易看出,他在那一天出现在赛马场,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希望遇见认识他的许多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立刻摆脱心头的烦恼,而不仅是怀有任何观赏赛马的目的。但他脸上仍然留有一小块伤疤,每当他被几乎每一分钟进进出出闲逛的人们认出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用手套加以掩盖;这表明他对曾遭受的耻辱是多么敏感。

“嘿!霍克,”一位衣冠楚楚的人物说,他穿着纽马克特式的外衣[1],围着一条上等围巾,就连其他一切小配件也都是非常完美的。“你好啊,老伙计?”

这是可以和年轻贵族和绅士们的相匹敌的教练,他是所有其他人当中莫尔伯利爵士最最痛恨而害怕遇见的人。两人过分热诚地握了手。

“你近来好吗,老伙计,嗨?”

“非常好,非常好,”莫尔伯利爵士说。

“这就对啦,”对方说。“你好吗,弗雷德里克勋爵?他有点儿情绪低落,我们这位朋友。健康情况仍然有点儿不好吧,嗨?”

应该声明的是这位绅士的牙齿很白,在没有笑的理由的时候,他通常用什么单音节词来结束他的话,以便炫耀他的牙齿。

“他的健康情况很好,他根本没有什么毛病,”年轻人随便地说。

“说心里话,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对方接着说。“你们刚从布鲁塞尔回来吗?”

---

① 一种紧身长外衣,最早为在纽马克特举行的赛马会的骑手们穿着,故名。

“我们昨晚深夜才到城里，”弗雷德里克勋爵说。莫尔伯利爵士转身对他自己一批人中的一个说话，假装没有听见。

“听着，我敢起誓，”这个朋友假装低声地说，“霍克这么快就露面可干了件异乎寻常地勇敢大胆的事儿。我说这话是经过考虑的；这回事包含着大量的勇气呢。你瞧，他在乡下待得够长久，都成乡巴佬了，足以引起好奇心；但还不够长久，如果要让人们忘记那桩非常不愉快的——顺便问一声——你当然知道事情的真相啰？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指责那些报纸说谎呢？我难得看报，但是为了那件事，我曾经在报纸上找过，我也许——”

“在报纸上找过，”莫尔伯利爵士突然转身打断他的话说，“明天——不，再下一天，你愿意看吗？”

“我敢起誓，我亲爱的朋友，我难得或者从来不看报，”对方耸耸肩说，“但是既然由你推荐，我一定看。我该找什么看呢，嗨？”

“再见，”莫尔伯利爵士说，突然向后转，并且拉着他的学生和他一起走。他们又恢复刚才进屋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的闲步，臂挽着臂，懒洋洋地走出去。

“我不会让他在报上看到一桩谋杀事件，”莫尔伯利爵士咒骂了一声，咕哝着说，“但是那将是某种很近似的事件，如果鞭绳能抽打而大头棍能击伤的话。”

他的伙伴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的态度中有些什么意味激怒了莫尔伯利爵士，使他接着说下去，其猛烈程度仿佛他这朋友就是尼古拉斯本人一样：

“今天早上八点钟以前，我派詹金斯去找老尼克尔贝。他可是个忠实可靠的人；赶在送信人之前，他就回到我身边。在最初的五分钟之内，我就从他嘴里听到了一切。我知道，在哪儿可以跟这恶棍交手；时间和地点两者都知道。但是没有必要谈论这

个，反正明天就要来到。”

“明天到底要干什—什么？”弗雷德里克勋爵问道。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用愤怒的眼光白了他一眼，但是对于这句问话却不屑给予口头回答。两人闷闷不乐地继续赶路，好像都满是一脑门的官司，直到完全离开了人群，几乎只剩两人单独在一起了，这时，莫尔伯利爵士车转身子往回走。

“站住，”他的伙伴说，“我要和你说话，认真地。别往回走。我们在这儿走几分钟吧。”

“什么事你不得不对我说，竟然不能在那边说，偏要在这儿说？”他的良师益友应道，放开他的胳臂。

“霍克，”对方接着说，“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霍克爵士轻蔑地打断他的话说。“唷！说下去吧。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当然我是无可推卸啦。一定要知道！”

“那么就一定要问，”弗雷德里克勋爵反驳道，“而且一定要强迫你作出明白直接的回答。难道你刚才所说的仅仅是一时由于情绪不好和恼羞成怒而想起的怪念头，要不，难道那就是你严肃的意图，是你确实反复考虑过的？”

“哎呀，难道你不记得在我因为被打断了腿卧床的时候，有一晚关于这个问题谈过的话吗？”莫尔伯利爵士轻蔑地冷笑着说。

“记得很清楚。”

“那么就拿那个当作回答吧，看在魔鬼的份上，别再问我什么啦，”莫尔伯利爵士应道。

他对这被他欺骗的人占着极大的优势，后者也一般习惯于服从，以致这青年人一时显得有几分怕继续谈这个问题。然而他不久就克服了这种感情，如果说这感情曾多少约束过他的话，于是气愤地反驳道：

“假如我还记得你提到的那时候所发生的事，对这个问题在

当时我曾表示过强烈的意见，我曾说，据我所知，或经我同意，你绝对不该做你目前正威胁要做的事。”

“你要阻止我吗？”莫尔伯利爵士笑了一声，问道。

“是一是的，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对方立即回答。

“这末一句话倒是个非常恰当的保留条款，”莫尔伯利爵士说，“也是你眼下需要的一条。哦！照管你自己的事吧，听任我来照管我的。”

“这就是我的事啊，”弗雷德里克勋爵反驳道。“我使它成为我的事，我一定要使它成为我的。它已经是我的事啦。事实上，我给卷了进去，比我应该的程度更深了。”

“随你高兴去做吧，而且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为了你自己，”莫尔伯利爵士装出一副好心情，平易近人地说。“这样当然能使你满意啰！什么也不要替我做；这就结了。我不要任何人来干涉我决意要做的事。我肯定你很了解我，不至于这么做。我理解，事实是你存心要给我劝告。这是出于好意，我不怀疑，但是我拒绝接受。现在，假如你愿意，我们就回到马车上去。我在这儿找不到乐趣，而且恰恰相反。要是我们延长这番谈话，我们可能会吵嘴，这不论对你还是对我，都不会是明智的。”

莫尔伯利·霍克爵士说了这番话，不再期待进一步的讨论，便打个呵欠，很悠闲地往回走了。

在对待这位年轻勋爵的这种方式中，不乏相当的手腕和对他的癖性的理解。莫尔伯利爵士清楚地看出，如果要他的支配持续下去，目前就必须加以确立。他知道只要自己一变得激动，这年轻人就也会变得激动。有许多次，在发生一些情况来削弱他的影响时，他曾采取这种冷淡而简明的谈话方式来增强他这影响。目前他仍相信用这种方式，一点儿也不怀疑它会全操胜算。

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时，他熟练的技巧使他能够装出最漫不

经心而十分冷淡的态度，内心中却决定不仅要为了一切使他被迫抑制感情的屈辱而以加倍的严酷归罪于尼古拉斯，而且也要使这年轻的勋爵有朝一日为此以某种形式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勋爵是他手中的一个被动工具，莫尔伯利爵士就对他除却轻视而外，并没有别的感情；但是现在，勋爵竟然敢于提出和他意见相反的看法，甚至用一种傲慢的语气，带着优越的神态来对付他，他开始恨这位勋爵了。莫尔伯利爵士意识到自己要倚仗（就这个词的最恶劣而最无价值的意义来说）这位软弱的年轻勋爵，这就叫他更加难以忍受对方给他的羞辱了；并且当他开始厌恶勋爵时，他是用自己从这对象身上所招致的伤害程度来衡量他的厌恶的——像男人们常做的那样。如果你还记得莫尔伯利·霍克爵士曾用每一种可能的方法来掠夺、愚弄、欺骗、诈取他这学生的话，就不会奇怪他现在开始恨他时，是由衷地恨他的。

另一方面，这年轻勋爵也曾思索到——他对于任何事是难得这么做的——而且很严肃地思索到关于和尼古拉斯的事件以及导致这事件的那些情况，并得出一个豪侠而诚实结论。莫尔伯利爵士在那个场合中的粗暴和侮辱的行为在他心上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十分怀疑莫尔伯利爵士怂恿他向尼克尔贝小姐求爱是为了他自己，这念头已经潜伏在心头有些时候了。他在这件事中也有一份，实在感到羞愧，并且由于担心自己被欺骗，也深感失了面子。在他们最近的隐居期间，他有充分的闲暇来思考这些事。有时，如果他的粗心和懒惰的个性许可的话，他也就会把这机会加以利用。发生了一些易于忽略的情况，也加强了他的怀疑。只消发生一个易于忽略的情况，便足以激起他的愤怒来反对莫尔伯利爵士。在他们最近的谈话中（自从莫尔伯利爵士提到的那个时期以来，这是他们谈及这个话题的仅有的一次），这就招致他采用倨傲无礼的语调。

他们就这样又和他们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双方心中都激起了讨厌另一个人的理由：这青年人心头还萦绕着针对尼古拉斯的报复思想，还有采取某种强硬步骤去加以阻止的决心，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但是还不止这些呢。莫尔伯利爵士设想自己已有效地使他缄口，便再也不能抑制洋洋自得的情绪，也无法克制自己不循着自以为对他有利的路子走下去。派克先生在那儿，普拉克先生也在那儿，还有乔塞上校和其他社会地位相同的绅士们，这是让莫尔伯利爵士来向他们显示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权势的大好机会。起初，那年轻勋爵甘愿默不作声地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立刻与之脱离关系。他逐渐变得越来越愤怒，对人们讲的笑话和亲昵的言行非常恼火，而就在几个钟头之前，这些都会是他取乐的源泉。尽管像这样的玩笑和抢白都合乎他同伴们的口味，但是对他并不适合，因为他不是莫尔伯利爵士的对手。话得说回来，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的冲突。他们一同回到城里；派克和普拉克两位先生以及别的绅士们屡次在到那里去的路上表示反对这位年轻勋爵，使莫尔伯利爵士一辈子从没这样踌躇满志过。

他们一起吃了一顿豪华的正餐。酒不停地斟满，那天白天也是这么度过的。莫尔伯利爵士喝着酒，来补偿自己近来的戒酒；年轻勋爵则借酒消怒；至于其余的人，因为酒是最好的，而且他们无需付钱，都大喝特喝。直到将近午夜，他们才冲出门去，狂放不羁，被酒弄得心中火热，鲜血在沸腾，脑子在起火，走向赌台。

他们在这儿遇见另一批人，和他们一样的疯狂。赌博的刺激、闷热的房间和耀眼的灯光，都不会使狂热减轻。在那片叫人头晕眼花的喧闹声和混乱行动中，人们已经神志昏迷。在这烂醉如泥的时刻，谁还会想到金钱、破产或是明天呢？又叫了更多的酒，一杯接一杯地被喝干，他们焦干、滚烫的嘴唇已经喝得裂开。灌下嘴去的酒就像油浇在烧旺的火上一样。而闹酒仍在继续。纵酒饮乐

达到了顶点，人们的手把酒杯砸在地上，因为已不能送到嘴边；嘴里叫嚷出来的咒骂几乎已经不能构成词句；喝醉了的输家大喊大叫，高声咒骂，有些人登上桌子，高高举起酒瓶摇晃着，对其余的人发起挑战；有些人跳舞，有些人唱歌，有些人撕坏纸牌，破口大骂。喧哗和狂乱主宰着一切。这时，一声叫嚷淹没了其他一切声音，只见两个人相互抓住了喉咙，挣扎着到达房间的中央。

这时才听得见十几个人的声音在高叫把他们分开。那些为了要赢钱而一直保持冷静并在这种场合谋生的人，扑向那两个格斗者，强行把他们分开，拉开到相距几步路。

"放我走！"莫尔伯利爵士粗声嘶哑地叫道。"是他打我的！你们听见了吗？我说，是他打我的。难道我在这儿一个朋友也没有吗？这是谁？韦斯特伍德。你听见我说是他打我的吗？"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些抓住他的人之一回答说。"走吧，今天夜里别再来了！"

"我偏不，天杀的——"他恶狠狠地应道。"我们这儿有十几个人都看见他打了我一拳。"

"明天还有充足的时间呐，"那位朋友说。

"哪有什么充足的时间！"莫尔伯利爵士咬牙切齿地大声说。"今夜，马上，在这儿！"他激动得如此利害，以致口齿不清，只顾站着，紧握起拳头，猛拉头发，在地上跺脚。

"这是怎么啦，阁下？"围着他的人中之一说。"双方拳来脚去过吗？"

"打了一拳，"勋爵气喘吁吁地回答。"我打了他。我在这儿对大家宣布！我打了他，而他明白为了什么。我要跟他说，让我们现在就来解决这场争端吧。亚当斯上尉，"年轻勋爵说，匆匆地扫视四周，于是对这些曾插进来劝解的人中之一说，"让我跟你谈谈，我请求你。"

被招呼的那人向前走来，挽住青年人的手臂，两人一同退出，莫尔伯利爵士和他的朋友不久也跟随而去。

那是个臭名昭著的放荡处所，而不是一个有可能在其中为这种事件唤醒对任何一方的任何同情或者进一步的规劝或调停的地方。换了别的地方，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会即刻被阻止，而且有时间来作出清醒而冷静的考虑；在这里可不行。人们的纵酒狂饮被搅乱了，就各自散去；有些人面带醉醺醺的严肃表情蹒跚而去；其他的人在退出时闹嚷嚷地讨论着刚刚发生的事；靠赌钱生活的正人君子们走出去时交谈着，说霍克是个好枪手；而那些曾吵闹得最凶的人已在沙发上酣睡，不再去想这号事了。

此时，那两位决斗的助手（目前可以这样称呼他们了）在长时间的商议之后，每人带着他的主公在另一个房间里会面。双方都全无心肝，两个都是经常出没于娱乐场所的人，两人都彻头彻尾地精通做最不道德的坏事，双方都债台高筑，两人都从某种较高身份跌下来，两人都沉溺于每一种腐败堕落的行为，为这些事，社交场中却能找到某种假斯文的名称，并以最堕落的习俗作为原谅的借口；他们本人自然还是具有白璧无瑕的荣誉的绅士，而关于别人的荣誉则十分挑剔。

眼下这两位绅士特别振奋，因为这事件十分肯定会张扬出去，几乎不能不相当提高他们的身价。

“这可是件难办的事儿，亚当斯，”韦斯特伍德先生挺直身体说。

“很难，”上尉应道，“一拳已经打出手，只有一个办法，自然啰。”

“我想没有道歉吧？”韦斯特伍德先生说。

“先生，从我方的嘴里，没说一个字，即使谈到世界末日也没用，”上尉回答道。“争论的最初起因，我听说，是为了一个姑娘什

么的，而你的主公使用了某种措辞，弗雷德里克勋爵为了替姑娘辩护，作了反击。但是这一来在大量的头痛问题上引起了一长串反驳、指责和反指责。莫尔伯利爵士言语尖刻；弗雷德里克勋爵激动起来，在极其恶化的情形下，在盛怒之中打了他一拳。除非莫尔伯利爵士这方面表示完全撤回那句话，这一拳弗雷德里克勋爵是准备为自己辩护的。”

“没有什么可说了，”对方应道，“只有安排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啦。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儿；但是有一种强烈的想法，希望快点结束；你反对说在太阳升起时吗？”

“干得倒干脆，”上尉回答说，看看他的怀表，“不过既然看起来已经盘算得很久，协商也只是白费口舌，所以不行。”

“在另一个房间里发生那事后，很可能到外面去倒可以谈谈，这一来使马上动身远远避开京城成为可取，”韦斯特伍德先生说。“特威肯罕镇对面河滨有一片草地，你说怎么样？”

上尉表示没有异议。

“我们要不要在彼得罕姆通向海姆大厦的林荫道上集合，等我们到达那儿之后，再决定具体的地点？”韦斯特伍德先生说。

对于这一点上尉也同意了。再同样简短地谈了其他一些事先要解决的问题之后，安排了两组人各走的道路，以避免引起怀疑，然后分手。

“我们将有宽裕的时间，阁下，”上尉在通知安排的情况之后说，“可以先到我的房间去取手枪匣子，然后从容地慢慢走去。如果你允许我把你的仆人打发走，我们可以坐我的马车，因为你的说不定会被人认出来。”

他们一到街上，就觉得和他们刚离开的环境形成多么大的对比！已是破晓时分。屋内的黄色灯光已被清澈、明亮、壮丽的晨光所替代；酷热、闷人的空气被快熄灭的吊灯的气味所污染，

酗酒和放荡行为的氛围中冒出的蒸汽使之发臭，这空气也被自由流通、新鲜和卫生的空气所替代。但是对于被清凉的空气所吹着的极度兴奋的脑袋来说，似乎由于虚度光阴和失尽良机而带来了满腔悔恨。血管搏动，皮肤发烧，目光凶暴，眼皮沉重，思想慌乱，他觉得好像这天光在对他指责，便不由自主地退缩起来，想躲避白天，仿佛他是某种肮脏可怕的东西。

“发抖了？”上尉说。“你觉得冷。”

“相当冷。”

“从那些闷热的房间里出来，是会突然觉得凉的。把那件外衣裹在身上。就这样，就这样；现在我们动身吧。”

他们轧辘辘地通过宁静的街道，在上尉的住所停了一下，离开城区，赶上开阔的大道，既无障碍，也无干扰。

田野、树丛、花园、树篱，每一样看起来都很美丽；虽然这青年人曾千百次地经过同样这些东西，他却觉得好像简直从没注意到它们过。和平和宁静的气氛笼罩着这一切，同他自己半清醒的思绪中的迷惘与混乱奇特地迥然不同，但仍然给人深刻的印象而且备受欢迎。他心里并没有恐惧之感；但是当他望着四下时，他的怒气减弱了；虽然和他这一无可取的前同伴有关的一切过去的错觉如今都已消除，他却宁愿从来就不认识他，而不愿想到事情竟发展到这个地步。

过去的一夜，前一天，还有许多其他的日日夜夜，全都汇合成一个难以理解和毫无意义的旋涡；他没法把一次发生的事情和其他许多次的分开。昨夜的事似乎发生在一个星期以前，而几个月以前的事又像是昨夜的一样。此刻车轮的声响已变成某种粗犷的调子，从中他能听出他所熟知的有些曲调的片断；此刻在他耳中除了像急流的震耳欲聋而叫人困惑的声音而外，别无其他声音。但是他的同伴却取笑他过于沉默，他们便交谈起来，并

大声狂笑。在他们住口不讲时，他有点奇怪地发现自己正在吸烟；但是想了一想，他记起了是在何时何地拿到这支雪茄的。

他们在林荫道的大门前停了车，走下来，把马车交给仆人照应，那是个机敏的家伙，和他的主人一样习惯于这种活动。莫尔伯利爵士和他的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四个人都沉默不语，沿着两行雄伟榆树中间的大道走去，这些树在他们头顶的上空汇合，构成长长的一道道绿色的哥特式拱门，伸向纵深，其尽头处是开旷的天空，像什么古老的废墟那样。

歇了一下，两助手之间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他们终于向右拐弯，穿过一片小草地，经过海姆大厦，走上再过去的几块田地。在其中的一块上，他们停了下来。距离已经量好，一些通常的程式都已做了，两个决斗者被安置在商定的距离，面对面站着，于是莫尔伯利爵士第一次转脸对着他那年轻的对手。他脸色惨白，眼睛充血，衣着不整，头发蓬乱——这一切最大可能是由于前一天和一夜所造成的结果。至于他脸上流露出的表情，除了凶暴恶毒以外，没有其他。他用一手遮目，牢牢盯着他的对手，看了一会儿，然后接过人家递给他的武器，专心瞧着这把枪，不再抬头张望，直至一听到命令，就立即射击。

两枪几乎是尽可能在同一时刻发出的。顷刻之间，年轻勋爵突然转过头来，带着恐怖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对手，既未呻吟，也未摇晃，就跌倒死去。

“他死啦!”韦斯特伍德叫道，他和另一个助手已奔到尸体前，单膝跪在它的旁边。

“他自作自受，”莫尔伯利爵士说。“这事是他自己招惹，而强迫我执行的。”

“亚当斯上尉，”韦斯特伍德赶紧大声说，“我请你作证，这件事做得挺公平。霍克，咱们可一会儿也别拖延。咱们得马上离开



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在决斗中倒下

这地方，赶紧上布赖顿[1]去，尽快过海峡到法国去。本来这就是件坏事，要是咱们耽搁一下，那就可能更坏。亚当斯，考虑你自己的安全，别留在这儿啦；活人先于死人嘛——再见！”

说罢这些话，他一把抓住莫尔伯利爵士的胳臂，拉他赶快离开。亚当斯上尉——只停留了一下，使自己确信命中注定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向同一方向迅速走开，去找他的仆人商量搬走尸体的措施，同时确保自己的安全。

弗雷德里克·维里索夫特勋爵就这样死去了，死于这只他曾装满过礼物并曾紧握过千百次的手；死于此人的行为，要不是由于此人和其他那样的人，他本可以活着做个无忧无虑的人，死时可以有儿女围绕在床边送终。

太阳得意洋洋、威风凛凛地升起，这崇高的大河[2]沿着弯曲的河道流去，树叶在空中沙沙颤动，小鸟从每株树上倾吐出愉快的歌曲，生命短暂的蝴蝶振动娇小的翅翼；白天的光明与生命开始了；这在一切之中，那死人压在每片叶子都承担着二十条极小的生命的小草上，躺在那里，死板而僵硬的面孔朝上，向着天空。

第五十一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和他朋友的计谋正接近圆满结束，不料为并不是他们心腹的另一方所获知。

亚瑟·格赖德住在一幢老房子里，阴沉昏暗，满是灰尘，似

---

① 布赖顿为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② 指泰晤士河。

乎已经失去生气，变成黄色，像他本人一样；由于把自己贮藏起来不见天日，已经变得枯萎起皱，正像他贮藏他的钱一样。光秃秃的旧桌椅，制作粗糙，坚硬而冷冰冰的，像吝啬鬼的心肠一样，靠着阴暗的墙排成无情的行列；单薄的壁橱体积细长，下部突出，守卫着关在里面的财宝，站在那里摇摇欲坠，仿佛因为经常害怕盗贼，蜷缩在暗角落里，在那里不会在地上投射什么阴影，似乎就可以避开别人的注意。一座高大的阴森森的钟竖立在楼梯上，指针瘦长，钟面似有菜色，滴答滴答地响着，像小心翼翼的耳语；它以单薄而尖锐的声音报时，像老人的声音，格格响着，仿佛饿得慌。

炉边没有睡椅可以让人舒适地休息。那儿倒是有些扶手椅，看起来它们觉得不自在，拱起了双臂，多疑而胆怯地警戒着。其他的一些却瘦削得出奇地可怕，好像要把身子挺得最高，装出最凶猛的神气，盯得所有的来人慌张失色。还有一些则同邻近的椅子相撞，或者靠在墙上，撑住了身子——带着几分炫耀的意味，仿佛要所有的人看清它们是不值得让人坐的。黑色笨重的方形床架似乎是为了让人做不安宁的梦才制造的。发霉的帷帘似乎在蠕动，紧缩为寥寥几个褶子，叠在一起，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时，相互之间低声细语，它们浑身发抖地了解到在那些紧锁的黑色橱柜中隐藏着诱人的物品。

一天早晨，从这整幢寒酸而空洞的房子中最寒酸而空洞的房间里传出老格赖德颤抖的声音，正有气无力地唱着某一支已被遗忘的歌曲的尾声，其副歌为：

哒—朗—当—嘟，
把旧鞋抛掉，
祝新婚幸福！

他用同样尖锐颤抖的声调反复地唱着，直到发作一阵猛烈的咳嗽才被迫停下，沉默地继续从事于正在干的那件事。

这件事就是从一只虫蛀的衣橱的架子上一件件地拿下许多霉臭的衣服；把每一件举起来对着阳光仔细检查，在完全正确无误地折叠好之后，逐一放在他身旁两个小堆中的一堆上。他从来不一下子拿出两件衣服，只一件件地向外拿，每次到架子上拿了衣服后，也从来不忘记关上衣橱的门，用钥匙锁上。

“鼻烟色的这套，”亚瑟·格赖德察看着一件绒毛磨光露线的外衣说。“我穿鼻烟色的看上去不错吗？让我想想。”

他考虑的结果看来是相反的，因为他把它重新折好，放在一边，然后爬上一把椅子去另外拿一件，同时嘁嘁喳喳地唱着：

年轻，钟情，而且美丽，
啊，多少幸福在那里！
这婚礼肯定吉利！

“他们总是放进‘年轻’这种字眼，”老格赖德说，“其实歌曲只是为了押韵才写的。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可怜的乡下人就唱这支傻乎乎的歌曲。然而，且慢——说年轻也完全对啊——意思是指新娘嘛——是啊。嘻，嘻，嘻！意思是指新娘嘛。天哪，说得好。说得非常好。而且真实，完全真实！”

由于对这个发现感到满意，他又从头至尾再唱一遍，表情越发丰富，不时还发出一两个颤音，然后才重新干他的活儿。

“深绿色，”老亚瑟说，“穿深绿色套装可出色呐。是我在一家当铺买来的，价钱很便宜，还有——嘻，嘻，嘻！——在背心的口袋里还有一枚失去光泽的先令呐。想想吧，当铺老板竟不知道衣

服里有一先令！我可知道！我检查质量的时候，就摸到啦。哎呀，这当铺老板是多么笨啊！而且这套深绿色的是套吉利的衣服。就在我第一次穿的那一天，老马罗福特勋爵在床上被烧死，所有死后偿还的借据① 全都失效。我要穿这深绿色的结婚，佩格——佩格·斯莱德斯柯——我要穿深绿色的！”

他叫了这一声，又在房门口重复了两三声，应声走进房间的是一个矮小、瘦弱、睡眼惺忪的老女人，面部瘫痪，丑得可怕。她拉起她的脏围裙，擦着皱缩的脸，用聋子通常说话的那种放低的语调问道：

“是你在叫我，还是钟在敲？我的耳朵坏得压根儿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但是只要我听见一个声音，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们中的一个，因为在这幢房子里再没有什么会活动的了。”

“是我，佩格，是我，”亚瑟·格赖德说，拍拍胸部，使这回答更明白些。

“是你，呃？”佩格回答说。“那么你要什么？”

“我要穿深绿色的衣服结婚，”亚瑟·格赖德大声说。

“结婚穿它可好得太过头了，东家，”佩格在稍微察看一下那套服装之后接着说。“难道你没有比这套更坏一点儿的吗？”

“其他的都不行，”老亚瑟回答道。

“怎么不行？”佩格回嘴说。“你为什么不穿你的日常衣服，像个男子汉——呃？”

“那些衣服不大适合，佩格，”她的东家应道。

“不大什么？”佩格说。

“适合。”

“适合什么？”佩格尖刻地说。“太老的人穿不合适吗？”

---

① 死后偿还的借据——以本人死后由继承人应得遗产为抵押的借据。

亚瑟咕哝着抱怨管家耳朵聋，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嚷嚷：

"不够潇洒！我要尽可能看起来漂亮些。"

"看起来！"佩格大声说。"如果她正像你说的那样漂亮，她一定不会多看你，东家，这你可以放心；至于你本人看起来怎么样——椒盐色、深绿色、天蓝色或者苏格兰格子呢的，在你身上都没有什么不同。"

向对方作出了这带有安慰性的保证，佩格·斯莱德斯柯把这套选中的衣服折好，用皮包骨的双臂抱住，站在那里扭动着嘴，龇牙笑着，眨着水汪汪的眼睛，像是用什么奇形怪状的材料雕成的粗笨的人像。

"你存心开玩笑，是吧，佩格？"亚瑟说，态度不太宽厚。

"唷，难道这还不够使我这样吗？"老女人反问道。"然而我眼看就要被撵走啰，如果有谁来打算对我作威作福的话，所以我要向你辞职不干，东家。在这么多年以后，没有人能压在佩格·斯莱德斯柯的头上；这你是明白的，所以我用不着告诉你了！对我那么做可不行——不，不，对你也不行。只要尝试一下，结果必定是毁灭——毁灭——毁灭！"

"哎呀呀，我决不尝试，"亚瑟·格赖德说，听她提到"毁灭"，给吓破了胆，"绝对不会。要毁掉我是十分容易的；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要养活另一张嘴，得比以往更节俭。只是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她失掉她的美貌，佩格，因为我就是喜欢看啊。"

"当心，你会发现美貌是要花大钱的，"佩格摇动着食指反驳说。

"但是她自己能挣钱啊，佩格，"亚瑟·格赖德说，急于察看他这话对老女人的面色产生什么影响，"她能画素描和油画，为装饰凳子和椅子做各色各样的漂亮东西。还有拖鞋，佩格，挂表链、头发链和一千种讲究的小玩意儿，我连一半的名字也说不

出。再说，她还会弹钢琴（而且这还不算，她有一架钢琴呢！），唱起歌来就像一只小鸟。她会穿得很俭朴，供养不必花大钱，佩格；你不认为她会这样吗？”

“如果你不让她拿你当傻瓜，她就会这样的，”佩格回答说。

“拿我当傻瓜！”亚瑟惊叫道。“相信你的老东家是不会被美丽的脸蛋儿所蒙骗的，佩格；不，不，不——也不会被丑陋的脸蛋儿所蒙骗，斯莱德斯柯太太，”他装作自言自语的样子，轻轻地接着说。

“你正在说什么你不愿让我听见的话，”佩格说，“我知道你正在说。”

“哎呀！这个女人心里有鬼啊，”亚瑟咕哝道，加上难看地斜睨了一眼，“我刚才说要把一切都托付给你，佩格。就是这些。”

“东家，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了，”佩格嘉许地说。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佩格·斯莱德斯柯啊，”亚瑟·格赖德心想，“我是不用担心的。”

虽然他很明确地这样想，他可不敢使嘴唇有所动作，生怕这个老女人会看破他。他甚至显得有几分害怕她会看出他的心思，因此带着哄骗的神情斜眼看着她，同时出声地说：

“用最好的黑丝线缝好深绿色衣服中所有脱线的地方。拿出一绞最好的线，在外衣上换上几颗新钮扣，还有——这是个好主意，佩格，我知道你会喜欢的——既然我还从没给过她什么东西，而女孩子正是喜欢这种殷勤的，你去把我放在楼上的一条项链擦得金光闪闪，我要在结婚日的早晨送给她——亲手扣在她可爱的小脖子上——第二天再把它拿下来。嘻，嘻，嘻！我替她把它锁起来，佩格，就此没有了。这样，一上来谁拿谁当傻瓜啊，我倒想知道，呃，佩格？”

斯莱德斯柯太太对于这个巧妙的计划好像评价很高，用各种各样方式摇动脑袋，抽搐身躯，表示满意，可是这一来一点也没有增加她的魅力。她就这样摇头扭身，直到跛行到了门前，那时她换成一副尖酸恶毒的神色，把下颚左右摆动，起劲地咕哝着，对那未来的格赖德太太骂不绝口。在她慢慢匍匐地下楼时，几乎在每一级都要停下来喘息。

"她简直是半个巫婆，我认为，"当亚瑟·格赖德发现自己又是独自一人时说。"但是她非常节俭，而且聋得可以。对于她的生活我几乎不消花费一个子儿；而且她凑着钥匙孔偷听也没用，因为她听不见。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就这方面来说；是个最最谨慎的老管家，价值相当于她的体重——用铜来计算。"

用这些高级词儿来赞美他的佣人的优点后，老亚瑟又回到他那支歌曲的副歌。那套注定将给即将举行的婚礼增光的衣服目前已经选妥，他便把其他的衣服放回原处，和他从发霉的角落里拿出那些已多年静卧在那里的衣服时一样当心。

门铃声使他吃了一惊，他赶快结束这项工作，锁上衣橱。其实根本并不需要用什么特别快动作，因为谨慎的佩格难得知道有人拉铃，除非她那昏花的眼睛碰巧向上看了一眼，看见门铃朝着厨房的天花板在摇动。然而略微延迟之后，佩格蹒跚地走进来，纽曼·诺格斯跟在后面。

"啊！诺格斯先生！"亚瑟·格赖德搓着双手高声说。"我的好朋友，诺格斯先生，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啊？"

纽曼带着坚定不移、纹丝不动的神情，专注的目光确实十分专注，他一边回答，一边用动作来配合，"有封信。尼克尔贝先生写来的。送信人在等着。"

"你不想—想—"

纽曼向上看看，咂咂嘴。

"——坐下吗？"亚瑟·格赖德说。

"不，"纽曼回答道。"谢谢你。"

亚瑟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十分贪婪地盯着看信的内容，欣喜若狂地暗自笑着，读了好几遍才能把它从眼前拿开。他多次一再仔细阅读来信，使得纽曼认为应该提醒他自己还在这里才对。

"回信，"纽曼说。"送信人在等着。"

"说得是。"老亚瑟回答说。"对一对，我几乎忘啦，我得声明。"

"我刚才想你快忘记了，"纽曼说。

"提醒我完全正确，诺格斯先生。哦，真的很正确，"亚瑟说。"是的。我要写封短信。我——我——有点儿慌张，诺格斯先生。这消息——"

"不好？"纽曼打断他的话说。

"不，诺格斯先生，谢谢你；好，好。最好的消息。坐下吧。我要去拿笔和墨水来，写一封简短的回信。我不会把你留得很久。我知道，对于你的东家你正是个宝，诺格斯先生。他有时说起你用这样的词儿，那，我的天哪！会使你大吃一惊的。我可以说我也是这样说的，而且一直这样说。我也总是这样说起你。"

"那么，如果你说的时候，那就会是'真心诚意诅咒诺格斯先生！'"当格赖德匆忙走出去时，纽曼想道。

那封信已经落在地上。仔细察看了一下周围，纽曼被好奇心所驱使，想知道从他的办公室壁橱里偷听到的那个计谋的结果，于是一把捡起信，迅速阅读如下：

格赖德：

今晨我又见到了布雷，提出在后天（如你所建议）举行婚礼。他那一方面并未提出反对，对于其女来说，哪一天都可以。我们

将一同前往，你一定得在早晨七点与我会面。我无需告知你应该准时。

在此期间不要再去拜访这姑娘。最近你去彼处已过于频繁。她并不苦苦思念你，而且可能有危害。抑制你的青年热情四十八小时，让她和她父亲在一起。你只会破坏他所做并且做得很好的事。

你的

拉尔夫·尼克尔贝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纽曼把信扔回原来的地方，用脚压压平，免得飘走，迈一大步回到他的座位上，看起来又一无表情，又毫无知觉，达到凡人所能达到的程度。亚瑟·格赖德神经过敏地朝四面看了一下，瞥见在地上的信，便把它拾起来，坐下来写信，又看了一下纽曼·诺格斯，只见他正带着那么特别的强烈感情凝视着墙壁，使亚瑟十分惊恐。

"你看见什么特别的东西吗，诺格斯先生？"亚瑟说，试图跟随纽曼的视线的方向——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人曾干过。

"只是一个蜘蛛网罢了，"纽曼回答说。

"哦，就只这个吗？"

"不，"纽曼说。"网上还有一只苍蝇。"

"这儿有许多蜘蛛网，"亚瑟·格赖德说。

"在我们那儿也是这样，"纽曼·诺格斯应声说，"而且也有苍蝇。"

纽曼显得从这句巧妙的应答中得到极大的愉快，并且叫亚瑟·格赖德的神经惶惶不安的是，竟使他的手指关节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劈啪声，类似远处发射小钢炮的声音。然而亚瑟终于写完了给拉尔夫的回信，交给那古怪的信使去送。

“就是这个，诺格斯先生，”格赖德说。

纽曼点了一下头，把信放在他的帽子里，正拖着脚步走开，这时这老糊涂格赖德无限高兴，招招手要他回来，咧嘴笑着，弄得皱起了整个面孔，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他尖声地对他耳语道：

“你愿意——你愿意喝一小口什么东西——只是尝一口吗？”

为了交情（如果说亚瑟·格赖德可能这样做的话），纽曼就不会同他喝一口哪怕味道最醇的酒；但是为了要看看对方会干出什么坏事，并且尽力惩罚他，他立刻接受了这建议。

因此，亚瑟·格赖德又打开橱柜，从摆满了佛兰德斯式大酒杯和古雅的酒瓶（其中有一些的瓶颈像同样数目的鹳鸟，另外一些有方形的荷兰造的瓶身和像中风者的喉咙的又短又粗的瓶颈）的搁板上拿下一只看外表很有指望的满是灰尘的瓶子和两只小得古怪的玻璃杯。

“你从来没尝过这个，”亚瑟说，“是eau-d'or——金水！我喜欢它就因为它这名称。是个美妙的名称！金子的水，金水！天哪，似乎喝它就是犯了大罪！”

看来他很快就失去了勇气，并且摆弄着那瓶塞，看样子就快把瓶子放回原处似的，纽曼便拿起一只小玻璃杯，朝酒瓶上叮叮当当地撞击了两三次，作为温和的暗示：他还没有受到款待呢。亚瑟·格赖德深深叹了口气，慢慢地倒满酒杯——尽管还没有满到杯边——然后倒满他自己的。

“停，停；现在且别喝，”他把手放在纽曼的手上说，“这瓶酒是二十年前人家送给我的；每当我尝一点儿时，那也是非——常难得的，我喜欢事先想到这一点，并且逗弄我自己。我们来祝酒吧。诺格斯先生，我们来祝酒好吗？”

"啊!"纽曼说,不耐烦地看着他的小玻璃杯。"赶快!送信人在等着。"

"唉,那么,我来告诉你吧,"亚瑟嗤嗤地笑着说,"我们来为——嘻,嘻,嘻!——我们来为一位小姐干杯吧。"

"小姐们吗?"纽曼说。

"不,不,诺格斯先生,"格赖德一把抓住他的手回答说,"一位小姐。你听见我说一位小姐感到惊讶。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有一位小马德琳。那就是祝酒的对象,诺格斯先生。小马德琳!"

"马德琳!"纽曼说,心里加上一句,"愿上帝保佑她!"

纽曼迅速而无动于衷地消灭掉他的那份金水,对老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笔直地坐在椅上,大张着嘴凝视着对方,好像这情景使他大吃一惊。然而纽曼却若无其事地走了,让他从容不迫地喝他自己的,或者把酒倒回瓶里,随他的便。他在通道上和佩格·斯莱德斯柯擦肩而过,既没有讲对不起,也没有打招呼,大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格赖德先生和他的管家一单独留下,便自行组成一个行动委员会,讨论如何安排接待这年轻新娘的工作。由于它像其它的委员会一样,在讨论中极其冗长沉闷,本历史还是追踪纽曼·诺格斯的足迹为好,从而把优势和需要结合起来;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这么做,而众所周知,需要是没有法律可循的。

"你去了好长的时间,"纽曼回来后,拉尔夫说。

"他用了好长的时间嘛,"纽曼应道。

"呸!"拉尔夫不耐烦地喝道。"要是他给了你便条,就把它给我;要是他没给,就传达他的口信。别走开。我还有话跟你说,老兄。"

纽曼交出了便条,显得十分正直而无辜,这时他的东家拆开

封口，扫了一眼。

"他肯定会来的！"拉尔夫一面把信撕成碎片，一面咕哝道，"噢，当然啰，我知道他肯定会来的。还用得着这么说吗？诺格斯！请问老兄，昨天晚上，我看见在街上和你一起的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纽曼回答道。

"你最好再想想，老兄，"拉尔夫带着恫吓的神气说。

"我告诉你，"纽曼大胆地应道，"我不知道。他到这儿来过两次，要找你。你出去了。他又来了。是你自己把他赶走的。他说他姓布鲁克尔。"

"我知道他来过，"拉尔夫说，"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怎么样？噢，后来他偷偷地躲在附近，在街上跟踪我。他一夜又一夜地跟着我，拼命要求我带他和你会面；就像他所说的，他曾经见过你一次，而且就在不久以前。他要面对面地见你，他说，而你不久就会让他畅所欲言，他保证。"

"那么你听了说什么呢？"拉尔夫尖锐地盯着他的苦工问道。

"那不关我的事，我不愿管。我告诉他，他可能在街上偶然碰到你，如果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但是不！那不行。在街上你不会听他说一句话，他这么说。他一定要和你单独在一个房间里，把门锁上，他才能毫不害怕地说话，而你不久就会改变你的口气，耐心地听他讲。"

"大胆的畜生！"拉尔夫咕哝道。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纽曼说。"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甚至认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你看见过他，或许你知道。"

"我想我是知道的，"拉尔夫应道。

"嘿，"纽曼生气地回嘴说，"别期望我也认识他，就是这句话。你接下来就会问我为什么我以前从没告诉你这件事。要是

我告诉你所有那些人议论你的话，你会说什么呢？有时我这么干了，你叫我什么来着？‘畜生，蠢驴！’像一条龙那样冲着我吼叫。”

事实真是如此，尽管纽曼预期到的那句问话，这时事实上正在拉尔夫的嘴唇上打转。

“他是个吊而郎当的流氓，”拉尔夫说，“从大海对面来的一个流浪汉，在那儿四处犯罪作案；一个冒绞死的危险的逍遥法外的重罪犯；一个厚颜无耻的骗子，竟胆敢在非常了解他的我的身上搞阴谋。下次他再跟你捣乱，就把他交给警察，告他企图用谎话和恫吓来勒索钱财的罪名——你听见了吗？——把其余的事留给我办。他将在监狱里多呆一些时候，而我敢肯定，等他出来以后，他就会另找别人去诈取。你记住我的话，记住了吗？”

“我听见了，”纽曼说。

“那就这么办吧。”拉尔夫应道，“我会奖赏你的。好，你可以走啦。”

纽曼利用这个许诺立刻把自己关进他的小办公室，在那儿十分严肃地考虑了一整天。等到夜里下班之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出发到市中心，躲在抽水机后面他的老位置上，留神等尼古拉斯来——因为纽曼·诺格斯很以他这办法自豪，而不能忍受他这朋友以沦为衣衫褴褛和降低身份的状况出现在奇里伯兄弟的面前。

他占有这个位置还不到几分钟，就高兴地看见尼古拉斯在走过来，于是从他的埋伏地点冲出去迎接他。尼古拉斯在他那方面也同样高兴遇见他的朋友；他已经有些时候没有看见纽曼了，所以双方的问候很是热情。

“我当时正惦记着你，”尼古拉斯说。

“说得是，”纽曼接着说，“我也惦记着你。我不得不在今晚赶来。我说，我想我正打算查明一件事。”

“那会是什么事呢？”尼古拉斯应道，对这奇怪的信息一笑置之。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会不是什么事，”纽曼说，“那是一个秘密，你的伯父和它有牵连，但是我还没能发现到底是什么，尽管我很有些想法。现在我决定不暗示了，免得你会失望。”

“我失望！”尼古拉斯大声说，“难道我感兴趣吗？”

“我想正是这样，”纽曼回答道。“我头脑里有一个怪念头，认为一定是这样。我找到了一个人，他清楚地知道得比他马上想说的还多。他已经给我一些暗示，弄得我很迷惑——我说，弄得我很迷惑，”纽曼心急如焚地搔搔红鼻子说，同时使劲盯着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不禁惊讶是什么神秘的情况使他这朋友变得如此振奋，同时尽力用一连串的问话引他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终无所获。纽曼除了重复已经说出的使他迷惑的那些话而外，不愿讲任何更明确些的话。同时，他还颠三倒四地讲了一大通：为什么必须极其当心；那目光尖锐的拉尔夫如何已经看见他和那个不见经传的通讯人在一起；他又怎样用极度谨慎的态度和巧妙的言辞挫败了上述的拉尔夫；怎样从一开始他本人就准备好应付这种意外事故。

尼古拉斯想起了他这伴侣的习性——就是他的鼻子确实会像座灯塔般经常警告所有看到的人——把他拉到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在那里，他们开始回顾彼此相识的原由和进程，像人们有时会这样做的，并找出那些印象最深的小事，终于谈到了塞西莉亚·鲍勃斯特小姐。

“那件事让我想起了你还从没告诉过我这年轻小姐的真实姓名呢，”纽曼说。

"马德琳,"尼古拉斯说。

"马德琳!"纽曼叫道。"马德琳什么?她姓什么——说出她的姓来!"

"布雷,"尼古拉斯大吃一惊地说。

"竟完全一样!"纽曼尖声叫道。"好伤心的故事啊!你难道还能袖手旁观,听任那反常的婚姻照样举行而不尝试去救她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尼古拉斯跳起身来叫道。"婚姻!你疯了?"

"是你疯了?是她疯了?你难道瞎了,聋了,一无知觉,死去了?"纽曼说。"你可知道吗,在一天之内,靠了你伯父拉尔夫的力量,她就要嫁给一个像他一样坏的人,而且更坏,如果还有更坏的人的话。你可知道,在一天之内,她就要被牺牲,就像你活生生地站在这里一样千真万确,嫁给一个老混蛋——从出生到教养都是彻头彻尾的魔鬼,以魔鬼的方式变得头发花白。"

"当心你说的是什么,"尼古拉斯应道。"看在上天的面上,当心点。我单独留在这儿,而那些能伸出手来营救她的人却离得老远。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从没听说过她的姓名,"纽曼说,由于鼓足了劲儿,几乎说不出话来。"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呢?我们至少可能有些时间来考虑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尼古拉斯大声说。

要弄明白这详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在纽曼打了大量的异乎寻常的手势之后,仍然无法帮助他说清,尼古拉斯几乎和纽曼本人一样发狂了,便强迫纽曼坐下,按住了他,直到他开始讲述。

在那阴谋被揭露时,一股狂风暴雨般的激情涌过这听者的

心胸，他大吃一惊，勃然大怒，义愤填膺。他一了解到这一切，就脸色转白，四肢发抖，突然从房中冲出去。

"拦住他！"纽曼高声叫喊，直冲而出去追赶。"他一定会干些不顾死活的事；他会杀死什么人的。啊呀！快，拦住他。捉贼！捉贼！"

第五十二章

尼古拉斯对营救马德琳·布雷感到绝望，但仍鼓起精神，决定再作尝试。肯维格斯和利利未克两家的内部情况。

尼古拉斯发觉纽曼决心不顾一切地阻止他前进，又担心什么好心的过路人被"捉贼"的叫声所吸引，可能伸手粗暴地揪住他的身子，使他陷进尴尬的处境，要从那里解脱出来可能有些困难。他不久就放慢脚步，让纽曼·诺格斯赶上来和他同行，纽曼就这样做了，气喘吁吁得好像已不可能再坚持一分钟了。

"我一定直接到布雷家去，"尼古拉斯说。"我一定要见这个人。如果他胸中还留有一点儿人情，如果他对自己的孩子，像她这样既无母亲、又无朋友的孩子，还有一丝关怀的话，我一定要使他醒悟。"

"你做不到，"纽曼回答道。"真的，你做不到。"

"那么，"尼古拉斯说，一面奋力前进，"我一定凭我第一个冲动行事，直接去找拉尔夫·尼克尔贝。"

"等你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上床啦，"纽曼说。

"我一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尼古拉斯狠狠地说。

"啧，啧，"诺格斯说。"放冷静些。"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纽曼，"尼古拉斯略一停顿之后接着说，一面说一面拉住纽曼的手。"我战胜过许多磨难；但是这桩事牵涉到另外一个人的苦难，而且是那么大的苦难，我对你承认我变得一筹莫展，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啦。"

事实上，这事看来确乎是无法补救的。纽曼·诺格斯藏在壁橱里时所窃听到的情况，已不可能加以利用了。单靠拉尔夫·尼克尔贝和格赖德之间订立的同盟这情况，无法使这婚姻成为无效，也不会使布雷对此表示不满，他如果并不确实知道存在着某种这样的协议，无疑也会猜出几分的。关于对马德琳的某种骗局的暗示已被亚瑟·格赖德相当含糊地作出；但是来自纽曼·诺格斯，并且被他口袋中的小酒瓶冒出的气味弄得更加含糊了，这暗示就变得完全难以理解，而且陷入了五里雾之中。

"看来连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尼古拉斯说。

"这就更需要冷静、理智、考虑、思索了，"纽曼说，每换一个词就顿一顿，着急地看一眼他朋友的脸。"那兄弟俩在哪儿？"

"两人都因紧急事务出门了，要一个星期。"

"难道就没有办法和他们通信息吗？没有办法使他们中的一个明天晚上回到这儿吗？"

"不可能！"尼古拉斯说，"我们和他们中间隔着海洋呢。就算最最顺风，来回也得三天三夜。"

"他们的侄子，"纽曼说，"还有他们的老办事员呢。"

"他们俩能做的事，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呢？"尼古拉斯接着说。"尤其是对于他们俩，我曾被责成对这问题必须严格保持沉默。在除了出现奇迹，什么事都无法阻止这样的牺牲的时候，我有什么权力辜负对我的信赖呢？"

"想想看，"纽曼极力敦促道。"难道就没办法啦？"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尼古拉斯说，情绪彻底低落。“什么也没有。父亲怂恿，女儿同意。这些恶棍使她陷入了他们的罗网；法权、强权、势力、金钱，每种权势都在他们那一边。我怎么能有希望去救她呢？”

“要始终保持希望！”纽曼轻轻拍着他的背说。“永远希望，做个好样的。永远别放弃希望，那样解决不了问题。尼克，你听我的话吗？那样解决不了问题。要千方百计。要弄清楚你已尽你最大的力量干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仍然不要放弃希望，否则做任何事都无用了。希望，希望，始终保持希望！”

尼古拉斯确实需要鼓励。有关这两个高利贷者的计谋的情报突然向他袭来；留给他尽力设法的时间却非常少；很可能，甚至可以说已确凿无疑，只消再隔几个钟头，就会把马德琳·布雷放在他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把她交付给无法表达的苦难，甚至也许过早地死亡。这一切完全把他懵懂了，使他不知所措。他让自己在心中培育的每一个与她有关的希望，或者不知不觉地怀着的，好像都落在他的脚边，枯萎而死亡了。他在记忆或想象中赋予她的每一个可爱之处，出现在他的面前，仅只加深他的苦恼，给他的绝望增添新的悲痛。对她的孤苦伶仃的处境的每一分同情以及对她的英勇品质和坚韧精神的每一分敬佩，都加重了他的愤慨，使他全身震撼，怒火填膺，濒于爆炸。

但是，如果说尼古拉斯的内心感受使他局促不安，纽曼却用自己的心来使他宽慰。他的规劝是多么诚挚，他的态度是如此真诚而热情，尽管也都和平常一样怪诞可笑，却使尼古拉斯获得新的坚强的信心，在默默地走了一小段路之后，竟能够对他说：

“你给了我一个有益的教训，纽曼，我一定会从中得益的。至少我可以走一步棋——确实是会走的——明天我一定专心去办。”

"那是什么呢?"纽曼急切地问。"不是去恫吓拉尔夫吧?不是去找那个父亲吧?"

"去找女儿,纽曼,"尼古拉斯回答道。"去做一件那两兄弟终究能尽力做到的最大的事,如果如上天所愿,他们在这儿的话!和她讨论这可怕的婚姻,向她指出她正在赶忙去迎接一大堆吓人的坏事。这样做可能很鲁莽,而且未经适当的考虑。去恳求她至少暂停一下。她一直没有一个为她的利益设想的好顾问。也许我还来得及感动她,尽管这已是最后的时刻,她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

"说得很勇敢!"纽曼说。"干得好,干得好!是啊。非常好!"

"而且我得声明,"尼古拉斯带着真诚的热情说,"在这次努力中,我并没有受到自私或个人考虑的影响,只是出于对她的怜悯,以及对这个残忍的阴谋的憎恶和痛恨;即使在这战场上有二十个对手,而我是最后的最不受他们大家喜欢的一个,我也会这么做。"

"你会的,我相信,"纽曼说。"可是你目前要忙着到哪儿去呢?"

"回家去,"尼古拉斯回答道。"你和我一块儿走,还是就说再见?"

"如果你只是步行,而不是奔跑,我会陪你走一小段路,"诺格斯说。

"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步行,纽曼,"尼古拉斯急忙应道,"我必须快快地走,不然就不能有喘息的时间啦,我会告诉你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明天!"

不等对方回答,他就以快速的步伐跑开,扎进挤满街头的人群,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有时是个凶暴的青年,"纽曼目送着他说,"但是我为此

喜欢他。目前已有充足的理由，不然就糟了。希望！我说过有希望，我想！拉尔夫·尼克尔贝和格赖德凑在一起出坏主意！希望却属于反对的一方！嗬！嗬！”

纽曼·诺格斯很忧郁地笑了一声，结束了这番独白；并且很忧郁地摇摇头，带着很愁苦的表情，转过身去，沉重缓慢地走上他的路。

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时他会到某一家小酒菜馆或小酒店去，在多种意义上，这一直是他的做法。但是现在纽曼太关心，太着急了，竟连酒都不想去喝，所以，带着种种失落与惨淡的思绪，直接赶回家去。

那天下午曾经发生这样的事：莫尔丽娜·肯维格斯小姐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她第二天从威斯敏斯特桥乘汽船到特威肯罕附近的鳗饼岛去，在那儿可以尽情玩乐，有冷的便餐、瓶装啤酒、果汁甜酒和虾，还可以在露天跳舞，由一支流动乐队伴奏，那是为了这目的而送到那儿去的。那汽船是由一位社会关系广泛的舞蹈教师为了供应他的许多学生而特别租用的，学生们表示对教师服务的感谢，决定自己购买，并且劝他们的朋友们也购买种种淡蓝色票子，使他们有资格参加这次郊游。一位好炫耀的邻人送了一张这种淡蓝色票子给莫尔丽娜·肯维格斯小姐，邀请她和自己的女儿们一同去；而肯维格斯太太正确地认为，尽管接到通知时间已晚，莫尔丽娜小姐必须尽可能最光彩地出场，这是关系到家族荣誉的事儿；她并且向这舞蹈教师声明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舞蹈教师要到场，并且对所有在场的父母说，别人的孩子们可以从她的孩子们身上学得彬彬有礼。肯维格斯太太在干繁重的准备工作时曾两度晕倒，但是由即使拚着老命也得保持家庭名声这一决心所支持，在纽曼·诺格斯回家时，还在使劲地忙着。

这时，在意大利熨斗熨烫荷叶边，给裤脚打褶，上衣加饰边之际，加上这种场合中免不了的晕倒及重又苏醒，肯维格斯太太竟全身心地忙碌得直到近半小时之后才注意到莫尔丽娜小姐头发上那两条淡黄色的辫子有点蔫了，除非经过一位本领高超的理发师之手，她就绝对无法超过所有其他人的女儿，得到巨大的胜利，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等于失败。这个发现使肯维格斯太太大为绝望，因为那理发师住在隔开三条街和八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之遥的地方；不能让莫尔丽娜单独到那里去，即使这样一种活动是绝对合乎体统的也罢，这是肯维格斯太太拿不准的。肯维格斯先生还没有下班回来；没有人可以带她去啊。于是肯维格斯太太由于肯维格斯小姐惹她恼火，打了她一下，然后流下泪来。

“你这忘恩负义的孩子！”肯维格斯太太说。“今晚我为了你好，忍受了这一切，你竟然这样。”

“我也没办法，妈，”莫尔丽娜流着泪应道，“我的头发会长的嘛。”

“别对我说啦，你这淘气鬼，”肯维格斯太太说，“别说啦。即使我信任你一个人去，你能不被车子碾死，我可知道你会偷偷跑到劳拉·乔普金斯家去，”（她就是那个好炫耀的邻居的女儿），“告诉她你明天预备穿什么衣服，我知道你会的。你心里就是没有自尊心，不能放你出去，连一忽儿也靠不住。”

用这些话痛责她的长女的坏脑筋时，肯维格斯太太又恼火地从眼中滴下眼泪，声明她确实相信从来没有任何人像她这么备受折磨。这一来，莫尔丽娜·肯维格斯又哭开了，她们便一起为自己痛哭不已。

事情闹成这样的时候，传来纽曼·诺格斯一瘸一拐地经过房门向楼上走来的声音。这时，肯维格斯太太从他的脚步声中获

得了新的希望，急忙抓紧时间，从脸上尽可能多地抹掉那些可以一下子除去的说明刚才动了感情的痕迹，然后出现在他的面前，讲述她们的困境，恳求他护送莫尔丽娜到理发店去。

“诺格斯先生，要是我不知道你是多么善良仁慈的一个人，我就不会求你；不，决不，”肯维格斯太太说。“我的体质很弱，诺格斯先生，但是我的志气是不会让我向一个可能拒绝我的人请求帮助的。我宁可眼看我的孩子被嫉妒和粗鄙踩倒，被践踏！”

纽曼心地极好，即使肯维格斯太太连一句表示信任的话也不说，也不会不同意的。因而，没过去几分钟，他和莫尔丽娜小姐就一路向理发店赶去了。

确实说来，那并不是一家理发店；这就是说，思想粗俗的人可以把它叫做剃头店；因为他们不仅给女士们理发和卷发，弄得漂亮，给孩子们剪得当心，而且也让绅士们胡子刮得舒适。但它仍然是一爿非常高雅的店铺——事实上完全是头等的——在橱窗里陈列着除了别的雅致的东西而外，还有一个肤色白皙的小姐和一个肤色黝黑的绅士的蜡制半身雕像；这是四邻全赞不绝口的。有些女士当真就此断言：这肤色黝黑的绅士实际上就是那精神饱满的年轻店主的肖像。他们的发型是多么相似——两人的头发都非常光泽，在头发正当中有一条笔直的狭窄头路，在两边都有大量环形鬈发——这就更鼓励这种想法。然而，在见多识广的女人中，这个说法已不受重视了，因为，不管她们多么愿意（她们的确非常愿意）对店主的英俊面貌和体形作出充分肯定的评价，她们把橱窗里那肤色黝黑的绅士的面容当作男性美的精致而抽象的象征，有时或者能在天使和军人中间显露出来，但是很少能具体体现出来以饱凡人的眼福。

纽曼·诺格斯带着肯维格斯小姐安全到达的正是这爿店铺。店主知道肯维格斯小姐有三个姐妹，每人都有两根淡黄色的

辫子，她们每人每月至少一次在这儿花上六便士，因此他果断地放弃一位刚刚涂满皂沫准备修面的老绅士，把他移交给一名满师学徒（由于此人过于肥胖，而且已到中年，在女士们中间不很受欢迎），亲自来侍候这位年轻小姐。

正当这一转换完成时，出现了一个要修面的个子粗大、兴致勃勃的煤炭装卸工，嘴里叼着烟斗，一手摸着下巴，要求知道修面的人什么时候有空。

这个问题是向这满师学徒提出的，他拿不定主意，看着年轻店主，而年轻店主却不屑地望着这装卸工，同时说：

"你不该在这儿刮脸，我的老兄。"

"为什么不？"装卸工问。

"我们不给你们这一行的先生们刮脸，"年轻店主说道。

"什么，上个礼拜咱穿过窗户张望时，明明瞧见你给一个面包师刮脸，"装卸工说。

"必须在某些地方划条杠杠，我的好伙伴，"店主回答道。"我们把杠杠划在那儿。我们不能超出面包师。如果我们再接待什么比面包师地位低点儿的人，我们的主顾们就会抛弃我们，我们的店就可能关门。你务必到别的店铺去试试，老兄。我们这儿可不行。"

装卸工张大了眼睛，对看来非常受到优待的纽曼·诺格斯咧嘴笑着，又轻蔑地环视店内，仿佛这样就可以贬低润发油瓶和其他存货了。他从嘴里拿出烟斗，吹了一声很响亮的口哨，然后把烟斗放回嘴里，走出去。

刚才涂满皂沫的老绅士正神态忧郁地面壁而坐，显得完全没有发觉这件小事，全神贯注地陷入深思，对周围的一切都漠然无知——从他专注地偶然发出的叹息来判断，他是一个很感伤的人。受这个事例的影响，店主开始给肯维格斯小姐修剪头发，

满师学徒则给老绅士刮脸，纽曼·诺格斯在看上星期日的报纸，三人都默不作声。这时，肯维格斯小姐突然小声尖叫，纽曼就抬眼来望，看出这声尖叫是因为老绅士转过头来，露出的却是那自来水收费员利利未克先生的面貌才引起的。

这是利利未克先生的面貌，但是改变得很离奇。以往，如果说有一位老绅士特意把脸刮得干净光洁才出现在公共场所，那位老绅士就是利利未克先生。以往，如果有一位收费员的举止像是个收费员的样子，在所有人的面前总是采取一种自命不凡、严肃端庄的态度，好像全世界都在他的帐本上，而且有一半是应付的欠款，那个收费员就是利利未克先生。而目前，他坐在那儿，下巴上却堆有至少一个星期前残留下来的胡子，一件既脏且皱的衬衫，褶边卷缩在他的胸前，而不是勇敢地挺出来；举止那么羞答答的，萎靡不振，那么精神沮丧，流露出屈辱、凄苦和羞愧的表情，以致即使四十个因为没有付水费而被切断供水的无形的管家的精灵都被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也无法像目前这个叫做利利未克的收费员身上表现出的屈辱与失望。

纽曼·诺格斯叫出他的名字，利利未克先生便呻吟了一声，接着用咳嗽声来掩饰。但是这声呻吟是十足地道的呻吟，而咳嗽却只是一声呼哧呼哧的喘息。

“出了什么麻烦事吗？”纽曼·诺格斯说。

“麻烦事，老兄！”利利未克先生叫道。“生命的栓子干掉了，老兄，只剩下了泥土。”

这番话——纽曼把它的风格归之于利利未克先生近来和戏剧界人士交往的原故——并不完全能说明问题，纽曼看来就要提出另外一句问话，可是利利未克先生悲哀地握住他的手来阻止他，然后摇摇自己的手。

“让人来给我刮脸吧，”利利未克先生说。“我将在莫尔丽娜

之前完事。这正是莫尔丽娜，是吧？”

“是的，”纽曼说。

“肯维格斯家有个男孩，是吗？”收费员问道。

纽曼又说了一声“是的。”

“是个好男孩吗？”收费员又问道。

“不是个十分讨厌的，”纽曼回答，被这个问题弄得很为难。

“苏珊·肯维格斯经常说，”收费员说，“如果她能再有个男孩，她希望这孩子会像我一样。诺格斯先生，这一个像我吗？”

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纽曼却回避回答，向利利末克先生说他想这个娃儿有一天可能会长得像他。

“不知怎的，我喜欢有人像我，”利利末克先生说，“在我去世之前。”

“你的意思不是即刻就这么做吧？”纽曼说。

对这句问话利利末克先生用一种严肃的声音来回答，“让人来给我刮脸吧！”又把自己交给那满师学徒的双手，不再说话了。

这是个奇怪的举止。在莫尔丽娜看来显得那么奇怪，使得这位年轻小姐在听前面的对话时，禁不住冒着耳朵被切掉的危险，多次朝四面张望。然而利利末克先生却对她毫不理会，倒不如说努力（至少纽曼似乎这样想）躲避她的注意。无论何时，他一引起她的注意，他就缩作一团。纽曼不禁很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收费员这样改变他的举止，但是他又达观地想自己很可能迟早会知道，而且他有的是时间来等待；因此他简直没有被那老绅士的异常举止引起不安。

理发和卷发的工作终于结束，等了一会儿的老绅士站起来要走，便和纽曼还有由他照管的小姐一同走出去，挽住纽曼的手臂，一同向前走了一些时候，不发一言。纽曼要使自己保持沉默寡言的本领是没有多少人能胜过他的，这时也不准备打破沉默，

于是他们就这样向前走，直到几乎到达莫尔丽娜小姐的家，这时利利未克先生开口说：

“肯维格斯家被那个消息大大地打垮了吗，诺格斯先生？”

“什么消息？”纽曼反问道。

“那个关于——我——已——”

“结婚？”纽曼提示道。

“嗳！”利利未克应道，又发出一声呻吟——这一次甚至没有用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来掩饰。

“妈知道这消息后，哭起来啦，”莫尔丽娜小姐插嘴说，“但是好长时间我们都瞒着她；爸的情绪也很低沉，但现在好些了；而我也病得很厉害，但现在也好些了。”

“如果你的叔外公利利未克要求你，你愿意让他亲一下吗，莫尔丽娜？”收费员略微迟疑地说。

“是的，利利未克叔外公，我愿意，”莫尔丽娜小姐回答，带着她双亲的劲头合在一起的力量，“但是可不让叔外婆利利未克亲。她不是我的叔外婆，我永远也不叫她。”

这些话一说完，利利未克先生就把莫尔丽娜抱在怀中吻了她。这时已到达肯维格斯先生住的房子的大门前（前已述及，这大门是经常敞开的），他直接走上楼去，进入肯维格斯家的起居室，把莫尔丽娜小姐放在房间中央。肯维格斯夫妇正在用晚餐。一看见他们这被人作过伪证的亲戚，肯维格斯太太就昏厥过去，脸色发白，肯维格斯先生则威严地站了起来。

“肯维格斯，”收费员说，“握握手吧！”

“先生，”肯维格斯先生说，“想当年，那时我跟一个像现在正在打量着我的人物握手就觉得自豪。想当年，先生，”肯维格斯接着说，“那个人到我家来一次，就让我好兴奋，而我的全家人从心眼里觉得又自然，又振作。但是现在，我对这个人的感情完全不

同了，我问我自己，他的荣誉到哪儿去了，他的坦率到哪儿去了，他的人性又到哪儿去了？”

“苏珊·肯维格斯，”利利未克先生低声下气地转向他的侄女说，“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先生，她没有气力这么做了，”肯维格斯先生用力地敲着桌子说。“因为要喂养一个健壮的娃儿，还因为受到了你的残酷行为的损害，她就是一天喝四品脱[1]麦芽酒也不大能顶得住呀。”

“我很高兴，”这可怜的收费员逆来顺受地说，“这娃儿很健壮。这使我非常高兴。”

这话触及了肯维格斯家的最大痛处。肯维格斯太太立即突然哭起来，肯维格斯先生也显得深受触动。

“在这孩子快出生的时期中，我顶称心如意的事，”肯维格斯先生悲哀地说，“是这个想法：‘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是个男孩，因为我曾听见他的叔外公利利未克一遍遍地说他更喜欢我们的下一个是个男孩——如果真是个男孩，他的叔外公会说什么呢？——他会喜欢叫他什么？他要叫他彼得，或者亚历山大，或者庞贝，或者迪奥格尼斯[2]，还有什么来着？现在我看着他，一个宝贵、无知而无能的娃儿，他的小手臂除了拉扯他自己的小帽子而外，没有别的用处，他的小腿除了踢自己的小身体而外，没有别的用处——我看见他躺在他母亲的膝上咕咕地叫着，傻呵呵地用他的小拳头几乎把自己的嘴塞得透不过气来——我一看见像他这样一个娃儿，就想到那个利利未克叔公曾经准备那么喜爱他，可是却溜走了，于是一股强烈的报复心理涌上我的心

① 品脱为英美容量名，等于八分之一加仑。

② 这四个名字都有所指：彼得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亚历山大指古马其顿国王，史称亚历山大大帝，庞贝为古罗马执政官，和恺撒、克拉苏三人史称“前三雄”，迪奥格尼斯为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

头，那是任何语言都没法形容的，我甚至觉得仿佛那个神圣的娃儿正在告诉我去恨他。”

这幅动人的景象深深感动了肯维格斯太太。她试图说出几句徒劳地拚命涌上嘴边的不完整的话，但是却被一大阵泪水所淹没，冲走，后来才好不容易地开口了。

“叔叔，”肯维格斯太太说，“想到你竟然背弃我和我的孩子们，还背弃肯维格斯，他可是他们生命的创造者啊—— 你以前是多么和善、亲切；如果有谁告诉我们关于你的那回事儿，我们一定会立即蔑视你，感到无地自容，——那个小利利未克，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儿，就是在同一个圣坛上以你的名字取名的！ 唉，天哪！”

“难道我们关心的是钱吗？”肯维格斯先生说。“难道我们一向想到的是财产吗？”

“不！”肯维格斯太太大声说，“我就看不起它。”

“我也一样，”肯维格斯先生说，“而且一直是这样。”

“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肯维格斯太太说，“由于极度痛苦，我的心已被撕得粉碎，我又被抛回到我坐月子的处境中，我那没罪过的娃儿也被弄得很不舒服，变得暴躁，莫尔丽娜无限制地消瘦下去。这一切我已忘掉并原谅了，而且和你，叔叔，我永远不能吵架。但是千万别要求我接待她[①] ——永远别这么做，叔叔。因为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愿，我不愿，我不愿！”

“苏珊，亲爱的，”肯维格斯先生说，“为你的孩子着想吧！”

“是的，”肯维格斯太太尖叫道，“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着想！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着想！我自己的孩子，哪个叔叔也不能从我手中剥夺他，我自己的这个被憎恨的、被蔑视的、被抛弃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小孩子。”说到这儿，肯维格斯太太的感情变得非常

---

① 指利利未克的妻子，女演员亨丽爱塔·佩陶克。

激动，以致肯维格斯先生不得不给她内服氨水，外敷酸醋，并拉断一条束胸带、四条衬裙带和几只小钮扣。

纽曼一直是这幕戏的一个沉默的观众，因为利利未克先生曾示意他不要离开，而肯维格斯先生也用点头表示邀请，进一步恳求他留在原地。等到肯维格斯太太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原状后，纽曼作为一个对她有些影响的人，规劝并恳求她冷静下来，于是利利未克先生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永远不会在这儿要求任何人接待我的那个——我不必提到那个词儿啦；你们是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肯维格斯和苏珊，她已经和一个拿半饷的上尉私奔啦！到昨天刚好满一个星期。"

肯维格斯夫妇同时大吃一惊。

"和一个拿半饷的上尉私奔啦，"利利未克先生重复了一遍。"卑鄙而背信弃义地和一个拿半饷的上尉私奔啦。和一个有酒糟鼻子的上尉，那是任何人都会认为是不会加害于他的。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利利未克先生严厉地环视四周说，"我第一次见到亨丽爱塔·佩陶克。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永远抛弃她。"

这个声明完全改变了这事的整个情况。肯维格斯太太扑到老绅士身上，搂住他的脖子，由于自己最近过于苛刻而狠心地责备自己，并大声说：如果她曾受苦，那他一定也受了多少苦啊！肯维格斯先生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悔恨，发誓保持永恒的友谊。肯维格斯太太想到她曾经把像亨丽爱塔·佩陶克这样的一条蛇、蝰蛇、毒蛇、蟒蛇和可鄙的鳄鱼当作知心人，吓得毛骨悚然。肯维格斯先生争辩说：虽然她那么长时间接触到肯维格斯太太的美德，可是并没有使她变得好一点，那她一定确实是坏。肯维格斯太太回想起肯维格斯先生常说他对佩陶克小姐的行为有失检点不十分满意，并且觉得纳闷，怎么搞的，她竟一直被这样一

个坏蛋蒙住了眼睛。肯维格斯先生还记得他确曾怀疑过，但是并不奇怪肯维格斯太太为什么没有怀疑，因为她是彻头彻尾地清白、纯洁、真诚，而亨丽爱塔却彻头彻尾地卑鄙、虚伪、欺诈。肯维格斯夫妇俩都带着强烈的感情和同情的眼泪说一切都会变得很好，并恳求这善良的收费员不要被一无好处的悲伤所压倒，而是要在这些充满深情的亲属中寻求安慰，他们的双臂和内心总是对他敞开的。

"出于对你们的爱护和关心，苏珊和肯维格斯，"利利未克先生说，"而并不是出于对她的报复和怨恨（这可是不值得的），我将在明天早上把你们的孩子们定为继承人，把我本来打算在我的遗嘱里留给他们的那笔钱在他们达到法定年龄或者结婚的时候，支付给他们中的还活着的人。这份文书要在明天签署，诺格斯先生可以作证人当中的一个。他听见了我许诺这件事，所以他将看着把它办妥。"

被这种崇高而慷慨的提议所深深感动，肯维格斯先生、肯维格斯太太和莫尔丽娜·肯维格斯小姐都一同开始抽泣起来；他们的哭声传到睡在隔壁房间内的床上的孩子们，引得他们也哭起来。肯维格斯先生便发疯似地冲进去，把他们用双臂一边两个抱了出来，就把这些头戴睡帽、身穿睡袍的孩子滚倒在利利未克先生的脚下，叫他们谢谢他，并为他祝福。

在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发生后，孩子们被送走了，利利未克先生说，"现在给我点晚饭吃吧。这事发生在离城二十英里的地方。今天早上我就来了，整天徘徊着，决不定要不要来看你们。每一件事我都迁就她，她却我行我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竟干出这种事来。有十二把茶匙和二十四枚金镑——起初我发现丢失了——那是一次考验——在我兜了几圈之后，我觉得我连再连敲两下门也不会了——关于这件事就请别再说什么啦

——茶匙一共值——不谈算了——不谈算了！”

老绅士喃喃地倾泻出像这样的话的同时，还落下了几滴眼泪；但他们让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没有花多大力气敦促，便说服他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到他吸完了第一斗烟，喝光了六玻璃碗五味酒（那是从一只大玻璃缸里倒出来的，是由肯维格斯先生吩咐送来庆祝他回到他的家庭怀抱中的），虽然态度仍很低声下气，但是已显得十分听天由命，感到相当宽慰，而不那么为他妻子的逃跑而苦恼了。

“当我看见那个人[①]，”肯维格斯先生说，一只手围绕着肯维格斯太太的腰，另一只手托着烟斗（那玩意儿使他不停地眨眼睛，咳嗽，因为他本不是个会吸烟的人），眼睛却看着坐在叔外公膝上的莫尔丽娜，“当我看见那个人再一次处身在他钟爱的那些小家伙之中，看见他的挚爱之情在合理的情况中发展时，我觉得他的本性是高尚的，胸襟是宽阔的，正像他作为一位有身分的知名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无可指摘的一样，而我的那些得到了赡养的娃儿的声音似乎在轻柔地低声对我说，‘这桩大事啊，是魔鬼会嗤之以鼻的！’”

第五十三章

本章包含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和亚瑟·格赖德先生策划的阴谋的进一步发展。

极端困难的环境往往能激发断然的决心和坚定的目的，即

---

① 指利利未克先生。

使对于比马德琳·布雷的爱慕者尼古拉斯远远更不易激动的迟钝个性也会有所作用的。天刚亮,他就怀着这种决心和目的从床上跳起来。他前夜通宵未入睡,准备对她进行最后的劝说,而她能脱身的唯一残存的希望就得依靠这纤弱乏力的劝说。

虽然对于心情炽热得不到平静的人来说,早晨可能是适合发挥能动性的时光,但那时希望并不总是最最强烈,精神也并不总是最最轻松乐观。在难堪和前途未卜的处境中,青春、习俗、对包围着我们的种种困难的不断的思考、对它们的熟悉程度,都会不知不觉地减轻我们的恐惧,并产生比较无动于衷的态度,但也许不能产生一种模糊而不顾死活地相信能得到某种解救的想法,而要用什么办法来解救,其性质如何,都是我们并不刻意来加以预测的。但是在早晨,当我们和昨天之间已隔着一道黑暗和静寂的鸿沟、在脆弱的希望之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重新铆牢、我们的满腔热情业已减弱、代之以冷静的理智而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怀疑和焦虑就死灰复燃了。就像旅行者在白天看得最远、觉察到由友好的黑夜曾从他的视野和心目中掩盖起来的崎岖的山脉和没有人迹的平原那样,旅人在人生的艰苦旅程中,随着每天复升的太阳,看见了有些新的障碍需要克服,有些新的高峰需要攀登;遥远的路程在他面前展开,那是上一夜简直没有考虑到的,而那用愉快的光线给万物抹上一层金色的日光看来似乎仅只照耀在叫人乏味的障碍上,而这些障碍仍然散布在他与坟墓之间。

尼古拉斯这样思索着,这时正带着在他这样的处境中很自然的不耐烦的情绪悄悄地离开房子,认为好像继续待在床上就会失去最宝贵的时间,而起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他考虑到的目标,便漫步进入伦敦城区,尽管完全清楚在未来的几小时中不可能得到和马德琳说话的机会,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希望

这介乎中间的时光快快逝去。

甚至目前他在街上踱来踱去、无精打采地环视四周逐渐增加的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迎接白天的准备工作时，每一样东西看来都给予他某些失望的新理由。昨夜，要牺牲一个年轻而满怀深情的美人儿给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而且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使他觉得似乎是一件荒谬得不可能成功的事；因此，他心头越热，就越有信心，认为某种干预一定能从他的毒手中把她拯救出来。但是目前，他想到那些经常发生的事情如何天天不变地轮流继续下去；年轻貌美的人儿如何都要死去，丑陋而多病痛的老人却摇摇欲坠地活着；诡计多端的贪婪成性的人如何变得家财万贯，而老实巴交的男子汉却又贫穷又沮丧；租用高楼大厦的人是如何的稀少，而许许多多人却栖身在恶臭的牛栏里，或者每天起身，夜里躺下，从生到死，从父到子，从母到女，一族又一族，一代又一代，没有一间寄身的小屋，也没有一个人来致力于援助他们；就在这座城市中，有的是妇女和孩子如何在谋求一种不是极其豪华的生活，而仅只要一个最凄惨而不适当的生计，和贵族家庭的高等人一样被定期地分成等级，标上号码并估价，从婴孩时期起就被培养去干坏透了的犯罪交易；无知如何受到惩罚而从不受到教育；监狱门如何张着大口，绞刑架赫然耸立，因为无数人被阴沉沉地笼罩在他们的摇篮上空的环境所逼而走向它们，否则他们是大可以正当地谋生，和平地生活的；许多人如何心灵已死，没有活下去的机会；许多人如何即使甘心那样邪恶，也几乎不可能走上歧途，却傲慢地置那些被压垮、被打倒的可怜虫于不顾，这些可怜虫别无选择，他或她如果干得好，竟然比干得糟更可算是创造了奇迹；有着这么多的不平、痛苦、邪恶的事，然而地球如何仍然年复一年地转动，既不注意也不关心，并且没有人来设法加以补救或纠正。每当他想起这一切，并从大量事件中选

出一件他的思想所集中的小事例时，他觉得的确已经不存在什么根据能寄予希望，不存在什么理由使这小事例在不幸与悲痛的事的巨大聚集体中不构成一个原子，不增加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单元使之扩充成巨大的数量。

但是青年人并不易于思考一幕场景的最黑暗的一面，如果他可以随意加以变换的话。由于想到他不得不做的事，并且重新唤起了被昨夜所打断的一系列的想法，尼古拉斯逐渐鼓起他的最大的劲头，待到早晨过了相当的时间，可以按他的意图行事了，便一心要把这段时光充分加以利用。他匆匆地吃了早餐，料理好必须立刻办好的公事，就直接走向马德琳·布雷的住所，不失时机地到达那儿。

他曾想到这年轻小姐很可能会拒绝，尽管她还从没拒绝过他。他还在反复思考在那种情况下什么才是接近她的最有把握的办法，这时来到房子的大门前，竟发现门半开着——也许是最后走出来的人开的。这时并不是遵守最佳礼节之际，所以尼古拉斯便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悄悄地走上楼去，敲敲那间曾经常被引进去过的房间的门。房门内有个人允许他进入，他便打开门走进去。

只有布雷和他女儿坐在那儿。自从尼古拉斯最后一次见到她，已过了将近三个星期，但是在他面前的这个可爱的姑娘发生了变化，仿佛以惊人的言词告诉尼古拉斯，在那短短的时期中，她经受了什么样的精神痛苦啊。当他走进去的时候，转向他的是一张完全苍白得清澈透明的美丽面庞，这是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比的。她的头发本来是浓艳的深棕色的，但是目前正遮住那张面孔，散开在能与脸色比白的脖子上，在强烈的对照下，看上去乌黑发亮。乌黑的眼睛里含有某种十分激动和焦虑不安的神色，但仍然带着他所熟知的同样的逆来顺

受的眼神、同样略带悲哀的表情，却没有一丝泪痕。最最美丽的——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美丽——是她脸上的某种神情，这使他十分胆怯，显得比极度的悲痛远远动人得多。这不仅是平静沉着，镇定自若，而是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好像在她父亲眼底下鼓起那副沉着表情的剧烈的努力，在控制住其他一切思绪的同时，竟然能使它们传达给脸上的一瞬间的表情不致消失，反而集中在那里作为象征胜利的迹象。

父亲正坐在她的对面，并不直接看着她的脸，只在带着笨拙地掩饰心中的焦虑的高兴的神情来说话的时候，偶尔朝她瞥上一眼。桌子上没有经常放着的作画的材料，也看不见标志她平日工作的其他东西。尼古拉斯经常看见的那些插满了鲜花的小花瓶都空着，或者只剩下些残枝败叶。鸟儿也默不出声。夜里盖鸟笼的布尚未拿下。它的女主人已将它忘在脑后了。

有些时候，当痛苦的心灵活跃地接受各种印象时，只消一瞥就可以注意到很多很多东西。现在正是这种关头，因为尼古拉斯只朝四下扫了一眼，就被布雷先生认出来了，布雷先生便不耐烦地说：

"说吧，先生，你想要什么？请你快点说出来这儿的目的，因为我的女儿和我正忙着办其他的事儿，比你来办的事儿要来得更重要。得了，先生，马上说出你的事儿吧。"

尼古拉斯完全能看出这段话的激动和不耐烦的口气都是假装出来的，而布雷内心中正高兴有什么事来打扰，从而吸引他女儿的注意力。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这个正在说话的父亲，注意到他心神不定，因为他涨红了脸，把头扭过去。

无论如何，就这方法作为促使马德琳来干预这方面来说，它是成功的。她站了起来，走向尼古拉斯，半途停下，伸出一只手，好像盼着接过一封信的样子。

"马德琳,"她的父亲不耐烦地说,"我的宝贝儿,你在做什么呀?"

"布雷小姐可能在盼着拿到一份附件,"尼古拉斯说,说得声音非常清晰,而且加重语气,让她简直无法误解。"我的东家不在,离开了英国,不然我一定会带一封信来的。我希望小姐肯给我时间——一点儿时间。我只要求一点儿时间。"

"假如那就是你这次来的全部打算,先生,"布雷先生说,"在这一点上你尽可以放心。马德琳,亲爱的,我不知道这个人欠你的钱。"

"一——一点儿钱,我相信,"马德琳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我看你现在会这么想了,"布雷说,把轮椅掉过头来,面对着尼古拉斯,"因为我女儿愿意把她的时间用来干这一行,所以如果没有像你带来的这些可怜的小数目,我们就会挨饿吗?"

"我可没有这么想过!"尼古拉斯反驳道。

"你没有这么想过!"病人冷笑着说。"你明知道你这么想过,而且想到过这一点,每一次到这儿来都这么想。难道你以为,青年人,我不知道那些因为有了几个臭钱而神气起来的商人是些什么人吗?他们通过某种幸运的机遇,一时就占了上风——或者自以为占着——一个绅士的上风吗?"

"我来干的事,"尼古拉斯恭敬地说,"是和一位小姐打交道。"

"和一位绅士的女儿,先生,"病人反驳道,"而诡计多端的精神却是一样的。不过或许你带来了定货单,是吗?先生,你有什么新的定货单给我女儿吗?"

尼古拉斯完全理解他这样提问时用的洋洋得意的口气,但是想起了必须继续扮演他所承担的角色,便出示一张纸片,假充是一张他的雇主意欲订制的一些画图的题材的清单。这张纸片

是他本人事前预备好，以防万一碰上任何类似的意外情况的。

“啊！”布雷先生说。“这些都是定货单，是吧？”

“先生，既然你坚持要用这个字眼儿，是的，”尼古拉斯回答道。

“那你可以去告诉你的主人，”布雷非常得意地微笑着说，把那张纸扔回去，“我的女儿，马德琳·布雷小姐，今后不再屈尊干像这样的劳动，不再像他认为的那样唯他的命令是从，我们也并不是像他吹嘘的那样靠他的钱过活，他可以把欠我们的任何钱赏给走过他商行门前的第一个乞丐，或者在下次结帐时，加到他自己的利润里去，并且为了我，他尽可以见鬼去。这就是我对他的定货单的收条，先生！”

“这就是一个人的自立精神！他出卖了自己的女儿，就像他出卖了那个正在哭的女孩儿一样！”尼古拉斯愤慨地想。

这个父亲过于沉醉在自鸣得意中，竟没有注意到来自尼古拉斯的轻蔑的一瞥，这是即使他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也几乎不能自我克制的。“好了，”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布雷继续说，“你已经有了回音，可以走啦——除非你还有什么更多的——哈！——什么更多的定货单。”

“我没有了，”尼古拉斯严厉地说，“考虑到你曾保持过的地位，我用了那个或者其他的字眼儿，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无害，也并不就可以被看作在我这方面意味着权力，或者在你那方面意味着依赖。我没有定货单，但是我担心——尽管你会生气，我也一定要讲出来——担心你会叫那位小姐去干更坏的事，那要比她用双手的劳动来供养你更坏，即使把她自己累死也罢。这些就是我的担心，而我在你本人的举止中也发现有这种担心。你的良心会告诉你究竟我推断得对还是不对，先生。”

“看在老天的面上！”马德琳惊慌失措地插在他们之间大叫

道，“别忘了，先生，他有病。”

“有病！”病人气喘吁吁地大声说。“有病！有病！我被一个小店伙抓住了胡须欺侮，可她却哀求他来可怜我，别忘了我有病！”

他的毛病突然大大发作起来，发作得非常厉害，以致尼古拉斯一时怕他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发现病人开始恢复时，尼古拉斯便用手势对这年轻小姐表示他有重要的讯息要传达，会在房间外面等她，然后就退出了。他能听出病人在逐渐但却很缓慢地苏醒过来，并且对刚才发生的事绝口不提，仿佛已经记不清了，便要求让他一个人待着。

“哦！”尼古拉斯想，“但愿这个微小的机会不致失掉，如果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重新考虑，我也许可以取胜！”

“你承担着某种使命来找我，先生，”马德琳十分不安地走出来说。“我恳求你，请你现在不要催促得太紧。等到后天，再到这儿来吧。”

“那就会太晚啦——对于我必须说的事，就太晚啦，”尼古拉斯接着说，“而且后天你不会再在这儿。哦，小姐，你只要有一点儿关心派我来的人，只要有一点儿关怀你自己心情的平静，我就看在上帝面上，一定要劝你听我说。”

她准备由他身旁走过去，但是尼古拉斯温和地拦住她。

“听一听，”尼古拉斯说。“我要求你且听我讲，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他，我是替他来讲的，他远在异国，不知道你有危险。以上天的名义，听我讲吧！”

那可怜的女仆由于哭泣而眼睛红肿，正站在一旁。尼古拉斯以极其热情的言词要求她打开一扇边门，于是她扶着女主人走进隔壁房间，招呼尼古拉斯跟随她们进去。

“离开我吧，先生，恳求你，”年轻小姐说。

“我不能，也不愿这样离开你，”尼古拉斯反驳道。“我要尽一个责任；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刚才我们从那儿出来的房间里，不管让布雷先生冒什么风险，我一定要恳求你再仔细考虑一下你被迫要走的可怕的道路。”

“你说的这条道路是什么，是被谁逼的，先生？”年轻小姐责问道，说得尽力高傲。

“我说的是这场婚礼！”尼古拉斯应道，“这场婚礼，由一个为达到坏目的从来不犹豫的人，或者以及帮人做过任何好事的人，订定在明天举行。关于这场婚礼的来历我全知道，比你知道得清楚，清楚得多。我知道一张什么样的罗网正包围着你。我知道搞这些阴谋是些什么人。你被出卖了，为了钱被出卖了——为了金子。他们的每一枚钱币，即使没有被那些疯狂地亲手导致自己堕落为破产者的鲜血所染红，也在泪水中生了锈。”

“你说你要尽一个责任，”马德琳坚定地说，“我也是这样。在上天的帮助下，我会做到的。”

“倒不如说在魔鬼的帮助下，”尼古拉斯应道，“在一些人的帮助下，其中之一就是你注定的丈夫，他们都是——”

“我绝对不愿听这个，”年轻小姐大声说，竭力忍住了发抖，看来甚至听到这样轻微地提到亚瑟·格赖德，就会使她发起抖来。“这场灾难，就算它是场灾难吧，也是我自找的。没有人逼迫我走这条道路，而是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沿着它走的。你知道我并没有受到约束或强迫。把这事向我那亲爱的朋友和恩人去汇报，”马德琳说，“并请转达我为他和你的祈祷，以及对他和你的感谢，然后永远离开我！”

“我被满腔的诚挚和热诚所激励，”尼古拉斯高声说，“要先恳求你把这次婚礼推迟短短的一个星期，才能不再见你。我还要恳求你好好考虑你即将采取的步骤，考虑得比你能做到的更深

一些，尽管你是受到外来因素所影响的。虽然你还不能完全意识到你就要和他结婚的那个人的罪恶，但是你也知道他的某些行为。你听见过他说话，看到过他的面容——所以趁早考虑考虑吧。考虑一下在教堂的圣坛前和他结婚这一可笑的行为，对此你心里是没有丝毫信心的——讲出的那些严肃的誓言都是天性和理智所不容的——结果一定是降低了你心目中对你自己的评价，而且当他可恶的本性对你展现得越来越多时，你对自己的评价一定会一天天地越来越糟。避开这个讨厌的下流坯，不跟他作伴，就像你会避开恶行和疾病一样。宁愿忍受苦活和劳动，但是要躲开他，躲开他，高高兴兴地活下去。因为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事实；最最可怜的赤贫，人生最悲惨的境况，只要具有一颗纯洁而正直的心，和你做这样一个人的妻子所忍受的一切比起来，就是幸福啦！”

在尼古拉斯停止说话许久之前，这年轻小姐已把脸埋在双手中，给眼泪大开方便之门。她回答他时，起初激动得口齿含糊不清，但是讲着讲着，便逐渐恢复了力量。

“我不想瞒你，先生——虽然或许我应该——我心里忍受过极大的痛苦，而且自从上次看见你以来，我几乎心碎了。我并不爱这位绅士。我们之间年龄、兴趣以及习惯的差别都不容许。这个情况他了解，尽管了解，却仍然向我求婚。通过接受这婚姻，也只有通过这一步，我才能解救我那行将死在这个地方的父亲，延长他的生命，也许可以好多年，让他恢复舒适的生活——我几乎可以称为富裕——而且使一个慷慨的人不用负担帮助一个人的责任，而这个人，我抱歉地说，他的崇高心肠是简直一点儿也不理解的。不要把我看得一钱不值，以为我会装出自己并不感觉到的爱情。在汇报时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坏，那样我可忍受不了。如果我无法合情合理地或者自然而然地爱上这个人，他为了向我

求婚付出了代价，我也能履行一个妻子的本分，我能做一切他要求我的，而且心甘情愿。他愿意娶我，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已说过，事情发展成这样，我应当感到快乐，而不要哭。我的确是这样。你关怀像我这样一个既没有朋友而又孤独凄凉的人，你对你的职责履行得很周到体贴，你对我很守信，对于这一切我都衷心感谢，而且像你看见的，在我最后这样表示轻微感谢时，我感动得流下泪来。但是我并不后悔，也并不不快乐。我快乐，因为我希望的一切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当我回顾的时候，我会更加快乐，而且我知道，一切都干完了。”

“在你说到幸福的时候，你的眼泪淌得更快，”尼古拉斯说，“而且你回避考虑到那个对你来说必然充满着痛苦的黑暗的未来。把这次婚礼推迟一个星期吧！只要一个星期就够了！”

“刚才你突然来到的时候，我父亲正谈到明天将带来的自由，带着那种我记得从前曾见过的微笑，这种微笑已经许许多多日子没见过啦，”马德琳一时坚定地说，“还谈到那可喜的改变，新鲜的空气，一切新景象和新事物都会给他筋疲力尽的身躯带来新的生命力。一想到这些，他的眼睛变得明亮，他的面孔开始发亮。为此我连一个钟头也不愿推迟。”

“这些都只是怂恿你上当的阴谋诡计啊，”尼古拉斯大声说。

“我不愿再听了，”马德琳急忙说，“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比我应该听的来得多——已经太多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先生，正是我要对那个敬爱的朋友所说的，我相信你会如实地讲给他听的。今后某个时候，等我心情平静一些，对我的新的生活方式适应以后，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久的话，我会写信给他的。此刻，愿全体神圣的天使为他祝福，祝他成功，并保护他。”

她急匆匆地走过尼古拉斯身边，他立即冲到她的面前，恳求她再一次考虑考虑她正仓促地一头奔向的命运。

"没法退却,"尼古拉斯痛苦地恳求道,"没法撤离!一切悔恨都将于事无补,一定是深渊般的痛苦。在这最后的时刻,我能说什么来劝你停下来呢!我能做什么来救你呢!"

"什么也没有,"她语无伦次地回答道。"这是我经受过的最艰苦的考验。可怜可怜我吧,先生,我恳求你,不要用这样的一些要求来刺穿我的心吧。我——我听见他在叫啦。我——我——一定不能,不愿,再留在这儿一会儿啦。"

"如果这是一个阴谋的话,"尼古拉斯也用她说话时的同样激烈的高速度说,"这个阴谋,至今还没有被我揭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加以解释明白的。如果你(并不知道)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而它一旦被恢复的话,就可以做到这次结婚所能完成的事,难道你也不愿取消诺言吗?"

"不,不,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童话。时间会把他带向死亡。他又在叫啦!"

"这可能是我们在世上最后一次相见,"尼古拉斯说,"我们永远不再相见,对于我可能更好一点。"

"对于双方,对于双方,"马德琳应道,没有留意自己说了些什么。"迟早有一天,当我回忆起这次会见时,会使我发疯的。千万告诉他们,你离开我时,我平静而且快乐。愿上帝与你同在,先生,我衷心感谢并祝福你!"

她走了。尼古拉斯摇摇晃晃地离开房子,想到他最后看见的匆促搬演的一幕,仿佛是某一场疯狂不安的恶梦的幻影。白天逐渐消逝;到了夜间,有可能多少集中了一下思想,他便又出门了。

那个夜晚是亚瑟·格赖德独身生活的最后一夜,他情绪高涨,欢天喜地。准备明天穿的那套深绿色衣服已经刷好。佩格·斯莱德斯柯已经交出她以往管家的帐目;十八个便士(从来

没有一下子把稍大一些的一笔钱交给过她，而在一天当中，一般不会结帐两次以上）被严格地作出了交待；为了即将来临的喜事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亚瑟本可以坐下来期待即将来临的幸福，但是却宁愿坐下来凝视着一本用生锈的书夹子夹住的肮脏的旧羊皮纸帐本上的帐目。

"好极啦！"他轻声笑着说，这时正跪在一只钉在地板上的牢固的柜子前，把一臂伸进去，几乎没到肩上，慢慢地拉出他这本油污的簿子。"啊，好极啦，我的藏书尽在于此了，但这是人们写过的最引人入胜的一本！这是一本讨人喜欢的书，全都千真万确——这是最精彩的一本——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像它的金银一样，千真万确。作者是亚瑟·格赖德——嘻，嘻，嘻！你们这批故事书的作者没有一个能写出像这么好的书，我向你保证。这本书是为了私人流通而创作的——特别供我本人阅读，不是供其他任何人的。嘻，嘻，嘻！"

亚瑟一边这样喃喃自语，一边把他这本宝贝簿子拿到桌前，端放在一只满是灰尘的阅读架上，戴上眼镜，开始专心地翻阅书页。

"给尼克尔贝先生的可是笔大数目呢，"他声音忧伤地说。"这笔欠款得全部付清，要九百七十五镑四先令三便士。加上每张债券的附加数五百镑。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五镑四先令三便士，明天十二点付。尽管在另一方面，在抵消帐目方面可以依靠这个美丽的小丫头。但是话得说回来，这儿仍然有个问题，是否我本人可以把这局面翻过来。'胆怯的人绝对得不到美人的青睐。'[1]我为什么那么胆怯呢？为什么我没有大胆地亲自跟布雷挑明了讲，从而省掉一千四百七十五镑四先令三便士！"

---

①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曾引用这句古谚。



婚　　宴

这些考虑使这放高利贷者十分沮丧，以致从胸中挤出一两声微弱的呻吟，并使他举起双手宣布他会死在一家贫民习艺所里。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想到反正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付清或者漂亮地通过互让来了结欠拉尔夫的这笔款子，而且一点儿也不相信自己会成功，如果他单独进行他的计划的话，因而又对这事处之泰然了，于是喋喋不休地扮着怪相，查阅那些比较满意的帐目，直到佩格·斯莱德斯柯进来打扰他。

"啊哈，佩格！"亚瑟说，"什么事呀？这回是什么事，佩格？"

"关于这只鸡，"佩格回答说，举起一只盘子，上面有一只小、非常小的鸡。真是只怪模怪样的鸡。那么特别地小，而且皮包骨头。

"这是只美丽的鸡！"亚瑟在询问过价钱，发现与鸡的大小很相称之后说。"加上一薄片火腿和一只鸡蛋做成的调味汁，还有土豆、绿色蔬菜和一只苹果布丁，佩格，再来点儿干酪，我们就能享受一顿皇帝的晚餐啰。只有她和我——还有你，佩格，在我们吃罢以后——再没有别人啦。"

"过后你可别埋怨花钱太多，"斯莱德斯柯太太绷着脸说。

"我恐怕第一个星期我们必须过得奢侈些，"亚瑟应道，呻吟了一声，"然后得想办法弥补起来。我不愿吃得太多，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老主人，所以你也不愿吃得太多，佩格，是不？"

"我不什么？"佩格说。

"非常爱你的老主人——"

"不，一点儿也不'非常'，"佩格说。

"天哪，但愿魔鬼把这女人捉去！"亚瑟叫道。"非常爱他，所以不愿吃得太多，因为要由他花钱。"

"由他什么？"佩格说。

"天哪！她永远听不见最要紧的话，却听见其他的一切！"格

赖德发牢骚道。"由他花钱——你这泼妇!"

这最后提到的对斯莱德斯柯太太可爱之处的赞词是用低声说出的,这位太太刺耳地咆哮了一声,赞同这总的说法,随着这声咆哮而来是临街大门的一阵铃声。

"门铃响了,"亚瑟说。

"是,是;我知道,"佩格接着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亚瑟高声喝道。

"到哪儿去啊?"佩格回嘴说。"我在这儿没什么妨碍,是吧?"

亚瑟拼命大叫,重复了一遍"门铃"这两个字,并用手势表示临街大门的门铃响了,以便使斯莱德斯柯太太的迟钝听觉更清楚地明白。佩格尖刻地责问他为什么起先不说门铃响了,反而说了些与它无关的各种各样的事,然后跛着脚走出去,把半品脱啤酒留在台阶上。

"你起了变化啦,佩格太太,"亚瑟说,目送她走出去。"那是什么意思,我不十分明白,但是如果这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可不会合得来多久,我看得出。我想,你在变得古怪了。如果你正是这样,你就得自己走开,佩格太太——不然就得被辞退。对我都是一码事。"他翻着他的帐本时咕哝着说这番话。不久,他发现了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就忘掉了佩格·斯莱德斯柯以及其他的一切,沉浸在书页中引人入胜的事中。

这间房里除了从一盏塞满了灰尘的暗淡的灯中射出的一点儿光之外,再没有别的亮光。这盏灯中的软弱无力的灯心,还被深色的灯罩遮住了,只在很小的一块地方上投射着微弱的光线,让外面的各处地方都蒙在浓浓的阴影中。这放高利贷者把这盏灯拉得尽量靠近自己,以致在灯与他之间只留下一点空隙可以放他在专心翻阅的帐簿。他坐在那里,把两肘搁在桌上,双手撑着他的尖颧骨,这一来只使得他那丑陋的相貌和他坐在前面的

小桌子显得特别突出，并且把房间的其他部分都掩蔽在一片阴暗之中。亚瑟·格赖德做着一些心算，抬起眼睛，茫茫然地看着这黑暗处，忽然接触到一个人的凝视的目光。

"贼！贼！"放高利贷者尖声喊叫，惊跳起来，把他的帐簿抱在胸前。"强盗！要杀人啦！"

"怎么回事？"那人影走上前来说。

"别过来！"这嗦嗦发抖的坏蛋大声说。"是一个人呢，还是——一——"

"如果你不把我当作一个人，那你把我当作什么？"对方轻蔑地问道。

"是，是，"亚瑟·格赖德用手遮着眼睛大声说，"正是人，而不是鬼。正是人。强盗！强盗！"

"为什么要这么大喊大叫？除非你确实认识我，并且在你脑子里有些什么企图？"陌生人走近他说。"我不是贼。"

"那又怎么样，而且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格赖德大声说，多少有点儿放心了，但是仍然从这来访者的面前退却，"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什么？"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对方回答。"我来到这儿，是你的仆人给我指的路。我叫过你两三次，但是你太专心看你的帐簿，所以没有听见。我一直在静静地等待你略微分散注意力。等你能鼓起足够的勇气听我说，而且听懂我的话，我就会告诉你我要什么。"

亚瑟·格赖德放胆更专心地观察他这来访者，看出他是一个青年人，态度优雅，举止大方，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咕哝着这儿曾有坏人来过，企图抢劫他，所以弄得他很紧张。他请这来访者坐下。然而对方谢绝了。

"天啊！我并不想站着来取得对你的优势，"尼古拉斯（因为

这的确是尼古拉斯）注意到格赖德打了一个惊恐的手势之后说。“听我说。你明天早上要结婚。”

“不——不——不，”格赖德接着说。“谁说我要结婚？你怎么知道的？”

“不管怎么样，”尼古拉斯回答说，“我知道这事。那位将嫁给你的年轻小姐憎恨你，看不起你。一提到你的名字，她的血就发凉。兀鹫和小羔羊，老鼠和鸽子，也不能比你和她相配更坏的了。你知道，我认识她。”

格赖德盯住了他，仿佛吃惊得僵化了，但是没有说话；也许说不出话来了吧。

“你和另外一个名叫拉尔夫·尼克尔贝的人一同策划这个阴谋，”尼古拉斯继续说。“你付给他钱，因为他在促成出卖马德琳·布雷这件事中出过一份力量。你这么干了。我看出有句谎言正在你的嘴唇上哆嗦着。”

他顿住了，但是亚瑟并不作答，他就继续说下去。

“你欺骗她来使你自己得到好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干的，或者用的是什么伎俩——因为我不屑用谎话或欺骗来玷污她的利益；目前我还不知道，但是在这件事中，我并不是孤身一人，或是单枪匹马。如果人的能量能够在你死之前全部掌握你骗取钱财的勾当和奸诈行为，如果财富、复仇之心或仅靠仇恨就能跟踪你的行踪，弄清你那套迂回曲折的手法，为此你将会被清算，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我们已经掌握了线索；等我们一了解到现在还不知道的事，就审判你，那时我们一定会叫你垮台！”

他又顿住了，亚瑟·格赖德仍然默默无言地瞪着眼注视他。

“如果你是个我有希望能触动其同情心或人性的人，”尼古拉斯说，“我一定要敦促你记住这位小姐是孤独无援、天真无邪而青春年少的；记住她的身价和美色、她的孝心，加上最后一点，

那是由于和你有密切关系而最最重要的，她还诉诸你的仁慈以及你宽宏大量的体谅。但是我采取对于像你这样的人唯一可能采取的立场，问你要多少钱才能收买你。记住你所面临的危险。你知道我了解得够多，在没有什么帮助的情况下就已了解得着实多了。为了你免得冒险，减低一些期望中的收益，说说你的价钱吧。”

老亚瑟·格赖德动了动嘴唇，但仅只装出一个难看的微笑，又木然不动了。

“你可认为，”尼古拉斯说，“这价钱是不会付清的？布雷小姐有些有钱的朋友，他们会在像这样的困难中尽心搭救她的。说出你的价钱吧，只要把婚礼推迟几天，就可以明白我说这些话是不是为了怕付清价钱。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尼古拉斯开始说话时，亚瑟·格赖德的印象是拉尔夫·尼克尔贝出卖了他；但是听他继续讲下去时，老亚瑟相信，不管他是怎样获得他所掌握的消息的，他扮演的角色是名副其实的，而且和拉尔夫没有一点关系。看来他确切知道的一切是，他，格赖德已付清了欠拉尔夫的款子；但是这一点对凡是知道布雷在拘留中的情况的任何人——甚至根据拉尔夫本人所说，对布雷本人来说——一定是完全臭名昭著的。至于对马德琳本人的那场骗局，他的来访者对于这骗局的性质或程度并不知道多少，以致可能只是侥幸猜中或者随意的谴责。不管是否如此，显然他并没有揭开这秘密的线索，也无法伤害他这个将秘密紧紧藏在自己心中的人。提到的那些朋友和表示愿意给钱这一点，在格赖德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为了拖延的目的才说的空泛的大话。格赖德注视着尼古拉斯时，对于他的大胆和放肆直气得发抖，心想，“即使真的给了钱，我也一定要那个娇滴滴的小丫头做我的老婆，从你手中把她骗到手，年轻的小白脸！”

格赖德长期养成了仔细斟酌并认真注意主顾们所说的话的习惯，而且在头脑里细致地权衡机会，当着他们的面计算得失，但一点儿也不流露出正在这样思考的样子来。这种习惯使格赖德能迅速地作出结论，并从叫人困惑的、错综复杂的而且常常自相矛盾的前提中得出十分狡诈的推论。因此，在尼古拉斯继续说下去时，他用他自己的解释来听取尼古拉斯的话，并且等尼古拉斯住口时，他早作好了准备，仿佛已深思熟虑有两个星期了。

“我听见了你的话，”他蓦地从坐位上跳起来，拉开百叶窗上的插销，推上窗格，大声地说。“来人哪！救命啊！救命啊！”

“你在干什么！”尼古拉斯一把抓住他的胳臂说。

“我要喊叫有强盗、小偷，要杀人，向街坊报警，和你搏斗，流点儿血，要是你不肯离开我的房子，就发誓说你来抢劫我，”格赖德缩进他的脑袋，可怖地露齿笑着，回答说，“我一定要这样做！”

“坏蛋！”尼古拉斯叫道。

“你到这儿来威胁我，是吧？”格赖德说，他对尼古拉斯的嫉妒和对自己占着上风的感觉，把他变成一个地道的魔鬼。“你，感到绝望的情人？天哪！嘻！嘻！嘻！但是你决不会得到她，她也得不到你。她是我的老婆，我宠爱的小妻子。你认为她会惦记你吗？你认为她会哭吗？我倒喜欢看她哭，我不会在乎的。眼泪汪汪的她看起来更标致。”

“恶棍！”尼古拉斯说，气得说不出别的话。

“再过一分钟，”亚瑟·格赖德大声说，“我就要拼命尖声大叫，弄得全街的人都惊动起来；如果他们是被任何别的人唤起的话，那我即使在标致的马德琳的怀抱中也会被吵醒。”

“你这下流的畜生！”尼古拉斯说。“如果你是个年轻一点儿的人——”

“嘿，好啊！”亚瑟·格赖德轻蔑地笑着说，“如果我是个年轻

一点儿的人，就不会那么糟啦；但我却是那么又老又丑——就该被小马德琳唾弃！”

“听我说，”尼古拉斯说，“你该感激我能充分控制自己，不会把你撵到街上去。如果我一旦和你扭打起来，那就没有人能帮助你，阻挡我这么做。我不曾做过这位小姐的情人。在我们之间没有婚约，也没有订婚，从来没有说过情话。她甚至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尽管如此，我一定要去请求她，我要用亲吻去央求她，”亚瑟·格赖德说。“是的，她会告诉我，而且也用亲吻来报答，我们就会一块儿大笑，互相拥抱；当我们想到那个要得到她而得不到的可怜的青年，因为她已和我订了婚，就会感到非常快乐！”

这番奚落话在尼古拉斯的脸上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表情，使亚瑟·格赖德清楚地领会到对方所说的要把他撵到街上的威胁即将实现；因此他将脑袋伸出窗外，两手紧紧握住窗框，发出一声十分尖锐的惊叫。尼古拉斯认为不必要等待这声惊叫会产生什么后果，便愤慨地发出挑战性的吼叫，大踏步地走出房间，再走出房子。亚瑟·格赖德看着他跨过大街，然后缩回脑袋，像原来一样扣住窗子，坐下来歇口气。

“如果什么时候她变得爱生气或情绪不好，我要用这个情郎来嘲笑她，”他恢复原状以后说。“她不会想到我竟知道他的情况；要是我处理得好，就能用这个法子挫掉她的锐气，使她处在我的支配之下。我高兴没有人来。幸亏我没有喊得太响。他胆敢走进我的房子，向我开火！但是明天我将获得全胜，他将啃掉他的手指，也许投河而死，或者割喉自杀！我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会把这事弄得十分圆满，的确如此——十分。”

这些以及其他有关他即将来临的胜利的话使他恢复了他平时的心情。亚瑟·格赖德便收起他的帐簿，极其小心地锁上他的

柜子，到楼下厨房里通知佩格·斯莱德斯柯去睡觉，责备她让一个陌生人这么方便地闯进来。然而无知的佩格并不领会自己所犯的过错，他便叫她拿着灯，亲自做了一次巡回上锁工作，关紧了临街的大门。

“顶上的插销，”亚瑟一面咕哝着，一面把门销上，“底部的插销——链条——横杠——双保险锁——还要把钥匙拔出来，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这样，即使有再多的被人拒绝的爱慕者到这儿来，他们也只能从钥匙眼里进来啦。现在我可要去睡觉了，直睡到五点半，那时必须起来去结婚，佩格。”

说着，他开玩笑地轻轻拍拍斯莱德斯柯太太的下巴，一时看来就要吻一下她那皱缩的嘴唇来庆祝他独身的日子的结束。然而想想还是不做为妙，他再拍了一下她的下巴，代替那个更热情的亲昵行动，然后悄悄溜走去上床睡觉。

第五十四章

那个阴谋碰到的危机及其结果。

没有多少人会在结婚的早晨起床过晚或睡过了头。传闻有个以心不在焉著称的人，在将得到一个年轻妻子的那天，睁开眼来，却忘了与此事有关的一切，责骂仆人不该给他准备一向在节日才穿的这么好的衣服。还有一段关于某个年轻绅士的传说，他把教会对此事制订并提供的教规不放在眼里，公开表达对自己的老奶奶的热爱。这两件事都属于特别异常的一种，至于到底这两者之一能不能被看作一个先例，可能广泛地被后代所遵循，那是难以预测的。

亚瑟·格赖德老早就穿上他的深绿色结婚服装，足足比斯莱德斯柯太太早一个钟头，那时她撵走了沉重的睡意，来敲他的寝室门，但他已经身穿盛装一瘸一拐地下了楼，嗅到他喜爱的加香料甜酒的淡淡的气息，咂了咂嘴；其时还在那个脆弱的老古董光临厨房之前。

“呸！”佩格说，她正在翻掘那生锈的壁炉里的一小堆灰烬，干她的家务活。“真的结婚啦！好讲究的婚礼啊！他要一个比他的老佩格更好的人来照顾他，是吗？为了要我满足于不足的伙食、低工资和不大生火的环境，他许许多多次对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的意愿，佩格！我的意愿！’他说，‘我是个单身汉——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佩格。’撒谎！现在他就要把一个新的家主婆带到家里，一个娃娃脸的毛丫头——如果他要一个老婆，这傻瓜，他为什么不能讨一个和他年岁相当的，而且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的呢？他说，她不会来挡我的道。不，她才不会哪，但是你万万想不到为什么，亚瑟小子啊！”

斯莱德斯柯太太可能被一些排遣不了的失望情绪以及她那老东家对另一人的偏爱所引起的对她个人的怠慢所影响，在楼下发了这一通牢骚，而亚瑟·格赖德却在客厅里慎重考虑昨夜发生的事。

“我无法想象他怎么能打听到他了解的事，”亚瑟说，“除非我自己说了出来——譬如说让有些话在布雷家说漏了嘴，被人偷听到。也许我会的。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也不会大惊小怪。尼克尔贝先生就总因为我喜欢在我们走到门外之前和他说话，常常对我发脾气。我绝对不能告诉他那一部分的事，不然他就会使我心情不好，弄得我整天紧张不安。”

拉尔夫在他的同伙中普遍受到尊敬，被看作杰出的天才，但他的顽强不屈的性格和高超的本领给亚瑟·格赖德以很深的印

象，以致他确实见他怕。由于天性彻底畏缩胆小，亚瑟·格赖德在拉尔夫·尼克尔贝面前总是低声下气，感到无地自容。即使当他们还没有这共同的利害关系时，他也愿意在他面前匍匐在地，舐他的鞋子，而不敢针锋相对地反驳，或者以别的姿态向他回嘴，只会最卑躬屈膝而可怜巴巴地拍马奉承。

亚瑟·格赖德目前正遵照预先的约定到拉尔夫·尼克尔贝家去，并对拉尔夫·尼克尔贝叙述昨夜如何有个他从未见过的虚张声势的浪荡子强行闯入他家，企图吓唬他放弃那计划中的婚礼——简而言之，讲了尼古拉斯的所说所为，只少量保留他决定隐瞒的部分。

“好吧，后来怎么样呢？”拉尔夫说。

“哦！再没什么啦，”格赖德接着说。

“他企图吓唬你吗？”拉尔夫蔑视地说。“我看你已经被吓住了，是吧？”

“我用大叫有小偷、要杀人的办法来吓唬他，”格赖德回答道。“我一度很认真，我告诉你，因为我很想肯定地说，他讲了些威胁的话，并且要我的命或者我的钱。”

“哦嗬！”拉尔夫斜眼看着他说。“还会吃醋！”

“天哪，你明白啦！”亚瑟大声说，搓着双手，勉强地大笑。

“你为什么做这些怪相，伙计？”拉尔夫苛刻地说，“你是吃醋啦——我想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吧。”

“不，不，不；并没有很好的理由，呃？你并不认为有很好的理由，是吧？”亚瑟结结巴巴地大声说，“难道你——嗐？”

“呃，那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拉尔夫应道。“这儿有个老人准备强迫一个女孩子嫁给他，可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家伙来找这个老人——你说过他很漂亮，是吧？”

“不！”亚瑟·格赖德咆哮道。

“哦!”拉尔夫接着说,“我以为你是说过的。好吧,不管漂亮还是不漂亮,一个青年人来找这个老人,用各种各样凶狠的挑战话来当面嘲骂他——我该说是当着他的牙床——并且明白地告诉他,他的情人恨他。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发发善心的原故?”

“反正不是为了对小姐的爱情,”格赖德回答道,“因为他说过他们之间从来没谈过情话——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过!”拉尔夫傲慢地重复一遍。“但是对于有一点我对他倒很满意,那就是他多少提醒你,得把你那个——叫什么来着?——小妞儿还是美丽的毛丫头——哪一个?——把她好好地关起来。小心啊,格赖德,小心啊!把她从一个好献殷勤的青年情敌手里抢走,就是胜利;对于一个老头儿来说更是大胜利!剩下的问题只是,等你得到她以后,得保护她安然无事——这就了结了。”

“多精明的人啊!”亚瑟·格赖德叫道,心怀极端的痛苦,装出十分被逗乐的神情。接着他又着急地说,“是啊,要保护她安然无事,这就了结啦。这并不过分,是吧?”

“过分!”拉尔夫轻蔑地笑着说。“嘿,每个人都知道,女人是多么容易了解并控制的东西。可是得了,让你高兴的时候已经很近了。我看你现在可以付债了,省得我们日后有麻烦。”

“嗬,你是多精明的人啊!”亚瑟发牢骚说。

“为什么不呢?”拉尔夫说。“依我看,在现在和十二点之间没有人会付给你这笔钱的利息,他们会吗?”

“你知道,但是也没有人会付给你利息,”亚瑟回嘴说,使出全身解数的狡诈表情,偷偷地斜眼看着拉尔夫。

“除此以外,”拉尔夫费劲地噘起嘴唇,装出笑容说,“你身边没有带那笔钱,你对这事没有准备,否则就会把钱带来了;反正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你希望那样迁就的人啦。我明白。我们在平等的程度上相互信赖。你准备好了吗？”

格赖德在拉尔夫说这一段话时，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咧嘴笑着，频频点头，唠唠叨叨地说是，并且从帽子里拿出一对白色大花结，把一只别在自己的胸前，然后相当困难地劝他的朋友也这么做。这样装点好之后，他们登上拉尔夫雇来正等在外面的出租马车，驱车前往那美丽而却最最可怜的新娘的住所。

随着他们越来越驶近这幢房子，格赖德的情绪和勇气逐渐减退。他完全被那边笼罩着的悲哀的静寂气氛所吓倒，感到极其惊慌。他们看见的唯一的人是那可怜的侍女，她的面容被泪水和缺少睡眠所毁损。没有人来接待或欢迎他们；于是他们偷偷上楼，走进平常作起居室的房间，更像是两个窃贼，而不像是新郎和他的朋友。

“人家一定会认为，”拉尔夫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说，“这儿正在进行一场葬礼，而不是婚礼。”

“嘻，嘻！”他的朋友嗤嗤地笑着说，“你是多么——多么逗啊！”

“我必须这样，”拉尔夫冷冰冰地说，“因为这儿确是沉闷而冷淡。要看起来稍微活泼一点儿，伙计，别像条哭丧狗似的。”

“是，是，我一定，”格赖德说。“但是——但是——你不认为她马上就会来，你说呢？”

“呃，我想她总要等到不得不下来的时候才会下来吧，”拉尔夫看看他的表回答说，“而她还剩下整整半个钟头呢。抑制你的急躁情绪吧！”

“我——我——并不急躁，”亚瑟结结巴巴地说。“我决不愿意待她苛刻。天哪，决不。让她慢慢儿来吧——反正是她自己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她的时间就要属于我们啦。”

拉尔夫尖锐地看了他这在发抖的朋友一眼，表明他完全了解为什么要这样极其体谅和关心。这时只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于是布雷本人踮着脚走进房间，小心翼翼地举起一只手；好像这儿有个病人不能受惊扰似的。

“嘘！”他低声地说。“昨晚她很不舒服。我想她一定是伤透了心啦。她已经穿戴好，正在她房间里痛哭。但是她已经好些了，相当安静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准备好了，是吗？”拉尔夫说。

“完全准备好了，”做父亲的回答道。

“而且大概不会用那些年轻小姐的小毛小病来耽误我们的事——像晕倒什么的吧？”拉尔夫说。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信任她了，”布雷答道。“今天早上我一直同她谈话来着。听着——到这边来一点儿。”

他把拉尔夫·尼克尔贝拉到房间的尽头，朝格赖德指指，这时格赖德正坐在屋角，缩作一团，紧张不安地乱摸他的上衣纽扣，脸上显出一副鬼鬼祟祟而卑鄙恶劣的表情，由于焦急和慌张，这表情显得更尖锐，更突出。

“瞧瞧那个人，”布雷着重地低声说。“毕竟这看来是件残酷的事啊。”

“什么看来是件残酷的事？”拉尔夫问道，面带感觉十分迟钝的表情，仿佛他真的全然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个婚姻，”布雷答道。“不要问我是什么。你也和我一样十分清楚。”

拉尔夫耸耸肩，默默地表示不赞成布雷这样急躁，然后抬抬眉毛，噘噘嘴唇，有些人在对某句话准备好了适当的回答、但是却想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才提出来、或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回答他们的对手时，往往会这样做。

"瞧瞧他吧。难道看来还不残酷?"布雷说。

"不!"拉尔夫大胆地回答道。

"我说正是,"布雷反驳说,流露出很愤怒的表情。"那是件残酷的事,由于所有的一切都是恶劣而奸诈的!"

当人们即将干一件不公正的事或者支持这样干时,他们会对其对象或类似做法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这并不都是不寻常的。在这时他们觉得自己是十分公正而有道德的,比那些根本不表示同情的人优越得多。这就像有点儿把信念看作比行动更重要,从而十分心安理得。对拉尔夫·尼克尔贝平心而论吧,他却是很少做这种遮遮盖盖的事的,但是很了解做那些事的人,所以容忍布雷反反复复激烈地说他们正在联手干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才又插嘴说话。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干瘪、皱缩、枯萎的老家伙啊,"等对方终于缄口之后,拉尔夫应道。"如果他更年轻一点儿,那可能是残酷的,但是照现在这样——请听好,布雷先生,他不久就会死去,让她成为一个青年富孀的!这一次马德琳小姐考虑到你的兴趣,下一次让她考虑她自己的吧。"

"对,对,"布雷说,咬啮着他的指甲,显然深感不安。"除了劝她答应这门婚事,我无法为她做什么更好的事了,我能吗?现在,我问你,尼克尔贝,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我能吗?"

"当然不能,"拉尔夫回答道。"我来跟你说吧,先生,在此地五英里方圆以内,总有一百个做父亲的,家境很好,是有钱而殷实的好人;他们会乐意不惜任何代价把女儿嫁给就在那边的那个人,尽管他看起来像头人猿和木乃伊。"

"的确有这样的人!"布雷叫道,急于抓住任何可以为他自己辩护的东西。"昨晚以及今天,我也是这么跟她说的。"

"你告诉了她真情,"拉尔夫说,"这么做很好,尽管我同时得

说，如果我有个女儿，而我的自由、快乐，不仅如此，还有我的健康和生命，都得依赖于她嫁一个我指定的丈夫的话，我一定会希望不需要提出任何别的理由来劝她同意照我的愿望行事。”

布雷看着拉尔夫，好像要弄清楚他是否是认真地说话的，在点了两三次头表示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话之后说：

“我得上楼几分钟去穿好衣服，等我下来时，我会带着马德琳一同下来的。你可知道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直到此刻才想起来。我梦见正是在今天早上，你和我正在谈话，就像此刻我们在谈那样；梦见我在上楼去，恰好和现在我上去的目的一样；还梦见当我伸手去拉马德琳的手领她下来时，地板和我一同下沉，从那样一个难以形容和非常可怕的高度落下来之后，我降落到一个坟墓里。从这样的高度掉下来，除了在梦中以外，简直无法想象。”

“等你醒过来，是不是发现自己正朝天躺着，或者你的脑袋正垂在床边，或者由于消化不良而觉得肚子痛？”拉尔夫说。“哼，布雷先生！像我那么做吧(既然有一连串的欢乐和享受都对你展开了，你就要有机会啦)，在白天让自己多忙一点儿，夜里就没有时间想到你梦见过什么了。”

拉尔夫神色稳定地目送他到门口，只剩他和新郎又单独在一起了，便转向新郎说：

“记住我的话，格赖德，你得付给他的年金，不会付多久啦。你在讨价还价方面总有的是鬼运道。假如他没有预订过不了多少月就到阴间去远航的票，我把一只桔子来当自己的脑袋！”

这个预言如此悦耳，亚瑟除了高兴得咯咯地笑以外，没有答话。拉尔夫则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两人都默默无言地坐等新娘来到。拉尔夫唇边挂着讥笑，正想着布雷那天改变态度的事，还想到他们在这坏勾当中的共同利害关系，如果一下子就削弱

了他的自高自大，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时他那倾听八方的耳朵突然听到一件女子的衣裙在楼梯上发出的窸窣声和一个男人的脚步声。

"醒醒吧，"他不耐烦地在地上跺着脚说，"要像个活人一样有生气，伙计，行吗？他们来啦。把你那副干巴巴的老骨头朝这边动起来吧。快，伙计，快！"

格赖德拖拖沓沓地向前迈步，在拉尔夫身旁站下，又是斜眼看，又是鞠躬，这时门开了，急匆匆走进来的——竟不是布雷和他的女儿，却是尼古拉斯和他的妹妹凯特。

即使一个可怕的幽灵从鬼魂世界突然出现在拉尔夫·尼克尔贝的面前，也不能比这次突然袭击对他更是一个吓人的晴天霹雳了。他的双手无力地垂在身旁，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张口结舌，脸色灰白，虽然怒火中烧，却哑口无言，只顾站着，直勾勾地看着他们，两眼凸出，面孔抽搐，变得简直难于认出这就是在不到一分钟之前那同一个苛刻严厉、镇静自若、面貌凶恶的人了。

"这就是昨夜来找我的那个人！"格赖德拉拉他的胳膊肘低声说。"昨夜来找我的那个人！"

"我明白，"拉尔夫咕哝道，"我知道。我该早就猜到的。随我要到哪儿去，想做什么，他就会前来，跨过我的每一条路，出现在每一个转角！"

他面无人色，鼻孔张大，上下唇虽然紧紧闭着，仍不停地抖动着，这一切显示出那种强烈的感情正在尼古拉斯心中争取占得上风。但是他终于控制住了这些感情，轻轻捏了一把凯特的手臂，使她安心，并挺直身体，无所畏惧，和他这卑鄙的亲戚面对面地站着。

由于兄妹二人带着和他们很相称的勇不可挡的神情，肩并肩地站着，两人的外貌的相像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仅只分别看到

他们的许多人不大可能看出的。哥哥的神态、举止、外表和表情都反映在妹妹身上,但是被软化而精炼,达到了女性的娇柔和魅力的最美妙的程度。还有更显眼的是,拉尔夫的面容竟和他们俩有些说不出的相似之处。这时,他们看起来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而他也从来没有这么丑陋过;他们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高傲,而他也从来没有畏缩得达到一半的程度;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时期可以看出这种相似的特征,也不曾有过由于坏念头把这张面孔上的一切最坏的特点都弄得粗暴而且苛刻而像现在那么一半地明显。

"滚开!"这是在他确确实实咬牙切齿时所能说出的第一句话。"滚开!你到这儿来做什么?骗子!流氓!懦夫!小偷!"

"我到这儿来,"尼古拉斯用低沉的声音说,"是来拯救受你害的人,如果我办得到的话。你是个骗子和流氓,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偷窃是你的行当;而你一定是双料的懦夫,不然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剧烈的话动摇不了我,剧烈的拳击也没用。我就站在这儿,决心要这么做,直到我完成我的差使。"

"姑娘!"拉尔夫说,"快躲开!我们会得对他使用武力,但是如果我能避免的话,可不愿意伤害你。快躲开,你这弱不禁风的傻丫头,让这条狗受到他应得的打击!"

"我不愿躲开,"凯特两眼闪闪发光,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大声说。"你只要伤害他,他就不会不报复。你可以对我用武力;我想你会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儿,那对你很合适。但是,即使我像女孩儿般弱不禁风,我却有女人的心肠,这可不是你在搞这名堂时能叫它改变目的的。"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崇高的小姐?"拉尔夫问道。

"在这个最后时刻,对受你诈骗的那个不幸的人,"尼古拉斯回答道,"提供一个避难所和一个家。如果接受这样一个你所提

供的丈夫的前景，并不能打动她的话，我希望她可能被一个跟她性别相同的人的祈祷和请求所感动。不论怎样，这些祈求将接受考验。至于我本人，从她父亲那儿前来，并受到他的委托，曾对他表示，如果他仍然敢于强行举办这件婚事的话，他的行为将表明他的为人极其卑鄙、自私而且残酷。我在这儿等着见他和他的女儿。为了这个，我带我的妹妹同来，不惜来到你这个坏人的面前。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你，或者和你说话；所以对你，我们不屑再讲什么。”

“此话当真！”拉尔夫说。“小姐，你也坚持留在这儿，是吗？”

他的话激起他侄女又愤怒又激动的情绪，使她的胸部剧烈起伏，但是她并没回答他。

“好吧，格赖德，看这儿，”拉尔夫说。“这个家伙（我伤心地说，是我弟弟的儿子：被每一桩卑鄙和自私的罪行所玷污的恶棍和浪子），这个家伙今天到这儿来扰乱一场庄严的婚礼，他明知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别人的家里，而且坚持留在那儿，会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被踢到大街上，而且拖拽过街，对他这样一个流氓是应得的——你留心听着，这个家伙把他的妹妹带来作他的保护人，以为我们不会让一个傻丫头面临丢脸和羞辱的事儿，而这对他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还不算，甚至在我警告她会产生什么后果之后，他仍然把她留在身旁（这你也看见了），而且紧紧抓住她的围裙带，像一个胆小的男孩儿对他母亲一样。难道这不是一个狡猾的家伙，自吹自擂得像你刚刚听到的那样吗？”

“正像我昨天夜晚听到的那样，”亚瑟·格赖德说，“昨天夜晚他偷偷摸摸溜进了我的房子，我就听见他这样说过——嘻！嘻！嘻！——在我几乎把他吓得半死之后，不久他就偷偷摸摸地溜掉啦。而且他也想娶马德琳小姐！天哪！这儿还有什么别的他想要的东西吗？除了放弃她以外，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别的

事吗？他希望替他还债，布置好他的房子，给儿张钞票来作剃须纸吗？——如果他终究刮胡须的话！嘻！嘻！嘻！”

“你愿意留下来，姑娘，是吗？”拉尔夫又转向凯特说，“让人硬拖下楼，像个喝醉的妓女一样？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留在这儿，就会这样。置之不答！对于将要发生的事，谢谢你的哥哥吧。格赖德，叫布雷下来——别叫他的女儿。让他们把她留在上面。”

“如果你宝贝你的脑袋，”尼古拉斯说着，在门前占据一个位置，用他以前说话的轻微声音，仅仅带着以前曾流露过的激怒神态说，“待在那儿，别动！”

“听我的，别听他的；叫布雷下来，”拉尔夫说。

“管管你自己吧，别管我们俩的事了，并且待在那儿别动！”尼古拉斯说。

“你愿意叫布雷下来吗？”拉尔夫生气地大声说。

“记住，你要走近我，就自己承担风险，”尼古拉斯说。

格赖德迟疑不决。拉尔夫此刻愤怒得像一只被挫败的老虎，冲向房门，伸手粗暴地揪住凯特的手臂，企图从她身旁过去。尼古拉斯眼中怒火四射，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正在这时，一个沉重的身体猛烈地倒在楼上的地板上，随即听见一声十分令人震惊的尖叫。

他们全都站着不动，面面相觑。尖叫接着尖叫；接着是沉重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又听见许多条嗓子夹杂在一起的尖叫声，说的是“他死了！”

“站开！”尼古拉斯大声叫道，迸发出一直克制住的怒火，“如果这正是我几乎不敢希望的事，你们这帮恶棍可要自投罗网了。”

他从房间里冲出去，飞奔上楼，到达那个发出喧闹声的地方，强行穿过挤满一间小卧室的人群，看见布雷横在地板上，已完全死去，他的女儿正紧紧抱着尸体。

“这事怎么发生的?”他叫道,疯狂似地察看四下。

几条嗓子一起回答说:他们透过半开着的门,看见他很奇怪而不舒适地斜躺在椅子上;他们对他说话,说了好几次,都没有回答,以为他是睡着了;直到有人走进去摇摇他的手臂,他就沉重地跌倒在地上,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谁是这幢房子的房主?”尼古拉斯急速地问。

有人向他指指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他便跪下,轻轻地把马德琳的双臂从她拥抱着的尸体上拉开,同时对妇人说:“我代表这位小姐的最亲密的朋友们,这是她的这个侍女也知道的,一定要让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这是我的妹妹,你可以把这位小姐托付给她。我的姓名和地址都在这张卡片上,为了安排那些一定要做的事,你将从我那里接到一切必要的指示。站开,你们每一个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一点余地和空气!”

于是人们朝后退去,他们除了对他说话的激动和急躁情绪感到惊奇以外,对于刚才发生的事已不再引以为奇。尼古拉斯搂着失去知觉的姑娘从这间寝室出来,一路下楼,走进他刚才离开的房间;他的妹妹和忠诚的侍女跟在后面。他立即命令侍女去雇一辆马车,和凯特弯腰贴近他们这美丽的被托管者,努力使她恢复知觉,但是未能奏效。侍女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她的职责,使马车在几分钟之内就准备好了。

拉尔夫·尼克尔贝和格赖德被这件可怕的事情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事如此突然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要不然也许就不会给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们还被尼古拉斯的非凡的干劲和仓猝行动弄得昏头昏脑。他们亲眼看着这一切在他们面前进行,活像在精神恍惚的睡梦之中的人一样。直到马德琳的即刻迁移完全准备就绪,拉尔夫才打破沉寂,声称不应该让她走开。

“谁说的?”尼古拉斯大声问道,从地上跳起身来面对他们,

但是仍然握着马德琳的无知觉的一只手。

“我！”拉尔夫嗓门嘶哑地回答道。

“嘘，嘘！”吓坏了的格赖德又抓住他的胳臂大声说。“听他说些什么。”

“是啊！”尼古拉斯将空着的一只手伸出在空中说，“听他说些什么：欠你们俩的款子都已由自然死亡付清了——至于那债券，本应在今天十二点钟付款，现在已成废纸——至于你们那费尽心机的骗局，就要被戳穿——至于你们的阴谋，已是众所周知，并被上天挫败了——卑鄙的人们，他倒要看看你们俩能做出什么最坏的事情来！”

“这个人，”拉尔夫说，声音简直听不清，“这个人要他的妻子，他将把她弄到手。”

“那个人要的是不该属于他的人，即使他是五十个人，还有五十个人支持他的话，他也不能把她弄到手，”尼古拉斯说。

“谁来阻拦他呢？”

“我。”

“我倒想知道，凭什么权利，”拉尔夫说。“我要问，凭什么权利呢？”

“凭这个权利——那就是，你明知我做了什么事，就不敢更进一步触犯我，”尼古拉斯说，“还凭这个更好的权利，那就是我正在为之服务的那些人，你巴不得在他们面前卑鄙地冤枉我、伤害我，这些人正是她的最亲近、最要好的朋友。我以他们的名义把她从这儿带走。让开！”

“再说一句话！”拉尔夫口喷泡沫地大声说。

“一句也不行，”尼古拉斯回答道，“我不要听一句——除了这个。注意你自己，留心我给你的这个警告！你的白天已经过去，黑夜正在开始。”

“我诅咒，我刻骨仇恨、不共戴天地诅咒你，小子！”

“诅咒怎么会听从你的命令呢？从你这号人嘴里吐出的诅咒或是祝福能有什么用呢？我警告你：不幸和暴露正密集在你的头上；你在虚度的一生中所筑起的结构正在碎成粉末；你的道路已被密探所包围；就在今天，你积聚的一万镑财富正面临总崩溃，荡然无存！”

“这是假话！”拉尔夫叫道，向后退缩。

“这是真话，你会发现是这样的。我不再白费口舌了。从门口闪开。凯特，你先走。别伸手拦住她，别拦住那个女人和我，在她们走过你身旁时，连她们的衣服都别碰一碰！——你让她们过去，可他又堵住门啦！”

亚瑟·格赖德这时刚巧站在门口，但是否是故意地，还是由于惊慌失措，就不太显而易见了。尼古拉斯十分猛烈地把他推开，以致他在房间里转个不停，直到被一个尖锐的墙角挡住，倒在地上；于是尼古拉斯抱起他美丽的累赘，拼命冲了出去。没有人打算阻止他，虽然也有什么人想这么做。他在一群人中间杀将出去，他们都是被有关这情况的消息吸引来围住这幢房子的。他十分兴奋地抱着马德琳，容易得就仿佛她是个娃娃。他到达马车前时，凯特和侍女已在车内等候，于是将由他照管的人儿交给她们，跳上去，坐在车夫的旁边，嘱咐他驾车驶去。

第五十五章

关于家庭事务、烦恼、希望、失望和忧伤。

虽然尼克尔贝太太的儿女已把他们所了解的有关马德琳·

布雷的身世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她，虽然尼古拉斯已将他所处的负有责任的地位仔细地向她作了解释，她对可能发生什么事已有所准备，甚至不得不把这年轻小姐收留在自己家中——这个结果在正式发生的几分钟之前还显得不大可能——可是尼克尔贝太太自上一天夜里较晚的时候得到这个委托时起，一直保持着一种不满意和深奥的神秘状态，这是任何解释或争论都没法使她宽慰的，而每一次新的自言自语和再三思考，只会越来越加重这种情绪。

"我的天呐，凯特，"这位好太太就这样争辩说，"如果奇里伯先生们不愿让这位年轻小姐出嫁，为什么不对大法官提出控告，让她做一个受大法官法庭监护的人儿，为了安全起见把她关进弗利特监狱[1]呢？——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事有上百次了；要不然，如果他们真像尼古拉斯所说的那样喜欢她，那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娶她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还有，即使假定他们既不要她出嫁，又不想自己娶她，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尼古拉斯一定要四处奔走，反对人家已公布的婚事呢？"

"我认为你不完全理解，"凯特轻柔地说。

"嗯，说真的，凯特，我亲爱的，你讲得很有礼貌！"尼克尔贝太太应道。"我希望我本人是好算结过婚的吧，而且也曾看见过别人结婚。不理解，哼！"

"我知道你的经验非常丰富，亲爱的妈妈，"凯特说，"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不完全理解这件事例中的一切情况。我敢说，我们讲述得很蹩脚。"

"我敢说你们确是这样，"她的母亲爽快地反驳说。"这是完全可能的。这并不该由我来负责；虽然，在这同时，既然这些情况

---

① 位于伦敦弗利特河畔的债案犯监狱。

是不言而喻的，宝贝儿，我就要冒昧地说我还是理解这些情况的，而且是完全理解的，无论你和尼古拉斯愿意认为恰恰相反。为什么正因为这位马格德琳[1]小姐要嫁给一个比她本人年纪大的人就要这么大惊小怪呢？你们可怜的爸爸也比我老呀——大四岁半。简·狄巴布斯一家住在一幢美丽的茅草屋顶的白色小平房里，上面爬满了常春藤和爬山虎，有一个精致的小门廊，带有盘绕着的忍冬和各种各样的植物，在那儿，夏天的晚上，地蜈蚣常常会落在一个人的茶里，而且常常肚皮朝天躺着乱踢，在那儿，如果有人来此过夜，那些青蛙就往往进入烛光的阴影中守着，透过那些小洞看去，像基督徒一样——简·狄巴布斯，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而且愿意嫁给他，尽管所有的人都说相反的话。她是那么喜欢他，以致没有什么可以相比。关于简·狄巴布斯，没有人大惊小怪，而她的丈夫是个最高尚、最优秀的人，人人都说他的好话。那么关于这个马格德琳，为什么就该大惊小怪呢？"

"她的丈夫要老得多；他不是她自己选择的；他的性格和你刚才描述的恰恰相反。难道你看不出在这两个事例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吗？"凯特说。

对于这一点，尼克尔贝太太仅仅回答她敢说她自己很笨，说真的，她并不怀疑自己是笨，因为她自己的儿女在她生活中的每一天几乎都这样告诉她。诚然，她比他们年纪大一点儿，而且也许有些笨蛋会认为她应该知道得最清楚。然而她无疑是错了，她当然是错了——她总是错的——说真的，她不可能正确——不可能被期望如此——所以她最好还是不再暴露她自己。在后

---

[1] 尼克尔贝太太在此处把马德琳误称为马格德琳(Magdalen)，那是指《圣经》中的人物"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个改过自新的妓女，耶稣曾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并收为门徒。后来她是耶稣复活的主要见证人。

来的一个钟头之内，对于凯特所有的抚慰和让步，这位好太太没有别的回答，除了：哦，当然；他们为什么要来问她；她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她说什么都没关系；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别的回答。

尼克尔贝太太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情（当她变得逆来顺受，不想说话时，就点点头，抬抬眼睛，开始发出些呻吟声，它们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变成短促的咳嗽声），直到尼古拉斯和凯特带着他们关心的对象回来。这时，她已经表明了自己的重要性，同时变得对一个如此年轻貌美的人儿所经受的考验深表同情，她不仅显示出极度的热情和关心，而且对于她建议她儿子所采取的步骤十分居功自傲，经常带着意味深长的神色声明，事情这样发生可以说是很幸运，并且暗示，倘然没有她本人的巨大鼓励和才智，他们永远也不能造成这样的局面。

我们不必费心追究尼克尔贝太太是否出过大力促成这件事，但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自鸣得意，则是毫无问题的。兄弟俩一回来，就对尼古拉斯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对局面已经改变，他们那年轻朋友已脱离那么大的磨难和那么可怕的危险，表示十分高兴，以致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她的女儿，现在她认为家庭的运气"实际上"已经获得确保了。尼克尔贝太太甚至明确断言：查尔斯·奇里伯先生一上来就感到十分惊奇和无比高兴，"实际上"就这么说过，而且她没有明确解释这个声明意味着什么，就逐渐平静下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提到这个话题，总是采取这么神秘莫测而自鸣不凡的神态，而且想象到财富和荣誉已经在望（虽然它们还是模糊不清而虚无飘渺的）。在这种时候，她几乎快乐得仿佛已真正永远被给予极其显赫的地位，而她的一切烦恼都已成为过去。

马德琳曾受到的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打击，加上她长期忍受

的严重苦恼和忧虑的心情，结果都超过了她所能承担的程度。由于她父亲突然死去，她幸运地陷入了昏迷状态，虽然正在恢复知觉，却只是以那种情况换成一种随时发作的危险疾病。娇弱的体力本来由一个加诸精神力量的反常的重负和不愿屈服的坚定决心支撑着，但是终于垮下来了，其衰竭程度往往和以前努力支撑的力量成正比。这样，马德琳得的那种疾病绝不是轻微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一度威胁她的理智的一场疾病，而且——几乎并不更坏的是——还危及她的生命本身。

她正慢慢地从那既严重又危险的身心失调的状态中恢复起来。难道她能够对于像凯特这样一个温柔、耐心而诚挚护士般的护理无动于衷吗？悦耳的嗓音，轻盈的脚步，轻巧的双手以及安静、快乐而无声地执行的那千百次细微的照料和安慰，这些事在我们生病时，会感受得如此深刻，可是在我们健康时，却忘怀得那么容易——它们能在谁的心上留下像在这颗年轻的心上留下的那样深切的印象呢？这是一颗充满着妇女们怀有的每一种纯洁和真挚的感情的心，对她同性的爱抚和忠诚简直全然是陌生的，除了从她们自己身上体会到的，并且被灾难和痛苦弄得对那么长久体会不到而未能找到的同情极度敏感。那些把她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已变得像漫长的那多少年一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假如每一个钟点都在恢复健康的同时，她们回忆起旧日的情景——这些情景如今看来似乎已经陈旧，是多年前的所做所为——就会对凯特用溢美之词赞扬她的哥哥有些更深刻而美好的认识；即使那些赞词在马德琳的心中产生灵敏的反应，这些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还有，如果由于尼古拉斯的形象那么不断地出现在他妹妹的面貌上，以致她几乎无法把两人分别开来，她有时会发现同样难于把他们最初引起的情感归于他们中的哪一个，并且把对凯特的那些更热烈的好感和对尼古拉

斯的感激不知不觉地糅合在一起了，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尼克尔贝太太正煞费苦心地小心翼翼走进房来，结果却比一个骑兵疾驰入室更扰乱病人的神经。她总会这样说，“我亲爱的，今晚你觉得怎么样？我希望你好一些了吧？”

“差不多好了，妈妈，”凯特总会放下她的活计，把马德琳的一只手握在她的手中，这样回答。

“凯特！”尼克尔贝太太总会谴责地说：“别讲得这么响！”（这位高贵的太太是用低声讲的，但却仍能使最壮健的男人也毛骨悚然。）

凯特总是很温和地接受这句责备话，而尼克尔贝太太，在她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时，却弄得每一条地板都嘎吱作响，衣服上的每一个线脚都沙沙作响，还会接着说：

“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刚回家来，而我这次来，我亲爱的，是按照习俗来听你亲口讲你的身体确实怎么样，因为他不重视我所讲的话，而且永远不会。”

“他今晚比平常晚了点儿，”也许马德琳会这样回答。“差不多晚半个钟头。”

“唷，我一生一世还从没见过像你这么注意时间的人呢！”尼克尔贝太太总会大吃一惊地高声说，“我声明我从没见过！我丝毫也没觉得尼古拉斯比他平常晚——一点儿也没有。尼克尔贝先生过去常说——凯特，我亲爱的，我正谈到你那可怜的爸爸——过去常说胃口是世上最好的时钟，但是你却没有胃口，亲爱的布雷小姐，我希望你有，说真的，我确实以为你应当吃点什么会让你有胃口的东西。我肯定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两、三打英国产的龙虾就能让胃口好起来；虽然这毕竟是同样的一回事，因为我想在你能吃这些东西之前先得有胃口才行。如果我刚才说的是龙虾，实在我的意思是指牡蛎，当然这两者是一样的，可

是说真的，你怎么知道尼古拉斯——”

“我们碰巧刚刚在谈到他，妈妈；就是这么回事。”

“依我看，凯特，你好像从来不谈什么别的事，并且说真的，我真想不到你竟是那么轻率。有时你也能找到足够的题目来谈论的，当你明知道要鼓起布雷小姐的情绪，并引起她的兴趣等等是多么重要的时候，怎么一来竟使你坚持絮絮不休地说无聊的话，没完没了地谈同一个题目，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奇怪。你是一个很好心的护士，凯特，很好的护士，并且我知道你的用意很好，但是我仍要这么说——如果没有我，我实在不知道布雷小姐的心情会变得怎样糟，我每天就是这么对医生说的。他说他也纳闷儿，我怎么能支撑我自己的情绪，我肯定我自己也常常纳闷儿，我怎么能像这样设法坚持下去。当然这是很费力气的，但是话得说回来，当我知道在这幢房子里有那么多事都得依靠我时，我就被迫这么做了。这一点也没有值得赞扬的地方，但那是必要的，我就做了。”

说了这句话，尼克尔贝太太拖过一把椅子，用三刻钟时间不断地叙述许许多多种使人困惑的话题，用的是最能使人困惑的方式。她终于告辞离去，借口是尼古拉斯吃晚饭时，她一定要去陪他谈心。她要告诉他，她认为病人的病情明显地变坏了，用这话初步使他打起了精神，便进一步叙述布雷小姐的情况使他感到高兴。她说的是：布雷小姐是多么倦怠、没精打采、萎靡不振，因为凯特笨得除了谈论他和家庭琐事以外，什么别的事也不谈。等她用这些话和其他振奋人心的话使尼古拉斯完全轻松自在以后，她终于会说起那一天她曾完成的艰苦责任，有时甚至会被感动得落泪，不知道万一她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家庭没有了她怎么能过下去。

在另外一些时候，尼古拉斯夜晚回家，会由弗兰克·奇里伯

先生陪同；他是由兄弟俩派来询问当天晚上马德琳的病情的。在这种场合（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尼克尔贝太太认为特殊重要的是她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因为从吸引她注意的某些迹象和特征来看，她精明地猜想到弗兰克先生像他的叔叔们一样，对马德琳很关心，而他前来看凯特时，同时也是为了打听马德琳的健康情况。由于兄弟俩经常和医生交换意见，他们本人也常来常往，而且每天早晨都从尼古拉斯那里得到详细的报道，尼克尔贝太太就更加这么想了。这些时候尼克尔贝太太自鸣得意，别人再谨慎和明智，都及不上她的一半，再神秘不过，也及不上她的一半；而在她对付弗兰克先生时，也从来没人及得上她的狡猾的指挥才干或深奥的计谋。她的目的是要查明她的怀疑是否充分有根有据，如果正是这样，就要逗弄他，使他把她当作知心人，并依赖她的仁慈的照顾。尼克尔贝太太广泛地发挥她的辩才，时重时轻，来促进这些巨大的计划，并使用各种以及相反的手段来导致她心目中在望的结果。有一个时期她十分热诚、平易近人，在另外的场合，却极其僵化、冷淡。她一时似乎要真诚地对待她这不幸的牺牲者，而下一次他们会面时，却用极端疏远和故意冷淡的态度来接待他，仿佛一个新的见解袭上了她的心头，由于猜出了他的意图，决心在萌芽时期就加以制止；仿佛她觉得责无旁贷的是要行动得十分坚决，必须立即而且永远阻拦那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另外一些时候，当尼古拉斯并不在场可以听到、而凯特正在楼上忙于照料她的病友时，这位高贵的太太就会抛出隐秘的暗示，意欲送她的女儿到法国去三、四年，或者由于她近来过于疲劳，到苏格兰去改善她已损伤的健康，或者到美国去旅行，或者到任何别的地方，这都预示有一个可怕的长期分离的危险。不仅如此，她甚至索性含糊地暗示，她们的老邻居的儿子，一个叫霍雷肖·佩尔蒂罗格斯的（是个青年绅士，在那时可能只有

四岁，或是四岁左右吧）对她女儿一往情深，而且声称这在两家之间几乎已成定局——只等她女儿的最后决定，经过教会批准就能成功，而所有各方都对此说不出的愉快和满意。

一天夜晚，尼克尔贝太太在分外成功地放了这最后一炮以后，感到极其自满和得意，趁回房休息之前单独和儿子在一起的机会，提出那么挂念在心头的问题来探测他的意见，并不怀疑对此他们会有一致的意见的。为了这个目的，她用若干不同的表示赞美的、适当的话提到弗兰克·奇里伯先生的总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来触及这问题。

"你说得完全对，妈妈，"尼古拉斯说，"完全对。他是一个好人。"

"外貌也好看，"尼克尔贝太太说。

"外貌确实好看，"尼古拉斯回答道。

"亲爱的，现在你可以把他的鼻子叫做什么啊？"尼克尔贝太太紧跟着说，希望引起尼古拉斯对这问题的极度兴趣。

"叫它吗？"尼古拉斯重复道。

"啊！"他的母亲应道，"什么类型的鼻子——是什么结构风格，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对鼻子不很精通。你叫它罗马式的，还是希腊式的？"

"说真的，母亲，"尼古拉斯笑着说，"根据我的记忆，应该叫它综合式，或者混合型鼻子。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已不大记得了，要是能使你满意的话，我一定更仔细地观察，再告诉你。"

"我希望你会这样做，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带着热切的神情说。

"很好，"尼古拉斯应道。"我会做的。"

对话进行到这时，尼古拉斯又回头阅读他刚才正在阅读的书。尼克尔贝太太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又继续说：

“他非常喜爱你，尼古拉斯，亲爱的。”

尼古拉斯阖起他的书，笑着说他很喜欢听到这话，还说他母亲似乎已经深得他们这新朋友的信任。

“哼！”尼克尔贝太太说。“我可不知道这一点，亲爱的，可是我想有个人应该得到他的信任，那倒是必须的；非常必须。”

看到她儿子的好奇的一瞥，并意识到自己独自保持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使她得意洋洋，尼克尔贝太太非常兴奋地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我亲爱的尼古拉斯，你竟然会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实在使我觉得太奇怪。然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该这么说，因为，自然啰，就这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而言，这里面大有文章，特别是在这初级阶段；这对女人来说可能很清楚，但是几乎不能指望对男人也那么明显。我不是说对这种事我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我可能有；那些在我身边的人应当最了解这一点，也许确实是了解的。关于这一点，我将不发表意见，那么做对我是不合适的；这完全是不成问题的，完全。”

尼古拉斯掐灭蜡烛，把双手插进衣袋，向后靠在椅子上，摆出一副耐心忍受苦难和忧郁地顺从的神态。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尼古拉斯，我亲爱的，”他母亲继续说，“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你，不但是因为你也有权利知道这事，知道在这个家庭里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因为你有能力来大大帮助并促成这件事。毫无疑问，一个人能够早一点对这种问题得到明确的理解，在各方面总都好些。这儿有许许多多你可以做的事，就像有时在花园里散散步啊，或者到楼上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啊，还可以假装有时睡着了，或者假装你想起一件公事，出去一个钟头左右，而且把斯麦克先生一起带去。这些看起来都是些小事情，我敢说，我把它们说得那么重要，你一定会感到有

趣。同时，亲爱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发现这个的，尼古拉斯，因为你自己也总有一天会爱上什么人，这是我相信并且希望你一定会的。假如她是值得尊敬的而行为端正的，再说，自然啰，你永远不会凭空想爱上一个不是这样的人)，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有很多很多的事都依靠这些小事情，要比你设想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你可怜的爸爸还活着的话，他会告诉你，对双方都不干预，其意义有多么大。自然啰，你走出房间，不该像是有意而存心那么做的，而是要做得好像完全是意外的样子，再用同样的方式走回来。要是你开门之前在过道里咳咳嗽，或者不经意地吹吹口哨，或者哼哼小曲子，或者干些诸如此类的事，让他们知道你来了，这总要好一些吧。因为自然啰，虽然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在这情况下是完全正确并且恰当的，可仍然是十分叫人困惑的，这是说如果你打断青年人，当他们正——当他们正坐在沙发上，并且——并且正在干这一套的时候，这也许是很荒谬的，但是他们仍然要那么做。”

在这长篇讲话的过程中，她儿子深感惊讶地注视着她。当讲话接近高潮的时候，这惊讶的程度也逐渐增加，但是一点也不使尼克尔贝太太不安，反而更加对自己的聪明的见解得意洋洋，因此，她仅仅自鸣得意地住了口，没有讲她早就完全料到他会吃惊。她进而提出大量详尽的间接证据，全是特别支离破碎而叫人困惑的，其结论是毫无怀疑的可能地确立这个事实：弗兰克·奇里伯先生疯狂地爱上了凯特。

“爱上了谁?”尼古拉斯叫道。

尼克尔贝太太重说了一遍：爱上了凯特。

“什么！我们的凯特！我的妹妹！”

“老天爷啊，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太太应道，“凯特要不是我们的，那该是谁的呢？如果她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你的妹妹，那

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事，或者对此感到一点兴趣呢？”

“亲爱的妈妈，”尼古拉斯说，“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很好，我亲爱的，等着瞧吧，”尼克尔贝太太满怀信心地应道。

直到那个时刻，尼古拉斯从未想到这时才听到的这个信息有极渺茫的可能性，因为除了最近经常不在家，紧张地忙于做一些别的事情之外，他自己的带着妒忌的恐惧心理促使他怀疑弗兰克·奇里伯暗地里对马德琳产生了和他本人的感觉相类似的兴趣，因而弗兰克的来访近来变得那么频繁了。甚至在目前，尽管他知道一个心怀焦虑的母亲的观察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非常可能比他自己的正确，尽管她提醒他的那许多细小的情况，放在一起来看，一定对她得意洋洋对它们作出的解释施加了影响，他还是不十分相信，认为这是由于纯粹出于好心的轻率的殷勤而引起的，对任何别的年轻可爱的姑娘也都会作出相同的行动。无论如何，他希望正是这样，所以试图相信她的观察。

“我被你告诉我的事弄得心里非常纷乱，”尼古拉斯略微考虑之后说，“可是我依旧希望你或许错了。”

“我承认，我弄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希望，”尼克尔贝太太说，“但你可以相信我并没有说错。”

“凯特怎么样呢？”尼古拉斯问道。

“啊，亲爱的，我正是对这一点还感到不满意，”尼克尔贝太太回答说。“在这次生病期间，她经常守在马德琳的床边——从来也没有像她们俩那样变得这么相亲相爱的——并且对你说实话吧，尼古拉斯，我不时地让她离开床边，因为我想这是个好办法，可以鼓励一个青年男子进行下去。他还没有太拿得稳，你知道。”

她这段话是带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和自我庆幸的混合情感

来说的，以致对尼古拉斯来说，要打消她的希望是说不出的痛苦的；但是他觉得在他面前只有一条光荣的道路可走，那是他义不容辞该走的。

“亲爱的母亲，”他温和地说，“难道你没有看清，如果弗兰克本人对凯特真有什么认真的意向、而我们竟一时容许自己对这事加以鼓励的话，我们就是在扮演一个最不光荣和最忘恩负义的角色吗？我要问你是否看清了这一点，但我也不必说，我知道你没有，否则你就会更严格地提防了。让我向你解释我的意思。别忘了我们是多么贫穷。”

尼克尔贝太太摇摇头，眼泪汪汪地说贫穷并不是罪过。

“对，”尼古拉斯说，“正是为了这个特殊的理由，贫穷应当产生真正的自尊，才不致引诱我们做出可耻的行为，使我们可以维护伐木人和打水人可能保持的自尊，比一个君主在保持自尊方面做得更好。想想我们该怎么感谢这两兄弟吧，别忘了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每天都慷慨细致地为我们做着，为此我们即使终身忠心耿耿，也只能是一种最不完美而远远不够的报答。你所说的会是哪一种报答呢？弗兰克先生是他们的侄子，他们唯一的亲属，他们把他看作儿子。要是设想他们没有为他作出恰当地适合他曾受过的教育以及他将继承的财产的打算，那真未免太幼稚了。如果我们允许他娶一个和我们关系那么密切的没有嫁妆的姑娘，从而得出的不容反驳的推论就一定是他陷入了一个圈套，那是在我们三人之间蓄意策划的阴谋和投机行为。把这件事清楚地放在你的面前吧，母亲。得了，如果他们结婚的话，你会觉得怎样呢？兄弟俩到这儿来办那些他们常来办的某一件好事时，难道你就不得不向他们吐露真情吗？你会感觉舒坦，觉得你扮演了一个诚实、坦率的角色吗？”

可怜的尼克尔贝太太哭得越来越凶了，喃喃地说，当然啰，

弗兰克先生会先征求他叔叔们的同意的。

“噢，这一来肯定会使他同他们处于更好的关系之中，”尼古拉斯说，“但是我们仍然得遭到同样的怀疑，我们双方之间的距离仍然是那么大，能得到的利益仍然和现在一样明显。我们也许没有把我们的主人考虑在这一切之内。”他更加高兴地接着说，“而且我认为，几乎相信我们是这样做的。要是不这样的话，我信任凯特，知道她将和我感觉到的一样，并且信任你，亲爱的母亲，确信在稍微考虑之后，你也会这么做的。”

经过许多进一步的陈述和请求之后，尼古拉斯终于得到他母亲的允诺，她会尽力照他的想法那样想，并且，要是弗兰克先生坚持向凯特献殷勤的话，她会试图加以劝阻，要不然，至少既不鼓励，也不帮助。他决定不对凯特提到这个问题，直到他十分相信真有必要这么做的时候；并决心保证他自己能凭个人的严密观察来掌握确实情况。这是个十分明智的决定，但是由于一个造成新的焦急和不安的原因，他未能付诸实行。

斯麦克病重得吓人了。他骨瘦如柴，筋疲力尽，无人搀扶就几乎不能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是如此消瘦憔悴，以致看着他就叫人感到痛苦。尼古拉斯起初求助的那个医疗权威这时警告他：斯麦克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在于应该即刻离开伦敦。尼古拉斯本人小时候曾在那里受教育的德文郡的那个地区被提出，说成是最有利的地点，但是这建议被小心地加上一段说明：无论谁陪伴他到那儿去，一定要有最坏的准备，因为痨病迅速恶化的每一个征象已经出现，他也许永远不会活着回来。

那仁慈的两兄弟得悉了这可怜人的悲惨历史，迅速派老蒂姆前去参加这次商讨。同一天早晨，尼古拉斯被弟弟查尔斯召唤到他的私人房间，这样对他说：

“我亲爱的先生，一定不能耽误时间呐。假如我们能用的那

些人为的方法救这个小伙子的命的话，他就不会死；他也不会在陌生的地方孤独地死去。明天早上就让他离开，务必让他得到他的情况所需要的每一样舒适的东西，而且别离开他——别离开他，亲爱的先生，直到你知道再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危险。现在就和你分手，实际上是困难的——不，不，不。先生，今天夜晚蒂姆会去拜访你；今天夜晚蒂姆会带着一、两句临别赠言拜访你。内德哥，亲爱的伙伴，尼克尔贝先生等着握手说再见呢。尼克尔贝先生不会去很久的。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久就会好些，很快就会好些的；那时他会找到一些老实巴交的好乡下人，让他们照顾他，有时来回去看望看望——内德，你知道，来来回回——所以没有理由郁郁不乐，因为他很快就会好些的，很快，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内德？”

至于那天夜晚蒂姆·林金瓦特说了些什么，或者随身带来了什么，那就无须说了。翌晨，尼古拉斯和他虚弱的伴侣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除了一个人以外——就是那个人，除了当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他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仁慈的眼神，或者听到过同情的言语——还有什么人能诉说在这悲哀的别离中所有的心灵中的痛苦、破灭的想望、徒劳无益的悲伤呢！

“瞧，”当尼古拉斯从马车窗口向外看时，热切地大声说，“她们仍然逗留在小巷拐角呢！其中有凯特，可怜的凯特，你说过你不忍心跟她说再见，正在挥动她的手帕呐。不要对凯特连一个告别的手势都没有就走！”

“我不能做！”他这在发抖的同伴大声说，倒在他的座位上，伸手蒙住了眼睛。“现在你还看得见她吗？她还在那儿吗？”

“是的，是的！”尼古拉斯热切地说。“在那儿！她又在挥手啦！我替你挥手作答了。现在已经看不见她们啦。亲爱的朋友，不要

过度悲痛，千万不要。你会再和她们大家相见的。”

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斯麦克举起他枯萎的双手，热情地把它们紧握在一起。

“在天国里——我谦卑地祈求上帝——在天国里！”

那声音像是一颗破碎的心在祈祷。

第五十六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在他最近的计谋被其侄子阻扰之后，受到意外事故的启发，再策划一个报复的阴谋，同一名久经考验的爪牙密谋。

这些奇遇本身所形成的并迫切要求本史家加以评述的进程，现在要求他该回到前一章开始以前所达到的那个地方，那时拉尔夫·尼克尔贝和亚瑟·格赖德正一同留在那所死神如此突然地竖起它的沉重黑旗的房子里。

拉尔夫捏紧双手，咬紧牙关，以致随你怎样紧地阖住上下颚，这时也不可能把它们锁得再牢了。他用刚才对他侄子说话的那种姿态站了几分钟：气喘吁吁，但是其他方面却僵硬得一动不动，好像是一尊铜像。过了一会儿，他逐渐地放松起来，就像一个人自行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一样。他一时对着尼古拉斯走出去经过的门鬼鬼祟祟地狠狠摇晃他紧握的拳头，然后猛击自己的胸部，仿佛他连这种激情的表现也要用力克制；接着转身面对那个不太勇敢的放高利贷者，这时此人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呢。

这个畏畏缩缩的坏蛋仍在四肢发抖，惊慌得连他头上那寥寥几根的灰发也在凄惨地颤动不已。他在和拉尔夫的目光相接

时，踉跄地站起身来，用两手遮着脸，在向门口匍匐而行的同时，坚决表示那并不是他的错。

“谁说是啊，伙计？”拉尔夫用抑制住的声音反驳道。“谁说是啊？”

“看你的样子，好像你认为是该怪我，”格赖德战战兢兢地说。

“啐！”拉尔夫勉强笑了一声，喃喃地说。“我怪他没有多活一个钟头——只消多活一个钟头就够啦——我并不怪任何别的人。”

“不——不——不怪任何别的人吗？”格赖德说。

“关于这次横祸，不怪别人，”拉尔夫回答道。“我有一笔旧仇要清算，就是跟拐走你夫人的那个青年人，但这和他刚才的恐吓话根本无关，因为要不是发生了这该死的意外事件，我们早就该摆脱他啦。”

拉尔夫·尼克尔贝说话时强装出来的平静，加上气得发青的脸，显得有点儿那么不自然。他的面部呈现着极度紧张、强烈的激情，但他拼命克制自己，这恰恰和他那刺耳、缓慢而沉着的声音(仅只由于呼吸暂停一会儿而有些改变，使他几乎讲了每个字都要停顿一下，就像一个醉汉拼命要讲得清楚一般)形成对照，也显得有点儿那么不自然而且可怕，以致要是站在畏畏缩缩的格赖德面前的不是他，而是躺在楼上的那具死尸，也几乎不可能出现更使他吓坏的场面。

“马车，”过了一会儿拉尔夫说，在这段时间内他像一个身强体健的人在与疾病突然发作作斗争一样。“我们是坐马车来的。它还——在等着吗？”

格赖德很高兴利用这借口到窗前去看看，而拉尔夫却坚定地把他的脸朝着另一边，用他插进胸襟的手拉扯着衬衫，嘶哑地

低声咕哝说：

“一万镑！他说过一万镑！这是昨天才为那两笔抵押付的确切数字，明天又会用高利借出去。如果那商行失败的话，他会第一个带消息来！——马车还在那儿吗？”

“是的，是的，”格赖德说，被这问话的恶狠狠的语调吓了一跳。“在这儿呐。哟，哟，你是个多暴躁的人呀！”

“过来，”拉尔夫对他招招手说。“我们绝对不能流露出被打乱计划的样子。我们要臂挽臂地下楼去。”

“可是你掐得我青一块紫一块啦，”格赖德因疼痛而扭动着身子，强烈反抗道。

拉尔夫不耐烦地甩开他，用他平常的稳重步伐走下楼去，登上了马车。亚瑟·格赖德跟随在后。赶车人问要把车赶上哪儿，亚瑟迟疑地望望拉尔夫，见他仍然默不作声，不想谈这问题，便提出到他自己的家去，于是他们朝那里进发。

一路上，拉尔夫交叉抱着两臂，坐在一边的角落里，一语不发。他的下巴低垂在胸前，向下看的眼睛完全被紧蹙的眉毛所掩盖，以致尽管还有些神志清醒的迹象，他看来很可能是睡着了。直到马车停了下来，他才抬起脑袋，透过窗子看去，问了声那是什么地方。

“我的房子，”也许由于受到这屋子兀然独立的影响，格赖德郁郁不乐地回答道。“天哪！我的房子。”

“说得是，”拉尔夫说。“我不曾注意我们来的路。我想来一杯开水。我想你家里有吧？”

“你可以来一杯——任何你喜欢的东西，”格赖德呻吟着回答说。“敲门没用，马车夫。按铃！”

马车夫按了又按，一连按了三下；接着敲起门来，直到马路上震响着一片回声；接着凑在门的钥匙眼上留神地听。没有人

来，房子静寂得像座坟墓。

“这是怎么啦？”拉尔夫不耐烦地说。

“佩格耳朵聋得不堪，”格赖德带着焦急和惊恐的眼神回答道。“天哪！马车夫，再按按铃。她看得见铃在动的。”

这人按了又敲，敲了又按。有几个邻人推开他们的窗子向街对过叫唤，说老格赖德的女管家一定已经倒毙了。其他的人聚集在马车周围，吐露着种种猜测；有些人坚持说她睡着了，有些人说她把自己活活烧死了，有些人认为她喝醉了；有个很胖的人却说，她看见了某种吃的东西使她十分害怕（因为不习惯吃这东西），以致昏倒了。最后的这个说法特别使看热闹的人们高兴，他们相当喧闹地欢呼起来，而且好不容易才被阻止冲下厨房前的小天井，砸开门去查明真相。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谣言已经传布开来，说那个早晨亚瑟准备结婚，因此特别打听起有关新娘的情况；大多数人都猜想她被伪装成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这一来使大家对一个新娘竟穿着高统靴和马裤公开露面产生极大诙谐的愤慨，引起大量“嘘”声和“哼”声。这两个放债人终于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得到栖身之处，被提供一把梯子，翻过后院不太高的墙，平安地下到另一边。

“我声明，我简直怕走进去，”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亚瑟转向拉尔夫说。“假使她被谋杀了，被一根拨火棒敲得脑浆涂地了——那怎么样？”

“假使她真是这样，”拉尔夫嘶哑地说。“说真的，我倒希望这些事比实际上的要普通得多，而且也更容易了结。你可能目不转睛，看得打哆嗦。我就是这样！”

他使用院子里的一个水泵，喝了一大口水，还把大量的水浇在头上和脸上，恢复了他惯常的态度，带路走进房子，格赖德紧紧跟在他的后面。

那地方和从前一样黑暗，每一个房间都仍然那样阴沉沉、静悄悄，每一件阴森森的家具都仍然放在老地方。古板的老钟的铁心不受外界一切杂音的干扰，在满是灰尘的钟壳中仍然沉重地滴答作响。那些摇摇欲坠的橱柜仍然像平常一样凄凉地站在旮旯里，鬼鬼祟祟地躲开人们的视线。脚步声的回响报出同样沉闷的声音。长腿的蜘蛛在它轻捷的爬行中停了下来，在它的单调领地中见到人来而担惊受怕，一动不动地挂在墙上装死，直到他们走过它的旁边。

这两个高利贷者从地窖走到顶楼，打开每一扇吱吱嘎嘎的房门，探望每一间空无一人的房间。但是那儿并无佩格的踪影。他们在搜查之后，终于在亚瑟·格赖德一向居住的房间里坐下休息。

“依我看，这老妖怪出去准备你的结婚庆祝活动了，”拉尔夫说着，准备离去。“看好。我把这单据毁掉；反正我们永远用不着了！”

正在严密地盯着看屋内的四下的格赖德这时在一只大橱柜前双膝跪下，发出一阵可怕的喊声。

“到底怎么啦？”拉尔夫严厉地看着周围说。

“被抢啦！被抢啦！”亚瑟·格赖德尖叫道。

“被抢啦！钱财吗？”

“不，不，不。更糟，糟得多呐！”

“那么是什么呢？”拉尔夫问道。

“比钱还要糟，比钱还要糟！”老头子大声叫道，把橱柜里的一些文件抛出来，像野兽在挖泥土一样。“我宁可她偷了我的钱财——我的全部钱财——反正我有的也并不多！我宁可她把我弄成个讨饭的，也比做这种事强！”

“做了什么事？”拉尔夫说。“做了什么事，你这老糊涂鬼？”

格赖德仍未作答，而只是在纸堆中又抓又挖，同时像一个在痛苦中的魔鬼一样又喊又叫。

“你说，有什么东西找不着了，”拉尔夫说，抓住他的领口拼命摇他。“那是什么呀？”

“票据，契约。我是个破了产的人。失败啦，失败啦！我被抢啦，我破产啦！她看见过我在看——近来在看——我时常这么做——她监视我，看见我把它放进箱子，那是放在这橱柜里的，这只箱子不见了，她把它偷走了。让她永远堕入地狱，她抢劫了我！”

“抢走了什么？”拉尔夫大声说，好像有一道亮光突然射在他身上，因为在他一把抓住格赖德瘦骨嶙峋的胳臂时，他的两眼闪闪发光，他的身躯激动得直发抖。“抢走了什么？”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不识字！”格赖德全不理睬这句问话，尖声叫着说。“只有一个办法能把它变成钱，那就是带了它去找她。有人会念给她听，告诉她该怎么干的。她和她的同谋者会得到了钱财，还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会以这事居功，——说是他们找到的——早就知道——作为反对我的证据。唯一倒霉的人是我，我，我！”

“耐心点儿！”拉尔夫说，把他抓得更紧点儿，斜眼死死地看着他，殷切得足以表明在他即将说的话中，还隐藏着某种目的。“听我来讲道理。她不可能走得很远。我来去叫警察。只要你报告她偷了什么东西，他们就会逮捕她，相信我——听着！救命啊！”

“不，不，不！”老头子用手堵住拉尔夫的嘴，尖叫道。“我不能，我不敢！”

“救命啊！救命啊！”拉尔夫大声叫道。

“不，不，不！”对方尖声叫道，像疯子一样拼命在地上跺脚。

“我告诉你不行。我不敢，我不敢！”

“难道你不敢公开这件抢劫案？”拉尔夫热切地问。

“不敢！”格赖德扭绞着双手回答说。“嘘！嘘！关于这件事一个字也别说，必须一个字也别说。我完蛋了。无论我怎么办，我都完蛋了。我被出卖了。我要被抛弃啦。我要死在新门监狱啦！”

他大声说的诸如此类的激动得发狂似的话，以及许多其他的由恐惧、忧虑和愤怒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话，使这惊慌失措的坏蛋逐渐压低他起初发出的强烈叫喊，直到削弱成绝望的低声呻吟，时而夹进一声号叫。这时他正对留在橱里的同类文件作仔细检查，发现了一些新的损失。拉尔夫并没有怎么表示歉意就突然离开了他，告诉那些逗留在房子外面看热闹的人这儿没出什么事，使他们大失所望；他就乘上马车，被送回自己的家。

他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他一时让它放在那里，仿佛没有勇气去拆开它；然而终于拆开看了，变得面如土色。

“最坏的事发生了，”他说，“商行失败了。我明白了。昨夜那流言在城里传布开来，传到了那些商人的耳中。哦，哦！”

他在房间里狂热地大踏步来回走了一阵，接着停了下来。

“一万镑！只搁在这儿一天——只有一天！经过了多少焦虑的年月，多少拮据的日子和多少不眠的夜晚，我才零零碎碎地集成那一万镑！——一万镑呐！当我把这一万镑变成两万镑时，有多少盛气凌人、涂脂抹粉的娘们会用微笑来巴结讨好，有多少挥霍成性的大傻瓜会在口头上对我奉承，而心里却在咒骂我！当我在榨取、窃取并利用那些急需的借债人为我的享乐和利益服务时，他们会对我讲多么好听的花言巧语，给我多么谦恭的眼神，写多么客气的信件啊！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行业术语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发财是靠伪装和奸诈，靠摇尾乞怜，阿谀奉承和

弯腰屈膝。哼，如果不是为了我的钱，那些暴发户就会像每天对待比他们强的人们一样，把我一脚踢开，而这一万镑会给我带来多少谎话、多么卑鄙的借口、多么低声下气的态度啊！就算我把它增加了一倍——增加了百分之百——为每一枚金镑挣上另一枚——在那一整堆钱币中没有一枚不是相当于一万次卑鄙低劣的谎话，那可不是由放债人讲出来的，啊，不！而是由众多的借债人，你们这些心胸宽阔、漫不经心、慷慨大方而冲劲十足的人所讲出来的，他们不会卑鄙得为这个世界节省一枚六便士的钱币！”

拉尔夫看来正竭力把由悔恨而引起的痛苦溶化在其他这些痛苦的思考中，他继续在房间里踱步。当他的思绪逐渐回想到他的损失时，他的态度越来越不坚决了。终于他一屁股坐进扶手椅，把扶手抓得那么紧，使扶手又吱吱嘎嘎地响起来。他咬紧了牙关说：

“曾经有一个时期，没有什么事能像损失这么一笔巨大的款子那样打击我。没有什么事。因为出生、死亡、婚姻以及每一样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事（除非是与钱的得失有关的），对我都没有兴趣。但是目前，我坚决地说我和这笔损失搅和在一起了，而把它讲出来正是他的胜利。如果是由他造成的——我几乎认为正是他这么做的——我就恨他恨得无以复加。只要能让我对他进行报复，一步步地，不管怎么慢，只要能让我开始占他的上风，只要能让我扭转局面——我就能受得了啦。”

他思索得既长久而又深沉。结果他叫纽曼去发送一封信，那是写给住在撒拉森人头旅社的斯奎尔斯先生的，并且指示纽曼询问他是否已到达城里，要是这样，就等着要回音。纽曼带回消息说，斯奎尔斯先生已在当天早晨乘驿车到达，在床上接过来信，但他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说就要起床，立即来拜访尼克尔贝

先生。

传递这个消息和斯奎尔斯先生到达之间的间隔很短；但是在他到来之前，拉尔夫已抑制住激烈的感情的每一个迹象，恢复了他往常的那种冷酷无情、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态度；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他能够几乎随意地对不少对道德问题并不抱有强烈偏见的人施加不小的影响。

“喂，斯奎尔斯先生，”他说，用他惯有的微笑欢迎这位杰出人物，而这微笑中包含的敏锐机警的表情和意味深长的皱眉却是主要部分，“你好啊？”

“噢，先生。”斯奎尔斯先生说，“我很好。我的一家也是这样，学生们也是这样，除了有种像跑出学校那样的轻率的举动，只得不许他们就吃饭。但那是一种坏风气，刮起来时对谁都不好；在这些小家伙有人来探亲时，我就总是这样说的。一次探亲，先生，就是大量死亡。而死亡本身，先生，就是一次探亲。世界上充满了探亲；如果一个男孩子在有人来探亲时发牢骚，吵吵闹闹得让你不安，一定得用拳头猛击他的脑袋。那样做是按照《圣经》办理的，正是这样。”

“斯奎尔斯先生，”拉尔夫冷冰冰地说。

“先生。”

“对不起，我们撇开这些零星的宝贵的道德说教，来谈谈正事吧。”

“十分愿意，先生，”斯奎尔斯接着说，“且先让我来说——”

“对不起，先让我来说——诺格斯！”

在重复了两、三次召唤以后，纽曼终于到场，询问是否他的主人叫他。

“是的。你去吃饭吧。马上就去。听见了吧？”

“还没到时间呢，”纽曼固执地说。

“我的时间就是你的，我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拉尔夫反驳道。

“你每天都加以改动，”纽曼说。“这可不公平。”

“你并没有雇用许多厨师，很容易请他们原谅要改动时间，”拉尔夫反驳道。“滚吧，老兄！”

拉尔夫不但用极端专横的态度发出这个命令，而且以到小办公室里去拿些文件为借口，打发他遵命办理。等纽曼离开房子后，拉尔夫用链条锁住大门，以防止他用碰簧锁钥匙偷偷回来的可能性。

“我有理由怀疑这个家伙，”拉尔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说。“所以，在我想出最简便、最少麻烦的方法毁掉他以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保持疏远。”

“我倒认为要毁掉他不必花太多的力气，”斯奎尔斯咧嘴笑着说。

“也许是用不着，”拉尔夫应道。“要毁掉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人也是如此。你刚才想说——？”

拉尔夫简单扼要而轻描淡写地举出这个例子，接着抛出那个暗示，这显然对斯奎尔斯先生产生了影响（这影响无疑是有计划的），他在略微迟疑之后，用更克制的声调说：

“呃，我刚才想说的是，先生，这桩关于那个忘恩负义、冷酷无情的家伙老斯诺利的事使我受累，并带来无比的不便。并且，我可以这样说，弄得斯奎尔斯太太接连好几个星期成为一个十足的寡妇。当然啰，和你一同采取行动对我是件乐事。”

“当然啰，”拉尔夫冷冰冰地说。

“是的，我说当然啰，”斯奎尔斯先生擦着膝盖，重新开始说，“但是同时，当一个人像我现在这样赶了二百五十多英里路来弄份宣誓书，这确实使一个人大受其累，更不必说还要冒风险呢。”

“哪儿会有风险呢，斯奎尔斯先生？”拉尔夫说。

“我说的是，更不必说还要冒风险，”斯奎尔斯回避地回答说。

“而我说的是，哪儿会有危险呢？”

“我可不是在埋怨，你知道，尼克尔贝先生，”斯奎尔斯辩解地说。“说真的，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个——”

“我问你，风险在哪儿？”拉尔夫着重地重复说。

“风险在哪儿？”斯奎尔斯应道，更使劲地擦着膝盖。“嘿，不必提啦。有些问题最好是要回避的。哦，你知道我指的什么风险。”

“难道我没有经常告诉过你，”拉尔夫说，“难道我还得经常告诉你，你并不冒什么风险？你曾经保证过的，或者要你现在来作保证的，无非是在什么什么时候有个名叫斯麦克的男孩儿曾交托给你；这男孩儿在你的学校里待了若干年，却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被丢失了，而目前被找到了，被你确认是在什么人之手。这全是真的，是不是呢？”

“是的，”斯奎尔斯回答道，“这全是真的。”

“好吧，那么，”拉尔夫说，“你到底冒着什么风险呢？除了斯诺利，谁在撒谎呢？我付给这个人的，比我付给你的要少得多。”

“他无疑要的钱不多就肯干，斯诺利正是这样，”斯奎尔斯评论道。

“他要的钱不多就肯干！”拉尔夫恼火地反击道，“是啊，可是他也干得挺出色，装出了一副伪善的表情和神圣的气派把它干成，但是你呢！风险！你说风险是什么意思？那些证明书全是真的。斯诺利另外有个儿子，他曾经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个妻子已死，没有人，只有她的鬼魂才能对人说她不曾写过那封信；没有人，只有斯诺利本人能说这不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喂了

蛆虫。唯一的伪证是斯诺利作的，我想他对这种事是相当习惯的。你的风险在哪儿呢？”

“啊唷，你知道，”斯奎尔斯如坐针毡地坐在椅子上说，“如果你谈起这个问题的话，我也可以说你的风险在哪儿呢？”

“你可以说我的风险在哪儿！”拉尔夫反驳说，“你可以说我的风险在哪儿。我并不在这桩事中露面，你也一样。斯诺利的全部利益在于牢牢地钉住他所讲的故事，而他的全部风险在于不能一丝一毫违背这个故事。竟然讲什么在这个阴谋中你的风险！”

“我说，”斯奎尔斯不安地看看周围，规劝道，“别说这是阴谋！请帮帮忙，别这么说。”

“随你喜欢把它说是什么，”拉尔夫生气地说，“但是好好听听我的话。这个故事原先是捏造出来作为对付一个危害你的生意并把你打得半死的人的一种使他着恼的手段的，并且使你重新占有一个你巴不得再得到的半死的苦工，因为在你为了他参与了这件事而要向他报仇的同时，你知道让你的敌人得悉这个苦工又在你的控制之下，正是你能加诸对方的最好惩罚。是这样吧，斯奎尔斯先生？”

“哦，先生，”斯奎尔斯回答说，几乎被拉尔夫为了使每一件事都对他不利而使出的断然语气，以及既严厉又顽强的态度所慑服。“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拉尔夫冷静地说。

“啊，在一定程度上的意思是，”斯奎尔斯回答道，“就可能的情况而言，这不尽是因为了我的利益，因为你也有些宿怨要解决啊。”

“如果我没有的话，”拉尔夫说，对于对方的提醒一点儿也不难为情，“你想我还会帮助你吗？”

“哦，不，我想你就不会，”斯奎尔斯回答道。“我只想把这一点在我们之间讲得一清二楚。”

“究竟怎么可能不这样呢？”拉尔夫反驳道。“除非帐目对我不利，因为我花钱来满足我报仇的愿望，可你却把它装进口袋，同时也满足了你的愿望。你至少既报仇心切又贪得无厌。而我也是这样。哪一个比较好呢？是你，在同一时间，通过同一过程，既赚了钱，又报了仇，你，即使报不了仇，无论如何是肯定能拿到钱的；还是我，在任何情况下只不过肯定要花掉钱，而终于充其量不过报了仇罢了？”

当斯奎尔斯先生只能用耸肩和微笑来回答这个判断的时候，拉尔夫严厉地嘱咐他不要作声，并且该庆幸他是那么富裕；然后一眼不眨地盯住了他，继续说：

第一，尼古拉斯挫败了他为某年轻小姐作出结婚的安排的计划，并在她父亲突然死亡所引起的混乱中把这位小姐弄到手，胜利地带走她。

第二，凭着什么遗嘱或协议——当然是书面文件，上面一定有这位年轻小姐的名字，因此很容易从别的文件当中挑出来，如果一旦把那个存放它的地方找到的话——这位年轻小姐有获得财产的权利。如果她得悉有这种字据的话，就能使她的丈夫（拉尔夫表示尼古拉斯一定会娶她）成为一个富裕的有钱人，而且是一个最最难对付的敌人。

第三，这张字据和别的文件一起从一个由本人弄到手或者狡诈地把它隐藏起来的人那里被偷走了，这人害怕采取任何办法去找回失物；而他（拉尔夫）认识这个贼。

对于这一番话，斯奎尔斯竖起了耳朵贪婪地听取了每一个字，并瞪着独眼，张大着嘴；对于他竟会承蒙拉尔夫厚爱，这样信任他，感到惊奇，不知拉尔夫是为了什么特别理由，这一切会引

起什么后果。

“好了，”拉尔夫身子倾向前，一手放在斯奎尔斯的肩上说，“听听我构想好的计划，那是我一定——我说一定，是假如我能使它臻于完美的话——能设法实现的。从这张字据上并不能捞到什么好处，不管是什么，除了这女孩子本人，或者她的丈夫；而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想得到任何好处，就必须掌握这张字据。我发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要人把这张字据带到这儿来，我可以给拿来的人五十镑金币，并且当着他的面把它烧成灰烬。”

斯奎尔斯先生用他的独眼注视着拉尔夫的手朝壁炉接近的动作，仿佛那时他正打算烧掉那张纸，然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说：

“好啊；但是谁去拿呢？”

“也许没人吧，因为在拿到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干，”拉尔夫说。“可是假如有什么人的话——那就是你！”

斯奎尔斯开始流露出惊恐万状的迹象，并且断然拒绝这个差使，这会使大多数的人都感到震惊，假如这并不立刻促成绝对放弃这个建议的话。这对拉尔夫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等校长讲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拉尔夫便重新谈下去，冷静得好像根本没有被打断一样。他继续详述这事的一些情况，认为把最大的重点放在它们上面是最最可取的。

这些情况正是有关斯莱德斯柯太太的年龄和衰老软弱的状态的；还有，考虑到她与世隔绝的习惯，以及长期住在像格赖德家这样的房子里，她极不可能会有什么同谋者，甚至也没有熟人；此外，还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设想这次抢劫并不是什么一致协商好的计划的结果，要不然她就会伺机弄到一笔款子；还有，当她开始想到她干下了什么事、并发觉被那些她完全不懂其性质的文件所拖累时将陷入的困境；以及有些非常了解她的地位的

人，可以相当容易地有机会接近她，如果需要的话，利用她的恐惧心理，逐渐骗取她的信任，找一个或者另一个借口，就可以放手占有那张字据。在这些以外，还得加上这些考虑，例如斯奎尔斯的经常住址是离伦敦很远的地方，要他和斯莱德斯柯太太联系，那简直是戴着假面具在演闹剧，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似乎没有人可能认出是他；还有，拉尔夫不可能亲自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他已和她面熟了；加上对斯奎尔斯先生的非凡手腕和经验的各种不同议论，这就会使他欺骗一个老太婆这一点成为无非是孩子的游戏和娱乐。除了这些影响和劝说外，拉尔夫还用他最大的技巧和力量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胜利图景：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尼古拉斯就会遭到失败；他本来期望娶一个女继承人，而结果却和一个乞丐联系在一起——并看到了对有像斯奎尔斯这样处境的人能保持跟他本人这样的人之间的友谊，该是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又详细地讲了一长串的好处，那是从他们初次相识起就开始获得的，当时曾以赞同的口气谈到他如何治疗一个多病的男孩子，以及在他手上死去的实情(其实这男孩子的死对拉尔夫以及他的主顾们都很有利，但是他没有明说)。最后，拉尔夫暗示那五十镑钱可以增加到七十五镑，如果事情可以获得巨大成功，甚至可以加到一百。

这些议论终于结束了，斯奎尔斯双腿交叉，然后放开，抓抓脑袋，擦擦眼睛，细看手掌，咬咬手指甲，不停地做了许多其他的动作，表示他的犹疑不决，最后问道："一百镑是不是尼克尔贝先生能出的最高价？"由于回答是肯定的，他又变得坐立不安了，想了一会儿，又提出一个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再加五十？"接着他说，依他看只能去试试，为了朋友尽最大的力量去做，这永远是他的准则，所以他接受了这件任务。

"但是，你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女人呢？"他说，"这是把我难住

的事情。”

“我根本可以不必去找她，”拉尔夫应道，“但是我一定要试试。前不久，我在这城里曾经追获一些人，他们藏得要比她隐蔽得多。我知道在有些地区只要谨慎地花上一、两个畿尼，就往往能解决比这更疑难的问题。啊，而且还能保守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听见我的用人在按门铃了。我们还是分手吧。你最好别来来回回地走，且等着我来通知你。”

“好！”斯奎尔斯应道。“我说，万一你找不着她，你会付在撒拉森人头旅社的费用，加上一些由于时间损失的补偿费吧？”

“好吧，”拉尔夫恼火地说，“行啊！你没有什么要说了吗？”

斯奎尔斯摇摇头，拉尔夫陪他走到临街大门，为了启发纽曼，故意出声地表示惊奇，为什么大白天闩门，好像夜里一样。于是，他让纽曼进来，让斯奎尔斯出去，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好啦！”他顽强地轻声说。“不管会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吧，因为目前我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就让我挽回我的损失和耻辱的一小部分吧！就让我挫败他这唯一的希望吧！据我所知，那一定是他心向往之的。就让我做成这件事吧，那将是我要用来把他缠绕起来的那条链子中的第一个链圈，而这种链子还没人铸造过呢。”

第五十七章

拉尔夫·尼克尔贝的助手如何着手进行活动，以及如何大为得手的经过。

那是秋季的一个黑暗、潮湿、郁闷的夜晚，在一条偏僻的街

上，或者更确切地说，靠近兰贝斯区的一条死巷，在一幢简陋的房子楼上的一间房里，孤身坐着一个独眼的人，他穿着得古里古怪，不知是由于缺少好点儿的衣服还是为了乔装打扮。他穿的是一件宽大的大衣，袖子只有他的手臂的一半长，这衣服既宽又长，足以一点不费事地把他自己从头到脚都裹在里面，而且一点也不消担心会拉坏用来缝制它的既破旧又满是油垢的料子。

他这样穿扮着，在一个远离他一向经常去或活动的处所，显得那么贫穷破烂，也许连斯奎尔斯太太本人也会有点难于认出原来是她的夫君，尽管她天生的洞察力会被一个温柔的妻子那充满柔情的怀念和冲动所激发。但那的确是斯奎尔斯太太的夫君。而且看来斯奎尔斯太太的夫君正处在相当闷闷不乐的心情之中，这时正从一只放在他身旁桌子上的黑瓶里自斟自饮。他向房间的四周扫了一眼，对视线内的物体简直毫不注意，这一眼中还夹杂着几分懊丧和不耐烦的对远方的一些场景和人物的回忆。

这儿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不论是斯奎尔斯先生的目光正毫不满意地浏览着的这间房间，还是那条要是他想走近窗子就可以看透的窄街。他坐在里面的顶楼寝室空荡荡的，十分简陋；室中的那只床架以及极少数几件必不可少的家具也都是最一般的样式，破烂得很，毫无动人之处。街道泥泞、肮脏、没有人迹。它只有一个出口，除了随时有当地居民经过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走；这个夜晚是大多数人都乐于待在屋里的，目前仅只从肮脏的窗户里射出劣质蜡烛的阴暗微光，没有其他表明有人的迹象，而除了雨点的滴嗒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声响，而偶尔也有重重地关上一扇嘎吱作响的门的声音。

斯奎尔斯先生继续郁郁不乐地环顾四下，默默无言地倾听着那些响声，只有当他不时移动胳臂举杯饮酒时，他的大衣沙沙

作响，才打破了寂静。斯奎尔斯先生继续这样坐了好一会儿，直到越来越暗的天色告诫他该剪烛花了。这个动作似乎使他振奋了一下，他抬起眼睛看天花板，盯住了几个奇形怪状的图形，那是雨水和湿气渗透了屋顶所留下的痕迹。他突然发出下面的独白：

"唉，这事儿真难办，难处就在这儿！一桩少见的难办的事儿！我已经在这儿有多少礼拜啦——差不多是六个——穷追这个该死的老寡妇到这儿，这个小女贼"——斯奎尔斯先生费了好大劲才从嘴里吐出这个称号——"而多西伯义斯堂这阵子正一步步地衰落下去！这是跟像老尼克尔贝那样胆大妄为的家伙搞在一起所造成的最糟的局面。你压根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肯罢休，结果你就得一不做，二不休。"

这句话或许提醒了斯奎尔斯先生他这么干无论如何是为了一百镑钱。他的脸面松弛下来，他把酒杯举到嘴边，带着一种比他以前显示的更加欣赏杯中物的神气。

"我从没见过，"斯奎尔斯先生继续自言自语道，"我从没见过也没结识过像老尼克尔贝这样老奸巨猾的家伙——从来没有。他叫人人都捉摸不透，真是这样。你可以叫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那就是尼克尔贝。瞧他多么狡猾而诡诈地一天天苦苦地工作，像虫般钻营，闷声地苦干，跟踪追查，变换花样，缠绕不舍，直到查明这位宝贝的佩格太太藏在何处，为我扫清场地好干事儿——爬行着，悄悄地，滑行着，像一条既老且丑、眼睛雪亮、血气迟钝的毒蛇！啊！在咱们这行当里，他会成为个好样儿的，但是这对他来说地盘太小；他的天才会冲破一切范围，克服每一个障碍，打倒面前的一切，直到把自己树立成一块纪念碑——得了，我会想出接着该怎么说，等方便的时候再说吧。"

斯奎尔斯先生沉思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把杯子举到嘴

边，从衣袋里抽出一封弄脏的信，开始仔细阅读它的内容，那神情像是常常阅读它的，而现在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消遣，就不是为了要获得任何具体的消息，而主要是要重新回味一下。

"那些猪很好，"斯奎尔斯先生说，"母牛也好，孩子们都精神抖擞。年轻的斯普劳特不断地使眼色，可不是吗？我回去后，一定也对他使眼色。'科比在吃饭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擤鼻子，说牛肉硬得使他不能不这么做。'——很好，科比，我们要瞧瞧，没有牛肉，是不是我们也能使你擤擤鼻子。'皮彻又发了一次寒热'——当然啰，他会这样的——'被他的朋友们接去，到家的第二天就死了'——当然啰，他死去了，由于病情恶化；那是精心策划的制度的一部分。在学校里，除了那个孩子，再没有另外一个家伙会恰好在学期末死去，一直到最后都使我不得不支付钱财，而且是带着他的怨恨直到临死的。'最低班的帕尔默说巴望他进了天国'——我实在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拿这小家伙怎么办，他总是巴望发生些可怕的事儿。有一次他说巴望自己是匹驴子，因为这一来他就不会有一个并不爱他的父亲啦！——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那是相当恶毒的！"

想到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天性却如此冷酷，斯奎尔斯先生十分感慨系之，以致气呼呼地收起信，在一连串新的念头当中去寻求足以自慰的话题。

"在伦敦逗留了好长的时间，"他说，"而这是个怪糟的住所，即使只待一个礼拜左右也好。再说，一百镑钱就等于五个孩子，而五个孩子要整整一年才付出一百镑钱，而且还得减去养活他们的费用。而且我待在这儿也不会有丝毫损失，因为孩子们的钱照样会进来，就像我在家一样；斯奎尔斯太太会把他们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当然啰，有些浪费掉的时间要弥补起来，还有一笔欠下的鞭打得执行，话得说回来，只消两天就可以完全解决，而为

了一百镑钱，一个人是不会在意干点儿额外工作的。拜访老太婆的时间相当近了。从她昨夜说的话里，我看如果我可能成功的话，今夜就将获得成功，所以我要再喝半杯酒来庆祝自己成功，使自己兴致勃勃。斯奎尔斯太太，可爱的人儿，祝你健康！”

斯奎尔斯先生用他的独眼斜视了一下，仿佛他为之干杯的女士确实在座——这无疑是热情奔放的——倒出了一满杯酒，一口喝干；既然这酒是纯烈酒，而他已经不止一次享用过这同一瓶酒，这就无怪他自我感觉极端愉快，足以使他为了这个目的相当激动。

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不久就会见分晓；因为他在房间里转了几个圈子来稳定自己之后，便把酒瓶夹在臂下，手中拿着杯子，吹熄蜡烛，好像打算出去一些时候似的。他偷偷地走到楼梯口，蹑手蹑脚走到他对面的门前，轻轻地敲门。

“可是敲门又有什么用呢？”他说，“她永远也不会听见。我猜想她并不在干什么具体的事，如果她在干的话，我看见也没多大关系。”

讲了这篇简要的开场白，斯奎尔斯先生伸手拉开门闩，把脑袋伸进一间远比他刚离开的一间更寒伧的阁楼，看见里面除了一个老太婆以外，没有别人，只见这妇人正弯身在一堆奄奄一息的炉火前（因为尽管气候依然温暖，晚上仍有些冷飕飕的）。他走进去，拍拍她的肩膀。

“好啊，我的斯莱德！”[1] 斯奎尔斯先生开玩笑地说。

“是你吗？”佩格问道。

“哎哟！正是我呀，而‘我’是第一人称，单数，主格，和动词‘正是’相一致，而接受斯奎尔斯教育的人都懂，这是指一只橡

① 这是佩格·斯莱德斯柯太太的姓氏的简称。

果，一个钟点；但是在‘h’发音时，就只能用‘a’，例如一只手、一颗心、一条公路，都用‘a’[①]，”斯奎尔斯先生随意地引用语法书，回答说，“至少，如果不是我，你也不会了解得更清楚些，如果是我，我正是碰巧来到的。”

斯奎尔斯先生用他平常说话的声调这样回答，当然佩格是听不见的。他拉了一张凳子到火边，在她对面坐下来，把酒瓶和杯子放在他们俩中间的地板上，又高声叫道：

“好啊，我的斯莱德！”

“我听见你啦，”佩格很有礼貌地接应道。

“我是遵约前来的，”斯奎尔斯大声说。

“人们在我的家乡也总是这么说的，”佩格自鸣得意地发表意见说，“但我认为恭维话要更好些。”

“比什么要更好些？”斯奎尔斯叫道，并用低声加上一些着实厉害的骂人话。

“不，”佩格说，“自然不是啦。”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怪物！”斯奎尔斯咕哝道，这时尽可能装得看起来和蔼可亲；因为佩格的眼光正对着他，而且正可怕地暗笑着，好像很高兴说了一句精采的抢白。“你瞧见这个吧？这是一只瓶。”

“我瞧见啦，”佩格回答道。

“好吧，你瞧见这个吗？”斯奎尔斯大声喝道。“这是一只杯子！”佩格也瞧见了。

“那就看这个吧，”斯奎尔斯说，用恰当的动作来配合他说的话，“我从瓶里倒满杯子，并且说，‘祝你健康，斯莱德，’于是把它

---

① 因为手(hand)、心(heart)、公路(highway)的h字头都发音，所以前面的不定冠词都得用a，但不发音的honest(诚实的)，前面就得用an。

喝干；然后用一点点酒斯斯文文地涮涮杯子，我只得把涮杯子的酒泼到火里——喂，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燃烧着的烟道——再倒满，然后递给你。”

“祝你健康，”佩格说。

“不管怎么样，她是懂得的，”斯奎尔斯咕哝道，看着斯莱德斯柯太太匆匆喝完她的一份，呛得透不过气来，弄得样子极为可怕，“好了，我们来谈谈吧。风湿病怎么样啦？”

斯莱德斯柯太太大眨其眼，抿着嘴微笑着，脸上显出对斯奎尔斯先生大为赞美的表情。她认为无论是他的外貌、态度和谈吐都值得赞美。她回答说风湿病已经好了一点。

“害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斯奎尔斯先生说，因为喝了酒，又想出一些玩笑话，“害风湿病的原因是什么呢？风湿病的意思是什么呢？人们干吗要得风湿病——呃？”

斯莱德斯柯太太并不知道，但是提出说可能是因为人没法避免吧。

“麻疹、风湿、百日咳、热病、疟疾和腰痛，”斯奎尔斯先生说，“一起全是哲学，就是这么回事。天体是哲学，人体也是哲学。如果在天体中，有一只螺丝钉松动了，那是哲学；如果在人体中有一只螺丝钉松动了，那也是哲学，或者其中可能有时还带有一点儿形而上学，但并不是经常的。哲学是我赞成的。如果有个家长问我古典、商业或者数学方面的问题，我就严肃地说，‘嗨，先生，首先你是哲学家吗？’——‘不，斯奎尔斯先生，我不是，’他说。‘那么，先生，我为你感到惋惜，因为我无法向你解释，’我说。这家长自然就走了，希望自己是个哲学家，而同样自然的是，认为我是个哲学家。”

他说了这些话，还说了好些其他的话，带着微微陶醉的故作深奥的既严肃而又诙谐的神态，那只独眼一直盯着斯莱德斯柯

太太，而她却一个字也听不见。结果斯奎尔斯先生自己喝了后，把酒瓶递给佩格，她恰当地恭而敬之地喝了一口。

“情况就是如此！”斯奎尔斯先生说。“你看起来比过去重了二十磅十盎司。”

斯莱德斯柯太太又高兴地咯咯笑着，但是稳重的态度阻止她口头上同意这一番夸赞。

“比你在那一天重了二十磅十盎司，”斯奎尔斯先生重复说，“就是我第一次作自我介绍的那一天。你知道吗？”

“嗳！”佩格摇着脑袋说，“但是那一天你可把我吓坏了。”

“是吗？”斯奎尔斯说，“好啊，有个生人来自我介绍说，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为什么静悄悄地住在这儿，你偷了些什么，还有你从什么人那儿偷的，这真是桩叫人大吃一惊的事，是不是呢？”

佩格点头表示绝对同意。

“但是我了解每一桩那样发生的事，你明白，”斯奎尔斯继续说。“凡是发生的那种事，没有一桩不是我完全能理解的。我是某种律师，斯莱德，有第一等的地位，也有同情心；我是差不多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亲密朋友和心腹顾问，他们只是由于手指太灵活而陷入困难，而我是——”

斯奎尔斯先生历数他自己的优点和成就，一部分是来自他本人和拉尔夫·尼克尔贝之间所商定的计划，一部分是从黑酒瓶里流出来的。这时被斯莱德斯柯太太的话打断了。

“哈，哈，哈！”她交迭双臂，摇晃着脑袋大声说，“这么说，他毕竟根本没结婚，是不是——毕竟根本没结婚吗？”

“没有，”斯奎尔斯答道，“他没有啊！”

“于是有个年轻的情人来了，就把新娘带走了，呃？”佩格说。

“就从他鼻子底下带走的，”斯奎尔斯回答道，“而人家还告

诉我说，那年轻家伙还大发脾气，打破了窗子，强迫他吞下他的结婚用的白色缎带花结，这一来差点儿噎死他。"

"把这一切再跟我讲一遍，"佩格大声说，对她老东家的失败幸灾乐祸，这使她天生丑陋的外表显得有点可怕，"让我再听一遍这一切，马上从头讲起，就当你从未告诉过我一样。让我听每一句话——马上——马上——从最初讲起，你知道，从那天早上他到那家去的时候起。"

斯奎尔斯先生不断地硬逼斯莱德斯柯太太大量喝酒，为了继续努力高声说话，自己也连连喝着酒，按照她的要求，描述亚瑟·格赖德失败的狼狈相，把偶然想起的事对发生的实际情况加油加酱。这种创造性的发明和应用在他们初次相识时曾大有帮助，引起了她的注意。斯莱德斯柯太太听得欣喜若狂，把脑袋摇来晃去，耸起那皮包骨头的肩膀，把死尸般的面孔皱成许多十分丑陋的复杂外形，甚至在斯奎尔斯先生心中也唤起了无限的惊讶和厌恶。

"他是个奸诈的老色鬼，"佩格说，"用狡猾的诡计哄骗我，假装对我许愿，但是没关系，我和他扯平啦。我和他扯平啦。"

"还不止是扯平呢，斯莱德，"斯奎尔斯应道，"如果他结成婚，你就会和他扯平了，但是加上与之俱来的失望，你就远远地领先了——远得看不见啦，斯莱德，完全看不见啦。这倒提醒了我，"他递给她酒杯，又说，"如果你要我对那些字据发表意见的话，并且告诉你哪些最好保留，哪些最好烧掉，噢，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斯莱德。"

"这事不必就办，"佩格带着几分会意的眼色，眨眨眼睛说。

"哦！很好！"斯奎尔斯说，"这对我没有关系；是你要求过的，你知道。作为朋友，我不该要你付钱。你当然是最好的评判员，但是你也是个大胆的女人，斯莱德——这就结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胆?"佩格说。

"啊,我的意思只是如果换了我,我就不愿留着这些可能使我不得好死的契据。在这些契据可能变成钱的时候,却乱七八糟地丢在各处;凡是没有用的就扔掉,凡是有用的就放在什么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些,"斯奎尔斯应道,"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务的最好评判员。斯莱德,我说的只是,我不愿这么做。"

"得了,"佩格说,"那么你就瞧瞧吧。"

"我可不想看,"斯奎尔斯假装情绪不好地应道,"别说得仿佛这是件乐事似的。给别人瞧瞧,接受他们的忠告吧。"

如果不是因为斯莱德斯柯太太急于恢复她从前的崇高地位来博得斯奎尔斯先生的欢心,如果她没有变得那么过分亲切,以致使他处于有被她的亲热行动弄得透不过气来的危险,他很可能会继续扮演这个被冒犯的角色,把它演得稍微长一会儿。他尽可能欣然地抵制这些亲昵的小动作——关于这个,有理由可以相信那黑酒瓶至少应受到与斯莱德斯柯太太的任何体质上的弱点同样的谴责——他抗议说他只是开开玩笑,为了证明他的好情绪没有减弱,他愿意即刻细看那些契据,如果这么做了能让他这位女朋友多少感到满意或者宽慰的话。

"既然你站起来了,我的斯莱德,"当她站起来去找契据时,斯奎尔斯高声叫道,"把门闩上吧。"

佩格快步走到门前,摸索到门闩之后,蹑手蹑脚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从碗橱下层堆满的煤块下面拉出一只松木小箱子。把箱子放在斯奎尔斯脚旁的地板上以后,她又从她床上的枕头下面掏出一把小钥匙,示意那位绅士打开箱子。斯奎尔斯先生用目光全神贯注地跟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立刻服从这个暗示:刷的掀开箱盖,着迷地凝视着放在里面的文件。

"现在你来瞧吧,"佩格在他旁边的地板上跪下,拉住了他迫

不及待的手说，“没用的东西，我们来烧掉；能用来弄点钱的东西，我们就留着；如果有什么能给他招致麻烦的，或者能折磨他并撕碎他的心的，这些我们就该特别保管好；因为那正是我要做的，希望在我离开他以前做到。”

“我原想，”斯奎尔斯说，“你对他并不怀有一点儿好意。但是我要说你为什么当初不顺便拿些钱呢？”

“拿些什么？”佩格问道。

“拿些钱，”斯奎尔斯吼道。“我肯定这娘们听见了我的话，存心要让我摔碎一只杯子，为的是可以得到细心照料我的乐趣。一些钱，斯莱德，钱。”

“啊唷，你是什么人啊，竟提出这样的问题！”佩格带着些轻蔑的表情，叫道。“如果我曾从亚瑟·格赖德那儿拿了钱，他一定会跑遍全世界去搜寻我——唉，他会闻得出钱的气味，就算我把钱埋在英国最深的水井底下，他也会好歹把它耙出来。不行，不行！我可知道得最清楚。我拿的是我认为包含着他的秘密的东西，和他不能拿出来公开的东西，不管它们本来值多少钱。他是一只老狗，一只狡猾成性、忘恩负义的老狗。起初他让我挨饿，后来欺骗我。要是我能够，我一定杀掉他！”

“好，很值得称道，”斯奎尔斯说。“但是第一件而且最重要的是，斯莱德，要烧掉这箱子。你绝对不能保留那些可以被人发现的东西，永远别忘了这一点。所以在你把它扯成碎片的时候（你做起来会很容易，因为它已经很旧而且不牢了），就在你把它一块块烧掉的时候，我来检查这些文件，告诉你都是些什么东西。

佩格对这安排表示默认，斯奎尔斯先生就把箱子底翻转朝上，把里面的东西全翻倒在地板上，把箱子递给她。把箱子毁坏是吸引她的注意力的一个权宜之计，万一引开她注意他自己的

行动是可取之举的话。

"喂!"斯奎尔斯说,"你把那些木片塞进炉栅,好好生起一堆火来,这会儿让我来看——我来看——我来看吧。"斯奎尔斯先生把蜡烛拿下来放在身旁,满脸带着急猴猴的狡猾的露齿的笑容,进行他的检查任务。

如果这老太婆并不十分聋的话,她刚才走到门口时,一定会听见紧靠在门后的那两个人的呼吸声,而且如果这两个人并不了解她这缺陷的话,他们也许就会选择此刻露面,或者拔脚逃跑。但是他们明白得和什么人打交道,便保持纹丝不动的姿态,等到这时,他们不仅趁无人觉察时出现在门前——这门并没有闩住,因为闩上没有搭扣——而且警惕地、脚声也没有地走进了房间。

当他们一步步地并且悄悄地偷偷向前走进房时,他们极其小心,以致几乎屏住了呼吸。那老妖怪和斯奎尔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闯进来,正忙于干自己的任务,完全不知道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身边还有什么别的人。老太婆把满是皱纹的脸靠近炉栅,正对尚未引燃木片的余火噗噗吹着——斯奎尔斯呢,正弯腰就着蜡烛,烛光突出他脸上的全部邪恶面貌,就像炉火照亮他的伙伴那样——两人都全神贯注地忙着,脸色得意洋洋,和站在后面的那两人的焦急神情形成强烈的对照,他们利用轻微的声响掩盖自己前进的脚声,几乎在每移动一英寸之前都再停下步来,直到一切都寂静无声——这一切和空荡荡的大房间、潮湿的墙壁以及摇曳不定的烛光,组成一幕景象,即使最粗枝大叶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如果有任何人能在场的话),也几乎不能不从中感到兴趣而不会迅速忘怀。

在这两个蹑手蹑脚的来访者中,弗兰克·奇里伯是一个,纽曼·诺格斯是另一个。纽曼握住了一具旧吹风器的生锈的喷嘴,

正在空中朝下挥着，即将打在斯奎尔斯先生的头上，这时弗兰克认真地用一个手势止住了他的手臂，再向前走一步，在非常靠近校长身后的地方站住了，只要略微向前倾斜一点，就能清楚地识别斯奎尔斯举到眼边的字迹。

斯奎尔斯先生不是个特出的博学之士，看来被这第一份宝贝文件弄得相当困惑了。那是用一种很吸引人的字体书写的，字迹不大清晰，除非经验丰富的眼光才能识别。他先试试从左到右读，然后从右到左，发现用这两种办法都同样弄不懂，于是倒转过来读，仍没获得较好的效果。

“哈，哈，哈！”佩格轻声笑着，她正跪在炉火前，把木箱的碎片放进火中，穷凶极恶地得意洋洋，咧开嘴笑个不停。“那上面写的什么，呃？”

“没有什么特别的，”斯奎尔斯答道，把文件向她扔去。“我能看得明白的，那不过是一份旧租契而已。把它扔进火里。”

斯莱德斯柯太太照做了，问下一件是什么。

“这个嘛，”斯奎尔斯说，“是一捆过期的承兑票据和七、八位青年绅士的展期帐单，但是他们都是议员，所以对任何人都没用。把它扔进火里。”

佩格按照吩咐做了，又等着下一件。

“这一件，”斯奎尔斯说，“看来是给卡舍普山谷圣洁教堂的教区长住所出卖推荐神职人员之权的文书。保管好这张，斯莱德，实实在在看在上帝的份上。它在拍卖市场上会有好价钱。”

“下一件是什么呢？”佩格问道。

“啊，这一件，”斯奎尔斯说，“根椐附带的那两封信看来，好像是从乡下的一位助理牧师那儿来的债券，为了借二十镑钱要付四十镑钱的半年薪金。保管好这张，因为如果他不付，他的主



斯奎尔斯和佩格大肆毁坏格赖德的票据文件

教就立刻会对他不客气的。我们都知道骆驼和针眼是什么意思[①]——凡是无法靠收入生活的人，不管是怎么样的收入，没有一个能指望不惜任何代价进入天国——这真是大怪事。我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过任何像这样的事。”

“你怎么啦？”佩格说。

“没什么，”斯奎尔斯回答道，“我只是正在找——”

纽曼又举起那吹风器，弗兰克又一次用他手臂的快速动作，没有任何声响就制止了对方的企图。

“都在这儿呐，”斯奎尔斯说，“债券——保管好。给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保管好。两张被告的认债书——保管好。租约和再出租契约——烧掉。啊！‘马德琳·布雷——到法定年龄或者结婚——上述的马德琳’——给，烧掉这一张！”

那份契约中的语句引起了斯奎尔斯的注意，因此他故意捡起另一张羊皮纸文件，急猴猴地扔给老太婆，并趁她转过脑袋时，把契约塞进他大衣的前襟，突然得意洋洋地爆发出一声大叫。

“我可拿到啦！”斯奎尔斯说。“我可拿到啦！好哇！计划倒是个好计划，尽管这机会是千钧一发，但我们的好日子终于来临啦！”

佩格问他笑什么，但是没有回答，因为纽曼的手臂再也不能受管束了；吹风器重重地打下，目标准确无误地打在斯奎尔斯先生的头顶心，把他打倒在地，摊手摊脚地昏倒在地板上。

---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第五十八章

在本章中，这段历史中的一幕终于结束了。

尼古拉斯把整个旅程分成两天来走，以便那个被他照管的人在长途旅行中可以承受住较少的消耗和劳累。在离家的第二天旅程结束时，他发觉自己就在他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的那个地点附近的几英里之内。在这使他脑海中充满了和平欢乐的思想的同时，也使他回忆起许多痛苦而生动的情况：他和他的一家如何从老家流浪他乡，委身于残暴的世界，任凭陌生人的摆布。

对旧日的回忆以及在我们童年时代曾经历过的情景中漫游，往往会在最感觉迟钝的头脑中被唤起，但要使尼古拉斯的心肠变软，使他对他这精神萎靡的朋友给与比平常更多的关怀，却并不需要这些回忆。日日夜夜，无论何时，他总是谨慎、关怀、体贴，而且永不改变地自愿执行保护一个这样无友无助的人的任务。此人的寿命目前已为日无多，行将迅速消失，而尼古拉斯总是陪伴在他身旁。他从不离开他，鼓励他，使他有点生气，满足他的需要，尽力支持他使他高兴；现在这些都成为他经常不断的工作了。

他们在一个四周围着草地的农场小屋里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所。尼古拉斯在儿时经常爱和一群兴高采烈的同学在这一带草地上嬉戏作乐；于是他们开始在这儿安顿下来。

起初，斯麦克还算强健，能一次走上一段短距离的路，除了尼古拉斯能提供的帮助以外，再没有其他支持或帮助。这时，再

没有什么事比游览这些他这朋友往日最熟悉的地方更使他感兴趣的了。沉浸在这种想象中，尼古拉斯高兴地发现这种对这地方的着迷使这有病的孩子能消磨许多沉闷的时光，并且事后总能给他提供思索和谈话的内容。尼古拉斯把这些地点当作他们日常闲逛的场地，用一辆矮种马拉的马车载着他到各处走走，并且在这些旧游之地缓步前行时，或者在日光中徘徊，长时间对那些最静谧和美丽的景色投以临别依依的目光时，总是有胳臂扶着他。

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尼古拉斯几乎不知不觉地投入对旧日联想的回味中，会指指一棵树说，他曾爬上去上百次偷看鸟巢里的小鸟，并且指指一根树枝说，他常常伏在上面对凯特大喊大叫，而她站在下面，看他爬得这样高，给吓坏了，然而对他十分钦佩，竟会怂恿他爬得更高。那儿还有他们每天都要经过的老房子，仰望着那夏日早晨的太阳经常倾泻进去把他弄醒的小窗——当时好像每天都是夏日早晨——并且爬上花园的围墙看过去，尼古拉斯能看到的正是那个玫瑰花丛，那是凯特的一个小情人给她的礼物，由她亲手种植的。那儿还有灌木树篱，兄妹俩常在那儿一同采集野花，还有他们经常漫游的绿色田野和背阴的小径。没有一条附近的小巷、小溪、矮林或村舍不紧密结合着什么童年的往事，它们回到脑中，就像童年的往事往往会这样的——倒不是往事的本身，也许只是一句话、一声笑声、目光一瞥、某些轻微的忧伤、偶然的想法或一时的恐惧——然而都更清晰、更牢固地留下印象，比那些仅只在一年前的最艰苦的考验或最剧烈的忧愁远更容易记住。

有一次远征是穿过教堂的墓地到他父亲的坟墓去。“甚至在这儿，”尼古拉斯悄声说，“在我们懂得死是什么之前就常来闲逛，那时我们并不理会在下面安置着的是谁的骨灰，只是对这寂

静的环境感到奇怪,坐下来休息,低声细语地说话。有一次凯特走失了,寻找了一个钟头仍然没有结果,最后发现她在那棵为我父亲坟墓遮阳的树下睡得正香呢。他十分喜爱她,说在他把她抱在臂弯中时,她仍然睡着,还说无论他什么时候死去,都希望能埋葬在这亲爱的小女孩曾经安放过头的地方。你知道,他这愿望并没有被忘记。”

当时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但是那天夜间,当尼古拉斯坐在他的床边时,斯麦克好像从睡眠中蓦地惊起,把手放在他的手中,泪流满面,恳求他严肃地答应他一件事。

“那是什么呢?”尼古拉斯温和地说。“如果我能办到,或者希望能那么做,你知道我一定会答应的。”

“我肯定你会的,”对方这么应道。“答应我,等我死后,把我葬得靠近——让他们把我的坟墓尽量地靠近——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棵树。”

尼古拉斯答应了他。他说得极其简短,但是这句话是严肃认真的。他这可怜的朋友一直把手放在他的手中,转过身去,好像要睡觉了。但是听得见有勉强忍住的哭泣声;手也被握紧了不止一次、两次、三次,他这才陷入沉睡,慢慢地松开手。

过了两个星期,他的病重得不能走动了。尼古拉斯有一、两次用车载他出去,用枕头支起了他的身子,但是轻便马车的颠簸使他感到痛苦,引起一阵阵昏厥,这在他虚弱的状态中是很危险的。房子里有一张旧睡榻,那是他在白天特别喜爱的休息之处。在阳光照耀、气候温暖之时,尼古拉斯把他照管的人裹得很好,抱到睡榻上,把他推到附近的小果园里去,经常一同坐在那儿,有时可以坐上几个钟头。

有一次发生了一种情况,那时尼古拉斯完全相信是由于疾病的影响才产生的一种想象的幻觉,但后来却有极好的理由明



斯麦克的幻觉

白那是实际发生的真事。

他曾抱着斯麦克出来——这可怜人！那时连一个小孩都能抱得动他——看落日，安排好了他的睡榻，就在旁边坐下来。因为他在前一夜一直陪夜，身心极其疲劳，就逐渐进入睡乡了。

他合上眼睛还不到五分钟，便被一声尖叫弄醒，被那种使人突然惊醒的恐怖感弄得惊跳起来，大为惊奇地看见他照管的人竟挣扎着坐了起来，眼珠几乎从眼窝里跳了出来，前额上冒着冷汗，浑身一阵颤抖，弄得抽搐起来，这时正对他尖声喊叫求救。

"天哪，这是干什么！"尼古拉斯弯腰凑近他的身子，大声叫道。"安静点；你是在做梦啊。"

"不，不，不！"斯麦克紧紧抓住了他，高声说。"紧紧抓住我。别放开我。那儿，那儿，在树的后面！"

尼古拉斯随着他的视线看去，它正指向他本人刚从那儿坐起来的睡榻的后面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但是那儿什么也没有。

"这不过是你的幻想罢了，"他说，努力使他平静下来，"确实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得更清楚些。我刚才看见的和我现在看见的一样清楚，"对方回答。"哦！说你一定留下我和你在一起——发誓你一刻也不会离开我！"

"我可曾离开过你吗？"尼古拉斯反驳道。"你现在再躺下来吧——就这样！你看我在这儿呐。你现在告诉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你还记得吗？"斯麦克害怕地望望四周，低声说，"你还记得我曾对你讲过的那个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人吗？"

"当然记得。"

"刚才我抬起眼睛朝那棵树望去——就是那棵树干粗壮的树——他就站在那儿用眼睛盯着我！"

“只消设想一下，”尼古拉斯说，“眼下就算他可能还活着，来到这样远离公路的偏僻地方漫游，难道你认为时间隔得这么久，你还可能认出那个人吗？”

“无论在哪儿——不管穿什么衣服，”斯麦克答道，“但是刚才他拄着手杖站着，看着我，完全像我告诉你的我记得的他的那副样子。他走得身上满是灰尘，穿得很是蹩脚——我认为他的衣服破破烂烂——但是我马上就看见了他、那个雨夜、他离开我时的脸相、把我留在里面的客厅以及在那儿的那些人，这一切好像都一齐回来了。等他发现我看见了他，他看上去很害怕，因为他惊跳了一下，就把身子闪开了。我在白天想到他，夜里梦见他。我还完全是个小孩的时候，他看着我睡觉，此后一直都看着我睡觉，就像刚才他做的一样。”

尼古拉斯用尽他所能想到的各种解释，努力使这惊慌失措的人相信正是他的想象欺骗了他，而他梦中创造的人物和他设想他曾见过的人物十分相似，正好就是一个证明；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尼古拉斯总算能劝说他留下由房主们照管几分钟，便开始加紧询问是否有人看见有什么陌生人，并亲自搜查树后，穿过果园，走上紧邻的田地以及附近的每一处地方，只要可供一个人藏身的地方都去查过，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他发现自己原来的猜想是正确的，感到满意，终于着手努力使斯麦克打消恐惧。过了一会儿，他部分地做成功了，尽管还没能移开印在他心头的印象，因为他仍然最严肃而强烈地反复说明，他确实曾看见他所形容的人，而且说什么也无法改变他对此事的真实性的坚定想法。

这时尼古拉斯开始看到希望已不存在，他贫苦时的伙伴、时来运转时的分享人的生命正在迅速结束。没有什么痛苦，没有什么忧虑，但已无法恢复元气，无法努力挣扎来延长生命。他已极度筋疲力尽，他的嗓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以致他说的话简直听

不见。生命已完全耗尽，他只有让他躺下来死去。

一个晴朗和煦的秋日，一切都静谧和平，甜蜜的轻风从这宁静的房间的窗户飘进来，除了树叶轻微的沙沙声以外，没有一丝声响。尼古拉斯坐在床边的老地方，明白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这时寂静无声，他不时弯身俯耳倾听躺着熟睡的人的呼吸，好像要弄清楚生命是否尚在，他还不曾陷入在人间不再能醒来的沉睡。

在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双闭着的眼睛张开了，惨白的脸上挂着一丝平静的微笑。

“很好，”尼古拉斯说。“睡眠对你有了好处。”

“我做了十分愉快的梦，”对方回答。“十分愉快幸福的梦！”

“关于什么？”尼古拉斯说。

垂死的孩子转身向他，伸出一臂搁在他的脖子上，答道：“我就要到那儿去啦！”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

“我并不怕死，”他说，“我感到非常满意。我几乎想如果我的身体好得能从床上起来，目前我也不会愿意这么做。你一直告诉我我们会再会面——最近更是老这么说，所以现在我十分相信这是真的——使得我甚至能受得了和你分手。”

发抖的嗓音、噙着眼泪的眼睛以及随着把手臂抓得越来越紧时说出的这些临终的话，表明这些话如何充溢在这说话人的心中，也不乏说明这些话如何深刻地触动听话人的心田的迹象。

“亲爱的朋友，你说得真好，”尼古拉斯终于应道，“而且非常使我感到安慰。要是你能够，就让我听你说你快乐吧。”

“我得先告诉你一些事。我不该对你隐瞒任何事。我知道，像现在这个时刻，你是不会责怪我的。”

“我责怪你！”尼古拉斯惊叫道。

“我肯定你不会。你问过我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厉害，还有——还有为什么这么长期单独呆着。要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吗？”

“如果这使你难过，就不用说了，”尼古拉斯说。“我只是问问，如果我能够的话，我能让你快乐点儿。”

“我知道。我一直感到是如此。”他把他的朋友拉得靠近他一些。“你会原谅我的；我没有办法，但尽管为了要使她快乐我宁可去死，看到那样仍然会撕碎我的心——我知道他深深地爱着她——唉！谁能像我那么快就发现真相啊！”

接下去的话说得虚弱无力，而且被长时间的停顿所打断；但是尼古拉斯却从中第一次得知这垂死的小伙子将他天生的热情全部集中在一份深沉、无望而秘密的爱情上——热爱着他的妹妹凯特。

他曾得到她的一绺头发，把它挂在胸前，那是折迭在一、两段她用过的旧缎带里面的。他请求在他死后由尼古拉斯把这绺头发解下来，这样除了他的眼睛以外，没有别的眼睛能看得见；并且等他躺在棺材里、即将入土时，他务必把这绺头发再挂在他的脖子上，让它和他一同在坟墓中安息。

尼古拉斯跪着向他保证，再次答应他将长眠在他所指定的地点。他们拥抱，亲吻彼此的面颊。

“现在，我很快乐，”他喃喃地说。

他微微入睡，醒来时像以前一样微笑着，然后谈到美丽的花园，他说这些花园在他面前伸展着，里面挤满了男人、女人以及许多孩子的身形，人人都脸上发光。他接着低声说了一声那就是伊甸园——就死去了。

第五十九章

阴谋开始失败，疑虑和危机感把主谋者搅乱了。

拉尔夫独自坐在那冷清清的房间里，他惯常在那里用餐；如果没有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叫他出去，他可以每天夜晚老是坐在那儿。他面前放着一份一口未动的早餐，他的表放在他的手指不停地在桌子上敲打的地方。早已过了他多年来惯于把表放进衣袋、然后用有节奏的步伐下楼去干当天的生意的时间了，但是他既没怎么留意那表的单调的滴答声所提出的警告，也没怎么注意他面前的肉和饮料，只顾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两眼忧郁地盯住地上。

对一个对一切与每天寻求财富的活动有关的事都有固定不变的习惯的人来说，这种一反经常的习惯的做法本身就几乎能说明这放高利贷者不太舒服了。他正为一些精神上或身体上的疾病而苦恼，那是一种不轻的病痛才能影响像他那样的一个人，这两点可以由他憔悴不堪的面容、筋疲力尽的神情和凹陷无神的眼睛足够显示。他终于吃惊地抬起眼睛，急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好像一个人突然从睡眠中醒来，不能立刻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竟来缠着我，"他说，"而我却无法摆脱？我从来没有娇纵过自己，不应该生病。我从来不沮丧、颓唐、陷于空想；但是，一个人怎么能毫不休息地干呢？"

他把手按在自己的前额上。

"一夜又一夜来了又去了，而我却得不到休息。如果我睡觉，

那却是怎样的休息啊？它总是被不断梦见围在我身旁的同样的那些讨厌的面孔所干扰——这些以各种动态出现的同样的讨厌的人，和我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搅和在一起，结果老是使我失败。醒着，我常常被这个黑影缠住，还能有什么休息呀？——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最坏的一点。我一定得休息。一夜酣睡，我就该又是一个男子汉啦！”

他一边说话，一边推开桌子，好像不愿意看见食物。他偶然看了看表；它的指针几乎指着正午。

“真是奇怪！”他说，“正午啦，诺格斯还没有来！难道是什么醉后吵架的事使他不能前来吗？如果他在一场酒菜馆的混战中用刀扎伤了一个人，或者破门而入一幢房子，或者扒窃人家的衣袋，或者做任何其他能使他在腿上带着镣铐被送到国外的事，使我能摆脱他，我现在就愿意给他些什么，甚至在那次可怕的赔本之后，也愿意给他点钱。更好的办法是，如果我能在他面前抛出诱饵，引诱他来抢劫我。我将欢迎他随便拿什么，这样我就能用法律来对付他；因为我敢说他是个出卖朋友的人！虽然我只是疑心，不知道他是怎么干的，什么时候干的，或者在哪儿干的。”

又等了半个钟头，他派管理家务的那个妇人到纽曼的住所去打听他是否病了，为什么没有来，也没捎个信来。她带回的回答是他整夜都没在家，没人能告诉她关于他的事。

“可是有一位绅士，先生，”她说，“正在下面，我进来的时候，他正站在门口，他说——”

“他说什么？”拉尔夫对她发怒地查问。“我告诉过你，我谁都不见。”

“他说，”妇人被他刺耳的声音弄得发窘，回答道，“他来因为有很特别的公事，不容许有任何借口。我想可能那是关于——”

“见鬼，到底关于什么？”拉尔夫立刻说。“你侦察并推测我和

人家之间的来往，是吗，娘们？”

“天哪，不，先生！我看见你很着急，就想那可能是关于诺格斯先生的事；就是这些。”

“看见我很着急！”拉尔夫咕哝着说，“现在他们全在监视我。这个人在哪儿？我希望你没说我还没下楼吧？”

妇人回答说那人在小办公室里，还说过她的主人正忙着有事，但是她可以带个口信。

“得了，”拉尔夫说，“我就见他吧。到你的厨房去，就待在那儿——你介意吗？”

妇人很高兴被打发走，便急速离去。拉尔夫使自己镇定下来，装出和平日一样的态度，尽力鼓起最大决心，走下楼去，略停几分钟之后，一手放在门锁上，走进纽曼的房间，和查尔斯·奇里伯先生打了个照面。

一切活着的人中，这人是他在任何时候都最不希望遇见的一个；而目前他认出对方不过是尼古拉斯的恩主和保护人，他倒宁愿看见一个鬼的。然而这次会面对他却起了个有利的影响。它马上激起了他的全部蛰伏着的精力；重新燃起多年来盘踞在他胸中的种种激情；勾起他所有的愤怒、憎恨和恶意；使嘴边重新露出讥笑，眉头重新皱起；使他在全部外表上又成为许多人曾不愉快地有理由记在心上的同一个拉尔夫·尼克尔贝。

“哼！”拉尔夫在门口站住了说。“大驾光临，真是意想不到，先生。”

“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弟弟查尔斯说，“不受欢迎的，我知道。”

“人们说你是真理的化身，先生，”拉尔夫带着讥笑说。“现在无论你怎样说真话，我也不会反驳你。大驾光临至少既意想不到又不受欢迎。我可再没有说的了！”

“直截了当地说，先生——”弟弟查尔斯说到这里。

“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拉尔夫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这是一次简短的会谈，在开始的地方就结束。我猜得出你要谈的问题，可我不愿听。我相信你喜欢直截了当；就是这样。你看见了，门就在这儿。我们俩的路通向两个非常不同的方向。我请求你，你走你的，让我安安静静地走我的。”

“安安静静！”弟弟查尔斯温和地重复了一句，出于怜悯多于责备地看着他。“安安静静地走他的路！”

“先生，依我看，你大概不会违背我的意愿逗留在我的房子里，”拉尔夫说，“否则你也几乎无法指望对一个坚决堵住了耳朵、对您的一切言论都置若罔闻的人起什么作用。”

“尼克尔贝先生，”弟弟查尔斯答话的语气仍然那样温和，但是也很坚定，“我到这儿来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非常伤心地违背自己的意愿。以前我从没走进过这幢房子；先生，说心里话，在这儿我感觉不到像在家里一样安适自在，我再也不愿到这儿来了。你并没有猜着我来和你谈的问题，真的，你并没有。我肯定这一点，不然你的态度就会大不相同。”

拉尔夫敏锐地看了他一眼，但是这位诚实的老商人的明亮目光和坦率面容没有丝毫改变，毫无保留地和他的目光相接。

“我可以讲下去吧？”奇里伯先生说。

“哦，当然可以，请吧，”拉尔夫冷冰冰地回答。“你可以对四堵墙讲，先生，还有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都是最聚精会神的听众，一定不会打断你。讲下去吧，我请求你；把我的房子当作你的，也许等我散步回来的时候，你将说完你所要说的，还给我你所占有的东西。”

这么说着，他扣上外衣，转身进入通道，取下他的帽子。老绅士跟随在后，刚要开口说话，这时拉尔夫不耐烦地挥手叫他走

开，并说：

"一句也别说啦。我告诉你，先生，一句也别说啦。尽管像你这样道德高尚，你还不是天使，出现在人们的家中，也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就对着不愿听的人大发谬论。我告诉你，对墙去讲道吧，别对我！"

"我不是天使，天知道，"弟弟查尔斯应道，一边摇着头，"而只是一个会做错事的不完美的人；不过有一种品质，那是一切人，如果他们愿意，都同天使一样能有履行的机会的——宽恕。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履行一项宽恕的任务。请让我履行吧。"

"我决不宽恕，"拉尔夫面带胜利的微笑反击，"我也不要求宽恕。先生，别为了那个利用你的幼稚轻信的家伙，妄想从我这儿得到宽恕，而是要让他等着我能做到的最坏的事。"

"他向你要求宽恕！"老商人激动地大声说，"还是向他要求吧，先生，向他要求吧。如果现在你可以听我说的时候竟不愿听，那就到必须听或者预料到我要说什么的时候再听我说，并采取措施防止我们再会面。先生，你的侄子是个高尚的青年，一个诚实、高尚的青年。你是什么人，尼克尔贝先生，我不愿说；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我却都知道。现在，先生，当你干着你近来在着手干的那件事、发现难以进行的时候，就来找我和我哥哥内德，以及蒂姆·林金瓦特，先生，我们就一定会给你作解释——还得快点儿来，否则可能太晚了，那时解释起来就可能对你不够客气，不够周到了——永远别忘记，先生，这个早上我到这儿来，是出于对你的宽恕，并仍然预备用同样的精神来对你谈。"

弟弟查尔斯用十分着重的口气，十分激动地说了这些话，戴上他的宽边帽，不再多说一句话，就走过拉尔夫·尼克尔贝的身旁，灵活地快步走到街上。拉尔夫目送他出去，可是有一段时间既不动弹，也没说话。他终于发出一阵轻蔑的大笑，打破了那几

乎像是麻木状态的沉默。

“这回事，”他说，“从它的荒唐程度来看，该是近来破坏我的睡眠的那些恶梦中的一场。出于对我的宽恕！呸！这老傻子发疯啦！”

尽管拉尔夫用这种嘲笑和蔑视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显而易见的是他越多考虑就越感到不安，就越是被某种含糊不清的焦急和惊慌所苦恼。时间悄悄逝去，而纽曼·诺格斯却仍无消息，这就更增加了他的苦恼。他一直等到傍晚之后，受到各种不同的忧虑和担心所折磨，并且回想起他侄子在他们俩最后会面时所给他的警告，现在正时而以一种可能性，时而以另一种可能性来进一步加以证实，不断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他离开家，简直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只知道自己正处在疑虑不安的心境中，就这样走到斯诺利的家。他的妻子出来迎接，拉尔夫询问她的丈夫是否在家。

“不在，”她机警地说，“他的确不在，而且我看他要很长时间不会回家，恐怕还要长些。”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拉尔夫问。

“哦，是的，我对你非常了解。也许太了解了，也许他也是这样。我很抱歉必须这样说出口来。”

“告诉他，我刚才过马路的时候，透过楼上的遮光窗帘看见他了，我要和他谈些公事，”拉尔夫挖苦地说。“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斯诺利太太回答说，就此不再理会这请求了。

“我老早就知道这娘们是《圣经》中的《诗篇》和经文中所说的伪君子，”拉尔夫从容地走过她的身边说，“而我却从来不知道她还喝酒。”

“站住！你别走进去！”斯诺利先生的妻子说着，用健壮的身体在门口挡住他。“以往你和他谈公事，已经谈得太多啦。我老

是跟他说，和你打交道，搞你们的阴谋诡计会得到什么下场。要末是你，要末是那校长——你们当中的一个，或者你们俩一起——伪造了那封假信，记住这一点！这不是他干的，所以别归罪于他。”

“闭嘴，你这雌老虎！”拉尔夫担心地看看周围说。

“嘿，我知道该什么时候闭上嘴，什么时候该说话，尼克尔贝先生，”这位太太回嘴说。“留神别人也知道该什么时候闭上他们的嘴的。”

“你这荡妇，”拉尔夫气愤得龇牙咧嘴地说，“如果你的丈夫竟愚蠢得信任你，把他的秘密告诉你，你就该保守秘密；保守秘密，你这女魔鬼！”

“也许这不大好算是他的秘密，而是别人的秘密吧，”妇人反驳道，“多半是你的秘密吧。别虎起了脸瞧我！也许下一次你会用得着这一套的。你还是保留着的好。”

“你可愿意，”拉尔夫说，尽力压住怒火，紧紧抓住她的手腕，“你可愿意去告诉你的丈夫我知道他在家，而且我一定要见他？并且你可愿意告诉我你和他的这种新派头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不，”妇人回答，强行使自己脱身，“我这两方面都不愿意。”

“你存心和我对抗，是吗？”拉尔夫说。

“正是，”对方回答。“我是这样。”

拉尔夫一时举起手来，仿佛要动手打她，但是克制住了自己，点点头，嘴里咕哝着，仿佛在向她保证，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事；然后就走开了。

他从那里直接去到斯奎尔斯先生经常住的小旅馆，打听他最近在什么时候来过。他怀着淡淡的希望，无论成功与否，他此刻都应该从他去执行任务的地方回来，才能使他确信一切平安

无事。但是斯奎尔斯先生已经不在那里有十天了，关于他的一切，人们能说得出的只是他留下了他的行李，没有付帐。

被许许多多恐惧和猜测所困扰着，拉尔夫决定集中精力去查明究竟斯奎尔斯对斯诺利有否任何怀疑，还是以某种方式和这种改变了的行为有关。他决定冒险采取极端的行动，到朗伯斯区住所去打听他的行踪，甚至就在那儿和他会见。集中心思在这个目的上，而且怀着无法容忍拖延的心情，他立刻改道到该地，早已通过描述完全了解他那间房间的情况，便偷偷地上楼，轻轻地敲门。

敲了一下，两下，三下，甚至十二下，才足以使拉尔夫老大不愿地相信屋内没人。他曾推想那人可能睡着了；留神听听，几乎使自己相信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即使确信了斯奎尔斯不可能在房里，他还是耐心地坐在一级破梯级上等待，坚信他出去办什么小事了，一定很快就会回来。

许多双脚走上这吱嘎作响的楼梯，在拉尔夫听来，有些脚步声似乎十分像他正等着要见的那个人的，这使他常常站起来，准备等对方走到了楼上就和他说话。但是一个接着一个都转变方向走进不到他驻守的地方的某个房间。这样碰到每一次失望时，他总身上发冷，感到孤独。

他终于觉得留在这里也毫无希望，于是走下楼去，向房客中的一位打听是否知道斯奎尔斯先生的什么活动情况，在提到这位大人物斯奎尔斯时，用的是和他约定的假名。他被这位房客介绍给另一位，又被他介绍给另外一个什么人，从这人嘴里听说，斯奎尔斯曾在上一天晚上深夜时分和两个人一同匆忙走出去，不久他们又回来找住在同一层楼的一个老妇人；而尽管这情况曾引起这提供消息的人的注意，可是当时他并没有和他们说话，后来也没有采取什么查询的行动。

这个消息使他想到，或许佩格·斯莱德斯柯为了抢劫的事被捕了，而斯奎尔斯先生当时正和她在一起，由于是她的同谋的嫌疑也被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格赖德一定知道实际情况，于是他直接走到格赖德的家去，这时彻底惊慌了，担心真的在进行什么阴谋活动，使他有挫败和毁灭的可能。

到达那高利贷者的家门前，他发现窗子都关着，邋遢的窗帘拉了下来；一片寂静，显得凄凉，不见人影。然而这是它的惯常情况。他敲门——起先轻轻地——然后响亮有力地，但是没有人出来。他用铅笔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几个字，从门下塞进去，准备离去，这时楼上传来一点声音，仿佛有一只窗框被偷偷地推了上去，他向上看去，刚好辨出格赖德本人的脸，正小心地从阁楼的窗子越过房子的护墙在朝下望。一看见下面是谁，他缩了进去，然而并不那么快，拉尔夫来得及让他知道他已受到注意，并叫他下楼来。

拉尔夫又叫了一声，格赖德又向外望，小心得使这老头儿的身体一点也看不见。护墙上只露出轮廓分明的五官和一头白发，看起来像一颗斫下的头颅装饰着这护墙。

“嘘！”他大声说。“走开，走开！”

“下来，”拉尔夫对他招手说。

“走——开！”格赖德极度不耐烦地晃着脑袋，尖声地说。“别对我说话，别敲门，别让人家注意这房子，只管走开吧。”

“我要敲门，我起誓要敲得直到你的邻居们都惊醒起来，”拉尔夫说，“如果你不告诉我，你躲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悲嗥的恶狗！”

“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别和我说话，这样不安全——快走开——走开！”格赖德应道。

“下来，我说。你非下来不可！”拉尔夫凶狠地说。

“不——不——不——不，”格赖德咆哮道。他把脑袋缩了进去，拉尔夫呢，仍然站在街上，听见那窗框关上了，和打开时一样轻微而且小心。

“这是怎么啦！”他说，“他们全都背叛我，像瘟疫一样避开我——这些曾经舔过我脚上尘土的人！难道我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真的是黑暗时期的开始吗？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的。我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我现在比我这些天来意志更坚决、身体更正常了。”

在起初大发雷霆时，他曾考虑连续擂门，直到格赖德害怕得被迫开门，但是这时他从门前转回身来，面向城市，一个劲儿挤过正涌上街道的人群（这时已是午后五点到六点之间），直接走到奇里伯兄弟商行的办事处，把脑袋伸进玻璃隔扇，只见蒂姆·林金瓦特一个人在里面。

“我叫尼克尔贝，”拉尔夫说。

“我知道，”蒂姆透过眼镜打量着他回答说。

“你们商行的哪一个人今天早上曾去拜访过我？”拉尔夫问道。

“查尔斯先生。”

“那么去通知查尔斯先生我要见他。”

“你可以见到，”蒂姆说，极其灵活地从他的凳子上起身，“你不只可以见到查尔斯先生，而且也可以见到内德先生。”

蒂姆住了口，沉着严肃地看着拉尔夫，草率无礼地点了一下头，似乎表明还有一些话没说出口，就走开了。隔了一会儿，他回来了，领拉尔夫到那兄弟俩的面前，他本人也留在房间里。

“我想同你谈谈，你今天早上同我谈过，”拉尔夫说，用手指指指他说话的对象。

“我对我哥哥内德并不保持任何秘密，对蒂姆·林金瓦特也

是如此，”弟弟查尔斯文静地讲道。

“我不是这样，”拉尔夫说。

“尼克尔贝先生，”哥哥内德说，“关于我弟弟查尔斯今天早上去找你的这件事，已经是一件我们三人还有些其他的人都已完全清楚的事了，而且不久还一定会不愉快地被更多的人所知道。今天早上，他单独去拜望你，先生，那是出于考虑周到和体贴关怀。现在我们觉得进一步考虑周到和体贴关怀是不合时宜的了；如果我们一同交换意见，就得照现在这样大家在一起，否则就干脆不谈。”

“好吧，先生们，”拉尔夫翘着嘴唇说，“看来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正是你们俩特有的长处，并且我看你们这位办事员像个小心谨慎的人那样，为了赢得你们的恩宠，也学习过这一套把戏。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就一起谈吧。我会迁就你们的。”

“迁就！”蒂姆·林金瓦特大声说，脸色突然涨得通红。“他要迁就我们！他要迁就奇里伯兄弟！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他的话吗？你们可听见他说他要迁就奇里伯兄弟吗？”

“蒂姆，”查尔斯和内德一齐说，“请你，蒂姆，请你现在别这样说。”

蒂姆接受了暗示，尽力压住了怒火，让它透过他的眼镜发泄出来，加上不时发出短促的歇斯底里的笑声，作为附加的发泄手段，这看来大大缓解了他的愤怒。

“既然没人请我坐下，”拉尔夫环视四周说，“我来找个座位吧，因为我走得累了。先生们，现在请听我说，我希望知道，我有权利要求知道——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可以证明你们刚刚采用的那种口气是有理由的，还要知道你们曾秘密干涉我的那回事，对于这事我有理由设想你们一直在从事活动。我明白地告诉你们，先生们，尽管我不大理会外界的意见（这是流行的说

法)，我也不愿意忍受恶意诽谤而默不出声。不管你们自己是否轻易地上当受骗，还是存心参与这项活动，对于我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你们都不能期望一个像我本人这样单纯的人能有多少体谅或克制。”

这话说得那么冷静，审慎，凡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十之八九都会以为拉尔夫是个真正的受害者。他交迭着双臂坐在那儿；脸色当然比平常更为苍白，容貌也显得相当难看，但还是十分泰然自若——远远胜过那兄弟俩或者被激怒的蒂姆——正准备对最坏的情况周旋到底。

“很好，先生，”弟弟查尔斯说。“很好。内德哥，按按铃好吗？”

“查尔斯，亲爱的伙伴，暂时停一下！”对方回答说。“要是我们这对象能保持沉默，直到我们讲完我们要说的话，这样将对尼克尔贝先生和我们这对象都好些。我希望他明白这一点。”

“完全对，完全对，”弟弟查尔斯说。

拉尔夫微微一笑，但是没有作答。铃按过了；房门打开了；有个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拉尔夫扭过头来，目光与纽曼·诺格斯的相接。从那时起，他开始失去勇气了。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他沉痛地说。“哦！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你们是坦率、诚实、慷慨、公正待人的人！我一直知道像你们这种品质的真正价值！竟然要收买这样的一个家伙，为了喝上酒他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如果他还有灵魂的话)，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要是干成了这事，还有什么人是安全的呢？哦，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我要讲话，”纽曼大声说，踮起了脚，越过蒂姆的头顶看过去，因为他插进来阻扰他。“喂，你这位先生——老尼克尔贝！——你说到‘这样的一个家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谁使我成为‘这样的一个家伙’的？如果为了喝上酒我愿意出卖自己

的灵魂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去做贼、骗子、破门入户的抢劫犯、地区小偷、从瞎子的狗的盘子里抢小钱的强盗，而宁愿做你的苦工和牛马呢？要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为什么我不成为你的宝贝和宠儿呢？谎话！什么时候我曾奉承过你，巴结过你，呃？告诉我！我曾忠诚地为你服务。我做了极多的工作，因为我穷，并且忍受了你对我讲的许许多多难听的话，因为我看不起你和这些苦活。我干得比你从教区贫民习艺所能弄到的任何人都多。我这样干了。我为你服务，因为我有自尊心；因为我是个孤独的人，在你那儿做，没有别的苦工看到我的屈辱情况；因为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是个落魄的人，如果我不是个傻瓜，而且落在你和别的那些恶棍的手中，我就一直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并且还可能过得好些。难道你不承认这一点？”

“悠着点儿，你说过你不会发火的，”蒂姆劝说他。

“我说过我不会发火！”纽曼大声说，把蒂姆使劲推到一边，像他一样把手朝外推去，为的是让对方和自己之间保持一条胳臂长的距离。“别对我说什么！喂，你这尼克尔贝！别假装对我不在意；这样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得更清楚。刚才你说到了收买。谁收买了约克郡的那些校长啊？尽管他们打发那苦工走开，免得让他偷听，却忘记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谨慎可能使他疑心，使他可能注意他的主人晚上是否出去，并且叫其他人留意那校长的行动。是谁收买了一个自私的父亲，怂恿他把女儿卖给老亚瑟·格赖德，并且还收买了格赖德，就在那间里面有个壁橱的小办公室里这么做的呢？”

拉尔夫尽力控制住自己，但是禁不住微微惊跳了一下，即使确信为此将在下一刻被砍头也罢。

“啊哈！”纽曼大声说。“现在你可对我在意了，是吧？是什么事最初使这个苦工猜疑他主人的行动的呢？而且还觉得要是他

在可能反对他主人时不曾反对的话，他就会和他主人一样坏，或者更坏。那个主人残酷地对待他的亲骨肉，还可耻地设计加害一位年轻小姐，她甚至使他手下那个极其衰弱的醉醺醺的可怜巴巴的雇员也表示关怀，使他愿意在主人手下多多逗留，希望能给她做点好事(感谢上帝，他以前也曾为别人做过一两次)，尽管不这样的话，他原可以重重地揍他的主人一顿，出口恶气，然后就拔脚滚开。他会这样做的——留心听着；还得留心听着这句话——现在我来这儿，就是因为这两位绅士认为这是上策。我找到他们之后(正如我已做到的；我可是收买不了的)，我告诉他们，我要帮他们追踪你，查个水落石出，把我已经开始进行的事进行到底，帮助伸张正义。等我做成了，我要闯进你的房间，把一切都告诉你，面对面地，开诚布公地，像个男子汉一样。现在我已经说完了我的话，让别人说他们的，就开火吧！"

纽曼·诺格斯带着一了百了的情绪，在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坐下去又站起来，把这番话讲得像一连串的连珠炮。由于兼有强烈运动和激动情绪，他正处在最强烈的怒火中烧的心情中，并没有经过任何中间阶段，就变得身子僵硬笔挺，一动不动地那样待着，尽他的全力目不转睛地瞪着拉尔夫·尼克尔贝。

拉尔夫看了他一会儿，也仅只这一会儿；然后挥挥手，一只脚敲打着地面，用哽住的声音说：

"说吧，先生们，说吧！我很有耐心，你们知道。有法律可以引用，有的是法律。为了这事，我将跟你们进行清算。当心你们说的话；我将要你们拿出证据来。"

"证据已准备好了，"弟弟查尔斯应道，"完全准备好了，就在我们手边。昨天夜晚，斯诺利已经招供了。"

"'那个斯诺利'是什么人？"拉尔夫反驳道，"他的'招供'能和我的事务有什么相干呢？"

这个质问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不屈不挠的固执态度提出的，老绅士对此没有作答，却继续说，为了对他表明他们是多么认真，有必要不仅告诉他已对他提出了什么样的罪名，还得告诉他他们掌握着哪些证据以及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些证据的。这就把整个问题都摊开了，使哥哥内德、蒂姆·林金瓦特和纽曼·诺格斯三人在一同讲了许许多多话、大大地混乱了一场之后，在拉尔夫面前放下如下的用明确措词写下的陈述：

纽曼曾由一个当时尚不便出头露面的人作出严肃保证，得悉斯麦克并非斯诺利的儿子。而此人曾表示，如有必要的话，愿意对此宣誓作证，他们二人由于这次交往而开始对提出的这个要求产生怀疑，要不然他们便不会看出有什么可争议的理由，尽管它是由他们无权否定的证据所支持的。一旦怀疑有阴谋的存在，他们便毫不费力地追溯它的根源在于拉尔夫的恶意以及斯奎尔斯的报复心和贪婪。由于怀疑和证据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他们听从了一位在这类业务中以精明与敏锐著称的律师的劝告，尽可能缓慢而灵巧地抵制对方为了追回该青年而提出的诉讼，同时去围攻斯诺利（显而易见，主要的谎话都出于此人）；如果可能的话，诱导他作出相互矛盾而冲突的声明；千方百计地缠挠他；从而利用他的恐惧心理和对自身安全的关怀，引诱他泄漏全部阴谋，并抛弃他的雇主以及任何其他有牵连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完成得很巧妙；但是那个斯诺利在搞卑鄙狡猾的诡计方面老于此道，曾成功地阻挠他们的一切努力，直到昨夜发生的意外情况才使他低头认罪。

事情经过如下：当纽曼·诺格斯报告说斯奎尔斯又来到了城里，在他和拉尔夫之间举行过一次万分秘密的会面，以致他被派遣离开那幢房屋，显然是为了免得他能偷听到什么话，我们着人对校长进行监视，希望有些事可能被发现，能使这被怀疑可能

存在的阴谋有所澄清。但是后来发现他没有再和拉尔夫进行进一步的交往，也不曾和斯诺利有过任何接触，却是完全独来独往地生活着，他们感到完全困惑了；于是撤消了监视，他们就此不再能注意他的活动了，要不是有一夜纽曼不被察觉地偶然碰见他同拉尔夫一起在街上。他尾随他们，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竟到几幢低级的寄宿舍以及由破产的赌徒经营的小客栈去，其中不止一个赌徒都和拉尔夫相识，而他们所要追寻的对象是——这是等他们离开之后，他打听到的——一个老妇人，关于她的描述确切符合那个聋子斯莱德斯柯太太的形象。这时，情况看来更加严重了，于是重新恢复监视，增强戒备；和斯奎尔斯住在同一家小客栈里的一名军官受到了委托；由他和弗兰克·奇里伯来跟踪这位毫不觉察的校长的行踪，直到校长安全地住进朗伯斯区的住所。斯奎尔斯先生改换了他的住所，那军官也改换了他的，躲藏在同一条街上，实际上确乎就在对面的房屋里，他不久就发现斯奎尔斯先生和斯莱德斯柯太太正在不断交往。

事情处在这种状态，他们便去向亚瑟·格赖德呼吁。那抢劫事件，部分地由于邻人们爱打听别人的事，部分地由于他本人的悲伤和狂怒，早已弄得尽人皆知；但是他对捕捉老妇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也拒绝帮助，一想到会被传去作证反对她，就惊慌失措，以致把自己紧紧关在屋子里，拒绝和任何人联系。关于此事，那些追踪者一同开会商议，结果非常接近事实的真相，得出结论：格赖德和拉尔夫以斯奎尔斯当作工具，正在商议找回那些被窃文件中的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它们应该可能解释纽曼偷听到的与马德琳有关的那些暗示。他们还决定应该把斯莱德斯柯太太在和他们分手之前拘留起来，而斯奎尔斯要是有什么可疑的话，也一样予以逮捕。因此，在搞到了一张搜查证、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斯奎尔斯先生的窗子就被监视起来，直到他的灯光熄

灭，根据事先的调查，他经常去拜访斯莱德斯柯太太的时候到了。之后，弗兰克·奇里伯和纽曼就偷偷上楼去偷听他们的谈话，在最有利的时刻传递消息给那个军官。他们在怎样一个恰当的时候到达，他们如何偷听，他们听到了些什么，这一切都已为读者所知。斯奎尔斯先生受了打击，仍处在半晕眩的状态中，就怀着他窃为己有的契约给匆匆带走了，而斯莱德斯柯太太也被捕了。消息迅速传给斯诺利，说斯奎尔斯已被监禁——并没有告诉他是为了什么——这个大人物首先强要对方允诺，他必须不受损害，声明关于斯麦克的全部情事都是虚构而伪造的，并在最大程度上使拉尔夫·尼克尔贝受到了牵连。至于斯奎尔斯先生，当天早晨在一位官员面前经受了一次秘密审问，由于对他如何占有这契约以及同斯莱德斯柯太太的伴侣关系都解释得不能使人满意，两人都已在押有一个星期了。

所有这些真相大白的事目前都按照实情向拉尔夫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不管他暗地里对这一切产生了什么印象，他可不让一点儿激动的迹象流露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皱着眉头，双眼仍然注视着地面，用手掩着嘴。等叙述结束了，他急速地抬起头来，仿佛即将说话，但由于弟弟查尔斯继续讲下去，他又恢复他原来的姿态了。

“今天早上我告诉过你，”这老绅士把手放在他哥哥的肩上说，“我到你这儿来是出于宽恕。你在这最后一次交易中被牵连得有多深，或者目前在押的那个人可能证明你的罪有多大，你知道得最清楚。但是法律一定会按照常规惩罚与这迫害这个穷苦、无罪而受伤害的少年的阴谋有牵连的人们。我没有权力，我的哥哥内德也没有权力来挽救你避免后果。我们能尽全力做到的只是及时警告你，给你一个机会来加以回避。我们不愿让一个像你这样的老人受到你的近亲的贬黜和惩罚，我们也不愿容忍他像

你一样忘记一切血缘关系。我们恳求你——内德哥，我知道你愿意和我一起来恳求，还有蒂姆·林金瓦特也一样，是吧？尽管你假装成一只倔强的狗，先生，坐在那儿皱着眉头，好像你并不愿意——我们恳求你从伦敦退隐，在某个地方找个隐蔽处，在那儿你可以不遭到这些邪恶计谋的后果；在那儿，先生，你可以有时间为这些后果赎罪，成为一个较好的人。”

“难道你们以为，”拉尔夫面带魔鬼般的冷笑站起来反驳道，“难道你们以为你们那么容易就能打垮我吗？难道你们以为靠上百个妥善安排的计划，或者上百个被买通的证人，或者上百条紧追着我的假恶狗，或者上百篇满是油腔滑调的言词的伪善演说，就能感动我吗？我谢谢你们泄露你们的诡计，那正是我目前作好思想准备的。你们没有和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打交道。对我来试试看，并且记住，我唾弃你们的花言巧语和虚伪交易，要冒犯你们——嘲笑你们——量你们也不敢对我干下你们能干的最坏的事！”

至此，他们就这样分手了；然而最坏的事还没有来临呢。

第六十章

危机加剧，恶果毕露。

拉尔夫并不回家，却坐进他在街头能找到的第一辆轻便马车，命令车夫驶向斯奎尔斯不幸被拘留在内的区警察局。他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下了车，打发走了那车夫，一路步行而去。他问起那个他关怀的人，发觉他这次走访选择了一个好时机，因为斯奎尔斯先生那时正在等待他叫的出租马车，打算乘它去一个隐居

处待一星期，还挺像一位绅士的模样呢。

拉尔夫要求和拘留犯谈话，被引进一间像等候室的屋子。由于斯奎尔斯先生的教师职业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他被允许在那里度过白天。这儿，靠一支淌着溶蜡的发黑的蜡烛的光，他只能勉强看清这位校长正在离他较远的屋里的一张长椅上熟睡着。有只空酒杯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而这酒杯，加上他那熟睡的状态和一股掺水白兰地的浓烈气味，首先告知这来访者：斯奎尔斯先生已经在物质享受中寻求暂时忘怀他的不愉快处境的途径。

要唤醒他可不大容易，因为他睡得昏头昏脑，深沉得很。他迷迷糊糊地慢慢眨动眼睛，恢复了神志，终于笔直地坐起来，显出一张蜡黄的脸，一个红红的鼻子和一部长满刚毛的胡子，这三者的整个效果被一条肮脏的手帕弄得相当加强了。这手帕上面沾有点点血迹，裹住他的天灵盖，在下巴下面打了个结。他沮丧地盯着拉尔夫，默不作声，直到他的感情在下面这精辟的一句话中找到了发泄：

"我说，小伙子，现在你可干下了蠢事，正是的！"

"你的脑袋出了什么问题？"拉尔夫问道。

"嘿，被你的用人，你的搞告发绑架勾当的人打破的，"斯奎尔斯绷着脸回答，"它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终算来了，是吧？"

"为什么你没有捎个信给我？"拉尔夫说。"我还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怎么能来呢？"

"我的家属啊！"斯奎尔斯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打着嗝儿说，"我的女儿正像那种年龄的人一样，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大动感情——我的儿子就像是私生活中的青年贵族一样，是古老乡村的骄傲和装饰品——这一来真使我的家属吓一大跳！斯奎尔斯家族的盾形纹章被撕碎，他们的太阳掉进汪洋大海的波

涛中去啰!”

“你喝了酒,”拉尔夫说,“睡了一觉,还没清醒过来。”

“我并没有举杯祝你健康,你这老家伙,”斯奎尔斯应道,“所以你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拉尔夫忍住了因这校长改用无礼态度而唤起的怒气,又问他为什么没有捎个信给他。

“我给你捎了信有什么好处呢?”斯奎尔斯反驳说。“让大家都知道我和你搞在一起,不会对我有多大好处,而且他们在对这案子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之前,是不会接受保释的,所以我在这儿被无情地关着,而你却逍遥法外,自由自在。”

“而你不出几天一定也会如此,”拉尔夫装得和蔼可亲地回嘴说。“他们无法伤害你,老兄。”

“啊,依我看,要是我解释清楚我如何和那个像死尸一样的老斯莱德结交的,他们就无法对我做得太过分了,”斯奎尔斯恶意地应道,“但愿在我还没有和她有丝毫关系之前,他已死去,给埋葬,被掘出,被解剖,挂在解剖博物馆里的金属网上。这正是今天早上一个头发上扑粉的人[①] 直截了当地说的话:‘拘留犯!鉴于发现你和这女人在一起;鉴于你被发现占有这个文件;鉴于你同她一起用欺骗手段毁坏别人,并且无法为自己作出令人满意的辩解;我将拘留你一个星期,以便能进行调查,获得证据。同时,我并不能因为你的到案而给你保释。’好吧,目前我要说的是,我能为自己作出令人满意的辩解;我能递交我那家学校的卡片说:‘我就是上面写着名字的瓦克福·斯奎尔斯,先生,我是个有可靠的证明书保证的人,无论在道德或是正直的原则性方面都是地地道道的。不管这事有什么错误,都不是我的过错。我在

① 指法官。

其中并无任何罪恶的企图,先生。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错误之处。我只是被一个朋友所雇用,这朋友是黄金广场的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请叫他来吧,先生,要他说出他想说的话;他才是你们要找的人;不是我!'"

"你掌握的是什么文件?"拉尔夫问道,一时回避了那刚刚提起的问题。

"什么文件?喔,就是那份文件,"斯奎尔斯回答说。"是关于姓某某的马德琳的那一份。那是份遗嘱,就是这玩意儿。"

"那是什么性质的,是谁的遗嘱注明的日期是什么,对她有什么好处,到什么程度?"拉尔夫急匆匆地问。

"一份对她有利的遗嘱,我就知道这一点,"斯奎尔斯回答说,"如果你的头脑是鼓风器的话,这可比你知道的来得多了。这全是由于你过分小心,他们才把它弄到手。要是你当初让我烧掉它,相信我说的已经把它毁了,它就会早成为火烧后的一堆灰烬,而不是我的大衣里面的一张完整无损的遗嘱了。"

"在每方面都受到了打击!"拉尔夫咬着手指低声抱怨。

"唉!"斯奎尔斯叹了口气,说来也怪,他决不定再喝些掺水的白兰地,还是护理自己那被打破的脑袋,"在约克郡的哥列塔桥附近的多西伯义斯的可爱的村庄里,青年人得到膳食、衣服、书籍、洗澡,零用钱也都供应,还供应一切必需品,用所有活的和死的语言讲授数学、正字法、几何、天文学、三角学——这是一种变相的三角法,就是——a 加两个 1——all,就是一切——一个皮匠的武器。U-p——up(向上的),形容词,不是 down(向下的)。S-q-u-两个 e-r-s——Squeers(斯奎尔斯),名词,一位青年人的教育者。加在一起的意思是:大家和斯奎尔斯一同提高!"

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讲着,使拉尔夫有机会恢复镇定,这一

来，他立刻感到必须尽可能打消校长的忧虑，引导他相信为了自己的安全，最好的策略就是硬不吭声。

“我再一次告诉你，”他说，“他们无法伤害你。你该提出一次关于非法监禁的诉讼，仍然可以凭此得到好处。我们将替你编造出一个故事，可以使你通过二十次像这样的小困境。如果他们要以一千镑为你的再到案作保，以便万一你该被传讯，你一定会得到这笔钱。你必须做的事只是隐瞒事实。今晚你有点儿醉了，也许看这问题不能像在其他时分那么清楚，但是这却是你一定要做到的事。你得保持神志完全清楚，因为稍一疏忽就可能弄得尴尬。”

“嗬！”斯奎尔斯说，他狡猾地看着拉尔夫，脑袋歪在一边，像一只老鸦。“这就是我必须干的事，是不？现在且请你听我讲一、两句话。我可不打算要人替我编造什么故事，也不打算抓住了什么故事不放。要是我发现情况对我不利，我将期望你承担你的一份责任，而且我会着意要你这么干。你从没提起过风险。我从没提出过要陷进这样的苦境，同时我也不愿像你所想的那样悄悄地忍受这种事情。我听凭你领着我干了一件事又干另一件，因为我们已以某种方式被结合在一起。要是你存心怀着恶意，你就可能伤害这件事；要是你存心怀着好意，你就可能给我抛出大量的钱。好吧；如果现在进行得一切顺利，那就完全对头，我也就不在乎啦；但是，如果出了什么毛病，那么情况就变了，我就只凭凡是我认为可能对我最有利的来说和干，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斯奎尔斯更严肃地又说，“我对那些孩子的道德影响正摇摇欲坠到它的基础了。斯奎尔斯太太、我的女儿以及我的儿子小瓦克福，他们的形象都缺少活力，正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一切其他的考虑都在这些人的面前融化消失了。至于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在整个算术中知道的唯一数目就是天字第一号，在除此

以下都命中注定要倒霉！”

至于斯奎尔斯先生将慷慨激昂地演说多久，或者他的演说可能引起多么激烈的讨论，无人知晓。由于马车和一名将陪同他上路的侍从的来到，这番话讲到这里被打断了，他便万分尊严地把帽子扣在包扎他脑袋的手帕上面，一只手插进衣袋，另一只手抓住侍从的手臂，让自己被领着向前走去。

“正像我从他不给我捎个信这一点所猜想的一样！”拉尔夫想。“从这家伙醉醺醺的傻样儿中，我看得很清楚，他已经下决心对我翻脸了。我被包围得多么苦恼啊。虽然曾经有一度，还只不过在昨天，他们都对我彬彬有礼，百依百顺，而现在，他们却不仅被恐惧所压倒，而且像在寓言中的野兽一样来恣意嘲弄我。但是他们肯定撼动不了我。我决不屈服。我一定一步也不让！”

他回到家中，高兴地发现女管家说身子不舒服，这样他可以有借口独自呆着，打发她离开，到就在附近的她住的地方去。然后，他在一枝点燃着的孤零零的蜡烛旁坐下来，第一次开始思量那天发生的一切。

从上一晚以来，他既不曾吃也不曾喝，除了所经历的忧心忡忡的事以外，还从一地赶到另一地，几乎连续不断地有好几个钟头。他觉得恶心、筋疲力尽，但除了一杯水外什么也吃不下，只顾手托着脑袋坐着，没法休息，也没法思索，但是吃力地想做到这两者，觉得除了疲倦和沮丧以外，一时麻木不仁了。

将近十点钟，他听见有人敲门，但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出声地坐着，仿佛甚至无法使自己的思想去应付这回事。在他能振作起精神并走到楼下之前，敲门声又不断重复，并且好几次听到门外有声音说窗户里有灯光（他知道这是指他自己的蜡烛）。

“尼克尔贝先生，有一个可怕的消息要带给你，而我被派来请你和我马上一起走，”一个听上去是他熟识的声音说。他把手

放在眼睛上面，向外看去，见到蒂姆·林金瓦特在台阶上。

“去哪儿？”拉尔夫询问道。

“到我们家，今天早上你来过的地方。我有一辆马车在这儿。”

“为什么要我到那儿去？”拉尔夫说。

“别问我为什么，只请你和我一起走。”

“今天的另一翻版！”拉尔夫做出好像要关门的样子反驳说。

“不，不！”蒂姆大声说，一把抓住他的胳臂，说得极其诚挚，“只是你可能会听到一件刚刚发生的事，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尼克尔贝先生，这事对你关系密切。要是事实不是这样，你以为我会这么告诉你，或者像这样到你这儿来吗？”

拉尔夫更仔细地打量他，看出他的确非常激动，便迟疑起来，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想了。

“你现在就听到这事要比在任何别的时候都好，”蒂姆说，“它可能对你产生一些影响。看在上帝的份上，走吧！”

也许换了别的时候，拉尔夫的固执和厌恶能对来自这方面的祈求（不管劝说得多么有力）起到对抗的作用，然而目前，在片刻迟疑之后，他便走进门厅去拿帽子，回身出来，一言不发地上了马车。

后来蒂姆清楚地回想起来，常常说：当拉尔夫·尼克尔贝走进房屋去拿帽子的时候，凭着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的蜡烛的光亮，看见他摇摇晃晃得像个醉汉。蒂姆并且记得很清楚：他一脚踩上车门的踏板上时，回过头来看蒂姆，脸色那么灰白，那么粗野，那么茫然，以致使蒂姆不寒而栗，一时几乎害怕跟随他上车了。人们还爱说当时他已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是他的情绪仍表现得较为理智，或许可能要归诸于那一天他所经历的事。

一路上，车中一片死寂。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后，拉尔夫跟

随他的向导走进房屋，进入兄弟俩都在里面的一间房间。一种对他本人的不出声的怜悯，使他大吃一惊，虽不能说被吓倒。这种怜悯在他们以及那老办事员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得出，使他简直说不出话来。

然而等他落了座，他好歹开口说话了，虽然讲得不连贯，“你们——你们除了已经说过的话，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房间既大且老，灯光很差，尽头处有一面凸窗，两旁挂着几条厚窗帘。他说话时朝这个方向瞧着，自以为辨认出一个人的黑黝黝的身影。这个人动了一下，好像在他的仔细观察之下感到不安，这一来这个印象被证实了。

“那边的人是谁？”他说。

“一个在两小时之内送情报给我们的人，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们捎信给你，”弟弟查尔斯回答说。“随他去，先生，暂且随他去。”

“更多的闷葫芦！”拉尔夫悄声说。“呃，老兄？”

为了把脸转向兄弟俩，他被迫把目光从窗口移开，但是在两人中任何一人来得及说话之前，他又扭回头去望。他显然被这个躲藏着的人的出现弄得坐立不定，焦躁不安，因为他重复了这个动作好几次，最后，仿佛陷入了神经不安的状态，使他绝对无法从那地方把目光移开，就那样坐着，让那身影对着他，同时咕哝着说他受不了灯光，拿来作为这么做的借口。

兄弟俩走过去几步路，交换了一会儿意见；他们的态度表明他们焦虑不安。拉尔夫看了他们两、三次，最后尽巨大努力恢复镇定说，“听着，这到底算什么？要是在夜晚的这个时间把我从家里带来，总该为了什么事吧？你们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暂时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是我的侄女死了？”

他说的话讲到了节骨眼上，使别人比较容易开口提到正题。

弟弟查尔斯便转过身来，说他们得告诉他的是个死讯，但是他的侄女却很健康。

“你们的意思不是要告诉我，”拉尔夫说，这时他的眼睛亮起来，“她的哥哥死啦。着啊，这可是太好了。如果你们这样告诉我，我肯定不会相信。消息太好了，简直不可能是真的。”

“真不要脸，你这铁石心肠、不近人情的人，”另一位孪生兄弟激动地高声说，“你准备听这消息吧。要是你心里还有一丁点儿人的感情，它一定会使你颤抖得缩成一团。倘使我们告诉你一个可怜的男孩儿的不幸的一生，你会怎么样呢？这个十足的孩子从没享受过那些温柔的爱抚中的一种，也没享受过那些轻松愉快的时刻中的一刻，这种时刻使我们的童年成为铭记在心的时期，成为在我们后半辈子中的一个美梦；一个热情、善良、充满深情的人，他从来不冒犯你，或者对你不公平，但是你却在他身上发泄你对你侄子所抱有的怨恨，把他当作工具来发泄你对侄子的恶感；倘使我们告诉你，先生，在你的迫害下，他逐渐衰弱，在时间虽短暂但是却充满痛苦的一生中受尽苦难和虐待，这个可怜人已经到了那个可以诉说他的悲惨史的地方去了，你会怎么样呢？由于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你必须到那儿去作出交代。”

“如果你们告诉我，”拉尔夫急切地说，“如果你们告诉我说他死了，我就原谅你们其他的一切。如果你们告诉我说他死了，我就欠你们的债，并对你们终生负有义务。他肯定死了！从你们的脸上我看得出来。现在谁胜利啦？这就是你们的可怕的消息，这就是你们可怕的情报吗？你们瞧它如何使我感动。你们捎信给我，干得好。我情愿徒步跋涉一百英里，通过泥淖、沼泽和黑夜，在这关头赶到，来听到这个消息。”

即使那时，在拉尔夫被这残酷的幸灾乐祸心理所打动时，也能看见兄弟俩脸上交织着厌恶和恐怖的表情，还有一种对他本

人的难以形容的怜悯，那是他以前也曾注意到的。

“是他带给你们这消息的，是吧？”拉尔夫用手指指着上面提到过的那墙上的凹处说，“他坐在那儿，无疑要看见我被这消息征服并被压倒！哈，哈，哈！但是我告诉他，我将是他今后好多日子中的肉中之刺。我还要再告诉你们俩，你们还不了解他，你们会后悔竟怜悯一个流氓的这一天！”

“你当我是你的侄子，”一个沮丧的空洞的声音说，“如果我真是他的话，那对你会好些，对我也是。”

他隐约可见的那个身影站了起来，慢慢地走过来。他吃惊得退缩起来，因为发现面临的——不是他设想的尼古拉斯，而是布鲁克尔。

拉尔夫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怕这个人；他从来也没有怕过他；但是人们在那个夜晚他露面时所注意到的他脸上的苍白色又袭上脸庞；只见他在颤抖，密切地注意着对方，说话时声音都变了。

“这家伙在这儿做什么？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罪犯，一个重罪犯，一个普通小偷！”

“听听他要告诉你的事吧。嗨，尼克尔贝先生，不管他是什么人，听听他要告诉你的事吧！”兄弟俩高声说，态度如此显著地诚挚，竟使拉尔夫惊讶地转向他们。他们指指布鲁克尔，拉尔夫又呆呆地盯着他，好像机械似的。

“那个男孩儿，”这人说，“就是这两位绅士刚刚谈到的那一个——”

“那个男孩儿，”拉尔夫重复说，心不在焉地看着他。

“我当初看见他四肢伸直，冰冷地死在床上，现在正躺在坟墓里——”

“现在正躺在坟墓里，”拉尔夫应声说，好像一个人在说梦

话。

这人抬起眼睛，严肃地把双手紧握在一起说："——是你的独养儿子，上天可以作证！"

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拉尔夫坐了下来，把两手压在太阳穴上。一分钟后，他把手移开，人们从没见过，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损伤的活人面孔，能像这时露出的那个那样像鬼般苍白。他凝视着这时正站得离他很近的布鲁克尔，可是并不吐露一个字，也不发出一点儿声音，或者做出任何手势。

"先生们，"这人说，"我不愿为自己辩解。我老早经过那个阶段了。如果要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得告诉你们我被残酷地利用了，并且也许被迫丧失了自己的真实本性，我这么说只是作为我的故事的必要部分，而不是要包庇我自己；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他住了口，好像在回忆，把目光从拉尔夫身上移开，开始向兄弟俩讲话，用抑郁而谦卑的声调继续讲下去：

"在那些一度和这个人打过交道的人当中，先生们——那是从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前的事——有一个粗鲁的爱好猎狐和狂饮的绅士，他把自己的家当花得精光，又想挥霍掉他妹妹的。他们俩都是孤儿，她和他住在一起，替他管理家务。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先为了支持他自己的势力，并且强行说服那年轻女人，但是他，"指指拉尔夫，"当初惯常到莱斯特郡去，每次都在那儿住上好多天。他们一起做大量的买卖，他也许为了某些买卖才去的，或者是去弥补他这主顾快要破产的生意——自然啰，他是为了利益才去的。这位贵妇人已不是个小姑娘，但我听说她长得很俊，而且名下有一笔相当大的财产。经过一些时日，他娶了她。促使他缔结这婚约的爱财之心，也促使他把这事严格保密，因为在她父亲的遗嘱里有一条条款声明：如果她没有得到她哥哥的同

意就结婚，在她保持单身时只有一些不能由后人继承的终身权益的那份财产就该全部转让给家族的另一支。那哥哥不愿同意，因为妹妹不肯慷慨给钱；而尼克尔贝先生也不愿同意作出这种牺牲，所以他们对婚姻继续保密，等待做哥哥的折断颈骨或者生热病死去。他两者都没有做，而在这期间，这秘密婚姻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儿子。孩子被放到外面老远的地方去喂养；他的母亲除了偷偷地去看了一、两次之外，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的父亲呢——那么一门心思地贪图金钱，看来现在已几乎被他抓到手中了，因为他的大舅子病得很重，每天逐渐垮下去——从来不走近他，免得惹起什么怀疑。那哥哥迟迟不死，尼克尔贝先生的妻子不断劝他承认他们的婚姻；他断然拒绝了。她孤独地留在一幢阴暗的乡间别墅内，除了吵吵闹闹的喝醉酒的打猎人以外，简直没有什么同伴。他住在伦敦，紧紧抓住他的生意不放。愤怒的争吵和互相指责发生了，等到他们结婚将近七年的时候，不出几个星期，她哥哥的死亡就将使一切圆满解决，她却同一个年轻一点儿的男人私奔，离开了他。”

说到此处，他住了口，但是拉尔夫仍然一动不动，兄弟俩便做手势叫他继续讲下去。

“就在那时，我从他本人的嘴里了解到这些情况。那时已不再是秘密，因为那做哥哥的和其他人都已知道了。但是他告诉我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需要我帮忙。他跟踪那私奔的两人去了——有人说他要从他妻子的丑事中弄到些钱，但我相信他是要去狠狠地报仇，因为这正是他的性格，和他的贪财一样，也许程度更深些。他没有找到他们，而她不久就死去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开始想到也许会喜欢这个孩子，还是希望弄弄明白是否当初就不该让这孩子落到他母亲的手中。但在他走之前，委托我把孩子带到家里。我就这么做了。”

他从这一点继续说下去，用的语调更来得谦卑些，说话的声音很低。在他继续说的时候指着拉尔夫。

“他待我非常坏——很残酷——不久前，我在街上遇见他，提醒他这回事——我恨他。我把孩子带回到他自己的房子里，把他安顿在前阁楼。没人照管使他病得很利害，我只好去叫来一位医生，他说为了换换空气，孩子必须搬个地方，不然他会死的。我想是这一点使我首先想到该怎么做的。我当即这么做了。他去了六个星期，回来时，我已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而且有可靠的证据，告诉他孩子已经死去并已埋葬了。没有人能怀疑我。他可能由于已怀有某种意图而感到失望，或许还有些天生的父子之情，因此确实为此事觉得伤心，而我对自己的计谋坚定了信心，有朝一日要揭开这秘密，拿它作手段去向他要钱。我像大多数别的人一样，听说过约克郡的那些学校。我带了孩子到那姓斯奎尔斯的人所经营的一所学校去，就把他留在那儿。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斯麦克。我替他每年付二十镑钱，付了六年，始终没吐露过这个秘密，因为由于更加受虐待之后，我不再替他父亲干了，而且和他又争吵过了。我被赶出了这个国家。我离开了将近八年。我一回国，就直接赶到约克郡去，在一天的傍晚时分，偷偷摸摸走进村子，打听在学校里的学生，知道我放在那儿的这个孩子已和一个青年人一同跑掉了，这青年人和孩子本人的父亲同姓。我好不容易在伦敦找到了他的父亲，暗示说我能告诉他某件事，希望得到一些钱来维持生活，但是他恫吓我，严厉地拒绝我。后来我找到了他的办事员，逐渐通过接触，并且向他表明和我交往是自有道理的，得悉了正在进行什么事；正是我告诉了这办事员这孩子并不是那个自称是他父亲的人的儿子。这一段时日，我一直没见过这孩子。后来，我从同样的来源听说他病得很重，而且知道他在哪儿。我一路赶到了那儿，以便如果可能的话，由我来唤起

他的记忆来证实我知道的情事。我出乎意料地跟他相遇；但是我还没开口说话，他就认出了我。（他满有理由记得我，这可怜的家伙！）即使我在西印度群岛遇见他的话，我也能吃准正是他；我熟悉这张曾在他小时候见过的可怜巴巴的脸。我犹疑不决了几天之后，去找那位正照管他的青年绅士，才知道他已去世了。青年绅士知道他怎样很快就又认出了我，他怎样常常描绘我，还有我怎样把他留在学校里，他怎样告诉他关于他仍记得的那个阁楼，那就是我说到的那个，他就住在他父亲的房子里，直到那一天。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要求和那校长当面对质，可以拿出任何部分的一切可能的证据，我还要指出那是千真万确的，而我在心灵中担负着这份罪孽。"

"不幸的人啊！"兄弟俩说。"你对这事能做什么补偿呢？"

"什么也没有，先生们，什么也没有！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作补偿，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我已经老了，在苦难和烦恼中显得更老。这番坦白除了引起我新的痛苦和折磨外，再没有什么了；但是我毕竟坦白了，而且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决不改口。我曾作为工具对一个人作出这可怕的惩罚，而这个人在拼命追求他的恶毒目的时，竟迫害并穷追他自己的孩子，直到他死。惩罚也必定会降落到我头上；我知道它必定会落下来；我要作的补偿来得太晚了；我既不能在这个世界里，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界里再有什么希望啦！"

紧靠拉尔夫坐的地方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一盏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一盏。布鲁克尔几乎还没说完话时，这灯突然被摔在地上，使他们处于一片漆黑之中。为了拿来另一盏灯，引起了少许混乱；但间隔工夫不大，而当灯光出现时，拉尔夫·尼克尔贝业已离去。

这好心的两兄弟和蒂姆·林金瓦特还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他

回来的可能性，等到认为他显然不会回来了，他们仍然犹豫不决，到底是否要派人去叫他来。最后，想起在刚才的谈话期间，他是多么古怪地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还认为他也许是病了，便一致决定，尽管这时已经很晚，仍可找个借口派人到他家，于是当着布鲁克尔的面（他们不知道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该如何打发此人）道了歉，决定在就寝之前，按照这个决定行事。

第六十一章

在本章中，尼古拉斯和他妹妹丧失了所有谨慎小心的世人的好感。

在布鲁克尔进行揭露后的次日早晨，尼古拉斯回到家中。在他和那些留在那里的人之间的会见时，双方都不无非常激动的情绪，因为他们已从他的信中得悉了曾发生的各事；此外，他的悲痛也就是她们的，她们和他一样哀悼一个人的死亡，此人孤苦无告的境况首先博得她们的怜悯，而他的忠实的心地和感激诚挚的天性每天都使她们越来越喜爱他。

“我肯定，”尼克尔贝太太擦着眼睛，沉痛地呜咽着说，“我失去了我一生中曾陪伴我的人中最好、最热情、最体贴的人——当然啰，把你们，我亲爱的尼古拉斯、凯特、你们那可怜的爸爸以及那个带着亚麻布织品和十二把小叉逃跑的品行端正的护士都比下去了。世上所有的驯良、温和、依恋而忠诚的人中，我相信他才是最最杰出的。现在去看看花园里的各处，那是他对之大为得意的，或者走进他的房间，去看看那儿摆满了那么多让我们过得舒适的小设计，那是他多么爱做而且做得多么好的，而万万想不到

他竟会来不及做完——看到了这一切，我可受不了，我实在不行。啊！这对我可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一次巨大的考验。亲爱的尼古拉斯，你这一辈子只要回忆起你对他总是多么温和和友好，就将对你是个安慰——这对我也是这样，想想吧，我们和他总是关系极好，他总是多么爱我，这可怜的人！这原是非常自然的，你是该喜爱他，我亲爱的——非常——当然你的确是这样，所以被这事弄得非常痛心。我肯定，只要看看你，看看你改变了多少，就可以看出来了！但是却没人知道我的感情是怎样的——没人能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尼克尔贝太太按照她首先考虑自己的特殊方式，极其真诚地发泄自己的忧思；然而她并不是唯一放纵这种感情的人。当必须考虑到别人时，凯特一向惯于忘掉自己，但仍无法抑制她的悲伤；而马德琳感动的程度也决不比她差；至于那位可怜、热心、诚实的小拉·克里维小姐，在尼古拉斯出外以后，上门来拜访。自从那不幸的消息传来后，她别的事不做，只顾安慰大家，使大家高兴起来；但一看见尼古拉斯从门外进来，她就坐在楼梯上，突然泪如泉涌，长时间拒绝别人安慰。

"看见他一个人回来，"这可怜的人大声说，"我感到多么痛心啊。我不禁想到他一定忍受了什么样的苦！要是他更多地流露出一点儿，我就不会那么介意了，但他却那么勇敢地承受了下来。"

"唉，我也该这样，"尼古拉斯说，"难道我不该吗？"

"是，是，"小妇人回答道，"并且因为你是个好人，该祝福你；但是对一个像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初看起来——我知道这么说不对，我就将为此抱歉——这对你所做的一切，看来的确是多么可怜的报酬。"

"不，"尼古拉斯温和地说，"我还能有什么比知道他临终的

日子是又平静、又快乐，比回忆起我是他永恒的友伴更好的报酬呢？虽然也许有一百种情况来阻挠，却仍然没有不让我待在他的身旁！”

“诚然，”拉·克里维小姐呜咽着说，“说得很对，但我却是个不领情、不虔诚而凶恶的小傻瓜，我知道。”

这个好人说罢，重新哭起来，但又试图努力用笑来恢复平衡。笑和哭就这么出其不意地相遇，都想占上风，结果是一次不分胜负的战役，而拉·克里维小姐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

直等到她们都可算勉强地安静了下来，变得镇静自若时，尼古拉斯在长途跋涉之后，正需要稍事休息，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和衣倒在床上，酣睡起来。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凯特正坐在他的床边；她看见他睁开了眼睛，便弯下腰去吻他。

“我来是要告诉你，看见你又回家了，我是多少高兴。”

“但是我却无法告诉你看见你我是多少高兴，凯特。”

“我们多么盼望你回来，”凯特说，“妈妈和我，还有——还有马德琳。”

“在你的前一封信里，你说她完全好了，”尼古拉斯相当快地说，一边说一边脸色泛红。“我走开以后，有没有听说两兄弟打算对她的未来作出什么安排吗？”

“哦，一句话也没听到，”凯特回答说，“我可无法设想和她分手而不感到悲伤。尼古拉斯，你当然也并不希望这样。”

尼古拉斯又脸红了，于是在一张靠近窗户的小睡椅上坐下来，就在他妹妹身旁，说道：

“对，凯特，对，我不希望。除了你，我也许对任何人都要努力隐瞒我的真实感情。但我一定要告诉你——简单扼要地，凯特——我爱她。”

凯特的眼睛发亮了，正打算回答他的话，这时尼古拉斯把手

放在她的肩上，继续说：

“除了你，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她。”

“亲爱的尼古拉斯！”

“尤其是她——决不能说，尽管不能轻易地说‘决不’。有时我试着想，也许有朝一日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这事；但那一天是多么遥远，是那样远的远景，要等好多年过去了，这个时刻才会来到；等它来到时（如果当真会来到的话），我将完全不像我现在的样子，将老得大大超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和恋爱时代——尽管我肯定还没有丧失对她的爱——使我甚至觉得所有这些希望一定是多么不切实际，所以想尽力亲手粗鲁地加以打破，结束痛苦，而不情愿让时间来使它们萎缩，把失望积聚在心头。不，凯特；从我离开家以来，我曾在那个已去世的可怜人的身上，不断地看到另一个体现着那高尚的两兄弟的慷慨施舍的实例。我一定尽我的力量要值得受赏。要是我以前对他们应尽的义务曾犹疑不决，现在可决定要严格地履行，不再继续拖延，把诱惑置之度外。”

“在你再说一句话之前，亲爱的尼古拉斯，”凯特面色变得苍白说，“你一定得听听我要告诉你的事。我是有意来的，但是我却没有勇气。你此刻说的话，使我增强了决心。”她声音颤抖，突然哭起来。

她的态度中包含着某种意味，使尼古拉斯对接着会听到的话有了思想准备。凯特试图说话，但是眼泪阻挡了她。

“得了，你这个傻姑娘，”尼古拉斯说，“嗨，凯特，凯特，做个勇敢的女人吧！我想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和弗兰克先生有关系，对不对啊？”

凯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哽咽着说，“是的。”

“也许自从我走了以后，他曾向你求婚吧，”尼古拉斯说，“是

那回事儿吧？是啊。得了，得了；你明白，告诉我毕竟不是那么困难的。他是向你求婚了？”

“我拒绝了，”凯特说。

“是的；为什么啊？”

“我把后来听到的你告诉妈妈的话，”凯特声音颤抖地说，“全都告诉了他，而既然我无法对他隐瞒，现在也无法对你隐瞒那——那是一份极度的痛苦和一场巨大的考验。我当时做得非常坚决，请求他再也别来看我。”

“那才是属于我的勇敢的凯特！”尼古拉斯把她紧紧抱在怀里说。“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做的。”

“他极力想改变我的决心，”凯特说，“声明说不管我的决定是什么，他不但会把他已采取的步骤告诉他的叔叔们，而且等你一回来，就把这事通知你。我害怕，”她接着说，一时的镇静正在离开她，“我害怕自己可能说得不够坚决，没讲清楚我认为这样无私的爱情应该如何受到极大的尊重，并且我多么诚挚地为他的未来幸福祈祷。要是你们要一起谈话的话，我倒——我倒希望让他知道这一点。”

“凯特，难道在你关于你知道是正确而光荣的事作出这种牺牲的时候，竟料想我会不敢作出我的牺牲吗？”尼古拉斯温柔地说。

“哦，不！如果你的地位仍然一成不变的话，你就不会，但是——”

“但是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打断她的话，“马德琳不是我们那两位恩人的近亲，然而由同样亲切的纽带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我第一个得悉她的身世，这特别是因为他们对我毫无保留地信任，相信我绝对忠实可靠。如果我趁机利用把她安置在这儿的情况，或者利用我恰好能给予她的微小帮助，就企图赢得

她的爱情，那我该是多么卑鄙啊！即使我成功了，那么结果一定会使兄弟俩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的心爱愿望落空，而我一定会看上去好像是希望把我的发财致富建立在他们对这年轻小姐的怜悯上。我多么卑鄙可耻地使她陷入圈套，把她的感激和衷心的热情用于我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拿她的不幸做交易！凯特，我也有我的责任、自尊和乐趣，还有我将永远不忘记的别人对我的其他要求，而且已经有了过舒适幸福生活的手段，再也无权期望超过它啦！我决心摆脱这个精神负担；我目前甚至怀疑我是否已干下了错事。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毫无保留或绝不含糊其词地对奇里伯先生透露我真正的理由，恳求他立即采取措施把这位年轻小姐迁移到别人家去安身。”

“今天？真太快了！”

“我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星期，所以为什么还要拖延呢？要是我刚身经的场面教导我进行思考，并唤起我一股更急切而更审慎的责任感，那我为什么还要等待到这印象冷却呢？凯特，你不会劝阻我吧，现在你会吗？”

“你知道，你可能渐渐阔起来的，”凯特说。

“我可能渐渐阔起来！”尼古拉斯悲哀地微笑着，重复了一遍，“当然，我也可能渐渐老起来。无论阔或穷，还是年老或年轻，我们对彼此将永远是一样，而我们的安慰正在其中。要是我们只有一个家，又怎么样呢？对于你和我，它永远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要是我们对那些最初的印象仍然坚信不渝，以致无法形成其他的印象，那又怎么样呢？那只不过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坚强链条上的又一个环节罢了。我们作为游戏伙伴，似乎还只是昨天的事，凯特，而我们变成稳重的老人，也将只是明天的事，那时我们会回顾这些操心的事，就像我们现在回顾我们童年的那些所关怀的事一样，并且带着一种感伤的乐趣，回想起那些事当初曾

感动过我们。也许到那时，我们已成为古怪的老人，谈论起我们的脚步还很轻快、头发尚未变白的过去的年月，我们或许竟会感谢这些使我们彼此十分相亲相爱的考验，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变成一股我们将十分平静地在其中顺流而下的潮流。捕捉到了关于我们的身世的一些迹象，我们周围的青年人——正和你我现在一样年轻，凯特——会到我们这儿来寻求同情，向我们诉苦，那是希望和缺乏经验几乎无法尽情感受的，这样来对老年的独身哥哥和他的未婚妹妹的同情的耳朵倾诉。”

在尼古拉斯描绘这幅景象的时候，凯特含着泪微笑，然而那不是悲伤的眼泪，尽管等他停止了讲述，这泪水仍然继续在流下。

“凯特，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

“完全对，完全对，亲爱的哥哥；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高兴，因为我做了你愿意我做的事。”

“你不后悔吗？”

“嗯——嗯——不，”凯特羞怯地说，正用她的小脚在地上描划着一些图样。“我当然并不后悔曾做过些正确而光荣的事，但是我的确后悔这事竟然会发生——至少有时我觉得后悔，而有时我——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尼古拉斯，我只是个软弱的女孩子，这事使我非常焦虑。”

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要是尼古拉斯此刻有一万镑钱的话，由于他对这个有着羞愧发红的脸颊和垂头丧气的眼神的人的钟爱，他会完全忘掉了自己，慷慨地尽其所有赠送给她，以谋求她的幸福。但是目前他能做的一切只是用和蔼可亲的话来安慰她。这些言语是如此充满着热情、慈爱和愉快的鼓励，以致可怜的凯特伸出双臂围住他的颈项，声称她肯定不再哭泣。

过了不久，尼古拉斯在走向两兄弟的商行的途中，自豪地

想："什么人牺牲了一些财产，不会因获得像凯特这样的心而感到得到了足够的报偿？这颗心啊，尽管人心称起来是轻的，而金银却是重的，是再赞扬也不为过的。弗兰克有钱，不再想要。钱能在哪儿给他买到像凯特这样的宝贝啊！然而在不相称的婚姻中，有钱的一方总自以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另一方则做到了一笔好生意！但是我的思路却像是一个情人或者一个傻瓜的，我看这两者也几乎完全一样吧。"

他正用这一类自责的话和许多同样有力的话来抑制对他有义务得干的事如此不协调的种种念头，继续走他的路，然后来到蒂姆·林金瓦特的面前。

"啊！尼克尔贝先生，"蒂姆大声说，"上帝保佑你！你好！好吗？说你十分好，从来没有这样好。现在就说吧。"

"很好，"尼古拉斯说，用双手和他握手。

"啊！"蒂姆说，"不过现在我仔细看看你，觉得你好像很疲倦。听！它就在那儿，你听见吧？那是狄克，那只黑鸟。自从你走了，它就一直不舒服。它现在没有你就绝对活不下去了；它很自然地对你有好感，对我也是这样。"

"要是狄克认为我值得他的注意，达到对你的一半程度那它就远远不像我意料中的那样精明了，"尼古拉斯应道。

"噢，我来告诉你吧，先生，"蒂姆用他特别喜爱的姿态站着，用他的钢笔的羽毛杆指着鸟笼说，"关于这只鸟，有一桩十分离奇的事，它始终多少只注意查尔斯先生、内德先生，还有你和我。"

蒂姆说到这儿停住了，担心地看了尼古拉斯一眼；接着突然和对方目光相接，重复说，"还有你和我，先生，还有你和我。"接着他又看了尼古拉斯一眼，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在把我关心的事搪塞过去这方面是个要不得的人。我过去并没有打算要问你，

但是却喜欢听到关于那个可怜的孩子的一些情况。他可曾提到过奇里伯兄弟?”

“是的,”尼古拉斯说,“提到过许许多多次。”

“他这样做得对,”蒂姆擦着眼睛应道,“他这样做得很对。”

“他也多次提到你的名字,”尼古拉斯说,“常常嘱托我回来向林金瓦特先生问好。”

“不,不,可是他说了吗?”蒂姆应道,放声呜咽起来。“可怜的人!我希望我们能把他葬在城里。在整个伦敦没有像广场对面的那种小坟地——四周有许多公司的会计室,要是在晴天你走到那里,透过打开的窗子能看见帐本和保险箱。他向我问好,是吗?我没有期望他竟会想到我。可怜的人,可怜的人!还向我问好!”

蒂姆被这表明人家还记得他的小节彻底压倒,以致此时无法进行任何谈话。因此,尼古拉斯悄悄走了出去,走到弟弟查尔斯的房间。

如果他以前能保持坚定不拔的精神的话,那是由于他曾经花费很多痛苦在努力,但是这老好人的热情欢迎、亲切的态度和朴实而真挚的同情却打进了他的心灵,随他怎样在内心抑制,也无法不流露出来。

“喂,喂,亲爱的先生,”这仁慈的商人说,“我们千万不要垂头丧气;不,不。我们应当学会承受不幸,我们还应当记住还有许多得到安慰的源泉,甚至在死亡中也有。这可怜的少年度过的每一天,使他必然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越来越不能胜任,对于他自己的种种缺陷也更加愁苦。实在还是这样来得好,亲爱的先生。是的,是的,是的,事实上,实在还是这样来得好。”

“我也曾想到这一切,先生,”尼古拉斯清一清喉咙应道。“我感觉到了,我向你保证。”

“是的，这敢情好，”奇里伯先生应道，正沉浸在安慰对方的心情中，和诚实的老蒂姆一样，着实吃了一惊。“这敢情好。我哥哥内德在哪儿？蒂姆·林金瓦特，先生，我哥哥内德在哪儿？”

“和特里默斯先生一同出去了，去把那个不幸的人送进医院，并派一名护士去照料他的孩子们，”蒂姆说。

“我哥哥内德真是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人！”弟弟查尔斯去关上门，回到尼古拉斯身边，大声说。“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看见你的，亲爱的先生；我们每天都谈到你。”

“对你说实话吧，先生，看见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很高兴，”尼古拉斯有点儿迟疑地说，“因为我有些事要急着对你说。你能为我抽出几分钟时间吗？”

“当然，当然，”弟弟查尔斯回答道，带着急切的表情看了他一眼。“说下去，亲爱的先生，说下去。”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或者从哪儿说起，”尼古拉斯说。“假使曾有一个凡人有理由在心胸中充满了对另一个人的挚爱和尊敬，怀着极深的爱慕之情，以致使为对方从事的最艰巨的任务对他说来也成为赏心的乐事，并且怀着极深的感激的回忆，这必然会在他的本性中激起最大的热情和忠诚，这一切就是我对你怀着的感情，并且全心全意地做到，请相信我。”

“我确实相信你，”老绅士应道，“相信你，使我高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将永不怀疑。我肯定永不！”

“你对我说得这么和蔼可亲，”尼古拉斯说，“鼓励我勇敢地继续讲下去。在你最初把我当作知心人，派遣我去访问布雷小姐时，我就该告诉你我在很久以前已经见过她，她的美貌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并且曾白费力气地试图追溯并了解她的身世。我不曾这样告诉你，因为我自负地认为我能够克服我的懦弱心理，使我的每一种考虑都从属于我对你的责任。”

“尼克尔贝先生，”弟弟查尔斯说，“你并没有违反我对你的信任，也没有卑鄙地趁机利用它呀。我肯定你没有。”

“我没有，”尼古拉斯坚定地说。“虽然我发现自我控制和约束的必要性每天都变得越加迫切而且困难也更大，我却始终像你在身边时那样讲话和察看。我从来没有抛弃过我的责任，直到此刻都没有。但是我发现同这个可爱的姑娘经常交往和作伴，对于我平静的心情是致命的，对于我在开始时所作的决定结果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尽管直到此刻我一直忠诚地坚持这样的决定。总之，先生，我已无法信任我自己，所以恳求你把这位年轻小姐立刻从我母亲和妹妹的照管下迁移。我知道这件事除了对我自己以外，对任何人来说——包括对你，因为你认为在我和这位年轻小姐之间有着无法估量的距离，而她现在是你的受监护人，你特别关怀的对象——甚至我只在思想中爱慕她也必然显得极端莽撞和冒昧透顶。我知道正是这样。但是谁能像我看见过她的那样看她，谁能知道了她过去的身世而不爱她呢？除了这一点，我没有别的借口了；由于我无法摆脱这个诱惑，无法压制对经常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的这份感情，除了恳求你把她迁移开，让我忘掉她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尼克尔贝先生，”老人在短暂的沉默之后说，“你的确不能再做什么了。那是我的错，竟让像你这样一个青年人接触这桩麻烦事。我应该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的。谢谢你，先生，谢谢你。一定要把马德琳迁移开。”

“要是你愿意帮我一次忙，亲爱的先生，容许我仍能受到她的尊敬，就请你永远别向她泄露我这番坦白——”

“我一定当心，”奇里伯先生说。“好了，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一切吧？”

“不！”尼古拉斯回答说，和他的目光相接，“并不是一切。”

“我知道其余的话，”奇里伯先生说，显然对这个果断的回答感到非常宽慰。“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今天早上我回家以后。”

“你觉得你的责任就是马上到我这儿来，把毫无疑问是你妹妹告诉你的事告诉我吗？”

“正是这样，”尼古拉斯说，“尽管我本来希望先同弗兰克先生谈一谈的。”

“昨天夜晚弗兰克同我在一起，”老绅士应道。“你做得对，尼克尔贝先生——非常对，先生——我再一次谢谢你。”

在这一点上，尼古拉斯要求再说几句话。他大胆希望他所说的话不会使凯特同马德琳疏远起来，她们相互之间已产生了深情厚谊，他知道任何中断都会给她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作为这愁苦的根源，他尤其觉得悔恨而痛苦。等这些事都被忘怀以后，他希望弗兰克同他仍然是好朋友，即使谈到或想到他的卑微的家庭，或者谈到她很愿意留在那儿，分享他微薄的家业，也都不会重新打乱他们之间的和谐。他尽可能详细地叙述那个早晨发生在他本人和凯特之间的事，带着非常激动的自豪和热情谈到她，兴高采烈地讲他们能满怀信心地克服任何出于私心的懊悔，并满意而幸福地生活在相互的友爱中，以致几乎没有人听了他的话能够不受感动的。还有更使他自己感动的是：他用几句急匆匆的话表示——或许像最雄辩的词语一样富于表现力——他对两兄弟的忠诚，他希望生与死都为他们服务。

弟弟查尔斯默默无语地倾听这一切，把椅子转过去，避开尼古拉斯的视线，使他无法看见自己的脸。而且他并不用他习惯的方式来说话，而是代之以某种呆板而窘迫的极不相干的态度。尼古拉斯害怕自己冒犯了他。他说，“不，不，他做得很对。”但是只此而已。

"弗兰克是个漫不经心的傻家伙，"在尼古拉斯停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一个十分漫不经心的傻家伙。我一定要多加小心，使这桩事立刻结束。这个话题使我很痛苦，我们别再谈它吧。隔半个钟头再到我这儿来，我要告诉你一些奇怪的事，亲爱的先生，而你的伯父约定今天下午你和我一块儿去拜访他。"

"拜访他！和你一块儿，先生！"尼古拉斯大声说。

"是的，和我一块儿，"老绅士应道。"隔半个钟头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定再多告诉你一些。"

尼古拉斯在对方提出的时间拜访他，于是得知前一天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了解到有关拉尔夫和这兄弟俩商定在当天夜晚会面的一切情况。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切，有必要倒叙一下，从拉尔夫离开孪生兄弟的家开始，循着他的脚步进行。因此，我们在此撇开尼古拉斯不谈，让他由于他们对他恢复了好意而打消了几分疑虑，但他觉察到和以往不同了（虽然他简直不知道在哪方面），所以依然充满了不安、疑虑和烦恼。

第六十二章

拉尔夫安排最后一次约会——并且践约。

拉尔夫·尼克尔贝从房子里蹑手蹑脚地走出来，像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溜走。他刚走上街头时，用双手在暗中摸索着，好像是个瞎子似的。他匆匆赶路时，时常回过头去看，仿佛在想象中或者实际上正被某一个急于询问他或拘留他的人所跟踪。他终于离开了市中心，走上回自己家的路。

夜色漆黑，冷风劲吹，猛烈地驱使乌云飞快向前。有一个阴

暗的黑团似乎在跟踪他；它并不忙着与其他黑团一同追赶猎物，而是阴沉沉地逗留在后面，并在黑暗中悄悄地溜向前来。他时常回头去看这黑团，不止一次停下来，想让它过去；但是不知怎的，只要他又向前走，它就仍然在他的后面，像一列朦胧的丧葬车，令人沮丧而缓慢地开来。

他必须走过一片可怜相的简陋的坟地——那是个凄凉的地方，比街道的平面高出几英尺，用一堵低护墙和一道铁围栏把它和街道分开；是一个发臭的不卫生的场所，那儿连长着的邋遢的青草和野草似乎都说明它们是从穷人的尸体中长出来的，扎根在人的坟墓中，浸润在冒着热气的庭院和又醉又饿的人们的洞穴里。他们的确就长眠在这儿，只由一点点泥土和一两块木板把他们和活人分开——埋葬得密集而拥挤——肉体在腐烂，就像在精神上早已腐烂一样；是稠密邋遢的一群。他们就长眠在这儿，和生命亲密地紧靠着，比每天过路的人群的脚也深不了多少，而且堆高得像他们的喉咙一样。他们就长眠在这儿，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家族，那脸色红润的牧师的所有这些已去世的亲爱的兄弟姐妹，当他们被埋葬在这块地里时，牧师把他的任务草草了事！

拉尔夫走过这儿时，想起很久以前他曾当过陪审团的一分子，关于一个割断自己的喉咙的人的尸体问题，他就被葬在这个地方。他说不上为什么现在竟会想到这事，怎么一来竟会对这情况感到兴趣，而以往他经常走过这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此刻他既想到又感到兴趣，于是停了步，双手紧紧抓住铁围栏，急切地朝里张望，纳闷哪一座可能是那个人的坟墓。

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喊叫声和唱歌声，随着一阵几个灌饱了酒的家伙朝他走过来了，另外有些人跟随在后面，正在劝他们，要他们安安静静地回家去。他们的情绪好得很，其中有一个，一

个干瘪、驼背的小个子开始跳起舞来。他的体型长得奇形怪状，使几个旁观者放声大笑。拉尔夫本人也被逗乐了，跟着站在近旁的一个人笑起来，因而这人掉头看着他的脸。等他们走过去了，他又是一个人了，便带着一种新的兴趣又思考起来，因为他想起那个最后看见自杀者活着的人说在分手时对方还是满高兴的，他还想起当时他和别的陪审员都认为那是多么奇怪。

他无法把目光固定在这样一堆坟墓中的这一点上，但是却在想象中勾起了那人的一个强烈的活生生的形象，想起他的那副模样，是什么事导致他自杀的，这一切他都毫不费力地回忆起来。由于老是想着这个问题，他走开时还怀着这个印象；他记得小时候也时常有某一个他曾见过的用粉笔画在门上的妖怪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在他越来越走近家门口的时候，他忘记了这事，开始想到这幢房子里会是多么阴郁而寂寞。

这种感觉终于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他到达自己的门前时，几乎无法下决心去转动钥匙开门。等他这样做了并走上了通道，他觉得仿佛把门关上就会把世界关在外面。但他还是让它去，于是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没有灯光。房子里多么凄惨、寒冷而寂静啊！

他从头到脚颤抖着，一路走上楼梯，走进前一次在里面被人打扰的房间。他曾约束过自己，在到家之前，决不再想那曾经发生的事。现在他到家了，才第一次听任自己考虑到这事。

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他从不怀疑这件往事；他认为这是真的；现在清楚了，好像他始终曾在暗中参与的一样。他自己的孩子！而且已经死了。死在尼古拉斯的身旁，热爱着他，看待他像一位天使似的！这是最最糟糕的地方。

他们大家都反对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背弃他，现在可连用金钱也无法收买他们了 。每一桩细节都必然会传出去，每一个

人都必然会知道所有这一切。青年勋爵死在这儿，他的同伴却在海外，抓不住他，一万镑一下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他和格赖德的阴谋恰好在胜利的时候被挫败了，他后来的那些计谋被发现了，他本人处于危险中，他迫害的对象和尼古拉斯所爱的人，他这可怜的亲生儿子；一切都崩溃了，都落在他的身上，他被打倒在废墟之下，卑躬屈膝地趴在尘土中。

要是他早知道他的孩子还活着，要是他从来不曾干下那桩骗局，让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粗心、冷淡、粗暴而严厉的父亲——很可能会这样——他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突然想到他可能不会这样，他的儿子可能对他是个安慰，他们俩可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时他开始想到：当初相信孩子已死去，加上他的妻子出走了，这两者对促使他变成一个冷酷孤僻的人是多少起点作用的。他依稀想起自己有一个时期还并不这么粗暴和冷酷，并且几乎认为自己起初所以恨尼古拉斯是因为他既年轻又豪爽，也许就像那个让他丢脸并损失财产的小伙子一样。

但是在旋风般的盛怒和懊恼之情中，一点儿温情和自然而然的悔恨只不过像是一片惊涛骇浪中的一滴平静的水而已。他对尼古拉斯的憎恨被他自己的失败所煽起，以对方对他的阴谋的干扰为滋养，由他过去的蔑视与成功加以充实。有许多理由来增加他的仇恨；它是逐渐成熟并加强的。这时它已达到十足疯狂的高度。在所有的人中，着手搭救他的可怜的孩子的竟然是尼古拉斯；他竟然当上他的保护人和忠实的朋友；他竟然向他表现出从他出生的倒霉时刻起就从来没有领略过的那种宠爱与温情；他竟然教导他憎恨自己的父亲，咒骂他的名字；现在他竟然了解并体会到这一切，回忆起来感到洋洋得意；这是使这高利贷者内心痛感烦恼而狂怒的原因。那已死的小伙子对尼古拉斯的热爱，

还有尼古拉斯对他的深情都是无法容忍的痛苦。他愿意他们俩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互相憎恨直到最后，可是这已死的小伙子在床上临终前的那幅图景却是：尼古拉斯在他身旁护理他，扶着他，他喘着气道谢，在他的怀抱中断了气。这情况激得他万分狂怒；他咬牙切齿，挥舞胳臂，疯狂地环顾四周，眼睛穿过黑暗发出微光，大声喊叫：

"我已被踩倒并被毁灭。那坏蛋对我说的是真话。夜已来临。难道就没有法子剥夺他们的进一步的胜利，并把他们的仁慈和怜悯一脚踢开吗？难道就没有魔鬼来帮助我吗？"

他在那个夜晚见过的人影又很快地溜进他的脑海中。他好像就横躺在他的面前。这时头已被覆盖起来。他第一次看见时就是这副样子。还有朝上翘的，坚硬得像大理石一样的双脚，他也记得清清楚楚。接着那些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亲戚来到他的面前，他们在验尸时讲述他们的往事——女人们的尖叫声——男人们默默地怀着畏惧——惊恐与忧虑——那堆泥土获得了胜利，用一只手的动作解脱了生命，在他们当中引起这种骚动——

他不再说话，但是隔了一会儿，便悄悄地摸索着走出房间，走上有回声的楼梯——上到楼顶——走进前阁楼——他随手关上门，留了下来。

现在这只是个堆放破烂东西的房间，但是里面仍然有一副已拆卸的旧床架，就是他儿子曾睡过的，因为从来没有别人在这儿睡过。他急忙躲开床架，尽力离得远远地坐下来。

由于没有百叶窗，也没有窗帘来遮断光线，下面街上的微弱灯光透进窗子，还是足够显出这房间的特征的，尽管还不够亮，无法充分地展现各种不同的物品：用绳子捆缚的旧行李箱和破旧家具，摆得满地都是。这间房有个倾斜的屋顶；一边高些，另一边倾斜下来，几乎直到地板。拉尔夫睁眼朝最高的那边看去，紧

紧盯住上面有好几分钟。他然后站起来，把他曾坐过的一只旧箱子拉到那里，爬到上面，用双手沿着头顶上的墙壁摸去。最后，他的手碰到了一只牢固地钉在一根房梁上的铁制的大挂钩。

这时，他被楼下的一声响亮的敲门声所打扰。稍微迟疑了一会儿之后，他打开窗子，询问那是谁。

“我要找尼克尔贝先生，”一个声音回答。

“找他干吗？”

“那该不是尼克尔贝先生的声音吧？”对方回答。

那不像是他的声音；但确是拉尔夫讲的，他就那么说了。

那声音答称孪生兄弟想要知道，那夜他见到的那个人是否该被留住；虽然现在已是半夜，他们仍然急于派人问问清楚，免得出错。

“是的，”拉尔夫大声说，“留住他一直到明天；然后让他们带他到这儿来——他同我的侄子——他们自己也来，肯定我要准备接见他们的。”

“在几点钟？”声音问。

“随便在几点钟，”拉尔夫凶狠地回答。“告诉他们在下午来。随使在几点钟，几分钟。所有的时间对我全是一样。”

他留神听着来人退走的脚步声，直到声音消逝，然后朝上凝视天空，看见，或者自以为看见了似乎跟随他一路回家的同一片黑云，这时好像正直接盘踞在房屋的上空。

“现在我明白它的意思了，”他咕哝着说，“还明白许多不眠之夜、各种恶梦，并且为什么我近来感到胆怯。一切都指向这个。唉！要是人由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就能够横行一个时期的话，今夜我要交换到多么短暂的一个时期啊！”

深沉的钟声随风传来。一下。

“继续用你那铁舌头说谎吧！”高利贷者高声说。“为使临产

妇痛得身子直扭的新诞生的婴儿和在地狱中缔结的婚姻欢乐地敲响，并且为鞋子已经给磨破的死人悲哀地敲钟报丧吧！召唤那些因为还没有被揭穿而显得神圣的人们去做祷告，并且为促使这个被诅咒的世界更接近它的末日的每个新年的来临敲响和谐的钟声吧。我不要丧钟，也不要圣经！把我扔在一个粪堆上，让我在那儿腐烂，污染空气吧！”

他发狂似地环视四周，眼光中可怕地交杂着疯狂、仇恨和绝望，他还对天空摇摇他紧握的手，那天空仍然一片黑，似乎预示着凶兆。他关上了窗。

雨和冰雹嗒嗒地打在玻璃上；烟囱震动得摇摇摆摆；疯狂的窗扉在风中格格地响个不停，好像室内有一只急躁的手正在拼命要把窗子呼的打开。可是这儿并没有手，窗子也不再打开。

*　　　　*　　　　*

“这是怎么啦？”一个人高声说。“那几位先生说他们没法让房子里的人听见，已经尝试了有两个钟头啦。”

“但是昨天夜里他就回家的，”另一个人说，“因为他从楼上的那个窗口对外面的什么人说话来着。”

那是一小群人，听到提起那个窗子，便走到马路上朝上看。这一来使他们注意到原来这幢房屋仍然门窗紧闭着，就像那管家所说她上一夜离开房子时的模样。于是引起了许许多多的建议，结果由两、三个胆子最大的人绕到房子背后，就这样由一个窗子钻进屋去，这时其余的人都留在外面，不耐烦地期待着。

他们先在楼下观察所有的房间，一路上打开百叶窗，让暗下来的光线射进来。可是仍然找不到人，而每一样物品都静静地放在它应放的位置，他们就想是否该再往前走。可是有一个人说起

他们还没有到阁楼上去过，而他最后正是在那儿被人看见的，他们便同意该到那儿去看看，于是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因为由于神秘和安静，使他们胆怯起来。

他们在楼梯平台上站了一会儿，互相看看之后，那位提议该一直搜查到这里的人转动门把手，把门推开，穿过门缝朝里看了一眼，马上向后退却。

“真是奇怪，”他低声说，“他正藏在门后面哪！瞧！”

他们都挤向前去观看，但是其中有一个突然推开别人，高叫一声，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折刀，冲进房间，砍断挂着尸体的绳子。

原来拉尔夫从一只旧行李箱上扯下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一只就在天花板上的活动天窗下面的铁挂钩上——这扇天窗正是他的儿子，一个寂寞、孤独的小家伙，在十四年前，经常怀着孩子的恐惧心理用双眼注视的。

第六十三章

奇里伯兄弟为他们自己和别人宣布几桩婚事。
蒂姆·林金瓦特也宣布了自己的婚事。

几个星期过去了，对于那些大事的最初震惊也已经平息。马德琳已经搬走；弗兰克不再露面；尼古拉斯与凯特十分认真地试图抑制他们自己的失意，为了彼此，为了他们的母亲而生活。她，这位可怜的太太，对这种变得沉闷的状态一点儿也无法甘心。就在这时候，有一天傍晚，兄弟俩烦请林金瓦特先生带来一份邀请第三天去参加宴会的请帖，不仅包括尼克尔贝太太、凯特和尼古拉斯，还有小个子的拉·克里维小姐也特别被提到。

“听着，亲爱的孩子们，”等他们对邀请表示过适当的谢意、蒂姆业已离开以后，尼克尔贝太太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母亲？”尼古拉斯微笑着问道。

“我说，我亲爱的，”那位太太带着一副深不可测的神秘面孔回答说，“这次邀请赴宴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呢？”

“我断定那意思是，在这样的一天我们都要到他们家去吃喝，而它的意图和目的是让我们快乐，”尼古拉斯说。

“那么你断定的就只是这些吗，我亲爱的？”

“母亲，我还没有得出任何更深的用意。”

“那么我只消告诉你一件事就行了，”尼克尔贝太太说，“你会发现自己有点儿吃惊的，就这么回事。你可以相信除了宴会以外还意味着一些东西。”

“也许是茶点和晚餐吧？”尼古拉斯提出设想。

“亲爱的，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说傻话了，”尼克尔贝太太傲慢地回答说，“因为这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而且也根本不适合你。我说的意思是，这两位奇里伯先生使用这一套礼节来请我们去参加晚宴，不会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不要紧，且等着瞧吧。自然啰，你是不会相信我说的任何话的。还是等着瞧更好些，好得多呐；这样使大家都满意，也可以不必争论了。我要说的只是请记住我现在说的话，等到我说我曾经这么说过的时候，可别说我没说过。”

尼克尔贝太太日日夜夜都怀着这个幻想：有一个跑得身子发热的送信人飞快地跑上门来，宣告尼古拉斯已被接纳为商行的合股人。这时，作出了上述的约定后，就放弃这话题的这一部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

“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她说，“一件绝对异乎寻常的事，

他们还竟然邀请了拉·克里维小姐。这可十分让我吃惊，说真的，正是这样。自然啰，她竟然被邀请是非常令人高兴的，非常令人高兴，而且我毫不怀疑她会表现得极端令人满意；她是向来如此的。想到我们竟然会成为介绍她进入这样的社交场合的手段，这是十分叫人满意的，我对此很高兴，高兴极了，因为她确实是个非常有礼貌而脾气好的小人儿。我真希望有个朋友会提醒她，她帽子上的装饰品是多么糟糕，那些蝴蝶结实在不像话，但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要是她喜欢把自己弄得奇形怪状，无疑是完全有权这么做的。我们绝对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缺点——绝对不能，过去也没做到过——我看我们将来也永远做不到。"

这个有关道德的想法提醒她必须为这个场合打扮得特别漂亮，以便和拉·克里维小姐抗衡，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效的抵消和补偿。因此，尼克尔贝太太和她女儿就有关某些缎带、手套以及装饰品的事商量起来，这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且又是个首要的问题，很快就取代了刚才谈的前一个问题，使之消失了。

那个伟大的日子来临了，这位好太太在早餐之后就听凭凯特的双手摆布了有一个钟头左右，从容不迫地一步步穿着打扮起来，用充分的时间完成了梳洗，这才容许她女儿进行自己的化妆，那是非常简单的，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却十分令人满意，使她显得从来也没有这么妩媚，或者看起来这么可爱。拉·克里维小姐也带着两只帽盒（在把盒子从马车上递下来时，盒底脱落了下来）到达了，还有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曾被一位绅士坐在上面，所以在它适于应用之前还得再熨一次。最后，每一个人，包括赶回家来接她们的尼古拉斯，都穿戴整齐了，他们便坐着由两兄弟为此专门派来的马车离去。尼克尔贝太太非常想知道晚餐会有什么菜肴，盘问尼古拉斯到底在早上发现了多少情况，是否闻到什么菜的气味，例如像甲鱼；要不然，他闻到了别

的什么。她还用她二十多年前曾参加过的多次宴会的回忆来使谈话多样化。关于那些宴会，她谈得非常详细，不仅谈了菜肴，而且也谈了客人，而对于这些客人，她的听众并不感觉有引人入胜的兴趣，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有机会听到过这些人的名字。

老管家满面笑容，毕恭毕敬地接待他们，把他们领进客厅。兄弟俩在那里那么热诚和蔼地接待他们，以致尼克尔贝太太十分心慌意乱，竟然简直无法镇定自若地照顾拉·克里维小姐了。凯特被这接待弄得更为感动，因为她知道两兄弟了解她和弗兰克之间发生的全部情况，认为她的地位是极其微妙而尴尬的，正挽着尼古拉斯的胳臂在发抖时，查尔斯先生过来挽住她的手臂，把她带到房间的另一部分去。

"亲爱的，自从马德琳离开你们家以来，"他说，"你可曾见过她？"

"没有，先生！"凯特回答道。"一次也没有。"

"而且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呃？没有接到过她的信吗？"

"我只接到过一封，"凯特文静地答道。"我想她不会那么快就完全把我忘掉的。"

"嗳！"老人说，轻轻地拍拍她的头，说得满怀深情，仿佛她是他最喜爱的孩子。"可怜的宝贝儿！内德哥，你对这事怎么想？马德琳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只一封，内德，可她不认为她会那么快就把她忘掉的。"

"哦！糟糕，糟糕，很糟糕！"内德说。

兄弟俩互相交换眼色，默不作声地对凯特看了一会儿，握握手，点点头，仿佛为了什么很开心的事，他们正在互相庆贺。

"好吧，好吧，"弟弟查尔斯说，"亲爱的，到那个房间里去吧，就是那边的那扇门，去瞧瞧是不是有一封她给你的信。我想桌子

上有一封。要是那儿有，宝贝儿，你不用急着回来，因为我们并不马上就开饭，时间很充裕。时间很充裕。”

凯特按照他的指引离开了。弟弟查尔斯目送她优美的身影，转身对尼克尔贝太太说：

“我们冒昧地把实际的就餐时间提前了一个钟头，太太，因为我们要占用这段空档谈一谈一些公事。内德，亲爱的伙伴，你来提一提我们商定的事，好吗？尼克尔贝先生，请劳驾跟着我走。”

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尼克尔贝太太、拉·克里维小姐和哥哥内德就被一起留了下来，而尼古拉斯则跟随弟弟查尔斯走进他的私人房间。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在那儿遇见弗兰克，他原来还以为他还在国外呢。

“小伙子们，”奇里伯先生说，“握握手吧！”

“我不用嘱咐这么做，”尼古拉斯伸出手说。

“我也不用，”弗兰克热心地紧紧握住他的手，接着说。

老绅士认为简直再没有两个更漂亮或更杰出的青年人能让他那么高兴地看着他们肩并肩地站着的了。他默默无言地听任自己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一会儿，直到在他的办公桌后坐下之后才说：

“我希望看见你们是朋友——亲密而牢固的好朋友——要是我认为你们不会这样，我就要对于我要说的话犹疑不决了。弗兰克，瞧这儿！尼克尔贝先生，你可以到另一边来吗？”

两位青年人走近来，站在弟弟查尔斯的各一边，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文件，把它摊开来。

“这个，”他说，“是马德琳外祖父的遗嘱的副本，遗赠给她一万二千镑钱，规定在她到法定年龄时，或者结婚时支付给她。看来这位绅士对她（他的唯一亲人）大为恼火，因为她不愿听从他

再三的劝告，为了得到他的保护而断绝和她父亲作伴，就立了一份遗嘱，把这笔财产(他的全部所有)捐赠给一家慈善机构。然而，他似乎对这个决定又后悔了，因为三个星期之后，就在同一个月中，他制订了这一份。在他去世后，它即刻被人用欺骗手段所窃取，而另外的一份——能找到的唯一遗嘱——已被核实并认为可以执行。自从这份文件传到我们手中以来，就一直进行着友好的磋商，最近刚结束，而且，既然遗嘱的真实性已毫无问题，证人也已找到(当然是经过一些困难的)，这笔钱就已归还了。因此，马德琳获得了她的权利，在我提到过的那两种情况之一出现时，她就成为，或者将成为这份财产的主人。你们听懂我的话吗?"

弗兰克作了肯定的回答。尼古拉斯不放心开口说话，唯恐让人听出他的声音在发抖，所以只用点头来表示。

"哦，弗兰克，"老绅士说，"你是直接找回这份遗嘱的人。虽然这只是一小笔财产，但是我们爱马德琳；既然如此，我们宁愿看到你和她联姻，而不愿你和别的女孩子，即使我们明知道她有三倍的财产。你愿意做一个求婚者向她求婚吗?"

"不，叔叔。我当初感兴趣的是找回那份文件，深信她已经对一个人作过保证要嫁给他，而此人有权受到她的感恩，并且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赢得她的芳心，比无论我或者任何别的人所能要求的都要强一千倍。在这一点上，似乎我作的判断太匆忙了。"

"你老是会这么做的，老兄，"弟弟查尔斯大声说，完全忘掉了他装出的那份尊严，"你老是会这么做的。如果青春、美貌以及每一种可亲的品德和优点都可以拿来赢得爱情的话，弗兰克，那你怎么敢认为我们会要你为了金钱去结婚呢?弗兰克，你怎么敢去向尼克尔贝先生的妹妹求爱而不事先告诉我们你打算做什么，让我们为你去提亲呢?"

"我当初简直不敢指望——"

"你当初简直不敢指望！那么就有更大的理由来要我们帮忙啦！尼克尔贝先生，弗兰克虽然判断得很匆忙，这次却判断得很正确。马德琳的心已被占有了。把你的手伸给我，先生；她的心是被你占有了，这是既值得又自然的。这笔财产注定属于你，先生，但是在她身上你有一笔更大的财富，比你在金钱方面来得多，即使这笔钱加上四十倍也罢。她选择了你，尼克尔贝先生。她选择的正是我们，她最亲密的朋友，愿意她选择的。弗兰克选择的也正是我们愿意他选择的。你的妹妹应该答应和他结婚，先生，即使她曾多次拒绝他；是啊，他应该得到，他一定会得到！由于你当初不了解我们的意图，你那么做很高尚，但是现在你既然了解了，先生，你就该照嘱咐你的去做。什么！你们是一位可尊敬的绅士的孩子！想当初，先生，我亲爱的哥哥内德和我只是两个可怜的心地单纯的孩子，几乎是赤着脚到各处游荡去寻找财富。难道从那时以来，除了加了年岁，并且世事已变迁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改变吗？不，但愿没有！哦，内德，内德，内德，对于你我，这是个多么快乐的日子啊！要是我们那可怜的母亲现在还活着，能看见我们，内德，她终于会感到多么自豪啊！"

哥哥内德刚才和尼克尔贝太太一同走进房来，没有被这两个青年人注意到，这时听到了叫唤他的名字，突然冲向前来，竟把弟弟查尔斯紧紧抱在怀里。

"把我的小凯特带进来，"弟弟查尔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说。"把她带进来，内德。让我见见凯特，让我亲吻她。我现在有权这么做了；在她初来时，我就差一点这么做；我常常差一点这么做。嗳！我的小鸟儿，你找到了那封信吗？你发现马德琳本人正在等待你并且盼望你吗？你发现她并没有完全忘记她的朋友、护士和亲爱的伙伴吗？啊，这简直是最好的安排啦！"

“得了，得了，”内德说。“弗兰克要吃醋啦，而我们在吃饭之前会有人割断别人的喉咙啦。”

“那么就让他把她带走，内德，让他把她带走吧。马德琳在隔壁房间里。让所有的情人都走开吧，要是他们有什么可谈的，让他们自己去谈吧。把他们赶走，内德，每一个人！”

弟弟查尔斯开始清场，领着这涨红了脸的姑娘走到门口，亲了一下就让她离开。弗兰克不多拖延，就跟了出去，而尼古拉斯是第一个走掉的。所以只留下尼克尔贝太太和拉·克里维小姐了，她们俩正尽情地哭泣着；还有那两兄弟，而蒂姆·林金瓦特此刻也走进来和每一个人握手，圆脸上笑容满面，容光焕发。

“嘿，蒂姆·林金瓦特先生，”弟弟查尔斯说，他总是充当发言人，“现在这些青年人皆大欢喜啦，先生。”

“可是你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要他们提心吊胆得时间越长越好啊，”蒂姆调皮地应道。“嗨，我不知道你本来要让尼克尔贝先生和弗兰克先生在你的房间里待多久；我也不知道你在说出真情之前，有什么话不准备告诉他们。”

“听着，内德，你可曾知道有这样的恶人吗？”老绅士说，“你可曾知道有蒂姆·林金瓦特这样的恶人吗？他竟在指责我急躁，而他这个人啊，在我们的计划还只完成一半，或者连一件简单的事也还没安排好之前，就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前来麻烦我们，折磨我们，要我们去告诉他们即将发生什么事。真是个变化莫测的家伙！”

“他正是这样，查尔斯弟，”内德应道，“蒂姆是个变化莫测的家伙。蒂姆信任不得。蒂姆是个狂野的青年人。他缺乏庄重和沉着；他一定要过放浪形骸的生活，也许随后他将会及时地成为社会上一个可尊敬的成员。”

这是这两个老家伙和蒂姆之间的老玩笑之一，他们三人就

都尽情大笑起来。他们本来还可以笑得更长久些，但是兄弟俩看到尼克尔贝太太正在吃力地把她的感受表达出来，确实被目前的幸福弄得不知所措了，便以有一些极其重要的安排要和她商量为借口，各在一旁挽着她，领她离开了房间。

且说蒂姆和拉·克里维小姐曾经常会面，两人总是谈个不休，谈得很欢——一直是好朋友——因此，蒂姆这时发现她仍然在啜泣，就会尽力去安慰她，这原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由于那时拉·克里维小姐正坐在一只宽大的老式凸窗的窗座上，那儿有宽敞的地位够两人坐，所以同样自然的是蒂姆就会在她的旁边坐下来。至于这一天蒂姆为什么异常整洁，并且特别讲究穿着，那无非是因为这是个盛大的喜筵和盛大的场合，而这原是最最自然的事。

蒂姆在拉·克里维小姐的旁边坐下来，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使得他的那只脚——他有一双非常好看的脚，而且恰好穿着万分整洁的鞋子和黑丝袜——很容易地处在她的视野之内。他用安慰的态度说：

"别哭啦。"

"我没有办法，"拉·克里维小姐接着说。

"不，别哭啦，"蒂姆说。"请别哭；请不要哭。"

"我太快乐啦！"这小妇人呜咽着说。

"那就笑吧，"蒂姆说。"尽力笑吧。"

蒂姆究竟在用他的一条手臂做什么，那是叫人不可能猜得到的；原来他是在用胳膊肘敲打窗子上在拉·克里维小姐另一边的部分；很清楚，那是这胳膊无权这么做的。

"尽力笑吧，"蒂姆说，"不然我就要哭了。"

"你为什么要哭？"拉·克里维小姐微笑着问。

"因为我也快乐啊，"蒂姆说。"我们俩都快乐，所以我应该和

你一样做。”

肯定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蒂姆这样局促不安，动个不停的，因为他又在敲打窗子了——几乎敲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拉·克里维小姐说她肯定他会把它敲破的。

“我早知道，”蒂姆说，“你对这个场面是会感到满意的。”

“承蒙考虑得真周到，还记得我，”拉·克里维小姐应道。“没有什么事能让我这么高兴，连一半的程度也达不到。”

究竟为什么拉·克里维小姐和蒂姆·林金瓦特要低声说这些话呢？这可并不是秘密。那么为什么蒂姆要那样紧紧盯住拉·克里维小姐，还有，为什么拉·克里维小姐要那样紧紧盯住地面呢？

“像我们这样已在世上单独度过大半辈子的人，”蒂姆说，“现在看见我们喜爱的青年人将双双享有那么多幸福的岁月，的确是件叫人愉快的事。”

“啊！”小妇人真心诚意地大声说。“正是这样！”

“话得说回来，”蒂姆继续说，“话得说回来，这也会叫一个人觉得寂寞，觉得被人抛弃。你说，不是这样吗？”

拉·克里维小姐说她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她要说她不知道呢？因为她一定早就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一来，终究已足够使我们结婚啦，不是吗？”蒂姆说。

“嘿，胡说八道！”拉·克里维笑着回答。“我们太老啦。”

“一点儿也不，”蒂姆说，“我们老得已不能再独身了。为什么我们俩不能结婚，却要各自坐在寂寞的火炉前，度过那漫长的冬夜呢？为什么我们不该结婚来共同使用一只壁炉呢？”

“哦，林金瓦特先生，你在开玩笑啊！”

“不，不，我不是。真的我不是，”蒂姆说。“要是你愿意，我一定愿意。这样做吧，我亲爱的！”

“那会叫人们笑话的。”

“让他们笑吧，”蒂姆坚定地大声说，“我知道我们都是好脾气，我们也会笑的。啊，自从我们结识以来，我们在一起多么尽情欢笑啊！”

“我们正是这样，”拉·克里维小姐大声说——蒂姆认为多少让了点步。

“那是我整个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至少除了在会计室以及和奇里伯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以外，”蒂姆说。“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现在说你愿意吧。”

“不，不，我们绝对不能考虑这事，”拉·克里维小姐应道。“那两兄弟会怎么说呢？”

“啊，愿上帝保佑你！”蒂姆率真地叫起来。“你难道以为我不让他们知道就会考虑这样一件事！要知道，他们是故意把我们留在这儿的！”

“我将永远不好意思再盯着他们的脸瞧啦！”拉·克里维小姐怯生生地惊叫道。

“得了！”蒂姆说。“让我们成为轻松愉快的一对儿吧。我们将住在这儿的老房子里，我已经在里面住了四十四年啦。我们将到那老教堂去，在那个时期中的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总是上那儿去的。我所有的老朋友都将在我们的周围——狄克、拱廊、抽水泵、那些花盆、弗兰克先生的孩子们，还有尼克尔贝先生的孩子们，对他们我们就仿佛像祖父和祖母一样。让我们成为轻松愉快的一对儿，互相照顾！要是我们聋了，或者瘸了，或者瞎了，或者卧病在床，我们仍然有个我们喜爱的人，总是能一块儿聊天，一块儿闲坐，那我们会多快乐啊！让我们成为轻松愉快的一对儿吧。现在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

这篇诚实坦率的讲话结束后，过了五分钟，小个子的拉·克

里维小姐和蒂姆愉快地谈论着，仿佛他们已经结婚一二十年了，一直没有争吵过一次。再过了五分钟，拉·克里维小姐匆匆跑出去瞧瞧眼睛是否发红，并整理一下她的头发，蒂姆却用稳重庄严的步子走向客厅，边走边大声说："在整个伦敦再也没有另外一个这样的女人啦！我知道就是没有！"

由于晚餐被前所未有地推迟了，那男管家这时几乎气得要中风了。尼古拉斯曾忙着从事某种意义上的活动，那是每个读者可以在他本人或她本人的心里想象得到的。为了遵照管家发怒的召唤，他匆忙下楼，这时却又碰到了一桩新的意外事。

他一路下楼时，在一条通道中赶上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绅士风度的陌生人，此人也在走向饭厅。他相当瘸，所以走得很慢，尼古拉斯便逗留在后面，一步步地跟随着他，正在奇怪他是什么人，这时那人突然转过身来，双手抓住他。

"纽曼·诺格斯！"尼古拉斯快乐地叫道。

"嗳！纽曼，你的纽曼，你的忠实的老纽曼。我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尼克，我祝你快乐——健康、幸福、诸如此类的种种祝福！我可承受不了啦——实在太多了，亲爱的孩子——这一来使我返老还童啦！"

"你到哪儿去过？"尼古拉斯说，"你一直在干什么？我时常问起你，人家对我说不久就会听到你的消息的！"

"我知道，我知道！"纽曼应道。"他们要所有的幸福都一块儿来到。我曾在帮他们的忙。我——我——你瞧瞧我，尼克，你瞧瞧我！"

"你永远不愿让我这样做，"尼古拉斯用轻度责备的音调说。

"我不在意我从前是什么人。我不该决心穿上绅士的衣服。这种衣服会提醒我往日的事，使我痛苦。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尼克。我亲爱的孩子，我说不上来。什么也别对我说。也别

为了这些眼泪就把我想得更坏。你不明白今天我的感觉是什么。你不能，也永远不会！”

他们臂挽臂地走进去就餐，肩并肩地坐了下来。

从世界开始以来，从来也没有过像这样的一顿晚餐。在座的有领养老金的银行会计，那是蒂姆·林金瓦特的朋友，他讲了许多笑话，还有那位胖老太太，蒂姆·林金瓦特的妹妹，对拉·克里维小姐大献殷勤，至于蒂姆·林金瓦特本人更是情绪极佳，而小拉·克里维小姐也处于十分滑稽的状态中，以致光是他们四人就可组成一个可想而知的最最愉快的宴会。再说，还有尼克尔贝太太，既高傲又自满；马德琳和凯特赧赧含羞，美丽非凡，而尼古拉斯和弗兰克则深情脉脉，得意洋洋；四人全都一言不发，快乐得发抖。还有纽曼，虽然十分克制，仍然喜不自胜，至于孪生兄弟更是欣喜万分，不停地交换这种目光，使老用人站在他主人的椅子后面呆若木鸡，在把目光围着桌子转来转去的时候，觉得两眼看去变得模糊不清了。

等这聚会开场时的新奇感觉消退了，他们真正开始感到是多么快乐，于是谈话变得更进一步地由大家一起参加，并更增加了融洽与欢乐的气氛，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两兄弟完全心醉神迷了，在容许女士们退席之前，坚持要向她们一一致意，这就给那领退休金的银行会计一个机会说出许多好话，这一来使他大放异采，被看作是个幽默的奇才。

“凯特，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和她女儿一上楼，就把她拉到一旁说，“你并不真想告诉我关于拉·克里维小姐和林金瓦特先生的事是绝对可靠的吧？”

“的确是真的，妈妈。”

“啊唷，我一辈子可从没听到过这样的事！”尼克尔贝太太大声惊叫。

“林金瓦特先生可是个最出色的人，”凯特说理道，“而且拿他的年龄来说，仍然显得相当年轻嘛。”

“拿他的年龄来说，我亲爱的！”尼克尔贝太太反驳道。“不错，没有人说过什么反对他的话，除了我认为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懦弱、最愚蠢的人。我说的是她的年龄啊。他竟然去向一个女人求婚，这女人准该——嗳，只有我的一半年纪——而她竟然敢接受他！这实在没有意思，凯特；我见她讨厌透了！”

尼克尔贝太太确实使劲地摇着头，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一整个晚上，在接下来的欢乐和享受中，除了她自由参加的活动以外，她对拉·克里维小姐表现出一种庄严的冷淡态度，打算使她感觉到她的行为是不得体的，并表明自己对她那么明目张胆地干下的不端行为极其尖锐地不满意。

第六十四章

一个老相识在凄凉的境况中被人认出，而多西伯义斯堂则永远崩溃了。

尼古拉斯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他觉得他的欢乐并不完全，除非那些处于逆境或不大走运的朋友都能和他分享。尽管被包围在爱情和希望的种种迷恋之中，他那热情的心肠却怀念着那朴实的约翰·布劳迪。他带着微笑想起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含着眼泪想起第二次相会。他又一次看见可怜的斯麦克肩上背着他的包袱，耐心地在他旁边步履艰难地跋涉着；他还听见这个老实巴交的约克郡人在他们赴伦敦的路上和他们分手时对他们说的粗野的鼓励话。

马德琳和他曾多次坐下来共同给约翰写一封信，把他已改变的命运极其详细地告诉约翰，对他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他的友谊。可是这封信总是没有写成。虽然他们以世界上最好的意图致力于写这封信，但是他们往往总会谈起别的什么事情来。等到尼古拉斯试图单独动手时，他发现简直不可能写出一半他希望说的话，或者确实写下了几句，但在重新仔细阅读时，总觉得和他心里所想的相比，显得冷淡而不能令人满意。天天这样继续下去之后，他越来越责备自己，最后决定（在马德琳的极力催促下，更容易下了决心）赶紧去一趟约克郡，事先并不通知，就赶到布劳迪先生和太太的面前。

这样，一天傍晚的七、八点钟之间，他和凯特一同到撒拉森人头旅社的售票处去订了一个第二天早晨去哥列塔桥的公共马车的座位。他们必须向西走，去采办一些旅行用的小必需品。由于那是个明朗的夜晚，他们商定步行前往，然后乘车回家。

他们刚才去的地方勾起了许多对往事的回忆：凯特有许多关于马德琳的轶事要讲，而尼古拉斯也有许多关于弗兰克的可讲，因而双方都对对方所说的事听得津津有味，两人都十分乐于互相吐露，竟有那么多可谈的，以致直到已经深入在七日晷区和索霍区之间的那几条错综复杂的小街达整整半个钟头之久，也没找到哪一条大街，尼古拉斯便开始认为完全可能他们是迷路了。

这个可能性不久就变成了必然性，因为尼古拉斯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先走到街的一端，然后走到另一端，仍然找不到他能辨认的标志，所以很愿意再拐回去找个可以辨认方向的地方。

那是一条横街，周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经过的几家可怜巴巴的店铺里也没有人。尼古拉斯朝着一个从地下室射过人行道

的微弱灯光走去，刚要往下走两、三级台阶，为的是可以使下面的人看得见他自己，以便向对方打听。这时，他却被一个女人的响亮责骂声弄得停了步。

“啊，走开吧！”凯特说。“他们正在吵架呢。你会被伤着的。”

“等一会儿，凯特。让我们听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的哥哥反驳说。“嘘！”

“你这让人恶心、游手好闲、心肠狠毒、一无用处的畜生，”那女人在地上跺着脚叫喊道，“为什么你不去开动轧布机呢？”

“我在这样干呀，我的命根子和魂灵儿！”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老是在开动。我没完没了地在开动，像一匹倒霉的老马在一间倒霉的厂房里。我的一生就是倒霉而可怕地苦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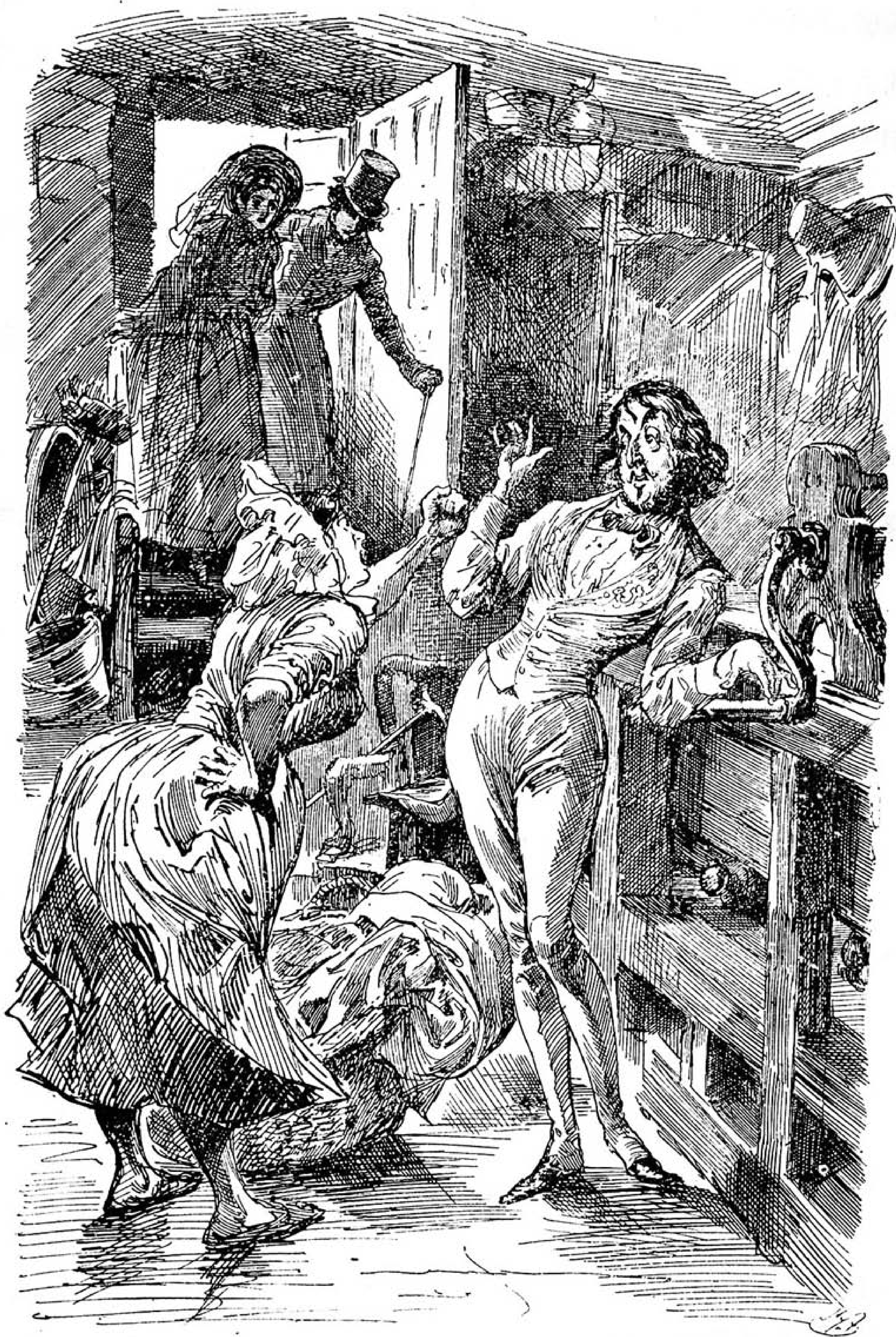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你不去应征当兵呢？”女人回嘴说，“你可是受欢迎的啊。”

“当兵！”男人叫道。“当兵！难道他的欢乐的人儿偏要看他穿上带根小尾巴的粗布红上衣吗？难道她偏要听说他正在挨该死的鼓手们拳打吗？难道她偏要他放真枪，被人剃掉头发，刮掉胡子，要他的眼睛向右转又向左转，要他的裤子给涂成白色的吗？”

“亲爱的尼古拉斯，”凯特低声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人。我相信那正是曼塔里尼先生。”

“一定得弄清楚！我问路的时候，你去偷偷看他，”尼古拉斯说。“走下一、两级。来吧！”

尼古拉斯拉着她，让她跟在后面，悄悄走下台阶，向这间木板为墙的小地下室里看去。里面有个男人站在衣物篮和衣服的当中，没穿外衣，光穿着衬衫，但是还穿着一条补过的头等做工的旧马裤，一件当初很耀眼的背心，小胡子和连鬓胡子都一如往昔，可是已缺少鲜艳的染色——在那儿正尽力平息一个胸部丰



曼塔里尼的下场

满的女性的愤怒。她不是合法的曼塔里尼夫人，而是这家作坊的女业主，那时正拼命操作轧布机。那吱吱嘎嘎的机器声和她尖利的叫声混合在一起，看来几乎要把他的耳朵都震聋了——这就是那位优美、雅致、迷人而一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曼塔里尼先生。

“哼，你这个不老实的叛徒！”这位太太高声叫道，正咄咄逼人地要在曼塔里尼先生的脸上行凶。

“不老实！哼，真要命！好了，我的魂灵儿，我的温柔、迷人、叫人心醉的最最要命的能征服人的小宝贝儿，安静下来吧，”曼塔里尼先生低声下气地说。

“我偏不！”女人尖叫着说。“我要挖掉你的眼睛！”

“哎哟！一只多么要命的凶猛的小羔羊啊！”曼塔里尼先生叫道。

“永远也不会再信任你啦！”女人尖声叫着说，“昨天你出去了一整天，我知道你到哪儿寻欢作乐去啦。你自己也很清楚！为了你，我花了两镑十四先令，才从监牢里把你弄出来，让你像个绅士一样住在这儿，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干下去，外加弄得我心碎呢？”

“我一定永远不弄得小羔羊心碎，我一定做一个好孩子，再也不那么干啦；我一定永远不再淘气啦。我请求小羔羊的小小宽恕，”曼塔里尼先生放开轧布机的手柄，两臂合抱着说，“小羔羊的漂亮朋友彻底完蛋了！他已经该死地毁灭了。小羔羊会觉得可怜吗？小羔羊再不会用爪子抓，而只会爱抚、安慰吗？哼，真该死。”

从这位太太的动作来判断，她并不怎么被这个温柔的呼吁所感动，正要用一些愤怒的回答来反驳的时候，尼古拉斯提高了嗓门，打听去皮卡迪利大街的路怎么走。

曼塔里尼先生转过身来，一眼看到凯特，连一句话也不说，就纵身一跃，倒在门后面的一张床上，拉过一条床罩盖在脸上，同时像发惊风似地踢个不停。

“真该死，”他用闷得难受的声音叫道，“是小尼克尔贝！把门关上，熄掉蜡烛，把我在床架上翻过身来！哎哟，该死，该死，该死！”

妇人先看了看尼古拉斯，然后看曼塔里尼先生，似乎无法断定她要做的离奇的举动该以谁为对象。但是曼塔里尼先生正巧交着恶运，为了急于弄清楚来访者们是否已经走开，从被褥下面伸出鼻子，她便突然身手敏捷地（这种本事只能是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拿起一只相当重的衣服篮向他掷去；瞄得极准，以致使他比以前踢得更凶了，可是并没有冒险把脑袋从盖没它的衣服堆中摆脱出来。尼古拉斯认为这是个趁她的狂潮般的怒气向他涌来之前离开的有利机会，便催促凯特匆匆离去，撇下这个意外相逢的倒霉人，让他去尽最大的努力来解释他的行动吧。

翌晨，尼古拉斯开始旅行。这时正是寒冷的冬季，强烈地促使他回想起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走那条路旅行的，而此后经历了多少变化无常的变迁啊。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车内只有他一个人，有时他打起瞌睡来，又突然惊醒，向窗外望去，认出某个熟悉的地方，他清楚地记得，这要不是在他第一次下乡的路上所经过的，就是和可怜的斯麦克一同长途步行回去时所经过的。他简直不由得以为那时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无非是一场梦，而他们俩仍然在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向伦敦，去迎接他们的前途。

夜色降临时下起雪来，使得这些回忆变得更加鲜明了。在穿过斯坦福和格兰森时，经过一家小酒店，他曾在那儿听到过有关

那大胆的格罗格茨维格男爵的故事[1]，这时每一件事看来好像还是昨天所看见的，连屋顶上覆盖的白雪也还没有融化掉一片雪花。他拼命勾起聚集在他心中的一连串回忆，几乎使自己相信又坐在斯奎尔斯和孩子们同坐的马车外面的座位上，听见他们的话声在空中荡漾，又感觉到那一切，但是如今带着一种痛苦和欢乐相混合的感觉，以及旧日的消沉情绪和思乡心情。尽管他仍然沉湎于这些幻想中，他还是睡着了，梦见马德琳而忘掉了他们。

他到达的那夜，下榻在哥列塔桥的客栈里，翌晨一清早便起身，走到这集镇去打听约翰·布劳迪的家在哪儿。约翰住在郊区，这时已是个有家小的人。既然每个人都认识他，尼古拉斯就不难找到一个男孩子来领他到约翰的住所。

尼古拉斯在院门前打发了向导，由于急躁，竟没有停下来欣赏一下这村舍的繁荣景象，就是花园也不屑一顾。他直接走向厨房门，用手杖起劲地敲门。

“啊呀！”一个声音在里面大声说，“这会儿又出了啥事啦？城里着火啦？真该死，但是你干啥敲得这么响啊！”

约翰·布劳迪说着这些话，亲自打开门，眼睛睁得尽量大，一面高声喊叫，一面拍着双手，迸发出一阵由衷的咆哮：

“天呐，这是教父啊，这是教父啊！蒂丽，尼克尔贝先生来了。把你的手给我们，伙计。进来，进来。快进来吧，坐在火旁边；喝喝这汤。在喝完之前，甭说一句话！抬起手来，伙计。真该死，但是瞧见你俺真高兴。”

约翰说到做到，拉着尼古拉斯走进厨房，强迫他坐在熊熊燃烧的火旁一张有扶手的高背长椅上，从一只大酒瓶中倒出约有

---

① 见本书第6章。

四分之一品脱的烈酒来，塞在尼古拉斯的手中，张开嘴，脑袋向后一仰，示意对方要马上喝掉；笑嘻嘻地站在那里，表示欢迎，通红的大脸上满布笑容，活像个兴致勃勃的巨人。

“俺原该知道，”约翰说，“只有你才会到这儿来用手杖这样敲门。你正是用这法儿敲校长的门的，呃？哈，哈，哈！可是俺说，关于这校长的到底是啥事？”

“这么说你也知道啦？”尼古拉斯说。

“昨天夜晚在城里，他们正谈着这事儿哪，”约翰回答说，“但是看来没人十分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在种种变动和耽搁之后，”尼古拉斯说，“他被判处驱逐出境七年，由于他把偷窃来的遗嘱非法占为己有。在窃取之后，他不得不承担一个阴谋所造成的后果。”

“唷！”约翰叫道，“一个阴谋！有点儿火药阴谋案的味道，呃？多少有些像盖伊·福克斯[①] 那一套玩艺？”

“ 不，不，不，是一个和他的学校有关的阴谋；我等会儿来作解释。”

“这就对啦！”约翰说，“吃了早饭再讲吧，现在不用，因为你一定很饿了，俺也是这样。蒂丽，她也不肯只听一段解释的尾声，因为她说那是互相信任。哈，哈，哈！天呐，就是回头开始讲也还来得及，这就是互相信任嘛！”

布劳迪太太戴着一顶漂亮的便帽走进来，为了发现他们竟正在厨房里进早餐而再三道歉。她的到来使约翰停止讨论这个严肃的话题，使大家赶紧进早餐；由于一共有大堆的烤面包、刚生下的鸡蛋、熟火腿、约克郡馅饼以及其他冷食(在一个胖胖的

---

① 盖伊·福克斯是1605年英国火药阴谋案的主犯之一。有些天主教徒企图在国会开会时炸死国王詹姆斯一世。盖伊于第二年一月底在国会大厦对面被处决。

用人的指挥下，不断从另一间厨房中得到大量补充)，这顿早餐极妙地适应这个阴冷的早晨，受到在座全体的极大欣赏。最后，早餐终于结束。在最讲究的客厅里生起的炉火这时正烧得很旺，他们便一同转移到那里去听尼古拉斯要说些什么。

尼古拉斯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从来也没有一段事情的经过能在这两个热诚的听众的心中激起那么深厚的情感。老实巴交的约翰一时出于同情而发出呻吟声，另一时期又高兴得大喊大叫。他一会儿发誓要到伦敦去，存心要去看看奇里伯兄弟商行；另一会儿又发誓说蒂姆·林金瓦特应该接受一只用马车送去的火腿，而且免付运费，那是凡人的刀从没有福切过的好货。在尼古拉斯开始描述马德琳的时候，他张大着嘴坐在那里，不时用手肘轻轻推推布劳迪太太，压低了嗓音说她一定是"个相当好的角色"。他终于听到他这年轻朋友是存心来这儿传达他交上了好运的消息，同时也为了向他传达他对友谊的一切保证，因为书信不足以表达他的热情——这就是说他旅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把他的幸福和他们分享，并且告诉他们等他结婚时，他们一定要去看他，而马德琳也和他一样坚持这一点——这时约翰再也忍不住了，在愤慨地瞧着他的妻子，问她为什么掉眼泪之后，便拉起外衣的袖子遮着眼睛，放声大哭起来。

"可是俺要告诉你，"在双方都说了一大堆话之后，约翰严肃地说，"回到校长的话题上来。要是关于他的这个消息今天传到学校，老太婆的身上可不会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啦，连范尼也不会。"

"约翰啊！"布劳迪太太大声说。

"嘿！又来'约翰啊'这一套啦，"约克郡人应道。"俺不知道那帮小伙子可能干些什么。在关于那校长关在监牢里的消息一传到，有些父母就会把他们的小家伙们带走。要是他们仍然留

下，就会知道对他们发生了什么事，那儿就会发生一场革命和造反！——真该死！但是俺认为他们就会发狂，鲜血就会像水一样流出！”

说真的，约翰·布劳迪的恐惧是那么强烈，以致决定立刻骑马赶到学校去，并且请尼古拉斯陪他去，可是尼古拉斯谢绝了，借口是他的到场可能加重斯奎尔斯家因遭灾而感到的沉痛。

“这倒是真的！”约翰说，“俺可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

“我明天一定得回去，”尼古拉斯说，“但是我打算今天和你们一同吃晚饭，再说，要是布劳迪太太能给我一张床——”

“床！”约翰大叫道，“俺希望你马上能睡到前房的床上去。天呐，你应该有一张。一直等到俺回来，只要一直等到俺回来，天呐，咱们就可以快快活活地过一天！”

约翰热情地吻过他的妻子，再同样热情地和尼古拉斯握了手，就骑上马奔驰而去，让布劳迪太太自个儿致力于招待客人的准备工作，并且让他这青年朋友到附近去溜达溜达，重访那些由于不少痛苦的联想而使他熟悉的地点。

约翰骑着马一路慢跑，到达多西伯义斯堂，把马拴在院门上，走向教室的门前，发现门是从里面锁上的。屋内传来一片惊人的喧嚣声，他把眼睛凑在墙上的一道裂缝上，不久就了解了其中的含意。

斯奎尔斯先生垮台的消息已经传到多西伯义斯堂，这是非常清楚的。显然这些青年绅士最近才知道此事，因为造反刚刚爆发。

那正是一个服用硫黄和糖浆的早晨，斯奎尔斯太太仍然按照习惯带着大钵和汤匙走进学校，斯奎尔斯小姐和那和蔼可亲的小瓦克福跟随在后。小瓦克福在他父亲不在家期间承担一些次要的管理工作，例如用带钉的靴子踢学生们，拉几个小点儿的

男孩的头发，拧另一些人的正疼痛的地方，并用各种类似的方法给与他母亲以巨大的安慰和幸福。他们的上场，不管是由于预谋，还是同时发生的冲动，反正就是造反的信号。在学生中的一个分队冲到门前把门锁上时，另一分队爬上书桌和条凳，而那个最结实的（因而是最新来的）孩子一把抓住藤杖，表情严肃地面对斯奎尔斯太太，猛地掀掉她的便帽和水獭头巾，戴在自己的脑袋上，用木汤匙武装自己，命令她跪下，马上喝下一汤匙药，如违抗则将被处死。这位值得尊敬的太太还来不及镇定下来，或者进行最轻微的反击，就被一群叫叫嚷嚷的折磨者迫使跪下，强制吞下一汤匙叫人恶心的合剂。由另一个造反者负责把瓦克福少爷的脑袋浸在大钵里，使这合剂比平常更可口了。这首次战绩的成功鼓舞了这怀有恶意的人群，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瘦削而半饥饿的丑陋脸孔正凑在一块儿准备干进一步的暴行。那为首的还在坚持要斯奎尔斯太太再吃一汤匙药，斯奎尔斯少爷正在经受第二次浸入药剂中，而凶暴的冲击已经开始对准斯奎尔斯小姐，就在这时，约翰·布劳迪猛的一脚踢开房门，冲进来援救。喊叫声、尖叫声、呻吟声、呵斥声和拍手声突然都停止了，接着而来的是死一般的沉寂。

“你们这帮吵吵闹闹的家伙，”约翰坚定地环视四周说，“你们这帮狗崽子，在这儿干啥啊？”

“斯奎尔斯进了大牢，我们都打算逃跑！”一二十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叫道。“我们不愿待下去，我们不愿待下去！”

“那好，就甭待下去得啦！”约翰应道，“啥人要你们待下去啊？像男子汉一样地逃跑，可是不能伤害女人家。”

“好哇！”这些尖锐刺耳的声音叫道，叫得更尖锐刺耳了。

“好哇！”约翰跟着说。“好吧，叫‘好哇’也得像个男子汉。现在听着。嗨—嗨—嗨—好哇！”

"好哇!"众人叫道。

"再喊一声'好哇',"约翰说。"声音再大些。"

孩子们听从了。

"再来一下!"约翰说。"甭害怕这样做。让我们好好儿来一下。"

"好哇!"

"好吧,"约翰说,"我们再来一下就结束,然后随你们高兴就尽快地逃走吧。现在好好喘口气吧——斯奎尔斯正在牢里——学校已经垮掉啦——也就是完蛋啦——一去不复返啦——想想这回事儿,畅畅快快地来一下吧。好哇!"

这样的欢呼声在多西伯义斯堂的四壁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回声,并且注定永远不会再有这种反响了。声音消失以后,学校已空无一人。仅只在五分钟之前还布满着那些忙着吵闹的人群的地方,一个人也没有留下。

"很好,布劳迪先生!"斯奎尔斯小姐说,由于最近的遭遇,激动得脸上发红,但一直保持着她的泼辣劲儿,"你在这儿鼓动我们的男孩儿们逃跑。好,等着瞧吧,看我会不会为这事儿对你采取报复行动,先生!就算我爹是倒了霉,被敌人踏在脚下,我们也不打算让你和蒂尔达卑鄙地幸灾乐祸,因胜利而得意洋洋。"

"哼!"约翰直率地应道,"你甭这样说。甭为此发誓。把我们想得好些,范尼。俺告诉你们俩,俺很高兴,老头子终于被逮住了——俺高兴死了——可是你们一定会受到够多的苦,甭怕俺来幸灾乐祸,俺就这样干脆地告诉你们,俺不是这种幸灾乐祸的人,蒂丽这姑娘也不是。还有,现在俺告诉你们,要是你们需要朋友来帮助你们离开这个地方——你甭嗤之以鼻,范尼,你也许需要的——你会发现蒂丽和俺还是会想到我们的老交情,准备帮你一手的。俺说这些话的时候,甭以为俺对干过的事感到害臊,

因为俺还是要说：好哇！打倒校长。好啦！”

约翰·布劳迪结束了临别赠言，就沉重地大踏步走出去，又骑上那匹老马，再一次让马潇洒地慢跑起来，精力充沛地唱起一支老歌中的几段，由马蹄声响起愉快的伴奏，迅速驶回到他那漂亮妻子和尼古拉斯的身边。

此后的几天中，那一带地方到处都有这些男孩儿的踪迹。据说他们是由布劳迪先生和太太秘密供应的，不只是有面包和肉的丰盛的一餐，还有各式各样的先令和六便士的钱币来帮助他们上路。对于这个流言，约翰总是坚决否认，然而伴以隐隐的露齿一笑，这就使怀疑的人觉得更可疑，使所有以前信以为真的人更加坚信无疑了。

还有几个胆怯的年纪小的孩子，尽管曾经非常悲惨，在这家令人苦恼的学堂里流过许多眼泪，但知道他们根本无家可归，于是对这学堂养成了一种依恋，这使他们在勇敢点儿的孩子们逃跑之后，只有哭泣的份儿，把它当作避难所，紧紧抓住了不放。这些孩子中有的躲在树篱下，在这一类地方被孤独吓得啼哭时被人发现。有一个孩子有一只放在笼子里的死鸟，他已经游荡了将近二十英里路；在他可怜的爱鸟死去以后，他失去了勇气，就在死鸟的旁边躺下来。另一个是在学堂近旁的一片围场里被发现的，和一只狗睡在一起；这狗咬那些前来带走他的人，舔着正在睡觉的孩子的苍白的面孔。

他们被带了回去，另外几个走失的孩子也被找到。但是他们逐渐地被人认领，或者又走失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多西伯义斯堂以及它最后崩溃的事开始被邻人遗忘，或者仅只作为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中的一件被人谈论到而已。

第六十五章

结　　局。

马德琳在服丧期满之后和尼古拉斯结婚，并把财产也交给他。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凯特成为弗兰克·奇里伯太太。大家本来期望蒂姆·林金瓦特和拉·克里维小姐也趁机成为第三对，但是他们谢绝了。两、三个星期之后，一天早晨他们俩在早餐前一同出去，回来时面带愉快的微笑；大家才发现他们已在那一天秘密结婚。

尼古拉斯把他妻子陪嫁的钱投在奇里伯兄弟的商行里，弗兰克也已成为该商行的一名合伙人了。不消过去好多年，这企业便开始以“奇里伯及尼克尔贝”的名义开展业务，所以尼克尔贝太太先知先觉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

孪生兄弟退休了。谁还需要别人告诉他说他们是幸福的呢？他们被他们亲手创造的幸福所包围，他们过的幸福生活只是与日俱增。

在多次苦苦恳求和吹胡子瞪眼之后，蒂姆·林金瓦特才屈尊俯就接受了这家商行的股份；但是他绝对不肯答应把他的名字作为一名合伙人公布出去，老是坚持要及时并按照正规手续解雇他的办事员的职务。

蒂姆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老房子里，占用的正是那间他睡了四十四年的卧室。随着他妻子年事逐渐增长，她竟变成了一个兴致更高的无忧无虑的小人儿。他们的朋友常常会这样讲：没法儿说哪一个看上去更幸福，是心平气和地坐在炉火一边的扶手

椅上微笑着的蒂姆呢，还是坐在炉火另一边的他那活跃的小妻子，她又说又笑，时常从她的扶手椅上起身，忙乱地跑出跑进。

那头黑鸟狄克已从会计室搬出，提升到公共起坐间一个暖和的角落里。笼子的下面挂着两幅微型画像，那是林金瓦特太太的作品：一幅描绘她本人，另一幅是蒂姆，两人都冲着所有的观看者在拼命微笑。蒂姆的脑袋被白粉涂得像主显节[1]蛋糕一样，他的眼镜被临摹得极为细致，陌生人第一眼看到就会发现十分像他，这就促使他们猜想另一位肯定是他的妻子，同时也鼓励他们毫无顾忌地这么说。林金瓦特太太后来也逐渐对这些成就非常自豪，认为这两幅是她曾画过的画像中最活像本人的。蒂姆也深深相信这话，因为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别的一切问题上，他们都只持有同一个意见。要是世界上曾有过“轻松愉快的一对儿”，那就是林金瓦特先生和太太。

拉尔夫没有留下遗嘱就死去了，除了那些他深恶痛绝的人而外，没有别的亲戚，因此根据法律，他们应该成为他的继承人。但是想到致富的钱是这样得到的，他们可受不了，并且认为实在无法指望靠这笔钱来做到兴旺发达。他们不要认领他的财产。他终生为财富奔波，干了那么多使心灵负起重担的坏事，最终这些财富悉数被扫进国库中，没有人会因此而变得好些或是更幸福些。

亚瑟·格赖德因非法占有那份遗嘱而受审，他不是存心取得了准备让人偷走，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并且用同样邪恶的手段保留在手。靠了一名诡计多端的律师钻了法律的空子，他逃脱了法网，但是却遭受到更坏的惩罚；因为几年后，几名强盗被他拥有大量财富的传闻所引诱，在夜里闯进他的房子，他被

---

[1] 主显节为基督教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天，即一月六日，纪念耶稣显灵。

发现在床上被残酷地谋杀了。

斯莱德斯柯太太和斯奎尔斯差不多在同时到海外去，随着自然规律的发展，都就此没有回来。布鲁克尔悔罪而死。莫尔伯利·霍克爵士在国外住了几年，仍然受到奉承呵护，是个声望极高的外表漂亮的人物；最后回到这个国家，因欠债被投入狱，悲惨地死在里面，正像这种高贵的人通常都是如此的。

尼古拉斯在成为一位成功的富商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买回他父亲的旧居。随着时间的悄悄逝去，他身边逐渐出现一群可爱的孩子，这房子便被改建并扩大了。可是一间旧房都没有被拆毁，一株老树都没有被拔掉，凡是与往日有联系的东西都没有移动或改变。

离此一箭之遥有另一座僻静的寓所，也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弄得活跃起来。凯特在这儿有许多新的负责照管的事和工作，还有许多新面孔吸引她甜蜜地微笑(有一个那么像她本人，以致在她母亲看来，她似乎又是个小孩儿了)，还是那样一个真诚温柔的人儿，那样可爱的妹妹，还是像在她少女时期一样，生活在周围的爱的氛围中。

尼克尔贝太太有时和女儿住，有时和儿子住；在为了照管业务两家都必须在伦敦居留的那些时期中，总是伴随他们中的任何一家同去。她始终保持着高度尊严的风度，非常严肃而慎重地叙述她的经验(特别是谈到有关管家与教育孩子的这些方面)。过了很长时期，她才总算被说服，对林金瓦特太太抱有好感；但甚至可以怀疑，她是否已经完全宽恕她。

有一位不声不响、与人为善的灰头发绅士，不分冬夏，一直住在尼古拉斯房子近旁的一所小村舍里。尼古拉斯不在那儿的时候，他就担任起各种事务的总管。他的主要乐事是在孩子群中；和他们在一起时，他自己也成为个孩子，喧闹玩乐的能手。这

些小家伙没有了亲爱的纽曼·诺格斯就什么也干不了。

那个已故的小伙子[①] 的坟墓上的草已经绿了，被那些小脚轻轻地踩着，所以没有一朵雏菊会在他们的脚下垂下头去。从春到夏，娃儿们亲手将鲜花扎成花环，安放在墓碑上；当孩子们前来换上新鲜的、免得花儿凋谢不再合他的心意时，他们热泪盈眶，柔声细语，谈到他们这已故的可怜的叔叔。

---

① 指斯麦克。

译 后 记

数年前老伴王辛笛承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担任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书的翻译任务。他本应早日完成，但因手头一直忙于其他工作，每年又动辄应邀出国访问讲学，无法闭门专心致志从事于此，更因原书长达七十多万字，一时实在难于完成，乃转托老友杜南星（系当今名翻译家之一，历年译品不少，如吉辛的《草堂随笔》、温源宁的《论一知半解》等皆为人所传诵）分译各半，前半部由南星负责迻译，后半部则由辛笛分担，然即此安排，辛笛仍迟迟未能动手。文绮不得已勉为其难，把译务担当起来，始终其事。辛笛在一九八八至八九年间大病之后，体力渐复，因病得闲，遂勉力将全书译文审校一通，至去冬终告蒇事，并在译本前写了序言，略抒我们对狄更斯小说的感受。回顾此书译文之成，迁延如此之久，实不胜汗颜，而南星对前半部完成在前，其功尤不可没，在此合应略缀数语，以告读者，并致歉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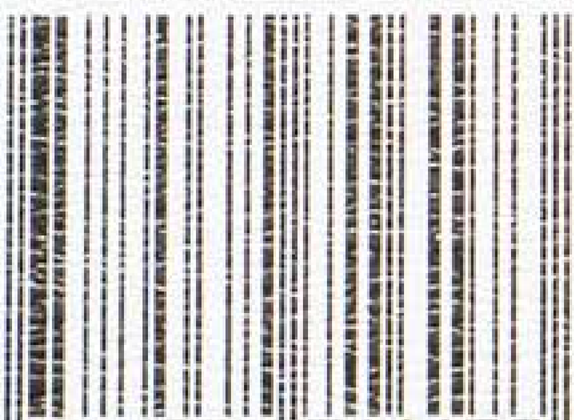
徐文绮

一九九一年六月

狄更斯文集

博兹特写集
匹克威克外传
奥立弗·退斯特
尼克拉斯·尼克尔贝
老古玩店
巴纳比·鲁吉
马丁·瞿述伟
董贝父子
大卫·考坡菲
荒凉山庄
艰难时世
小杜丽
双城记
远大前程
我们共同的朋友
德鲁德疑案
圣诞故事集
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
中短篇小说选

DICKENS



ISBN7－5327－1617－1/I·971

定 价： 34.30元